目录

[列传 4](#_Toc24547594)

[列传一 后妃 4](#_Toc24547595)

[列传二 诸王一 11](#_Toc24547596)

[列传三 诸王二 17](#_Toc24547597)

[列传四 诸王三 23](#_Toc24547598)

[列传五 诸王四 28](#_Toc24547599)

[列传六 诸王五 32](#_Toc24547600)

[列传七 诸王六 35](#_Toc24547601)

[列传八 诸王七 40](#_Toc24547602)

[列传九 45](#_Toc24547603)

[列传十 48](#_Toc24547604)

[列传十一 52](#_Toc24547605)

[列传十二 57](#_Toc24547606)

[列传十三 60](#_Toc24547607)

[列传十四 65](#_Toc24547608)

[列传十五 72](#_Toc24547609)

[列传十六 76](#_Toc24547610)

[列传十七 81](#_Toc24547611)

[列传十八 86](#_Toc24547612)

[列传十九 90](#_Toc24547613)

[列传二十 95](#_Toc24547614)

[列传二十一 100](#_Toc24547615)

[列传二十二 107](#_Toc24547616)

[列传二十三 110](#_Toc24547617)

[列传二十四 113](#_Toc24547618)

[列传二十五 118](#_Toc24547619)

[列传二十六 121](#_Toc24547620)

[列传二十七 126](#_Toc24547621)

[列传二十八 129](#_Toc24547622)

[列传二十九 133](#_Toc24547623)

[列传三十 136](#_Toc24547624)

[列传三十一 140](#_Toc24547625)

[列传三十二 145](#_Toc24547626)

[列传三十三 147](#_Toc24547627)

[列传三十四 149](#_Toc24547628)

[列传三十五 151](#_Toc24547629)

[列传三十六 153](#_Toc24547630)

[列传三十七 156](#_Toc24547631)

[列传三十八 160](#_Toc24547632)

[列传三十九 162](#_Toc24547633)

[列传四十 164](#_Toc24547634)

[列传四十一 166](#_Toc24547635)

[列传四十二 171](#_Toc24547636)

[列传四十三 175](#_Toc24547637)

[列传四十四 178](#_Toc24547638)

[列传四十五 182](#_Toc24547639)

[列传四十六 187](#_Toc24547640)

[列传四十七 188](#_Toc24547641)

[列传四十八 191](#_Toc24547642)

[列传四十九 194](#_Toc24547643)

[列传五十 197](#_Toc24547644)

[列传五十一 200](#_Toc24547645)

[列传五十二 202](#_Toc24547646)

[列传五十三 205](#_Toc24547647)

[列传五十四 208](#_Toc24547648)

[列传五十五 211](#_Toc24547649)

[列传五十六 214](#_Toc24547650)

[列传五十七 215](#_Toc24547651)

[列传五十八 217](#_Toc24547652)

[列传五十九 219](#_Toc24547653)

[列传六十 221](#_Toc24547654)

[列传六十一 224](#_Toc24547655)

[列传六十二 226](#_Toc24547656)

[列传六十三 228](#_Toc24547657)

[列传六十四 231](#_Toc24547658)

[列传六十五 234](#_Toc24547659)

[列传六十六 236](#_Toc24547660)

[列传六十七 241](#_Toc24547661)

[列传六十八 243](#_Toc24547662)

[列传六十九 248](#_Toc24547663)

[列传七十 250](#_Toc24547664)

[列传七十一 252](#_Toc24547665)

[列传七十二 254](#_Toc24547666)

[列传七十三 255](#_Toc24547667)

[列传七十四 257](#_Toc24547668)

[列传七十五 259](#_Toc24547669)

[列传七十六 261](#_Toc24547670)

[列传七十七 266](#_Toc24547671)

[列传七十八 269](#_Toc24547672)

[列传七十九 273](#_Toc24547673)

[列传八十 277](#_Toc24547674)

[列传八十一 279](#_Toc24547675)

[列传八十二 283](#_Toc24547676)

[列传八十三 285](#_Toc24547677)

[列传八十四 289](#_Toc24547678)

[列传八十五 292](#_Toc24547679)

[列传八十六 295](#_Toc24547680)

[列传八十七 297](#_Toc24547681)

[列传八十八 299](#_Toc24547682)

[列传八十九 302](#_Toc24547683)

[列传九十 305](#_Toc24547684)

[列传九十一 309](#_Toc24547685)

[列传九十二 312](#_Toc24547686)

[列传九十三 315](#_Toc24547687)

[列传九十四 319](#_Toc24547688)

[列传九十五 323](#_Toc24547689)

[列传九十六 329](#_Toc24547690)

[列传九十七 334](#_Toc24547691)

[列传九十八 339](#_Toc24547692)

[列传九十九 341](#_Toc24547693)

[列传一百 343](#_Toc24547694)

[列传一百一 347](#_Toc24547695)

[列传一百二 351](#_Toc24547696)

[列传一百三 353](#_Toc24547697)

[列传一百四 355](#_Toc24547698)

[列传一百五 356](#_Toc24547699)

[列传一百六 358](#_Toc24547700)

[列传一百七 361](#_Toc24547701)

[列传一百八 363](#_Toc24547702)

# 列传

## 列传一 后妃

显祖宣皇后继妃庶妃

太祖孝慈高皇后元妃继妃大妃寿康太妃太祖诸妃太宗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敏惠恭和元妃 懿贵妃康惠淑妃太宗诸妃

世祖废后孝惠章皇后孝康章皇后孝献皇后贞妃 淑惠妃世祖诸妃

圣祖孝诚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敬敏皇贵妃定妃通嫔惇怡皇贵妃?惠皇贵妃圣祖诸妃世宗孝敬宪皇后孝圣宪皇后敦肃皇贵妃 纯?皇贵妃世宗诸妃

高宗孝贤纯皇后皇后乌拉纳喇氏孝仪纯皇后慧贤皇贵妃纯惠皇贵妃庆恭皇贵妃哲悯皇贵妃淑嘉皇贵妃婉贵太妃高宗诸妃仁宗孝淑睿皇后孝和睿皇后恭顺皇贵妃 和裕皇贵妃仁宗诸妃

宣宗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孝静成皇后 庄顺皇贵妃彤贵妃宣宗诸妃

文宗孝德显皇后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庄静皇贵妃玫贵妃端恪皇贵妃文宗诸妃 穆宗孝哲毅皇后淑慎皇贵妃

庄和皇贵妃敬懿皇贵妃荣惠皇贵妃德宗孝定景皇后端康皇贵妃恪顺皇贵妃 宣统皇后淑妃

太祖初起，草创阔略，宫闱未有位号，但循国俗称“福晋”。福晋盖“可敦”

之转音，史述后妃，后人缘饰名之，非当时本称也。崇德改元，五宫并建，位号既明，等威渐辨。世祖定鼎，循前代旧典。顺治十五年，采礼官之议：乾清宫设夫人一，淑仪一，婉侍六，柔婉、芳婉皆三十；慈宁宫设贞容一、慎容二，勤侍无定数；又置女官。循明六局一司之制，议定而未行。

康熙以后，典制大备。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东六宫：曰景仁，曰承乾，曰锺粹，曰延禧，曰永和，曰景阳；西六宫：曰永寿，曰翊坤，曰储秀，曰启祥，曰长春，曰咸福。诸宫皆有宫女子供使令。每三岁选八旗秀女，户部主之；每岁选内务府属旗秀女，内务府主之。秀女入宫，妃、嫔、贵人惟上命。选宫女子，贵人以上，得选世家女；贵人以下，但选拜唐阿以下女。宫女子侍上，自常在、答应渐进至妃、嫔，后妃诸姑、姊妹不赴选。帝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诸宫。先朝妃、嫔称太妃、太嫔，随皇太后同居，与嗣皇帝，年皆逾五十，乃始得相见。诸宫殿设太监，秩最高不逾四品，员额有定数，廪给有定量，分领执事有定程。此其大较也。

二百数十年，壸化肃雍，诐谒盖寡，内鲜燕溺匹嫡之嫌，外绝权戚蠹国之衅，彬彬盛矣。追尊四代，惟宣皇后著氏族，且有继室，讬始于是。历朝居正号者，谨而次之，并及妃、嫔有子若受后朝尊封者。世祖以汉女为妃，高宗以回女为妃，附书之，以其仅见也。

显祖宣皇后，喜塔腊氏，都督阿古女。归显祖为嫡妃。岁己未，太祖生。岁己巳，崩。顺治五年，与肇祖原皇后、兴祖直皇后、景祖翼皇后同时追谥。子三：太祖、舒尔哈齐、雅尔哈齐。女一，下嫁噶哈善哈斯虎。

继妃，纳喇氏，哈达部长万所抚族女。遇太祖寡恩，年十九，俾分居，予产独薄。子一，巴雅喇。庶妃，李佳氏。子一，穆尔哈齐。

太祖孝慈高皇后，纳喇氏，叶赫部长杨吉砮女。太祖初起兵，如叶赫，杨吉砮以后许焉。杨吉砮为明总兵李成梁所杀，子纳林布禄继为贝勒，又为成梁击破。岁戊子秋九月，以后来归，上率诸贝勒、大臣迎之，大宴成礼。是岁，后年十四。岁壬辰冬十月，太宗生。岁癸卯秋，后病作，思见母，上遣使迎焉，纳林布禄不许。

九月庚辰，后崩，年二十九。

后庄敬聪慧，词气婉顺，得誉不喜，闻恶言，愉悦不改其常。不好谄谀，不信谗佞，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不预外事，殚诚毕虑以事上。及崩，上深悼之，丧敛祭享有加礼，不饮酒茹荤者逾月。越三载，葬赫图阿拉尼雅满山冈。天命九年，迁葬东京杨鲁山。天聪三年，再迁葬沈阳石嘴头山，是为福陵。崇德元年，上谥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顺治元年，祔太庙。康熙元年，改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子一，太宗。

元妃，佟佳氏。归太祖最早。子二：褚英、代善。女一，下嫁何和礼。

继妃，富察氏。归太祖亦在孝慈皇后前。岁癸巳，叶赫诸部来侵，上夜驻军，寝甚酣，妃呼上觉曰：“尔方寸乱耶，惧耶？九国兵来攻，岂酣寝时耶？”上曰：“我果惧，安能酣寝？我闻叶赫来侵，以其无期，时以为念。既至，我心安矣。我若负叶赫，天必厌之，安得不惧？今我顺天命，安疆土，彼纠九国以虐无咎之人，天不佑也！”安寝如故。及旦，遂破敌。天命五年，妃得罪，死。子二：莽古尔泰、德格类。女一，名莽古济，下嫁锁诺木杜棱。

大妃，纳喇氏，乌喇贝勒满泰女。岁辛丑，归太祖，年十二。孝慈皇后崩，立为大妃。天命十一年七月，太祖有疾，浴于汤泉。八月，疾大渐，乘舟自太子河还，召大妃出迎，堡，上崩。辛亥，大妃殉焉，年三十七。同殉者，二庶妃。妃子三?入浑河。庚戌，舟次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顺治初，多尔衮摄政，七年，上谥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太庙。八年，多尔衮得罪，罢谥，出庙。

寿康太妃，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郡王孔果尔女。太祖诸妃中最老寿。顺治十八年，圣祖即位，尊为皇曾祖寿康太妃。康熙四年，薨。

太祖诸妃称侧妃者四：伊尔根觉罗氏，子一，阿巴泰，女一，下嫁达尔汉；纳喇氏，孝慈皇后女弟，女一，下嫁固尔布什；其二皆无出。称庶妃者五：兆佳氏，子一，阿拜；钮祜禄氏，子二，汤古代、塔拜；嘉穆瑚觉罗氏，子二，巴布泰、巴布海，女三，下嫁布占泰、达启、苏纳；西林觉罗氏，子一，赖慕布；伊尔根觉罗氏，女一，下嫁鄂托伊。

太宗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女。岁甲寅四月，来归，太祖命太宗亲迎，至辉发扈尔奇山城，大宴成礼。天聪间，后母科尔沁大妃屡来朝，上迎劳，锡赉有加礼。崇德元年，上建尊号，后亦正位中宫。二年，大妃复来朝，上迎宴。越二日，大妃设宴，上率后及贵妃、庄妃幸其行幄。寻命追封后父莽古思和硕福亲王，立碑于墓，封大妃为和硕福妃，使大学士范文程等册封。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六年四月乙巳，崩，年五十一。七年，上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女三，下嫁额哲、奇塔特、巴雅思祜朗。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寨桑女，孝端皇后侄也。天命十年二月，来归。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三年正月甲午，世祖生。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十一年，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十三年二月，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圣祖即位，尊为太皇太后。

康熙九年，上奉太后谒孝陵。十年，谒福陵、昭陵。十一年，幸赤城汤泉，经长安岭，上下马，扶辇；至坦道，始上马以从。还，度岭，正大雨，仍下马，扶辇。

太后命骑从，上不可，下岭，乃乘马傍辇行。吴三桂乱作，频年用兵，太后念从征将士劳苦，发宫中金帛加犒。闻各省有偏灾，辄发帑赈恤。布尔尼叛，师北征，太后以慈宁宫庶妃有母年九十馀，居察哈尔，告上诫师行毋掳掠。

国初故事，后妃，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皆令命妇更番入侍，至太后始命罢之。宫中守祖宗制，不蓄汉女。上命儒臣译大学衍义进太后，太后称善，赐赉有加。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尝勉上曰：“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天子以一身临其上，?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又作书以诫曰：“古称为君难。苍生至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

汝尚?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祗承祖考遗绪，俾予亦无疚于厥心。”十九年四月，上撰大德景福颂进太后。

二十年，上复奉太后幸汤泉。云南平，上诣太后宫奏捷。二十一年，上诣奉天谒陵，途次屡奏书问安，使献方物，奏曰：“臣到盛京，亲网得鰱、，浸以羊脂，山中野烧，自落榛实及山核桃，朝鲜所进柿饼、松、栗、银杏，附使进上，伏乞俯赐一笑，不胜欣幸。”二十二年夏，奉太后出古北口避暑。秋，幸五台山，至龙泉关。上以长城岭峻绝，试辇不能陟，奏太后。次日，太后辇登岭，路数折不可上，太后乃还龙泉关，命上代礼诸寺。二十四年夏，上出塞避暑，次博洛和屯，闻太后不豫，即驰还京师，太后疾良已。

二十六年九月，太后疾复作，上昼夜在视。十二月，步祷天坛，请减算以益太后。读祝，上泣，陪祀诸王大臣皆泣。太后疾大渐，命上曰：“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己巳，崩，年七十五。上哀恸，欲于宫中持服二十七月，王大臣屡疏请遵遗诰，以日易月，始从之。

命撤太后所居宫移建昌瑞山孝陵近地，号“暂安奉殿”。二十七年四月，奉太后梓宫诣昌瑞山。自是，岁必诣谒。雍正三年十二月，世宗即其地起陵，曰昭西陵。

世祖亲政，上太后徽号，国有庆，必加上。至圣祖以云南平，奏捷，定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初奉安上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子一，世祖。女三，下嫁弼尔塔哈尔、色布腾、铿吉尔格。

敏惠恭和元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后姊也。天聪八年，来归。崇德元年，封关睢宫宸妃。妃有宠于太宗，生子，为大赦，子二岁而殇，未命名。六年九月，太宗方伐明，闻妃病而还，未至，妃已薨。上恸甚，一日忽迷惘，自午至酉始瘥，乃悔曰：“天生朕为抚世安民，岂为一妇人哉？朕不能自持，天地祖宗特示谴也。”

上仍悲悼不已。诸王大臣请出猎，遂猎蒲河。还过妃墓，复大恸。妃母和硕贤妃来吊，上命内大臣掖舆临妃墓。郡王阿达礼、辅国公扎哈纳当妃丧作乐，皆坐夺爵。

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阿霸垓郡王额齐格诺颜女。崇德元年，封麟趾宫贵妃。四年，额齐格诺颜及其妻福晋来朝，妃率诸王、贝勒迎宴。次日，上赐宴清宁宫，福晋入见，称上外姑。顺治九年，世祖加尊封。康熙十三年，薨，圣祖侍太后临奠。子一，博穆博果尔。女一，下嫁噶尔玛索诺木。又抚蒙古女，嫁噶尔玛德参，济旺子也。

康惠淑妃，博尔济吉特氏，阿霸垓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女。崇德元年，封衍庆宫淑妃。抚蒙古女，上命睿亲王多尔衮娶焉。顺治九年，加尊封，前懿靖大贵妃薨。

太宗诸妃：元妃，钮祜禄氏，弘毅公额亦都女，子一，洛博会；继妃，乌拉纳喇氏，子二，豪格、洛格，女一，下嫁旺第。称侧妃者二：叶赫纳喇氏，子一，硕塞；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女二，下嫁夸扎、哈尚。称庶妃者六：纳喇氏，子一，高塞，女二，下嫁辉塞、拉哈；奇垒氏，察哈尔部人，女一，下嫁吴应熊；颜札氏，子一，叶布舒；伊尔根觉罗氏，子一，常舒；其二不知氏族，一生子，韬塞；一生女，下嫁班第。

世祖废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孝庄文皇后侄也。

后丽而慧，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为世祖聘焉。顺治八年八月，册为皇后。上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积与上忤。

十年八月，上命大学士冯铨等上前代废后故事，铨等疏谏，上严拒，谕以“无能，故当废”，责诸臣沽名。即日奏皇太后，降后为静妃，改居侧宫，下礼部，礼部尚书胡世安、侍郎吕崇烈、高珩疏请慎重详审，礼部员外郎孔允樾及御史宗敦一、潘朝选、陈棐、张璟、杜果、聂玠、张嘉、李敬、刘秉政、陈自德、祖永杰、高尔位、白尚登、祖建明各具疏力争。允樾言尤切，略言：“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君后犹父母，父欲出母，即心知母过，犹涕泣以谏；况不知母过何事，安忍缄口而不为母请命？”上命诸王、贝勒、大臣集议，议仍以皇后位中宫，而别立东西两宫。上不许，令再议，并责允樾覆奏，允樾疏引罪，诸王大臣再议，请从上指，于是后竟废。

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顺治十一年五月，聘为妃，六月，册为后。贵妃董鄂氏方幸，后又不当上恉。十五年正月，皇太后不豫，上责后礼节疏阙，命停应进中宫笺表，下诸王、贝勒、大臣议行。三月，以皇太后旨，如旧制封进。

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上奉太皇太后谒孝陵，幸盛京，谒福陵、昭陵，出古北口避暑，幸五台山，皆奉太后侍行。康熙二十二年，上奉太皇太后出塞，太后未侍行，中途射得鹿，断尾渍以盐，并亲选榛实，进太后。二十六年，太皇太后不豫，太后朝夕奉侍。及太皇太后崩，太后悲痛。诸妃主入临，太后恸甚，几仆地。上命诸王大臣奏请太后节哀回宫，再请乃允。岁除，诸王大臣请太后谕上回宫，上不可。二十七年正月，行虞祭，上命诸王大臣请太后勿往行礼，太后亦不可。二十八年，建宁寿新宫，奉太后居焉。

三十五年十月，上北巡，太后万寿，上奉书称祝。驻丽苏，太后遣送衣裘，上奉书言：“时方燠，河未冰，帐房不须置火，俟严寒，即欢忭而服之。”三十六年二月，上亲征噶尔丹，驻他喇布拉克。太后以上生日，使赐金银茶壶，上奉书拜受。

噶尔丹既定，?臣请上加太后徽号寿康显宁，太后以上不受尊号，亦坚谕不受。三十七年七月，奉太后幸盛京谒陵，道喀喇沁。途中以太后父母葬发库山，距跸路二百里，谕内大臣索额图择洁地，太后遥设祭。十月，次奇尔赛毕喇，值太后万寿，上诣行宫行礼，敕封太后所驻山曰寿山。

三十八年，上奉太后南巡。三十九年十月，太后六十万寿，上制万寿无疆赋，并奉佛像，珊瑚，自鸣钟，洋镜，东珠，珊瑚、金珀、御风石，念珠，皮裘，羽缎，哆罗呢，沈、檀、芸、降诸香，犀玉、玛瑙、赩、漆诸器，宋、元、明名画，金银、币帛；又令膳房数米万粒，号“万国玉粒饭”，及肴馔、果品以献。四十九年，太后七十万寿，亦如之。

五十六年十二月，太后不豫。是岁，上春秋六十有四，方有疾，头眩足肿，闻太后疾舆诣视，跪?下，捧太后手曰：“母后，臣在此！”太后张目，畏明，?甚，以帕?足，乘障以手，视上，执上手，已不能语。上力疾，于苍震门内支幄以居。丙戌，太后崩，年七十七。上号恸尽礼。五十七年三月，葬孝陵之东，曰孝东陵。初上太后徽号，国有庆，必加上。至云南平，定曰仁宪恪顺诚惠纯淑端禧皇太后。及崩，上谥，大学士等初议误不系世祖谥，上令至太庙、奉先殿瞻礼高皇后、文皇后神位，大学士等引罪；又以所拟谥未多留徽号字，命更议。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

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少保、固山额真佟图赖女。后初入宫，为世祖妃。顺治十一年春，妃诣太后宫问安，将出，衣裾有光若龙绕，太后问之，知有?，谓近侍曰：“朕?皇帝实有斯祥，今妃亦有是，生子必膺大福。”三月戊申，圣祖生。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康熙二年二月庚戌，崩，年二十四。初上徽号曰慈和皇太后。及崩，葬孝陵，上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康慈和庄懿恭惠温穆端靖崇文育圣章皇后。

后家佟氏，本汉军，上命改佟佳氏，入满洲。后族?旗自此始。子一，圣祖。

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顺治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十二月，进皇贵妃，行册立礼，颁赦。上皇太后徽号，鄂硕本以军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进三等伯。十七年八月，薨，上辍朝五日。追谥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上亲制行状，略曰：“后兒静循礼，事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事朕，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朕返跸晏，必迎问寒暑，意少■H3，则曰：‘陛下归晚，体得毋倦耶？’趣具餐，躬进之，命共餐，则辞。

朕值庆典，举数觞，必诫侍者，室无过燠，中夜罝罝起视。朕省封事，夜分，未尝不侍侧。诸曹循例章报，朕辄置之，后曰：‘此虽奉行成法，安知无当更张，或有他故？奈何忽之！’令同阅，起谢：‘不敢干政。’览廷谳疏，握笔未忍下，后问是疏安所云，朕谕之，则泣曰：‘诸辟皆愚无知，岂尽无冤？宜求可矜宥者全活之！’大臣偶得罪，朕或不乐，后辄请霁威详察。朕偶免朝，则谏毋倦勤。日讲后，与言章句大义，辄喜。偶遗忘，则谏：‘当服膺默识。’蒐狩，亲骑射，则谏：‘毋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骤。’偶有未称旨，朕或加谯让，始犹自明无过；及闻姜后脱簪事，即有宜辩者，但引咎自责而已。后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朕喻以禅学，参究若有所省。后初病，皇太后使问安否，必对曰：‘安。’疾甚，朕及今后、诸妃、嫔环视之，后曰：‘吾殆将不起，此中澄定，亦无所苦，独不及酬皇太后暨陛下恩万一。妾殁，陛下宜自爱！惟皇太后必伤悼，奈何？’既又令以诸王赙施贫乏，复属左右毋以珍丽物敛。殁后，皇太后哀之甚。”

行状数千言，又命大学士金之俊别作传。是岁，命秋谳停决，从后志也。

时鄂硕已前卒，后世父罗硕，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及上崩，遗诏以后丧祭逾礼为罪己之一。康熙二年，合葬孝陵，主不祔庙，岁时配食飨殿。子一，生三月而殇，未命名。

贞妃，栋鄂氏，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度女。殉世祖。圣祖追封为皇考贞妃。

淑惠妃，博尔济吉特氏，孝惠皇后妹也。顺治十一年，册为妃。康熙十二年，尊封皇考淑惠妃。妃最老寿，以五十二年十月薨。

同时尊封者：浩齐特博尔济吉特氏为恭靖妃，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为端顺妃，皆无所出；栋鄂氏为宁?妃，在世祖时号庶妃，子一，福全。又恪妃，石氏，灤州人，吏部侍郎申女。世祖尝选汉官女备六宫，妃与焉。居永寿宫。康熙六年薨，圣祖追封皇考恪妃。

又在三妃前，世祖庶妃有子女者，又有八人：穆克图氏，子永幹，八岁殇；巴氏，子钮钮，为世祖长子，二岁殇，女二，一六岁殇，一七岁殇；陈氏，子一，常宁；唐氏，子一，奇授，七岁殇；钮氏，子一，隆禧；杨氏，女一，下嫁纳尔杜；乌苏氏，女一，八岁殇；纳喇氏，女一，五岁殇。

内大臣噶布喇女。康?圣祖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辅政大臣、一等大臣索尼孙领侍熙四年七月，册为皇后。十三年五月丙寅，生皇二子允礽，即于是日崩，年二十二。谥曰仁孝皇后。二十年，葬孝东陵之东，即景陵也。雍正元年，改谥。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诚恭肃正惠安和淑懿恪敏俪天襄圣仁皇后。子二：承祐，四岁殇；允礽。

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一等公遏必隆女。初为妃。康熙十六年八月，册为皇后。十七年二月丁卯，崩。二十年，与仁孝皇后同葬。上每谒孝陵，辄临仁孝、孝昭两后陵奠醊。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昭静淑明惠正和安裕端穆钦天顺圣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佟佳氏，一等公佟国维女，孝康章皇后侄女也。康熙十六年，为贵妃。二十年，进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病笃，册为皇后。翌日甲辰，崩。谥曰孝懿皇后。是冬，葬仁孝、孝昭两后之次。雍正、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懿温诚端仁宪穆和恪慈惠奉天佐圣仁皇后。女一，殇。

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护军参领威武女。后事圣祖。康熙十七年十月丁酉，世宗生。十八年，为德嫔。二十年，进德妃。世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拟上徽号曰仁寿皇太后，未上册。雍正元年五月辛丑，崩，年六十四。葬景陵。上谥，曰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子三：世宗，允祚，允。允祚六岁殇。女三：其二殇，一下嫁舜安颜。

敬敏皇贵妃，章佳氏。事圣祖为妃。康熙三十八年，薨。谥曰敏妃。雍正初，世宗以其子怡亲王允祥贤，追进封。妃又生女二，下嫁仓津、多尔济。

定妃，万琉哈氏。事圣祖为嫔。世宗尊为皇考定妃。就养其子履亲王允祹邸。

高宗朝，岁时伏腊，辄迎入宫中上寿，然未进尊封。薨年九十七。

通嫔，纳喇氏。事圣祖为贵人。雍正二年，世宗以其?喀尔喀郡王策棱功，尊封。

乾隆九年，薨。子二：万黼，五岁殇；允禶，二岁殇。女一。

惇怡皇贵妃，瓜尔佳氏。事圣祖为和妃。世宗尊为皇考贵妃。高宗尊为皇祖温惠皇贵太妃。乾隆三十三年，薨，年八十六。谥曰惇怡皇贵妃。葬景陵侧皇贵妃园寝。女一，殇。圣祖诸妃，妃薨最后。

乾隆初，同时尊封者：?惠皇贵妃，佟佳氏，孝懿皇后妹。事圣祖为贵妃。世宗尊为皇考皇贵妃。高宗尊为皇祖寿祺皇贵太妃。薨，谥曰?惠皇贵妃。顺懿密太妃，王氏。初为密嫔，自密妃尊封。子三：允潖、允禄、允祄，允祄八岁殇。纯裕勤太妃，陈氏。初为勤嫔，自勤妃尊封。子一，允礼。襄嫔，高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祎。女一，殇。谨嫔，色赫图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祜。静嫔，石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祁。熙嫔，陈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禧。穆嫔，陈氏。自贵人卒后追尊封。子一，允祕。

其卒于康熙中及虽下逮雍正、乾隆而未尊封者，又有：温僖贵妃，钮祜禄氏，孝昭皇后妹。子一，允礻我。女一，殇。惠妃，纳喇氏。子二：承庆，殇；允禔。

宜妃，郭络罗氏。当圣祖崩时，妃方病，以四人舁软榻诣丧所，出太后前，世宗见之，又傲，世宗为诘责宫监。子三：允祺、允禟、允禌，允帟十二岁殇。荣妃，马佳氏。子五：承瑞，为圣祖长子，四岁殇；赛音察浑，长华，长生皆殇；允祉。女一，下嫁乌尔滚。成妃，戴佳氏。子一，允祐氏。子一，允禩。平妃，赫舍里氏，孝诚皇后妹。子一，允禨，殇。端嫔，董氏?。良妃，。女一，殇。贵人，兆佳氏。

女一，下嫁噶尔臧。郭络罗氏，宜妃妹。子一，允騕，殇。女一，下嫁敦多布多尔济。袁氏，女一，下嫁孙承运。陈氏，子一，允■H4，殇。庶妃，钮祜禄氏，女一；张氏，女二；王氏，女一；刘氏，女一：皆殇。

世宗孝敬宪皇后，乌喇那拉氏，内大臣费扬古女。世宗为皇子，圣祖册后为嫡福晋。雍正元年，册为皇后。九年九月己丑，崩。时上病初愈，欲亲临含敛，诸大臣谏止。上谕曰：“皇后自垂髫之年，奉皇考命，作配朕躬。结褵以来，四十馀载，孝顺恭敬，始终一致。朕调理经年，今始全愈，若亲临丧次，触景增悲，非摄养所宜。但皇后丧事，国家典仪虽备，而朕礼数未周。权衡轻重，如何使情文兼尽，其具议以闻。”诸大臣议，以明会典皇后丧无亲临祭奠之礼，令皇子朝夕奠，遇祭，例可遣官，乞停亲奠，从之。谥孝敬皇后。及世宗崩，合葬泰陵。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敬恭和懿顺昭惠庄肃安康佐天翊圣宪皇后。

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潜邸，号格格。

康熙五十年八月庚午，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进熹贵妃。高宗即位，以世宗遗命，尊为皇太后，居慈宁宫。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惟亦兢兢守家法，重国体。

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即召宫监，谕：“汝等尝侍圣祖，几曾见昭圣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庙宇？嗣后当奏止！”宫监引悟真庵尼入内，导太后弟入苍震门谢恩，上屡诫之。上每出巡幸，辄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山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狝木兰，岁必至焉。遇万寿，率王大臣奉觞称庆。

乾隆十六年，六十寿；二十六年，七十寿；三十六年，八十寿：庆典以次加隆。

先期，日进寿礼九九。先以上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琺琅、彝鼎、赩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太后为天下母四十馀年，国家全盛，亲见曾玄。

四十二年正月庚寅，崩，年八十六。葬泰陵东北，曰泰东陵。初尊太后，上徽号。国有庆，屡加上，曰崇德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既葬，上谥。嘉庆中，再加谥，曰孝圣慈宣康惠敦和诚徽仁穆敬天光圣宪皇后。子一，高宗。

敦肃皇贵妃，年氏，巡抚遐龄女。事世宗潜邸，为侧福晋。雍正元年，封贵妃。

三年十一月，妃病笃，进皇贵妃。并谕妃病如不起，礼仪视皇贵妃例行。妃薨逾月，妃兄羹尧得罪死。谥曰敦肃皇贵妃。乾隆初，从葬泰陵。子三：福宜、福惠、福沛，皆殇。女一，亦殇。

纯?皇贵妃，耿氏。事世宗潜邸，为格格。雍正间，封裕嫔，进裕妃。高宗时，屡加尊为裕皇贵太妃。乾隆四十九年，薨，年九十六。谥曰纯?皇贵妃。葬妃园寝，位诸妃上。子一，弘昼。

世宗诸妃，又有：齐妃，李氏。事世宗潜邸，为侧室福晋。雍正间，封齐妃。

子三：弘盼、弘昀，皆殇；弘时。女一，下嫁星德。谦妃，刘氏。事世宗潜邸，号贵人。雍正间，封谦嫔。高宗尊为皇考谦妃。子一，弘適。懋嫔，宋氏。事世宗，号格格。雍正初，封懋嫔。女二，皆殇。

高宗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察哈尔总管李荣保女。高宗为皇子，雍正五年，世宗册后为嫡福晋。乾隆二年，册为皇后。后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

岁时以鹿羔沴毧制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遗制，示不忘本也。上甚重之。十三年，从上东巡，还跸，三月乙未，后崩于德州舟次，年三十七。上深恸，兼程还京师，殡于长春宫，服缟素十二日。

初，皇贵妃高佳氏薨，上谥以慧贤，后在侧，曰：“吾他日期以‘孝贤’，可乎？”至是，上遂用为谥。并制述悲赋，曰：“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睢？惟人伦之伊始，固天俪之与齐。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于斯。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昔皇考之命偶，用抡德于名门。俾逑予而尸藻，定嘉礼于渭滨。在青宫而养德，即治壸而淑身。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乃其正位坤宁，克赞乾清。

奉慈闱之温凊，为九卿之仪型。克俭于家，爰始缫品而育茧；克勤于邦，亦知较雨而课晴。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连弃。致黯然以内伤兮，遂邈尔而长逝。抚诸子如一出兮，岂彼此之分视？值乖舛之叠遘兮，谁不增夫怨{封心}？况顾予之伤悼兮，更怳悢而切意。尚强欢以相慰兮，每禁情而制泪。制泪兮泪滴襟，劳，促归程兮变故遭。登画?强欢兮欢匪心。聿当春而启辔，随予驾以东临。抱轻疾兮念舫兮陈翟褕，由潞河兮还内朝。去内朝兮时未几，致邂逅兮怨无已。切自尤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对嫔嫱兮想芳型，顾和敬兮怜弱质。望湘浦兮何先徂，求北海兮乏神术。循丧仪兮怆徒然，例展禽兮谥孝贤。思遗徽之莫尽兮，讵两新昌而增?字之能宣。包四德而首出兮，谓庶几其可传。惊时序之代谢兮，届十旬而迅如。恸兮，陈旧物而忆初。亦有时而暂弭兮，旋触绪而欷歔。

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予随？入淑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

十七年，葬孝陵西胜水峪，后即于此起裕陵焉。嘉庆、道光累加谥，曰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子二：永琏、永琮。女二：一殇，一下嫁色布腾巴尔珠尔。

皇后，乌喇那拉氏，佐领那尔布女。后事高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乾隆二年，封娴妃。十年，进贵妃。孝贤皇后崩，进皇贵妃，摄六宫事。十五年，册为皇后。

三十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上益不怿，令后先还京师。三十一年七月甲午，崩。上方幸木兰，命丧仪视皇贵妃。自是遂不复立皇后。子二，永?、永璟。女一，殇。

四十三年，上东巡，有金从善者，上书，首及建储，次为立后。上因谕曰：“那拉氏本朕青宫时皇考所赐侧室福晋，孝贤皇后崩后，循序进皇贵妃。越三年，立为后。其后自获过愆，朕优容如故。国俗忌剪发，而竟悍然不顾，朕犹包含不行废斥。后以病薨，止令减其仪文，并未削其位号。朕处此仁至义尽，况自是不复继立皇后。从善乃欲朕下诏罪己，朕有何罪当自责乎？从善又请立后，朕春秋六十有八，岂有复册中宫之理？”下行在王大臣议从善罪，坐斩。

孝仪纯皇后，魏佳氏，内管领清泰女。事高宗为贵人。封令嫔，累进令贵妃。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丁丑，仁宗生。三十年，进令皇贵妃。四十年正月丁丑，薨，年四十九。谥曰令懿皇贵妃，葬胜水峪。六十年，仁宗立为皇太子，命册赠孝仪皇后。

嘉庆、道光累加谥，曰孝仪恭顺康裕慈仁端恪敏哲翼天毓圣纯皇后。后家魏氏，本汉军，?入满洲旗，改魏佳氏。子四：永璐，殇；仁宗；永璘；其一殇，未命名。女二，下嫁拉旺多尔济、札兰泰。

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大学士高斌女。事高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乾隆初，封贵妃。薨，谥曰慧贤皇贵妃。葬胜水峪。

纯惠皇贵妃，苏佳氏。事高宗潜邸。即位，封纯嫔。累进纯皇贵妃。薨，谥曰纯惠皇贵妃。葬裕陵侧。子一，永瑢。女一，下嫁福隆安。

庆恭皇贵妃，陆氏。初封庆嫔。累进庆贵妃。薨。仁宗以尝受妃抚育，追尊为庆恭皇贵妃。

哲悯皇贵妃，富察氏。事高宗潜邸。雍正十三年，薨。乾隆初，追封哲妃，进皇贵妃。谥曰哲悯皇贵妃，葬胜水峪。子一，永璜，为高宗长子。女一，殇。

淑嘉皇贵妃，金佳氏。事高宗潜邸，为贵人。乾隆初，封嘉妃，进嘉贵妃。薨，谥曰淑嘉皇贵妃，葬胜水峪。子四：永，永璇，永瑆；其一殇，未命名。

婉贵太妃，陈氏。事高宗潜邸。乾隆间，自贵人累进婉妃。嘉庆间，尊为婉贵太妃。寿康宫位居首。薨，年九十二。颖贵太妃，巴林氏。亦自贵人累进颖贵妃。

尊为颖贵太妃，亦居寿康宫。薨，年七十。

贵人：西林觉罗氏，柏氏，皆自常在进尊为贵人。晋太妃，富察氏。事高宗为贵人。逮道光时，犹存。宣宗尊为皇祖晋太妃。

高宗诸妃有子女者：忻贵妃，戴佳氏，总督那苏图女。女二，皆殇。愉贵妃，珂里叶特氏。子一，永琪。舒妃，叶赫那拉氏。子一，殇，未命名。惇妃，汪氏。

尝笞宫婢死，上命降为嫔。未几，复封。女一，下嫁丰绅殷德。

又有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

仁宗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女。仁宗为皇子，乾隆三十九年，高宗册后为嫡福晋。四十七年八月甲戌，宣宗生。仁宗受禅，册为皇后。嘉庆二年二月戊寅，崩，谥曰孝淑皇后，葬太平峪，后即于此起昌陵焉。道光、咸丰累加谥，曰孝淑端和仁庄慈懿敦裕昭肃光天佑圣睿皇后。子一，宣宗。女二：一殇，一下嫁玛尼巴达喇。

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礼部尚书恭阿拉女。后事仁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仁宗即位，封贵妃。孝淑皇后崩，高宗敕以后继位中宫。先封皇贵妃。嘉庆六年，册为皇后。二十五年八月，仁宗幸热河崩，后传旨令宣宗嗣位。宣宗尊为皇太后，居寿康宫。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崩，年七十四。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于慎德堂丧次。咸丰三年，葬后昌陵之西，曰昌西陵。初尊皇太后，上徽号。国有庆，累加上，曰恭慈康豫安成庄惠寿禧崇祺皇太后。逮崩，上谥。咸丰间加谥，曰孝和恭慈康豫安成钦顺仁正应天熙圣睿皇后。子二：绵恺、绵忻。女一，殇。

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嘉庆初，选入宫，为如贵人。累进如妃。宣宗尊为皇考如皇妃，居寿安宫。文宗尊为皇祖如皇贵太妃。薨，年七十四，谥曰恭顺皇贵妃。

子一，绵愉。女二，殇。

和裕皇贵妃，刘佳氏。事仁宗潜邸。嘉庆初，封諴妃。进諴贵妃。宣宗尊为皇考諴禧皇贵妃。薨，谥曰和裕皇贵妃。子一，未命名，殇。女一，下嫁索特纳木多布斋。

仁宗诸妃有子女者：华妃，侯佳氏。事仁宗潜邸。嘉庆初，封莹嫔。改进封。

女一，殇。简嫔，关佳氏；逊嫔，沈佳氏：皆事仁宗潜邸，号格格。嘉庆初，追封。

女各一，皆殇。

仁宗嫔御至宣宗朝尊封者，又有信妃，刘佳氏；恩嫔，乌雅氏；荣嫔，梁氏：皆自贵人进。安嫔，苏完尼瓜尔佳氏，自常在进。

宣宗孝穆成皇后，钮祜禄氏，户部尚书、一等子布颜达赉女。宣宗为皇子，嘉庆元年，仁宗册后为嫡福晋。十三年正月戊午，薨。宣宗即位，追册谥曰孝穆皇后。

初葬王佐村，移宝华峪，以地宫浸水，再移龙泉峪，后即于此起慕陵焉。咸丰初，上谥。光绪间加谥，曰孝穆温厚庄肃端诚恪惠宽钦孚天裕圣成皇后。

孝慎成皇后，佟佳氏，三等承恩公舒明阿女。宣宗为皇子，嫡福晋薨，仁宗册后继嫡福晋。宣宗即位，立为皇后。道光十三年四月己巳，崩，谥曰孝慎皇后，葬龙泉峪。咸丰初，上谥。光绪间加谥，曰孝慎敏肃哲顺和懿诚惠敦恪熙天诒圣成皇后。女一，殇。

、一等男颐龄女。后事宣宗，册全嫔。累进全贵妃?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二等侍。道光十一年六月己丑，文宗生。十三年，进皇贵妃，摄六宫事。十四年，立为皇后。二十年正月壬寅，崩，年三十三。宣宗亲定谥曰孝全皇后，葬龙泉峪。咸丰初，上谥。光绪间加谥，曰孝全慈敬宽仁端?安惠诚敏符天笃圣成皇后。子一，文宗。女二：一殇，一下嫁德穆楚克扎布。

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刑部员外郎花良阿女。后事宣宗为静贵人。累进静皇贵妃。孝全皇后崩，文宗方十岁，妃抚育有恩。文宗即位，尊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居寿康宫。咸丰五年七月，太妃病笃，尊为康慈皇太后。越九日庚午，崩，年四十四。上谥，曰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后，不系宣宗谥，不祔庙。葬慕陵东，曰慕东陵。穆宗即位，祔庙，加谥。光绪、宣统累加谥，曰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庄仁和慎弼天抚圣成皇后。子三：奕纲、奕继、奕。女一，下嫁景寿。

庄顺皇贵妃，乌雅氏。事宣宗，为常在。进琳贵人，累进琳贵妃。文宗尊为皇考琳贵太妃。穆宗尊为皇祖琳皇贵太妃。同治五年，薨，命王公百官持服一日，谥曰庄顺皇贵妃，葬慕东陵园寝。德宗朝，迭命增祭品，崇规制，上亲诣行礼。封三代，皆一品。子三，奕枻、交硉、奕譓。女一，下嫁德徽。

彤贵妃，舒穆噜氏。事宣宗，为彤贵人。累进彤贵妃。复降贵人。文宗尊为皇考彤嫔。穆宗累尊为皇祖彤贵妃。女二，一下嫁扎拉丰阿，一殇。

宣宗诸妃有子女者：和妃，纳喇氏。初以宫女子，事宣宗潜邸。嘉庆十三年，子奕纬生。仁宗特命为侧室福晋。道光初，封和嫔。进和妃。祥妃，钮祜禄氏。事宣宗，为贵人。进嫔，复降。文宗尊为皇考祥妃。穆宗追尊为皇祖祥妃。子一，奕脤。女二，一殇，一下嫁恩醇。

他无子女而受尊封者：佳贵妃，郭佳氏；成贵妃，钮祜禄氏：皆事宣宗，为贵人，进嫔，复降。历咸丰、同治二朝进封：常妃，赫舍哩氏，以贵人进封；顺嫔，失其氏，以常在进封。恆嫔，蔡佳氏；豫妃，尚佳氏；贵人李氏，那氏：以答应进封。

文宗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太常寺少卿富泰女。文宗为皇子，道光二十七年，宣宗册后为嫡福晋。二十九年十二月乙亥，薨。文宗即位，追册谥曰孝德皇后。权攒田村，同治初，移静安庄，旋葬定陵，上谥。光绪、宣统屡加谥，曰孝德温惠诚顺慈庄恪慎徽懿恭天赞圣显皇后。

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广西右江道穆扬阿女。事文宗潜邸。咸丰二年，封贞嫔，进贞贵妃。立为皇后。十年，从幸热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是时，孝钦、孝贞两宫并尊，诏旨称“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

以别之。十一月乙酉朔，上奉两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同治八年，内监安得海出京，山东巡抚丁宝桢以闻，太后立命诛之。十二年，归政于穆宗。十三年，穆宗崩，德宗即位，复听政。光绪七年三月壬申，崩，年四十五，葬定陵东普祥峪，曰定东陵。初尊为皇太后，上徽号。国有庆，累加上，曰慈安端康裕庆昭和庄敬皇太后。及崩，上谥。宣统加谥，曰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女。咸丰元年，后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四年，封懿嫔。六年三月庚辰，穆宗生，进懿妃。七年，进懿贵妃。十年，从幸热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与孝贞皇后并尊为皇太后。

是时，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等以文宗遗命，称“赞襄政务王大臣”，擅政，两太后患之。御史董元醇请两太后权理朝政，两太后召载垣等入议，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难之。侍郎胜保及大学士贾桢等疏继至。

恭亲王奕留守京师，闻丧奔赴，两太后为言载垣等擅政状。九月，奉文宗丧还京师，即下诏罪载垣、端华、肃顺，皆至死，并罢黜诸大臣预赞襄政务者。授奕议政王，以上旨命王大臣条上垂帘典礼。

十一月乙酉朔，上奉两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谕曰：“垂帘非所乐为，惟以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承，是以姑允所请。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自是，日召议政王、军机大臣同入对。内外章奏，两太后览讫，王大臣拟旨，翌日进呈。阅定，两太后以文宗赐同道堂小玺钤识，仍以上旨颁示。旋用御史徐启文奏，令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直言无隐；用御史锺佩贤奏，谕崇节俭，重名器；用御史卞宝第奏，谕严赏罚，肃吏治，慎荐举。命内直翰林辑前史帝王政治及母后垂帘事迹，可为法戒者，以进。同治初，寇乱未弭，兵连不解，两太后同心求治，登进老成，倚任将帅，粤、捻荡平，滇、陇渐定。十二年二月，归政于穆宗。

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崩，太后定策立德宗，两太后复垂帘听政。谕曰：“今皇帝绍承大统，尚在冲龄，时事艰难，不得已垂帘听政。万几综理，宵旰不遑，矧当民生多蹙，各省水旱频仍。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凡诸政事当举，与时事有裨而又实能见施行者，详细敷奏。至敦节俭，袪浮华，宜始自宫中，耳目玩好，浮丽纷华，一切不得上进。”“封疆大吏，当勤求闾阎疾苦，加意抚恤；清讼狱，勤缉捕。办赈积穀，饬有司实力奉行；并当整饬营伍，修明武备，选任贤能牧令，与民休息。”用御史陈彝奏，黜南书房行走、侍讲王庆祺；用御史孙凤翔等奏，黜总管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又罪宫监之不法者，戍三人，杖四人。一时宫府整肃。

光绪五年，葬穆宗惠陵。吏部主事吴可读从上陵，自杀，留疏乞降明旨，以将来大统归穆宗嗣子。下大臣王议奏，王大臣等请毋庸议，尚书徐桐等，侍读学士宝廷、黄体芳，司业张之洞，御史李端棻，皆别疏陈所见。谕曰：“我朝未明定储位，可读所请，与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付讬，将来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必能善体此意也。”

六年，太后不豫，上命诸督抚荐医治疾。八年，疾愈。孝贞皇后既崩，太后独当国。十年，法兰西侵越南。太后责恭亲王奕等因循贻误，罢之，更用礼亲王世铎等；并谕军机处，遇紧要事件，与醇亲王奕枻商办。庶子盛昱、锡珍，御史赵尔巽各疏言醇亲王不宜参豫机务，谕曰：“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籓进参机务。谕令奕枻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非概令与闻。奕枻再四恳辞，谕以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不能尽知也。”

是年，太后五十万寿。

十一年，法兰西约定。醇亲王奕枻建议设海军。十三年夏，命会同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巡阅海口，遣太监李莲英从。莲英侍太后，颇用事。御史硃一新以各直省水灾，奏请修省，辞及莲英。太后不怿，责一新覆奏。一新覆奏，言鸿章具舟迎王，王辞之，莲英乘以行，遂使将吏迎者误为王舟。太后诘王，王遂对曰：“无之。”遂黜一新。

太后命以次年正月归政，醇亲王奕枻及王大臣等奏请太后训政数年，德宗亦力恳再三，太后乃许之。王大臣等条上训政典礼，命如议行。请上徽号，坚不许。十五年，德宗行婚礼。二月己卯，太后归政。御史屠仁守疏请太后归政后，仍披览章奏，裁决施行。太后不可，谕曰：“垂帘听政，本万不得已之举。深宫远鉴前代流弊，特饬及时归政。归政后，惟醇亲王单衔具奏，暂须径达。醇亲王密陈：‘初裁大政，军国重事，定省可以?承。’并非著为典常，使训政永无底止。”因斥仁守乖谬，夺官。

同治间，穆宗议修圆明园，奉两太后居之，事未行。德宗以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高宗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釐于此，命葺治，备太后临幸，并更清漪园为颐和园，太后许之。既归政，奉太后驻焉。岁十月十日，太后万寿节，上率王大臣祝嘏，以为常。十六年，醇亲王奕枻薨。二十年，日本侵朝鲜，以太后命，起恭亲王奕。

是年，太后六十万寿，上请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跸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朝鲜军事急，以太后命罢之。二十四年，恭亲王奕薨。

上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顾以国事日非，思变法救亡，太后意不谓然，积相左。上期以九月奉太后幸天津阅兵，讹言谓太后将勒兵废上；又谓有谋围颐和园劫太后者。八月丁亥，太后遽自颐和园还宫，复训政。以上有疾，命居瀛台养?。二十五年十二月，立端郡王载漪子溥?继穆宗为皇子。

二十六年，义和拳事起，载漪等信其术，言于太后，谓为义民，纵令入京师，击杀德意志使者克林德及日本使馆书记，围使馆。德意志、奥大利亚、比利时、日斯巴尼亚、美利坚、法兰西、英吉利、义大利、日本、和兰、俄罗斯十国之师来侵。

七月，逼京师。太后率上出自德胜门，道宣化、大同。八月，驻太原。九月，至西安。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二十七年，各国约成。八月，上奉太后发西安。十月，驻开封。时端郡王载漪以庇义和拳得罪废，溥?以公衔出宫。

十一月，还京师。上仍居瀛台养?。太后屡下诏：“母子一心，励行新政。”三十二年七月，下诏预备立宪。

三十四年十月，太后有疾。上疾益增剧。壬申，太后命授醇亲王载沣摄政王。

癸酉，上崩于瀛台。太后定策立宣统皇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甲戌，太后崩，年七十四，葬定陵隆福寺。二年五月，御史潘敦俨因岁旱上言，请更定谥号，谓：“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霣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太后以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夺官。五年三月，合葬惠陵，上谥。宣统加谥，曰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

淑慎皇贵妃，富察氏。穆宗立后，同日封慧妃。进皇贵妃。德宗即位，以两太后命，封为敦宜皇贵妃。进敦宜荣庆皇贵妃。光绪三十年，薨。谥曰淑慎皇贵妃。

庄和皇贵妃，阿鲁特氏，大学士赛尚阿女，孝哲毅皇后姑也。事穆宗，为珣嫔，进妃。光绪间，进贵妃。宣统皇帝尊为皇考珣皇贵妃。孝定景皇后崩未逾月，妃薨。

谥曰庄和皇贵妃。敬懿皇贵妃，赫舍里氏。事穆宗，自嫔进妃。光绪间，进贵妃。

宣统间，累进尊封。荣惠皇贵妃，西林觉罗氏。事穆宗，自贵人进嫔。光绪间，进妃。宣统间，累进尊封。

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

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端康皇贵妃，他他拉氏。光绪十四年，选为瑾嫔。二十年，进瑾妃。以女弟珍妃忤太后，同降贵人。二十一年，仍封瑾妃。宣统初，尊为兼祧皇考瑾贵妃。逊位后，进尊封。岁甲子，薨。

恪顺皇贵妃，他他拉氏，端康皇贵妃女弟。同选，为珍嫔。进珍妃。以忤太后，谕责其习尚奢华，屡有乞请，降贵人。逾年，仍封珍妃。二十六年，太后出巡，沈于井。二十七年，上还京师。追进皇贵妃。葬西直门外，移祔崇陵。追进尊封。

宣统皇后，郭博勒氏，总管内务府大臣荣源女。逊位后，岁壬戌，册立为皇后。

淑妃，额尔德特氏。同日册封。

创业之难，而树委裘之主，政出王大臣?论曰：世祖、圣祖皆以冲龄践祚，孝庄皇后，当时无建垂帘之议者。殷忧启圣，遂定中原，克底于升平。及文宗末造，孝贞、孝钦两皇后躬收政柄，内有贤王，外有名将相，削平大难，宏赞中兴。不幸穆宗即世，孝贞皇后崩，孝钦皇后听政久，稍稍营离宫，修庆典，视圣祖奉孝庄皇后、高宗奉孝圣皇后不逮十之一，而世顾窃窃然有私议者，外侮迭乘，灾祲屡见，非其时也。不幸与德宗意恉不协，一激而启戊戌之争，再激而成庚子之乱。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 列传二 诸王一

景祖诸子

武功郡王礼敦孙色勒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斋堪 恪恭贝勒塔察篇古

显祖诸子

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子襄敏贝子务达海庄亲王舒尔哈齐子阿敏郑献亲王济尔哈朗靖定贝勒费扬武阿敏子温简贝子固尔玛珲固尔玛珲子镇国襄敏公瓦三济尔哈朗子简纯亲王济度辅国武襄公巴尔堪济度子简亲王喇布简修亲王雅布雅布从孙简仪亲王德沛巴尔堪子辅国襄愍公巴赛费扬武子尚善惠献贝子傅喇塔舒尔哈齐孙辅国公品级札喀纳镇国公品级屯齐镇国将军洛讬通达郡王雅尔哈齐笃义 刚果贝勒巴雅喇

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史称其制善。清兴，诸子弟但称台吉、贝勒；既乃?明建亲、郡王，而次以贝勒、贝子，又次以公爵，复别为不入八亦益广，下此则有将军，无中尉，又与明小异；诸王?分。盖所以存国俗，而等杀既多，屏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视明为尤善。然内襄政本，外领师干，与明所谓不临民、不治事者乃绝相反。

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繄诸王是庸。康熙间，出讨三籓，胜负互见，而卒底荡平之绩。其后行师西北，仍以诸王典兵。雍正、乾隆谅闇之始，重臣宅揆，亦领以诸王。嘉庆初，以亲王为军机大臣，未几，以非祖制罢。穆宗践阼，辍赞襄之命，而设议政王，寻仍改直枢廷。自是相沿，爰及季年，亲贵用事，以摄政始，以摄政终。论者谓有天焉，诚一代得失之林也。

今用诸史例，以皇子为宗，子孙袭爵者从焉；子孙别有功绩复立爵者亦从焉。

其爵世，备书之；其爵不世，则具详于表。表曰皇子，传曰诸王，亦互文以见义焉。

自公以下，别被除拜具有事实者，及疏宗登追列高位著名绩者，皆散与诸臣相次。

清矫明失，宗子与庶姓并用，通前史之例以存其实也。

景祖五子：翼皇后生显祖；诸子，武功郡王礼敦，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斋堪，恪恭贝勒塔察篇古，皆不详其母氏。

武功郡王礼敦，景祖第一子也。肇祖而下，世系始详，事迹未备，四传至兴祖。

兴祖六子：长，德世库；次，刘阐；次，索长阿；次，景祖；次，包朗阿；次，宝实：号“宁古塔贝勒”。景祖承肇祖旧业，居赫图阿拉，德世库居觉尔察，刘阐居阿哈河洛，索长阿居河?洛噶善，包朗阿居尼麻喇，宝实居章甲，环赫图阿拉而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互相。宝实子阿哈纳渥济格与董鄂部长克辙巴颜有隙，屡来侵。索长阿子吴泰，哈达万汗?也，乞援于哈达，攻董鄂部，取数寨，董鄂部兵乃不复至。“宁古塔”亦自此稍弱。及太祖兵起，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宝实等子孙惎其英武，屡欲加害；其后益强大，谋始戢。索长阿、宝实子孙皆从攻战，包朗阿云孙拜山尤有功，自有传。帝业既成，景祖诸兄弟追封皆未及。

礼敦生而英勇，景祖讨平硕色纳、奈呼二部，礼敦功最，号曰“巴图鲁”。太祖兵起，礼敦卒久矣。太祖既定东京，葬景祖、显祖于杨鲁山，以礼敦陪葬。崇德四年八月，进封武功郡王，配享太庙。子贝和齐，太祖伐明，攻广宁，留守辽阳。

孙色勒，事太祖，授牛录额真。事太宗，自十六大臣进八大臣，授正蓝旗固山额真。从太宗围大凌河，军城南，屡击败明兵。又从太宗略宣府、大同，与贝勒德格类入独石口，败明兵于长安岭，攻赤城，克其郛。寻坐事，降镶黄旗梅勒额真。

崇德初，从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遣妻子入江华岛，走保南汉山城。豫亲王多铎围之急，朝鲜将赴援，色勒与甲喇额真阿尔津击败之。分兵攻江华岛，色勒率右翼兵渡海，越敌舰，近跃登岛，破其守兵，得倧妻子。倧既降，论功，授牛录章京世职，兼吏部右参政。顺治元年，擢内大臣。录礼敦诸孙席赉、阿济赉、阿赉等，并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色勒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再进二等精奇尼内大臣。卒，谥勤?。阿赉子吉哈礼，自有传。?哈番，擢领侍

慧哲郡王额尔衮，景祖第二子。顺治十年，追封谥，配享太庙。

宣献郡王斋堪，景祖第三子。当族人与太祖构难，斋堪与额尔衮皆不与。顺治十年，追封谥，配享太庙。

恪恭贝勒塔察篇古，景祖第五子。顺治间，追封谥。天聪九年，诏德世库等子孙以“觉罗”为氏，系红带。乾隆四十年，诏国史馆：“礼敦等传列诸臣之首，以别于宗室诸王。”

显祖五子：宣皇后生太祖、庄亲王舒尔哈齐、通达郡王雅尔哈齐；继妃纳喇氏生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庶妃李佳氏生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

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显祖第二子。骁勇善战，每先登陷阵。岁乙酉，从太祖伐哲还，留八十人：被棉甲者五十，被铁甲者三十，行略地。加哈人苏枯赖?陈部，值大水，遣虎密以告，于是托漠河、章甲、把尔达、撒尔湖、界凡五城合兵御我。

后哨章京能古德驰告，上出他道，弗遇。上深入，遥望见敌兵八百馀，阵浑河至于南山。包朗阿孙札亲桑古里惧敌，解其甲授人，上呵之。穆尔哈齐及左右颜布禄、兀浚噶从上驰近敌阵，下马奋击，射?杀二十馀人，敌渡浑河走。穆尔哈齐复从上蹑敌后，至吉林崖，遥见敌兵十五自旁径来。上去胄上缨，隐而待，射其前至者，贯脊殪。穆尔哈齐复射殪其一，馀皆坠崖死。上曰：“今日以四人败八百人，天助我也！”穆尔哈齐屡从征伐，赐号青巴图鲁，译言“诚毅”。天命五年九月，卒，年六十。上临祭其墓。顺治十年，追封谥。

子十一，有爵者六：达尔察、务达海、汉岱、塔海、祜世塔、喇世塔。达尔察、塔海、祜世塔、喇世塔皆封辅国公，达尔察谥刚毅，喇世塔谥恪僖。

襄敏贝子务达海，穆尔哈齐第四子。事太宗，授牛录章京。崇德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攻沙河、南和及临洺关、魏县并有功。三年，授刑部左参政。从贝勒岳讬败明兵开平，复偕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败明兵沙河、三河，又败之浑河岸，至赵州。复攻山东，克临清、安丘、临淄。还次密云，俘四千馀。五年，授镶白旗满洲梅勒额真。从攻锦州，夜略杏山、塔山。七年，擢刑部承政。从伐明，分军略登州，未至先归，坐夺俘获入官。顺治元年，从定京师，逐李自成至延安，城兵夜出，击破之。复从豫亲王多铎徇江南。三年，又从讨苏尼特腾机思，败土谢图汗、硕雷汗援兵。五年，偕固山额真阿赖等戍汉中。累进爵，自三等辅国将军至贝子。六年，偕镇国公屯齐哈、辅国公巴布泰代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八年，摄都察院事。

十一年，从郑亲王世子济度讨郑成功，中道疾作，召还。十二年，卒，谥襄敏。

务达海子托克托慧，封镇国公。托克托慧子扬福，事圣祖，官黑龙江将军久，圣祖屡称之，命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卒，谥襄毅。扬福子三官保，圣祖褒其孝，即命继扬福署黑龙江将军，袭爵。

汉岱，穆尔哈齐第五子。事太宗，与务达海同授牛录章京。崇德六年，从上围松山，击破明总兵吴三桂、王朴。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攻蓟州、河间、景州，进克兗州，即军前授兵部承政。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又从多铎西征，破自成潼关。二年，与梅勒额真伊尔德率兵自南阳趋归德，克州一、县四；渡淮克扬州。

赐金二十五两、银千三百两。三年，授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与贝勒博洛徇杭州，进攻台州，击明鲁王以海。分兵略福建，攻分水关，破明唐王将师福，入崇安，斩所置巡抚杨文英等，下兴化、漳州、泉州。五年，从贝子屯齐将兵讨陕西乱回。乱定，与英亲王阿济格合军讨叛将姜瓖。六年，从巽亲王满达海克朔州、宁武。移师攻辽州，下长留、襄垣、榆社、武乡诸县。七年，授吏部尚书、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八年，调刑部。累进爵，自一等奉国将军至镇国公。九年，复调吏部。从定远大将军尼堪下湖南，尼堪战没，坐夺爵。十二年，复授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授镇国将军品级。十三年四月，坐依阿蒙蔽，夺官爵。卒。

汉岱子海兰、席布锡伦、嵩布图，均封辅国公。海兰谥?厚，席布锡伦谥悼敏，嵩布图谥怀思。

庄亲王舒尔哈齐，显祖第三子。初为贝勒。蜚悠城长策穆特黑苦乌喇之虐，原来附。扈尔汉、纳齐布，将?太祖令舒尔哈齐及贝勒褚英、代善，诸将费英东、扬古利、常书，侍三千人往迎之。夜阴晦，军行，纛有光，舒尔哈齐曰：“吾从上行兵屡矣，未见此异，其非吉兆耶？”欲还兵，褚英、代善不可。至蜚悠，尽收环城屯寨五百户而归。乌喇贝勒布占泰发兵万人邀于路，褚英、代善力战破之。舒尔哈齐以五百人止山下，常书、纳齐布别将百人从焉。褚英、代善既破敌，乃驱兵前进，绕山行，未能多斩获。师还，赐号达尔汉巴图鲁。既，论常书、纳齐布止山下不力战罪，当死。舒尔哈齐曰：“诛二臣与杀我同。”上乃宥之，罚常书金百，夺纳齐布所属。自是上不遣舒尔哈齐将兵。舒尔哈齐居恆郁郁，语其第一子于人哉？”移居黑扯木。上怒，诛其二子?阿尔通阿、第三子扎萨克图曰：“吾岂以衣食受。舒尔哈齐乃复还。岁辛亥八月，薨。顺治十年，追封谥。子九，有爵者五：阿敏、图伦、寨桑武、济尔哈朗、费扬武。以归。岁癸丑?阿敏，舒尔哈齐第二子。岁戊申，偕褚英伐乌喇，克宜罕山城，俘其，上伐乌喇，布占泰以三万人拒，诸将欲战，上止之。

阿敏曰：“布占泰已出，舍而不战，将奈何？”上乃决战，遂破乌喇。天命元年，与代善、莽古尔泰及太宗并授和硕贝勒，号“四大贝勒”，执国政。阿敏以序称二贝勒。四年，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阿敏从上击破明兵萨尔浒山。复御明总兵刘綎于栋鄂路，代善等继之，阵斩綎。还击明将乔一琦，一琦奔固拉库崖，与朝鲜将姜弘烈合军。阿敏攻之，弘烈降。一琦自经死。寻从上破叶赫。六人，从上取沈阳、辽阳。镇江城将陈良策叛附明将毛文龙，阿敏迁其民于内地。文龙屯兵朝鲜境，阿敏夜渡镇江，击杀其守将，文龙败走。十一年，伐喀尔喀巴林部，取所属屯寨。伐扎噜特部。?，俘其

天聪元年，太宗命偕贝勒岳讬等伐朝鲜，濒行，上命并讨文龙。师拔义州，分兵攻铁山，文龙所屯地也，文龙败走。进克定州，渡嘉山江，克安州、平壤。复进次中和，朝鲜国王李倧使迎师。阿敏与诸贝勒答书数其罪有七，力拒之。师复进次黄州，倧复遣使来。阿敏欲遂破其都城，诸贝勒谓宜待其大臣至，莅盟许平。总兵李永芳进曰：“我等奉上命仗义而行，前已遗书言遣大臣莅盟即班师，背之不义。”

阿敏怒，叱之退，师复进次平山，倧走江华岛，遣其臣进昌君至军，阿敏令吹角督进兵。岳讬乃与济尔哈朗驻平山，遣副将刘兴祚入江华岛责倧。倧遣族弟原昌君觉等诣军，为设宴。宴毕，岳讬议还师，阿敏曰：“吾恆慕明帝及朝鲜王城郭宫殿，今既至此，何遽归耶？我意当留兵屯耕，杜度与我叔侄同居于此。”杜度变色曰：“上乃我叔，我何肯远离，何为与尔同居？”济尔哈朗亦力阻，诸贝勒乃定议许倧盟。阿敏纵兵掠三日，乃还。上迎劳于武靖营，赐御衣一袭。复从上伐明，围锦州，攻宁远，斩明步卒千馀。

四年，师克永平、灤州、迁安、遵化，上命阿敏偕贝勒硕讬将五千人驻守。阿敏驻永平，分遣诸将分守三城，谕降榛子镇。明经略孙承宗督兵攻灤州，阿敏遣数百人赴援，收迁安守兵入永平。明兵攻灤州急，灤州守将固山额真图尔格等不能支，弃城奔永平，明兵截击，师死者四百馀。阿敏令遵化守将固山额真察哈喇等亦弃其城，遂尽杀明将吏降者，屠城民，收其金帛，夜出冷口东还。

上方遣贝勒杜度赴援，闻阿敏等弃四城而归，上御殿，集诸贝勒大臣宣谕，罪阿敏等。阿敏等至，令屯距城十五里，复宣谕诘责。上念士卒陷敌，感伤堕泪。越三日，召诸贝勒曰：“阿敏怙恶久矣。当太祖时，嗾其父欲移居黑?大臣集阙下，上御殿，令贝勒岳讬宣于扯木，太祖坐其父子罪，既而宥之。其父既终，太祖爱养阿敏如己出，授为和硕贝勒。及上嗣位，礼待如初。师征朝鲜，既定盟受质，不原班师，欲与杜度居王京，济尔哈朗力谏乃止。此阿敏有异志之见端也。俘美妇进上，既，复自求之。上察其觖望，曰：‘奈何以一妇人乖兄弟之好？’以赐总兵冷格里。

伐察哈尔，土谢图额驸背约与通好，上怒，绝之。阿敏遗以甲胄鞍辔，且以上语尽告之。诸贝勒子女婚嫁必闻上，阿敏私以女嫁蒙古贝勒塞特尔，及宴，上不往，常怀怨愤。太祖时，守边驻防，原有定界，乃越界移驻黑扯木。上责以擅弃汛地，将有异志，阿敏不能答。上出征，令阿敏留守，惟耽逸乐，屡出行猎。岳讬、豪格出师兵?先还，坐受其拜，俨如国君。及代守永平，妄曰：‘既克城，何故不杀其民？’又明告曰：‘我既来此，岂能令尔等不饱欲而归？’略榛子镇，尽掠其财物，又驱降人分给八家为奴。明兵围灤州三昼夜，拥兵不亲援，屠永平、迁安官民，悉载财帛牲畜以归。毁坏基业，议其罪。佥曰：“当诛。”命幽之。留庄六所、园二所、奴仆二十、?故令我军伤残。”命羊五百、牛二十，馀财产悉畀济尔哈朗。崇德五年十一月，卒于幽所。

阿敏子六，有爵者五：爱尔礼、固尔玛珲、恭阿、果?、果赖。爱尔礼、果?、果赖皆封镇国公，爱尔礼坐罪死，果?谥端纯。

温简贝子固尔玛珲，崇德间，从多尔衮伐明，自京师入山西境，复东至济南，克城四十馀，封辅国公。阿敏得罪，夺爵，削宗籍。顺治五年，复封辅国公。上以其贫乏，赐白金三千。从济尔哈朗徇湖广，破何腾蛟。师复进攻永兴，夺门入，败明兵，进贝子。康熙二十年，卒，谥温简。

镇国襄敏公瓦三，固尔玛珲子。事圣祖，初封辅国将军。从岳讬定湖广，袭辅国公。二十一年，授右宗人。追论攻长沙退缩罪，夺官，仍留爵。复授镶蓝旗满州固山额真。俄罗斯侵据雅克萨，上遣瓦三偕侍郎果丕，会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按治。

寻命固山额真朋春等率师讨之，以瓦三统辖黑龙江将士。二十四年，卒，谥襄敏。

瓦三子齐克塔哈，袭辅国公。事圣内大臣。坐事，夺爵。以固尔玛珲孙鄂斐袭。?祖，征噶尔丹在行。历右宗人、都统、领侍征噶尔丹亦在行。卒，以子鄂齐袭。事世宗，尝奉使西藏，宣谕达赖喇嘛，进镇国公。授天津水师都统，坐不能约束所部，夺爵。

复起授都统，坐纳赂，再夺爵。

恭阿，亦以阿敏得罪，与固尔玛珲同谴，寻同还宗籍。顺治五年，同徇湖广，克六十馀城，封镇国公。六年，卒于军。

郑献亲王济尔哈朗，舒尔哈齐第六子。幼育于太祖。封和硕贝勒。天命十一年，伐喀尔喀巴林部、扎噜特部，并有功。天聪元年，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既乞盟，阿敏仍欲攻其国都。岳讬邀济尔哈朗议，济尔哈朗曰：“吾等不宜深入，当驻兵平山以待。”卒定盟而还。五月，从上伐明，围锦州，偕莽古尔泰击败明兵。复移师宁远，与明总兵满桂遇，裹创力归。三年八月，伐明锦?。二年五月，偕豪格讨蒙古固特塔布囊，戮之，收其?战，大败其州、宁远，焚其积聚。十月，上率师自洪山口入，济尔哈朗偕岳讬攻大安口，夜毁水门以进，击明马兰营援兵。及旦，明兵立二营山上，济尔哈朗督兵追击，五战皆捷，降马兰营、马兰口、大安口三营。引军趋石门寨，歼明援兵，寨民出降。会师遵化，薄明都，徇通州张家湾。四年正月，从上围永平，击斩叛将刘兴祚，获其弟兴贤。既克永平，与贝勒萨哈璘驻守，察仓库，阅士卒，置官吏，传檄下灤州、迁安。三月，阿敏代戍，乃引师还。

五年七月，初设六部，济尔哈朗掌刑部事。从上围大凌河，济尔哈朗督兵收近城台堡千馀人。七年三月，城岫岩。五月，明将孔?。六年五月，从征察哈尔，还趋归化城，收其有德、耿仲明自登州来降，明总兵黄龙以水师邀之，朝鲜兵与会，济尔哈朗与贝勒阿济格等勒军自镇江迓有德等，明兵引去。

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郑亲王。三年五月，攻宁远，薄中后所城，明兵不敢出。

移师二千有奇。五年三月?克模龙关及五里堡屯台。四年五月，略锦州、松山，九战皆胜，俘其，修义州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阿尔巴岱附于明，屯杏山五里台，请以三十户来归。上命率师千五百人迎之，戒曰：“明兵见我寡，必来战，可分军为三队以行。”夜过锦州，至杏山，使潜告苏班岱等携辎重以行。旦，明杏山总兵刘周智与锦州、松山守将合兵七千逼我师，济尔哈朗纵师入敌阵，大败之，赐御?良马一。九月，围锦州，设伏城南，敌不进，追击破之。六年三月，复围锦州，立八营，掘壕筑堑，以困祖大寿。大寿以蒙古兵守外郛，台吉诺木齐等遣人约献东关，为大寿所觉，与之战。济尔哈朗督兵薄城，蒙古兵縋以入，据其郛。迁蒙古六千馀人于义州，降明将八十馀。上御笃恭殿宣捷。四月，败明援兵。五月，又败之，斩级二千。六月，师还。九月，复围锦州。十二月，洪承畴自松山遣兵夜犯我军，我。

七年，再围锦州。三月，大寿降，隳松山、塔山?军循壕射之，敌败去，不得入，尽降其、杏山三城以归，赐鞍马一、蟒缎百。

八年，世祖即位，命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九月，攻宁远，拔中后所，并取中前所。顺治元年，王令政事先白睿亲王，列衔亦先之。五月，睿亲王率师入山海关，定京师。十月，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赐金千、银万、缎千疋。四年二月，以府第逾制，罚银二千，罢辅政。五年三月，贝子屯齐、尚善、屯齐喀等讦王诸罪状，言王当太宗初丧，不举发大臣谋立肃亲王豪格。召王就质，议罪当死，遂兴大狱。

勋臣额亦都、费英东、扬古利诸子侄皆连染，议罪当死，籍没。既，改从轻比，王坐降郡王，肃亲王豪格遂以幽死。

闰四月，复亲王爵。九月，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下湖广。十月，次山东，降将刘泽清以叛诛。六年正月，次长沙，明总督何腾蛟，总兵马进忠、陶养用等，合李自成馀部一只虎等据湖南。王分军进击，拔湘潭，擒腾蛟。四月，次辰州，一只虎遁走，克宝庆，破南山坡、大水、洪江诸路兵凡二十八营。七月，下靖州，进攻衡州，斩养用。逐敌至广西全州，分军下道州、黎平及乌撒土司，先后克六十馀城。

七年正月，师还，赐金二百、银二万。

八年二月，偕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奏削故睿亲王多尔衮爵，语详睿亲王传。三月，以王老，免朝贺、谢恩行礼。九年二月，进封叔和硕郑亲王。十二年二月，疏言：“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雄，肇兴大业。太宗缵承大统，亦时与诸王贝勒讲论不辍，崇?忠直，录功弃过，凡诏令必求可以顺民心、垂久远者。

又虑武备废弛，时出射猎，诸王贝勒置酒高宴，以优戏为乐。太宗怒曰：‘我国肇兴，治弓矢，缮甲兵，视将士若赤子，故人争效死，每战必克。常恐后世子孙弃淳厚之风，沿习汉俗，即于慆淫。今若辈为此荒乐，欲国家隆盛，其可得乎？’遣大臣索尼再三申谕。今皇上诏大小臣工尽言，臣以为平治天下，莫要于信。前者轸恤满洲官民，闻者懽忭。嗣役修乾清宫，诏令不信，何以使民？伏祈效法太祖、太宗，时与大臣详究政事得失，必商榷尽善，然后布之诏令，庶几法行民信，绍二圣之休烈。抑有请者，垂谟昭德，莫先于史。古圣明王，进君子，远小人，措天下于太平，垂鸿名于万世，繄史官是赖。今宜设起居注官，置之左右，一言一行，传之无穷，亦治道之助也。”疏上，嘉纳之。

五月，疾革，上临问，奏：“臣受三朝厚恩，未及答，原以取云贵，殄桂王，统一四海为念。”上垂涕曰：“天奈何不令朕叔长年耶！”言已，大恸。命工图其像。翌日薨，年五十七。辍朝七日。赐银万，置守园十户，立碑纪功。康熙十年六月，追谥。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诏配享太庙，复嗣王封号曰郑。

济尔哈朗子十一，有爵者四：富尔敦、济度、勒度、巴尔堪。

富尔敦，济尔哈朗第一子，封世子。顺治八年，卒，谥?厚。

简纯亲王济度，济尔哈朗第二子。初封简郡王。富尔敦卒，封世子。十一年十一月，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郑成功。十二年九月，次福州。久之，进次泉州。

十三年六月，成功将黄梧、苏明、郑纯自海澄来降，移军次漳州。俄，成功犯福州，遣梅勒额真阿克善等赴援，击败之，斩二百馀级。复击斩其将林祖兰等，夺其舟十有四。又分军攻惠安、闽安、漳浦，获舟数百，斩二千馀级。十四年三月，师还，上遣大臣迎劳卢沟桥，始闻郑献亲王之丧，令入就丧次，上临其第慰谕之。五月，袭爵，改号简亲王。十七年，薨。

济度子五，喇布、德塞、雅布先后袭爵简亲王。

喇布，济度第二子。济度初薨，以第三子德塞袭。康熙九年，薨，谥曰惠。是年，喇布袭爵。吴三桂反，十三年九月，命为扬威大将军，率师驻江宁。十四年九月，移师江西，镇南昌，屡遣兵援东乡，击鄱阳，破金谿、万年。三桂将高得捷、韩大任陷吉安，诏趣进师。喇布驻南昌，不出师攻吉安，屯螺子山，敌来攻，师败绩。上遣侍郎班迪按败状，喇布乃督师围吉安。十六年三月，敌引走，喇布入吉安，疏称大任等屯宁都请降，诏报可。既而大任自宁都出扰万安、泰和，喇布复请增兵。

上谕曰：“简亲王喇布自至江西，无尺寸之功，深居会城，虚糜廪饷。迨赴吉安，以重兵围城，而韩大任窜逸，窃踞宁都，复扰万安、泰和，不能击灭。喇布所辖官兵为数不为少，乃一大任不能翦除，宜严加处分，俟事平日议罪。”十七年正月，护军统领哈克三等败大任于老虎洞，毁其垒，斩六千级。大任奔福建，诣康亲王杰书军降。二月，移师湖南，驻茶陵。八月，三桂死于衡州，诏令自安仁进师。十八年正月，进复衡州。二月，分军复祁阳、耒阳、宝庆。九月，进次广西，驻桂林。

十九年正月，马承廕以柳州叛。五月，进攻柳州，承廕降。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二十年八月，召还京师。十月，薨。二十一年，追论吉安失机罪，夺爵。

雅布，济度第五子。二十二年，袭。二十七年，命赴苏尼特防噶尔丹。二十九年，噶尔丹深入乌珠穆沁地，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雅布与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口。既而罢行，诏赴裕亲王福全军参赞军务。八月，击败噶尔丹于乌阑布通，噶尔丹遁，未穷追。师还，议不追敌罪，当夺爵，诏罚俸三年。三十五年，从上亲征。三十八年，掌宗人府事。四十年，薨，谥曰修。子十五，雅尔江阿、神保住先后袭爵。

饮废?雅尔江阿，雅布第一子。初封世子。四十二年，袭。雍正四年，诏责雅尔江阿事，夺爵。神保住，雅布第十四子。初封镇国将军。雅尔江阿既黜，世宗命袭爵。乾隆十三年，诏责神保住恣意妄为，致两目成眚，又虐待兄女，夺爵。以济尔哈朗弟贝勒费扬武曾孙德沛袭。

德沛字济斋，贝子福存子。雍正十三年，授镇国将军。以果亲王允礼荐，世宗召见，问所欲，对曰：“原廁孔庑分特豚之馈。”上大重之。授兵部侍郎。乾隆元年，改古北口提督。二年，授甘肃巡抚，奏言：“甘肃州县多在万山中，遇灾，民入城领赈，路窎远。宜于乡镇设厂散粮，并许州县吏具详即施赈。”旋擢湖广总督，奏言：“治苗疆宜劝垦田，置学校，并谕令植树。”四年，调闽浙总督。御史硃续?

劾福建巡抚王士任赃私，上疑不实，命续?会鞫。德沛自承失察，直续?而夺士任官，时服其公。福州将军隆升贪纵，劾去之。奏，宜酌移镇将营汛，预弭争端。”五年十二月，谕曰：“德沛屡任封?言；“海滨居民恆械疆，操守廉洁，一介不取，逋负日积，致蠲旧产。赐福建籓库银一万，以风有位。”六年，兼署浙江巡抚。七年，调两江总督。淮、扬大水，令府县发仓库，奏拨地丁、关税、盐课银十万两治赈。

寻议河事与高斌不合。八年，转吏部侍郎。十二年五月，署山西巡抚。十二月，擢吏部尚书。十三年七月，以疾解任。神保住既黜，上以德沛操履厚重，特命袭爵，曾祖贝勒费扬武、祖贝子傅喇塔、父福存，并追封简亲王。十七年，薨，谥曰仪。

以济尔哈朗曾孙奇通阿袭。

奇通阿，辅国公巴赛子。初授辅国将军。袭辅国公。乾隆元年，授正红旗满州都统。内大臣。十七年，袭。祖辅国公巴尔堪、父巴赛，并追封简亲王。二十一年?

三年，授领侍。事高宗，从师?，掌宗人府事。二十八年，薨，谥曰勤。子丰讷亨袭。

丰讷亨初授三等侍讨准噶尔，将健锐千人屯呼尔璊。霍集占以五千人来犯，合诸军击?之，逐北十馀里。师进，敌踞堑以拒战，夺堑，所乘马中创，易马再进，败敌沁达勒河渡口，再败敌叶尔羌河岸。，擢镶白旗满洲副都统。移军伊犁，授领队大臣。

击破玛哈沁及哈萨?诏嘉其勇，迁二等侍克部人，收其马。二十七年，师还，赐双眼孔雀翎。迁护军统领，管健锐营。二十八年，袭爵。授都统，掌宗人府事。四十年，薨，谥曰恪。子积哈纳，袭。四十三年正月，复号郑亲王。四十九年，薨，谥曰恭。

子乌尔恭阿，袭。

乌尔恭阿初名佛尔果崇额，袭爵，诏改名。道光二十六年，薨，谥曰慎。

子端华，袭。授御前大臣。宣宗崩，受顾命。文宗即位，迭命为阅兵大臣、右宗正。内大臣。端华弟肃顺用事，文宗崩，?京师戒严，令督察巡防。十年，扈上幸热河，授领侍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及肃顺等并号“赞襄政务王大臣”。穆宗还京师，诏责端华等专擅跋扈罪，端华坐赐死。肃顺自有传。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同治元年二月，以济尔哈朗八世孙岳龄袭。三年七月，克复江宁，复还郑亲王世爵，以奇通阿五世孙承志袭。

承志，辅国公西朗阿子。初袭辅国公。既袭王爵，曾祖辅国公经讷亨、祖辅国公伊丰额、父西朗阿，并追封郑亲王，而以岳龄改袭辅国公。四年二月，御史刘庆劾承志品行不端玉寿殴杀主事福珣，夺爵，圈禁。以积哈纳孙庆至袭。?，诏令力图湔濯。十一年，坐令护庆至，奉恩将军松德嗣子。既袭王爵，松德追封郑亲王。庆至，光绪四年，薨，谥曰顺。子凯泰，袭。二十六年，薨。谥曰恪。子昭煦，袭。

勒度，济尔哈朗第三子。封敏郡王。薨，谥曰简。无子，爵除。

辅国武襄公巴尔堪，济尔哈朗第四子。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三年，吴三桂据湖南，令巴尔堪率师赴兗州，署梅勒额真。进次江宁，耿精忠遣兵犯徽州，诏巴尔堪进剿。九月，次旌德，闻绩溪陷，疾趋过徽岭，破敌。江宁将军额楚继至，合师逐北，斩三千馀级，克徽州。复破敌黟县董亭桥，进攻婺源。复破敌于奇台岭、于黄茅新岭，复婺源。进克乐平，击破叛将陈九杰，乘胜下饶州。十四年，攻万年石头街，敌四万人御渡口，水陆并进，破五十七营，斩五千级，擒九杰，克安仁，敌焚舟走。五月，复贵溪，进略弋阳，攻永丰。十六年正月，败于螺子山，议夺官。

偕额楚徇广东。九月，战韶州莲花山，陷阵，中流矢，裹创力战，大破敌。十九年八月，喇布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丧还，上命内大臣辉塞往奠，下部议恤。雍正元年，追封谥。子巴赛，袭。

辅国襄愍公巴赛，事圣祖，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从征噶尔丹，迁正红旗蒙古都统，署黑龙江将军。世宗即位，授宁古塔将军。既，袭爵，召还。雍正四年，授振武将军，军阿尔台。五年，当代还，以喀尔喀郡王丹津多尔济言巴赛治事整饬，命留防。七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师讨噶尔丹策零，授巴赛副将军。八年，傅尔丹入觐，护大将军印。九年，偕傅尔丹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以三万人来犯，傅尔丹信间言噶尔丹策零兵寡，遂出师，次库列图岭。敌据险，攻之不克，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敌伏山谷，突起截战，蒙古兵溃，收满洲兵四千作方营，保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敌追至，傅尔丹还科布多，巴赛与副将军旌黄带示我师曰：“汝宗室为我所?查弼纳率残兵越岭至河滨御敌，没于阵。噶尔丹策零之杀矣！”赐恤谥，祀昭忠祠。子奇通阿，袭。寻改袭简亲王，公爵当除。高宗以巴尔堪、巴赛仍世有战功，以奇通阿次子经讷亨袭。四传至曾孙承志，复改袭郑亲王。

靖定贝勒费扬武，一名芬古，舒尔哈齐第八子。天聪五年，授镶蓝旗固山额真。

从上伐明，攻大凌河城，费扬武率本旗兵围其西南。上幸阿济格营，城兵突出，费扬武击败之。上令诸军向锦州，帜而驰，若明援兵至者，以致祖大寿。费扬武迎击，大寿败入城，遂不敢出。八年，再从伐明，师进独石口，克长安岭，攻赤城，克其郛。九年，师入山西，上命费扬武等攻宁、锦，缓明师。大寿军大凌河西，击败之。

崇德元年，伐明，克城十。是冬，伐朝鲜。?功，封固山贝子。四年，坐受外籓蒙古贿，削爵。寻复封辅国公。七年，伐明，败明总兵白腾蛟等于蓟州，克其城。八年，代戍锦州。十二月，卒。顺治十年，追封谥。

费扬武子七，有爵者三：尚善、傅喇塔、努赛。努赛封贝子，谥悼哀。

尚善，初袭辅国公。顺治元年，进贝子。二年，从多铎南征击李自成，敌以骑兵三百冲我师，尚善击败之。平河南，下江南，并有功，赐圆补纱衣一袭、金百、银五千、鞍马一。五年，戍大同。六年，进贝勒，掌理籓院，为议政大臣。十五年，从多尼征云南。明桂王由榔奔永昌，尚善进镇南州，破其将白文选于玉龙关，渡澜沧江，下永昌，由榔先遁，乘胜取腾越，进南甸，至孟村而还。十六年，赐蟒袍一、玲珑刀一、鞍马一。十七年，追论尚善撤永昌守兵致军士入城伤人罪，降贝子。康熙十一年，复爵，任右宗正。以疾罢。

吴三桂反。授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之岳州。尚善至军，移书三桂曰：“王以亡国馀生，乞师我朝，殄歼贼寇，雪国耻，复父仇，蒙恩眷礼，列爵分籓，富贵荣宠，迄今三十馀年矣；而晚节末路，自取颠覆，窃为王不解也。王今藉口兴复明室，曩者大兵入关，不闻请立明裔；天下大定，犹为我计除后患，翦灭明宗，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将为子孙创大业，则公主、额驸入滇之时，何不即萌反侧？至遣子入侍，乃复称兵，以陷子于戮，可谓慈乎？若谓光耀前人，则王之投诚也，祖考皆膺封锡，今则坟茔毁弃，骸骨遗于道路，可谓孝乎？为人臣仆，身事两朝，而未尝忠于一主，可谓义乎？躬蹈四罪，而犹逞志角力，谬欲收拾人心，是厝薪于火而云安，结巢于幕而云固也。圣朝宽大，如输诚悔罪，应许自新，毋蹈公孙述、彭宠故辙，赤族湛身，为世大僇。”三桂得书，不报。

尚善疏请发荆州绿营兵、京口沙唬船五十，进攻岳州。十四年，遣舟师绝敌饷道。十五年，败贼于洞庭，取君山，分兵助攻长沙。十六年四月，三桂奔衡州，复出湘潭，分遣其侵两粤。十七年，诏责尚善师无功，令率所部驻长沙，而以岳乐统大军取岳州。尚善请率?舟师克岳州自效，上从之。三桂将杜辉等犯柳林嘴，师迎击，舟师来会，合战，辉败走。八月，卒于军。十九年，追论退缩罪，削贝勒。圣祖念尚善旧劳，授其子门度辅国公，世袭。

惠献贝子傅喇塔，费扬武第四子。初封辅国公。顺治二年，从勒克德浑徇湖广，有功，赐金五十、银千。五年，复征湖广，逐敌至广西，赐银六百。六年，进贝子。

十六年，以朝参失仪，降辅国公。十八年，复爵。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授宁海将军，佐康亲王杰书讨之。师至浙江，温州、处州皆陷。傅喇塔师进台州，战黄瑞山，击斩精忠将陈鹏等，复破敌天台紫云山。

十四年，精忠将曾养性再犯台州，师自仙居袭其后，破之，乘胜围黄岩，养性遁，城降。先后复太平、乐清、青田诸县，进攻温州，破敌南江。十五年，精忠兵四万水陆来犯，师分路迎击，斩其将三百、兵二万有奇。

初，傅喇塔之攻温州也，以待红衣?为辞，继言须战船，杰书疏闻。上责其言先后歧，命?期取温州。傅喇塔疏言：“臣奉康亲王檄催，心思皇惑，语言违谬。臣前驻台州，王云：‘待破台州，进福建。’臣得黄岩，又云：‘必取温州。’以是责臣，臣将无辞。今蒙恩刻期下温州，敢不戮力，但环温州皆水，我军不能猝入。”

上命康亲王留兵围温州，而趣傅喇塔率师自衢州规福建。谕曰：“王、贝子皆朕懿亲，受命讨贼，师克在和，宜同心合力，以奏肤功。”于是傅喇塔亦留兵围温州，而自率师攻处州，溯江抵得胜山。养性等以数百艘泊江中，复立两营对江及得胜山下古溪，阻我师。傅喇塔遣攻古溪，伏林中，敌败，伏起截杀，并发?碎敌舟及对江营。师进次温溪渡口，败精忠将马成龙。寻会杰书师于衢州。精忠兵屯云和石塘岭，击之，破其垒二十八，克云和。九月，师入福建，精忠降。浙江诸寇悉平。十一月，卒于军。丧归，赐祭奠，谥惠献。

子富善，仍袭贝子。授左宗人。以病解任。谕责富善乖乱，夺爵。弟福存，袭。

卒，子德普，袭镇国公。授左宗人。卒，子恆鲁，袭辅国公。事高宗，历工部侍郎、左宗人，绥远城、盛京将军，授内大臣。卒，谥恭懿。子兴兆，袭辅国公。事高宗，从征金川，为领队大臣。历右宗人、荆州将军。攻当噶拉、得黑、绒布寨、卡卡角诸地，有功。金川平，画像紫光阁。历西安、绥远城将军。坐事，夺官。复授荆州将军。苗石柳邓、吴半生、吴八月等为乱，与提督花连布击吴半生，降；与内大臣额勒登保等击吴八月，复击石柳邓，歼焉：，?屡荷恩赉。嘉庆初，讨教匪姚之富、齐王氏等，师久无功，夺官，戍乌鲁木齐。复授侍驻和阗、塔尔巴哈台。坐事，复夺官。子孙仍以辅国公世袭，录傅喇塔功也。

舒尔哈齐诸孙，札喀纳、屯齐、洛托皆有功，受封。

札喀纳，扎萨克图子。崇德三年八月，睿亲王多尔衮率师伐明，毁边墙，至涿州，分，所向有功。四年，师还，赐驼?军八道入。札喀纳趋临清州，渡运河，破济南，还破天津马各一、银二千，封镇国公。上命追蒙古、汉人之逃亡者，札喀纳以泥淖，不追而还，降辅国公。六年，从上攻锦州。明总督洪承畴以兵犯镶红旗营，击败之。罢战，敌袭我后，距百步而近，札喀纳奋力转战，敌惊遁。复偕辅国公费扬武，追击明将吴三桂、白广恩、王朴等于塔山。七年，戍锦州。追论敏惠恭和元妃丧时札喀纳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歌舞为乐，大不敬，削爵，黜宗籍，幽禁。

顺治初，释之。从多尔衮败李自成，复宗籍，授辅国公品级。偕镇国公傅勒赫戍江南，复从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徇湖广。师还，赐金五十、银千。五年，从郡王瓦克达赴英亲王阿济格军戍大同。六年，进贝子。九年，从定远大将军尼堪征湖南，赐蟒衣、鞍马、弓矢。至衡州，尼堪战殁，上以贝勒屯齐与札喀纳合领其军。败明兵于周家坡。十一年，追论衡州败绩罪，夺爵。十二年，复授辅国公品级。十五年，从定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徇云南，克永昌。十六年闰三月，卒于军。子玛喀纳，袭。

三等镇国将军品级屯齐，图伦子。图伦，舒尔哈齐第四子，追封贝勒，谥恪僖。

屯齐，事太宗，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有功。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锦州、松山、杏山，九战九胜。屯齐受创，加赐银百，封辅国公。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明兵夜袭镶蓝旗营，击败之。坐不临城及私遣兵还，议削爵，命罚银千。六年，从上攻锦州、塔山，败明兵，复从多尔衮围锦州。

顺治元年，进贝子。寻从豫亲王多铎破流寇，平陕西、河南并有功，赐圆补纱衣一袭。从多铎下江宁，明福王由崧走太平，与贝勒尼堪追至芜湖，获之。师还，赐金百、银五千、鞍马一，授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西征，破贺珍，解汉中围。会一只虎、孙守法陷兴安，进师汉阴，击走之。五年，陕西回乱，命为平西大将军，率师讨之。总督孟乔芳已击斩回酋米喇印、丁国栋等，还赴英亲王阿济格军，戍大同。六年，进贝勒。

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等降于明桂王由榔，扰湖南。九年，屯齐从定远大将军尼堪南征。尼堪战殁，以屯齐代将。时定国及别将马进忠率兵四万馀，屯永州。

定国闻师至，度龙虎关先遁。可望在靖州，别将冯双礼在武冈。屯齐进师宝庆，至周家坡，双礼、进忠据险号十万，屯齐分兵纵击，大破?抗我师，会暮天雨，列阵相拒。其夜可望自宝庆以兵来会，之。十一年，追坐衡州败绩，削爵。十二年，授镇国公品级。十五年，从多尼徇云南，定国。还。康熙二年，卒。?挟由榔奔永昌，降其馀

子温齐，初封贝子，授右宗人、镶蓝旗满洲都统。吴三桂反，上命定西大将军董额自陕西徇四川，温齐从。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三桂，师驻汉中。十四年，进次陇州，克仙逸、关山二关，复秦州礼县，逐敌至西和，清水、伏羌并下。十六年，诏责董额师久无功，温齐亦坐降辅国公，夺官。三桂陷湖南，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规岳州，上发禁旅，命温齐率以往，参赞军务。十七年，败贼于柳林嘴、于君山、于陆石口，进克岳州。十八年，温齐追三桂将吴应麒，以未携爨具，引还，且妄报阵斩五千馀级。时尚善已卒，察尼代将。事闻，命察尼按鞫之，温齐坐削爵。

洛讬，寨桑武子。寨桑武，舒尔哈齐第五子，追封贝勒，谥和惠。

洛讬，天聪八年，从太宗伐明。上驻师大同南山西冈，洛讬籍所俘以献。崇德元年，封贝子。从伐朝鲜，偕贝勒多铎围南汉山城。朝鲜将以八千人赴援，尽歼之；又以五千人赴援，击之，败走。二年，与议政。四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围塔山、连山。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屯田义州。锦州兵夜袭我镶蓝旗营，与屯齐共击败之。

六年，坐围锦州不临城，且私遣兵还，议削爵，诏罚银千。上征松山，大破明总督洪承畴兵。洛讬横击溃兵于塔山，复围锦州。七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攻塔山，克之，授都察院承政。偕博洛、尼堪驻锦州。八年，坐事，削爵，幽禁。

顺治初，释之。八年，复封三等镇国将军。十三年，授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

十四年，孙可望、李定国、冯双礼等扰湖南，命为宁南靖寇将军，驻防荆州，佐经略洪承畴讨之。遣兵取心潭隘，断巴东渡口，可望将赵世超、谭新传、赵三才皆降。

俄，可望与定国内讧，战不胜，亦来降。上命偕都统济席哈自湖南进取贵州。十五年，与承畴会师常德，次辰州。复沅陵、泸溪、麻阳、黔阳、?浦诸县，进次沅州。

檄偏沅巡抚袁廓宇徇靖州，屯镇远二十里山口以御敌。双礼部将冯天裕、阎廷桂等先后自平越降。四月，师至贵州，明将罗大顺收，击败之，洛讬与承畴守贵阳。十六年，师还。?功，加授拖沙喇哈番，进一?溃卒袭新添等镇国将军。十七年，命为安南将军，征郑成功，大破之。十一月，还。康熙四年，卒。

子富达礼，袭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旋改袭奉恩将军。八年，进一等辅国将军。

坐谄索额图，为其从弟所讦，削爵。

通达郡王雅尔哈齐，显祖第四子，太祖同母弟。其生平不著。顺治十年五月，追封谥，配享太庙。

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显祖第五子。初授台吉。岁戊戌正月，太祖命偕褚英伐安楚拉库路，夜取屯寨二十，降万馀人，赐号卓礼克图，译言“笃义”。岁丁未五月，伐东海窝集部，取赫席赫、鄂谟和苏鲁、佛讷赫托克索三路，俘二千人。天命九年，卒。顺治十年，追封谥。

子拜音图，事太宗，授三等昂邦章京、镶黄旗固山额真。崇德元年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略保定，攻安肃，克之。十月，献所获于笃恭殿，上以拜音图战不忘君，深嘉之。从伐朝鲜，骑入城，收其辎重。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偕固山额真图尔格败敌董家口，毁边墙入，克青山关下城。六年，拜音图弟巩阿岱从大军围锦州，临阵退挠，下王大臣鞫其罪，拜音图拂袖出，坐徇庇，论死，命夺爵职，罚鍰赎罪。寻率师助多尔衮攻锦州，复偕多铎围松山。七年，复授固山额真。顺治二年，从多铎西征，败敌潼关，封一等镇国将军，赐绣服一袭。复从南征，克扬州，又以舟师破其兵于江南岸，偕贝子博洛下杭州。?功，赐金八十、银四千、鞍马一。

三年，授三等公。五年，进贝子。从阿济格戍大同。叛将姜瓖既，进贝勒。巩阿岱事?死，馀党犹分据郡邑。六年，拔沁州，复围瓖将胡国鼎于潞安，歼其多尔衮，最见信任，累进封贝子。多尔衮既薨，坐党附罪，死。拜音图亦牵连，削爵，幽禁，削宗籍。嘉庆四年，仁宗命复宗籍，赐红带。巩阿岱裔孙伊里布，自有传。

## 列传三 诸王二

○太祖诸子一

广略贝勒褚英子安平贝勒杜度敬谨庄亲王尼堪杜度子?厚贝勒杜尔祜贝子穆尔祜恪僖贝子特尔祜怀愍贝子萨弼礼烈亲王代善子巽简亲王满达海克勤郡王岳讬硕讬颖毅亲王萨哈璘谦襄郡王瓦克达辅国公玛占满达海从子康良亲王杰书岳讬子衍禧介郡王罗洛浑显荣贝勒喀尔楚浑镇国将军品级巴思哈罗洛浑曾孙平敏郡王福彭萨哈璘子阿达礼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 勒克德浑子勒尔锦孙锡保

太祖十六子：孝慈高皇后生太宗，元妃佟佳氏生广略贝勒褚英、礼亲王代善，继妃富察氏生莽古尔泰、德格类，大妃乌拉纳喇氏生阿济格、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侧妃伊尔根觉罗氏生饶馀郡王阿巴泰，庶妃兆佳氏生镇国公阿拜，庶妃钮祐禄氏生镇国将军汤古代、辅国公塔拜，庶妃嘉穆瑚觉罗氏生镇国公巴布泰、镇国将军巴布海，庶妃西林觉罗氏生辅国公赖慕布，而费扬古不详所自出。

广略贝勒褚英，太祖第一子。岁戊戌，太祖命伐安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以归。

赐号。军夜行，?洪巴图鲁，封贝勒。岁丁未，偕贝勒舒尔哈齐、代善徙瓦尔喀部蜚悠城新附之阴晦，纛有光，舒尔哈齐疑不吉，欲班师，褚英与代善持不可。抵蜚悠城，收其屯寨五百户以先行，乌喇贝勒布占泰以万人邀之路。扈尔汉所部止二百人，褚英、代善策?，令扈尔汉?，今日何惧？且布占泰降虏耳，乃不能复缚之耶？”?马谕之曰：“上每征伐，皆以寡击皆奋，因分军夹击，敌大败，得其将常柱、瑚里布，斩三千级，获马五千、甲三千。师还，上嘉其勇，锡号曰阿尔哈图土门，译言“广略”。岁戊申三月，偕贝勒阿敏伐乌喇，克宜罕山城。布占泰与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岱合兵出乌喇二十里，望见我军，知不可敌，乃请盟。

，诸弟及?臣愬于上，上浸疏之。褚英意不自得，焚?褚英屡有功，上委以政。

不恤表告天自诉，乃坐咀?，幽禁，是岁癸丑。越二年乙卯闰八月，死于禁所，年三十六。明人以为谏上毋背明，忤旨被谴。褚英死之明年，太祖称尊号。褚英子三，有爵者二：杜度、尼堪。

安平贝勒杜度，褚英第一子。初授台吉。天命九年，喀尔喀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请内附，杜度从贝勒代善迎以归，封贝勒。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岳讬等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请和，诸贝勒许之。阿敏欲仍攻王京，岳讬持不可；阿敏引杜度欲与留屯，杜度亦不可：卒定盟而还。三年十一月，从上伐明，薄明都，败明援兵。又偕贝勒阿巴泰等略通州，焚其舟，至张家湾。十二月，师还，至蓟州，明兵五千自山海关来援。与代善亲陷阵，伤足，驻遵化。四年正月，明兵?攻，败之，斩其副将，获驼马以千计。?犹力战，歼其

七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降，偕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赴镇江迎以归。诏问伐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杜度言：“朝鲜在掌握，可缓；察哈尔逼则征之；若尚远，宜取大同边地，秣马乘机深入。”八年，军海州。崇德元年，进封安平贝勒。海州河口守将伊勒慎报明将造巨舰百馀截辽河，命杜度济师，明兵?，乃还。是冬，上伐朝鲜，杜度护辎重后行，略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二年二月，次临津江。前一日冰解，夕大雨雪，冰复合，师毕渡。上闻之曰：“天意也！”从睿亲王多尔衮取江华岛，败其水师，遂克之。

三年，多尔衮将左翼、岳讬将右翼伐明，杜度为岳讬副。师进越密云东墙子岭，明兵迎战，击败之。进攻墙子岭堡，分军破黑峪、古北口、黄崖口、马兰峪。岳讬薨于军，杜度总军事。会多尔衮军于通州河西，越明都至涿州，西抵山西，南抵济南，克城二十，降其二。凡十六战皆捷，杀总督以下官百馀，俘二十馀万。还，出青山口，自太平寨夺隘行。四年四月，师还，赐驼一、马二、银五千，命掌礼部事。

略锦州、宁远。五年，代济尔哈朗于义州屯田，刈锦州禾，遇明兵，败之，克锦州台九、小凌河西台二。明总督洪承畴以兵四万营杏山城外，偕豪格击败之，追薄壕而还，又歼运粮兵三百。往锦州诱明兵出战，复击败之，获大凌河海口船，追斩敌之犯义州者。冬，再围锦州。六年，攻广宁，败松山、锦州援兵。以从多尔衮离城远驻，遣军私还，论削爵，诏罚银二千。复围锦州，败明兵于松山。是秋，复从上伐明，留攻锦州。七年六月，薨。病革时，诸王贝勒方集笃恭殿议出征功罪，上闻之，为罢朝。丧还，遣大臣迎奠。雍正二年，立碑旌其功。

杜度子七，有爵者五：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杜努文、萨弼。

?厚贝勒杜尔祜，杜度第一子。初封辅国公。从太宗围松山、锦州有功。坐事，降袭镇国公。复以甲喇额真拜山等首告怨望，削爵，黜宗室。顺治元年，从多铎南征。二年，复宗室，封辅国公。?功，赐金五十、银二千。五年，从济尔哈朗徇湖广。

六年，败敌永兴，次辰州。进剿广西，定全州。七年，赐银六百。八年，进贝勒。

十二年二月，卒，予谥。子敦达，袭贝子，谥恪恭。子孙递降，以辅国公世袭。敦达八世孙光裕，袭辅国公。光绪二十六年，德意志等国兵入京师，死难，赠贝子衔，谥勤愍。

贝子穆尔祜，杜度第二子。天聪九年，师伐明，穆尔祜从贝勒多铎率偏师入宁远、锦州缀明师，抵大凌河，击斩明将刘应选，追奔至松山，获马二百，克台一，并有功。崇德元年，封辅国公。七年十月，与杜尔祜同得罪。顺治元年，从多铎南征，破李自成潼关，先后。二年，?拔两营。贼犯我噶布什贤兵，穆尔祜击败之。又设伏山隘，贼自山上来袭，败其复宗室，封三等镇国将军，三年，进一等。从多铎征苏尼特部腾机思等，败之。四年，进辅国公。六年，从尼堪击叛将姜瓖，进贝子。

复从尼堪征湖南，赐蟒衣、鞍马、弓矢。至衡州，尼堪战殁。十一年，论前罪，削爵。卒，子长源，授镇国将军品级。子孙递降至云骑尉品级，爵除。

恪僖贝子特尔祜，杜度第三子。崇德四年，封辅国公。六年，从围锦州，败明兵于松山、杏山间。七年，移师驻塔山，克之。与杜尔祜同得罪。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入山海关，破李自成，逐之至庆都。复从多铎败自成潼关。二年，复宗室，封辅国公，赐金五十、银二千。六年，进贝子。十五年，卒，予谥。子孙递降，以奉恩将军世袭。

怀愍贝子萨弼，杜度第七子。杜尔祜得罪，从坐，黜宗室。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入山海关，破李自成有功。二年，复宗室，封辅国公。三年，从勒克德浑南征，略荆州，屡破敌。师还，赐金五十、银千。六年，从击叛将姜瓖，战朔州，败瓖将姜之芬、孙乾、高奎等，移师攻宁武，瓖将刘伟等降，进贝子。十二年，卒，予谥。

子固鼐，袭镇国公，谥悼愍。子孙递降，以镇国将军世袭。杜度诸子，惟第六子杜努文无战功。顺治初，封辅国公。卒。康熙三十七年，追封贝子，亦谥怀愍。子苏努，初袭镇国公。事圣祖，累进贝勒。雍正二年，坐与廉亲王允禩为党，削爵，黜宗室。

敬谨庄亲王尼堪，褚英第三子。天命间，从伐多罗特、董夔诸部，有功。天聪九年，师伐明，从多铎率偏师入锦、宁界缀明师。崇德元年，封贝子。上伐朝鲜，从多铎逐朝鲜国王李倧至南汉山城，歼其援兵。四年，上伐明，从阿济格等攻塔山、连山。七年，戍锦州。

顺治元年四月，从多尔衮入山海关，败李自成，复从阿济格追击至庆都，进贝勒。复从多铎率师自孟津至陕州，破敌。二年，师次潼关，自成将刘方亮出御，尼堪与巴雅喇纛章京图赖夹击之，获马三百馀。又偕贝子尚善败敌骑，趋归德，定河南，诏慰劳，赐弓一。五月，从多铎克明南都，追获明福王由崧。又攻江阴，力战，克之。师还，赐金二百、银万五千、鞍一、马五。

三年，从豪格西征。时贺珍扰汉中，二只虎、孙守法扰兴安，?寇蜂起。尼堪次西安，自栈道进军，珍自鸡头关迎拒，击歼之，疾驰汉中躏其垒，贼走西乡，追击于楚湖，至汉阴，二只虎奔四川，孙守法奔岳科寨。十一月，复从豪格入四川，斩张献忠于西充。与贝子满达海分兵定遵义、夔州、茂州、隆昌、富顺、内江、资阳，四川平。五年，师还。偕阿济格平天津土寇，进封敬谨郡王。六年，命为定西大将军，讨叛将姜瓖，屡败敌。破瓖所置巡围大同?抚姜辉，其将罗英坛以所部降。多尔衮赴大同招抚姜瓖，承制进尼堪亲王。旋自左，瓖将杨振威等斩瓖以降，师还。七年，与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理六部事。多尔衮遣尚书阿哈尼堪迎朝鲜王弟，阿哈尼堪启尼堪以章京恩国泰代行，事觉，尼堪坐徇隐，降郡王。八年，复封亲王。

又坐不奏阿济格私蓄兵器，降郡王。寻掌礼部。居数月，再复亲王，掌宗人府事。

孙可望等犯湖南，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之。濒行，赐御服、佩刀、鞍马，上亲送于南苑。李定国陷桂林，诏入广西剿贼。十一月，师次湘潭，明将马进忠等遁。师乡衡州，噶布什贤兵击敌衡山县，败敌兵千八百。尼堪督兵夜进，兼程至衡州。诘旦，师未阵，敌四万馀猝至，尼堪督队进击，大破之，逐北二十馀里，获象四、马八百有奇。敌设伏林内，中途伏发，师欲退，尼堪曰：“我军击贼无退者。

我为宗室，退，何面目归乎？”奋勇直入，敌围之数重，军失道，尼堪督诸将纵横冲击，陷淖中，矢尽，拔刀战，力竭，殁于阵。十年，丧归，辍朝三日。命亲王以下郊迎，予谥。是役也，从征诸将皆以陷师论罪。

第二子尼思哈，袭。顺治十六年，追论尼堪取多尔衮身后遗财，及不劾尚书谭泰骄纵罪，以阵亡，留爵。十七年，卒，谥曰悼。第一子兰布，袭贝勒。圣祖念尼堪以亲王阵亡，进兰布郡王，仍原号。七年，进亲王。兰布取鰲拜女，八年，鰲拜既得罪，兰布坐降镇国公。十三年，从尚善讨吴三桂于湖南。十七年，卒于军。十九年，追论退缩罪，削爵。子赖士，袭辅国公。乾隆四十三年，高宗以尼堪功著，力战捐躯，进镇国公，世袭。

礼烈亲王代善，太祖第二子。初号贝勒。岁丁未，与舒尔哈齐、褚英徙东海瓦尔喀部，乌拉贝勒布占泰遣其将博克多将万人要于路。代善见乌喇兵营山上，分兵?

斐悠城新附之缘山奋击，乌喇兵败窜，代善驰逐博克多，自马上左手攫其胄斩之。

方雪甚寒，督战益力，乌喇败兵僵卧相属，复得其将常柱、瑚哩布。师还，太祖嘉代善勇敢克敌，赐号古英巴图鲁。

岁癸丑，太祖伐乌喇，克逊扎搭、郭多、郭谟三城。布占泰将三万人越富勒哈城而营，诸将欲战，太祖犹持重，代善曰：“我师远伐，利速战，虑布占泰不出耳。

出而不战，将志在战，复何犹豫。?谓之何？”太祖曰：“我岂怯战？恐尔等有一二被伤，欲计万全。今”因麾兵进，与乌喇步兵相距百步许，代善从太祖临阵奋击，大破之，克其城。乌喇兵溃走，代善追殪过半。布占泰奔叶赫，所属城邑尽降，编户万家。天命元年，封和硕贝勒，以序称大贝勒。

太祖始用兵于明，行二日，遇雨，太祖欲还，代善曰：“我师既入明境，遽引还，将复与修好乎？师既出，孰能讳之？且雨何害，適足以懈敌耳。”太祖从之。

夜半雨霁，昧爽，围抚顺，明将李永芳以城降。东州、玛哈丹二城及台堡五百馀俱下。师还，出边二十里，明将张承廕率兵来追。代善偕太宗还战，复入边，破其三营，斩承廕及其裨将颇廷相等。四年，命代善率诸将十六、兵五千，守扎喀关备明。

寻引还。

三月，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遣总兵刘綎将四万人出宽甸，杜松将六万人出抚顺，李如柏将六万人出清河，马林将四万人出三岔口。太祖初闻明兵分出宽甸、抚顺，以宽甸有备，亲率师西御抚顺明兵。代善将前军，谍复告明兵出清河，代善曰：“清河道狭，且崎岖，不利速行，我当御其自抚顺来者。”过扎喀关，太宗以祀事后至，言界凡方筑城，民应役，之。代善引兵自太兰冈趋界凡，与筑城役屯吉林崖。

杜松以二万人来攻，别军阵萨尔?宜急浒山。代善与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诸将议以千人助吉林崖军，使陟山下击，馀军张两翼，右应吉林崖，左当萨尔浒。太祖至，以右翼兵益左翼，先趋萨尔浒。明兵出，我兵仰射，不移时破其垒。吉林崖军自山驰而下，右翼渡河夹击，破明兵，斩松等。马林出三岔口，以三万人军于尚间崖，监军道潘宗颜将万人军于飞芬山，松后部龚念遂、李希泌军于斡珲鄂谟，太祖督兵攻之。代善将三百骑驰尚间崖，见明兵结方营，掘壕三匝，以火器居前，骑兵继之，严阵而待，遣骑告太祖。太祖已击破念遂等，亲至尚间崖，令于军，皆下马步战。

未毕下，明兵突至，代善跃马入阵，师奋进，斩获过半。翌日，代善以二十骑先还，诇南路敌远近。太祖亦还，闻刘綎兵深入，命代善率先至诸军御之。出瓦尔喀什，綎已至阿布达哩冈，太宗率右翼陟山，代善率左翼出其西，夹击，明兵大溃，斩綎。

镐所遣诸军尽败。

七月，从太祖克铁岭。八月，太祖伐叶赫。叶赫有二城：金台石居其东，布扬古居其西。师至，太祖攻东城，代善攻西城。东城下，布扬古及其弟布尔杭古乞盟，代善谕而降之。复偕莽古尔泰迁金州民于复州。?。六年三月，从太祖伐明沈阳，率其子岳讬战，斩馘甚

十一年八月，太祖崩，岳讬与其弟萨哈璘告代善，请奉太宗嗣位，代善曰：“是吾心也！”告诸贝勒定策。太宗辞让再三，代善等请益坚，乃即位。是冬，伐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擒贝勒巴克等，斩鄂尔斋图，俘所属而归。

天聪元年，从太宗围锦州，拒明山海关援兵，薄宁远，破敌，以暑还师。三年，从伐明，入洪山口，克遵化，薄明都，明总兵满桂等赴援，击败之德胜门外，克良乡，又破明兵永定门外。从上阅蓟州形势，明步兵五千自山海关至，与师遇，不及阵，列车楯、枪?而营，代善率左翼四旗击破之。四年正月，明侍郎刘之纶率兵至遵化，营山上，代善环山围之，破其七营，之纶走入山，射杀之。五年八月，从上围大凌河，收城外台堡。九月，明总兵吴襄、监军道张春等将四万人自锦州至，距大凌河十五里，代善从上将二万人击之，明兵方阵，发枪?，督骑兵突入，矢如雨，明兵大?。襄遁，春收溃兵复阵。黑云起，风自西来，明兵，师乘之，获春等。春见上不屈，上将?乘风纵火逼我军。大雨反风，毁其营，明兵死者甚诛之，代善谏，乃赦之。

初，太祖命四和硕贝勒分直理政事，每御殿，和硕贝勒皆列坐。至是，礼部参政李伯龙请定朝会班制。时和硕贝勒阿敏已得罪，莽古尔泰亦以罪降多罗贝勒，诸贝勒议不得列坐。代善曰：“奚独莽古尔泰？上居大位，我亦不当并列。自今请上南面，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诸贝勒坐于下。”

六年四月，从上伐察哈尔，过兴安岭，闻林丹汗远遁，移师攻归化城，趋大同、宣府，出塞，与沙河堡、得胜堡、张家口诸守将议和而还。八年五月，从伐明，出榆林口，至宣府边外，分兵自喀喇鄂博克得胜堡，遂自朔州趋马邑，会师大同而还。

崇德元年，封和硕兄礼亲王。冬，从上伐朝鲜。二年，有司论王克朝鲜，违旨以所获溢额，上曰：“朕于兄礼亲王敬爱有加，何不体朕意若是？”又曰：“?粮米饲马及选用护王等事朕虽致恭敬，朕何所喜？必正身行义以相辅佐，朕始嘉赖焉。”

四年十一月，从上猎于叶赫，射麞，马仆，伤足。上下马为裹创，酌金?劳之，因泣下曰：“朕以兄年高不可驰马，兄奈何不自爱？”罢猎，还，命乘舆缓行，日十馀里，护以归。

八年，太宗崩，世祖即位。王集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政。又发贝子硕讬、郡王阿达礼私议立睿亲王，下法司，诛之。硕讬，王次子；阿达礼，萨哈璘子，王孙也。顺治元年正月朔，命上殿毋拜，著为例。二年春，至京师。五年十月，薨，年六十六。赐祭葬，立碑纪功。康熙十年，追谥。

乾隆四十三年，配飨太庙。

代善子八，有爵者七：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

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

巽简亲王满达海，代善第七子。崇德五年，从围锦州。六年，封辅国公。从肃亲王豪格围松山，破敌。洪承畴赴援，战，所乘马创，豪格呼曰：“马创矣！亟易马！”明兵大至，力战，殿而还。明总兵吴三桂倚山为营，满达海合诸军击破之，三桂宵遁。七年，从济尔哈朗克塔山。八年，授都察院承政。

顺治元年，从入关，败李自成，进贝子。复从英亲王阿济格逐自成趋绥德。二年，克沿边三城及延安，自成遁湖广，师还。三年，从豪格讨张献忠，自汉中进秦州，降献忠将高如砺。师次西充，击斩献忠，与尼堪分剿馀贼。五年，师还。坐徇巴牙喇纛章京希尔根冒功，议罚银，睿亲王多尔衮令免之。六年，袭爵。降将姜瓖叛大同，满达海与郡王瓦克达率师讨之，寻授征西大将军。克朔州、马邑、宁武关、宁化所、八角堡、静乐县，遂与博洛会师，复汾州。瓖诛，大同平。遣兵围平遥、太谷、辽沁，先后克之。屯留、襄垣、榆社、武乡诸县俱下。睿亲王多尔衮令留瓦克达剿馀寇，满达海还京师。

八年，世祖亲政，改封号曰巽亲王。诸王分治部务，满达海掌吏部。九年二月，薨，予谥。十六年，追论满达海于奏削多尔衮封爵后，夺其财物；掌吏部，惧谭泰骄纵，未论劾：削谥仆碑，降爵为贝勒。

子常阿岱，初袭亲王。降贝勒。康熙四年，薨，谥怀愍。子星尼，袭贝子，再袭辅国公。星尼子星海，袭镇国公。并坐事夺爵。乾隆四十三年，追录满达海功，命星海孙福色铿额以辅国将军世袭。常阿岱既降爵，以从弟杰书袭亲王。

康良亲王杰书，祜塞第三子。初袭封郡王。顺治八年，加号曰康。十六年，袭爵，遂改号康亲王。康熙十三年六月，命为奉命大将军，率师讨耿精忠。师至金华，温州、处州已陷。精忠将徐尚朝以五万人犯金华，王令都统巴雅尔、副都统玛哈达迎击，破之。尚朝复来犯，巴雅尔会总兵陈世凯破贼垒积道山，歼二万馀，复永康、缙云。精忠将沙有祥踞桃花岭，梗处州道，玛哈达率军击之，有祥溃走。十四年，复处州及仙居。尚朝等犹踞宣平、松阳，屡窥处州。都统拉哈达偕诸将御之，破贼于石塘，于石佛岭，于大王岭东陇隘口上套寨、下五塘诸地。诏宁海将军傅喇塔自黄岩规温州，趣杰书自衢州入，杰书疏言：“处州有警，兵单不能骤进。”上谕曰：“王守金华，将及二载，徒以文移往来，不亲统兵规剿，贼何自灭？宜刻期进取。”

十五年，自金华移师衢州，精忠将马九玉屯大溪滩拒师。杰书督诸将力击之，伏起，兵负扉为蔽，杰书谈笑自若，诸军皆踊跃奋?刃相接。杰书坐古庙侧指挥，纛为火器所穿，击，精忠兵大败，溪水为赤。杰书令偃旗鼓，一日夜行数百里，乘月攻克江山，进徇常山，次仙霞关。精忠将金应虎收舟泊隔岸，师不得渡。令循滩西上，视水浅乱流，涉。精忠兵不战，溃，应虎降。进拔浦城，檄精忠谕降。师复进，拔建阳，抚定建宁、延平二府。精忠遣其子显祚迎师，杰书承制许以不死，精忠出降。十月，师入福州，精忠请从师讨郑锦自赎，入告，诏许之。

锦将许耀以三万人屯乌龙江南小门山、真凤山，杰书遣拉哈达等击走之。疏言：“精忠从师出剿，其弟昭忠、聚忠，宜留一人于福州，辖其属。”又言：“福建制兵已设如额，精忠所率兵不少，左右两镇兵可并裁去。温州总兵祖弘勋、籓下总兵曾养性，宜别除授。”上命昭忠为镇平将军，驻福州，馀并如所请。杰书遣兵败锦将吴淑于浦塘，复邵武。师复进，泰宁、汀州及所属诸县皆下。十六年，拉哈达败锦军于白茅山、太平山，破二十六垒，克兴化，复泉州、漳州。奏入，诏褒杰书功。

杰书令拉哈达等率兵与精忠进次潮州，规广东。锦兵陷平和，逼海澄，副都统穆赫林等守御越七旬，援不至，与长泰并陷。杰书请罪，诏俟师还议之。锦兵复破同安、惠安，杰书遣军讨复之，并复长泰，破敌于柯铿山、万松关，又寨。十八年，战郭塘、欧溪头，屡破敌。敌犯江东桥，击?之。副?遣别将破敌江东桥、石都统吉勒塔布败敌鰲头山，沃申克东石城。十九年，沃申抚定大定、小定、玉洲、石马诸地，克海澄。水师提督万正色克海坛，拉哈达等克?门、金门，都统赉塔克铜山。锦以残兵还台湾。

精忠既降，复有异志，杰书疏请逮治。上令杰书讽精忠请入觐，亦召杰书师还，留八旗兵三千分守福州、泉州、漳州。十月，至京师，上率王大臣至卢沟桥迎劳之。

二十一年，追论金华顿兵及迟援海澄罪，夺军功，罚俸一年。二十九年，率兵出张家口，屯归化城，备噶尔丹。三十六年闰三月，薨，予谥。

子椿泰，袭。椿泰豁达大度，遇下以宽。善舞六合枪，手法矫捷，敌十数人。

四十八年，薨，谥曰悼。

子崇安，袭。雍正间，官都统，掌宗人府。九年，率兵驻归化，备噶尔丹。寻命护抚远大将军印，召还，十一年，薨，谥曰修。杰书子巴尔图，袭。乾隆十八年，薨，年八十，谥曰简。

崇安子永恩，袭。四十三年，复号礼亲王。永恩性宽易而持己严，袭爵垂五十年，淡泊勤俭，出处有恆。嘉庆十年，薨，谥曰恭。

子昭梿，袭。昭梿好学，自号汲修主人，尤习国故。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滥用非刑，夺爵，圈禁。二十二年，命释之。从弟麟趾，袭，父永諲，永恩弟也。

亦嗜文学，能诗。追封礼亲王。麟趾，道光元年，薨，谥曰安。孙全龄，袭，父锡春，追封礼亲王。全龄，三十年，薨，谥曰和。

子世铎，袭。同治间，授内大臣、右宗正。光绪十年，恭亲王奕罢政，太后谘醇亲王奕枻诸王孰可任，举世铎对。乃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诏紧要事件会同奕枻商办。德宗。二十年，太后万寿，赐亲?亲政，世铎请解军机大臣，奉太后旨，不许。十九年，命增护。二十六年，上奉太后西巡，世铎不及从。召赴行在，复以病未至。二十?王双俸，再增护七年七月，罢直，授御前大臣。逊位后三年，薨，谥曰恪。子诚厚，袭。薨，谥曰敦。

克勤郡王岳讬，代善第一子。初授台吉。天命六年，师略奉集堡，将还，谍告明军所在，岳讬偕台吉德格类击败之。上克沈阳，明总兵李秉诚引退，师从之，至白塔铺。岳讬后至，逐北四十里，歼明兵三千馀。喀尔喀扎鲁特贝勒昂安执我使送叶赫，被杀。八年，岳讬同台吉阿巴泰讨之，斩昂安及其子。十一年，复从代善伐扎鲁特，斩其部长鄂尔斋图，俘其。封贝勒。?

天聪元年，偕贝勒阿敏、济尔哈朗伐朝鲜，克义州、定州、汉山三城。渡嘉山江，克安州，次平壤，其守将弃城走。再进，次中和，谕朝鲜国王李倧降。阿敏欲直攻王京，岳讬密与济尔哈朗议驻平山，再使谕倧。倧原岁贡方物，岳讬谋曰：“吾曹事已集，蒙古与明皆吾敌，设有警，可不为备乎？宜与盟而归。”既盟，告阿敏。阿敏以未与盟，纵兵掠。岳讬曰：“盟成而掠，非义也。”劝之不可。复令倧弟觉与盟，乃还师。

从上伐明，又从围宁远，并有功。复败明兵于牛庄。二年，略明边，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自十三站以东，毁堠二十一，杀守者三十人。师还，上迎劳，赐良马一。三年，略明锦州、宁远，焚其积聚。上伐明，岳讬与济尔哈朗率右翼兵夜攻大安口，毁水门入，败马兰营援兵于城下。及旦，见明兵营山上，分兵授济尔哈朗击之，岳讬驻山下以待。复见明兵自遵化来援，顾济尔哈朗曰：“我当击此。”

五战皆捷。寻次顺义，击破明总兵满桂等。薄明都，复从代善击败援兵。偕贝勒萨哈璘围永平，克香河。四年，还守沈阳。

五年三月，诏询诸贝勒：“国人怨断狱不公，何以弭之？”岳讬奏：“刑罚舛谬，实在臣等。请上擢直臣，近忠良，绝谗佞，行黜陟之典，使诸臣知激劝。”是岁初设六部，命掌兵部事。上攻大凌河，趋广宁，岳讬偕贝勒阿济格率兵二万别自义州进，与师会。固山额真叶臣围城西南，岳讬为之应。祖大寿请降，以子可法质。

可法见诸贝勒，将拜，岳讬曰：“战则仇敌，和则弟兄，何拜为？”因问何为死守空城，曰：“畏屠戮耳！”岳讬善谕之，遣归。越三日，大寿乃降。上议取锦州，命偕诸贝勒统兵四千，易汉服，偕大寿作溃奔状，夜袭锦州。会大雾，乃止。

六年正月，岳讬奏：“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后复屠灤州、永平，是以，归顺者必多。 ?人怀疑惧。今天与我大凌河，正欲使天下知我善抚民也。臣愚以为善抚此当先予以室家，出公帑以赡之。倘蒙天眷，奄有其地，仍还其家产，彼必悦服。又各官宜令诸贝勒给庄一区，每牛录令取汉男妇二人、牛一头，编为屯，人给二屯。出牛口之家，各牛录复以官值偿之。至明诸将士弃其乡土，穷年戍守，畏我诛戮。今慕义归降，善为抚恤，毋令失所，则人心附，大业成矣。”疏入，上嘉纳之。

寻偕济尔哈朗等略察哈尔部，至归化城，俘获以千计。又偕贝勒德格类行略地，自耀州至盖州南。七年，又偕德格类等攻旅顺口，留兵驻守。师还，上郊劳，以金?

酌酒赐之。八年，上阅兵沈阳，岳讬率满洲、蒙古十一旗兵，列阵二十里许，军容整肃，上嘉之。从上征察哈尔，有疾先还。九年，略明山西，岳讬复以病留归化城。

土默特部来告，博硕克图汗子俄木布遣人偕阿噜喀尔喀及明使者至，将谋我。岳讬伏兵邀之，擒明使者，令土默特捕斩阿噜喀尔喀匿马驼者。部分土默特壮丁，立队伍，授条约。寻与诸贝勒会师，偕还。

崇德元年四月，封成亲王。八月，坐徇庇莽古尔泰、硕讬，及离间济尔哈朗、豪格，论死，上宽之，降贝勒，罢兵部。未几，复命摄部事。二年八月，上命两翼较射，岳讬言不能执弓，上勉之再三，始引弓，弓堕地者五，乃掷去。诸王论岳讬骄慢，当死，上再宽之，降贝子，罚银五千。

三年，复贝勒。从上征喀尔喀，至博硕堆，知扎萨克图汗已出走，乃还。八月，伐明，授岳讬扬武大将军，贝勒杜度副之，统右翼军；统左翼者睿亲王多尔衮也。

至墙子岭，明兵入堡，外为三寨，我师克之。堡坚不易拔，用俘卒言岭东西有间道，分兵攻其前，缀明师，潜从间道逾岭入，克台十有一。师深入，徇山东，下济南，岳讬薨于军。四年，多尔衮奏捷，无岳讬名。上惊问，始闻丧，大恸，辍膳，命毋使礼亲王知。丧还，上至沙岭遥奠；还宫，辍朝三日。诏封为克勤郡王，赐驼五、马二、银万。康熙二十七年，立碑纪功。乾隆四十三年，配享太庙。

岳讬子七，有爵者五：罗洛浑、喀尔楚浑、巴尔楚浑、巴思哈、祜里布。巴尔楚浑、祜里布并恩封贝勒，巴尔楚浑谥和惠，祜里布谥刚毅。

衍禧介郡王罗洛浑，岳讬第一子。初袭贝勒。崇德五年，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阿尔巴岱于杏山，遇明兵，搏战破之，赐御?良马一。寻围锦州。复从伐明，克松山，赐蟒缎。八年，坐嗜酒妄议，敏惠恭和元妃丧不辍丝竹，削爵。旋复封，命济尔哈朗、多尔衮戒谕之。顺治元年，从定京师，进衍禧郡王。三年，偕肃亲王豪格征四川，薨于军。康熙间，追谥。

子罗科铎，袭。八年，改封号曰平郡王。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徇云南，屡破明将李定国、白文选。十六年，赐蟒衣、弓刀、鞍马，旌其劳。康熙二十一年，薨，谥曰比。子纳尔图，袭。二十六年，以殴毙无罪人及折人手足，削爵。弟纳尔福，袭。四十年，薨，谥曰悼。子纳尔苏，袭。五十七年，从抚远大将军允昷收西藏，驻博罗和硕，寻移古木。六十年，摄大将军事。雍正元年，还京。四年，坐贪婪，削爵。子福彭，袭。

平敏郡王福彭既袭爵，授右宗正，署都统。十一年，命军机处行走。授定边大将军，率师讨噶尔丹策零。师次乌里雅苏台，奏言：“行军，驼马为先。今喀尔喀扎萨克贝勒等远献驼马，力请停偿直。彼不私其所有，而宗室王、公、贝勒皆有马，岂不内媿于心？臣有马五百，原送军前备用。”十二年，率将军傅尔丹赴科布多护北路诸军。寻召还。十三年，复命率师驻鄂尔坤，筑城额尔德尼昭之北。寻以庆复代，召还。乾隆初，历正白、正黄二旗满洲都统。十三年，薨，予谥。

子庆宁，袭。十五年，薨，谥曰僖。无子。以纳尔苏孙庆恆袭，授右宗正。坐旗员冒借官银，降贝子。四十年，复王爵。四十三年，复号克勤郡王。四十四年，薨，谥曰良。以讷尔图孙雅朗阿袭。五十九年，薨，谥曰庄。子恆谨，袭。嘉庆四年，以不避皇后乘舆，夺爵。以弟恆元子尚格袭。恆元追封克勤郡王。尚格，道光四年以病乞休，十三年，薨，谥曰简。子承硕，袭，十九年，薨，谥曰恪。

子庆惠，袭。咸丰八年，授正黄旗汉军都统。十年，上幸热河，命留京办事。

英国兵熸圆明园，其将巴夏礼先为我师所擒，庆惠释之，疏请恭亲王奕入城议抚。

十一年，薨，内大臣。德宗大婚，加亲王衔。孝?谥曰敬。子晋祺，袭。历左宗人、右宗正、都统、领侍钦皇后万寿，赐四团龙补服，并岁加银二千。二十六年，薨，谥曰诚。子崧杰，袭，宣统二年，薨，谥曰顺。子晏森，袭。

显荣贝勒喀尔楚浑，岳讬第三子。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击李自成于山海关。二年，封降，豪格?镇国公。三年，从豪格讨张献忠，偕贝子满达海率师进剿。献忠将高如砺等率歼献忠，喀尔楚浑在事有功。五年，授都统。六年，从尼堪讨叛将姜瓖，围宁武，破敌，进贝勒。八年，摄理籓院事。卒，予谥显荣。子克齐，方一岁，袭爵，历七十一年卒，年七十二。子鲁宾，初封贝子。事圣祖，授左宗正。从征噶尔丹，罢宗正。雍正元年，袭爵。四年，坐狂悖，削爵。复封辅国公。乾隆八年，卒，年七十四，谥恪思。子孙以奉恩将军世袭。

镇国将军品级巴思哈，岳讬第五子。崇德四年，封镇国将军。顺治六年，进贝勒。九年，从尼堪征湖南，赐蟒衣、鞍马、弓矢。尼堪战死衡州，屯齐代为定远大将军，巴思哈与合军自永州趋宝庆，败敌周家坡。十一年，追论尼堪败绩失援罪，削爵。十二年，授都统。寻授镇国公品级。十五年，从多尼下云南。师次贵州，破敌。十六年，薄云南会城，同贝勒尚善克镇南州玉龙关、永昌府腾越州，赐蟒袍、鞍马。十七年，师还。追议在永昌纵兵扰民，降镇国将军品级。十八年，卒。

硕讬，代善第二子。初授台吉。天命六年，从伐明，攻奉集堡。十年，偕贝勒莽古尔泰援科尔沁。十一年，从代善伐喀尔喀巴林部，又伐扎噜特部，皆有功，授贝勒。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等伐朝鲜。又从上伐大凌河，围锦州。四年，师克永平，偕阿敏驻守。阿敏引还，硕讬坐削爵。五年，从攻锦州，明兵攻阿济格营，硕讬力战，伤于股，上亲酌金?劳之。明兵趋大凌河，硕讬击败张春，复伤于手。?劳，赐采缎十、布百。八年，从代善自喀喇鄂博攻得胜堡，克之。又击败朔州骑兵。偕萨哈璘略代州，拔崞县，分克原平驿。寻封贝子。崇德元年，从伐朝鲜，围南汉山城，败援兵二万馀。二年，偕阿济格攻克皮岛。三年，偕济尔哈朗攻宁远。四年，坐僭上越分，降辅国公。偕阿尔格伐明，俘获无算，论功，赐驼、马各一。五年六月，从多尔衮围锦州。坐离城久驻，又遣卒私归，议削爵。上让之曰：“尔罪多矣！

朕屡宥，尔屡犯，若不关己者。后当任法司治之，不汝宥也！”改罚银千。寻复封贝子。太宗崩，硕讬与阿达礼谋立睿亲王多尔衮，谴死，黜宗室。

颖毅亲王萨哈璘，代善第三子。初授台吉。天命十年，察哈尔林丹汗攻科尔沁，萨哈璘将精骑五千赴援，解其围。十一年，从代善伐喀尔喀巴林部，又伐扎噜特部，皆有功，授贝勒。天聪元年，上伐明，率巴雅喇精骑为前队。上自大凌河至锦州，明兵走，萨哈璘邀击塔山粮运，败明兵二万人。攻宁远，击明总兵满桂，萨哈璘力战，被创。?歼之。复率偏师三年，上伐明，次波罗河屯。代善等密请班师，上不怿。

萨哈璘与岳讬力赞进取，由是克遵化，薄明都。十二月，萨哈璘略通州，焚其舟，次张家湾。复围永平，克香河。四年，永平言将屠城，斩以徇。旋谕降迁安、灤州、建?既下，萨哈璘与济尔哈朗驻守。永平人李春旺昌、台头营、鞍山堡诸地。明兵自乐亭、抚宁攻灤州，萨哈璘率军赴援，明兵引退。贝勒阿敏来代，乃还师。

五年，诏诸贝勒指陈时政，萨哈璘言：“图治在人。人主灼知邪正，则臣下争尚名节，惟皇上慎简庶僚，任以政事。遇大征伐，上亲在行间，诸臣皆秉方略。若遣军，宜选贤能者为帅，给符节，畀事权，仍限某官以下干军令，许军法从事。”

初设六部，掌礼部事。六年，略归化城，俘蒙古千馀。指授蒙古诸贝勒牧地，申约法。

七年六月，诏问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三者何先，萨哈璘言：“当宽朝鲜，拒察哈尔，而专征明。察哈尔虽不加兵，如蟲食穴中，势且自尽。至于明，我少缓，则彼守益固。臣意视今岁秋成图进取，乘彼禾稼方熟，因粮于敌，为再进计。量留兵防察哈尔。先以骑兵往来袭击蹂躏，再简精兵自一片石入山海关，则宁、锦为无用；或仍自宁、锦入，断北京四路，度地形，据粮足之地。乘机伺便，二三年中，大勋集矣。”寻略山海关。八年，偕多尔衮迎降将尚可喜，招抚广鹿、长山二岛户口三千八百有奇。从伐明，萨哈璘自喀喇鄂博攻克得胜堡。略代州，夜袭崞县，拔之。

王东、板镇二堡民弃堡遁。复击败代州兵。会上大同，籍俘获以闻。

九年，偕多尔衮、岳讬、豪格等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师次托里图，收其全部。师还，岳讬驻归化城。萨哈璘偕多尔衮、豪格入明边，略山西。

事详多尔衮传。诸贝勒大臣屡请上尊号，不许。既收察哈尔，复请，上仍不许。萨哈璘令内院大臣希福等奏曰：“臣等屡请，未蒙鉴允，夙夜悚惶，罔知所措。伏思皇上不受尊号，咎在诸贝勒不能殚竭忠信，展布嘉猷，为久大计。今诸贝勒誓改行竭忠，辅开太平之基，皇上宜受尊号。”上曰：“善。萨哈璘为朕谋，开陈及此，实获我心。诸贝勒应誓与否，尔掌礼部，可自主之议告朝鲜，萨哈璘因言：“诸贝勒?。”翌日，萨哈璘集诸贝勒于朝，书誓词以进。上命以亦当遣使，示以各国来附，兵力强盛。”上嘉纳之。

崇德元年正月，萨哈璘有疾，上命希福谕曰：“?子弟中，整理治道，启我所不及，助我所不能，惟尔之赖。尔其静心调摄，以副朕望！”萨哈璘对曰：“蒙皇上温旨眷顾，窃冀仰荷恩育，或可得生。即不幸先填沟壑，亦复何憾。但当大勋垂集，不能尽力国家，乃展转?蓐，为可恨耳！”希福还奏，上恻然曰：“国家岂有专事甲兵以为治理者？倘疆土日辟，克成大业，而明哲先萎，孰能助朕为理乎？”病革，屡临视，见其羸瘠，泪下，萨哈璘亦悲痛不自胜。五月，卒。上震悼，入哭者四，自辰至午乃还。仍于庭中设幄坐，不御饮食，辍朝三日。祭时，上亲奠，痛哭。诏褒萨哈璘明达敏赡，通满、汉、蒙古文义，多所赞助，追封颖亲王。上御翔凤楼，偶假寐，梦人请曰：“颖亲王乞赐牛一。”故事，亲王薨，初祭以牛。萨哈璘以追封，未用，上命致祭如礼。康熙十年，追谥。

萨哈璘子三：阿达礼、勒克德浑、杜兰。杜兰，恩封贝勒，坐事，降镇国公。

阿达礼，萨哈璘第一子。袭郡王。崇德三年，从伐喀尔喀。五年五月，偕济尔哈朗驻义州，迎来归蒙古多罗特部，明锦州杏山、松山兵出拒，击败之。师还，赐御?良马一。六年，围锦州，降城中蒙古台吉诺木齐、吴巴什等，败明援兵于锦州南山西冈。明兵复自松山。围松山，明兵来犯，击败之，斩千四百馀级。七年，明?沿海进援，我兵薄城下，击歼其将夏承德约内应，夜半，我军梯登，遂克松山。?功，赐鞍马一、蟒缎九十。寻管礼部，与议政。先是，上御笃恭殿，王以下皆侍立，硕讬奏定仪制，上御殿及赐宴，亲王以下皆跪迎，上升阶方起，驾还清宁宫亦如之。

贝勒阿巴泰伐明蓟州，偕多铎屯宁远缀明师。八年，太宗崩，坐与硕讬谋立睿亲王，谴死。

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萨哈璘第二子。阿达礼谴死，缘坐，黜宗室。顺治元年，复宗室，封贝勒。二年，命为平南大将军，代豫亲王多铎驻江宁。时明鲁王以海据浙东称监国，其大学士马士英等率兵渡钱塘江窥杭州，勒克德浑遣兵击?之。复遣梅勒额真珠玛喇击士英馀杭，和讬击明总兵方国安富阳，两军合营杭州城三十里外。士英、国安复率兵渡江，又为梅勒额真济席哈所败，溺死者无算。十一月，明唐王聿键所置湖广总督何腾蛟招李自成馀部，分据诸府县，命勒克德浑偕镇国将军巩阿岱率师讨之。三年正月，师次武昌，遣护军统领博尔辉等督兵进击，战临湘，歼敌千馀。次岳州，降明将黑运昌。至石首，敌渡江犯荆州，遣尚书觉罗郎球等以偏师出南岸，伺敌渡，狙击之。师乘夜疾驰，诘旦抵城下，。薄暮，郎球等亦尽夺敌舟以归。翌日，分遣奉国将军巴?分两翼躏敌营，大破之，斩获甚布泰等逐敌，自安远、南漳、喜?山、关王岭至襄阳，击斩殆尽。次彝陵，自成弟孜及诸将、牛万二千馀。捷闻，?田见秀、张耐、李佑、吴汝义等率马步兵五千，诣军前降，获马、优诏班师，赐金百、银二千。五年九月，进封顺承郡王。寻偕郑亲王济尔哈朗督兵攻湘潭，拔之，擒腾蛟。移师入广西，攻全州。破赵廉，克永安关。逐土寇曹槓子，又败之于道州。七年，师还，赐金五十、银五千。八年，掌刑部事。九年三月，薨。

康熙十年，追谥。

子勒尔锦，袭。康熙十一年，掌宗人府事。十二年，吴三桂反，命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讨之。十三年，驻荆州。三桂兵陷沅州、常德，分兵抵巴东，逼襄阳，遣都统鄂内率兵防守。三月，三桂将刘之复率舟师犯彝陵，夹江立五营，遣护军统领额司泰等水陆并击，大败之。四月，三桂将陶继智复自宜都来犯，又败之。七月，败三桂将吴应麒等。十四年五月，三桂兵犯均州，遣都统伊里布击败之。六月，叛将杨来嘉来犯，列阵山巅，自山沟下断舟多，请益战舰以断运道。”上从?我师道，师击之，斩三千馀级。疏言：“敌逼彝陵，兵之。七月，三桂将王会等合来嘉犯南漳，遣伊里布与总督蔡毓荣会师击之。八月，疏言：“贼立垒掘堑，骑兵不能冲突。

当简绿旗步兵，造轻箭帘车、?车并进，填壕发?，继以满洲兵，庶可灭贼。”上复从之。十月，复兴山。十二月，请发禁旅益师，上责其迁延。十五年，自荆州渡江，破敌于文村、于石首，复战太平街，师败绩，退保荆州。九月，遣副都统塞格复郧西。十八年，设随征四营，辖新增兵万二千。

三桂既死，复渡江克松滋、枝江、宜都及澧州，进取常德，敌焚庐舍、舟监先遁，所置巡抚李益阳、按察院陈宝钥等降。遣兵至青石渡，吴世璠将潘龙迎战。

师左右夹击，追至。复衡山。攻归州，败世璠将廖进忠于马黄山，追至西?平峪铺，斩馘无算，敌堕崖死者甚壤，复归州、巴东。十九年，诏趣取重庆。疏请留将军噶尔汉于荆州，亲率师赴重庆。中途引还，具疏自劾，请解大将军任，赴沅州军自?，上责令还京师。下吏议，以老师糜饷，坐失事机，削爵。子勒尔贝，袭。二十一年，薨。弟扬奇，袭。二十六年，薨。弟充保，袭。三十七年，薨。弟布穆巴，袭。五十四年，坐以御赐鞍马给优人，削爵。以从父诺罗布袭。

。累官至杭州将军。袭爵。五十六年，薨，?诺罗布，勒克德浑第三子。初授头等侍谥曰忠。

子锡保，嗣。雍正三年，掌宗人府事，在内廷行走。四年，谕曰：“顺承郡王锡保才具优长，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可给与亲王俸。”授都统。坐徇贝勒延信罪不举劾，又逮治迟误，夺亲王俸，降左宗正。七年三月，师讨噶尔丹策零，命锡保署振武将军印，驻军阿尔台。九年，上以锡保治军勤劳，进封顺承亲王，命守察罕叟尔。噶尔丹策零遣其将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多尔济丹巴入犯科布多，次克噜伦，侵掠喀尔喀游牧。蒙古亲王策棱等合师邀击，遣台吉巴海夜入大策零敦多卜营挑战，击斩其将喀喇巴图鲁，大策零敦多卜等自哈布塔克拜达克遁归。锡保疏报，得旨嘉?。十一月，授靖远大将军。十年七月，策棱等败敌额尔德尼昭。十一年，疏请城乌里雅苏台，从之。寻以噶尔丹策零兵越克尔森齐老，不赴援，罢大将军，削爵。

子熙良，初封世子。以锡保罪，并夺。寻命袭郡王。乾隆九年，薨，谥曰恪。

子泰斐英阿，袭。授都统、左宗正。二十一年，薨，谥曰恭。子恆昌，袭。四十三年，薨，谥曰慎。子伦柱，袭。道光三年，薨，谥曰简。子春山，袭。咸丰四年，薨，谥曰勤。子庆恩，袭。穆宗大婚，赐三眼孔雀翎。光绪七年，薨，谥曰敏。子讷勒赫，袭。德宗大婚，赐食全俸。孝钦皇后万寿，岁加银二千。逊位后，薨，谥曰质。

谦襄郡王瓦克达，代善第四子。天聪元年，师攻宁远，击败明总兵满桂，瓦克达力战，被创。崇德五年，从多尔衮围锦州，敌兵樵采，瓦克达以十馀骑击斩之。

六年，洪承畴以十三万人援锦州，次松山，敌骑来夺我红衣?，瓦克达偕满达海战?

之，天雨，复战，又败之。进击承畴步兵，噶布什贤什长费雅思哈失马，瓦克达与累骑而出。甲喇章京哈宁阿坠马，创甚，敌围之数重，瓦克达入其阵，挈以归。硕讬谴死，缘坐，黜宗室。

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入山海关，追击李自成至庆都。复从阿济格自边外趋绥德。

二年，?，自成遁湖广，蹑至安陆。贼方乘船遁，瓦克达偕巴牙喇纛章京鰲拜涉水登岸，射殪贼夺其船以济大军。三年，?功，复宗室，援三等镇国将军。从多铎剿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至图拉河，斩腾机思孙三、腾机特子二，及喀尔喀台吉十一，并获其辎重。至布尔哈图山，复与贝子博和讬合军，进斩千馀级，俘八百馀人，获驼、马、牛、羊无算。又击败喀尔喀土谢图汗兵。四年，进封镇国公。

五年，上念宗室贫乏，瓦克达赐银六千，进封郡王。喀尔喀部二楚虎尔扰边，从阿济格防大同。复从讨叛将姜瓖，围浑源。六年，偕满达海攻朔州，发?隳其城。

移攻宁武，瓖将刘伟、赵梦龙守焉，纵火，弃城走。瓖将杨振威斩瓖降阿济格，伟、梦龙亦降于瓦克达，静乐及宁化所、八角堡诸寨悉平。十月，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剿山西馀寇。明大学士李建泰既降，复叛，踞太平。围之二十馀日，穷蹙，出降。诏诛建泰及其兄弟子侄，籍家产入官。连复平阳属县三十六。七年，师还。八年，加封号，掌工部，预议政。九年，坐事，解部任，罢议政。薨。康熙十年，追谥。

瓦克达尝驻军平阳，戢军安民。既薨，平阳人建祠以祀。薨之明年，授其子留雍、哈尔萨三等奉国将军品级。康熙六年，留雍、哈尔萨诉瓦克达功多，授哈尔萨镇国公，留雍镇国将军。八年，留雍复以己爵卑，讼不平。议政王等言前爵夤缘辅政所得，宜并黜革，上命并降奉国将军品级。二十一年，哈尔萨复诉瓦克达爵乃功封，例得袭。命袭镇国公，并封其子海青辅国公。哈尔萨累迁右宗正。二十五年，诏责其钻营，与海青并夺爵。又以留雍袭镇国公。三十七年，复以惰，夺爵。乾隆四十三年，高宗录瓦克达功，命其四世孙洞福以镇国将军世袭。

辅国公玛占，代善第六子。天聪九年，多铎自广宁入宁远、锦州缀明师，玛占在事有功。崇德元年，从阿济格入长城，至安州，克十二城。师还，上郊劳，赐酒一金?，封辅国公。三年，从岳讬自墙子岭毁边城，入密云，连克台堡，越燕京趋山东，卒于军。四年，丧归，赐银二千、驼马各一。无子，未立后。

## 列传四 诸王三

太祖诸子二

镇国勤敏公阿拜镇国克洁将军汤古代子镇国公聂克塞 莽古尔泰辅国?厚将军塔拜

饶馀敏郡王阿巴泰子安和亲王岳乐温良贝子博和讬博洛博和讬子贝子彰泰阿巴泰孙悼愍贝子苏布图镇国恪僖公巴布泰德格类巴布海阿济格 辅国介直公赖慕布

镇国勤敏公阿拜，太祖第三子。天命十年，偕塔拜、巴布泰伐东海北路呼尔哈部，俘千五百户，还，太祖出城迎劳，授牛录章京。天聪八年，授梅勒额真。崇德三年，授吏部承政。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六年，驻防锦州。八年，以老，罢承政。顺治四年，进二等。五年二月，卒。十年，追封谥。

阿拜子有爵者三：巩安，袭三等镇国将军，进辅国公；干图、灝善封辅国公，干图谥介直。巩安、灝善之后，皆以奉恩将军世袭。

镇国克洁将军汤古代，太祖第四子。事太宗，授固山额真。取永平四城，汤古代偕图尔格、纳穆泰守灤州。天聪四年，明兵攻灤州急，贝勒阿敏怯不敢援，遣巴都礼率数百人突围进，夜三鼓，入灤州。既，明兵以?坏城，城楼火，汤古代等弃城奔永平。既还，太宗廷诘之，汤古代引罪请死。太宗曰：“汝不能全师而归，杀汝何益？”下所司论罪，免死，罢固山额真，夺所属人口，籍其家。八年，授三等梅勒章京。崇德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五年，卒。

子二：穆尔察，初封三等奉国将军，袭爵，进二等。卒，谥恪恭。聂克塞，袭穆尔察三等奉国将军。从多铎略宁远，从多尔衮定京师，逐李自成至庆都，皆有功，累进镇国公。坐事降三等镇国将军。康熙四年，卒。无子，爵除。

莽古尔泰，太祖第五子。岁壬子，从太祖伐乌喇，克六城，莽古尔泰请渡水击之，太祖曰：“止！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我且削之。”遂毁六城，移军富勒哈河。越日，于乌喇河建木城，留兵千守焉。天命元年，授和硕贝勒，以序称三贝勒。

四年，明经略杨镐遣总兵杜松以六万人出抚顺关，刘綎以四万人出宽甸。莽古尔泰从太祖御松界凡，伏兵萨尔浒谷口，伺明兵过将半击之，我军据吉林崖，明兵营萨尔浒山，复偕贝勒代善等以千人益吉林崖，而合师攻萨尔浒，大破之，松战死。

又从太祖还军击斩綎。八月，从伐叶赫。五年，太祖伐明，略懿路、蒲城，令莽古尔泰以所部逐敌，率健锐百人追击明兵，至浑河乃还。六年，镇江守将陈良策叛投毛文龙，莽古尔泰偕代善迁金州民复州。十年，攻克旅顺口。

察哈尔林丹汗侵科尔沁部，围克勒珠尔根城，莽古尔泰赴援，至农安塔，林丹汗遁。十一年，太祖伐喀尔喀巴林部，先命诸贝勒略锡拉穆楞，皆以马乏不能进；莽古尔泰独领兵夜渡击之，俘获无算。

塔山粮运。三年，从太宗征明，阿巴泰自龙井?，又以偏师?天聪元年，攻明右屯关入，攻汉兒庄。莽古尔泰偕多尔衮、多铎为继，降其城，旋谕降潘家口守将。

上克洪山口，逼遵化。莽古尔泰自汉兒庄合军击败明总兵赵率教，擒其副将臧调元。

师进次通州，薄明都，明诸道兵入援。莽古尔泰遣巴牙喇兵前行，与多铎殿，值明溃卒来犯，击歼之。从上阅蓟州，破山海关援兵。四年二月，克永平、遵化。还，与明兵遇，败之。

五年，从围大凌河，正蓝旗围其南，莽古尔泰与德格类率巴牙喇兵策应。明总兵吴襄、监军道张春赴援，距城十五里而营。莽古尔泰从上击之，获春等。当围大凌河时，莽古尔泰以所部兵被创，言于上。上偶诘之曰：“闻尔所部兵每有违误。”

莽古尔泰恚曰：“宁有是耶？”上曰：“若告者诬，当治告者；果实，尔所部兵岂得无罪？”言已，将起乘马，莽古尔泰曰：“上何独与我为难？我固承顺，乃犹欲杀我耶？”抚佩刀，频目之。贝勒德格类，其母弟也，斥其悖，拳殴之，莽古尔泰益怒，抽刃出鞘。左右挥之出，上愤曰：“是固尝弑其母以邀宠者！”诸贝勒议莽古尔泰大不敬，夺和硕贝勒，降多罗贝勒，削五牛录，罚银万及甲胄、雕鞍马十、素鞍马二。

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遁。移师伐明，略大同、宣府。十二月，卒，上临丧，漏尽三鼓，始还；又于中门设幄以祭，哭之恸，乃入宫。

九年，莽古尔泰女弟莽古济格格所属冷僧机告莽古尔泰与德格类、莽古济格格盟誓怨望，将危上，以莽古济格格夫琐诺木为证。搜得牌印十六，文曰“大金国皇帝之印”。追夺莽古尔泰爵。莽古济格格及莽古尔泰子额必伦坐死，馀子并黜宗室。

辅国?厚公塔拜，太祖第六子。天命十年，伐东海北路呼尔哈部有功，授三等甲喇章京。天聪八年，进一等。寻封三等辅国将军。崇德四年九月，卒。顺治十年，追封谥。塔拜子八，有爵者三：额克亲、班布尔善、巴都海。额克亲，崇德元年，从阿济格伐明，偪燕京。明兵自涿州来拒，亲陷阵，破之。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

寻袭爵。五年，从多尔衮攻锦州，复从多铎追击明兵于塔山。六年，上围锦州，败洪承畴兵十三万。移军近松山，掘壕困之。明总兵曹变蛟夜突上营，额克亲偕内大臣锡翰力御，卻之。?功，赐银八十。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入山海关，破李自成，有功，累进镇国公。七年，授正白旗满洲固山额真，复进贝子。八年，坐附罗什博尔惠谄媚诸王造言构衅，削爵，黜宗室。九年，复入宗室，授内大臣。十二年，卒。

班布尔善，累进封辅国公。以附鰲拜，谴死。附见鰲拜传。巴都海，亦封辅国公，谥恪僖。

饶馀敏郡王阿巴泰，太祖第七子。初授台吉。岁辛亥，与费英东、安费扬古率师伐东海窝集部乌尔固辰、穆棱二路，俘千馀人，还。天命八年，偕台吉德格类等伐扎噜特部，渡辽河，击部长昂安。昂安携妻子引牛车遁，师从之，昂邦章京达音布战死。阿巴泰继进，还，太祖郊劳，并赉从征将士。?斩昂安及其子，俘其

太宗即位，封贝勒。阿巴泰语额驸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擐甲胄，猎则佩弓矢，何不得为和硕贝勒？”语闻，上曰：“尔等宜劝之，告朕何为？”天聪元年，察哈尔昂坤杜棱来归，与宴。阿巴泰不出，曰：“我与诸小贝勒同列。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乃位我上，我耻之！”上以语诸贝勒，贝勒代善与诸贝勒共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岳讬、硕讬早从五大臣议政，尔不预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先帝时使领全旗，诸贝勒皆先尔入八分。尔今为贝勒，得六牛录，已逾分矣！

乃欲与和硕贝勒抗行，得和硕贝勒，不更将觊觎耶？”阿巴泰引罪，罚甲胄、雕鞍马四、素鞍马八。

二年，与岳讬、硕讬伐锦州，明师退守宁远，克墩台二十一，毁锦州、杏山、高桥三城，还。三年，从伐明，自喀喇沁波罗河屯行七日，偕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蒙古军攻龙井关，夜半克之。明将易爱自汉兒庄赴援，击斩之，取其城。会上克洪山口，逼遵化，败明山海关援兵，克之。复趋通州，明总兵满桂、侯世禄屯顺义，阿巴泰偕岳讬击走之，获马千馀、驼百，顺义亦下。

时袁崇焕、祖大寿以兵二万屯广渠门外，阿巴泰偕莽古尔泰等率师攻之。闻敌伏兵于右，诸贝勒相约入隘必趋右，若出中路，与避敌同。豪格趋右，败伏兵，转战至城壕。阿巴泰出中路，亦破敌，与豪格师会。罢战，诸贝勒议违约罪，阿巴泰当削爵。上曰：“阿巴泰非怯，以顾其二子，与豪格相失，朕奈何加罪于吾兄？”

宥之。徇通州，焚其舟，略张家湾。四年，从上围永平，与济尔哈朗邀斩?。从上至蓟州，明兵五千自山海关至，奋击，歼其叛将刘兴祚。寻命守永平。明兵攻灤州，偕萨哈璘赴援，明兵引退，代还。

五年，初设六部，掌工部事。从上围大凌河，正黄旗围北之西，镶黄旗围北之东，阿巴泰率巴牙喇兵为策应。大寿降，阿巴泰偕德格类、多尔衮、岳讬以兵四千易汉装，从大寿夜袭锦州，二更行，?发不绝声。锦州人闻之，谓大凌河兵逸，争出应之，师纵击，斩馘甚。雾，两军皆失伍，乃引还。七年，筑兰磐城，赐御用蟒衣一、紫貂皮八、马一。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阿巴泰请先伐明。八月，略山海关，俘数千人还。上迎劳，责其不深入。八年，从征宣府，至应州，克灵丘及王家庄。九年，阿巴泰病手痛，上曰：“尔自谓手痛不耐劳苦。不知人身血脉，劳则无滞。惟家居佚乐，不涉郊原，手不持弓矢，忽尔劳动，疾痛易生。若日以骑射为事，宁复患此？凡有统帅之责者，非躬自教练，士卒奚由奋？尔毋媮安，斯克敌制胜，身不期强而自强矣。”

崇德元年，封饶馀贝勒。偕阿济格等伐明，克雕鹗堡、长安岭堡，薄延庆，分兵克定兴、安肃、容城、安州、雄、东安、文安、宝坻、顺义、昌平十城。五十六战皆捷，俘十数万。师还，上出城十里迎劳，酌以金?。上伐朝鲜，留防噶海城。三年，上伐喀尔喀，阿巴泰与代善留守，筑辽阳都尔弼城，复治盛京至辽河道，道广十丈，高三尺，濬壕夹之。副多尔衮率师伐明，毁边墙入，越明都趋涿州，直抵山西。复东趋临清，克济南。略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还。赐马二、银五千。四年，偕阿济格略锦州、宁远。

五年，偕多尔衮屯田义州，分兵克锦州城西九台，刈其禾；又克小凌河西二台。

偕杜度伏兵宁远，截明运道，夺米千石。移师败明杏山、松山兵。时大军更番围锦州，阿巴泰屡往还其间。六年，坐从多尔衮去锦州三十里为营及遣士卒还家，论削爵，夺所属户口。诏宽之，罚银二千。寻从上破洪承畴援兵十三万。七年，锦州降，偕济尔哈朗围杏山，克之，还守锦州。?功，赐蟒缎七十。

十月，授奉命大将军伐明，内大臣图尔格副之。自黄崖口入边，败明将白腾蛟等于蓟州，破河间、景州。趋兗州，擒斩明鲁王以派等。分徇莱州、登州、青州、莒州、沂州，南至海州。还略沧州、天津、三河、密云。凡克城八十八，降城六，俘三十六万，得金万二千、银二百二十万有奇。八年五月，师还，上遣济尔哈朗、多尔衮等郊迎三十里，赐银万。顺治元年四月，进郡王。二年，统左右两翼兵镇山东，剿满家洞土寇，寻还。三年，薨。康熙十年，追谥。

阿巴泰子五，有爵者四：尚建、博和讬、博洛、岳乐，而岳乐袭爵。

安和亲王岳乐，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从豪格徇四川，击斩张献忠。六年，封贝勒。八年，袭爵，改号安郡王。九年，掌工部事，与议政。十年，命为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规讨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寻行成，入贡，乃罢兵。十二年，掌宗人府事。十四年，进亲王。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耿精忠并反，犯江西。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师讨之，自江西规广东，次南昌，遣兵复安福、都昌。十四年，复上高、新昌。战抚州唐埠、七里冈、五桂寨、徐汊，屡破敌，复馀干、东乡。诏移师湖南，疏言：“江西为广东咽喉，当江南、湖三千，固??广之冲，今三十馀城皆陷贼。三桂于醴陵造木城，增伪总兵十馀人，兵七万、守萍乡诸隘。若撤抚州、饶州、都昌诸路防兵尽赴湖南，则诸路复为贼有。否则，兵势单弱，不能长驱。广东诸路，恐亦多阻。臣欲先平江西，无?顾忧，然后移师。”疏闻，上令速定江西。岳乐督兵攻建昌，精忠将邵连登率数万人迎战长兴乡，击走之，克建昌，并下万年、安仁。师进克广信，再进克饶州，破敌景德镇，复克浮梁、乐平。分兵徇宜黄、崇仁、乐安，皆下。并谕降泰和、龙泉、永新、庐陵、永宁及湖广茶陵诸县。师再进，克靖安、贵溪。疏言：“三桂闻臣进取，必固守要害，非绿旗兵无以搜险，非红衣?无以攻坚。请令提督赵国祚等率所部从臣进讨，并敕发新造西洋?二十。”又疏言：“精忠将张存遣人称有兵八千屯顺昌，俟大军入闽为应。”诏以简亲王喇布专主福建军事，而趣岳乐赴长沙。

十五年，岳乐师克萍乡，遂薄长沙。疏言：“敌船集长沙城下，我师无船，难以应敌。长沙附近林木颇盛，请先拨战舰七十艘，仍令督抚委员伐木造船。”如所请。八月，诏曰：“朕闻王复萍乡，直抵长沙，甚为嘉悦。王其善抚百姓，使困苦得纾；即胁从者皆朕赤子，当加意招徠。”十六年，遣兵破敌浏阳，斩千馀级，克平江。十七年，破敌七家洞。三桂将林兴珠等自湘潭来降。九月，三桂既死，诏趣岳乐进师。岳乐请赴岳州调度诸军。上命大将军察尼规取岳州，而令岳乐仍攻长沙。

十八年正月，岳州降。长沙贼亦弃城遁，遂入长沙，遣兵复湘潭。寻会喇布军克衡州、宝庆，分兵守焉。复与喇布合军攻武冈，破敌宝庆岩溪，斩级数百，获舟四十。

师次紫阳河，敌于对岸结营，师迳渡，分兵出敌后夹击之，敌溃走。三桂将吴国贵、胡国柱以二万人守隘，发?殪国贵，夺隘。贝子彰泰逐敌至木瓜桥，遂克武冈及枫木岭。诏召岳乐还京师，以敕印付彰泰。十九年正月，下诏褒岳乐功。岳乐至京师，上于卢沟桥南二十里行郊劳礼。

顺治初，故明外戚周奎家有自称明太子者，使旧宫人及东宫官属办视非是。三桂反，京师又有硃慈璊者，自称三太子，私改元广德，纠党举火为乱，事败，慈璊走免。鞫其党，谓其真姓名为杨起隆。及岳乐驻师枫木岭，于新化僧寺得硃慈灿，自言为庄烈帝长子，闯难奔南京，福王置诸狱，释为民，从朽木和尚为僧，往来永州、宝庆间。以三桂悖逆反覆，将募兵声讨，三桂死，乃止。至是，岳乐携慈灿来京，诏令慈璊党相见，复不相识，乃斩之。

二十年，仍掌宗人府事。二十七年，偕简亲王雅布往苏尼特防噶尔丹。二十八年二月，薨，予谥。二十九年，贝勒诺尼讦岳乐掌宗人府，听谗，枉坐诺尼不孝罪，追降郡王，削谥。

岳乐子二十，有爵者三：蕴端、玛尔浑、经希。蕴端封勤郡王，坐事降贝子；复坐事夺爵。经希封僖郡王。岳乐得罪，降镇国公，卒，停袭。玛尔浑，袭爵。玛尔浑好学能文章，蕴端亦善诗词。玛尔浑又辑宗室王公诗为宸萼集，一时知名士多从之游。四十八年，薨，谥曰懿。子华?，袭。五十八年，薨，谥曰节。雍正元年十二月，诏曰：“曩安郡王岳乐谄附辅政大臣，每触忤皇考，蒙恩始终宽宥，而其诸子全不知感，倾轧营求，妄冀封爵。玛尔浑、华?相继夭折，爵位久悬。岳乐诸子伍尔占、诸孙色亨图等，怨望形于辞色。廉亲王允禩又复逞其离间，肆为谗言。安郡王爵不准承袭。”乾隆四十三年，高宗以阿巴泰、岳乐屡著功绩，封华?孙奇昆辅国公，世袭。

温良贝子博和讬，阿巴泰第二子。初封辅国公。崇德元年，从征朝鲜，围南汉山城，。三年，从伐明，自董家口略明都西南六府，入山西界。移师?偕尼堪击走其援兵，斩殪甚克济南。师还，赐银二千。七年，从阿巴泰伐明，自黄崖口入。及还，赐银三千。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贝子。三年，从多铎击喀尔喀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五年九月，卒，予谥。子六，彰泰，袭贝子。

彰泰袭爵，进封。康熙十三年春，吴三桂陷湖南，上命贝勒尚善为大将军，率师下岳州，以彰泰参赞军务。十五年，诏责行师延缓。彰泰与尚善议水陆并进，遣额司泰等破敌洞庭湖，获舟五十馀。敌立椿套湖峡口阻我师。十七年，督兵伐椿，棹轻舟破敌柳林嘴，发?毁其船。八月，尚善卒于军，贝勒察尼代为大将军，授彰泰抚远将军。九月，督兵出南津港。十月，破敌陆石口，屯白米滩，绝三桂兵运道。

十八年，三桂将陈珀等以乏食出降，吴应麒走衡州。都统珠满等克湘阴，彰泰克华容、石首。会安亲王岳乐复长沙，简亲王喇布复衡州，诏彰泰与会师。自衡州进攻武冈，击破三桂将吴国贵等。十一月，召岳乐还京师，命彰泰代为定远平寇大将军。

十九年，复沅州，靖州，三桂所置绥宁诸将吏及附近土司俱降。疏言：“将军蔡毓荣调遣汉兵，今进取贵州，若不相闻，恐碍事机。”诏毓荣军事关白大将军。

十月，次镇远，关，截其隘，而与毓荣督兵躏敌垒。所遣兵亦夺十向口，破敌大岩门，逐之至?遣兵攻镇远，趋贵阳。三桂孙世璠及应麒等俱走还云南。迭克安?，遂复镇远。进下平越及新添?偏桥顺、石阡、都匀、思南诸府。十一月，复永宁，破敌安笼铺，逐之至鸡公背山铁索桥，师驻贵阳。诏趣彰泰进规云南。

二十年正月，渡盘江，破敌沙子哨，进次腊茄坡，复新兴所，逐北三十里，克普安、霑益。大将军赉塔自广西入曲靖，会于嵩明州，合围云南会城，距三十里。

世璠将胡国柄、刘起龙等以万馀人列象阵拒战。赉塔军其右，彰泰军其左，自卯达午，殊死战，破敌阵，斩、走马街、双塔寺、得胜桥、重关诸地?国柄、起龙等，俘获无算。令诸军分扼南坝、萨石，于是大理、临安、永顺、姚安、武定世璠所置将吏，相继诣军前降。

世璠将马宝、胡国柱等自四川，夏国相自广西，还救云南，彰泰遣兵迎击，宝次姚安，亦乞降。国柱走鹤庆、丽江，希福攻云龙州，国柱自经死。国相走广西，李国樑等围之西板桥，国相亦降，与宝同槛送京师。将军赵良栋师自四川至，彰泰偕赉塔及良栋等屡破敌南坝、得胜桥、太平桥、走马街诸地。师薄城环攻，世璠自经死，其将何进忠等出降。彰泰戒将士毋杀掠，入城安抚，收仓库，戮世璠尸，函首献阙下。云南平。授左宗正。二十一年十月，师还，上迎劳卢沟桥南二十里。

二十二年，议初下岳州迁延罪，以功不坐。赐金二十、银千。二十四年，坐滥举宗人府属官，罢左宗正。二十九年正月，卒。子屯珠，袭镇国公。授左宗正、礼部尚书。五十七年，卒。赠贝子，谥恪敏。孙逢信，以辅国公世袭。

博洛，阿巴泰第三子。天聪九年，从伐明，有功。崇德元年，封贝子。二年，与议政。三年，授理籓院承政。从攻宁远，趋中后所。明将祖大寿袭我军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等与相持，博洛突前奋击，大寿引?。五年，从济尔哈朗迎来归蒙古苏班岱，击败明兵，赐良马。寻与诸王更番围锦州。六年，洪承畴以十三万人援锦州，博洛偕阿济格击之，至塔山，获笔架山积粟；又偕罗洛浑等设伏阿尔斋堡，击败明将王朴、吴三桂。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贝勒。从多铎征河南。二年，破自成潼关。

多铎南征，下江宁，分师之半授博洛，下常州、苏州，趋杭州，屡败明兵。师临钱塘江岸，明兵以为江潮方盛，营且没，会潮连日不至，明潞王常淓以杭州降，淮王常清亦自绍兴降。克嘉兴，徇吴江，破明将吴易，攻江阴亦下。师还，赐金二百、银万五千、鞍马一。

三年，命为征南大将军，率师驻杭州。明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明将方国安营钱塘江东，亘二百里。师无舟，会江沙暴涨，固山额真图赖等督兵径涉，国安惊遁，以海走台州。师入绍兴，进克金华，击杀明蜀王盛浓等，再进克衢州，浙江平。明唐王聿键据福建，博洛率师破仙霞关，克浦城、建宁、延平。聿键走汀州，遣阿济格、尼堪、努山等率师从之，克汀州，擒聿键及曲阳王盛渡等。明将姜正希以二万人夜来袭，击之?，斩万馀级。又破敌分水关，克崇安。梅勒额真卓布泰等克福州，斩所置巡抚杨廷清等，降其将郑芝龙等二百九十馀人、马步兵十一万有奇。师复进，下兴化、漳州、泉州诸府。十一月，遣昂邦章京佟养甲徇广东，克潮州、惠州、广州，击杀明唐王聿及诸王世子十馀人，承制以养甲为两广总督。四年，师还，进封端重郡王。五年，以所获金币、人口赉焉。

偕阿济格防喀尔喀，徇大同，讨叛将姜瓖。六年正月，偕硕塞援代州，克其郛。

三月，瓖将马得胜以五千自北山逼我师，博洛率千馀骑应之，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等奋击，大破之，斩馘过半，瓖闭城不敢出。睿亲王多尔衮自京师至军议抚，承制进亲王，命为定西大将军。移师汾州，下清源、交城、文水、徐沟、祁诸县，战平阳、绛州；又遣军克孝义，战寿阳、平遥、辽州、榆次：屡捷。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围大同，巽亲王满达海、谦郡王瓦克达定朔州、宁武。召博洛还京师，疏言：“太原、平阳、汾州所属诸县虽渐次收复，然未下者尚多，恐撤军后，贼乘虚袭踞，请仍留守御。”上从之。瓖既诛，与满达海合军克汾州，复岚、永宁二县，战绛州孟城驿、老君庙诸地，尽歼瓖馀党，乃还师。七年，偕满达海、尼堪同理六部事。再坐事，降郡王。世祖亲政，复爵。寻命掌户部。九年三月，薨，谥曰定。

子齐克新，袭。十六年，追论博洛分多尔衮遗财，又掌户部时尚书谭泰逞私揽权，不力阻，夺爵、谥，齐克新降贝勒。十八年，卒，谥怀思。无子，爵除。博洛子塔尔纳封郡王，卒，谥敏思。坐博洛罪，追夺爵。

悼愍贝子苏布图，阿巴泰孙。父尚建，追封贝子，谥贤?。苏布图初封辅国公。

顺治二年，从勒克德浑驻江宁，移师征湖广。三年，从定荆州、襄阳有功，赐金五十、银千，进贝子。五年，复从济尔哈朗徇湖广，卒于军，谥悼愍。子颜龄，封镇国公。卒。无子，爵除。苏布图弟强度，封贝子，谥介洁，亦不袭。

镇国恪?公巴布泰，太祖第九子。天命十年，偕阿拜、塔拜伐东海北路呼尔哈部，有功。十一年，命理正黄旗事。天聪四年，从阿敏驻永平。明兵攻灤州，巴布泰不能御，坐罢。八年，授梅勒额真。从伐明，克保安州。巴布泰匿所获不以闻，复坐罢。崇德六年，授三等奉国将军。顺治元年，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二年，进一等。三年，从勒克德浑伐湖广，战安远、南漳、西峰口、关王岭、襄阳，屡破敌。

四年，进辅国公。六年，偕务达海讨姜瓖，进镇国公。十二年正月，卒，予谥。子噶布喇，封辅国公；祜锡禄，袭三等镇国将军。其后并以奉恩将军世袭。

德格类，太祖第十子。初授台吉。天命六年，师略奉集堡，将还，有一卒指明兵所在，德格类偕岳讬、硕讬进击之，击败明将李秉诚。复偕台吉寨桑古阅三岔河桥，至海州，城中官民张乐舁舆迎德格类等，令军士毋扰民，毋夺财物，毋宿城上，毋入民居。翌日，遣视三岔河者还报桥毁无舟楫，乃还。八年，偕阿巴泰伐喀尔喀扎噜特部。十一年，复从代善伐扎噜特部。天聪三年，偕济尔哈朗略锦州，焚其积聚。?功，进和硕贝勒。

五年，初设六部，掌户部事。从围大凌河，德格类率师策应，击破明监军道张春。十。六年，偕济尔哈朗等略归化城。复?月，祖大寿降，偕阿巴泰等伪为明军袭锦州，击斩甚偕岳讬略地，自耀州至盖州迤南。七年，攻克旅顺口。八年，从伐明，抚定蒙古来归人户。克独石口。攻赤城，未拔。入保安州，会师应州，还。九年十月，卒。上临其丧，痛悼之，漏尽三鼓乃还。设幄坐其中，撤馔三日。

逾月，莽古尔泰既卒，为冷僧机所讦，以大逆削籍，德格类坐同谋，追削贝勒。

子邓从豪格征张献忠，战死，世祖诏其子辉尔食一等阿?什库，并坐，削宗籍；德克西克，以侍思哈尼哈番俸。子五，云柱，授一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命复宗籍，赐红带。

巴布海，太祖第十一子。初授牛录章京。天聪八年，授一等甲喇章京。尝命偕镇国将军阿拜祭陵，巴布海不待阿拜，先往祭。牛未至，取民牛代，以祭牛偿民，民以小不受，讼焉，罚银三十偿民，又不与，再讼。巴布海闻上，上责其愚黯，且谓其受制于妻，妻，扬古利女也。崇德四年，授梅勒额真，封镇国将军。七年，巴布海语固山额真谭泰曰：“原罢我梅勒额真。堪为梅勒额真者，多于草木！”谭泰语折之，誓曰：“若口与心违者，天日鉴之！”图海奉命差择牛录贫富，巴布海曰：“我所领牛录甚富。”语闻，巴布海曰：“我非太祖之子欤？谭泰等顾厚诬我。”

廷鞫皆实，罪当死，上宽之，但夺爵。世祖即位，有为飞书讦谭泰者，投一等公塔瞻第。鞫其仆，谓得之巴布海家。内监逮讯，不承，巴布海及其妻并子阿喀喇皆坐死，籍其家予谭泰。顺治九年，谭泰诛，乃以其孥及遗产畀巴布泰。

阿济格，太祖第十二子。初授台吉。天命十年，从贝勒莽古尔泰伐察哈尔，至农安塔。十一年，偕台吉硕讬伐喀尔喀巴林部，复从贝勒代善伐扎鲁特，皆有功，授贝勒。天聪元塔山粮运。会师锦州，薄宁远，?年，偕贝勒阿敏伐朝鲜，克五城。

从上伐明，偕莽古尔泰明兵千馀人为车营，掘壕，前列火器，阿济格击歼之。总兵满桂出城阵，上欲进击，诸贝勒以距城近，谏不可，独阿济格请从。上督阿济格驰击明骑兵至城下，诸贝勒皆惭，奋不及胄，亦进击其步军，明兵死者大半。二年，以擅主弟多铎婚，削爵，寻复之。

三年，偕济尔哈朗略明锦州、宁远，焚其积聚，俘三千。复从上伐明，克龙井关，下汉兒庄城，克洪山口。进次遵化，击斩明总兵赵率教。薄明都，袁崇焕、祖大寿以兵二万赴援，屯广渠门外，师逐之，迫壕，阿济格马创，乃还。寻偕阿巴泰等略通州，至张家湾。寻从上阅蓟州，遇明山海关援兵，阿济格偕代善突入敌阵，大破之。

四年，复从伐明，趋广宁，会师大凌河。夜围锦州，明兵袭阿济格营，雾不见人，阿济格严阵待。青气降，雾豁若门辟，急纵击，获明裨将一、甲械及马二百馀。

上酌金?亲劳之，授围城方略。寻闻明增兵，上命扬古利率八旗巴牙喇兵之半以益军。

大寿弟大弼逐我军中侦骑近上前，上擐甲与战，阿济格驰至，明兵步骑鹓出，奋击?

之，斩明裨将一。上以所统兵付阿济格，明监军道张春援至，又战于大凌河，截杀过半，逐北四十里。

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遁。上移师伐明，令阿济格统左翼及蒙古兵略大同、宣府，尽得张家口所贮犒边财物。七年，城通远堡，迎降将孔有德，拒明及朝鲜兵。

诏问攻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阿济格言当攻明。偕阿巴泰略山海关，诏责其不深入，阿济格言；“臣欲息马候粮，诸贝勒不从。”上曰：“汝果坚不还，诸贝勒将弃汝行乎？”八年，从伐明，克保安，拔灵丘。

崇德元年，进武英郡王。偕饶馀贝勒阿巴泰及扬古利伐明，自雕鹗堡入长安岭，薄延庆。越保定至安州，克昌平、定兴、安肃、宝坻、东安、雄、顺义、容城、文安诸县，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馀万。又遣固山额真谭泰等设伏，斩遵化三屯营守将，获马百四十馀。得优旨，赐鞍马一。师还，上迎劳地载门外十里，见阿济格劳瘠，为泪下，亲酌金?劳之。上伐朝鲜，命守牛庄。二年，硕讬攻皮岛未下，阿济格督所部水陆并进，克之。上遣使褒劳。

四年，从伐明，阿济格扬言欲以红衣?攻台，守者惧，四里屯、张刚屯、宝林寺、旺民屯、于家屯、成化峪、道尔彰诸台俱下。寻还守塔山、连山，俘人马千计。复偕阿巴泰略锦州、宁远。六年，偕济尔哈朗围锦州。守郛蒙古台吉吴巴什等议举城降，祖大寿觉之，击蒙古兵，阿济格夜登陴助战，明兵败，徙蒙古降者于义州。屡击败明兵，赐银四千。

洪承畴率诸将王朴、吴三桂等援锦州，号十三万。上亲视师，营松山。明兵奔塔山，阿济格追击之，获笔架山积粟，又偕多尔衮克敌台四，擒明将王希贤等，朴、三桂仅以身免。明兵犹守锦州、松山、杏山、高桥诸地，上还盛京，命阿济格偕杜度、多铎等围之。承畴二千皆降。七年，围?环射之，明兵败还，城闭不得入，其?

夜出松山袭我军，阿济格等督杏山，遣军略宁远。三桂以四千人驻塔山、高桥，不战而退，纵兵四击，又迭败之。八年，复，攻城西，斩馘四千馀?偕济尔哈朗攻宁远，军城北，布云梯发?，城?，克之；抵前屯，明总兵黄色弃城遁，复克之。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英亲王，赐鞍马二。命为靖远大将军，自边外入陕西，断自成归路，八战皆胜，克城四，降城三十八。时自成为多铎所败，弃西安走商州。诏多尚二十万，规取南京。阿济格以师从之?铎趋淮、扬，而命阿济格率师讨自成。自成南走，及于邓州，复南至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屡破敌，自成走死，斩其将刘宗敏，俘宋献策。宗敏，自成骁将；献策，自成所倚任，号军师者也。

明将左良玉子梦庚方驻军九江，师至，执总督袁继咸等，率马步兵十万、舟数万，诣军门降。是役凡十三战，下郡县：河南十二，湖广三十九，江西、江南皆六。

捷闻，上使赴军慰劳，诏曰：“王及行间将士驰驱跋涉，悬崖峻岭，深江大河，万有馀里，劳苦功高。寇氛既靖，宜即班师。其招抚馀兵，或留或散，王与诸大臣商榷行之。”诏未至，阿济格率师还京师。睿亲王多尔衮责阿济格不候诏班师，又自成未死时，先以死闻，遣人数其罪；又在午门张盖坐，召而斥之。复议方出师时，胁宣府巡抚李鉴释逮问赤城道硃寿?及擅取鄂尔多斯、土默特马，降郡王。寻复之。

五年，剿天津、曹县土寇。十一月，率师驻大同，姜瓖叛，督兵讨之。旋命为平西大将军，率固山额真巴颜等讨瓖。六年，瓖将刘迁犯代州，遣博洛赴援，围乃解。

多尔衮至大同视师，时阿济格两福晋病卒，命归视，阿济格曰：“摄政王躬摄大政，为国不遑，吾敢以妻死废国事？”阿济格自以功多，告多尔衮曰：“辅政德豫亲王征流寇至，追腾机思不取，功绩未著，不当优异其子。郑亲?庆都，潜身僻地，破潼关、西安不歼其王乃叔父之子，不当称‘叔王’。予乃太祖之子，皇帝之叔，宜称‘叔王’。”多尔衮斥其妄，令勿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寻复偕巩阿岱攻大同，会降将杨振威斩瓖降，隳其城睥睨五尺，乃还。八年正月，多尔衮薨于喀喇城，阿济格赴丧次，诸王夜临，独不至，召其子郡王劳亲以兵胁多尔衮所属使附己。丧还，上出迎，阿济格不去佩刀。劳亲兵至，阿济格张纛与合军。多尔衮左右讦阿济格欲为乱，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遣人于路监之。还京师，议削爵，幽禁。逾月，复议系别室，籍其家，诸子皆黜为庶人。十月，监守者告阿济格将于系所举火，赐死。

阿济格子十一，有爵者三：和度、傅勒赫、劳亲。和度，封贝子，先卒。劳亲与阿济格同赐死。

傅勒赫，初封镇国公。坐夺爵，削宗籍。十八年，谕傅勒赫无罪，复宗籍。康熙元年，追封镇国公。子构孳、绰克都，并封辅国公。绰克都，事圣祖。从董额讨王辅臣，守汉中，攻秦州，师无功。授盛京将军，又以不称职，夺爵。上录阿济格功，以其子普照仍袭辅国公，坐事夺爵，以其弟经照仍袭辅国公。雍正间，普照亦以军功复爵，卒。世宗谕曰：“普照军前?力，且其兄女为年羹尧妻，故特予封爵。

今羹尧负恩诛死，此爵不必承袭。”居数年，经照亦坐事，夺爵。普照、经照皆能诗。乾隆四十三年，命阿济格之裔皆复宗籍。经照子孙递降，以奉恩将军世袭。

辅国介直公赖慕布，太祖第十三子。天聪八年，授牛录章京。崇德四年，与议政。七年，从阿济格伐明，败宁远兵。上御笃恭殿赉师，阿济格不待赏先归。赖慕布坐不劝阻，夺职，罢议政。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三年，卒。十年五月，追封谥。子来祜，袭。累进辅国公。坐事，夺爵。高宗以其孙扎昆泰袭奉恩将军，一传，命停袭。

## 列传五 诸王四

太祖诸子三

睿忠亲王多尔衮豫通亲王多铎子信宣和郡王多尼信郡王董额辅国恪僖公察尼多尼子信郡王鄂扎费扬果

睿忠亲王多尔衮，太祖第十四子。初封贝勒。天聪二年，太宗伐察哈尔多罗特部，破敌于敖穆楞，多尔衮有功，赐号墨尔根代青。三年，从上自龙井关入明边，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兒庄，趋通州，薄明都，败袁崇焕、祖大寿援兵于广渠门外，又歼山海关援兵于蓟州。四年，引还，多尔衮与莽古尔泰先行，复破敌。五年，初设六部，掌吏部事。从上围大凌河，战，多尔衮陷阵，明兵堕壕者百馀，城上?矢发，将士有死者。上切责诸将不之阻。祖大寿约以锦州献，多尔衮与阿巴泰等以兵四千，侨装从大寿作溃奔状，袭锦州，锦州兵迎战，击败之。事具阿巴泰传。

六年五月，从征察哈尔。七年六月，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多尔衮言：“宜整兵马，乘穀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八年五月，从上伐明，克保安，略朔州。九年，上命偕岳讬等将万人招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至朔州，毁宁武关，略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及应州，复自?师还渡河，多尔衮自平鲁还。林丹汗得元玉玺曰“制诰之宝”，多尔衮使额哲进上，?臣因表上尊号。?归化城携降崇德元年，进封睿亲王。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师伐明，命王偕多铎攻山海关缀明师，阿济格捷至，乃还。从伐朝鲜，偕豪格别从宽甸入长山口，克昌州。进攻江华岛，克之，获朝鲜王妃及其二子，国王李倧请降。

上还盛京，命约束后军，携朝鲜质子鹔、淏及大臣子以归。

三年，上伐喀尔喀，王留守，筑辽阳都尔弼城，城成，命曰屏城；复治盛京至辽河大道。八月，命为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岳讬将右翼，伐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约右翼兵会通州河西务。越明都至涿州，分兵八道，行略地至山西，南徇保定，击破明总督卢象升。遂趋临清，渡运河，破济南。还略天津、迁安，出青山关。克四十馀城，降六城，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赐马五、银二万。五年，屯田义州，克锦州城西九台，刈其禾。又克小凌河西二台。迭败明兵杏山、松山间。

围锦州，王贝勒移营去城三十里，又令每旗一将校率每牛录甲士五人先归。上遣济尔哈朗代将，传谕诘责，对曰：“臣以敌兵在锦州、松山、杏山三城，皆就他处牧马。若来犯，可更番抵御。是以遣人归牧，治甲械。旧驻地草尽，臣倡议移营就牧，罪实在臣。”上复使谕曰：“朕爱尔过于?子弟，锡予独厚。今违命若此，其自议之。”王自言罪当死，上命降郡王，罚银万，夺二牛录。

，请济师。上自将疾?六年，复围锦州。洪承畴率十三万人屯松山，王屡击之，以敌驰六日，次戚家堡，将屯高桥。王请上驻松山、杏山间，分兵屯乌欣河南山，亘海为营。明兵屡?复前，上张黄?指挥，明兵引退。王偕洛讬等趋塔山道横击之，明兵多死者；遂发?克塔山外四台，擒王希贤等。寻以贝勒杜度等代将，王暂还。复出，七年，下松山，获承畴，克锦州，大寿复降。进克塔山、杏山。乃隳三城，师还。?功，复亲王。

八年，太宗崩，王与诸王、贝勒、大臣奉世祖即位。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王同辅政，誓曰：“有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者，天地谴之！”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王自立，王发其谋，诛阿达礼、硕讬。寻与济尔哈朗议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顺治元年正月，?朝鲜餽遗，告济尔哈朗及诸大臣曰：“朝鲜国王因予取江华，全其妻子，常以私餽遗。先帝时必闻而受之，今辅政，谊无私交，不当受。”因并禁外国餽诸王贝勒者。济尔哈朗谕诸大臣，凡事先白王，书名亦先之。

王由是始专政。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肃亲王豪格怨望，集议，削爵，大臣扬善等以谄附，坐死。

四月乙丑，上御笃恭殿，授王奉命大将军印，并御用纛盖，敕便宜行事，率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及孔有德等伐明。丙寅，发盛京。壬申，次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来书乞师，王得书，移师向之。癸酉，次西拉塔拉。答三桂书曰：“我国欲与明修好，屡致书不一答。是以整师三入，盖示意于明，欲其熟筹通好。今则不复出此，惟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闻流贼陷京都，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沈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籓?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伯若率王。国雠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

丁丑，次连山。三桂复遣使请速进，夜逾宁远抵沙河。戊寅，距关十里，三桂报自成兵已出边。王令诸王逆击，败李自成将唐通于一片石。己卯，至山海关，三桂出迎，王慰劳之。令所部以白布系肩为识，先驱入关。时自成将二十馀万人，自北山列阵，横亘至海。，不可轻敌。吾观其阵大，首尾不相顾?我兵阵不及海岸，王令曰：“流贼横行久，獷而。可集我军鳞比，伺敌阵尾，待其衰击之，必胜。努力破此，大业成矣。勿违节制！”既成良久，师譟。风止，自三桂阵右?列，令三桂居右翼后。搏战，大风扬沙，咫尺不能辨。力突出，捣其中坚，马迅矢激。自成登高望见，夺气，策马走。师无不一当百，追奔四十里，自成溃遁。王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下令关内军民皆薙发。以马步兵各万人属三桂，追击自成。乃誓诸将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以安天下。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自关以西，百姓有逃窜山谷者，皆还乡里，薙发迎降。辛巳，次新河驿，使奏捷，师遂进。途中明将吏出降，命供职如故。

五月戊子朔，师次通州。自成先一日焚宫阙，载辎重而西。王令诸王偕三桂各率所部追之。己丑，王整军入京师，明将吏军民迎朝阳门外，设卤簿，请乘辇，王曰：“予法周公以周公尝负扆，固请，乃命以卤簿列王仪仗前，奏乐，拜天，复拜阙?辅冲主，不当乘。”，乘辇，升武英殿。明将吏入谒，呼万岁。下令将士皆乘城，毋入民舍，民安堵如故。为崇祯帝发丧三日，具帝礼葬之。诸臣降者，仍以明官治事。武英郡王阿济格逐自成至庆都，大破之，获其辎重。自成西奔，又令固山额真谭泰、准塔等率巴牙喇兵追至真定，自成败走。巴泰赍敕慰劳。畿辅诸府县先后请降，分遣固山额?王再遣使奏捷，上遣学士詹霸、侍真巴哈纳、石廷柱略山东，叶臣定山西诸省，金砺等安抚天津。

王初令官民皆薙发，继闻拂民原，谕缓之。令戒饬官吏，网罗贤才，收恤都市贫民。用汤若望议，釐正历法，定名曰时宪历。复令曰：“养民之道，莫大于省刑罚，薄税敛。自明季祸乱，刁风日竞，设机构讼，败俗伤财，心窃痛之！自今咸与维新，凡五月初二日昧爽殴，田、婚细故，就有司告理。?以前，罪无大小，悉行宥免。违谕讦讼，以所告罪罪之。重大者经抚按结案，非机密要情，毋许入京越诉。

讼师诬陷良民，加等反坐。前朝弊政，莫如加派，辽饷之外，复有剿饷、练饷，数倍正供，远者二十年，近者十馀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诸名目，巧取殃民。今与民约，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予删除。官吏不从，察实治罪。”六月，遣辅国公屯齐喀、和讬，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迎上，定都燕京。

明福王由崧称帝江宁，遣其大学士史可法督师扬州，设江北四镇，沿淮、徐置戍。王致书可法曰：“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后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讬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绪，未审以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

国家抚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能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勍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H5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

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籓，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原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窃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宣意。”可法旋遣人报书，语多不屈。

京师民讹言秋七、八月将东迁，王宣谕当建都燕京，戒民毋信流言摇惑。又讹言八月屠民；未几，又讹言上至京师，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王复宣谕曰：“民乃国之本，尔曹既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曹试思，今上携将士家属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馀员为督、抚、司、道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馀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害，发兵追剿，犹恨未能速定，岂能不爱京城军民，反行杀戮？此所目击，何故妄布流言？是必近京土寇，流贼间谍，有意煽惑摇动，已谕各部严捕。通?皆心。”?行晓谕，以安

九月，上入山海关，王率诸王?臣迎于通州。上至京师，封为叔父摄政王，赐貂蟒朝衣。十月乙卯朔，上即位，以王功高，命礼部尚书郎球、侍郎蓝拜、启心郎渥赫建碑纪绩，加赐册宝、黑狐冠一、上饰东珠十三、黑狐裘一，副以金、银、马、驼。二年，郑亲王等议上摄政王仪制，视诸王有加礼。王曰：“上前未敢违礼，他可如议。”翌日入朝，诸臣跪迎，命还舆，责大学士刚林等曰：“此上朝门，诸臣何故跪我？”御史赵开心疏言：“王以皇叔之亲，兼摄政王之尊，臣民宁肯自外于拜舞？第王恩皆上恩，?臣谒王，正当限以礼数，与朝见不同。庶诸臣不失尊王之意，亦全王尊上之心。上称叔父摄政王，王为上叔父，惟上得称之。若臣庶宜于叔父上加‘皇’字，庶辨上下，尊体制。”下礼部议行。其年六月，豫亲王克扬州，可法死之，遂破明南都。闰六月，英亲王逐李自成至武昌，东下九江，故明宁南侯降，江南底定。十月，上赐王马，王入谢，诏曰：“遇朝贺大典，朕受王?左良玉子梦庚率礼。若小节，勿与诸王同。”王对曰：“上方幼冲，臣不敢违礼。待上亲政，凡有宠恩，不敢辞。”王时摄政久，位崇功高，时诫诸臣尊事主上，曰：“俟上春秋鼎盛，将归政焉。”

。英、豫二王与王同母，王视豫亲王厚，每宽假之。豫?初，肃亲王怨王不立己，有亲王之征苏尼特也，王送之出安定门。及归，迎之乌兰诺尔。集诸大臣，语以豫亲王功懋，宜封辅政叔王，因罢郑亲王辅政，以授豫亲王。肃亲王既平四川，王摘其微罪，置之死。四年十二月，王以风疾不胜跪拜，从诸王大臣议，独贺正旦上前行礼，他悉免。五年十一月，南郊礼成，赦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

六年二月，自将讨大同叛将姜瓖，拔浑源。闻豫亲王病痘，先归。谕瓖降，未下。以师行在外，铸行在印。禁诸王及内大臣干预部院政事及汉官升降，不论所言是非，皆治罪。七月，复征大同，瓖将杨振威斩瓖降。十月，移师讨喀尔喀二楚呼尔，徵敖汉、扎噜特、察哈尔、乌喇特、土默特、四子部落以兵来会。至喀屯布拉克，不见敌，乃还。十二月，王妃博尔济吉特氏薨，以册宝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七年正月，王纳肃王福金，福金，妃女弟也。复徵女朝鲜。令部事不须题奏者，付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料理。五月，率诸王贝勒猎于山海关，朝鲜送女至，王迎于连山，成婚。复猎于中后所，责随猎王贝勒行列不整，罚鍰有差。七月，谕以京城当夏溽暑不可堪，择地筑城避暑。令户部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地丁银二百四十九万两有奇，输京师备工用。八月，王尊所生母太祖妃乌喇纳拉氏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太庙。

寻有疾，语贝子锡翰、内大臣席讷布库等曰：“予罹此大戚，体复不快。上虽人主，独不能循家人礼一临幸乎？谓上幼冲，尔等皆亲近大臣也。”既又戒曰：“毋以予言请上临幸。”锡翰等出，追止之，不及，上幸王第。王因责锡翰等，议罪当死，旋命贳之。十一月，复猎于边外。十二月，薨于喀喇城，年三十九。上闻之，震悼。丧还，率王大臣缟服迎奠东直门外。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明年正月，尊妃为义皇后。祔太庙。

八十员。又以王?王无子，以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袭亲王，俸视诸王三倍，诏留护近侍苏克萨哈、詹岱为议政大臣。二月，苏克萨哈、詹岱讦告王薨时，其侍女吴尔库尼将殉，请以王所制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貂褂置棺内。王在时，欲以两固山驻永平，谋篡大位。固山额真谭泰亦言王纳肃王福金，复令肃王子至第较射，何洛会以恶言詈之。于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疏言：“昔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

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逮后多尔衮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僭拟至尊。擅称太宗文皇帝序不当立，以挟制皇上。构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收其财产。更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闻，伏原重加处治。”诏削爵，撤庙享，并罢孝烈武皇后谥号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官，多尔博归宗。十二年，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精奇尼哈番许尔安各疏颂王功，请复爵号，下王大臣议，长庚、尔安坐论死，诏流宁古塔。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诏曰：“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自专，殁后其属人首告，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今其后嗣?定罪除封。第念定鼎之初，王实统废绝，茔域榛芜，殊堪悯恻。交内务府派员缮葺，并令近支王公以时祭扫。”四十三年正月，又诏曰：“睿亲王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殁后为苏克萨哈所构，首告诬以谋逆。其时世祖尚在冲龄，未尝亲政，经诸王定罪除封。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敛服僭用龙衮，证为觊觎，有是理乎？实录载：‘王集诸王大臣，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大臣但知媚予，鲜能尊上，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予曰：‘若果如此言，予即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今上即位。似此危疑之日，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后有忠于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忠于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且云：“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荩，感厚恩，明君臣大义。乃由宵小奸谋，构成?狱，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依亲王园寝制，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袭罔替。”

多尔博归宗封贝勒，命仍还为王后，以其五世孙辅国公淳颖袭爵。四世祖镇国公苏尔发、曾祖辅国公塞勒、祖辅国恪勤公功宜布先已进封信郡王，至是与淳颖父信恪郡王如松并追封睿亲王。嘉庆五年，淳颖薨。谥曰恭。子宝恩，袭。七年五月，薨，谥曰慎。弟瑞恩，袭。道光六年，薨，谥曰勤。子仁寿，袭。道光九年，上巡盛京谒陵，追念忠王，推恩赐三眼花翎。同治三年，薨，谥曰僖。子德长，袭。光绪二年，薨，谥曰?。子魁斌，袭。

豫通亲王多铎，太祖第十五子。初封贝勒。天聪二年，从太宗伐多罗特部有功，赐号额尔克楚呼尔。三年，从上伐明，自龙井关入，偕莽古尔泰、多尔衮以偏师降汉兒庄城。会大军克遵化，薄明都。广渠门之役，多铎以幼留后，明溃兵来犯，击??

之。师还，次蓟州，复击破明援兵。五年，从围大凌河城，为正白旗后应，克近城台堡。明兵出锦州，屯小凌河岸，上率二百骑驰击，明兵走。多铎逐之，薄锦州，坠马，马逸入敌阵，乃夺军校马乘以还千馀。?。六年，从伐察哈尔，将右翼兵，俘其

，但止攻关外?七年，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多铎言：“我军非怯于战，岂可必得？夫攻山海关与攻燕京，等攻耳。臣以为宜直入关，庶餍士卒望，亦久远计也。且相机审时，古今同然。我军若弛而敌有备，何隙之可乘？吾何爱于明而必言和？亦念士卒劳苦，姑为委蛇。倘时可乘，何待再计。至察哈尔，且勿加兵；朝鲜已和，亦勿遽绝。当先图其大者。”八年，从上略宣府，自巴颜珠尔克进。

寻攻龙门，未下，趋保安，克之。谒上应州。复略朔州，经五台山，还。败明兵大同。九年，上遣诸贝勒伐明，徇山西，命多铎率师入宁、锦缀明师。遂自广宁入，遣固山额真阿山、石廷柱率兵四百前驱。祖大寿合锦州、松山兵三千五百屯大凌河西，多铎率所部驰击之，大寿兵溃。命分道追击，一至锦州，一至松山，斩获无算。

翌日，克台一，还驻广宁。师还，上出怀远门五里迎劳，赐良马五、甲五。上嘉之曰：“朕幼弟初专阃，即能制胜，是可嘉也！”

崇德元年四月，封豫亲王，掌礼部事。从伐朝鲜，自沙河堡领兵千人继噶布什贤兵，至朝鲜都城。朝鲜全罗、忠清二道援兵至南汉山，多铎击败之，收其马千馀。

扬古利为残兵所贼，捕得其人，斩以祭。三年，伐锦州，自蒙古扎衮博伦界分率巴牙喇及土默特兵入明境，克大兴堡，俘其居民，道遇明谍，擒之。诏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军会，经中后所，大寿以兵来袭，我军伤九人，亡马三十。多铎且战且走，夜达郑亲王所，合师薄中后所城。上统师至，敌不敢出。四年五月，上御崇政殿，召多铎戒谕之，数其罪，下诸王、贝勒、大臣议，削爵，夺所属入官。上命降贝勒，罚银万，夺其奴仆、牲畜三之一，予睿亲王多尔衮。寻命掌兵部。十月，伐宁远，击斩明总兵金国凤。

五年三月，命与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师修义州城，驻兵屯田，并扰明山海关外，毋使得耕稼。五月，上临视。附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降，上命偕郑亲王以兵迎之，经锦州杏山，明兵来追，奋击败之，赐御?良马一。围锦州，夜伏兵桑阿尔斋堡，旦，敌至，败之，追至塔山，斩八十馀级，获马二十。六年三月，复围锦州，环城立八营，凿壕以困之。大寿城守蒙古将诺木齐约降，师縋以入，击大寿，挈降者出，置之义州。明援兵自杏山至松山，多铎与郑亲王率两翼兵伏锦州南山西冈及松山北岭，纵噶布什贤兵诱敌，夹击，大败之。

洪承畴以十三万援锦州，上自盛京驰六日抵松山，环城而营，明兵震怖，宵遁。

多铎伏兵道旁，明总兵吴三桂、王朴自杏山奔宁远，我军追及于高桥，伏发，三桂等仅以身免。嗣与诸王更番围松山，屡破敌。七年二月，明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通款，以其子舒为质，约内应，夜半，我军梯而登，获承畴及巡抚邱民仰等。?功，进豫郡王。复布屯宁远边外缀明师，俘获甚夥。

顺治元年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进亲王。命为定国大将军，南征，定怀庆。进次孟津，遣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率兵先渡，自成守将走，沿河十五寨堡皆降。再进次陕州，克灵宝。再进，距潼关二十里，自成兵据山列营，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及图赖、鄂硕等击破之。二年正月，自成亲率步骑迎战，师奋击，歼其步卒，骑卒奔溃。及夜，屡犯屡北，凿重壕，立坚壁。师进，发巨?迭战，自成兵三百骑冲我师，贝勒尼堪、贝子尚善等跃马夹击，屡破敌垒，尸满壕堑，械胄弥山野，自成精锐略尽，遁归西安，其将马世尧率七千人降。入潼关，获世尧所遣致自成书，斩以徇。进次西安，自成先五日毁室庐，挈子女辎重，出蓝田口，窜商州，南走湖广。二月，诏以陕西贼付英亲王阿济格，趣多铎自河南趋淮、扬。师退徇南阳、开封，趋归德，诸州县悉降。所至设官吏，安集流亡。诏褒多铎功，赐嵌珠佩刀、■H7金鞓带。四月，师进次泗州，渡淮趋扬州，遣兵部尚书汉岱等先驱，得舟三百馀，围七日，克之，杀明大学士史可法。五月，师再进，次扬子江北岸，明将郑鸿逵等以水师守瓜洲、仪真。师列营相持，造船二百馀，遣固山额真拜音图将水师薄南岸，复遣梅勒额真李率泰护诸军渡江。明福王由崧走太平。师再进，明忻城伯赵之龙等率文武将吏，籍马步兵二十三万有奇，使迎师。

多铎至南京，承制受其降，抚辑遗民。遣贝勒尼堪、贝子屯齐徇太平，追击明福王。福王复走芜湖，图赖等邀之江口，击杀明将黄得功，获福王。捷闻，上遣侍臣慰劳。明潞王常淓守杭州，遣贝勒博洛率师讨之，潞王降。江、浙底定。多铎承制改南京为江南省，疏请授江宁、安庆巡抚以下官。别遣精奇尼哈番吴兆胜徇庐江、和州，并下。诏遣贝勒勒克德浑代镇江宁，召多铎还京师。上幸南苑行郊劳礼，进封德豫亲王，赐黑狐冠、紫貂朝服、金五千、银五万、马十、鞍二。

三年，命为扬威大将军，偕承泽郡王硕塞讨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师至盈阿尔察克山，闻腾机思方在衮噶噜台，疾行三昼夜，败之于谔特克山，斩台吉茂海。渡图拉河，追至布尔哈图山，斩腾机特子二、腾机思孙三，尽获其孥。师次扎济布喇克，喀尔喀土谢图汗遣兵二万，硕雷车臣汗遣兵三万，迎战。我师奋击，逐北三十馀里，先后斩级数千，俘千馀，获驼千九百、马二万一千一百、牛万六千九百、羊十三万五千三百有奇。师还，上出安定门迎劳，加赐王鞍马一。

四年，进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赐金千、银万、鞍马二，封册增录功勋。六年三月，以痘薨，年三十六。九年三月，睿亲王既削爵，以同母弟追降郡王。康熙十年，追谥。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诏配享太庙。

多铎子八，有爵者四：多尼、董额、察尼、多尔博、费扬古。费扬古自三等奉国将军进封辅国公，坐事，夺爵。

信宣和郡王多尼，多铎第一子。初封郡王。顺治六年十月，袭豫亲王。八年，改封信亲王。九年，降郡王。十五年，命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偕平郡王罗科铎等南征。师自湖南入，击?。明将李定国焚盘江口铁索桥走，师以浮桥济，自交水进次松岭?贵州，趋安庄走明将白文选。十六年正月，薄云南会城，定国、文选挟桂王走永昌，遣贝勒尚善以师从之，克永昌及腾越。上使慰劳，赐御衣、蟒袍及鞍马、弓矢。

十七年五月，师还，遣内大臣迎劳。六月，追论云南误坐噶布什贤昂邦瑚理布等磨盘山败绩罪，罚银五千。十八年正月，薨，谥曰宣和。

子鄂扎，嗣。康熙十四年，命为抚远大将军，讨察哈尔布尔尼。师次岐尔哈台，诇知布尔尼屯达禄。鄂扎令留辎重，偕副将军图海及梅勒额真吴丹轻骑进。布尔尼设伏待，命分军搜山涧，伏发，师与土默特兵合击破之。布尔尼督兵列火器以拒，师奋击，布尔尼大败；复收溃卒再战，又击歼之，获马械无算。布尔尼以三十骑遁，中途为科尔沁部长沙津射死。察哈尔平，抚馀党一千三百馀户。师还，上迎劳南苑，诏褒功，赐金百、银五千。寻掌宗人府事。二十九年，副恭亲王常宁备噶尔丹。三十五年，从上北征，领正白旗营。三十八年，以惰，解宗人府。四十一年，薨，以多铎子董额袭。

信郡王董额，多铎第三子。初封贝勒。康熙十三年，命为定西大将军，讨叛将王辅臣。董额遣将梅勒额真赫业等守凤翔，而率师驻西安。诏令进驻兰州，董额未即行，上复命严守栈道。辅臣遣兵毁偏桥，断栈道。诏责董额迁延，仍趣攻下平凉、秦州诸路。董额进克秦州礼县，逐敌至西和，克清水、伏羌。复遣安西将军穆占取巩昌，兰州亦下。寻与将军毕力克图、阿密达会师攻平凉，久未下。十五年，命大学士图海视师，改授董额固山额真，听图海节制。十六年二月，削贝勒。三十一年，授正蓝旗固山额真。四十二年，袭郡王。四十五年，薨。仍坐前罪，不赐恤。以鄂扎子德昭袭。雍正间，历左、右宗正。乾隆二十七年，薨，谥曰?。以多铎五世孙如松袭。

如松四世祖多尔博，多铎第五子。初出为睿亲王多尔衮后。多尔衮薨后，削爵。

多尔博归宗，封贝勒。多尔博生苏尔发，袭贝子。苏尔发生塞勒，塞勒生功宜布，皆袭辅国公。内大臣，绥远城、西安将军。袭爵，?功宜布生如松，历都统、左宗人、署兵部尚书、领侍复授都统、右宗正。三十五年，薨，谥曰恪。寻以子淳颖袭睿亲王，追进封。具睿亲王多尔衮传。

功宜布初薨，以德昭子修龄袭辅国公，授左宗正。四十三年，复袭豫亲王。五十二年，薨，谥曰良。子裕丰，袭。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所属有从乱者，坐夺爵。弟裕兴，袭。二十五年，奸婢，婢自杀。仁宗谕曰：“国家法令，王公与庶民共之。裕兴不自爱惜，恣意干纪，且亲丧未满，国服未除，罪孰大焉！”坐夺爵，幽禁。三年后释之。弟豫全，袭。道光二十年，薨，谥曰厚。子义道，袭。历内大臣、左宗正。同治七年，薨，谥曰慎。子本格，袭。亦历内大臣、左宗正。德宗大婚，赐四团正龙补服。光绪二十四年，薨，谥曰诚。子懋林，袭。

辅国恪僖公察尼，多铎第四子。顺治十三年，封贝勒。康熙七年，授左宗正。

十二年，吴三桂反，从顺承郡王勒尔锦南征，参赞军务。师次荆州，三桂已陷岳州。

察尼偕将军尼雅翰舟师进，三桂将吴应麒引七万人自陆路来拒，击?之。师次七里山，发?沈其舟十馀。方暑，还驻荆州。十四年，佩靖寇将军印，援穀城。时南漳、兴山已陷，敌逼彝陵，踞镇荆山，掘壕为寨。察尼至彝陵，议增舟师，断饷道。击敌牛皮丫口，进攻黄连坪，焚其积聚，取兴山。十五年，三桂移南漳、彝陵兵往长沙，勒尔锦令察尼还荆州，渡江趋石首，据虎渡口，击敌太平街，斩三百馀级。翌日再出，遇伏，败还荆州。诏责其无能。十七年八月，贝勒尚善薨于军，命察尼代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规岳州。疏言：“舟师入湖，贼饷将绝。宜于湖水涸后，围以木?，立椿列?，以小舟徼巡，为久困计。”上善其言，令副都统关保济师。寻破敌南津港，斩千级。都统叶储赫等进攻岳州，复破敌万馀人。屡疏请增调水陆军合围，上皆许之。十八年正月，三桂将王度冲、陈珀等以舟师降，应麒弃城遁，遂复岳州。降官吏六百馀、兵五千馀，获舟六十五、?六百四十有奇。二月，安亲王岳乐自长沙进取衡州，察尼发绿旗兵济师，寻复湘阴、安乡。四月，命自常德征辰龙关，澧州以南诸军听调度。十九年三月，克辰龙关，复辰州。疏言：“途中霪雨泥泞，士马须休养。”诏暂屯沅州。六月，诏以贝子彰泰率师下云南，察尼劳苦久，率满洲兵还京师。吏议退缩罪，削爵职、籍其家、幽禁，上念克岳州功，命但削爵。二十四年，授奉天将军。二十七年，卒，赐祭葬视辅国公，谥恪僖。

费扬果，太祖第十六子。太宗时，坐罪赐死，削宗籍。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命莽古尔尼雅罕呈宗人府请复宗籍，宗人府以闻，圣祖?泰、德格类子孙复宗籍。费扬果曾孙三等侍曰：“此事朕知之，但不详耳。费扬果，太祖子，太宗时因获大罪诛死者。”命复宗籍，赐红带。

## 列传六 诸王五

太宗诸子

肃武亲王豪格子温良郡王猛瓘猛瓘子延信辅国公叶布舒承泽裕亲王硕塞庄恪亲王允禄镇国?厚公高塞辅国公品级常舒辅国公韬塞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

世祖诸子

裕宪亲王福全荣亲王恭亲王常宁纯靖亲王隆禧

太宗十一子：孝庄文皇后生世祖，敏惠恭和元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生第八子，懿靖大贵妃阿巴海博尔济吉特氏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元妃钮祜禄氏生洛博会，继妃乌喇纳喇氏生肃亲王豪格、洛格，侧妃叶赫纳喇氏生承泽亲王硕塞，庶妃颜扎氏生辅国公叶布舒，庶妃纳喇氏生镇国公高塞，庶妃伊尔根觉罗氏生辅国公品级常舒，庶妃生辅国公韬塞。洛格、洛博会及第八子，皆殇，无封。

肃武亲王豪格，太宗第一子。初从征蒙古董夔、察哈尔、鄂尔多斯诸部，有功，授贝勒。天命十一年，偕贝勒代善等征扎噜特部，斩其贝勒鄂斋图。天聪元年，败明兵于锦州，。三年十月，偕?塔山粮运。二年，偕济尔哈朗讨蒙古固特塔布囊，诛之，收其?复率偏师贝勒莽古尔泰等视通州渡口，师薄明都，豪格迎击宁、锦援兵于广渠门外，敌伏于右，豪格以所部当之，冲击至城壕，明兵大溃，偕岳讬、萨哈璘围永平，克香河。六年，从伐察哈尔，移师入明边，略归化诸路。六月，进和硕贝勒。

七年，诏问征明与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疏言：“征明，如徒得锦州，馀坚壁不下及边外新旧蒙古从旧道入，谕各屯寨，以我欲和而彼君不?，旷日持久，恐老我师。宜悉我答，彼将自怨其主。再用更番法，俟马肥，益以汉兵巨?，一出宁远，一出旧道，夹攻山海关，不得，则屯兵招谕流贼，驻师通州，待其懈而击之。朝鲜、察哈尔且缓图焉。”八月，略山海关。八年，从上自宣府趋朔州。豪格偕扬古利毁边墙，分兵自尚方堡入，略朔州及五台山，从上视大同，击败明援兵。

九年，偕多尔衮等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抵托里图，定盟。还抵归化城，复略山西边郡，毁宁武关，入代州、忻州。崇德元年四月，进封肃亲王，掌户部事。

寻坐党岳讬漏上言有怨心，降贝勒，解任，罚银千。旋偕多尔衮攻锦州，仍摄户部。

又从征朝鲜，偕多尔衮别自宽甸入长山口，克昌州，败安州、黄州兵于宁边城下。

复遣将败其援兵，次宣屯村，村民言：“黄州守将闻国王被围，遣兵万五千往援，行三日矣。”我军疾驰一昼夜，追及于陶山，击败之。九月，坐固山额真鄂莫克图欲胁取蒙古台吉博洛女媚事豪格，豪格不治其罪，罢部任，罚银千。

三年九月，伐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败明兵于丰润。遂下山东，降高唐，略地至曹州，还下东光。又遣骑二千破明兵，克献县。四年四月，师还，赐马二、银万，复摄户部，复原封。又偕多铎败宁远兵，斩明将金国凤。五年六月，偕多尔衮屯田义州，刈锦州禾，克台九、小凌河西台二。明兵夜出袭镶蓝旗营，击败之。又击洪承畴杏山，偕多尔衮围锦州。坐离城远驻，复遣兵还家，降郡王。六年，再围锦州，击松山及山海关援兵，皆败之，获马五百馀。

承畴将兵十三万援锦州，破其垒三。上至军，将驻高桥，豪格等恐敌约军夹攻，请改屯松山、杏山间。七年，松山明将夏承德密遣人请降，以其子舒为质，豪格遣左右翼夜梯城入，八旗兵继之，旦，克松山，获承畴及巡抚邱民仰等，斩官百馀、兵千六十有奇。进驻杏山，复偕济尔哈朗克塔山。?功，复原封，赐鞍马一、蟒缎百。

顺治元年四月，以语侵睿亲王多尔衮，为固山额真何洛会所讦，坐削爵。十月，大封诸王，念豪格从定中原有功，仍复原封。其年冬，定济宁满家洞土寇，堙山洞二百五十一。

三年，命为靖远大将军，偕衍禧郡王罗洛浑、贝勒尼堪等西征。师次西安，遣尚书星讷等破敌邠州，别遣固山额真都类攻庆阳。时贺珍、二只虎、孙守法据汉中、兴安，武大定、高如砺、蒋登雷、石国玺、王可成、周克德据徽县、阶州。师自西安分兵进击，登雷、国玺、可成、克德俱降，馀溃走，下所陷城邑。陕西平。十一月，入四川，张献忠据西充，遣巴牙喇昂邦鰲拜先发，师继进，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捷闻，上嘉?。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四川平。五年二月，师还，上御太和殿宴劳。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坐豪格徇隐部将冒功及擢用罪人扬善弟吉赛，系豪格于狱。三月，薨。

睿亲王纳豪格福晋，尝召其子富绶至邸校射。何洛会语人曰：“见此鬼魅，令人心悸，何不除之？”锡翰以告，睿亲王曰：“何洛会意，因尔不知我爱彼也。”

由是得全。八年正月，上亲政，雪豪格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十三年，追谥。亲王得谥自豪格始。以谥系封号上，曰武肃亲王。乾隆四十三年，配享太庙。

豪格子七，有爵者二：富绶、猛瓘。

富绶袭爵，改号曰显亲王。康熙八年，薨，谥曰懿。子丹臻，袭。三十五年，从征噶尔丹。四十一年，薨，谥曰密。子衍潢，袭。乾隆三十六年，薨，年八十二，谥曰谨。富绶孙蕴著，袭。乾隆中，自三等辅国将军授内阁侍读学士，历通政使、盛京户部侍郎。调兵部侍郎，迁漕运总督。坐受商人餽遗，谬称上旨籍盐政吉庆家，坐绞，上宽之，复授副都统，历凉州、绥远城将军，工部尚书。既，袭封。四十三年，复号肃亲王。薨，年八十，谥曰勤。丹臻孙永锡，袭。官都统。坐事，罢。道光元年，薨，谥曰恭。子敬敏，袭。咸丰二年，薨，谥曰慎。子华丰，袭，历内大臣、宗令。以火器营设碓制药，占用王府地，华丰力拒之，诏责不知大体，罢宗令、内大臣。八年，薨，谥曰恪。子隆懃，袭，官内大臣。光绪二十一年，疏请纳正言、裕财用，上嘉纳之。二十四年，薨，谥曰良。子善耆，袭。三十三年，授民政部尚书。逊国后，避居大连湾。久之，薨，谥曰忠。

温良郡王猛瓘，豪格第五子。顺治十四年，封。康熙十三年，薨。子佛永惠，袭。三十七年，降贝勒。卒。子揆惠，袭辅国公。坐事，夺爵。

延信，猛瓘第三子。初封奉国将军。累官至都统。五十七年，从抚远大将军贝子允率师讨策妄阿喇布坦，驻西宁。五十九年，授平逆将军，率师徇西藏，道青海，击败策妄阿喇布坦将策零敦多卜，遂入西藏。西藏平。诏曰：“平逆将军延信领满洲、蒙古、绿旗各军，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歼夷丑类，勇略可嘉！封辅国公。”寻摄抚远大将军事。揆惠既夺爵，议以延信袭。

进贝子，再进贝勒。授西安将军。雍正五年，上以延信与阿其那等结党，又阴结允，徇年羹尧，入藏侵帑十万两，夺爵，逮下王大臣按治。谳上延信党援、欺罔、负恩、要结人心、贪婪乱政、失误兵机，凡二十罪，当斩，上命幽禁，子孙降红带。

辅国公叶布舒，太宗第四子。初封镇国将军。康熙八年，晋辅国公。二十九年，卒。子苏尔登，降袭镇国将军。

承泽裕亲王硕塞，太宗第五子。顺治元年，封。时李自成奔潼关，河以南仍为自成守。硕塞从豫亲王多铎师次孟津，进攻陕州，破自成将张有增、刘方亮，自成迎战，又大破之。师入关，斩其将马世尧。寻复从南征，击破明福王由崧，赐团龙纱衣一袭、金二千、银二万。嗣复从多铎征喀尔喀、英亲王阿济格戍大同。会姜瓖叛，硕塞移师解代州围，进亲王。谕曰：“博洛、尼堪、硕塞皆不当在贵宠之列。

兹以太祖孙故，加锡王爵。其班次、俸禄不得与和硕亲王等。”七年，以和硕亲王下、多罗郡王上无止称亲王者，仍改郡王。八年，复进和硕亲王。迭掌兵部、宗人府。十一年十二月，薨，予谥。

第一子博果铎，袭，改号曰庄亲王。雍正元年，薨，年七十四，谥曰靖。无子，宗人府题请以圣祖子承袭，世宗请于皇太后，以圣祖第十六子允禄为之后，袭爵。

居数日，上手诏谓：“外间妄议朕爱十六阿哥，令其承袭庄亲王爵。朕封诸弟为亲王，何所不可，而必藉承袭庄亲王爵加厚于十六阿哥乎？”

允禄精数学，通乐律，承圣祖指授，与修数理精蕴。乾隆元年，命总理事务，兼掌工部，食亲王双俸。二年，?总理劳，加封镇国公，允禄请以硕塞孙宁赫袭。寻坐事，夺爵，仍厚分与田宅，时论称之。四年，坐与允礽子弘?往来诡秘，停双俸，罢都统。七年，命与三泰、张照管乐部。允禄等奏：“藉田礼毕，筵宴当奏雨旸时若、五穀丰登、家给时足三章，本为蒋廷锡所撰，乐与礼不符，不能施于燕乐。请敕别撰。”又奏：“中和韶乐，例用笙四、箫笛乐之上。请增笙为八，箫笛为四。”

又奏：“汉以来各史乐志，?皆二，金、革二音独出俱有鎛钟、特磬。今得西江古鎛钟，考定黄钟直度，上下损益，铸鎛钟十二。窃以条理宜备始终，请仿周礼磬氏遗法，制特磬十二，与鎛钟俱为特悬。乐阕击特磬，乃奏敔；大祭祀、大典礼皆依应月之律，设鎛钟、特磬各一?。”上悉从之。二十九年，允禄年七十，上赐诗褒之。

三十二年，薨，年七十三，谥曰恪。

内大臣，仍管乐部、宗人府。?子弘普，辅国公，前卒。孙永巘，袭，历都统、领侍内大臣、御前大臣。嘉庆十?五十三年，薨，谥曰慎。无子，以从子绵课袭，历都统、领侍八年，林清为乱，其徒入宫门，绵课持械拒，射伤一人，得旨议叙。明年，上幸木兰，绵课奏河桥圮于水，意在尼行，不称上旨，坐罚俸，并罢诸职。道光二年，坐承修裕陵隆恩殿工草率，降郡王。四年，重修工蕆，复亲王。六年，薨，谥曰襄。子奕镈，嗣。八年，以宝华峪地宫入水，追论绵课罪，降奕镈郡王，并夺诸子奕貹、奕飗、奕賟、奕赓职。十一年，上五十万寿，复奕镈亲王。十八年九月，坐与辅国公溥喜赴尼寺食鸦片，夺爵。上闻奕镈浮薄无行，戍吉林；又娶民女为妾，改戍黑龙江，以允禄曾孙绵护袭。

绵护，允禄次子辅国公弘?孙，辅国将军永蕃子也。二十一年，薨，谥曰勤。弟绵，袭，二十五年，薨，谥曰质。子奕仁，袭，同治十三年，薨，谥曰厚。子载勋，袭。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入京师，载勋与端郡王载漪相结，设坛于其邸，纵令侵使馆。俄，授步军统领。上奉太后幸太原，载勋从，为行在查营大臣。既，与各国议和，罪祸首，夺爵，赐自尽。弟载功，袭。

硕塞第二子博尔果洛，封惠郡王。坐事，夺爵。世宗既以允禄袭庄亲王，封博尔果洛孙球琳为贝勒，惠郡王所属佐领皆隶焉。乾隆中，坐事，夺爵。子德谨，袭辅国公。子孙递降，以奉恩将军世袭。

镇国?厚公高塞，太宗第六子。初封辅国公。康熙八年，进镇国公。高塞居盛京，读书医无闾山，嗜文学，弹琴赋诗，自号敬一主人。九年，卒。子孙递降，至曾孙忠福，袭辅国将军，坐事夺爵。

辅国公品级常舒，太宗第七子。初封镇国将军。康熙八年，进辅国公。十四年，坐事，夺爵。三十七年，授辅国公品级。明年，卒。乾隆元年，高宗命录太祖、太宗诸子后无爵者，授常舒子海林奉恩将军，世袭。再传至慧文，卒，命停袭。

辅国公韬塞，太宗第十子。初封镇国将军。康熙八年，进辅国公。三十四年，卒。乾隆元年，授韬塞子谕德奉恩将军，世袭。

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太宗第十一子。顺治十二年，封襄亲王。十三年，薨，予谥。无子，爵除。

世祖八子：孝康章皇后生圣祖，孝献皇后董鄂氏生荣亲王，宁?妃董鄂氏生裕宪亲王福全，庶妃巴氏生牛钮，庶妃陈氏生恭亲王常宁，庶妃唐氏生奇授，庶妃钮氏生纯靖亲王隆禧，庶妃穆克图氏生永幹。牛钮、奇授、永幹皆殇，无封。

裕宪亲王福全，世祖第二子。幼时，世祖问志，对：“原为贤王。”世祖异之。

康熙六年，封，命与议政。十一年十二月，疏辞，允之。二十二年，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先行视道路，命福全扈太皇太后行。次长城岭，上以岭险不可陟，命福全奉太皇太后先还。二十七年，太皇太后崩。既绎祭，谕曰：“裕亲王自太皇太后违豫，与朕同处，殊劳苦。”命皇长子及大臣送王归第。?领侍

二十九年七月，噶尔丹深入乌硃穆秦，命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而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口。福全请发大同绿旗兵往杀虎口听调遣，上令发大同镇标马兵六百、步兵一千四百从征，兼命理籓院自阿喇尼设站处量发附近蒙古兵尾大军置驿。福全又请凡谍报皆下军中，上从之。师行，上御太和门赐敕印，出东直门送之。上先后遣内大臣阿密达、尚书阿喇尼、都统阿南达等出塞，命各率所部与福全师会。上出塞，驻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命康亲王杰书率师会福全，进驻博洛咎屯。又命简亲王雅布参赞福全军事。上先遣内大臣索额图、都统苏努分道出师，福全奏请令索额图驻巴林，待师至，与会，上从之，并令苏努同赴巴林，又趣阿密达、阿喇尼等速率兵内向分驻师所经道中以待。上自博洛和屯还驻舍里乌硃，遣使谕福全曰：“兵渐与敌近，斥堠宜严明。噶尔丹当先与羁縻，以待盛京及乌喇、科尔沁诸部兵至。”

福全遣济隆胡土克图等以书喻噶尔丹曰：“我与汝协护黄教，汝追喀尔喀入我界，上命我等来论决此事。汝使言：‘我汗遵达赖喇嘛之谕。’讲信修礼，所关重大，今将于何地会议？”并遗以羊百、牛二十。苏努、阿密达师来会，福全疏言：“噶尔丹声息渐近，臣等分大军为三队，三队当置将。自参赞大臣以下、副都统以上在行间者，皆奋欲前驱，唯上所命。”上命前锋统领迈图、护军统领杨岱、副都统札木素、塞赫、罗满色、海兰，尚书吉勒塔布、阿喇尼率前队，都统杨文魁、副都统康喀喇、伊垒、色格印率次队，公苏努、彭春率两翼，内大臣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从王亲督指挥，师遂进。八月己未朔，次乌阑布通，厄鲁特兵遇。黎明，整队进，日晡，与战，发枪?。至山下，厄鲁特兵于林内隔河高岸横卧。师右翼阻??驼以为障。内大臣佟国纲等战没。至昏，师左翼自山腰入，大败之，斩馘颇河崖泥淖，夜收兵徐退。事闻，上深?谕之。

噶尔丹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至军前，请执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畀之，福全数其罪，遣还。越日，济隆胡土克图率其弟子七十人来言：“博硕克图汗信伊拉古克三等言，入边侵掠，大非理。但欲索其仇土谢图汗及泽卜尊丹巴，迫而致此。彼今亦不敢复索土谢图汗，原以泽卜尊丹巴予其师达赖喇嘛，荣莫大矣！”福全谓之曰：“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即有罪，唯上责之，岂能因噶尔丹之言遣还达赖喇嘛？

且汝往来行说，能保噶尔丹不乘间奔逸掠我境内民人乎？”济隆固言噶尔丹不敢妄行，福全许檄各路军止勿击。时盛京及乌喇、科尔沁诸军未至，厄鲁特方据险，故福全既击败厄鲁特，欲因济隆之请羁縻之，待诸军至复战。

上以福全奏下王大臣集议，佥谓福全不即进军，明知济隆为噶尔丹游说以缓我师而故听之，坐失事机，上严旨诘责，又以允禔与福全不协，留军前必偾事，召先还京师。福全吴丹、护军参领塞尔济等偕济隆谕噶尔丹，噶尔丹跪威灵佛前稽首设誓，复遣伊拉古?遣侍克三赍奏章及誓书诣军前乞宥罪，出边待命。上许之，复戒福全曰：“噶尔丹虽服罪请降，但性狡诈，我撤兵即虞背盟，仍宜为之备。”十月，福全率师还，驻哈吗尔岭内，疏言：“军中粮至十月十日当尽，前遣侍郎额尔贺图偕伊拉古克三谕噶尔丹，月馀未归，度噶尔丹已出边远遁。”上以福全擅率师内徙，待归时议罪，命即撤兵还京师，令福全及索额图、明珠、费扬古、阿密达留后。寻奏：“噶尔丹出边，伊拉古克三等追及于塞外。噶尔丹具疏谢罪。”因并命福全还京师。

十一月，福全等至京师，命止朝阳门外听勘，谕曰：“贝勒阿敏弃永平，代善使朝鲜，不遵旨行事，英亲王以兵譟，皆取口供，今应用其例。”且谕允礻是曰：“裕亲王乃汝伯父，倘汝供与王有异同，必置汝于法。”福全初欲录允礻是军中过恶上闻，闻上命，流涕曰：“我复何言！”遂引为己罪。王大臣议夺爵，上以击败厄鲁特功，免夺爵，罢议政，罚俸三年，撤三佐领。

三十五年，从上亲征噶尔丹。四十一年，重修国子监文庙。封长子保泰为世子。

四十二年，福全有疾，上再临视。巡塞外，闻福全疾笃，命诸皇子还京师。福全薨，即日还跸。临丧，摘缨，哭至柩前奠酒，恸不已。是日，太后先临王第，上劝太后还宫，自苍震门入居景仁宫，不理政事。?臣劝上还乾清宫，上曰：“居便殿不自朕始，乃太祖、太宗旧典也。”越日，再临丧，赐内?马二、对马二、散马六、骆驼十，及蟒缎、银两。予谥。又越日，举殡，上奉太后临王第恸哭，殡行，乃已。命如郑亲王例，常祭外有加祭。御史罗占为监造坟茔，建碑。

福全畏远权势，上友爱綦笃，尝命画工写御容与并坐桐阴，示同老意也。有目耕园，礼接士大夫。子保泰、保绶。

保泰，初封世子，袭爵。雍正二年，坐谄附廉亲王允禩国丧演剧，夺爵。以保绶子广宁袭，保绶追封悼亲王。四年，谕：“广宁治事错缪，未除保泰朋党之习。”

夺爵，锁禁。弟广禄，袭。乾隆五十年，薨，谥曰庄。子亮焕，袭郡王。嘉庆十三年，薨，谥曰僖。孙文和，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荣亲王，世祖第四子。生二岁，未命名，薨。追封。

恭亲王常宁，世祖第五子。康熙十年，封。十四年，分给佐领。二十二年，府第灾，上亲临视。是秋，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常宁扈从。二十九年，噶尔丹深入乌硃穆秦。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口；同时，裕亲王福全以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先发，旋令率师会裕亲王军。十一月，以击败噶尔丹不穷追，罢议政，罚王俸三年。三十五年，从上亲征。四十二年，薨。上方巡幸塞外，命诸皇子经理其丧，赐银万，内务府郎中皁保监修坟茔，立碑，遣官致祭。上还京师，临其丧。第三子海善，袭贝勒。五十一年，坐纵内监妄行，夺爵。

雍正十年，复封。乾隆八年，卒，谥僖敏。初夺爵，以常宁第二子满都护袭贝勒，屡坐事，降镇国公，又以海善孙斐苏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

纯靖亲王隆禧，世祖第七子。康熙十三年，封。十四年，分给佐领。十八年七月，隆禧疾笃，上亲临视，为召医。是日再临视，日加申，薨，上痛悼，辍朝三日。

太皇太后欲临其丧，上力谏乃止。上复欲临奠，太皇太后亦谕止之，留太皇太后宫中。越日，上临奠，命发帑修茔，加祭，予谥。子富尔祜伦，袭，明年，薨，上辍朝三日。又明年，葬纯亲王隆禧，上临奠。富尔祜伦无子，未立后，爵除。

## 列传七 诸王六

圣祖诸子

贝子品级允禔 理密亲王允礽 诚隐郡王允祉恆温亲王允祺 淳度亲王允祐 允禩 允禟辅国公允礻我 履懿亲王允祹 怡贤亲王允祥恂勤郡王允 愉恪郡王允潖 果毅亲王允礼果恭郡王弘適 简靖贝勒允祎 慎靖郡王允禧质庄亲王永瑢 恭勤贝勒允祜 郡王品级诚贝勒允祁 諴恪亲王允祕

世宗诸子

端亲王弘晖 和恭亲王弘昼 怀亲王福惠

圣祖三十五子：孝诚仁皇后生承祜、理密亲王允礽，孝恭仁皇后生第六子允祚、世宗、恂勤郡王允，敬敏皇贵妃章佳氏生怡贤亲王允祥，温僖贵妃钮祜禄氏生贝子品级允礻我，顺懿密妃王氏生愉恪郡王允潖、庄恪亲王允禄、第十八子允祄，纯裕勤妃陈氏生果毅亲王允礼，惠妃纳喇氏生承庆、贝子品级允禔，宜妃郭络罗氏生恆温亲王允祺、第九子允禟、第十一子允禌，荣妃马佳氏生承瑞、赛音察浑、长华、长生、诚隐郡王允祉，成妃戴佳氏生淳度氏生第八子允禩，定妃万琉哈氏生履懿亲王允祹，平妃赫舍里氏生允禨，通嫔纳喇氏生万黼、允禶，襄嫔高氏生第十九子允禝、简靖贝勒允祎，谨嫔色赫图氏生恭勤贝勒允祜，静嫔石氏生郡王品级诚贝勒允祁，熙嫔陈氏生慎靖郡王允禧，穆嫔陈氏生諴恪亲王允祕，贵人郭络罗氏生允礻禹，贵人陈氏生允礻爰。允禄出为承泽裕亲王硕塞后，允祚、允禌、允祄、允禝皆殇，无封。承瑞、承祜、承庆、赛音察浑、长华、长生、万黼、允禶，允騕、允禨、允礻爰皆殇，不齿序。

固山贝子品级允禔，圣祖第一子。上有巡幸，辄从。康熙二十九年，命副裕亲王福全御噶尔丹。上以允禔听谗，与福全不协，私自陈奏，虑在军中偾事，召还京师。未几，福全师还，命诸王大臣勘鞫。福全初欲发允禔在军中过失，会有严旨戒允禔不得与福全异同，福全乃引罪。语在福全传。三十五年，从上征噶尔丹，命与内大臣索额图统先发八旗前锋、汉军火器营与四旗察哈尔及绿旗诸军驻拖陵布喇克待上。西路大将军费扬古军后期，下军中大臣议，亦遣官谘允禔。上遂进军昭莫多。

既捷，允禔留中拖陵犒军，寻召还。三十七年三月，封直郡王。三十九年四月，上巡视永定河堤，鸠工疏濬，命允禔总之。

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允礽既废，允禔奏曰：“允礽所行卑?，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禩必大贵。如诛允礽，不必出皇父手。”上怒，诏斥允禔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纵属下人生事。允禔用喇嘛巴汉格隆魇术魇废太子，事发，上命监守。

寻夺爵，幽于第。四月，上将巡塞外，谕：“允禔镇魇皇太子及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无顾忌。万一祸发，朕在塞外，三日后始闻，何由制止？”下诸王大臣议，于八旗遣护军参领八、护军校八、护军八十，仍于允禔府中监守。上复遣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陈泰，并八旗章京十七人，更番监守，仍严谕疏忽当族诛。

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子弘昉，袭镇国公。卒。子永扬，袭辅国公。坐事，夺爵。高宗以允禔第十三子弘晌封奉恩将军，世袭。

理密亲王允礽，圣祖第二子。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圣祖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太子方幼，上亲教之读书。六岁就傅，令大学士张英、李光地为之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二十五年，上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斌荐起原任直隶大名道耿介为少詹事，辅导太子。介旋以疾辞。逾年，斌亦卒。太子通满、汉文字，嫺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

二十九年七月，上亲征噶尔丹，驻跸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遘疾，召太子及皇三子允祉至行宫。太子侍疾无忧色，上不怿，遣太子先还。三十三年，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太子拜褥置槛内，上谕尚书沙穆哈移设槛外，沙穆哈请旨记档，上命夺沙穆哈官。三十四年，册石氏为太子妃。

三十五年二月，上再亲征噶尔丹，命太子代行郊祀礼；各部院奏章，听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太子。六月，上破噶尔丹，还，太子迎于诺海河朔，命太子先还。上至京师，太子率?臣郊迎。明年，上行兵宁夏，仍命太子居守。有为蜚语闻上者，谓太子暱比匪人，素行遂变。上还京师，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

自此眷爱渐替。

四十七年八月，上行围。皇十八子允祄疾作，留永安拜昂阿。上回銮临视，允祄病笃。上谕曰：“允祄病无济，区区稚子，有何关系？至于朕躬，上恐贻高年皇太后之忧，下则系天下臣民之望，宜割爱就道。”因启跸。

九月乙亥，次布尔哈苏台，召太子，集诸王大臣谕曰：“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肆恶虐伺朕躬起居动作。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殴挞，大臣官员亦罹其毒。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未尝一事扰民。允礽与所属恣行乖戾，无所不至，遣使邀截蒙古贡使，攘进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朕以其赋性奢侈，用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徵索。凌普更为贪婪，包衣下人无不怨憾。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每夜偪近布城，裂缝窃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允礽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上且谕且泣，至于仆地，即日执允礽，命直郡王允禔监之，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允礽左右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其罪稍减者，遣戍盛京。次日，上命宣谕诸臣及?侍敢不从，即其中岂无奔走逢迎之人？今事内干?官兵，略谓：“允礽为太子，有所使令，连应诛者已诛，应遣者已遣，馀不更推求，毋危惧。”

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扈从诸臣涕泣言之，诸臣皆呜咽。既又谕诸臣，谓：“观允礽行事，与人大不同，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及还京，设氈帷上驷院侧，令允礽居焉，更命皇四子与允禔同守之。寻以废太子诏宣示天下，上并亲撰文告天地、太庙、社稷曰：“臣祗承丕绪，四十七年馀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业，无事不可质诸心者未有不亡。臣以是为鉴，?心者未有不兴，失?

天地。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辙，而得深惧祖宗垂贻之大业自臣而隳，故身虽不德，而亲握朝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亦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位一日，勤求治理，断不敢少懈。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允礽者，不孝不义，暴虐慆淫，若非鬼物凭附，狂易成疾，有血气者岂忍为之？允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咎戾多端，难以承祀，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废斥，勿致贻忧邦国，痛毒苍生。抑臣更有哀籥者，臣自幼而孤，未得亲承父母之训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惟此心此念，对越上帝，不敢少懈。臣虽有，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始；如我国家无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臣不胜痛切，谨告。”

太子既废，上谕：“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诸皇子中皇八子允禩谋最力，上知之，命执付议政大臣议罪，削贝勒。十月，皇三子允祉发喇嘛巴汉格发允礽所居室，得厌胜物十馀事。上幸南苑行围，遘疾?隆为皇长子允禔魇允礽事，上令侍，还宫，召允礽入见，使居咸安宫。上逾诸近臣曰：“朕召见允礽，询问前事，竟有全不知者，是其诸恶皆被魇魅而然。果蒙天佑，狂疾顿除，改而为善，朕自有裁夺。”廷臣希旨有请复立允礽为太子者，上不许。左副都御史劳之辨奏上，上斥其奸诡，夺官，予杖。

既，上召诸大臣，命于诸皇子中举孰可继立为太子者，诸大臣举允禩。明日，上召诸大臣入见，谕以太子因魇魅失本性状。诸大臣奏：“上既灼知太子病源，治疗就痊，请上颁旨宣示。”又明日，召允礽及诸大臣同入见，命释之，且曰：“览古史册，太子既废，常不得其死，人君靡不悔者。前执允礽，朕日日不释于怀。自顷召见一次，胸中乃疏快一次。今事已明白，明日为始，朕当霍然矣。”又明日，诸大臣奏请复立允礽为太子，疏留中未下。上疾渐愈，四十八年正月，诸大臣复疏请，上许之。

三月辛巳，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妃复为皇太子妃。五十年十月，上察诸大臣为太子结党会饮，谴责步军统领讬合齐，尚书耿额、齐世武，都统鄂缮、迓图。讬合齐兼坐受户部缺主沈天生贿罪，绞；又以镇国公景熙首告贪婪不法诸事，未决，死于狱，命剉尸焚之。齐世武、耿额亦以得沈天生贿，绞死。鄂缮夺官，幽禁。迓图入辛者库，守安亲王墓。上谕谓：“诸事皆因允礽。允礽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嘱此辈贪得谄媚之人，潜通消息，尤无耻之甚。”

五十一年十月，复废太子，禁锢咸安宫。五十二年，赵申乔疏请立太子，上谕曰：“建储大事，未可轻言。允礽为太子时，服御俱用黄色，仪注上几于朕，实开骄纵之门。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太宗亦未豫立。汉、唐已事，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左右?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过者。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允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事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自是上意不欲更立太子，虽谕大学士、九卿等裁定太子仪仗，卒未用。终清世不复立太子。

五十四年十一月，有医贺孟頫者，为允礽福金治疾，允礽以矾水作书相往来，复嘱普奇举为大将军，事发，普奇等皆得罪。五十六年，大学士王掞疏请建储，越数日，御史陈嘉猷等八人疏继上，上疑其结党，疏留中不下。五十七年二月，翰林院检讨硃天保请复立允礽为太子，上亲召诘责，辞连其父侍郎硃都纳，及都统衔齐世，副都统戴保、常赉，内阁学士金宝。硃天保、戴保诛死，硃都纳及常赉、金宝交步军统领枷示，齐世交宗人府幽禁。七月，允礽福金石氏卒。上称其淑孝宽和，作配允礽，辛勤历有年所，谕大学士等同翰林院撰文致祭。六十年三月，上万寿节，掞复申前请建储。越数日，御史陶彝等十二人疏继上。上乃严旨斥掞为奸，并以诸大臣请逮掞等治罪，上令掞及彝等发军前委署额外章京。掞年老，其子奕清代行。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封允礽子弘?为理郡王。雍正元年，诏于祁县郑家庄修盖房屋，驻劄兵丁，将移允礽往居之。二年十二月，允礽病薨，追封谥。六年，弘?进封亲王。乾隆四年十月，高宗谕责弘?自视为东宫嫡子，居心叵测，削爵。以允礽第十子弘勚袭郡王。四十五年，薨，谥曰恪。子永暧，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辅国公世袭。允礽第三子弘晋、第六子弘曣、第七子弘晁、第十二子弘晥皆封辅国公。

弘曣卒，谥恪僖。子永玮，袭。事高宗，历官左宗正，广州、黑龙江、盛京将军。

卒，谥恪勤。永暧四世孙福锟，事德宗，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慎。

诚隐郡王允祉，圣祖第三子。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偕皇太子诣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行宫，上命先还。三十二年，阙里孔庙成，命偕皇四子往祭。凡行围、谒陵，皆从。三十五年，上亲征，允祉领镶红旗大营。三十七年三月，封诚郡王。三十八年，敏妃之丧未百日，允祉薙发，坐降贝勒，王府长史以下谴黜有差。四十三年，命勘三门底柱。四十六年三月，迎上幸其邸园，侍宴。嗣是，岁以为常，或一岁再幸。

四十七年，太子既废，上以允祉与太子索亲睦，召问太子情状，且曰：“允祉与允礽虽暱，然未慫恿其为恶，故不罪也。”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为允禔厌胜废太子，允祉侦得之，发其事。明年，太子复立，允祉进封诚亲王。五十一年，赐银五千。

圣祖邃律历之学，命允祉率庶吉士何国宗等辑律吕、算法诸书，谕曰：“古历规模甚好，但其数目岁久不合。今修历书，规模宜存古，数目宜准今。”五十三年十一月，书成，奏进。上命以律吕、历法、算法三者合为一书，名曰律历渊源。

五十八年，上有事于圜丘，拜毕，命允祉行礼。五十九年，封子弘晟为世子，班俸视贝子。六十年，上命弘晟偕皇四子、皇十二子祭盛京三陵。世宗即位，命允祉守护景陵。雍正二年，弘晟得罪，削世子，为閒散宗室。

六年六月，允祉索苏克济赇，事发，在上前诘王大臣，上责其无臣礼，议夺爵，锢私第。上曰：“朕止此一兄。朕兄弟如允祉者何限？皆欲激朕治其罪，其心诚不可喻。良亦朕不能感化所致，未可谓尽若辈之罪也。”命降郡王，而归其罪于弘晟，交宗人府禁锢。八年二月，复进封亲王。五月，怡亲王之丧，允祉后至，无戚容。

庄亲王允禄等劾，下宗人府议，奏称：“允祉乖张不孝，暱近陈梦雷、周昌言，祈禳镇魇，与阿其那、塞思黑、允交相党附。其子弘晟凶顽狂纵，助父为恶，仅予禁锢，而允祉衔恨怨懟。怡亲王忠孝性成，允祉心怀嫉忌，并不恳请持服，王府齐集，迟至早散，背理蔑伦，当削爵。”与其子弘晟皆论死。上命夺爵，禁景山永安亭，听家属与偕，弘晟仍禁宗人府。十年闰五月，薨，视郡王例殡葬。乾隆二年，追谥。

子弘暻，封贝子。子孙递降，以不入八分辅国公世袭。五世孙载龄，袭爵。事德宗，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恪。

恆温亲王允祺，圣祖第五子。康熙三十五年，上征噶尔丹，命允祺领正黄旗大营。四十八年十月，封恆亲王。五十一年，赐银五千。五十八年，封子弘升为世子，班禄视贝子。雍正五年，坐事，削世子。十年闰五月，允祺薨，予谥。子弘晊，袭。

乾隆四十年，薨，谥曰恪。子永皓，袭郡王。五十三年，薨，谥曰敬。弘升子永泽，袭贝子。子孙循例递降，以镇国公世袭。弘升既削世子，乾隆十九年卒，予贝勒品级，谥恭恪。

淳度亲王允祐，圣祖第七子。康熙三十五年，上征噶尔丹，命允祐领镶黄旗大营。三十七年三月，封贝勒。四十八年十月，封淳郡王。五十一年，赐银五千。五十七年十月，正蓝旗满洲都统延信征西陲，命允祐管正蓝三旗事务。雍正元年，进封亲王，诏褒其安分守己，敬顺小心。复命与诚亲王允祉并书景陵碑额，以两王皆工书故。八年四月，薨，予谥。

子弘曙。圣祖命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驻甘州，令弘曙从。圣祖崩，世宗召还京，封世子。雍正五年，坐事削，改封弘暻为世子。允祐薨，弘暻袭。乾隆四十二年，薨，谥曰慎。子永鋆，袭贝勒。子孙递降，以镇国公世袭。永鋆子绵洵，事穆宗，官凉州副都统。转战河南、直隶、山东、湖北，克临清，破连镇、冯官屯，皆有功。迁荆州将军。卒，谥庄武。

允禩，圣祖第八子。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贝勒。四十七年九月，署内务府总管事。

太子允礽既废，允禩谋代立。诸皇子允禟、允礻我、允，诸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皆附允禩。允禔言于上，谓相士张明德言允禩后必大贵，上大怒，会内务府总管凌普以附太子得罪，籍其家，允禩颇庇之，上以责允禩。谕曰：“凌普贪婪巨富，所籍未尽，允禩每妄博虚名，凡朕所施恩泽，俱归功于己，是又一太子矣！如有人誉允禩，必杀无赦。”翌日，召诸皇子入，谕曰：“当废允礽时，朕即谕诸皇子有钻营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容。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允礽。今其事皆败露，即锁系，交议政处审理。”允禟语允，入为允禩营救，上怒，出佩刀将诛允；允祺跪抱劝止，上怒少解，仍谕诸皇子、议政大臣等毋宽允禩罪。

逮相士张明德会鞫，词连顺承郡王布穆巴，公赖士、普奇，顺承郡王长史阿禄。

张明德坐凌迟处死，普奇夺公爵，允禩亦夺贝勒，为閒散宗室。上复谕诸皇子曰：“允禩庇其乳母夫雅齐布，雅齐布之叔厩长吴达理与御史雍泰同榷关税，不相能，诉之允禩，允禩借事痛责雍泰。朕闻之，以雅齐布发翁牛特公主处。允禩因怨朕，与褚英孙苏努相结，败坏国事。允禩又受制于妻，妻为安郡王岳乐甥，嫉妒行恶，是以允禩尚未生子。此皆尔曹所知，尔曹当遵朕旨，方是为臣子之理；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束甲相争耳。”上幸南苑，遘疾，还宫，召允禩入见，并召太子使居咸安宫。

未几，上命诸大臣于诸皇子中举可为太子者，阿灵阿等私示意诸大臣举允禩。

上曰：“允禩未更事，且罹罪，其母亦微贱，宜别举。”上释允礽，亦复允禩贝勒。

四十八年正月，上召诸大臣，问倡举允禩为太子者，诸臣不敢质言。上以大学士马齐先言众欲举允禩，因谴马齐，不复深诘。寻复立允礽为太子。五十一年十一月，复废允礽。

六十一年十一月，上疾大渐，召允禩及诸皇子允祉、允祐、允禟、允礻我、允祹、允祥同受末命。世宗即位，命允禩总理事务，进封廉亲王，授理籓院尚书。雍正元年，命办理工部事务。皇太子允礽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封亲王命下，其福晋乌雅氏对贺者曰：“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语闻，世宗憾滋甚。会副都统祁尔萨条奏：“满洲俗遇丧，亲友馈粥吊慰。后风俗渐弛，大设奢馔，过事奢靡。”上用其议申禁，因谕斥：“允禩居母妃丧，沽孝名，百日后犹扶掖匍匐而行；而允礻我，允禟、允指称馈食，大肆筵席，皇考谕责者屡矣。”二年，上谕曰：“允禩素行阴狡，皇考所深知，降旨不可悉数。自朕即位，优封亲王，任以总理事务。乃不能输其诚悃以辅朕躬，怀挟私心，至今未已。凡事欲激朕怒以治其罪，加朕以不令之名。允禩在诸弟中颇有治事材，朕甚爱惜之，非允禟、允礻我等可比，是以屡加教诲，令其改过，不但成朕友于之谊，亦全前三复教诲之理？朕一身上关宗庙社稷，不得不为?皇考慈爱之衷。朕果欲治其罪，岂有于防范。允禩在皇考时，恣意妄行，匪伊朝夕，朕可不念祖宗肇造鸿图，以永贻子孙之安乎？”

三年二月，三年服满。以允禩任总理事务，挟私怀诈，有罪无功，不予议叙。

寻因工部制祈榖坛祖宗神牌草率，阿尔泰驻兵军器粗窳，屡下诏诘责允禩；允禩议减内务府披甲，上令覆奏，又请一佐领增甲九十馀副。上以允禩前后异议，谕谓：“阴邪叵测，莫此为甚！”因命一佐领留甲五十副不即裁，待缺出不补。隶内务府披甲诸人集允禩邸嚣閧，翌日，又集副都统李延禧家，且纵掠。上命捕治，诸人自列允禩使閧延禧家，允禩不置辩。上命允禩鞫定为首者立斩，允禩以五人姓名上，上察其一乃自首，其一坚称病未往，责允禩所谳不实。宗人府议夺允禩爵，上命宽之。允禩杖杀护军九十六，命太监阎伦隐其事，厚赐之。宗人府复议夺允禩爵，上复宽之。

四年正月，上御西暖阁，召诸王大臣暴允禩罪状，略曰：“当时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名，而事事伤圣祖之心。二阿哥坐废，圣祖命朕与允禩在京办事，凡有启奏，皆蒙御批，由允禩藏贮。嗣问允禩，则曰：‘前值皇考怒，恐不测，故焚毁笔札，御批亦纳其中。’此允禩亲向朕言者。圣祖升遐，朕念允禩夙有才幹，冀其痛改其非，为国家出力，令其总理事务，加封亲王，推心置腹。三年以来，宗人府及诸大臣劾议，什伯累积，朕百端容忍，乃允禩诡谲阴邪，狂妄悖乱，包藏祸心，日益加甚。朕令宗人府讯问何得将皇考御批焚毁，允禩改言：‘抱病昏昧，误行烧毁。’及朕面质之，公然设誓，诅及一家。允禩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断不可留于宗姓之内，为我朝之玷！谨述皇考谕，遵先朝削籍离宗之典，革去允禩黄带子，以儆凶邪，为万世子孙鉴戒。”并命逐其福晋还外家。

二月，授允禩为民王，不留所属佐领人员，凡朝会，视民公、侯、伯例，称亲王允禩。诸王大臣请诛允禩，上不许。寻命削王爵，交宗人府圈禁高墙。宗人府请更名编入佐领：允禩改名阿其那，子弘旺改菩萨保。六月，诸王大臣复胪允禩罪状四十事，请与允禟、允并正典刑，上暴其罪于中外。九月，允禩患呕哕，命给与调养，未几卒于幽所。诸王大臣仍请戮尸，不许。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高宗谕曰：“圣祖第八子允禩，第九子允禟结党妄行，罪皆自取。皇考仅令削籍更名，以示愧辱。就两人心术而论，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之，若将有待。朕今临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入。此实仰体皇考仁心，申未竟之绪，想在天之灵亦当愉慰也。”

允禟，圣祖第九子。康熙四十七年，上责允禩，允禟语允，入为保奏，上怒。

是时，上每巡幸，辄随。四十八年三月，封贝子。十月，命往翁牛特送和硕愠恪公主之丧。五十一年，赐银四千。

雍正元年，世宗召允回京，以诸王大臣议，命允禟出驻西宁。允禟屡请缓行，上谴责所属太监，允禟行至军。二年四月，宗人府劾允禟擅遣人至河州买草、勘牧地，违法肆行，请夺爵，上命宽之。三年，上闻允禟纵容家下人在西宁生事，遣都统楚宗往约束，楚宗至，允禟不出迎，传旨诘责，曰：“上责我皆是，我复何言？

我行将出家离世！”楚宗以闻，上以允禟傲慢无人臣礼，手诏深责之，并牵连及允禩、允、允礻我私结党援诸事。七月，山乌雅图等经平定殴诸生，请按律治罪，陕西人称允禟九王，为上?西巡抚伊都立奏劾允禟护所闻，手诏斥为无耻，遂夺允禟爵，撤所属佐领，即西宁幽禁，并录允禟左右用事者毛太、佟保等，撤还京师，授以官。

四年正月，九门捕役得毛太、佟保等寄允禟私书，以闻，上见书迹类西洋字，遣持问允禟子弘旸，弘旸言允禟所造字也。谕曰：“从来造作隐语，防人察觉，惟敌国为然。允禟在西宁，未尝禁其书札往来，何至别造字体，暗藏密递，不可令人以共见耶？允禟与弘旸书用硃笔，弘旸复书称其父言为‘旨’，皆僭妄非礼。允禟寄允礻我书言‘事机已失’，其言尤骇人。”命严鞫毛太、佟保等。诸王大臣请治允禟罪，命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还京，令胡什礼监以行。五月，令允禟改名，又以所拟字样奸巧，下诸王大臣议，改为塞?楚宗及侍思黑。

六月，诸王大臣复劾允禟罪状二十八事，请诛之。胡什礼监允禟至保定，命直隶总督李绂暂禁，观其行止。绂语胡什礼“当便宜行事”，胡什礼以闻，上命驰谕止之，绂奏无此语。八月，绂奏允禟以腹疾卒于幽所。上闻胡什礼与楚宗中途械系允禟，旋释去，胡什礼又，乃起流言也。乾?妄述绂语，命并逮治。其后绂得罪，上犹责绂不以允禟死状明白于隆间，复原名，还宗籍。子弘晸，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坐事夺爵。

辅国公允礻我，圣祖第十子。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封敦郡王。五十七年，命办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允礻我与允禟、允皆党附允禩，为世宗所恶。

雍正元年，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诣京师，谒圣祖梓宫，俄病卒，上遣送灵龛还喀尔喀，命允礻我赍印册赐奠。允礻我讬疾不行，旋称有旨召还，居张家口。复私行禳祷，疏文内连书“雍正新君”，为上所知，斥为不敬。兵部劾奏，命允禩议其罪。

四月，夺爵，逮京师拘禁。乾隆二年，高宗命释之，封辅国公。六年，卒，诏用贝子品级祭葬。

履懿亲王允祹，圣祖第十二子。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封贝子。自是有巡幸，辄从。五十六年，孝惠章皇后崩，署内务府总管事务，大事将毕，乃罢。五十七年，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六十年，上以御极六十年，遣允祹祭盛京三陵。六十一年，授镶黄旗满洲都统。世宗即位，进封履郡王。雍正二年，宗人府劾允祹治事不能敬谨，请夺爵，命在固山贝子上行走。二月，因圣祖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降镇国公。八年五月，复封郡王。高宗即位，进封履亲王。乾隆二十八年七月，薨，予谥。

子弘昆，先卒，用世子例殡葬，馀子皆未封。高宗命以皇四子永为允祹后，袭郡王。四十二年，薨，谥曰端。嘉庆四年，追封亲王。子绵惠，袭贝勒。嘉庆元年，薨，追封郡王。以成郡王绵懃子奕纶为后，袭贝子，进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乾隆四十二年，高宗南巡，还跸次涿州，有僧携童子迎驾，自言永庶子，为侧室福晋王氏所弃，僧育以长。上问永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言永子以痘殇。

乃令入都，命军机大臣诘之。童子端坐名诸大臣，诸大臣不敢决。军机章京保成直前批其颊，叱之，童子乃自承刘氏子，僧教为妄语。斩僧，戍童子伊犁，仍自称皇孙，所为多不法。上命改戍黑龙江，道库伦，库伦办事大臣松筠责其不法，缚出，绞杀之，高宗嘉其明决。

怡贤亲王允祥，圣祖第十三子。康熙三十七年，从上谒陵。自是有巡幸，辄从。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封为怡亲王。寻命总理户部三库。雍正元年，命总理户部。

十一月，谕：“怡亲王于皇考时敬谨廉洁，家计空乏，举国皆知。朕御极以来，一心翊戴，克尽臣弟之道。从前兄弟分封，各得钱粮二十三万两，朕援此例赐之，奏辞不已，宣谕再四，仅受十三万；复援裕亲王例，令支官物六年，王又固辞。今不允所请，既不可；允其请，而实心为国之懿亲，转不得与诸弟兄比，朕心不安。”

下诸王大臣议。既，仍允王请，命王所兼管佐领俱为王一等一员、二等四员、三等十二员，豹尾枪二、长杆刀二，每佐领增亲军二名?属，加护。二年，允祥请除加色、加平诸弊，并增设三库主事、库大使，从之。

三年二月，三年服满。以王总理事务谨慎忠诚，从优议叙，复加封郡王，任王于诸子?中指封。八月，加俸银万。京畿被水，命往勘。十二月，令总理京畿水利。

疏言：“直隶河与汶河合流东下。沧、景以下，春?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皆汇于天津大直沽入海，河?多浅阻，伏秋暴涨，不免溃溢。请将沧州砖河、青县兴济河故道疏濬，筑减水坝，以泄之涨；并于白塘口入海处开直河，使砖河、兴济河同归白塘出海；又濬东、西二淀，多开引河，使脉络相通，沟澮四达；仍疏赵北、苑家二口以防冲决。子牙河为滹沱及漳水下流，其下有清河、夹河、月河同趋于淀，宜开决分注，缓其奔放之势。永定河故道已湮，应自柳义水所归，应逐年疏濬，使浊水不能为患。?口引之稍北，绕王庆坨东北入淀，至三角淀，为又请于京东灤、蓟、天津，京南文、霸、任丘、新、雄诸州县设营田专官，募农耕种。”四年二月，疏言直隶兴修水利，请分诸河为四局，下吏、工诸部议，议以南运河与臧家桥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东之淀河为一局，令天津道领之；苑家口以西各淀池及畿南诸河为一局，以大名道改清河道领之；永定河为一局，以永定分司改道领之；北运河为一局，撤分司以通永道领之：分隶专官管辖。寻又命分设京东、京西水利营田使各一。三月，疏陈京东水利诸事。五月，疏陈畿辅西南水利诸事。皆下部议行。

七月，赐御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榜，谕曰：“怡亲王事朕，克殚忠诚，职掌有九，而公尔忘私，视国如家，朕深知王德，觉此八字无一毫过量之词。在朝诸臣，于‘忠勤慎明’尚多有之，若‘敬诚直廉’，则未能轻许。期咸砥砺，以副朕望。”七年六月，命办理西北两路军机。十月，命增仪仗一倍。十一月，王有疾。

八年五月，疾笃，上亲临视，及至，王已薨，上悲恸，辍朝三日。翌日，上亲临奠，谕：“怡亲王薨逝，中心悲恸，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必行。”越日，复谕举怡亲王功德，命复其名上一字为“胤”，配享太庙，谥曰贤，并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加于谥上。白家甿等十三村民请建祠，允之。拨官地三十馀顷为祭田，免租赋。命更定园寝之制，视常例有加。又命未殡，月赐祭；小祥及殡，视大祭礼赐祭；三年后，岁赐祭。皆特恩，不为例。乾隆中，祀盛京贤王祠。命王爵世袭。

子弘晓，袭。乾隆四十三年，薨，谥曰僖。子永琅，袭。嘉庆四年，薨，谥曰恭。孙奕勋，袭。二十三年，薨，谥曰恪。子载坊，袭。明年，薨。弟载垣，袭。

事宣宗，命在御大臣。咸丰八年，赐紫禁城内肩?前大臣行走，受顾命。文宗即位，历左宗正、宗令、领侍舆。

载垣与郑王端华及端华弟肃顺皆为上所倚，相结，权势日张。九年，命赴天津察视海防。十年正月，万寿节，赐杏黄色端罩。七月，英吉利、法兰西两国兵至天津，命与兵部尚书穆廕以钦差大臣赴通州与英人议和。时大学士桂良已于天津定议，上许英使额尔金至通州签约，英使额尔金请入京师亲递国书，不许。兵复进，上以和议未成，罢载垣钦差大臣。未几，扈上幸热河。及和议定，?臣请还京师，上犹豫未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载垣等受遗诏辅政，与端华、景寿、肃顺及军机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祐瀛称“赞襄政务王大臣”，擅政。九月，上奉文宗丧还京师，诏罪状载垣等，夺爵职，下王大臣按治，议殊死，赐自尽。事详肃顺传。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并命不得以其子孙及亲兄弟子承袭。同治元年，以庄亲王允禄四世孙载泰袭辅国公，收府第敕书。三年七月，师克江宁，推恩还王爵。

九月，以宁郡王弘?四世孙镇国公载敦袭怡亲王，还敕书。光绪十六年，薨，谥，夺爵，以先薨免罪。弟之?曰端。子溥静，嗣。二十六年八月，薨。九月，坐纵芘拳匪启子毓麒，袭。

宁良郡王弘?，允祥第四子。世宗褒允祥功，加封郡王，任王于诸子中指封，允祥固辞不敢承。及允祥薨，世宗乃封弘?宁郡王，世袭。乾隆二十九年八月，薨，谥曰良。子永福，仍循例袭贝勒。四十七年九月，薨，谥恭恪。子绵誉，仍袭贝勒。

子孙递降，以镇国公世袭。载敦绍封怡亲王，即以载泰袭镇国公。

允祥诸子：弘昌，初封贝子，进贝勒，坐事夺爵；弘暾，未封早世，聘于富察氏，未婚守志，世宗愍之，命视贝勒例殡葬；弘昑，亦用其例。

恂勤郡王允，圣祖第十四子。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五十年，从上幸塞外。

自是辄从。五十一年，赐银四千两。五十七年，命为抚远大将军，讨策妄阿喇布坦。

十二月，师行，上御太和殿授印，命用正黄旗纛。五十八年四月，劾吏部侍郎色尔图督兵饷失职，都统胡锡图索诈骚扰，治其罪。都统延信疏称：“准噶尔与青海联姻娅，大将军领兵出口，必有谍告准酋者，不若暂缓前进。”上命驻西宁。五十九年正月，允移军穆鲁斯乌苏，遣平逆将军延信率师入西藏，令宗查布防西宁，讷尔素防古木。时别立新胡必尔汗，遣兵送之入藏。十月，延信击败准噶尔将策零敦多卜等于卜克河诸地。六十年五月，允率师驻甘州，进万?次吐鲁番。旋请于明年进兵。闰六月，和尔博斯厄穆齐寨桑以厄鲁特兵五百围回民，回馀人乞援。允以粮运艰阻，兵难久驻，若徙入内地，亦苦粮少地狭，哈密扎萨克额敏皆不能容，布隆吉尔、达里图诸地又阻瀚海，请谕靖逆将军富宁安相机援抚，从之。十月，召来京，面授方略。六十一年三月，还军。

世宗即位，谕总理王大臣曰：“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但于皇考大事若不来京，恐于心不安，速行文大将军王驰驿来京。”允至，命留景陵待大祭。雍正元年五月，谕曰：“允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今又恐其不能改，不及恩施，特进为郡王，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三年三月，宗人府劾允前为大将军，苦累兵丁，侵扰地方，糜费军帑，请降授镇国公，上命仍降贝子。

四年，诸王大臣劾，请正国法。谕：“允止于糊涂狂妄，其奸诈阴险与允禩、允禟相去甚远。朕于诸人行事，知之甚悉，非独于允有所偏徇。今允居马兰峪，欲其瞻仰景陵，痛涤前非。允不能悔悟，奸民蔡怀玺又造为听，宜加禁锢，即与其子白起并锢于寿皇殿左右，宽以岁月，待其改悔。?大逆之言，摇惑”高宗即位，命释之。乾隆二年，封辅国公。十二年六月，进贝勒。十三年正月，进封恂郡王。

二十年六月，薨，予谥。

第一子弘春，雍正元年，封贝子。二年，坐允禩党，革爵。四年，封镇国公。

六年，进贝子。九年，进贝勒。十一年，封泰郡王。十二年八月，谕责弘春轻佻，复降贝子。高宗即位，夺爵。别封允第二子弘明为贝勒。乾隆三十二年，卒，谥恭勤。子孙循例递降，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弘春曾孙奕山，自有传。

愉恪郡王允潖，圣祖第十五子。康熙三十九年，从幸塞外。自是辄从。雍正四年，封贝勒。命守景陵。八年，封愉郡王。九年二月，薨，予谥。子弘庆，袭。乾隆三十四年，薨，谥曰恭。子永珔，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辅国公世袭。

果毅亲王允礼，圣祖第十七子。康熙四十四年，从幸塞外。自是辄从。雍正元年，封亦如?果郡王，管理籓院事。三年，谕曰：“果郡王实心为国，操守清廉，宜给亲王俸，护之，班在顺承郡王上。”六年，进亲王。七年，命管工部事。八年，命总理户部三库。十一年，授宗令，管户部。十二年，命赴泰宁，送达赖喇嘛还西藏，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十三年，还京师，命办理苗疆事务。世宗疾大渐，受遗诏辅政。

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解宗令，管刑部。寻赐亲王双俸，免宴见叩拜。密疏请蠲江南诸省民欠漕项、芦课、学租、杂税，允之。谕曰：“果亲王秉性忠直，皇考所信任。外间颇疑其严厉，令观密奏，足见其存心宽厚，特以宣示九卿。”允礼体弱，上命在邸治事，越数日一入直。乾隆元年，坐事，罢双俸。三年正月，病笃，遣和亲王弘昼往视。二月，薨，上震悼，即日亲临其丧。予谥。无子，庄亲王允禄等请以世宗第六子弘適为之后。

弘適善诗词，雅好藏书，与怡府明善堂埒。御下严，晨起披衣巡视，遇不法者立杖之，故无敢为非者。节俭善居积，尝以开煤?夺民产。从上南巡，嘱两淮盐政高恆鬻人葠牟利，又令织造关差致绣段、玩器，予贱值。二十八年，圆明园九州清宴灾，弘適后至，与诸皇子谈笑露齿，上不怿。又尝以门下私人嘱阿里衮。上发其罪，并责其奉母妃俭薄，降贝勒，罢一切差使。自是家居闭门，意抑郁不自聊。三十年三月，病笃，上往抚视。弘適于卧榻间叩首引咎，上执其手，痛曰：“以汝年少，故稍加拂拭，何愧恧若此？”因复封郡王。旋薨，予谥。

子永，袭。五十四年，薨，谥曰简。子绵从，袭贝勒。孙奕湘，袭镇国公。

历官副都统，广州、盛京将军，兵部尚书。加贝子衔。卒，谥恪慎。子孙递降，以辅国公世袭。

简靖贝勒允祎，圣祖第二十子。康熙五十五年，始从幸塞外，自是辄从。雍正四年，封贝子。八年二月，进贝勒。十二年八月，命祭陵。称病不行，降辅国公。

十三年九月，高宗即位，复封贝勒，守护泰陵。乾隆二十年，卒，予谥。子弘闰，袭贝子。子孙循例递降，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

慎靖郡王允禧，圣祖第二十一子。康熙五十九年，始从幸塞外。雍正八年二月，封贝子。五月，谕以允禧立志向上，进贝勒。十三年十一月，高宗即位，进慎郡王。

允禧诗清秀，尤工画，远希董源，近接文徵明，自署紫琼道人。乾隆二十三年五月，薨，予谥。

二十四年十二月，以皇六子永瑢为之后，封贝勒。三十七年，进封质郡王。五十四年，再进亲王。永瑢亦工画，济美紫琼，兼通天算。五十五年，薨，谥曰庄。

子绵庆，袭郡王。绵庆幼聪颖，年十三，侍高宗避暑山庄校射，中三矢，赐黄马褂、三眼孔雀翎。通音律。体孱弱。嘉庆九年，薨，年仅二十六。仁宗深惜之，赐银五千，谥曰恪。子奕绮，袭贝勒。道光五年，坐事，罚俸。十九年，夺爵。二十二年，卒，复其封。子孙循例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恭勤贝勒允祜，圣祖第二十二子。康熙五十九年，始从幸塞外。雍正八年二月，封贝子。十二年二月，进贝勒。乾隆八年，卒，予谥。子弘昽，袭贝子。卒。子永芝，袭镇国公。坐事，夺爵，爵除。

郡王品级诚贝勒允祁，圣祖第二十三子。雍正八年二月，封镇国公。十三年十月，高宗即位，进贝勒。屡坐事，降镇国公。四十五年，复封贝子。四十七年，进贝勒。四十九年，加郡王衔。五十年，卒，予谥。子弘谦，袭贝子，嘉庆十四年，加贝勒品级。卒，子永康，袭镇国公。卒，子绵英，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卒，无子，爵除。

諴恪亲王允祕，圣祖第二十四子。雍正十一年正月，谕曰：“朕幼弟允礻必，秉心忠厚，赋性和平，素为皇考所锺爱。数年以来，在宫中读书，学识亦渐增长，朕心嘉悦，封为諴亲王。”乾隆三十八年，薨，予谥。第一子弘暢，袭郡王。六十年，薨，谥曰密。子永珠，袭贝勒。道光中，坐事，夺爵。弘?，允祕第二子，字仲升。乾隆二十八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三十九年，进封贝子。屡坐事，夺爵。嘉庆间，授奉恩将军。卒。弘?工画，师董邦达，自署瑶华道人，名与紫琼并。永珠既夺爵，以弘?孙绵勋袭贝子。子孙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世宗十子：孝敬宪皇后生端亲王弘晖，孝圣宪皇后生高宗，纯懿皇贵妃耿佳氏生和恭亲王弘昼，敦肃皇贵妃年佳氏生福宜、怀亲王福惠、福沛，谦妃刘氏生果恭郡王弘適，齐妃李氏生弘昀、弘时、弘昐。弘適出为果毅亲王允礼后。弘昀、弘昐、福宜、福沛皆殇，无封。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

端亲王弘晖，世宗第一子。八岁殇。高宗即位，追封亲王，谥曰端。

和恭亲王弘昼，世宗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和亲王。十三年，设办理苗疆事务处，命高宗与弘昼领其事。乾隆间，预议政。弘昼少骄抗，上每优容之。尝监试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日晡，弘昼请上退食，上未许。弘昼遽曰：“上疑吾买嘱士子耶？”明日，弘昼入谢，上曰：“使昨答一语，汝齑粉矣！”待之如初。性复奢侈，世宗雍邸旧赀，上悉以赐之，故富于他王。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奚讳为？”尝手订丧仪，坐庭际，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饮啖以为乐。作明器象鼎彝盘盂，置几榻侧。三十年，薨，予谥。子永璧，袭。三十七年，薨，谥曰勤。

子绵伦，袭郡王。三十九年，薨，谥曰谨。弟绵循，袭。嘉庆二十二年，薨，谥曰恪。子奕亨，袭贝勒。卒，子载容，袭贝子。同治中，加贝勒衔。卒，谥敏恪。子溥廉，袭镇国公。

怀亲王福惠，世宗第七子。八岁殇。高宗即位，追封亲王，谥曰怀。

## 列传八 诸王七

高宗诸子

定安亲王永璜端慧太子永琏循郡王永璋荣纯亲王永琪哲亲王永琮仪慎亲王永璇成哲亲王永瑆贝勒永?庆僖亲王永璘

仁宗诸子

穆郡王惇恪亲王绵恺惇勤亲王奕脤瑞怀亲王绵忻 惠端亲王绵愉

宣宗诸子

隐志郡王奕纬顺和郡王奕纲慧质郡王奕继恭忠亲王奕醇贤亲王奕枻锺端郡王奕硉 孚敬郡王奕譓

文宗子

悯郡王

高宗十七子：孝贤纯皇后生端慧太子永琏、哲亲王永琮，皇后纳喇氏生贝勒永?、永璟，孝仪纯皇后生永璐、仁宗、第十六子、庆僖亲王永璘，纯惠皇贵妃苏佳氏生循郡王永璋、质庄亲王永瑢，哲悯皇贵妃富察氏生定安亲王永璜，淑嘉皇贵妃金佳氏生履端亲王永、仪慎亲王永璇、第九子、成哲亲王永瑆，愉贵妃珂里叶特氏生荣纯亲王永琪，舒妃叶赫纳喇氏生第十子。永出为履懿亲王允祹后，永瑢出为慎靖郡王允禧后。永璟、永璐、第九子、第十子、第十六子皆殇，无封。

定安亲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上南巡，还跸次德州，孝贤纯皇后崩，永璜迎丧，高宗斥其不知礼，切责之。十五年三月，薨。上谕曰：“皇长子诞自青宫，齿序居长。年逾弱冠，诞毓皇孙。今遘疾薨逝，朕心悲悼，宜备成人之礼。”

追封定亲王，谥曰安。

子绵德，袭郡王。坐事，夺爵。弟绵恩，袭。五十八年，进封亲王。嘉庆四年正月，封其子奕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八年闰二月，有陈德者，匿禁门，犯跸，诸王大臣捍御。论功，赐绵恩御用补褂，进奕绍贝子。二十年，授御前大臣。道光二年，薨，赐银五千治丧，谥曰恭。子奕绍，先以上六十万寿进贝勒，至是袭亲王。

十五年，奕绍年六十，封其子载铨为辅国公。十六年，奕绍薨，赐银治丧，谥曰端。

载铨袭。

载铨初封二等辅国将军，三进封辅国公，授御前大臣、工部尚书、步军统领，袭爵。道光末，受顾命。文宗即位，益用事。咸丰二年六月，给事中袁甲三疏劾：“载铨营私舞弊，自谓‘操进退用人之权’。刑部尚书恆春、侍郎书元潜赴私邸，听其指使。步军统领衙门但准收呈，例不审办；而载铨不识大体，任意颠倒，遇有盗案咨部，乃以武断济其规避。又广收门生，外间传闻有定门四配、十哲、七十二贤之称。”举所绘息肩图朝官题咏有师生称谓为证。上谕曰：“诸王与在廷臣工不得往来，历圣垂诫周详。恆春、书元因审办案件，趋府私谒，载铨并未拒绝。至拜认师生，例有明禁，而息肩图题咏中，载龄、许诵恆均以门生自居，不知远嫌。”

罚王俸二年，所领职并罢。九月，仍授步军统领。三年，加亲王衔，充办理巡防事宜。二月，疏请申明会议旧章，报可。四年九月，病作，诏以绵德曾孙溥煦为后。

是月，薨。追封亲王，赏银五千两治丧，谥曰敏。

溥煦袭郡王。光绪三十三年，薨，谥曰慎。子毓朗，袭贝勒。光绪末，授民政部侍郎、步军统领。宣统二年七月，授军机大臣。三年四月，改授军谘大臣。

端慧太子永琏，高宗第二子。乾隆三年十月，殇，年九岁。十一月，谕曰：“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皇考命名，隐示承宗器之意。

朕御极后，恪守成式，亲书密旨，召诸大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后，是虽未册立，已命为皇太子矣。今既薨逝，一切典礼用皇太子仪注行。”旋册赠皇太子，谥端慧。

循郡王永璋，高宗第三子。乾隆二十五年七月，薨。追封循郡王。四十一年，以永瑆子绵懿为后，袭贝勒。卒，子奕绪，袭贝子。卒，子载迁，袭镇国公。

荣纯亲王永琪，高宗第五子。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封荣亲王。永琪少习骑射，嫺国语，上锺爱之。三十一年三月，薨，谥曰纯。子绵亿，四十九年十一月，封贝勒。嘉庆四年正月，袭荣郡王。绵亿少孤，体羸多病，特聪敏，工书，熟经史。十八年，林清变起，绵亿方扈跸，闻警，力请上速还京师，上即日回銮，因重视之，宠眷日渥。逾年，薨，谥曰恪。子奕绘，袭贝勒。卒，子载钧，袭贝子。卒，子溥楣，袭镇国公。

哲亲王永琮，高宗第七子，与端慧太子同为嫡子。端慧太子薨，高宗属意焉。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以痘殇，方二岁。上谕谓：“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命丧仪视皇子从优，谥曰悼敏。嘉庆四年三月，追封哲亲王。

仪慎亲王永璇，高宗第八子。乾隆四十四年，封仪郡王。嘉庆四年正月，进封亲王，总理吏部。二月，罢。谕曰：“六卿分职，各有专司，原无总理之名，勿启专权之渐。”十三年正月，谕曰：“内廷行走诸王日入直，仪亲王朕长兄，年逾六十，冬寒无事，不必进内。”十四年正月，封其子绵志为贝勒。十七年，以武英殿刻高宗圣训，误书庙讳，罢王俸三年。

十八年，林清变起，贼入禁城，绵志从宣宗发鸟枪殪贼。仁宗褒其奋勇，加郡王衔，加俸岁千两。永璇亦以督捕勤劳，免一切处分。二十年七月，命祭裕陵，阻雨，还京，坐降郡王，并夺绵志郡王衔及加俸，仍罚王俸五年。二十四年正月，复绵志郡王衔，赐三眼孔雀翎。七月，坐刺探政事，上谕曰：“朕兄仪亲王年已七十有四，精力渐衰。所领事务甚多，恐有贻误，探听尚有可原。朕不忍烦劳长兄，致失颐养。嗣后止留内廷行走，平日不必入直。”六月，绵志坐纵妾父冒职官诈赃，夺郡王衔，罚贝勒俸四年。

二十五年七月，宣宗即位，谕仪亲王不必远迎，又谕召对宴赉无庸叩拜。道光三年正月，绵志复郡王衔，加俸。八年正月，命在紫禁城乘轿，并加赏俸银五千，示亲亲敬长之意。十一月，复谕朝贺免行礼。十年十月，永璇诣圆明园视大阿哥，径入福园门，谕罢绵志官。十一年，谕寿皇殿、安佑宫当行礼时，于府第内行礼。

又谕元旦暨正月十四日宗亲筵宴，均免其入宴，别颁果殽一席。十二年八月，薨，年八十八。赐银五千治丧，亲临赐奠，谥曰慎。绵志袭郡王，薨，谥曰顺。子奕絪，袭贝勒，加郡王衔。卒，曾孙毓?，袭贝子。卒，弟毓岐，袭镇国公。

成哲亲王永瑆，高宗第十一子。乾隆五十四年，封成亲王。永瑆幼工书，高宗爱之，每幸其府第。嘉庆四年正月，仁宗命在军机处行走，总理户部三库。故事，亲王无领军机者，领军机自永瑆始。二月，仪亲王永璇罢总理吏部，并命永瑆俟军务奏销事毕，不必总理户部。三月，和珅以罪诛，没其园第，赐永瑆。七月，永瑆辞总理户部三库，允之。八月，编修洪亮吉上书永瑆，讥切朝政，永瑆上闻，上治亮吉罪。语在亮吉传。十月，上谕曰：“自设军机处，无诸王行走。因军务较繁，暂令永瑆入直，究与国家定制未符。罢军机处行走。”

永瑆尝闻康熙中内监言其师少时及见董其昌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作书，永星广其说，作拨镫法，推论书旨，深得古人用笔之意。上命书裕陵圣德神功碑，并令自择书迹刻为诒晋斋帖，以手诏为序。刻成，颁赏臣工。

十八年，林清变起，永瑆在紫禁城内督捕，上嘉其勤劳，免一切处分及未完罚俸。二十四年正月，加其子不入八分辅国公绵懃郡王衔。五月，祭地坛，终献时，赞引误，永瑆依以行礼。上以永瑆年老多病，罢一切差使，不必在内廷行走，于邸第闭门思过，罚亲王半俸十年。绵懃亦罢内大臣，居家侍父。二十五年六月，绵懃卒，赠郡王。有司请谥，以非例斥之，著为令。

仁宗崩，有旨免迎谒。语见仪亲王传。十月，命曾孙载锐袭贝勒。道光二年十月，上还自行在，永瑆进食品十六器，以非例卻之。三年三月，薨，年七十二，赐银五千治丧，谥曰哲。载锐袭郡王。绵懃及载锐父奕绶并追封如其爵。咸丰九年，薨，谥曰恭。子溥庄，袭贝勒，加郡王衔。卒，子毓橚，袭贝子。

贝勒永?，高宗第十二子。乾隆四十一年，卒。嘉庆四年三月，追封贝勒。以成亲王子绵偲为后，初封镇国将军，再进封贝子。道光十八年正月，谕曰：“绵偲逮事皇祖，昔同朕在上书房读书者只绵偲一人。”进贝勒。二十八年，卒，子奕缙，袭贝子。卒，弟奕缮，袭镇国公。

庆僖亲王永璘，高宗第十七子。乾隆五十四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正月，仁宗亲政，封惠郡王，寻改封庆郡王。三月，和珅诛，没其宅赐永璘。五年正月，以祝颖贵太妃七十寿未奏明，命退出乾清门，留内廷行走。二十一年正月朔，乾清宫筵宴，辅国公绵?就席迟，奕绍推令入座，拂堕食?，永璘告内奏事太监。得旨：“诸王奏事不得迳交内奏事太监。”罚永璘俸。二十五年三月，永璘疾笃，上亲临视，命进封亲王。寻薨，谥曰僖。命皇子往奠，上时谒陵归，复亲临焉。

子绵?，袭郡王。绵?奏府中有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铜路镫三十六对。上谕曰：“庆亲王府第本为和珅旧宅，凡此违制之物，皆和珅私置。嗣后王、贝勒、贝子当依会典，服物宁失之不及，不可僭逾，庶几永保令名。”府置谙达二，亦命裁汰。道光三年正月，赐绵?三眼孔雀翎，管雍和宫、中正殿。十六年十月，薨，赐银四千治丧，谥曰良。上命再袭郡王一次。

以仪顺郡王绵志子奕采为后，袭郡王。十七年正月，命在御前行走。二十二年十月，奕采以服中纳妾，下宗人府议处。奕采行赇请免，永璘第六子辅国公绵性亦行赇觊袭王爵，事发，奕采夺爵，绵性戍盛京。以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奉永璘祀。旋又坐事，降镇国将军。二十九年，卒。

以绵性子奕劻为后。三十年，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正月，封贝子。十年正月，上三十万寿，进贝勒。同治十一年九月，大婚，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三月，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月，进庆郡王。十一年九月，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事务。十二年二月，命在内廷行走。十五年正月，授右宗正。大婚，赐四团正龙补服，子载振头品顶带。二十年，太后六十万寿，懿旨进亲王。二十六年七月，上奉太后幸太原，命奕劻留京会大学士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二十七年六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奕劻仍总理部事。十二月，加载振贝子衔。二十九年三月，授奕劻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如故。寻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解御前大臣以授载振。

载振赴日本大?观展览会归，请振兴商务，设商部，即以载振为尚书。十月，御史张元奇劾载振宴集召歌妓侑酒。上谕：“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旋请开缺，未许。三十年三月，御史蒋式瑆奏：“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钜款。请命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命左都御史清锐、户部尚书鹿传霖按其事，不得实，式瑆回原衙门行走。

三十一年，充日、俄修订东三省条约全权大臣。三十二年，遣载振使奉天、吉林按事。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仍以载振为尚书。三十三年，命奕劻兼管陆军部事。

东三省改设督抚，以直隶候补道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奏：“段芝贵善于迎合，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经天津，芝贵以万二千金鬻歌妓以献，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夤缘得官。”上为罢芝贵，而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按其事，不得实，夺启霖官。载振复疏辞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许之。三十四年十一月，命以亲王世袭。

宣统三年四月，罢军机处，授奕劻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协理大臣。八月，武昌兵起，初命陆军部尚书廕昌视师，奕劻请于朝，起袁世凯湖广总督视师。世凯入京师，代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奕劻弼德院总裁。十二月，诏逊位，奕劻避居天津。后七年薨，谥曰密。

仁宗五子：孝淑睿皇后生宣宗，孝和睿皇后生惇恪亲王绵恺、瑞怀亲王绵忻，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生惠端亲王绵愉，和裕皇贵妃刘氏生穆郡王。

穆郡王，未命名，仁宗第一子。二岁，殇。宣宗即位，追封。

惇恪亲王绵恺，仁宗第三子。嘉庆十八年，林清变起，绵恺随宣宗捕贼苍震门，得旨褒嘉。二十四年，封惇郡王。宣宗即位，进亲王。子奕缵，封不入八分公。道光三年正月，命绵恺内廷行走。旋以福晋乘轿径入神武门，坐罢，罚王俸五年。上奉太后幸绵恺第，仍命内廷行走，减罚王俸三年。七年，坐太监张明得私相往来，复匿太监苑长青，降郡王。八年十月，追?苍震门捕贼，急难御侮，复亲王，谕加意检束。十三年五月，绵恺以议皇后丧礼引书“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于义未协，退出内廷，罚王俸十年。十八年五月，民妇穆氏诉其夫穆齐贤为绵恺所囚，命定郡王载铨按实，复降郡王，罢一切职任。十二月，薨，复亲王。上亲临奠，谥曰恪。奕缵前卒，追封贝勒，命赐福晋郡王半俸。

二十六年，以皇五子奕脤为绵恺后，袭郡王。文宗即位，命在内廷行走。奕脤屡以失礼获谴。咸丰五年三月，降贝勒，罢一切职任，上书房读书。六年正月，复封惇郡王。十月，进亲王。穆宗即位，谕免叩拜称名。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封其子载濂不入八分镇国公，载津赐头品顶带。四年六月，授宗令。七年正月，捻匪逼近畿，奕脤陈防守之策。八年十一月，醇郡王奕枻劾王自授宗令，藉整顿之名，启揽权之渐，诏两解之。十一年，大婚，赐紫内大臣班及带豹尾枪。载濂进辅国公。

十三年十二月，赐亲?禁城乘四人肩舆，并免进领侍王双俸。光绪五年六月，普祥峪吉地工竣，复赐食双俸。十三年，上亲政，免带领引见。十五年正月，薨，上奉太后临奠，谥曰勤。

子八，有爵者五：载濂、载漪、载澜、载瀛、载津。载濂，奕脤第一子。初封一等辅国将军，累进辅国公，袭贝勒，加郡王衔。二十五年，子溥偁，赐头品顶带。

二十六年，载濂以庇义和拳，夺爵，弟载瀛，袭。载瀛，奕脤第四子。初封二等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衔，袭贝勒。载漪，奕脤第二子。出为瑞郡王奕志后。

获罪，夺爵，归宗。语在瑞怀亲王绵忻传。载澜，奕脤第三子。初封三等辅国将军，再进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以庇义和拳，夺爵，戍新疆。载津，奕脤第五子。封二等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衔。

瑞怀亲王绵忻，仁宗第四子。嘉庆二十四年，封瑞亲王。道光三年，命在内廷行走。八年七月，薨，谥曰怀。子奕约甫晬，上命定亲王奕绍检察邸第官吏，内务府大臣敬徵治家政。十月，奕约袭郡王，予半俸。寻更名奕志。三十年五月，薨，谥曰敏。无子。赐绵忻福晋郡王半俸。咸丰三年，福晋薨，复赐奕志福晋郡王半俸。

十年，命以惇亲王子载漪为奕志后，袭贝勒。同治十一年，大婚，命食贝勒全俸。光绪十五年，加郡王衔。十九年九月，授为御前大臣。二十年，进封端郡王。

循故事，宜仍旧号；更曰端者，述旨误，遂因之。载漪福晋，承恩公桂祥女，太后侄也。二十四年，太后复训政。二十五年正月，赐载漪子溥?头品顶带。十二月，上承太后命，溥?入为穆宗后，号“大阿哥”，命在弘德殿读书，以承恩公尚书崇绮、大学士徐桐为之傅。明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代。都下流言将下诏禅位，大学士荣禄与庆亲王奕劻以各国公使有异同，谏止。

二十六年，义和拳乱起，载漪笃信之，以为义民，乱遂炽。五月，命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义和拳击杀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复及德国使臣克林德，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八月，诸国联军自天津逼京师，上奉太后出狩，载漪及溥?皆从。次大同，命载漪为军机大臣，未逾月罢。命奕劻与大学士李鸿章议和，诸国目载漪为首祸。

十二月，夺爵，戍新疆。二十七年十月，上奉太后还京师。次开封，谕：“载漪纵义和拳，获罪祖宗，其子溥?不宜膺储位，废‘大阿哥’名号。”赐公衔俸，归宗。

二十八年六月，别以醇贤亲王奕枻子镇国公载洵为奕志后，袭贝勒。宣统间，为海军部尚书。改海军部大臣，加郡王衔。

惠端亲王绵愉，仁宗第五子。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宣宗即位，封惠郡王，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故事，亲、郡王未及岁，食半俸。道光九年，命食全俸。十九年，进亲王。文宗即位，谕：“惠亲王为朕叔父，内廷召对及宴赉赏赐宜免叩拜，章奏免书名。”咸丰三年，赐御用龙褂。

洪秀全之徒北扰近畿，命为奉命大将军，颁锐捷刀，统健锐、火器、前锋、护军、巡捕诸营，及察哈尔兵，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东三盟蒙古兵，与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督办防剿。僧格林沁出驻涿州，绵愉留京师。九月，会奏颁行银钱钞法。

时秀全兵至深州，请发哲里木盟马队一千及热河、古北口兵各五百赴涿州助防；复奏请发蒙古兵三千，以德勒克色楞为将，督兵进击。

四年正月，命朝会大典外悉免叩拜。寻与恭亲王奕、定郡王载铨疏请铸铁钱为大钱辅，上令王详议以行。五年四月，北路肃清，行凯撤礼，上奉命大将军印。

十二月，以铸铁钱有效，下宗人府议叙。八年五月，以奏保耆英，罢中正殿、雍和宫诸职任。九年，罢铁钱局。

十年七月，英、法二国兵至天津，命至通州与僧格林沁办防，并谕绵愉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等筹商交涉。同治二年，穆宗典学，太后以绵愉行辈最尊，品行端正，命在弘德殿专司督责，并令王子奕详、奕询伴读。

三年十二月，薨，上亲临奠，赐银五千治丧，谥曰端。

子六，有爵者三：奕详、奕询、奕谟。奕详，绵愉第五子。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赐三眼孔雀翎，进镇国公，袭郡王。穆宗大婚，加亲王衔。十三年，命食亲王俸。光绪十年十月，太后万寿，命食亲王全俸。十一年六月，授内大臣。十二年正月，薨，谥曰敬。子载润，袭贝勒。奕询，绵愉第四子。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进封镇国公。卒，无子，以愉恪郡王允潖五世孙载泽为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光绪末，授度支部尚书。奕谟，绵愉第六子。初封不入八分镇国公，再进封贝子，加贝勒衔。卒，以醇贤亲王奕枻孙溥佶为后，袭镇国公。

宣宗九子：孝全成皇后生文宗，孝静成皇后生顺和郡王奕纲、慧质郡王奕继、恭忠亲王奕，庄顺皇贵妃生醇贤亲王奕枻、锺端郡王奕硉、孚敬郡王奕譓，和妃纳喇氏生隐志郡王奕纬，祥妃钮祜禄氏生惇勤亲王奕脤。奕脤出为惇恪亲王绵恺后。

隐志郡王奕纬，宣宗第一子。嘉庆二十四年，封贝勒。道光十一年四月，薨，以皇子例治丧，进封隐志贝勒。文宗即位，进郡王。无子，以贝勒绵懿子奕纪为后，袭贝勒。卒，谥恭勤。子溥伦，袭贝子，进贝勒；溥侗，授一等镇国将军。

顺和郡王奕纲，宣宗第二子。二岁，殇。文宗即位，进封谥。

慧质郡王奕继，宣宗第三子。三岁，殇。文宗即位，追封谥。

恭忠亲王奕，宣宗第六子。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宣宗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文宗即位，封为恭亲王。咸丰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

内大臣办理巡防，命仍佩白虹刀。十月，?三年九月，洪秀全兵逼畿南，以王署领侍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迭授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四月，以畿辅肃清，予优?。七月，孝静成皇后崩，上责王礼仪疏略，罢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七年五月，复授都统。九年四月，授内大臣。

十年八月，英吉利、法兰西兵逼京师，上命怡亲王载垣、尚书穆廕与议和，诱执英使巴夏礼，与战，师不利。文宗幸热河，召回载垣、穆廕，授王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王出驻长辛店，奏请饬统兵大臣激励兵心，以维大局。克勤郡王庆惠等奏释巴夏礼，趣王入城议和。英、法兵焚圆明园。豫亲王义道等奏启城，许英、法兵入。王入城与议和，定约，悉从英、法人所请，奏请降旨宣示，并自请议处。上谕曰：“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十二月，奏通商善后诸事。初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王与大学士桂，边防空虚，?良、侍郎文祥领其事。王疏请训练京师旗兵，并以吉林、黑龙江与俄罗斯相议练兵筹饷。上命都统胜保议练京兵，将军景淳等议练东三省兵。

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王请奔赴，两太后召见，谕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擅政状。穆宗侍两太后奉文宗丧还京师，谴黜载垣等，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命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奏事书名。王坚辞世袭，寻命兼宗令、领神机营。

同治元年，上就傅，两太后命王弘德殿行走，稽察课程。三年，江宁克复。上谕曰：“恭亲王自授议政王，于今三载。东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徵兵筹饷，深资赞画，弼亮忠勤。加封贝勒，以授其子辅国公载澂，并封载濬辅国公、载氵莹不入八分辅国公。”四年三月，两太后谕责王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寻以惇亲王奕脤、醇郡王奕枻及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内阁学士殷兆镛、左副都御史潘祖廕、内阁侍读学士王维珍、给事中广诚等奏请任用，广诚语尤切。两太后命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入谢，痛哭引咎，两太后复谕：“王亲信重臣，相关休戚，期望既厚，责备不得不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七年二月，西捻逼畿辅，命节制各路统兵大臣。授右宗正。十一年九月，穆宗大婚，复命王爵世袭。十二年正月，穆宗亲政，十三年七月，上谕责王召对失仪，降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夺载澂贝勒。翌日，以两太后命复亲王世袭及载澂爵。十二月，上疾有间，于双俸外复加赐亲王俸。旋复加剧，遂崩。德宗即位，复命免召对叩拜、奏事书名。

光绪元年，署宗令。十年，法兰西侵越南，王与军机大臣不欲轻言战，言路交章论劾。太后谕责王等委靡因循，罢军机大臣，停双俸。家居养疾。十二年十月，复双俸。自是国及甲数，岁时祀事赐神糕，节序辄有赏赉，以为常。二十年，日本侵朝鲜，兵?有庆屡增护事急，太后召王入见，复起王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内廷行走；仍谕王疾未愈，免常川入直。寻又命王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十一月，授军机大臣。二十四年，授宗令。王疾作，闰三月增剧，上奉太后三临视，四月薨，年六十七。上再临奠，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

谥曰忠，配享太庙，并谕：“王忠诚匡弼，悉协机宜，诸臣当以王为法。”

子四：载澂，贝勒加郡王衔，卒，谥果敏；载瀅，出为锺端郡王奕硉后，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载濬，与载瀅同时受封；载潢，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载澂、载濬、载潢皆前王卒。王薨，以载瀅子溥伟为载澂后，袭恭亲王。

醇贤亲王奕枻，宣宗第七子。文宗即位，封为醇郡王。咸丰九年三月，分府，命仍在内大臣，管?内廷行走。穆宗即位，谕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神机营。同治三年，加亲王衔。四年，两太后命弘德殿行走，稽察课程。十一年，进封醇亲王。十二年，穆宗亲政，罢弘德殿行走。

德宗即位，王奏两太后，言：“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昊天不吊，龙驭上宾。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独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两太后下其奏王大臣集议，以王奏诚恳请罢一切职任，但令照料菩陀峪陵工，从之。命王爵世袭，王疏辞，不许。光绪二年，上在毓庆宫入学，命王照料。五年，赐食亲王双俸。

十年，恭亲王奕罢军机大臣，以礼亲王世铎代之，太后命遇有重要事件，与王商办。时法兰西侵越南，方定约罢兵，王议建海军。十一年九月，设海军衙门，命王总理，节制沿海水师，以庆郡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为佐。定议练海军自北洋始，责鸿章专司其事。十二年三月，赐王与福晋杏黄轿，王疏辞，不许。鸿章经画海防，于旅顺开船坞，筑砲台，为海军收泊地。北洋有大小战舰凡五，辅以蚊船、雷艇，复购舰英、德，渐次成军。五月，太后命王巡阅北洋，善庆从焉，会鸿章自大沽出海至旅顺，历威海、烟台，集战舰合操，?视?

台、船坞及新设水师学堂，十馀日毕事。王还京，奏?诸将吏及所聘客将，请太后御书榜悬大沽海神庙。

太后命于明年归政，王疏言：“皇帝甫逾志学，诸王大臣籥恳训政，乞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俟及二旬，亲理庶务。至列圣宫廷规制，远迈前代。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咸赖训教。臣愚以为诸事当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承圣母之欢颜，免宫闱之剧务。此则非如臣生深宫者不敢知，亦不敢言也。”

太后命毋庸议。十三年正月，上亲政。四月，太后谕预备皇帝大婚，当力行节俭，命王稽察。十四年九月，王奏：“太平湖赐第为皇帝发祥地。世宗以潜邸升为宫殿，高宗谕子孙有自籓邸绍承大统者，应用其例。”太。葺?后从之，别赐第，发帑十万葺治。十五年正月，大婚礼成，赐金桃皮鞘威服刀，增护治邸第未竟，复发帑六万。

并进封诸子：载沣镇国公，载洵辅国公，载涛赐头品顶带、孔雀翎。

二月，河道总督吴大澂密奏，引高宗御批通鉴辑览，略谓：“宋英宗崇奉濮王，明世宗崇奉兴王，其时议者欲改称伯叔，实人情所不安，当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且言：“在臣子出为人后，例得以本身封典貤封本生父母，况贵为天子，天子所生之父母，必有尊崇之典，请饬廷臣议醇亲王称号礼节。”特旨宣示。上即位逾年，王密奏：“臣见历代继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备载史书。其中有適得至当者焉，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乱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议、明世宗之议礼是也。张璁、桂之俦，无足论矣。忠如韩琦，乃与司马光议论牴牾，其故何欤？

盖非常之事出，立论者势必纷沓扰攘，乃心王室，不无其人；而以此为梯荣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视为庄论者，正复不少。皇清受天之命，列圣相承，十朝一脉，讵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弃臣民。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复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渥叨异数，感惧难名。原不须更生过虑，惟思此时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属执中，邪说自必潜匿。倘将来亲政后，或有草茅新进，趋六年拜相捷径，以危言故事耸动宸聪，不幸稍一夷犹，则朝廷滋多事矣。仰恳皇太后将臣此摺，留之宫中。俟皇帝亲政，宣示廷臣世赏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不但臣名节得以保全，而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者，实为至大且要。”太后如王言，留疏宫中。大澂疏入，谕曰：“皇帝入承大统，醇亲王奕枻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馀年来，殚竭心力，恪恭尽职。每优加异数，皆涕泣恳辞，前赐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王即有豫杜妄论一奏，请俟亲政宣示，俾千秋万载，勿再更张。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当归政伊始，吴大澂果有此奏，特明白晓谕，并将王原奏发钞，俾中外咸知贤王心事，从此可以共白。阚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乎？”

十六年正月，以上二十万寿，增护军十五、蓝白甲五十，授载涛二等镇国将军。

十一月，王疾作，上亲诣视疾。丁亥，王薨，年五十一。太后临奠，上诣邸成服。

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称本生考，遵高宗御批；仍原封，从王志也。谥曰贤，配享太庙。下廷臣议：上持服期年，缟素、辍朝十一日；初祭、大祭，奉移前一日，亲诣行礼，御青长袍褂，摘缨；期年内御便殿，用素服；葬以王，祭以天子，立庙班讳。十八年，葬京师西山妙高?。宣统皇帝即位，定称号曰皇帝本生祖考。

子七：德宗，其第二子也；载洸，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进镇国公；载沣，袭醇亲王，宣统皇帝即位，命为监国摄政王；载洵，出为瑞郡王奕志后；载涛，出为锺郡王奕硉后。宣统间，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主军政。三年十月，并罢。十二月，逊位。

锺端郡王奕硉，宣宗第八子。文宗即位，封为锺郡王。穆宗即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同治三年，分府，仍在内廷行走。七年十一月，薨，谥曰端。无子，以恭忠亲王奕子载瀅为后，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又以醇贤亲王奕枻子载涛为后，袭贝勒，加郡王衔。

孚敬郡王奕譓，宣宗第九子。文宗即位，封孚郡王。穆宗即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同治三年，分府，仍在内廷行走，命管乐部。十一年，授内大臣，加亲王衔。德宗即位，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光绪三年二月，薨，谥曰敬。无子，以愉恪郡王允潖四世孙奕栋子载沛为后，袭贝勒。卒，又以奕瞻子载澍为后，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又以贝勒载瀛子溥伒为后，封贝子。

文宗二子：孝钦显皇后生穆宗，玫贵妃徐佳氏生悯郡王。

悯郡王，生未命名，殇。穆宗即位，追封。

论曰：庄亲王佐太祖建业，将出师，登?而谋，策定驰而下，黄道周亟称其骁勇；太祖崩，诸子嗣业，未有成命，礼烈亲王拥立太宗，亲为扞御边圉，夏允彝以为行事何减圣贤。盖雄才让德，虽在敌国，不能掩也。睿忠亲王手定中原，以致于世祖，求之前史，实罕其伦。徒以执政久，威福自专，其害肃武亲王，相传谓因师还赐宴拉杀之，又或谓还至郊外遇伏死，死处即今葬地。传闻未敢信，然其惨酷可概见矣。

身后蒙谤，仅乃得雪，亦有以取之也。

圣祖遇诸宗人厚，遗诏犹以礼亲王、饶馀亲王子孙安全，拳拳在念。然当用兵时，诸王贝勒为帅，小违律必议罚，且不得以功掩。义以行法，仁以睦亲，固不相悖也。雍正中，允禩、允禟之狱，世宗后亦悔之。怡贤亲王特驯谨，渥加宠荣，示非寡恩。诚以尺布斗粟，相逼笮过甚，恂勤郡王尝握兵柄，非母弟亦岂得幸生耶？

时去开国未远，以尚武为家法，其失则獷。

太宗屡谕诸子弟当读书，?厚公承其教，彬彬有东丹王之风。高宗诸子多擅文学，尤以成哲亲王为最，词章书翰，无愧古人。恭忠亲王继以起，绸缪宫府，定乱绥疆，罢不生懟，用不辞劳，有纯臣之度焉。醇贤亲王尊为本生亲，乾乾翼翼，靡间初终，预绝治平、嘉靖之议，载在方策，彰彰迈前代远甚。迨时移势易，天方降割，乃以肺腑之亲，寄腹心之重，漠然不知阴雨之已至，一发而不可复收。天欤人欤，亡也忽诸，尤足为后来之深鉴矣！

## 列传九

阿哈出子释加奴猛哥不花释加奴子李满住李满住孙完者秃猛哥不花子撒满哈失里猛哥帖木兒猛哥帖木兒弟凡察子董山董山子脱罗脱罗子脱 原保凡察子不花秃

王杲王兀堂

，始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起兵。建州设?阿哈出，辽东边外女真头人。太祖以建州，初为指挥使者，阿哈出也，明赐姓名李诚善，所属授千百户、镇抚，赐诰印、冠服、钞币有差。三年十月，阿哈出朝于明。六年三月，忽的河、法胡河、卓兒河、海剌河诸女真头人，哈喇等授千百户。七年七月，阿哈出朝于明。?哈喇等朝于明，以其地属建州阿哈出子二：释加奴、猛哥不花。八年，成祖亲征出塞，释加奴率所属从战有功。八月乙卯，以释加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所属昝卜赐姓名张志义，阿剌失赐姓名李指挥使。初?从善，可捏赐姓名郭以诚，皆为正千户。九年九月，释加奴举猛哥不花为毛怜，以头人巴兒逊为指挥使；至是从释加奴请，以命其弟。十年，释加奴?，永乐三年设毛怜等岁祲乏食，辽东都指挥巫凯以闻，成祖命发粟赈之。

处之?猛哥帖木兒者，亦女真头人，其弟曰凡察，与阿哈出父子并起，明析置建州左，以为指挥使。十一年十月，与释加奴、猛哥不花同朝于明。十四年，释加奴、猛哥不花朝于明，为所属乞官。十五年二月，猛哥不花朝于明。十二月，释加奴上言：“颜春头人月兒速哥率其孥来归，请属于建州。”释加奴、猛哥不花、猛哥帖木兒屡为所属乞官。十八年闰正月，成祖命无功不得乞官，赐敕戒谕之。十九年十月，猛哥不花朝于明。二十年正月，成祖亲征出塞，猛哥不花率子弟及所属从，赐弓矢、裘、马。二十二年三月，成祖复亲征出塞，猛哥不花使所属指挥佥事王吉从，成祖嘉赉之。七月，成祖崩。

宣德元年正月，猛哥不花、猛哥帖木兒朝于明。是月壬子，进猛哥帖木兒为都督佥事。释加奴已前卒，三月辛丑，以其子李满住为都督佥事。九月丁巳，进猛哥不花为中军都督。二年二月，猛哥不花使贡马，旋卒。四月，命饩其孥。?同知，仍掌毛怜猛哥不花子二：撒满哈失里、官保奴。撒满哈失里蒙其祖阿哈出赐姓为李氏，四年三月壬子，明以为都督佥事。五年三月，官保奴朝于明。四月，李满住上言求市于朝鲜，朝鲜不纳，宣宗敕谕听于辽东境上通市。六年正月，释加奴妻唐氏朝于明。二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七年二月，猛哥帖木兒使其弟凡察朝于明；三月壬戌，明以为都指挥佥事。

八年二月庚戌，进猛哥帖木兒为右都督，凡察都指挥使。六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都督猛哥帖木兒及其?，杀左?头人弗答哈等掠建州?是年，七姓野人木答忽等纠阿速江等子阿古，凡察告难于明。会明使都指挥裴俊如斡木河，中途遇寇，凡察以所属赴援，有功。事；敕谕木答忽等还所掠人、马、赀财，且赦其罪。?九年二月癸酉，进凡察都督佥事，掌是月，撒满哈失里母金阿纳失里朝于明。

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是月，李满住、撒满哈失里上言忽剌温境内野人那列秃等掠所属那颜寨，敕谕那列秃等还所掠人、马、赀财，并以责弗答哈等。四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正统元年闰六月，李满住使其子古纳哈等朝于明，还辽东逃人，明英宗嘉其效诚，赐采缎、冠服；并上章言忽剌温野人相侵，乞徙居辽阳婆?江，英宗命辽东总兵官巫凯计议安置，毋弛边备，毋失夷情。二年正月，凡察使所属指挥同知李伍哈朝于明，上章言：“居邻朝鲜，为所困；欲还建州，又为所阻：乞朝命。”

英宗赐敕抚谕。五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自陈原留京师自?。

事，赐敕遣之。是时，李满住掌建?前，撒满哈失里已进都督同知，英宗命仍掌毛怜都督猛哥帖木兒死七姓?，与撒满哈失里并奉职贡惟谨；而故建州左?，凡察掌建州左?州指挥使。?野人之难，子阿古殉焉，诸子董山、绰颜依凡察以居。是年十一月，以董山为本三年正月，凡察朝于明。是月壬子，英宗赐以敕曰：“往者猛哥帖木兒死七姓野人之难，失二印无故事。?其印，宣德间，别铸印畀凡察。董山上言旧印故在，而凡察复请留新印，一印自此始。六月，李满住使所属指挥?敕至，尔等协同署事，遣使上旧印。”凡察、董山争赵歹因哈上章，言：“自徙居婆?江，屡为朝鲜侵掠。今复徙居?突山东南浑河上，为朝廷印为指挥阿里所匿，请别铸印畀撒满哈失里。”?守边圉，罔敢或违。”别疏又言：“毛怜英宗不许，命撒满哈失里奏事附李满住以达。

四年四月，李满住上言：“都督凡察、指挥童仓为朝鲜所诱，叛去。”童仓即董山，译音异也。英宗敕朝鲜国王李祹问状，祹疏自明非诱。英宗命凡察、童仓即居镜城，复敕祹鞑靼相侵盗，敕辽东总兵曹义备边。九月，朝鲜?抚谕之。五年四月，英宗以李满住与福馀国王李祹上言凡察、童仓复逃还建州。总兵曹义亦疏陈：“凡察等去镜城，率叛军马哈剌等四十家至苏子河，乏食。”英宗敕义使编置三土河及婆?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仍依李满住以居，发粟赈之；贳逃军马哈剌等，命还伍。

复谕祹使归其种人留朝鲜境者。是时，凡察，其徙居镜城复还。六年正月戊午，进董山为都督佥事。?以都督、董山以指挥同领建州左

二月，朝鲜国王李祹上言：“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其兄猛哥帖木兒，臣祖授以万户，创公廨，与婢仆、衣粮、鞍马，臣父又授以上将军。及死七姓野人之难，其子阿古殉焉，屋宇、赀产焚掠殆尽。臣抚恤凡察，如先臣抚恤其兄。近岁徙居东良，后乃潜逃，与李满住同处。此时臣不及知，安有追杀？或有留者，非怀土不去，则同类开谕而还，非臣阻之也。李满住昔居婆?江，在臣国边境。盐米醯酱随其所索，时时给与。后引忽剌温劫掠臣边不已。今凡察与同恶，谋与忽剌温等来侵。请饬凡察等遄返旧居，庶小国边民获免寇盗。”英宗敕祹谨为备。会凡察上言不敢为非，敕辽东总兵曹义遣使谕之，并廉其情伪。

?印数年而不决。七年二月甲辰，英宗用总兵官曹义议，析置建州右?凡察、董山争，敕分领所属，守法安?，凡察以新印掌右?，凡察、董山皆进都督同知，董山以旧印掌左。董山、凡察及李满住各为所属乞官，皆许之。自是，岁有干请。久次，乞进?业，毋事争印畀之?秩；物故，乞袭职，以为常。撒满哈失里朝于明。三月丁丑，进右都督，别铸毛怜指挥佥事吴良赍敕往勘。凡察所索童阿?，使锦衣?。五月，英宗以凡察等屡言朝鲜留其部哈里等，居朝鲜久，受职事，守丘墓，皆自陈不原还，而以十人还李满住。八年十月，李满住使报兀良哈将入寇，英宗命佥都御史王?勒兵为备。九年正月，李满住等上言指挥郎克苦等还自朝鲜，乞赈，英宗命发粟赈之。

十二月，董山、凡察朝于明。十年正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十一年二月，以董山弟绰颜为副千户。十二年正月，进李满住为都督同知。六月，李满住、董山、凡察等使为备。十三年正月，复敕戒李满住等?以闻瓦剌将寇边，敕建州三毋为北虏诱。

十二月，董山、凡察朝于明。十四年，凡察妻?兒真索朝于明，进皇太后塔纳亦屡犯边。景泰中，王?巡抚辽东，使招?珠二颗，赉以纻丝表里。既而额森入寇，建州三谕，复叩关。

天顺二年正月，李满住朝于明。二月，进董山右都督。时董山阴附朝鲜，朝鲜授以中枢密使。巡抚辽东都御史程信诇得其制书以闻，英宗使诘朝鲜及董山，皆忄习服，贡马谢。五夜至义州江，杀并江收禾民，掠男妇、牛马。”下?年十二月，朝鲜国王李上言：“建州都督郎卜兒哈，致寇乃自取，置勿问。八年春正月，英宗崩?兵部议，以为朝鲜尝诱杀毛怜。

成化元年正月，董山朝于明，自陈防边有劳，乞进秩。宪宗不许，赐以采缎。

十月，整饬边备。左都御史李秉上言：“建州、毛怜、海西诸部落入贡，边臣验方物，貂必纯黑，屡犯边。贡使至，使者不宜过持择，召边衅。?马必肥大，否则拒不纳。今诸部落结福馀三犯边，官兵击破之。”十二月，复入犯，?”宪宗命从之。二年十一月，秉上言：“毛怜诸总兵武安侯郑宏战败。三年正月，秉上言：“董山归所掠边人，请赎俘。”宪宗敕?董山，因戒复入鸦鹘?署都督佥事武忠将命抚谕。是月，海西、建州诸?，旋使锦衣?责建州、毛怜诸关，都指挥邓佐御诸双岭，中伏死，副总兵施英不能救。三月，复入连山关，掠开原、抚顺，窥铁岭、宁远、广宁。及忠至，董山等受抚。四月，偕李古纳哈等朝于明，宪宗使集阙下，宣诏赦其罪，董山等顿首听命。

五月己丑，复以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军务，武靖伯赵辅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兵官，发兵讨建州，而董山等留京师，会赐宴，其从者语嫚，夺庖人铜牌，事闻，有诏切责；既而，予马值、赉采币如故事。董山、李古纳哈乞蟒衣、玉带、金顶帽、银酒器，宪宗命增赐衣、帽，人一具。董山又言指挥可昆等五人有劳，乞赐，宪宗命赐衣，人一袭。董山等辞归，鸿胪寺通事署丞王忠奏：“董山等骂坐不敬，贪求无厌，扬言归且复叛，请遣官防送。”宪宗命礼部遣行人护行，复赐敕戒谕。董山等既行，宪宗复用礼部主事高冈议，命赵辅絷董山塞上。辅留董山等广宁，令遣使戒所属毋更盗边。七月庚申，辅召董山等听宣敕，未毕，董山等，杀董山等二十六人。宪宗命发兵益秉、辅东征，敕安抚?为嫚语，袖出刃刺译者，吏士格，示专讨建州。九月，分道出师：左军渡浑河，越石门，至分水岭；右军度?毛怜、海西诸鸦鹘关，逾凤凰城、摩天岭，至婆?江；中军下抚顺，经薄刀山，过五岭，渡苏子河，至虎城。攻破张打必纳、戴咬纳、朗家、嘹哈诸寨，四战皆捷。十月，师还。秉上疏请增兵戍辽阳，于凤凰山、鸦鹘关、抚顺、奉集、通远诸路度地筑城堡，选将吏习边事者镇开原，宪宗悉从之。

四年正月，朝鲜国王李上言，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等将兵征建州，渡鸭绿、泼?

二江，破兀狝府诸寨，擒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等，多所俘馘，使献俘。

，猛哥帖木兒领之，死，而?，传其子释加奴及孙李满住。析左?自阿哈出始领建州，移凡察领之。其入边为乱，董山为之渠。明既杀董山?弟凡察代，既复传其子董山；析右，朝鲜亦破李满住，其子古纳哈同死，他子都喜亦的哈，后不著。凡察正统后不复见，当已前死。其子不花秃不与董山之乱，独全。他子阿哈答尝朝于明，争赐币不及例。五年六月，都指挥佟那和劄等上章，为董山子脱罗等、李古纳哈子完者秃乞官。兵部请进止，?建州左宪宗命授脱罗都指挥同知、完者秃都指挥佥事。

自是，凡从董山为乱者，其子姓降一等，仍袭职。

头人沙加保等三百馀人朝于明，宪宗敕示威德，俾复奉朝贡。居?六年正月，建州三数年，太监汪直擅政，欲以边功自重，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陈钺阿直意，十三年十二月，上为边患，请声罪致讨。十四年六月，命兵部侍郎马文升及钺会议招抚，文升上?章言建州三掌印都指挥完?掌印都指挥脱罗、卜花秃等一百九十五人，建州?

言：“建州左、右二者秃等二十七人，先后应命。”宣敕抚慰，遣还。卜花秃即不花秃，凡察子也，九年十二月、十一年正月，再入朝，至是同受招抚。

寻复命直诣辽东处置边务，直至边，钺复请用兵。十五年十月，命直监督军务，抚宁，并敕朝鲜国王李发兵夹击。十一?侯硃永佩靖虏将印充总兵官，钺参赞军务，讨建州三月，永等分道出抚顺关，建州人拒守，纵击破之，有所俘馘。师还，永等受上赏。十六年六月，建州复寇边。巡按辽东御史强珍疏论钺等启衅冒功，下吏议。

汪直憾珍，劾珍欺罔，逮奉朝贡如故。?治，谪戍。钺寻罢去。十八年，直亦得罪，建州三

弘治初，脱罗、完者秃皆进都督。孝宗之世，脱罗三朝，完者秃五朝，明赐完者秃大帽、金带。正德元年，脱罗卒，以其子脱原保袭都督佥事。二年四月，卜花秃卒，赐祭。武宗之世，脱原保三朝。

都督阿剌哈、真哥、腾力革?都督章成、古鲁哥，右?都督方巾，左?嘉靖间，建州辈，见于明实录，皆不知其世。盖自李满住死，复传其孙完者秃。阿哈出之后，可纪者四世，传子撒满答失里，后不著。董山死，传其子脱罗及孙脱原保。?。其别子猛哥不花领毛怜猛哥帖木兒之后，可纪者三世。其弟凡察传子不花秃，后不著。

迨嘉靖季年，王杲强，而阿哈出、猛哥帖木兒之族不复见。

王杲，不知其种族。生而黠慧，通番、汉语言文字，尤精日者术。嘉靖间，为建州右都指挥使，屡盗边。三十六年十月，窥抚顺，杀守备彭文洙，遂益恣掠东州、会安、一堵?墙诸堡无虚岁。四十一年五月，副总兵黑春帅师深入，王杲诱致春，设伏媳妇山，生得春，磔之，遂犯辽阳，劫孤山，略抚顺、汤站，前后杀指挥王国柱、陈其孚、戴冕、王重爵、杨五美，把总温栾、于栾、王守廉、田耕、刘一鸣等，凡数十辈。当事议绝贡市，发兵剿，寻又请贷，杲不为悛。隆庆末，建州哈哈纳等三十人款塞请降，边吏纳焉。王杲走开原索之，勿予，乃勒千馀骑犯清河。游击将军曹簠伏道左，突起，斩五级，王杲遁走。

故事，当开市，守备坐听事，诸部酋长以次序立堂上，奉土产，乃验马；马即羸且跛，并予善值，餍其欲乃已。王杲尤桀骜，攫酒饮，至醉，使酒箕踞骂坐。六年，守备贾汝翼初上，为亢厉，抑诸酋长立阶下，诸酋长争非故事，尽阶进一等。

汝翼怒，抵几叱之，视戏下箠不下者十馀人，验马必肥壮。王杲鞅鞅引去，椎牛约诸部，杀掠塞上。是时，哈达王台方强，诸部奉约束，边将檄使谕王杲。王杲讼言汝翼摧抑状，巡抚辽东都御史张学颜以闻，下兵部议，令辽东镇抚宣谕，示以恩威。

于是王台以千骑入建州寨，令王杲归所掠人马，盟于抚顺关下而罢。学颜复以闻，赉王台银币。

万历二年七月，建州奈兒秃等四人款寨请降，来力红追亡至塞上，守备裴承祖勿予，追者纵骑掠行夜者五人以去。承祖檄召来力红令还所掠，亦勿予。是时王杲方入贡，马二百匹、方物三十驮，休传舍。承祖度王杲必不能弃辎重而修怨于我，乃率三百骑走来力红寨，。王杲曰：“将?诸部围之，未敢动。王杲闻耗惊，驰归，与来力红入谒承祖，而诸部围益军幸毋畏。仓卒闻将军至，皆匍匐原望见。”承祖知其诈，呼左右急兵之，击杀数十人，诸，杀伤相当。来力红执承祖及把总刘承奕、百户刘仲文，杀之。于是学颜奏绝王杲?部皆前贡市，边将复檄王台使捕王杲及来力红。王台送王杲所掠塞上士卒，及其种人杀汉官者。

坐困，遂纠土默特、泰宁诸部，图大举犯辽、沈。总兵李成梁屯?王杲以贡市绝，部沈阳，分部诸将：杨腾驻邓良屯，王维屏驻马根单，曹簠驰大冲挑战。王杲以诸部三千骑入五味子冲，明军四面起，诸部兵悉走保王杲寨。王杲寨阻险，城坚堑深，谓明军不能攻。成梁计诸部方聚处，可坐缚。十月，勒诸军具?石、火器疾走围王杲寨，斧其栅数重。王杲拒守，成梁益挥诸将冒矢石陷坚先登。王杲以三百人登台射明军，明军纵火，屋庐、刍茭悉焚，?蔽天，诸部大溃。明军纵击，得一千一百四级。

往时剖承祖腹及杀承奕者皆就馘，王杲遁走。明军车骑六万，杀掠人畜殆尽。犯边，复为明军所围。王杲以蟒褂、红甲授所亲阿哈?三年二月，王杲复出，谋集馀速把亥。

明军购?纳，阳为王杲突围走，明军追之。王杲以故得脱，走重古路，将往依泰宁王杲急，王杲不敢北走，假道于王台。边吏檄捕送。七月，王台率子虎兒罕赤缚王杲以献，槛车致阙下，磔于市。王杲尝以日者术自推出亡不即死，竟不验。妻孥二十七人为王台所得，其子阿台脱去。阿台妻，清景祖女孙也。

王台卒，阿台思报怨，因诱叶赫杨吉砮等侵虎兒罕赤。总督吴兑遣守备霍九皋谕阿台，不听。李成梁率师御之曹子谷、大梨树佃，大破之，斩一千五百六十三级。

四年春正月，阿台复盗边，自静远堡九台入，既又自榆林堡入至浑河，既又自长勇堡入薄浑河东岸，又纠头人阿海居莽子寨，两寨相与为?土蛮谋分掠广宁、开原、辽河。阿台居古勒寨，其党毛怜犄角。成梁使裨将胡鸾备河东，孙守廉备河西，亲帅师自抚顺王刚台出寨，攻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堑甚设。成梁麾诸军火攻两昼夜，射阿台，殪。别将秦得倚已先破莽子寨，杀阿海，斩二千二百二十二级。

景祖、显祖皆及于难。语详太祖纪。

同时又有王兀堂，亦不知其种族，所居寨距叆阳二百五十里，叆阳故通市。王兀堂初起，奉约束惟谨。万历三年，李成梁策徙孤山、险山诸堡，拓境数百里，断诸部窥塞道。王杲既擒，张学颜行边，王兀堂率诸部酋环跪马前，谓徙堡塞道，不便行猎，请得纳质子，通市易盐、布。学颜以请，神宗许之。开原、抚顺、清河、叆阳、宽奠通布市自此始。

当是时，东方诸部落，自抚顺、开原而北属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鸭绿江属建州，王兀堂制之：颇守法。已，渐窃掠东州、会安堡。七年七月，开市宽奠，参将徐国辅纵其弟若仆减直强鬻参，殴种人以回易至者几毙，诸部皆忿，数掠宽奠、永奠、新奠诸堡。他酋佟马兒等牧松子岭，阑入林刚谷。巡抚都御史周咏等劾国辅，罢之，谕王兀堂戢诸部。八年三月，王兀堂及他酋赵锁罗骨等，以六百骑犯叆阳及黄关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四月，又以千骑自永奠堡入，成梁帅师击败之，斩七百五十级，俘一百六十人。十一月，复自宽奠堡入，副总兵姚大节帅师击败之，斩六十七级，俘十一人。王兀堂自是遂不振，不复通于明。

则有纳答哈、纳木章，?以都督奉朝贡者，建州?当隆庆之世，下逮万历初，建州诸则有八当哈、来留住、松塔；而王杲自指挥使迁何?则有大疼克、八汗马、哈塔台，右?左秩，不可考见，王兀堂?不著其官，然皆强盛为大酋。自王杲就擒后五年而王兀堂败，又后三年而阿台死，太祖兵起。

，始自阿哈出。枝幹互生，左右析置，自永乐至嘉靖，一百五十馀?论曰：建州之为年，而阿哈出之世绝。王杲乘之起，父子弄兵十馀年乃灭。其在于清，犹爽鸠、季荝之于齐，所谓因国是也。或谓猛哥帖木兒名近肇祖讳，子若孙亦相同。然清先代遘乱，幼子范察得脱，数传至肇祖，始克复仇，而猛哥帖木兒乃被戕于野人，安所谓复仇？若以范察当凡察，凡察又猛哥帖木兒亲弟也，不得为数传之祖。清自述其宗系，而明乃得之于简书。春秋之义，名从主人，非得当时纪载如元秘史者，固未可以臆断也。隆庆、万历间，建州诸部长未有名近兴祖讳者。太祖兵起，明人所论述但及景、显二祖，亦未有谓为董山裔者。信以传信，疑事可考见者著于篇，以阿哈出、王杲为之纲，而其子弟?以传疑，今取太祖未起兵前建州三及同时并起者附焉。

## 列传十

万子扈尔干孟格布禄扈尔干子岱善孟格布禄子吴尔古代杨吉砮兄清佳砮杨吉砮子纳林布禄金台石清佳砮子布寨布寨子布扬古 布占泰拜音达里

万，哈达部长也。万自称汗，故谓之万汗。明译为王台，“台”“万”音近。

明于东边酋长称汗者，皆译为“王”某，若以王为姓，万亦其例也。哈达为扈伦四部之一，明通称海西。哈达贡于明，入广顺关，地近南，故谓之南关。

万姓纳喇氏，其始祖纳齐卜禄。纳齐卜禄生尚延多尔和齐，尚延多尔和齐生嘉玛喀硕珠古，嘉玛喀硕珠古生绥屯，绥屯生都勒喜。都勒喜子二：克什纳、古对硃颜。古对硃颜之，于诸部中最强，修贡谨，又捕叛者猛克有劳?后别为乌喇部。克什纳，嘉靖初掌塔山左，明授左都督，赐金顶大帽；既，为族人巴代达尔汉所杀。克什纳子二：长彻彻穆，次旺济外兰。克什纳死时，彻彻穆子万奔席北部境绥哈城，而旺济外兰奔哈达，遂为其部长。明以其侦寇功，授都督佥事。叶赫部长褚孔格数为乱，旺济外兰执而僇之，夺其贡敕七百道，及叛，旺济外兰为所杀。其子博尔坤舍进杀父仇，迎从兄万于绥哈城，?所部十三寨。后其部部，远交而近攻，势益盛，遂以哈达为国，称汗。兴祖诸子环?，略?还长其部。万能用其居赫图阿喇，号“宁古塔贝勒”，与董鄂部构衅。兴祖第三子索长阿为其子吴泰娶万女，盖尝乞兵于万以御董鄂部。

万居静安堡外，室庐、耕植与他部落异，事明谨。是时王杲领建州，与鞑靼东西遥应，窥辽塞，万支拄其间不令合。明使继其大父克什纳为都督。王杲盗边，开原兵备副使王之弼檄万，令王杲还所掠。万入建州寨，要王杲盟于抚顺关下，复通市如故。土默特徙帐辽东，万入贡，多夺其马。已而，土默特弟韦徵与万为婚，其从子小黄台吉拥五万骑，介叶赫复请婚于万，万惧而许之。小黄台吉以马牛羊、甲胄、貂豹之裘遗万，筑坛刑白马为盟，约毋犯塞。居无何，小黄台吉要万犯塞，万不可，乃罢，时为万历元年。明年，王杲乱，辽东巡抚张学颜檄万捕王杲。万令海西、建州诸酋款塞，乞先开市，游击丁仿语之曰：“必得王杲都督大疼克等叩关，督抚以闻，许开市，遂缚献王杲所?而后市可图也。”万复率建州掠辽军八十四人，及种人兀黑，以兀黑尝杀汉官也。又明年，捕得王杲，槛致京师。明进万右柱国、龙虎将军，官二子都督佥事，赐黄金二十两、大红师子纻衣一袭。

是时万所领地，东则辉发、乌喇，南则建州，北则叶赫，延袤千里，保塞甚盛。

万暴而黩货，以事赴诉，视赂有无为曲直。部下皆效之，使于诸部，骄恣无所忌，求贿鹰、犬、鸡、豚惟所欲。使还，意为毁誉，万辄信之。以是诸部皆贰。而叶赫部长清佳砮、杨吉砮兄弟，以父褚孔格见僇，心怨万。万纳其女弟温姐，又以女妻杨吉砮，卵翼之。万老而衰，杨吉砮复婚于哈屯恍惚太，势渐张。万子扈尔干尤暴，所部或去从杨吉砮。杨吉砮构乌喇与扈尔干为仇，遂收故所部诸寨为旺济外兰所侵者，取其八寨，惟把太等五寨尚属万。自是辉发、乌喇诸部皆不受约束，万地日蹙，忧愤不自憀。万历十年七月，万卒。叶赫闻万死，使求故贡敕，扈尔干曰：“我父以汝兄弟故，卒用忧愤死，今尚问敕书乎？”勿与，告哀于明。明以万忠，赐祭，予采币、四表里。

万有子五：扈尔干为长；仲、叔皆前死；季孟格布禄，温姐子也；又有康古鲁，为万外妇子。万卒，康古鲁与扈尔干争父业。扈尔干怒曰：“汝，我父外妇子也，宁得争父业乎？不避我，我且杀汝！”康古鲁因亡抵清佳砮，清佳砮妻以女。是时太祖初起兵。八月，扈尔干以兵从兆佳城长李岱劫太祖所属瑚济寨，太祖部将安费扬古、巴逊以十二人追击，杀哈达未附。?兵四十人，还所掠。扈尔干旋卒。孟格布禄年十九，袭父职龙虎将军、左都督，康古鲁闻扈尔干死，遂还，烝温姐。

扈尔干有子曰岱善，与唐古鲁、孟格布禄析万遗业为三。康古鲁报扈尔干之怨，释憾于其子；孟格布禄亦以母温姐故，助康古鲁，共攻岱善；而清佳砮、杨吉砮兄弟谋攻万子孙报仇，十一年七月，挟暖兔、恍惚太等万骑来攻。明总督侍郎周咏念岱善弱，孟格布禄少，请加敕部诸酋，神宗许之。十二月，杨吉砮等复挟蒙古科尔沁贝勒甕阿岱等万骑来攻，孟格布禄及岱善以二千骑迎战而败。自是兵屡至，恣焚掠不已。十二年，明总兵李成梁诱杀清佳砮、杨吉砮兄弟，所部詟服，誓受孟格布禄约束。

叶赫难始纾，而内讧复急。清佳砮子布寨、杨吉砮子纳林布禄乘隙图报怨。十五年四月，纳林布禄以恍惚太万骑攻把泰寨，明兵来援，围解；乃阴结其姑温姐，嗾孟格布禄佐康古鲁图岱善。先是扈尔干许以女归太祖，十六年，岱善亲送以往，太祖为设宴成礼。是年纳林布禄复以恍惚太五千骑围岱善。孟格布禄将其孥从纳林布禄往叶赫，居十八里寨，于是图岱善益急，而康古鲁诱岱善所部叛岱善，略其赀畜，纳林布禄并掠岱善妻哈尔屯以去。明边吏议绝孟格布禄市，以所部及土田、牲畜尽归于岱善。孟格布禄不听，复与布寨、纳林布禄、康古鲁入开原，温姐偕。开原兵备副使王缄令裨将袭其营，执温姐、康古鲁以归。巡抚顾养谦谕孟格布禄：“和岱善，还所掠，否则断若母头矣！”王缄以为戮温姐则孟格布禄益携，不如释之，而囚康古鲁，待朝命。温姐既得脱，遁还。孟格布禄自叶赫攻岱善，自焚其所居，劫温姐去。王缄坐是夺职。

十六年二月，河西大饥，岱善乞籴于明，明予粟百斛。李成梁出师讨布寨、孟格布禄，围其城，布寨、孟格布禄请降，成梁振旅还。开原兵备副使成逊议释康古鲁，和诸部；总。不如释康古鲁，使和岱?督侍郎顾养谦亦谓：“岱善弱而多疑，即歼诸酋立之，不能有其善，则万子孙皆全。岱善内倚中国，外结建州，阴折北关谋，实制东陲胜策也。”夏四月，遂释康古鲁而谕之曰：“中国立岱善，以万故；囚汝，以助北关侵岱善也。汝亦万子，不忍杀。今释汝，和诸酋，修父业。岱善安危，汝则任之。”康古鲁听命，因令岱善以叔父事康古鲁，以祖母事温姐，刑牲盟；且进布寨、纳林布禄使者诫谕之，为均两部，敕孟格布禄出岱善妻子五人，及所部种人三百二十三、妇稚五百四十三、马牛羊数百，归岱善。康古鲁偕温姐归故寨，居月馀，康古鲁病且死，语温姐及孟格布禄，戒部曲毋盗边负明恩。康古鲁死，孟格布禄谋尽室徙依叶赫，度温姐不从，微告布寨、纳林布禄以兵至。孟格布禄纵火燔其居，趣温姐行，温姐不可，强扶持上马，郁郁不自得，七月亦死。

布寨、纳林布禄诱孟格布禄图岱善如故。成逊令诸酋面相要释憾，并入贡，而太祖日强盛，布寨、纳林布禄与有隙。二十一年夏六月，纠孟格布禄及乌喇、辉发四部合兵攻太祖，略户布察寨。太祖率兵追之，设伏于中途，引兵略哈达富兒家齐寨。哈达兵至，太祖欲使退，以单骑殿。孟格布禄以三骑自后相迫，一骑出于前，太祖引弓射?引敌至设伏所，挥前骑，前骑在右，回身自马项上发矢，矢著于马腹，遂逸去。三骑骤至，太祖马惊几坠，右足絓于鞍，复乘，遂射孟格布禄马踣地，其从者秦穆布禄授以己马，挟以驰。太祖率所部兵骑者三、步者二十，逐而击之，斩十二人，获甲六、马十八，以还。九月，复从布寨、纳林布禄以九部之兵三万人攻太祖，战于黑济格城下，九部之兵熸，布寨歼焉。

二十五年，叶赫诸部请成于太祖，盟定辄背之。二十六年，孟格布禄所居城北溪流血。二十七年秋，纳林布禄攻孟格布禄，孟格布禄不能支，以其三子质于太祖，乞师。太祖使费英东、噶盖以兵二千戍哈达。纳林布禄恐，乃构明开原译者为书，诱孟格布禄使贰于明，将袭击费英东等。费英东等诇得之，以告太祖。九月丁未朔，太祖帅师攻哈达。贝勒舒尔哈齐请为前锋，薄孟格布禄所居城。兵出，舒尔哈齐使告太祖曰：“彼城兵出矣！”太祖曰：“岂为此城无兵而来耶？”躬督兵进。舒尔哈齐兵塞道，太祖军循城行，城上发矢多伤者，遂攻城，癸丑，克之。扬古利生得孟格布禄，太祖命勿杀，召入谒，赐以所御貂帽、豹裘，置帐中。既，孟格布禄与噶盖谋为乱，事泄，乃杀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太祖以女妻孟格布禄子吴尔古代，明使来让，太祖遣吴尔古代还所部。纳林布禄归所掠敕六十道，请于明，补双贡如故事。已而，纳林布禄复纠蒙古掠哈达。哈达饥，乞籴于明，明不与，至鬻妻子、奴仆以食。太祖周恤之，遂以吴尔古代归。哈达亡。

杨吉砮，叶赫部长，孝慈高皇后父也。其先出自蒙古，姓土默特氏，灭纳喇部据其地，遂以地为姓；后迁叶赫河岸，因号叶赫。其贡于明，取道镇北关，地近北，故明谓之北关。

始祖星根达尔汉生席尔克明噶图，席尔克明噶图生齐尔噶尼。正德初，齐尔噶尼数盗都督佥事。褚?边，斩开原市。八年，其子褚孔格纠他酋加哈复为乱，旋就抚，授达喜木鲁孔格阻兵数反覆，为哈达部长旺济外兰所杀，明赐敕书及所属诸寨，皆为所夺。

褚孔格子太杵。太杵子二：长，清佳砮；次即杨吉砮。能抚诸部，依险筑二城，相距可数里，清佳砮居西城，杨吉砮居东城，皆称贝勒。明人以译音，谓之“二奴”。

是时哈达万汗方强，杨吉砮弟兄事万谨，万纳其女弟温姐，藉势浸骄，数纠建州王杲侵明边。明讨王杲，而清佳砮，杨吉砮不与，盖万实庇之，既又以女妻杨吉砮。

然杨吉砮兄弟日夜思复先世褚孔格之仇，怨万。会万老，势衰，杨吉砮复婚于哈屯恍惚太，以隙复故地季勒诸寨。万子扈尔干所属白虎赤等先后叛归杨吉砮，杨吉砮势日盛，万遂以忧愤死。死而诸子内争，其庶孽康古鲁亡抵清佳砮，清佳砮妻以女，益间万子孙使自相图。

既而太祖兵起，尝如叶赫，杨吉砮顾知为非常人，谓太祖曰：“我有幼女，俟其长，当使事君。”太祖曰：“君欲结姻盟，盍以年已长者妻我？”杨吉砮对曰：“我虽有长女，恐未为嘉偶。幼女端重，始足为君配耳。”太祖遂纳聘焉。

万历十一年，杨吉砮弟兄率白虎赤，益以暖兔、恍惚太所部万骑，袭败孟格布禄，斩三百级，掠甲胄一百五十；益借猛骨太、那木塞兵，焚躏孟格布禄所部室庐、田稼殆尽。明分巡副使任天祚使赍布帛及铁釜，犒杨吉砮兄弟，谕罢兵。杨吉砮兄弟言：“必得敕书尽辖孟格布禄等然后已。”既，复焚孟格布禄及其仲兄所分庄各十，岱善庄一，胁所属百馀人去。既，又以恍惚太二千骑驰广顺关，攻下沙大高寨，俘三百人，挟兵邀贡敕。

十二年，巡抚李松与总兵李成梁谋诛杨吉砮兄弟，哈达亦以请。明制，凡诸部互市，筑墙规市场，谓之“市圈”。成梁使召杨吉砮弟兄，当赐敕赏赉，乃伏兵中固城，距开原可四十里，待其至。已而杨吉砮弟兄挟恍惚太二千骑擐甲叩镇北关，守备霍九皋遣使让之曰：“若来就抚，甲骑数千何为者？”杨吉砮兄弟乃请以三百骑入圈。李松令参将宿振武、李宁等夹城四隅为伏，戒军中曰：“虏入圈，听抚则张帜，按甲毋动；不则鸣?，皆鼓行而前，急击之勿失。”松与任天祚坐南楼，使九皋谕杨吉砮兄弟。杨吉砮兄弟则益兵，以精骑三千屯镇北关，而以三百骑入圈。杨吉砮兄弟请敕书部勒孟格布禄等，九皋谯让之，渐急，杨吉砮兄弟瞋目，语不驯，李松奋髯抵几叱之。九皋麾杨吉砮等下马，杨吉砮目从者白虎赤，白虎赤拔刀击九皋，微中右臂。九皋还击杨吉砮从者一骑踣，馀骑?噪击明兵。军中?如雷，伏尽起，遂杀清佳砮、杨吉砮、白虎赤、清佳砮子兀孙孛罗、杨吉砮子哈兒哈麻，及诸从者，斩三百十有一级。勒兵驰出关，成梁先自中固城至，围击叶赫军，斩千五百二十一级，夺马千七百有三，遂深入杨吉砮弟兄所居寨。师合围，旦日，诸酋出寨门蒲伏，请受孟格布禄约束，刑白马攒刀为誓，成梁引师还。自是叶赫不敢出兵窥塞扰哈达为乱。明总督张佳胤等以阵斩“二奴”闻，成梁、松、天祚、九皋、振武、宁予廕进秩有差。

居数年，清佳砮子布寨、杨吉砮子纳林布禄继为贝勒，收馀烬，谋倾哈达报世仇，挟以兒邓数侵掠，阑入威远堡。纳林布禄尤狂悖，要贡敕如其诸父，频岁纠恍惚太攻岱善不已；且因其姑温姐煽孟格布禄、唐古鲁图岱善，俾哈达内讧。会明助岱善，袭执康古鲁。

十六年二月，巡抚顾养谦决策讨布寨、纳林布禄。成梁帅师至海州，雪初消，人马行淖中，马足胶不可拔。成梁计击虏利月明，军抵开原已下弦，不如三月往，遂壁海州，养谦壁辽阳。是岁，河西大饥，斗米钱三千，菽二千，发海州、辽阳穀赡军。月将晦，成梁自海州乘传出，三月十有三日，至开原。令岱善军以白布缀肩际为帜，鸡鸣，发威远堡，行三十里，至叶赫属酋落罗寨。成梁使召落罗，落罗骇兵至，迎谒，命以一帜树寨门，材官十人守之，戒诸军毋犯；挟落罗及其从者三骑俱，又行三十里，至叶赫城下。布塞弃西城，奔纳林布禄与明军夹道驰，明军不敢先发。二酋麾其骑突明军，杀三人，成梁乃纵兵?，并兵以拒，其击之。游击将军吴希汉先驱，流矢集于面，创甚，弟希周奋起，斩虏骑射希汉者，亦被创。明军如墙进，叶赫兵退入城守。城以石为郭，郭内外重?障，以巨桁为栅。城中有山，凿山周遭为?，绝峻，为罗城其上，外以石，内以木，又二重，中构八角楼，置妻孥、财货。

明师攻二日，破郭外栅二重。城上木石杂下，先登者辄死，城坚不可拔。成梁乃敛兵，发巨?击城，城坏，穿楼断桁，叶赫兵死者无算，歼其酋把当亥，斩级五百五十四，城中皆号泣。明军车载云梯至，直立，齐其内城，将置巨?其上。二酋始大惧，出城乞降，请与南关分敕入贡。成梁令毋攻，燔云梯，戒诸军毋发其窖粟，遂引师还。四月朔，释康古鲁遣还，因进叶赫使者谕曰：“往若?顺，朝廷赏不薄。江上远夷以貂皮、人参至，必藉若以通。若布帛、米盐、农器仰给于我，耕稼围猎，坐收木枲、松实、山泽之利，为惠大矣。今贡事绝，江上夷道梗，皆怨若。我第传檄诸部，斩二酋头来，俾为长，可无烦兵诛也。今贷若，若何以报？”遂与哈达均敕。

永乐初，赐海西诸部敕，自都督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至是，畀哈达、叶赫分领之，以哈达?顺，使赢其一。

秋九月，纳林布禄送其女弟归太祖，太祖率诸贝勒迎之，大宴成礼，是为孝慈高皇后。

十九年，纳林布禄令宜尔当、阿摆斯汉使于太祖，且曰：“扈伦诸部与满洲语言相通，宜合五为一。今属地尔多我寡，额尔敏、扎库木二地，盍以一与我！”太祖曰：“我为满洲，尔为扈伦，各有分地。我毋尔取，尔毋我争。地非牛马比，岂可分遗？尔等皆知政，不能谏尔主，奈何强颜来相渎耶！”遣其使还。既而纳林布禄又令尼喀里、图尔德偕哈达、辉发二部使者复至，太祖与之宴。图尔德起而请曰：“我主有传语，恐为贝勒怒。”太祖问：“尔主何语？我不尔责。”图尔德曰：“我主言曩欲分尔地，尔靳不与。傥两国举兵相攻，我能入尔境，尔安能蹈我地乎？”

太祖大怒，引佩刀断案曰：“尔叶赫诸舅，盍尝躬在行间，马首相交，裂甲毁胄，堪一剧战耶？哈达惟内讧，故尔等得乘隙掩袭，何视我若彼易与也！吾视蹈尔地，如入无人境，昼即不来，夜亦可往，尔其若我何！”因诋布寨、纳林布禄父见杀于明，至不得收其骨，奈何出大言，以其语为书，遣巴克什阿林察报之。布寨要至其寨，不令见纳林布禄，遣还。

未几，长白山所属硃舍里、讷殷二路引叶赫兵劫太祖所属东界洞寨。二十一年夏六月，扈伦四部合兵攻太祖，布寨、纳林布禄为戎首，劫户布察寨。太祖以师御之，遂侵哈达。秋九月，复益以蒙古科尔沁、席北、卦尔察三部，硃舍里、讷殷二路，攻太祖，谓之“九姓之师”。太祖将出师，祀于堂子，祝曰：“我初与叶赫无衅，叶赫横来相攻，纠集诸部，为暴于无辜，天其鉴之！”又祝曰：“原敌尽垂首，我军奋扬，人不遗鞭，马无颠踬，惟天其助我！”是时，叶赫兵万人，哈达、乌喇、辉发三部合兵万人，蒙古科尔沁三贝勒及席北、皆惧，太祖戒勉之。朝发虎阑哈达，夕宿扎喀?卦尔察三部又万人，凡三万人。太祖兵少，城。叶赫兵方攻黑济格城，未下。旦日，太祖师至，面城而阵，使额亦都以百人先。叶赫兵罢攻城来战，太祖军迎击，斩九级，叶赫兵小卻。布寨、金台石及蒙古科尔沁三贝勒复并力合攻，金台石者，纳林布禄弟也。布寨将突阵，马触木，踣，太祖部卒吴谈趋而前，伏其身刺杀之。叶赫兵见布寨死，皆痛哭，阵遂乱。九姓之师以此败。布寨死，子布扬古嗣为贝勒。

二十五年春正月，扈伦诸部同遣使行成于太祖曰：“吾等兵败名辱，继自今原缔旧好，申之以婚媾。”布扬古请以女弟归太祖，金台石请以女妻太祖次子台吉代善，上许之，具礼以聘。宰牛马告天，设?酒、塊土及肉、血、骨各一器，四国使者誓曰：“既盟之后，苟弃婚媾，背盟约，如此土，如此骨，如此血，永坠厥命！若始终不渝，饮此酒，食此肉，福禄永昌。”太祖誓曰：“彼等践盟则已，有或渝者，待三年不悛，吾乃讨之。”布扬古女弟，高皇后侄也，是时年十四。未几，太祖遣将穆哈连侵蒙古，获马四十。纳林布禄邀夺其马，执穆哈连归于蒙古。乌喇贝勒布占泰亦背盟结纳林布禄。二十七年，太祖克哈达。以明有责言，使哈达故贝勒孟格布禄子吴尔古代还所部。二十九年，纳林布禄以兵侵之，太祖遂以吴尔古代归。三十一年秋九月，高皇后疾笃，思见母，太祖使迎焉。纳林布禄不许，令其仆南太来视疾，太祖数之曰：“汝叶赫诸舅无故掠我户布察寨，又合九姓之师而来攻我，既乃自服其辜，歃血誓天为盟誓，而又背之，许我国之女皆嫁蒙古。今我国妃病笃，欲与母诀，而又不许，是终绝我也！”既而，高皇后崩。三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帅师攻叶赫，克二城，曰张，曰阿气兰；取七寨，俘二千馀人而还。

三十五年，纳林布禄闻辉发贝勒拜音达里使贰于太祖，太祖以是取辉发，纳林布禄不能救；而布扬古女弟受太祖聘，十六年不遣，年三十，乌喇贝勒布占泰将强委禽焉。四十年，太祖讨布占泰。四十一年，师再举，遂克乌喇，布占泰亡奔叶赫。

布扬古欲遂以女弟嫁之，布占泰逊谢不敢娶，为别婚。是时纳林布禄已死，其弟金台石嗣为贝勒，与布扬古分居东、西城如故。秋九月，太祖使告叶赫执布占泰以献，使三往，不听。太祖谋伐之，先期遣第七子巴布泰率所属阿都、干骨里等三十馀人质于明。至广宁，谒巡抚都御史张涛，请敕叶赫遣布占泰，涛以闻，神宗下部议，以为质子真伪莫可辨，拒勿纳。太祖乃以四万人会蒙古喀尔喀贝勒介赛伐叶赫。会有逋卒泄师期，叶赫收张、吉当阿二路民堡。太祖围兀苏城，城长山谈、扈石木降，太祖饮以金?，赐冠服；遂略张、吉当阿、呀哈、黑兒苏、何敦、克布齐赉、俄吉岱七城，下十九寨，尽焚其庐舍储峙，以兀苏城降民三百户还。

叶赫愬于明，以兵援，遇介赛，战胜，遂遣使让太祖，令游击马时柟、周大岐率兵千，挟火器，戍叶赫。太祖至抚顺，投书游击李永芳，申言：“侵叶赫，以叶赫背盟，女已字，悔不遣，又匿布占泰；故与明无怨，何遽欲相侵？”遂引师还。

金台石有女，育于其兄纳林布禄，嫁介赛。金台石既为贝勒，杀纳林布禄妻，介赛假辞为外姑复仇，觊得布扬古女弟以解。布扬古女弟誓死不原行。介赛治兵攻叶赫。既而喀尔喀贝勒巴哈达尔汉为其子莽古尔代请婚，布扬古将许之。明边吏谕布扬古，姑留此女，毋使叶赫。四十三年夏?縻；而以兵分屯开原、抚顺及镇北堡为犄角，?太祖及介赛望绝，冀相五月，布扬古遂以其女弟许莽古尔代，秋七月婚焉。

太祖闻，诸贝勒皆怒，请讨叶赫，不许。请侵明，又不许，且曰：“此女生不祥，哈达、辉发、乌喇三部以此女构怨，相继覆亡。今明助叶赫，不与我而与蒙古，殆天欲亡叶赫，以激其怒也。我知此女流祸将尽，死不远矣。”布扬古女弟嫁莽古尔代未一年而死，死时年盖三十四，明所谓“北关老女”者也。是岁为太祖天命元年。

太祖既称帝建国，始用兵于明。三年，攻抚顺、清河。明经略侍郎杨镐使谕叶赫发兵挠太祖。秋九月，金台石子德尔格勒侵太祖，克一寨，俘四百七人，斩八十四级。明赐以白金二千两、采缎表里二十。四年春正月，太祖谋报之，使大贝勒代善以兵五千戍札喀关阻明师，而躬督兵伐叶赫。辛卯，入其境，经克亦特城、粘罕寨，至叶赫城东十里，克大小屯寨二十馀。叶赫乞援于明，明开原总兵马林以师至，合城兵而出，见太祖兵盛，不敢击。太祖亦引还。二月，杨镐大举伐太祖，使都司窦永澄徵兵于叶赫，叶赫以二千人应。至三岔北，明师覆，永澄死之。太祖谋使所属诈降于金台石，金台石不应。六月，太祖攻开原，叶赫复以二千人援，至则开原已下。秋八月，经略侍郎熊廷弼初视事，叶赫使期复开原，廷弼厚赉之。

太祖惎叶赫，八月，大举伐之。己巳，师出，声言向沈阳，以缀明师。壬申，至叶赫城下，太祖攻金台石东城，而命诸贝勒驰向西城取布扬古。布扬古与其弟布尔杭古以城兵出西郭，陟冈，鸣角而噪，望太祖军盛，敛兵入。诸贝勒遂督军合围。

太祖围东城，入其郛，布攻具，呼金台石降，不听，曰：“吾非明兵比，等丈夫也，肯束手降乎？宁战而死耳。”太祖麾兵攻城，两军矢交发，太祖军拥楯陟山麓，将穴城，城上下木石，掷火器。太祖军冒进，穴城，城圮，师入，城兵迎战，败溃，皆散走。太祖使执帜约军士毋妄杀，执黄盖，令降者免死，城民皆请降。金台石以其孥登台，太祖军就围之，命之下。金台石求见四贝勒盟而后下，四贝勒为太宗，高皇后所出，金台石甥也。四贝勒方攻西城，太祖召之至，使见金台石。金台石曰：“我未尝见我甥，真伪乌能辨？”费英东、达尔哈在侧，曰：“汝视常人中有奇伟如四贝勒者乎？且曩与汝通好时，尝以媪往乳汝子德尔格勒，盍使媪辨之！”金台石曰：“何用媪为也！观汝辈辞色，特诱我下杀我耳。我石城铁门既为汝破，纵再战，安能胜？特我祖父世分土于斯，我生于斯，长于斯，则死于斯可已。”四贝勒劝之力，金台石使阿尔塔石先见太祖，太祖复令谕降。金台石又求见其子德尔格勒，德尔格勒至，金台石终不下。四贝勒将缚德尔格勒，德尔格勒曰：“我年三十六，乃今日死耶！杀可也，何缚焉？”四贝勒以德尔格勒见太祖，太祖撤所食食之，命四贝勒与共食。且曰：“尔兄也，善遇之！”金台石妻将其幼子下，金台石引弓，其从者复甲。太祖军进毁台，金台石纵火，屋宇皆烬。太祖诸将谓金台石且死，军退。火烬，金台石潜下，为太祖军所获，缢杀之。

诸贝勒围西城，布扬古闻东城破，与布尔杭古使请降，并请盟无死。大贝勒曰：“汝辈畏死，盍以汝母先，汝母我外姑也，我宁能杀之？”布扬古母至军，大贝勒以刀划酒，誓，饮其半，使送布扬古、布尔杭古饮其半，乃降。大贝勒以布扬古见太祖，布扬古行复勒马，大贝勒挽其辔，命毋沮。见太祖，布扬古以一膝跪，不拜而起。太祖取金?授之，布扬古复以一膝跪，酒不竟饮，不拜而起。太祖命大贝勒引去，以其懟也，即夕亦缢杀之。贷布尔杭古。攻杀明游击马时楠戍兵，歼焉。杨镐闻警，使总兵李如桢自抚顺出，张疑兵为叶赫声援，得十馀级而退。

神宗命给事中姚宗文行边，求叶赫子孙，德尔格勒有女子子二，嫁蒙古，各赐白金二千。明臣请为金台石、布扬古立庙，又以哈达馀裔王世忠为金台石妻至，授游击，将以风诸部，然叶赫遂亡。

太祖以德尔格勒归，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授三等副将。太宗天聪三年，改三等梅勒章京，卒，八年，子南楮嗣。十年，察哈尔林丹汗殂，所部内乱，太宗遣贝勒多尔衮帅师略地。林丹汗福金号苏泰太后，南楮女兄也，因使南楮谕降。南楮至其帐，呼其人出，语之曰：“尔福金苏泰太后之弟南楮至矣！”其人入告，苏泰太后大惊，使故叶赫部来媵者视之，信。苏泰太后号而出，与南楮相抱持，遂使其子额哲出降。南楮旋以罪夺爵，复以南楮弟索尔和嗣。乾隆初，改二等男。

布尔杭古分隶正红旗，亦授三等副将。再传，坐事，夺世职。

布占泰，乌喇部长，太祖婿也。乌喇亦扈伦四部之一，与哈达同祖纳齐卜禄。

纳齐卜禄五传至克什纳、古对硃颜兄弟。克什纳之后为哈达部。古对硃颜生太兰，太兰生布颜。布颜收附近诸部，筑城洪尼，滨乌喇河，因号乌喇，为贝勒。

布颜子二：布干、博克多。布颜死，布干嗣为部长。布干子二：满泰、布占泰。

布干死，满泰嗣为部长。万历二十一年夏六月，叶赫纠扈伦诸部侵太祖，满泰以所部从。秋九月，叶赫再纠扈伦诸部，及蒙古科尔沁所部，及满洲长白山所属，大举分道侵太祖。满泰使布占泰以所部从，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合军万人。战败，叶赫贝勒布寨死于阵，科尔沁贝勒明安单骑走。战之明日，卒有得布占泰者，缚以见太祖，曰：“我获俘，将杀之。俘大呼勿杀，原自赎。因缚以来见。”跽太祖前，太祖问谁何，对曰：“乌喇贝勒满泰弟布占泰也，生死惟贝勒命。”

叩首不已。太祖曰：“汝辈合九部兵为暴于无辜，天实厌之。昨阵斩布寨，彼时获汝，汝死决矣！今见汝，何忍杀？语有之曰：‘生人胜杀人，与人胜取人。’”遂解其缚，与以猞猁猻裘，抚育之。

居三年，二十四年秋七月，遣还所部，使图尔坤黄占、博尔焜蜚扬占护行。未至，满泰及其子淫于所部，皆见杀。布占泰至，满泰有叔兴尼牙，将杀而夺其地，二使者严护之，兴尼牙谋不行，乃出奔叶赫，卒定布占泰而还。冬十二月，布占泰以女弟妻贝勒舒尔哈齐。二十五年春正月，与叶赫诸部同遣使请盟，盟甫罢，布占泰旋执太祖所属瓦尔喀部安褚拉库所推者罗屯、噶石屯、汪吉努三人送叶赫，使招所部贰于太祖；又以满?、内河二路头人为泰妻都都祜所宝铜锤?纳林布禄。二十六年春正月，太祖命台吉褚英等伐安褚拉库路。冬十二月，布占泰来谒，以三百人俱，太祖以舒尔哈齐女妻之，赐甲胄五十，敕书十道，礼而遣之。二十九年冬十一月乙未朔，布占泰以其兄满泰女归太祖。布占泰初聘布寨女，既又聘明安女，以铠胄、貂、猞猁猻裘、金银、驼马为聘，明安受之而不予女。三十一年春正月，布占泰使告太祖曰：“我昔被擒，待以不死，俾我主乌喇，又妻我以公主，恩我甚深。我孤恩，尝聘叶赫、蒙古女，未敢以告。今蒙古受聘而复悔，我甚耻之！乞再降以女，当岁岁从两公主来朝。”太祖允其请，又以舒尔哈齐女妻焉。

三十五年春正月，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长策穆特黑谒太祖，自陈属乌喇，为布占泰所虐，乞移家来附。太祖命贝勒舒尔哈齐、褚英、代善率诸将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等以兵三千至蜚悠城，收环城屯寨五百户，分兵三百授扈尔汉、扬古利护之先行。布占泰使其叔博克多将万人要诸途。日暮，扈尔汉依山结寨以相持。翌日，乌喇兵来攻，扬古利率兵击败之，乌喇兵引退，渡河陟山为固。褚英、代善等率后军至，缘山奋击，乌喇兵大败，代善阵斩，俘其将常住、胡里布等，斩三千级，获马?博克多。是日昼晦，雪，甚寒，乌喇兵死者甚五千、甲三千以还。

三十六年春正月，太祖复命褚英及台吉阿敏将五千人伐乌喇，克宜罕阿麟城，斩千人。布占泰纠蒙古科尔沁贝勒甕阿代，合军屯所居城外二十里，畏褚?，获甲三百，俘其馀英等军强，不敢进，引还。秋九月，遣使复请修好，太祖使报问。布占泰执纳林布禄所部种人五十辈，?太祖使者尽杀之。又遣使来请曰：“我数背盟，获罪于君父，若更以女子子妻我，抚我如子，我永赖以生矣。”太祖复允其请，又以女子子妻之。

四十年，布占泰复背盟，秋九月，侵太祖所属虎尔哈路，复欲娶太祖所聘叶赫贝勒布寨女，又以鸣镝射所娶太祖女。太祖闻之怒，癸丑，亲率兵伐之。庚申，兵临乌喇河，布占泰以所部迎战，夹河见太祖军甲胄甚具，士马盛强，乌喇兵人人惴恐，不敢渡。太祖循河行，下河滨属城五，又取金州城，遂驻军焉。冬十二月辛酉朔，太祖以太牢告天祭纛，青白气见东方，指乌喇城北。太祖屯其地三日，尽焚其储峙。布占泰昼引兵出城，暮入城休。太祖率兵毁所下六城，庐舍、糗粮皆烬，移军驻伏尔哈河渡口。布占泰使使者三辈以舟出见太祖，布占泰率其弟喀尔喀玛及所部拉布泰等继以舟出，?舟中而言曰：“乌喇国即父国也，幸毋尽焚我庐舍、糗粮。”

叩首请甚哀。太祖立马河中，数其罪。布占泰对曰：“此特谗者离间，使我父子不睦。我今在舟中，若果有此，惟天惟河神其共鉴之！”拉布泰自旁儳曰：“贝勒既以此怒，曷不以使者来诘？”太祖责之曰：“我部下岂少汝辈人耶？事实矣，又何诘？河冰无时，我兵来亦无时。汝口虽利，能齿我刃乎？”布占泰大惧，止拉布泰毋言。喀尔喀玛为乞宥，太祖乃命质其子及所部大酋子，遂还营。五日引还，度乌喇河滨邑麻虎山巅，以木为城，留千人戍焉。

十二月，有白气起乌喇，经太祖所居南属虎拦哈达山。布占泰旋复背盟，幽太祖及舒尔哈齐女，将以其女萨哈廉子绰启鼐及所部大酋子十七人质于叶赫，娶太祖所聘贝勒布寨女。四十一年春正月，太祖闻，复率兵伐之。布占泰期以是月丙子送其子出质，而太祖军以乙亥至，攻下孙扎泰及郭多、俄谟三城。丙子，布占泰以兵三万越伏尔哈城而军，太祖犹欲谕之降。诸贝勒代善、阿敏，诸将费英东、何和里、扈尔汉、额亦都、安费扬古皆请战，曰：“我利速战，但虑彼不出耳。今既出，平原广野，可一鼓擒也！舍此不战，厉兵秣马，何为乎来？且使布占泰娶叶赫女，辱莫甚焉！虽后讨之，何益？”太祖曰：“我荷天宠，自少在兵间，遇劲敌，无不单骑突阵者！今日何难率汝辈身先搏战。但虑诸贝勒、诸将或一二夷伤，我所深惜，故欲出万全，非有所惧也。今汝辈志一，即可决战。”因命被甲，诸贝勒、诸将则大欢，一军尽甲，令曰：“胜即夺门，毋使复入！”乃率兵进。布占泰自伏尔哈城率兵还，令其军皆步为阵，两军距百步。太祖军亦皆舍马步战，矢交如雨，呼声震天。太祖躬入阵，诸贝勒、诸将从之纵击，乌喇兵大败，死者十六七。师入，太祖坐西门楼，命树帜。布占泰馀兵不满百，还至城下，见帜则大奔。遇代善，布占泰兵皆溃，仅以身免，奔叶赫。太祖使请于叶赫，叶赫不听。后七年，太祖克叶赫，布占泰盖已前死。

拜音达里，辉发部长也。辉发亦扈伦四部之一，其先姓益克得里氏，居黑龙江岸。尼马察部有昂古里星古力者，自黑龙江载木主迁于渣鲁，居焉。时扈伦部噶扬噶、图墨土二人居张城，二人者姓纳喇氏，昂古里星古力因附其族，宰七牛祭天，改姓纳喇，是为辉发始祖。

昂古里星古力子二：留臣、备臣。备臣子二：纳领噶、耐宽。纳领噶生拉哈都督，拉哈都督生噶哈禅都督，噶哈禅都督生齐讷根达尔汉，齐讷根达尔汉生王机褚。

王机褚收邻近诸部，度辉发河滨扈尔奇山，筑城以居，因号辉发。城负险坚峻，蒙古察哈尔部扎萨克图土门汗尝自将攻之，不能克。王机褚死时，其长子前死，孙拜音达里，杀其叔七人，自立为贝勒。

万历二十一年夏六月，叶赫纠哈达、乌喇诸部侵太祖，拜音达里以所部从。秋九月，复举兵，拜音达里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喇贝勒布占泰合兵万人，兵败，还。二十三年夏六月，太祖攻辉发，取所属多璧城，辉发将克充格、苏猛格二人戍，歼焉。二十五年春正月有携心。拜音?，与叶赫诸部同遣使行成于太祖。居数年，拜音达里之族有叛附叶赫者，部达里惧，以所属七人之子质于太祖，太祖发兵千人助之镇抚。叶赫贝勒纳林布禄使告拜音达里曰：“尔以质子归我，亦归尔叛族。”拜音达里信之，乃曰：“吾其中立于满洲、叶赫二国之间乎！”遂取质子还，以其子质于纳林布禄。纳林布禄殊无意归叛族，拜音达里以告太祖，且曰：“吾前者为纳林布禄所诳，怙旧恩，敢请婚。”太祖许之。既而拜音达里背约不娶，太祖使诘之曰：“汝昔助叶赫，再举兵侵我。我既宥尔罪，复许尔婚。今背约不娶，何也？”

拜音达里诡对曰：“吾子质叶赫，须其归，娶尔女，与尔合谋。”因筑城三重自固。

及其子自叶赫归，太祖复遣使问，拜音达里倚城坚，度兵即至，足以守，遂负盟。

三十五年秋九月丙申，长星出东方指辉发，八夕乃灭。乙亥，太祖率师讨之。甲辰，合围，遂克之，杀拜音达里及其子，安集其民，帅师还。辉发亡。

论曰：扈伦四部，哈达最强，叶赫稍后起，与相埒，乌喇、辉发差弱。其通于明，皆，令于所部则曰“国”。太祖渐强盛，四部合攻之，兵败纵散，以次覆灭。

太祖与?以所领四部皆有连，夺其地，歼其酋，显庸其族裔。疆埸之事不以婚媾逭，有时乃藉口以启戎，自古则然，不足异也。

## 列传十一

张煌言张名振王翊等郑成功子锦锦子克塽 李定国

张煌言，字玄箸，浙江鄞县人。明崇祯十五年举人。时以兵事急，令兼试射，煌言三发皆中。慷慨好论兵事。顺治二年，师定江宁，煌言与里人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飏等合谋奉鲁王以海。煌言迎于天台，授行人。至绍兴，称“监国”，授翰林院修撰。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三年，师溃。归与父母妻子决，从王次石浦，与黄斌卿军相犄角，加右佥都御史。

鲁王诸将，张名振最强。四年，江南提督吴胜兆请降，煌言劝名振援胜兆，遂监其军以行。至崇明，飓作，舟覆，煌言被执。七日，有导之出者，走间道复还入海。经黄岩，追者围而射之，以数骑突出，自是益习骑射。集义旅屯上虞、平冈。

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履亩劝输，戢所部毋扰民。六年，觐王于健跳。七年，名振奉王居舟山，召煌言入。乃以平冈兵授刘翼明、陈天枢，率亲军赴之，加兵部侍郎。八年，闻父讣，浙江提督田雄书招降，卻之。师攻滃洲，名振奉王侵吴淞，冀相牵制。俄，师破舟山，乃奉王入金门，依郑成功。成功用唐王隆武号，事鲁王但月上豚、米，修寓公之敬。煌言尝谓成功曰：“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

成功亦曰：“侍郎始终为鲁，与吾岂异趋哉？”故与成功所事不同，而其交能固，王亦赖以安居。九年，监名振军，经舟山至崇明，进次金山。十年，复至崇明，师与战，败绩。十一年，又自吴淞入江，逼镇江，登金山，望祭明太祖陵。烽火达江宁，俄，退次崇明。再入江，略瓜洲、仪真，薄燕子矶，寻还屯临门，皆与名振俱。

十二年，成功遣其将陈六御与名振取舟山，台州守将马信约降，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名振中毒卒，遗言以所部属煌言。

十三年，师再破舟山，煌言移军秦川，王去“监国”号，通表桂王。十四年，桂王使至，授煌言兵部侍郎、翰林院学士。两江总督郎廷佐书招煌言，煌言以书报，略曰：“来书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庸夫听之，或为变色，贞士则不然。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氈雪自甘，胆薪深厉，而卒以成事。仆于将略原非所长，祗以读书知大义。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来书温慎，故报数行。若斩使焚书，適足见吾意之不广，亦所不为也。”

十五年，与成功会师将入江，次羊山，遇飓，引还。十六年，成功复大举，煌言与俱，次崇明。煌言曰：“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定营于此，庶进退有所据。”

成功不从。师防江，金、焦两山间横铁索，隔江置大砲，煌言以十七舟翦江而渡。

成功破瓜洲，欲取镇江，虑江宁援至，煌言曰：“舟师先捣观音门，南京自不暇出援。”成功以属煌言，煌言所将人不及万，舟不满百，即率以西。降仪真，进次六合，闻成功拔镇江，煌言致书，言当先抚定夹江郡县，以陆师趋南京，成功复不从。

煌言进薄观音门，遣别将以轻舟数十直上攻芜湖，分兵掠江浦。成功水师至，会芜湖已降，趣煌言往抚，部勒诸军，分道略地，移檄诸郡县。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煌言所过，秋毫无犯，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

方如徽州受降，闻成功败，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军为守计，既，闻成功并弃瓜洲、镇江入海，煌言兵遂溃。南江总督郎廷佐发舟师断煌言东下道，书招煌言。煌言拒不应，率馀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次铜陵，师自湖广至，煌言与战而败，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陆。自铜城道霍山、英山，度东溪岭，追骑至，从者尽散。煌言突围出，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痁作，力疾行，至休宁，得舟下严州。复山行，经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收集旧部，成功分兵益之，屯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使桂王告败，桂王敕慰问，加兵部尚书。十七年，移军临门。十八年，廷议徙海上居民绝接济，煌言无所得饷，开屯南田自给。

成功攻台湾，煌言移书阻之，不听。师下云南，取桂王。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趣成功出兵，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遣使入郧阳山中，说十三家兵，使之扰湖广，以缓云南之师。十三家者，郝永忠、刘体纯辈，故李自成部将，窜据茅麓山，衰疲不敢出。康熙元年，煌言复移军沙堤。成功自攻江宁败还，取台湾谋建国。

鲁王在金门，礼数日薄，煌言岁时供亿，又虑成功疑，十年不敢入谒。及闻桂王败亡，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俄成功卒，煌言还军临门，又有议奉鲁王监国者，煌言使劝锦，以李亚子锦囊三矢相勖。

笼岛，煌言不可?浙江总督赵廷臣复招煌言，煌言书谢之。煌言孤军势日促，或议入。二年，鲁王殂，煌言恸曰：“孤臣栖栖海上，与部曲相依不去者，以吾主尚存也。今更何望？”三年，遂散遣其军，居悬澳。悬澳在海中，荒瘠无人?，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结茅而处，从者纶及部曲数人，一侍者、一舟子而已。廷臣与提督张杰谋致煌言，得煌言故部曲，使为僧普陀，伺煌言，知踪迹，夜半，引兵攀岭入，执煌言及纶，与部曲叶金、王发，侍者汤冠玉。煌言至杭州，廷臣宾礼之。九月乙未，死于弼教坊，举目望吴山，叹曰：“好山色！”赋绝命词，坐而受刃，纶等并死。煌言妻董、子万祺先被执，羁管杭州，先煌言死。

纶字子木，丹徒诸生。方成功败还，纶入谒，劝以回帆复取南都，成功不能用，乃从煌言。又有山阴叶振名，字介韬，尝谒煌言论兵事，煌言荐授翰林院修撰、兵科给事中。既，复上策，欲擒斩成功，夺其兵，图兴复。煌言死，登越王岭遥祭，为文六千五百馀言。与纶称“张司马二客”。

乾隆四十一年，高宗命录胜朝殉节诸臣，得专谥者二十六；通谥忠烈百十三，煌言与焉；忠节百八；烈愍五百七十六；节愍八百四十三。祀忠义祠：职官四百九十五，士民千七百二十八。诸与煌言并起者，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飏，明史并有傅。

张名振，字侯服，应天江宁人。崇祯末，为石浦游击。鲁王次长垣，率舟师赴之，封定西侯。以所部屯舟山，移南田，迎王居健跳所，与阮进、王朝先共击黄斌卿。斌卿，莆田人，崇祯末为舟山参将，唐王时封伯。名振奉鲁王如舟山，不纳。

既，以王命进侯。斌卿法严急，配民为兵，籍大户田为官田，先后戕荆本澈、贺君尧。王次健跳，令进告籴，又不应。至是，名振破舟山，沈斌卿于海，迎王居焉。

使日本乞师，不应。成功袭破郑彩，名振因声彩杀熊汝霖、郑遵谦罪，击破其馀兵。

俄，又袭杀朝先。师攻舟山，名振与煌言奉王南依成功。成功居王金门，名振屯?头。

成功初见名振不为礼，名振袒背示之，?“赤心报国”四字，深入肤，乃与二万人，共谋复南京，攻崇明，破镇江，题诗金山而还。复与成功偕出，师次羊山，飓作，舟多损，惟名振部独完。再攻崇明，复入镇江，观兵仪真，侵吴淞，战屡胜。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卒于军。或云成功酖之。

王翊，字完勋，浙江馀姚人。顺治四年，起兵下管，奉鲁王破上虞。是时萧山、会稽、台州、奉化民兵并起结山寨，无所得饷，则不免剽掠。翊与煌言皆履亩科税赡兵。陈天枢者，会稽山寨将也，荐刘翼明佐翊，武勇善战。东徇奉化，师与遇，引卻。鲁王授翊官，累进至兵部尚书。复陷新昌，越馀姚，拔浒山。固山额真金砺、浙江提督田雄合兵攻大岚山。八年七月，翊走还山，团练执以献，死定海。天枢与翼明攻陷新昌，视火药骤焚，急投水，月馀死。翼明善大刀，治兵戒毋犯民，翊败，死于家。

肃乐、宸荃谥忠节，翊谥烈愍，斌卿谥节愍。名振不与，而其弟名扬死舟山，谥烈愍。

郑成功，初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父芝龙，明季入海，从颜思齐为盗，思齐死。崇祯初，因巡抚熊文灿请降，授游击将军。以捕海盗刘香、李魁奇，攻红毛功?，代领其，累擢总兵。

芝龙有弟三：芝虎、鸿逵、芝豹。芝虎与刘香搏战死。鸿逵初以武举从军，用芝龙功举甲科进三秩，授都指挥使。累?掌印千户。崇祯十四年，成武进士。明制，勋?，授锦衣迁亦至总兵。福王立南京，皆封伯，命鸿逵守瓜洲。顺治二年，师下江南，鸿逵兵败，奉唐王聿键入福建，与芝龙共拥立之，皆进侯，封芝豹伯。未几，又进芝龙平国公、鸿逵定国公。

芝龙尝娶日本妇，是生森，入南安学为诸生。芝龙引谒唐王，唐王宠异之，赐姓硃，为更名。寻封忠孝伯。唐王倚芝龙兄弟拥重兵。芝龙族人彩亦封伯，筑坛拜彩、鸿逵为将，分道出师，迁延不即行。招抚大学士洪承畴与芝龙同县，通书问，?

乡里，芝龙挟二心。三年，贝勒博洛师自浙江下福建，芝龙撤仙霞关守兵不为备，唐王坐是败。博洛师次泉州，书招芝龙，芝龙率所部降，成功谏不听。芝龙欲以成功见博洛，鸿逵阴纵之入海。四年，博洛师还，以芝龙归京师，隶汉军正黄旗，授三等精奇尼哈番。

成功谋举兵，兵寡，如南澳募兵，得数千人。会将吏盟，仍用唐王隆武号，自称“招讨大将军”。以洪政、陈辉、杨才、张正、余宽、郭新分将所部兵，移军鼓浪屿。成功年少，有文武略，拔出诸父兄中，近远皆属目，而彩奉鲁王以海自中左所改次长垣，进建国公，屯?门。彩弟联，鲁王封为侯，据浯屿，相与为犄角。成功与彩合兵攻海澄，师赴援，洪政战死。成功又与鸿逵合兵围泉州，师赴援，围解。

鸿逵入揭阳，成功颁明年隆武四年大统历。五年，成功陷同安，进犯泉州。总督陈锦师至，克同安，成功引兵退。六年，成功遣其将施琅等陷漳浦，下云霄镇，进次诏安。明桂王称帝，号肇庆，至是已三年。成功遣所署光禄卿陈士京朝桂王，始改用永历号，桂王使封成功延平公。鲁王次舟山，彩与鲁王贰，杀鲁王大学士熊汝霖及其将郑遵谦。七年，成功攻潮州，总兵王邦俊御战，成功败走。攻碣石寨，不克，施琅出降。成功袭?门，击杀联，夺其军，彩出驻沙埕。鲁王将张名振讨杀汝霖、遵谦罪，击彩，彩引馀兵走南海，居数年，成功招之还，居?门。卒。

八年，桂王诏成功援广州，引师南次平海，使其族叔芝筦守?门。福建巡抚张学圣遣泉州总兵马得功乘虚入焉，尽攫其家赀以去。成功还，斩芝筦，引兵入漳州。

提督杨名高赴援，战于小盈岭，名高败绩，进陷漳浦。总督陈锦克舟山，名振进奉鲁王南奔，成功使迎居金门。九年，陷海澄，锦赴援，战于江东桥，锦败绩。左次泉州，成功复取诏安、南靖、平和，遂围漳州。锦师次凤凰山，为其奴所杀，以其首奔成功。漳州围八阅月，固山额真金砺等自浙江来援，与名高兵合，自长泰间道至漳州，击破成功。成功入海澄城守，金砺等师薄城，成功将王秀奇、郝文兴督兵力御，不能克。

上命芝龙书谕成功及鸿逵降，许赦罪授官，成功阳诺，诏金砺等率师还浙江。

十年，封芝龙同安侯，而使赍敕封成功海澄公、鸿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芝龙虑成功不受命，别为书使鸿逵谕意，使至，成功不受命，为书报芝龙。芝豹奉其母诣京师。成功复出掠福建兴化诸属县。十一年，上再遣使谕成功，授靖海将军，命率所部分屯漳、潮、惠、泉四府。

成功初无意受抚，乃改中左所为思明州，设六官理事，分所部为七十二镇；遥奉桂王，承制封拜，月上鲁王豚、米，并厚廪泸、溪、宁、靖诸王，礼待诸遗臣王忠孝、沈佺期、郭贞一、卢若腾、华若荐、徐孚远等，置储贤馆以养士。名振进率所部攻崇明，谋深入，成功嫉之，以方有和议，召使还。名振俄遇毒死。成功讬科饷，四出劫掠，蔓及上游。福建巡抚佟国器疏闻，上密敕为备。李定国攻广东急，使成功趣会师。成功遣其将林察、周瑞率师赴之，迁延不即进。定国败走，成功又攻漳州，千总刘国轩以城献，再进，复陷同安。其将甘辉陷仙游，穴城入，杀掠殆尽。至是和议绝。

上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成功。十二年，左都御史龚鼎孳请诛芝龙，国器亦发芝龙与成功私书，乃夺芝龙爵，下狱。成功遣其将洪旭、陈六御攻陷舟山，进取温、台，闻济度师且至，隳安平镇及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诸城，撤兵聚思明。济度次泉州，檄招降，不纳；易为书，成功依违答之。上又令芝龙自狱中以书招成功，谓不降且族诛，成功终不应。十三年，济度以水师攻?门，成功遣其将林顺、陈泽拒战，飓起，师引还。

成功以军储置海澄，使王秀奇与黄梧、苏明同守。梧先与明兄茂攻揭阳未克，成功杀茂，并责梧。梧、明并怨成功，俟秀奇出，以海澄降济度。诏封梧海澄公，驻漳州，尽发郑氏墓，斩成功所置官。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击杀六御。成功攻陷闽安城牛心塔，使陈斌戍焉。十四年，鸿逵卒。师克闽安，斌降而杀之。成功陷台州。

十五年，谋大举深入，与其将甘辉、余新等率水师号十万，陷乐清，遂破温州，张煌言来会。将入江，次羊山，遇飓，舟败，退泊舟山。桂王使进封为王，成功辞，仍称招讨大将军。十六年五月，成功率辉、新等整军复出，次崇明，煌言来会，取瓜洲，攻镇江，使煌言前驱，溯江上。提督管效忠师赴援，战未合，成功将周全斌以所部陷阵，大雨，骑陷淖，成功兵徒跣击刺，往来剽疾，效忠师败绩。成功入镇江，将以违令斩全斌，继而释之，使守焉；进攻江宁，煌言次芜湖，庐、凤、宁、徽、池、太诸府县多与通款，腾书成功，谓宜收旁郡县，以陆师急攻南京。成功狃屡胜，方谒明太祖陵，会将吏置酒，辉谏不听。崇明总兵梁化凤赴援，江宁总管喀喀木等合满、汉兵出战，袭破新军，诸军皆奔溃，遂大败，生得辉犹数万，弃瓜洲、镇江，出海，欲取崇明。江苏巡抚蒋国柱遣兵赴援，化?杀之。成功收馀凤亦还师御之，成功战复败，引还。煌言自间道走免。

上遣将军达素、闽浙总督李率泰分兵出漳州、同安，规取?门。成功使陈鹏守高崎，族兄泰出浯屿，而与周全斌、陈辉、黄庭次海门。师自漳州薄海门战，成功将周瑞、陈尧策死之，迫取辉舟，辉焚舟。战方急，风起，成功督巨舰冲入，泰亦自浯屿引舟合击，师大败，有满洲兵二百降，夜沈之海。师自同安乡高崎，鹏约降。

其部将陈蟒奋战，师以鹏已降，不备，亦败，成功收鹏杀之，引还。十七年，命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又以罗讬为安南将军，讨成功。十八年，用黄梧议，徙滨海居民入内地，增兵守边。

成功自江南败还，知进取不易；桂王入缅甸，声援绝，势日蹙，乃规取台湾。

台湾，福建海中岛，荷兰红毛人居之。芝龙与颜思齐为盗时，尝屯于此。荷兰筑城二：曰赤嵌、曰王城，其海口曰鹿耳门。荷兰人恃鹿耳门水浅不可渡，不为备。成功师至，水骤长丈馀，舟大小衔尾径进，红毛人弃赤嵌走保王城。成功使谓之曰：“土地我故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围七阅月，红毛存者仅百数十，城下，皆遣归国。成功乃号台湾为东都，示将迎桂王狩焉。以陈永华为谋主，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台湾周千里，土地饶沃，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莱，兴屯聚，令诸将移家实之。水土恶，皆惮行，又以令严不敢请，铜山守将郭义、蔡禄入漳州降。是岁，圣祖即位，戮芝龙及诸子世恩、世廕、世默。

成功既得台湾，其将陈豹驻南澳，而令子锦居守思明。康熙元年，成功听周全斌谗，遣击豹，豹举军入广州降。恶锦与乳媪通，生子，遣泰就杀锦及其母董。会有讹言成功将尽杀诸将留?门者，值全斌自南澳还，执而囚之，拥锦，用芝龙初封，称平国公，举兵拒命。成功方病，闻之，狂怒咬指，五月朔，尚据胡?受诸将谒，数日遽卒，年三十九。

成功子十，锦其长也，一名经。成功既卒，台湾诸将奉其幼弟世袭为招讨大将军，使，引兵至台湾。诸将有欲拒锦立?于锦告丧。锦出全斌使为将，以永华为咨议，冯锡范为侍世袭者，全斌力战破之，锦乃入，嗣为延平王。世袭走泉州降。二年，锦还思明。泰尝与台湾诸将通书，锦得之，遂杀泰。泰弟鸣骏、赓，子纟赞绪亦走泉州降。诏封鸣骏遵义侯、缵绪慕恩伯，世袭、赓皆授左都督。诸将蔡鸣雷、陈辉、杨富、何义先后举军降。锦渐弱。

耿继茂、李率泰大发兵规取金、?，出同安；马得功将降卒，并徵红毛兵，出泉州；黄梧、施琅出海澄。锦令全斌当得功，遇于金门外乌沙，得功舟三百，红毛夹板船十四，全斌以二十舟入阵冲击，红毛?皆不中，诸舟披靡，得功战死；而同安、海澄二道兵大胜，直破?门。琅复进克金门、浯屿，锦退保铜山。三年，锦将杜辉以南澳降。铜山粮垂尽，全斌亦出降，封承恩伯。锦与其将黄廷坚守。继茂等复以水师出八尺门，廷与诸将翁求多等以三，载其孥尽入台湾。改东?万人降，遂拔铜山，焚之，得仗舰无算。锦与永华及洪旭引馀都为东宁国，置天兴、万年二州，仍以永华综国政。

诏授施琅靖海将军，周全斌、杨富为副，督水师攻台湾，阻飓，不得进。四年，廷议罢兵。李率泰请遣知府慕天颜谕降，假卿衔，赍敕往。锦请称臣入贡如朝鲜，上未之许。六年，徵琅入京师。撤降兵分屯诸省，严戍守界，不复以台湾为意。锦兵亦不出。相安者数年，滨海居民渐复业。

十二年，耿精忠将以福建叛应吴三桂，使约锦为援。十三年，精忠遂反，锦仍称永历年号。以永华辅长子克居守，与诸将冯锡范等督诸军渡海而西，入思明，取同安。锦以族人省英知思明，省英，芝筦子也。集舟航，整部伍，方引军复出，而精忠与争泉州。泉州兵内乱，精忠所遣守将溃围走，迎锦师入，复攻下漳州。精忠遣兵围潮州，潮州总兵刘进忠降于锦，锦遣其将赵得胜入潮州，击破精忠兵。

锦更定军制，以锡范及参军陈绳武赞画诸政，诸将刘国轩、薛进思、何祐、许辉、施福、艾祯祥分领各军。省英为宣慰使，督各郡钱粮，令人月输银五分，曰“毛丁”；船计丈尺输税，曰“樑头”。盐司分筦盐场，盐石值二钱，徵饷四钱；饷司科杂税给军。复开互市，英圭黎、暹罗、安南诸国市舶并至，思明井里?火几如承平时。

十四年，精忠使贺年，锦亦报礼，自是复相结。永春民吕花，保所居村曰“马跳”，不应徵索，使进忠围之，三月不下，诱花降而杀之。续顺公沈瑞屯饶平，进忠攻之，何祐击破援兵，遂执瑞及其孥归于台湾。海澄公黄梧卒，子芳度保漳州。

锦自海澄移军万松关，祐亦自潮州攻平和，降守将赖升。芳度孤守漳州，围合，总兵吴淑以城降，芳度死之，其孥皆殉。

十五年，康亲王杰书下福建，精忠降，克泉州，国轩复围之，两月不下。李光地迎师自间道赴援，总兵林贤、黄镐、朴子威以舟师会，国轩退次长泰，隳同安，稍进屯漳州溪西。师进击国轩，国轩败，弃长泰走。锦将许辉以二万人攻福州，壁乌龙江。康亲王遣副都统喇哈达等渡江奋击，破其垒，逐北四十里。兴、泉、汀、漳诸郡尽复，惟海澄未下。十六年，师克海澄，锦复破之，遂围泉州。锦下教?国轩、淑、祐等功。副都统穆赫林等克泰宁、建宁、宁化、长汀、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凡十县。喇哈达等解泉州围，锦撤兵还思明。十七年，康亲王遣知府张仲举招锦，不纳。

国轩自长泰退据三汊河、玉洲、水头、镇门诸寨，屡遣兵攻石玛、江东桥。锦又遣其将林耀、林英犯泉州，提督段应举击破之，获耀。吴淑又自石玛登陆，海澄公黄芳世、都统孟安击破之，沈其舟。上令复徙滨海民如顺治十八年例，迁界守边。

穆赫林、黄芳世会师湾腰树，攻国轩，师败绩。国轩陷平和、漳平，遂复破海澄，段应举、穆赫林及总兵黄蓝死之。蓝，梧族，芳度所遣诣京师奏事者也。国轩进围泉州。诏趣诸军合击，将军喇哈达、赖塔，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分道并进，贤、镐、子威以舟师会，克平和、漳平、惠安，复解泉州围。启圣与赖塔等逐国轩至长泰，及于蜈蚣山，大破之，斩四千馀级，进克同安，斩锦将林钦。

赖塔又破锦兵万松关，启圣、捷及副都统吉勒塔布等，与国轩战于江东桥、于潮沟，国轩屡败。副都统瑚图又击吴淑于石街，尽焚其舟。锦敛兵退保思明。

诏厚集舟师，规取金、?。十九年，兴祚出同安，与启圣、捷会师，自陆路乡?

门。提督万正色以水师攻海坛，分兵为六队前进，自统巨舰继；又以轻舟绕出左右，发砲毁锦师船十六，兵三千馀入水死，锦将硃天贵引退。正色督兵追击，斩锦将吴内、林勋。湄洲、南日、平海、崇武诸澳皆下。天贵出降。副都统沃申击破锦将林英、张志，水陆并进，趋玉洲，国轩走还思明。锦将苏堪以海澄降。启圣分遣总兵赵得寿、黄大来从赖塔击破陈洲、马洲、湾腰山、观音山、黄旗诸寨。兴祚复与喇哈达等逐锦兵至浔尾，遂克?门、金门，锦还台湾。二十年，锦卒。

子克，自锦出师时为居守，永华请于锦，号“监国”。年未冠，明察能治事，顾乳媪子锡范等意不属，先构罢永华兵，永华郁郁死；及锦卒，遂共缢杀克，奉锦次子克塽嗣为延平王。

克塽幼弱，事皆决于锡范。行人傅为霖谋合诸将从中起，事泄，锡范执而杀之，并及续顺公沈瑞。诏用施琅为水师提督，与启圣规取台湾。二十二年，国轩投书启圣，复请称臣入贡视琉球。上趣琅进兵。时国轩以二万人守澎湖。六月，琅师乘南风发铜山，入八罩屿，攻澎湖，击沈锦师船二百，斩将吏三百七十有奇、兵万馀。

国轩以小舟自吼门走台湾。七月吴启爵持榜入台湾谕军民薙发?，克塽使请降，琅疏闻。上降敕宣抚，克塽上降表，琅遣侍。八月，琅督兵至鹿耳门，水浅不得入，泊十有二日，潮骤长高丈馀，?舟平入。台湾人咸惊，谓无异成功初至时也。克塽及国轩、锡范率诸将吏出降，诣京师，上授克塽公爵，隶汉军正红旗，国轩、锡范皆伯爵。诸明宗人依郑氏者，宁靖王术桂自杀，鲁王子及他宗室皆徙河南。上以国轩为天津总兵，召对慰勉。眷属至，赐第京师。克塽请为成功子聪、锦子克举等?官，上特许之。光绪初，德宗允船政大臣沈葆桢疏请，为成功立祠台湾。

李定国，字鸿远，陕西延安人。初从张献忠为乱，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并为献忠养子。献忠入四川，遣诸将分道屠杀，定国为抚南将军。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率师入四自重庆而南，四年，破遵义，入贵?川，献忠死西充。可望与定国等及白文选、冯双礼率残州。可望令定国袭破临安，屠其城，尽下迤东诸郡县，定国等皆自号为王。居年馀，可望用任僎议，自号为国主。

时能奇已前卒，定国、文秀故侪辈，不相下，而定国尤崛强。六年春，可望密与文秀谋，藉演武声定国罪，缚而杖之百。已，复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赎。定国憾可望，念兄事久，未可遽发难，乃率所部攻定洲，定洲降，械以归，剥皮死。定国兵渐强。可望知不可制，乃通使桂王，思得封爵，弹压诸将。桂王封可望公，寻进为王。定国与文秀亦自侯进公。八年，可望遣使迎桂王。九年，劫迁安隆所。会定南王孔有德师出河池向贵州，可望令定国与冯双礼将八万人自黎平出靖州，别遣马进忠自镇远出沅州，两军会武冈，图桂林。文秀亦出兵规取成都。可望言于桂王，进定国西宁王、文秀南康王。

定国自靖州进陷沅州，再进，陷宝庆，遂破武冈，与双礼兵合。有德引师还桂林。定国使张胜、郭有铭为前锋，趋严关，而令双礼与高文贵、靳统武继其后。有德遣兵逆战驿湖，败绩，陷全州。定国与王之邦、刘之讲、吴子圣、廖鱼、卜宁率所部自西延大埠疾驰乡桂林，胜、有铭已破严关。有德率师出战，定国军中象阵略退，斩驭象者以徇，所部战甚力，驱象突阵，有德败绩，退保桂林。定国昼夜环攻，城陷，有德自杀。定国分兵徇广西诸郡县，梧州、柳州皆下，又遣白文选攻陷辰州。

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率师南征，次湘潭。马进忠引退，师从之，次衡州。定国赴援，两军同时至，战衡州城下，定国败走。敬谨亲王自率精骑追之，遇伏，没于阵。定国收兵屯武冈。

定国转战广西、湖广，下数十城，兵屡胜，可望益嫉之，次沅州，召定国计事，将以衡州败为定国罪而杀之。定国察其意，辞不赴。十年，率进忠等犯永州。大将军、贝勒屯齐率师自衡州赴之，未至，定国度龙虎关复入广西，次柳州。可望会双礼追定国，自靖州进次宝庆。贝勒屯齐遣兵自永州要击，可望败走，还贵阳。定国自柳州道怀集，攻肇庆。师自广州赴援，战四会河口，定国兵败，移军破长乐，行略高、雷、廉三府，悉属于定国。

桂王在安隆，马吉翔为政，遥奉可望指。可望谋自帝甚急，王惧，与大学士吴贞毓谋，定国感泣，议奉迎，青阳密使报王。王复遣周官铸“屏翰亲?，密遣林青阳敕定国统兵入臣”金印赐之，定国拜受命。十一年，事为吉翔闻，启可望，可望怒，遣其将郑国按治，杀贞毓、青阳及诸与谋者凡十八人，独官走免。定国发兵陷高明，进围新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赴援，次三水，将军珠玛喇以师会，战于珊洲，定国兵败，退保新会。师进击之，定国败走。十二年，师进次兴业，再进次潢州江上。定国战屡败，乃道宾州走南宁。可喜等抚定高、雷、廉三府及广西横州。

十三年，师进攻南宁，定国战复败，将道安隆入云南。可望诇知之，遣白文选移桂王贵阳。文选心不直可望，因密告王曰：“姑迟行，候西府。入云南。文秀自四川还军，可望令与诸将?”西府谓定国也。定国至，文选与共奉王自安南王尚礼、王自奇守云南，亦不直可望，遂与沐天波迓王入居可望廨，进定国晋王，并封文秀、文选皆王，尚礼等公。令文选还贵阳喻意，可望夺文选兵，置之军中。定国令靳统武收吉翔，将杀之，吉翔哀统武为言于定国，召入谒，叩头，谄定国，定国荐于王，使入阁，复用事。

十四年，可望举兵反攻定国，起文选为将，留双礼守贵阳。定国与文秀率师御之，遇于三岔河。两军夹河而阵，文选弃其军奔定国，可望遣张胜、马宝自寻甸间道袭云南，而自将当定国，战方合，其将马维兴先奔，兵尽溃，可望走还贵阳。定国遣文秀追可望，引军还云南，遇胜于浑水塘，获而杀之，宝降定国。可望至贵阳，双礼言追兵且至，可望乃诣经略洪承畴降。双礼尽取其子女玉帛，从文秀归云南，桂王进双礼王、维兴等公。

十五年，大将军罗讬自湖南，吴三桂自四川，将军卓布泰自广西，三道入贵州。

文秀病卒。定国使刘正国、杨武守三坡、红关诸隘，御三桂，马进忠守贵州。会王自奇、关有才贰于定国，据永昌举兵，定国自将击之。罗讬师自镇远入，定国不及援，卓布泰亦尽下南丹、那地、独山诸州，两军会贵阳，进忠遁去。三桂师后入，至三坡，正国拒战，大败，自水西奔还云南。师次开州，武迎战倒流水，亦败，遂取遵义。王拜定国招讨大元帅，赐黄钺，?谋御敌。三桂亦入贵阳，大将军信郡王多尼至军，会师平越，戒期入云南。定国与双礼扼公背，图复贵州，文选守七星关。

三桂师自遵义趋天生桥，出水西，克乌撒，文选弃关走霑益。卓布泰兵次盘江，自下流宵济，遂入安隆，定国将吴子圣拒战，败走。定国以全军据双河口，卓布泰师进破象阵，迭战罗炎、凉水井，定国兵溃，妻子俱散失，诸将窜走不相顾。定国收兵还云南，奉桂王走永昌。

十六年春，师自普安入云南会城。定国使靳统武护桂王走腾越，文选自霑益追及定国，定国使断后，屯玉龙关。师从之，文选战而败，自右甸走木邦，师遂克永昌，渡潞江，陟磨盘山。定国使其将窦民望、高文贵、王玺为三伏以待。师半度，以?发其伏，伏起力战，自卯至午短兵接，死者如堵墙。民望弹穿胁，犹持刀溃围出，乃死。玺亦死于阵。定国坐山巅督战，飞?堕其前，土坌起扑面，遂奔，退走腾越。

未至，马吉翔以桂王走南甸。统武还从定国，双礼渡金沙江走建昌，其部将执以出降。

王，与定国意?桂王入缅甸，定国次孟艮，如木邦，从文选谋，分屯边境。文选将入异。定国乃移驻猛缅，收残部，势稍振。未几，复移驻孟连。贺九仪招文秀将张国用、赵得胜归定国。孟艮酋惧定国兼?，攻定国，定国击破之，遂据其地。号召诸土司起兵，元江土司那嵩应定国，三桂讨焉，嵩自焚死。三桂使招九仪，定国执而杀之。国用、得胜皆鞅鞅不为用，定国坐是终不竞。十七年，文选自木邦攻阿瓦，求出桂王，不克，引兵会定国孟艮。十八年，合兵复攻阿瓦，定国上三十馀疏迎桂王，为吉翔所阻，不得达。文选使密启王，得报书。与缅人战，定国军稍?，文选引兵横击之，缅人大败，退城守，然终不肯出桂王。复议以舟师攻之，造船，为缅人所焚，乃移兵次洞邬，国用、得胜挟文选北走，定国还孟艮。文选至耿马，遇定国将吴三省，方得定国妻子，将归诸定国，乃合军驻锡箔，凭江为险。三桂与将军爱星阿会木邦，倍道深入，文选降。师薄阿瓦，缅人执王归于我师。

定国自景线走猛腊，遣将入车里、暹罗诸国乞师，皆不应；伺边上求王消息。

康熙元年，闻王凶问，号恸祈死。六月壬子，其生日也，病作，诫其子及靳统武曰：“任死荒徼，毋降！”乙丑，定国卒。统武寻亦卒。嗣兴乃与文秀子震率所部出降。

论曰：当鼎革之际，胜国遣臣举兵图兴复，时势既去，不可为而为，盖鲜有济者。徒以忠义郁结，深入于人心，陵谷可得更，精诚不可得沫。煌言势穷兵散，终不肯为逭死之计。成功大举不克，退求自保，存先代正朔。定国以降将受命败军后，崎岖险阻，百折而不挠，比之扩廓帖木兒、陈友定辈，何多让焉。即用明史例，次于开国?雄之列。既表先代遗忠，并以见其倔强山海间，远至三十馀年，近亦十馀年。

开创艰难，卒能定于一，非偶然也。

## 列传十二

额亦都费英东子索海孙倭黑何和礼子多积礼和硕图都类 安费扬古扈尔汉

额亦都，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以赀雄乡里。祖阿陵阿拜颜，移居英崿峪。

父都陵阿巴图鲁。岁壬戌，额亦都生。幼时，父母为仇家所杀，匿邻村以免。年十三，手刃其仇。有姑嫁嘉木瑚寨长穆通阿，往依焉。穆通阿子哈思护，长额亦都二岁，相得甚懽。居数岁，庚辰，太祖行经嘉木瑚寨，宿穆通阿家。额亦都与太祖语，心知非常人，遂请从，其姑止之，额亦都曰：“大丈夫生世间，能以碌碌终乎？此行任所之，誓不贻姑忧。”翌日，遂从太祖行。是岁太祖年二十二，额亦都年十九。

太祖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

居三年，岁癸未，太祖起兵，额亦都从，讨尼堪外兰，攻图伦城，先登；攻色克济城，掩敌无备，取之，获其牛马、甲士；又别将兵攻舒勒克布占，克其城。额亦都骁果善战，所向克捷，太祖知其能，日见信任。岁丁亥八月，令将兵取巴尔?挽强弓十石，能以少击达城。至浑河，秋水方至，不能涉，以绳约军士，鱼贯而渡，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兵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馀创，不退，卒拔其城。师还，太祖迎于郊，燕劳，其所俘获悉畀之，号为“巴图鲁”。萨克察来攻，额亦都率数卒出御，为所败；夜入其城，进攻克尼玛兰、章家二城，索尔瑚寨。师还，太祖迎劳如初。界籓有科什者，以勇闻，盗九马以遁，额亦都单骑追斩之，尽返所盗马。嘉木瑚人贝挥巴颜谋叛附哈达，太祖命额亦都讨之，诛其父子五人以徇。

岁癸巳九月，叶赫等九部合师来侵，攻我黑济格城，太祖亲御之，阵于古勒山。

令额来犯，奋击，殪九人，敌卻，我师乘之，擒叶赫贝勒布寨。九部师?亦都以百骑挑战，敌悉皆溃，遂乘胜略诺赛寨及兆佳村。有齐法罕者，战没，额亦都直入敌阵，以其尸还。讷殷路守佛多和山自固。太祖命额亦都?者，九部之一也，其长搜稳塞克什，既败归，复聚七寨之偕噶盖、安费扬古，以兵千人围其寨，克之，斩搜稳塞克什，太祖以所乘马赐之。岁己亥秋，从征哈达，灭之。

岁丁未五月，从贝勒巴雅喇等伐东海渥集部，取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佛讷赫拖克索等三路，俘二千人。九月，从征辉发，灭之。岁庚戌十一月，太祖命将兵千，抚渥集部那木都鲁、绥分、宁古塔、尼玛察四路，降其长康古礼等十九人。旋乘胜取雅揽路，俘万人。岁辛亥，太祖命偕何和礼、扈尔汉将兵二千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札库塔城三日，招之不下，遂攻克其城，斩千级，俘二千人。环近各路悉降，令其长土勒伸、额勒伸护其民五百户以还。岁癸丑，从征乌拉，灭之。

岁乙卯，定旗制，额亦都隶满洲镶黄旗。天命建元，置五大臣，以命额亦都，国语谓之“达拉哈辖”。二年，命偕安费扬古攻明马根单、花豹冲、三岔兒诸堡，皆克之。四年，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总兵杜松军自抚顺入。三月甲申朔，诸贝勒帅师出御。日过午，师至太兰冈，大贝勒代善以太祖未至，议驻军以俟。太宗时号四贝勒，谓：“界籓有我筑城夫役，宜急护之！何为次，且示弱？”额亦都大言曰：“四贝勒之言是也！”师遂进。师至界籓，筑城夫役腾跃下山赴战，太祖亦至，指挥夹击，松军遂覆，还破马林于尚间崖、刘綎于阿布达里冈，额亦都并为军锋。

。每克敌受赐，辄散给将士之有功者，不?太祖有所征讨，额亦都皆在行间，未尝挫以自私。太祖厚遇之，始妻以族妹，后以和硕公主降焉。

额亦都次子达启，少材武，太祖育于宫中，长使尚皇女。达启怙宠而骄，遇诸皇子无皆愕。额亦都抽刃而言?礼，额亦都患之。一日，集诸子宴别墅，酒行，忽起，命执达启，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此刃！”乃惧，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诣太祖谢，太祖惊惋久之，乃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

累官至左翼总兵官、一等大臣，给以百人廪食，食三世。分所部为世管牛录三，分隶镶黄、正白二旗。六年，克辽阳，赐第一区。六月，卒，年六十，太祖临哭者三。天聪元年，追封弘毅公。崇德初，配享太庙。顺治十一年，世祖命立碑旌功，亲为制文，详著其战阀，以为“忠勇忘身，有始有卒，开拓疆土，厥积懋焉”。

额亦都子十六人，其知名者，彻尔格、图尔格、伊尔登、超哈尔、遏必隆，皆自有传。四子韩代，五子阿达海，及阿达海之子阿哈尼堪，并以从征战死。七子谟海，蚤岁从军，屡立战功，仕至都统，亦战死。十五子索浑，从太宗战伐有功，授世管牛录额真，累迁至议政大臣。

额亦都初授一等总兵官，康熙间改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子。图尔格别封公爵，以其从孙阿里衮及阿里衮子丰升额父子相继有功，进一等果毅继勇公。高宗谕：“额亦都后已进一等公，其初封子爵仍绍封如故。”

费英东，瓜尔佳氏，苏完部人。父索尔果，为部长。太祖起兵之六年，岁戊子，索尔果率所部五百户来归。费英东时年二十有五，善射，引强弓十馀石。忠直敢言，太祖使佐理政事，授一等大臣，以皇长子台吉褚英女妻焉。兑沁巴颜者，费英东女兄之夫也，有逆谋，费英东擒而诛之。旋授扎尔固齐，扎尔固齐职听讼治民。

以归。岁戊戌正月，太祖?太祖命费英东伐瓦尔喀部，取噶嘉路，杀其酋阿球，降其命费英东从台吉褚英、巴雅喇，伐瓦尔喀部安褚拉库路，将兵千，克屯寨二十馀，收所属村落。岁己亥秋九月，哈达、叶赫二部构兵，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乞援于太祖，太祖命费英东及噶盖将兵二千戍哈达；既而贰于明，费英东等以其谋闻，哈达以是亡。

岁丁未春正月，瓦尔喀部蜚悠城长策穆特黑请徙所部属太祖，太祖命费英东从贝勒舒尔哈齐等将兵三千以往，收环城居民五百户，分兵三百授扈尔汉，使护之先行。乌喇贝勒布占泰发兵万人要诸途，费英东从诸贝勒督后军至，大败乌喇兵。夏五月，太祖命费英东从贝勒巴雅喇伐渥集部，略赫席黑等路，俘二千人以还。岁辛亥秋七月，渥集部乌尔古宸、木伦二路掠他路太祖所赐甲，太祖命费英东从台吉阿巴泰将千人讨之，俘千馀人以还。岁癸丑，从太祖伐乌喇，灭之。

岁乙卯，太祖将建号，设八旗，命费英东隶镶黄旗，为左翼固山额真；置五大臣辅政，以命费英东，仍领一等大臣、扎尔固齐如故。明年岁丙辰，太祖遂建国，改元天命。三年，始用兵于明，费英东从攻抚顺。明总兵张承廕以万骑来援，据险而阵，火器竞发。费英东马惊旁逸，诸军为之卻，费英东旋马大呼，麾诸军并进，遂破之。太祖叹曰：“此真万人敌也！”四年，明大举来侵，分道深入。明总兵杜松屯萨尔浒山巅，费英东所部属左翼，合诸旗奋击破之，松战死，明师以是沮败。

秋八月，太祖伐叶赫，费英东从，薄其城，城人飞石投火。太祖命且退，费英东曰：“我兵已薄城，安可退也？”又命之，费英东曰：“城垂克，必毋退！”遂拔其城。

太宗谕金台石降，费英东在侧，相与诘责，卒获金台石，叶赫以是破。

费英东事太祖，转战，每遇敌，身先士卒，战必胜，攻必克，摧锋陷阵，当者辄披靡；国事有阙失，辄强谏，毅然不稍挠：佐太祖成帝业，功最高。五年春三月，太祖定武功爵，授费英东三等总兵官。是月，费英东卒，年五十有七。方疾革，日向西，云起，有声铿鍧，雷电雨雹交至，不移时而霁。太祖将临丧，诸贝勒以日晏谏，太祖曰：“吾股肱大臣，与同休戚，今先彫丧，吾能无悲乎？”遂往，哭之恸，至夜分始还。秋九月，太祖祭贝勒穆尔哈齐墓，出郊，因至费英东墓，躬奠酒者三，泣数行下。

天聪六年，太宗命追封直义公。崇德元年，始建太庙，以费英东配享。太宗尝谕?臣曰：“费英东见人不善，必先自斥责而后劾之；见人之善，必先自?劝而后举之：被劾者无怨言，被举者亦无骄色。朕未闻诸臣以善恶直奏如斯人者也！”顺治十六年，世祖诏曰：“费英东事太祖，参赞庙谟，恢扩疆土，为开创佐命第一功臣。

延世之赏，勿称其勋，命进爵为三等公。”康熙九年，圣祖亲为文勒碑墓道，称其功冠诸臣，为一代元勋。雍正九年，世宗命加封号曰信勇。乾隆四十三年，高宗复命进爵为一等公。费英东子十，图赖自有传。

索海，费英东第六子，袭总兵官。旋坐事，夺职。太宗天聪五年，初置六部，授刑部承政。七年，与兵部承政车尔格侦明边，至锦州，有所俘馘，命管牛录事。

崇德三年，更定部院官制，改都察院左参政。十月，从太宗伐明，略大凌河，下屯堡十四，复授刑部承政。

四年，索伦部博木博果尔等降而复叛，命索海及工部承政萨木什喀帅师往讨之，克雅克萨、兀库尔二城。进攻铎陈城，博木博果尔以六千人来援，乘我师后，索海设伏以待，破敌，俘四百，乘胜入其垒，博木博果尔遁去。索海率诸将攻挂喇尔屯，攻克之，屯兵五百，斩级二百，俘百三十还。逐敌额苏里屯西、额尔图屯东，俘六千九百五十六人，牛羊驼马称是。师还，命贝勒杜度、阿巴泰迎劳，太宗幸实胜寺，赐宴。?功，授二等甲喇章京。兵部劾索海行军不立寨，俘有逋者，当夺赏，命贳之。

六年春，从睿亲王多尔衮等出师围锦州，坐私遣官兵归，离城远屯，徵还，与谭泰、阿山、叶克书等皆罚鍰。夏，复从多尔衮等出师围锦州，城兵出行汲小凌河，索海以兵四百邀击，斩九十馀级，遂从攻松山，击破明军。时有敏惠恭和元妃之丧，索海召降将祖大乐俳逸乐，姑自娱于家，自今毋?优至其帐歌舞，刑部论索海当死，削职。上使谕之曰：“尔既至笃恭殿及大清门前。”索海遂坐废，终太宗世不复用。

世祖顺治二年，以副都统从征四川，卒于军。子多颇罗，以从入关击流贼有劳，授牛录章京，进一等甲喇章京。十四年，从信郡王多尼征云南，战死磨盘山。

倭黑，费英东诸孙。父察哈尼。方索海嗣父爵而黜也，太宗以纳海、图赖分袭，既又以事夺爵，复以察哈尼袭。寻改三等昂邦章京。卒，子倭黑，袭。世祖初元，从入关。四年，复更定爵秩，改三等精奇尼哈番，遇恩诏累进一等。十六年，进三等公，并授内大臣。康熙八年，圣祖谴鼇拜，吏部议倭黑与同族，当黜，命罢内大臣，隶骁骑营。

吴三桂反，倭黑从征。十三年，命以署副都统率兗州驻防兵，佐定南将军希尔根进讨，败耿精忠将左宗邦于分宜，败吴三桂将硃君聘、黄乃忠于袁州，遂收安福。

击贼鸾石岭、白水口，屡捷。十五年，加太子太保。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复萍乡，至长沙，击败吴三桂兵。十六年，岳乐分兵授倭黑，令驻茶陵。十七年，移屯攸县。

十八年，从大将军贝子彰泰下云南，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云南平，二十一年，擢都统。议政大臣议诸将帅功罪，以倭黑击贼长沙尝引退，当谴，命罢太子太保。三十年，卒。子傅尔丹，自有传。

何和礼，栋鄂氏，其先自瓦尔喀迁于栋鄂，别为一部，因以地为姓。何和礼祖曰克彻巴颜，父曰额勒吉，兄曰屯珠鲁巴颜，世为其部长。何和礼年二十六，代兄长其部。栋鄂部素强，克彻巴颜与章甲城长阿哈纳相仇怨。阿哈纳，兴祖诸孙，为“宁古塔”六贝勒之一。栋鄂屡侵宁古塔，宁古塔借兵哈达伐栋鄂，互攻掠。

太祖初起兵，闻何和礼所部兵马精壮，乃加礼招致之。岁戊子，太祖纳哈达女为妃，行。比还，遂以所部来附，太祖以长女妻焉。何和礼故有妻，挟所部留故?何和礼率三十骑地者，求与何和礼战，太祖面谕之，乃罢兵降。旗制初定，何和礼所部隶红旗，为本旗总管。岁戊申，从太祖征乌喇，率本旗兵破敌有功。岁辛亥，太祖命与额亦都、扈尔汉将兵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克扎库塔城。岁癸丑，从太祖再征乌喇。太祖招谕布占泰，犹冀其悛悔，何和礼与诸贝勒力请进攻，遂灭乌喇。天命建元，旗制更定，何和礼所部隶正红旗。置五大臣，何和礼与焉。四年，从破明经略杨镐。六年，下沈阳、辽阳，何和礼皆在行间，?功，授三等总兵官。九年八月，卒，年六十有四。时费英东、额亦都、安费扬古、扈尔汉皆前卒，太祖哭之恸，曰：“朕所与并肩友好诸大臣，何不遗一人以送朕老耶？”太宗朝，进爵为三等公。顺治十二年，追谥温顺，勒石纪功。雍正九年，加封号曰勇勤。子六。

多积礼，何和礼次子。初授牛录额真。事四贝勒，从伐乌拉。天聪间，擢甲喇额真。从伐锦州，围大凌河，授游击世职。崇德元年，帅师伐东海瓦尔喀部，俘壮丁三百馀，擢本旗梅勒额真。四年，与镇国公扎喀纳率兵屯籓、屏二城间，卒窃马遁去，追之勿及。论罪，夺世职，籍没，上命留弓矢、甲胄及三马，仍领梅勒额真事。六年，从击洪承畴，率骑兵循。七年，以老罢。顺治五年，卒。?海追捕，斩获甚

和硕图，何和礼四子。初袭三等总兵官。太祖以大贝勒代善女妻焉，号和硕额驸。太宗即位，授正红旗固山额真。天聪元年，从击朝鲜，又从伐明，攻锦州、宁远有功。二年，从贝勒阿巴泰帅师破锦州、杏山、松山诸路。九月，复伐察哈尔，克其四路军。以功加五牛录，进爵三等公。三年，从贝勒岳讬帅师攻大安口，败明戍兵于马兰峪，再败明援兵于石门寨。复从太宗攻遵化，率本旗兵攻其城西北，克之。师薄燕京，结营土城关，明兵来攻，击卻之。复败明师于卢沟桥，与副都统阿山等阵斩明武经略满桂、总兵孙祖寿，获黑云龙、麻登云。师旋，克永平，帅骑兵守灤州。五年，从围大凌河城，以本旗兵当其西北。明兵突围出，与都统叶臣等夹击破之，追奔及城壕而还。七年，上询伐明及朝鲜、察哈尔三国何先，和硕图疏言：“宜先葺治诸城堡，乃觇明边，乘瑕而入。若天佑我，各城纳款，势不能速归，南界六城，立界屯耕，修筑可差后。虑我兵既出，敌伺其隙，鞭长不及，难为援也。

沈阳、牛庄、耀州三城宜先缮完，庶边界内外皆可长驱。”七月，和硕图卒，上亲临哭之。顺治十二年，追谥端恪。

都类，何和礼第五子，公主出也。初为牛录额真，洊擢本旗固山额真。以公主子，增领两牛录。崇德元年，从太宗伐朝鲜，薄汉城，先登，城溃，率阿礼哈超哈兵入城搜剿。以失察所部违法乱行，罚鍰，夺所分俘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次密云墙子岭。明将以三千人来拒，都类与谭泰督部将夹击，大败之，获马百、驼二十。军分四道进，所当辄摧破，略地至济南而还。四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坐所部退缩，又受蒙古馈遗，罚鍰。未几，所部讦告都类在山东时，纵?养盗马，私发明德王埋藏珍物，坐论死，上贷之，夺职，籍没。八年，复起为固山额真，镇锦州。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征张献忠，分兵定庆阳，会师西充，击杀献忠，与贝勒尼堪等戡定川北州县。师还，论功，并遇恩诏，累进二等伯。十三年，卒。

安费扬古，觉尔察氏，世居瑚济寨。父完布禄，事太祖，有章甲、尼麻喇人诱之叛，不从，又劫其孙以要之，终无贰志。安费扬古少事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蓝旗。

岁癸未，太祖兵初起，仇尼堪外兰，克图伦城，攻甲版。萨尔浒城长诺米讷、柰喀达阴助尼堪外兰，漏师期，尼堪外兰得遁去。太祖憾诺米讷、柰喀达，执而杀之，使安费扬古率兵取其城。康嘉者，太祖再从兄弟也，惎太祖英武，与?从谋以哈达兵至，俾兆佳城长李岱为导，劫瑚济寨。既，引去，安费扬古方猎，闻有兵，与巴逊以十二人追及，击破之。岁甲申正月，从太祖攻兆佳城，获李岱。其党李古里扎泰走附汪泰，安费扬古以太祖命往谕，并汪泰降之。六月，从太祖攻马兒墩寨，寨负险，守者甚备，矢石杂下，攻三日不克。安费扬古夜率兵自间道攀崖而上，拔其寨。岁丁亥六月，太祖伐哲陈部，八月，克洞城，岁戊子九月，克王甲城，安费扬古皆从战有功。寻攻克章甲、尼麻喇、赫彻穆诸城，又取香潭寨；其长李墩拜湖遁走，追及于硕郭之阳，俘以献。岁癸巳六月，太祖略哈达富尔佳齐寨。师还，太祖躬勒兵以殿，哈达贝勒孟格布禄率骑追至，一骑出太祖前，太祖方引弓射，复有三骑突至，太祖马几坠，三骑挥刀来犯，安费扬古截击，尽斩之；太祖亦射孟格布禄中马踣，敌骑败走。太祖嘉其勇，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九月，太祖既破九部师，闰十一月，命与额亦都、噶盖等攻讷殷路佛多和山寨，斩其长搜稳塞克什。岁己亥九月，从太祖灭哈达。

岁辛亥七月，命与台吉阿巴泰等伐渥集部乌尔古宸、木伦二路，取其地，俘其人以归。岁癸丑正月，从太祖灭乌喇，师薄城，安费扬古执纛先登。寻置五大臣，安费扬古与焉。天命元年七月，命与扈尔汉帅师伐东海萨哈连部，至兀尔简河，刳木为舟，水陆并进，取河南北三十六寨。八月丁巳，师至黑龙江之阳，江水常以九月始冰，是日当驻师处独冰，宽将竞从之，师毕渡，冰旋解?六十步，若浮梁。安费扬古曰：“此天佑我国也！”策骑先涉，遂取江北十一寨，降使犬、诺洛、石拉忻三路。三年四月，太祖取抚顺，明总兵张承廕等赴援，分为三营，安费扬古击其左营，大破之，遂乘胜取三岔兒诸堡。四年，破明经略杨镐，灭叶赫。六年，取沈阳、辽阳。安费扬古皆在行间。

七年七月，卒，年六十四。顺治十六年，追谥敏壮，立碑纪其功。太宗尝谕?臣曰：“昔达海、库尔?劝朕用汉衣冠，朕谓非用武所宜。我等宽袍大袖，有如安费扬古、劳萨其人者，挺身突入，能御之乎？”当日猛士如云，而二人尤杰出云。

子达尔岱、阿尔岱、硕尔辉。达尔岱以甲喇额真事太宗。伐明，攻大凌河，守臧家堡，取锦州、宁远，征朝鲜，皆有功。顺治二年，授拖沙喇哈番。七年，追?安费扬古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念安费扬古开国勋，别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令其孙明岱分袭。阿尔岱子都尔德及硕尔辉孙逊塔，皆有功，受爵世祖朝，别有传。

扈尔汉，佟佳氏，世居雅尔古寨。父扈喇虎，与族人相仇，率所部来归，是岁戊子，。旗制定，隶满洲正白?太祖起兵之六年也，扈尔汉年十三，太祖养以为子。

稍长，使为侍旗。扈尔汉感太祖抚育恩，誓效死，战辄为前锋。

瓦尔喀部蜚悠城初属乌喇，贝勒布占泰待之虐，丁未正月，城长策穆特黑请徙附太祖，太祖命贝勒舒尔哈齐等将三千人迎之，扈尔汉从。既至蜚悠城，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使扈尔汉与扬古利率兵三百，护以前行。布占泰发兵万人邀诸路，扈尔汉结寨山巅，使蜚悠城之。自率二百人与乌喇兵万人各据山为阵，相持，使驰告后?来附者五百户入保，分兵百人来战，扬古利迎击，乌喇兵稍退，会后军至，奋击，大破之。夏五月，?军。翌日，乌喇悉太祖命贝勒巴雅喇将千人伐渥集部，扈尔汉从，取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佛讷赫?克索三路，俘二千人。己酉冬十二月，复命扈尔汉将千人伐渥集部，取滹野路，收二千户以还，太祖嘉其功，赉甲胄及马，赐号“达尔汉”。辛亥冬十二月，复命扈尔汉及何和礼、额亦都将二千人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克扎库塔城，斩千馀级，俘二千人；抚环近诸路，收五百户以还。癸丑，太祖讨乌喇，扈尔汉及诸将皆从战，夺门入，遂灭乌喇。太祖置五大臣，扈尔汉与焉。

先是太祖与明盟，画界，戒民毋窃逾，违者杀毋赦。至天命初将十年，明民越境采参凿矿，取树木果蔬，殆岁有之。太祖使扈尔汉行边，遇明民逾塞，取而杀之，凡五十馀辈。太祖遣纲古里、方吉纳如广宁，广宁巡抚李维翰系诸狱，而使来责言，且求杀逾塞民者，太祖拒不许。既乃取叶赫俘十人戮抚顺关下，明亦释使者。是年秋七月，太祖命扈尔汉及安费扬古将二千人伐萨哈连部，道收兀尔简河南北三十六寨；遂进攻萨哈连部，取十一寨，降其三路。语详安费扬古传。

四年春二月，明经略杨镐大举四道来侵，三月，太祖督军御之，扈尔汉从贝勒阿敏先行，与明游击乔一琦遇，击败之。时朝鲜出军助明，其帅姜弘立屯孤拉库岭，一琦收残卒匿朝鲜营。扈尔汉从诸贝勒击明军，战于萨尔浒，破明将杜松等；战于尚间崖，破明将马林等：扈尔汉皆在行间。明将刘綎自宽奠入董鄂路，牛录额真托保等战不利。扈尔汉帅师与托保合军，凭隘为伏，诸贝勒军出瓦尔喀什林。刘綎将率兵登阿布达里冈为阵，扈尔汉引军扼其冲，诸贝勒继至，东西夹击，破之，綎战死，明兵遂熸。五年，太祖取沈阳，扈尔汉从击明总兵贺世贤等，败之。历加世职至三等总兵官。八年冬十月，卒，年甫四十?八，太祖亲临其丧。

扈尔汉诸子：浑塔袭三等总兵官，其后不著；准塔别有传；阿拉密袭准塔世职，附见准塔传。

论曰：国初置五大臣以理政听讼，有征伐则帅师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额亦都归太祖最早，巍然元从，战阀亦最多。费英东尤以忠谠著，历朝褒许，称佐命第一。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后先奔走，共成筚路蓝缕之烈，积三十年，辅成大业，功施烂然。太祖建号后，诸子皆长且才，故五大臣没而四大贝勒执政。他塔喇希福祖罗屯，传言列五大臣，或初阙员时尝简补欤？草昧传闻，盖不可深考矣。

## 列传十三

扬古利劳萨子程尼图鲁什子巴什泰觉罗拜山子顾纳岱顾纳岱子莫洛浑西喇布子马喇希阿兰珠阿兰珠弟布尔堪纳尔察纳尔察子瑚沙达音布朗格朗格子和讬从弟雍舜玛尔当图玛尔当图子乌库理喀喇喀喇孙舒里浑洛多欢崆古图巴笃理穆克谭穆克谭子爱音塔穆 达珠瑚达珠瑚子翁阿岱

扬古利，舒穆禄氏，世居浑春。父郎柱，为库尔喀部长，率先附太祖，时通往来，太祖遇之厚，命扬古利入侍。郎柱为部人所戕，其妻襁负幼子纳穆泰于背，属鞬佩刀，左右射，夺门出，以其族来归。部人寻亦附太祖。扬古利手刃杀父者，割耳鼻生啖之，时年甫十四，太祖深异焉。日见信任，妻以女，号为“额驸”。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

太祖令扬古利守汛鸭绿江，警备严密，无敢犯者。伐辉发多璧城，阻水不得进，扬古从之，遂薄城，多所俘馘。岁癸巳，略硃舍里路、讷殷路，戊戌，略安褚拉?利乱流而济，库路，皆有功。岁己亥，从克哈达，扬古利先登，擒贝勒孟格布禄。岁丁未正月，徙蜚悠城曰：“吾侪平居相谓死?，扬古利与扈尔汉率兵三百护行，乌喇以万人要诸路。扬古利励?于疾宁死于敌，此非临敌时乎？”持矛突阵，杀乌喇兵七，敌稍卻。夹河相持，诸贝勒军总至，大破之。五月，从贝勒巴雅喇等伐渥集部，取赫席黑路，为前锋。马兒古里村人惊兵至，走负山，因攻据其山巅，驰下击之，尽歼丁壮，俘子女以归。九月，伐辉发，越栅二重，先入，夺其城。岁庚戌七月，从台吉阿巴泰等伐渥集部，略木伦路，克吴兒瑚麻村，望林中。岁壬子九月，从讨乌喇，攻金州城，城中迎射拒，??起，即驰赴之，往复者三，俘获甚进战。攻青河，乌喇贝勒布占泰兵?扬古利冒矢攻克之。岁癸丑正月，再讨乌喇，扬古利先迫城，聚一隅疾攻，遂拔之。?甚锐，太祖传矢命诸将退，扬古利持不可，麾

天命四年三月，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总兵杜松等攻界凡，大贝勒代善等帅师御之。我军屯吉林崖，明军屯萨尔浒山，两军相薄，扬古利与贝勒阿巴泰等争先赴敌，破其军，松等皆战死。是夕，明总兵马林以兵至，营于尚间崖。翌旦，移兵往攻，太祖命被创者勿往，扬古利裹创系腕，率十牛录兵，凭高驰击，林兵大溃。七月，攻铁岭，遇蒙古贝勒介赛兵，击破难之；扬古利拔刀挥本旗兵先登?之，遂获介赛。六年三月，从太祖攻沈阳，壕深堑坚，夺敌所植竹签以阻军者，遂克之。进攻辽阳，复先登陷阵，破其步卒，夺河桥，与明兵战于沙岭，大败之。辽阳既拔，太祖嘉其战多屡受创，命位亚八贝勒，统左翼兵，授一等总兵官，诫勿更临阵。

十年，扬古利守耀州，明将毛文龙遣兵三百来攻，略城南荞麦冲，扬古利率兵追击，尽歼之。旋进三等公。天聪三年九月，同阿山等捕逃人，至雅尔古，遇文龙所部越塞采葠者，击杀九十六人，获千总三及其从者十六人以还。十月，从伐明，薄明都，击败满桂兵于城北，砲兵陷敌伏中，扬古利率亲军十馀人夺围入，悉出之。

军还，从贝勒阿巴泰等略通州，焚舟千馀。攻蓟州，明军来援，太宗督右翼三旗攻其西，贝勒代善等督左翼四旗攻其东，右翼两红旗兵少卻，扬古利率正黄旗兵直前突阵，敌败走。太宗命两红旗将佐纳鍰自赎，以赐扬古利，扬古利分畀将士，不自私。六年，太宗伐察哈尔，命贝勒阿巴泰等及扬古利居守，明兵来侵，诸贝勒御之。

锦州战，明兵锐甚，六旗俱卻，扬古利大怒，独率本旗兵奋击破之。旋复从太宗入明边，攻大同、宣府，与贝勒阿巴泰等拔灵丘，隳王家庄，取之。

七年六月，太宗谘诸将兵事，扬古利言：“用兵不可旷隔，若逾年不用，敌以其时乘间修备，虑误我再举。我暇，一年再征；不暇，亦一年一征：乃为善策。我今当深入敌境克城堡，贝勒诸将已痘者驻守，未痘者从上还都。不克，则纵兵焚其村聚；民降者编伍，拒者俘以还。各旗献俘，视牛录为多寡，兵士所获听自取。若此，则人人贪得，不待驱迫，争出私财买马，兵气益扬矣。戍边，贝勒许番代，他将卒不许番代。不耐劳苦，岂有能拓地成功业者乎？或谓用兵数，且妨农。妇子相随，且行且穫，何妨农之有？朝鲜、察哈尔宜且置之，山海关外宁远、锦州亦当缓图，但深入腹地。腹地既得，朝鲜、察哈尔自来附矣。”时诸大臣所见亦略同，太宗遂定策伐明。八年五月，复录扬古利前后战功，进超品公，位亚贝勒，帽顶嵌珠。

崇德元年五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饶馀贝勒阿巴泰及扬古利帅师伐明，入边，克畿内诸州县凡十二城，五十八战皆捷，获总兵巢丕昌等，俘十馀万。出边，击败三屯营、山海关援兵。九月，师还，太宗出都十里迎劳。献捷，设宴，亲酌卮酒赐三帅。十一月，论伐明诸将违律，阿济格出边不亲为殿，扬古利坐不诤，罚土黑勒威勒。

十二月，太宗亲伐朝鲜，扬古利从。二年正月，师济汉江，屯江岸，朝鲜全罗、忠清二道兵来援，营汉城南。是月丁未，太宗命豫亲王多铎及扬古利击之，值雪，阴晦，敌阵于山下，纵兵进击，自麓至其巅，多铎鸣角，招扬古利登山督战。扬古利将驰赴，朝鲜败卒伏崖侧，窃发鸟枪，中扬古利，创重，遂卒，时年六十六。明日，多铎率兵逼敌营，朝鲜兵已夜遁，得扬古利尸以归。太宗亲临哭奠，赐御用冠服以殡。丧还，太宗迎于郊，命陪葬福陵。葬日，太宗复亲奠。

扬古利初事太祖，凡在行间，率先破敌，冲锋挫锐，所向披靡。太宗诫不令临阵，而遇敌忘躯，奋发不自已。行军四十馀年，大小百馀战，功业绝特，而持身尤敬慎。太宗尝命。其葬，以本牛录八户守?。是年十?本牛录护军为之守门，赐豹尾枪二，以亲军二十人为一月，追封武勋王，立碑墓道。顺治中，世祖命配享太庙。

康熙三十七年，圣祖巡盛京谒陵，亲奠其墓。三十九年，复建碑为文表绩。雍正九年，定世爵为一等英诚公。

扬古利子二：长，阿哈旦，以军功授拖沙喇哈番；次，塔瞻，袭超品公，擢内大臣。崇德六年八月，太宗亲将御明洪承畴，战于锦州，敌遁，命塔瞻设伏追击，斩获甚营松山，明总兵曹变蛟夜率兵突近御营，塔瞻不能御，降一等公。顺治四年，卒，以其子爱星阿袭，爱星阿自有传。

劳萨，瓜尔佳氏，世居安褚拉库。太祖伐瓦尔喀部，取安褚拉库，劳萨来归。

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天命六年，从伐明，克辽东，授游击。天聪二年，从伐蒙古多特罗部，进二等参将。三年，从伐明，薄明都，与图鲁什等败敌德胜门外，斩五十馀级，获马数十，进一等参将。八旗选精锐为前锋，号“噶布什贤”。劳萨骁勇善战，使为将，号“噶喇依章京”。每出师，前行侦敌，所向有功。五年八月，从伐明，围大凌河城。上闻明援兵自锦州至，遣劳萨与图鲁什以兵二百侦敌，上与贝勒多铎以兵二百继其后。明兵至，逐劳萨等至小凌河，突近上前，上渡河躬陷阵，后军亦至，共击败之。时我将觉善被围，又有裨将与敌战，敌挥刃将及，劳萨直前奋击，悉拯之出，还，白上，上亲酌金?以劳。明监军道张春等合马步兵四万，渡小凌河，严屯拒战，劳萨受上指，领纛而前，力战破敌垒。十月，复与图鲁什往锦州松山侦敌，遇明兵，奔宁远，斩其执纛者十馀人。

十一月，闻察哈尔兵至，劳萨率兵百侦敌。会察哈尔兵引去，追击之，逾兴安岭，勿及，甲仗、驼马委于道者，悉收以还。六年四月，从伐察哈尔，师次博罗额尔吉，劳萨率兵前行，收蒙古流散者二百馀人。五月，与阿山率兵百至喀喇莽柰侦敌，遇察哈尔逻卒，逐而斩之。我国谍者刘哈为敌困，敌兵殆百人，劳萨以七骑大呼破围入，挟之出，敌披靡败走。寻侦察哈尔汗弃地，遁已远，还白上，上乃自布龙图班师，至枯?，劳萨还与大军会。

七年，上命劳萨与图鲁什等将三百人略宁远，分其兵两翼突入沙河所，斩三百人，获裨将一、牲畜二百七十。八年二月，复略锦州松山边境，往锦州投书明总兵祖大寿。五月，与图尔格率兵出边，渡辽河，沿张古台河屯戍，卫蒙古，扼明兵。

劳萨屡以寡胜众，功多，进三等副将，赐号硕翁科洛巴图鲁。十二月，察哈尔部众来归，命劳萨将百人迎护。九年四月，从贝勒多尔衮收降察哈尔部众，师还，略明边，劳萨夜率兵进败宁武关兵，遂毁关入，进略代州；复进略忻州，度黑峰口，遇明逻卒四十人，悉击斩之，获其马。

崇德元年，偕吴松等赍书谕明松棚路潘家口诸戍将，因侦敌边隘，多所俘馘。

上伐朝鲜，命劳萨与户部承政马福塔以兵三百先为贾人装，昼夜行，将至朝鲜，其戍将出御，力战，尽殪其众。朝鲜国王李倧使劳师郊外，以其间走南汉山城。师还，吏议劳萨备不严，使倧得走，当夺世职论罚，上命毋夺职。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二月，从伐喀尔喀，上使劳萨赍书谕明宣府将吏归岁币、开巿。劳萨获喀尔喀四十馀人，收其财物、牲畜，纵使去。师还，吏议劳萨罪当死，上特命宥之。八月，从贝勒岳讬、杜度伐明，自密云墙子岭口入。岳讬奏言：“噶布什贤将领劳萨等逐溃兵，得明逻卒，诇知墙子岭坚不易拔，岭东西高处可越。”分军四路深入，明兵合马步八千人拒战，阿兰泰所将蒙古兵稍卻，劳萨与图赖等奋战陷阵，明兵败去，其夜复至，劳萨击卻之，遂入其垒；又率所部逐敌，斩百七十馀级，俘九十，获马百三十有奇，进二等梅勒章京。

五年五月，与吴拜侦敌广宁边境，自中后所入，循海而南，斩二百级。上自将攻锦州，劳萨伏兵高桥，纵敌弗击，论罪，降世职，夺赐号。六年四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围锦州，设伏，击明兵松山，获马百九十。劳萨逐明兵，见敌援至，使骑驰问济尔哈朗曰：“敌援至，若之何？”济尔哈朗以为怯，闻于上，上曰：“劳萨素勇敢，且身被重创，不当议小过。”五月，明总督洪承畴以兵六万援锦州，屯松山北，我师未集，劳萨力战，败其前锋。会上命睿郡王多尔衮等济师，复与战，大败之。劳萨行塔山东侦敌，获敌骑，克锦州外城。九月，命复劳萨世职、赐号。

旋代洪尼喀为梅勒章京。是月，上自将督多尔衮等与承畴决战，劳萨从多尔衮陷阵，力战，死之。既克敌，上遣内大臣携酒临奠，恤赠三等昂邦章京，以其子程尼袭。

程尼既袭职，三遇恩诏，进一等伯，任议政大臣。顺治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十一月，及明将李定国战于衡州，我师败绩，没于阵，恤赠拖沙喇哈番。

十二年，追谥国初以来有功诸将，劳萨谥忠毅，程尼谥诚介，并立石纪绩。

劳萨弟罗壁，初以军功授阿达哈哈番，至是并袭程尼世职，进为二等公。卒，其子降袭一等伯。再传，无嗣，乾隆间，续封二等子。

图鲁什，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叶赫。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黄旗。天命九年，为。擢甲喇额真，授?牛录额真。蒙古有亡者，逐得之。十年，命率兵至旅顺口捕盗，俘获甚游击世职。

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图鲁什先驱侦敌，至大安口，城下兵出战，图鲁什单骑奋击，师继至，克之。自遵化向明都，明兵自蓟州踵师后，图鲁什设伏击卻之。

十二月，上军明都西南，令图鲁什与梅勒章京阿山循城觇敌多寡。获谍，言明总兵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合兵四万，屯永定门南二里许。还白上，且曰：“敌盛，宜及其不虞，乘夜击之。”夜三鼓，秣马蓐食，八旗及蒙古左、右翼兵俱进。图鲁什率所部先驰入敌垒，敌阵乱，师从之，明师遂败，斩桂、祖寿，获云龙、登云。与劳萨、席尔纳等往来游击，屡有斩馘。四年正月，从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逐斩叛将刘兴祚，进二等参将。既，复从贝勒阿敏守永平，谍告明兵且至，图鲁什以四十人侦之，巴笃理、屯布禄等以百人策应，共击败明别将张弘谟兵。语详巴笃理传。已而，明兵大至，阿敏弃永平引师还。命往视边墙，率兵五十为三队，麾使后，独与四骑先至塞下，蒙古数十人猝起，相薄两垣间，环而射之，图鲁什突围出，顾所将骑卒皆陷围中，一骑中矢且仆，复大呼驰入，援三骑挟伤者俱归。

五年八月，从伐明，攻大凌河，明援兵二千自松山至，图鲁什与阿山、劳萨等以兵二百迎击，败之，斩百馀级，获三纛。还，上酌金?劳之。九月，攻锦州，明援兵自锦州至，与劳萨从上破敌。语详劳萨传。复遵上指，令军中张旗帜，举?，伪若明兵来援，致城兵出战，伏起，敌败走。明监军道张春等集诸路军来援，渡大凌河，屯长山。图鲁什先以偏师邀击，小胜。戊戌之夕，上亲督骑兵袭敌垒，图鲁什先进，两军力战，卒破明师，获张春。十月，侦锦州松山，斩明兵执纛者。十一月，逐察哈尔兵，逾兴安岭。

六年，从伐察哈尔，次博罗额尔吉，招流亡，皆与劳萨偕。上令哈尔占具粮糗储乌兰哈达，而以甲喇额真颜布禄、牛录额真董山司转运，愆期，粮糗不时至，吏议当死。上命覆皆言法不当宥，图鲁什言：“曩者上申谕‘临阵而退当斩’，然亦尝恩宥；今罪颜布?谳，禄、董山而贷其死，实惟上恩。”上从之。

八年二月，略锦州。五月，擢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进三等副将。六月，复从伐察哈尔。七月，至归化城，遇察哈尔诸宰桑以千二百户来降，率以谒上。是月，毁明边墙入大同城，击败明总兵曹文诏?，与瑚什布等击败明总兵祖大弼军，略地至宣化，攻怀远，设伏左城西，使图鲁什如宣府侦敌。闰八月乙酉，遇大弼侦卒十五人，图鲁什单骑驰?军。上驻左击，矢中其腹，犹力战不已，斩二人，俘十三人。图鲁什创甚，上亲迎视之。丁亥，卒于军，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进三等总兵官。顺治间，追谥忠宣。

?子巴什泰，袭爵。事世祖。三遇恩诏，进一等伯。顺治九年三月，在上前为蒙古侍琐尼所戕，进三等侯。子珠拉岱，袭。康熙间，定封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子。

觉罗拜山，景祖弟包朗阿曾孙也。景祖兄弟凡六，分城而居，包朗阿次第五，居尼麻喇城。太祖既起兵，族人惎太祖英武，谋欲害太祖，包朗阿子孙独不与，率先事太祖。太祖起兵之三年，攻哲陈部托漠河等五城，合兵战于界凡，包朗阿诸孙札亲、桑古里皆从。

拜山事太祖差后。旗制定，隶满洲镶黄旗。天命六年，从太祖伐明，攻沈阳。

明将有?自城南来，拜山迎战，斩副将一，遂降其?号秃尾狼者，骁悍善战，拜山殪诸阵。明兵悉。既克辽东，授游击。天聪元年，从太宗伐明，攻锦州未下，移师攻宁远。锦州兵潜出蹑师后，拜山与牛录额真巴希竞起还击，战死。太宗亲临其丧，酹酒哭之，赐人户、牲畜，赠三等副将。子顾纳岱，袭。

顾纳岱既袭职，天聪八年，改三等梅勒章京。崇德三年，从伐明，战于山海关，败明兵。逐敌至丰润，师或出采薪，明兵起乘之，顾纳岱驰赴奋击，援以归。徇山东，击败明内监冯永盛、总兵侯应禄，克博平，进一等梅勒章京。

顺治元年，顾纳岱以摆牙喇纛章京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击李自成。十月，从豫亲王多铎逐自成至陕州，贼依山为阵，顾纳岱与图赖率摆牙喇兵驰击，斩获大半。

二年二月，自成将刘元亮以千馀人夜觇我师，顾纳岱出击败之。镶黄、正蓝、正白三旗兵继进，贼大奔，遂克潼关，逼西安，加半个前程。三月，从豫亲王徇河南，渡淮。四月，至扬州，与伊尔都齐等率摆牙喇兵军于城南，获舟二百馀。翌日，合师薄城下，七日而拔。进克明南都，溯江至芜湖，击明将黄得功，败其舟师。移师从贝勒博洛徇苏州，克昆山，攻江阴，发?破城，顾纳岱先登。复移师趋浙江，略平湖，水陆并胜，收其战舰。攻嘉兴，明兵出御，背城为阵，顾纳岱与固山额真恩格图、汉岱等合击之，三战三胜。七月，师还，进三等昂邦章京。

四年，从豫亲王征苏尼特部，讨腾机思，腾机思走喀尔喀，分遣蒙古兵追击，败之于欧特克山；复自土喇河西行，败喀尔喀兵于查济布喇克。寻以恩诏进二等精奇尼哈番。五年，从征南将军谭泰下江西，讨金声桓，至九江，击破声桓兵；进攻南昌，中砲，没于阵。赠一等精奇尼哈番，以其子莫洛浑袭。

莫洛浑授参领。顺治十七年，从安南将军达素徇福建，讨郑成功，攻?门，死之。

圣祖以拜山、顾纳岱、莫洛浑三世死王事，赠莫洛浑三等伯，谥刚勇。

太祖始起，诸族人未附，有龙敦者，为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子，于太祖为从叔，挠太祖尤力。太祖讨尼堪外兰、讨李岱，漏师期，又构太祖异母弟萨木占杀噶哈善哈思虎，皆龙敦所为也。然其从子旺善事太祖。太祖再攻兆佳城，取宁古亲，旺善为敌踣，敌俯扑，出刃将刺；太祖未及甲，直入发矢，中敌额，殪，援旺善起。其后屡从征伐。天命十年，偕达珠瑚、。上出郊迎之，行抱见礼，慰谕甚至。?车尔格，以千五百人伐瓦尔喀部，俘获甚

太祖既盛强，龙敦子铎弼、托博辉皆从。天命七年，太祖伐明，使铎弼与贝和齐、苏把海留守辽阳。太宗初即位，设八大臣，以托博辉领正蓝旗。

又有土穆布禄，为景祖幼弟宝实诸孙。十年，命与阿尔代、毛海、光石等屯耀州。太宗设十六大臣，使与萨璧翰为托博辉佐。

又有郎球、巴哈纳，皆索长阿之裔，俱致通显，自有传。

太祖，授扎尔固齐?西喇布，世居完颜，以地为氏。太祖初起兵，率所部来归，常翼。岁癸巳，略富尔佳齐，哈达人西忒库抽矢射贝勒巴雅拉，西喇布以身当之，中二矢，遂卒，恤赠游击。子二：噶禄、马喇希。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噶禄袭职，从攻沙岭有功，进二等参将。卒，无子。

马喇希，天聪九年，授佐领。寻袭其兄噶禄世职。崇德二年，从都统叶克舒等伐卦勒察。三年七月，授刑部理事官。八月，迁蒙古梅勒额真。四年，再迁固山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坐徇王贝勒等私遣兵归，离城远驻，罚如律。复从贝勒阿巴泰等入黄崖口，所至克捷。顺治元年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追击至庆都。十二月，与都统阿山征陕西，自蒲州渡河击贼。论功，进一等甲喇章京兼半个前程。寻命移师从豫亲王多铎下江南。二年五月，自归德渡河至泗北淮河桥，明守将焚桥走，师夜济，与都统宗室拜音图以红衣砲攻克武冈寨，引兵而东。

至常州，明将黄蜚以步兵数万御战，击破之，遂下宜兴，道破明水军。至昆山，都统恩格图等方攻城，马喇希率所部兵趋颓堞，先登，遂克之，复拔常熟。师还，进三等梅勒章京。

四年八月，从肃亲王豪格徇陕西，至汉中。叛将贺珍走西乡，马喇希与都统鰲拜分兵，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五年，睿亲王多尔衮出猎，马喇希坐?驰击，及于楚、湖，斩馘甚与都统噶达浑等私猎，贬秩。八年，世祖亲政，诏复职。再遇恩诏，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九年九月，命与定南将军、护军统领阿尔津帅师定广东。十月，命移军镇汉中。十二月，复命移军定湖广辰州、常德诸路。十一年，卒。

十二年，世祖命追录国初以来有功诸将，皆视一品大臣，予谥，立碑墓道，于是西喇布谥顺壮，马喇希谥忠僖。

太祖诸将，当帝业未成，?死行间，与西喇布同时易名纪绩者，又有扎尔固齐阿兰珠、梅勒额真纳尔察。

阿兰珠，栋鄂氏，世居瓦尔喀什。父阿格巴颜，与其兄对齐巴颜并为屯长。太祖攻杭佳城，守城者为阿格巴颜妻父，令助守，阿格巴颜不可，曰：“以德诛乱，宜也。吾安能助乱而拒有德乎？”寻与对齐巴颜各率所属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对齐巴颜子噶尔瑚济、阿兰珠皆授牛录额真，分辖所属。阿兰珠旋擢扎尔固齐。从伐乌喇，直前冲击，人马皆被创，下马步战，遂没于阵。恤赠三等甲喇章京，以其弟布尔堪袭。顺治间，追谥顺毅。

布尔堪袭职，授甲喇额真。天聪四年，与武赖、哈宁阿等率精兵百略明边，获明谍三，遂渡大凌河，斩四十馀级，俘百六十。八年，重定各牛录所属人户，以新附瑚尔哈百人增隶布尔堪。寻戍牛庄，获蒙古逃人，进二等甲喇章京。崇德元年，卒。

纳尔察，钮祜禄氏，世居安图，隶苏克苏浒河部。国初来归，授备御，隶满洲镶黄旗。岁戊申，从太祖讨乌喇，攻伊罕阿林城，先登克之，擢梅勒额真。后攻沙岭，不待大军至，独进，没于阵，以长子佛索里袭世职。顺治间，追谥端壮。

瑚沙，纳尔察次子。初授牛录额真。天聪六年，从太宗伐明，入大同。与图鲁什等行侦敌，遇明兵四百，瑚沙弯弓跃马，疾驰入阵，敌皆披靡。略地至崞县，屡击败明兵。崇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与鰲拜先驱，遇明骑兵三百，突出搏战，瑚沙以八骑击卻之。遂率左翼摆牙喇兵越燕京，徇山东。明太监高起潜等率兵出御，瑚沙与罗什等连战皆捷，逐北数十里。上以佛索里不胜任，畀瑚沙袭世职，为噶布什贤章京。六年，从伐明，攻锦州，转战松山、杏山间，屡有斩获。七年，加半个前程。十月，贝勒阿巴泰等帅师伐明，上命瑚沙从，俟师入边，以军事还报。八年春，师还，使瑚沙从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努山等，以兵九。?十人诣界岭口迎师，俘敌甚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战于一片石，瑚沙率本旗噶布什贤超哈当自成将唐通，逐自成至庆都；复从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席特库设谋诱敌，夹击破之。六月，从固山额真叶臣征山西，至汾州，偕甲喇额真道喇、图尔赛等，击破自成将白辉。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征陕西，克绥德、延安。牛录额真哈尔汉俄班驻军南山，为贼所乘，战死，瑚沙率数骑突入，得其尸以还。自成奔湖广，追剿至安陆，击败自成将邵章，掠其舟以东。至九江口，与席特库率前锋二十人破贼垒，逐自成至于九宫山。自成既殕，瑚沙复与甲喇额真苏拜、希尔根等逐捕馀贼，斩二千馀级，进三等甲喇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于汉中，击败叛将贺迎战，瑚沙奋击败之，肃亲王遂殪献忠。五年，进二等阿达?珍，逐献忠至于西充，献忠引哈哈番。

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湖南。时明桂王由榔犹驻广西，其总督何腾蛟守湘潭。师既克长沙，渡湘水攻之，前锋兵薄城，敌分三门出战，瑚沙与席特库力战，破城西兵，生致腾蛟。明兵溃，遂克湘潭，于是衡州、宝庆、永州、辰州诸郡县次第皆下。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擢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命与学士苏纳海使朝鲜鞫狱。十一年，兼任工部侍郎。十二年，擢本旗蒙古都统，授议政大臣。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下云南。十六年，从克永昌。十七年，师还。以永昌初下，纵兵入城扰民，降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三年，卒。分世职为二，第五子瑚弼图袭一等阿达哈哈番，第二子硕伯海袭拜他喇布勒哈番。

达音布，他塔喇氏，世居札库木。天命三年来归，隶满洲正白旗，任牛录章京。

从太或为蒙古诱遁，达音布与楞额礼率兵逐之，?祖征伐，辄为军锋，积战阀授备御。

来归诸部及于达岱塔，击败蒙古兵，得逃人以归。六年，太祖伐明，略奉集堡，达音布先驱，斩谍克敌，进游击。蒙古扎鲁特贝勒昂安尝执我使畀叶赫，又屡遣兵要我使，攘牲畜。八年，太祖命台吉阿巴泰等将三千人讨之。达音布时为噶布什贤噶喇昂邦，与雅希禅、博尔晋率五十骑先大军行，乘夜渡辽河，略昂安所辖厄尔格勒，复驰百馀里，逼昂安所居寨，昂安以牛车载妻子率从者二十馀骑出寨。雅希禅、博尔晋麾三十馀骑下马将搏战，达音布引十馀骑勒马立，昂安谋遁，不欲战，直前冲骑兵，冀突围出，达音布拒战，方弯弓注矢，昂安所部乘隙挟短矛?达音布，中其口，堕马。我兵冲击，昂安父子及从者尽殪，俘其孥。达音布遂以创卒。师还，予恤，进世职为游击。

。崇?子阿济格尼堪，阿济格尼堪子宜理布，并有传。第三子岱衮，屡从征伐，授侍德二年，围锦州，战死，赠备御。达音布死最烈，子孙贵列爵，顺治间赐谥乃不及。

太祖诸偏裨死事者，牛录额真喀喇，以御刘綎战死。又有牛录额真额尔纳、额黑乙，将五百人屯深河，与綎战林中，死之。甲喇额真布哈、石尔泰，牛录额真朗格，从太祖攻沈阳，既下，明总兵陈策等来援，与战，陷阵死。玛尔当图从太祖围锦州，战死。喀喇、额尔纳、额黑乙死时，太祖方草创，未有恤赠。布哈赠参将，石尔泰、朗格赠游击，而玛尔当图死时已授游击。朗格子和讬、玛尔当图子乌库理事太宗，喀喇孙舒里浑、洛多欢、崆古图事世祖，皆有战功，赏延于世。

朗格，栋鄂氏，对齐巴颜子，阿兰珠弟也。对齐巴颜来归，语见阿兰珠传。战死，得世职，以长子栋世禄袭。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

和讬，其次子也。崇德七年正月，授本旗梅勒额真。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以其城降，遂进克塔山。郑亲王籍所俘获，令和讬还奏。上命分赉军中死伤将士，并令赍敕抚明杏山守将，曰：“汝以善言招之，降则已；否则以砲攻，砲发而彼降，亦可许也。”和讬至军，如上指宣示，砲发，明将降。师还，得优赉。旋追议诸将徇部卒失律，和讬当罚鍰，以前劳得免。十月，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界岭口毁边墙入，至黄崖口。军中议分两翼夹攻，辅国公斐洋古令和讬督左翼，建云梯攻城。和讬周视毕，复曰：“城可登，无以梯为也。”乃率巴牙喇兵四十人毁城入，斩守备一，馀悉溃。复合右翼围蓟州，击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遂徇山东，克兗、莱、青诸府。明年，师还，授吏部参政、兼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予世职牛录章京。上遣侍郎王鰲永招抚山东，明副总兵杨威据登州。鰲永请兵，上命和讬与梅勒额真李率泰、额孟格帅师讨之。鰲永至青州，为降将赵应元所戕。和讬等师至，牒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会师逼青州。

应元复请降，和讬与李率泰计许之降，遣兵夜捕斩应元及其党数十人，宥胁从勿诛，青州遂定。锦亦下登州。上命和讬与李率泰移军河南，会豫亲王多铎下江南，赉黄金、紫貂，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二年，从贝勒勒克德浑徇浙江，定杭州。明将方国安以兵至，和讬将左翼御之富阳，斩副将二、参将二、游击五，国安兵大败。复破敌下关直沟，毁其木城。上命和讬与梅勒额真珠玛喇率所部满洲、蒙古兵驻防杭州。三年四月，卒。

雍舜，对齐巴颜从子，授牛录额真。英果，战辄当前锋。累擢镶红旗固山额真。

天聪三年，从上伐明，围遵化，率本旗兵攻城西南，克之。四年，从取永平，授二等参将世职。贝勒阿敏弃永平还师，雍舜独赞其议，坐罢官，夺世职，籍没。七年，从贝勒岳讬舟师攻旅顺，明将黄龙城守，师克之。论功，先登崖者，巴奇兰、萨穆什喀；先登城者，雍舜、珠玛喇：复世职。崇德二年，从克皮岛，擢梅勒额真。四年，从征索伦，设伏败敌，进一等参将。六年，从攻锦州，战坠马，得他骑，引本旗兵趋左翼；及右翼胜，乃驰击，争赴敌。坐欺谩论罪，命宽之，解梅勒额真。顺治初，遇恩诏，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复官固山额真。卒。子庚图，先以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同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玛尔当图，扎库塔氏，先世居和克通吉。太祖时，率百馀人，授游击。从攻锦州，战死。

子乌库理，年十六，即从征伐。太宗命领甲喇额真，袭玛尔当图世职。崇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略山东，明太监冯永盛以兵至，击败之；攻济南，云梯兵未至，乌库理攀雉堞先登，麾所部兵毕上，克其城。师还，将出塞，与白奇超哈统将萨穆什喀殿，敌不敢逼，道经太平寨，复步战败敌。七年，从伐明，复攻锦州，战于松山，敌败走，旋合溃兵屯北山，垒甚固，乌库理直前击之，三战皆捷。

顺治初，入关，从固山额真叶臣攻太原，率十骑绕城周视，城兵骤出搏战，乌库理与。寻从英亲王阿济格定陕西、湖广、江西诸省。师还，至池?甲喇额真萨璧图奋击，俘馘甚州，侦明将黄斐，击之，得舟十二。还京师，授兵部理事官，加半个前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败其将高汝砺；逐献忠，再破之。

五年，从讨叛将姜瓖，攻宁武关，所署巡抚姜辉、总兵刘惟思以三千人赴援，内外兵夹击。乌库理率三旗巴牙喇兵转战关下，瓖兵万馀阵以待，乌库理击破之，复发砲克其城?及偏关西河营，七战皆胜。师将至左，殪瓖兵。八年，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十年，郑成功寇福建，命与理事官额赫理率禁旅及江?宁、杭州驻防兵济师，至海澄，敌以火器守隘，乌库理连破其垒。敌毁桥，乌库理跃马先涉，敌惊溃，师乃毕渡；敌又以三千馀人屯海岸，乌库理步战败之。先后与固山额真金砺等，劘敌寨数十，降其兵数千人，复加拖沙喇哈番。

十二年，授大理寺卿，疏言：“满洲士卒岁从征讨，市马制械皆自具，其孥留京师，请恩赉。行军所至，民多失所，虽被旨赈贷，当安辑，俾自为生计，请?部议便宜。绿旗死事将卒，请下所司赡其妻子。江、广、闽、浙滨江、海，盗贼出没，请敕诸省督抚，要隘设重兵。西北厄鲁特、俄罗斯诸部尚阻声教，请敕理籓院议互市条例，通贸易。”所陈凡五事，皆下部议行。

寻命视黄河决口。十三年，授漕运总督。十七年，授盛京总管。康熙元年，改总管为将军，仍以命乌库理。是时，盛京置户、礼、工三部，乌库理请增设刑部，廷议如所请。四年，卒。析世职为二，长子俄谟克图，袭三等阿达哈哈番；次子佛保，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喀喇，栋鄂氏，先世居瓦尔喀。当太祖时，以其族来归。从征伐有功，授牛录额真，赐号“巴图鲁”。天命四年，御明总兵刘綎，力战，被七创，以伤卒。

子扎福尼。天聪四年，从伐明，攻灤州，有三卒为敌所得，扎福尼陷阵援之出。

以功，予世职备御。八年十二月，从白奇超哈统将巴奇兰等伐黑龙江，加半个前程。

舒里浑，扎福尼子也。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军。从攻大凌河城，败蒙古军。及扎福尼卒，袭世职。顺治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西逐李自成至延安，七捷。自成走湖广，以师从之，次安陆，得舟十四。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北讨腾吉斯，力战，多俘馘，击败喀尔喀土谢图汗、硕类汗。师还，授牛录额真。六年，从端重亲王博洛西徇大同，击败姜瓖所署巡抚姜建勋等。十一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十五年，授正黄旗满洲梅勒额真。从信郡王多尼南征云南，战凉水井，败明将李成蛟；战双河口，败明将李定国。师还，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八年八月，卒。

洛多欢，舒里浑弟。从军，取旅顺，围锦州，皆有功。崇德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克顺德府，先登，赐号“巴图鲁”。累进世职至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崆古图，亦舒里浑弟也。顺治间，从靖南将军陈泰征福建，克兴化府，先登。

自巴牙喇壮达擢甲喇额真。十七年，洛多欢卒，袭世职。康熙十三年，从副都统雅赉、阿喀尼等讨耿进忠，自安庆向江西，败贼小孤山，复彭泽、宜黄、崇仁、乐安诸县。十五年，移师讨吴三桂，攻萍乡，败其将夏国相，师下湖南。十八年，战枫木岭，败其将吴国贵，复武冈。二十四年，卒。子多博海，袭。

特尔勒，舒里浑孙也。康熙间，从征南大将军赉塔讨吴世璠，败其将何继祖，夺石门坎、黄草坝；乘夜拔嵩明、丹城，遂克云南。又从都统希福逐马宝，破胡国柱。以功，予世职拜他勒布喇哈番。卒。

太祖尝为故勋臣雅巴海祈天：“乞转生朕家！”又为布哈孙、朗格等八人祈曰：“宥其微失！”太祖未举兵以前，有族难，侍者帕海死之，似即雅巴海。布哈孙等事不著。

巴笃理，世居佟佳，以地为氏。天命初，与其弟蒙阿图来归。太祖命编所属为二牛录，隶满洲正白旗。太祖察巴笃理才，使为扎尔固齐。积战功，授游击。十?，使兄弟分领其年，明发兵航海至旅顺，缮完故城，驻军以守。巴笃理从贝勒莽尔古泰攻之，城下，尽歼明兵。十一年，明将毛文龙遣兵夜袭萨尔浒城，城兵砲矢交发，明兵退，结营。巴笃理率兵自山而下，大呼乘敌，敌溃走，追斩二百馀级。

天聪三年，从伐明，克遵化有功。太宗亲酌金?劳之，进二等参将。四年正月，从贝勒济尔哈朗守永平。三月，明将张弘谟率兵来侵，甲喇额真图鲁什以四十人先，巴笃理与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屯布禄以百人继。伏起，屯布禄败走，巴笃理与图鲁什殿，力战，其弟课约马著矢且踣，巴笃理斩敌兵，夺马授其弟，殪三十馀人，敌乃退。五月，明兵围灤州，贝勒阿敏守永平，不即赴援，城垂破，乃遣巴笃理率兵赴之，乘夜突围入城。方议并力坚守，敌发巨砲焚城楼，守将纳穆泰等度力不能支，弃城依阿敏，阿敏亦弃永平东还。廷议诸将罪，以巴笃理突围赴援，释勿论。

五年，授礼部承政。六年，使朝鲜，定职贡额数。八年八月，太宗自将伐明，巴笃理从，至应州，命与贝勒阿巴泰等取灵丘县王家庄。巴笃理督军攻堡，既被创，犹奋击，中流矢，卒。太宗闻之泣下，曰：“此朕旧臣，转战数十年，?命疆场，深可惜也！”恤赠三等副将。顺治十三年，追谥敏壮。子卓罗，自有传。

蒙阿图，自牛录额真累擢梅勒额真，坐私立屯庄，罢。天聪三年，从伐明，败敌于遵三千。逾年师还，上自出郊宴劳。授游击世职，擢工部承政?化。寻命帅师伐瓦尔喀，俘其。崇德三年，以老解职，召见，谕之曰：“尔等旧臣，朕见之辄心喜，可不时来见也！”未几，卒。

国初诸将，事太祖创业复佐太宗从征伐而战死者，劳萨、图鲁什功最高，巴笃理、穆克谭、纳尔特与相亚，达珠瑚为俘所贼。顺治中，皆追谥。纳尔特事具其父雅希禅传中。

来归，授牛录额真。从太?穆克谭，戴佳氏，世居杭涧，隶哈达。穆克谭从其父兄率祖征伐，战必陷阵，攻则先登，赐号“巴图鲁”。有查海胡色者，叛太祖归哈达，穆克谭从其父兄追之，战，其父兄皆死。从子厄尔诺亦叛归哈达，穆克谭单骑逐斩之。旗制定，隶满洲镶蓝旗。天命元年，从伐瓦尔喀，战败，诸将孟库噶哈皆走，舒赛、阿尔虎达将为敌得，穆克谭与燕布里等八人冲敌阵，援之出。师还，太祖谴孟库噶哈，夺所获畀穆克谭。六年，叛去，我师追之，战不利，穆克?从伐明，攻耀州，先登，克之，命戍焉。蒙古人海色与其谭策马大呼，直前刺杀海色，馀悉溃。以功授二等副将。太宗即位，各旗设调遣大臣，以穆克谭佐本旗。天聪元年四月，从伐朝鲜。六月，阿山、阿达海兄弟叛，将归明，贝勒阿敏夜帅师追之，穆克谭从，射阿达海，阿达海力战，抽刀斫穆克谭坠马，几殆，卒挟以俱还。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穆克谭以本旗兵从固山额真宗室篇古当城西南。城兵出挑战，图赖先进，穆克谭从之，薄壕，舍骑步战，将迫敌入壕。城上?矢竞发，城兵续出，奋拒力战，殁于阵。太宗惜之，曰：“穆克谭我旧臣，不值于此毕命也！”赠一等副将，世袭。顺治间，追谥忠勇，立碑墓道。子爱音塔穆。

爱音塔穆袭父爵，兼领穆克谭旧辖牛录，益壮丁五十。顺治初，从入关破李自成。旋从豫亲王多铎徇河南，与梅勒额真沙尔瑚达屡败贼，逐贼至潼关，为殿，贼自后来袭，三至三卻，爱音塔穆功也。二年，河南既平，从定江南。六年八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广。时明桂王由榔驻武冈，湖南诸郡县半为明守。爱音塔穆帅师自长沙而南，克宝庆，击马进忠、王进才皆有功。自成将刘体纯与其党袁宗第等屯洪江为十寨，缘沅江拒守。爱音塔穆与尚书阿哈尼堪督军渡江，连破贼寨，贼溃，遂与阿哈尼堪驻守沅州。十二月，贼将王强来犯，与阿哈尼堪共击卻之。九年，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十一月，从靖南将军珠玛喇四万，列象?，据山峪，方相?略广东，时明将李定国攻新会，平南王尚可喜赴援，定国有持。爱音塔穆等师至，合击大破之，逐北二十馀里，定国遁去。十二年闰五月，论功，进一等精奇尼哈番。

康熙十九年，卒。

子公图，袭。三十五年，从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征噶尔丹昭莫多，战胜，进三等伯。子永泰，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子，世袭。

达珠瑚，兆佳氏，先世居讷殷。祖达尔楚，国初来归。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

达珠瑚初任牛录额真。从太祖伐乌喇，斩级四千。从克西林屯，俘其人以归；追者至，还击败之，斩级五千。从伐叶赫，斩级三百，俘五十人。遇明人越境采参，斩三十人，俘六人。敌侵宁古塔，出战，斩其将及兵百，获甲百副、马三百匹。授三等副将。天命十一年，伐东海瓦尔喀部，又伐卦尔察部，皆有功。太宗即位，设十六大臣，伊逊及达珠瑚佐镶黄旗。天聪元年，太宗伐朝鲜，克义州，留兵驻守，命达珠瑚分将之。旋复帅师伐瓦尔喀。师还，为俘卒所贼。八年，以其子翁阿岱袭三等梅勒章京。太宗复遣将伐瓦尔喀，因诫之曰：“前遣达珠瑚，以?见害。念其从事久，有劳，方令袭世职。汝曹未能如达珠瑚之功，傥不自慎，欲觊例外恩，不可得也。”顺治间，追谥襄敏。

翁阿岱袭职为甲喇章京。从伐虎尔哈，加半个前程。累迁都察院参政、正蓝旗梅勒额真。时方攻锦州急，命与梅勒额真多积礼帅师屯戍，讥逋逃。崇德六年，从围锦州，与明总督洪承畴战，屡胜。寻进攻松山，力战，没于阵。赉白金千两，进一等梅勒章京。无子，以弟之子济木布袭。康熙间，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男，世袭。

论曰：国之将兴，必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致身事主，蹈死不反顾，乃能拓土破敌，弼成大业。扬古利负大将才略，功视额亦都、费英东伯仲间；劳萨、图鲁什骁勇冠军，战必将选锋陷阵；若拜山三世?忠，西喇布、达音布、巴笃理等以死勤事，亦其亚也。观太祖祈天之语，惓惓于旧将；太宗以达珠瑚为戒，又以恭衮不从令，虽阵亡，犹付吏议。其申军律，惜将材，恩威兼尽，开国基于是矣。

## 列传十四

常书弟扬书 常书子察哈喇 孙叶玺 曾孙辰布禄 察哈喇子富喇克塔扬书子达尔汉 达尔汉子鄂罗塞臣 康果礼弟喀克都哩 哈哈纳 哈哈纳弟绰和诺 绰和诺从子富喀禅 叶克书 叶克书子道喇 博尔晋子特锦 孙玛沁曾孙康喀喇 雅希禅子恭衮 讷尔特 拉笃浑舒赛 舒赛子西兰 西兰子席特库景固勒岱 景固勒岱从弟崇阿 扬善弟伊逊 讷都祜 从弟武赖冷格里子穆成格冷格里弟纳穆泰 从弟谭布 萨穆什喀弟雅赖洪尼雅喀子武拉禅 洪尼雅喀弟萨苏喀 阿山

常书，郭络罗氏。与其弟扬书，同为苏克苏浒河部沾河寨长。太祖起孤露，奋复祖父仇，归罪尼堪外兰，未遽讼言仇明也。明庇尼堪外兰，宣言将筑城甲班，使为满洲主。于是旁近诸部及太祖族人，皆欲害太祖，附尼堪外兰。苏克苏浒河部萨尔浒城长诺米纳有兄曰瓜喇，忤尼堪外兰，尼堪外兰谮于明，见诘治。诺米纳与常书、扬书及同部嘉木湖寨长噶哈善哈思虎相为谋曰：“与其倚此等人，何如附爱新觉罗宁古塔贝勒乎？”遂相率归太祖。太祖椎牛祭天，将与盟，常书等言于太祖曰：“我等率先来归，幸爱如手足，毋以编氓遇我！”乃盟。既而诺米纳贰于尼堪外兰，常书等请于太祖诱而杀之。

太祖以同母女弟妻扬书、噶哈善哈思虎，是岁癸未。明年正月，太祖从叔龙敦，构太祖异母弟萨木占，邀噶哈善哈思虎杀诸途。太祖闻，大怒，欲收其骨；族昆弟皆与龙敦谋，不肯往。太祖率近侍数人行，太祖族叔棱敦尼之曰：“同族皆仇汝，否则汝女弟之夫何至见杀？宜勿往。”太祖勿听，环甲跃马，登城南横巘，引弓疾驰。向城大呼曰：“有害我者速出！”闻者惮太祖英武，不敢出，遂收其骨以归，移置室中，解所御冠履衣服以敛，厚葬之。遂帅师讨萨木占及其党讷申、万济汉等，为噶哈善哈思虎复仇。

常书兄弟事太祖，分领其故部，为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镶黄旗，旋改隶镶白旗。常书兄弟皆卒于太祖朝，扬书之丧，太祖亲临焉。常书子布哈图、察哈喇，并为牛录额真无所表见。?，改隶镶白旗。布哈图事

察哈喇事太宗。各旗设调遣大臣，察哈喇与焉，佐正红旗。天聪三年，从上伐明，取遵化，薄明都。四年二月，师还。命署固山额真，与范文程率蒙古兵守遵化。

四月，与武纳格设谋，即樵采地设伏败敌，获马二百馀。明将合马步军四千攻大安口，复与武纳格整兵奋击，尽歼之。五月，明兵复灤州。贝勒阿敏等谋弃诸城，引兵出边，令察哈喇弃遵化。会明兵已逼，察哈喇与鄂本兑等突围出，全师以还。五年五月，偕总兵官冷格里、喀克笃礼伐明南海岛，师次海滨，掠敌舟以渡，舟未足，驻师待之。明兵渡海来击，牛录额真穆世屯战死。察哈喇督兵力战，别遣人沉其舟，敌还求舟不得，溺者大半。六年五月，上伐明，略归化城，将渡河，与承政车尔格以兵五百为前锋，具舟济师。十一月，与承政巴笃理使朝鲜，定职贡岁额。九年，从贝勒多铎攻明锦州，与固山额真阿山、甲喇额真吴拜等以兵四百为前锋，渡大凌河，遇明兵三千，相向列阵。使告多铎督诸军继至，明兵溃，察哈喇等分道迫击，俘馘无算。逾年，卒。

布哈图有子曰叶玺，事太宗。崇德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自青山口毁边墙入，破蓟辽总督吴阿衡军。五年，从围锦州。顺治元年，从武英亲王阿济格西征。

二年，破李自成兵于延安，移军下江南，至安陆，获敌舰四，复与护军统领哈宁阿泛江击贼，至富池口，水陆屡战皆捷。三年四月，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叛入喀尔喀，叶玺从多铎等讨之，追至布尔哈图山，俘七人，降二十五户。七月，师自图拉河西行，至扎济布拉克，遇喀尔喀土谢图汗二子率兵二万御，战，没于阵。叶玺时官巴牙喇甲喇章京，事闻，赠巴牙喇纛章京，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布哈图有孙曰辰布禄，初任牛录额真，兼工部理事官。崇德三年，从多尔衮伐明，克阳信。顺治三年，从定西大将军和洛辉击贺珍汉中，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皆有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十三年，从讨郑成功，败其将陈六御等于舟山，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十七年，卒。

察哈喇有子曰富喇克塔，任牛录额真、都察院理事官。崇德八年，迁工部参政。

顺治元年四月，授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旋擢本旗蒙古固山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追至庆都，授牛录章京世职。从豫亲王多铎攻潼关，自成将刘宗敏据山为阵，富喇克塔与都统拜音图发?击之，溃。二年，从下江南，与马喇希等为前锋，克扬州。三年，从贝勒博洛定浙江，克处州。略福建，与都统汉岱克分水关，趋泉州，下抚州及所领县三。加半个前程。五年二月，坐事，解固山额真。寻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败贼于九江，得战舰百馀。与何洛会以偏师截饷道，得粮艘二百，遂攻南昌。声桓及王得仁以兵七万守隘，富喇克塔以舟二十为前锋，薄城力战。明年，贼平。师还，卒于军，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扬书有子曰达尔汉，太祖甥也。改隶镶蓝旗。初为牛录额真。太祖妻以女，为额驸。积战功，授一等副将世职。太宗即位，列八大臣，领镶黄旗。从大贝勒代善伐扎鲁特部，单骑逐敌，获其台吉。复伐栋揆部，俘塔布囊古穆楚赫尔、杜喀尔、代青多尔济三人及其子，进三等总兵官。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克义、定、安三州，斩其府尹李莞等。朝鲜国王李倧请行成，使与纳穆泰等莅盟。师还，上赐宴劳之。

复从伐明，攻锦州，有功。贝勒阿巴泰以赐宴不得与大贝勒同坐，属达尔汉代奏，上使劝谕之。复宴，阿巴泰又以为言，乃解达尔汉固山额真示意，旋命复任。三年，从伐明，围遵化，率所部攻城西迤北，克之。四年，蒙古敖汉、柰曼诸部兵攻昌黎，不克，命达尔汉与喀克笃礼等以兵千人往会攻，城未下，焚近郭庐舍而还。五年七月，从伐明，围大凌河城，率所部攻城北迤东，浚壕筑垒，与冷格里等环城固守。

八月，城人以步骑五百出战，达尔汉率八十人击败之。越日，敌复出挑战，达尔汉督所部邀击，明兵堕壕死者百馀人。

六年，从伐察哈尔，师次哈纳崖。达尔汉从者盗马，遁入察哈尔，告师至，林丹汗举部西奔，驱归化城富家渡黄河西遁。达尔汉坐降一等副将。七年，明将孔有德来降，达尔汉与篇古屯兵江岸守其舟。八年，复从伐察哈尔，遂略明边，自上方堡毁边墙入，经朔州，分。是岁，命免功臣徭役，达尔汉与焉，并增牛录人户。九年，上遣诸贝勒?兵至宣府右伐明，略山西，命达尔汉及阿山等出屯，牵制明宁、锦诸道兵，使不得西援。道遇敌，击败之，斩明将刘应选。崇德元年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攻顺义，以所部先登，进一等总兵官。寻以顺义复失，论罚。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攻锦州，达尔汉坐济尔哈朗召议御敌不时至，嗾其僚争功，罢固山额真，夺世职。顺治元年，卒。

达尔汉有子曰鄂罗塞臣，事太宗，官甲喇章京，领摆牙喇兵。天聪三年，从伐明，薄燕京，与哈宁阿共破明经略袁崇焕营。太宗嘉其善战，授备御。四年，署固山额真。从贝勒至，迎击，败之。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城，屡败城兵。?阿巴泰等守永平，明兵自开平击敌。累功，进二等阿?八年，从贝勒萨哈廉略山西，明兵自崞县至，鄂罗塞臣从第三队先达哈哈番。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与萨穆什喀等败其援兵。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十月，从豫亲王多铎伐明，侵宁远、锦州。十一月，豫亲王至中后所，将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军会。明总兵祖大寿兵来袭，甲喇额真翁克等及从征土默特部兵先奔，鄂罗塞臣及哈宁阿等且战且退，士卒有死伤者。论罚，夺世职。

六年三月，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围锦州。六月，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围锦州，祖大寿以步兵出战，左翼三旗骑兵避敌勿敢击，鄂罗塞臣与同官阿桑喜率摆牙喇兵直前奋击，大寿乃引去。肃亲王豪格庇三旗之未战者，睿亲王多尔衮和之，使诫鄂罗塞臣毋言战胜皆出摆牙喇兵，亦毋言战时未见骑兵，功罪置勿论。明年，事闻，上令多尔衮出白金五百，豪格出白金千，畀鄂罗塞臣，进二等阿达哈哈番，擢梅勒额真。八年，与参政巴都礼等定黑龙江。顺治二年，从讨李自成，克潼关，鄂罗塞臣先登。五年正月，命帅师驻沧州。十二月，从武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六年七月，擢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寻兼任刑部侍郎。

鄂罗塞臣，公主子，世臣，从征伐有功。两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七年，坐谳狱徇情，罢侍郎。八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寻命专任固山。十六年，与安南将军明安达礼帅师驻荆州。郑成功犯江宁，明安达礼、鄂罗塞臣以舟师赴援，成功败走。十七年，还京，仍任都统。康熙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敏果。子勒贝，自有传。

康果礼，先世居那木都鲁，以地为氏。岁庚戌，太祖命额亦都将千人，徇东海渥集部，降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康果礼时为绥芬路屯长，与其弟喀克都里及他屯长明安图巴颜、泰松阿、伊勒占、苏尔休，明安图巴颜子哈哈纳、绰和诺，泰松阿子叶克为六牛录，以康果礼、?书等，凡十九辈，率丁壮千馀来归。

太祖为设宴，赉以金币，分其喀克都里、伊勒占、苏尔休、哈哈纳、绰和诺世领牛录额真。

旋授康果礼三等总兵官。以贝勒穆尔哈齐女妻之，号“和硕额驸”。旗制定，隶满洲正白旗。天命三年，从上伐明，取抚顺，克抚安、三岔兒等十一堡，入鸦鹘关，破清河。六年，复从伐明，下沈阳，树云梯先登，遂克其城。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正白旗。寻擢摆牙喇纛章京。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伐朝鲜。三年，从上伐明，入洪山口，克遵化，薄明都。上驻军德胜门外，明督师袁崇焕入援，壁于城东南。上命康果礼从诸贝勒击之，诸贝勒逐敌迫壕，康果礼与甲喇章京郎球、汉岱等不及壕而返，并坐削爵，罚鍰，夺俘获。五年，卒。

子六，色虎德，继为牛录额真；迈色，为摆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战塔山，没于阵；赖塔，自有传。

喀克都里，与康果礼同隶满洲正白旗。初授三等总兵官。太宗即位，列八大臣，领正白旗。天聪元年，从伐朝鲜，有功。三年，上伐明，围遵化，八固山环城而攻，分隅列阵。继之，城遂拔。上嘉喀克都里造攻具如法，督兵?喀克都里所部兵萨木哈图，树云梯先登，先诸军登城，亲酌金??劳，进二等总兵官，赐号噶思哈巴图鲁，言其勇敢善战，疾如飞鸟也。

萨木哈图亦赐“巴图鲁”号，授备御世职。四年正月，上复伐明，克永平，明兵溃走昌黎。上遣敖汉、柰曼、巴林、扎鲁特诸部兵攻之，命喀克都里与固山额真达尔汉等将千人继往为助，守坚不能下，焚附城庐舍，引还。上既录遵化功，察萨木哈图猛士，心爱惜之，戒喀克都里毋使更先登。及攻昌黎，萨木哈图运木筑栅，复树云梯欲登，闻上命罢攻，乃止。上以喀克都里不恤战士，深诘责之。

五年五月，与固山额真冷格里分率左右翼步、骑兵伐明，规取南海岛，徵舟于朝鲜，不至，师次海滨，不能渡，引还。明兵邀战，屡击败之，多所俘获。八月，上复伐明，围大凌河城，喀克都里率所部军城东北，城人食尽，祖大寿以城降，引还。六年，从上伐察哈尔，与诸将分道并入，籍所俘人户及帛、马、牛、羊以献，赐赉有差。七年，上询诸贝勒大臣伐明及朝鲜、察哈尔宜何先，喀克都里言：“宜先伐明，以承天佑、协人情，且利在神速，攻其不备。”上嘉纳之。

八年，喀克都里家人讦喀克都里将亡归瓦尔喀，以财货藏那木都鲁故屯。上曰：“喀克都里安有此？果欲负朕，天必鉴之！”以讦者付喀克都里杀之。逾数月，喀克都里卒。其兄康果礼妻，故贝勒舒尔哈齐女，言喀克都里谋亡去事不诬，诸子坐此不得绍封。

哈哈纳，亦那木都鲁氏，明安图巴颜子也。隶满洲镶红旗。初与伊勒占、苏尔休同授备御。太祖妻以宗女。寻从伐乌喇，被数创，力战败敌。上命将所部出驻赛明吉，未至，其戍兵叛亡，守将玛尔图追弗及。哈哈纳闻之，兼程疾进，斩三百馀级，收男妇五百馀以还。上赐以所得叛渠及鞍马、弓矢。天命四年三月，明经略杨镐部诸将四路来攻，上督诸贝勒出御，破之，遂进克开原、铁岭。哈哈纳皆在军有功。六年，从攻辽阳，与博尔晋伺敌城下，败其援兵；复分攻沙岭城，破援兵自广宁至者。太宗即位，设各旗调遣大臣，以哈哈纳佐镶红旗。天聪八年，帅师略锦州，进攻宁远，明兵骤至，哈哈纳马殕，徒步益奋击，卒破明兵。城海州，明兵来争，哈哈纳以所部首当敌，敌溃走。复援耀州，解其围，逐敌，获马三十。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入长城，克昌平、涿州。创发，病废，致仕。寻卒。

子费扬古，事圣祖。以佐领从军，讨吴三桂。师次荆州，战宜昌，战永兴，皆捷；攻常宁、耒阳，先驱。累迁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卒。

绰和诺，亦隶镶红旗。其初归太祖，别率所部百人偕，太祖赉予甚厚。从太祖征伐，临阵衷绵甲，奋起直前，所向披靡。岁辛亥，从何和礼伐呼尔哈部，克扎库塔城。天命四年，击明总兵马林尚间崖。六年，取沈阳、辽阳，并有功，授游击。

帅师戍科木索、宁古塔。掠辎重亡去，绰和诺追及海滨，斩就善，并歼其党，上命以所获辎?有就善者，戕守吏，率重犒之。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红旗。天聪五年，从上伐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迎击，力战，没于阵。上厚恤其家，进?张春、总兵吴襄等率兵万馀自锦州来援，绰和诺先世职一等参将。无子，其兄翁格尼袭，以新附呼尔哈百人益所辖牛录。旋以翁格尼才不胜，改授其子富喀禅。

富喀禅初以摆牙喇壮达事太宗。大凌河之役，深入敌阵，绰和诺战死，富喀禅亦被创堕马，裹创步战，搴敌纛；摆牙喇壮达瑶奎亦堕马，富喀禅复前援，与俱归。

八年，攻大同，复被创，仍奋进克敌寨。是岁代其父为牛录额真，袭职。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三年，授工部理事官，兼甲喇章京。从豫亲王多铎伐明，攻宁远，败敌中后所城西。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加半个前程。三年，授西安驻防总管。自成馀党刘文炳、郭君镇等掠延安、庆阳。四年三月，富喀禅帅师讨之，逐贼三水，斩君镇；别遣游击胡来觐、守备徐国崇等逐文炳至宜君蓝庄沟，获之，俘斩其党略尽。

五年，回民米喇印、丁国栋等陷河州为乱，富喀禅与总督孟乔芳遣兵攻讨，诸回皆受抚，而喇印复叛，陷甘州。富喀禅帅师进攻，深沟高垒相持，贼出城来犯，战辄胜，并歼其樵采者。城既下，馘喇印。国栋又与?回土伦泰等陷肃州，遣副将马宁、张勇讨平之。

六年，姜瓖以大同叛，旁近郡县皆陷。富喀禅遣诸将根特、杜敏赴援，战猗氏，获瓖登方；战合水，斩瓖将刘宏才。论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圣祖?

所署监军道即位，改西安驻防总管为将军，富喀禅任事如故。时自成馀党李来亨、郝摇旗、袁宗第等屯归州、兴山间。康熙二年，上遣将往讨，命富喀禅与总督李国英、副都统杜敏等会师，战于陈家坡，贼溃遁，进至黄草坡，复大败之，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卒。子穆成额，自有传。

叶克书，辉和氏，尼玛察部长泰松阿子也。归太祖，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红旗。天杀敌。累功授三等?命六年，从伐明，攻辽阳，敌背城而阵，叶克书冲锋突击；攻沙岭，先副将。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正红旗。天聪五年，授兵部承政。六年，授固山额真。八年八月，从贝勒代善伐明，入得胜堡；略大同，下诸城堡；西至黄河，合军朔州。十一月，考满，进二等副将世职。九年，贝勒多尔衮伐明，自大同入边，分兵授叶克书，从贝勒多铎屯宁远、锦州间，缀明援师，斩明将刘应选，俘其偏裨。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自延庆入边，克十二城。师还，坐所部失伍及攘获、擅杀诸罪，罢官，削世职，仍领牛录。二年正月，太宗伐朝鲜，命从承政尼堪等帅师伐。三?瓦尔喀，师出会宁，击败朝鲜兵。十一月，从参政星讷伐卦尔察，至黑龙江，俘获甚年，师还，上特遣大臣迎劳。寻授兵部右参政。四年七月，授梅勒额真。十一月，从承政索海等帅师伐索伦。五年四月，复任固山额真。七月，授牛录章京世职。

复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围锦州，与固山额真图尔格率所部三百人为伏城西南乌欣河，捕城人出牧者。敌兵千馀逆战，叶克书马中矢蹶，图尔格驰救之，上马复战，杀敌。比还，敌潜蹑其后，叶克书收兵还击，敌溃。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六年九月，从贝勒杜度伐明，围锦州，与固山额真谭泰、阿山等凿壕环守，击明总督洪承畴于松山。十一月，从贝勒阿巴泰等伐明，师至黄崖口，叶克书与谭泰定策分两道夹击，入边薄长城，麾军先登；攻蓟州，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诸军。寻遣兵攻孟家台，陷敌，坐罢官，夺世职。

顺治元年三月，世祖复命为梅勒额真，帅师驻宁远。四月，率步兵从入关击李自成，身被三十一创，毁一目，战弥厉，大破贼军。二年，从肃亲王豪格略山东，贼渠十馀辈据满家洞，凭险为巢，凡二百五十一窟，叶克书与尚书车尔格合兵搜剿，歼其渠，悉堙诸窟。以功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三年，授镇守盛京总管，恩诏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四年，坐昭陵总管锺柰有罪，失不劾，罢官，夺世职。十五年，卒。子道喇。

道喇以摆牙喇兵从征伐，积功至摆牙喇甲喇章京。崇德三年，从伐明。五年，围锦州，战松山、杏山，皆有功。顺治元年，调噶布什贤甲喇章京。睿亲王多尔衮与李自成战于一片石，从噶喇昂邦鄂硕当自成将唐通，通大败。入关逐贼，战安肃、庆都，乘胜蹑击，斩馘。寻从固山额真叶臣略山西，至汾州，败自成将白辉。授牛录章京世职。三年，从顺承?甚郡王勒克德浑攻荆州，击走李锦。五年，从大将军谭泰下江西，讨金声桓，五败贼，获所署总兵以下。九年，擢正红旗梅勒额真。十年，从靖南将军哈哈木复潮州，讨郝尚久。旋帅师驻荆州。十四年，授本旗蒙古固山额真。十六年，从信郡王多尼平云南，攻元江土司，克其城。累功，并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康熙初，以老乞致仕，徙居盛京。十二年，圣祖加恩诸老臣，加太子少傅。二十一年，幸盛京，召见赐坐，侍茶酒，优赉。二十二年九月，卒，年八十一，谥勤襄。以弟之孙伊济纳袭职。叶克书次子夏穆善，第三子瑚叶，皆有战功，授世职：夏穆善二等阿达哈哈番，瑚叶三等阿达哈哈番。

博尔晋，世居完颜，以地为氏。太祖初起兵，有挟丁口来归者，籍为牛录，即使为牛录额真，领其众。顺治间，定官名皆汉语，谓之“世管佐领”。博尔晋领牛录，隶满洲镶红旗，寻授侍卫。岁癸巳，太祖侵哈达，略富尔佳齐寨，博尔晋与族弟西喇布从。西喇布被二矢死，博尔晋拔其矢还射，殪发矢者西忒库，为西喇布报仇。

天命六年，授扎尔固齐。城萨尔浒，命博尔晋董其役。役竟，从伐明，攻沈阳，击败明总兵贺世贤、陈策。沈阳下，进攻辽阳，明总兵李怀信、侯世禄、蔡国柱、姜弼、董仲葵合军五万，屯城东南五里，左翼四旗与战，大破之。城兵自西门出援，博尔晋方奉命诇敌，傍城行，遂合两红旗兵邀击，明兵败，入城争门，相蹂践死者枕籍。会左翼四旗兵已登陴，毕登，辽阳亦下。复分兵拔沙岭，击败明广宁援军。

八年，与达音布、雅希禅帅?博尔晋麾师伐扎鲁特部，其贝勒昂安突走，达音布战死，博尔晋与雅希禅奋进，斩昂安，俘其孥。师还，上优赉之。十年，擢梅勒额真。将兵二千伐东海虎尔哈部，收五百户以归，上郊迎宴劳。

如故。天聪元年正月，从伐朝鲜。五月，上?太宗即位，列八大臣，领镶红旗，兼侍自将围锦州，屯城西二里。博尔晋自沈阳帅师至，败明兵，追至宁远城下尽歼之。?先后战功，授一等副将。旋卒。以失敕书，子孙不得袭。康熙三年，其子特锦疏请立碑纪绩，部议无左证，持不可，圣祖以博尔晋事太祖，勤劳夙著，特诏许之，并追谥忠直。特锦及博尔晋孙玛沁、曾孙康喀喇，皆有战绩。

特锦，博尔晋第四子也。初任牛录额真。天聪八年，授牛录章京世职。崇德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帅师屯田义州。蒙古多罗特部苏班代等降明，居杏山西五里台，使通款，上命郑亲王移师迎护。明总兵祖大寿、吴三桂、刘周智屯杏山拒战，特锦以偏师击败之。六年，从伐明，围松山，攻宁远，皆力战败敌。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与梅勒额真和讬合军大败之，进三等甲喇章京，任兵部理事官。考满，进二等甲喇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战三水，败其将胡敬德；复战礼县，败其将高汝砺。献忠死西充，馀贼负山，将断我兵后，特锦击之走；又战马湖，破其将杨正。六年，从讨姜瓖，略寿阳，贼犯两蓝旗分地，徇汾州，贼七千夜击两红旗军垒，特锦连击败之。平辽、辽州、榆社以次悉平。

七年，擢兵部侍郎，兼镶红旗蒙古梅勒额真，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二年，擢本旗蒙古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征贵州、云南，进二等。

十八年，转本旗满洲都统。康熙十一年，卒，谥襄壮。

玛沁，博尔晋孙。父本讬辉，博尔晋长子。官牛录额真，兼都察院理事官。崇德三年，以摆牙喇甲喇章京从贝勒岳讬伐明，自墙子岭入边，明蓟辽总督吴阿衡以马步兵六千来援，玛沁与劳萨等率兵击败之，获其马及砲。六年，从围锦州，败敌于松山。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授牛录章京世职。五年，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

七年，恩诏加半个前程。寻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至衡州，疾，卒。无子，以兄子康喀喇袭。

。顺治四年，苏尼特部腾机思与其弟腾机特叛，?康喀喇，博尔晋曾孙。初为二等侍康喀喇从豫亲王多铎帅师往讨，大破之，阵斩腾机特。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五年，从宁南大将军洛讬征贵州。康熙十年，迁护军参领。十二年，吴三桂反，顺承郡王勒尔锦帅师讨之，康喀喇将护军从。十三年，攻岳州，战荆河口，战城陵矶，破三桂将吴应麒。十六年，攻长沙，复茶陵，战攸县，破三桂将王辉。十七年，取耒阳，下常宁、新宁诸县，又克郴州，康喀喇皆在行间。二十五年，授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九年，从裕亲王福全征噶尔丹。三十年，卒。

雅希禅，先世居马佳，以地为氏。父尼玛禅，当太祖兵初起，从其兄赫东额率五十馀户来归，任牛录额真。雅希禅事太祖，积战功，授备御，为扎尔固齐。天命四年，蒙古喀尔喀五部遣使请盟，太祖命额克星格、绰护尔、雅希禅、库尔缠、希福往莅。是岁，从上御明师，战于界凡，雅希禅先众克敌，复击明总兵马林于尚间崖，破其中坚，以功进二等参将。七年，从上克辽阳，进三等副将。及沙岭之战，为敌所创，战败，降一等参将。八年，从贝勒阿巴泰等伐扎鲁特部，与达音布、博尔晋率兵逼贝勒昂安寨，昂安以其孥行，达音布战死，雅希禅与博尔晋共击杀昂安。

寻卒。顺治十二年，世祖追录太祖、太宗诸将，赐谥勒碑，雅希禅谥敏果。子三：恭衮、讷尔特、拉笃浑。

恭衮袭职，坐事，析世职为二备御，与其弟讷尔特分袭。崇德三年，授刑部副理事官。四年，从伐索伦，阵没。部议恭衮不从军令，乃为敌所戕，当夺世职，籍家产三之一，上念其父雅希禅有功，特贳之。

讷尔特，初从太宗伐明，败敌小凌河。复自大同入边，选善射者使讷尔特将之，攻克小石城。既，袭备御。复从围锦州，屡败敌松山、杏山。崇德七年，授刑部参政，兼梅勒额真。师方攻松山，松山明兵夜遁，讷尔特与摆牙喇纛章京鰲拜，驰塔山南海滨，先敌至，蓐食以待。夜击明兵，达旦，明兵据山巅，讷尔特率所部冒矢石仰攻，明兵败走，乘胜逐之，明。八年，从伐明，初入边，击败明守将。师渡浑河，方筑梁，明兵千馀起挠?兵入水死者甚之，讷尔特击之走。复败明援兵于三河，进略山东，克武定。师还，将出边，明将以步兵追蹑，谋劫砲，讷尔特与固山额真准塔还击，破之，赐白金五百。九月，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攻宁远，明总兵吴三桂出拒，讷尔特力战，阵没，赠游击。

拉笃浑从父兄在军，战比有功。恭衮战死，袭备御。崇德六年，从伐明，围锦州，阵没，加半个前程。

舒赛，世居萨克达，以地为氏。归太祖，隶满洲镶蓝旗。天命四年，从太祖御明师，进二等参将。太宗即?与雅希禅等攻马林于尚间崖，以功授备御。寻从伐瓦尔喀，俘获甚位，列十六大臣，佐镶蓝旗。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师还，命与固山额真阿山等帅师戍义州。八年，上自将伐明，郑亲王济尔哈朗居守，舒赛与梅勒额真蒙阿图等副之。舒赛善战，攻城辄被棉甲先登，太祖嘉其勇，又虑其轻进，温谕诫止之。舒赛益感奋，先后克十六城。太宗特敕旌其功，进三等梅勒章京。崇德六年十月，卒。顺治十二年，追谥壮敏。

子西兰，初任牛录章京，授备御世职。顺治元年，以摆牙喇甲喇章京从豫亲王多铎讨李自成，攻潼关，三战皆胜。二年，从贝勒博洛定江南，下松江，徇福建，克平和。论功，遇恩诏，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七年，卒。

西兰子席特库，崇德六年，袭大父舒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八年，授甲喇额真。

从伐，以砲克城，斩明总兵李辅明。顺治初，从入关，进略山西，佐固山额真叶臣?

明，攻前屯等克太原。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败贼延安。自成走湖广，蹑击至安陆，与鰲拜等屡破敌，进二等梅勒章京。四年，改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五年四月，卒。乾隆间，定封二等男。

景固勒岱，扎库塔氏。初居呼尔哈部，乌喇招之，不往。太祖遣将伐东海渥集部，景。寻挈孥及诸兄弟率所属三十户来归，隶满洲?固勒岱徒步从军，攻取乌尔固宸路，俘馘甚正白旗，任牛录额真。天命三年，从上伐明，入鸦鹘关，攻克清河城，擢甲喇额真，仍兼领牛录。上规取辽、沈，景固勒岱并在军有功。天聪八年五月，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十二月，命与甲喇额真吴巴海率兵四千伐瓦尔喀部，降其屯长芬达里及所属五百馀户，俘阿库里尼满部千馀人，获貂、虎、狐、貉、猞猁猻、獭、青鼠诸毛毳之属。九年六月，师还，上令礼部诸臣宴劳，以所获分赉将士，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崇德二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明皮岛，克之，赉裘服、鞍、马、银、布、驼、牛诸物。顺治初，恩诏，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一年八月，卒，谥忠直。

从弟崇阿，任牛录额真。天聪八年，从伐明，徇大同，略回雁堡。崇德元年，从伐朝鲜，败敌桃山村。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入其郛，巷战。七年，从伐明，败敌浑河之滨，入山东，至寿光。顺治初，从入关。二年，从下浙江，拔湖州，进取福建，败敌福宁。五年，从讨金声桓，败王得仁于南昌。从讨李成栋，破其军，六年，战南康，围信丰，蹙成栋赴水死。累功，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八年，卒。

扬善，瓜尔佳氏，费英东弟音达户齐之子也。费英东诸弟：音达户齐、吴尔汉、郎格齐，皆事太祖，隶镶黄旗；而音达户齐诸子：扬善、伊逊、锺金、吉赛、纳都祜、吉逊?、，改隶镶白旗。

扬善亦逮事太祖，授备御。太宗即位，旗设调遣大臣二，扬善佐镶黄旗，寻授巴牙喇纛章京。天聪三年，从伐明，受上方略，冲锋攻坚，所至有功。五年，攻大凌河，与明监军道张春战，冒矢石陷阵，胸腕皆被创，进游击，擢内大臣。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既遁有遁入明境沙河堡者，使扬善赍书索以归。崇德二年，略大同，蒙古有被掠者，悉?，其部取以还，授议政大臣。

顺治初，肃亲王豪格得罪，都统何洛会诬告扬善及其子罗硕谄附豪格为乱。罗硕能通满、汉、蒙古文字，太宗召直文馆，授内国史院学士、噶布什贤章京，兼刑部理事官。至是，父子俱弃市。世祖亲政，诛何洛会，复扬善世职，以其孙霍罗袭。

伊逊，音达户齐第三子。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黄旗。天聪三年，从伐明，攻遵化，伊逊先登，中砲伤臂，太宗亲临视，授游击，寻迁兵部承政。七年，偕英俄尔岱使朝鲜，定互市约。崇德二年，坐事，罢。三年，复为兵部承政。四年，命与工部承政萨穆什喀等伐虎尔哈部，分兵循喇里阐，下兀库尔城，设伏铎陈城，败敌，斩七十级。师还，坐为博穆博果尔所袭，亡辎重、士卒，论罚。八年，卒。

顺治十二年，追谥襄壮，建碑纪绩。子噶达浑，孙沙尔布，相继袭职。

纳都祜，音达户齐第八子。顺治初，任护军参领。从入关，破李自成，克潼关，定西安。移师下江南，追明福王至芜湖。并有俘馘，授半个前程。三年，从讨腾机思，土谢图汗、硕罗汗拒战，皆击败之。五年，从讨金声桓，有功。八年，擢正白旗梅勒额真，改副都御史，进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以伊逊无嗣，纳都祜当并袭，复遇恩诏，覈改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四年，都察院请更定世职袭次，上疑其徇私，坐罢官。十七年，卒。无子，以锺金孙贵钦、吉赛子卢柏赫分袭。

武赖，吴尔汉子也。隶满洲镶黄旗。天聪四年，与布尔堪等将精兵百人略明边，渡大。八年，任甲喇额真。九年，擢固山额真，领正蓝旗。崇德元年七月?凌河，驰斩俘获甚来窥伺，尽歼之。师还，坐出边不收后队?，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明遵化三屯营守备率，诳言阿济格逼胁，临阵败走，罚白金四百。十二月，上自将伐朝鲜，武赖从，与豫亲王多铎共击败诸道援兵。复与固山额真谭泰等率阿礼哈超哈兵攻汉城，树云梯以登，守陴者奔窜，尽收其辎重牲畜以归。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至山东，击败明内官冯永盛、总兵侯永禄等，经董家口，敌兵千馀，依山为阵，武赖与战屡捷，?其垒。明将复率兵要我军辎重，武赖与准塔击破之，遂乘胜行略地。

以功，授牛录章京。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刈禾锦州，明兵出拒，武赖追击，迫使入城，遂略松山。八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至浑河，击败明兵。师还，经密云，明兵以火器断归路，武赖与固山额真鰲拜奋勇驰突，明兵溃走；度塞，复败敌，整军出边。以功加半个前程。顺治初，入关破李自成，三诏，进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老乞休。寻卒，谥康毅，建碑纪绩。

齐子鰲拜，郎格孙席卜臣，皆别有传。

冷格里，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弟也。少事太祖，从征伐。?功，自备御累进一等副将。明将毛文龙分兵自朝鲜义州城西渡鸭绿江，入海岛中，辟田以耕。天命九年秋八月，上命冷格里将左翼兵、吴善将右翼兵袭击之。道得谍，知明兵昼渡江穫于岛，夜还屯江岸。冷格里夜引兵自山蹊潜行，平旦，度明兵已渡江，即疾驰，揭支流以济。入岛，争舟，多堕水死，焚岛中积聚而还。?明将卒皆惊，奔溃，追斩五百馀级，馀

太宗即位，以其弟纳穆泰为八大臣领本旗，而冷格里列十六大臣佐之。蒙古扎鲁特部贰于明，大贝勒代善等帅师讨之，冷格里及甲喇额真阿山将六百人为前锋，略喀尔喀巴林部，逐守卒，纵火燎原，张军势，转战而前，获扎鲁特部贝勒巴克等十四人，俘二百七十一，掠驼、马、牛、羊三千九百四十有二。师还，上率诸贝勒大臣迎劳，进三等总兵官。

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等伐朝鲜，夜引兵八十人袭明边，一夕入六堠，尽俘其堠卒，遂袭义州，克之。论功，进一等总兵官。三年二月，明兵自海岛移屯朝鲜铁山，冷格里率精兵攻之，多所斩馘。九月，从扬古利率兵逐逃人雅尔古，遇毛文龙部卒以采葠至者，俘数十人以还。四年，纳穆泰以弃灤州黜，擢冷格里为八大臣，领本旗。五年五月，与喀克笃礼分将左右翼兵伐南海岛，有功。八月，太宗伐明，冷格里从，围大凌河城，冷格里以所部军于城西北。

上招明总兵祖大寿降，大寿未?，先使裨将韩栋出谒，出冷格里所守门。冷格里令军士戎服执戟，立营门内外，示栋军容。栋既谒上还，将入城，冷格里呵使止门外，问姓名，审形貌，然后令入。栋具以语大寿，大寿怵我军严整，乃决降。

七年六月，从贝勒岳讬等将右翼兵伐明，取旅顺，师还，上迎劳如初。是年冬，冷格里有疾，十二月，上亲至其第视疾。八年正月，卒。上临其丧，哭之恸，驾还，设幄于丹墀，坐而叹息，漏下二鼓始入宫。明年，上行幸，道经其墓，下马酹而哭之。顺治十二年，追谥武襄。

子穆成格。天聪四年，从伐明，克永平四城。薄明都，明侍郎刘之纶率兵出御，战败，所将兵尽歼，之纶匿石岩下，穆成格射杀之。八年，袭一等总兵官，寻改一等昂邦章京。官至刑部左参政。卒，子穆赫林，袭。顺治初，改一等精奇尼哈番。

恩诏，累进一等伯。康熙中，其孙吉当阿袭，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间，定封一等子。

纳穆泰，扬古利幼弟，其母襁负来归者也。少从太祖征伐。太宗即位，擢为八大臣，领本旗，以笃义贝勒巴雅喇子拜音图及其兄冷格里为十六大臣佐之。天聪元年，从伐朝鲜。三年冬，从伐明，攻遵化，率所部军其城西北。四年春，复克永平，降迁安，下灤州，是为永平四城。师还，命贝勒阿敏督诸将戍守，纳穆泰与图尔格、库尔?、高鸿中率正黄、正红、镶白三旗分守灤州。

明经略孙承宗锐意复四城，四月，遣兵攻灤州，不能克而退。五月，监军道张春、监纪官邱禾嘉，总兵祖大寿、马世龙、杨绍基，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张弘谟、刘天禄、曹恭来攻，纳穆泰与图尔格分门而守，矢石竞发，出精锐绕城搏战，驱敌出壕外。?诚、孟弢悉敌复突至，攻纳穆泰所守门，焚城楼，或执纛缘云梯先登，我兵阿玉什斩之，夺其纛，敌稍卻，求援于阿敏。阿敏守永平，使巴笃礼以数百人往，夜突围入城。敌以砲攻，我兵不能御，守四日夜，弃城奔永平就阿敏。阿敏旋引师还，永平四城复入于明。纳穆泰坐论死，上命宥之，夺官，籍其家。

五年，将兵入明边逐逋，斩六人，执九人以归。明宁远人张士粹来降，诡言明筑大凌河城，使纳穆泰与图尔格将千人往诇之，还言士粹等言妄，悉诛之。寻擢兵部承政，授游击世职。复与图尔格略锦州、松山。八年，改官制，授固山额真、三等甲喇章京。秋，从上伐明，自上方堡入，八月，克灵丘县王家庄，先登有功。九年二月，命贝勒多尔衮将万人，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纳穆泰将右翼，图尔格将左翼。师还，入明境，自平鲁略代州，至崞县出边，纳穆泰、图尔格以兵千人殿。明总兵祖大寿率马步兵三千人追至，?，获人畜七万六?图尔格奋击破之；溃兵合马步五百馀据台为阵，纳穆泰麾兵围攻，尽歼其千二百。?功，加三等梅勒章京。十月，卒。上欲临其丧，诸贝勒谏止，赐御服以敛。顺治四年，改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三传，降袭。扬古利从弟谭泰，自有传。

谭泰弟谭布，天聪初，为巴牙喇甲喇章京。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城，城人出樵采，率先邀击，斩三人，俘二人，复与希福等击败明援兵自锦州至者。崇德三年，授议政大臣。四年十一月，与萨穆什喀、索海等伐索伦部，取道虎尔哈部，攻雅克萨城，得丁壮三百馀。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迎战，击卻之，护所俘以归。授牛录章京，赐貂皮及人户。五年，擢，明兵骤至，残屯丁，论罚如例。六年，?十六大臣。时我兵屯田义州，谭布及觉善率兵为伐明，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以步卒出战，谭布冲坚力战，复败其骑卒，斩材官一以徇。明总督洪承畴来援，谭布从其兄谭泰迎战，敌骑至，谭布屡奋战挫敌。以功，加半个前程。祖大寿既降，上命诸大臣与较射，赏诸中侯者，谭布赐驼一。八年正月，复与觉善戍锦州。九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略宁远。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至庆都，进二等甲喇章京。二年，从饶馀郡王阿巴泰镇山东，与准塔徇徐州，击败明军，得舟五百馀、砲五十有七。时豫亲王多铎下江南，自泗州渡河趋扬州，而明总兵刘泽清、总漕田仰犹保淮安，谭布与准塔师至清江浦，泽清、仰皆走，遂定淮安，下如皋、通州，抚辑附近诸州县。进一等甲喇章京，加半个前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击张献忠。

出城?六年，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姜瓖，围大同。瓖潜结援贼倚北山缀我军，而自纠为；又分兵徇太原、?夹击。谭布与鰲拜、车尔布等先破贼援，还击瓖，迫使入城，斩殪甚平阳、汾州。论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三月，授工部尚书。是年八月，谭泰诛，诏兄弟毋连坐。寻罢尚书，复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四年，卒。

萨穆什喀，佟佳氏，扈尔汉第三弟也。隶满洲正白旗。少从太祖转战，积功授游击。尝以十二人逐敌山麓，斩百人，获五十三人，马、牛、羊千计。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白旗。

天聪四年，从伐明，攻灤州。七年，复从贝勒岳讬等伐明，规取旅顺。时师自陆行，舍马徒行。至水次，岳讬勉萨穆什?皆乘马，萨穆什喀曰：“师潜进，安用乘马为？”乃率喀努力，萨穆什喀对曰：“如贝勒言。此城誓必下，不空归也！”遂与白奇超哈章京巴奇兰以舟先，身被百创，战益厉，遂破旅顺。师还，太宗郊劳，亲酌金?以赐，进一等参将。八，取?年，授甲喇额真。从贝勒杜兰戍海州。十二月，命副巴奇兰伐黑龙江虎尔哈部，降其其地。九年四月，师还。加三等梅勒章京，授白奇超哈章京。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伐明，入长城，与额驸苏纳帅师攻容城，先登，克之。三年，授议政大臣。复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皮岛，督摆牙喇兵渡江，先至岸，与固山额真阿山、叶臣等共攻克之，斩其守将沈世魁，进二等。七月，授工部承政。

四年，与刑部承政索海分将左右翼伐索伦部，部人达尔布尼、阿哈木都户、白库都、汉必尔代据厄库尔城拒我师，萨穆什喀合左右翼攻克之。进攻铎陈，未下，牛录额真萨必图等引兵助攻，铎陈、阿撒津二城兵潜出邀战，萨穆什喀设伏败之，斩七十人。五年，师还，上郊劳赐宴。吏议萨穆什喀伐索伦，得三屯，复叛，其长博穆博果尔掠正蓝旗辎重，坐视不救，当削职、籍没，上命削职，贳籍没。萨穆什喀陈辩：“博穆博果尔掠辎重，率兵追击里许，乃与右翼索海等兵遇，索海等攘功。”

上命王、贝勒、议政大臣勘覈，以萨穆什喀言妄，论死，上特宥之。复追论戍海州时备不严，屯丁为敌杀，论罚鍰。

七年，从伐明，攻锦州，敌犯塞，萨穆什喀力战，敌三至三卻。锦州下，复授世职牛录章京。八年，卒。子罗什，袭职。

雅赖，扈尔汉第七弟也。事太祖，从伐乌喇，略地朝鲜，数被创。从攻辽东，破蒙古兵。从伐察哈尔，先登杀敌。天聪三年五月，与甲喇额真罗璧等将千人略明新城路，遇毛文，杀九千?龙旧部采参者，斩六十人，毁其舟。九月，从扬古利逐逃人雅尔古，复遇文龙部六百馀人，获千总三及从者十六。十一月，太宗伐明，薄明都，袁崇焕来援，攻摆牙喇兵，城兵出应，雅赖力战?之。五年，从攻大凌河，屡胜。

尝单骑入敌阵，出战死者尸。七年，取旅顺口，与萨穆什喀同舟先济，敌据岸列阵以拒。雅赖超跃登岸，大呼曰：“雅赖先登矣！”遂入敌阵。黎明，与敌战，入城被创，战益奋，我兵或少卻，辄手刃之。城下，授世职备御。崇德二年，授议政大臣。八年，加半个前程。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二年，从破自成兵潼关，定河南、江南。论功，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八年三月，擢户部尚书。四月，坐驻防河间，牛录额真硕尔对讦告发饷不均，罢，并削拖沙喇哈番。

康熙三年，卒。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洪尼雅喀，吴扎库氏，世居噶哈里。太祖初起时，扈伦诸部方强，乌喇尤横肆，闻洪尼雅喀以材武豪于所部，劫其孥，迫使归附。洪尼雅喀既偕往，念乌喇贝勒不足事，中途弃，隶满州镶红旗。?走；与弟萨苏喀、萨穆唐阿率其族四十人归太祖。

授牛录额真，俾领其天命三年，从伐明有功，擢甲喇额真。天聪二年，太宗自将伐明，攻锦州。师薄城，洪尼雅死，洪?喀先登，毁其堞，坠伤足，敌迫之，将执而絷焉，季弟萨穆唐阿以壮达从军，驰护尼雅喀乃免。八年五月，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

寻卒。子武拉禅。

武拉禅袭世职。顺治元年，授摆牙喇甲喇额真。十月，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十二月，至潼关，甫立营，贼掩至，击?之。二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趋平湖，败敌，获来攻，武拉禅与战于赭山、于硃桥、于范村，屡胜?战舰。进略杭州，马士英、方国安拥。四年，授镶红旗蒙古梅勒额真。五年正月，增设沧州、大名驻防，命武拉禅以梅勒额真驻大名。金声桓为乱，从征南大将军谭泰攻南昌，五合五胜。声桓以步骑七万拒战，率本旗兵合击，大破之。声桓既死，剿馀寇于袁州，击败明将硃翊鏦，定府一、县二。

千人；别遣甲喇?六年七月，有赵凤冈者，为乱于畿南，武拉禅讨之，斩凤冈，歼其额真哈其哈等击贼宝山村，获其渠田东楼、杨牌子。七年五月，授刑部侍郎。?

功，遇恩诏，世职屡进，寻定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二年，从宁海大将军宜尔德攻舟山，明将陈六御等以三万人拒战，武拉禅督纛奋击。以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复以恩诏，加拖沙喇哈番阿拉那于市，武拉禅勘狱，反罪阿拉那，坐?内大臣额尔克戴青家奴殴侍?。十六年，领侍枉抑，削所加拖沙喇哈番。十七年，以病免。康熙六年十月，卒。

萨苏喀，洪尼雅喀仲弟也。事太祖，授摆牙喇甲喇额真。天命七年，从太祖伐明，攻广宁，战于沙岭。我师有都尔根者，马蹶，敌骑三共取之，两刃交下，萨苏喀驰入敌阵，跃马大呼，斩一人，排一人扑地，遂翼之出，无敢逼者。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薄明都，萨苏喀为前驱侦敌。五年，师围大凌河城，城兵突出，萨苏喀率兵追击，及壕而返；城兵寻复，从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劳萨击败宁远兵，获马二十有?出，又击败之。八年二月，略明前屯二。，敌三百屯城外，奋击，敌溃走，逐之至城下，斩获甚?六月，师至大同，以三十人侦左。九年，从贝勒多尔衮招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进略明边。固山额真图尔格设伏败敌，敌?溃走，萨苏喀蹑其后，斩级最，授半个前程。寻擢礼部参政。崇德二年，与甲喇额真丹岱等以八十人略明边，次清河，敌七百屯守，与战大胜，获纛二、马二十馀。五年，围锦州，守，战比有功。顺治初，擢镶红旗?木鲁河。六年，围松山。八年，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满洲梅勒额真。从入关，击李自成，与梅勒额真和讬共驱入敌营，中砲没，赠三等甲喇章京。

阿山，伊尔根觉罗氏，世居穆溪。父阿尔塔什，率阿山及诸子阿达海、济尔垓、噶赖，以七村附太祖。太祖妻以同族女兄弟，号“额驸”，而以阿山等属贝勒代善。

代善置閒散，觖望，与诸弟及其子塞赫等逃之明。上收其孥，贝勒阿敏以兵追之，射殪阿山二子，阿山亦被创，兄弟相失。穆克谭追射阿达海，阿达海斫穆克谭，坠马几死，遂夺其马，与阿山等入明边，寻复自归。太祖问其故，对曰：“举族相投，矢?命疆埸，岂直充?役乎？”乃置诸左右。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

天命六年，从伐辽阳，授二等参将。太宗即位，旗置大臣一为将，其次置大臣二为佐，又其次置大臣二备调遣。使阿山佐正白旗，阿达海与同旗备调遣。是岁，贝勒代善等帅师伐扎鲁特部，上令阿山与冷格里以兵六百入喀尔喀巴林部逐逻卒，纵火张军威。师还，进三等副将。

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克义州。阿达海坐匿太祖御用兜鍪，鞭五十。又违上命，为贝勒多铎媒聘国舅阿布泰女，论死，上宥之，命夺官，籍其家之半。阿达海讬言捕鱼，以十骑逾赫图阿喇城遁，克彻尼追之还。阿达海私语从人曰：“我欲乱箭射杀克彻尼，如尔辈何！”语闻，上命诛之。

三年秋，阿山复与弟噶赖子塞赫及阿达海子查塔、莫洛浑奔明宁远，上收其孥，遣兵往追之，阿山等将入明境，遣从者先，明守塞兵执而杀之。阿山等惧，复还，请罪，上复宥之，还其孥，使复职。阿山乃讦雅荪与同谋，雅荪者起微贱，以叶赫攻兀扎鲁城时，战有功，太祖宠任之，雅荪矢言殉太祖。太祖崩，不果殉，临丧慢。

至是，鞫得实，遂坐诛。

冬，从上伐明，克洪山口城，薄明都，军于城东南。阿山与图鲁什周视敌营，请速进攻，上命即夜漏三下列阵，诘旦遂战，大破明军，阵斩武经略满桂等。四年，攻永平，上命阿山及叶臣选部下猛士二十四人，乘夜挟云梯以攻，谕曰：“登梯当令四人先分立梯端二旁，次令四人登，又次令十六人相继上，又次则尔曹督其后，复令各旗出将一兵千人助攻。”次日，日加寅，薄城树梯，犯矢石奋战。俄，城上砲裂药发，敌兵自惊扰，阿山督所部冒火锐上，诸军继进，遂克其城。

五年，攻大凌河，率锐骑逻锦州、松山，俘明兵，明守将出援，与劳萨、图鲁什以三二千，斩百馀级，获纛三。上劳以金?，寻授固山额真。六年，上自将伐察哈尔?百人败其，阿山与梅勒额真布尔吉方行边，闻上至西拉木伦河，帅师来会，上命率精骑三百助图鲁什为前驱。察哈尔汗遁去，上引还，复命阿山等帅师防边。七年，与布尔吉侦鹿岛，多所俘获。八年，与图鲁什略锦州，贝勒岳讬谓图鲁什曰：“军中调遣，当就阿山商榷，勿违其言。”既，复从伐察哈尔，斩蒙古逃人。追录克永平功，进三等昂邦章京，免徭役；并分以虎尔哈俘百人，隶所领牛录。

九年，师入明边，略山西，明兵自山海关赴援。上命贝勒多铎军广宁，阿山与固山额真石廷柱率噶布什贤兵四百前驱趋锦州，明副将刘应选等以兵三千五百人来御，遇于大凌河。将战，多铎后军骤至，自山而下，士马腾踔，军容甚盛，明兵惊沮。阿山突起掩击，我师从之，阵斩应选，歼其兵五百，克台堡一。师还，赐良马、铠甲。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下雕鹗、长安岭二城，率本旗兵独克东安县。师还，明兵来追，阿山殿，击斩略尽。二年，取皮岛，与叶臣将左翼舟师攻其西北隅，先登，斩守将沈世魁，进一等昂邦章京世职。六年八月，复围锦州，城兵突围出攻我师，松山守将潜谋夺火器，阿山迭击败之。七年十月，复从贝勒阿巴泰伐明，入墙子岭，转战至兗州。师还，赉银币。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自成败走，阿山偕左翼梅勒额真阿哈尼堪、右翼固山额真马喇希，济薄津击破之，克平阳。以功，进三等公。二年，豫亲王多铎自陕西移师下江南，阿山及诸将从。与马喇希等取淮河桥，渡淮拔扬州；率舟师溯江上，克江宁，获明福王。江南既定，从贝勒博洛、固山额真拜音图徇浙江，师次杭州，明潞王常淓降。嘉兴、湖州、绍兴、宁波、严州皆下。师还，赉金银、鞍马。

阿山自太宗时，屡坐事被论，辄贷之。三年，坐妄听巫者言，罪所部，被讦，罢官，夺世职。旋复授一等昂邦章京。四年，改一等精奇尼哈番。旋卒。乾隆初，定封一等男。从弟阿尔津，自有传。

，其子孙皆能以骁勇?论曰：太祖时，邻近诸部族归附，常书兄弟最先，康果礼等最自?。博尔晋、雅希禅杀敌致果，盖劳萨、图鲁什之亚也。扬善、冷格里、萨穆什喀皆有战绩，非藉父兄显者。洪尼雅喀尤以材武名。阿山屡去复归，诛弟而用兄，驾驭枭桀，惟恩与法，握其要矣。

## 列传十五

额尔德尼噶盖噶盖子武善布善布善子夸扎达海尼堪库尔缠弟库拜英俄尔岱满达尔汉弟马福塔明安达礼

额尔德尼，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明敏，兼通蒙古、汉文。太祖时来归，隶正黄旗满洲。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

满洲初起时，犹用蒙古文字，两国语言异，必移译而成文，国人以为不便。太祖起兵之十六年，岁己亥二月辛亥朔，召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使制国书。

额尔德尼、噶盖辞以夙习蒙古文字，未易更制。上曰：“汉人诵汉文，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诵蒙古文，未习蒙古字者皆知之。我国语必译为蒙古语，始成文可诵；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奈何以我国语制字为难，而以习他国语为易耶？”

额尔德尼、噶盖请更制之法，上曰：“是不难。但以蒙古字协我国语音，联属为句，因文以见义可矣。”于是制国书，行于国中。满洲有文字自此始。

蹑我师后，额尔德尼偕?天命三年，从伐明，取抚顺，师还，明总兵张承廕自广宁率诸将还击，斩承廕。?功，授副将。太宗时，额尔德尼已前卒，尝谕文馆诸臣，叹为一代杰冠军使。赐姓赫舍里，改入大学士希福?出。顺治十一年，追谥文成。子萨哈连，官至銮仪族中。

噶盖，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后隶满洲镶黄旗。太祖以为扎尔固齐，位亚费英东。岁癸巳闰十一月，命与额亦都、安费扬古将千人攻讷殷佛多和山寨，斩其酋搜稳塞克什。岁戊戌正月，命与台吉褚英、巴雅喇及费英东将千人伐安褚拉库路，降屯寨二十馀。岁己亥，受命制国书。是年九月，命与费英东将二千人戍哈达。

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贰于明，将执二将。二将以告，太祖遂灭哈达，以孟格布禄归。

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坐不觉察，并诛。子武善。

武善年十六，太祖念噶盖旧劳，授牛录额真。天命九年，明将毛文龙遣兵入海岛屯耕。语详冷格里传。文龙复遣兵三百登海岸掠，武善与满?，太祖命武善与冷格里击之，歼其都里率兵追击，斩裨将三，还所掠。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红旗。天聪八年，上遣诸将伐明，武善与阿山为后队，遵上方略，设伏败敌，授三等甲喇章京。崇德元年，诇知明兵袭滨海鹺场，上命武善与吏部参政吉恩哈驰援，击走明兵。三年正月，喀尔喀扎萨克图窥归化城，上自将御之，武善与吴巴海从。吴巴海?卒盗军糈，武善坐徇隐，夺世职。八月，授工部参政。时蒙古、瓦尔喀诸部皆附，使至，每以武善典其事。顺治元年，卒。

布善，武善弟。事太宗，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兼牛录额真。寻护巴牙喇纛章京，列议政大臣。崇德五年，从伐明，攻锦州，击败杏山骑兵。六年，复从伐明，攻松山，洪承畴以而饷不继，必引去，命诸将比翼列营，直抵?力战卻敌。上度明兵?十三万人赴援，布善先海滨。入夜，明兵果引去，诸将截击，布善率兵穷追，斩获无算。八年，复从伐明，攻克前、中前所。顺治初，从入关，予牛录章京世职。二年，从征江南，卒于军。?屯

夸札，布善子，袭职。遇恩诏，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七年，授护军参领，兼佐领。康熙十三年，从定南将军希尔根讨耿精忠，围抚州，屡破贼，贼弃城走。四年，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讨吴三桂，其将夏国相屯萍乡，依山结寨。夸札率兵奋击，大破之，国相等弃资械走。十七年，迁护军统领。十八年，擢镶红旗蒙古都统。从安亲王攻武冈，军器辎重自水道进，贼截溪，夸札率兵驰击，贼卻走。绿旗兵屯溪岸，贼舟坌集逼屯，夸札自陆赴援，道险，?，马不能行，乃率兵步行。贼据山梁，设鹿角，列火器以拒，夸札督兵直前，斩获甚贼水陆皆溃。十九年，命将湖广兵诣广西，参赞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军务，讨叛将马承廕，克武宁，进取象州，围柳州，承廕降，进复庆远。广西平，还京。二十一年，卒。?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达海，先世居觉尔察，以地为氏。祖博洛，太祖时来归。父艾密禅。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

达海幼慧，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属草；令于国中，有当兼用汉文者，皆使承命传宣：悉称太祖旨。旋命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太宗始置文馆，命分两直：达海及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译汉字书籍；库尔?、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记注国政。

天聪三年，上伐明，既击破满桂等四总兵军，遣达海赍书与明议和，明闭关拒勿纳；复命达海为书二通，一置德胜门外，一置安定门外，乃引师还。四年，复伐明，至沙河驿，命达海以汉语谕降。克永平，命达海持黄旗登城，以汉语谕军民，城中望见，皆罗跪呼“万岁”。降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从贝勒阿巴泰入见，命达海以汉语慰劳。三屯营、汉兒庄既降，明兵袭三屯营。上虑汉兒庄复叛，命达海以汉语抚定之。是年，所译书成，授游击。五年七月，赐号“巴克什”。九月，复伐明，破大凌河，命达海以汉语招总兵祖大寿。上赐宴，复命传谕慰劳。十二月，定朝仪。

达海治国书，补额尔德尼、噶盖所未备，增为十二字头。六年三月，太宗谕达海曰：“十二字头无识别，上下字相同。幼学习之，寻常言语，犹易通晓；若人姓名及山川、土地，无文义可寻，必且舛误。尔其审度字旁加圈点，使音义分明，俾读者易晓。”达海承命寻绎，字旁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补所未备，谓：“旧有十二字头为正字，新补为外字，犹不能尽协，则以两字合音为一字，较汉文翻切尤精当。”国书始大备。是年六月，达海病，逾月病亟。上闻，垂涕，遣侍臣往视，赐蟒缎，并谕当优恤其子。达海闻命感怆，已不能言，数日遂卒，年三十八。

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皆未竟。

无完者。七年二月，以其长子雅?达海廉谨，在文馆久，为领袖。其卒也，当敛，求秦降一等袭职，授备御。国初文臣无世职，有之自达海始。十年，赐谥文成。康熙八年五月，圣祖从其孙禅布请，立碑纪绩。

达海子四，长子雅秦，以备御兼管佐领。崇德三年，从伐明，毁董家口边墙入，略明畿内，下山东，所向克捷。还，出青山口，遇明军，雅秦率步兵击败之。四年，从攻松山。六年，从围锦州，城兵突出犯我军，雅秦率所部兵御敌，皆有功。旋授吏部理事官。八年，调户部理事官。顺治元年四月，从入关，击败李自成。迭遇恩诏，进世职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三月，授吏部侍郎。七月，擢国史院大学士。

十月，卒。九年，上以恩诏进世职过滥，命改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予其子禅布袭职。康熙二十一年，圣祖巡方，命从官祭雅秦墓。

达海次子辰德，太宗尝召其兄弟，赐馔予币，命辰德勤习汉文，其后仕未显。

三子喇扪，康熙间，以前锋统领从讨吴三桂，战衡州，阵没，赠拖沙喇哈番。

四子常额，雅秦卒后，世祖特授学士，而雅秦子禅布，康熙初亦官秘书院学士，为达海请立碑。三桂既平之明年，圣祖谘诸大学士：“达海巴克什子孙有入仕者乎？”

明珠对：“闻有孙为鸿胪寺官。”因下吏部录达海诸孙陈布禄等十二人引见，命授陈布禄刑部郎中。其后国子监祭酒阿理瑚请以达海从祀孔子庙，礼部尚书韩菼议不可，乃罢。

达海以增定国书，满洲?推为圣人。其子孙：男子系紫带，亚于宗姓；女子不选秀女。

尼堪，纳喇氏，世居松阿里乌喇。太祖时来归，赐号“巴克什”。旗制定，隶满洲镶博尔晋等率师伐虎尔哈部，收五?白旗。初以说降蒙古科尔沁部，授备御。天命十年，偕侍百户以还，上郊劳赐宴。

。从太宗伐明，攻锦州，有功。七年，从诸贝勒按狱蒙古诸部，?天聪初，擢一等侍牛录额真阿什达尔汉以所赍敕二十道付尼堪，尼堪以授从者，失其九。所司论劾，罚如律。蒿齐忒部台吉额林等来归，命尼堪往迎。八年正月，收其部落户口、牲畜以还。七月，上伐来归，命尼堪还盛京安置。时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使尼堪偕卦尔察、?明，道遇察哈尔部席特库率兵十二人侦明兵。明兵適至，奋击败之，逐至辽河，凡三战，斩馘百馀，明兵引退。九年，从贝勒岳讬戍归化城，土默特部私与明通，岳讬使尼堪及参领阿尔津伺塞上，得明使四辈、土默特使十辈，皆执以归。

寻与英俄尔岱等使朝鲜。

崇德元年六月，授理籓院承政。二年正月，太宗伐朝鲜，既克其都，命尼堪及吉思哈、叶克舒帅师?护科尔沁、扎鲁特、敖汉、柰曼诸部兵伐瓦尔喀，将出朝鲜境，朝鲜兵屯吉木海，阻师行，尼堪督兵进击，大破之，斩平壤巡抚。既，朝鲜兵二万馀人复来追袭，尼堪等设伏诱敌，歼万馀人。敌遁，据山巅立栅拒守，师围之三日，遂下。降哈忙城巡抚及总兵副使以下官，获牲畜、布帛诸物无算。进略瓦尔喀部，以所获畀蒙古诸部兵，寻引师还。复偕阿什达尔汉使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喀喇沁诸部颁赦诏，会诸部王贝勒清庶狱。三年五月，坐谳狱科尔沁失实，解任。七月，授理籓院右参政。四年，伐明，徵蒙古诸部兵，兵至不如额，命尼堪使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诸部诘责。五年四月，上以尼堪充副任使，授三等，编为八牛录。七月，复命徵蒙古诸部?甲喇章京。复命安集索伦、郭尔罗斯两部新附之兵伐索伦，简其军实。

世祖定鼎，论功，进二等。顺治二年，从豫亲王多铎下河南，将蒙古兵自南阳趋归德。四年，论功，进三?，降州一、县四。论功，进一等。三年，从多铎讨苏尼特部，大破其等阿思哈尼哈番。迁理籓院尚书。六年，喀尔喀使至，餽睿亲王多尔衮马，巽亲王满达海以为言，尼堪启王，王曰：“如例云何？”尼堪曰：“外籓职贡，例不当餽诸王。”王恶其语侵己，令内大臣议罪，夺其俸。三遇恩诏，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袭。十年，上以尼堪老，进二等，致仕。十七年，卒。无子，以其弟阿穆尔图、阿锡图，从子玛拉、兆资分袭世职。玛拉自有传。

库尔?，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祖曰赖卢浑，父曰索塔兰。赖卢浑先为哈达都督，索塔兰及所部来归。旗制定，隶属满洲镶红旗。太祖以女妻索塔兰，生子四，库尔?其次子也。天命元年，召直左右。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五部来议和，库尔?赍书莅盟；九年二月，复将命如科尔沁修好：皆称旨，授牛录章京。

太宗即位，伐扎鲁特部，库尔?从，师还，上劳诸贝勒。饮至，达海承旨问诸贝勒行军胜敌始末，库尔?为诸贝勒具对，成礼。天聪元年，伐朝鲜，库尔?从，朝鲜王李倧请行成，库尔?及副将刘兴祚将命宣抚。倧既约降，库尔?等还报，朝鲜诸将不知倧已约降也，以步骑兵千人邀诸平壤，库尔?集从者环甲突围出。朝鲜兵蹑其后，库尔?令从者前行，而以十骑殿，杀朝鲜兵三，疾驰六十里。朝鲜兵三百骑继至，库尔?率十骑凭?隘为伏，击败之，斩朝鲜将四、兵五十馀，获马百，卒达沈阳。上复命赍谕至军中申军令，定盟誓而还。

三年四月，定文馆职守，命记注时政，备国史。四年正月，伐明，库尔?偕游击高鸿中先至灤州，设谋使启城门，师遂入。二月，师还，库尔?从诸将戍焉。五月，明监军道张春等来攻，库尔?与牛录额真觉善等勒兵出战，奋逾堑，直趣敌阵。春等稍卻，旋发火器焚城楼，坏睥睨，库尔?与觉善还兵御之，敌不能登。都统图尔格等以孤军无援，退保永平，敌围益急，库尔?且守且战，屡有斩馘。旋从贝勒阿敏等弃诸城，还都待罪。上以在灤州时能力战，特贳之。

库尔?先以口语被讦。五年十一月，使朝鲜，以汉文作书遗朝鲜，受私餽。六年六月，使明得胜堡议和，以其人来，上召入见，屡失期。七年二月，上发库尔?诸罪，并追议庇刘兴祚罪，论死。兴祚者开原人，见辱开原道，遂率其诸弟兴治等以降，太祖以国语名之曰爱塔。克辽东，授副将，领盖、复、金三州。兴祚婪，索民财畜，被讦解任，遂有叛志。事屡败，太宗屡覆盖之。兴祚使其弟兴贤逃归毛文龙，作书遗库尔?，诡言且死，讬以营葬，诳瞽者醉而缢杀之，焚其室逸去。库尔?得书，视兴祚，见瞽者尸，以为兴祚也，持之恸，告于上，以其子五十袭职，为营葬。既而其弟兴治亦遁，诈渐露。兴祚、兴治去事文龙，文龙荐为参将。袁崇焕杀文龙，使兴治及陈继盛分将其兵。天聪四年，上攻永平，兴祚在敌中，袭我军中喀喇沁兵，杀数十人。使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将五百人求兴祚。兴祚将趋山海关，阿巴泰遮其前，济尔哈朗迫其后，遂战，甲喇额真图鲁什获兴祚，杀之，执兴贤以归。库尔?

解衣瘗兴祚，上命发而磔之，库尔?复窃收其遗骼。时兴治将兵驻皮岛，诸弟兴基、兴梁、兴沛、兴邦皆为偏裨。兴沛以游击守长山岛，上遣使招兴治等，讳言逻卒误杀兴祚；且令兴贤附书述上恩，赡其母及妻。使屡返，复遣护其妻以往，兴治亦屡答上书，自署“客国臣”，枝梧不得要领。会兴治为兴祚发丧，而继盛信谍言，疑未死，兴治忿，执杀继盛，因纵掠。明使黄龙镇皮岛，兴治复为乱，被杀。上亦杀兴贤及其诸子。库尔?与兴祚善，未叛，屡为上言，终收其骨，卒以此及。上犹念其有劳，命毋籍其家。世祖定鼎燕京，诏视一品大臣例，予宅地、奴仆。

库尔?弟库拜，初以小校事太祖，从伐明，取抚顺，战败追兵，复下辽、沈，命为牛录额真。天聪五年，从伐瓦尔喀，手被创，犹力战，克堡一。是年七月，初设六部，授吏部参政。?功，授牛录章京世职。复以吏部考满，授三等甲喇章京。八年，从伐黑龙江诸部。九年，进二等甲喇章京。崇德元年，从伐朝鲜。追论伐瓦尔喀时夺部卒俘，复令部卒私猎，论罚，罢牛录章京。三年七月，更定官制，改吏部理事官。五年正月，卒。

英俄尔岱，他塔喇氏，世居扎库木。太祖时，从其祖岱图库哈理来归，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白旗。天命四年，从攻开原。有蒙古巴图鲁阿布尔者，素以骁勇名，降明为边将，出战，英俄尔岱驰斩之。六年，从克沈阳，授游击。从克辽阳，授二等参将。

天聪三年，从伐明，克遵化，太宗督诸军向明都，而令英俄尔岱及李思忠、范文程以兵八百守遵化。师既行，所下诸城堡石门驿、马兰峪、三屯营，大安口、罗文峪、汉兒庄、郭家峪、洪山口、潘家口、灤阳营皆复为明守。明兵夜薄遵化，英俄尔岱率兵击卻之。平旦悉锐奋击，明兵退，斩殿?，明将以骑兵列阵待，英俄尔岱出战，明兵骤至，英俄尔岱麾其者五人，俘材官一，明兵宵奔。英俄尔岱以师从之，复歼骑卒百、步卒千馀，以书谕诸城，罗文峪、三屯营、洪山口、汉兒庄、灤阳营五城复降。

五年七月，定官制，始设六部，以英俄尔岱为户部承政。七年，明故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自登州来降，使英俄尔岱及游击罗奇赍书徵粮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使其臣朴禄报聘，言毛氏旧为敌，不原输粮。太宗复以书谕，略言：“毛氏将今归我国，以兵守其舟，当就便输以粮。”遣英俄尔岱及备御代松阿赍书复往，朝鲜乃输粮如指。八年五月，改进一等甲喇章京。

太宗自将伐察哈尔，察哈尔林丹汗走图白特，所部溃散。或得俘，言同行凡千馀户，方苦无所归，上命英俄尔岱及梅勒额真觉罗布尔吉将二千人往迹之。英俄尔岱等行遇蒙古头人侯痕巴图鲁率千户将来归，遣使谒上；复遇台吉布颜图，纵兵击杀之，斩二百馀，俘四十奔愬于上，言：“我曹自察?以还。上以驼马及所俘，赉英俄尔岱及诸将士。既，布颜图部哈尔来归，遇大军，乞降不见允，横被屠戮。”上怒，命尽夺所赉。英俄尔岱寻以考满进三等梅勒章京。

十年春，诸贝勒及蒙古诸部以太宗功德日隆，议上尊号，令英俄尔岱赍书使朝鲜喻意。既至，倧谢不延纳，令英俄尔岱诣所置议政府陈说，设兵昼夜环守使邸。

英俄尔岱率诸从者夺民间马，突门而出。朝鲜王遣骑持报书追付英俄尔岱而别，以书诫其边臣令守界，英俄尔岱并夺之以闻。又遇明皮岛兵遮归路，击走之。

崇德改元，讨朝鲜，师克王都，倧出奔南汉城。二年春，上使英俄尔岱及马福塔赍敕诘责，朝鲜以书谢。师益进，薄南汉城，复使英俄尔岱、马福塔招倧出城相见，倧答书始称臣，然犹逡巡不敢出。上诇知倧寄孥江华岛，命睿亲王多尔衮以偏师下之，获其妃及诸子。倧乃出降，上留其二子为质，命英俄尔岱、马福塔送其妃及诸戚属还王都。二月，班师，倧出送，命英俄尔岱、马福塔宣谕，仍送之还。旋授议政大臣。十月，复命英俄尔岱、马福塔赍敕印使朝鲜，封倧仍为朝鲜国王。四年，授固山额真。五年，上以倧缮城郭，积刍粮，欺罔巧饰，使英俄尔岱及鄂莫克图赍敕诘责，倧上表谢罪。

六年六月，睿亲王多尔衮复攻锦州，九月，贝勒多铎等围松山，英俄尔岱皆在行间。七年，复使朝鲜鞫狱，还奏称旨。八年，考满，进三等精奇尼哈番。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是年，改承政为尚书，英俄尔岱仍任户部。二年，?功，封三等公。三年，奏请、军械、火器，以杜盗源，从之。四年，考满，进二等公。

五年二月，卒。?禁民间私售马

英俄尔岱娶饶馀郡王阿巴泰女，授多罗额驸。领户部十馀年，既领固山，仍综部政。屡坐事论罚，而恩顾不稍衰。太宗尝谕?臣曰：“英俄尔岱性素执拗，其于本旗人亦偶有徇庇。朕思人鲜有令德，英俄尔岱能殚心部政，治事明决，朕甚嘉之。

视诸部大臣不如英俄尔岱者多矣！”及睿亲王薨，得罪，夺英俄尔岱公爵，降精奇尼哈番。康熙间，辅臣鰲拜专政，陷大学士苏纳海等于死，以英俄尔岱与苏纳海同族，追论初授地不平、附睿亲王诸罪状，夺官。子宜图，官至内大臣，袭爵降三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满达尔汉，纳喇氏，先世居哈达。父雅虎，率十八户归太祖，太祖以为牛录额真，隶满洲正黄旗。擢扎尔固齐。与哈穆达尼伐东海卦尔察部，俘二千人以归，太祖郊劳，与宴。又克舒桑哈达，赐俘百。既乞休，满达尔汉继为牛录额真。从太宗伐虎尔哈部，降五百馀户。

天聪五年五月，上将伐明，规取海中诸岛，使满达尔汉与董纳密聘于朝鲜，且徵舟焉。时朝鲜初附，未敢开罪于明，满达尔汉等至朝鲜，国王李倧谢不见，且以兵守馆。越三日，满达尔汉谓守者曰：“我奉命至此，何慢我不相见？我归矣！”

遂与诸从者佩弓矢，策骑夺门出。倧使侍臣追及，请见，满达尔汉等乃入见，致使命而还。七月，授礼部参政。闰十一月，复与库尔?等使朝鲜，诫毋纵其民越境采猎，毋匿逃人，并令岁餽当如例，倧乃引咎，原如约。

八年，太宗自将伐明，攻大同，满达尔汉分兵克堡四、台一，又拔王家庄。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寻擢礼部承政。复使朝鲜。崇德二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克皮岛，赐白金、裘、马。顺治初，世祖定鼎京师，满达尔汉以老解部任，专领牛录。恩诏，进二等甲喇章京。三年，卒，谥敬敏。子阿哈丹，袭职。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从征福建，击郑成功?门，战死，恤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马福塔，满达尔汉弟也。初授牛录额真，与满达尔汉分辖所属人户。天聪五年，授户部参政。八年三月，与户部承政英俄尔岱如朝鲜互市。五月，太宗自将伐明，马福塔从贝勒济尔哈朗等居守。九月，赍奏诣行营，道明铁山，明兵邀战，斩五人，俘一人；又刵一人，纵使还。寻擢户部承政。九年，与参政博尔惠使朝鲜。自是通使朝鲜，马福塔辄与。

崇德元年，复与英俄尔岱等使朝鲜，明皮岛兵遮道，击走之。九月，复如朝鲜义州监互市，得明逻卒，知明兵入??，因率百人蹑其后，明兵引去。值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伐明还，渡辽，具舟以济师。十二月，太宗自将伐朝鲜，命马福塔与劳萨率兵先驱。语详劳萨传。朝鲜国王李倧走保南汉山城，二年正月，师克朝鲜都，进攻南汉山城。马福塔两奉敕入城数倧罪，且谕降。倧先使其臣谢罪，寻率?僚出城谒上。

二月，上班师，倧出送，命马福塔与英俄尔岱送倧还城。倧餽金，?之，以闻。四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明皮岛，马福塔攻其赍还，又令朝鲜?北隅，督战败敌。六月，吏议马福塔从伐朝鲜，私以其子往，得俘获，先将与贝子硕讬交结，罪当死，命罚鍰以赎。十月，复命与英俄尔岱使朝鲜，册李倧为朝鲜国王。三年七月，更定官制，改户部左参政。四年六月，命与刑部参政巴哈纳使朝鲜，册倧妃赵氏为王妃。八月，其兄甲喇额真福尔丹从军退缩，伏法，籍其家畀马福塔。九月，复为户部承政。十一月，倧疏言立碑三田渡颂上恩，命与礼部参政超哈尔等往察视。五年二月，卒。

明安达礼，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世居科尔沁。父博博图，率七十馀户归太祖，即授牛录额真，领所属。天聪元年，从伐明，攻锦州，战死，予世职游击，以明安达礼袭，仍兼领牛录额真。

崇德三年，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贝勒岳讬伐明，自密云东北毁边墙以入，与固山额真伊拜共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兵，克南和县。六年，复从伐明，围锦州。明兵阵山巅，明安达礼率所部巴牙喇兵陷阵，明兵败走。既，又有骑兵自松山至，复击败之。师阻壕，以守城兵出争桥，明安达礼迫明兵使引入城。上自将击洪承畴，明安达礼战尤力，又败敌骑，进二等甲喇章京。七年冬，从贝勒阿巴泰伐明，攻蓟州，薄明都，击破明总督赵光抃。又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阿山共击明兵自三河至者，遂进略山东。八年春，与明总兵白广恩、张登科、和应荐等战螺山，又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共击明总督范志完，屡破敌。师还，赉白金。擢礼部参政，兼正白旗蒙古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战延安，七遇皆捷。抚凤翔等府三十馀城，悉下。三年，调兵部侍郎。苏尼特腾机思叛，从豫亲王多铎帅师讨之，别将兵屯险要。腾机思遁走，明安达礼夜帅师乘之，及诸鄂特克山，战大胜，斩台吉茂海，复与镇国将军瓦克达等逐北，手斩十一人，获其辎重。复击败土谢图汗、硕类汗。

五年，擢正白旗蒙古都统。七年，授兵部尚书，九年，列议政大臣。论功，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十年，坐徇总兵任珍擅杀，罢尚书，降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帅师伐鄂罗斯，败敌黑龙江。十三年，授理籓院尚书。

十五年十二月，命为安南将军，帅师驻防荆州。十六年，郑成功入攻江宁，明安达礼帅师赴援。成功将杨文英等以舟千馀泊三山峡，明安达礼击之，斩副将一，获其舟及诸攻具，成功引入海。上命明安达礼移师驻防舟山。十七年，召还，授兵部尚书。康熙三年，加太子太保。六年，调吏部尚书。引疾，致仕。八年，卒，谥敏果。

子都克，袭。从征噶尔丹有功，授拖沙喇哈番，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都克孙永安，降袭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乾隆间，从征甘肃石峰堡乱回。官至山海关副都统。永安孙宪德，宪德子梦麟，自有传。

论曰：国必有所与立，文字其一也。因蒙古字而制国书，额尔德尼、噶盖创之，达海成之。尼堪等皆兼通蒙、汉文字，出当专对。造邦之始，抚绥之用广矣。英俄尔岱领户部，调兵食最久，见褒于太宗。明安达礼以折冲御侮之才，屡长兵部。盖皆有功于创业者，故比而次之。

## 列传十六

明安子昂洪多尔济恩格类恩格类从子布当布颜代恩格德尔子额尔克戴青古尔布什鄂齐尔桑布尔喀图弼喇什色尔格克阿济拜恩格图鄂本兑和济格尔和济格尔子拜音达里阿赖布延阿尔沙瑚阿尔沙瑚兄子果尔沁额琳奇岱青德参济旺多尔济达尔罕奇塔特彻尔贝洛哩弟沙哩岱奇塔特伟徵奇塔特伟徵弟额尔格勒珠尔喀兰图扎克托会楚克图英珲津 沙尔布

明安，博尔济吉特氏。其先世元裔，为蒙古科尔沁兀鲁特部贝勒。岁癸巳，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纠九国之师来侵，明安与焉，战败，明安乘驏马独身跳去，寻修好于太祖。上闻明安女贤，遣使往聘，岁壬子正月，明安送女至，上具车服以迎，与宴成礼。

天命二年正月，明安来朝，上出郊百里迎诸富尔简冈，设宴慰劳。明安献驼十、马牛皆百，上优礼之，日设宴。留一月，明安辞，赐以四十户，甲币称是，送之三十里。七年二月壬午，明安及同部贝勒兀尔宰图、锁诺木、绰乙喇札尔、达赖、密赛、拜音代、噶尔马、昂坤、多尔济、顾禄、绰尔齐、奇笔他尔、布颜代、伊林齐、特灵，喀尔喀部贝勒石里胡那克，并诸台吉等三千馀户，驱其牲畜来归，授三等总兵官，别立兀鲁特蒙古一旗。

天聪三年，与固山额真武讷格、额驸恩格德尔等伐察哈尔，降二千户。五年，从上伐明，围大凌河城。明总兵祖大寿出战，明安与固山额真和硕图等夹击，大败之。我师伪为明兵赴援状，诱大寿复出战，明安及两翼固山齐进奋击，大寿败卻，寻率众降，明安得优赉。六年，从上伐察哈尔。师还，以俘获少，又违令不以隶户籍，擅以官牛与所属，复匿蒙古亡者，吏议当夺世职，上命罚鍰以赎。寻以内附诸蒙古所行多违令，罢蒙古旗，俱散隶诸贝勒所领牛录，明安改隶满洲正黄旗。八年，改三等昂邦章京。顺治初，三遇恩诏，进二等伯。卒，谥忠顺。雍正间，追进一等侯，加封号恭诚。子昂洪、多尔济、绰尔济、纳穆生格、朗素。

昂洪初从父来归，授游击。天命十一年，从伐巴林、扎鲁特诸部；天聪五年，从伐明，攻大凌河：俱有功，超进三等副将，赐号达尔汉和硕齐。七年，卒。子鄂齐尔，袭。八年，改三等梅勒章京。顺治间，三以恩诏进，再以罪降，定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洊擢内大臣，管銮仪卫事。寻授领侍卫内大臣。十四年，卒，谥勤恪。

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多尔济亦从父来归，授备御，尚主为额驸。天命十一年，从伐扎鲁特，有盗马遁者，多尔济逐得之。寻又从伐栋奎、克什克腾诸部，又从伐朝鲜，皆有功。天聪五年，始设六部，以多尔济为刑部承政，专理蒙古事。六年，以直上前失仪，又奉命选猎户不当，吏议夺世职，上宥之，罚白金百。八年，从伐明，攻大同，上命多尔济领中军，图鲁什、乌拜分率左右军，与明总兵曹文诏战，大破之，逐至城下，获马百。崇德二年，授内大臣，预议政。四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锦州。六年，上伐明，驻军松山、杏山间，命多尔济与内大臣锡翰设伏高桥。明杏山兵千人，以粮不继潜遁，伏发，败之，逐至塔山，俘斩甚众。寻以围松山时，明总兵曹变蛟夜犯御营，多尔济不能御，议罪，系三日，罚白金五百，仍叙高桥功，进一等梅勒章京。顺治二年，以多尔济夙荷太宗恩厚，进三等昂邦章京。四年，改三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卒。

弟绰尔济，袭。坐事，削爵。弟纳穆生格，袭。从征福建，没于海，谥直勇。

纳穆生格既卒，复以绰尔济袭。乾隆初，定三等子，多尔济三世从孙博清额袭。三十四年，改袭一等恭诚侯，为其四世祖明安后。

朗素，明安幼子，袭明安世职。传至孙马兰泰，雍正七年，上以明安旧劳，进一等恭诚侯，命署前锋统领。九年，讨准噶尔，授参赞大臣，疏言寇犯西尔哈昭，击之败退，擢领侍卫内大臣。召还，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俄，察知在军忄匡怯，妄奏功，谪军前自效，逮京论斩，系狱。乾隆初，复授副都统。又以扈从行围后至，称疾不治事，发拉林披甲。

初，明安所与同部诸贝勒入朝请内附，皆授世职有差，锁诺木子穆赫林自有传。

又有恩格类、布当叔侄与明安同时来归，布颜代归稍后，皆从征伐有战绩。

恩格类、布当，博尔济吉特氏。来归，恩格类授游击，布当授二等参将。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布当从攻遵化，与甲喇额真英俄尔岱合军力战，破明总兵赵率教，以功进三等梅勒章京。六年，散蒙古旗入满洲，恩格类、布当皆隶正蓝旗。

崇德三年，授布当刑部右参政。四年，卒。布当弟色棱，袭恩格类世职。事太宗，伐明，克遵化，围锦州。事世祖，从入关破贼，击腾吉斯，并有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二年，卒。

布颜代，博尔济吉特氏。初为蒙古乌鲁特贝子。天命七年，籍所辖户口自西拉塔喇来归，尚主为额驸，予二等参将世职，隶满洲镶红旗。十一年，太祖自将伐明，攻宁远，不克，偏师取觉华岛，布颜代率蒙古兵从固山额真武讷格破敌垒，歼其众，焚所积刍粮而还。

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师有功，分赐降户及所获马。三年，从伐明，入龙井关，克大安口，下遵化，薄明都，四遇敌，战皆胜。复击明兵卢沟桥，以七人先入敌阵，遂破之。四年春，师还，驻遵化，明兵击喀喇沁兵垒，布颜代趋援却敌。寻与武讷格略地行山冈，遇敌，斩级四十馀。五年，授礼部承政，兼右翼蒙古梅勒额真。从围大凌河，明兵出战，布颜代伤于矛，仍力战却敌，斩一人。六年，从略宣府、大同边外，收察哈尔部众。师还，以匿俘获，吏议削世职、罚鍰、夺俘获及赐物，上命毋削世职。八年，上自将伐明，攻大同，布颜代与侍卫星讷等率蒙古巴牙喇兵八十人，经哈麻尔岭，收察哈尔部众。进次西拉木轮，降百馀户；又进，遇察哈尔部俄尔塞图等以所属来降。还，与大军会。以功，进三等梅勒章京。九年，蒙古旗制定，以布颜代为镶红旗固山额真。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克昌平。师还出塞，明兵袭我后，布颜代为所败，坐罢固山额真世职，降一等甲喇章京，罚鍰，夺俘获。顺治元年，以巴牙喇甲喇额真从入关，与梅勒额真和讬等逐李自成至庆都。寻从豫亲王多铎定陕西。

二年，加半个前程。复从下江南，渡黄河，与明兵战，身被数伤，所乘马亦创，犹力战冲锋殪敌，遂以创卒，年六十有一。子鄂穆布，袭职。

恩格德尔，博尔济吉特氏。其先世元裔，为蒙古喀尔喀巴约特部长。当太祖初起兵时，喀尔喀裂为五部，巴约特其一也，恩格德尔父达尔汉巴图鲁，为其部贝勒，牧地曰西喇木伦。太祖起兵之十二年，岁甲午正月，喀尔喀部贝勒老萨、北科尔沁部贝勒明安始遣使来聘。又十一年，岁乙巳，恩格德尔来谒，献马二十，上优赉而遣之。明年，岁丙午冬十二月，恩格德尔率五部诸贝勒之使谒太祖，献驼马，奉表上尊号曰神武皇帝。自此蒙古诸部朝贡岁至。

天命元年，太祖初建国即皇帝位，距恩格德尔等初上尊号时十年矣。二年，恩格德尔来朝，上以贝勒舒尔哈齐女妻焉，号为“额驸”。三年夏四月，太祖始用兵于明，师次挖閧萼谟之野，恩格德尔与萨哈尔察国长萨哈连二额驸侍上，上与言金往事，因谕之曰：“朕观古帝王转战劳苦，始致天位，亦未有能永享者。今朕此役，非欲觊天位而永享之也。但以明构怨于我，不得已而用兵耳。”

九年春正月，恩格德尔偕其妻郡主来朝，请率所部来归，上嘉其诚，与之盟，赐以敕：“非叛逆，他罪皆得免。”命贝勒代善等帅师移所部至辽阳。既至，上郊劳，设宴章义站，赐恩格德尔及其弟莽果尔代雕鞍良马一、貂裘一，恩格德尔子囊孥克、门都、答哈，莽果尔代子满硃习礼猞狸猻裘一。既入城，赐田宅、金银、貂、猞狸猻、段疋、器用及耕作之具，复分平定堡民属焉。寻授恩格德尔、莽果尔代三等总兵官。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

天聪三年，与武讷格等帅师伐察哈尔，降二千户。语详武讷格传。是年冬，从上伐明，入龙井关，克遵化，薄明都，上驻军德胜门外。明督师袁崇焕率总兵祖大寿军二万人，自宁远赴援，屯城东南。上令诸军进战，时恩格德尔与武讷格共将蒙古兵。恩格德尔率左翼，未成列，纵骑骤进，为所败，卻走；武讷格以右翼突击，乃败敌。吏议恩格德尔当夺世职，上命贷之。四年春，克永平。恩格德尔行略地，遇明将将步卒三百，将战；复有骑兵三千自玉田城突出，恩格德尔阳退诱敌，敌稍前，疑有伏，还走；因追蹑其后，获马百。

五年，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军四万自锦州赴援，上亲督诸军击破之。初战，敌甚锐，蒙古兵右翼猛进，先入张春垒；左翼兵避矢石，进稍缓。吏议恩格德尔当夺世职，上复命贷之，罚鞍马一、白金百。崇德元年五月，卒。

顺治十二年，追谥端顺，立碑纪功。

子额尔克戴青，初任侍卫，授三等甲喇章京。恩格德尔既卒，以额尔克戴青袭父爵，而以所授世职予其弟索尔噶。顺治二年，进二等昂邦章京。七年三月，遇恩诏，进三等侯。大学士刚林、祁充格等讽使附睿亲王多尔衮，当改入正白旗，额尔克戴青不从，旋构吏议，降二等精奇尼哈番。世祖亲政，嘉其持正无所阿，复进一等侯，列议政大臣，管銮仪卫，擢领侍卫内大臣。再遇恩诏，又以索尔噶卒，仍兼三等甲喇章京，三进至一等公。十年，坐谳狱有所徇，降二等公。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六年，额尔克戴青仆殴侍卫于市，先发诬侍卫；谳实，额尔克戴青坐徇纵，削爵夺官，留内大臣衔。十八年六月，卒，谥勤良。

恩格德尔初封，是时从例改三等昂邦章京，其长子囊弩克当袭。囊弩克先以从军授二等甲喇章京，合为二等伯。康熙间，复为二等公，降袭一等侯。世宗时，特命袭三等公，加封号顺义，旋改奉义。乾隆九年，定封一等奉义侯。

莽果尔代初与恩格德尔同授三等总兵官，改三等昂邦章京。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三遇恩诏，进一等伯。雍正间，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古尔布什，亦元裔，为喀尔喀台吉，与恩格德尔同牧西喇木伦。天命六年十一月，偕台吉莽果尔，率所属六百户，驱牲畜来归。太祖御殿，入谒与宴，各赐裘：貂三，猞猁猻、虎、貉皆二，狐一；缘貂朝衣五，缘獭裘二，缘青鼠裘三，蟒衣九，蟒缎六，缎三十五，布五百，黄金十两，白金五百两，雕鞍一，鲨鞍七，玲珑撒袋一，撒袋实弓矢八，甲胄十，僮仆、牛马、田宅、杂具毕备。上以女妻古尔布什为额驸，赐名青卓礼克图，畀满洲、蒙古牛录各一，授一等总兵世职，隶满洲镶黄旗。

天聪五年，太宗自将伐明，围大凌河城。蒙古左翼兵战不力，古尔布什当夺世职，上特贳之，罚鞍马一、白金百两。寻擢兵部承政。崇德三年，更定官制，改兵部右参政。六年，从伐明，围锦州，败敌于宁远。七年，再围锦州，敌兵出战，古尔布什击走之。

古尔布什屡坐事论罚，至是以元妃丧，辅国公扎喀纳军中歌舞，吏议古尔布什不呵禁，不举劾，当夺世职、籍没，上复特贳之。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复遇恩诏，累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十八年正月，卒，谥敏襄。康熙间，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八年，定封二等子。

莽果尔与古尔布什偕来，同被赏赉。太祖以族弟济白里女妻焉，亦授总兵。

鄂齐尔桑，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扎鲁特部人。父巴克，为其部贝勒。天命四年，太祖既击败杨镐，取开原；七月，复克铁岭，即夕，巴克与喀尔喀部贝勒介赛等将万馀人赴援，翌旦遂战，诸部师大败，获介赛等及巴克以归。七年正月，鄂齐尔桑入质，请释巴克，上许之。八年，巴克朝正旦，上悦，遣鄂齐尔桑与俱还。

太宗即位，以扎鲁特部败盟，贰于明，命贝勒代善、阿敏等将万人讨之，斩倡叛者贝勒吴尔寨图，获巴克及其二子，诸贝勒喇什希布、代青、桑噶尔寨等十四人以归。上命隶满洲镶黄旗，赐衣服器用。寻授鄂齐尔桑牛录额真。

天聪三年，从伐明，明步兵自蓟州至，与扬古利共击破之。五年，围大凌河城，败锦州援兵。八年，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八月，复从伐明，攻大同。上命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图鲁什将左军，甲喇额真吴拜将右军，而以额驸多尔济与鄂齐尔桑并将中军，与明总兵曹文诏战，大破之，追至城下，获马百。崇德二年，擢内大臣。

六年，从上伐明，攻松山，明总兵曹变蛟夜犯御营，诸将未御战者皆坐谴，上以鄂齐尔桑自蒙古来归，特免之。顺治二年正月，以其子喇玛思尚主，授固伦额驸。二月，进鄂齐尔桑三等梅勒章京。五年，卒，以其子楚勒袭，恩诏进二等。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太宗时，诸博尔济吉特之裔来归，为将有战功受封爵者，又有布尔喀图、弼喇什、色尔格克。

布尔喀图，初为喀喇沁部台吉。天聪三年六月，使入贡，九月，来朝。十月，太宗自将伐明，以布尔喀图尝如明朝贡，习知关隘，使为导。师入边，克龙井关，抚定罗文峪，分兵命布尔喀图戍焉。四年正月，明将丁启明等以三千人来攻，布尔喀图与战，明兵败，入堡。翌日进兵，克其堡，获启明及裨将三，俘馘甚众，赐号岱达尔汉。五年正月，以贝勒阿巴泰第四女妻焉。三月，从上伐察哈尔。察哈尔部众有降而复叛者，劫军中土默特部人畜，布尔喀图追击，斩逋者，足被创，寻挈所部来归。蒙古旗制定，隶正蓝旗。崇德元年六月，授一等昂邦章京。顺治元年，卒。

子班珠勒，袭。恩诏累进一等伯。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弼喇什，亦喀喇沁部台吉。天聪二年二月，从其父贝勒布延谒太宗，请归附。

八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徵蒙古诸部兵，次绰洛郭尔。弼喇什从其汗拉斯喀布谒行在，献财币驼马，上悉却之，赐宴，与以甲胄，遂从上击察哈尔，战有功。旋又从贝勒岳讬伐栋奎部，与甲喇额真萨木什喀、牛录额真布颜、巴牙喇壮达博尔辉等同力战破敌，斩百馀人。寻率所属人户来归。蒙古旗制定，隶镶红旗。上妻以宗女，命贝勒代善赡焉。弼喇什自陈贫乏，上赐以金。崇德元年，授世职三等昂邦章京。

三年，与明通市张家口，命弼喇什莅焉。六年，复往莅。时诸王大臣各遣其属从，有盗礼亲王代善金者，弼喇什坐失囚，论罚。顺治三年，从豫亲王多铎逐腾机思，道卒。子多尔济，袭。改三等精奇尼哈番，恩诏进二等。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色尔格克，先世居喀喇彻哩克部。父阿拜岱巴图鲁，天聪间率众来归，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隶正白旗。卒，以色尔格克袭，授一等侍卫。崇德元年，从伐朝鲜。

朝鲜国王李倧保南汉山城，师从之，色尔格克登山，身被创，赉马三。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锦州，色尔格克率侍卫二十人前搏战。有僧格依者，自蒙古降明，为将，善战，色尔格克击斩之。郑亲王使启心郎额尔赫图还，上其功。六年，复围锦州，令色尔格克选巴牙喇兵四十为伏以待敌，得明将一，夺甲与械，即以赐之。上自将御洪承畴，命诸将设伏高桥，色尔格克斩明兵七，复赉马二。又先众破敌骑。师围松山，为壕环其城，城兵出击乌真超哈分守地，色尔格克以巴牙喇兵三十人赴援，城兵引退。七年冬，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越明都攻临城；略山东，攻青州，皆力战，被创。

世祖即位，录阿拜岱巴图鲁旧勋及色尔格克战功，复遇恩诏，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擢内大臣。康熙十二年，圣祖加恩诸旧臣，色尔格克加太子少保。二十年，卒，谥勤敏。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阿济拜，卓特氏，先世为蒙古巴林部人。旗制定，隶正蓝旗。初事太祖，授牛录额真。天命三年，太祖克抚顺。师还，明总兵张承廕自广宁袭师后，阿济拜从贝勒阿巴泰还击，破之。四年，破明总兵杜松于界凡。七年，败明兵于沙岭。阿济拜皆在行间。

天聪三年，太宗伐明，阿济拜以甲喇额真从，略通州，斩逻卒五，获马四；薄明都，与甲喇额真鄂罗塞臣等当袁崇焕，战胜。九年，上命巴牙喇纛额真布哈将八十人略明边，至宁远，俘九人，获马四、牛百馀。还，出边六十里，明兵八千追至，布哈殿，战没，阿济拜与巴牙喇甲喇章京托克雅、哈谈巴图鲁等还击败敌，护所俘获以还。上命赉以牛马，予牛录章京世职。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阿济拜署梅勒额真，为后队。寻与固山额真伊拜逐寇山西，至泽州，数破贼垒，擢正蓝旗蒙古梅勒额真。二年，加半个前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道汉中，与固山额真巴哈纳击走叛将贺珍；徇秦州，与尚书星讷击败献忠将高汝砺，获马骡百馀；进击献忠于西充，与巴牙喇纛额真阿尔津、苏拜连战皆捷。叙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八月，以老乞休，命解梅勒额真任。寻卒，谥忠勤。

恩格图，失其氏，蒙古科尔沁部人。自哈达挈家来归，授牛录额真。与甲喇额真阿岱出驻伊兰布里库，防蒙古游牧轶界，率十人巡徼，遇敌百人，追斩殆尽。闻明兵千馀将攻海州，率三百人驰击，败之。天聪间，屡从太宗伐明，薄明都，击满桂军；攻遵化，破敌垒，入大安口：皆先众奋击。以功，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擢兵部承政。蒙古旗制定，恩格图隶正红旗，即授本旗固山额真。

崇德元年，从伐明，与阿岱等为伏，歼明逻卒。复从伐朝鲜，薄其都城，与固山额真谭泰等树云梯以登。寻坐伐明时，战松山，正蓝、正白、镶白三旗营汛错乱，匿不劾；师还出塞，遇敌战败：罚鍰，夺俘获。又坐伐朝鲜时，方食，上召不即赴，厮卒妄出，为朝鲜兵所杀，论罪，上命罚鍰以赎。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攻密云，距墙子岭五里，恩格图率兵先诸军越高峰，入边破敌。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松山，明兵夜出劫营，恩格图率本旗兵击败之。六年，从上伐明，上命恩格图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击明总督洪承畴，恩格图违上方略，遇敌不前。师还，吏议当褫职，命罚鍰以赎。寻令与诸将更番戍松山。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进一等甲喇章京，加半个前程。从豫亲王多铎西破贼，移师向江南，贼蹑我师后，恩格图殿，四战皆胜。寻破明将郑鸿逵于瓜洲，复自江南徇浙江，至杭州，破敌，获舟三十五。克嘉兴，下昆山。进三等梅勒章京。

复自浙江徇福建，与固山额真汉岱共下府一、县五；与梅勒额真鄂罗塞臣共下府一、县八；战于分水关、于南靖：皆有功。四年，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五年，讨江西叛将金声桓，卒于军。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鄂本兑，曼靖氏，其先为蒙古。入明为守备。天命六年，太祖取辽阳，鄂本兑以兵三十五、马六十出降。其后蒙古旗制定，隶正黄旗。七年，从伐广宁有功，授世职游击。天聪元年，太宗伐明，屯锦州，命额驸苏纳选蒙古将士御敌塔山西，鄂本兑与焉，敌以二千人至，奋击败之。上移师宁远，明总兵满桂阵于城东，鄂本兑率五牛录甲士破敌，进二等参将。二年，从上伐多罗特部，以二百人先驱，遇敌，敌稍北，复出精锐死战，我师且卻，鄂本兑跃骑突前，敌败遁，上督诸贝勒并进，杀其台吉古鲁，俘获无算。进一等参将，擢右翼蒙古固山额真。

三年，从上伐明，明边将五道迎战，鄂本兑率所部兵击敌，斩参将一，获其纛，入大安口，遂进薄明都，克永平、灤州、遵化、迁安四城。上命鄂本兑与固山额真察哈喇等守遵化，贝勒阿敏驻永平，护诸将。明兵来攻，阿敏檄弃城引师退，敌已逼城下，鄂本兑以五十人出战，斩逻卒七人，获其马，遂与察哈喇等全军以还。鄂本兑为殿，明师追至，屡击卻之，引出边，师无所损，进三等副将。五年，从上伐明，围大凌河，屯城西。敌出战，争已下诸台堡，鄂本兑与固山额真和硕图督兵并进，敌败退入城，迫逐之及壕，敌死者甚众。师还，得优赉。八年，改三等甲喇章京。九年正月，卒。康熙间，兄孙讬克塔哈尔袭世职。从抚远大将军费扬古讨噶尔丹有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和济格尔，失其氏，蒙古乌鲁特部人。入明为千总。太祖取广宁，从石廷柱出降，授甲喇额真，隶乌真超哈。其后汉军旗制定，隶正白旗，并从汉姓为何氏。和济格尔事太祖，从伐巴林、栋奎诸部，有功。天聪三年，从伐明，诇敌蓟州，斩逻卒三，敌三百来攻，和济格尔冲锋入，斩百总一。五年，复从伐明，围大凌河，败锦州援兵；城兵出樵采，争台堡，并击败之。与敌战城下，我师执纛者坠壕，和济格尔掖之出，复以鸟枪殪敌兵三。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三年，复从贝勒岳讬伐明。四年，乌真超哈析置四固山、八梅勒，以和济格尔为镶白旗梅勒额真。五年，从围锦州，累败敌。六年，复从围锦州。敌自松山分踞高桥南三台，和济格尔以火器克之，歼敌百馀。七年，从克塔山、杏山二城，加半个前程，授正白旗梅勒额真。八年，从克中后所、前屯卫二城，进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三年二月，卒。

拜音达里，和济格尔子，袭二等阿达哈哈番。事圣祖，自参领擢宣化总兵官。

十三年，耿精忠反，移拜音达里为随征福建总兵官，尚可喜请增兵戍广东，上命与福建巡抚杨熙驻广州。十五年，可喜子之信叛，拜音达里与熙督所部斩关突围出，会大军于赣州。上奖其忠勇，进一等。十九年，授驻防广州副都统。二十七年，迁广州将军。三十七年，卒，以其子何天培袭。

天培时已官参领，累迁江南京口将军。雍正初，命署江苏巡抚。入为兵部尚书，出为江宁将军；复入为正白旗汉军都统，署兵部尚书。六年五月，上以天培阿附年羹尧、隆科多下刑部逮治，拟斩监候。乾隆元年，赦出狱。寻卒。天培既得罪，以拜音达里曾孙何钧降袭二等阿达哈哈番。乾隆间，更名立柱。官至贵州提督。

阿赖，莽努特氏，世居喀尔喀部。太宗时，挈其孥来归，隶蒙古正黄旗。尝奉使阿禄部，降其部长，上嘉其能，赐号“达尔汉”，免赋役。率兵五百逐逃人，穷追数月，斩倡叛者四人，尽俘以还。又率兵攻喀木尼喀部，俘其部长叶雷，获户口牲畜无算。崇德九年，授一等甲喇章京，又半个前程，加赐号库鲁克达尔汉。寻授礼部左参政、正黄旗蒙古固山额真。从攻锦州，设伏杏山邀击，攻松山，败敌。顺治初，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师还，赐白金三百；三年，从击腾机思；六年，讨姜瓖：皆有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二年，加太子太保。十七年，卒，谥武壮。

布延，郭尔罗特氏，蒙古察哈尔部人。初在其部为塔布囊。天聪元年，偕昂坤杜棱来归，隶满洲正黄旗。从伐栋奎部，为导。从伐克什克腾部，首陷阵。再从甲喇额真图鲁什略明边，俘其逻卒，斩百馀级，得樵车百馀、骡驴以百数。复略十三站，斩十级，得把总一、马三。叙功，授世职牛录章京。九年，偕布哈塔布囊略宁远。既出边，明兵千馀追至，布哈陷阵。哈谈巴图鲁还战，马中矢仆，布延赴援，与之马，力战败敌，赉俘一、马二、牛三，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二月，命赍书投明边诸守将，历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致责言焉。五月，从伐明，薄明都，败明兵卢沟桥。三年二月，从伐喀尔喀部。七月，擢议政大臣，兼巴牙喇纛章京。九月，从伐明，自墙子岭入，败明兵，追击，得马八十七。四年，帅师戍乌欣河口。偕侍卫阿尔萨兰攻松山，布延为伏，斩二十一级。

诇敌锦州，斩逻卒八，得马十二。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击败明步军。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克锦州外城，与内大臣伊尔登战最力，赉百金，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八月，上自将击洪承畴，其将曹变蛟夜袭上营，布延以内大臣不严守御，论罚。七年二月，师击承畴，布延兵后至，当死，命论罚以赎。十一月，伐明，围蓟州。

顺治二年，世祖以布延旧臣，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其从子乌纳海，先以战死，恤赠世职牛录章京，命布延并袭，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卒，次子茂奇塔特袭世职。

茂奇塔特，康熙三十五年，从征噶尔丹有功，加拖沙喇哈番，例进二等。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阿尔沙瑚，瓦三氏。初为察哈尔林丹汗护卫。林丹汗败走唐古特，阿尔沙瑚帅所属四十馀户渡哈屯河来归，隶蒙古镶白旗，授世职游击。崇德三年，从伐明，自墙子岭入，屡败明兵，行略地至济南。四年三月，师还出塞，复击败太平寨明兵。

五年，从伐索伦部，获部长博穆博果尔及其孥。六年，从伐明，围锦州。明以骑兵出松山，谋劫红衣砲，阿尔沙瑚力战却之，又败洪承畴所将步兵，以功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八年，卒，以兄子果尔沁袭。

果尔沁时已为牛录额真。从伐朝鲜，尝以侍卫二十人败敌。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加半个前程。再迁镶白旗蒙古梅勒章京，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七年，迁本旗固山额真。上命定西将军爱星阿帅师与吴三桂合兵逐明桂王由榔，以果尔沁为副，敕爱星阿军中机事皆俾果尔沁与议。十八年九月，师次大理，休马力。

逾月，出腾越，道南甸、陇川、猛卯。十一月，薄木邦，明将白文选方据锡箔江为守。果尔沁与固山额真逊塔，巴牙喇纛章京毕力克图、费雅思哈，噶布什贤昂邦白尔赫图等，简精锐疾驰三百馀里，至江滨。文选毁桥走茶山，令总兵官马宁以师从之，至猛养，文选降。师进次晚旧，得由榔以归。康熙三年，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寻列议政大臣，调本旗满洲都统。九年二月，卒，谥襄敏。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额琳奇岱青，博尔济吉特氏。居翁牛特部，为察哈尔部宰桑。林丹汗败走，所部皆溃，额琳奇岱青将来归；会宰桑多尔济塔苏尔海率所属游牧，与我师遇，倚山拒战，败遁，额琳奇岱青追及之，与谋偕降。天聪八年六月，上自将伐明，道塞外，师次波硕兑。额琳奇岱青、多尔济塔苏尔海及顾实、布颜代、塞冷等五宰桑率丁壮七百人及其孥二千口来归，上遣将护诣沈阳，厚赉之，分隶蒙古正白旗。崇德元年，授世职二等昂邦章京。三年，从伐明，自青山口入，越明都，略地山东，累战皆胜。

六年，围锦州，与阿尔沙瑚同功，进一等，世袭罔替。八年，卒。顺治间，追谥勤良。子札木素，袭。圣祖即位，加恩诸大臣旧自察哈尔来者，札木素与内大臣噶尔玛、散秩大臣沙哩岱等，并赐庄田、奴仆。康熙三年，授内大臣。六年，卒。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德参济旺，博尔济吉特氏，世居阿布罕。初为察哈尔部宰桑。林丹汗败走，以所属从。天聪八年，上自将伐明，略宣府，攻万全左卫，遂出尚方堡二十里驻军。

时林丹汗走死大草滩，德参济旺与噶尔玛济农、多尼库鲁克、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号四大宰桑，挟林丹汗二福金，率丁壮二千人及其孥来归，遣三十人先奏上。上进次克蚌，命所司运米三百石以待。二福金及德参济旺等至，谒上行在，上与之宴，赐貂裘、鞍马、牛羊。还师，复宴新附诸臣，德参济旺等跪进酒，上曰：“朕本不饮酒，念尔曹诚意，当尽此一卮。”复酌酒遍赐之，并赉甲胄、衣裘，授世职一等昂邦章京，隶蒙古正黄旗。九年六月，察哈尔台吉琐诺木来降，上召宴，德参济旺与焉。上因言：“察哈尔倾覆，尔诸臣来归，朕皆预知。”德参济旺奏曰：“圣谕及此，洵有如神之鉴也！”顺治二年，坐事，降三等。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北讨腾机思，鄂特克山之役，及破土谢图汗，德参济旺皆与有功焉。语详奇塔特彻尔贝传。

复进一等。是岁，改一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八月，卒。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多尔济达尔罕，博尔济吉特氏，居翁牛特，为察哈尔部宰桑。与德参济旺等同降，隶蒙古镶黄旗。崇德元年，授世职一等梅勒章京，以为都察院承政。三年，更定官制，改参政。六年，上自将击洪承畴，命多尔济达尔罕偕承政阿什达尔罕度善地驻军，并察诸军斩级多寡，还报称旨，擢内大臣，仍兼参政。七年七月，祖大寿来降，上幸牧马所，命诸内大臣与较射，赏中的者，多尔济达尔罕得驼一。十月，从饶馀贝勒阿巴泰伐明，行略地，自蓟州至于兗州。师还，上言：“师自兗州还，右翼诸固山不遵贝勒期约，先左翼诸军出塞。赖上威灵慑敌，我军纵横如行无人地，得全师以还。万一有失，悔何及？”请论罚，上为停右翼诸军赏。顺治间，上推太宗旧恩，并考满，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复授都察院承政。七年，命以内大臣与议政，恩诏一等，兼拖沙喇哈番。十七年四月，卒，谥顺僖。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奇塔特彻尔贝，哈尔图特氏。初为察哈尔部宰桑。林丹汗败，奇塔特彻尔贝以四百户保哈屯河。天聪八年十一月，上使招焉，渡河次西拉木轮，旋从使者来归，上厚赉之，隶蒙古正蓝旗。林丹汗有八大福金，掌高尔土门固山事福金，其一也。

林丹汗殂，所部宰桑衮出克僧格妻焉。上以衮出克僧格叛主，夺福金畀奇塔特彻尔贝。

崇德元年，授世职三等昂邦章京。三年九月，从伐明，自青山口入，越明都，略山东。明年，师还，以所部牛录额真珠额文经三屯营，率兵役掠敌粮，战死。奇塔特彻尔贝未及援，罚纳马。九月，从伐明，薄宁远，以火攻击卻明兵。六年，围锦州，破洪承畴。既，复与阿尔沙瑚共击败明兵来劫砲者及承畴所将步兵，进世职二等昂邦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北讨腾机思，师次英噶尔察克山，闻腾机思在滚葛鲁台，疾驰逐之，至鄂特克山，获其孥。土谢图汗以六万人次扎济布拉，为腾机思声援，奇塔特彻尔贝等率所部击之，败走，逐北三十馀里。诘旦，硕类汗复以二万人至，复击之，亦败走。以功进一等。康熙三年，卒。子鄂诺勒，袭。十八年，鄂诺勒以参领从护军统领莽吉图南讨郑锦，卒于军。

洛哩，鄂尔沁氏。初为察哈尔林丹汗护卫。天聪六年，太宗自将伐察哈尔，林丹汗走死，洛哩持元初巴斯巴喇嘛所铸嘛哈噶拉金佛，率百馀人来归。隶蒙古正黄旗，授世职一等参将。崇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自墙子岭毁边墙入，击败明总督吴阿衡。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城兵出战，左翼三旗巴牙喇兵击之不利，退入壕，明师环之，逼洛哩分守地。洛哩力战，没于阵，恤赠三等梅勒章京。

洛哩兄沙济，弟乌班和硕齐、沙哩岱。沙济袭洛哩遗爵。乌班和硕齐当林丹汗走死，别率七十人来归，授游击。卒，以其弟沙哩岱袭。顺治初，沙哩岱以牛录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击李自成，复从豫亲王多铎讨腾机思，击败土谢图汗、硕类汗，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寻沙济亦卒，沙哩岱兼袭，合为二等精奇尼哈番，授散秩大臣。顺治十八年，圣祖即位，加恩诸大臣旧自察哈尔来归者，沙哩岱及内大臣噶尔玛、散秩大臣札木素等，并赐庄田、奴仆。康熙元年，卒。乾隆初，定封二等子。

太宗时诸将自蒙古来归以战死者，又有奇塔特伟徵、巴赖都尔莽奈、巴赖都尔莽奈子阿南达、孙阿喇纳，皆有声绩，自有传。其事世祖战死，则有衮楚克图英、珲津、沙尔布。

奇塔特伟徵，博尔济吉特氏，鄂尔多斯哈尔济农族人也。世居克鲁伦。太宗时，与其弟额尔格勒珠尔、喀兰图、扎克托会率所属来归，隶蒙古正黄旗。天聪八年正月，上遣蒙古军略锡尔哈、锡伯图，收察哈尔流散部众，奇塔特伟徵与岱青塔布囊斩七十三人，降百馀人，获马驼数十。五月，上自将伐明，次古尔班图勒噶，命蒙古军别出间道，与大军会锡喇乌苏河，奇塔特伟徵行遇察哈尔五人将遁入阿禄部，擒以献。九年五月，从贝勒多铎伐明，次宁远。奇塔特伟徵时为噶布什贤噶喇昂邦，率所部前驱，至大凌河西，明将刘应选、赵国志将七千人迎战，我兵寡，奇塔特伟徵力战，没于阵，恤赠三等梅勒章京。

额尔格勒珠尔，崇德间，屡从伐明，徇山东，围锦州，战松山，皆有功。顺治间，从入关击李自成，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卒，无子，以喀兰图子察珲袭。

喀兰图，崇德间为一等侍卫。顺治初，世祖推太宗旧恩，复屡遇恩诏，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睿亲王多尔衮摄政，请上幸其第，喀兰图方退直，闻上扈从无多人，即持弓矢趋诣左右防卫。及世祖亲政，敕奖喀兰图忠笃，赐金帛、鞍马、庄田，命以其族改隶满洲正黄旗，进世职一等。寻以上行围扈从愆迟，复为二等。事圣祖，累官理籓院尚书。乞老，授内大臣，加太子太保。卒，谥敏壮。子察珲兼袭，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三年，安亲王岳乐讨吴三桂，次袁州，与吴三桂将马宝战钤冈山，死之。进二等。

扎克托会，事太宗，授正黄旗蒙古梅勒额真。从伐朝鲜，坐所部战舰不时至，解官。寻以追叙来归功，累遇恩诏，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卒，子锡喇布，袭。顺治间，从靖南将军珠玛喇徇广东，击明将李定国，战于新会，锡喇布力战破敌，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兗楚克图英，和勒依忒氏。初为察哈尔宰桑。林丹汗败走，部众皆溃散。天聪八年，太宗自大同还师，屯尚方堡，衮楚克图英将二百馀人，与故宰桑德参济旺等来归。蒙古旗制定，隶正红旗，授甲喇额真。崇德元年，授世职一等梅勒章京。二年，坐事，降一等甲喇章京。三年，从伐明，入墙子岭，明兵自密云至，衮楚克图英引避，当谴，上以降将贷之，收其牲畜，分畀诸自察哈尔降者。六年，复从伐明，围锦州，战松山。八年，略宁远，屡击败明兵。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与固山额真恩格图合军力战败贼。二年，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从讨张献忠，屡战皆胜。六年正月，从讨姜瓖，攻大同，城兵出劫土默特营，衮楚克图英赴援，中流矢，没于阵，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二等男，衮楚克图英六世孙望吉尔袭。

从讨霍集占兄弟，战死叶尔羌，赠一等男。

珲津，萨尔图氏，世居敖汉部。太宗收敖汉，珲津从众来归，行失道，入明锦州。崇德六年，我师围锦州，珲津与蒙古台吉诺木齐、武巴什等縋城出降，授世职牛录章京，隶蒙古镶蓝旗。旋授甲喇额真。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署梅勒额真。督后队，有功，加半个前程。六月，与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略山东。七月，移师徇山西，自成将陈永福据太原，珲津单骑行城下，城兵骤出，击之，败走，遂克太原，其属州县十有五皆下，赉白金。二年，与固山额真都雷逐自成至九江口，得其舟。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时叛将贺珍据汉中，以二千人守鸡头关，拒我师。珲津率右翼兵从贝勒尼堪击之，败走，遂进兵入四川，与固山额真巴特玛等击献忠，屡战皆捷。

献忠既诛，复与巴牙喇甲喇额真希尔根定涪州，以功进三等阿达哈哈番，真除镶蓝旗蒙古梅勒额真。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徇湖广，时自成馀众降于明，分屯宝庆、沅州诸郡县。六年，珲津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梅勒额真拜音岱等攻克宝庆，徇沅州，破敌于洪江，斩所署总兵二、副将四、兵二千馀，得舟九。师还，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下云南。十六年四月，克永昌。

师渡潞江，明将李定国为伏磨盘山。师至，破其栅，珲津与固山额真沙尔布率众深入，伏起，遂战死，谥壮勤。

沙尔布，博尔济吉特氏。崇德二年，自察哈尔率百馀丁来归，授牛录额真，即使辖其众，隶蒙古镶白旗。寻擢一等侍卫。至顺治九年，三迁，授本旗固山额真。

恩诏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十年十一月，命与宁南大将军陈泰帅师守湖南。十二年，明将刘文秀、卢明臣、冯双礼等将数万人分道侵岳州、武昌，沙尔布与巴牙喇纛章京苏克萨哈设伏邀击，大败之。敌复攻常德，舟千馀蔽江而下，沙尔布督军截击，六战皆捷，纵火焚其舟。明臣赴水死，双礼被创遁，文秀走桃源。沙尔布与巴牙喇纛章京都尔德等以师从之，文秀走贵州。十五年，从多尼下云南。明年，与珲津同战死，谥襄壮，进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乾隆间，高宗命八旗世职先世以死事恤叙，袭次已满者，皆予恩骑尉，世袭罔替，沙尔布等皆与焉。

论曰：蒙古喀尔喀、科尔沁诸部，东与扈伦四部接。太祖兵初起，一战知不敌，率先归附。明安、恩格德尔皆申以姻盟，赏延于世。鄂齐尔桑初为质子，恩礼与相亚。阿济拜等于蒙古为庶姓，皆以功受赏。察哈尔林丹汗庭，西处宣、大边外，太宗乘其衰，以兵收之。布延等有战绩，而洛哩诸人效命疆埸，尤有足多者。最初蒙古来附，即隶满洲；有自明至者，又入汉军。天聪九年，定蒙古旗制，先已籍满洲、汉军者，亦不复追改也。

## 列传十七

武理堪子吴拜苏拜苏拜子和讬 武纳格子德穆图齐墨克图阿什达尔汉苏纳固三泰固三泰子明阿图明阿图子赛弼翰瑚什布瑚什布子穆彻纳鄂莫克图喀山喀山子纳海安达立绰拜布丹孙达哩吉思哈弟吉普喀达吴巴海康喀勒从兄子和托玛拉 兄孙通嘉萨璧翰

武理堪，瓜尔佳氏，世居义屯。父伊兰柱，徙居哈达费德里。太祖初起，武理堪来归。岁癸巳，叶赫纠九部之师，三道来侵，上遣武理堪出东路侦敌。武理堪出虎拦哈达新城，行将百里，方度岭，群鸦竞噪，若阻其行者，武理堪心异之，度行且与敌左，驰归告上，上命改道自札喀路向浑河部。武理堪行，薄暮至浑河，敌方屯北岸会食，爨火密如星。武理堪得叶赫逻卒一，言敌兵三万，将夜度沙济岭而进，遂挟以还报，时夜方半，上命旦日出师。武理堪虑我军怵敌众，言曰：“敌虽众，心不一，谁能御我？”及战，遂破诸路兵。

旗制定，武理堪隶满洲正白旗，分辖丁户，为牛录额真。出从征伐，率选锋前驱，为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天命四年，明经略杨镐合诸镇兵四道来侵，太祖督诸贝勒帅师御之。既，败其三道，独总兵李如柏出鸦鹘关，未与我师遇，镐檄使引还。

武理堪方率二十骑逻虎拦山，见如柏军行山麓；乃令诸骑立马山巅，鸣螺，脱帽系弓末，挥且噪，若指挥伏兵者，如柏军望而愕顾。武理堪遂纵骑疾驰下击，斩四十人，获马五十匹，如柏军夺路走，相蹂藉死者复千馀。武理堪寻卒，太祖叹曰：“武理堪从朕摧锋陷阵，几死者数矣！”乃录其二子吴拜、苏拜。

吴拜，年十六，从太祖伐明，略抚顺，遇敌辄奋斗，矢中颡不顾。尝从太祖猎，有熊突围出，跃上峻岭，太祖遥望见一人跃马射熊，贯胸而堕。上顾侍臣雅荪曰：“是非吴拜不能。”遣视之，吴拜也。因谕诸皇子曰：“吴拜之勇，今共见之矣！”

遂授侍卫。天命四年，从伐叶赫，负重创，力战不退，师还，赐良马。明总兵毛文龙诱我新附之众实皮岛。吴拜循徼三日，获逋八十馀，射杀文龙使者，还告上。时吴拜已代父为牛录额真，上命以所获隶所辖牛录。六年，从伐明。破明军于南寿山，授备御。既克辽阳，以俘获分隶诸将，上以吴拜能继父志，年少建功，命视一等大臣，隶千人。十一年，蒙古巴林部贝勒囊努兔背盟掠境上，上遣将讨之，吴拜从，谍者为敌困，援之出，殪敌百人。

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白旗。命逐蒙古亡去者，至都尔弼。蒙古亡去者十五人，拒战，吴拜既被创，仍奋击，尽斩之。太宗谕诸大臣曰：“是固先帝数嘉许者！”赏特厚。天聪四年，伐明，取永平、灤州等四城，吴拜从贝勒阿敏守永平。

阿敏引还，吴拜当坐罪逮系，以尝率摆牙喇兵援灤州，夜入敌营，太宗命贳之，释其缚。寻授噶布什贤甲喇章京。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城，与甲喇章京苏达喇诣锦州侦敌。六年，从伐察哈尔，率精骑前驱，道遇蒙古亡去者，击杀之，察哈尔林丹汗西奔土默特部。师还，取归化城，上命吴拜抚辑降者。

八年，伐明，攻大同，多尔济将中军，图鲁什将左军，吴拜将右军，明总兵曹文诏迎战，击败之。复与甲喇章京席特库设伏宣府，获明守备一，歼其游骑。寻与承政阿什达尔汉等招林丹汗子额哲来归。九年五月，明屯军大凌河西，吴拜与固山额真阿山、石廷柱、图赖要其归路，斩明副将刘应选，获游击曹得功及守备三，歼步骑五百馀，复攻克松山城南堡。师还，进三等甲喇章京。是时，上遣诸贝勒分道伐明，命吴拜等帅师驻上都城旧址，侦军事。崇德元年，复命与劳萨等赍书投明边吏。

冬，征朝鲜，命与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为前驱，袭朝鲜都城，朝鲜王倧走南汉山城。师进，吴拜与劳萨击破朝鲜援兵，斩二百馀级。二年，授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列议政大臣。甲喇章京丹岱、阿尔津等如土默特互市，将还，命吴拜率将校至归化城迎护，遇明逻卒十六人，斩其十五，获马十九，俘一，以还。

三年四月，略宁远，逐敌堕壕，斩馘甚众。八月，率兵八十人至洪山口，遇明兵，斩其裨将；复击走罗文峪骑兵五百，夺其纛，获马四十，歼密云步兵百馀。五年，与劳萨率兵过中后所，略海滨，斩级二百，获马骡牲畜。我师攻锦州，命吴拜驻军要隘为策应，屡败敌兵。六年春，以攻锦州勿克，论统师王贝勒罪，吴拜坐罚鍰。秋，上自将攻松山，明兵败走，吴拜未邀击，逮系，旋命释之。七年，从贝勒阿巴泰入明边，败敌丰润、三河、静海，至于青州。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取明中后所、前屯卫。十一月，复授正白旗梅勒额真。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二年，解梅勒额真，授内大臣。三年，从豫亲王多铎讨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四年，与辅国公巩阿岱、内大臣何洛会帅师戍宣府。论功，遇恩诏，累进二等伯。

苏拜，年十五，从太祖伐蒙古有功，授侍卫，兼领牛录额真。天聪间，从军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遂入明边，攻代州，明兵三百自崞县赴援，苏拜争先当敌，明兵溃走。崇德元年，从伐朝鲜，破敌桃山村。三年，授摆牙喇甲喇章京。从贝勒岳讬伐明，自墙子岭入，越明都，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四年，围锦州，苏拜屡击败明援兵自松山、杏山至者；又与固山额真图尔格等伏兵乌忻河口，多所俘获，敌千馀蹑师后，击卻之，获其辎重。六年，复围锦州，败松山骑兵，又败明总督洪承畴所将步兵，予世职牛录章京，兼半个前程。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败敌，克乐安、昌邑。八年，师还，进三等甲喇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世祖既定鼎，命将分道讨自成：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出山西、河南；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道塞外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入边，南取西安，苏拜佐阿济格军。方冬，渡黄河，凿冰以济。明年春，至榆林。自成兵夜袭蒙古军，苏拜与摆牙喇纛章京彻尔布赴援，贼败走，还军遇伏，复击卻之。攻延安，七战皆胜。自成走湖广，追之至安陆，屡破贼垒，俘馘无算。

三年，摄摆牙喇纛章京。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败献忠将高汝砺于三寨山，进击献忠于西充。贼攻正蓝旗营，苏拜与阿尔津共援之，大破贼兵。五年，师还，授摆牙喇纛章京。论功，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

八年正月，吴拜、苏拜及内大臣洛什、博尔辉发英亲王阿济格罪状，吴拜进三等侯，苏拜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二月，洛什、博尔辉以谄媚诸王、造言构衅，论死；吴拜兄弟坐削爵，夺官，籍没。苏拜又坐阿徇睿亲王多尔兗，论死，上特宥之。九年，起苏拜为正白旗梅勒额真。十三年，擢内大臣。十五年，上念吴拜兄弟事太祖、太宗有战功，复授吴拜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苏拜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寻授苏拜领侍卫内大臣。康熙三年十二月，苏拜卒，谥勤僖。四年四月，吴拜卒，年七十，谥果壮。吴拜子郎谈，自有传。

苏拜第三子和讬，康熙间以侍卫从讨王辅臣，战平凉城北，杀贼甚众；从讨吴三桂，战攸县，败三桂将王国佐等；战永兴，败三桂将胡国柱等。十九年，自广西进兵攻石门坎、黄草坝，薄云南省城，败吴世璠将胡国柄、刘起龙等，皆有功。官至护军参领，予世职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五十二年，卒。

武纳格，博尔济吉特氏，隶蒙古正白旗。其先盖出自蒙古，而居于叶赫。太祖创业，武纳格以七十二人来归。有勇略，通蒙、汉文，赐号“巴克什”。岁癸丑，从伐乌喇有功，授三等副将。天命十一年，太祖伐明，围宁远城未下，命武纳格别将兵攻觉华岛。明参将姚抚民将兵四万，倚岛列屯，凿冰为壕，袤十五里，卫以盾。

武纳格督军争壕，首排盾迳入，尽歼其众，焚所储刍糗及舟二千馀，进三等总兵官。

太宗即位，武纳格总管蒙古军，位亚扬古利、李永芳，在八大臣上。旋以蒙古军益众，分左、右二营，武纳格与鄂本兑同为固山额真。天聪三年春，与额驸苏纳等率蒙古军，益以满洲骁卒八十人，伐察哈尔，降其边境二千户。军中流言降者瞷我师寡将为变，于是尽歼其男子，惟二台吉得免，俘其孥八千。太宗责武纳格等杀降非义，夺所给牲畜，命以所俘分隶二翼，赡之毋失所。冬，从太宗伐明，入龙井关，克遵化，进薄明都。明督师袁崇焕自宁远来援，左翼蒙古兵迎战不能胜，武纳格麾右翼蒙古兵继进，遂败敌。赐俘获之半以犒其军。寻克固安。四年春，克永平。

明将以三千骑自玉田至，武纳格遣兵击之走，获马百馀。行略丰润，还，闻明兵四千攻大安口城急，与察哈喇赴援，解其围。又就军士行樵，设伏致敌，斩获无算。

五年秋，复从伐明。明总兵祖大寿守大凌河城，杏山守将与大寿书，谋携军弃城相就，武纳格获以献，得其情，于是环城筑垒凿壕，为久困计。武纳格统蒙古兵屯城东南，大寿纵兵出攻我所下台堡，武纳格与贝勒阿济格等率兵夹攻，歼敌过半，自是城兵不复出。六年夏，与阿济格招抚大同、宣府边外察哈尔部众。七年秋，与贝勒阿巴泰等侵明，攻山海关，有所俘获。师还，明兵追袭，武纳格为殿，力战却之。太宗谕诸贝勒大臣曰：“武纳格所在建功，今又为殿败敌。人臣为国，当如是也！”

八年五月，改蒙古军左、右营为左、右翼，以武纳格为左翼固山额真。定诸将功次，武纳格以一等昂邦章京世袭，旋进三等公。是年，太宗复率诸贝勒分道伐明，命武纳格统蒙古军为策应，入独石口，越兴安岭，经保安州，至应州，与大军会，道收察哈尔千馀户，所过诸州县，或攻或抚，悉称上意。闰八月，自得胜堡班师，收蒙古逃人自阳和入者四百七十人。九月，喀尔喀部众为察哈尔所袭杀，命将百人往诇，斩二十馀人而还。九年二月，卒。子德穆图、齐墨克图、广泰。

德穆图，武纳格长子也。初任牛录额真。崇德三年正月，擢户部承政。七月，更定官制，改右参政。四年，从上伐明，围松山，树云梯攻城。会明兵自锦州赴援，德穆图度不能克，弃云梯引还，罪当死，上特贳之，论罚。寻兼任梅勒额真。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围锦州。蒙古贝勒诺木齐等守外城，约降，郑亲王令德穆图迎之。诺木齐方率所部与明兵战，德穆图以其子阿桑喜出我师克外城，诺木齐始来归。德穆图诡言诺木齐父子皆所拔出，论罚，籍家产之半，罢参政、梅勒额真，俾专领牛录。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蓟州入边，薄明都，略山东。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流贼，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二年，从豫亲王多铎攻潼关，遂定江南。败明将郑鸿逵于瓜洲，与都统马喇希徇常州，与明将黄蜚等遇，再战皆捷。分兵下宜兴、昆山诸县，加拖沙喇哈番。复任本旗蒙古副都统，三进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卒。

齐墨克图，武纳格次子。早岁屡从行阵，略宁远，败明兵。武纳格既卒，以广泰袭世职，从伐明，坐违令不前，夺世职，以齐墨克图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复从伐明，与沙尔虎达等率逻卒至锦州，明兵五百来追，还击败之，获马六十及其纛。

太宗伐明，三围锦州，齐墨克图皆在军中，遇城兵出战，骤马截击，阵斩十人。攻洪承畴所将步卒，掩杀甚众，又败敌援兵。崇德八年三月，与阿尔津、哈宁阿等伐黑龙江，围都里屯，克之；又降大小噶尔达苏、能吉尔三屯师：赉貂皮、银币。十一月，擢梅勒额真，佐本旗。顺治初，从入关，加拜他喇布勒哈番，合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三年，从定西大将军何洛会击破叛将贺珍。五年，卒，复以广泰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别以齐墨克图子萨哈炳分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广泰遇恩诏，进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阿什达尔汉，纳喇氏，与叶赫贝勒金台石同族，为兄弟，太宗诸舅也。太祖灭叶赫，阿什达尔汉率所属来归，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白旗。天命六年二月，从伐明，攻奉集堡，围其城，阿什达尔汉先诸将奋进，三月，攻辽阳，复先登，克之，授一等参将，敕免死一次。

太宗嗣位，以阿什达尔汉典朝鲜、蒙古诸属部，尝奉使宣谕。天聪六年，明边吏遣使议和，上命阿什达尔汉及白格、龙什等报聘。既盟而归，白格言阿什达尔汉及龙什等受明边吏餽，命夺入官。六年，从贝勒济尔哈朗、萨哈璘如蒙古鞫狱，赉敕二十道，失其九，论罚。十一月，复以定律令颁布蒙古诸部。

八年五月，上自将伐察哈尔林丹汗，命徵兵科尔沁部，会于宣府左卫。林丹汗西遁，道死。所属额尔德尼囊苏等以其众降。上命阿什达尔汉及吴拜等挟额尔德尼囊苏诇林丹汗子额哲所在。九月，率来降台吉塞冷等还，并报复有祁他特等率千人而来者，踵相接也。旋命至舂科尔大会蒙古诸部，分画牧地，使各有封守，复与诸贝勒亭平其狱讼。十一月，还报称旨，令专辖一牛录。九年二月，从贝勒多尔衮等将万人取额哲。四月，师至托里图，多尔衮等遵上所授方略，遣阿什达尔汉及金台石孙南褚谕额哲母。额哲母，金台石女孙也，阿什达尔汉为其族尊行，额哲遂从其母举部来降。当我军未至，有鄂尔多斯济农图巴者招额哲，与盟而去。阿什达尔汉侦知之，追及图巴，令悉归额哲之餽。又率兵入明边，略宣府、大同，入山西境，多所俘获。师还，上亲迎劳之。

崇德元年六月，授都察院承政。上御崇政殿，侍臣巴图鲁詹、额尔克戴青后至，阿什达尔汉责其慢，叱出之。十月，与希福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申明律令。十二月，从伐朝鲜，国王李倧走保南汉山城，豫亲王多铎帅师追之，围城。

朝鲜诸道援兵合万八千人，树二栅城外，悉众出战，阿什达尔汉及贝子硕讬率精骑锐进，大破其军。朝鲜别将以五千人屯山麓为声援，复分兵百，循河而南，阿什达尔汉驰击尽歼之，攻破其垒，馀众皆溃。二年正月，倧请降。论功，进三等副将，世袭。寻复使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诸部，颁赦，且谳狱。

明年五月，部议阿什达尔汉谳狱失平，受蒙古诸部餽，命罢承政，夺所餽入官。七月，复授都察院承政。

五年，与参政祖可法等疏论时事，略言：“皇上欲恢张治道，深思笃行之。今诸国景附，朝廷清明，而诸王以下至诸固山额真，彼此瞻顾，第念身家，莫肯一心为国，有所论列。不知果无可言耶，抑有所畏忌而不敢言耶？夫刑所以防民之奸，骫于法则丽于刑，此不可宥也。今刑部断狱不依本律，诸臣有坐者，或从重论，辄削其职。臣思诸臣历战阵，出死力，蒙恩授官；一旦有过，岂可不论重轻而遽削其职乎？臣等窃思先时简选议事十人，今皆不称职，宜罢斥。令甲，战死者将吏得世职，兵则恤其妻孥。今又未尽行，惟皇上裁察。”疏入，上嘉纳之。

六年，从伐明，上督诸军围松山。明总兵曹变蛟屯乳峰山，乘夜弃寨，率步骑直犯御营，诸将力战卻之。阿什达尔汉未至，论罪，罢承政，降世职为牛录章京。

寻卒。

太祖诸臣自叶赫来归者，苏纳、固三泰、瑚什布皆与金台石同族。

苏纳当叶赫未亡，弃兄弟归太祖，太祖妻以女，为额驸。编所属人户为牛录，使领牛录额真，隶正白旗。天命四年，太祖灭叶赫，命苏纳收其戚属隶所领牛录。

十年，授甲喇额真。录战功，赐敕免死四次。寻擢梅勒额真。

天聪元年，太宗自将伐明，攻锦州，以贝勒莽古尔泰等将偏师屯塔山，卫饷道；命苏纳选八旗蒙古精锐别屯塔山西路，截明兵。明兵二千人至，苏纳领纛进击，败之，乘胜逐敌，多所俘斩，获马百五十。三年春，命与武纳格将兵伐察哈尔，以杀降见诘责。十月，复与武纳格将兵逐蒙古亡去者。语并见武纳格传。五年，授摆牙喇纛章京，擢兵部承政。从伐明，围大凌河城，败城兵及锦州援兵，授备御世职。

八年，考满，进三等甲喇章京，免徭役。九年，以隐匿壮丁，削世职。七月，定蒙古旗制，以苏纳领镶白旗。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薄明都，攻雕鹗、长安、昌平诸城隘，五十六战皆捷；复与萨穆什喀共攻容城，克之。师还，以先出边，后队为敌乘，溃败，夺所俘获。十二月，从伐朝鲜，朝鲜将以步骑兵千馀御战，苏纳及吴塔齐等邀击，大破之，俘其将。二年，吏议苏纳坐朝鲜国王朝行在，乱班释甲，又离大军先还，论罚。三年，又坐有所徇隐，论罚，罢固山额真，仍领牛录。顺治五年，卒。世祖追录苏纳旧劳，复原职。子苏克萨哈，自有传。

固三泰归太祖，太祖妻以女，为额驸。领牛录，隶满洲镶蓝旗。从伐明，战于广宁，单骑入敌阵，身被数创，战愈力，师乘之，遂败敌，授副将世职。太宗即位，为八大臣，领本旗。天聪元年三月，从贝勒阿敏伐朝鲜有功，师还，上郊劳。三年，上自将伐明，攻遵化，固三泰率本旗兵攻其西南，克之。四年，上命固三泰与达尔汉等助攻昌黎。语详达尔汉传。复命与高鸿中、库尔缠等下灤州，籍其仓库银穀以闻。五年，上幸文馆，览达海所译武经，因谕群臣曰：“为将当恤士。朕闻额驸固三泰与敌战，士有死者，以绳系其足曳归，蔑视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寻命解固山额真。九年，诏免徭役，并增赐人户，俾专领牛录。顺治初，卒。

子明阿图。睿亲王多尔衮帅师入关，明阿图摄梅勒额真为殿。累官都察院理事官、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八年，卒。

明阿图子赛弼翰，初为简亲王济度护卫。康熙四年，授护军参领。从护军统领瑚里布西御吴三桂将吴之茂，克阳平、朝阳诸关；趋保宁讨王辅臣，克秦州。从平南将军赖塔南讨郑锦，战漳州，败锦将刘国轩等。诛吴世璠，定云南。累官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二十九年，卒。

瑚什布，与固三泰同隶镶蓝旗，领牛录。寻任侍卫，兼甲喇额真。天聪二年，从伐通古索尔和部，身被七创，战益力，斩敌将，授备御世职。八年，从伐明，攻大同，与图鲁什等击败明总兵祖大弼；攻万全左卫，击败明总兵曹文诏；复设伏邀击，斩三十馀级，俘四人。九年，定蒙古旗制，瑚什布领镶蓝旗。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越明都，克定兴。师还，部议出边时不为殿，为敌所乘，士卒战死者十人，罚白金六百，夺世职，罢固山额真，专领牛录。三年，授理籓院副理事官。顺治四年，复世职。遇恩诏，进二等阿达哈哈番。七年，卒。

子穆彻纳。顺治间，官护军参领。从豫亲王多铎征苏尼特部腾吉思，败喀尔喀兵。从武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败其将刘伟思等；攻宁武关，败宜孟臣援兵；至左卫城，战于吴家峪。从靖南将军珠玛喇定广东，败李定国于新会。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十三年，卒。

鄂莫克图，纳喇氏。自叶赫归太祖，隶满洲正蓝旗。初为摆牙喇壮达。天聪元年正月，从伐朝鲜，克义州。五月，上自将伐明，攻宁远。明总兵满桂阵于城东，鄂克莫图从诸将进战，殪敌。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攻保安州，先登，克之，赐号“巴图鲁”，授备御世职，任甲喇章京。八年，从伐黑龙江虎尔哈部，计俘，为诸甲喇章京冠。崇德二年，复从伐卦尔察部，计俘如伐虎尔哈部时。

三年七月，授兵部理事官。九月，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自青山口入边，越明都，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克临潼关，略地至济南。四年七月，上遣使如明，命与努山等率兵护使者以行。五年，授噶布什贤噶喇昂邦。从伐明，围锦州，击败明总兵祖大寿。六年，复围锦州，击败明经略洪承畴。语见喀山传。上军松山、杏山间，明军自松山溃遁，骑兵走杏山，步兵走塔山，鄂莫克图先后邀击，并有斩获。七年，复从围杏山，分兵略宁远，掠牲畜。明总兵吴三桂以兵蹑我师后，我师击之，败走，复益兵觇我师垒，鄂莫克图与战，穷追至连山，敌骑自沙河犯我师牧地，复奋击破之。锦州既下，进二等参将。

顺治元年，从入关，败贼安肃，追之至庆都。寻率前锋兵徇山西，败贼绛州渡口。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定陕西，败贼延安。李自成走湖广，追之至安陆，屡破贼垒，得战舰三十，授一等甲喇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败贼汉中。逐张献忠至西充，与护军统领白尔赫图等屡战皆捷，加授半个前程。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一年，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十三年，致仕。康熙十二年，卒，年七十八。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喀山，纳喇氏，世居苏完。当叶赫未灭，挈家归太祖，隶满洲镶蓝旗，授牛录额真。屡从伐明，下辽、沈有功，予游击世职。天命九年，明总兵毛文龙以兵百人劫额驸康果礼庄，喀山率所部御之，斩二裨将，歼其众。天聪六年，从伐察哈尔，与劳萨、吴拜率精锐前驱。林丹汗遁走。八年，进三等梅勒章京。目失明，辞牛录。

顺治初，进二等昂邦章京。寻改二等精奇尼哈番。十二年，卒，谥敏壮。

子纳海。初以喀山病目，命代领牛录。旋授噶布什贤甲喇额真。从伐明，与席特库等以步兵四千击败明阳和骑兵，斩级二百，获马六十馀；复设伏宣府，捕明逻骑。天聪九年，复从伐明，攻大同，命与布丹等驻上都城故址，诇军事。寻命与鄂莫克图等赍书谕明边守将，历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诸隘，及还，斩逻卒百馀。

崇德二年，命与席特库赍书谕明锦州守将祖大寿，自广宁入边，获逻卒十二，斩其九，纵二人使赍谕以往，俘一人以还。四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锦州，还报捷。复从上攻松山，明兵出战，击卻之。祖大寿遣兵自宁远乘舟趋杏山，将入城；纳海与瑚密色、索浑将兵击其后，斩级五十，获甲四十、舟一。又与瑚密色、席特库等行略地，俘采薪者二十二人，牛、羊、骡马无算。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敌筑台城外，纳海与色赫、布丹、苏尔德将骑兵驰击，斩四十人，复逐斩刈草者四十二人，敌来犯，屡击卻之。与色赫等略小凌河，斩祖大寿所遣蒙古十七人。

六年，明总督洪承畴集各道兵赴援，次松山，与吴拜击败其骑兵。上自将攻松山，敌自杏山走塔山，与鄂莫克图帅师邀击，追至笔架山，斩级四百，俘二十八，得纛六，获马二百馀。七年，锦州下。叙功，予半个前程，命摄噶布什贤噶喇昂邦。

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黄崖口入长城，趋蓟州，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遂略山东。明年，师还。以右翼诸将不俟左翼军至，先出边，功不叙。顺治初，遇恩诏，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及喀山卒，兼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例进二等伯。雍正中，从孙奇山，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元年，定封一等男。

安达立，纳喇氏。自叶赫归太祖，隶满洲正红旗。太祖遣兵徇铁岭，刈其禾，有蒙古人降于明，出拒，安达立击之走。事太宗，从贝勒萨哈璘驻牛庄。师攻永平，叶臣率二十四人冒矢石先登，安达立其一也。师还，从图鲁什侦敌建昌，夜战，甲士有中矢坠马者，援之出，擢噶布什贤章京。从伐明，攻崞县，率所部先登；复以四十人伏忻口，败敌，得纛三、马五十馀。出边，图尔格击敌溃窜，安达立邀击，迫敌入壕，所杀伤过当。天聪九年，授牛录章京世职，擢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

崇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将至墙子岭，闻明军备甚固，安达立与固山额真恩格图率所部趋岭右，陟高峰间道入边，击败明军。越燕京，略山东。明年，师自青山口出边，复击败明军。五年，围锦州，屡战皆捷。六年，复围锦州，洪承畴援师至，与战，破三营，至暮，敌溃，翌日复战，又击卻之。叙功，加半个前程。寻卒。

子阿积赖，袭职。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战于庆都。又从叶臣徇山西，署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又从英亲王阿济格攻延安，逐自成至武昌，窜入九宫山，率师搜剿，歼其徒甚众。四年，兼任刑部理事官。五年，署巴牙喇纛章京。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南，分兵徇道州，攻永安关。叙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卒。

绰拜，巴林氏。自叶赫归太祖，隶蒙古镶白旗，为牛录额真。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九年，与吴巴海伐瓦尔喀部，深入额赫库伦、额埒岳索诸地，进三等甲喇章京。崇德三年，兼任户部理事官。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徇山东，至济南，敌骑千馀拒战，何洛会先众奋击，遂克其城。七年，从肃亲王豪格围明总督洪承畴于松山，承畴遣兵夜越壕攻镶黄旗营，击卻之。八年，进二等。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进一等。四年，加拖沙喇哈番。五年，授参领。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叛将金声桓，克饶州、南昌，师还，赉白金千、马四十。七年，迁仓场侍郎。八年，授镶白旗蒙古梅勒额真，兼工部侍郎。擢本旗固山额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十二月，卒。

布丹，富察氏。自叶赫归太祖，隶满洲正红旗，授牛录额真。寻迁甲喇额真，领摆牙喇兵。天聪八年，从伐明，克万全左卫城，先登，授半个前程。九年，从贝勒多铎伐明，攻锦州，师还，明兵骤至，固山额真石廷柱所部有陷阵不能出者，布丹破阵援之出。旋命与纳海等诇军事。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破雕鹗、长安二隘，皆先登，与苏纳同功。转战至涿州，师还，明兵出居庸关，设伏邀我军辎重，击破之。四年，与沙尔瑚达等将土默特兵二百，略宁远北境，以数骑挑战，敌坚壁不出，乃俘其樵者以归。五年，围锦州，杀敌。语见纳海传。六年，与明兵战松山、杏山，屡胜。锦州下，进牛录章京世职。七年冬，复与

纳海等从贝勒阿巴泰伐明。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叙功，并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十一年，卒，谥毅勤。

孙达哩，鲁布哩氏。太祖取叶赫，以其民分属八旗，孙达哩隶正黄旗。选充骁骑，遇战必先，中创不为卻，屡得优赉。崇德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入自青山口，越明都，转战至山东，攻济南，先登第一，赐号“巴图鲁”，授二等参将，领牛录额真。顺治间，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迁摆牙喇纛章京。从穆里玛、图海讨李自成馀党李来亨、袁宗第等，破茅麓山，有功。十二年，加太子少傅。十四年四月，卒，谥果壮。

吉思哈，乌苏氏，世居瓦尔喀冯佳屯。初属乌喇，见其贝勒不足事，与弟吉普喀达归太祖，并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白旗。旋改隶镶白旗。天命四年，从伐明有功，授游击世职。六年，以甲喇额真帅师围辽阳，树云梯先登。天聪八年，太宗追录其功，进二等参将。是年，与甲喇额真吴巴海伐东海虎尔喀部，俘一千五百有奇，及牲畜辎重。九年，与梅勒额真巴奇兰等伐黑龙江，收二千人以还，进一等参将。

崇德元年，太宗自将伐朝鲜，闻明兵入硷场，遣吉思哈率兵蹑其后，击败之。二年，师既克朝鲜都城，上命旗出甲士十，并简科尔沁、敖汉、柰曼、扎鲁特、乌拉特诸部兵，俾吉思哈及理籓院承政尼堪为将，自朝鲜伐瓦尔喀，因击破朝鲜军，斩平壤巡抚，进略瓦尔喀，奏捷称旨。语详尼堪传。累迁至吏部参政。三年四月，卒。子吉瞻，袭。

吉普喀达，吉思哈弟也。天命四年，授游击。六年，任甲喇额真。从伐明，攻奉集堡，明总兵李秉诚赴援，师与战，明兵走入城，师从之，至壕，城上发巨砲，吉普喀达中砲卒。天聪八年，赠二等参将。子瓜尔察，袭。

吴巴海，瓜尔佳氏，自乌喇归太祖。太祖讨尼堪外兰，吴巴海实从。隶满洲镶蓝旗，授牛录额真。天聪元年四月，从贝勒阿敏伐朝鲜，攻义州，与梅勒额真阿山、穆克谭等先登，克之。五月，从太宗伐明，攻锦州，敌来犯，我师少却，吴巴海为殿，督战败敌。五年，与梅勒额真蒙阿图伐瓦尔喀，略额黑库伦、额勒约索二部，收降人数千，上郊劳，赐宴，赐号“巴图鲁”。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西遁，上命吴巴海逐逋逃，斩察哈尔兵五，获其马及牲畜。旋率师伐乌扎喇，部署所将兵四道并进，会敌方渔于握黑河，吴巴海挥骑直前，斩三百馀人，得其辎重。七年，与牛录额真郎格如朝鲜互市，得瓦尔喀部长族属十五人以归。八年，与吉思哈伐东海虎尔哈部。语详吉思哈传。十二月，复与牛录额真景固尔岱将四百人伐瓦尔喀，降屯长分得里，收阿库里尼满部众千馀。师还，上命大臣迎劳，以所获赉之。

九年，从贝勒岳讬率师镇归化城。土默特人讦部长博硕克图，谓其子阴遣使与明通，岳讬遣吴巴海及甲喇额真阿尔津等四人要诸途，毛罕私以告，喀尔喀人潜遁，吴巴海追获之，并得明使。毛罕者，博硕克图子乳母之夫也，初从土默特来降，既而有叛志，号博硕克图子为汗，自号贝勒。吴巴海既执喀尔喀使人，遂杀毛罕。十年，授梅勒额真，世职一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六月，进三等梅勒章京，移镇宁古塔。十二月，喀木尼汉部叶雷等叛，将其孥俱亡，吴巴海部兵逐之。行数十日无所见，见宿雁三，射之，一雁负矢飞且堕，往取之，见遗火，知逃者自此过。蹑其迹，及之于温多，获其孥。叶雷入山，追及围之，谕使降，不可，射之。叶雷将注矢，有狐起于前，触叶雷弓，弓坠，遂射杀叶雷及其从者。师还，太宗命诸固山额真迎劳。二年，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赐衣服、仆、马、庄田。三年，与梅勒额真吴善帅师戍归化城。旋坐匿罪人、徇厮养卒盗米，罢梅勒额真，论罚，四年卒，分世职为一等甲喇章京者一，为牛录章京者二，授其子弟。

康喀勒，纳喇氏，辉发贝勒王机砮之孙也。太祖时，偕从兄通贵率族属来归，隶满洲镶红旗，授牛录额真。天聪六年，从伐察哈尔部。八年正月，上以察哈尔林丹汗西遁，其部众流散锡尔哈、锡伯图，命康喀勒与岱青塔布囊等率蒙古及诸部驻牧兵往取以归。五月，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三年，兼刑部副理事官。五年，擢镶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并攻松山城。七年，松山、锦州皆下，复克塔山城。寻追论攻松山避敌、克塔山与固山额真叶臣争功，罪当死，太宗特贳之。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加半个前程。寻从豫亲王多铎下江南，与固山额真准塔自徐州水陆并进，次清河。明总兵刘泽清遣部将马花豹、张思义等率战舰千馀、兵数万，屯黄淮口。康喀勒与游击范炳、吉天相等发砲毁其舟，分兵追击，泽清走，淮安下。复与梅勒额真谭布击明总漕田仰，仰方屯湖口桥，以三千人迎战，击破之；又战于三里桥，逐至海岸，获舟八十；又战于如皋，攻通州，以云梯克其城，旁近诸县皆下。二年十一月，授镇守江宁梅勒额真。时江北未定，群相聚为乱，江宁有谍为内应者，康喀勒与驻防总管巴山先期捕治，杀三十人而定。已而明潞安王硃谊石集众二万馀，分三道来攻，康喀勒等击卻之。三年，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世袭。四年，改三等阿达哈哈番。旋卒。子洛多，袭职。

和托，康喀勒从兄之子也。顺治元年，以噶布什贤甲喇章京从入关，破李自成潼关，移兵下江宁。复从贝勒博洛徇浙江，破明总兵方国安等于杭州。复略福建，所向克捷。攻汀州，先登，克其城。论功，并遇恩诏，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世袭。十一年，从征云南，击败明将白文选，进取永昌，夺澜沧江铁索桥。

康熙九年，卒。

玛拉，和托弟也。顺治十二年，以三等侍卫署甲喇额真。从固山额真伊勒德攻舟山，从摆牙喇纛章京穆成额破郑成功兵于泉州；十六年，从安南将军达素击成功厦门：皆有功。康熙二十二年，卒。

通嘉，康喀勒兄孙。初袭其父莽佳三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十八年，以护军参领从靖东将军济什喀讨山东贼于七。于七据栖霞、岠褭山为乱，其党吕思曲、俞三等以数千人拒战，通嘉击败之，贼遂以平。康熙六年，改前锋参领。十四年，从信郡王鄂托讨察哈尔布尔尼，师至达禄，布尔尼为伏山谷间，通嘉督所部尽击杀之，布尔尼以三十骑遁。以功加拖沙喇哈番。旋坐事削。十八年，以护军统领从讨吴三桂，破谭弘于云阳。二十三年，迁本旗蒙古都统。二十四年，卒。

萨璧翰，亦纳喇氏。父三檀，自辉发率属归太祖，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蓝旗。

卒，萨璧翰与其兄萨珠瑚并授牛录额真。太宗即位，以萨璧翰列十六大臣，佐正蓝旗。天聪五年，擢户部承政。八月，上自将伐明，围大凌河，城兵出御，萨璧翰与战，舍马而步，逐敌薄壕。城上发砲矢，甲士巴逊没于阵，萨璧翰力战，入敌阵，取其尸还。八年五月，上自将伐察哈尔，贝勒济尔哈朗居守，萨璧翰与梅勒额真蒙阿图副之。考满，授世职甲喇章京。崇德二年，从伐朝鲜，取皮岛。师还，萨璧翰与其兄萨珠瑚发贝子硕讬以厮役冒甲士请恤，坐论罚，萨璧翰初隶硕讬，至是命改隶饶馀贝勒阿巴泰。旋以萨璧翰从子侍卫吴达礼从伐朝鲜，私役甲士，坐夺世职。

三年，改吏部右参政。四年，授议政大臣。六年八月，从伐明，攻锦州，明援兵自松山至，诱战，萨璧翰被创，卒于军。

子汉楚哈、哈尔沁，皆授牛录额真。哈尔沁从讨吴三桂，从讨噶尔丹，皆有功，授拖沙喇哈番。汉楚哈子哈尔弼，授一等护卫，从击郑成功，战厦门，殁于阵，亦授拖沙喇哈番。

论曰：太祖初起，扈伦四部与为敌，四部之豪俊，先后来归。武理堪等自哈达，武纳格、阿什达尔汉、鄂莫克图等自叶赫，吉思哈等自乌喇，康喀勒等自辉发，皆能效奔走，立名氏。武纳格其先出自蒙古，遂为“白奇超哈”统帅，勋绩尤著。四部有才而不能用，太祖股肱爪牙取于敌有馀。国之兴亡，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 列传十八

佟养性 孙国瑶 李永芳 石廷柱 马光远弟光辉 李思忠子廕祖廕祖子鈵金玉和子维城 王一屏 一屏子国光 国光子永誉 孙得功张士彦 士彦子朝璘金砺

佟养性，辽东人。先世本满洲，居佟佳，以地为氏。有达尔哈齐者，入明边为商，自开原徙抚顺，遂家焉。天命建元，太祖日益盛强。养性潜输款，为明边吏所察，置之狱，脱出，归太祖。太祖妻以宗女，号“施吾理额驸”，授三等副将。从克辽东，进二等总兵官。

太祖用兵於明，明边吏民归者，籍丁壮为兵。至太宗天聪间，始别置一军，国语号“乌真超哈”。五年正月，命养性为昂邦章京，谕曰：“汉人军民诸政，付尔总理，各官受节制。尔其殚厥忠，简善黜恶，恤兵抚民，毋徇亲故，毋蔑疏远。昔廉颇、蔺相如共为将相，以争班秩，几至嫌衅。赖相如舍私奉国，能使令名焜耀於今日。尔尚克效之！”又谕诸汉官曰：“汉人军民诸政，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各官受节制。其有势豪嫉妒不从命者，非特藐养性，是轻国体、亵法令也，必谴毋赦！

如能谨守约束，先公后私，壹意为国，则尔曹令名亦永垂后世矣。”

是岁，初铸砲，使养性为监。砲成，铭其上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凡四十具。

师行则车载以从，养性掌焉。八月，上伐明，围大凌河城。养性率所部载砲越走锦州道为营，击城西台，台兵降；又击城南，坏睥睨；翌日，击城东台，台圮，台兵夜遁，尽歼之。九月，明兵出关援锦州，上遣亲军迎击，养性以所部兵五百从，敌溃遁。明监军道张春合诸路兵援大凌河，夜战，上督骑兵击破之。方追奔，明溃兵复阵，上命养性屯敌垒东，发砲毁敌垒。十月，攻于子章台，发砲击台上堞，台兵多死者。十一月，祖大寿以大凌河降，上命尽籍城中所储枪砲弹药付养性。寻率兵隳明所置台壕，自大凌河至於广宁。

六年春正月，上幸城北演武场阅兵，养性率所部乌真超哈试砲，擐甲列阵，军容甚肃。上嘉养性能治军，因追奖大凌河战功，赐雕鞍良马一、白金百，遂遍及诸将，自石廷柱以下皆有赐，设宴以劳之。养性疏言：“新编汉兵，马步仅三千有奇，宜尽籍汉民为兵，有事持火器而战，无事则为农。火器攻城，非砲不克，三眼枪、佛朗机鸟枪特城守器耳，宜增铸大砲。兵食未足，宜令民广开垦，无力者官畀牛若种，穫则以十一偿。”四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命与贝勒阿巴泰、杜度，大臣扬古利、伊尔登留守。七月，卒。顺治间，追谥勤惠。

子普汉，改袭二等昂邦章京。卒，以弟六十袭。崇德四年，汉军旗制定，隶汉军正蓝旗。顺治四年，改二等精奇尼哈番。遇恩诏，累进三等伯。

国瑶，六十子也，袭爵。康熙九年，授本旗副都统。十二年，吴三桂反，特命国瑶为郧阳提督，帅师镇抚。十三年，襄阳总兵杨来嘉以穀城叛附三桂，郧阳副将洪福应来嘉，劫部兵千馀攻国瑶。国瑶率游击杜英、佟大年以健丁三百拒战，福退，复至，苦战数日，斩二百馀级，福败遁。事闻，加左都督。十四年，福挟诸叛将分五道来犯，复击败之，逐战泥河口、板桥河，斩其将林跃等七辈、兵数百人。

十五年，四川叛将谭弘与福等复分道来犯，弘屯郧江北，福掠郧江南，相声援；国瑶分兵御之，战坪沟、战黄畈、战九里冈，又渡郧江战江南岸，皆胜，焚其舟及械，斩获无算。福复遣众伏郧江两岸，以三十馀舟顺江下，泊琵琶滩，偪郧阳运道为寨。国瑶及将军噶尔汉、抚治杨茂勋等率水陆兵大破之，战陡岭，福败走，运道复通。叙功，加一等。

十六年，以捐俸赉军赈难民，加太子少保。十七年，进讨来嘉、福，战於房县，获其将五十二辈、印十二、劄牌二十四，遂克其城，进复保康。十八年，与噶尔汉等攻兴安，久而不下，命削战陡岭所叙加一等。六月，授福建将军。二十八年，卒，谥忠悫。乾隆初，定封二等子。达尔哈齐子养真，自有传。

李永芳，辽东铁岭人。在明官抚顺所游击。太祖克乌喇，乌喇贝勒布占泰走叶赫。太祖伐叶赫，叶赫愬於明。明使告太祖，诫毋侵叶赫。太祖以书与明，言叶赫渝盟悔婚，复匿布占泰，不得已而用兵，躬诣抚顺所，永芳迎三里外，导入教场，太祖出书畀永芳，乃引师还。

后三岁为天命元年，又三岁，始用兵於明。四月甲辰昧爽，师至抚顺所，遂合围，执明兵一，使持书谕永芳曰：“明发兵疆外卫叶赫，我乃以师至。汝一游击耳，战亦岂能胜？今谕汝降者：汝降，则我即日深入；汝不降，是误我深入期也。汝多才智，识时务，我国方求才，稍足备任使，犹将举而用之，与为婚媾；况如汝者有不加以宠荣与我一等大臣同列者乎？汝若欲战，我矢岂能识汝？既不能胜，死复何益？且汝出城降，我兵不复入，汝士卒皆安堵。若我师入城，男妇老弱必且惊溃，亦大不利於汝民矣。勿谓我恫喝，不可信也。汝思区区一城且不能下，安用兴师？

失此弗图，悔无及已。降不降，汝熟计之。毋不忍一时之忿，违我言而偾事也！”

永芳得书，立城南门上请降，而仍令军士备守具。上命树云梯以攻，不移时，师登陴，斩守备王命印等。永芳冠带乘马出降，固山额真阿敦引永芳下马，匍匐谒上，上於马上以礼答之，传谕勿杀城中人。东州、马根单二城及沿边诸台堡五百馀，悉下。是日，上驻抚顺。明日，命隳其城，乃还。编降民千户，迁之赫图阿喇。命依明制设大小官属，授永芳三等副将，辖其众，以上第七子贝勒阿巴泰女妻焉。太祖伐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

是年七月，上复伐明，拔清河。四年，克铁岭。六年，下辽、沈。永芳皆从，以功授三等总兵官。明巡抚王化贞及诸边将屡遣谍招永芳，永芳辄执奏，上嘉奖，敕免死三次。

太宗即位，以朝鲜与明将毛文龙相应援，纳逋逃，命贝勒阿敏等帅师讨之，永芳从。上谕阿敏等曰：“朝鲜理当讨，然非必欲取之。凡事相机度义而行。”克义州，分兵攻铁山，击走文龙；进下定州、安州，次平壤，其官民皆遁，遂渡大同江。

朝鲜王李倧使赍书迎师，诸贝勒答书历数其罪，许以遣大臣莅盟，当班师。使既行，师复进，次黄州，倧使驰告已遣大臣莅盟。阿敏欲遂攻其都城，诸贝勒谓宜待所遣大臣至，永芳进曰：“我等奉上命，仗义而行。前与朝鲜书，许以遣大臣莅盟当班师，今食言不义。盍暂驻待之？”诸贝勒皆是其言，阿敏怒，叱永芳曰：“尔蛮奴，何多言！我岂不能杀尔耶？”师再进，次平山，倧所遣大臣至师，卒如永芳议，遣刘兴祚、库尔缠如倧所，莅盟而还。

八年，永芳卒，有子九人。汉军旗制定，隶正蓝旗汉军。次子李率泰，自有传。

第三子刚阿泰，顺治初，官宣府总兵。时姜瓖为乱，山西北境诸州县土寇蜂起，瓖既平，所部窜匿代州、定襄、繁峙五台山中。刚阿泰先后逐捕，诸山砦悉平。旋以属吏侵饷劾罢。

第五子巴颜，天聪八年袭父爵，例改三等昂邦章京。崇德间，以参领从太宗征科尔沁；围锦州，与洪承畴战松山城下：皆有功。七年，定汉军八旗，以巴颜为正蓝旗固山额真。八年九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征宁远，拔中后所、前屯卫。顺治元年，进二等昂邦章京。旋与固山额真石廷柱剿寇昌平，与固山额真叶臣徇直隶饶阳，河南怀庆，山西泽州、潞安诸府县，师还，赐白金五百。二年，从定西大将军和洛辉自陕西徇四川，流寇孙守法、贺珍犯西安，再战大破之，逐至黑水峪，斩守法；又破流寇一只虎於商州，克延安诸路山寨。四年，例改二等精奇尼哈番。五年，进一等精奇尼哈番。讨叛将姜瓖，从睿亲王多尔衮复浑源州；从英亲王阿济格复左卫；从巽亲王满达海复朔州、汾州及太谷诸县。巴颜在军将左翼，挟火器以攻，所向皆克。八年，叙平姜瓖功，复遇恩诏，进一等伯。九年，卒。乾隆间，定封号曰昭信。四十年正月，命以其族改隶镶黄旗。

石廷柱，辽东人。先世居苏完，姓瓜尔佳氏。明成化间，有布哈者，为建州左卫指挥。布哈生阿尔松阿，嘉靖中袭职。阿尔松阿生石翰，移家辽东，遂以“石”

为氏。石翰子三：国柱、天柱、廷柱。万历之季，廷柱为广宁守备，天柱为千总。

太祖师至，巡抚王化贞走入关，天柱先与诸生郭肇基出谒，且曰：“吾曹已守城门矣。”翌日入城，廷柱从众降，授世职游击，俾辖降众。

蒙古巴林部贝勒囊努克背盟劫掠，廷柱从上讨之，取其寨，收牲畜以还，进三等副将。天聪三年，太宗命率兵搜剿明故毛文龙所辖诸岛，敌自石城岛来犯，击斩二百人，俘十九人。寻从上伐明，薄明都。四年，师还，至沙河驿，廷柱与达海谕城中军民出降；又与达海以千人诇汉兒庄，汉兒庄与三屯营、喜峰口诸堡先已降而复叛，至是复降。

五年，明总兵祖大寿筑城大凌河，上自将围之。大寿穷蹙，使从子泽润射书请降，并乞上令廷柱往议。廷柱与达海至城南，先使姜桂诇大寿，桂故明千总，为我军所俘。大寿使游击韩栋从桂出迎廷柱，并以其义子可法为质。廷柱乃逾壕与语，大寿言决降，惟乞速取锦州，俾妻子得相见。廷柱以告，上复遣廷柱谕指，大寿乃降。是时佟养性为乌真超哈昂邦章京，廷柱为副。六年，养性卒，廷柱代为昂邦章京。从伐察哈尔，多斩获。七年，从贝勒岳讬伐明，攻旅顺，师还，上酌金卮以劳，进三等总兵官。八年，从伐明，攻应州，克石家村堡。九年，复从伐明，与明兵战大凌河西，斩明副将刘应选，获游击曹得功等。

崇德元年，上自将伐朝鲜，命廷柱帅所部整兵械，储糗崿，挟火器以从。二年，既定朝鲜，还攻皮岛，廷柱与户部承政马福塔攻其北隅。寻追论朝鲜王李倧谒上时廷柱乱班释甲，及纵士卒违法妄行罪，解任，罚鍰，夺赏赉。是年分乌真超哈为左、右翼，以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三年，上与诸臣论兵事，举吕尚相勖，廷柱言：“吕尚制阃外专生杀，故所向有功。今臣等若有过下部逮讯，虽牛录以下亦当比肩对簿，其何以堪？”诸臣以其言戆，请下刑部议罪论死，上命宥之。是年十月，从伐明，攻锦州，克城外诸屯堡，进破城旁台。台上馀敌兵潜自间道走，廷柱弗追击，部议降爵罚鍰，上复命宥之。

四年二月，上自将伐明，乌真超哈诸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马光远及廷柱皆率所部从。上驻军松山，命廷柱攻城南台，毁其堞，台兵不能御，守将王昌功等四十馀人出降。上登松山南冈度地形，命廷柱从。可喜以砲攻城南门之左，廷柱与光远先取城西南隅台，诸将继进，攻城，城堞皆尽，会以日暮罢。明日攻益急，城兵守御甚固，我兵缘云梯上不能入，死者二十馀人，廷柱兄子达尔汉亦被创。上召询诸将，皆谓攻必克。翌日复集议，有德、仲明、可喜、光远欲凿地道以攻，廷柱持不可。上责廷柱曰：“尔为主将，恇怯无斗志，与诸将异议。尔岂因兄子被创，故惊怖不欲战耶？”廷柱惶恐，对曰：“臣昔尝巡逻至此，知地中有水石不可穿，且亦不能越壕而过，故不敢不言。今众皆谓可攻，臣焉敢独异？”乃与有德等鸠役於城南凿地道。初，祖大寿既降，请得入锦州，乃复叛，为明守；至是，闻松山急，遣蒙古兵三百乘夜入城，诇得我军谋，多为备，地道不能达，乃罢攻。师还，部议廷柱攻城不尽力，当罢任罚鍰，上仍命宥之。时乌真超哈复析为八旗，合二旗为一固山，於是汉军旗制始定。廷柱隶正白旗。

六年七月，廷柱上言：“锦州为辽左首镇，我师筑垒浚壕，誓必翦灭，以策进取，诚至计也。第明恃大寿为保障，我师围之急，彼必益发援兵，并力一战。宜及此时简精锐，分布各旗屯田所，遇警即并进。如敌已立营，以砲环击，伺其稍动，我师即突起乘之，转战过锦州，至松山、杏山间，敌必败走，则锦州破矣。锦州既破，关外八城闻而震动。昔年克沈阳，辽阳从之下；克沙岭，广宁亦从之下。此其明徵也。近闻喀尔喀扎萨克图扬言取归化，恐阴欲取鄂尔多斯。臣拟令鄂尔多斯移牧黄河南，使与归化相接，彼此策应。仍选才勇将士挟火器戍焉，而令王贝勒帅师道宣、大，略应州、雁门。归化有警，轻骑倍道赴援。明所恃为辽东援者，不过宣大、陕西榆林、甘肃宁夏诸路。我师西入，诸路自顾不遑，岂能复出援辽哉？此一举而两得也。明援兵自宁远至松山，所赍行粮不过六七日，其锋少挫，势必速退；即宿留数日，终且讬粮尽而返。宜设伏於高桥险★C7处，凿壕截击，仍发劲兵缀其后，使进退无路，则彼援兵皆折而降我矣。我师遇敌步兵，每奋勇陷阵，彼军多火器，恐致伤夷。宜诇敌远离城郭，或凭据高阜，水竭粮匮，乃环而攻之。夜则凿壕以守，昼则发砲以击。不一二日，势且生变，其毙可坐俟也。洪承畴书生耳，所统援辽诸镇，皆乌合亡命，外张声势，内实恇慑。如大寿为我师所破，承畴与诸将纵得脱去，亦东市就僇而已。彼闻上恩豢降将，或慕义纳款，亦未可料。今明灾异迭见，流寇方炽，乘时应运，定鼎中原，机不可失。”疏入，上深嘉之。九月，师围松山，敌夜犯廷柱营，廷柱力御，斩十馀级，获刀甲、枪砲无算，进二等昂邦章京。

七年，定汉军八旗，置八固山，以廷柱为镶红旗固山额真。

顺治元年四月，从师入关，破李自成。五月，与固山额真巴颜等平昌平土寇。

六月，与固山额真巴哈纳帅师抚定山东诸郡县。七月，移师会固山额真叶臣共克太原。山西、河南悉平。师还，赐白金五百两，进一等昂邦章京。四年，改一等精奇尼哈番。六年，从讨叛将姜瓖，复浑源、太谷、朔州、汾州。十二年五月，授镇海将军，驻防京口。十四年二月，以老乞休，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致仕，进三等伯，世袭。十八年二月，卒，赠少傅兼太子太傅，谥忠勇，立碑纪绩。

廷柱兄国柱，亦自广宁降，与天柱先后授三等副将。廷柱六子，三子华善，四子石琳，自有传。

马光远，顺天大兴人。明建昌参将。天聪四年，我师克永平，光远以所部降，命隶正蓝旗，授梅勒额真，赐冠服、鞍马。五年，上复伐明，围大凌河，光远从，招城南台降，得百总一、男妇五十馀，即畀光远育焉。

六年十一月，光远疏言：“六部既设，当建内阁，选清正练达二三臣为总裁，日黎明入阁。八家固山、六部承政，有事诣阁集议，请上指挥。”并议置六科，立八道言官。翌日再疏，申言六科职掌。七年正月，乌真超哈昂邦章京佟养性及光远合疏言：“上及诸贝勒豢汉官恩厚，臣等叨冒首领。上有命，敢不竭心力。臣等有罪，听诸臣弹劾。诸汉官如或抗令欺公，诳言误事，诿避偷安，玩法科敛，臣等当弹劾，不敢避忌。惟虑诸汉官茹怨，以蜚语中臣等，臣等得罪，虽死不知其故。乞上及诸贝勒鉴臣等意，今后有过失，即时处分；有谗言，即时质问：俾佥邪不得行其险慝。”三月，光远疏陈整饬军政：省戎器，视牧马，习砲，治砲车，节火药，谨城守，制火箭，建藏砲储药之局，赡铸砲造药之役，厚养砲兵，凡十事。七月，上命旧隶满洲户下汉人十丁授棉甲一，得千五百八十人，命光远等统之，分补旧甲喇缺额。

时孔有德、耿仲明来降，克旅顺。光远言：“有德等初来，登莱、旅顺并各岛兵舰随至江口不敢归，畏明法也。今旅顺既失，江口兵舰必退保登莱。宜急遣水师逐彼舟后，乘风而西。上亲帅师取山海，进攻北京，不半载大事可定。”十月，授一等总兵官。八年三月，疏请出师：“一自蓟东入，一自八里铺趋山海关，内外夹攻，先取其水关，则山海关易下也。既克山海关，还取祖大寿，整旅而西，进攻北京，塞冲要，阻运道，不数月必有内变。但乞上於出师之日，戒谕将士，毋杀，毋淫，毋掠货财，毋焚庐舍。四方闻之，皆引领而归上矣。”四月，改一等昂邦章京。

九年七月，甄别辖治汉人各官，以各堡户丁增减行赏罚，丁减初额三之一者削世职为民。光远疏言：“各官功次不等，皆蒙敕赐世袭，得之至艰。今以养人不如法，皆罢为民，众情惊惧。乞恩从重议罚，而毋遽夺世职；令戴罪视事，使功不如使过。

臣为王法持平，敢昧死以请。”梅勒额真张存仁亦以为言，上从之。十年四月，诸臣劝进，汉将列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及光远，凡五人。

崇德元年十二月，从伐朝鲜，克平壤、江华岛。二年八月，分乌真超哈为两翼，置固山额真二。以廷柱辖左翼，光远辖右翼。三年，上伐明，攻锦州，乌真超哈运火器为前驱。寻与有德以火器克台五，复与廷柱克李云屯、柏士屯、郭家堡、开州、井家堡，俘七百有三，得牲畜称是。光远率甲喇额真郎绍贞围攻锦州城旁台，敌遁，不追击，上诘之，光远妄辩，当夺职，上命罚鍰。四年，上复伐明，光远以所部克松山西南隅台，降其将杨文显，攻城不克。语详石廷柱传。师还，数其罪而罢之；又以庇所部参将季世昌铸砲子不中程，论死，上特宥之。六月，析乌真超哈为八旗，置固山额真四，复起光远为正黄、镶黄两旗固山额真。汉军旗制定，光远隶镶黄旗。

顺治四年，以老病乞休。康熙二年，卒，谥诚顺。以弟之子思文袭爵。恩诏进三等伯。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光辉，光远弟。明武举。与其兄光先从光远来降。天聪七年，授光先二等参将，光辉游击。崇德三年，任户部理事官。以贷官商物不偿，罢官，夺世职。四年六月，汉军旗制定，授镶黄旗梅勒额真。六年，兼任吏部。七年，以从克杏山城，复世职。

师已克锦州，命光辉从固山额真孟乔芳诣锦州监铸砲。八年，以从克中后所、前屯卫二城，进一等甲喇章京。

世祖入关定鼎，参政改侍郎，光辉仍贰吏部。顺治四年，考满，加拖沙喇哈番。

五年，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江西叛将金声桓，声桓既诛，谭泰将承制授光辉江西提督，光辉辞。既，谭泰欲以都察院理事官纪国先为都司，国先亦辞。谭泰劾国先，辞连光辉，吏议从重比，上命罢光辉梅勒额真、侍郎，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

七年，复任梅勒额真。八年，上命追录光辉军功，屡遇恩诏，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五月，授户部侍郎。十月，命以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

十年九月，胶州总兵海时行叛，为暴莱、沂间，光辉帅师讨之。时行走宿迁，师从之，复走永城。光辉会漕运总督沈文奎帅师自灵壁向永城，战洪河集西，大破之，缚时行以归。以功加级，任子。十一年，甄别诸督抚，加太子少保，以老病乞休。十二年七月，卒，谥忠靖。

光先，顺治间遇恩诏，亦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官山西左布政使。

李思忠，字葵阳，铁岭人。父如梴，明辽东总兵官宁远伯成梁族子也，仕明为太原同知，罢归居抚顺。太祖天命三年，始用兵於明，克抚顺，得思忠，如梴徙还铁岭。明年，师下铁岭，如梴及弟如梓子一忠、存忠死之。六年，定辽阳，敕思忠收其族人，俾复故业，即授牛录额真，予世职备御。寻以获谍，进游击。

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取永平等四城。师还，贝勒阿敏护诸将分守，察哈喇以蒙古兵守遵化，思忠及甲喇额真英固勒岱等为之佐。既而明将谢尚忠等来攻，思忠与战，敌三进三却。阿敏议弃四城东还，檄察哈喇合军出塞。时尚忠攻遵化正急，发火箭焚我军火器，我军方恇扰，思忠戒无轻动，徐结阵出城，挟降吏四人以俱，身为殿，出塞无一亡失。师还，上谴阿敏等，以思忠力战，贷勿罪。五年，从固山额真楞格里等伐明，攻南海岛，未至，遇明兵茨榆坨，俘十一人，得舟五。明兵争舟，思忠与战，砲伤额，勿却，卒败明兵，进二等参将。九年，察汉官所领城堡户口盈耗，思忠辖沙河堡郎寨，增丁百十有三，上嘉赏，赐狐裘一袭，进三等梅勒章京。寻命驻盖州。崇德二年，命修辽阳诸城，思忠疏言：“盖州处边，士卒任防守，馀丁仅足以耕。今弃农就役，工窳而农亦废。请俟诸城工竟，庀役造砖从事。”

上允其请。七年，汉军旗制定，隶正黄旗。

顺治元年，从豫亲王多铎徇陕西，破潼关；下江南，克扬州，抚定江北州县凡十。三年二月，命以梅勒额真戍西安。三月，擢陕西提督。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致仕。十四年七月，卒。

思忠子五，第三子显祖袭爵，世祖赐名塞白理，授二等侍卫、甲喇额真。康熙初，授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迁广东水师提督，改浙江提督。耿精忠叛，自福建侵浙江，塞白理疏请分兵援台州，防宁波。寻从贝子傅喇塔击走精忠将曾养性。十四年九月，卒於军。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廕祖，思忠次子。事世祖，自廕生授户部员外郎，三迁兵部侍郎。顺治十一年，直隶灾，命与尚书巴哈纳等治赈。寻授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疏请蠲被灾诸州县秋粮，招流民还故里，当随地安集，以时予赈，毋使道殕。又疏言：“直隶滨海北塘、涧河、黑洋诸地，宜分兵驻守。”时议禁海船，鱼盐米麦不能转输，请官为编号，讥其出入，则商民皆便。并下部议行。

十四年四月，疏发河南管河道方大猷贪惏状，上切责河道总督杨方兴失劾，夺大猷官，鞫治论死。有高鼎者，据五台山为乱，出三岔口扰真定，廕祖遣井陉道陈安国谕降，悉散其党。疏言：“太行天下险，三岔居其冲，林密山深，藏奸甚易。

自鼎降，其党散在民间，虽戍以兵，视营垒为传舍。当置游击一，定额兵六百，耑司守御。”上从之。

是岁廕祖年才二十有九，会湖南北用兵，上察廕祖才，加太子太保，移督湖广。

师方徇贵州，故李自成诸将郝永忠、袁宗第、刘体纯、李来亨辈挟十馀万人降於明，踞郧、襄间，扰饷道。廕祖请选襄阳水师及均、黄、汉阳诸营兵二千人戍穀城，地扼上游；选武昌洞庭营兵千人戍九谿，断通蜀道。十五年，汉阳、天门、潜江、沔阳诸郡县水灾，上命廕祖治赈，民赖以得拯。

十六年，经略大学士洪承畴疏请发湖北提镇标兵六千人戍云南，廕祖以承畴已发湖广兵万三千五百有奇，湖南新收降人数万，郧、襄间流贼未殄，留兵不宜复发，请敕承畴就滇中召募，下部议行。复疏议：“讨永忠等，请敕四川总督李国英帅师驻重庆，扼巫峡，阻达州；西安将军富喀禅帅师趋兴安；河南协剿兵诣襄阳合军。

臣督诸军分出彝陵、襄阳、郧阳，三道深入，期一举灭贼。”疏既上，会郑成功犯江南，诏将军明安达哩将荆州驻防兵赴援，部议缓师期。十七年，以疾乞罢。康熙三年，卒。祀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名宦。

鈵，廕祖子。事圣祖，自佐领授兵部员外郎。十三年，以参将从征吴三桂，再迁御史。二十七年，湖广夏逢龙为乱，上授鈵湖北按察使。累擢兵部侍郎。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与左都御史于成龙等督饷。三十七年，授山东巡抚，以疾辞，改授安徽巡抚。三十九年，疾未瘳，被弹事罢。四十二年，山东饥，鈵请往助赈，卒於赈所。

金玉和，辽东人。仕明为开原千总。太祖克开原，玉和降，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副将。汉军旗制定，隶正黄旗。天聪五年，擢礼部承政。六年，上阅兵，玉和与额驸佟养性等率所辖乌真超哈擐甲列阵试砲，上赉以鞍马。八年，考绩，进二等副将。崇德元年，坐与吏部参政李延庚互举子弟，罢官，降世职三等甲喇章京。

二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皮岛，以水师战不利，玉和不赴援，论死，上特宥之，但削世职。四年，复授甲喇额真。六年，从围明锦州，屡败敌。敌夜攻壕堑，击卻之，斩级五十。七年，锦州下，并克塔山，予世职牛录章京。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宁远，与王国光同克前屯卫、中后所二城。顺治元年，擢工部参政。叙宁远功，进三等甲喇章京。既入关，迁梅勒额真。从军河南，署怀庆总兵官。时李自成窜陕西，馀党掠河南，犯济源县城，玉和帅师往援，至则城已陷，夜半遇贼，力战，中流矢，没於阵。河南巡抚罗绣锦疏报得玉和遗骸於柏乡西，请赐恤，进二等梅勒章京。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金维城，玉和子也。崇德初，师攻锦州，维城以甲喇额真奉命与梅勒额真金砺督饷，屡从伐明有功。克中后所、前屯卫二城，维城亦在行间。累官正白旗汉军梅勒额真，兼兵部参政，世职至牛录章京。从入关，改兵部侍郎，兼梅勒额真如故。

顺治四年，改拜他喇布勒哈番。考绩，加拖沙喇哈番。复从定湖广，同克武冈、沅州、靖州，进一等阿达哈哈番。调正黄旗汉军梅勒额真。十年，坐总兵任珍行赇罢官，降世职为三等。十五年，卒。

子世砺，康熙间，以佐领从平南大将军赉塔征福建，败敌江东桥。郑成功将刘国轩攻漳州，世砺战死，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太祖克开原，玉和与同官王一屏、戴集宾、白奇策，守堡百总戴一位降；下广宁，游击孙得功，守备张士彦、黄进、石廷柱，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石天柱降；收辽河诸城堡，参将刘世勋，游击罗万言、何世延、阎印，都司金砺、刘式章、李维龙、王有功、陈尚智，备御硃世勋、黄宗鲁，中军王志高，守堡闵云龙、俞鸿渐、郑登、崔进忠、李诗、徐镇静、郑维翰、臧国祚、周元勋、王国泰，各以所守城堡来降。玉和、一屏、得功、士彦、廷柱、砺皆以有功授世职。廷柱自有传。

王一屏，先世本满洲，姓完颜氏。初降，授牛录额真。汉军旗制定，隶正红旗。

天聪八年，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旋卒。

子国光，以牛录额真兼户部理事官，袭职。擢正红旗汉军梅勒额真，兼户部参政。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克前屯卫、中后所二城，进二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改户部侍郎，兼梅勒额真如故。从定西大将军和洛辉御寇西安。考满，进一等阿达哈哈番。迁本旗固山额真。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克左卫、朔州、汾州、太谷四城。叙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年，从定远大将军、贝勒屯齐征湖广，击败明将李定国、孙可望。十二年，从宁海大将军伊勒德援浙江，击败明将郑成功、张名振。十三年二月，授两广总督，谕奖其才品，赐蟒服、鞍马，加太子太保。十五年，以疾解任。十八年，圣祖即位，授镇海将军，帅师镇潮州。康熙三年，与平南王尚可喜会师讨碣石叛将苏利，师至海丰，侦破敌伏，迳灯笼山。苏利乘我军未成列，以万馀人搏战，我军左右夹击，贼溃遁。薄碣石卫城，环攻拔之，斩苏利及所部陈英、李慧等，遂歼其馀党。五年，还京，仍任本旗都统。九年，卒，谥襄壮。

子永誉，字孝扬，袭爵。十二年，授河南提督。河北总兵蔡禄叛应吴三桂，内大臣阿密达帅师讨之。上命永誉如怀庆，拊循士卒，因请留驻镇抚。旋设安庆提督，以授永誉。耿精忠将宋标方自饶州犯徽州，十四年，永誉督兵驻建德，令参将傅尔学破标於馀干，俘标，磔於市。寻移驻徽州。十七年，江西平。改永誉江南提督，驻松江。十九年，迁广东将军。二十年，疏言：“广东濒海，陆路两镇，请各以一营改练水师。”二十二年，复请留满洲兵四千驻防广东省城。皆如所议行。二十七年，授本旗都统。二十三年三月，命定北将军瓦岱帅师屯张家口，诇噶尔丹，以永誉与都统喀岱等参赞军务。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分汉军为四营，永誉帅正黄、正红二旗出中路，噶尔丹不战遁。永誉与平北将军马斯喀督兵追蹑，侦噶尔丹行远，乃还。三十六年，从上至宁夏，命督饷运，贮黄河西岸，闻噶尔丹窜死，罢，还。

四十三年，卒。乾隆十八年，命其族改隶满洲正红、镶白二旗。

孙得功，在明为广宁巡抚王化贞中军游击，化贞倚得功为心膂。太祖围西平堡，刘渠等赴援，令得功从。渠等战死，得功潜纳款於太祖，还言师已薄城，城人惊溃。

化贞走入关，得功与进、绍贞、国志等，率士民出城东三里望昌冈，具乘舆，设鼓乐，执旗张盖，迎太祖入驻巡抚署，士民皆夹道俯伏呼万岁。时天命七年正月庚申，月之二十四日也。上授得功游击，隶镶白旗，辖降众，移驻义州。天聪六年十月，得功疏言：“上命修城，天寒土冻，徒劳民力而不能坚固，请俟春融。又上发帑畀官兵市布制冬衣，官已足用，兵人给银五钱六分，得布不足以为衣，乞恩使人得市布一二疋，官兵均霑上泽。”七年四月，又疏言：“禁淡巴菰，令未能行。步兵皆用火器，尤宜申谕戒革。上令民输粮，因禁百穀不得入市，贫民无所得食，则宜任民便。”八年，追叙得功广宁功，授三等梅勒章京。旋卒，以其子孙有光袭。汉军旗制定，改隶正白旗。以从克前屯卫、中后所及顺治间讨姜瓖有功，并遇恩诏，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卒。乾隆初，定封一等男。得功次子思克，自有传。

张士彦，化贞中军守备。太祖兵至，化贞走入关，士彦降。汉军旗制定，隶正蓝旗。天聪八年，与一屏同授三等甲喇章京。旋乞休。

子朝璘，袭职。崇德七年，授牛录额真。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败敌於胶州。八年，与国光同功，进二等甲喇章京。迁兵部理事官。顺治二年，从豫亲王多铎下江南，克扬州、江阴，率兵戍苏州，击败明将黄斐。四年，从恭顺王孔有德等平湖南，破明将刘承胤於夕阳桥，克武冈；复破明将张先璧於黔阳，克沅州。六年，从讨姜瓖，复与国光同功。考满，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授正蓝旗汉军梅勒额真。

十年，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迁户部侍郎。寻出为江西巡抚。江西当金声桓乱后，民少田芜，御史笪重光请蠲赋，下朝璘议。朝璘疏言：“田亩荒芜，惟从容劝垦，则熟者恆熟，荒者不终荒。若急於徵赋，则始以荒为熟，渐至熟者仍荒，非足国恤民计也。南昌、瑞州二府新垦田四十馀顷，请三年后起科；未垦二千馀顷，请与豁除。”上允其请。十五年，加兵部尚书衔。十八年，擢江西总督。康熙二年，右布政使王庭疏请减南昌府属浮粮，下朝璘议。朝璘疏言：“江西重赋，自陈友谅始，明世因之。前巡抚蔡士英请减袁、瑞二府赋额，未及南昌。南昌诸州县，惟武宁为友谅乡里，赋额循元、宋之旧。他六县一州，请敕部核减。”户部覈上南昌府属浮粮银十二万五千有奇、米十四万九千有奇，上命悉蠲之。三年，朝璘疏言：“吉安旧食粤盐，远且阻，请改食淮盐。”下所司从之。四年，以江西总督省入江南，解任。五年，授福建总督。六年，以老疾乞休。越十馀年，卒。

金砺，辽东人。明武进士，为镇武堡都司。初降，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副将。天聪五年，始设六部，以砺为兵部承政。六年，上阅兵，与玉和等并赐鞍马。

调户部承政。八年，考绩，进二等梅勒章京。崇德二年，从伐明，攻皮岛，甲喇额真巴雅尔图等先入敌阵，砺与副将高鸿中所将水师不进，前军以是败，坐论死，上以砺与鸿中来归有功，特宥之。四年，汉军旗制定，砺隶镶红旗，复为甲喇额真。

五年，授吏部参政。六年，擢固山额真。迭克松山、塔山、前屯卫、中后所，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从入关，五月，与梅勒额真李率泰安集天津乱民；六月，复与固山额真叶臣宣抚山西。时李自成西遁，其将陈永福犹据太原，砺与叶臣潜往觇焉，城兵骤出，砺击败之，督本旗兵发砲克其城。师还，赐白金四百两，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二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征湖广，明将马进忠降复叛，砺与固山额真刘之源击进忠武昌，夺战舰六十馀，遂下湖南，战衡州，斩明将黄朝宣；复战长沙，斩明将杨国栋。师还，赐黄金二十两、白金四百两，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六月，授平南将军，镇浙江。遇恩诏，加拖沙喇哈番。明鲁王以海及其臣阮进、张名振屯舟山，砺与梅勒额真吴汝玠等率兵自宁波出定海，会总督陈锦破获进於横洋，遂克舟山，名振拥以海出走。九年，郑成功攻漳州，命砺帅师赴援，至泉州，成功退屯江东桥。砺自长泰进屯漳州城北，分兵万松关为犄角，七战皆胜，漳州围解，海澄、南靖、漳浦诸县悉定。叙功，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授陕西四川总督。十三年，引年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康熙元年，卒。

论曰：养性、廷柱先世本满洲，怀旧来归，申以婚媾。永芳归附最先，思忠为辽左右族，皆蒙宠遇，各有贤子，振其家声。光远初佐养性，后与廷柱分将汉军，罢而复起。玉和战死。同时诸降将有绩效，赏延於世，或其子显者，得以类从。后先奔走，才亦盛矣。

## 列传十九

希福子帅颜保曾孙嵩寿 范文程子承勋承斌孙时绎时捷时绶时纪曾孙宜恆四世孙建中宁完我鲍承先希福，赫舍里氏。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太祖既灭哈达，希福从其兄硕色率所部来归。居有顷，以希福兼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蒙古诸部，赐号“巴克什”。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

天聪二年，太宗伐察哈尔，以希福使科尔沁徵兵，土谢图额驸奥巴止之曰：“寇骑塞路，行将安之？即有失，谁执其咎？”希福曰：“君命安得辞？死则死耳，事不可误也。”遂行。再宿，达上所，复命曰：“科尔沁兵不赴徵，土谢图额驸奥巴方率所部行掠，掠竟乃来耳。”上怒，使希福再往，以壮士八人从。行四昼夜，道遇敌，击杀三十馀人，卒至科尔沁，以其兵来会。明年，奥巴来朝，上命希福与馆臣库尔缠辈责让之，奥巴服罪，上驼马以谢。叙功，授备御。从伐明，薄明都，败明兵於城下。攻大凌河，援兵自锦州至，与谭泰争先奋击，破之。师还，又力战败追兵，进游击。

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希福为内国史院承政。寻授内弘文院大学士，进二等甲喇章京。二年，请禁造言惑众，违者罪之，著为令。三年，偕大学士范文程建言定部院官制。希福虽以文学事上，官内院，筦机务，然常出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编户口，置牛录，颁法律，亭平狱讼；时或诣军前宣示机宜，相度形势，覈诸将战阀，行赏，谕上德意於诸降人。每还奏，未尝不称旨也。顺治元年，译辽、金、元三史成，奏进，世祖恩赉有加。

希福故与谭泰有隙，屡诮其衰慵。谭泰暱附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因与其弟谭布构希福妄传王语，谓堂餐过侈，诋谩诸大臣，构衅乱政，罪当死；王命罢官削世职，并籍其家。八年二月，世祖亲政，雪其枉，仍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复世职。九年，世祖以希福事太祖、太宗，衔命驰驱，殚心力。曩定鼎燕京，希福方削籍，功未赏，乃一岁三进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袭。是年十一月，卒，赠太保，谥文简。长子奇塔特，袭职。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帅颜保，希福次子。康熙初，圣祖念希福事先朝久，躬预佐命，用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例，超授内国史院学士。八年六月，迁吏部侍郎。七月，授漕运总督。

九月，疏言：“淮安水陆孔道，乃十五里中为关者三，板闸有钞关，淮安有仓税，隶户部；清江有税厂，隶工部。胥役繁冗，商民耗资失时，请减三为一，合并税额，省胥役，便商民。”下部议，户部言仓税并钞关便；工部言税厂徵船料诸税，葺治漕船，并钞关不便。上心韪帅颜保言，下九卿科道再议，卒如所请。九年正月，疏言：“淮、扬被水，高邮、宿迁、桃源、盐城、赣榆灾尤重。旧逋漕米，例当补徵，民力不能胜。”下部议，请改折，仍补徵。上以诸县频岁被灾，民重困，下部再议，免旧逋漕米三万一千石有奇。十二年正月，偕河道总督王光裕疏请漕运毕事，当复旧例，举劾所属文武官吏。既得请，疏荐山东粮道迟日巽、河南粮道范周、无锡知县吴兴祚等，劾溧阳知县王锡范等。十三年，吴三桂兵犯江西，十月，命帅颜保帅所部移镇南昌。十二月，安亲王岳乐师至，命罢还。十七年，岳乐进军湖南，复命镇南昌。九月，移吉安。十八年三月，招降吴三桂部将五十馀、兵万馀。十九年八月，逮尚之信勘治，命帅颜保移镇南雄、韶州。十月，命罢还。二十年五月，迁工部尚书。十二月，移礼部尚书。二十三年十二月，卒。子赫奕，自侍卫累迁工部尚书。

嵩寿，希福曾孙。雍正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乾隆二年，册封安南国王黎维祎，以侍读充正使，赐一品服。累擢内阁学士。十四年，颁诏朝鲜，擢礼部侍郎。十九年，袭一等子爵。二十年，卒。

范文程，字宪斗，宋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纯仁十七世孙也。其先世，明初自江西谪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所。曾祖鏓，正德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明史有传。

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文寀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寀、文程共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鏓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上伐明，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文程皆在行间。

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天聪三年，复从伐明，入蓟门，克遵化。文程别将偏师徇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凡五城皆下。既，明围我师大安口，文程以火器进攻，围解。太宗自将略永平，留文程守遵化，敌掩至，文程率先力战，敌败走。以功授世职游击。五年，师围大凌河，降其城，而蒙古降卒有阴戕其将叛去者，上怒甚，文程从容进说，贷死者五百馀人。时明别将壁西山之巅，独负险坚守未下，文程单骑抵其垒，谕以利害，乃请降。上悦，以降人尽赐文程。

六年，从上略明边，文程与同直文馆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论兵事，以为入宣、大，不若攻山海。及师至归化城，上策深入，召文程等与谋。文程等疏言：“察我军情状，志皆在深入。当直抵北京决和否，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张军威。若计所从入，惟雁门为便，道既无阻，道旁居民富庶，可资以为粮。上如虑师无名，当显谕其民，言察哈尔汗远遁，所部归於我，道远不可以徒行，来与尔国议和，假尔马以济我新附之众。和议成，偿马值；不成，异日兴师，荷天之宠，以版图归我，凡军兴而扰及者，当量免赋税数年。此所谓堂堂正正之师也。否则，作书抵近边诸将吏，使以议和请於其主，为期决进止。彼朝臣内挠，边将外诿，迁延逾所期，我师即乘衅而入。我师进，利在深入；否，利在速归；半途而返，无益也。”疏入，上深嘉纳之。

七年，孔有德等使通款，而明兵迫之急，上命文程从诸贝勒帅师赴援；文程宣上德意，有德等遂以所部来归。自是破旅顺，收平岛，讨朝鲜，抚定蒙古，文程皆与谋。

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以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

初，旗制既定，设固山额真。诸臣议首推文程，上曰：“范章京才诚胜此，然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文程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上重文程，每议政，必曰：“范章京知否？”脱有未当，曰：“何不与范章京议之？”众曰：“范亦云尔。”上辄署可。文程尝以疾在告，庶务填委，命待范章京病已裁决。抚谕各国书敕，皆文程视草。初，上犹省览，后乃不复详审，曰：“汝当无谬也。”文程迎父楠侍养，尝入侍上食，有珍味，文程私念父所未尝，逡巡不下箸。上察其意，即命彻馔以赐楠，文程再拜谢。

世祖即位，命隶镶黄旗。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文程上书言：“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

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

及流贼李自成破明都，报至，文程方养疴盖州汤泉，驿召决策，文程曰：“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

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又曰：“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翌日，驰赴军中草檄，谕明吏民言：“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

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檄皆署文程官阶、姓氏。

既克明都，百度草创，用文程议，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蒐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徵求册籍。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於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下直省求新册，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於是议遂定。论功，并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赐号“巴克什”。复进二等精奇尼哈番。

顺治二年，江南既定，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从之。五年正月，定内三院为文臣班首，命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七年，睿亲王多尔衮卒。八年，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坐死。文程与同官当连坐，上以文程不附睿亲王，命但夺官论赎。是岁即复官。九年，遇恩诏，复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授议政大臣，监修太宗实录。

时直省钱粮多不如额，一岁至缺四百馀万，赋亏饷绌。文程疏言：“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乱久民稀，请兴屯，设道二、同知四，令督抚选属吏廉能敏幹者任之，以选吏当否为督抚功罪。官吏俸廪，初年出兴屯母财，次年以所穫偿。自后皆出所穫，官增而俸不费。屯用牛，若穀种，若农器，听兴屯道发州县仓库以具。屯始驻兵，地荒芜多而水道便者，以次及其馀。地无主，若有主而弃不耕，皆为官屯。民原耕而财不足，官佐以牛若穀种，分所穫三之一，三年后为民业。编保甲，使助守望，绝奸宄。若无财，官畀以佣值。民将逭饥，流亡当大集。初年所穫粮草，听屯吏储留，出陈易新，为次年母财；有馀，畀近屯驻军，勿为额以取盈。

三年所穫浸多，僦舟车运以馈饷。毋烦屯吏，毋役屯民，毋用屯牛。屯所在州县吏受兴屯道指挥，屯吏称其职，三岁进二秩，视边俸；不职，责抚按纠举；有所徇，则并坐：所谓信赏必罚也。”上深韪其议。

十年，复与同官疏：“请敕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毋问满、汉新旧，毋泥官秩高下，毋避亲疏恩怨，举惟其才，各具专疏，胪举实迹，置御前以时召对。

察其论议，覈其行事，并视其举主为何如人，则其人堪任与否，上早所深鉴，待缺简用。称职，量效之大小，举主同其赏；不称职，量罪之大小，举主同其罚。”上特允所请。

上勤於政治，屡幸内院，进诸臣从容谘访。文程每以班首承旨，陈对称上意。

尝值端阳，诸臣散直差早，上曰：“乘藉天休，猥图安乐，人情尽然。特欲逸必先劳，俾国家大定，其乐方永。不然，乐亦暂耳。”复言：“人孰无过，能改之为美。

成汤盛德，改过不吝。若明武宗嬉游无度，诿罪於其臣，岂修己治人之道耶？”文程因奏：“君明臣良，必交勉释回，始克荷天休，济国事。”上曰：“善。自今以往，朕有过即改。卿等亦宜黾勉，毋忘启沃可也！”上尝命遣官莅各省恤刑，文程言：“前此遣满、汉大臣巡方，虑扰民，故罢。今四方水旱灾伤，民劳未息，宜罢遣使。现禁重囚，令各省巡抚详勘，有可矜疑，奏闻裁定。”上从之。文程论政，务简耍，持大体，多类是。

十一年八月，上加恩辅政诸臣，特加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文程疏谢，因自陈衰病，乞休。九月，上降温谕，进太傅兼太子太师，致仕。上以文程祖宗朝旧臣，有大功於国家，礼遇甚厚：文程疾，尝亲调药饵以赐；遣画工就第图其像，藏之内府；赉御用服物，多不胜纪；又以文程形貌颀伟，命特制衣冠，求其称体。圣祖即位，特命祭告太宗山陵，伏地哀恸不能起。康熙五年八月庚戌，卒，年七十。上亲为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葬怀柔红螺山，立碑纪绩，谥文肃，御书祠额曰“元辅高风”。文程子承廕、承谟、承勋、承斌、承烈、承祚，承谟自有传。

承勋字苏公，文程第三子也。以任子历官御史、郎中。康熙十九年，谭弘叛，圣祖命承勋与郎中额尔赫图如彝陵，趣将军噶尔汉战，并督湖广转粟运军。二十年，师进攻云南，命趣军督饷如故。二十二年，还京，监崇文门税。二十三年，上命九卿举廉吏，承勋与焉，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授广西巡抚，疏免容县、郁林州追徵陷贼后逋赋；定诸属徵米，本折兼纳。二十五年，擢云贵总督，疏定云南援剿两协驻军地，裁贵州卫十五、所十，改并州县，并增设县七。二十七年，湖广兵乱，云南时岁铸钱，钱壅积，军饷十之三皆予钱，军勿便。会移左协赴寻甸，遂鼓譟为变，省城兵亦将起应，承勋诛其渠二十一人，乱乃弭。遂疏罢云南铸钱，以银供饷。

二十八年，番阿所杀土目鲁姐走匿东川土妇安氏所，忄互出掠为民害。事闻，上命郎中温葆会承勋等如东川檄安氏献阿所，斩之。

云南自吴三桂乱后，康熙二十一年讫二十七年，逋屯赋当补徵，承勋疏请分年附徵，上命悉蠲之。二十九年，疏定云南秋粮，本折兼纳，贵州提督马三奇请军饷折银，承勋疏言：“折贱困兵，折贵病民，宜以时损益。秋成，各府察巿值，本折兼纳。”三十一年，疏设永北镇，罢洱海营，增置大理府城守将吏。三十二年，入觐。

三十三年，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六月，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卒，上难其人，以授承勋。并谕：“承勋坚定平易，当胜此任。”承勋上官，琉移凤阳关监督驻正阳关。江西民纳粮，出赀俾吏输省城，谓之脚价，寻以违例追入官，承勋疏请罢追，部议不可，上特允其请。江南地卑湿，仓穀易朽蠹，承勋疏请“江苏、安徽诸州县，岁春夏间，以仓穀十二三平粜，出陈易新”。又以江南赋重，疏请“州县经徵分数，视续完多寡为轻重。康熙十八年后逋赋分年附徵，俾宽吏议，纾民力”。皆如议行。

三十五年，淮、扬、徐诸府灾，疏请发省仓米十万石，续借京口留漕凤仓存麦，治赈，民赖以全。三十八年，授兵部尚书。三十九年，命监修高家堰堤工。四十三年，工成，加太子太保。五十三年，卒。

承勋初授广西巡抚，入辞，上诫之曰：“汝父兄皆为国宣力，汝当洁己爱民，毋信幕僚，沽名妄作。”及自云贵总督入觐，上方谒孝陵，承勋迎谒米峪口，上曰：“汝父兄先朝旧臣，汝兄复尽节。朕见汝因思汝兄，心为轸戚。不见汝八九年，汝须发遂皓白如此。郊外苦寒，以朕所御貂冠、貂褂、狐白裘赐汝。汝且勿更衣，虑中风寒。明日可服以谢。”圣祖推文程、承谟旧恩，因厚遇承勋如是。

时绎，承勋子。雍正初，自佐领三迁为马兰镇总兵。四年，命署两江总督。是年，迁正蓝旗汉军都统。五年，移镶白旗汉军都统，并署总督如故。十二月，时绎疏：“请自雍正六年始，江苏、安徽各州县应徵丁银，均入地亩内徵收。”地丁并徵始此。六年，授户部尚书，仍署总督。时绎在官，尝疏请就通州运河入海处，作涵洞以时蓄泄。规扬州水利，濬海口，疏车路、白涂、海沟诸水，泰州运盐河为之堤。盐城、如皋诸水入海处，为之闸若涵洞。釐两淮盐政，增漕标庙湾、盐城二营兵吏。皆下部议行。上以苏、松诸处多盗，时绎戢盗才绌，命以江苏七府五州盗案属浙江总督李卫。卫名捕江宁民张云如以符呪惑众谋不轨，而时绎尝与往还，卫因论劾。八年，命尚书李永升会鞫得实，诛云如，解时绎任。召还京，命董理太平峪吉地。旋复命协理河东河务，河东总督田文镜复以误工论劾，谕曰：“朕以范时绎为勋臣后，加以擢用。硃鸿绪尝奏时绎廉，至日用不能给，朕深为动念，优与养廉。

后知时绎例所当得，未尝不取。朕犹令增糈，盖欲遂成其廉，使殚心力於封疆也。

顾时绎袒私交，容奸宄，朕复密谕李卫善为保全。且范氏为大僚者，惟时绎及其从弟时捷，勋臣后裔，渐至零落，朕心不忍，所以委曲成全之者至矣。复命协理河务，岂意伏汛危急，时绎安坐於旁，置国事弁髦，视民命草芥。负恩职，他人尚不可，况时绎乎？”逮治，部议坐云如狱论斩，上复特宥之。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十年，授工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十二年，罢尚书。十三年，复以侍卫保柱劾行贿，下部议罪，寻遇赦。乾隆六年，卒。

承斌，文程第四子，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卒。

时捷，承斌子。自参领再迁为陕西、宁夏总兵。康熙五十七年，署陕甘提督。

雍正元年，授陕西巡抚。三年，迁镶白旗汉军都统。五年，年羹尧得罪，世宗以羹尧尝举时捷，及羹尧败，事连时捷，罢都统，授侍卫。八年，授散秩大臣，护陵寝。

是时，时捷从兄时绎以协理河东河务误工罢黜，世宗以文程诸孙无为大僚者，命时捷署古北口提督，直隶总兵官听节制，诏勉以改过。旋移陕西固原提督。乾隆元年，例改一等子。二年，以病召还，授散秩大臣。三年，卒。

建中，时捷孙，袭一等男。自副参领再迁副都统、侍郎。嘉庆四年，授户部尚书，署正黄旗汉军都统。寻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出为杭州将军。五年，卒，谥恪慎。

时绶，文程诸孙。雍正间，自笔帖式累迁至户部郎中。乾隆初，复累迁至湖北布政使。十六年，署湖南巡抚，疏言：“湘阴、益阳诸县，察有私垦千馀顷，皆濒洞庭，岁旱方穫，请缓升科。洞庭诸私垸窒水道，劝禁增筑。”报可。十八年，移江西巡抚，病免。二十一年，起授户部侍郎，署都统，请赴西路屯田。二十四年，副都统定长劾时绶役兵渔利，遣使就谳，时绶未尝役兵，特其仆从藉事求利，命夺官，交定长责自效。二十六年，授头等侍卫，迁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吏部侍郎、哈尔沙尔办事。三十一年，迁左都御史，仍留哈尔沙尔办事。三十二年，授湖北巡抚。

入对，上以时绶弱不能任封疆，三十三年，复授都统、左都御史。三十五年，迁工部尚书。明年，罢。四十七年，卒。

时纪，亦文程诸孙。乾隆初，以任子授工部员外郎。四迁，署广东按察使。二十五年，俸满入觐，谕范氏无大僚，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二十六年，授工部侍郎。

二十七年，疏请就京南诸州县开田植稻，下直隶总督方观承察土宜酌行。屡移仓场、户部、礼部诸侍郎。四十二年，以年衰改副都统。寻卒。

宜恆，时绶子。乾隆中，自銮仪卫、整仪卫，五迁，为福建福宁镇总兵。四十七年，授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五十七年，授工部侍郎。嘉庆元年，迁户部尚书。二年，卒。

文程曾孙行又有宜清，乾隆间官盛京工部侍郎；四世诸孙建丰，嘉庆时官吏部侍郎：皆以汉军任满缺，一时称异数云。

宁完我，字公甫，辽阳人。天命间来归，给事贝勒萨哈廉家，隶汉军正红旗。

天聪三年，太宗闻完我通文史，召令直文馆。完我入对，荐所知者与之同升，鲍承先其一也。寻授参将。四年，师克永平，命与达海宣谕安抚。又从攻大凌河及招抚察哈尔，皆有功，授世职备御。五年七月，初置六部，命儒臣赐号“榜式”得仍旧称，馀称“笔帖式”。

完我遇事敢言，尝议定官制，辨服色。十二月，上疏言：“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铺张。虑国事无纲纪也，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置六科；虑君心宜启沃也，置馆臣；虑下情或壅蔽也，置通政。数事相因，缺一不可。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人人得以进言，何必言官。臣请明辨之，我国六部既立，曾见有一人抗颜论劾者否？似此寂寂，岂国中真无事耶？举国然诺浮沉，以狡滑为圆活，以容隐为公道，以优柔退缩为雅重，上皇皇图治，亦何乐有此景象也？况今日秉政者，岂尽循理方正？属僚既不敢非长官，局外又谁敢议权贵？臣知国中事，上亦时得闻知，然不过犹古之告密，孰若置言官，兴利除害，皆公言之之为愈耶？言官既设，君身尚许指摘，他人更何忌讳？苟不至贪污欺诳，任其尽言，勿为禁制，此古帝王明目达聪之妙术也。若谓南朝言官败坏，此自其君鉴别不明，非其初定制之不善也。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官生杂处，名器弗定。不置通政，则下情上壅，励精图治之谓何也？至若服制，尤陶镕满、汉第一急事。上遇汉官，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之。汉官不通满语，每以此被辱，有至伤心堕泪者，将何以招徠远人，使成一体？故臣谓分别服色，所系至大，原上勿再忽之也。臣等非才，惟耿介忠悃，至死不变。昨年副将高鸿中出领甲喇额真，臣具疏请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若臣等二三人皆去，岂复得慷慨为上尽言乎？”

疏入，上颇韪之，命俟次第举行。

六年正月，完我疏言：“昨年十一月初九日，自大凌河旋师，上豫议今年进取，至诚恻怛，推心置腹，蔼然家人父子。臣敢不殚精毕思，用效驽钝。臣闻千里而战，虽胜亦败。近年将士贪欺之习，大异於先帝时，更张而转移之。上固切切在念，而曾未显斡旋之术。人心不鍊，必不得指臂相使之用。分军驻防，万难调停，虽诸葛复生，无能为也。又况蜂虿有毒，肘腋患生，疑贰之祖大寿，率宁、锦疮痍之众，坐伺於数百里间，杞人之见，不得不虑及也。”三月，上决策自将伐察哈尔，而完我以为大凌河降卒思遁，宜先图山海，还取锦州，因上疏谏。四月，师西出，度兴安岭，次都勒河，侦言林丹汗西走。完我与同值文馆范文程、马国柱合疏申前议，略言：“师已度兴安岭，察哈尔望风远遁，上威名显襮。臣度上且罢西征，转而南入。上怜士卒劳苦，不能长驱直入，徒携子女、囊金帛而归。苟若是，大事去矣！

昔者辽左之误，诿诸先帝；永平之失，诿诸二贝勒。今更将谁诿？信盖天下，然后能服天下。臣等为上筹之，以为当令从军蒙古，每人择头人三二辈，挟从者十馀人，从上南入，馀悉遣还部。然后严我法度，昭告有众，师行所经，戒杀戒掠，务种德树仁，宏我后来之路。今此出师，诸军士卖牛买马，典衣置装，离家益远，见财而不取，军心怠矣，取则又蹈覆辙。上岂不曰‘我厉禁取财，其孰敢违’？上耳目所及，或不敢犯；耳目所不及，孰能保者？无问蒙古部长，及诸贝勒，稍稍扰民，怨归於上，此上所当深思者也。与其以长驱疲惫之兵入宣、大，孰若留精锐有馀之力取山海。臣等明知失上旨，但既见及此，不容箝口也。”是时上已决用兵於宣、大，五月，上驻归化城，召完我等计事。完我等疏论机宜，语详文程传。翌日，上谕蒙古诸部及诸贝勒申军律，盖采完我等前疏所陈也。

七年正月，完我疏言：“近日朝鲜交益疏，南朝和未定，沈城不可以常都，兵事不可以久缓，机会不可以再失。汉高祖屡败，何为而帝？项羽横行天下，何为而亡？袁绍拥河北之众，何为而败？昭烈屡遘困难，何为而终霸？无他，能用谋不能用谋，能乘机不能乘机而已。夫天下大器也，可以智取，不可以力争。臣请以棋喻，能者战守攻取，素熟於胸中，百局而百不负。至於取天下，是何等事，而可以草草侥幸耶？自古君臣相需，先帝时，达拉哈辖五大臣，知有上不知有人，知有国不知有家，故先帝以数十人起，克成大业。上今环观国中，如五大臣者有几人耶？每侍上治事，不闻谏诤，但有唯阿；惟务苟且，不肯任劳怨。於国何利？於上何益？钓饵激劝，振刷转移，臣望上於旦暮间也。古人有言：‘骐骥之局促，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虽有尧、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哑之指挥。’此言贵能行之。臣谨昧死上言，惟上裁择。”

完我他所献替，如论译书，谓：“自金史外，当兼译孝经、学、庸、论、孟、通鉴诸籍。”论试士，谓：“我国贪惰之俗，牢不可破，不当祗以笔舌取人，试前宜刷陋习，试后宜察素行。且六部中，满、汉官吏及大凌河将备，当悉令入试，既可觇此等人才调，且令此等人皆自科目出，庶同贵此途不相冰炭也。”论六部治事，谓：“六部本循明制，汉承政皆墨守大明会典，宜参酌彼此，殚心竭思，就今日规模，别立会典。务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度，庶异日既得中原，不至於自扰。

昔汉继秦而王，萧何任造律，叔孙通任制礼。彼犹是人也，前无所因，尚能造律制礼；今既有成法，乃不能通其变，则又何也？六部汉承政宜人置一通事，上亦宜以译者侍左右，俾时召对，毋使以不通满语自诿。”完我疏屡上，上每采其议。完我又尝疏荐李率泰、陈锦，皆至大用。惟论用兵，力主自宁、锦直攻山海，不原出宣、大；孔有德、耿仲明降时，完我疏言当收其兵入乌真超哈，继又言有德、仲明暴戾无才，其兵多矿徒，食尽且为盗：皆未当上旨。

九年二月，范文程上言荐举太滥，举主虽不连坐，亦当议罚。完我亦疏请功罪皆当并议，略言：“上令官民皆得荐举，本欲得才以任事，乃无知者假此幸进，两部已四五十人，其滥可见。当行连坐法，所举得人，举主同其赏；所举失人，举主同其罪；如有末路改节，许举主自陈，贷其罪。如采此法，臣度不三日，请罢举者十当八九；其有留者，不问皆真才矣。”上并嘉纳。

完我久预机务，遇事敢言，累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袭六次，赐庄田、奴仆，上骎骎倚任，顾喜酒纵博。初从上伐明，命助守永平，以博为礼部参政李伯龙及游击佟整所劾，上为诫谕，宥之。十年二月，复坐与大凌河降将甲喇章京刘士英博，为士英奴所讦，削世职，尽夺所赐，仍令给事萨哈廉家。是年改元崇德，以文馆为内三院，希福、文程、承先皆为大学士，完我以罪废，不得与。

及世祖定鼎京师，起完我为学士。顺治二年五月，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充明史总裁。是年及三年、六年，并充会试总裁。又命监修太宗实录，译三国志、洪武宝训诸书，复授二等阿达哈哈番。八年闰二月，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得罪，完我以知睿亲王改太祖实录未启奏，当夺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覆谳，以为无罪，得免。三月，调内国史院大学士，命班位禄秩从满洲大学士例。寻授议政大臣。

十一年三月，疏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奸，胪举名夏涂抹票拟稿簿，删改谕旨，庇护同党，纵子掖臣为害乡里，凡七事；复言：“从古奸臣贼子，党不成则计不行。

何则？无真才，无实事，无显功，故必结党为之虚誉。欲党之成，附己者虽恶必护，异己者虽善必仇，行之久而入党者多。若非审察乡评舆论，按其行事，则党固莫可破矣。臣窃自念，壮年孟浪疏庸，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始得随入禁地，谨守臣职，又复十年，忍性缄口。然愚直性生，遇事勃发，埋轮补牍，虽不敢行；若夫附党营私以图富贵，臣宁死不为也。皇上不以臣衰老，列诸满大臣；圣寿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图报。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言，臣不惮舍残躯以报圣主。”名夏坐是谴死。八月，加太子太保。十三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十五年九月，以老乞休，温谕命致仕。康熙元年正月，圣祖念完我事太宗﹑世祖有劳，命官一子为学士。四年四月，卒，谥文毅。雍正六年七月，世宗命录完我子孙，得曾孙兰，以骁骑校待缺，赐宅，予白金五百。

鲍承先，山西应州人。明万历间，积官至参将。泰昌元年，从总兵贺世贤、李秉诚守沈阳城，迁开原东路统领新勇营副将，城守如故。经略熊廷弼疏请奖励诸将，承先预焉，加都督佥事衔。是岁为天命五年。太祖已克开原，乃自懿路、蒲河二路进兵向沈阳。承先偕世贤、秉诚出城，分汛驻守，见太祖兵至，皆不战退。上令左翼兵逐承先等，迫沈阳城北，斩百馀级而去。七年三月，上克氵审阳、辽阳，世贤战死，承先退保广宁。八年正月，克西平堡，承先从秉诚及总兵刘渠、祁秉忠等自广宁赴援，渠、秉忠战死，承先与秉诚败走，全军尽殪。巡抚王化贞弃广宁走入关，游击孙得功等以广宁降。承先窜匿数日，从众出降，仍授副将。

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自龙井关入边，承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马兰峪，屡败明兵，承先以书招其守将来降。师进薄明都，承先复招降牧马厂太监，获其马骡以济师。明经略袁崇焕以二万人自宁远入援，屯广渠门外，凭险设伏。贝勒豪格督兵出其右，战屡胜。是时承先以宁完我荐直文馆，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四年，师克永平，承先从，以书谕迁安诸绅硃坚台、卜文焕以城降，遂取灤州。

上命承先与副将白格率镶黄、镶蓝二旗兵守迁安，立台堡五，明兵来攻，力战却之。

明监军道张春、总兵祖大寿等合诸军攻灤州，贝勒阿敏令承先以守迁安兵守永平。

及灤州破，阿敏弃永平，率诸将出冷口，东还沈阳。上命定诸将弃地罪，以承先、白格守迁安，完城退敌，释弗问。五年，从攻大凌河，降翟家堡。

六年十一月，上询文馆诸臣，考各部启心郎优绌以为黜陟。承先与宁完我、范文程疏言：“当察其建言，或实心为国，或巧言塞责，以为去留。”七年五月，孔有德、耿仲明来降，泊舟镇江。承先疏言：“用舟师攻明宜急进，否则，明亦广练舟师以御，即不能为功。”七月，既克旅顺，承先复请移镇江诸舰泊盖州，收旁近诸岛，以仁义抚其人。

八年五月，上伐明大同，明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等遣承先子韬赍书请和。

初，承先降，明人执韬系应州狱，至是出之，使以书来，山行，遇土谢图济农兵，夺其骑，斫韬及从者，皆死。兵去，韬复苏。有冯国珍者，送韬至贝勒代善营，令与承先相见，遂使入谒上。上见韬创甚，留军中，遣国珍赍书还。

九年正月，承先疏言：“臣窃见元帅孔有德、总兵耿仲明为其属员请敕，上许其自行给劄。帝王开国，首重名器，上下之分，自有定礼。倘欲加意招徠远人，可谕吏部奏请给劄，使恩出上裁。”上不谓然，谕曰：“元帅率众航海远来，厥功匪小。任贤勿贰，载在虞书。朕推诚待下，前旨已行，岂可食言？承先败走乞降，今尚列诸功臣，给敕恩养。岂远来归顺诸将吏反谓无功？朕此言亦非责承先也，彼以诚入告，朕亦以诚开示之耳。”

旋自察哈尔得元传国玺，承先请命工部制玺函，卜吉日，躬率群臣郊迎入宫，仍以得玺敕示满﹑汉、蒙古，上从之。既，承先与文馆诸臣随诸贝勒文武将吏请上尊号。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承先授内秘书院大学士。三年，改吏部右参政。

四年，汉军八旗制定，承先隶正红旗。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围明锦州，令防守衮塔。耕时明兵伤我农民，承先退避不及援，坐论死，上宥之。寻以病解任。顺治元年，世祖定鼎燕京，承先从入关，赐银币、鞍马。二年，卒，命大学士范文程视含敛。

子敬，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官河北总兵。康熙四年，剿流贼郝摇旗，纵不追，坐降四级。复起为大同总兵。入为銮仪卫銮仪使。卒。

高鸿中与承先同直文馆。克永平四城，承先助守迁安，而令鸿中助守灤州，盖使文馆诸臣习武事。旋以鸿中领甲喇额真。天聪五年，设六部，授刑部承政。六年，疏论刑部事当釐正者四，谓：“诸臣敕书赐免死，有罪宜先去‘免死’字，更有罪乃追敕书，不当遽议削夺。诸臣坐罪辄罚鍰，非古制；且罚鍰视职崇庳，不问罪轻重，宜有定程。满民有罪待谳，所属牛录若家主，辄与谳狱吏同坐，辨论纷扰，拟严定以罪，著为令。刑曹谳狱，满、汉官会谳，民不便，宜令满官主满民狱讼，汉官主汉民狱讼。”旋复条奏时政，上谕文馆诸臣曰：“上书建言，固不可禁遏。鸿中疏多言古人过失，昔元成吉思皇帝子察罕代以刀削柽柳为鞭，曰：‘我国，父皇所定；此柽柳鞭，乃我所手创也。’其臣俄齐尔塞臣曰：‘非先帝鸠工制此刀，则此柽柳岂能以指削，以齿齧耶？凡此土地人民一切诸政，皆先帝所创立。’今榜式等当以此等事相启迪，毋妄议前人为也。”既又疏论兵，略谓：“上策宜薄明都，中策先取山海。当申军令，毋辱妇女，毋妄杀人，毋贪财物。有以离家久得财多而劝还师者，上毋为所惑。”九年，以所属户口耗减，坐黜。

论曰：太祖时，儒臣未置官署。天聪三年，命诸儒臣分两直，译曰“文馆”，亦曰“书房”；置官署矣，而尚未有专官，诸儒臣皆授参将、游击，号榜式；未授官者曰“秀才”，亦曰“相公”。崇德改元，设内三院，希福、文程、承先及刚林授大学士，是为命相之始。希福屡奉使，履险效忱，抚辑属部；文程定大计，左台赞襄，佐命勋最高；完我忠谠耿耿，历挫折而不挠，终蒙主契；承先以完我荐直文馆，而先完我入相，参预军画。间除敌帅，皆有经纶。草昧之绩，视萧、曹、房、杜，殆无不及也。

## 列传二十

图尔格兄彻尔格伊尔登弟超哈尔超哈尔子额赫里巴奇兰岱松阿岱松阿子阿纳海巴汉齐尔格申巴都里巴都里从弟子海都托克雅叶臣子车尔布苏鲁迈苏鲁迈子苏尔济鄂洛顺翁鄂洛珠玛喇瓦尔喀珠玛喇瓦尔喀珠玛喇弟伊玛喇图尔格，满洲镶白旗人，额亦都第八子也。少从太祖征伐，积功授世职参将。

尚和硕公主。太宗即位，八旗各设大臣二，备调遣，亦号“十六大臣”，以图尔格佐镶白旗。寻迁本旗固山额真，列八大臣。天聪元年，上伐明，图尔格率所部从攻锦州，不克，隳大小凌河二城而还。二年，追录其父额亦都功，进世职总兵官。

三年，从伐明，克遵化。四年，上还师，命贝勒阿敏护诸将屯永平，而图尔格与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正红旗调遣大臣汤古岱，榜式库尔缠、高鸿中守氵栾州。

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官祖大寿、马世龙、杨绍基等，合军来攻，图尔格与纳穆泰、汤古岱分地设汛以守。明兵攻纳穆泰急，图尔格分兵授裨将阿玉什使赴援。明兵举火，火将及城楼，有执纛者乘云梯以登，阿玉什挥刀斩之，夺其纛，明兵稍却。阿敏闻明兵攻灤州，遣巴都礼以数百人赴之，夜三鼓，突围入，明兵发巨砲，城圮，城楼焚。图尔格等守四日，度不能御，率所部夜弃城，为散队溃围出。会雨，明兵截击，死者四百馀人。至永平，阿敏遂尽弃诸城，引师出塞，令图尔格为殿。师还，命收诸将议罪，上诘责图尔格、纳穆泰等，汤古岱因引罪请死。上曰：“汝等不能全师归，陷於彼为敌所杀，归至此朕又杀之，於朕复何益？且汝等既携俘获人畜而还，何不收我士卒与之俱来？彼等何辜，忍令其呼天抢地以死也！”图尔格坐削总兵官，解固山额真。

五年，初设六部，起图尔格为吏部承政。上自将伐明，攻大凌河，督诸军合围，令图尔格从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当城东迤北。城兵出攻城南砲台，图尔格不及骑，徒步击走之。略松山，大凌河旋下。八年，与固山额真谭泰帅师略锦州。上自将伐明，命贝勒济尔哈朗留守，使图尔格帅师屯张古台河口，防敌自沿海至。既，又使与梅勒额真劳萨帅师出边，渡辽河，循张古台河驻军，卫蒙古诸部。

是时察哈尔部林丹汗死，其子额哲不能驭其众，诸宰桑皆来降。九年，命贝勒多尔衮等为帅，纳穆泰将右翼，图尔格将左翼，徇察哈尔，至其庭，额哲遂降。师还，略明边，自平鲁卫入塞，躏代州，乘胜至忻口，遇伏，败之，逐北至崞县，歼明兵。还过平鲁卫，明兵邀於途，图尔格战，陷阵，得数百级，明兵引入城，不敢出。图尔格度追师且至，设伏以待，与纳穆泰将千人为殿。明将祖大寿等以三千人赴战，图尔格返兵步战，力冲其中坚，伏起夹击，明兵大奔，乃徐引兵出塞。十年，叙功，授世职一等梅勒章京。

崇德元年，复授镶白旗固山额真。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图尔格率所部自坤都入边，会於延庆，遂深入，克十六城。攻昌平，下雄县，图尔格皆先登。旋坐女为贝勒尼堪福晋诈取仆女为女，事发，贷死夺官。八月，复命摄固山额真。四年，上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师伐明，图尔格从，击破明太监冯永盛、总兵侯世禄军。复与固山额真拜音图败明兵於董家口，毁边墙，夺青山关入，下四城。

五年，从多尔衮帅师攻锦州，取其禾，屡击败明兵。又与固山额真叶克书将三百人伏乌忻河口，伺城兵出牧，驱牲畜以归。明兵千馀人逐战，叶克书马中矢蹶，敌将兵焉，图尔格射敌殪，翼叶克书上马，并力击敌，敌败去复至，凡六合，图尔格身中二十馀创，犹殿后力战，护所俘还。叙功，复进世职三等昂邦章京。寻授内大臣。六年，太宗自将伐明，困洪承畴松山，图尔格从。明总兵曹变蛟夜犯御营，兵至仓卒，守营大臣侍卫皆未集，图尔格首发矢殪二人，与弟伊尔登、宗室锡翰督亲军攒射，变蛟中创败去。复从诸贝勒邀击明败兵，战於塔山，为伏於高桥，杀敌无算。

七年十月，上命饶馀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以图尔格副之，帅师伐明。左翼道界岭口，右翼破石城、雁门二关，并深入，越明都，自畿南徇山东，南极兗州，克府三、州十八、县六十七，获明鲁王以派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五郡王，他宗室官属千馀人。遇敌三十九战皆胜，俘三十六万九千、驼马骡驴牛羊五十五万一千三百有奇，得黄金万二千、白金二百二十万有奇，珠缎衣裘称是。八年六月，师还，赐白金千五百。世祖即位，叙功，进三等公。顺治二年二月，卒。九年，谥忠义。配享太庙，立碑墓道。雍正九年，定封三等果毅公，世袭。

子武尔格，从征皮岛，战死；科布梭，袭三等昂邦章京。贝子屯齐等讦郑亲王济尔哈朗诸罪状，因及太宗崩时图尔格等共谒肃亲王豪格，将奉以嗣位，而以上为太子。王大臣议追夺图尔格公爵，命但削科布梭世职。科布梭亦讦其父当太宗崩时，以与白旗诸王有隙，命三牛录护军具甲胄弓矢卫其门，其祖母，其父，及其从父遏必隆；又尝叱辱格格，格格，遏必隆妻也。语详遏必隆传。顺治八年，上亲政，命科布梭袭三等公，恩诏进二等。九年，追论科布梭妄讦其父，削爵。遏必隆兼袭进一等公，自有传。

兄彻尔格，隶满洲镶黄旗。幼事太祖，从征伐有劳，授备御，进游击。天命十年四月，上命王善、达珠瑚及彻尔格率千五百人伐瓦尔喀部，王善，上族弟也。师大捷，多所俘获。及还，上先五日出郊猎於避廕，四日乃罢猎，至木户角洛，与师会。王善等入谒，行抱见礼，以酒二百甕并出猎所获兽百馀飨从征士卒，并及降人。

还至沈阳北冈，复以酒四百甕、牛羊四十，列四百筵为大宴。既入城，又赐从征者人白金五两。寻进彻尔格三等总兵官。

太宗即位，设八大臣，彻尔格领镶白旗。天聪元年正月，从贝勒阿敏等伐朝鲜，师还。寻解固山额真授其弟图尔格。二年五月，从贝勒阿巴泰等伐明，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五年七月，初设六部，授刑部承政。寻迁兵部承政。七年八月，命与刑部承政索海侦明边，至锦州，斩七级，获把总一、兵九。十月，明副将尚可喜来降，上命彻尔格侦其踪迹。八年二月，奏言：“可喜行且至，道远马不给，请诸牛录凡有马四者，借二以给用。”崇德二年四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攻皮岛，师还，以屡违军令，削爵罢官。三年七月，更定部院官制，起授工部左参政。五年二月，擢户部承政。八年，考满，复授牛录章京世职。世祖定鼎燕京，加半个前程。

顺治二年二月，卒。

子陈泰、法固达、拉哈达。陈泰、拉哈达自有传。法固达袭世职，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寻卒。

伊尔登，额亦都第十子，与图尔格同旗。幼，太祖育之宫中，长授侍卫。屡从征伐，城界凡、萨尔浒，皆有劳，赉蟒服，授世职游击。累进三等副将。太宗即位，各旗置大臣二备调遣，伊尔登与其兄图尔格同佐镶白旗。寻命帅师戍国南界。天聪三年九月，攻麞子岛，岛故明将毛文龙所辖，文龙为袁崇焕所杀。伊尔登帅师行略地，得舟四，沉之，俘其人以归。十月，从伐明，攻龙井关，隳其水门入，斩明将易爱、王遵臣，尽歼其众。攻遵化，败明山海关援兵，斩其将赵率教，薄明都。四年，克永平、灤州、遵化诸城。师还，进一等副将。图尔格罢固山额真，以授伊尔登。五年八月，攻大凌河城，伊尔登当城东迤南，深沟坚垒，环而守之，卒以破敌。

六年，上自将伐察哈尔，命与贝勒阿巴泰等留守。

七年六月，上以伐明若朝鲜若察哈尔三者何先，谕诸贝勒大臣各陈所见。时上留诸军驻山海关外屯田，诸贝勒大臣皆请先用兵於明。伊尔登亦言：“与其顿兵关外，不若径入内地。察诸城孰可攻者，多率步兵具梯牌，乘机摧陷，何坚不克？况蓄锐已久，人有战心，及时而用之，所谓事半而功倍也。”七月，上命从贝勒岳讬、德格类等取旅顺，与固山额真叶臣将二千五百人戍焉。八年，上自将伐明，自上方堡入，命伊尔登从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帅师自巴颜硃尔格入龙门，与上军会宣府，击败明兵，得马百馀。攻保安，克之，进拔灵丘。伊尔登忤诸贝勒，又与固山额真贝子篇古等相诋諆，下法司集谳，坐夺世职，★罢固山额真，复授图尔格，仍罚鍰。寻从豫亲王多铎伐朝鲜，师还，复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皮岛，坐先军纛渡江，复罚鍰。

崇德三年，起授巴牙喇纛章京。四年春，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伊尔登以三十人行略地，败明兵千人，掠其马。上自将大军驻锦州。四月，阿济格以其师会攻松山、杏山，诇知明总兵祖大寿、太监高起潜将二千人出战，我师为伏以待，敌逡巡不前。伊尔登以四十人纡道致敌，且战且却，伏发合击，大败明兵。六月，命充议政大臣，兼内大臣。

六年六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兵洪承畴以师赴援，屯松山西北。

郑亲王令右翼军击之，战不利，退保乳峰山。敌入两红旗、两蓝旗驻军地，固山额真叶臣等敛兵不与争。伊尔登将多尔机辖与恭顺王孔有德及蒙古敖汉、柰曼、察哈尔诸部兵御敌，跃马突阵，纵横驰击，身被数创不少卻，马踣，易之，三战益奋，明兵凡四合围，卒溃围出。上嘉其勇，复世职三等梅勒章京，赐白金四百。

八月，上自将御洪承畴，陈师松山、杏山间，命诸贝勒大臣分道截击明兵。伊尔登与公塔瞻率巴牙喇兵为伏於高桥，甫出营，遇明兵千人自杏山潜出，击斩之，遂至高桥；又遇明兵六百馀人自杏山南奔塔山，伏起，明兵熸焉。上移营逼松山，明将曹变蛟夜犯御营，图尔格率先射敌，伊尔登与内大臣宗室锡翰整兵拒战，变蛟败遁。上命侍卫大臣疏防及战不利者皆罚鍰，赏御敌将士，伊尔登得优赉。

世祖定燕京，论功，遇恩诏，累进二等伯。顺治十三年，以老致仕。上旌伊尔登功，命得乘马入朝，辄召对赐食。图其像，一藏内库，一畀其家。康熙二年，卒，谥忠直。

伊尔登勇冠诸军，尤长於应变，潜机制敌，诸宿将皆弗能及。子前卒，孙噶都袭，官至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超哈尔，彻尔格弟，与同旗。幼事太祖，授牛录额真。天聪八年，予牛录章京世职。九年，与牛录额真纳海、巴雅、彰屯等赍书诣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诸处谕明守边将吏，还遇戍卒邀战，斩获百馀人，擢巴牙喇甲喇章京。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将入边，遇逻卒，迎战，俘二人，获马四。薄明都，夺砲以击敌，杀百馀人。转战至卢沟桥，再遇敌，战皆胜。二年，列议政大臣。三年七月，更定部院官制，授礼部左参政。

九月，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自青石口入边，会师涿州。超哈尔率所部攻任丘，穴地隳其城，趋赵北口，明兵毁桥，师不得渡，乃骑出水西袭明兵后，明兵大败。

南略山东，从克济南。四年春，师还，出边，超哈尔殿，败明兵於太平寨。五年，转兵部右参政。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围锦州，城兵出战，超哈尔率所部奋击，逐入郭，力战没於阵。太宗深惜之，赐白金六百一十两，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顺治间，追谥果壮，立碑纪绩。子格黑礼、额赫里。格黑礼袭世职，凡四年而卒。

额赫里以牛录额真袭世职，寻迁甲喇额真。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徇湖广，屡败明兵。师还，授京城中城理事官。迁都察院理事官。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顺治九年，命帅师戍江宁。郑成功侵福建，驻军海澄。平南将军金砺请益师进剿，上命额赫里将千五百人以往，与金砺会师击成功，大破之，遂攻海澄，复败成功兵。十二年，擢兵部侍郎。以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六年，成功兵逼江宁，给事中杨雍建劾枢臣失职。明年，甄别部院诸臣，上以额赫里弗任劳怨，解任，降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初，复为兵部侍郎。擢工部尚书。卒。

子英素袭。从征准噶尔有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卒，子郎保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从大将军傅尔丹征准噶尔，和通呼尔之败，郎保殉焉，恤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巴奇兰，纳喇氏，世居伊巴丹。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太祖兵初起，巴奇兰率众来归。屡从征伐，沙岭之役，率五牛录兵当前锋，败敌。天命十一年，从攻宁远，克觉华岛，授游击。太宗即位，各旗设调遣大臣二，巴奇兰佐正黄旗。

天聪三年，从伐明，薄明都，驻军城北，击败明总兵满桂等。七年，从伐明，攻旅顺口。巴奇兰率白奇超哈兵与镶白旗固山额真萨穆什喀方舟而前，敌负崖，战甚力，巴奇兰被数创，冒矢石奋击，且号於众曰：“孰能先登，吾昪其功於上前！”

於是牛录额真雍舜、珠玛喇超距登崖，巴奇兰督众兵从之上，敌殊死战，我军少却。

巴奇兰疾呼曰：“敌兵败矣！”士卒皆踊跃腾藉入，遂克之，进三等副将。

八年五月，太宗自将伐明，贝勒济尔哈朗留守，巴奇兰副之。十二月，命偕萨穆什喀分将左右翼兵伐虎尔哈诸部，师行，上谕之曰：“此行道殊远，慎毋惮劳。

得俘，抚以善言，与共甘苦。携以还，皆可为我用。汝曹当善体朕意。”九年五月，师还，上御殿设宴，亲酌金卮劳之，分赉所获牲畜，命籍降人二千馀户俾安业，进一等梅勒章京。十年二月，病创溃，卒，赠三等昂邦章京。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巴奇兰伐虎尔哈诸部，牛录额真岱松阿实从。

岱松阿，佟佳氏，世居雅尔湖。旗制定，隶满洲正红旗。初亦逮事太祖。天聪二年，从伐明锦州，下十三站以东二十馀台。七年，命与甲喇额真英俄尔岱使朝鲜。

语见英俄尔岱传。八年，予牛录章京世职。及巴奇兰等师还，有功，加半个前程。

崇德元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徇昌平。二年，戍海州，击明兵旅顺口，得舟二，俘七人，斩二人，命赉银布。六年，卒。

阿纳海，岱松阿子，袭职，授牛录额真。顺治二年，从击李自成，逐至富池口，掠其舟。三年，从击张献忠。师至西安，叛将贺珍以马步二千人拒守鸡头关，阿纳海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等击破贼垒，遂徇四川，屡破献忠兵。五年，授工部理事官，寻兼任甲喇额真。六年，从讨叛将姜瓖，攻大同，掘堑环城，城兵出战，阿纳海及固山额真噶达浑与战屡胜。叙功，并遇恩诏，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八年，从靖东将军济席哈讨山东土寇于七，败其党乔玉季於连山，贼夜出，阿纳海与战，中创卒，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巴汉，亦岱松阿子，袭职。康熙十三年，以参领从副都统硕塔、穆森等讨耿精忠。次安庆，闻建德陷，巴汉率兵诇之。至赤头关，精忠兵出战，击之溃，遂导诸军攻克之。十一月，精忠兵四千馀攻南康，巴汉从硕塔、穆森等击败之，斩千馀，尽收其械。十六年，从镇南将军莽依图、江宁将军额楚等讨吴三桂，自广东徇广西，破三桂将蒋雄於树梓墟。十八年，三桂将吴世琮攻南宁，巴汉从莽依图等赴援，世琮屯新宁州西山下，列鹿角为阵。巴汉与战，多所俘馘，世琮负伤引去。南宁围解。

二十年，从征南大将军赖塔进兵，败三桂将何继祖等於西隆州，夺石门坎、黄草坝诸隘，遂趋曲靖。会湖南、四川两路兵，进克云南。复从都统希福击三桂将马宝、巴养元等於楚雄乌木山。二十五年，论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二十九年三月，卒。

齐尔格申，世居宁古塔，以地为氏。兄纳林率百馀人归太祖，太祖命籍其众为牛录，以为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镶白旗。纳林卒，齐尔格申代为牛录额真，率所部屯达卜逊木城。明兵攻耀州，齐尔格申赴援，败之淤泥河，还驻平山。海滨鬻盐者千人，具舟将出海，齐尔格申夜袭之，千人皆殪。明锦州守者以兵至，齐尔格申与战，面中枪，战愈力，明兵败去。

天聪六年，修盖州城，移民以实之，命齐尔格申与梅勒额真石国柱、甲喇额真雅什塔等帅师戍焉。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盖州与明为界，诸新附多亡去归於明。

齐尔格申将兵行海滨，值明兵以舟迎逃人，已入海。齐尔格申涉水追射，殪舟中执枪者及逃人一，遂跃入其舟，获明备御一、逻卒十有三。又将兵视北新渡口，谍言明兵以舟五十馀泊岛中，命为伏以待，明兵二十馀入岛伐木，伏发，尽获之。明兵以舟泛于海，有二人遥呼曰：“我逃人也，谁敢逐我者？”齐尔格申乘小舟逐之，斩一人，俘一人，馀舟明兵皆惊溃。

崇德元年，以齐尔格申出戍能称职，赐良马。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薄大同，徇延庆，有所俘获。世祖朝为福陵总管。顺治七年，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齐尔格申从弟多尼喀，以攻莱阳先登，赐号“巴图鲁”，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至是卒，以齐尔格申兼袭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复以恩诏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康熙十二年，卒。

巴都里，性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刚格，当太祖时率其族来归。巴都里屡从战伐，授牛录额真，兼甲喇额真。天聪八年，从伐明，攻大同，与宗室拜音图为导，未入边，得察哈尔宰桑四，擢巴牙喇纛章京。崇德元年，从伐朝鲜，巴都里与巴牙喇纛章京巩阿岱围南汉山城，屡败敌。二年，从上猎叶赫，巴都里及哈宁阿所部行列不整，上严诘责之。三年，从伐明。明年，从济南还，师出青山口，明师追至，巴都里率所部还战，巴牙喇兵有被创坠马者，令他兵护以归，弃於道，坐罚鍰。六年，授兵部参政，兼任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八年，与梅勒额真鄂罗塞臣伐黑龙江，降图瑚勒禅诸城。师还，予世职半个前程。迁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卒。

海都，其从弟杭嘉子也，袭职。恩诏，进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顺治间，从击明将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皆有功。康熙中，署护军统领。从讨吴三桂，卒於军。叙功，进三等阿达哈哈番。

托克雅，先世居瑚尔哈，以地为氏。兄纳罕泰，为瑚尔哈部屯长，天命四年，将其戚属及所部百馀户来归，太祖使迎劳赐宴，赉裘服、奴仆、田宅、器用、牛马。

旗制定，隶满洲正红旗。寻授纳罕泰扎尔固齐，托克雅牛录额真。天聪三年，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入自龙井关，遇明三屯营逻卒，斩五人，获马七。护粮以行，明兵来劫，复斩数人，获纛一。遂与大军会，从克遵化。五年三月，与甲喇额真榜素等将百人略锦州。八月，围大凌河城，移屯断锦州、松山道。明兵自锦州至，击却之，逐至城下，俘馘甚众。八年，从伐明，攻大同，归还出尚方堡，察哈尔诸宰桑来归，上命托克雅率师护降人以还。叙功，授甲喇章京世职。九年，战於宁远，与阿济拜等败敌。语详阿济拜传。崇德三年八月，从贝勒岳讬伐明，越明都，趋山东，围临邑，托克雅以云梯攻克其城，赉马及白金。四年六月，擢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六年，从围锦州，与明总督洪承畴战，当敌砲，被数创。七年，解梅勒额真任。顺治元年，起为陵寝总管。二年九月，卒，年六十有三。

叶臣，完颜氏，世居兆佳。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天命四年，从伐明，攻铁岭，蒙古兵助守拒战，奋击破之。六年，复从伐明，克辽阳，以功授游击。

太宗即位，各旗置调遣大臣二，叶臣佐镶红旗。

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伐朝鲜，以六十人阑入明边，俘逻卒六。攻义州，与牛录额真艾博先登，以功授二等参将。率兵戍蒙古，捕斩逋逃，进三等副将。四年，从太宗伐明，攻永平，上命叶臣与副将阿山选部下壮士二十四人，树云梯先登。语详阿山传。城既克，上嘉叹，且谕诸将曰：“他日复攻城，毋令先登。骁将，当共惜之！”进三等总兵官，授议政大臣。谕以政有阙失，当尽言，叶臣对曰：“臣受恩重，原罄所知入告，但恐臣识未逮耳。”五年，授镶红旗固山额真。从伐明，围大凌河城，叶臣以所部当城西迤南。城兵出劘我垒，叶臣与额驸和硕图等督兵夹击，歼敌过半。

七年六月，上命诸贝勒大臣陈时政，时有议直击山海关者，叶臣疏言：“今我师方聚，宜先往大同、宣府觇察哈尔踪迹，近则攻之；若远，即入明边，进逼明都。

伐木为梯，昼夜环攻，即不遽克，亦足以威敌。”上韪其言。是月，从贝勒岳讬、德格类等攻明旅顺口，斩获无算。八年，从贝勒代善自喀拉鄂博入得胜堡，略大同，西至黄河，击败明朔州骑兵。崇德元年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伐明，既入边，分兵下安州；又合攻宝坻，穴其城，克之。十二月，从上伐朝鲜，与诸固山额真率阿礼哈超哈兵入其王都。二年四月，从阿济格攻明皮岛，与阿山督白奇超哈兵乘小舟攻岛西北隅，麾兵先进，斩明总兵沈世奎，岛下。师还，进一等总兵官。四年，从贝勒岳讬等伐明，入青山口，略太平寨。岳讬令每旗遣梅勒章京一，每牛录简甲士三，使叶臣与固山额真谭泰为将，攻克其关，遇敌十三战皆胜，得马六十。七年，命代贝勒阿巴泰戍锦州。

顺治元年，从入关，率师徇山西。师所经行，自直隶饶阳至河南怀庆，傍近诸府县悉下，进克太原。先后定府九、州二十七、县一百四十一，署置官吏，安辑居民。明将李际遇屯河南境，依山为寨。唐通、董学礼降李自成，拥众扰边。叶臣皆招使来降，山西底定。师还，至定州，土寇有自号扫地王者，纠徒党剽掠，叶臣遣兵讨平之。比至京，坐擅毁禁垣，屏其功不录，但赐白金六百。二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七月，命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以叶臣佐之，代多铎镇抚；并命大学士洪承畴招抚南方诸行省，敕满洲诸军会叶臣调遣，有不顺命者，叶臣发兵搜捕，辄奏绩。十一月，以自成馀党一只虎等出没武昌、襄阳、荆州诸府，命叶臣从勒克德浑移师剿除。三年十月，师还，赐黄金三十、白金五百。四年，改一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卒。是年七月，定封二等精奇尼哈番，以长子车尔布袭；复兼一拖沙喇哈番，以第五子车赫图袭。

车尔布初官甲喇额真。崇德六年，从攻锦州，与诸将共为伏，破明兵，擢巴牙喇纛章京。从入关，击李自成，追及於安肃，复追及於庆都，歼贼甚众，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既，复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自成，师出塞，道土默特、鄂尔多斯；入塞渡黄河，凿冰以济。顺治二年春，师至榆林，贼夜袭蒙古军，车尔布与牛录额真苏拜往援，破敌，还军遇伏，复纵击却之，与固山额真伊拜拊循旁近诸府县。师进围延安，与梅勒额真罗璧战败城兵。自成走湖广，车尔布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以师从之，攻安陆，得舟八十；复与巴牙喇甲喇章京噶达浑逐贼九宫山，败其骑兵，自成死。师还，授议政大臣，加一拖沙喇哈番。

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屡战皆捷，与贝勒尼堪等徇遵义、夔州诸府县。

寻以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被围，车尔布未及援，降拖沙喇哈番，辍其赏及既袭父爵。

六年，姜瓖以大同叛，车尔布从英亲王阿济格帅师讨之。瓖出攻镶红旗营，车尔布率巴牙喇兵御之，瓖败走。瓖党自阻马、得胜二路分兵循北山逼我军，瓖复以城兵出战，鰲拜率先当贼，车尔布与梅勒额真谭布合兵继进，遂歼瓖兵。两遇恩诏，累进三等伯。十二年十二月，命与宁海大将军伊尔德率师徇浙江，击斩明鲁王将王长树、王光祚、沈尔序等。与伊尔德自宁波航定海，分三路进攻，敌万馀，列舟二百，战败；逐之，至衡水洋，斩思、六御，获其将林德等百馀人，遂克舟山。语互见伊尔德传。以功进一等伯，兼拖沙喇哈番。十五年十二月，命与安南将军明安达理戍贵州。十六年二月，复命移驻荆州。八月，郑成功入攻江宁，车尔布与明安达理自荆州赴援，循江而下，击败成功将杨文英，斩其裨将，获舟及诸攻具。十七年十一月，师还。十八年，改镶红旗蒙古都统。康熙三年，以久疾解都统，降三等伯。七年三月，卒。乾隆十四年，定封号曰威靖。

初，从叶臣攻永平，先登凡二十四人，苏鲁迈其一也。

苏鲁迈，嵩佳氏，满洲正蓝旗人，世居栋鄂部。父逊札哩，归太祖，太祖录其长子苏巴海，授牛录章京。天命三年，苏鲁迈从伐明，攻抚顺，树云梯先登。六年，授牛录额真。复从伐明，取沈阳、辽阳。天聪元年，从阿敏伐朝鲜，攻义州，苏鲁迈以二十人先诸军登城。三年，从太宗伐明，攻克洪山口城。予世职备御。其从叶臣攻永平也，城上火器发，苏鲁迈面中枪，不退；敌砲裂自焚，冒火援云梯上，城遂下。上遣医视创，赐号“巴图鲁”，赉牲畜、布帛，进世职游击。复从伐明，取旅顺，略宁远，战必先众，恆以被创受赏。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将入边，攻雕鹗城，砲伤口，因以残疾家居。顺治间，恩诏，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康熙元年十一月，卒，谥勤勇。苏鲁迈子苏尔济、逊哈、三塔哈、鄂洛顺、翁鄂洛。

苏尔济，顺治初以噶布什贤辖从入关，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锡特库击败李自成将唐通於一片石。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徇福建，败明将姜正希於汀州，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七年，卒。

鄂洛顺，事圣祖。以二等护卫从建威将军佛尼埒讨吴三桂，败其将高定；以前锋统领从裕亲王福全击噶尔丹。有功，累迁江宁将军。卒。

翁鄂洛，事圣祖。从征南大将军赉塔讨吴世璠，师自广西入，战石门坎，败其将何继祖；再战黄草坝，复败继祖，获詹养、王有功。薄云南，歼胡国柄，逐捕马宝、巴养元等。以功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卒。

珠玛喇，碧鲁氏，世居叶赫。太祖时，率所部虎尔哈人来归。旗制定，隶满洲镶白旗，授牛录额真。天聪三年，从伐明，次遵化，击败明兵。后三日，太宗临视遵化，明兵自山海关至，将入城，珠玛喇以逻卒十人御之，所击杀甚众。薄明都，遇明总兵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军入大红门，与额驸扬古利、甲喇额真音达户齐击之明兵左次，旋克永平。复攻昌黎，先登，被六创。以功授备御。寻坐事夺世职。五年，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赴援，珠玛喇与甲喇额真鄂诺迭战，破其前锋。

六年，从伐察哈尔，次穆鲁哈岱，获布延图台吉，歼其从者百馀，俘其孥。七年，从贝勒德格类、岳讬攻旅顺口，将巴牙喇兵十人，以舟登击甕城。巴奇兰既令於众，珠玛喇与牛录额真雍舜超跃而上，大声自名曰：“珠玛喇登城矣！”被三创，不少卻，卒拔其城。上闻，嘉叹，亲酌金卮以赐，复世职。九年，从贝勒多铎伐明，围锦州，夜设云梯以攻，被创甚。

崇德元年，从伐朝鲜，力战，克山寨；从伐明，败明总兵，取四县。三年，授兵部理事官。从伐明，围锦州。明兵屯广宁北苕峙山，珠玛喇别将四十人破其寨；又招降别军屯骆驼山及大凌河北山诸寨。六年，命与甲喇额真僖福监张家口互市。

事毕，所司劾珠玛喇以私财为市，且索马蒙古，论死，上命宽之，复夺世职，输所市物入官。寻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复围锦州，敌将夺我军砲，珠玛喇击之退；既，复至，珠玛喇射殪敌，敌乃溃。七年，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沙尔虎达伐虎尔哈部，降喀尔喀木等十屯，俘壮丁千馀及牲畜、辎重以归，上命迎劳。

顺治初，珠玛喇以甲喇额真从入关，击李自成。寻授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兵部侍郎，复世职。二年十一月，与梅勒额真和讬等帅师驻防杭州，珠玛喇将左翼。

马士英、方国安自严州侵馀杭，珠玛喇击之走。还，未至杭州三十里，遇土寇，复击破之。国安等仍以数万人分屯江东诸山及杭州郊外硃桥、范村诸地，珠玛喇与总兵田雄、副将张杰等分兵逐捕。三年，率师徇福建，与巴牙喇纛章京敦拜击破明兵。

五年，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叛将金声桓於江西，与固山额真何洛会及沙尔虎达等屡败声桓兵，焚其舟千三百有奇，下九江及其属县凡六。迁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吏部尚书。世职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年冬，坐选授山东驿道房之麒尝占籍青州不详勘，罢尚书。十一年，明将李定国等寇广东，命珠玛喇为靖南将军，副以敦拜，率师讨之。方攻新会，尚可喜、耿继茂等军於三水，扼隘列屯。珠玛喇至，与合军击敌，战於珊洲，斩副将一，获裨将十馀，馘一百五十馀级。师至新会，定国所将步骑卒四万，分据山险列砲，以象为阵。珠玛喇督将士力战，定国兵既却，复出兵四千馀人自山上驰下，我师力御败之，夺其山，定国兵乃遁。十二年二月，定国走高州，珠玛喇遣梅勒额真毕力克图、鄂拜等以师从之，战於兴业，再战於横州，定国渡江焚其桥，我师蹑其后，三战皆胜。定国走入安隆，珠玛喇与尚可喜等复高州、雷州、廉州三府及所属州三、县八；又克广西境州二、县四：凡二十二城。得象十六、马二百有奇，他器械称是。

上赐敕奖励。九月，师还，入见，上谕大学士冯铨等曰：“珠玛喇率师征广东捷归，年方五十。壮年能立功，为有福也！”赐茶慰劳。部议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上以珠玛喇等击破定国，雪衡州、桂林之愤，功高不当循常格，命再议，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十五年，致仕。康熙元年，卒，谥襄敏。

瓦尔喀珠玛喇，那木都鲁氏，居瓦尔喀部浑春地。祖察礼，率族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正白旗。珠玛喇方少时，即从太祖征伐，授牛录额真。以同时有碧鲁珠玛喇，命缀地於名以为别。

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尝率噶布什贤兵十人，逐得蒙古亡者四十三人，上特予优赉。崇德二年，与牛录额真喀凯等分道伐瓦尔喀部，徇额勒约索、额黑库伦、僧库勒诸路，俘获甚众。以功加半个前程。三年，授吏部理事官。四年三月，从贝勒岳讬伐明，攻故城，夜以云梯登，克之。明总兵侯世禄师赴援，珠玛喇徒步突敌军，力战，世禄败去；珠玛喇创甚，明太监高起潜师复至，负创战尤力，起潜亦败去。十月，从略锦州，败明兵，入边至太平寨，明兵严阵以待，珠玛喇徒步大呼，入阵斫鹿角，中创不稍却，明兵大溃。十一月，从承政索海、萨穆什喀伐索伦部，珠玛喇俘十有九人。道攻虎尔哈部雅克萨，焚其郛，牛录额真和讬先登，珠玛喇继之，克其城。师还，次黑龙江之滨，虎尔哈溃兵复合，乌鲁苏屯酋博穆博果尔以六千人击正蓝旗后队，珠玛喇与索海设伏掩击，歼敌略尽。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

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击败松山骑卒。明总督洪承畴赴援，营松山西北，我师与战，右翼败；敌萃於左翼，珠玛喇力战，砲伤颔，踣且绝，上深悼之，赐襚以敛。后三日复苏，上闻喜甚，令加意休养，毋即从军，命监造盛京塔，塔成，厚赉之。旋令率师戍锦州，明兵来攻，战竟夜，敌败去，斩四十馀级，得云梯及军械。

累进一等甲喇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平马山口土寇，以功加半个前程。二年十月，调户部理事官。十一月，与固山额真巴颜等帅师会定西大将军何洛会西讨张献忠。三年，肃亲王豪格代何洛会督诸军向阶州，闻献忠兵屯礼县南，遣珠玛喇分兵击之，献忠兵惊窜；复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进兵西充，献忠死，乃还师。六年，从讨叛将姜瓖，次左卫。瓖兵屯城外迎战，珠玛喇击之走，城遂下。逐贼宁武关，瓖兵置砲山冈以拒，珠玛喇与甲喇额真乌库礼疾驰据冈脊，破其垒，瓖所置总兵刘伟以关降。

师还，擢正白旗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年三月，卒，祀四川名宦。

伊玛喇，其弟也。肃亲王定四川，伊玛喇以巴牙喇侍卫从。师次保宁，献忠将赵云桂来攻。伊玛喇登城射中云桂目，贼骇走，师从之，大捷，即袭其兄世职，授甲喇额真。康熙十三年，从扬威将军阿密达讨叛将王辅臣。十四年五月，克宁州。

九月，进攻平凉，未至八里，辅臣率万馀人出拒，伊玛喇从贝勒洞鄂与战，辅臣败入城。十五年，从抚远大将军图海复攻平凉，至城北虎山墩诇贼，贼合步骑猝至，伊玛喇奋战，贼败去。事平，师还。二十七年，乞休。三十四年五月，卒，亦祀四川名宦。世宗即位，命录战功未受赏者，加伊玛喇拖沙喇哈番。

论曰：太宗与明战，下大凌河，克锦州，皆以全力争。壬午之师，间道深入数千里，如行无人之境，为前此所未有，则图尔格之绩也。以是战多踵为功宗。伊尔登、巴奇兰、齐尔格申辈皆骁武，从太宗征伐，搴旗陷阵；而叶臣、珠玛喇入关后，又以夙将力战策勋。大业将成，群才翊运，盛矣！

## 列传二十一

孔有德全节 耿仲明子继茂继茂子昭忠聚忠 尚可喜子之孝沈志祥兄子永忠永忠子瑞 祖大寿子泽润泽溥泽洪泽洪子良璧 大寿养子可法从子泽远

孔有德，辽东人。太祖克辽东，与乡人耿仲明奔皮岛，明总兵毛文龙录置部下，善遇之。袁崇焕杀文龙，分其兵属副将陈继盛等。有德与仲明走依登州巡抚孙元化为步兵左营参将。

天聪五年，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城。元化遣有德以八百骑赴援，次吴桥，大雨雪，众无所得食，则出行掠。李九成者，亦文龙步将，与有德同归元化，元化使赍银市马塞上，银尽耗，惧罪。其子应元在有德军，九成还就应元，咻有德谋为变。

所部陈继功、李尚友、曹得功等五十馀人，纠众数千，掠临邑，凌商河，残齐东，围德平，破新城，恣焚杀甚酷。元化及山东巡抚余大成皆力主抚，檄所过郡县毋邀击，有德因伪请降。明年正月，率众迳至登州，仲明与都司陈光福及杜承功、曹德纯、吴进兴等十五人为内应，夕举火，导有德入自东门，城遂陷。元化自刭不殊，有德等以元化故有恩，纵使航海去。旅顺副将陈有时、广禄岛副将毛承禄亦叛应有德，势益张。有德自号都元帅，铸印置官属，九成为副元帅，仲明、有时、承禄、光福为总兵官，应元为副将，四出攻掠。明以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并驻莱州。有德等进陷黄县、平度，遂攻莱州，从治中砲死城上。有德复伪请降，诱琏出，杀之。庄烈帝命侍郎硃大典督师讨有德，援平度，斩有时，至昌邑，有德逆战，大败，复黄县。有德等退保登州。

登州城东西南皆距山，北临海，城北复有水城通海舶。大典督诸军筑长围困之，九成出战死，明师攻益急；有德乃谋来降，以子女玉帛出海，仲明单舸殿，经旅顺，明总兵黄龙以水师邀击，擒承禄、光福，歼应元，斩级千馀。有德等退屯双岛龙安塘，食尽，遣所置游击张文焕、都司杨谨、千总李政明以男妇百人泛海至盖州。盖州戍将石国柱、雅什塔护使谒上，具言有德等举兵始末，且请降。上谕范文程、罗什、刚林预策安置。有德等复遣所置副将曹绍中、刘承祖等奉疏，言将自镇江登陆，上命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帅师迓之。朝鲜发兵助明师，要有德等鸭绿江口。

济尔哈朗等兵至江岸，严阵相对，敌师不敢逼。有德等舟数百，载将士、枪砲、辎重及其孥毕登，三贝勒为设宴，上使副将金玉和传谕慰劳。

七年六月，有德、仲明入谒，上率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为设宴，亲举金卮酌酒饮之，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有德、仲明亦上金银及金玉诸器、采段、衣服。越二日，复召入宫赐宴，授有德都元师、仲明总兵官，赐敕印，即从所署置也。命率所部驻东京，号令、鼓吹、仪卫皆如旧，惟刑人、出兵当以闻。有德等怨黄龙，必欲报之。会闻龙发水师逐贼鸭绿江，旅顺无备，上命贝勒岳讬、德格类帅师袭之，以有德率为导。龙数战皆败，遂自杀，克其城。有德等兵入占官吏富民廨宅，多收俘获。岳讬、德格类闻於上，上置不问。有德坠马伤手，与仲明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诸事，实获朕心。招抚山民，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橛之失。伫闻痊可，用慰朕怀。”别敕令旗纛用皁色，并诫军士以时演习枪砲、弓矢；马以牌，甲胄以带，皆书满洲字为识别。

有德、仲明旋入朝，上诫毋餽遗贝勒大臣。八年，朝元日，命有德、仲明与八和硕贝勒同列第一班，遣官为营第，疏辞不允。

有德、仲明军驻辽阳，官吏经其地，必躬迎款宴。上复诫谕之，谓：“尔等即朕子弟，款接诸臣理有未当。今后非贝勒，毋更迎宴。尔等偕至者如有困穷，当加爱养。尔等或遣使诣盛京，当令使者告礼部，礼部与馆饩。不然，尔等新附，亲知尚少，使来无居无食，不重困乎？”及尚可喜来降，上遇之亚有德、仲明。命更定旗制，以白镶皁，号有德、仲明军为天祐兵，可喜军为天助兵。国语谓汉军“乌真超哈”，有德等自将所部不相属。八月，从上伐明，自大同入边，有德遣所部黑成功、佟延以八十人击败明兵代州城东，获马二十。九年，有德等为部将请敕，上命自给札。鲍承先疏论当令吏部给劄付，上不允。有德等仍录所部副将以下请敕，上曰：“尔等初来归，朕许尔等黜陟部将。今复给敕，是背前言。朕非谓尔等无功不当畀敕书也，虑失信耳。”因赐有德、仲明、可喜人缎一、貂皮六十，副将以下白金有差。有德以新附者日众，偕仲明输粮佐饷，上卻之。

崇德元年夏四月，上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有德从诸贝勒奉宝以进，封恭顺王。

十二月，上自将伐朝鲜，命有德等从贝勒杜度护辎重继后。二年二月，既下江华岛，命有德等从贝子硕讬以水师取皮岛。师还，有言其部众违法妄行者，上命申严约束，毋蹈故辙。三年，从攻锦州，有德等以砲攻下戚家堡、石家堡及锦州城西台，降大福堡；又以砲攻下大台一，俘男妇三百七十九，尽戮其男子；又以砲攻五里河台，台隅圮，明守将李计友、李惟观乃率其众出降，皆籍为民，勿杀。四年，从攻松山，以砲击城东隅台，台上药发，自燔，歼其馀众，又降道旁台二。上至松山，使有德等以砲攻其南郛。有德当郭门，仲明居右，马光远佐之；可喜居左，石廷柱佐之。

自夜漏下至翌日晡，城堞尽毁。明守将金国凤即夜缮治，守甚固，有德议穴地攻之，不克。六年，率兵更番围锦州，破明师杏山。七年，松山、锦州相继下。时析乌真超哈为八旗，有德等请以所部隶焉，乃分属正红旗。八年，从取中后所、前屯卫。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追击李自成至庆都。九月，上至京师，赐有德等貂蟒朝衣。十月，上御皇极门大宴，复赐鞍马。旋命有德从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二年，陕西既定，移师下江南，克扬州，取明南京，攻江阴，有德皆有劳。八月，师还，赐绣朝衣一袭、马二、黄金百、白金万。命还镇辽阳，简士马待徵发。

三年五月，谕兵部召有德等率所部会京师。八月，授有德平南大将军，率仲明、可喜及续顺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额真金砺、左翼梅勒额真屯泰率师南征，策自湖广下江西赣南入广东，谕诸将悉受有德节制。是时明桂王称号，湖广总督何腾蛟驻湘阴，诸将李赤心、黄朝宣、刘承胤、袁宗第、王进才、马进忠等分屯湖南北，号“十三镇”，大抵自成馀党及左良玉旧部。

四年春，有德师至，进才自长沙走湖北，腾蛟亦弃湘阴单骑奔衡州。有德遣梅勒额真卓罗、蓝拜等蹑进才，与所部水师遇，击败之。有德进次湘潭，朝宣以十三万人屯燕子窝。有德率蓝拜等将水师，可喜及卓罗等将陆师，分道并入，破明将徐松节。朝宣走衡州，有德以师从之，获朝宣。有德令仲明、金砺、卓罗等将水师还诣长沙，明将杨国栋以二千人屯天津湖，巴牙喇甲喇章京张国柱、札萨蓝等与战，国栋自牛皮滩遁去。有德令金砺留驻衡州，复与仲明及卓罗等率师越熊飞岭克祁阳，遂破宝庆，击杀明鲁王世子乾生，总兵黄晋、李茂功、吴兴等。时明桂王居武冈，倚承胤为守。有德夜发宝庆，前队梅勒章京黑成功等败敌，焚木城，夺门入，明桂王走靖州，转徙入桂林，承胤出降。

有德始自长沙下祁阳也，闻郝摇旗围桂阳，令可喜及蓝拜等别将兵赴援；郝摇旗部卒千四百人屯翔凤铺，令巴牙喇纛章京线国安、固山大苏朗等击破之，摇旗引去。至是国安等遂趋靖州，追明桂王。明总兵萧旷、姚有性以万二千人守靖州，国安师薄城，夺门入，获旷、有性等，又破明侍郎盖光英军。蓝拜略黔阳，进攻沅州，明将张宣弼以三万人出战，我兵奋击，遂克其城。自出师至此，凡获明宗室桂王子尔珠等二十七人，降明将自承胤以下四十七人，偏裨二千馀人、马步兵六万八千有奇。捷闻，赐有德黄金二百五十两，仲明、可喜各二百，志祥百，将士赉白金有差。

五年春，复进克辰州，湖南诸郡县悉定。又旁取贵州黎平府、广西全州，招降铜仁、全州、兴安、灌阳苗峒二百九十有奇，复获明宗室荣王子松等四十馀人，及所置总兵以下诸将吏甚众。上命有德班师，至京师，宴劳，赐黑狐、紫貂、冠服、采帛、鞍马、黄金二百、白金二千。

六年五月，改封有德定南王，授金册金印，令将旧兵三千一百、新增兵万六千九百，合为二万人，征广西，设随征总兵官一、左右翼总兵官各一，以授马蛟麟、线国安、曹得先。同时仲明、可喜各将万人征广东，但设左右翼，制閷於有德。自有德师还，湖南诸郡县复为赤心、进才、宗第等侵据，上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帅师讨之，克长沙、宝庆、衡州诸府，获腾蛟；而进忠犹据武冈，与曹志建、郑思爱、刘禄、胡光荣、林国瑞、黄顺祖、向文明等为寇靖、永、郴诸州，窥宝庆。

十月，有德师至衡州，遣副将董英、何进胜击思爱，战於燕子窝，擒斩之；进克永州，击走明将胡一青。七年春，复进破龙虎关，歼志建，遂攻武冈，阵获禄、光荣等。进忠负创走，克其城，并下靖州。复进战兴宁，获顺祖、国瑞，招文明等以五万人降。师入广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桂王走南宁，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死之，斩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将吏一百四十七人。桂林、平乐诸属县皆下。

八年春正月，有德奏移籓属驻桂林，遣蛟麟、国安取梧州、柳州，略旁近诸州县。有德进驻宾阳，复遣国安等分三道进取，定思恩、庆远，明将陈邦傅以浔州来降。明桂王走广南，南宁亦下。

九年四月，有德疏言：“臣荷先帝节录微劳，锡以王爵。恭遇圣主当阳，两粤八闽未入版图，臣谬辱廷推，驻防闽海。同时有固辞粤西之役者，盖以其地最荒僻，民少山多，百蛮杂处，诸孽环集，底定难预期也。臣自念受恩至渥，必远辟岩疆，始敢伸首丘夙原，故毅然以粤西为请。受命以来，道过湖南，伏莽蔓延，六郡拮据，一载咸与扫除。乃进征粤西，仰藉威灵，所向克捷。贼党或窜或降，虽土司瑶、伶、俍、僮，古称叛顺靡常者，亦渐次招徠，受我戎索，粤西底定。臣生长北方，与南荒烟瘴不习。解衣自视，刀箭瘢痕，宛如刻划。风雨之夕，骨痛痰涌，一昏几绝。

臣年迈子幼，乞恩敕能臣受代，俾臣得早觐天颜，优游终老。”疏入，得旨：“览王奏，悉知功苦。但南疆未尽宁谧，还须少留，以俟大康。”

五月，有德率轻兵出河池，向贵州，留师柳州为后援。是时张献忠将孙可望降於明，窥伺楚、粤，有德请敕剿抚。将军续顺公沈永忠驻沅州，扼门户。时国安擢广西提督，马雄为左翼总兵，全节为右翼总兵，分守南宁、庆远、梧州。未几，明将李定国、冯双礼自黎平出靖州，马进忠自镇远出沅州，会於武冈。永忠使乞援，有德遣兵赴之，至全州。永忠已弃宝庆，退保湘潭，有德因还桂林。七月，定国自西延大埠取间道疾驱击破全州军，薄桂林，驱象攻城。城兵寡，定国昼夜环攻，有德躬守陴，矢中额，仍指挥击敌。敌夺城北山俯攻，有德令其孥以火殉，遂自经，妻白氏、李氏皆死於火。事闻，谥有德武壮。十一年六月，有德女四贞以其丧还京师，上命亲王以下、阿思哈尼哈番以上，汉官尚书以下、三品官以上，郊迎，赐白金四千，官为营葬，立碑纪绩。寻复命建祠，祀春秋，以白氏、李氏配。

有德子廷训，为定国所掠，越六年，乃杀之。及我师克桂林，随征总兵李茹春求得遗骼，以其死事状上闻，命予恤。四贞至京师，赐白金万，视和硕格格食俸，旋嫁有德部将孙龙子延龄，延龄叛应吴三桂，自有传。国安、雄皆附延龄为乱，附见延龄传。

节，广宁人。在明官参将。从有德降，授甲喇额真。有德既克桂林，以节为右翼总兵。克庆远，使节戍焉。降宜山、河池、思恩、荔浦诸县。顺治九年七月，有德遣兵援宝庆，令节移屯梧州；闻定国兵且至，复令节移屯平乐。节方至柳州，定国已破桂林，柳州副将郑元勋等叛降定国，谋袭节。节间道走梧州，与国安、雄合军。定国来攻，我师战而败，节负重伤溃围出，乘舟至肇庆。可喜遣水师助节，乃还定梧州、藤县、浔州。十年正月，复平乐。马雄守梧州，而与国安共击破明将陈经猷、王应龙，遂克桂林。明将胡一青、龙韬、杨振威以数万人屯阳朔、永福间，节屡战破之。叙功，加都督，进三等精奇尼哈番。移屯武宣，平象州，获明将韦文有、罗天舜。

十二年，移屯荔浦。时明宗室盛浓、盛添，明将李茂先、龚瑞屯富川，纠土寇王心、蒋乾相等及瑶、僮为乱，跨湖南、贵州界，依山结寨，为可望、定国声援。

节与国安等迭遣兵击之，获盛浓、盛添，诸瑶、僮百九十二寨皆下。十五年，上命国安征贵州，奏请令节移屯柳州。十六年，复督兵讨茂先、瑞，战融县，获茂先；战怀远，瑞降。康熙元年，改右翼总兵为左江镇总兵，即以命节。七年七月，卒，赠太子少保。

方定国破桂林也，节妻温氏率妾婢自经，子成忠，年十一，被掠去。及洪承畴定贵州，得之降将赵三才所。至是，袭三等精奇尼哈番。

从有德降者，又有李尚友、徐元勋、胡琏、曹绍中、孟应春，皆受世职梅勒章京，分隶正黄、镶黄二旗。

耿仲明，字云台，辽东人。初事明总兵毛文龙，文龙死，走登州依巡抚孙元化，皆与孔有德俱，元化以仲明为中军参将。时总兵黄龙镇皮岛，所部有李梅者，仲明党也，通洋。事觉，龙系之狱。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龙军，率部卒假索饷名，围龙廨，拥之至演武场，折股去耳鼻，将杀之，诸将为救免。龙乃执杀仲裕，疏请罪仲明。

元化劾龙蚀饷致兵譁。明庄烈帝命充为事官，而覈仲明主使状。会有德已叛，还攻登州，仲明遂纠诸将同籍辽东者为内应。城陷，推有德为帅，受署置，称总兵官。

天津裨将孙应龙自讠夸与仲明兄弟善，能令缚有德以降。巡抚郑宗周使将二千人自海道往。仲明伪为有德首，绐之开水城，延使入，猝斩之，歼其众，得巨舰，以为舟师。明师攻登州急，天聪七年五月，从有德来降，上礼遇优异，授以总兵官，号其兵曰天祐兵。语并详有德传。

仲明侵渔所部，所部愬於有德。有德因劾仲明，仲明引咎，请以所部赴愬者移属有德。上敕奖有德，令善抚之；亦谕仲明善抚部下，毋念旧恶。即日并召入宫赐宴。越数日，又使赐羊酒，且谕之曰：“朕闻诸汉官从尔等教场角射，设筵飨尔等，意尔等必欲相酬报。尔等去家远，可即以此羊酒藉教场为答宴也。”旋命与有德同驻辽阳。崇德元年，封仲明怀顺王。上屡出师伐明，讨朝鲜，仲明皆从。七年八月，命隶正黄旗。九月，所部甲喇额真石明雄讦仲明匿所获松山、杏山人户；有逃人被法，仲明为收葬设祭；复妄杀无辜：鞫实，罚仲明白金千两。八年十一月，甲喇额真宋国辅、潘孝及明雄谋杀仲明，仲明以闻，鞫实，斩国辅等，籍其家畀仲明。顺治初，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复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移师定江南。三年，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帅师南征，仲明等以所部从。与明将杨国栋战於牛皮滩，大破之；克衡州、祁阳、武冈诸郡县；获明将郭肇基。皆仲明功也。六年，改封靖南王，赐金册金印。

仲明自降后，屡出征伐，恆与有德俱，未尝独将。是岁始与有德分道出师，有德征广西，仲明与尚可喜征广东。仲明将旧兵二千五百、新增兵七千五百，合为万人，以徐得功为左翼总兵，连得成为右翼总兵。师既行，刑部奏论仲明部下梅勒章京陈绍宗等纵部卒匿逃人，罪当死。上因谕仲明，察随征将士携逃人以往者，械归毋隐。仲明察得三百馀人械归，上疏请罪，吏议当夺爵，上命宽之，绍宗等亦贷死。

仲明未闻命，十一月次吉安，自经死。

子继茂，顺治初授世职昂邦章京。仲明死，继茂在军中，代领其众，请袭爵，睿亲王方摄政，持不可。继茂从可喜俱南，定广东诸郡县。语见可喜传。八年，世祖亲政，继茂嗣为王。九年，李定国陷桂林，孔有德死事。上闻报，命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自湖南移师赴之，敕可喜、继茂俟尼堪至，合军进攻，而继茂先已与可喜遣兵赴援，复梧州及旁近诸郡。十年，潮州总兵郝尚久据城叛，继茂与靖南将军喀喀木、总兵吴六奇合军讨之，围城逾月，城将王立功为内应，树云梯以登，尚久入井死，馀贼尽歼。潮州及饶平、揭阳、澄海、普宁诸县悉平。十一年二月，命内翰林秘书院学士郎廷佐赍敕慰劳，赐白金三千，分赉将士。是岁李定国徇高、雷、廉三府，进犯新会。继茂、可喜与靖南将军珠玛喇合军进击，再战皆捷。定国还据南宁，复出攻横州，继茂自梧州帅师赴之，解横州围。进攻南宁，定国走安隆，获明将李先芳，斩裨将杜纪等。十三年，赐敕纪功，增籓俸岁千金。

初，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即城中驻兵牧马。营靖南、平南二籓府，东西相望，继茂尤汰侈，广徵材木，采石高要七星岩，工役无艺；复创设市井私税：民咸苦之。广东左布政使胡章自山东赴官，途中上疏，言：“臣闻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所部将士，掠辱士绅妇女，占居布政使官廨，并擅署置官吏。臣思古封建之制，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不得暴彼民也。二王以功受封，宜仰体圣明忧民至意，以安百姓，乃所为如是，臣安敢畏威缄默？乞敕二王还官廨，释俘虏。”继茂奏辩，可喜亦有疏自白，章坐诬论绞，上命贷死夺官。

逾年，高要知县杨雍建内迁给事中，疏陈广东滥役、私税诸大害，谓：“一省不堪两籓，请量移他省。”朝议令继茂移镇桂林，未行。十六年三月，上命移四川。十七年七月，改命移福建。

时明将郑成功据金门，窥伺闽、浙，继茂既移镇，与总督李率泰协谋征剿。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锦代领其军。上命继茂相机剿抚，继茂疏报：“自顺治十八年讫元年，招降将吏二百九十、兵四千三百三十四、家口四百六十七。”其后成功弟世袭、兄子缵绪及所置都督郑赓先后出降，复得将吏七百有奇、兵七千六百有奇。

二年十月，继茂与率泰督兵渡海克厦门，水师提督施琅以荷兰夹板船来会，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锦与其将周全斌等走铜山，复入犯云霄、陆鼇诸卫，总兵王进功与战，大破之。三年三月，继茂复与率泰及海澄公黄梧合军，自八尺门出海克铜山，锦以数十舟走台湾。捷闻，上嘉其功，复增岁俸千金。十年正月，疏陈疾剧，乞以长子精忠代治籓政，上允其请。五月，卒，谥忠敏。精忠嗣为王，别有传。

昭忠，继茂次子；聚忠，继茂第三子。顺治间先后入侍世祖，授昭忠一等精奇尼哈番，以贝子苏布图女妻焉。昭忠例得多罗额驸，进秩视和硕额驸；聚忠尚柔嘉公主，为和硕额驸：同加太子少保，旋又同进太子太保。康熙十三年，精忠叛，昭忠、聚忠率子姓请死，系於家待命，逾年贳其罪，复秩如故。十四年，命聚忠赍敕招精忠，精忠拒不纳。十五年，精忠降，授昭忠镇平将军，驻福州，代精忠治籓政。

籓下参领徐鸿弼等讦精忠降后尚蓄逆谋，昭忠具以闻，并劾助逆曾养性等十馀人。

上以精忠在军，未即发。十七年，命昭忠以其祖父之丧还葬盖平。十九年，召精忠诣京师，昭忠、聚忠疏劾精忠背恩为乱，违母周氏训，蹙迫以死，诬祖仲明与吴三桂在山海关时先有成约，请予显戮。寻命聚忠诣福州，议徙籓兵。聚忠疏陈籓兵当尽徙，称旨，命以精忠家属还京师。精忠既诛，昭忠、聚忠疏陈家属众多，艰於养赡，请如汉军例，披甲食粮。下部议，编五佐领，隶汉军正黄旗。二十五年，昭忠卒，谥勤僖。二十六年，聚忠卒，谥悫敏。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楼子山。明庄烈帝崇祯三年，擢副总兵黄龙为东江总兵官，驻皮岛，可喜隶部下。皮岛兵乱，龙不能制，可喜率兵斩乱者，事乃定。后二年，孔有德等叛明，陷登州，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皆往从之。龙遣可喜及金声桓等抚定诸岛。有德党高成友者据旅顺，断关、宁、天津援师，龙令游击李维鸾偕可喜等击走之，即移军驻其地。旋以可喜为广鹿岛副将。明年秋七月，有德等从我师攻旅顺，龙兵败，自杀，部将尚可义战死，盖可喜兄弟行也。明以沈世奎代龙为总兵，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构可喜，诬以罪。

世奎檄可喜诣皮岛，可喜诇得其情，遂还据广鹿岛。

天聪七年十月，遣部校卢可用、金玉奎谒上乞降。上报使，赐以貂皮，并令车尔格等侦可喜踪迹。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岛，行且至，上命诸贝勒集满、汉、蒙古诸臣谕曰：“广鹿岛尚副将携民来归，非以我国衣食有馀也，承天眷佑，彼自来附。八家贝勒已出粟四千石，凡积粟之家，当量出佐饷，仍予以值。”

二月，命贝勒多尔衮、萨哈廉往迓。三月，可喜至海州，上降敕慰劳。攻旅顺时，获可喜戚属二十七人，至是，命归诸可喜。四月，可喜入朝，上迎十里外，拜天毕，御黄幄，可喜遥行五拜礼，进至上前再拜，抱上膝以见，所部将士以次罗拜，可喜跪进赆。上与宴，赐蟒衣、鞓带、帽鞾、玄狐裘、雕鞍、马、驼、羊，命诸贝勒以次设宴。旋授可喜总兵官，赐敕印，可用、玉奎皆为甲喇章京，号其军曰天助兵，命驻海州。

寻从伐明，自宣化入边，略代州。崇德元年四月，封智顺王。十二月，从伐朝鲜。二年，朝鲜降。从贝勒硕讬帅师克皮岛，斩世奎，师还，赉蟒服、黄白金。可喜家僮讦可喜私得人户、金帛、牲畜，法司以奏。上曰：“此岂王自得，必散於众兵耳。其勿问。”三年，从伐明，攻锦州，屡攻下台堡，更番驻牧，敌至辄击败之。

七年，锦州下，赐所俘及降户。可喜与有德等疏请以所部属乌真超哈，分隶镶蓝旗。

八年，从伐明，取中后所、前屯卫诸城。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至庆都，斩自成将谷可成等。十月，命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自成，出边自榆林趋绥德，二年二月，师次米脂。自成兄子锦犹据延安，用可喜议，令诸军分道进，锦走，克其城。会豫亲王多铎已破潼关，定西安，上命可喜从英亲王追击自成，分兵克郧阳、荆州、襄阳诸郡，降自成将王光恩、苗时化等。复与英亲王合军下九江，闻自成窜死九宫山，乃班师，赐可喜绣朝衣一袭、马二，还镇海州。

三年八月，授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征湖广，命可喜率所部兵偕行。师次湘潭，明将黄朝宣以十三万人屯燕子窝，可喜与梅勒章京卓罗等自陆路进击，败明将徐松节，遂逐斩朝宣。既，闻郝摇旗攻桂阳急，可喜与梅勒章京蓝拜帅师赴援。郝摇旗以千四百人屯翔凤铺，巴牙喇纛章京线国安等与战，郝摇旗败走，桂阳围解。湖南既定，师还，与有德等同赐冠服、金币、鞍马。

六年五月，改封平南王，赐金册金印。旋命率旧兵二千三百、新增兵七千七百，合万人，与耿仲明同征广东，以许尔显为左翼总兵官，班志富为右翼总兵官。仲明所部匿逃人，事发，因谕有德等检校军中得逃人悉送京师，仲明惧罪自裁。吏议可喜亦坐夺爵，上命纳白金四千以赎。时明桂王驻肇庆，两广尚为明守。是岁除夕，可喜潜兵袭南雄，城兵三千出西门迎战，击败之，立云梯以登。明守将江起龙弃城走，斩其部将杨杰、董洪信、郑国林等三十馀人、兵六千有奇。

七年正月，进克韶州。明守将罗成耀闻南雄破，已先遁，明桂王走梧州。复进下英德、清远、从化诸县，明将吴六奇等迎降。二月，师薄广州。广州城三面临水，李成栋之叛，於城西筑两翼，令附城外为砲台，水环其下。成栋死信丰，子元胤、建捷代将，元胤留肇庆，建捷守广州。可喜令攻城，阻水不能进，乃凿深壕，筑坚垒，为长围困之。建捷拒战甚力，暑雨郁蒸，我师弓矢皆解胶，久相持不下。元胤与明将陈邦傅等分道援广州，邦傅与杜永和等以万馀人自清远赴战，可喜击败之，获裨将魏廷相等，明水师总兵梁标相来降，得战船百五十助攻；复招潮州守将郝尚久、惠州守将黄应杰，皆以其城降，遣将士戍焉。围合十阅月，永和部将范承恩助守广州，约内应，决砲台下水，可喜令诸军皆舍骑藉薪行淖中以济，遂得砲台；据城西楼堞发砲击城西北隅，城圮，师毕登，克广州，俘承恩等，斩六千馀级，逐馀众迫海滨，溺死者甚众。明将宋裕昆自肇庆率所部来降。八年春，可喜遣尔显等收肇庆，并下罗定，部将徐成功克高州。梁标相叛，遣兵讨平之。

九年春正月，可喜与耿继茂帅师南下，降明将蔡奎，遂入廉州，遣部将吕应学等攻克钦州，战於灵山，获元胤及明将袁胜、周朝，阵斩明益阳王、明将上官星拱。

师将下雷、琼，永和及明西平王缚明将李明忠以降。於是高、雷、廉、琼四府皆定。

七月，李定国陷桂林，有德死之。梧州、南宁、平乐、浔州、横州皆复为明，东略化州、吴川。可喜遣兵与有德部将提督线国安，总兵马雄、全节，合军以进，广西诸郡县以次收复。十年八月，可喜别遣兵克化州、吴川。

十一年冬，定国以万馀人侵广东，扰高、雷、廉三府境，深入陷高明，分兵攻肇庆，围新会，可喜与继茂疏请发禁旅为援。上已先命珠玛喇为靖南将军，帅师援广东。可喜等师次三水，遣兵援肇庆，破定国兵於四会河口，待珠玛喇师至合军击定国，战於珊洲，斩定国裨将一，俘十馀人，馘百五十馀，进薄新会。定国与其将吴子圣阻山而军，马步兵分屯岭隘，可喜麾兵急击，夺径以登，斩获甚众。定国走，新会围解。可喜与继茂督军攻高明，定国遣兵御战，获其将武君禧等三十馀人，斩三百馀级，得马骡、军械无算。可喜遣梅勒章京毕力克图等逐定国，战於兴业，定国败走；复及於横州江，歼马步兵甚众，获象二。定国渡江焚桥引去，广东高、雷、廉三府，广西横州诸州县悉平。十三年四月，又克揭阳、晋宁、澂海三县。闰五月，赐敕纪功，增岁俸千两，并赉貂裘、鞍马。自是明桂王徙云南，定国等不复侵广东，数岁无兵事。可喜与继茂并开府广州，所部颇放恣为民害，自左布政胡章以论可喜等得罪，无复言者。

十七年，移继茂福建，可喜专镇广东。广东初定，又以令徙濒海居民，民失业去为盗。有邓耀者据龙门，入掠雷阳；又有萧国隆，与其徒洪彪、周祥、方泰、陈期新等分据恩平、开平、阳江、阳春诸山寨，掠广州诸属县，并及肇庆。可喜先后遣兵讨之，耀走死，斩彪、祥、泰、期新及其徒千五百人，国隆投水死。又有周玉，故户，自号恢粤将军，缯船数百，三帆八棹，冲浪若飞，习水战。郑成功兵至，辄助剽掠。康熙二年，可喜遣兵讨之，获玉，焚其舟。四年，碣石总兵苏利叛，可喜遣潮州总兵许龙以舟师进击，利出降。玉馀党谭琳高窜据东涌海岛，户黄明初等济以米粮。可喜遣部将佟养谟击琳高，舒云护等捕明初，皆就诛。

初，可喜遣长子之信入侍。十年十一月，疏言有疾，请令还广东暂领军事，上允其请。十二年二月，遣侍卫古德、米哈纳使广东劳军，赍御用貂帽，团龙天马裘、蓝蟒狐腋袍各一袭，束带一围，赐可喜。三月，可喜疏乞归老海城，谕曰：“王自航海归诚效力，累朝镇守粤东，宣劳岁久。览奏，年已七十，欲归老辽东，恭谨能知大体，朕深嘉悦。”下议政王大臣及户、兵二部集议，议尽撤所部移驻海城。於是吴三桂、耿精忠相继上章乞撤籓，上皆允其请，分遣朝臣料量籓兵移徙，具舟役刍糗，户部尚书梁清标如广东。十一月，三桂反，命罢撤平南、靖南二籓，召清标还。

十三年，精忠及定南王孔有德壻孙延龄反应三桂。三月，可喜疏言：“延龄檄并举三籓，精忠复叛，臣与精忠为婚姻，不能不踧踖於中。臣叨忝王爵，年已七十馀，虽至愚岂肯向逆贼求富贵乎？惟知矢志捐躯，保固岭南，以表臣始终之诚。”

上温旨嘉奖，并命与总督金光祖同心合力筹战守。四月，潮州总兵刘进忠叛应三桂，可喜遣次子都统之孝帅师讨之。疏言：“诸子中惟之孝端慎宽厚，可继臣职。”上即命之孝袭王爵，之孝辞。可喜复疏言：“三桂遣兵二万人屯黄沙河，若与延龄兵合，势益猖獗，请遣将合军进讨。”上授副都统根特平寇将军，自江西帅师赴广东，与可喜合军进讨，并命兵部以各道进兵状移告可喜。五月，上敕奖可喜忠贞，并谕与光祖等策讨延龄。十月，可喜讨平广州土寇李三、官七。上命广东督、抚、提、镇俱听可喜节制，遴补将吏，调遣兵马，均得便宜从事。根特自长沙下广西，卒於军，上复授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禁旅赴广东。三桂、精忠方连兵寇江西，安亲王师至，转战不能遽达。十二月，复命镇南将军尼雅翰率所部协守广东。

十四年正月，进封可喜平南亲王，以之孝袭爵，并授平南大将军。广东当寇冲，盗贼并起，博罗、河源、长宁、增城、从化诸县先后告警，可喜辄分兵剿定。总兵张星耀等战乐昌，俘斩千馀；副将李印香等战碣石、白沙湖诸处，毁敌舟百馀：皆下部叙功。郑锦自台湾以兵攻海澄，进围漳州，可喜疏闻，复请发重兵策应。尼雅翰亦言：“可喜年衰，臣才短，设有警，虑不支。”上命前锋统领觉罗舒恕自江西帅师援广东，旋代尼雅翰为镇南将军。

先是，之孝讨进忠，复程乡、大埔诸县，遂克潮州。郑锦遣其将刘国轩以万人赴之，势复张。之孝退保惠州，叛将祖泽清引延龄将马雄、三桂将王宏勋等入高州，并陷雷、廉二郡。可喜疏言：“广东十郡已失其四，将军舒恕、总督金光祖退保肇庆，事势危急，请敕安亲王赴广东办贼。”上方责安亲王定江西即下长沙取三桂，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自江宁移师屯南昌，遂命简亲王发兵应可喜。师未至，十五年正月，锦攻陷漳州，三桂兵逼肇庆。可喜初请以长子之信袭爵，继恶之信酗酒嗜杀，请更授次子之孝。之信阴通三桂，三桂兵日迫。之孝与进忠相持，上敕还广州，不时至，二月，之信发兵围可喜第，叛。可喜卧疾不能制，愤甚，自经，左右救之甦，疾益甚，十月卒。可喜疾亟，犹服太宗所赐朝衣，遗令葬海城。十六年，之信降，上敕部恤可喜，谥曰敬。及之信既诛，二十年五月，之孝乞迎可喜丧归葬。九月，丧至，遣大臣觉罗塔达、学士库勒纳、侍卫敦柱至丁字沽亲奠，谕曰：“王素矢忠贞，若人人尽能如王，天下安得有事？每念王怀诚事主，至老弥笃，朕甚悼焉！”

可喜诸子，之信自有传。

之孝初授可喜籓下都统，袭平南亲王。授平南大将军，帅师讨刘进忠。上敕还广州，未闻命，之信叛，胁之孝罢惠州军，之孝还广州侍可喜疾，及可喜卒，从之信居广州。之信降，遣之孝还京师，上命以内大臣入直，秩视一品，食正一品俸。

之孝请自效，授宣义将军，驻南昌，募兵诣简亲王军听调遣，击吴三桂军吉安、赣州间，降其将林兴隆、王国赞等；进次汀州，复击破其将杨一豹、江机。江西定，召还京师，留所募兵编入绿旗营。之信诛，上贷之孝毋连坐，以内大臣入直如故。

二十二年，奏乞守陵，议政大臣等劾削职。三十五年正月，卒。

之隆，可喜第七子。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圣祖既诛之信，命有司还可喜海城田宅，置佐领二，以其一为可喜守墓，从之隆请也。

沈志祥，辽东人。毛文龙所部有沈世奎者，本市侩，倚女为文龙妾，横行岛中。

累迁副总兵。及黄龙败没，明以世奎代龙为总兵官，镇东江。时旅顺已破，尚可喜又以广鹿岛降，世奎势孤甚。后三年，太宗伐朝鲜，因移师克皮岛，世奎战败，率舟师走，我师从之，副总兵金日观战死。登莱总兵陈洪范来援，不敢进，世奎亦战死，志祥其从子也，时官副将，收溃兵保石城岛，欲得世奎敕印，监军者靳弗予，遂自称总兵，明发兵讨之。

崇德二年九月，太宗遣使赍书招志祥。三年二月，志祥遣所部将吴朝佐、金光裕诣盛京上疏请降，时上方出猎奎屯布喇克，留守诸王与宴，使贝勒杜度等转粟迓志祥。志祥自黄石岛至安山城，杜度等令驻沙河堡待命。从志祥降者，副将九、参将八、游击十八、都司三十一、守备三十、千总四十、诸生二、军民二千五百有奇。

上猎还，命学士胡球、承政马福塔等劳志祥，且令於铁岭、抚顺自择屯军所。志祥言原驻抚顺，畀以车骑，令率所携军民往。至，复为具屋宇，庀服物，俾得安处。

七月，上闻志祥所携军民有亡去者，遣学士罗硕等谕其众曰：“尔曹航海来归，以朕能育尔曹也。朕不能育尔曹，任尔曹亡去未晚。尔曹初至，朕適出猎，故未及加恩，尔曹何去之速也！朕蒙天眷，朝鲜已平，蒙古、瓦尔喀诸部皆附，惟明仅存。

倘天复垂佑，以明畀我，尔曹将安之？尔曹虽逃，为诸边逻卒所得，不免於杀戮，朕心实所不忍。今后毋更逃，有贫不能自给者，朕为抚育之。”志祥入谒上，上御崇政殿受朝，授志祥总兵官，赉蟒衣，凉帽，玲珑鞓带，貂、猞猁猻、狐、豹裘各一袭，撒袋、弓、矢、雕鞍、甲、胄、驼、马。初宴礼部，再宴宫中，命诸贝勒各与宴；及还镇，遣官送五里外，复赐宴。四年正月，封续顺公。九月，授志祥兄子永忠及所部许天宠等二十八人世职。

六年十月，命率所部助围锦州。七年，师还，分赐俘获。旋与孔有德等合疏请以所部属乌真超哈，志祥隶正白旗。顺治元年，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上至京师，赐志祥等貂蟒朝衣。十月，上御皇极门宴凯旋诸王大臣，志祥与焉，复赐鞍马。三年，授孔有德平南大将军，征湖广，志祥率所部从。五年，湖南定，赐志祥黄金百、白金二千。寻卒，无子。

永忠，其兄子也，袭爵。五月，有德及耿仲明、尚可喜复分道出师征两广，亦命永忠率部将总兵官许天宠、郝效忠等徇湖南。六年，效忠遣参将马如松将兵御孙可望，战於托口，俘其将李应元等。八年，天宠及阿达哈哈番张彦宏、护军统领宋文科等击败明师，获明将席世贤等一百七人，降牛万才等二百五十六人、兵一万八千有奇。可望等攻陷沅州，效忠遣守备吴进功等分屯要隘为备，复亲将兵攻下黎平，屯四乡所。可望诇我兵寡，骤以兵至，效忠力战，马蹶被执，不屈，死。效忠，辽东人。明副将，属左良玉军。良玉死，从其子梦庚来降，隶汉军正白旗，授三等阿达哈哈番。至是，永忠以死事状闻，上命予恤。

永忠退保湘潭，敕令激励将士，相度险要，以同心并力，坚守疆土，毋轻战，毋退缩。旋闻桂林陷，孔有德战死，复敕令留屯宝庆，与总兵柯永盛合军固守。十年二月，授永忠剿抚湖南将军，镇湖南。十一年，孙可望兵入湖南，沅、靖、武冈诸州皆陷，进攻辰、永。永忠还军长沙。给事中魏裔介劾：“永忠手握重兵，望风宵遁，乞亟赐罢斥，毋俾误及封疆。”十二年，议政王大臣议永忠丧师失地罪，当斩，来降有功，免死夺爵，上从其议。十七年，复命永忠为挂印将军，镇广东。康熙初，命驻潮州。旋卒。

瑞，永忠子。方永忠之黜也，以从弟永兴袭爵。永兴卒，以瑞袭爵。时瑞方八岁，所部副都统邓广明驻潮州如故。十三年，潮州总兵官刘进忠叛应三桂，瑞部兵与巷战三日，进忠引郑锦兵入城，执瑞、广明，驱将卒家属二千馀人徙福建，置诸漳浦。十六年，复执瑞送台湾。康亲王杰书师定福建，疏言：“瑞所部及其孥无所统属，应令有地得以总集。”上命副都统张梦吉、宋文科统其众驻潮州，同将军赖塔等协守，当给俸饷，令督饷侍郎达都视旧例从厚。梦吉等寻疏请送孥留京师，杰书又请以所部分隶督、抚、提、镇，而处其孥於山西诸省。圣祖谕谓：“瑞及所部官兵素怀忠义，特以众寡不敌，为贼所胁。”令驻潮州如故。

锦得瑞，爵以侯。瑞不原附锦，谋待我师至为内应。二十年十一月，锦将硃友以瑞谋告锦，锦遂幽瑞，瑞及妻郑皆自杀，锦尽杀其拏。台湾平，圣祖闻瑞死事状，下廷臣议，求其族，以瑞从侄沈熊昭袭爵。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人。仕明为靖东营游击。经略熊廷弼奏奖忠勤诸将，大寿与焉。天启初，广宁巡抚王化贞以为中军游击。广宁破，大寿走觉华岛。大学士孙承宗出督师，以大寿佐参将金冠守岛。承宗用参政道袁崇焕议，城宁远，令为高广，大寿董其役。方竟，太祖师至，穴地而攻，大寿佐城守，发巨砲伤数百人。太祖攻不下，偏师略觉华岛，斩冠，殪士卒万馀。太宗即位，伐明，略宁远，崇焕令大寿将精兵四千人绕出我师后，总兵满桂、尤世威等以兵来赴，战宁远城下。会溽暑，我师移攻锦州，不克，遂引还。明人谓之宁锦大捷。

明庄烈帝立，用崇焕督师，擢大寿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锦州。太宗尝与大寿书，议遣使吊明熹宗之丧，且贺新君，大寿答书拒之。越二年，太宗伐明，薄明都。崇焕率大寿入卫，庄烈帝召见平台，慰劳，令列营城东南拒战。崇焕中太宗间，朝臣复论其“引敌胁和”，庄烈帝意移，复召入诘责，缚下狱。大寿在侧股栗，惧并诛，出，又闻满桂为武经略，统宁远将卒，不肯受节制，遂帅所部东走，毁山海关出，远近大震。庄烈帝取崇焕狱中书招之，孙承宗亦使抚慰，密令上章自列，请立功赎崇焕罪。大寿如其言，庄烈帝优旨答之。明年春，我师克永平等四城，太宗闻大寿族人居永平三十里村，命往收之，得大寿兄子一、子二及其戚属，授宅居之，以兵监焉。师出塞，贝勒阿敏等护诸将戍四城。承宗令大寿与山西总兵马世龙、山东总兵杨绍基会师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张弘谟、刘天禄、曹恭诚、孟等攻灤州，灤州下，遂逼永平，阿敏等弃四城引兵还。大寿复驻锦州。

又明年七月，大寿督兵城大凌河。太宗策及其工未竟攻之，自将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贝勒德格类等率偏师出义州。八月，师至城下，上曰：“攻城虑多伤士卒，不若为长围困之。城兵出，我则与战；援师至，我则迎击。”乃分命诸贝勒诸将环城而军：冷格里当城北迤西，达尔哈当城北迤东，阿巴泰在其后；觉罗色勒当城正南，莽古尔泰、德格类在其后；篇古当城南迤西，济尔哈朗在其后；武纳格当城南迤东，喀克笃礼当城东迤北，多铎在其后；伊尔登当城东迤南，多尔衮在其后；和硕图当城西迤北，代善在其后；鄂本兑当城正西，叶臣当城西迤南，岳讬在其后。

诸蒙古贝勒各率所部弥其隙。佟养性率乌真超哈载砲跨锦州大道而营，诸将各就分地，周城为壕，深广各丈许。壕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距墙内五丈又为壕，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营外又各为壕，深广皆五尺。上陟城南冈，顾谓降将麻登云、黑云龙曰：“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关内兵强弱，朕所素悉。”登云对曰：“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上命射书城中，招蒙古兵出降。诸将攻抚城外诸台堡，以次悉下；城兵出樵采，辄为我军擒馘。围合十馀日，上以书谕大寿，言原与明媾和，大寿置不报。

明援师自松山至，阿山、劳萨、图鲁什击败之；自锦州至，贝勒阿济格等击败之。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官吴襄、锺纬，合军七千人赴援，上亲率贝勒多铎及图鲁什等以巴牙喇兵二百渡小凌河，乘锐击破之。围合已月馀，上度大寿必期援师至，出城兵夹攻，乃令厮卒去城十里所，发砲树帜，骤马扬尘，若为援兵自锦州至者，而亲率巴牙喇兵入山为伏。大寿果以城兵出攻城西南隅台，篇古、叶臣及蒙古诸贝勒督所部御战，上亲率巴牙喇兵自山上腾跃下。大寿知坠计，急收兵入城，死伤百馀人。自是闭城不复出。越数日，明监军道张春及襄、纬等合马步兵四万来援，渡小凌河，为严阵徐进，上与贝勒代善等以二万人御之。上率两翼骑兵直入敌营，发矢射明军。明军发枪砲，上督骑兵纵横驰突，矢雨集，明军遂败。襄先奔，佟养性屯敌营东发砲。黑云起天际，风从西来，明军纵火，势甚炽，将逼我阵，忽骤雨，反风向明军，明军益乱。右翼兵入春营，逐北三十馀里，获春及副将张弘谟、杨华徵、薛大湖，参将姜新等三十三人，斩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襄等皆遁走。

十月，上复使招大寿，并命弘谟等各以己意为书劝降，大寿率将吏见使者城外，曰：“我宁死於此，不能降也！”上复与大寿书谕降，许以不杀。旋有王世龙者，越城出降，言城中粮竭，商贾诸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参将王景又以于子章台降。我师克傍城诸堡，收糗粮，葺壕垒。大寿欲突围，不得出。上复遣姜新招大寿，大寿见新於城外，遣游击韩栋与新偕还，栋怵我师严整，归以白大寿，大寿始决降。遂令其子可法出质，要石廷柱往议，上遣库尔缠、龙什、宁完我与廷柱偕。廷柱度壕见大寿，大寿曰：“人安得不死？今不能忠於国，亦欲全身保妻子耳。我妻子在锦州，上将以何策俾我得与妻子相见耶？”上复令廷柱与达海往谕，即令大寿为计。大寿遣其中军副将施大勇来，言降后欲率从者诈逃入锦州，伺隙以城献。是时大凌河诸将皆原降，独副将何可刚不从，大寿乃令掖以出城杀之。大寿使以誓书至，上率诸贝勒誓曰：“明朝总兵官祖大寿，副将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洪、祖泽润、祖可法、曹恭诚、韩大勋、孙定辽、裴国珍、陈邦选、李云、邓长春、刘毓英、窦承武，参将游击吴良辅、高光辉、刘士英、盛忠、祖泽远、胡弘先、祖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得胜、李一忠、刘良臣、张可范、萧永祚、韩栋、段学孔、张廉、吴泰成、方一元、涂应乾、陈变武、方献可、刘武元、杨名世等，今以大凌河城降。凡此将吏兵民罔或诛夷，将吏兵民亦罔或诈虞。有违此盟，天必谴之！”

誓毕，上使龙什告大寿，大寿即日出谒，上与语良久，定取锦州策，以御服黑狐帽、貂裘、金玲珑鞓带、缎鞾、雕鞍、白马赐之。

次日，命贝勒阿巴泰等将四千人为汉装，从大寿取锦州，会大雾，不果行。又次日为十一月朔，大寿以从子泽远及从者二十六人入锦州，石廷柱、库尔缠送之，夜渡小凌河，徒步去。上令大凌河将吏兵民薙发，敛军中馀粟分赉之。方大凌河筑城时，军士、工役、商贾都三万馀人，至是仅存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马三十有二。

后数日，大寿自锦州传语诸裨将：“前日行仓猝，从者少。抚按防御严，客军众，未得即举事。”又遣使以告上，上报以书，诫毋忘前约。命隳大凌河城，引师还，至沈阳，命达海传谕慰诸降将，大寿诸子孙赐宅以居，厚抚之。用贝勒岳讬议，将以雪辽东、永平多杀谤也。

大寿初入锦州，诡言突围出，辽东巡抚邱禾嘉知其纳款状，密闻於朝。庄烈帝欲羁縻之，因为用，置勿问；惟以蒙古将桑噶尔塞等赴援，战不力，败又先奔，令大寿诛之。桑噶尔塞等将执大寿来降，大寿与之盟乃定。庄烈帝召大寿入朝，使三至，辞不往。上自大凌河师还，略宣府，克旅顺。居二年，遣阿山、谭泰、图尔格先后徇锦州。又明年，上使贝勒多铎帅师攻锦州，多铎令阿山、石廷柱、图赖、吴拜、郎球、察哈喇等以四百人前驱。大寿令副将刘应选、穆禄、吴三桂，参将桑噶尔塞、张国忠、王命世、支明显将二千七百人出御，松山城守副将刘成功、赵国志率八百人来会。阿山等与遇大凌河西，多铎引后军自山下，尘起蔽天，应选等军溃，歼五百人，获游击曹得功等，得马二百馀、甲胄无算。多铎旋引军还。

又明年，改元崇德，行封赏，授泽润三等昂邦章京，泽洪、可法一等梅勒章京，予世袭敕书。设都察院、六部，满、汉、蒙古各置承政。汉承政皆授诸降将：可法、张存仁都察院，泽洪吏部，韩大勋户部，姜新礼部，泽润兵部，李云刑部，裴国珍工部。二年，更定部院官制，但置满承政。诸降将改授左右参政，并以邓长春代大勋，陈邦选代新。是时上北抚喀尔喀，南定朝鲜，敕大寿使密陈进兵策，大寿不报。

三年十月，上自将伐明，率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出宁远、锦州大道；睿亲王多尔衮为左翼，自青山关入；贝勒岳讬为右翼，自墙子岭入。大寿方屯中后所，以兵袭多铎，土默特之众先奔，多铎师败绩。次日，与济尔哈朗合兵出，大寿敛兵不复战。上亲率师至中后所，使谕大寿曰：“自大凌河别后，今已数载。朕不惮辛苦而来，冀与将军相见。至於去留，终不相强。曩则释之，今乃诱而留之，何以取信於天下乎？将军虽屡与我兵相角，为将固应尔，朕绝不以此介意。将军勿自疑！”次日，又纵俘赍敕往曰：“曩大凌河释汝，朕之诸臣每谓朕昧於知人。今将军宜出城相见，若怀疑惧，朕与将军可各将亲信一二人於中途面语。朕欲相见者，盖为朕解嘲，亦使将军子侄及大凌河诸将吏谓将军能践言也。”大寿终不敢出。石廷柱、马光远、孔有德等攻克旁近诸台堡，上乃命还师。左右翼深入，师大捷。

四年二月，上复自将伐明，以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前锋，亲督军围松山，分兵攻连山、塔山、杏山。明庄烈帝方召大寿入援，大寿甫行，我师至，乃还守宁远。时泽远守杏山，大寿遣部将三、兵九百自水道赴援，半入城。我噶布什贤兵蹑其后，纵击，得舟一，杀五十人。上遣使至锦州谕大寿妻，令以利害导大寿来降。大寿选蒙、汉兵各三百，授祖克勇及副将杨震、徐昌永等取道边外趋锦州，至乌欣河口；阿尔萨兰以满、蒙兵一百六十戍焉，与战，获震，斩级八十四，得马百五十。克勇等依山为寨，上亲督巴牙喇兵破其寨，斩昌永，获克勇，斩级三百十一，得马四百十一。我兵攻松山，不克，会左右翼师还，上命罢攻还盛京。大寿复入锦州。是岁屡出师略锦州、宁远、松山、杏山，皆未竟攻，得俘获即引退。

五年三月，命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率师屯田义州。五月，上幸义州视师，蒙古苏班岱等牧杏山城西，使请降，上命济尔哈朗等率巴牙喇兵千五百人往迓。大寿侦我师寡，令游击戴明与松山总兵吴三桂、杏山总兵刘周智合兵七千人邀击，济尔哈朗引退以致敌，还击，大败之。上亲阅锦州城，攻城东五里台、城北晾马台，皆下，刈其禾而还。上命多尔衮、济尔哈朗等将兵更番攻锦州。六年三月，济尔哈朗令诸军环城而营，大寿令蒙古守陴。逻卒至城下，蒙古兵自城上呼与语曰：“我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尔曹为长围，岂遂足困我乎？”逻卒曰：“我师围不解，自二三年至四五年，尔曹复何取食？”蒙古兵闻之皆惧。贝勒诺木齐等遂遣使约降，启郭东门纳我师。及期，大寿闻变，以兵出子城，蒙古兵与战，我师逼城外，蒙古兵垂绳，援以登，吹角夹攻，大寿退保子城。我师入其郛，得裨将十馀及蒙、汉民男妇五千三百六十七人。明援兵自杏山至，济尔哈朗为二伏，败明兵，斩级一百七十，俘四千三百七十四人，得马百十六、甲七十六。

五月，洪承畴督军来援。六月，多尔衮番代。上遣学士罗硕以泽润等书招大寿。

七月，上自将破明师，降承畴。语见承畴传。大寿弟总兵大乐，游击大名、大成从承畴军，被获，上命释大成，纵之入锦州。大寿使诣军，言得见大乐，当降；既令相见，大寿再使请盟。济尔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趣攻之。大寿乃遣泽远及其中军葛勋诣我师引罪。翌日，大寿率将吏出降，即日诸固山额真率兵入城，实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闻捷，使济尔哈朗、多尔衮慰谕大寿，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济尔哈朗、多尔衮帅师驻焉。

阿济格、阿达礼等以大寿等还，上御崇政殿召见，大寿谢死罪，上曰：“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又谕泽远曰：“尔不复来归，视大寿耳。曩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砲，岂非背恩，尔举砲能伤几人耶？

朕见人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阵可已。”泽远感激泣下。六月，乌真超哈分设八旗，以泽润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可法、泽洪、国珍、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额真。大凌河诸降将初但领部院，至是始以典军。大寿隶正黄旗，命仍为总兵，上遇之厚，赐赉优渥。存仁上言：“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待以不杀足矣，勿宜复任使。”

降将顾用极且谓其反覆，虑蹈大凌河故辙。上方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使大寿书招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三桂，大寿甥也，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八年十月，济尔哈朗帅师伐明，克中前所，并取前屯卫、中后所。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大寿卒。

大寿初未有子，抚从子泽润为后。其后举三子，泽溥、泽洪、泽清。泽清叛应吴三桂，语见三桂传。

泽润初授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中，以从征叛将姜瓖，并遇恩诏，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从阿尔津帅师镇湖南，卒於军。乾隆初，定封二等子兼一云骑尉。

泽溥初降，授一等侍卫。累迁福建总督。乞休，卒。

泽洪分隶镶黄旗。顺治元年，改参政为侍郎，泽洪仍任吏部。入关追击李自成，斩其将陈永福；克太原，复击败叛将贺珍、姜瓖。叙功，并遇恩诏，累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授内弘文院学士。以疾解任，卒。

子良璧，袭爵，授参领，兼佐领。从裕亲王福全征噶尔丹，擢西安副都统；复从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出西路讨噶尔丹，驻翁吉督饷。噶尔丹从子丹济拉袭翁吉，良璧击之，败走。迁福州将军，署福州总督。卒。乾隆初，定封一等男兼一云骑尉。

可法，大寿养子。初质於我师。及降，授副将，隶正黄旗。顺治初，从入关，击走李自成，命以右都督充河南卫辉总兵。自成兵掠济源、怀庆，总兵金玉和战死，可法赴援力战，自成兵乃引去。进都督，充镇守湖广总兵，驻武昌。以疾解任，卒，谥顺僖。

泽远，顺治间，积功，并遇恩诏，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累迁湖广总督，加太子太保。京察左迁。寻卒。

论曰：有德、仲明，毛文龙部曲；可喜，东江偏将；志祥又文龙部曲之馀也。

文龙不死，诸人者非明边将之良欤？大寿大凌河既败，锦州复守，相持至十年。明兵能力援，残疆可尽守也。太宗抚有德等，恩纪周至，终收绩效。其於大寿，不惟不加罪，并谓其“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推诚以得人，节善以励众，其诸为兴王之度也欤！

## 列传二十二

图赖准塔伊尔德努山阿济格尼堪佟图赖图赖，费英东第七子也。初隶镶黄旗，后与兄纳盖、弟苏完颜改属正黄旗。天聪元年，太宗伐明，略宁远，二年，伐察哈尔，图赖皆从。三年，复伐明，薄明都，明大同总兵满桂入援，屯德胜门，图赖与战，所杀伤甚众。师还，授世职备御。四年，从贝勒阿敏守永平，明兵救灤州，阿敏遣巴都礼赴援，图赖及梅勒额真阿山皆在行。及阿敏弃永平出边，明将率步卒百人追击，图赖以十六人殿，还战，尽歼之，进世职游击。

五年，上伐明，围大凌河城，命巴牙喇纛章京杨善、巩阿岱等驻军壕外，待敌度壕即与战，而令图赖与南褚、哈克萨哈当两旗间，卫樵采；城兵出挑战，图赖锐入阵，达尔哈以所部继，贝勒多尔衮亦督兵进，我师薄壕，舍骑步战，敌阻壕与城上兵争发砲矢。师退，副将穆克谭、屯布禄，备御多贝、戈里等皆战死，图赖亦被创。上怒曰：“图赖轻进，诸军从之入，朕弟亦冲锋而进，有不测，将磔尔等食之！

敌如狐处穴，更将焉往？朕兵天所授，皇考所遗，欲善用之，勿使劳苦。穆克谭我旧臣，死非其地，岂不可惜？”因诫诸臣毋视图赖创，扬古利、巩阿岱偕往存问，上复切责之。明监军道张春等以四万人来援，次长山，上率诸贝勒御之，图赖当右翼，跃马突阵，敌溃走，遂覆其师。

七年，从攻旅顺口。八年，从伐明，徇大同，攻朔州，拔灵丘，进世职二等。

旋追论攻朔州时越界出略，又不赴期会地，夺俘获入官。九年，授巴牙喇纛章京，从贝勒多铎等伐明。多铎既入广宁，令图赖与固山额真阿山等以四百人为前锋向锦州，击杀明将刘应选，破其军。师还，以功得优赉。崇德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上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讬率师分道伐明。图赖从岳讬为前驱，逾墙子岭入边，克十一台，遂南略山东。明将以八千人拒战，蒙古阿蓝泰旁卻，图赖方督所部驰击，敌百骑突至，图赖搏战陷坚，敌败去。明大学士刘宇亮缀我师而北至通州，图赖与固山额真谭泰击破之，拔四城，进三等梅勒章京。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为明守，蒙古吴巴什、诺木齐等谋内应，事泄，大寿以兵攻吴巴什等，图赖入其郛，力战，援诺木齐出。先后破杏山、松山援兵，遂督乌真超哈拔塔山、杏山二城，进一等梅勒章京。师还，追论攻锦州时巴牙喇兵有怯退者，图赖当罚鍰，上命宽之。八年，从伐明，拔中后所、前屯卫，进三等昂邦章京。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明将吴三桂迎师。四月戊寅，师距山海关十里，李自成遣其将唐通率数百骑出关，是夕遇於一片石，图赖督巴牙喇兵与战，通败走。己卯，入关，从大军击破自成。自成还京师西遁，图赖复从诸军追击，败之於庆都。二年，叙功，超授三等公。时图赖方从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西讨自成，豫亲王师自怀庆而南，图赖至孟津，率精兵渡河，明守将黄士欣等皆走，降濒河寨堡十五。

明总兵许定国等以所部来附，进薄潼关。自成将刘宗闵据山为阵拒我师。噶布什贤章京努山、鄂硕等率兵向敌，敌迎战，图赖率百四十骑直前掩杀，一以当百，俘馘过半。是岁正月，自成将刘方亮以千馀人出关觇我师，图赖与阿济格尼堪等令正黄、正红、镶白、镶红、镶蓝等五旗各牛录出巴牙喇兵，率以击敌，大败之。自成闻败，亲率马步兵拒战，又徵镶黄、正蓝、正白三旗兵相助，贼连夕攻我垒，皆败走，遂破潼关。

陕西既定，豫亲王移师下江南。四月，至扬州，令图赖与拜音图、阿山等攻之，克其城，执明大学士史可法杀之。进攻明南京，复令图赖与拜音图、阿山率舟师列江西岸助攻。南京既下，从贝勒尼堪等逐明福王至芜湖。福王登舟，将渡江，图赖扼江断渡，明将田雄、马得功以福王降。师还，图赖上书摄政睿亲王，略言：“图赖昔年事太宗，王之所知也。今图赖事上，亦犹昔事太宗时。不避诸王贝勒嫌怨，见有异心，不为容默；大臣以下、牛录章京以上，亦不为隐恶。图赖誓於天，必尽忠事上。图赖有过失，王若不言，恐不免於罪戾。王幸毋姑息，不我教诫也！”

初，图赖在军，固山额真谭泰方从英亲王阿济格西征，遣使告图赖曰：“我军道迂险，故后至。请留南京畀我军取之。”图赖以其语告豫亲王，别作书遣塞尔特报索尼，将使索尼启摄政王。塞尔特以书示牛录希思翰，希思翰虑书达，谭泰且得罪，令沉诸河。图赖至京师，系塞尔特索前书，塞尔特诡言已达索尼。事闻於摄政王。三年正月，下诸大臣审勘，将罪索尼。摄政王亲鞫塞尔特，始自承沉书状。摄政王坐午门议谭泰罪，三日犹未决。图赖诘王，语甚厉，摄政王怒曰：“尔亦过妄矣！曩逐流贼至庆都，议分道进兵。因诸将争先，尔诮让肃、豫、英诸亲王，不顾而唾。今又以语凌我。似此怒色疾声，将逞威於谁乎？予与诸王非先帝子弟乎！”

语毕，遂还邸。诸王因执图赖将罪之，王复返曰：“图赖虽声色过厉，然非退有后言者。且为我矢勤效忠，无他咎也。”命解其缚。狱既定，侍卫阿里马私诮图赖庇索尼，图赖以告摄政王，王令捕阿里马及其二弟索泥岱、锁宁。阿里马故骁勇，与索泥岱拔刀力拒。皆杀之，而释锁宁。寻授本旗固山额真。

二月，以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图赖副之，帅师徇浙江、福建。五月，论破流贼及定河南、江南功，进图赖一等公。是月，师至杭州，明鲁王驻绍兴，其将方国安等屯钱塘江东岸，绵亘二百里，舣舟拒我军。我军舟未具，会潮落沙涨，图赖率诸将士策马自上流迳渡，江广十馀里，人马无溺者。国安望见，惊，弃战舰走还绍兴，将劫鲁王以降，鲁王走台州，图赖师从之，获其将武景科等。进克金华，杀明督师大学士硃大典。七月，复进克衢州，杀明蜀王盛浓及明将吴凯、项鸣斯等。

浙江平。八月，博洛令诸军分道入福建，图赖自衢州出仙霞关，击破明大学士黄鸣骏等。师度岭，克浦城，分遣署巴牙喇纛章京杜尔德、噶布什贤章京拜尹岱等攻克建宁、延平诸府。明唐王自延平走汀州，复遣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杜尔德等帅师追击，克其城，执唐王及其宗室诸王送福州。明将姜正希以二万人夜袭汀州，已登陴，我军出御，击杀过半；别军自广信出分水关，克崇安。共抚定兴化、漳州、泉州诸府。福建平。师还，至金华，图赖卒於军。子辉塞，袭爵。贝子屯齐等讦郑亲王济尔哈朗，因及图赖尝谋立肃亲王豪格，及上即位，复附和郑亲王，辉塞坐夺爵。八年，上亲政，念图赖旧功，命配享太庙，谥昭勋，立碑纪绩，辉塞复袭爵。

雍正九年三月，定封一等雄勇公。

准塔，满洲正白旗人，扈尔汉第四子也。天聪间，授世职牛录章京，官甲喇额真。尝与鰲拜共率师略明锦州，复与劳萨共率师迎护察哈尔来降诸宰桑。崇德二年四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明皮岛，敌守坚。阿济格集诸将问策，准塔与鰲拜对曰：“我二人誓必克之！不克，不复见王。”遂先众连舟渡海，举火招诸军，敌倚堡为阵以拒，与鰲拜犯矢石力战，卒取其岛。论功，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袭十二次，赐号“巴图鲁”，敕增纪其绩。

三年八月，授蒙古固山额真。九月，从扬武大将军贝勒岳讬等伐明，攻密云墙子岭，准塔先据岭，导诸军毁边墙以入，击败明太监冯永盛、总兵侯世禄等；又与武赖败三屯营援兵，复进战於董家口，破敌，行略地，克城二。师还，进世职二等梅勒章京。六年二月，从睿亲王多尔衮攻锦州，以阿王指，遣士卒归，又离城远驻，议罪，当夺官籍没，上命罚鍰以赎。八月，上自将攻锦州，九月，还盛京，命准塔从贝勒杜度等为长围困之。七年三月，锦州既下，上命贝勒阿巴泰率师留戍。旋令准塔与固山额真叶臣等番代。

先是围锦州时，城兵出犯镶黄旗汛地，巴牙喇兵退入壕内，王贝勒等袒不举，准塔坐阿附，议罪当罚鍰，上命贷之。十月，从阿巴泰、图尔格帅师伐明，略山东，与叶克书等分兵攻孟家台，不克，士卒有死者，准塔又妄称尝陷阵。师还，议罪，夺巴图鲁号，降世职一等甲喇章京，仍罚鍰。十二月，复命镇锦州。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击李自成，遂至庆都，大破之；又与谭泰等率噶布什贤兵逐至真定，又破之。自成焚辎重，仓皇西走，於是京师以北、居庸关内外诸城堡，及畿南诸州县悉定。论功，复三等梅勒章京。

二年正月，以饶馀郡王阿巴泰为帅，准塔将左翼，谭布将右翼，帅师徇山东。

二月，闻明福王遣兵渡河，阿巴泰令准塔等迎战。明兵方攻沛县李家楼，马步二千馀屯徐州，距城十五里，准塔师破其垒，斩其将六，明兵赴河死者无算，遂克徐州。

五月，复自徐州南下，明总兵刘泽清遣其将高祐以舟师攻宿迁，击破之，进次清河县。黄河自西来，至县境，淮水及清河皆入焉。泽清遣其将马化豹、张思义等将兵四万、舟千馀，据三水交汇处，连营十里。准塔遣梅勒章京康喀赖，游击范炳、吉天相等率兵渡清河，结营相拒，发砲击敌舟；复遣都司楚进功将步兵六百人屯黄河北岸，鸣砲相应；又分其兵为二：一出清河上游，一隔水，击破明马步军；兵复合，逐入淮安界，斩其将三。师次清江浦，泽清引去，明将吏栢永馥、范鸣珂出降，遂克淮安。

明新昌王入海据云台山，纠众陷兴化，准塔遣将击斩之，通州、如皋、泰兴诸城皆下；凤阳、庐州亦降。凡降明将吏二百十三，得舟五百馀、马九百馀、橐驼二十五、砲一百二十。捷闻，进准塔三等昂邦章京，复巴图鲁号，命以固山额真镇守庐、凤、淮阳诸处。准塔帅师巡行诸州县，安抚居民，设置官吏。江、淮间悉定。

泽清寻亦以所部降。

三年正月，从肃亲王豪格帅师徇陕西。时叛将贺珍据汉中，武大定、石国玺等分屯徽、阶诸州，遥与相应。豪格师自西安向汉中，珍走西乡。七月，令准塔与贝子满达海等攻大定、国玺等，大定、国玺等以其众七百人降。十一月，豪格击张献忠於西充，准塔指挥诸军合战，俘馘甚众。四年八月，复与贝勒尼堪、贝子满达海等分兵下遵义、夔州、茂州、荣昌、富顺、内江、资阳诸郡县。四川平，师还。寻卒。论功，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十二年，追谥襄毅，立碑纪绩。

准塔无子，弟阿拉密袭。遇恩诏，进三等伯。康熙中，准塔兄子舒书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伊尔德，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族侄也。天聪三年，从扬古利率师入明边，略锦州、宁远。既，复从攻北京。师还，败山海关援兵於灤州，出塞为前驱，斩明兵守隘者。五年，从上围大凌河城，城兵突出，伊尔德冲锋杀敌，逐敌迫壕，乃引还。

敌骑挟弓矢将犯御营，伊尔德驰斩之。秋，复略前屯卫，将十五人，捕敌军逻卒。

值别将噶思哈为敌困，奋击，援之出。积功，授世职备御。寻擢巴牙喇纛章京。

崇德二年，从贝勒阿巴泰筑都尔弼城，将巴牙喇兵四百人护工役。五年，从围锦州，敌出战，伊尔德领纛追击，败之。督屯田锦州、松山间，明人纵牧於野，伊尔德设伏乌欣河，驱其牲畜以归。敌袭我军后，伊尔德还击，斩获无算。超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屡坐事当削世职，命罚鍰以赎。七年，复从围锦州，明兵来夺砲，击败之，进一等。

顺治元年，命驻防锦州。二年，加半个前程。世祖召伊尔德，命从豫亲王多铎南征，与尚书宗室韩岱等将蒙古兵自南阳下归德，招抚甚众。至扬州，获战监百馀，渡江先驱，破南京。明福王由崧走芜湖，与固山额真阿哈尼堪等追击，败明将黄得功。三年，进世职一等昂邦章京。六年，偕大将军谭泰讨叛将金声桓，下南昌，诛声桓。师进，叛将李成栋陷信丰，攻克之，成栋夜遁，马蹶，溺水死。分兵定抚州、建昌，破其将杨奇盛。江西悉平。师还，复移剿保定土寇。论功，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八年，巴牙喇纛章京鼇拜讦伊尔德值上幸内苑擅令门直员役更番，私减守门护军额数，又嫉忌鰲拜等，鞫实，论死，上贷之，命降世职一级，罚鍰以赎。

寻授本旗固山额真。九年，三遇恩诏，累进一等伯兼拖沙喇哈番。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师败绩，王没於阵。十一年，师还，论罪，夺职籍没。

初，明鲁王以海与其将阮进等据舟山，以海走入海。至是，其将陈六御、阮思等复据舟山为寇。十二年，上授伊尔德宁海大将军，率师讨之。六御等遣所置总兵王长树、毛光祚、沈尔序等登陆掠大岚山。伊尔德遣巴牙喇纛额真车尔布、梅勒额真硕禄古、总兵张承恩引兵趋夏关，抵斗门，连击败之，斩长树等；而自率师攻宁波，乘舟趋定海，分三道并进。六御等列舟望江口山下以待，伊尔德挥众进击，败之；追至衡水洋，斩六御等，遂取舟山。十四年，师还，上命贝勒杜兰等郊劳，复世职，论功，进一等伯。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南征，自贵阳至盘江，击斩明将，进克云南。十八年，卒於军，谥襄敏。

孙巴珲岱，袭。自散秩大臣迁正黄旗满洲都统。夏逢龙之乱，出为荆州将军。

圣祖征噶尔丹，参赞大将军马斯喀军务。卒，谥恪恭。子马哈达，降二等伯，世袭。

乾隆中，加封号宣义。

努山，扎库塔氏，世居鄂里。父塔克都，归太祖，太祖命籍其众为牛录，以其长子瑚什屯为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积功，授世职游击。卒，无子，以努山子浑岱为后，袭职，而努山代为牛录额真。从征伐，辄先驱觇敌。有功，授噶布什贤章京。太宗嘉其能，以瑚什屯世职改命努山，谕曰：“弟之子不若弟亲也。”

时为天聪八年五月。

寻从伐明，攻大同，努山与甲喇额真席特库、纳海执逻卒以献。崇德元年，率甲士行边，至冷口，遇明逻卒十四，斩三人，俘一人，获马十馀。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将入边，遇明兵，斩四十人，俘三人。发明兵所置火药。度墙子岭，明总兵吴阿衡将六千人迎战，击之败。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逐明兵，获马数十及攻具。薄明都，破明兵为伏者，而自设伏道侧，挑明太监高起潜战，伏起夹击，多所俘馘。即夕，起潜袭噶布什贤兵，努山与席特库及甲喇额真鄂克合兵战，起潜兵败走，逐北，迫会通河，明兵多入水死，遂次涿州；分道从睿亲王多尔衮徇山东，克济南。师还，出塞，复与劳萨共败明兵。

六年七月，与侍卫穆章等诇敌董家口、喜峰口，遇明兵，斩百馀人，俘四人。

从围锦州，是时上自将驻军松山、杏山道中，明兵击噶布什贤兵，努山力战，斩五十二人，获马三十。明总督洪承畴出战，努山与劳萨等阵而前，战良久，王贝勒等各以所部合战，大破明兵。十月，擢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是时武英郡王阿济格驻军杏山河岸，上命努山济师。敌骑千自宁远至，猝与努山值，惊溃，努山逐之，至连山，斩三十人，获马三十有二。七年三月，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共略宁远，敌骑五十自中后所至，率噶布什贤兵纵击，明兵四百人来援，并击败之；薄宁远，守者背城阵，努山等与战，俘二十三人：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八年，上以贝勒阿巴泰等略山东未还，命努山率甲喇额真四、侍卫四、兵九十至界岭口，诇师行距边远近，遇明兵，斩守备一、兵三百馀，俘数十人，获马骡二百馀。八月，与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帅师戍锦州。

顺治元年，世祖既定鼎，命努山将左翼噶布什贤兵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自成兵出潼关拒战，努山自间道劘其垒，斩杀过半，自成兵溃走。二年，移师定河南，下扬州，克明南京。明福王由崧走芜湖，努山与诸将以师从之，得福王以归。

三年，从贝勒博洛徇浙江，明总兵方国安屯钱塘江东岸，以舟师出战。努山从固山额真图赖自上游渡，击国安，败之，尽得其舟；进略福建，击斩明巡抚杨廷清、李暄。时巴牙喇纛章京都尔德等攻下建宁、延平诸府，明唐王聿键走汀州，努山驰七昼夜追及之，唐王入城守，令锐卒以巨木撞其门，后军继至，遂克之。

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定湖广。明桂王由榔据广西，其总督何腾蛟，总兵王进才、马进忠、袁宗第等，分屯湖南诸郡邑。六年正月，努山至长沙，时席特库亦迁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将右翼噶布什贤兵，共简精锐攻湘潭，与固山额真阿济格尼堪等破北门入，腾蛟死之。四月，兵部尚书阿哈尼堪等徇宝庆，未至七十里，进才、进忠合军出御，努山令所部舍骑步战，明兵败，薄城东门，进才等弃城走，逐之至武冈，歼进忠所将步兵三千，破进才及宗第等寨十馀，分克沅州、靖州；再进克全州，斩明阁部杨鰲及副将以下四十馀。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三年，擢内大臣。十五年，卒。

阿济格尼堪，满洲正白旗人，达音布子。达音布战死，长子阿哈尼堪袭三等甲喇章京，旋卒。阿济格尼堪继袭，授甲喇额真。从太宗伐察哈尔，自大同入明境，与雅赖共击败明兵於崞县。崇德元年，从太宗伐朝鲜，击败明宁远守边兵。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击破总兵侯世禄，得其印及骑。四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肃亲王豪格攻锦州，设伏於连山，俘五人，获马七。

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攻锦州，以七十人为伏，败敌；进攻杏山，领纛直入敌垒，敌大溃。时锦州有蒙古诺木齐等原降，明总兵祖大寿发其谋，以兵围之，不得出。阿济格尼堪诇知之，乘夜薄城，力战先登，入其郛，援诺木齐等皆出。进攻松山，战屡捷。上以阿济格尼堪少年能杀敌，进一等参将，赉白金四百。是年八月，明总督洪承畴集诸镇兵救锦州，上自将屯松山、杏山道中，绝饷道。明总兵吴三桂、唐通等皆潜引去。上召阿济格尼堪亲授策，与鰲拜等追击，大败之。八年八月，命戍锦州。九月，郑亲王取中后所、前屯卫，阿济格尼堪率所部及蒙古兵攻中前所，拔其城，俘明溃兵，无得脱者，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追至庆都，进一等梅勒章京。

十月，从豫亲王多铎帅师西讨自成，渡孟津，薄潼关。贼凿重壕为固，自成将刘方亮率千馀人出拒，阿济格尼堪与图赖、阿尔津等奋战，方亮败退。至夜，复来犯，阿济格尼堪力战卻之，连破贼二垒，遂麾兵逾壕，冒矢石先登，贼惊溃降窜，师入关。二年正月，克西安，自成自商州入湖广。

豫亲王移师下江南，四月，至淮安，遣阿济格尼堪率所部趋扬州，屯城北，与亲军合攻，城遂下，获战舰二百馀；渡江克明南都，追击明福王由崧於芜湖，败其舟师：进三等昂邦章京。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定浙江，徇金华、衢州，破仙霞关，略建宁、延平。明唐王聿键走汀州，阿济格尼堪与都尔德进击至城下，率精锐先登，遂克汀州。其总兵姜正希以二万人赴援，阿济格尼堪出御，所杀伤过半。进一等精奇尼哈番，赐敕世袭。五年，授正白旗满洲都统。

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以阿济格尼堪参赞军事。是时明总督何腾蛟，总兵王进才、马进忠等，守湖南：腾蛟军湘潭；进才、进忠军宝庆。阿济格尼堪至长沙，与兵部尚书阿哈尼堪为前锋，攻湘潭，破北门入，执腾蛟。逐明溃兵至湘乡，尽歼之，遂趋宝庆。未至七十里，进才、进忠合军拒战，阿济格尼堪令步骑番进，薄宝庆东郭，进才等败遁。遂下沅、靖，进克全州。七年正月，师还，进三等伯，赉白金五百，授议政大臣。四月，卒，谥勇敏。乾隆间，加封号襄宁。子宜理布，自有传。

佟图赖，汉军镶黄旗人。父养真。太祖克抚顺，养真以从弟养性已降，挈其族来归。从攻辽阳，以功授世职游击。命驻镇江，守将陈良策以城叛，养真及长子丰年皆死。

佟图赖初名盛年，其次子也，袭世职，事太宗。天聪五年，从攻大凌河，破明监军道张春兵，进世职二等参将。崇德三年，授兵部右参政。五年，从攻锦州，取白官兒屯台。六年，复从攻锦州，取金塔口三台。七年，从攻松山，明师以骑兵突阵，将夺我师砲，佟图赖击卻之；又败其步兵，取塔山、杏山诸台，遂克其城二：以功进世职一等。是岁始分汉军为八旗，授正蓝旗固山额真。师出略明边，佟图赖与固山额真李国翰等奏请直取燕京，上以“未取关外四城，何能即克山海”，优旨开谕之。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收前屯卫、中后所二城，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从入关，调镶白旗，与固山额真巴哈纳、石廷柱等招降山东府四、州七、县三十二。复移师下太原，招降山西府九、州二十七、县一百四十一。师还，赐白金四百。寻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定河南。二年，移师徇江南，先后克扬州、嘉兴，皆在行，进世职二等梅勒章京，赐蟒服、黄金三十、白金千五百。五年，授定南将军，与固山额真刘之源率左翼汉军驻宝庆。时马进忠等寇衡、湘、辰、永间，陷宝庆。佟图赖师至，克之。

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徇湖广，佟图赖与固山额真硕詹等分兵趋衡州，阵斩明将陶养用，拔其城。时明将胡一清犹屯城南为七营，乘胜疾击破之；逐一清，战於望公岭山峪口，又破之；一清走入广西境，距全州三十里，立六营自保，与努山、阿济格尼堪合军奋击，破之，遂下全州。师还，驻衡州。明兵犯常宁，遣牛录额真陈天谟等驰援，破明兵石鼓洞，斩其渠。八年，师还，宴劳。授礼部侍郎。复调正蓝旗固山额真。世职累进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十三年，以疾乞休，世祖命加太子太保致仕。十五年，卒，赐祭葬，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谥勤襄。

康熙间，以孝康章皇后推恩所生，赠一等公，并命改隶满洲。世宗即位，追封佟养正一等公，谥忠烈，与佟图赖并加太师。养真改曰养正，避世宗嫌名也。

论曰：图赖忠鲠类父，督师南征，破福、唐二王，三江、闽、浙，以次底定，仍世侑飨，允哉！准塔绥徠畿辅，戡定江、淮；伊尔德横海杀敌，破鲁王馀众，功与相并。努山、阿济格尼堪、佟图赖佐定江表，又合军徇湘南。戮力佐创业，绩亦伟矣！

## 列传二十三

陈泰阿尔津李国翰子海尔图桑额卓布泰弟巴哈卓罗四世孙永庆爱星阿子富善逊塔子马锡泰从弟都尔德陈泰，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孙，彻尔格子也。初授巴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攻锦州，明兵自宁远来援。陈泰先众直入敌阵，斩执纛者，得纛以归。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薄明都，屯德胜门外，攻袁崇焕垒，遇伏，奋击，多所俘馘。五年，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赴援，陈泰设伏，擒其逻卒，复以步军战，歼敌。

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与梅勒额真萨穆什喀夜袭破黄州守将营。三年，伐明，败明兵於丰润，攻太监冯永盛、总兵侯世禄营，拔之；又以巴牙喇兵三十败明骑卒百馀。五年，从围锦州，攻杏山，败敌兵，获牲畜。六年，复围锦州，败松山兵。

我兵出樵采，为敌困，陈泰率兵六援之出，敌袭我后队，迭战破敌，遂克其郛。予世职，自牛录章京进三等甲喇章京。七年，复围锦州，掘堑困松山。明兵夜犯正黄旗蒙古营，赴援，击之走。八年，从伐明，败总兵马科於浑河，筑浮桥济师。明总督范志完拒战，击败之。下山东，陈泰以偏师克东阿、汶上、宁阳三县，进世职二等。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破李自成，进世职一等。四年，授礼部侍郎。从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征湖广，战荆州，击破流贼一只虎。时明鲁王遣其将郑彩、阮进等寇福建，先后陷府三、州一、县二十七。上授陈泰靖南将军，与梅勒额真栋阿赉率师讨之，击破鲁王将曹大镐、张耀星，克同安、平和二县。五年三月，复克兴化。彩遁入海，复克长乐、连江，获所置总督顾世臣等十一人，斩之。鲁王所陷诸府州县以次尽复，福建平。师还，授巴牙喇纛章京，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遇恩诏，累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兼拜他喇布勒哈番。迁刑部尚书。八年，移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以加上皇太后尊号恩诏误增赦款罢任，并以吏部覃恩升袭过滥，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起礼部尚书，充会试主考官，授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特命进世职二等精奇尼哈番。

十年，上以湖广未定，大学士洪承畴再出经略，至军，疏言：“孙可望等战湖南，郝摇旗、一只虎等扰湖北。湖南驻重兵，各郡窎远，不免首尾难顾。”上授陈泰宁南靖寇大将军，与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巴牙喇纛章京苏克萨哈等统兵镇湖南。临行，上谕之曰：“师行有一定纪律，大小将佐，为国尽力，岂致挫衅？上毋藐视主帅，下当抚励士卒，能爱众而得其心，遇敌未有不争先效命者也。”十一年，复授吏部尚书。十二年，孙可望遣其将刘文秀、卢明臣、冯双礼等以舟师六万分犯岳州、武昌。文秀引精兵攻常德，陈泰遣苏克萨哈设伏以待。甲喇额真呼尼牙罗和当前锋，挫敌；甲喇额真苏拜、希福等以舟师迎击；大军继进，三合三胜。敌复列舰拒战，伏起，纵火焚其舟，敌大败，别遣兵击敌德山下。师进次龙阳，敌集二千人来犯，我兵奋击，溃奔，明臣赴水死。双礼被创，与文秀并遁。降所置裨将四十馀、兵三千馀。论功，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未几，卒於军。

师还，明年正月，世祖宴诸将，追悼陈泰，挥泪酌酒，谕学士麻勒吉、侍卫觉罗塔大曰：“大将军班师还，朕将亲酌酒以慰劳之。不幸中道弃捐，不复相见。尔等以此觞奠大将军灵次，抒朕追悼。”诸将及侍从皆感涕。赐祭葬，谥忠襄。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阿尔津，伊尔根觉罗氏。父齐玛塔，与从子阿山归太祖，官侍卫。旗制定，与阿山同隶正蓝旗。阿山自有传。

阿尔津积战功，授甲喇额真，世职二等参将。天聪四年，从固山额真纳穆泰等守灤州。纳穆泰等引还，论罪，上以阿尔津力战杀敌，特贳之。九年，伐察哈尔，阿尔津从贝勒岳讬驻归化城。博硕克图汗子阴结喀尔喀等部贰於明，阿尔津获其使者，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上自将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走南汉山城，阿尔津简精骑追蹑，破其援兵。二年，略铁山，获明逻卒。授议政大臣，领巴牙喇纛章京。三年，从豫亲王多铎伐明，过中后所，明将祖大寿发兵追袭，阿尔津为殿，战不力，所部多战死者，又弃其骨不收，坐削世职，籍家产之半，仍领巴牙喇纛章京如故。五年，从围锦州，以离城远驻，坐罚鍰。六年，攻松山，击明总督洪承畴军，克台一、垒三，歼守台敌兵，出我师被围者。上嘉其善战，复授三等甲喇章京。七年，从伐明，攻宁远。八年，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等伐虎尔哈部，下七屯，俘获无算。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及於安肃，大破之，进二等甲喇章京，兼半个前程。寻从豫亲王多铎西破潼关，还定江南，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等徇汉中，击叛将贺珍，破流贼张献忠，进攻叙州，所向克捷。五年，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寻率师定宣化叛兵。八年，与固山额真额克青等发武英亲王阿济格罪状，语详阿济格传。叙功，遇恩诏，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授西安将军，镇汉中。寻改授定南将军，移师徇湖广。十一年，自巴牙喇纛章京迁固山额真。

十二年八月，授宁南靖寇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卓罗等率师驻荆州。时土寇姚黄等据归州，出没宜昌、襄阳间，阿尔津督兵搜捕，安集兵民，枝江、松滋诸县悉定。

十三年，与卓罗等率师渡江，十月，克辰州。宝庆、永顺诸土司率官吏，具版籍，诣军前降。时云南、贵州尚为明守，阿尔津议移常德镇兵守辰州，别移兵屯常德为应援，自辰州下沅、靖，进取滇、黔。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与异议，事闻，上召阿尔津还京师，以宗室罗讬代之。

十五年正月，授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征云南，命阿尔津率本旗兵以从。五月，卒於军，赠太子太保，谥端果。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李国翰，汉军镶蓝旗人，其先居清河。父继学，初为商，从明经略杨镐军，尝通使於我。天命六年，克辽阳，继学来归，授都司。以副将刘兴祚婪贿，劾罢之。

屡获明谍，捕逃人，授世职三等副将。请老，国翰袭世职。事太宗，授侍卫，赐号“墨尔根”。

天聪三年，从伐明，薄明都。还攻永平，战先众。五年，围大凌河，城兵突出，国翰督兵击之退；明兵自锦州赴援，又击之，败走。九年，以善拊循所领人户，进世职二等梅勒章京。崇德三年，授刑部理事官。从伐明，入边，明兵千馀据山列阵，国翰督兵奋击，败之，获马四十；进克墙子岭，转战至山东，克济南。师还，攻庆都、获鹿，发砲毁其垣。四年，授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五年，从攻锦州，克吕洪山台。七年，攻下塔山、杏山，擢镶蓝旗汉军固山额真。八年，从克前屯卫、中后所。世职累进三等昂邦章京。

顺治元年，从入关，国翰与固山额真刘之源、祖泽润等率兵剿饶阳土寇康文斗、郭壮畿等，师进征山西。时李自成走陕西，其党犹分据太原、平阳诸府，国翰与固山额真叶臣谋曰：“自成新败，贼无固志，当以大兵直捣太原。太原既下，分道略定诸郡县，馀贼非降即就馘耳。”乃合兵进拔太原，分道略定诸郡县。师还，赉白金五百。寻又从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征陕西，自成走湖广，师从之，战应山，进攻武昌，与固山额真金砺等夺舟数百。

二年，命偕固山额真巴颜率兵下四川，次西安，叛将贺珍自汉中来犯，国翰与驻防西安内大臣和洛辉分兵夹击，大破之，进世职二等。三年，大将军肃亲王豪格师至，令国翰与巴颜逐捕延安馀寇，寇保张果老崖，掘壕困之，乘夜攻克其寨，歼其渠，获马二百馀。遂从肃亲王下四川，歼张献忠，复率兵渡涪江，击破献忠将袁韬，进世职一等。

五年四月，授定西将军，同平西王吴三桂镇汉中。六年，明宗室硃森滏与其将赵荣贵以万馀人犯阶州，国翰督兵赴援，战必先众陷阵。诸将请曰：“将军任讨贼之重，柰何轻身犯锋镝？脱有不戒，忧及全军。”国翰曰：“吾固知此。然贼锋颇锐，战不利，势将蔓延。吾故以力战挫其锋。明之失机，率由主兵者怯战耗时，贼以坐大。覆辙可复蹈耶？”遂战，阵斩森滏、荣贵；复击破其将王永强，斩级数千，获驼马数百，复宜君、同官、蒲城、宜川、安塞、清涧等县。上深嘉其勇略，谕以“自后但发纵指示，不必身先士卒”。叛将姜瓖据大同，其将刘登楼、张凤翼、任一贵、谢汝德、万鍊等分据附近诸郡县，国翰遣兵会剿，歼贼甚众，抚定河东；进克府谷，擒斩所置经略高有才以下三百馀人，降其将郝自德等：进一等伯。

九年，与三桂督兵复成都、嘉定，遣将徇重庆、叙州，皆下。明将王复臣等纠倮儸万馀人犯保宁，列象阵攻城，国翰自绵州赴援，督兵横击敌，阵斩复臣，歼其众。捷闻，进三等侯，赏紫貂冠服、■H6金甲胄、櫜鞬、鞍马。十年，以四川平，命与三桂还镇汉中。十四年，明将谭文等与自成馀党刘二虎等为寇，陷重庆，使所置都督杜子香守之。十五年，国翰与三桂进讨之，自西充下合州，子香迎战，败遁，复重庆，道桐梓，趋遵义。明将李定国遣其将刘正国等据险拒战，击之溃，自水西走云南，取遵义及所属州县；复进克开州，并招降水西土司。时大将军罗讬、经略洪承畴已取贵阳，国翰还驻遵义，策会师取云南。七月，卒於军。丧至京，命内大臣致奠，赠太子太保，谥敏壮，侯爵袭三次，循例改袭三等伯。乾隆中，加封号懋烈。

海尔图，国翰长子。初从国翰军击贺珍，破袁韬，皆在行，授兵部理事官、牛录额真。擢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授户部侍郎，坐事罢。迁本旗固山额真。康熙初，袭三等侯爵。定西将军贝勒董鄂讨叛将王辅臣，命海尔图运砲赴军前，并参赞军务。

寻以运砲迟误，解参赞，留驻凤翔。从征云、贵，二十年，卒於军。

桑额，国翰第三子。康熙初，自参领擢宁夏总兵。迁云南提督，未上官，吴三桂反，留驻荆州。改湖广提督，移守武昌。从攻岳州，师进城陵矶，发砲沈敌舰，加右都督。三桂兵自洞庭湖出，桑额击之卻，逐至岳州城下，三桂兵引去，收万容、石首、安乡诸县，加左都督。诏趣进师，复以桑额为云南提督，奏改湖广提标兵为云南提标，率之进克辰龙关，克辰州、沅州；复进克镇远、平越，下贵阳，趋鸡公背。三桂兵焚铁索桥走，桑额督土司沙起龙等筑浮桥济师。旋从大将军贝子彰泰攻下云南省城，其将马宝、胡国柱自四川还救，桑额与副都统讬岱等破宝於楚雄，宝走降；又与都统希福困国柱於永昌，国柱自经死。云南平。

初，桑额标兵中道有溃散者，上遣左都御史哲勒肯按治，疏言标兵家口在武昌，无资养赡，逃回者千馀人。上切责桑额不恤士卒，部议夺职，命留任，叙功复职。

二十五年，卒。

卓布泰，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父卫齐，费英东第九弟。事太祖，从特尔晋等率兵伐虎尔哈，得五百户以归，授世职备御。天聪初，从太宗伐明，略遵化，进世职游击。上统大军出征，每令卫齐留守盛京，任八门提督。卒。顺治间，追谥端勤。子鰲拜，自有传。

卓布泰，其次子也。事太宗，授牛录额真。崇德四年，从承政萨穆什喀、索海伐瑚尔哈部，铎陈、阿萨津二城以兵四百逆战，卓布泰与牛录额真萨弼图率甲士九十人击败之，斩级五十。敌复与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合兵以拒，卓布泰率先邀击，俘六十馀人。五年，擢甲喇额真。六年，从伐明，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屯山口拒守。卓布泰与梅勒额真翁阿岱迎战，明兵败走，大军合击，复与翁阿岱力战破敌。

师还，敌蹑我后，翁阿岱中创仆，卓布泰还歼敌，掖翁阿岱乘马归。七年，从伐明，徇山东至青州，屡败明兵。明将张登科、和应荐等合八镇兵来拒，卓布泰率兵奋击，大破之，复乘夜袭破馀兵。八年，师还，赉白金，兼任兵部理事官。顺治元年，偕甲喇额真沙尔瑚达略黑龙江，克图瑚勒禅城，俘二百馀人。

是冬，从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次潼关，与固山额真恩格图等迭战破敌。二年，进克西安，自成走湖广，与巴牙喇纛章京敦拜、阿尔津等追击，歼敌骑三百。移师下江南，从贝勒博洛徇浙江，败敌於杭州、於海宁、於平湖，得战舰百馀。三年，复从徇福建，署梅勒额真。次延平，明唐王聿键走汀州，师从之，卓布泰别将兵攻克福州。叙功并考满，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广。六年，复署梅勒额真，与固山额真佟图赖等自湘潭进克衡州。明将胡一清以步骑万馀踞城南山冈，列七营，与佟图赖合攻之，溃走；复进克道州、靖州。师还，优赉，授刑部侍郎。累擢内大臣、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四年，授征南将军，率师至广西会湖南、四川两军规取云、贵。十五年九月，师次独山，与信郡王多尼及吴三桂会约师期，语详洪承畴传。卓布泰率兵自都匀进次盘江，明兵闻师至，沉舟，潜匿山谷中。卓布泰用土司岑继鲁言，渡下流取所沉舟，中夜济师。明将李承爵以万馀人屯凉水井，师进击破之，攻双河口山寨。明将李定国以象阵拒战，击溃之。定国悉众为三十营，列栅固守，卓布泰分军为三队，张左右翼以进，再战皆胜，追奔四十馀里，获其象、马。闻明兵尚坚守铁索桥，乃自普安间道进罗平，会信郡王等军攻克云南省城，明桂王奔永昌。十六年二月，从贝勒尚善等进军镇南，破白文选於玉龙关，渡澜沧江，取永昌，明桂王奔腾越，师复进，渡潞江。定国以六千人伏磨盘山，卓布泰分兵为八队，以火器发其伏，掩击，斩杀过半，遂克腾越。明桂王奔缅甸，卓布泰乘胜追击，越南甸至猛卯而还。捷闻，赉蟒服、鞍马。

康熙元年二月，师还，上命内大臣迎劳。寻追论在军勘将士功罪不实，与议政王贝勒争辨语怨望，论绞籍没，上命宽之，夺世职，罢都统。三年，复世职。八年，复以弟鰲拜得罪，夺世职。十六年，再复世职。十七年，卒，谥武襄。

巴哈，卓布泰弟。事太宗，以一等侍卫授议政大臣。顺治初，入关，从肃亲王豪格征张献忠有功，世职累进一等甲喇章京。睿亲王讨姜瓖，巴哈请从征，王勿许，拂衣起，坐论死，命罚鍰以赎。睿亲王摄政，巴哈兄弟独不附。肃亲王卒於狱，子富绶尚幼，尚书宗室巩阿岱议杀之，巴哈及内大臣哈什屯持不可，乃止。巩阿岱因与弟锡翰及内大臣西讷布库等欲构陷以罪，闻上嘉其勤劳，议乃寝。世祖亲政，使证巩阿岱等罪状，皆坐诛。复命为议政大臣，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授领侍卫内大臣。鰲拜得罪，坐罢官夺世职。卒。

苏勒达，巴哈子。事圣祖，授侍卫。累迁镶黄旗蒙古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上亲征噶尔丹，从行，赞议进击，复扈上巡行塞北，赐内厮马。卒，谥恪僖。

卓罗，满洲正白旗人，巴笃理子也。卓罗袭三等副将，兼任牛录额真。崇德三年，从伐明，薄明都，明太监杨永盛出战，卓罗以三百人击败之，遂进略山东。四年，围锦州，入其郛，获守备一。六年，复围锦州，击败明总督洪承畴。八年，授刑部参政。

顺治初，从入关，破李自成，进世职一等梅勒章京，擢正白旗梅勒额真。三年，从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下湖广，败自成党一只虎於荆州。师还，赉黄金十两、白金三百两。是时明桂王由榔驻武冈，其将王进才等分守长沙、衡州、宝庆。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等收湖南诸郡县，命卓罗及梅勒额真蓝拜率师益有德。四年，自岳州趋长沙，进才弃城走，卓罗等追击败之。遂与智顺王尚可喜共击败明总兵徐松节，率舟师还长沙。遣甲喇额真张国柱、札苏蓝等以偏师击败明总兵杨国栋於天心湖。

卓罗会有德下祁阳，道熊罴岭，克其城。进攻武冈，击败明将刘承胤於夕阳桥，承胤降。明桂王走桂林，遂取武冈。五年，师还，上赉如自荆州还时。累擢吏部尚书，兼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十一月，授靖南将军，下广东。旋以广东垂定，罢。

十二年八月，命与固山额真阿尔津帅师屯荆州，时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等降於明，屯辰州。十三年八月，卓罗与阿尔津道澧州、常德，下辰州，可望焚舟夜遁，卓罗与梅勒额真泰什哈、巴牙喇纛章京费雅思哈等率兵渡江攻之，遂克辰州。十四年，可望诣长沙降，定国、文选等从明桂王入云南。

十五年，规取云南，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卓罗从信郡王多尼自湖南，三道并进。十六年正月，合攻云南，克之，屡败文选、定国兵，收永昌、腾越，追击至南甸。命卓罗守云南，赉蟒服、鞍马。明桂王奔缅甸，定国屯孟艮，以印劄招元江土司那嵩。十月，卓罗与噶布什贤噶喇昂邦白尔赫图等共击之，克其城，那嵩自焚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与三桂帅师入缅甸，卓罗仍守云南。缅甸执明桂王诣军，云南平。康熙元年，召卓罗振旅还京，进二等伯。七年，卒，谥忠襄。乾隆间，定封号曰昭毅。

永庆，卓罗四世孙。乾隆间，以护军参领降袭三等伯。旋擢副都统。从征准噶尔有功，加云骑尉，仍进二等伯。出为乌鲁木齐副都统。迁江宁将军，移绥远城将军。召还，擢礼部尚书。罢，授内大臣。嘉庆十年七月，卒，谥敬僖。旋以在绥远城尝受赇，事露，夺谥。

爱星阿，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孙也。父塔瞻，袭封一等公，卒，爱星阿袭封。

世祖念扬古利旧劳，命加给三等阿达哈哈番俸。顺治八年，授领侍卫内大臣。

明桂王由榔与其将沐天波等奔缅甸，李定国居孟艮，白文选屯木邦，皆在云南边外。上命吴三桂镇云南，三桂疏请发兵入缅甸取由榔。十七年，授爱星阿定西将军，与都统卓罗、果尔钦、逊塔，护军统领毕力克图、费雅思哈，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率禁旅会三桂南征。十八年，师行，闻世祖大行，三桂犹豫不进。爱星阿曰：“君命不可弃。”督兵先行，三日，三桂乃发。九月，师次大理，休兵秣马。逾月，出腾越，道南甸、陇川、猛卯。十一月，至木邦，获文选将冯国恩，讯知文选屯锡箔江滨，定国与不协，走景线。爱星阿令白尔赫图等简精锐，疾驰三百馀里至江滨，文选已毁桥走茶山。大军至，结筏以济，遣总兵马宁、沈应时追之。爱星阿与三桂督师趋缅甸，时缅甸酋尽杀桂王从官天波以下数十人，密使人守之，谋擒以归我师。

十二月，师次旧晚坡，去其庭六十里，缅甸使诣军前请遣兵薄城，当以桂王献。爱星阿遣白尔赫图将前锋百人进，次兰鸠江滨；复令毕力克图等将护军二百人继其后，缅甸以舟载桂王及其孥并故从官妻女献军前。宁、应时追文选及於猛养，文选度不能脱，遂降。定国走死猛猎。捷闻，圣祖谕嘉奖，命以爱星阿所俘获畀三桂区处，振旅还京师。加太保兼太子太保，敕书增纪军功。

康熙三年二月，卒，谥敬康。

子富善，袭。授领侍卫内大臣。圣祖亲征噶尔丹，富善将镶红旗兵扈上出中路，进次克鲁伦河，阅选驼马，徵输刍粟，皆当上意。师还，加太子太保。卒。乾隆初，追谥恭懿。

逊塔，满洲镶蓝旗人，安费扬古孙也。父硕尔辉。安费扬古既卒，太祖以所属人户分编牛录，授硕尔辉牛录额真。卒，逊塔嗣。太宗嘉其能，予世职牛录章京。

崇德三年，授户部副理事官。是冬伐明，贝勒岳讬将右翼自墙子岭入边，逊塔署甲喇额真，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席特库等击破明总督吴阿衡军，遂越明都，略山东。

明年春，师出边，明兵蹑我后，逊塔从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等奋战卻之。明兵侵喀喇沁营，逊塔移兵赴援，明兵溃走。六年，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赴援，屯松山，逊塔与甲喇额真蓝拜率兵击之，破三垒。明兵乘阴雨犯我师右翼，复与蓝拜步战卻敌。

八年，授甲喇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三年，从大将军肃亲王豪格西讨张献忠，道汉中，与固山额真巴哈纳等击破叛将贺珍，进次西充。献忠率其徒拒战，逊塔与固山额真李国翰等迭击破之。五年，师还，兼任刑部理事官。命率师驻防淮安。六年，莒州土寇曹良臣破海州，知州张懋勋、州同李士麟死之。逊塔督兵赴援，良臣走保马髻山，进击破之。时设浙淮盐务理事、兼户部侍郎衔，上以命逊塔，驻扬州。七年，改督理漕运户部侍郎，仍驻淮安。八年，官裁，逊塔还京，授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遇恩诏，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三年，授工部尚书。十五年，监修坛殿工成，进世职二等。寻兼授镶蓝旗蒙古固山额真。十七年，罢尚书，专任都统。旋命从定西大将军爱星阿率师下云南，明年十一月，会师木邦，趋缅甸，得明桂王以归。叙功，进世职一等拖沙喇哈番。

四年，调本旗满洲都统。十二月，卒，谥忠襄。

子马锡泰，袭世职，授佐领，兼前锋参领。康熙间，从信郡王鄂札征察哈尔布尔尼，师次达禄，布尔尼屯山冈，列火器拒战，马锡泰率前锋薄险，四战皆捷，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又从讨吴三桂，迁本旗满洲副都统。自湖广出广西，下云南，石门坎、黄草坝诸战，皆在行间。进破云南省城，逐贼楚雄，降三桂将马宝、巴养元等。师还，进世职一等。卒，孙德彝，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都尔德，亦安费扬古孙。父阿尔岱，以牛录额真事太宗，驻耀州，御明兵有功。

从攻大凌河，战死，赠世职备御，都尔德袭。顺治初，授刑部理事官。从入关，击李自成，署巴牙喇纛章京。从豫亲王多铎西征，战陕州，督兵陟山拔其垒，复破敌潼关。寻自河南下江南，逐明福王由崧至芜湖，截江而战，大败之。复从端重亲王博洛定浙江，徇福建，偕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攻汀州，破明唐王聿键。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湖广，讨李自成馀党李锦等。师还，真除巴牙喇纛章京，授议政大臣，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三年，卒，赐祭葬，谥忠襄。

论曰：顺治初，取福、唐二王，不再期而定。桂王势更蹙，以有闯、献馀众死寇力战，支拄十馀年。陈泰定湖北，兵力至常、岳，阿尔津继之，奄有湖南。李国翰略四川、贵州，卓布泰下云南，卓罗从信郡王为之佐；爱星阿继之，逊塔为之佐；与吴三桂合军，深入缅甸取桂王：明宗至是始尽熸矣。

## 列传二十四

洪承畴 夏成德 孟乔芳 张文衡 张存仁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

崇祯初，流贼大起，明庄烈帝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屡击斩贼渠，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时诸贼渠高迎祥最强，号闯王，李自成属焉，承畴与战，败绩。庄烈帝擢卢象升总理河北、河南、山、陕、川、湖军务，令承畴专督关中，复与自成战临潼，大破之，迎祥就俘。自成号闯王，分道入四川，承畴与屡战辄胜。自成还走潼关，承畴使总兵曹变蛟设伏邀击，自成大败，以十八骑走商洛。关中贼略尽。是岁为崇德三年。

太宗伐明，师薄明都，庄烈帝徵承畴入卫。明年春，移承畴总督蓟、辽军务，帅秦兵以东，授变蛟东协总兵、王廷臣辽东总兵、白广恩援剿总兵，与山海马科、宁远吴三桂二镇合军；复命宣府杨国柱、大同王朴、密云唐通各以其兵至：凡八总兵，兵十三万，马四万，咸隶承畴。太宗师下大凌河，祖大寿入锦州为明守，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与为犄角。承畴至军，庄烈帝遣职方郎中张若麒趣战，乃进次松山，国柱战死，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

六年八月，太宗自将御之。上度松山、杏山间，自乌忻河南山至海，当大道立营。承畴及辽东巡抚邱民仰率诸将驻松山城北乳峰山，步兵分屯乳峰山至松山道中为七营，马兵分屯松山东、西、北三方，战败，移步兵近松山城为营，复战又败。

上诫诸将曰：“今夕明师其遁！”命诸军当分地为汛以守，敌遁，视其众寡，遣兵追击，至塔山而止；分遣诸将截塔山、杏山道及桑噶尔寨堡，又自小凌河西直抵海滨，绝归路。是夜三桂、朴、通、科、广恩、辅明皆率所部循海引退，为我师掩杀，死者不可胜计。承畴、民仰率将吏入松山城守，上移军松山，议合围。变蛟夜弃乳峰山寨，悉引所部马步兵犯镶黄旗汛地者一，犯正黄旗汛地者四，直攻上营，殊死战，变蛟中创，奔还松山。三桂、朴引馀兵入杏山。上遣诸将为伏於高桥及桑噶尔寨堡，明兵自杏山出奔宁远，遇伏，殪强半。三桂、朴仅以身免。承畴师十三万，死五万有奇，诸将溃遁，惟变蛟、廷臣以残兵万馀从。

城围既合，上以敕谕承畴降。九月，上还盛京，命贝勒多铎等留护诸军。承畴悉众突围，攻镶黄旗摆牙喇阿礼哈超哈，战败，不能出。十月，命肃郡王豪格、公满达海驻松山。十二月，承畴闻关内援师且至，复遣将以兵六千夜出攻正红旗摆牙喇阿礼哈超哈及正黄旗蒙古营，战败，城闭不得入，强半降我师。馀众溃走杏山，道遇伏，死。庄烈帝初以杨绳武督师援承畴，绳武卒，以范志完代，皆畏我师强，宿留不进。承畴被围阅六月，食且尽。明年二月，松山城守副将夏成德使其弟景海通款，以子舒为质。我师夜就所守堞树云梯，阿山部卒班布里、何洛会部卒罗洛科先登，遂克其城，获承畴、民仰、变蛟、廷臣及诸将吏，降残卒三千有奇。时为崇德七年二月壬戍。上命杀民仰、变蛟、廷臣，而送承畴盛京。

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

居月馀，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言：“承畴欢然幸生，宜令薙发备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畴及诸降将祖大寿等入见。承畴跪大清门外，奏言：“臣为明将兵十三万援锦州，上至而兵败。臣入守松山，城破被获，自分当死，上不杀而恩育焉。今令朝见，臣知罪，不敢遽入。”上使谕曰：“承畴言诚是。尔时与我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且朕所以战胜明兵，遂克松山、锦州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故朕亦恩尔。尔知朕恩，当尽力以事朕。朕昔获张春，亦尝遇以恩，彼不能死明，又不能事朕，卒无所成而死，尔毋彼若也！”承畴等乃入朝见，命上殿坐，赐茶。上语承畴曰：“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将帅力战见获，或力屈而降，必诛其妻子，否亦没为奴。此旧制乎，抑新制乎？”承畴对曰：“旧无此制。

迩日诸朝臣各陈所见以闻於上，始若此尔。”上因叹谓：“君闇臣蔽，遂多枉杀。

将帅以力战没敌，斥府库财赎而还之可也，奈何罪其孥？其虐无辜亦甚矣！”承畴垂涕叩首曰：“上此谕真至仁之言也！”上还宫，命宴承畴等於殿上。宴毕，使大学士希福等谕曰：“朕方有元妃之丧，未躬赐宴。尔等勿以为意！”承畴等复叩首谢。庄烈帝初闻承畴死，予祭十六坛，建祠都城外，与邱民仰并列。庄烈帝将亲临奠，俄闻承畴降，乃止。承畴既降，隶镶黄旗汉军，太宗遇之厚。然终太宗世，未尝命以官。

顺治元年四月，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承畴从。既定京师，命承畴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旋与同官冯铨启睿亲王，复明内阁故事，题奏皆下内阁拟旨，分下六科，钞发各部院。九月，上至京师，与铨及谢升奏定郊庙乐章。

二年，豫亲王多铎师下江南。闰六月，命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铸“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赐敕便宜行事。是时明唐王聿键称号福建，其大学士黄道周率师道广信、衢州向徽州，左佥都御史金声家休宁，募乡兵十馀万屯绩溪；诸宗姓高安王常淇保徽州，蕲水王术肸子常阘自号樊山王屯潜山、太湖间，由揾号金华王据饶州，谊石号乐安王、谊泐号瑞安王分屯溧阳、金坛、兴化诸县；荆本彻以舟师驻太湖，败，复入崇明：皆为明守。承畴至官，招抚江南宁国、徽州，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抚州、饶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袁州诸府。

十月，遣提督张天禄，总兵卜从善、李仲兴、刘泽泳等攻破绩溪。十二月，进破道周於婺源，声、道周见获，皆不屈，送江宁杀之；总兵李成栋破崇明，本彻走入海，杀其将李守库、徐君美。三年二月，遣总兵马得功、卜从善等击破司空寨，斩守寨石应琏、应璧等五人，获常阘。

既，谊石、谊泐合兵二万犯江宁。承畴先事诛内应西沟池万德华、郭世彦、尤琚等八十馀人。谊石等攻神策门，我分兵出朝阳、太平二门，截谊石等后，乃启神策门出城兵奋击，破之，追及摄山，斩馘无算。承畴疏请还京，以江南未大定，不允，赐其妻白金百、貂皮二百。八月，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克金华，获谊石。九月，谊泐复犯江宁，承畴出御，追获谊泐及所置经略韦尔韬、总兵杨三贯、夏含章。十二月，天禄搜婺源严杭山，获常淇及所置监军道江于东、职方司许文玠等。四年二月，从善及总兵黄鼎攻宿松，获谊泐弟瑞昌王谊贵及所置军师赵正；下饶州，获由揾及其族人常洊、常沘、常涫：并请命斩之。江南众郡县以次定。

明鲁王以海转徙浙、闽海中，号监国，明诸遗臣犹密与相闻。是年四月，明给事中陈子龙家华亭，阴受鲁王官，谋集太湖溃兵举事。承畴遣章京索布图往捕，子龙投水死。是月，柘林游击陈可获谍者谢尧文，得鲁王敕封承畴国公，江宁巡抚土国宝为侯；又得鲁王将黄斌卿与承畴、国宝书；镇守江宁昂邦章京巴山、张大猷以闻。上奖巴山等严察乱萌，命与承畴会鞫谍者，别敕慰谕承畴。

粤僧函可者，为故明尚书韩日缵子，日缵於承畴为师生。函可将还里，乞承畴畀以印牌护行出城，守者讥察笥中，得文字触忌讳。巴山、张大猷以闻，承畴疏引咎，部议当夺职，上命贳之。

承畴闻父丧，请解任守制，上许承畴请急归，命治丧毕入内院治事。五年四月，还京师。六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疏请定会推督、抚、提、镇行保举连坐法。得旨：“自后用督、抚、提、镇，内院九卿咸举所知。得人者赏，误举者连坐。”

八年闰二月，命管都察院左都御史。寻甄别诸御史为六等，魏琯等二十二人差用，陈昌言等二人内升，张煊等十一人外转，王世功等十七人外调，降黜有差。煊疏劾吏部尚书陈名夏，因及承畴尝与名夏及尚书陈之遴集火神庙，屏左右密议逃叛；承畴又尝私送其母归里。疏入，上方狩塞外，巽亲王满达海居守，集诸王大臣会鞫。

承畴言：“火神庙集议，即议甄别诸御史定等差，非有他也。”并以送母未请旨引罪。名夏亦列辨，因坐煊诬奏，论死。未几，上雪煊冤，黜名夏。因谕：“承畴火神庙集议，事虽可疑，难以悬拟；送母归原籍未奏闻，为亲甘罪，情尚可原。留任责后效。”九年五月，承畴闻母丧，命入直如故，私居持服，赐其母祭葬。九月，达赖喇嘛来朝，上将幸代噶，待喇嘛至入觐。承畴及大学士陈之遴疏谏，上为罢行，并遣内大臣索尼传谕曰：“卿等以贤能赞密勿，有所见闻，当以时入告。朕生长深宫，无自洞悉民隐。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

十月正月，调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明桂王由榔称号肇庆，频年转战，兵朁地蹙，至是居安隆所，云南、贵州二省尚为明守。诸将李定国、孙可望等四出侵略，南攻湖南南境诸州县，东陷桂林，西据成都，兵连不得息。五月，上授承畴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敕谕抚镇以下咸听节制，攻守便宜行事。满兵当留当撤，即行具奏。命内院以特假便宜条款详列敕书，宣示中外；并允承畴疏荐，起原任大学士李率泰督两广。以江西寇未尽，命承畴兼领，铸“经略大学士”印授之。临发，赐蟒朝衣、冠带、鞾衤蔑、松石嵌撒袋、弓矢、马五、鞍辔二，诸将李本深等八十七人朝衣、冠带、撒袋、弓矢、刀马、鞍辔有差。

承畴至军，疏言：“湖南驻重兵足备防剿，而各郡窎远，兵力所不及。郝摇旗、一只虎等窃伏湖北荆、襄诸郡，倘南窥澧、岳，则我军腹背受敌。臣与督臣、议臣宜往来长沙四应调度。督臣率提标兵驻荆州，别遣兵增武昌城守，以壮声援。”又疏言：“桂林虽复，李定国军距桂林仅二百里，满洲援剿官兵岂能定留？克复州县，何以分守？又使孙可望诇我兵出援，潜自靖、沅截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置孤军於徼外，其危易见。臣已分兵驰赴，俾佐战守，且当亲历衡、永，察机宜以闻。”

十二月，上授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及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摆牙喇纛章京苏克萨哈等率师镇湖南；十一年二月，命靖南王耿继茂率所部自广州移镇桂林：皆承畴疏发之也。

是岁孙可望劫桂王，杀大学士吴贞毓等，方内讧。十二年六月，可望遣刘文秀攻常德，分兵使卢明臣、冯双礼攻武昌、岳州。承畴、陈泰遣苏克萨哈迎击，破之。

明臣堕水死。文秀、双礼皆走贵州。陈泰旋卒於军，以固山额真阿尔津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固山额真卓罗、祖泽润等分驻荆州、长沙。十三年，考满，加太傅，仍兼太子太师。李定国奉明桂王入云南，湖广无兵事。阿尔津议以重兵驻辰州，谋自沅、靖入滇、黔，承畴与异议。上召阿尔津还京师，以宗室罗讬代。十四年，可望叛其主，举兵攻云南，与定国战而败；十一月，诣长沙降。时上已允承畴解任还京师养疴，至是命承畴留任，督所部与罗讬等规取贵州，并命平西大将军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分道入。

十五年正月，复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帅师南征，於是承畴与罗讬会师常德，道沅州、靖州入贵州境，克镇远。卓布泰招南丹、那地、抚宁诸土司，下独山州，会克贵阳。三桂亦自重庆取遵义进攻开州、桐梓，以其师来会。承畴上疏筹军食，言：“贵州诸府、州、县、卫、所仅留空城，即有馀粮，兵过辄罄。惟省仓存米七千馀石、穀四千馀石，足支一月粮。臣所部兵，令分驻镇远、偏桥、兴隆、清平、平越诸处。降兵暂驻三五日，改屯天柱、会同、黔阳诸县及湖南沅州。

四川兵驻遵义，广西兵驻独山，使分地就粮。闻信郡王大兵自六月初发荆州，需粮多且倍蓰。贵州山深地寒，收穫皆在九月。臣方遣吏劝谕军民须纳今岁秋粮之半，并檄下沅州运粮储镇远，又令常德道府具布囊、椶套、木架、绳索，思南、石阡诸府、州、县、卫、所及诸土司募夫役，具工糈，以赴军兴。”九月，授武英殿大学士。

信郡王多尼师至，驻平越杨老堡，承畴、三桂、卓布泰皆会，议多尼军出中路，经关岭铁索桥至云南省城，行一千馀里；三桂军自遵义经七星关，凡一千五百馀里，先中路十日行；卓布泰以南宁方有寇，自贵州、广西边境平浪、永顺坝、威透山，出安隆所、黄草坝、罗平州，凡一千八百馀里，先四川兵十五日行。既定议，承畴还贵阳，与罗讬驻守，遣提督张勇等从多尼军。明将李定国等拒战皆败，明桂王奔永昌。十六年正月乙未，三路师会，克云南省城，明桂王奔缅甸。承畴如云南，疏言：“云南险远，请如元、明故事，以王公坐镇。”上以命三桂。

三月，承畴至云南，疏言：“信郡王令贝子尚善及三桂等追剿至永昌、腾越。

明将贺九义、李成爵、李如碧、廖鱼、邹自贵、马得鸣辈收集溃兵，分遁元江、顺宁、云龙、澜沧、丽江，处处窥伺。民间遭兵火，重以饥馑，近永昌诸处被祸更烈，周数百里杳无人烟，省城米价石至十三两有奇。诸军就粮宜良、富民、罗次、姚安、宾川、临安、新兴、澂江、陆凉诸处。上明察万里，自有宸断，俾边臣得以遵奉。”

疏入，上命户部发帑三十万，以十五万赈两省贫民，十五万命承畴收贮，备军饷不给。

八月，承畴疏言：“兵部密咨令速攻缅甸。臣受任经略，目击民生彫敝，及土司降卒尚怀观望，以为须先安内，乃可剿外。李定国等窜伏孟艮诸处，山川险阻，兼瘴毒为害，必待霜降始消，明年二月青草将生，瘴即复起，其间可以用师不过四月，虑未能穷追。定国等觊自景东、元江复入广西，要结诸土司，私授劄印，歃血为盟。若闻我师西进，必且避实就虚，合力内犯。我军相隔已远，不能回顾；省城留兵，亦未遑堵御：致定国等纵逸，所关非细。臣审度时势，权其轻重，谓今岁秋冬宜暂停进兵，俾云南迤西残黎，稍藉秋收以延馀喘；明年尽力春耕，渐图生聚。

我军亦得养锐蓄威，居中制外，俾定国等不能窥动静以潜逃，诸土司不能伺间隙以思逞。绝残兵之勾结，断降卒之反侧，则饥饱劳逸皆在於我。定国等潜藏边界，无居无食，瘴疠相侵，内变易生，机有可俟。是时刍粮辏备，苗、蛮辑服，调发将卒，次第齐集，然后进兵，庶为一劳永逸、安内剿外长计。”疏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如所请暂停进兵。

十月，以目疾乞解任，命回京调理。明年，三桂进兵攻缅甸，获明桂王以归。

语见三桂传。圣祖即位，承畴乞致仕，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康熙四年二月，卒，谥文襄。子士钦，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夏成德，广宁人。既，以松山降，隶正白旗汉军。顺治初，授三等昂邦章京。

其弟景海，授一等甲喇章京。出为山东沂水总兵，尝疏请收沂州明大学士张四知等财产，又越职乞颁方印，皆不得请。旋以纵所部越境暴掠，与青州道韩方昭互揭，还京师，卒。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孟乔芳，字心亭，直隶永平人。父国用，明宁夏总兵官。乔芳仕明为副将，坐事罢，家居。

天聪四年，太宗克永平，乔芳及知县张养初、家居兵备道白养粹、罢职副将杨文魁、游击杨声远等十五人出降，命以养粹为巡抚，养初为知府，乔芳、文魁仍为副将，率降兵从诸贝勒城守。上移军向山海关，诸贝勒率乔芳、文魁、声远入谒行营，上召三人者酌以金卮，且谕之曰：“朕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乔芳使诇阳和，而明总兵祖大寿亦使诣乔芳诇我师，乔芳缚以献。五月，明兵取灤州，贝勒阿敏弃永平出塞。濒发，屠城民，诸降官养粹、养初等死者十一人，乔芳、文魁、声远及郎中陈此心得免。乔芳从师还，隶乌真超哈为牛录额真。五年七月，置六部，以乔芳为刑部汉承政，授世职二等参将。

崇德三年，更定官制，改左参政。四年，乌真超哈析置八旗四固山，以乔芳兼领正红、镶红两旗梅勒额真。七年，从伐明，克塔山城。乌真超哈八旗复析置八固山，改镶红旗梅勒额真，遂为汉军镶红旗人。八年，或诉贝勒罗洛浑家人夺金，乔芳置不问，坐瞻徇，降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旋以从克前屯卫、中后所二城，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入关，改左侍郎。从诸军西讨。二年四月，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时张献忠尚据四川，关中群盗并起，叛将贺珍躏汉中、兴安诸府。是年冬，武大定叛固原，徒党甚众。初，上命内大臣何洛会帅师镇西安，至是就拜定西大将军，遣固山额真巴颜、李国翰将禁旅济师。三年，复敕靖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帅师督诸将自汉中、兴安入四川取献忠，乔芳於其间亦分遣所部四出捕治。初上官，长安民胡守龙者挟左道惑民，妄改元清光，将为乱，乔芳遣副将陈德捕诛守龙，散其胁从。是年春，贺珍与其徒孙守法、胡向化等以七万人攻西安。何洛会主城守，乔芳遣德军西门，副将任珍军北门，往来冲突，会李国翰师至，贺珍败走。三年十月，肃亲王豪格师既入川，乔芳亦遣总兵官范苏等攻献忠部众，为伏柷溪第沟子，战白水、青川，屡破之；复以反间杀其渠况益勤等，遂收龙安。

四年五月，乔芳帅师出驻固原，讨大定之党，分遣诸将任珍击斩白天爵等；刘芳名攻宁夏，俘王元、焦浴；陈德攻镇原，降姬蛟、王总管：於是固原西北悉定。

复遣珍、德及副将马宁、王平徇兴安，讨贺珍之党，战荞麦山，再战板桥，斩胡向宸；困椒沟，破药箭寨，斩孙守法；破漫营山寨，擒米国轸、李世英：於是兴安定。

是年秋，马德乱宁夏，复遣马宁会宁夏兵共讨之。战乱麻川，逐至河兒坪，斩德。

又遣张勇、刘友元攻铁角城，复战安家川，擒贺宏器；攻李明义寨，擒明义：於是环庆亦定。乃益遣陈德、王平等招降青嘴寨渠折自明，三十六寨渠王希荣，辘轳寨渠高一祥，击斩天峰寨渠张贵人，於是关中群盗垂尽。五年四月，流贼一朵云、马上飞等攻西乡，乔芳遣任珍等讨之，斩所署监军许不惑，凡千馀级，生致其渠。

河西回米喇印、丁国栋挟明延长王识駉为乱，既陷甘、凉，渡河东，残岷、兰、洮、河诸州，薄巩昌。乔芳帅师出驻秦州，遣赵光瑞、马宁等赴援，城兵出，夹击，斩百馀级。宁等复战广武坡，逐北七十馀里，斩三千馀级，巩昌围解。喇印、国栋之党数百人，分扰临洮、岷州内官营。乔芳部勒诸将，令张勇、陈万略向临洮，马宁、刘友元取内官营，赵光瑞、佟透徇岷、洮、河三州。勇等败贼马韩山，斩级七百，进复临洮。光瑞等败贼梅岭，得其渠丁光射，斩级三千。岷、洮、河三州皆下。

宁等直击内官营，斩级八百。喇印、国栋之徒退据兰州。闰四月，乔芳与侍郎额塞率师自巩昌薄兰州。勇败贼马家坪，获识駉，与宁、光瑞会师兰州城下，攻拔之。

别遣光瑞克旧洮州，其渠丁嘉升走死，师渡河。七月，定凉州。八月，攻甘州，乔芳遣张勇夜攻城，而与昂邦章京傅喀禅及宁、光瑞等为继。喇印等食尽，皆出降。

六年，徵诸道兵下四川。喇印降后授副将，在兰州军中，觇镇兵惮远征，因惎中军参将蒋国泰，戕甘肃巡抚张文衡等，据甘州以叛。国栋亦攻陷凉、肃二州。乔芳帅师自兰州渡河而西，与傅喀禅等会师合围，攻不下，深沟坚垒以困之。喇印等食尽夜遁，乔芳遣兵追及之水泉，击杀喇印。国栋复与缠头回土伦泰等据肃州，号伦泰王，而国栋自署总兵官，城守，出掠武威、张掖、酒泉。会平阳盗渠虞允、韩昭宣等应大同叛将姜瓖为乱，以三十万人陷蒲州，上命乔芳与额塞还军御之。乔芳留勇、宁等围肃州，率师遂东。八月，师自潼关济，督协领根特、副将赵光瑞等克蒲州，斩级七千。进次宁晋，瓖将白璋等六千人往攻荣河，光瑞等击破之，斩级二千有奇。璋北走，师从之，迫河，贼多入水死，遂击斩璋。馀贼入孙吉镇，歼焉。

复进向猗氏，行十馀里，瓖所置监军道卫登方以数千人依山拒我师，其将张万全又以四千人助战。光瑞等击斩万全，乃还攻，获登方，斩其将王国贤等三十馀人、级三千有奇。又令章京杜敏等攻解州，破其渠边王张五、党自成等。荣河、猗氏、解州皆下。杜敏等歼馀寇。根特等又破所置都督郭中杰於侯马驿。九月，光瑞等进克运城，斩允、昭宣。瓖之徒内犯者皆尽诛。十一月，勇、宁克肃州，诛国栋、伦泰及其党黑承印等，斩五千馀级。河西平。

七年三月，论功，加兵部尚书，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二月，乔芳遣任珍击斩兴安寇何可亮。是年，遣赵光瑞等讨北山寇刘宏才，战保安，擒其军师苗惠民；战合水，擒斩宏才。八年，遣游击陈明顺等击败雒南寇何柴山，游击仰九明诇紫阳山寇孙守全；复令光瑞等会兴安镇兵击斩守全及其徒翘兴宁、赵定国、谢天奇等，犁其寨。

乔芳督陕西十年，破灭群盗，降其胁从，前后十七万六千有奇。奖拔诸将，不限资格，如张勇、马宁、赵光瑞、陈德、狄应魁、刘友元辈，皆自偏裨至专阃。诸寇既殄，疏言：“陕西寇剧，多荒田，请蠲其赋。分兵徠民，行屯田法。”乃遣诸将白士麟等分屯延庆、平固诸地，岁得粟四万二千石有奇，以佐军糈。恩诏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太子太保。

十年二月，命兼督四川兵马钱粮，疏言：“陕西七镇及督抚各标为兵九万八千有奇，合满洲四旗及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两军，岁饷三百六十万而弱，而陕西赋入一百八十六万，不足者殆半，后将难继。甘肃处边远兴安界，三省兵当循旧额。延绥、宁夏、固原、临巩四镇镇留三千人，庆阳协五百人，馀五千五百人可省也。汉羌既驻三桂、国翰两军，宜裁总兵官。兴镇置副，留千人，阳平关、黑水峪、汉阴县各五百人，馀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提督驻省会，留二千人，馀二千人亦可省也。各道标兵悉令屯田，延镇、定边、神木三道无屯田，止用守兵，计所省又二千馀人。都省兵一万二千人，省饷岁三十一万。今四川未定，当令右路总兵官马宁率精兵三千驻保宁，以步兵五千分驻保宁迤北广元、昭化间，以屯田为持久。

三桂驻汉中，相为犄角，规取四川。”既，复疏言：“师进取四川，宜随在留兵驻防，以树干城，谋生聚。师行，当人给马三、伴丁一，携甲仗，以利攸往。”上褒其谋当。

十月，西宁回谋为乱，遣狄应魁捕治，得其渠祁敖、牙固子等以归。乔芳屡乞退，至是以疾告，加少保，召还京师。十二月，命未至而乔芳卒，谥忠毅。太宗拔用诸降将，从入关，出领方面，乔芳绩最显，张存仁亚焉。圣祖尝诫汉军诸官吏，因曰：“祖宗定鼎初，委任汉军诸官吏，与满洲一体。其间颇有宣猷效力如乔芳、存仁辈，朝廷亦得其用”云。

张文衡，辽东开平卫人。明诸生。天聪八年闰八月，太宗自将伐明，入宣府。

文衡自大同诣军前求见，言在明为代王参谋。明诸臣方尚贪酷，虐民罔上，必有圣主应天而兴，故徒步上谒。旋疏言：“大同城小而坚，师攻当先关而后城，攻关宜穴地。宣府城大破碎，宜决洋河灌之。”九年正月，复疏策进取，言：“明文武将吏皆以赂得，无谋无勇；又以贪故，饷减器窳，兵不用命。所以能拒我者，不过畏杀、畏掠、畏父母妻子离散，乃倚火器以死御我。今宣、大新被兵，山、陕、川、湖陷於流贼。贼半天下，兵亦半天下。惟东南无事，又困於新饷。上不及此时进兵，明不恆弱，我不恆强，节短势险，人有鼎立之志。岂非自失其机，反贻异日忧乎？

原上毋负天生上之心也。”疏入，上曰：“待朕思之。”二月，遣贝勒多尔衮帅师收察哈尔。文衡又言：“宜率蒙古入偏岢，略太原，假中国物力以富蒙古；且张军威，并可近招流贼，并力并进。”上授文衡秘书院副理事官，赐田宅、银币，以大臣雅希禅女妻焉。隶镶黄旗汉军。

顺治元年，出为山东青州知府。初上官，总兵官柯永盛以戍青州之兵徇高密，而侍郎王鰲永以招抚至，主饷。赵应元者，从李自成为旗鼓，覸青州兵寡，阳就鰲永降，请置孥於城。既入，遂执杀鰲永。文衡见应元，为好语，具疏请留镇。应元喜，攫库金，群酗。会梅勒额真和讬、李率泰率禁旅略登、莱，道青州，营城西北。

文衡惎应元出谒和讬等，慰劳遣还，密令兵从入，夜起戮应元及其党数十人。青州平。

二年，移淮安府知府。豫亲王多铎下扬州，道淮安。文衡请禁将吏毋扰市，糗粮刍秣应期立办。三迁，巡抚甘肃。五年二月上官，逾月而遘米喇印之乱。变未作，喇印诡言要文衡造其家集议。文衡行未至，贼环射杀之。总兵刘良臣，副将毛镔、潘云腾，游击黄得成、金印，都司王之俊，守备胡大年、李廷试、李承泽、陈九功皆死。参将翟大有与战，没於阵。贼挟西宁道副使林维造至北关，扌益杀之。越日，陷凉州，戕西宁道参议张鹏翼。贼四出侵掠，破巩昌，戕临巩兵备道李絮飞；破岷州，戕知州杜懋哲、王札；破兰州，戕同知赵冲学，知州赵翀，训导白旗、国学锦；破临洮，戕同知徐养奇；破渭源，戕知县李淐；战通渭，围子山，知县周盛时被创死。事平，皆赠恤如例。

张存仁，辽阳人。明宁远副将，与总兵祖大寿同守大凌河。天聪五年，太宗自将攻大凌河，从大寿出降，仍授副将。六年正月，存仁与副将张洪谟、参将高光辉、游击方献可合疏请乘时进取，参将姜新别疏请令副将祖可法、刘天禄先取松、杏二城，则锦州自下。七年五月，新复请进兵，洪谟等及新皆大凌河降将也。

崇德元年五月，始设都察院，班六部上。以存仁为承政，并授世职一等梅勒章京。越数日，存仁上言：“臣自归国，默察诸臣贤否，政事得失，但不敢出位妄论列。今上创立此官，而以命臣。臣而正直，后之人正直必有过於臣者；臣而邪佞，后之人邪佞亦必有甚於臣者。所虑臣本心而行事，人不敢弹劾而臣弹劾之，人不敢更张而臣更张之，举国必共攻臣，使臣上无以报主恩，下无以伸己志，获戾滋甚。

臣虽愚，岂不知随众然诺，其事甚易；发奸擿伏，其事甚难。诚见不如此，不足以尽职。敢於受任之始，沥诚以请：如臣苟且塞责，畏首畏尾，请以负君之罪杀臣；如臣假公行私，瞻顾情面，请以欺君之罪杀臣；如臣贪财受贿，私家利己，请以贪婪之罪杀臣。苟臣无此三罪，而奸邪诬陷，亦原上申乾断，以儆谗嫉。”上曰：“此或知有其人而为是言。朕素不听谗，惟亲见者始信之。且朕志定於上，而诸臣蒙泽於下，纵有奸邪，孰能售其术哉？”越数日，以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满承政，尼堪为蒙古承政，并增置祖可法为汉承政。上御清宁宫，阿什达尔汉等前奏事，上因谕曰：“朕有过，亲王以下坏法乱纪，民左道惑众，皆当不时以闻。若举细而遗大，非忠直也。”可法对曰：“臣等惟上是惧，他复何忌？有闻必以奏。”存仁曰：“可法言非是。臣诚忠直为国，上前且犯颜直谏，况他人乎？”上曰：“然。人果正直，天地鬼神不能摇动，人主焉得而夺之？”是岁，都察院劾刑部承政郎球贪汙，论罪；劾工部夺民居授降人，复别造宅偿民，劳民非制。上以诸臣多未更事，事事加罪，反令惶惑，但诫毋更违令。

三年正月，可法、存仁疏言：“礼部行考试，令奴仆不得与。上前岁试士，奴仆有中式者，别以人畀其主。今忽更此制，臣等窃谓奴仆宜令与试，但限以十人为额。苟十人皆才，何惜以十人易之？”上曰：“昔取辽东，良民多为奴仆。朕令诸王下至民家，皆察而出之，复为良民。又许应试，少通文艺，拔为儒生。今满洲家奴仆，非先时滥占者比。或有一二诸生，非攻城破敌血战而得，即以战死被赉。昨岁克皮岛，满洲官兵争效命，汉官兵坐视不救。此行所得之人，苟无故夺之，彼死战之劳，捐躯之义，何忍弃也？若别以人相易，易者无罪，强令为奴，独非人乎？

尔等但爱汉人，不知惜满洲有功将士及见易而为奴者也。”可法、存仁引罪谢。既，复论户部承政韩大勋盗帑，大勋坐夺职。四月，疏请敕户部立四柱年册，再疏请诛大勋，又劾吏部、刑部复用赃吏违旨坏法，皆与可法合疏上，上皆嘉纳之。七月，更定官制，可法、存仁皆改都察院右参政。汉军旗制定，隶镶蓝旗。

大寿既降，复入锦州为明守，攻数年不克。五年正月，存仁疏请屯兵广宁，扼宁远、锦州门户。四月，又疏言：“臣睹今日情势，锦州所必争。但略地得利易，围城见功难。原上振军心，与之坚持。截彼诇察，禁我逃亡。远不过一岁，近不过一月，当有机可乘。兵法全城为上，盖贵得人得地，不贵得空城也。我师压境，彼必弃锦州，保宁远；再急，彼必弃宁远，保山海关。大寿跋扈畏罪，岂肯轻去其窟？

事缓则计持久，事急则虑身家。大寿背恩失信，人皆以为无颜再降。臣深知其心无定，惟便是图，急则悉置不顾。况彼所恃者蒙古耳，今蒙古多慕化而来，彼必疑而防之。防之严则思离，离则思变。伏原以屯耕为本务，率精锐薄城，显檄蒙古，纵俘宣谕，未有不相率出降者。此攻心之策，得人得地之术也。”十二月，复言：“兵事有时、有形、有势，三者变化无定，而用之在人。松山、杏山、塔山三城，乃锦州之羽翼，宁远之咽喉。塔山城倚西山之麓，自其巅发砲俯击，城易破也。既得此城，羽翼折，咽喉塞矣。兵法困坚城者，必留其隙。锦州虽不甚坚，当留山海关以为之隙。锦州辽兵少，西兵多，一人负箭入，群惊而思遁。能善用巧，山海关可下。”疏末并言乌真超哈每遇番上，辄令奴仆代，上为申禁。

六年，师屡破明兵松山、杏山间，存仁复疏请相机度势，以时进兵。七年，既克锦州，存仁请招吴三桂降。上颁御劄抚谕，并命存仁遗以私书，略言：“明运将终，重臣大帅就俘归命。将军祖氏甥，虽欲逃罪，无以自明。大厦将倾，一木不能支。纵苟延岁月，智竭力穷，终蹈舅氏故辙。何若未困先降，勋名俱重？”六月，乌真超哈四旗始分置八固山，授存仁镶蓝旗梅勒额真。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取前屯卫、中后所，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从入关，与固山额真叶臣率师徇山西，下府六、州二十四、县一百三十一，遂克太原。又从豫亲王多铎略河南，下江南，督所部以砲战，屡有克捷。

二年六月，从贝勒博洛定浙江，以存仁领浙江总督。兵后民流亡，存仁集士绅使抚谕，民复其所。七月，疏言：“近有薙发之令，民或假此号召为逆。若反形既著，重劳大兵，莫若速遣提学，开科取士，下令免积逋，减额赋，使读书者希仕进，力田者逭追呼，则莫肯相从为逆矣。”得旨，谓“诚安民急务也”，令新定诸行省皆准恩诏施行。

十一月，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时明鲁王以海保绍兴，号“监国”，其将方国安镇严州。故明福王由崧倚大学士马士英，用以亡国，士英走依国安。是岁九月，国安自富阳渡钱塘江窥杭州，存仁遣副将张杰、王定国率师御之，斩四千馀级。国安退保富阳。又令定国出屯馀杭，遇国安兵，与战，自关头至小岭，逐北二十里，斩国安子士衍。十月，士英复以兵至，去杭州十里为垒五。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帅师赴之，未至，士英引去，存仁与总兵官田雄追击之，斩五百馀级。十一月，士英、国安复以兵至，存仁与梅勒额真季什哈及雄等帅师击之，敌溺江死者无算。十二月，士英、国安屯赭山，掠硃桥、范村诸处。

存仁与梅勒额真硃玛喇及雄、杰等分兵与战，国安所将水师数万人歼焉，馀众俘馘殆尽。三年二月，有姚志卓者，为乱於昌化，与国安相应。存仁遣杰等击走志卓，复昌化。五月，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六月，遣副将张国勋等破敌太湖，获士英等，戮之。十一月，存仁请设水师五千，备钱塘江御海寇。四年五月，遣副将满进忠等收福州镇东卫，破海寇周鹤芝；遣副将李绣援浦城，逐鹤芝党岑本高。十二月，遣副将马成龙等破敌处州，克景宁、云和、龙泉三县。五年正月，明宜春王议衍率众自江西入福建，保汀州山寨，总兵官于永绂击破之。二月，分兵克连城、顺昌、将乐三县，获明侍郎赵士冕、总兵黄锺灵等。存仁自至浙江，屡以疾乞休，至是始得请，受代以去。

六年八月，起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盗发榆园，为大名诸县害。存仁闻归德侯方域才，贻书咨治盗策，方域具以对。存仁用其计，盗悉平。七年，上令疆吏考校诸守令，以文艺最高下。存仁出按诸府县，廉能吏有一二语通晓，即注上考；非然者，文虽工亦乙之。监司请其故，存仁曰：“我武臣也，上命我校文，我第考实，文有伪，实难欺也。况诸守令多从龙之士，未尝教之，遽以文艺校短长，不寒廉能吏心乎？”屡遇恩诏，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忠勤，祀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名宦。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存仁弟子瑞午，康熙间为福建邵武府知府。耿精忠叛，徇诸郡邑，瑞午不为下，死之。子飏、瑛、珍、珖、玳、瑜，子妇王、李皆从死。事定，赠瑞午太仆寺卿。

存仁孙璲，康熙间以佐领从军，郑成功将刘国轩攻海澄，战死，赠拖沙喇哈番。

论曰：国初诸大政，皆定自太祖、太宗朝。世谓承畴实成之，诬矣。承畴再出经略，江南、湖广以逮滇、黔，皆所勘定；桂王既入缅甸，不欲穷追，以是罢兵柄。

孟乔芳抚绥陇右，在当日疆臣中树绩最烈。张存仁通达公方，洞达政本。二人皆明将。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而二人建树顾如此。资格固不足以限人欤，抑所遭之时异也？

## 列传二十五

蒋赫德额色赫车克觉罗巴哈纳宋权傅以渐吕宫成克巩金之俊谢升胡世安王永吉党崇雅卫周祚高尔俨 张端

蒋赫德，初名元恆，遵化人。天聪三年，太宗伐明，克遵化，选儒生俊秀者入文馆，元恆与焉，赐名赫德。崇德元年，授秘书院副理事官，予四户。汉军旗制定，隶镶白旗。

顺治二年，擢国史馆学士。九年，朝鲜国王李淏奏国内外奸徒谋不轨，巳伏其辜，命与侍郎伊勒都赍敕往慰问。十一年，擢国史院大学士。十二年，诏诸大臣陈时务，疏言：“察吏乃可安民，除害乃可兴利。今百姓大害，莫甚於贪官蠹吏。惩治之法，惟恃督抚纠劾，以其确知属吏之贤不肖也。近每见各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行其志乎？

其始官胥朋比，虐取瓜分；事败，官嫁名於吏以觊燃灰，吏假赀於官以成展脱。究之官吏优游，两获无恙，纠劾虽行，竟成故事。请严饬各督抚，纠劾勘谳覆奏时，必全述原参疏语，某款不实，或开报虚构，或承问故纵，穷源质讯，是非不容并立；实系衙役诈骗，按律坐以应得之罪，不许折赎，则贪蠹清而民苏矣。”得旨，下所司严饬行。旋加太子太保。

十五年，改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十六年，加少保。命赍册封朝鲜国王李■H7，侍读硕博辉副之。蒋赫德屡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修辑明史、太宗实录，充副总裁；太祖、太宗圣训充总裁。译三国志成，赐鞍马。十七年，引疾乞休。康熙元年，起为弘文院大学士。二年，调国史院。九年，卒，谥文端。

蒋赫德初为明诸生，尝应乡试，夜闻明远楼鼓声，曰：“此颓败之气，国安能久？”不终试而去。遍游九边，曰：“王气在辽、沈，将有圣人出，吾蓄才以待可也。”旋为太宗赏拔，卒致通显。

额色赫，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讷殷。祖莽吉图，当太祖时，从其兄孟古慎郭和来归。

额色赫事太宗，从征伐，自巴牙喇壮达授兵部理事官。天聪九年，从梅勒额真巴奇兰伐黑龙江部，使还奏捷。崇德三年，擢秘书院学士。五年，睿亲王多尔衮率师围锦州，命额色赫赉敕谕机宜。会固山额真图尔格败明兵於木轮河，使还奏捷。

六年，命与图尔格及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如锦州，按诸将离城远驻，遣兵还家，睿亲王以下坐降罚有差。明总督洪承畴以援师至，上又命额色赫诣军前授诸将方略，还奏敌势甚张，当益兵。上遂自将击破明军。既克锦州，又命宣谕慰抚祖大寿及同降诸将士。八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略山东，下兗州，同甲喇额真穆成格等奏捷。

顺治元年，从入关，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五年，迁刑部启心郎。八年，擢国史院大学士，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三年，命往朝鲜谳狱。十五年，改保和殿大学士。额色赫再主会试，修太宗实录，辑太祖、太宗圣训，纂资政要览，并充总裁官，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十八年，卒，谥文恪。

车克，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苏完。祖克尔素，太祖时来归。父席尔那，任牛录额真，卒，车克嗣，兼巴牙喇辖。

天聪八年，从上伐明，自大同趋怀远，薄左卫城，与巴牙喇纛章京图鲁什等设伏，败明将曹文诏骑兵。略代州，至五台山，还，遇明将祖大弼兵，击败之。崇德三年，授户部副理事官。承政韩大勋私取库金，事发，车克坐贮库时未记档，论死，命罚鍰以赎，仍留部。寻兼任甲喇额真。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令车克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以三百人伏高桥北，坐纵敌，藉家财之半。六年，复从攻锦州，击破明总督洪承畴步兵。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授世职牛录章京。考绩，加半个前程。五年，擢户部侍郎。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师下大同，令车克援太原，与巡抚祝世昌谋，遣兵歼瓖将刘迁、万鍊等。七年，兼任正白旗满洲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八年，改都察院参政。驻防河间，佐领硕尔对讦户部给饷不均，事具巴哈纳传。车克亦坐降世职拖沙喇哈番。旋擢户部尚书。十年，复世职。十一年，加太子太保。十二年，擢秘书院大学士，进少保。十三年，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领户部尚书。十四年，考满，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十六年，命赴江南督造战舰。十七年，命与安南将军宗室罗讬率师驻福建，防郑成功。

圣祖即位，召还，调吏部尚书。有阿那库者，与兄金布争产，上命均分之。既，又与本旗佐领吉詹争言，吉詹坐阿那库违上旨。牒户部，车克移刑部，坐阿那库罪绞；阿那库妻击登闻鼓讼冤，命覆勘，车克当夺官，命削加衔。康熙元年，复授秘书院大学士。六年，以疾乞休。十年，卒，谥文端。

觉罗巴哈纳，满洲镶白旗人，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四世孙也。年十七从军，佐太宗征伐有功。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九年，命免功臣徭役，分设牛录，巴哈纳与焉。崇德三年，授刑部理事官。四年，擢参政，兼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七年，以刑部勘将佐功罪失平，夺世职。

顺治元年，擢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与固山额真石廷柱徇霸州、沧州、德州、临清，皆下。移师山西，会固山额真叶臣，招降明总督李化熙等。师自汾州趋平阳，与廷柱击破明兵，至黑龙关，降裨将三、卒六千馀，赉白金，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

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分兵定遵义、夔州、茂州，斩所置吏数百，降卒数千，尽得其马骡辎重。馀寇悉平。师还，以勘甲喇章京希尔根军功失实，又肃亲王欲以机赛为巴牙喇纛章京不当，巴哈纳与索浑未阻止，且共为奏，议夺官，命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寻擢户部尚书。

八年，世祖亲政，巴哈纳奏事毕，上问民间疾苦及国家无益之费，巴哈纳举临清采砖及通州五闸运漕二事以对，上命即永行停止。寻兼正白旗满洲固山额真。驻防河间牛录额真硕尔对讦告户部发饷不均，下法司鞫问，部议巴哈纳阿附睿亲王，厚白旗，薄黄旗。时方治睿亲王狱，坐巴哈纳罪至死，上命宽之，削世职，夺官，籍其家三之二。

九年，起授刑部尚书。十一年，同诸大臣分赈畿辅，赐敕印以行。累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二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十五年，改中和殿大学士。十八年，复设内三院，又改秘书院大学士。康熙元年，兼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五年，卒。时鰲拜擅政，巴哈纳与不洽，恤不行。圣祖亲政，其子巴什以请，赠少师兼太子太师，谥敏壮。

宋权，字元平，河南商丘人。明天启五年进士。官顺天巡抚，驻密云。受事甫三日，李自成陷京师，权计杀自成将黄锭等。睿亲王师入关，籍所部以降，命巡抚如故。权疏言：“旧主御宇十有七年，宵衣旰食，声色玩好一无所嗜。不幸有君无臣，酿成大乱。幸逢圣主，歼乱复仇，祭葬以礼。倘蒙敕议庙号，以光万世，则仁至义尽，天下咸颂，四海可传檄而定。明朝军需浩繁，致有加派，有司假公济私，明徵外有暗徵，公派外有私派，民困已极。请照万历初年为正额，其馀加增悉予蠲免。勤求上理，宜育贤才。臣所知者，如王永吉、方大猷、杨毓楫、硃继祚、叶廷桂等，均济时舟楫，惟上召而用之。”得旨嘉纳。寻又荐宝坻进士杜立德等十一人。

时权仍驻密云，抚治二十馀州县，兼领军事。旋以遵化当冲要，命权移驻，先后击降自成党数千。丰润盗起，权捕治，以未获其渠，疏请罢斥，温旨慰留。寻疏陈祖军、民壮之害，言：“明制祖传军籍，隶在营路；选取民壮，隶在州县。身故则勾子孙，子孙绝则勾宗族，宗族尽则勾戚属，流离逃窜，乱由此阶。请特沛恩纶，除兹秕政。”又有私刻顺天巡抚印伪为纠举咨文投部者，事觉，逮治。权疏言：“用舍者君人之权，黜陟者铨枢之政，荐劾者抚按之职。请饬各省抚按，有关用舍大典，必具疏请，不须以咨文从事，则百弊俱清。”疏入，并如所请，著为令。

畿辅既平，诏拨近京荒田及明贵戚内监废庄，画为旗地，民田错杂，别给官田互易。权疏言：“农民甫得易换之田，庐舍无依，耕种未备，请蠲租三年。”又迭疏请蠲蓟州田租一年，除密云荒地逃丁派徵钱粮，兴三协屯政，守兵一予田十亩。

俱下部议行。有诏优恤绿旗阵亡兵家属，权请特遣部臣莅视散给，俾霑实惠。

三年，擢国史院大学士。五年，遭母丧，请终制，命如常入直，私居持服。六年，假归葬亲。寻加太子太保。七年，还朝。时议用明例，遗御史巡方，权力持以为不可。八年，条陈时政，又言宜复设巡按。给事中陈调元、王廷谏等劾权前后持两端，且追劾其母丧未除，入闱主试，下部议，权老病宜罢归，遂命致仕。九年，卒。部议权被论致仕，祭葬宜杀礼。上以权诛自成党有功，赐祭葬如例，赠少保兼太子太保，谥文康。子荦，自有传。

傅以渐，字于磐，山东聊城人。顺治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弘文院修撰。八年，迁国史院侍讲。九年，迁左庶子。十年，历秘书院侍讲学士、少詹事，擢国史院学士。十一年，授秘书院大学士。十二年，诏陈时务，条上安民三事。加太子太保，改国史院文学士。先后充明史、太宗实录纂修，太祖、太宗圣训并通鉴总裁。又命作资政要览后序，撰内则衍义，覆核赋役全书。十四年，命以渐及庶子曹本荣修易经通注。十五年，偕学士李霨主会试。考官入闱，例得携书籍，言官请申禁，以渐请仍如旧例，许之。入闱病咯血，请另简，命力疾料理。寻加少保，改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旋乞假还里，累疏乞休。十八年，解任。康熙四年，卒。

吕宫，字长音，江南武进人。顺治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秘书院修撰。九年，加右中允。十年二月，上幸内院，召宫与侍讲法若真，编修程芳朝、黄机，命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宫论有曰：“伊、周、卫、霍，争介不介。”上喜曰：“此三公语。”列第一。寻谕吏部：“翰林升转，旧例论资俸，亦论才品。吕宫文章简明，气度閒雅。遇学士员缺，即行推补。”寻授秘书院学士。闰六月，迁吏部侍郎。十二月，超授弘文院大学士。言官请禁江、浙签富户运白粮并织造报充机户，部议已有例禁，宫复请严饬督抚察究。

大学士陈名夏得罪，十一年，给事中王士祯、御史王秉乾劾宫为名夏党，宫引罪乞罢，上命省改。初，平西王吴三桂专镇，渐跋扈。宫与名夏及大学士冯铨、成克巩荐御史郝浴，命巡按四川。至是，浴露章劾三桂，三桂疏辨，上为罢浴，宫与铨、克巩皆坐误举，镌二级留任。

宫以病乞假，上遣医疗治，问病状。疏言：“乞假已三月，禀体怯弱，人道俱绝，仅能僵卧兀坐。乞宽期调治。”御史姜图南劾疏语亵嫚，杨义复劾其旷职，宫亦累疏乞罢。十二年，以修资政要览书成，加太子太保。宫复疏申请，赐貂裘、蟒缎、鞍马，命驰驿回籍，俟病痊召用。十三年，敕存问，赐羊酒。十七年，诏大学士、尚书自陈，宫不具疏，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宫“一病六年，闻问杳然，忘君负恩”。

上以宫请告无自陈例，谕毋苛求。十八年，世祖崩，宫赴都哭临，病益殆，还里。

康熙三年，卒。

成克巩，字子固，直隶大名人。父基命，明大学士。克巩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避乱里居。

顺治二年，以左庶子李若琳荐，授国史院检讨。五年，迁秘书院侍读学士。寻擢弘文院学士。九年，迁吏部侍郎。十年，擢本部尚书。疏言：“臣部四司，分省设官，原以谘访本省官评。请令各司人注一簿，详列本省各官贤否，参以抚按举劾，备要缺推选。督抚旧无考成，请令疏列事迹，消弭盗贼，开垦荒田，清理钱粮，纠除贪悍，定为四则，以别赏罚。文选推升，概从掣签。但地方繁、简、冲、僻不同，如江南苏、松等郡积弊之区，非初任邑令所能振刷。请取卓异官，或升或调，通融补授。行之有效，即加优擢，亦於选法无碍。”章下所司。寻擢秘书院大学士。以荐御史郝浴失人，镌二级。十二年，命还所降级。

十二年，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缺员，命克巩暂摄，并谕俟得其人，仍回内院。

疏言：“用人为治平之急务，而大僚尤重。今通政使李日芳、甘肃巡抚周文叶、陕西巡抚陈极新皆衰老昏庸，亟当更易。财用困乏，宜定丈量编审之期。学校冒滥，宜严考贡入学之额。任枢密者，遇封疆失事，不得借行查以滋推诿。司刑宪者，於棍徒诈害，不得宽反坐以长刁风。又若修筑河工，宜覈冒销，杜侵帑。此数事皆当振刷，以图实政。”上深韪之。

给事中孙光祀劾左通政吴达兄逵叛逆，下法司勘拟。克巩疏论左都御史龚鼎孳与达同乡，徇隐不举，鼎孳疏辨不知逵为达弟，坐夺俸。寻命克巩回内院。十五年，加少保，改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十六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七年，遵例自陈，谕不必求罢。

部推浙江布政参议李昌祚擢大理寺少卿。先是，扬州乱民李之春事发，其党亦有名李昌祚者，克巩与大学士刘正宗票拟未陈明；又在吏部时，荐周亮工，擢至福建布政使，坐赃败：克巩疏引罪。左都御史魏裔介劾正宗，语连克巩，并及昌祚、亮工事，克巩疏辨，上责其巧饰，下王大臣议，罪当夺官。世祖初以克巩世家子，知故事，不次擢用，值讲筵，命内臣将画工就邸舍图其像以进，居常或中夜出片纸作国书询时事，克巩占对惟谨；至是，谕责其依违附和，凡事因人，仍宽之，命任事如故。

十八年，圣祖即位，复为国史院大学士。康熙元年，调秘书院大学士。二年，乞休回籍。

克巩迭主乡、会试，称得士，汤斌、马世俊、张玉书、严我斯、梁化凤等，皆出其门。历充太宗实录，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屡得优赉。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赴临。三十年，卒，年八十四。子亮，编修；光，武昌守道。

金之俊，字岂凡，江南吴江人。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睿亲王定京师，命仍故官。疏请先蠲畿甸田租以慰民望，又言：“土寇率★降者，宜赦罪勿论。缚渠来献，分别叙功。就抚之众，宜编保甲，令安故业。无恆产者，别为区画。”寻奏荐丁魁楚、丁启睿、线国安、房可壮、左懋泰、郝絅等，又劾通州道郑煇优游养寇、三关总兵郝之润纵兵肆掠，俱宜罢斥；并请趣畿南北巡按及监司以下官赴任，禁止满洲官役额外需索驿递夫马。疏入，皆采行。

顺治二年，以京师米贵，疏言：“大兵直取江南，应令漕督及巡漕御史赴任。

金陵底定，举行漕政。”诏速议行。因复上漕政八事，疏下所司。寻调吏部侍郎。

三年，疏请酌定进士铨选之制。五年，擢工部尚书。六年，乞假归，加太子太保。

七年，还朝。八年，调兵部，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调左都御史。疏言：“审拟盗犯，请用正律，不宜概行籍没，致累无辜。”又疏言：“直省提学，例以佥事道分遣。畿辅为首善之区，江南人才之会，请以翰林官简用。”均报可。寻迁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

十二年，之俊病，乞休，上不允，遣画工就邸画其像。十三年，谕诸大臣曰：“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尔等岂忍违朕，朕亦何忍使尔等告归？昨岁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已老，惟恐不复相见，不胜眷恋。

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之俊泣谢。十五年，改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同校定律例。十六年，诏立明庄烈帝碑，命之俊撰文。寻加太保兼太子太师，复乞假归。十七年，自陈乞罢，温谕敦召，未至，加太傅。十八年，复改秘书院大学士。之俊自归后，屡以衰老乞休，康熙元年，始允致仕。

之俊家居，有为匿名帖榜其门以谤之者，之俊白总督郎廷佐穷治之，牵累不决。

事闻，上不直所为，以律禁收审匿名帖，镌廷佐二级，之俊削太傅衔。九年，卒，谥文通。

谢升，山东德州人。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官至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崇祯之季，明帝欲与我议和，升泄其语，罢归里。李自成入京师，升与明御史赵继鼎、卢世氵隺逐自成所置吏，奉明宗室香河知县师敔城守。寻奉表来归，授师敔知州，命升以建极殿大学士管吏部尚书。升至京师，改命与诸大学士共理机务。顺治二年，卒，赠太傅，谥清义。

胡世安，四川井研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少詹事。顺治初，授原官。四迁礼部尚书。十五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圣祖即位，与之俊同改秘书院大学士。以疾乞休，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康熙二年，卒。

王永吉，字修之，江南高邮人。明天启间进士，官至蓟辽总督。顺治二年，以顺天巡抚宋权荐，授大理寺卿。四年，擢工部侍郎。永吉疏辞，上责其博虚名，特允之，并谕永不录用。居数年，有诏起用废员，复诣京师，吏部疏荐，八年，授户部侍郎。条奏各卫所屯地分上、中、下三等，请拨上田给运丁；各项折色银请仍令官收官解，本色物料动支折价采买；洲田丈量累民，请以芦课并入州县考成，五年一次丈量：皆见采择。

永吉家居，究心黄河下游阏壅为害，尝议修泾河闸，濬射阳湖。九年，疏言：“黄水自邳、宿下至清河口，淮、泗之水聚於洪泽湖，亦出清河口。二水交会，淮、泗弱势，不能敌黄。折而南趋四百馀里，出瓜洲、仪真方能达江。一线运河，收束甚紧，即有大小闸洞宣泄，海口不开，下流壅滞，以致河堤十年九决。海口在兴化、泰州、盐城境内，辄为附近居民填塞。乞敕河、漕重臣相度疏濬，复其故道。淮、泗消则黄河势亦减。”

时河以北诸省患水，而江以南又苦旱，屡诏蠲赈，而湖广、四川、闽、广诸镇待饷甚急。永吉疏请下廷臣筹足饷救荒之策，上命永吉详具以闻。永吉因言：“各省兵有罪革占冒，马亦有老病弱毙，十汰其二。以百万之饷计之，岁可省二十万。

即以裁省之项，酌定直省灾伤分数，则兵清而赋亦减。”上嘉纳之。

畿辅奸民，每藉投充旗下，横行骫法。永吉疏陈其害，谓：“上干国法，下失人心，请敕禁王大臣滥收人投旗，以息诸弊。”十年，擢兵部尚书。十一年，与刑部尚书觉罗巴哈纳等分赈直隶八府。转都察院左都御史，擢秘书院大学士。

永吉在兵部，鞫德州诸生吕煌匿逃人行贿，谳未当，下王大臣诘问，永吉厉声争辨。事闻上，谕曰：“永吉破格超擢，当竭力为国，乃因诘问，辄至忿怒，岂欲效陈名夏故态耶？”左授仓场侍郎。十二年，仍授国史院大学士。寻加太子太保，领吏部尚书。

十四年夏，旱，疏请“下直省督、抚、按诸臣清釐庶狱，如有殊常枉屈，奏请上裁；赎徒以下，保释宁家”。下所司议行。旋以地震具疏引咎，上复责其博虚名。

十五年，以兄子树德科场关节事发，左授太常寺少卿，迁左副都御史。十六年，卒。

上以永吉勤劳素著，命予优恤，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通。

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明天启五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顺治元年，以天津总督骆养性荐，授原官，调刑部。疏言：“旧制，大逆大盗，决不待时，馀俱监候秋后处决，未尝一罹死刑，辄弃於市。请凡罪人照例区别，以昭钦恤。新制未定，并乞暂用明律。俟新例颁行，画一遵守。”二年，复疏言：“流寇暴虐，今剿灭殆尽。

恐寇党株连，下民未获宁止。请速颁恩赦。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简用务在得人，庶可广皇仁，布实政。”并得旨允行。骆养性被讦贪婪通贼，辞连崇雅，谳不实，免议。给事中庄宪祖劾崇雅衰庸，崇雅疏乞罢，留之。五年，擢尚书。

六年，加太子太保。八年，调户部，加少保。十年，引疾告归，命仍支原俸。旋召还。十一年，授国史院大学士。十二年，复以老乞休，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入谢，上见其老，赐御服，谕曰：“卿今还里，服朕赐衣，如见朕也！”临行，复召见，赐茶，慰以温语，命大学士车克送之。十三年，敕存问。康熙五年，卒。明福王时，定从贼案，崇雅与卫周祚、高尔俨皆与。

卫周祚，山西曲沃人。明崇祯进士，官户部郎中。顺治元年，授吏部郎中。再迁刑部侍郎，疏言：“各省逮捕土寇，坐辄数十人，请饰鞫讯得实，具狱词解部。

京师多讦讼，请严反坐罪。功臣犯法，请复收赎之令。”调吏部，疏言：“六部司属，请每岁令堂官纠举黜陟。”“疆圉新辟，招民百名，即授知县，暂委各官，即予本职，乃一时权宜计。请试以文义，有不娴者，招民改武职，暂委授佐杂。”皆下部议行。擢尚书，历工、吏二部。十五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改国史院。以葬兄周胤乞假还。复起授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以疾乞休。康熙十四年，卒，谥文清。周祚居乡谨厚，圣祖称之。西巡，遣大臣酹其墓。

周胤，明崇祯七年进士，官御史。顺治初，授原官。官至兵部侍郎。

高尔俨，直隶静海人。明崇祯十二年进士，官编修。顺治初，授秘书院侍讲学士。迁侍郎，历礼、吏二部，擢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九年，为御史吴达所论，乞罢。旋起补弘文院大学士。十二年，卒，赠少保，谥文端。

张端，山东掖县人。父忻，明天启五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端，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李自成入京师，端从忻皆降。顺治初，忻以养性荐，授天津巡抚。端亦以荐授弘文院检讨。三迁为礼部侍郎。十年，授国史院大学士。十一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安。忻以静海土寇乱罢，后端卒。

养性，崇祯时官锦衣卫都指挥使，颇用事。大学士吴甡戍，周延儒死，皆有力。

来降，授总督。寻坐事罢，仍加太子太傅、左都督，进太子太师。求自效，授浙江掌印都司。卒。

论曰：世祖既亲政，锐意求治，诸臣在相位，宜有闳规硕画足以辅新运者。如蒋赫德请惩贪蠹；权首请田赋循万历旧额，并罢祖军、民壮；永吉议清兵额、恤灾伤，痛陈投旗之害；之俊、崇雅郑重断狱：可谓能举其大矣。若巴哈纳以细事塞明问，以渐、宫以巍科虚特擢，及额色赫、车克辈，皆鲜所建白。要其谨身奉上，亦一代风气所由始也。

## 列传二十六

沈文奎李栖凤马鸣佩马国柱罗绣锦绣锦弟绘锦雷兴王来用 丁文盛子思孔祝世昌

沈文奎，浙江会稽人。少寄育外家王氏，因其姓。年二十，为明诸生，北游遵化。天聪三年，太宗伐明，下遵化，文奎降。从贝勒豪格以归，命值文馆。汉军旗制定，隶镶白旗。六年六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因略宣府边外。明文武大吏请盟，上还师。八月丁卯，召文奎及同值文馆诸生孙应时、江云深入宫赐馔，命策和议成否。文奎等皆言明政日紊，中原盗贼蜂起，民困於离乱。劝上宣布仁义，用贤养民，乘时吊伐。文奎等退，各具疏陈所见。

文奎疏言：“先帝用兵之初，势若破竹，盖以执北关之衅，名正言顺。其后多疑好杀，百姓离心，皆曰利我子女玉帛耳。上宽仁大度，推心置人。今师次宣、大，长驱而入，谁复敢当？乃以片言之故，卷甲休兵。大信已著，宜乘时遣使，略逊其辞，以践张家口之约。夫不利人之危，仁也；不乘人之乱，勇也；不失旧约，信也：一举而三美归焉。或谓南朝首吝王封，次论地土人民，和必不成。臣谓和否不在南朝，在上意定不定耳。且和而成，我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或蓟镇，或宣、大，或山海，乘时深入，诞告於众曰：‘幽、燕本金故地，陵墓在房山，吾第复吾故疆耳。’师行毋杀人，毋劫掠，则彼民必怨其君之不和，而信我无他志矣。

大凌河降夷，上赦之刀斧之下，复加以恩育，其所以去者，皆父母妻子牵其念耳。

文王王政，罪不及孥。执杀逃亡，已正国法。岂可因兄及弟，因父及子？以一降夷而使众降夷自危，且使凡自大凌河降者人人坐疑，非上明白宣谕，上下暌违，终不能释也。我国衣冠无制，贪而富者，即氓隶，冠裳埒王侯；清而贫者，即高官，服饰同仆从。乞上独断，定衣冠之制，使主权尊，民志定，贤愚佥奋，国日以强。”

云深疏言：“南朝未能决和，宜倍道径取山海。山海既破，八城折入於我，再与画界议好，和乃可定。”

应时疏言：“用兵当先足民。年来国用不舒，今岁又被灾，十室九空，宜乘时究方略，转虚为盈，此宜急议者也。八门徵税，正税外有羡银，税一两非增三四分不收，朘削穷民脂血，此宜严覈者也。六部公廨已毕工，人人当尽心力为上治事，否则不惟负上，抑且负此巨室，此宜申饬者也。大凌河新夷，固自取灭亡，然边防严则逋逃何自越，此亦宜申饬者也。”

是岁近明边蒙古部民逃入沙河堡，明兵索还。文奎、应时疏中曰“降夷”，曰“新夷”，盖谓是也。

九月，文奎复疏言：“臣自入国后，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劝上勤学问者。上喜阅三国志，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帝王治平之道，奥在四书，迹详史籍。宜选笔帖式通文义者，秀才老成者，分任移译讲解，日进四书二章，通鉴一章。上听政之暇，日知月积，身体力行，操约而施博，行易而效捷。上无曰‘此难能’，更无曰‘乃公从马上得之’，乌用此迂儒之常谈，而付之一哂也。上用人亦宜详审，臣第就书房言之。书房出纳章奏，即南朝之通政司也。自达海卒，龙什罢，五榜式不通汉字，三汉官又无责成。秀才八九，閧然而来，群然而散。遇有章奏，彼此相诿，动淹旬月。上方求言，而令喉舌不通，是何异欲其入而闭之门乎？宜量才委用，或分任俾责有所专，或独任俾事有所总。至笔帖式通文义者，惟恩国泰一人，宜再择一二以助不逮。立簿籍，定期会，使大事不过五，小事不过十，分而任之。课勤惰，察能否，而从以赏罚，则政柄不摇，贤愚并励矣。”

七年七月，疏言：“图事功者，以得人为先务。顷闻开科取士，诚开创急事也。

然臣以为非抡才之完策，上宜发明谕，不拘族类，不限贵贱，不分新旧，有才能者许自荐，知人有才能者许保举。自荐者择有智识之臣，畀以抡选，而严挟私徇情之罚；保举者不避父子兄弟，但令立状记籍，异日考其功罪，与同赏罚，然后亲加省试，量才录用。有技能则超擢，无才行则责谴。奴隶工商，有善必取。显官贵戚，有恶必惩。招以真心实意，歆以高爵厚禄，绳以严刑重罚。好荣恶辱，人情所同。

虽不能拔十得五，於千百中得数人，而已足为用矣。”崇德元年，甄别文馆诸臣，文奎列第二，赐人户、牲畜，授内弘文院学士。七年八月，以醉乘马犯卤簿，论死，上宥之，仍命断酒。

顺治元年，世祖定鼎，七月，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时畿南未定，保定、大名、真定所属诸州县，盗千百并起，焚掠为民害。文奎到官，驻真定，训练所部兵，与巡按卫周胤谋捕治，盗渠赵崇阳等数百人降。有韩国璧者，为盗宁晋泊，拒官军。文奎即用崇阳捕斩国璧，歼其徒。遂分部总兵王巇、守备刘文选等将兵逐贼。

巇等讨灭香炉、乔家二寨，戮其渠钱子亮、赵建英。文选等攻深州，戮其渠于小安；攻晋州，戮其渠马数全。於是冀州郭世先、保定李库、内黄李君相、顺德袁三才数十渠魁，并就俘戮。散其胁从，录骁勇置部下。畿南渐定。州县吏徵赋仍明季旧习，优免多则蚀赋，摊派行则厉民，文奎疏请悉从正额；宁晋泊地肥而赋轻，豪右竞占，逋赋为州县吏累，文奎疏请招民分耕纳赋；二年正月，疏言畿南民重困，岁贡绵丝诸品，皆求诸他行省，请改折色；二月，又论诸卫所地纳赋丁入保甲，皆当属州县吏：并见采择。李联芳、张成轩等为盗南皮、盐山间，四月，遣都司杨澄、守备徐景山捕治，戮联芳等九十三人。

寻命加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五月，改命总督淮、扬漕运。淮、扬群盗，高进忠、魏用通、高升三人者为之魁，复有酆报国、司邦基挟明宗室新昌王，与相应为乱。文奎遣游击裴应旸等击斩用通，总兵王天宠亦击破升，报国、邦基为其徒缚诣江宁以降；进忠走崇明，亦降。十二月，复令总兵孔希贵、苏希乐逐盗如皋，得其渠于锡籓、刘一雄。三年八月，又与淮徐道张兆熊发兵击斩邳州盗杨秉孝、王君实等。江、淮间始稍安。十月，疏请禁革苏、松诸府徵漕积弊，悉去官户、儒户、济农仓诸名，著为令。四年正月，以擅免荒田赋，又渎请明陵祀典，夺职。

五年十二月，起为内弘文院学士。六年，充会试总裁。八年，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得罪，文奎以知睿亲王多尔衮令改实录不上言，当坐，上命免议。四月，复命以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请复姓沈氏。七月，疏请慎选运官，清核舍馀，合选殷丁，清勾黄快，皆漕政大端，凡四事。十年，率师讨胶州叛将海时行。十一年，遣兵捕硃周錤，清通、泰滨海逋寇。江北庐、凤、淮、扬诸府灾，文奎请蠲赋，户部议未定，冬尽未启徵。九月，文奎坐督运愆迟，左迁陕西督粮道。寻卒。

与文奎同时以诸生直文馆者，云深、应时同被召对。又有李栖凤、杨方兴、高士俊、马国柱、马鸣佩、雷兴辈，盖皆文奎疏中所谓秀才八九者也。栖凤、方兴、国柱、鸣佩、兴自有传。云深后不著。应时为启心郎，以祝世昌请毋以俘妇为妓，为改疏稿，坐死。士俊尝上疏谓：“上定例一丁予田五日，衣食於此出，力役於此出。民已苦不足，况以绳量田，名五日，实止二三日。将吏复占沃地，役民以耕，宜禁革。民间贷金，当视金多寡定取息重轻，其有逾度者，宜坐罪。”日者，满洲以计田，土俊用当时语也。士俊入关后，尝为湖广巡抚，收长沙，克衡州、常德，有劳。

方上召文奎等策议和成否，亦谕吏民令建言。有胡贡明者，疏言：“我国与南朝未尝无内外君臣之分。今既议和，当遣使修表，姑听其区画。如不欲为之下，遂图大事，必如汉高祖而后可。”因谓鼓舞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人心，皆未若汉高祖。贡明先尝上疏请更养人旧例，略言：“太祖时方草创，土地、人民、财用皆与诸贝勒均之。今尚沿此习，上名虽有国，实不啻正黄旗一贝勒耳。一人寸土，上与诸贝勒互不相容。十羊九牧，即有中原不可以为治。出师得财，当以三属上，七分畀诸贝勒。得人聚而赎之，视其贤不贤，厚薄予夺，权得以自操，而人心亦归于一。”至是又别疏申前说，并反覆言养豪杰当破格，如高祖之于“三杰”。上览先疏，颇韪其语，谓后出师当用汝议；览后疏，责其语冗。贡明复上疏抗辨。

七年，又有扈应元者，疏诋汉官但求名利，语近戆，略如贡明。别疏陈七事，谓备荒宜储粮；编丁宜恤老；筑城建关宜不妨农业；出师宜选公正廉能吏，拊循新下郡邑；取士宜尚德行；求言宜置谏官；乘机取天下，在人心不在火器。上览其疏，至论筑城建关，疑勿善也，不竟阅。应元亦上疏抗辨。

贡明隶镶红旗，亦诸生；应元隶正白旗，自署“隐士”。

李栖凤，字瑞梧，广宁人，本贯陕西武威。父维新，仕明为四川总兵官。尝官蓟、辽，家焉。马鸣佩字润甫，辽阳人，本贯山东蓬莱。其先世尝为辽东保义副将，因占籍辽阳左卫。栖凤、鸣佩皆以诸生来归，事太宗，并值文馆。崇德元年，甄别文馆诸臣，栖凤、鸣佩俱列二等，赐人户、牲畜。汉军旗制定，同隶镶红旗。世祖定鼎，授栖凤山东东昌道，鸣佩山西冀南道。顺治二年，收湖广，移栖凤上荆南道，鸣佩下湖南道。

方栖凤值文馆，治事勤慎，达海等闻於上。上命司撰拟，移写国书。达海卒，栖凤言文馆无专责，椟贮官文书，人得窃视，虑有漏言。上召王文奎等谘和议成否，栖凤上疏言：“臣侍文馆几七年，今上与南朝议和，谋及群臣。臣愚以为时政有可惜者二，当速图者六。先帝劳心力、训练劲旅以遗上，上当法先帝赏罚出独断，有功虽贱虽仇必赏，有罪虽贵虽亲必罚。若不振奋鼓舞，必且习为泄泄，弛已成之业。

此可惜者一也。上天姿英敏，诚大有为之君也。臣见诸臣章奏，辄曰‘上宽仁大度’，此则谀耳。创国之君，不欲过刻，亦不欲过宽。用人听言，审察其可否，中夜而思，如何使人畏，如何使人喜，而后可以驱使。倘信虚誉而毗于仁厚，必误上英敏矣。

此可惜者二也。民以食为天。今岁水且螟，米值骤昂。上宜速出师攻关外八城，八城为我有，岂复虑我民之枵腹耶？一失此机，民无食且流散，国亦稍稍衰矣。当速图者一也。上旧得人民，兵农工役，物物皆备。惟频岁役民筑城，此毁彼建，不得休，民未必无怨。昨闻大凌河西夷复加诛戮，奈何先与之誓而后又杀之也？今宜罢非时之工，广养人之惠。当速图者二也。南朝东西支梧，奔命不遑，势必且南迁。

祖大寿与上尝有盟约，当急遣使游说，乘机进兵，迟则失时。当速图者三也。君虽圣，必赖贤臣以调燮之。近虽有二三骨鲠之臣，位卑禄薄，信任未专。如永平道张春，在彼中号有谋略，上宜隆以礼遇，心虽金石，将为我镕。我国虽边鄙，未始无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速图者四也。诸臣多请制定衣冠，尚未允行。夫所谓衣冠，岂必如南朝纱帽圆领而后可？但能别尊卑，差贵贱，即是制度。国体威严视斯，人心系恋视斯，纲纪法度，风移俗易，莫不视斯。当速图者五也。达海竭心力奉上，及其卒，敛乃无鞾，其廉若此，未闻上破格矜恤。总兵布三取辽阳首功，先帝赐敕免死，今以事夺官，且下之狱，不过以愚直得罪。功过贪廉，自古无全才，不可拘於一。当速图者六也。”调为上荆南道参政。明年六月，迁湖广右布政使。

十月，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安徽。吴继、程国柱等为寇休宁、婺源间，栖凤檄总兵李仲兴、许汉鼎等帅师捕治，获所置总兵江乌、郑恩祥，降张天麒、江周等千人。其党赵正挟明瑞昌王谊贵攻宿松，栖凤率总兵卜从善、冷允登御之洿池，斩千级，获谊贵及正子捷应，弟允升。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上其事。旋坐属县滥徵赋不举劾，左迁。

六年，复自浙江嘉湖道参议授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明桂王由榔遣兵略广东诸郡县，尚可喜、耿继茂军驻广州，栖凤驻南雄，为具储糈。七年，合兵克韶州，并破雷州、廉州诸寨。八年，明将曾志建侵韶州，栖凤令南韶道林嗣琛、游击张玮等击之，斩二千馀级。九年，遣副将先启玉等攻钦州，获叛将李成栋子元胤。十年，明将李定国自梧州侵肇庆，栖凤遣兵败之龙顶冈；寻分遣总兵徐成功、吴进功等复罗定州东安县。捷闻，上手书“知方略”三字以赐。又遣副将陈武、李之珍徇高州，至沙江。敌循江岸列寨，师渡江纵击，获所置副将姚奇、中军余元玑等。克化州、吴川县，焚其垒，歼敌。以功进兵部右侍郎。

十五年三月，考满，加兵部尚书。六月，命总督两广。时明桂王走云南，其将陈奇策及明江夏王蕴钥、德阳王俨锦等据上思州，旁掠诸县，栖凤令总兵栗养志等讨之，获奇策等；又剿抚那锦、板强诸寨，定太平、思恩诸府。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九月，分设广东、广西两总督，栖凤督广东。十二月，以老乞休。康熙三年正月，卒。

鸣佩，天聪三年，授工部启心郎，仍直文馆。六年，与同官罗绣锦疏论输粮令，语详绣锦传。崇德八年，授半个前程。顺治三年，自下湖南道参政授户部侍郎衔，总督江南粮储兼理钱法。疏言钱法首禁私铸，犯必诛，并请设钱法道专其责；江南军饷不足，请留关税佐之：皆议行。八年，入为户部侍郎。十年，改总督仓场侍郎。

十一年二月，命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劝垦宣府、大同荒地三千馀顷。盗发平阳，鸣佩令副将许占魁等捕治，分兵扼隘，诛其渠张五等二百八十馀人，降其党九十馀。

十月，加兵部尚书，移督江南、江西。时郑成功为寇海上，陈其纶、汪龙等为明将，号为侯、伯，据郡县，遥应成功。鸣佩檄总兵胡有升等攻其纶瑞金，破大柏山寨。其纶走宁都天心寨，寨民获以献；复获龙九江，并击破成功之徒胡宁等。未几，明将张名振以舟师侵崇明，鸣佩亦以舟师御之，名振败走，得其副将林正礼等；复周历松江、崇明诸郡邑，视形势，疏陈水陆攻守之策。会给事中张玉治言江宁提督当移驻苏州，吴淞宜增兵，上令鸣佩覈议。鸣佩请令江宁提督分兵守刘河、福山，苏松提督驻吴淞，不烦更增兵，但令与江宁提督互策守御为犄角。得旨，如所议。

十二月，名振兵复侵崇明，以舟师断海港，官军莫能渡，鸣佩密令民束草削★H9，佐军焚敌舟，俘馘无算，名振夜引去。十三年正月，降所置总兵顾忠，副将黄忠、董礼等百馀人。顾忠故剧盗，号“纲仓顾三”，善水战，至是降，敌益沮。复率参将吴守祖等出海，至浙江独山破敌。分兵讨吉安、赣州盗，败之上坪；讨徽州盗，剿花桥诸寨。闰五月，以目疾乞罢，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五年正月，卒。

鸣佩尝荐梁化凤有大将才，及成功入攻江宁，赖化凤破敌。栖凤、鸣佩子弟皆才。栖凤弟栖凰漕运总督加太子太保，栖鹍、栖鸾总兵，栖鸣广东提督；子镇鼎，亦官广东提督，加太子太保。鸣佩子雄镇，自有传。

马国柱，辽阳人。天聪间，以诸生直文馆。六年，诸生胡贡明请更养人旧例，语附见沈文奎传。国柱上疏，谓：“以家喻国，上犹祖父，诸贝勒犹子弟，而人则妻孥也。祖父重持家，子弟喜便嬖，好恶不同，不能迫而从也。我国正直者多贫贱，贪佞者多富贵。正诎而邪申，欲国之兴得乎？宜采贡明议，无分新旧人，悉养於上。

如疑八家分人而赡为先帝旧例，试思先帝时虽曰分赡，而厚薄予夺操之一人。今昔相较，果何如乎？况善继志者谓之大孝。先帝至今日，亦当更旧习。苟益於国，何有於小嫌？且利於八家，而上独擅焉，诚不可也；今养人乃劳事，虽专之，庸何伤？”

先是，国柱与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合疏请置言官，是疏并申言之；而诸上书言时事者，扈应元、徐明远、许世昌、仇震疏中往往及是。应元事见沈文奎传。明远，明兵部吏，自永平降，隶镶黄旗。疏并请禁交结，定法度，立管屯将吏考课黜陟之制，禁管台将吏掊克士卒，禁八门监榷不得用重秤，豁流亡户籍，录閒冗吏，革鬻良人为妓。世昌，正红旗牛录章京。疏并请定先帝谥号，建中书府。

震，明武进士、都督佥事。疏自署“俘臣”，并请译书史，申法律，简贤才，与明通和。

八年，太宗命礼部设科取士，中式为举人，国柱与焉。直文馆如故。崇德初，始置都察院。三年，授国柱理事官。汉军旗制定，隶正白旗。顺治元年，从入关，授左佥都御史。师已定大同、代州，七月，命国柱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道昌平，出居庸关，至代州任事。师自忻州克太原，国柱进驻太原。师行，任策应。汾州、平阳、潞安、泽州诸府以次底定。李自成将李过、高一功走保绥德，国柱疏请分兵东西夹击，使贼首尾不相应，上韪其议。二年，遣游击杨捷击斩阳曲盗阎汝龙，别将讨岚县盗高九英，降四十馀寨。交城盗梁自雨、河曲盗李俊与九英犄角，国柱复分兵捕治。国柱抚山西年馀，捕诛自成馀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客军数往来，苦供亿繁，国柱悉心措置，民不知兵。十月，擢兼兵部侍郎，总督宣、大。

四年七月，加兵部尚书，移督江南、江西、河南三行省。五年正月，安庆乱者冯洪图陷巢县，掠无为州，国柱令按察使土国宝从侍郎鄂屯帅师讨之，获洪图及其党蒋懋修、锺武等。江西总兵金声桓叛，其将潘永禧犯徽州，国柱遣满洲驻防官兵击破之，复祁门、黟二县。上命征南大将军谭泰帅师讨声桓，克九江、南康、饶州等府。明尚书余应桂据都昌，出没鄱阳湖，国柱令副将杨捷等从谭泰攻克都昌，获应桂；复击败其将邓应龙等於武宁。十月，广东叛将李成栋自南雄侵赣州，国柱遣将与江西巡抚刘武元合兵击杀之。

六年，有王定安者，为乱於湖广，陷罗田，结英山盗陈元等掠霍山，国柱遣中军副将硃运亨等击之，战於三尖山，元等引去；又令总兵卜从善剿白云、梅家、英窠诸寨。明石城王统锜率五千馀人自金紫寨赴援，倚山列阵，从善与战，俘馘甚众，获所置总兵孔文灿、副将方学达等。国柱复率师会江宁昂邦章京巴山、提督张大猷讨六安盗，围将军寨，击斩其渠张福寰，降所置总兵王俊、副将霍维伦等。安徽境诸弄兵者，往往依山结寨相望，至是始尽。

明鲁王以海在舟山，其将吴凯据大兰山为声援，上命国柱策剿抚。国柱知宁波诸生方圣时与以海臣严我公友，使为游说，我公遂降，国柱护送京师。上遣赍敕招凯，国柱复寓书焉，凯与其将顾奇勋、姜君献、陈德芝等降。七年，加太子少保。

九年七月，有张自盛者，为乱於福建，阑入江西境，保大觉岩，国柱檄提督刘光弼击斩所置总兵李全等，遂获自盛。十一年正月，明将张名振攻崇明、刘河、吴淞，国柱募水师，遣总兵王璟、副将张恩达分将之，败之於靖江，复败之於泰兴，毁其舟，名振引去。二月，有赖龙者，为乱於湖广，号“红头贼”，自桂东侵江西境，国柱与湖广总督祖泽远合兵攻桂东，得龙，乱乃定，复加太子太保。旋致仕。

国柱初至江南，驻防兵与民不相习，国柱善为抚戢，令行禁止，兵民相安。康熙三年二月，卒。

天聪八年，举人凡十六人，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硃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得八人。国柱及绣锦、兴、来用入关后，皆至督抚，而国柱、绣锦、兴又同值文馆。

绣锦，亦辽阳人，以诸生来归。天聪五年，与马鸣佩同授工部启心郎。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众，计国中无问官民，计口储粮，有馀悉输官，视市值记籍，徐为之偿；有馀粮不输者，许家人告发。绣锦、鸣佩疏言：“民有馀粮，孰肯输之官？

纵令首告，有仇则讦，无仇则隐，所得必少。且民不敢以粮入市，新人粮不足及旧人之无粮者，皆无所於籴。不若出令，无问满、汉、蒙古官生军民，人输粮一斗。

有粮者固易办，无粮者人出银二三钱，籴以输官，亦无大损；其有馀粮原输官者，奖以升赏：此两便之术也。”崇德元年五月，授内国史院学士。纂太祖实录成，得优赉。汉军旗制定，隶镶蓝旗。七年，兼牛录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七月，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时李自成西走，其党掠卫辉、怀庆间，而原武、新乡诸县盗竞起。绣锦至官，与总兵官祖可法等谋防御。

疏言：“自成之众二万馀，攻怀庆甚急。明尚书张缙彦等拥兵河上，副将郭光辅、参将郝尚周不应徵调，叛而为寇。明兵在南，流寇在西，请发兵靖乱。”上已令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帅师南征，令取道河南捕治群寇。绣锦亦遣卫辉参将赵士忠等攻破娄兒寺盗寨，擒其渠。绣锦请以河北荒地万馀亩令守兵屯垦，得旨俞允。

二年十一月，擢兼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广、四川。湖南诸州县尚为明守，自成从子锦拥众降於明，侵湖北。绣锦至荆州，锦率众来攻。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自江宁来援，锦败走。勒克德浑师还，锦又至，绣锦帅师御之，锦复败走。有胡公绪者，据天门八百洲，四出焚掠，戕署盐道周世庆，绣锦遣中军副将唐国臣、署总兵杨文富等分道讨之，获公绪，毁其巢。三年六月，遣总兵官徐勇击破麻城山寨，获其渠梅增、周文江；岳州署总兵官高蛟龙等击斩满大壮，获龙见明等。九月，明总督何腾蛟寇岳州，绣锦遣将御之，多所斩获。十月，遣总兵郑四维等定夷陵、枝江、宜都三州县。

四年，定南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等略湖广，取长沙、衡州、宝庆、辰州诸府。

绣锦条奏增设镇协，下部议行。王光泰以郧阳叛，上命侍郎喀喀木帅师讨之，绣锦与合兵克郧阳，光泰走四川。五年，金声桓以江西叛，湖南骚动，常德、武冈、辰、沅诸府州复入於明。绣锦疏留喀喀木驻荆州，而分遣总兵徐勇、马蛟麟等分守要隘，屡败明将马进忠等。上复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共率师徇湖南，渐收诸郡县。绣锦疏请移降卒腹地，毋使师还后复为馀孽煽诱，上嘉纳其言。九年七月，卒，赠兵部尚书。

弟绘锦，自通政司理事官再迁，终贵州巡抚。

兴，亦辽东人。太祖时，以诸生选直文馆。事太宗，授秘书院副理事官。崇德间，迁都察院理事官。汉军旗制定，隶正黄旗。顺治元年十月，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天津。李联芳、张成轩为乱沧州、南皮间，兴与总兵官娄光先帅师讨之。成轩等将遁出海，师已扼海口，乃惊溃，投水死者强半。兴复遣兵捕治，斩渠宥胁，盗尽散。疏言大沽海口为神京门户，请置战船为备，下所司议行。二年四月，移巡抚陕西。陕西方被兵，民多流亡，兴招徠抚绥，疏述其状。上旌以冠服、裘马。三年，肃亲王豪格帅师自陕西徇四川，师未至，有孙守法者，为乱於兴安；贺珍又以汉中叛。兴移潼关兵戍商州，密檄汉羌道胡全才为备，待师至，悉戡定。兴疏请陇州置兵，临洮、巩昌留屯军防边，皆报可。四年四月，以疾乞罢。十年八月，复起巡抚河南。未上，卒，赠兵部侍郎。

来用，亦隶镶蓝旗。授工部启心郎。顺治初，再迁山西布政使。三年，师略四川，三月，授来用户部右侍郎，总督山西、川、陕粮饷，驻西安。疏言陕西兵后民困，请蠲荒徵熟。山西铜缺，铸钱多，定值过低，商不前，请酌增。四年，疏言汉南遘贺珍乱，蹂躏荒残，请恩赈，并敕部储备肃亲王还师饷糈。五年，疏言河西回乱，运河阻，诸军南讨，请发湖广漕供饷。又言汉中屯军岁饷数十万，请专设饷司。

皆如所请。六年，疏言兵出镇，赡其孥如所食糈。司兵者请自离伍日起，司饷者请自到军日起，持异议，请定例画一。部议以应徵日起，中途逃亡，不得滥与。八年正月，御史聂玠劾来用专倚中军王桢，自隳职业，部议左迁，援赦免。七月，裁缺。

九年，命巡抚顺天。十年，移驻河间。十一年，以定南王孔有德丧归，其属吏或格诏书不出迎，坐左迁。十四年，改授河南大梁道。寻卒。

丁文盛，广宁人。初为明诸生。天命六年，归太祖。天聪间，授兵部启心郎。

七年正月，偕同官赵福星疏言：“师行戒毋扰民，子女玉帛，秋毫无犯，但发仓库以佐军兴。攻关东八城，当先其易者，后其难者。舍宁、锦、前卫，但得其他小城，因粮以度师，进攻山海。旧制编民为兵，十丁而取一。当令诸甲喇及领屯将吏，慎选年事盛强、身家相称者，毋许以他人代。永平砲兵衣食不足，宜择其技精者授千总，督演习，食糈视铸砲之工。哈喇沁降者置辽河外，虑且逃亡，宜移屯腹地。”

及孔有德。耿仲明来降，五月，文盛、福星上疏请水陆并进，攻山海，取旅顺；并言：“毛帅来归，令金、汉官吏出羊、鸡、鹅、米、肉以赡其兵。臣虑新人未必肥，而旧人已不胜瘠。复使市马，力尤不能举。若用八门税，一二月已足。”孔有德等，毛文龙部曲，文龙尝使冒其姓，故是时犹称毛帅。及旅顺既下，七月，文盛、福星复请城旅顺，加意防守。考绩，授世职牛录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授山东登莱兵备道参政。二年六月，授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濰县盗张广为乱，以数千人攻莱州，文盛令游击冯武乡等讨之，战三埠，再战红山口，斩广党尼思齐、赵明春。广走平度，游击杨遇明逐之，及於徐里甿，射广殪，歼其徒。明季马政弛，驿马缺，求诸民，文盛疏请以馀存驿站银市马。明季增牙税及他杂税，文盛疏请罢。临清、东昌、平山诸卫置兵五千人，虚额逾半，文盛疏请减，留二千人，节饷令州县募壮丁逐捕盗贼。别疏又请教有司清刑狱，禁狱卒毋虐囚。皆下部议行。三年，盗发茌平、高唐诸县，文盛请兵，上遣副都统觉善率师捕治。四年，文盛被弹事不胜任，左迁河南按察使，稍迁福建布政使。七年，卒。

文盛子思孔，字景行。顺治九年进士，选庶吉士。四迁，授陕西汉羌道副使，康熙二年，巡抚贾汉复劾思孔追胥役蚀粮草逾限，左迁河南开封府同知。思孔诣通政使自列胥役蚀粮草，狱瘐家罄。事上巡抚，巡抚久乃入告未尝逾限，下总督白如梅勘实。复授直隶通蓟道。直隶未设布政、按察两司，八年，巡抚金世德请增置保定守道领钱穀，以授思孔。再迁江南布政使。时吴三桂乱方定，师行江西、湖广，思孔主餽运，应期不愆。禁旅还自福建，庀役具舟，科量悉当。修苏州府学，置育婴堂、养济院，诸政皆举。二十一年，遇大计，总督于成龙以思孔督赋未中程，不得举卓异，特疏荐廉能，上命准卓异。二十二年，擢偏沅巡抚。偏沅所领七郡，溪山环互，民、僚杂处，反侧初定，馀孽每煽乱，思孔抚其渠，群盗渐散。复岳麓书院，御书旌楣。

二十七年，移抚河南，方上，而有夏逢龙之乱，复移抚湖北。逢龙私自署置千总胡耀乾，参将李廷秀，马兵周凯、万金镒皆号总兵，守备林德号副将。上命振武将军瓦岱帅师讨之，趣思孔诣荆州主饷。思孔以武昌仓库皆陷贼，诸军饷乏，乃发河南库帑，护诣襄阳，诸军资以济，疏报称旨。七月，瓦岱师至，蹙贼黄州，诛逢龙，而耀乾等尚据武昌拒命。思孔至汉口，具舟渡江，单骑叩汉阳门，呼耀乾出见，耀乾等遂降。思孔入武昌，数耀乾等罪而诛之，并戮所置巡抚傅尔学、布政娄方顺、驿道金奇功，凡八人，武昌遂定。九月，复设湖广总督，以命思孔。陈龙越八者，逢龙之徒也，二十八年五月，谋为变，期夜半。思孔晡始闻，执陈龙越八戮於市，他悉不问。设水师，分戍武昌、荆州、岳州、常德。尝岁饥，便宜发帑市米江西，平值以籴。

三十三年四月，移督云、贵。八月，卒。

祝世昌，辽阳人。先世在明初授辽阳定边前卫世袭指挥，十数传至世昌，为镇江城游击。天命六年，太祖克辽阳，世昌率三百馀人来降，仍授游击，统其众。命董筑沈阳、辽阳、海州三城，事竟，授沈阳城守昂邦章京。

天聪五年，从征大凌河。六年，太宗阅乌真超哈兵，赉诸将，世昌与焉。寻迁礼部承政，授世职参将。七年七月，克旅顺。世昌疏请大举伐明，谓：“攻城当专用红衣砲，国中新旧三十馀具，沈阳留四具，城守已足，馀悉载军中。砲多则糜药亦多，药局制药，硝丁淋硝虑不足於用。旅顺新获硝磺，宜以其半送氵审阳制药。

师行克城邑，当得练达谨慎之吏，不求小利，不贪财贿，乃能戢民心、保疆圉，宜预选令从军备任使。用兵当兼奇正，轻兵先发，夺人畜，掠储峙，然后整军挟红衣砲自大道徐进。”上寻遣贝勒阿巴泰等将二千人略山海关外，未深入，引还。

崇德七年，疏请禁俘良家妇鬻入乐户，上谕都察院承政张存仁、祖可法曰：“世昌岂不知朕禁乐户？而为此疏，不过徇汉人，藉此要誉耳。朕度世昌身在我国，心犹乡明。世昌果忠於明，明以元功臣田、刘、张三姓之裔隶乐户，世昌何不闻有言乎？朕视满、蒙、汉若一体，尔等同心辅国。譬诸五味，贵调剂得宜。若各相庇护，是犹咸苦酸辛不得其和。尔等徇世昌而不举劾，咎在尔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尔等能如曾之省身，则何过之有？”旋命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与诸汉官会鞫，坐世昌死。其弟世廕同居，知其事，启心郎孙应时为改疏稿，皆死。礼部承政甲喇章京姜新、甲喇章京马光先见疏稿称善，当夺职坐罚。上命诛应时，而贷世昌、世廕，徙边外席北。新解承政，与光先皆贳罪。

顺治二年，召还，隶汉军镶红旗。四年七月，授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时盗发盂、五台、永宁、静乐诸县，世昌遣兵捕治。五年十二月，上遣英亲王阿济格等戍大同备边，总兵官姜瓖疑见诛，遂叛。世昌檄诸县兵还守省城，瓖遣兵陷朔州、岢岚，攻代州急，世昌帅师赴援，疏请发禁旅出居庸取大同，分兵出紫荆关，至代州济师。上命阿济格等讨瓖，别遣敬谨亲王尼堪等帅师镇太原。六年正月，瓖将姚举等掠平原驿，戕冀宁道王昌龄，下忻州。固山额真库鲁克、达尔汉、阿赖等破举众石岭关，举弃忻州走。既，复袭陷宁武，万鍊踞偏关，刘迁破繁峙、静乐及交城东关。世昌疏趣援，尼堪师至，出攻宁武，逾月未下，移师向大同。瓖党以其间攻陷保德、交城、石楼、永和诸县，世昌复请发禁旅守太原、曲沃。李建泰以大学士罢归，谋应瓖叛，世昌得其手书以闻。会瓖为其将杨振威所杀，以大同降，师讨定汾、绛、潞安、永宁、宁乡诸州县。建泰与瓖将李大猷等入太平，师从之，建泰等亦降。是岁平阳盗虞允、韩昭宣为乱，攻陷州县，应瓖，陕西总督孟乔芳将兵击破之，世昌以闻。山西底定。七年，卒，谥僖靖。

天聪间，有徐明远者，疏陈时事，因言：“军中得良家妇，上悉令归故夫。此诚如天之仁，禹、汤、文、武殆莫能过。臣窃见遵化、永平俘得良家妇，其主贪利，辄鬻入乐户，得无损上仁声？且乐户既多，吏民游冶，损财物，耗精血，於国无益。

买良为贱，古著於令甲，今岂可任其所为而不之禁乎？”明远盖自永平降者，事互见张存仁传。世昌继以为言，乃得罪。

论曰：顺治初，诸督抚多自文馆出。盖国方新造，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而侍直既久，情事相浃，政令皆习闻，为最宜也。

文盛、世昌未尝直文馆，而自太祖朝已来附，抒谠效忱，遂与文奎、栖凤、国柱辈分领疆圻，各著声绩。天聪间诸言时政者，并以类附见。当时章奏，流传盖鲜，经纶草昧，毋俾终湮也。

## 列传二十七

李国英刘武元库礼胡全才申朝纪马之先刘弘遇于时跃苏弘祖吴景道李日芃刘清泰佟岱秦世祯陈锦李国英，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东。仕明隶左良玉部下，官至总兵。顺治二年，与良玉子梦庚来降。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授成都总兵。五年，擢四川巡抚。

献忠既灭，其将孙可望、刘文秀等降於明，分遣所部王命臣等窜川南，谭弘、谭文、谭诣、杨展、刘惟明等窜川东，与李自成旧部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刘二虎、邢十万、马超等遥为声援。弘犯保宁，国英击败之。命臣据顺庆，国英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克其城，获其将李先德、硃朝国等。邢十万、马超所据地近保宁，国英偕总兵惠应诏讨之，获其将胡敬，复潼川，逐之至绵州，获所置吏吕济民等。

寻招惟明、展来降，遂下绵州。六年，进复安县，克彰明，破曲山关，徇石泉。有谢光祖者，据寨抗，师行，遣兵破斩之。七年，遣副将曹纯忠、刘汉臣徇川北诸郡县，设伏击斩寇渠老铁匠、黄鹞子。九年，可望、文秀大举寇保宁，横列十五里，势张甚。国英督兵捣其中坚，别遣兵出间道击其后，大破之，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

十一年，加兵部尚书。时可望等破成都，重庆、夔州、嘉定皆为明守。吴三桂、李国翰驻军汉中，国英请敕进兵。十三年，加太子太保。十四年，擢陕西四川总督。

三桂等自汉中下重庆，遂趋贵州。文、弘、诣、二虎等分屯忠州、万县，合军攻重庆，总兵程廷俊、严自明御之，败走。文又合十三家兵逼重庆，国英自保宁赴援，次合江，诣杀文以降。国英入城安抚，弘亦与其将郝承裔、陈达先后出降。文所部犹据涪、忠二州，国英遣总兵王明德击破之。十七年，承裔据雅州复叛，国英督兵至嘉定，分三道进剿，破竹箐关入，承裔走黎州，追获之。十八年，川、陕各设总督，命国英专辖四川。

康熙元年，明石泉王奉鋡攻叙州，国英讨平之。时摇旗、来亨、二虎、宗第等据茅麓山，出掠四川、湖广、陕西错壤诸州县。议三省合军讨之，国英疏言：“贼巢横据险要，我师进攻，未能联合。宜豫会师期，分道并入，使贼三路受敌，彼此不暇兼顾。一路既平，就近会师，贼可尽歼。”上命将军穆里玛、图海将禁旅讨之，国英与西安将军富喀禅、副都统都敏会剿。明年，督兵进巫山，趋陈家坡，破二虎垒。二虎走死，摇旗、宗第夜遁。总兵梁加琦、佐领巴达世逐之至黄草坪，获摇旗、宗第及所置吏洪育鰲等。又遣总兵李良桢破小尖寨，获明东安王盛蒗，叛将贺珍子道宁以所部降。四年，疏言：“全川底定，裁留通省兵四万五千名，以马二、步一战守各半定额。”从之。五年，卒，谥勤襄。七年，追叙国英功，授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孙永升，袭职。雍正间，官南阳总兵。坐事戍军台。世宗念国英前劳，召还，洊擢至工部尚书。以永升从子时敏袭职。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刘武元，字镇籓，汉军镶红旗人，初籍辽东。仕明官游击，佐祖大寿守大凌河，天聪五年，从大寿出降。崇德六年，授刑部参政。顺治元年，改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二年，授天津兵备道。三年，擢南赣巡抚。四年，遣副将刘伯禄、徐启仁等剿捕瑞金、石城，兴国、龙安，宁都、上犹诸州县土寇，克鱼骨、莲花、丁田、钩刀嘴诸寨，斩其渠叶南枝、刘志谕、刘飞等。

五年正月，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叛，江西诸郡县皆附，外连闽、粤，赣州介其间。武元召诸将歃血誓，得仁以二十万人来攻，启仁出降，围合。武元城守三月，粮尽，斥家财佐军，励士卒奋战，遂破得仁兵。得仁退屯东山，引武元空城出战，将设伏邀击。武元知其谋，天未明，兵数百持炬为前驱，得仁兵望见，伏尽出，力战，得仁中创遁。声桓闻我师至九江，谋退保南昌，武元出奇兵袭其后，败之太湖港，斩获无算。

十月，叛将李成栋复来攻，众号百万。武元先出兵数百挠之，夜縋城出死士劫破十馀垒，遂令诸将分兵东、西、南三门出战，大破之，成栋以数骑走。叙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赐紫貂冠服、甲胄、佩刀、鞍马。六年，征南大将军谭泰既克南昌，遣梅勒额真觉善等与武元会师，克信丰，成栋宵遁，堕水死。武元分遣副将先启玉、参将鲍虎、游击左云龙等捕成栋馀党，定瑞金、雩都、崇义诸县。进攻梅岭，破木城五，获成栋将刘治国。

七年，平南王尚可喜徇广东，师自南安入，武元遣副将栗养志以兵从，克南雄、韶州二府。又遣副将高进库，游击杨继、洪起元等剿宁都土寇彭顺庆，副将杨遇明、刘伯禄、贾熊、董大用等剿大庾土寇罗荣。顺庆应声桓为乱，自号军门，窥伺郡邑；荣自明季倡乱楚、粤间，自号五军都督，聚众数万，阻山结寨二十馀，四出劫掠：至是皆就戮。叙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遇恩诏，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十年，引疾还京。十一年，卒，赠少保，谥明靖。

瀇，武元长子，袭职。疏请追叙武元赣州全城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官至副都统。

浩，武元次子。康熙间，官广西浔州知府。孙延龄叛，城陷被戕，并及其子中枢、中梁、中柱、中楫。事闻，赠太仆卿。

库礼，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太祖创业初，其四世祖昂果都理巴颜来归。

库礼事太宗。

崇德初，徵朝鲜兵从征伐，命库礼将其军。五年，睿亲王多尔衮等伐明，围锦州。上遣户部参政硕詹使朝鲜，发水师五千人、米万斛诣大凌河，库礼与梅勒额真洪尼哈将三十人导。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克其郛，斩八百馀级。复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萨穆什喀攻松山北崖，库礼以朝鲜兵二百馀先登。科尔沁部人或降於明，发砲中库礼手，库礼不为动，督战益力，卒破明兵。攻松山，明兵击正红、镶蓝二旗分守地，库礼与左翼将领勒卜忒击之，明兵引卻。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赉所获牲畜。七年，擢户部参政。

顺治初，改户部侍郎。论定都功，加半个前程。旋坐阿豫亲王多铎指，集视八旗女子，论罚鍰。二年，命如淮安总理漕储。四年九月，盐城土寇窃发，库礼与漕运总督杨声远亲往抚慰。未几，其渠周文山等以八百人夜袭淮安，自夹城东门缺口入，攻库礼官廨。库礼率中军张大治、旗鼓王国印将帐下卒数十人御之，其妻尽出廨储矢，仆婢赍送助战，众皆一当百，自丑至辰，所杀伤过当。文山等溃走，逐斩百八十馀级，尽收其印劄、军械，城赖以全。

有称明益王者，奉唐王聿键隆武号，屯庙湾，有众数千、舟百馀，将攻淮安，库礼与声远等计，设伏以待。敌舟扬帆直上，至车家桥，伏发，水陆夹击，敌死者过半，馀众走还庙湾。固山额真张大猷、巡抚陈之龙以师从之，敌据刘庄场，为屯凡十，以次剿抚，旬日乃尽定。考满，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寻召还。

七年，致仕，复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加拖沙喇哈番。卒，谥僖恪。

胡全才，山西文水人。明崇祯进士，官兵部主事。顺治元年，固山额真叶臣定山西，疏荐，起原官。二年，自郎中授陕西汉羌道，驻汉中。时叛将贺珍为乱，全才上官，抚绥彫瘵，安集流亡。招明将赵光远部曲齐升、王明德、李世勋等来降，尽收其军械，与知府杨可经等练士卒，聚刍粮为备。珍突至围城，升等奋勇冲击，世勋中流矢死。城守三十馀日，援师至，珍遁走，汉中得全。工部侍郎赵京仕疏言汉中重地，宜设巡抚，且荐全才才称仕。

三年，擢宁夏巡抚。四年，疏请颁本朝律典及性理、通鉴诸书，令士子诵习。

又疏言：“宁夏旧额兵三万有奇，设总兵及中军副将分统之。其后兵裁及半，罢中军副将。往者总兵应徵发，叛将王元遂乘隙戕巡抚焦安民为乱。宜复旧制，广兵额，设中军，调征兴庆副将马宁尝擒斩王元，请仍补斯缺。”下部议，并如所请。元党马德既降复叛，全才与总兵刘芳名发兵讨诛之。语详芳名传。是岁山、陕蝗见，全才为捕蝗法授州县吏，蝗至，如法捕辄尽，不伤稼。因以其法上闻，命传示诸直省。

初，全才任汉羌道时，令凡受贺珍劄付者，许自首，仍予劄付如其官。旋揭告汉羌总兵尤可望苛罚冒饷，藏匿伪官，可望即以擅给劄付讦全才，并坐罢。全才诣部自陈，部议以全才功大罪小，复除江西饶南道。

十年，经略洪承畴奏荐，令从征湖南。寻命抚治郧阳，提督军务。李自成将郝摇旗、刘体纯等降於明，及明桂王走南徼，遂屯聚房、竹群山间为盗。全才分兵扼冲要，驰察穀城、南漳诸地形势，檄诸将进讨，战屡胜。十三年，明桂王所置总兵李企晟入郧阳，与摇旗等合，全才遣诸将硃光祚等密捕之，执企晟。旋擢湖广总督，卒官，赠兵部尚书，谥勤毅。

申朝纪，汉军镶蓝旗人，初籍辽东。天聪八年，授刑部启心郎。文馆硃延庆疏陈时事，荐朝纪温雅正直，练达世务，处家俭，守身约，讷言敏行，足任鸿钜。崇德元年，赐人户、牲畜。

顺治元年，授河南河北道，驻怀庆，李自成之党二万馀来犯，朝纪登陴守御，昼夜不少懈，有渠乘白马薄壕，麾众攻城，朝纪举砲殪之，贼悉惊窜。二年，迁江南布政使，擢山西巡抚。三年，疏言：“驿递累民，始自明季，计粮养马，按亩役夫。臣禁革驿递滥应、里甲私派。请饬勒石各驿，永远遵守，俾毋蹈前辙。”又疏言：“各省驿站银旧额十五万有奇，明季裁充兵饷。驿费不足，辄私派於民。请敕部复原额。”又疏言：“赋役全书应裁、应留诸项，请覈实详酌，俾有司不得私徵滥派。”疏并下部议行。四年，阳城民王希尧、贾国昌等以邪教倡乱，朝纪遣中军都司白璧同冀南道武延祚率兵捕治，悉诛希尧、国昌等。汾州营卒李本清、任自兴等据永宁铜柱寨为乱，朝纪赴汾州，遣冀宁道王昌龄等率兵捕治，获本清等，焚其寨。宁乡民杨春暢等复以左道据冷泉寨为乱，朝纪遣平阳副将范承宗等讨平之，擢宣大山西总督。五年，卒。

延庆，汉军镶黄旗人。入关，官至江西巡抚。

顺治间，治山、陕著绩效者，又有马之先、刘弘遇。

马之先，汉军镶蓝旗人，初籍金州卫。顺治初，以诸生授昌平知州。四迁至湖广布政使。七年，授江西巡抚。土寇王才据终南山肆掠，之先遣游击陈明顺等自子午镇进剿，才窜走，败之高关峪，又败之化羊峪，获才。又捕治诸盗何紫山、孙守金、唐珍玉等。十一年，自成馀党刘二虎、郝摇旗等侵入陕西境，之先与汉兴总兵赵光兴发兵三道迎击，破小广峪寨，斩其将傅奇，迁宣大山西总督。十三年，调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入觐，上谕之曰：“陕西天下咽喉，尔当视孟乔芳倍加勤慎，方克有济。”十四年，卒，谥勤僖。

刘弘遇，汉军正蓝旗人，初籍辽东。与弟奇遇，并以诸生入祖大寿幕，佐军谘。

天命间，太祖伐明，次三岔河，弘遇与奇遇挈家来归，籍明诸边兵马数目，并画战守事陈奏。上曰：“得广宁，当官汝！”久之未用。崇德元年，上疏乞自效，命大学士范文程等试之，授弘文院副理事官。

顺治元年，译辽、金、元三史成，赐白金、鞍马。寻授工部理事官，迁山西朔州道。二年，与副将侯大节等捕治蒋家峪、黑草嘴土寇，擢陕西布政使。五年，授安徽巡抚。金声桓叛江西，皖北盗蜂起。弘遇如池州，分遣镇将逐捕盗渠王贰甫等，移驻安庆，与总督马国柱捕治英山、霍山、潜山诸盗，得其渠孔文灿等，馀盗悉平。

六年，裁缺召还。

七年，授山西巡抚。时姜瓖乱初定，其党窜匿保德、五台、府谷诸县山谷间。

弘遇请免逋赋，甦驿困，矜恤诸死事家。又疏言：“兵后民田荒芜殆尽，前此师讨姜瓖，竭蹶供刍粮。今捕治馀寇，日需输輓。值二麦未收，秋禾遇蝗灾，农失耕时。”

得旨，下所司蠲赈。又与总督佟养量、总兵刚阿泰剿五台山寇刘永忠、高鼎，降陕西土寇杨茂。

弘遇抚山西四年，建忠烈祠祀守土诸臣死姜瓖乱者，并修太原、阳曲学宫，筑汾河诸堤，山西民诵其惠。旋以捕治土寇未入奏即籍没，给事中张璿论弘遇专擅，寻奉诏甄别督抚，弘遇左授福建督粮道。十八年，卒。

于时跃，汉军正白旗人，初籍广宁。顺治二年，以诸生授安徽合肥知县。寻迁河南怀庆知府。四年，擢河南道。灵宝、卢氏二县寇发，时跃与副将寇徽音、游击孔国养等入山捕治，破其寨，斩寇渠刘芳、张进泽、张三桂等，寇乃平。七年，迁山西按察使。时跃善听讼，讼至即定谳，民称之曰于不落。九年，迁山西布政使。

坐在陕西荐举属吏失当，左迁。经略洪承畴荐其才，命赴军前效用。寻复荐补湖广驿盐道。

十二年，超擢广西巡抚。明宗人盛浓、盛添据富川，结土寇王心、蒋乾相等，■H0集瑶、僮，窥旁近郡县。时跃会提督线国安、总兵全节讨平之。十三年，明将龙韬屯柳州，时跃密约国安与定南王护卫李茹春、总兵温如珍等，督兵攻之，阵斩韬，逐北三十馀里，馀众悉遁。十四年，师下云南，时跃疏请宾州设兵防守，并分屯柳州备策应，下所司议行。明桂王由榔号召诸降附土寇，假以公侯，分据郡县：郁林则李胜、李乔华，怀集则何奎豹、李盛功，富川、贺县则马宝、梁忠，南宁、太平则贺凡仪、曹友，并倚险为巢，四出侵掠。僮寇罗法达、廖仁伦等复扰临桂、永福、荔浦、修仁诸县。时跃亲督兵捕治，所陷城邑次第克复，叙加都察院副都御史。十八年，擢广西总督。明德阳王至濬走安南，时跃招使来降。叙功，加右都御史。康熙二年，卒。

苏弘祖，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崇德三年，以举人授户部启心郎，赐朝衣一袭，免丁四。八年，考满，授世职牛录章京。顺治初，授河南河北道。累迁陕西布政使，世职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十年，坐计典失实，左授福建福宁道。十三年，迁左佥都御史。十五年，授南赣巡抚。十七年，雩都寇发，弘祖斥资造火器，遣兵捣其巢，擒其渠李玉廷。别有土寇谢上逵、罗一鉴、徐黄毛等，据广东平远五指石，界连闽、赣。弘祖发兵讨之，上逵诈降，潜走匿红畬。弘祖遣将李宗韬以计擒斩一鉴、黄毛等七人，夜进兵，逐贼至柑子窝中木溪，毁五指石寨，攻红畬，贼缚上逵献，斩之。十八年，遣游击王把什捕治广昌土寇，乘雨攻不备，破滴水、羊石二寨，斩千馀级，擒其渠幸连升、萧来信。康熙元年，甄别督抚，弘祖解任。三年，卒。

吴景道，汉军正黄旗人，初籍辽东广宁卫。天聪间，授吏部启心郎。崇德元年，改都察院理事官。疏劾刑部理事官郎位贪污不法状，鞫实，黜郎位，追赃贷死。郎位衔景道甚，诱都察院笔帖式李民表与同居，讦景道，鞫虚，民表坐诛，籍郎位半产。景道以不察民表违禁移居他旗，罚如例。景道疏论睿亲王多尔衮专擅，坐夺官。

顺治二年，起授河南布政使，擢巡抚。时河北初定，河南五府馀寇未靖。宝丰宋养气、新野陈蛟、商城黄景运等各聚数千人，侵掠城邑。景道檄总兵高第、副将沈朝华等分道捕治，诛养气等。四年，郧阳土寇王光泰率千馀人犯淅川，景道遣参将尤见等与总兵张应祥合兵击卻之。五年，罗山土寇张其伦据鸡笼山寨，出掠，景道遣都司硃国强、佟文焕等督兵讨之，破寨，擒戮其伦，并其党硃智明、赵虎山等。

曹县土寇范慎行等煽宁陵、商丘、考城、虞城、仪封、兰阳、祥符、封丘诸县土寇，并起为盗，屯黄河北岸。景道檄第督兵讨之，寇退保长垣，第以师从之，寇走兰阳。

景道遣文焕督兵追击，斩千馀级。薄曹县，寇列栅拒守。景道檄总兵孔希贵自卫辉道肥城，断寇东走路。游击赵世泰、都司韩进等率精骑分道夹击，战於东明，歼寇数千，获慎行诛之，馀众悉溃散。叙功，加兵部侍郎。七年，进尚书。八年，商州土寇何紫山等掠卢氏，夜袭世泰营，第督兵扼击，走商南。景道檄应祥督兵讨之，寇尽歼。九年，以塞汴河决口，与河道总督杨方兴同赐鞍马、冠服。十年，以老疾乞休。十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悫僖。

李日芃，汉军正蓝旗人，初籍辽阳。太宗时，命以诸生入内院理事，赐五户。

顺治元年，授永平知府。三年，迁霸州兵备道。授知州张儒策，谕降土寇李振宇等数百人，擢佥都御史。四年，加右副都御史，授操江巡抚。金声桓以江西叛，日芃亲督兵屯小孤山磨盘洲，令同知赵廷臣、参将汪义、游击袁诚等迎击。五年，战於彭泽，得舟二十馀，寇中砲及溺死者无算。六年，裁安徽巡抚，命日芃摄其事。土寇余尚鉴挟明宗室统锜■H0声桓馀党据险为二十馀寨，掠桐城、潜山、太湖诸县。

日芃遣副将梁大用等督兵讨之，克皖涧寨，进围飞旗寨，断水道，分兵四路合击，拔之。又破桃围等寨，擒戮统锜、尚鉴，馀大小和山等十八寨皆降。九年，加兵部侍郎。十年，讨平徽州赤岭土寇张惟良。十一年，甄别直省督抚，加兵部尚书。明将张名振屡自海入江犯镇江、瓜州，劫漕艘。日芃令於镇江檀家洲测江水，浅则植椿，深则编筏，环以铁索，阻来舟。两岸置砲，南自镇江至圌山，北自瓜洲至三江口，建新堤，设木桥，通巡兵往来。令圌山、瓜洲等四营守备更番督水师防御。五里置一汛，讥察详密。诸寇匿江为薮，俘斩略尽。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旋卒，谥忠敏。

刘清泰，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名朝卿，以诸生归太宗，赐今名。崇德六年，试一等，入内院办事。顺治二年，擢弘文院学士。九年，充会试副考官。授浙江福建总督。

时郑成功据厦门，陷漳浦、海澄、南靖诸县，上命其父芝龙作书，敕清泰谕降。

十年二月，清泰疏劾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总兵马得功前此侦成功赴粤，潜袭厦门，攫其家赀，致成功修怨，连陷城邑，学圣等并坐黜。三月，清泰得成功报芝龙书，略言就抚后，原得浙东、岭南地驻兵。清泰疏上闻，并论成功语浮讠夸，议抚当详慎，上嘉其远虑。五月，平南将军金砺攻海澄，以饷不继，还军漳浦。会上敕封成功海澄公，畀以泉、漳、惠、潮四郡地，遂罢兵。清泰请驻军浦城备不虞，从之。十一年，疏言：“成功虽降，不薙发，其党逞掠如故，降无实意。宜发禁旅赴福建，驻要地，资策应。”下诸王大臣议。清泰旋以病乞假，还驻杭州。成功发兵攻陷漳、泉，上授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之。左都御史龚鼎孳疏劾清泰当金砺攻海澄，不能同心合力，及招抚未定，又不控扼险要，致海疆被陷，坐夺官。

十八年，圣祖即位，起秘书院学士，授河南总督。康熙三年，以报垦荒地万馀顷，加兵部尚书。四年，以疾致仕。卒。

佟岱，汉军正蓝旗人，先世居佟佳。父佟三，归太祖，任梅勒额真。佟岱与兄养量同授牛录额真。养量顺治初官至宣大总督，驻阳和，有惠於民。佟岱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以纵掠降民坐死，命夺官，罚鍰以赎。三年，授吏部副理事官，兼甲喇额真。六年，师围锦州，七年，攻塔山、杏山，皆在行，擢正蓝旗汉军梅勒额真。

八年，从克前屯卫、中后所，予世职牛录章京。

顺治元年，从克太原。二年，从讨李自成，师自陕西徇湖广，遂下江南。与总兵金声桓驻守九江，定南康、南昌、瑞州、袁州诸府，以所俘获奏闻。因疏言：“故明锺祥王慈若等衰残废弃，或存其馀喘，彰我朝浩荡之仁。”得旨：“故明诸王赴京朝见。”旋令摄湖广总督。三年，还京，授兵部侍郎。复从征湖南，自岳州进长沙，战衡州，克宝庆、武冈。六年，复从讨姜瓖，拔浑源、左卫、朔州、汾州、太谷诸城。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历户、吏诸部。

十一年，代清泰为浙江福建总督。疏请申海禁，断接济，片帆不得出海，违者罪至死。十二年，成功陷舟山，十三年，复陷台州。佟岱与巡抚秦世祯不协，互劾。

上为移世祯操江巡抚，召佟岱还京，以李率泰代。佟岱不即行，复疏自叙剿抚功，上责其冒功恋禄，下李率泰等按状，夺官，留军功三等阿达哈哈番。卒。

秦世祯，汉军正蓝旗人，初籍广宁。顺治二年，以贡生除直隶文安知县。三年，行取授御史，疏请画一各省裁免赋役，从之。四年，巡按浙江。八年，甄别台员，列一等。寻命巡按江南。世祯察淮、扬各郡蠹役害民，严治其罪。徒党聚盟，仇诉告者，世祯执为首者系之狱，疏上其事，并言惩蠹於事后，不若使不为蠹。请饬督抚以下至州县，毋於经制外滥设胥役，并定年限，毋令久充，上从之。

时方大兵后，田亩淆乱，官为丈量，胥役因缘为奸。世祯令编列“鱼鳞册”，使民自丈量，赢缩胥复其旧，荒坍皆有别。州县徵赋，民或逾额输纳，世祯限夏税五月，秋粮九月，先给“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又令每甲汇列赋额及输户为“滚单”，使里长按户递传，输赋则填注。先行之苏州，民以为便，条列以闻，通行诸府。又以徵银设櫃，有司奉行不实，请增司府印封，立日收簿，输户自封投櫃，验数书之簿。又请革佥点粮长之例，改官收官兑。并下部，著为令。巡抚土国宝贪酷病民，以世祯劾，罢。

十年，还京，迁大理寺丞。十一年，擢浙江巡抚，疏请增造战舰，精选水师；别疏言沿海渔舟，往往通寇，请按保甲法，以二十五舟为一队，无事听采捕，有事助守御：并议行。十二年，与佟岱互劾，调操江巡抚，解佟岱任，命暂管总督事。

寻以李率泰等疏论成功陷舟山，世祯不能辞咎，与佟岱并夺官。卒。

陈锦，字天章，汉军正蓝旗人，初籍锦州。仕明官大凌河都司，崇德间来降，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汉军旗制定，授牛录额真。

顺治元年，自内院副理事官授登莱巡抚。青州土寇杨威、秦尚行结明将刘泽清为乱，锦遣兵讨平之。二年，土寇张广焚掠掖、濰诸县，遣兵击败之。广降於泽清，复寇平度，犯莱州，锦遣兵捕治，授策设伏徐家甿，射杀广，尽歼其众。擢操江总督，与招抚大学士洪承畴并驻江宁。三年，明瑞昌王谊石等密结城人为乱，锦与承畴诇知之，闭城捕治诸为乱者。谊石以兵至，击破之。四年，疏言：“圌山为镇江咽喉，江宁门户，宜建立砲台，置兵备。江北要口设台亦如之。两岸兵船接哨分防，沿江设烽墩，使声势相通。”章下部议行。

迁浙江福建总督。郑成功为寇，据延平将军寨，地高险，俯瞰诸县，攻不能破。

锦命垒土高与寨等，乘以登陴，遂克之。岁大饥，锦遣兵次第收复，抚辑流亡，民赖以安。五年，成功将郑彩以舟师入据长乐、连江诸县，锦与靖南将军陈泰等分兵收复。师进次兴化，斩成功将顾世臣等十一人。六年，遣总兵张应梦、马得功等复罗源、永春、德化、福安诸城。江西山寇侵延平，陷大田、尤溪，锦遣兵收复，获明新建王由模等。七年，疏请进攻舟山。八年，锦与固山额真金砺、刘之源，提督田雄等会师，以大舰随潮出，败明兵於横洋，获其将阮进；乘雾攻舟山，明鲁王以海出走，遂克之，隳其城，置定关总兵，驻师守焉。九年，成功寇漳浦、平和，锦督兵赴援，战江东桥，败绩，左次同安，贼夜入其帐，刺中要害，遂卒，赠兵部尚书。

论曰：国初民志未壹，诸依山海险岨而起者，往往自讬於明遗，要之为民害，廓清摧陷，封疆之责也。国英定四川，合师讨茅麓山，绩最高。武元守赣州，库礼守淮安，全才守汉中，御寇全城，亦其亚也。朝纪等捕治土寇，皆能勤其官者。若清泰策郑成功，谓挟怨而叛，殊不中事理。锦屡胜而挫，遽为何人所贼，防卫亦稍疏矣。

## 列传二十八

科尔昆觉善甘都谭拜法谭席特库蓝拜鄂硕伊拜弟库尔阐阿哈尼堪星讷褚库科尔昆，阿颜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世居瓦瑚木。祖翰，太祖时来归。父硕色，官牛录额真。

科尔昆初为贝勒阿巴泰护卫。事太宗，未冠，从伐察哈尔、朝鲜皆有功，令隶噶布什贤。崇德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明兵数万屯松山，科尔昆与牛录额真索浑、巴牙喇甲喇章京瑚里布挑战，败之。明总督洪承畴、总兵祖大寿合兵十馀万迎战，科尔昆与索浑等陷阵，殪骁骑数十。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驻杏山。明兵数千自宁远至，科尔昆先众驰击，逐敌至连山，马中流矢仆，科尔昆跃起殪敌骑，夺马，乘以还。从英亲王视壕，敌猝至，索浑陷围中，科尔昆单骑翼以出。明兵数千自沙河所至，侵牧地，率噶布什贤兵击破之。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次丰润，破明军。次河西务，与巴牙喇甲喇章京鄂硕将数十骑侦敌，敌将将射，科尔昆先发，贯其臂，逐之，从马上相搏，同堕水，敌将颀有力，握科尔昆胄，抑使入水，科尔昆捶其胫而踣，絷以归。八年，授牛录额真，兼兵部理事官。

顺治元年，入关，击破李自成，逐之至庆都。从固山额真叶臣攻太原，设伏歼敌。又从英亲王阿济格讨自成湖广，屡劘敌垒。叙功，授世职牛录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西讨张献忠，次汉中，击破叛将贺珍。进击献忠，战西充凤凰山，大破之。献忠既殪，复与辅国公岳乐、尚书巴哈纳等歼其馀党。师还，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六年，授噶布什贤章京。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破湘潭，下宝庆、武冈，分兵趋沅州。与巴牙喇甲喇章京白尔赫图以数十骑先驱，白尔赫图陷阵失其马，科尔昆夺敌马掖之上，并马突围出。复纵骑奋击破敌，进沅州，自道州出龙虎关。进世职一等，兼拖沙喇哈番。

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徇衡州，明将李定国列象阵迎战。科尔昆语巴牙喇甲喇章京西伯臣曰：“象不畏矢石，惟鼻脆，吾为君射之。”矢再发，贯象鼻，象奔，师从之，追奔数十里。敬谨亲王闻胜，轻骑疾进，遇伏战没，科尔昆三入围，求得王遗骸。师进次宝庆，明将孙可望以数万人屯山巅，科尔昆督兵奋击，可望溃走。

贝勒屯齐遣学士硕岱与科尔昆还奏军事，疏不言王战没。事闻，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勘，科尔昆言不知疏云何，郑亲王呵之，科尔昆大言曰：“臣自髫龀侍太祖，弱冠事太宗，转战二十馀年。今奏事不明，死其分。奈何轻相侮？”上察其无罪，命宽之，但夺世职。十三年，擢巴牙喇纛章京。

十四年，从大将军罗讬下贵州。既定贵阳，令科尔昆以五千人取黄平，梅勒额真玛尔赛副之。明将白文选据七星关，科尔昆令玛尔赛将二千人出万奇岭大道，诱文选出战，伪败数十里，文选蹑其后。科尔昆将三千人自间道疾趋出文选军后，玛尔赛还战，文选败走，克黄平。师还。

康熙元年，出定义州土寇。二年，从将军穆里玛、图海下湖广，讨李自成馀党李来亨等。图海出归州，穆里玛出宜昌，科尔昆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赖塔将五千人先驱，迭战皆胜。次茅麓山，郝永忠以数万人与来亨合，拒战，科尔昆升山觇之，俟隙纵击，破之。夜设伏，来亨以万馀人袭我军，伏发，败走。明日复战，来亨兵以大刀、藤牌护阵，我师张两翼，科尔昆捣其中坚，阵溃。来亨倚谭家砦屯粮，计持久。科尔昆分兵破石坪，进围砦。其将李嗣名出战，中流矢死，科尔昆断其后道，十馀日，其将高必玉等出降。科尔昆还与穆里玛合军，图海亦至，令满洲兵守隘，绿旗兵为长围困之，来亨自经死，馀党悉降。自成馀党至是乃尽殄。师还，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科尔昆从征伐，常为军锋。廉介，嫉恶远势。鰲拜专政，科尔昆独不附。八年，卒。子巢可讬，官至盛京刑部侍郎。

觉善，李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萨尔浒。父通果，归太祖，授牛录额真。

卒，觉善嗣。灭叶赫，克沈阳、辽阳，皆在行间，授世职备御，擢甲喇额真。

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下永平四城，佐固山额真纳穆泰等守灤州。明兵来攻，围合，觉善勒兵出战，奋逾堑，与甲喇额真阿尔津、牛录额真库尔缠趋击，明兵溃奔，俄复集迫城下，觉善击卻之。明兵发石坏城堞，觉善力御，明兵不能登，凡五败明兵。阿敏弃永平出关，纳穆泰等亦突围走，明兵阻道，力击败之。师还，与诸将待罪，上以觉善力守城，既出犹杀敌，释其缚，进世职游击。五年，上自将围大凌河，明兵自锦州骤至，屯小凌河岸。上遣偏师渡河迎击，兵不盈二百，觉善奋入阵，陷重围，力战得出。我兵别队与明兵战，有军校为明兵所得，援之归。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将步骑四万距大凌河十五里驻军，觉善从贝勒硕讬以右翼兵直躏春垒，明兵败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

崇德五年，授正红旗梅勒额真，驻防义州。六年，从攻锦州，坐攻围不力，罚鍰。上攻锦州，自将军松山、杏山间，明兵薄我军，谋夺砲，觉善以所部御之，明兵败走。师围松山，掘堑立营，明兵夜来侵，复战卻之。八年，与梅勒额真谭布等驻锦州。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攻宁远，明总兵吴三桂邀战，击卻之。进攻前屯卫，明兵出战，蒙古兵稍却，觉善督右翼兵奋击，大破之，遂克其城。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觉善创於砲，仍奋战。二年，进世职一等。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南征，次江宁。自成馀党一只虎等寇湖北，命移师讨之。三年，师次石首，令与固山额真叶臣等率精锐徇荆州，破敌，分剿远安、南漳、宜昌，悉定。师还，赐黄金十两、白金三百两。山东土寇扰恩、齐河、平阴诸县，命觉善率兵讨之，斩其渠扫地王，其众万馀歼焉。

五年，从大将军谭泰讨叛将金声桓，七月，师薄南昌，至六年正月，克之。移师讨叛将李成栋，攻信丰，觉善督所部树云梯先登，拔其城。师还，次赣州，复分兵戡定新喻、安福诸县。叙功，并遇恩诏，世职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赐号“巴图鲁”。七年，从睿亲王畋於中后所，坐私出射猎，降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八年，上亲政，复世职，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寻命仍专领梅勒事，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十五年，以老病乞罢。康熙三年，卒，谥敏勇。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子吉勒塔布，自有传。

甘都，先世自叶赫徙居巴林，因氏巴林。太祖时，率子弟来归，授牛录额真。

旗制定，隶蒙古镶蓝旗。天聪元年，从伐明，次宁远。明兵屯城北山冈，甘都手大纛直前，击破之。三年，复从伐明，克大安口，复败明兵於玉田。上自将取永平四城，克遵化，甘都与焉，即命佐察哈喇等驻守。四年，师弃遵化出边，甘都殿，击败追兵。八年，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授兵部参政。

崇德三年，考满，进二等甲喇章京。寻更定部院官制，改兵部理事官。冬，从贝勒岳讬等伐明，击败明太监高起潜，越明都，徇山东，克济南。四年春，师还，道蠡县，复克其城。以功进一等甲喇章京。五年，从索海等伐索伦部，索伦兵五百，据挂喇尔屯拒战。甘都及理事官喀喀木督兵破栅入，斩级二百，俘二百三十人以归。

六年，从伐明，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屯松山，屡以步骑出战，甘都辄击败之。恭顺王长史徐胜芳为敌困，甘都突入阵，援之出。七年，锦州下，以功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复从豫亲王多铎徇陕西，克潼关，取西安。二年五月，移师定江南，复与固山额真恩格图、玛喇布等下宜兴、昆山诸县，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略浙江，逐明将方国安至黄岩，国安入城守，围合。甘都察国安势蹙，撤围纵使出，击之，国安兵大溃，城遂拔。师入福建，甘都先众克分水关，逐明唐王聿键至汀州，降漳州及漳平县。五年，命署巴牙喇纛章京。

从征南大将军谭泰徇江西，讨叛将金声桓。七年三月，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寻卒於军。

谭拜，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父阿敦，事太祖。天命元年正月朔旦，太祖始建号，诸贝勒大臣上表，阿敦与额尔德尼侍左右，受表，额尔德尼跪展读如礼。

阿敦寻领固山额真。太祖初征明抚顺，李永芳出降，阿敦引谒太祖。厥后事不著。

谭拜事太宗，天聪五年，以牛录额真从伐明，围大凌河城。祖大寿城守，遣百馀骑突围出，谭拜与巴牙喇甲喇章京布颜图追斩三十馀人，获马二十有四。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迁甲喇额真。九年，从伐察哈尔，收降人，遂伐明代州。谭拜与噶布什贤章京苏尔德、安达立将四十人伏忻口，明逻卒三百经所伏地，斩馘过半。

崇德元年，从伐明，薄明都，北趋卢沟桥，再败明兵。二年，与甲喇额真丹岱、萨苏喀等将四十人略明边，次清河，明兵七百拒守，击之溃，搴纛二，并获其马。

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入墙子岭，攻丰润，击明兵，多坠壕死，复攻破明太监冯永盛诸军。四年，从略锦州，率巴牙喇兵破明兵於城南，以功加半个前程。五年，授兵部参政。六年，兼任正白旗蒙古梅勒额真。七年冬，从伐明山东，克利津。八年春，出边，以所部击败明总督赵光抃、范志完，总兵吴三桂、白广恩诸军。师还，赉白金，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初，从入关。三年，擢兵部尚书。寻从肃亲王豪格西讨张献忠，道陕西，与固山额真玛喇希等击败叛将贺珍。下四川，屡破献忠兵，复与固山额真李国翰渡涪江，败献忠将袁韬。四年，调吏部尚书。旋歼献忠。

入关后，世职四进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七年三月，卒。子玛尔赛，附鰲拜，语见鰲拜传。孙多奇辉，降袭三等。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法谭，亦他塔喇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瓦尔喀。初以巴牙喇壮达从灭叶赫，取辽阳，授牛录额真。天聪三年，从攻宁远，败明兵於城北山冈。七年，取旅顺。

崇德三年，从伐明，败密云步卒，趣山东，克郯城。四年，从伐虎尔哈部，克雅屯萨城。六年，从围锦州，御明总督洪承畴兵於松山，逐敌至塔山，击之，多赴海死。

八年，从攻宁远，克前屯卫、中后所。顺治元年，擢甲喇额真，兼工部理事官。从入关，破李自成。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逐自成湖广，其兄子锦犯荆州，法谭以精骑蹂之，斩获甚众，降自成弟孜及其将田见秀等。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五年，授右翼步军总尉。康熙元年，以病致仕。卒。

席特库，佟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努颜，率族属归太祖，授牛录额真。卒，席特库嗣。事太宗，擢噶布什贤章京，率兵出锦州，得明谍，明兵自耀州至，席特库赴援卻敌。从围大凌河，裨将多贝阵没，席特库入阵，以其尸还。明兵自宁远来援，与战，一卒坠马，席特库领纛入阵援以出。

六年，与巴牙喇甲喇章京鰲拜等略明边。八年，与噶布什贤章京图鲁什诇敌锦州、松山，皆有俘馘。察哈尔部人有散入席尔哈、席伯图者，上命席特库与蒙古布哈塔布囊等逐捕，斩七十馀级，得其户口、牲畜。寻与卦尔察尼堪以二十骑往济丰城侦明兵，至西拉木轮河，遇降明蒙古百人，席特库设伏尽歼之。二人逸而奔，席特库射殪其一，一为我国谍者所获。上嘉席特库以少胜多，赐甲胄旌之。

复从大贝勒代善略大同，败明兵。自阳和转战，趣天城、左卫，徇宣府，与噶布什贤章京吴拜设伏破敌，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九年，从贝勒多尔衮略山西，自平鲁卫入宁武关，击败明兵。复与甲喇额真布颜等诇明兵锦州，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等蹑明兵冷口。

崇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入墙子岭。明兵自密云突出，与劳萨分兵击败之，得巨砲二十。复击败明总督吴阿衡，攻真定，破太监高起潜兵，追至运粮河。敌夜犯本旗营，偕牛录额真俄兑等力战卻敌。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喀朗围锦州，明兵自杏山赴援，郑亲王设伏，令席特库以噶布什贤兵诱敌，伏发还击，大破之。

明总督洪承畴出松山拒战，席特库与劳萨力战破敌。师复围锦州，承畴以十三万人赴援，席特库与噶布什贤八章京迎战，击败其将王朴等。承畴退塔山，我师蹑击屡胜；复退杏山，席特库纵横驰突，追至笔架山，斩四百馀级，得马二百四十有奇，获纛六。明兵自松山、杏山二城潜遁，席特库与噶布什贤章京布尔逊追击，斩数百人，得其驼马。七年，克松山，从豫郡王多铎伐明，明兵自宁远至，击卻之。

以功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旋率兵自界岭口毁边墙入，败山海关明兵。将攻蓟州，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合军赴援，席特库与噶布什贤章京瑚里布督兵奋击，破阵斩将，得马六百有奇。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将唐通於一片石。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上命席特库益其军，至绛州，渡河，下汾州、平阳，降自成将康元勋，进攻黑龙关，降明将及其兵三千人。二年，移师略湖广，逐自成至安陆，斩四百馀级，夺其战舰，进世职一等。

三年，从豫亲王讨苏尼特部腾机思，次土喇河，土谢图等部以兵遮道，席特库督兵追击，斩获无算，迭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五年，卒。

蓝拜，亦佟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噶哈，太祖时来归，授牛录额真。蓝拜事太宗，天聪八年，授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固山额真阿山略锦州，又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率兵迎察哈尔部众之来归者。寻擢梅勒额真。崇德四年，以不称职解任。

寻命偕承政萨穆什喀、索海征索伦部，仍领梅勒事，道虎尔哈部攻克雅克萨城，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迎战，与索海设伏夹击，大破之，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赐貂皮及所获人户。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兵来夺砲，击卻之，擢兵部参政。

明总督洪承畴援锦州，蓝拜与诸将进击，破三营。敌乘雨侵右翼，蓝拜及甲喇额真逊塔等与战，敌败走。寻调礼部。

顺治元年，从入关，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三年，复授梅勒额真。从大将军孔有德征湖南，明桂王由榔据武冈，其总督何腾蛟遣其将王进才、黄朝宣、张先璧等拒战。有德至长沙，击走进才，令蓝拜与梅勒额真卓罗追击，殪其众过半。下湘潭，朝宣屯燕子窝，蓝拜与梅勒额真佟岱乘舰至泸口，督兵破其营，寻从尚可喜援桂阳，还师攻道州。又与可喜合军攻沅州，先璧自黔阳出，扼隘为五营。蓝拜率先与战，斩七千馀级，遂薄城，先璧又以三万人拒战，败溃，遂克之，赐黄白金，进世职二等。六年，兼任礼部侍郎。八年，擢固山额真，兼工部尚书。九年，调刑部。寻命罢尚书，专领固山事。累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年，命率兵镇湖南。明将孙可望等出峡窥湖北，蓝拜督兵防御，敌不能犯。

十三年，召还。上亲劳以酒，谕曰：“尔等为朕宣力年久矣。今见尔等形貌★瘠，朕心恻然！”寻以老病乞罢，加太子太保。康熙四年，卒。

鄂硕，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祖棆布，太祖时率四百人来归，赐名鲁克素，子锡罕，授世职备御。天聪初，从伐朝鲜，先驱战没。

鄂硕，锡罕子也。太宗以锡罕死事，进世职游击，以鄂硕袭。八年，从贝勒多铎伐明，攻前屯卫，斩逻卒。又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率将士迎察哈尔部来归者，授牛录额真。九年，招察哈尔部伐明，自朔州至崞县，斩逻卒。自平鲁卫出边，明兵邀战，鄂硕与固山额真图尔格击卻之。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擢巴牙喇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与劳萨将百人侦明边，至冷口，斩逻卒，得马十五。二年，护甲喇额真丹岱等与土默特互市，赴归化城，斩明逻卒。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自青山口入边，击败明太监高起潜兵。四年，与噶布什贤章京沙尔虎达将土默特兵三百略宁远，挑战，明兵坚壁不出，得其樵采者以还。

五年，从围锦州，以噶布什贤兵败敌骑。明总督洪承畴赴援，上营松山、杏山间，命吴拜等以偏师营高桥东。鄂硕诇明兵自杏山溃出，告吴拜，吴拜未进击，明兵复入城。上以鄂硕不亲击责之。六年，复围锦州，分兵略宁远，遇明兵六百骑，击破之，得纛二、马六十馀。七年，从伐明，自界岭口入边，败明总督范志完军於丰润。明兵自密云出劫我辎重，奋击卻之，遂越明都趋山东。师出边，明总兵吴三桂邀战，复击之溃，追斩数十级，得纛三、逻卒二十九、马二百馀。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从豫亲王多铎讨之。自成据潼关，倚山为寨，鄂硕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攻拔之。二年，移师南征，鄂硕将噶布什贤兵先驱，至睢宁，败明兵。从端重亲王博洛下苏州，击明巡抚杨文骢舟师，得战舰二十五。趋杭州，败明鲁王以海兵，获总兵一。复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克湖州。世职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六年，擢镶白旗满洲梅勒额真。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师还，赉白金三百。八年，授巴牙喇纛章京。十三年，擢内大臣。世职累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十四年，以其女册封皇贵妃，进三等伯。十四年，卒，赠三等侯，谥刚毅。子费扬古，自有传。

罗硕，鄂硕兄也。初授刑部理事官。从入关，擢甲喇额真。顺治六年，姜襄叛，命梅勒额真卦喇驻军太原。瓖遣兵陷清源，与卦喇分道击之，瓖兵弃城走，斩五千馀级。瓖遣兵犯太原，从端重亲王博洛破贼垒，斩万馀级。其徒围绛州，扰浮山，迭战胜之。八年，擢工部侍郎。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从征湖南，失利，夺官，降世职。寻授大理寺卿。十七年，以从女追册端敬皇后，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四年，卒。

鄂尔多，罗硕孙。初授侍卫，累迁至侍郎，历户、刑二部。授内务府总管，擢尚书，历兵、户、吏三部。卒，谥敏恪。

伊拜，赫舍里氏，世居斋谷。父拜思哈，归太祖，授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卒，伊拜与其兄宜巴里、弟库尔阐分辖所属，为牛录额真。太宗即位，察哈尔部贝勒图尔济来归，命伊拜迎犒。天聪八年，上自将伐明，命伊拜徵科尔沁部兵，予世职半个前程。九年，迁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

崇德元年，从伐明，入长城，攻克昌平等州县，俘获甚众。三年九月，从伐明，入青山口，薄明都，徇山东。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明兵自杏山、松山赴援，城兵出战，伊拜屡击败之。六年，复围锦州，破明兵，进世职牛录章京。洪承畴赴援，上自将击之，命诸将分屯要隘，要明兵，伊拜与梅勒额真谭拜等依杏山而营。明兵败走，伊拜逐击至塔山，明兵多赴水死。七年，遂破承畴，下锦州，命伊拜戍杏山。

八年，复命与辅国公篇古戍锦州。是时军纪严，将士有过，辄论罚，伊拜屡坐罚鍰、罚马。

顺治元年，调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从入关，击李自成。寻与固山额真叶臣等徇山西，克太原，抚定旁近州县。师还，赉白金三百。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逐自成至武昌，屡击破贼垒。三年，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徇湖南，时衡州、宝庆诸府尚为明守。六年，师克湘潭，伊拜与固山额真佟图赖等分兵向衡州，未至三十里，明兵千馀人据桥立寨，伊拜与侍郎硕詹击之溃。薄城，战屡胜，斩明将陶养用，遂克衡州。别军略宝庆及辰、沅、靖、武冈诸州，皆定。师还，赉白金三百。寻请老，授议政大臣。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勤直。第三子费扬武，袭世职。

库尔阐，天聪间，以牛录额真从伐黑龙江，有功，予世职半个前程。崇德三年，授都察院理事官，兼甲喇额真。五年，从伐索伦部，与其部长博穆博果尔力战，却之。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攻松山，战有功。六年，擢都察院参政。复从围锦州，明兵自松山来，将夺军中砲，库尔阐击却之。率师依山为寨，明兵复来攻，势甚猛，工部承政萨穆什喀欲遣兵助战，库尔阐辞焉，独以所部迎战，斩四十一级，得云梯、枪砲、甲楯、旗帜，进世职牛录章京。八年，迁正蓝旗蒙古梅勒额真。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加半个前程。旋从豫亲王多铎破自成潼关，累进二等甲喇章京。四年，命帅师驻防济南。淄川寇发，库尔阐遣兵讨之。部议责库尔阐不亲赴，当罚鍰，尽削其官职，上但命倍其罚。五年，迁都察院承政，寻仍改参政。六年，从谭泰讨金声桓江西，卒於军，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阿哈尼堪，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叶赫。天命时，曾祖椿布伦，偕兄楚隆阿、弟昂古里来归。阿哈尼堪初授牛录额真。天聪九年，同蒙古两黄旗将领布哈、阿济拜略明宁远，明兵千人追至，还击，败之。崇德二年，从征朝鲜，取江华岛。

五年，从承政萨穆什喀、索海伐虎尔哈部，克雅克萨城。博穆博果尔以两乌喇兵六千来袭正蓝旗后队，索海设伏击之，阿哈尼堪与焉。又攻挂喇尔，先入屯，授世职牛录章京。擢礼部参政。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击败松山援兵。又与固山额真宗室拜音图败明总督洪承畴兵。松山守将夜袭我军，又遣步兵犯正黄旗蒙古汛地，阿哈尼堪击却之。擢镶黄旗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世祖将迁都燕京，命内大臣何洛会镇盛京，阿哈尼堪与梅勒额真硕詹将左右翼为之佐。寻命偕固山额真阿山等率兵之蒲州，助剿流寇。二年，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征，命阿哈尼堪会师，自河南下江南攻扬州，明兵来援，率甲喇额真班代等连战皆捷，与固山额真玛喇希克常熟。三年，从豫亲王北讨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遁走，追击，斩百馀级，俘获无算，进世职一等。四年，擢兵部尚书。

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师略湖广，阿哈尼堪与固山额真刘之源别将兵趋宝庆，明将王进才、马进忠城守。师夜薄城，平旦，明兵出战，急击歼之，遂克宝庆。明将马有志等九营屯南山，阿哈尼堪乘胜奋进，阵斩有志等。师徇洪江，又破袁宗第十营，克沅州。师复进，留阿哈尼堪驻守。明将王强等来攻，阿哈尼堪遣署巴牙喇纛章京都尔德等迎击，战沅水上，大破之，斩裨将三、兵七百馀。七年，师还，赐白金三百。调礼部尚书，加世职拖沙喇哈番。

睿亲王遣迎朝鲜王弟，阿哈尼堪启巽亲王满达海等，以甲喇额真恩德代行。事觉，下王大臣会勘，论死，得旨，夺世职，罚鍰以赎。寻复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卒。

星讷，觉尔察氏，满洲正白旗人。初事太祖，授二等侍卫，兼牛录额真。从伐明，次塔山北，遇蒙古兵四百，射杀其渠。事太宗，伐察哈尔，以二十人侦敌张家口，遇明兵，御之四昼夜，俟贝勒阿济格军至，益兵二百击破之。察哈尔部多尔济苏尔海倚山立寨，列火器拒守，星讷率巴牙喇兵先登破敌。天聪八年，复从上伐察哈尔，星讷佐额驸布颜代率蒙古兵进哈麻尔岭，招其部俄尔塞图等来降。移师伐明，与席特库等略大同。论功，予世职半个前程，授刑部参政。

崇德三年，与承政叶克舒伐黑龙江，师有功，其兄辛泰、弟西尔图战没，当得世职，合为三等甲喇章京。寻坐事降理事官。四年，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兼议政大臣。寻迁梅勒额真。六年，授工部参政。八年，擢承政。

顺治元年，从入关，改尚书，进世职一等。三年，从讨张献忠，师还，加太子少保。六年，从讨姜瓖，攻大同。瓖以精锐出战，填堑毁垣，星讷督将士持短兵，力战却之。瓖背城为阵，星讷督将士直压其垒，师乘之，歼其精锐略尽，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八年，英亲王阿济格得罪，星讷故为王属，坐夺官，削世职，籍家产之半。寻复授工部尚书、议政大臣。十年，以老致仕。十四年，星讷自讼军功，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康熙十三年，卒，谥敏襄。

褚库，萨尔图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札鲁特。祖柏德，迁居叶赫，来归。

天聪四年，师围大凌河，褚库年十七，从军。明军中蒙古将彻济格突阵，褚库迎击，生获以归。复伐明，攻万全左卫，褚库先登，颈被创，犹力战破其城。论功，授世职备御，赐号“巴图鲁”。授牛录额真，兼甲喇额真。崇德三年，授吏部理事官。

顺治元年，入关，从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略湖广，自成将吴伯益以三千人拒战，褚库击之，败走。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略陕西，与尚书星讷击献忠将高汝砺等，遂下四川，屡败献忠兵。六年，从讨姜瓖，围大同，败襄将杨振威。师还，坐值宿失印钥，解理事官。九年，从固山额真噶达浑征鄂尔多斯部，与其部长多尔济战贺兰山，俘获甚众。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十三年，郑成功攻福州，时郑亲王世子济度率师次漳州，遣梅勒额真阿克善与褚库别将兵赴援。成功以战舰二百自乌龙江来犯，褚库督兵迎战，逐至大江口，得舟十二。成功又以千馀人屯江岸，褚库督兵奋击，斩二百馀级。康熙二年，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进世职一等。七年，以老乞休。十四年，卒，谥襄壮。

论曰：科尔昆、觉善、甘都逮事太祖，谭拜以下诸将，则太宗所驱策，入关后四征不庭，成一统之业，皆与有功焉。科尔昆尤忠直，与席特库、褚库并以骁武搴旗陷阵。干城腹心，由此其选矣。

## 列传二十九

觉罗果科觉罗阿克善敦拜哈宁阿硕詹硕詹孙达色济席哈弟费雅思哈噶达浑费扬武爱松古兴鼐兴鼐兄孙哈尔奇达素喀尔塔喇喀尔塔喇子赫特赫觉罗果科，满洲镶白旗人，未详其属籍。事太宗，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崇德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分兵屯杏山河岸。明兵自宁远至，果科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击破之，逐至连山，斩级三十，得马三十二。七年，与努山略宁远，明兵自中后所犯我牧地，击之溃遁。八年，复与努山至界岭口诇明兵，与战，斩裨将一、步骑三百馀。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至庆都。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下陕西，克绥德。自成兄子锦据延安，果科与巴牙喇纛章京希尔根三战皆捷。自成奔湖广，师从之，次安陆，迭击败之，得舟八十。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经汉中，击叛将贺珍，进次西充，破献忠，复与希尔根搜剿馀寇。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南，授巴牙喇甲喇章京。攻湘潭，明总督何腾蛟城守，果科与噶布什贤章京瑚沙破西门入。寻与固山额真佟图赖率兵趋衡州，击破明兵，攻拔石桥寨。又击破明将周进唐、胡一清等，逐一清至全州。师还，授刑部理事官。

十一年，授工部侍郎。叙功，遇恩诏，并以监修坛庙，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七年，擢工部尚书。十八年，卒。追坐修仓糜费，罚鍰，降世职拖沙喇哈番。

圣祖亲政，其子萨尔布诉枉，复拜他喇布勒哈番。

觉罗阿克善，满洲正黄旗人，景祖兄索长阿三世孙。事太宗，授甲喇额真。崇德六年，围锦州，与果科同在行，击败明总兵吴三桂及松山、杏山援军。师还，明兵袭梅勒额真索海军，阿克善与巴牙喇纛章京伊尔德赴援，击卻之，又屡击败总督洪承畴军，授半个前程。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攻宁远，分兵攻前屯 卫，先登，克其城。

顺治元年，从入关。七年，擢正黄旗满洲梅勒额真，兼工部侍郎。八年，调兵部。叙功，并遇恩诏，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与固山额真噶达浑征蒙古鄂尔多斯部，歼其众於贺兰山。总兵任珍杀其孥，贿兵部寝勿治，事发，阿克善罢侍郎，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暂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从征湖广，战湘潭、常德、龙阳，屡捷。

十三年，从郑亲王世子济度讨郑成功，师次乌龙江，水险不可渡，又间道趋福州，分兵令牛录额真褚库先驱击成功，署巴牙喇纛章京伊色克图击成功舟师，遂至福州。谍言成功舟三百泊乌龙江，阿克善等水陆合击，逐敌至三江口，斩其将林祖兰等，俘获甚众。十四年，成功兵侵罗源，阿克善督兵赴援，力战死之，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敦拜，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沙济。父本科理，归太祖。尝从鄂佛洛总管达赖讨硃舍理部长尤额楞，有功，赐号苏赫巴图鲁，授牛录额真。卒，敦拜嗣。

天命十一年，从太祖攻宁远，先驱，败城兵。师还，敌骑追射，敦拜还击卻敌，殿而归。

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五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城兵出诱战，敦拜突入敌队中，斩三人，众悉遁。明兵自杏山再来犯，皆战卻之。六年，复围锦州，明兵自松山攻两红旗及蒙古军，敦拜御敌力战，斩二百馀级，得云梯十四。七年，加半个前程。八年，与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率师驻锦州。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逐之至庆都。二年，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征，敦拜将巴牙喇兵从。次陕州，破自成将刘方亮，方亮兵夜袭营，复击败之。克潼关，定西安。自成走商州，入湖广，敦拜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等追斩三百馀级。从豫亲王下江南，克扬州，薄明南都。追明福王至芜湖，与阿尔津、图赖等截江口，击破明将黄得功，得明福王以归。三年，进世职一等。从端重亲王博洛自浙江徇福建，与梅勒额真珠玛喇合军破敌。五年，从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攻九江，破王得仁军，克之，抚临江郡县。

六年，剿畿南土寇，斩其渠，献、雄、任丘、宝坻诸县悉定。七年，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寻从睿亲王畋於中后所，坐私出猎，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八年，上亲政，复世职。九年，进二等。

十一年，明将李定国犯广东，命佐将军珠玛喇讨之，克新会，逐之至横州江岸，定国引去。师还，晋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以病乞休，加太子太保。十四年，起为盛京总管。十七年，卒，谥襄壮。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富察之族，有哈宁阿、硕詹、济席哈、费雅斯哈，皆以武功显。

哈宁阿，满洲镶白旗人，世居额宜湖。父阿尔图山，率其族攻萨齐库城，杀其部长喀穆苏尼堪，抚降三百馀人，以归太祖，授牛录额真。既，复分其众别编一牛录，以命哈宁阿。天聪二年，从贝勒岳讬等伐明，略锦州，攻松山、杏山、高桥诸台堡，战甚力，授巴牙喇纛章京。三年，从伐明，薄明都，与袁崇焕战广渠门外，以功授世职备御。五年，从攻大凌河。八年，从攻大同，哈宁阿先驱，至小西城，树云梯以攻，克之，复将二十人出战，败敌兵三百。九年，与承政图尔格入明边。

师还，道平鲁卫，明兵蹑师后，还击败之，逐薄壕，多所斩馘，进二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从攻皮岛。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如锦州会师，道中后所，祖大寿以轻骑掩我师，甲喇额真翁克及土默特兵先奔，哈宁阿且战且退，士卒有死者，论罪当死，上贷之，命夺世职，籍家产之半。四年，复以庇牛录额真阿兰太失律，论罪当死，上复贷之。六年，从围锦州，屡败敌。明总督洪承畴赴援，上督诸军环松山而营，度明师且遁，遣诸将分地为伏以待。哈宁阿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阵於海滨，夜初更，明师循海走，哈宁阿等起掩击，明师蹂藉，死者甚众。寻进攻松山，屡败敌。八年三月，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伐虎尔哈部，俘男妇二千五百有奇，获牲畜、貂皮无算。师还，上厚赉之。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战庆都，再战真定，自成焚辎重走。二年，复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逐贼绥德，徇延安，战破城兵。南逐自成，战安陆，得舟八十。复与谭泰合兵下江南，战江上，夺敌舟。逐敌至富池口，敌据江岸为阵，复击之败。三年二月，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略湖广，破明将吴汝义，降甚★。四月，进二等甲喇章京。五月，从肃亲王豪格讨叛将贺珍，取汉中，逐贼至秦州。珍党武大定据三寨山，山势峻不可攻，师围之。会其将周克德、石国玺皆乞降，克德遣其子导师自僻径登，国玺为内应，哈宁阿与梅勒额真阿拉善、署巴牙喇纛章京噶达浑将六百人破垒入，贼皆自投崖下，斩杀略尽。进讨张献忠，徇夔州、茂州、资州、遵义，皆下。五年，师还，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寻卒。

硕詹，满洲正红旗人，世居讷殷。父舒穆禄，归太祖，授牛录额真。卒，硕詹嗣，寻兼甲喇额真。天聪五年，与甲喇额真杭什木、沙尔虎达等略明边，遇逻卒，斩其三，俘其五及逻卒长。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元年，从伐朝鲜，攻江华岛，硕詹舟越朝鲜战舰，继牛录额真阿哈尼堪以登，率众合围，降其城，加半个前程。三年，兼刑部理事官。从伐明，深入山东，克禹城、平阴。四年，师还，明兵袭我后军，与巴图鲁尼哈里等击卻之，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擢户部参政。五年，师伐明，命硕詹如朝鲜徵粮及水师助战。从围锦州，甲喇额真禧福率甲士二十四驻守骆驼山，明兵四百夜劫营，硕詹赴援，斩二百馀级，得马十六。七年，领本旗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改侍郎。上将迁都燕京，命硕詹统右翼兵留守盛京。寻复命从豫亲王多铎南征，自河南徇陕西，遂移师定江南。叙功，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南，偕都统佟图赖等师出湘潭，明兵阻桥立寨，与固山额真伊拜、巴牙喇甲喇章京觉罗果科共击下之，斩其将陶养用，衡州平。师还，赉白金三百，进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八年，坐户部给饷不均，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以老病罢。十年，命复世职。康熙二年，卒，谥明敏。以其孙达色、法色分袭世职，并授二等阿达哈哈番。

达色以参领从征福建，战屡捷。郑锦将刘国轩众万馀犯海澄，达色赴援，冒枪砲力战，闻城陷，自经死，加拖沙喇哈番。法色兼袭，复合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子明宝，雍正间从征西藏，有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改三等子。子德成，降袭三等男。

济席哈，亦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父本科里，官牛录额真。济席哈初亦授牛录额真。崇德四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明兵自松山至，邀战，与甲喇额真布丹、希尔根等击卻之。寻驻义州护屯田，上诫诸将固守营垒，勿与明兵战。明兵犯镶蓝旗营，济席哈越镶红旗营助战，以擅离汛地，夺官，籍其家三之一。旋与梅勒额真席特库伐索伦部，得其部长博穆博果尔以归。六年，师还，与宴劳。七年，授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八年，兼户部参政。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之至庆都。叙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二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既克杭州，以梅勒额真驻守。明大学士马士英、总兵方国安据严州，屡来犯，济席哈督兵御之，五战皆捷。还京，授工部侍郎，加世职拖沙喇哈番。

五年，命率兵驻东昌。寻以郑彩寇福建，命从将军陈泰南征，克长乐、连江、同安、平和诸县，进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七年，调刑部，擢尚书，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授正红旗蒙古固山额真。十年，解尚书。胶州总兵海时行叛，命与梅勒额真瑚沙讨之，未至，时行走宿州降。诏移兵镇湖南。十一年，召还。

十四年，命率梅勒额真四、巴牙喇甲喇章京八，从大将军贝子罗讬征云南。十五年，命佐将军卓布泰，师进次都匀，击败明将李定国。会师，克云南。十七年，以勘从征将士功罪不实，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八年，授靖东将军，讨栖霞土寇于七，击破所据岠嵎山寨，七窜入海。康熙元年，卒。六十年，以其子西安副都统阿禄疏请，追谥勇壮。

费雅思哈，济席哈弟也。初以巴牙喇壮达事太宗。天聪六年，从伐察哈尔，分兵略大同，至朔州，城兵出战，费雅思哈与甲喇额真道喇等击败之。崇德三年，署巴牙喇纛章京，从贝勒岳讬伐明，败密云步兵。五年，师围锦州，明兵自松山、杏山赴援，费雅思哈御战皆捷。六年，复围锦州，同甲喇额真哈宁阿击敌城下，射殪三人，明总督洪承畴步队自松山至，费雅思哈力战卻敌。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败之庆都，授巴牙喇甲喇章京。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二年春，次榆林，自成兵夜袭营，与巴牙喇纛章京车尔布等击之走，追自成至武昌，屡破其垒；又以舟师邀击富池口，得舟三十。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道西安，分兵徇邠州。其渠胡敬德以千馀人据三水西北山冈，费雅思哈与巴牙喇纛章京噶达浑破其垒，复与固山额真巴哈纳击叛将贺珍於鸡头关。师下四川，屡战皆捷。正蓝旗兵为贼困，与噶达浑趋援，贼走。叙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六年，从英亲王讨叛将姜瓖，掘堑围城，瓖兵步骑万馀来犯，费雅思哈先众迎战，瓖兵不得入城。瓖兵分踞左卫，陷汾州，窥太原，费雅思哈率巴牙喇兵伺击，会师围大同，瓖党斩以降，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十三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寻命率兵驻防湖南。明将孙可望据辰州，费雅思哈与固山额真卓罗、梅勒额真泰什哈等，自澧州、常德进征，可望弃城遁，纵火焚舟，阻我师。费雅思哈取其未焚者以济师，蹑击至泸溪，歼敌甚众。十八年，从将军爱星阿入缅甸，得明桂王以归。师还，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一年，卒，谥僖恪。子素丹，自有传。

噶达浑，纳喇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哈达。其先有约兰者，当太祖时，率其子懋巴里等来归。天聪二年，噶达浑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太宗伐多罗特部，有功。

八年，从伐明，略山西，克应州。崇德五年，从伐明，略中后所。睿亲王多尔衮等率师围锦州，令领纛先进，败杏山骑兵，设伏松山，斩十馀级，明兵营岭上，击破之；又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追击至北冈。七年，从豫亲王多铎攻宁远，明兵蹑我后，噶达浑先众还击，明兵溃走。师还，有巴牙喇兵达哈塔者，被创，仆，掖以归。

顺治元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入关，击李自成，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击自成至九宫山，三败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次西安，分兵讨叛将贺珍，徇邠州，其党胡敬德屯三水，噶达浑与梅勒额真和讬直入，破其垒。高汝砺、武大定等屯三寨山，复与巴牙喇纛章京苏拜、哈宁阿，梅勒额真阿拉善击败之，督步卒搜剿岩谷。大定等据山巅，其徒左右迎战，噶达浑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奋战，挫其锋。大定等兵攻正蓝旗营，哈宁阿陷围中，噶达浑与阿尔津、苏拜疾驰赴援，围乃解。擢户部侍郎，五年，调吏部，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噶达浑与阿拉善济师，七战皆捷。克代州，进复浑源。六年，兼本旗蒙古固山额真。七年，世祖亲政，擢户部尚书，进世职二等。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寻还为尚书。率师征鄂尔多斯部，获部长多尔济，歼其众於贺兰山，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调满洲固山额真、兵部尚书。十年，进世职二等。

世职吕忠行赇事发，部议引赦例贷其罪，坐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讨郑成功，命噶达浑佐之，敕济度调遣官兵，毋令噶达浑离左右。克海澄，水陆并进，复福州，遂下泉州，攻惠安海港卫套及闽安镇，大捷。十四年，师还。卒，赠太字太保，谥敏壮。同族有费扬武、爱松古、兴鼐。

费扬武，满洲正蓝旗人。初自巴牙喇壮达累迁甲喇额真。崇德七年，从饶馀贝勒阿巴泰伐明，入塞，击败明总兵马科。越明都，略山东，次胶州，明兵千馀屯城外，费扬武力战破之；攻滨州，以云梯先登。出塞，明总督范志完、总兵吴三桂等分道要我师，费扬武先后与战皆胜，护所俘获还。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败其骑兵。寻署巴牙喇纛章京。从豫亲王多铎西讨自成，次潼关，破自成将刘宗敏。二年，从定江南，攻扬州，得舟二百馀。攻明南都，败其步兵。逐明福王至芜湖，与明总兵黄得功战，得舟三十有一。旋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破明马士英军於杭州，生致明总兵一，分兵定海宁、平湖土寇；又与明总兵王之仁战，得舟十有六：授议政大臣，予世职甲喇章京，加半个前程。

四年，从军福建。卒。

爱松古，满洲镶白旗人。太祖时，自叶赫来归，屡从征伐。崇德元年，命与察汉喇嘛等赴明边杀虎口互市。复遣往科尔沁徵兵。三年，初设理籓院，授副理事官。

寻自归化城导厄鲁特部长墨尔根戴青来归。再坐事鞭责。

顺治元年，授牛录额真。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时李自成西走，其将陈永福据太原，发砲攻城圮，永福突围走，爱松古以蒙古兵战，多斩馘，得马千馀。又逐自成将马骥至河滨，得舟十五。二年，从围延安，城兵出战，击卻之，以八骑蹑自成，获其孥。

三年，从豫亲王多铎讨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将蒙古兵三百先驱扼隘，师继进，腾机思遁走，从侍郎尼堪、梅勒额真明安达里乘夜追击，得其辎重；斩台吉茂海，遂渡图喇河，土谢图汗以二万人拒战，从镇国将军瓦克达等败其骑兵。叙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五年，命率蒙古兵六百驻太原，击斩泾阳寇李阳，败交城寇王豪明。时叛将姜瓖据大同，其党刘迁以万馀人犯代州，爱松古驰往守御。迁众傅云梯乘城，钩致其梯九，斩级三百；迁众穴城，城上发矢石，迁众多殪，乃走繁峙。六年，复来袭，有为应者，引入郛，爱松古婴城守十馀日，端重亲王博洛师至，击斩其渠郭芳，迁遁去。乃还驻太原，瓖党十馀万来犯，爱松古与巡抚祝世昌谋遣兵赴清源徐沟防御，不使逼城下。端重亲王师自晋阳至，破贼。累擢镶白旗蒙古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南征，王没於阵，爱松古不及救，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六年，致仕。康熙十四年，卒。

子讷青，以三等侍卫从讨郑成功，至厦门，卒於军。

兴鼐，满洲镶白旗人。父素巴海，自哈达率二百人来归，太祖编牛录，授其长子莽果，兴鼐其第三子也。事太宗，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元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佐固山额真达尔罕攻顺义，先登，加半个前程。三年，授工部理事官。考满，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从入关，西讨李自成。自成之徒自延安出犯，截击，大破之。逐自成至武昌，蹑之至富池口，列阵河岸，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甲喇额真希尔根击之溃。移军江南，与巴牙喇甲喇额真布克沙败明将黄蜚於池州，斩级二百，得舟十二。三年，从讨苏尼特部长腾机思，战败土谢图汗、硕类汗二部兵。擢工部侍郎，累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五年，以勘罗源战败将士有所徇，夺官，削世职。十八年，圣祖即位，复授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康熙三年，卒。

哈尔奇，莽果孙也。顺治十六年，以巴牙喇壮达从军。郑成功内犯，自荆州援江宁，破成功将杨文英。署巴牙喇甲喇章京。讨耿精忠，迭战败其将杨益茂於九江、邵联登於建昌，又败吴三桂将夏国相於萍乡、谢胜先於浏阳、吴国贵於武冈。叙功，授拖沙喇哈番。卒。

达素，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费雅朗阿。天聪五年，以巴牙喇壮达从伐明，围大凌河。明兵来援，与巴牙喇壮达鰲拜同击卻之。略明边，斩敌骑。师还，擢巴牙喇甲喇额真。

崇德五年，从围锦州，败杏山明兵。六年，复围锦州，明兵数十人据塔山，列火器拒守。达素率六骑驰而上，尽斩之；复率兵邀击，明兵走海岸，溺死者无算。

七年，从徇宁远，败明骑兵。八年，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等伐虎尔哈部，克博和理城，又招降能吉尔、大噶尔达苏诸屯。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从固山额真巴哈纳等徇山西，克绛州，逐贼至黄河。贼以舟济，达素督兵射之，贼多堕水死。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下湖广，讨自成，克安陆、武昌，逐之至富池口，贼营对岸，达素先诸将冲击，多所俘获。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道汉中，击破贺珍，下四川，屡战皆捷。积战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战於右卫，贼大至，达素奋前搏击，飞矢及其喉，手足皆创，堕马。军校欲负以退，叱曰：“死则死耳，何避为？”裹创督兵复战，瓖兵败卻。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次衡州。贝勒屯齐令别将兵诇敌宝庆，遇敌，击败之，进攻全州，破寨五，斩所置文武吏九及其徒四千馀，复兴安、灌阳，复斩定国将倪兆龙。敬谨亲王没於阵，将佐俱坐罪，达素以别将兵克敌，得免议。十一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十三年，擢内大臣。十六年，郑成功内犯江宁，授达素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浑、巴牙喇纛章京赖塔等率师赴援，至则成功已败走，移师赴福建。十八年，召还。康熙八年，鰲拜败，达素为所引用，坐罢官。寻复世职。卒。

同族有喀尔塔喇。

喀尔塔喇，满洲镶白旗人，先世亦居费雅朗阿。父图尔坤詹，当太祖时，率五子及所部百馀户来归，授牛录额真。卒，喀尔塔喇嗣，事太宗。崇德三年，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豫亲王多铎伐明，略宁远，将入边，破明兵；及还，又连败之。六年，从围锦州，城兵出犯镶黄旗分守壕堑，坐退避，罪当死，上命罚鍰以赎。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将本旗败其骑兵，逐之至庆都，尽歼其后队。

旋从固山额真巴哈纳等徇怀庆，入山西境，破贼黄河渡口，逐之至榆林。二年，自成走湖广，移师从之。与巴牙喇甲喇章京鰲拜攻克安陆，督兵进剿，毁其垒，得舟六十馀。

五年，从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师次童子渡。声桓兵据水而阵，方舟为梁，喀尔塔喇夺以渡师，分兵趋饶州。声桓遣别将以三千人迎战，喀尔塔喇与甲喇额真巴朗等击败之，克饶州。进次南昌，营甫定，葲桓兵出战，奋战，挫其锋。师合围，喀尔塔喇屯江岸，声桓兵以舟运粮入城，喀尔塔喇邀击，得舟八，又纵火焚舟七百馀，师次城北。喀尔塔喇与甲喇额真艮泰分兵攻城南，六年春，克南昌。

九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衡州，乘胜疾进，遇伏，力战，与王同没於阵。喀尔塔喇积战功，世职累进一等哈达哈哈番，恤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谥忠壮。

子赫特赫，袭。十六年，以甲喇额真从讨郑成功，攻厦门，战死，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论曰：满洲诸大家多以地为氏，往往氏同而所自出异。战绩既著，门材遂张。

济席哈、达素尝专将，虽所当非大敌，或未与敌遇，要其才望必有足以胜此任者。

果科等皆以裨佐树绩行间，勋阀所存，亦不得而略焉。

## 列传三十

沙尔虎达子巴海安珠瑚刘之源吴守进巴山张大猷喀喀木梁化凤子鼐刘芳名胡有升杨名高刘光弼刘仲锦沙尔虎达，瓜尔佳氏，其先苏完部人，居虎尔哈。太祖时，从其父桂勒赫来归，授牛录额真。天命初，从伐瓦尔喀部，有功，授世职备御。天聪元年，太宗自将伐明，攻大凌河，围锦州，沙尔虎达以噶布什贤章京从，屡战辄胜。三年，复从伐明，拔遵化，薄明都，沙尔虎达战郭外，败明兵，进世职游击。自是数奉命与噶布什贤章京劳萨等率游骑入明边，往来松山、杏山间，获明逻卒十八及牙将为逻卒监者，并得牲畜、器械甚夥。大凌河城下，明将祖大寿降，既，复入锦州为明守。上遣诸将略锦州，使沙尔虎达悬书十三站山坡谕大寿。九年，与白奇超哈将领巴兰奇等徇黑龙江，加半个前程。冬，复略锦州，还，献俘，命分赉将士。

崇德元年，从伐朝鲜，破敌南汉山城。二年，列议政大臣。甲喇额真丹岱、阿尔津等如土默特互市，上卢明兵要诸途，命沙尔虎达帅师诣归化城护行。三年，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将八十人行边，至红山口，遇明兵，斩裨将二；击走明骑兵自罗文峪至者，搴其纛，得马四十；又破明步兵自密云至者，斩百馀级。四年，上自将伐明，沙尔虎达将噶布什贤兵自义州向锦州，复将土默特兵二百人入宁远北境，与甲喇额真苏尔德、鄂硕、布丹为伏，以数骑致明师，明师坚壁不应，乃掠其采薪者以归。五年，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

六年三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坐从王令离城远驻，当夺职，籍家产之半，上命罚鍰。八月，迁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上自将御洪承畴，部分诸将击敌，赐沙尔虎达马，使将所部屯高桥东界，谕曰：“敌败，当自杏山西台截大道蹑击之，毋使入城。”且诫之曰：“汝平日行不逮言，今当自勉！”既战，明师败，沙尔虎达违节制，纵溃兵二百馀入城。上命系而问之，沙尔虎达稽首对曰：“杀臣祗一死，宥当效命。”上乃宥之，降授甲喇额真。七年，与珠玛喇率师伐虎尔哈部，降喀尔喀木等十七人、户千馀，得马骡牲畜。师还，宴劳，赉布帛有差。

顺治元年，伐库尔喀，伐黑龙江，皆有功。复从击李自成，破潼关。二年，从攻江宁，下杭州，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四年，授梅勒额真。帅师屯东昌，讨平土寇丁维岳、张尧中，加半个前程。五年，从讨江西叛将金声桓。迁巴牙喇纛额真，复为议政大臣。六年，定河间土寇。七年，调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七月，命帅师驻防宁古塔。十年，擢固山额真，仍留镇，赐冠服、鞍马。十五年七月，俄罗斯寇边，沙尔虎达击之走，多所俘馘。十六年，卒，谥襄壮。以其子巴海袭。

巴海初以牛录额真事世祖，累迁秘书院侍读学士。既袭世职，上谕吏部曰：“宁古塔边地，沙尔虎达驻防久，得人心。巴海勤慎，堪代其父。授宁古塔总管。”

十七年，俄罗斯复寇边，巴海与梅勒章京尼哈里等帅师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诇敌在飞牙喀西境，即疾趋使犬部界，分部舟师，潜伏江隈。俄罗斯人以舟至，伏起合击，我师有五舟战不利。既，俄罗斯人败，弃舟走，巴海逐战，斩六十馀级。

俄罗斯人入水死者甚众，得其舟枪砲若他械，因降飞牙喀百二十馀户。叙功，加拖沙喇哈番。明年，以巴海奏捷讳未言有五舟战不利，尽削原袭及功加世职。

康熙元年，改设黑龙江将军，仍以命巴海。十年，上东巡，诣盛京，巴海朝行在。上问宁古塔及瓦尔喀、虎尔哈诸部风俗，巴海具以对。谕曰：“朕初闻尔能，今侍左右，益知尔矣。飞牙喀、赫哲虽服我，然其性暴戾，当迪以教化。俄罗斯尤当慎防。训练士马，整备器杭州，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四年，授梅勒额真。帅师屯东昌，讨平土寇丁维岳、张尧中，加半个前程。五年，从讨江西叛将金声桓。迁巴牙喇纛额真，复为议政大臣。六年，定河间土寇。七年，调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

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七月，命帅师驻防宁古塔。十年，擢固山额真，仍留镇，赐冠服、鞍马。十五年七月，俄罗斯寇边，沙尔虎达击之走，多所俘馘。十六年，卒，谥襄壮。以其子巴海袭。

巴海初以牛录额真事世祖，累迁秘书院侍读学士。既袭世职，上谕吏部曰：“宁古塔边地，沙尔虎达驻防久，得人心。巴海勤慎，堪代其父。授宁古塔总管。”

十七年，俄罗斯复寇边，巴海与梅勒章京尼哈里等帅师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诇敌在飞牙喀西境，即疾趋使犬部界，分部舟师，潜伏江隈。俄罗斯人以舟至，伏起合击，我师有五舟战不利。既，俄罗斯人败，弃舟走，巴海逐战，斩六十馀级。

俄罗斯人入水死者甚众，得其舟枪砲若他械，因降飞牙喀百二十馀户。叙功，加拖沙喇哈番。明年，以巴海奏捷讳未言有五舟战不利，尽削原袭及功加世职。

康熙元年，改设黑龙江将军，仍以命巴海。十年，上东巡，诣盛京，巴海朝行在。上问宁古塔及瓦尔喀、虎尔哈诸部风俗，巴海具以对。谕曰：“朕初闻尔能，今侍左右，益知尔矣。飞牙喀、赫哲虽服我，然其性暴戾，当迪以教化。俄罗斯尤当慎防。训练士马，整备器械，毋堕其狡谋。尔膺边方重任，当黾勉报知遇！”

边外有墨尔哲之族，累世输贡，巴海招之降。其长扎努喀布克托等请内徙，巴海请徙置宁古塔近地，置佐领四十，以授扎努喀布克托及其族属，分领其众，号为新满洲。十三年冬，巴海率诸佐领入觐，上锡予有差，赐巴海黑狐裘、貂朝衣各一袭。十七年，敕奖巴海及副都统安珠瑚抚辑新满洲有劳，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二十一年，巴海疏言官兵捕采葠者，当视所得多寡行赏。上为下部议，并诫非采葠者毋妄捕。是岁，上复东巡，诣盛京，幸吉林，察官兵劳苦。既还京师，谕巴海罢采鹰、捕鲟鰉诸役。二十二年，以报田禾歉收不实，部议夺官，削世职，上犹念巴海抚辑新满洲有劳，命罢将军，降三等阿达哈哈番。二十三年，授镶蓝旗蒙古都统，列议政大臣。三十五年，卒。子四格，袭职。

安珠瑚，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苏完。父阿喇穆，任牛录额真。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战死，授世职半个前程。安珠瑚袭职，遇恩诏，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擢甲喇额真，兼刑部郎中。从大将军伊尔德攻舟山，从将军济什哈讨莱州土寇于七，皆有功。康熙六年，授宁古塔副都统。十五年，增设吉林乌喇副都统，以命安珠瑚，佐巴海抚新满洲，进世职如巴海。十七年，擢盛京将军。二十一年，上东巡，见边界多战骨暴露，谕-9587-安珠瑚遍察收瘗。二十二年，以疾乞休，上责安珠瑚失职，夺官，发吉林乌拉效力。二十四年，授索伦总管。二十五年，卒。

安珠瑚入对，尝言所辖士兵皆藐视之，上知其庸懦，及卒，命削其世职。

刘之源，汉军镶黄旗人。天聪九年，授甲喇额真。崇德五年，从上伐明，攻锦州，距城东五里发砲隳其台。复列砲城北击晾马台，殪明兵。寻代马光远为正黄、镶黄二旗汉军固山额真。六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围松山，发砲隳台四，获明将王希贤、崔定国、杨重镇等，又斩裨将三。七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塔山，列砲城西，毁其垣二十馀丈，歼城兵，隳杏山城北台，又击毁其垣，城兵惧，乃出降，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分设汉军八旗，之源仍领镶黄旗。八年，从郑亲王攻克中后所，斩明将吴良弼、王国安等；进攻前屯卫，发砲隳其城：进世职一等。

顺治元年，从入关，命与固山额真李国翰剿定畿南馀寇。复从固山额真叶臣等西征，克太原。又与固山额真巴哈纳自汾州逐寇至平阳，斩馘四千馀。山西寇始尽。

师还，优赉。二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下湖广，讨李自成，与国翰合师破应山。

降将马进忠复叛，与固山额真金砺击败之武昌，得舟六十馀，遂徇湖北。五年，授定南将军，从郑亲王再下湖-9588-广。六年，攻湘潭，明总督何腾蛟分三队出战，之源分兵应之，败明兵，克其城，获腾蛟。夜督兵逐进忠，平明劘其垒。复进克宝庆，并破南山坡九垒，斩明将马有志、胡进玉等，进忠跳而免。又击破明将袁宗第於洪江、王永强於便水驿。叙功，遇恩诏，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八年，与金砺驻防杭州。明大学士张肯堂与其将阮进、张名振拥鲁王以海屯舟山，之源与总督陈锦、总兵田雄合师攻之，破明兵於横水洋，获进。逼螺头门，肯堂城守十馀日，师以云梯登，肯堂及鲁王诸臣李向中、吴锺峦、硃永佑等纵火自焚死。名振以鲁王遁三盘岛，之源遣总兵马进宝等追击破之，焚其积聚；复败之於沙埕，收各奥户口八千五百馀，悉令归农。论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

十六年八月，授镇海大将军，驻防镇江。疏言：“京口百川汇流，江南财赋自此輓运北输。近因郑成功入犯，几至横截运道。宜先练习水师，以资防御。防海策有三：出海会哨，勿使入江，上也；循塘拒敌，勿使登陆，中也；列阵备兵，勿使近城，斯下矣。顾练水师当先造船，火器、水手、舵工，百无一备，何以御贼？”

上敕兵部下总督郎廷佐制备。十七年，疏言：“京口水师造船二百，募水手、舵工八千馀，一时难以集事。沿海民有双桅沙船，造作坚固，其人熟於洋面水道，请查验船堪用者予收用，船户给以粮饷。旧设战船低小，不必修-9589-补。边海砲台、烽墩、桥路，请敕督抚下沿海州县修葺高广。”下兵部，并从之。寻得成功遣谍与提督马逢知关通状，疏闻，命侍郎尼满会之源鞫实，逢知坐诛。

康熙三年，召还京，仍任都统。四年，以病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以其子光代为都统。鰲拜得罪，之源、光坐党附，夺官论死，上命宽之。之源寻卒。妻胡叩阍，诉之源功罪足相当，诏复官，并予三等精奇尼哈番，仍以光袭。三传，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吴守进，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太祖时来归，从征伐有劳，授世职游击。

天聪五年，授户部承政。八年，考满，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时始设汉军世管牛录额真，命守进兼任。崇德三年，改左参政。四年，坐赇，论罪至死，命贷之，削世职，解参政，籍其家之半，仍摄正红旗汉军梅勒额真。旋真除。

六年，从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攻锦州，守进发砲克塔山四台，获明将王希贤、崔定国等，多所斩馘。七年，擢本旗固山额真。率师攻松山、杏山，明兵屯吕洪山口，与固山额真金砺击破之。明兵保杏山侧二台，复与固山额真刘之源击破之，遂拔杏山。寻命与梅勒额真马光辉等诣锦州督铸砲。八年，从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卫。

顺治元年，从入关，复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克太原。

复从豫亲王破李自成，下江南，败明师，克扬州、江阴，复进破嘉兴。叙功，进一等。四年，授定西将军，驻汉中。五年，卒。子国柄袭。从征湖广，官梅勒额真，加世职拖沙喇哈番。

巴山，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哈达。祖巴岱，国初率众来归，授世管牛录额真。再传至巴山。天聪五年，从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城兵出战，梅勒额真屯布禄、牛录额真郎格等战没，巴山驰入阵，以其尸还。六年，从伐察哈尔，其部人窜入大同，往取之。师还，巴山与承政图尔格殿，明兵追袭，设伏邀击，斩馘甚众。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寻擢甲喇额真。

崇德元年，从上伐朝鲜，与甲喇额真屯泰等先众破敌。三年，兼任工部理事官。

从贝勒岳讬伐明，自墙子岭入边，薄明都，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兵；攻钜鹿，率所部以云梯先登，克之：加半个前程。五年，与承政萨穆什喀、索海等伐虎尔哈部，攻挂喇尔屯。七年，从奉国将军巴布泰率师驻锦州。

顺治元年，从入关，督所部步兵击败李自成，擢工部侍郎，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二年，授梅勒额真，镇守江宁。三年，命总管江宁驻防满洲兵，特置总督粮储兼理钱法，驻江宁，以协领鄂屯兼任，加户部侍郎，以重其事。时江北诸山寨并起，号为明守。江宁民有谋为应者，巴山诇知之，捕斩三十人。未几，明潞安王谊石以二万人分三道攻江宁，巴山会招抚大学士洪承畴等督兵御之，谊石败走。语详承畴传。明故左通政嘉定侯峒曾以二年死难，四年，其子元瀞通表鲁王以海，取敕书及其将黄斌卿致承畴书以归。柘林游击陈可得之，有“内杀巴、张二将”语，指巴山及提督张大猷也。事闻，上以敌谋设间，诏慰承畴，而谕奖巴山及大猷“严察乱萌，公忠尽职”。

六年，江南总督马国柱讨六安山寇，巴山及大猷以师会，斩其渠张福寰，诸寨悉平，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是岁，裁总督粮储钱法，不复置。九年，将军金砺讨郑成功，请益师，部议调江宁驻防兵二百，鄂屯与理事官额赫纳、乌库理率以行，攻海澄。成功兵劫我军砲，鄂屯与额赫纳击却之。成功兵十馀万逆战，鄂屯督兵纵击，成功兵退，断桥。鄂屯与乌库理策马迳渡，成功兵溃，破其垒数十，降数千人。

寻召巴山还京，以喀喀木代。十一年，复录江宁平寇功，进世职二等。康熙十二年，卒。

子舒恕，袭世职。从大学士图海讨王辅臣，次平凉城北虎山苾，击败辅臣兵。

复从都统穆占讨吴三桂，击败三桂兵於松滋，进围云南，屡败吴世璠将胡国柄、刘龙、黄明等，又困其将马宝、巴养元等於乌木山。论功，进世职一等。卒，子长清，改袭一等阿达哈哈番。

张大猷，汉军镶黄旗人，初籍辽阳。太祖克辽阳，大猷以千总自广宁来降，授牛录额真。天聪初，明边将遣谍招我新附之众，大猷发其事。太宗嘉之，予世职游击。崇德三年，授刑部理事官。寻擢汉军梅勒额真。四年，更定汉军旗制，授镶黄旗梅勒额真。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率本旗兵攻五里台及晾马山、马家湖，皆下，又克金塔口台。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骑兵自松山至，谋夺砲，大猷击卻之。复与固山额真刘之源等攻克塔山、杏山及附近诸台。论功，进二等甲喇章京。七年，迁兵部参政。十月，从贝勒阿巴泰伐明，筑桥浑河济师，击破明总督范阿衡军。八年，从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卫，进世职一等。

顺治元年，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克太原，与固山额真李国翰抚定诸郡县。

二年，师定江南，与固山额真吴守进下浙江，次石门，明兵自杭州夜来袭，却之。

还，克嘉兴。三年，命与巴山率兵镇守江宁，总管汉军及绿旗兵。旋授提督江南总兵官。论功，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六年，同讨张福寰。总督马国柱奏大猷身先士卒，履险摧锋，功第一，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九年，卒。三传，降袭三等阿思哈尼番。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喀喀木，萨哈尔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乌喇部。父塘阿礼，当太祖时，率百人来归，授牛录额真。从伐辽东有功，予世职游击。从伐瓦尔喀，射熊，为所伤，卒。

喀喀木嗣领牛录。崇德三年，授吏部理事官。五年，从伐虎尔哈部，敌据栅拒战，喀喀木督兵破栅，斩级二百，俘一百三十。七年，从伐明，攻松山，本旗将领失律未察举，降世职牛录章京。八年，擢吏部参政。顺治元年，署梅勒额真。从入关，加半个前程。寻改侍郎。四年，复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郧阳总兵王光恩坐事逮系，其弟光泰叛据郧阳，提督孙定辽战死，势甚张，上命喀喀木率兵讨之。师将薄郧阳，光泰遁走，喀喀木与副将王平率师逐捕，战房县，斩级千馀。光泰走四川，喀喀木驻军郧阳。

五年，金声桓自江西窥湖广，总督罗绣锦疏请留喀喀木驻荆州。六年，召还。

七年，授镶黄旗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命与固山额真噶达浑等率兵讨蒙古鄂尔多斯部长多尔济。九年，师出宁夏，至贺兰山，击斩多尔济，并歼其部众，俘其馀以归，得马驼数百、牛千馀、羊万馀。

寻命代巴山为镇守江宁总管。十年，明将李定国兵犯广东，潮州总兵郝尚久叛应之，授喀喀木靖南将军，率师会靖南王耿继茂讨尚久。围逾月，督兵以云梯登，尚久入井死，潮州及旁近州县皆定。还驻江宁。

十六年，郑成功大举入犯，破镇江，复陷瓜洲，溯江上。喀喀木与总督郎廷佐、提督管效忠谋御敌，檄总兵梁化凤赴援。会梅勒额真噶哈、玛尔赛自贵州旋师，循江东道江宁，入城同守。喀喀木曰：“贼势盛，宜乘其未集先击之。”简精锐逆击，成功前军为少却，得舟二十馀。俄成功兵大至，连营八十有三，舟蔽江，喀喀木昼夜防守。化凤援兵至，乃议使绿旗兵先出战。化凤出仪凤门，效忠出锺阜门，夹击，破成功兵，获其将余新等。明日，喀喀木与噶哈、玛尔赛督兵出神策门，成功兵据白土山列阵，乃分兵左右仰攻，与化凤率精锐捣其中坚，获其将甘辉及裨佐数人，斩馘无算。成功兵溃，走出海。事闻，部议失镇江、瓜洲当议罪，上以固守江宁功大，命免议。

康熙元年，改总管为将军，仍以命喀喀木。七年，卒，授其子喇扬阿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梁化凤，字翀天，陕西长安县人。顺治三年武进士。四年，授山西高山卫守备。

五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克阳和城，擒瓖将郭二用。擢大同掌印都司。

时大同、左卫、浑源、太原、汾、泽群盗竞起应瓖。六年，化凤攻大同，破北窑沟，寇据山巅，悬柴以火燔之，获其渠李义、张豹。攻浑源，徇韩村、玉合堡、张家堡，破贾庄，获其渠王平；乃克浑源，又获其渠方三、唐虎诛之。攻左卫，降云冈、高山二堡，遂合围。化凤中三矢，战愈力，寇以城降。叙功，超加都督佥事，以副将推用。进攻太原，寇出战，化凤左臂中枪，矢集於髀，益奋斗，执所置巡抚姜建勋，乃克太原。进解平阳围，攻汾州，败其渠沈海。攻孝义，寇渠张尔德来援，与战大破之，乃克汾州，获尔德。海复以兵至，再战击败之，走潞安。迭下曹家堡、记古寨、善信堡。介休、平遥、祁、徐沟诸县悉降。进攻太谷，克之，获其渠苏升，乃克潞安，海走九仙台。拔长子，进攻九仙台，山峻，骑不得上；以火攻之，寇不支，海出降。进定泽州。是岁凡二十二战皆捷。七年，复歼馀寇於牛鼻寨，获其渠袁忠。

山西悉定。

八年，借补江南芜永营参将。讨平石皿、鹭鸶二湖盗，获其渠杨万科。十二年，擢浙江宁波副将。明将张名振屯崇明平洋沙，总督马国柱檄化凤署苏松总兵。名振攻高桥，化凤驰赴战，迭击败之，遂复平洋沙。十三年，真除苏松总兵。化凤以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沿海筑坝十馀里使内属，并引水灌田，俾海滨斥卤化为膏腴。

会郑成功攻崇明，遣谍疑众，化凤擒斩之，督兵迎战，获其将侯丁秀、宫龙、陈义等。又遣诸将设伏，斩其将陈正，缚致曾进等十一人。成功引去，七月，复大举入寇，连舟蔽江，号百万，陷镇江，直犯江宁，南北中梗。化凤将所部兵三千人疾驰赴援，升高了敌，见成功军不整，樵苏四出，军士浮后湖而嬉，乃率五百骑夜出神策门，破白土山敌垒。明日，督兵出仪凤门，提督管效忠出锺阜门，夹击搏战，拔巨纛，毁其木寨，简骁勇乘屋，发火器，矢石杂下，成功兵奔溃，逐至龙江关，获其将余自新等。成功收馀众，连营屯白土山，众犹数十万。又明日，复与总管喀喀木等出神策门，直攻白土山，督将士仰击，寇迎拒，殊死战。甘辉者，成功骁将也，化凤入阵生获之。成功兵夺气，遂奔不可止，逐北斩馘。迫江上，化凤先遣别将焚其舟，成功兵自蹂藉及入江死者无算。成功遁入海，化凤策成功当还攻崇明，先遣别将为备。成功出海攻崇明，化凤自江宁还援；成功度不能克，括民舟将渡白茅口，化凤与相值，绝流迅击，砲石荡海波，成功复大败，跳而免。叙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金甲、貂裘。

十七年，擢苏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化凤疏言：“苏、松滨海，地袤八百馀里，标兵止二千馀。请酌调省兵三千八百，立六营，资捍御。”下部议，从之。十八年，上复录化凤功，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寻裁江安庐凤提督，以化凤为江南提督。时议者以台湾未复，用广东、福建例，苏、松滨海立界，徙居民於内地。化凤曰：“沿海设兵，赋拟弃之地以养之。国既足兵，民无废业，迁界何为？”

奏入，上从其言。康熙十年，卒，赠少保，谥敏壮。圣祖巡西安，遣官祭其墓。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鼐，其次子也。以廕授川陕督标左营游击。吴三桂乱起，总督哈占令鼐率兵驻黑水峪，败王辅臣之兵於观音堂。调兴安城守游击。从征汉中，战屡捷，克达州，加都督佥事。三迁至福建陆路提督。四十五年，擢福建浙江总督。上南巡，书“旂常世美”字赐之。初，金世荣为总督，谓出洋大船易藏盗，奏定渔船不得用双桅，商船悉令改造，樑头不得过丈有八尺。鼐力言无益海疆，徒累於商民，上命弛其禁。

四十七年，疏言嘉、湖诸水皆泄入太湖，通津要道，发帑疏治；支河淤浅，劝民开濬。上谕支河劝民开濬，虑有司藉此私派，当并发帑疏治。四十九年，以母丧去官。

五十三年，卒。

刘芳名，字孝五，汉军正白旗人，初籍宁夏。仕明至柳沟总兵。顺治元年，降，命仍原官。二年，调宁夏，赐白金、冠服。时陕西初定，多盗，悍卒复伺隙谋乱。

芳名抚绥训练，冀树威望，销乱萌，总督孟乔芳疏奖其才。武大定叛固原，贺珍叛汉中，师进讨，芳名皆有功。三年，方赴巩昌剿寇，宁夏兵遽变，戕巡抚焦安民。

芳名驰还，察知裨将王元、马德首乱，遣德署花马池副将，分元势；侦元将出城就寇渠洪大诰，芳名设伏，俟元至，伏发，元力拒，诸将樊朝臣、姜九成等衷击之，元败奔，副将马宁等追击，获以归。芳名别遣将搜斩大诰。德闻元诛而惧。四年春，芳名偕河东道马之先出师惠安，德乘间纠党劫军资，遁入山，合寇渠贺宏器等自红古城出口，袭破安定。螺山寇王一林戕参将张纯以应之，横行宁固、平庆间。芳名督所部兵进次乱麻川，破贼；复进次预望城，再破贼，斩一林，德以四骑走，追及之河兒坪，缚而磔之，乱乃定，授三等阿达哈哈番，擢四川提督、定西将军。寻命以右都督留镇宁夏。五年，讨平香山寇李彩。

马德之诛，副将刘登楼预有功。登楼居榆林宁塞，多力而狡。六年，以延安叛应姜瓖，易衣服，自署“大明招抚总督”，戕靖边道夏时芳，腾书致芳名。芳名以见汙，怒，封其书示巡抚李鉴，鉴以闻。登楼西犯花马池，下兴武诸营堡，逼宁州。

时定边屯蒙古札穆素叛逃贺兰山，芳名遣兵击破登楼，登楼走定边屯，结札穆素寇宁夏西境，犯河东，陷铁柱、惠安、汉伯诸堡。将犯灵州，会固山额真李国翰师至，乃定策：鉴守宁夏，御札穆素；芳名引兵东渡河，趋榆林，与登楼战於官团庄，大破之。登楼退据汉伯，师从之，绝其水道，遂合围。芳名督兵逼垒东南，当矢石冲。

诸将进曰：“当移数武避贼锋。”芳名厉色叱之曰：“死则死耳，何惧为？且士卒多伤痍，而我避锋镝可乎？”士卒益奋，攻十二日，克之，斩登楼，馀众悉降。

乱定，进世职二等。疏言：“宁夏孤悬河外，延袤千里。镇兵屡徵发，兵单力薄。请自后徵发缺额，即令招补备守御。”又请以减等罪人佥发沿边，资生聚。皆下部议行。

十六年，调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加左都督，率宁夏三营驻江宁。郑成功攻崇明，芳名与提督梁化凤共击败之。十七年，疏言：“臣奉命剿贼，不意水土未服，受病难瘳。所携宁夏军士，训练有年，心膂相寄。今至南方，半为痢疟伤损。及臣未填沟壑，敢乞定限更调。”上报以优旨。旋卒於军，加太子太保，谥忠肃。命所部将士还宁夏本镇。

胡有升，锦州人。崇德元年，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率师攻锦州，有道人崔应时者，与州民张绍祯，门世文、世科，秦永福等谋以城降，使有升持书诣师，期内应。豫亲王与书赍还。明将诇知之，执应时等下狱。有升与绍祯、世文、世科、永福脱走来归，各赐冠服、鞍马、妻室、奴仆。授世职，有升得三等梅勒章京，隶汉军镶黄旗。屡从征伐，进二等。

顺治四年，授南赣总兵。五年，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叛，犯赣州。副将高进库出战而败，巡抚刘武元与巡道张凤仪分守城东西，有升率健卒循城策应。得仁兵穴城，将置火具仰攻，有升以石窒其窦。围三月，粮匮，有升出战，得仁败走。声桓闻征南大将军谭泰师至，引退，有升督兵迫击，多所斩馘。未几，李成栋复来攻，有升乘成栋兵方凿壕，出战大破之。语互见武元传。初，柯永盛自南赣总兵迁湖广总督，请以镇兵二千自随。有升疏言：“赣地江、湖关键，声桓乱未平，镇兵习水土，便征剿，宜遣还镇。”上从之。六年，声桓诛，成栋走死。谭泰师还，土寇犹未靖，上犹刘飞、龙南叶芝、石城邹华、雩都彭顺庆、瑞金陈其纶，皆负固为乱，有升与武元分遣诸将次第讨平之。叙功，加左都督，赐紫貂冠服、甲胄、佩刀、鞍马，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

十年，以尚可喜、耿继茂疏论有升功，复加太子少保。十七年，以老解官。康熙三年，武元子瀇疏请加叙守赣州功，有升亦以请，进一等。九年，卒，子启泰袭，改隶正白旗。再传，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杨名高，汉军镶黄旗人，初籍辽东。太宗时，率其族百馀人来归，授牛录额真，兼任兵部理事官。崇德间，屡从征伐，克塔山、杏山，击败明总督范志完，取前屯卫、中后所，皆在行。顺治元年，授世职牛录章京。二年，迁甲喇额真。三年，擢都察院参政。

六年，授福建漳州提督。明新建王由模据大田，■H0延平高峰诸土寇为乱。七年，名高率师破石矶巅，由模走永安，副将王爱臣追获之。高峰寨渠陈光等招德化土寇郑文荐来援，名高令副将韩尚亮等率师截击，围寨。光夺围走，名高督兵奋击，寇多堕壕死。师进次大田，寇溃走，败之龙门桥，擒其将郭奇，廖明正，诸寨悉降。

寻又率师徇邵武，寇走入江西新城，名高分兵三道进，与总兵王之纲殿，逐寇三十馀里，擒其将洪国玉、李安民、王恆美等，得牛马、枪砲无算。叙功，进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九年，郑成功自厦门陷长春、漳浦、海澄、南靖诸县，以二十馀万人寇漳州，屯凤巢山。名高督兵击破之，成功退屯海澄，所陷诸县皆复。寻复出，陷漳州及所属诸县。给事中魏裔介劾名高怠玩，下总督佟岱按治，坐夺官。寻卒。

刘光弼，汉军镶蓝旗人，初籍辽阳，冒曹氏。天聪五年，命守耀州。率兵从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克城旁三台。城兵出战，光弼先众驰击，我兵有陷阵者，力援之出。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自锦州赴援，光弼驰入阵，斩其裨将。崇德五年，授甲喇额真。从攻锦州，与墨尔根辖李国翰同克吕洪山诸台。屡击败松山、杏山马步兵。明兵屯山口阻我师，与国翰督兵奋战，明兵引去。锦州既下，发砲攻克塔出、杏山两城，及附近台堡。叙功，予世职牛录章京。七年，擢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

八年，偕固山额真刘之源诣锦州督铸砲。寻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攻宁远，取前屯卫、中后所。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旋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克太原。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拔金华，进定福建。五年，授礼部侍郎。从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克南昌，谭泰疏请以光弼署江西提督。六年，平广昌土寇，旋命真除。土寇张自盛、洪国玉等据湖东为乱。光弼督参将陈升等讨平之。其党董明魁、郭承珉等皆降。遇恩诏，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三年，赐鞍马、弓矢。十六年，以老病致仕。康熙十二年，卒。

刘仲锦，汉军正蓝旗人，初籍辽阳东宁卫。崇德五年，以牛录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等伐明，围锦州，骑兵千馀出迎战，仲锦击破之，追薄城下始还。复击败松山、杏山、吕洪山口敌兵。七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攻塔山，发砲击城圮，仲锦率所部兵先登，克之。进攻杏山，复发砲击城，毁其垣，城人遂降。叙功，予世职半个前程。八年，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哈宁阿等伐黑龙江虎尔哈部，克博和哩、诺尔噶勒、都里三屯，降大小噶勒达苏、绰库禅、能吉勒四屯。赐貂皮、白金。复从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卫。进世职甲喇章京。

顺治元年，从入关，授户部理事官，兼甲喇额真。从固山额真叶臣等徇山西，克太原。又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李自成，自陕西下湖广，败其将马进忠，得舟十一。

五年，擢兵部侍郎。六年，从睿亲王讨姜瓖，攻浑源、左卫，进攻汾州，皆发红衣砲克之。七年，授山东临清总兵，加都督同知，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加拖沙喇哈番。十年，改福建右路总兵，加左都督，驻泉州。十一年，以疾解任。旋卒。

论曰：满洲兵初入关，分驻都会，其后乃久屯，置总管。沙尔虎达招徠新满洲，刘之源、巴山、喀喀木镇抚江南，喀喀木合群力摧大敌，厥功尤著。汉兵入关后来附者，不复入乌真超哈，循旧制分设提镇。化凤援江宁，与喀喀木同功。芳名偕马之先守宁夏，有升佐刘武元守赣州，皆有殊绩。名高等以卿贰出专阃，亦能称其职者。若富喀禅镇西安，乌库理守盛京，皆见於他篇，故不复著。

## 列传三十一

赵开心杨义林起龙硃克简成性王命岳李森先李呈祥魏琯李裀季开生弟振宜张煊赵开心，字灵伯，湖南长沙人。明崇祯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顺治元年，授陕西道监察御史。是岁有自称故明皇太子者，令故明贵妃袁氏及故东宫官属内监等视之，皆言不相识。开心及给事中硃徽疏请详审，下法司，自承为京师民杨玉。以开心疏言“太子若存，明朝之幸”，论死，上命免之。二年，疏言：“刑部治庶狱，数日即结正。惟自别衙门发送者，恆不时谳决，久置狱中。请令所司五日一稽核，当鞫当释，勿使留滞。并请通饬诸行省抚按遵行。”从之。

寻命巡视南城。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京师民有痘者，令移居出城，杜传染。有司行之急，婴穉辄弃掷。开心疏请四郊各定一村，移居者与屋宇聚处。

旋又疏言：“立政之始，一事之得失，关天下万世之利害。疏奏不能尽陈，封章不敢频渎。乞时赐召对，霁颜听受。庶用人施政，悉奉宸断。”睿亲王摄政，入朝，朝臣皆跪迎，开心疏请敕礼部详定仪注。江、浙、湖广诸行省初定，开心疏请急置抚按，以时绥抚。并得旨俞允。擢左佥都御史。三年，坐事，罢。

八年，召起原官。旋超擢左都御史。开心子而抃，为唐王时举人。九年，开心疏乞许而抃会试，礼部议不许，开心坐夺职，永不叙用。十年，谕曰：“开心有直名，畀风宪重任。不言国家大事，乃庇子渎奏，辜朕望实深。朕念开心大臣，一事差谬，遂永弃不用，心终未恝然。召还京。”开心至，疏论湖广巡抚迟日益、偏沅巡抚金廷献、郧襄巡抚赵兆麟所属寇盗充斥，剿抚无能。得旨，下部察议。又言：“江南诸行省，每因捕治叛逆，株连无辜。如常镇绅士王期升、路迈、蒋拱辰等，久锢狱中，虚实未辨。就一方一事，可推之他省。”上命确察以闻。时方考察京官，甄别翰林，开心疏论大学士冯铨、陈名夏等，各植门户，开朋党之渐，上命开心据实覆奏，未能实指其人，得旨申饬。旋授原官。

十一年，疏陈时政，请御经筵，亲奏对，遴贤才，原过误，许流徙自赎，重法司职掌。上以疏中有“屏斥畋游”语，谕曰：“讲武习兵，乃祖宗立国大法，何谓畋游？开心常谈浅见，沽名塞责，殊负委任。”寻以名夏获罪，责言官不先事举发，降补太仆寺卿。

十二年，迁户部侍郎。疏言：“畿甸流民载道，有司恐误留逃人，听其转徙。

请暂宽隐匿逃人之罪，以免株连，俾流民得邀抚辑。”谕曰：“逃人之多，因有隐匿者，故立法不得不严，何谓株连？”因责开心沽誉，降补太仆寺寺丞。寻擢少卿，协理兵部督捕事。十三年，上以逃人多不获，所司督责不严，复降补鸿胪寺少卿。

十六年，迁太仆寺少卿。康熙元年，擢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加工部尚书衔。卒官。

杨义，山西洪洞人。明崇祯进士，官山东聊城知县。顺治元年，授河南汝阳知县。五年，行取，擢江西道御史，巡视两浙盐政。义疏请定行盐掣验之法，遴选清廉有司照引盘验，御史亲临监掣。八年，睿亲王得罪，义劾工部侍郎李迎晙前官营缮郎中，监造王府，僭拟禁廷，不数年閒，躐升华膴，请敕部治罪。以迎晙事在赦前，寝其议。复巡视长芦盐政，劾运使赵秉枢贪酷骫法，削籍逮治。

九年，督学江南，寻掌京畿道事。十一年，大学士陈名夏得罪，义因劾请告侍郎孙承泽党附名夏，下部，令承泽休致。吏部尚书刘正宗荐降调员外郎董国祥，拟授文选司郎中，义面诘正宗专擅，即具疏劾之，正宗得旨察议，国祥卒以赃败，谪徙尚阳堡。

十二年，条陈时政，言：“大学士吕宫久疾旷职，宜令归田，养大臣廉耻。”

“巡按既停阅城、审录诸事，督抚按期巡行，宜令简随从，慎关防，毋以扰民。”

“兵民匮乏，请令各州县禀生捐银准贡，以给满洲兵备鞍马器用，馀赈被灾贫民。”

“谕旨严禁加派，有司抗不遵行。如臣籍洪洞，地亩正粮外，又加驿站坐司马夫、工食、公费等项，几半正粮。祈敕禁革。”会宫已得旨致仕，饬下所司议行。时议复设巡按，义奏请甄举才守兼优考试，请简不拘资俸。是岁四迁至刑部侍郎。十四年，调工部。十七年，调仓场侍郎，擢工部尚书。康熙元年，致仕。卒。

林起龙，顺天大兴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疏请严禁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邪教。又疏请重守令，课以十五事，曰：招流亡，垦荒莱，巡阡陌，劝树艺，稽户口，均赋税，轻徭役，除盗贼，抑豪强，惩衙蠹，赈灾患，济孤寡，濬沟池，治桥梁，兴学校。考其殿最，而大吏以时访察。俱如所奏行。四年，劾山东巡抚丁文盛不能弭盗，并荐大理寺卿王永吉可代，部议以起龙有私，降二级外用。

又坐劾登州道杨云鹤婪赃不实，夺官。

世祖亲政，召来京。十年，复原官。时军旅未靖，急转饷，不遑言积贮，起龙请敕计臣筹画，先实京仓，次及近辅各直省，务使仓有储穀，备水旱，应调发。又言：“满洲兵昔在盛京，无饷而富；今在京师，有饷而贫。时地既迥异，法制宜更定。凡驻守征行，所需马匹、草束、军装、戎器，悉动官帑筹备，毋使拮据。”疏入，谕曰：“满洲兵建功最多，资生无策，十年来未有言及此者。起龙实心为国，忠诚可嘉！”下部议，以五品京堂用，起龙疏辞。

十一年，转刑科，加大理寺寺丞衔。疏言：“州县吏媚事上官，耗费不赀，请禁革；并请遣廉能大臣巡行各直省，体察利弊。”既，疏劾总河杨方兴及工部尚书刘昌，召方兴、昌相质，所劾皆不实，部议当杖流，上特宥之，左授光禄寺署正。

十二年，迁大理寺寺丞。十三年，一岁中三迁，擢工部侍郎。十五年，改户部侍郎，总督仓场。

十六年，加太子少保。疏请更定绿旗兵制，略言：“有制之师，兵虽少，一以当十，饷愈省、兵愈强而国富；无制之师，兵虽多，万不敌千，饷愈费、兵愈弱而国贫。今绿营兵几六十万，而地方有事，即请满洲大兵，虽多仍不足用。推原其故，总缘将官赴任，召募家丁，随营开粮，军牢、伴当、吹手、轿夫，皆充兵数。甚有地方铺户子侄，充兵免徭。其月饷则归之本管，马兵剋扣草料，驿递缺马，亦供营兵应付。是以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俱钝弊朽坏，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则竟阙不具。春秋两操，不复举行。将不知分合奇正之势，兵不知坐作进退之法。徒空国帑，竭民膏，虽★何益？推其病有二：一则营兵原以戡乱，今乃责之捕盗；一则出饷养兵，原以备战守之用，今则加以剋扣。兵丁所得，仅能存活，又不按月支发，贫乏何以自支？今诚抽练绿旗精兵二十万，养以四十万之饷，饷厚兵精，地方有警，战守有人。不过十年，可使库藏充溢。”下所司议行。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巡抚凤阳。时议惩官吏犯赃，视轻重科罪，不许纳赎，起龙疏请如旧例收赎充饷，下廷议，请从之。上曰：“立法止贪，今因济饷而贷法，如民生何？”绌起龙议不行。

圣祖即位，授起龙漕运总督，迭疏请免滨海移民田地赋额，濬淮城迤南运河，直达射阳湖，修筑济宁、临清诸处堤闸，并请禁运丁毋病民，运弁毋病丁，条议以上，皆从其请。又疏请禁运丁多携货物，稽滞漕运，定分地稽察例。康熙六年，粮艘至济宁，运丁有多携货物者。事觉，总河卢崇峻疏陈起龙言江南漕储道既裁，总漕不任稽察，御史张志尹纠起龙不引罪。上以诘起龙，起龙谢失职，镌三级休致。

卒。

嘉庆四年，仁宗亲政，阅世祖实录，得起龙更定绿营兵制疏，谕诸行省督抚整饬营伍，并以所言抽练精兵，是否可仿行，饬妥议具奏。诸行省督抚惮改作，议格不行。

硃克简，字敬可，江南宝应人。顺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五年，考授御史。

八年，典广东乡试。十二年，巡按福建。福建八府一州，其五滨海。郑成功时入寇，民苦焚掠。克简至，申明军政，绸缪防御，请增兵防仙霞关。时兵部尚书王永吉疏请减兵额，汰营兵老弱，下诸行省。克简疏言：“福建内防山贼，外御海寇，省兵三万四千，不可复减。”上如其议。又疏论防海，略言：“用水师不难得其力，难得其心。漳泉为郑成功故土，沿海多戚属，宜以连保法察其踪迹，考其身家，不使入伍；降者令归耕，或移置他军，使离旧巢，乃坚归志。水师战海中，破浪擒贼，当受上赏，宜著为令。水师用在舟，木、竹、钉铁、油、麻、★叶，皆海之所无，一物不具，不可以为舟。宜设专官讥察，毋以资敌。”“宁化、崇安滨海要地，今俱为贼踞，当按形势增兵固守。”又立六规二十四约，与提督马成功、总兵王之纲等深相结纳，诸将咸奉令。

巡汀州，闻成功兵攻福州，即率汀州镇兵还援。成功兵引退，克简入城，曰：“寇知我援寡，且复来。”令完城垣、简卒伍为备。数日，成功兵复至。初，官军得成功兵辄诛之，克简令发不过五寸者贷死，编为民，得万馀人，皆恩克简，至是助守城，发★击寇，寇溃，遂出战，解围去。至漳州，布政使详请徵逋赋，克简力阻之，疏请蠲徵，上从之。至福清，以闽安地当冲，设兵守之，连江、罗源、福清、长乐诸县要隘皆置汛。至兴化，见道有流民，与知府张彦珩议赈，活者万数千人。

至泉州，令崇武、獭户、大盈诸隘皆置汛。至延平，知其地舟人多通寇，令循江诸州县设“循环簿”讥察。汀州、延平、建安三郡多伏戎，克简遣兵破其巢穴，离其党羽，次第皆就抚。迭疏请汰冗员，蠲盐课，恤驿困，皆报可。秩满，乞归。康熙三十二年，卒。

子约，以副贡生充教习，历知福安、南丰、费诸县，擢晋州，所至皆有惠政。

成性，字我存，江南和州人。顺治六年进士，授中书科中书。十四年，考授御史，巡按福建。疏言：“福建山海征剿，师旅繁兴，民穷地荒。条上四策：一曰严汛守。滨海地寥廓，不能遍防。臣愚以为宜设水师，求熟练舟楫、谙识水性之将吏，广选舵工水手，缭椗招斗，惟其能者，禀饷不为常格。以舟为家，铳械用其长技，操演习熟，庶几水师可成。泉州近贼巢，水师宜移石湖。崇武、石芝驻陆军为声援。

惠安北有峰尾司，宜驻兵，为惠州籓篱。同安邻厦门，当於高浦设屯，刘五店置警砲，时出游骑巡视要隘。此又惠州之脣齿也。一曰分界址。有司禁遏接济，商阻物贵，民生穷蹙。臣愚以为先定禁例，若竹木、镔铁、硝磺、油、麻，毋许通贸。小民日用所需，宜听转运。惟滨海大道或捷径可通者，严立疆界。更定勾稽文法，以时比验。自泉州西出延平上游，去海甚远，百货交易，宜听民便。一曰辑降众。山海啸聚之徒，渐次来降。入伍者多，归耕者少。间有悍气未驯，凌轹乡里。居民亦负气不相下，讦讼不受理，则自相格斗。臣愚以为宜令解散宿怨，禁止罗织。新附之众，合者渐分，聚者渐散，近者渐远，庶可消弭反侧。一曰清营伍。府县编氓，既有保甲，诸营什伍，犹未整齐。臣愚以为当责成兵吏，自为版籍。略仿保甲之制，同居连坐。则军伍肃、盗源遏矣。”事下兵部议行。

既，又上疏言：“下游四府滨海，海徼无险阻可守，且又兵力所不及。宜令居民筑土堡，多备长枪鸟铳，习为团练。贼至，人自为守，家自为战，驰报附近将领，以兵赴援。久之使贼粮绝势穷，未有不瓦解者也。”又疏论盐场利弊，请裁上里、海口、牛田诸场，以福清知县领其事。十六年，报绩，授兵部主事。移疾归。

康熙七年，始出就官。十一年，授工科给事中。时议招募游民，开垦荒田。性疏言：“民贫不能耕，乃有荒田。游民既失业，安能开垦？请敕督抚令县官劝民开垦，无力者上布政司给牛种赀钱。以本县之民，垦本县之田，官既易於稽察，朝廷本赀亦易於徵收。”又迭疏请奖进廉吏，为国家培元气，密谕推举督学，以重人才根本之地。又疏陈民生十害，谓：“州县胥役挟持长吏，为衙蠹之害；官吏私交旧识，关说曲直，为抽丰之害；乡民钱粮讼狱，必投在城所主之户，听其侵蚀唆使，为歇家之害；大奸巨猾武断乡曲，为奸豪之害；督抚及司道胥吏干讬有司，为上官胥吏之害；丞簿佐贰滥受讼牒，为佐贰之害；奸民诪张上控，株连蔓衍，为越诉之害；颜料本色，缘时价低昂，不载由单，任意苛敛，为杂派之害；百姓十室九空，无藉乘急取利，逐月合券，俗谓‘印子钱’，利至十之七八，折没妻孥，为放债之害；邮传往来，强捉人夫，挽舟负舆，为纤夫之害。请下所在有司，每季书状，不蹈十害，申大吏按验。”又请饬督抚严饬所司，复社学，讲乡约，举节孝，立义冢，不力行者，不得与卓异。旋擢掌科。十五年，以疾乞归，家居三年，卒。

国初循明旧，御史出为巡按。顺治七年罢，旋复设。八年，世祖亲政，特敕诫谕，并命都察院察访举劾。御太和殿，召新命诸巡按入见，赐坐宣谕。十七年，都察院复请罢，王大臣会议，安亲王及侍郎石申等议留，别疏上。又以御史陆光旭疏争，令再议，仍议罢不复设。巡按能举其职者，又有宁承勋按河南，请塞黄河决口；秦世祯按江苏，劾罢巡抚土国宝：最知名。承勋大兴人，明天启举人，自礼部主事考选御史，官至大理寺右寺正。世祯自有传。

王命岳，字伯咨，福建晋江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时云南、贵州未定，策问及之。命岳言：“李定国贰於孙可望，当缓定国，行间使与可望相疑忌。

我兵以守为战，以屯为守，视隙而动。”上异之，擢工科给事中。上经国远图疏，略言：“今国家所最急者，财也。岁入千八百一十四万有奇，岁出二千二百六十一万有奇。出浮於入者四百四十七万。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各省镇满、汉官兵俸米、草豆，都计千八百三十八万有奇，师行刍秣又百四十万，其在京王公百官俸薪、披甲俸饷不过二百万。是则岁费二千二百万，十分在养兵，一分在杂用也。臣愚以为今日不宜再议剥削以给兵饷，而当议就兵生饷之道。河南、山东、湖广、陕西、江南北、浙东西、江西、闽、广诸行省，迭经兵火水旱，田多荒废。宜令各省驻防官兵分地耕种，稍仿明洪武中屯田之法，初年有司给与牛种、耕具、饩粮，自次年后，兵皆自食其力，便可不费朝廷金钱，此其为利甚溥。古者郡县之兵，什伍相配，千百成旅，将帅因而辖之。乃者将帅多以仆从、摎役、优伶为兵，其实能操戈杀贼者十不得二三。故食粮有兵，充伍无兵。官去兵随，难议屯种。今当先定兵额，官有升降，兵无去来。平定各省及去贼二三百里外者，皆给地课耕。因人之力与地之宜，一岁便可生财至千馀万。群情不为深虑，不过议节省某项、清察某项。

譬如盘水，何益旱田？臣见今日因贼而设兵，因兵而措饷，因饷而病民。民复为贼，展转相因，深可隐忧。要在力破因循，断无不可核之兵，断无不可耕之田，断无不可生之财。”疏下各直省督抚，议格不行。

世祖恶贪吏，令犯赃十两以上籍没。命岳疏言：“立法愈严，而纠贪不止，病在举劾不当。请敕吏部，督抚按举劾疏至，当参酌公论，果有贤者见毁，不肖者蒙誉，据实覆驳。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臣皆得执奏。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核甄别，督抚本重臣，言官恐外转为属吏，参劾绝少。请特敕责成，简别精实。每岁终仍命吏部、都察院考核督抚举劾当否，详具以闻。庶激励大法以倡率小廉。”转户科。

再上疏论漕弊，大要谓：“百姓为运官所苦，运官又自有其苦，不得不苦百姓。请革通仓需索，禁旗丁混抢，仓场督臣亲监河兑。”福建方用兵，时又苦旱，命岳疏陈五事，曰：缓徵买，粜劝赈，督催协饷，严治奸盗，安置投诚。

十五年，调兵科。师下湖广，命岳复申屯田之议，请复明军卫屯田之制，设指挥、千百户等官，以劳久功多之臣膺其任，子孙世及。无漕之地，专固封疆；有漕之地，即使领运。新附之将，有功亦得拜官。量易其地，勿在本省。寻疏言：“各省除荒之数，岁缩银五百五十万有奇。荒地以河南、山东为最多。请选清正御史，督察二省田地，率诸州县清丈，编造鱼鳞图册。他省除荒多者，如例均丈。”得旨举行。命岳又上清丈事宜十馀条。

明桂王既出边，云南犹未平。命岳疏言：“云南岁饷九百万，而一省正杂赋税都计十六万有奇，是以九百万营十六万之地也。云南原有旧屯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有奇，科粮三十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二石有奇。请敕巡抚袁懋功责成原军，换帖领种。

暂发二十万金，买牛办种，借给军民。经年销算，必无亏损，又可收复科粮旧额。

且官收额内，军馀额外，每粟一石，价可三金，视今年每石十二金，已省饷费四分之三。庶几兵食兼足，不至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上可其奏，命发十万金买牛办种，修复旧屯。

命岳乞假归葬，还朝，疏言：“贼习於海战，我师皆北人，不谙水性。惟有堵截隘港，禁绝接济，严号令，轻徭赋，与民休息，使民不为贼，贼不得资。久之必有系丑献阙下者。”吏部以浙江右布政员尽忠迁广东左布政，命已下，命岳劾其贪秽，尽忠坐罢。康熙初，使广东还，迁刑科都给事中。时陈豹据南澳，尚为明守，命岳疏请招豹收南澳。寻以议狱未当，夺官。六年，畿辅旱，诏求直言。命岳家居，以天子方冲龄，宜览古今，广法戒，撰千秋宝鉴，书垂成，未进，卒。

李森先，字琳枝，山东掖县人。明崇祯进士。顺治二年，自国子监博士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启睿亲王发大学士冯铨贪秽及其子源淮诸不法状，御史吴达，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罗国士、邓孕槐、桑芸等先后论劾。睿亲王於重华殿集大学士，刑部、科道诸臣，召铨等面质，以为无实迹，语详铨传，责森先启请肆市语过当，夺官。世祖既亲政，铨罢去。九年十一月，大学士范文程以劾铨诸疏进，上阅之竟，曰：“诸臣劾铨诚当，何为以此罢？”文程曰：“诸臣劾大臣，无非为君国，上当思所以爱惜之。且使大臣而能钳制言官，非细故也。”

越数日，上谕吏部，诸臣以劾铨罢者皆起用，森先补原官。

十三年，巡按江南，劾罢贪吏淮安推官李子燮、苏州推官杨昌龄，论如律。巡苏州，杖杀不法僧三遮、优王紫稼并为优张榜少年沈濬，一时震悚。淮安吏张电臣坐侵蚀漕折银一百二十两有奇，例当追比，森先为疏请缓之。上责森先徇纵，夺官，逮至京讯鞫，事白，复原官。

十五年，应诏陈言，略曰：“上孜孜图治，求言诏屡下；而诸臣迟回观望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相率以言为戒耳。臣以为欲开言路，宜先宽言官之罚。如流徙谏臣李呈祥、季开生、魏琯、李裀、郝浴、张鸣骏等，皆与恩诏因公诖误例相应。倘蒙俯赐轸恤，使天下昭然知上宽宥直臣，在远不遗。凡有言责者，有不洗心竭虑而兴起者乎？”上责其市恩徇情，夺官，下刑部议，流徙尚阳堡，上仍宽之，复原官。寻命察荒河南，用左都御史魏裔介言，给敕印，未讫事而卒。

十七年，上命吏部开列建言得罪诸臣，其流徙者，举呈祥、琯、裀、开生及彭长庚、许尔安凡六人。上命释呈祥，许琯、开生归葬。馀虽系建言，情罪不同，无可宽免。裀、开生自有传。长庚、尔安事见睿亲王传。

呈祥，字吉津，山东霑化人。明崇祯进士，选庶吉士。顺治初，授编修。累迁少詹事。十年二月，条陈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用汉人。上谕大学士洪承畴等曰：“呈祥此奏甚不当。昔满臣赞理庶政，弼成大业。彼时岂曾咨尔汉臣？朕满、汉一体眷遇，奈何反生异意耶？”副都御史宜巴汉等因劾呈祥，夺官，下刑部，坐呈祥巧言乱政，论斩，上命免死，流徙盛京。居八年，至是命释还，诣京师疏谢，遂还里。康熙二十七年，卒。

琯，字昭华，山东寿光人。明崇祯进士，官御史。顺治二年，以荐起原官，巡按甘肃。请开马市以柔远人，下部议行。凉州兵劫参议道廨，捕得倡乱者二十馀人，琯疏言西陲兵骄悍，由明季专事姑息，养奸滋乱，宜用重典。上命悉诛之，并诏后有犯者，首从骈斩，著为令。

四年，授江宁学政。七年，还京，掌河南道。八年，漕运总督吴惟华请输银万，又括诸项羡馀，得九万三千，请以助饷。琯疏言淮、扬连年水旱，惟华输饷皆分派属吏，仍取自民间，乞赐察究，会巡漕御史张中元发惟华贪黩状，逮治夺官。琯又劾郧阳抚治赵兆麟，甄别文武属吏，荐举多至数十，纠劾仅一二微员，上为责兆麟，并诫诸督抚不得劾微员塞责。九年，授顺天府府丞。

十二年，迁大理寺卿。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琯疏言其不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董其事。又言：“逃人日多，以投充者★。本主私纵成习，听其他往，日久不还，概讼为逃人。逃人至再，罪止鞭百，而窝逃犹论斩，籍人口、财产给本主。与叛逆无异，非法之平。”下九卿议，改为流，免籍没。又言窝逃瘐毙，妻子应免流徙，时遇热审，亦应一体减等。上责其市恩，下王大臣议琯巧宽逃禁，当坐绞，上宽之，降授通政司参议。德州诸生吕煌窝逃事发，州官当坐罪，琯持异议。王大臣劾琯，因追议琯前请热审减等为煌地，坐夺官，流徙辽阳，卒於戍所。上既许归葬，并宥其孥还故里。

诸与森先同时劾冯铨者：吴达，江南人。自刑部员外郎授御史。顺治二年七月，疏言：“今日用人，皆取材於明季。抗直忤时，山林放弃，此明季所黜而今日当用者也。逆党权翼，贪墨败类，此明季所黜而今日不可不黜者也。持禄养交，倒行逆施，此明季未黜而今日不可不黜者也。定鼎初年，藉招徠为名，犹可兼收邪正。江南既定，人材毕集，若复泾渭不分，则君子气沮，宵小竞进。即如阮大铖、袁宏勋、徐复阳辈，联袂而至，岂可概加录用乎？至广开言路，尤为创业急务。乃动责回奏，是沮敢谏之气而塞后进之路也。即如赵开心论事爽剀，用其人矣，而所规切时政，果一一用之否耶？”得旨：“朝廷用人，非曰诱之，若先既录用，后无罪而黜，是有疑心矣。屡饬回奏，欲求其实，非沮言路也。”疏寝不用。旋命巡按山东、湖南，官至太仆寺少卿。

桑芸，山西榆次人。自行人授御史，巡按顺天，累迁光禄寺卿。出为河南汝南道参政，督民垦荒土，除杂派，捕治巨猾毙杖下。累迁广东左布政。道卒。

又有许作梅，河南新乡人。亦以劾铨罢，复起官至太仆寺少卿。王守履，山西宁乡人。自工部郎中授御史，巡按湖北。罗国士，山东德州人。自礼部主事授御史，巡按顺天。庄宪祖，直隶东光人。以明进士起户科给事中。顺治三年新进士，除科道，宪祖与吏科都给事中向玉轩疏争，下刑部，并坐夺官。玉轩，四川通江人。邓孕槐，失其籍，自顺天府推官授御史，巡按江南。

李裀，字龙衮，山东高密人。顺治六年，以举人考授内院中书舍人。擢礼科给事中，转兵科。劾吏部郎中宋学洙典试河南，宿妓纳餽，鞫实，夺官。

八旗以俘获为奴仆，主遇之虐，辄亡去。汉民有原隶八旗为奴仆者，谓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十二年，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谓满洲役使军伍，犹兵与民，不得不分；州县追摄逃亡，犹清勾逃兵，不得不严覈：是已。然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汹惧，有伤元气，可为痛心者一也。

法立而犯者众，当思其何利於隐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东人为奇货，挟以为■K1。

殷实破家，奴婢为祸，名义荡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贡赋，杀一人即伤一人之培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今乃用逃人法戕贼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况至三万之多？其非尽怀乡土、念亲戚明矣。不思恩义维系，但欲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赴质审，道路驿骚，鸡犬不宁。无论其中冤陷实繁，而瓜蔓相寻，市鬻锒铛殆尽。日复一日，生齿彫残，谁复为皇上赤子？可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为然，饥民流离，以讥察东人故，吏闭关，民扃户，无所投止。嗟此穷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毙？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躅踯於郊原，老稚僵仆於沟壑。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东西迫逐，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招抚不遑，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臣谓与其严於既逃之后，何如严於未逃之先？

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过鞭责。请敕今后逃人初犯即论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杀之，当仿窃盗刺字之例：初逃再逃，皆於面臂刺字。则逃人不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后十馀日，下王大臣会议，佥谓所奏虽於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上弗许，改议杖，徙宁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阳堡。逾年，卒。

上深知逃人法过苛重，绌王大臣议罪裀。十三年六月，谕曰：“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之抚养。乃十馀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特立严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尔能容彼身，彼自体尔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省改，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十五年五月，复谕曰：“督捕逃人事例，屡令会议，量情申法，衷诸平允。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治罪。”逃人祸自此渐熄。

季开生，字天中，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累迁礼科给事中。

明将张名振犯上海，开生疏言防御海寇，宜远侦探，扼要害，备器械，严海禁，杜接济，密讥察。十一年，因地震，疏言：“地道不静，民不安也。民之不安，官失职也。官之失职，约有十端：一曰格诏旨，二曰轻民命，三曰纵属官，四曰庇胥吏，五曰重耗剋，六曰纳餽遗，七曰广株连，八曰阁词讼，九曰失弹压，十曰玩纠劾。”

分疏其目以上，章下所司。调兵科右给事中。

十二年秋，乾清宫成，发帑遣内监往江南采购陈设器皿，民间讹言往扬州买女子，开生上疏极谏。得旨：“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朕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朕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主，朝夕焦劳。

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因责开生肆诬沽直，下刑部杖赎，流尚阳堡，寻卒戍所。十七年，旱，下诏罪己，命吏部察谪降言官，谕曰：“季开生建言，原从朕躬起见，准复官归葬，廕一子入监读书。”

弟振宜，字诜兮。顺治四年进士，授浙江兰溪知县。行取刑部主事，迁户部员外郎、郎中。十五年，考选浙江道御史。及上以旱下诏罪己，言十二、十三年间，时有过举。振宜疏言：“伏读上谕，兴革责之部院，条奏责之科道，而内阁诸臣阙焉未及。夫用人行政，其将用未用、将行未行之际，毫釐千里，间不容发。天颜咫尺，呼吸可通者，惟内阁诸臣。皇上亲政以来，忧勤惕厉，原未见有过举。皇上以为有过举矣，试问其时有言及者乎？则宰相之不言亦可见矣。皇上以心膂股肱寄之内阁诸臣，徒以票拟四五字了宰相事业，皇上纵不谴责，清夜扪心，恐有难以自慰者。”得旨：“阁臣不能尽言，初非其罪。前谕十二、十三年间过举，皆已行之事。

朕心过失，即今岂能尽无，阁臣何由得知？部覆章奏，照拟票发，皆朕亲裁，亦非阁臣之咎。朕恆虑此心稍懈，诸臣其各加内省！”

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大学士刘正宗蠹国乱政，振宜亦疏举正宗树党纳贿诸罪状，正宗以是得罪。互见正宗传。振宜又疏言：“府库已竭，兵革方兴。云南守御，专任平西王，满兵抽十之四五驻湖南。郑成功为闽、浙、江南三省之患，当择地驻兵，绝其登陆。闽抚徐永桢、浙督赵国祚、浙抚史记功，军旅皆不嫺习，宜简贤员以代其任。山东、河南辅翼京师，连年水旱，盗贼实繁。北直八府，白昼公行劫掠。明末流寇，殷鉴不远。蒙古阑入陕西洮、岷一带耕种，西宁抵宣、大，长城颓塌，防卫空虚。国家中外一统，疆界原宜分明，何可听其出入不加讥察？”又请复六科封驳旧制，复以扬、徐近河诸县加派河夫为民间重累，疏请申禁，下部议行。寻命巡视河东盐政。乞归，卒。

顺治初以建言名者，又有给事中常若柱、张国宪。若柱疏言：“贼相牛金星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宜婴显戮。乃复玷列卿寺，靦颜朝右。其子铨同父作贼，冒滥为官，任湖广粮储道，赃私钜万。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得旨：“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

遂罢归。国宪疏言：“前朝厂卫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锦衣为銮仪，此辈无能，逞其故智。乃臣闻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赐画特典，内院重地，安所用其访察？城狐社鼠，小试其端。臣窃谓宜大为之防也。”疏入，下廷臣议禁止，得旨：“銮仪卫专司扈从，访役缉事，一概禁止。”厂卫之祸始息。若柱，陕西蒲城人。顺治四年进士，自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国宪，顺天宛平人。顺治三年进士，除吏科给事中。

张煊，山西介休人。明崇祯间进士，自知县擢河南道御史。为大学士陈演所构，遣戍。顺治元年，荐起原官，以忧归。三年，复补浙江道御史，仍掌河南道事。六年，疏言：“有司朘削小民，督抚徇不以告。言官论劾，乃其职守。乞付廷臣公议，勿遽下狱对理。”上从之，谕：“惟挟仇诬陷，仍夺官治罪。自非然者，虽有不实，不得迳送刑部。”八年，疏言：“文武全才难得。近以武职改任督抚，恐政体民瘼未必晓暢，请还本职。”又言：“贪吏坐赃，多委诸吏役，遇赦辄复原官。请将援免诸人应左降者，调补閒曹；应夺官者，勒令休致。”下部议行。

是年值计典，煊以河南道掌计册，劾御史李道昌、王士骥、金元正、匡兰兆、李允嵒等巡方失职。时大学士洪承畴掌都察院，甄别诸御史，议道昌降调，士骥等均夺官，并列煊外转。煊疏劾吏部尚书陈名夏，以故明修撰，谄事睿亲王，骤陟尚书，父为县民所杀，赐银归葬。名夏夤缘夺情，恤典空悬。因举紊乱铨序，把持计典，列十罪、二不法，并及名夏与洪承畴、陈之遴於火神庙屏左右密议，承畴送母回籍未先奏，亦非法。疏下王大臣勘奏。时上方出猎，巽亲王满达海等召名夏、承畴与煊质，名夏事俱实，承畴言火神庙集议，即为甄别诸御史，送母回籍未先奏，当引罪。上还京，复命王大臣廷鞫，吏部尚书谭泰袒名夏，奏名夏事在赦前；煊奏不多实，且先为御史不言，今当外转，挟私诬衊，罪当死，因坐绞。九年正月，谭泰得罪，上复发煊疏，命王大臣覆谳，名夏坐夺官。语详名夏传。遂下诏雪煊冤，赠太常寺卿，赐祭葬。以赠官官其子基远，官至礼部侍郎。

论曰：国初言事侃侃，以开心为最。义、起龙皆用言事致显擢，克简巡方著声绩，命岳策屯田虽未用，要自有所见。森先、裀、开生以謇直蒙谴，独森先复起。

煊死非罪，世尤哀之；然挟外转之嫌，授谗人以隙，与森先诸人不同矣。

## 列传三十二

刚林祁充格冯铨孙之獬李若琳陈名夏陈之遴 刘正宗张缙彦

刚林，瓜尔佳氏，字公茂，满洲正黄旗人，世居苏完。初来归，隶正蓝旗，属郡王阿达礼。授笔帖式，掌繙译汉文。天聪八年，以汉文应试，中式举人，命直文馆。崇德元年，授国史院大学士，与范文程、希福等参与政事。疏请重定部院承政以下官各五等，又疏请定试士之法，皆报可。太宗四征不庭，疆宇日辟。刚林屡奉使军前，宣布威德，咸称上旨。积功，授世职牛录章京。八年，阿达礼有罪，改隶正黄旗。

世祖定鼎，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三年、四年，迭主会试。考满，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五年，复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赐号“巴克什”。六年，充太宗实录总裁，复主会试。疏请令六科录诸臣章奏并批答，月送史馆，备纂修国史，报可。

八年，以编撰明史阙天启四年至七年实录，请敕悬赏购求；崇祯一朝事责无考，其有野史、外传，并令访送。章下所司。

睿亲王多尔衮薨，得罪。刚林阿附睿亲王，参与移永平密谋，又与大学士祁充格擅改太祖实录，为睿亲王削匿罪愆、增载功绩，坐斩，籍没。

祁充格，乌苏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瓦尔喀。国初从其族吉思哈等来归。太宗时号“四贝勒”，以祁充格嫺习文史，令掌书记。天聪五年，初设六部，授礼部启心郎。八年，考绩，授牛录额真。崇德元年，睿亲王多尔衮伐明，攻锦州，命巩阿岱往济师，祁充格从师有功，还报捷。三年，睿亲王复伐明，太宗亲饯於郊。祁充格以不启豫亲王多铎从上出送，又於是日私往屯庄，坐死，命宽之，夺官，贯耳鞭责，以隶睿亲王。顺治二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充明史总裁官、册封朝鲜世子正使。四年，考满，加授牛录额真。六年，充太宗实录总裁官，与刚林等同主会试。

八年，与刚林同诛。

冯铨，字振鹭，顺天涿州人。明万历进士，授检讨。谄事魏忠贤，累迁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微忤罢去。庄烈帝既诛忠贤，得铨罢官后寿忠贤百韵诗，论杖徒，赎为民。

顺治元年，睿亲王既定京师，以书徵铨，铨闻命即至，赉冠服、鞍马、银币。

令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与大学士洪承畴疏请复明票拟旧制，又与大学士谢升等议定郊社、宗庙乐章。十月朔，世祖御皇极门受贺，给事中孙承泽疏纠朝班杂乱，语侵内院。铨与升、承畴乞罢，谕令益殚忠猷，以襄新治。

二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御史吴达劾铨向降将姜瓖索银三万，许以封拜，未称其意；内院政本所关，乃令其子源淮擅入，张宴欢饮。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罗国士、邓孕槐、桑芸等亦交章劾铨得招抚侍郎江禹绪金；为源淮贿招抚侍郎孙之獬充标下中军；礼部侍郎李若琳为铨党羽，庸懦无行。御史李森先疏继入，语尤峻，略谓：“明二百馀年国祚，坏於忠贤，而忠贤当日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皆成於铨。此通国共知者。请立彰大法，戮之於市。”疏并下刑部鞫问，刑部以所劾不实，启睿亲王。王集廷臣覆谳，以铨降后与之獬、若琳皆先薙发，之獬家男妇并改满装，诸臣遂谋陷害。王谓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诘责科道诸臣。给事中龚鼎孳言铨附忠贤作恶，铨亦反诘鼎孳尝降李自成。王问鼎孳：“铨语实否？”鼎孳曰：“岂惟鼎孳，魏徵亦尝降唐太宗。”王因斥鼎孳，遂寝其事。以森先言过甚，夺官，互见森先传。

三年正月，铨疏言：“臣蒙特召入内院，列同官旧臣之前，臣固辞不敢。摄政王面谕：‘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今海宇渐平，制度略定。金台骏骨，暂示招徠。久假不归，实逾涯分。况叨承宠命，赐婚满洲，理当附籍满洲编氓之末。回绎尊贤敬客之谕，展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后。”得旨：“天下一统，满、汉无分别。内院职掌等级，原有成规，不必再定。”是年命典会试，列范文程、刚林后，宁完我前。四年，复典会试。

六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八年，上亲覈诸大臣功绩，谕：“铨先经吴达奏劾得叛将姜瓖贿，便当引去；乃隐忍居官，七年以来，无所建白：令致仕。李若琳憸险专擅，与铨朋比为奸，夺官，永不叙用。”铨既罢，代以陈名夏，坐事夺官；代以陈之遴，亦不久罢。上复召铨还，谕曰：“国家用人，使功不如使过。铨素有才学，博洽谙练，朕特召用，以观自新。”铨至，召见，又与承畴、文程等同夕对论翰林官贤否，上曰：“朕将亲试之！”铨奏曰：“南人优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上颔之，仍授弘文院大学士。以议总兵任珍罪坐欺饰论绞，上命宽之。铨入谢，奏对失旨，谕诫之。

龚鼎孳为左都御史，复劾铨，上命指实。鼎孳言铨罪过颇多，惟以密勿票拟，非如诸曹有实可指，上切责鼎孳。十二年，居母丧，命入直如故。寻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十三年，上以铨衰老，加太保致仕，仍令在左右备顾问，铨疏请回籍，许之。

十六年，改设内阁，命以原衔兼中和殿大学士。康熙十一年，卒，谥文敏。旋命削谥。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天启进士，授检讨，迁侍读。以争毁三朝要典入逆案，削籍。顺治元年，侍郎王鰲永招抚山东。土寇攻淄川，之獬斥家财守城。山东巡抚方大猷上其事，召诣京师，授礼部侍郎。二年，师克九江，之獬奏请往任招抚，从之，加兵部尚书衔以行。三年，召还。总兵金声桓劾之獬擅加副将高进库、刘一鹏总兵衔，市恩构衅；之獬议抚诸将怀观望，不力攻赣州。之獬疏辨，下兵部议，夺之獬官。四年，土寇复攻淄川，之獬佐城守，城破，死之，诸孙从死者七人，下吏部议恤。侍郎陈名夏、金之俊议复之獬官，予恤；马光辉及启心郎宁古里议之獬已削籍，不当予恤。两议上，命用光辉议。

李若琳，山东新城人。明天启进士，授检讨。顺治元年，起原官，累迁少詹事，兼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裁，改翰林院侍读学士，兼祭酒如故。二年，请更定孔子神牌，复元制曰大成至圣文宣王，下礼部议，定称大成至圣先师。再迁礼部侍郎。五年，进尚书。六年，加太子太保。既罢归，未几卒。

陈名夏，字百史，江南溧阳人。明崇祯进士，官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

降李自成。福王时，入从贼案。顺治二年，诣大名降。以保定巡抚王文奎荐，复原官。入谒睿亲王，请正大位。王曰：“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旋超擢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师定江南，九卿科道议南京设官。名夏言：“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当如前朝称都会，设官如诸行省。”疏入称旨。三年，居父丧，命夺情任事，请终制，赐白金五百，暂假归葬，仍给俸赡其孥在京者。五年，初设六部汉尚书，授名夏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八年，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

名夏任吏部时，满尚书谭泰阿睿亲王，擅权，名夏附之乱政。睿亲王薨，是夏，御史张煊劾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下王大臣会鞫，谭泰袒名夏，坐煊诬奏，论死。语详煊传。是时御史盛复选亦以劾名夏坐黜。迨秋，谭泰以罪诛，九年春，复命王大臣按煊所劾名夏罪状，名夏辨甚力。及屡见诘难，词穷，泣诉投诚有功，冀贷死。上曰：“此展转矫诈之小人也，罪实难逭！但朕已有旨，凡与谭泰事干连者，皆赦勿问。若复罪名夏，是为不信。”因宥之，命夺官，仍给俸，发正黄旗，与閒散官随朝，谕令自新。

十年，复授秘书院大学士。吏部尚书员缺，侍郎孙承泽请以名夏兼摄，上责承泽以侍郎举大学士，非体。翌日，命名夏署吏部尚书。上时幸内院，恆谕诸臣：“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名夏或强辞以对，上戒之曰：“尔勿怙过，自贻伊戚。”诸大臣议总兵任珍罪，皆以珍擅杀，其孥怨望，宜傅重比。名夏与陈之遴、金之俊等异议，坐欺蒙，论死，复宽之，但镌秩俸，任事如故。

十一年，大学士宁完我劾之，略言：“名夏屡蒙赦宥，尚复包藏祸心。尝谓臣曰：‘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其情叵测。名夏子掖臣，居乡暴恶，士民怨恨。

移居江宁，占入官园宅，关通纳贿，名夏明知故纵。名夏署吏部尚书，破格擢其私交赵延先，给事中郭一鹗疏及之，名夏欲加罪，以刘正宗不平而止。浙江道员史儒纲为名夏姻家，坐事夺官逮问，名夏必欲为之复官。给事中魏象枢与名夏姻家，有连坐事，应左迁，仅票俸。护党市恩，於此可见。臣等职掌票拟，一字轻重，关系公私；立簿注姓，以防推诿。名夏私自涂抹一百十四字。上命诰诫科道官结党，名夏擅加抹改，其欺罔类是。请敕大臣鞫实，法断施行。”疏下廷臣会鞫，名夏辨诸款皆虚，惟“留发复衣冠”，实有其语。完我与正宗共证名夏诸罪状皆实，谳成，论斩，上命改绞。掖臣逮治，杖戍。

陈之遴，字彦升，浙江海宁人。明崇祯进士，自编修迁中允。顺治二年，来降，授秘书院侍读学士。五年，迁礼部侍郎。六年，加右都御史。八年，擢礼部尚书。

御史张煊劾大学士陈名夏，语涉之遴，鞫不实，免议，加太子太保，九年，授弘文院大学士。

时捕治京师巨猾李应试，王大臣会鞫，之遴默不语，王大臣诘之，之遴曰：“上立置应试於法则已，如或免死，则必受其害，是以不言。”王大臣等以闻，上以诘之遴，疏引罪。上以之遴既悔过，宥之。调户部尚书。议总兵任珍罪，与名夏及金之俊持异议，坐罪，宽贷如名夏。十二年，奏请依律定满臣有罪籍没家产、降革世职之例，下所司议行。复授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十三年，上幸南苑，召诸大臣入对，谕之遴曰：“朕不念尔前罪，屡申诰诫，尝以朕言告人乎？抑自思所行亦曾少改乎？”之遴奏曰：“上教臣，臣安敢不改？

特臣才疏学浅，不能仰报上恩。”上曰：“朕非不知之遴等朋党而用之，但欲资其才，故任以职。且时时教饬之者，亦冀其改过效忠耳。”因责左副都御史魏裔介等媕阿缄默，裔介退，具疏劾之遴植党营私，当上诘问，但云“才疏学浅”，良心已昧；并言之遴讽礼部尚书胡世安举知府沈令式，旋为总督李辉祖所劾，是为结党之据。给事中王桢又劾之遴市权豪纵，昨蒙诘责，不思闭门省罪，即於次日遨游灵佑宫，逍遥恣肆，罪不容诛。之遴疏引罪，有云：“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上益不怿，下吏部严议，命以原官发盛京居住。是冬，复命回京入旗。十五年，复坐贿结内监吴良辅，鞫实，论斩，命夺官，籍其家，流徙尚阳堡，死徙所。

刘正宗，字可宗，山东安丘人。明崇祯进士，自推官授编修。福王时，授中允。

顺治二年，以荐起国史院编修。累迁秘书院学士。十四年，授吏部侍郎，擢弘文院大学士。吏部尚书缺员，谕以“正宗清正耿介，堪胜此任，加太子太保，管吏部尚书”。

御史杨义论部推越次，正宗与辨，执相诟詈。给事中周曾发，御史姜图南、祖建明交章劾之。御史张嘉复以正宗昏庸衰老，背公徇私，疏请罢斥。下部议，以无实据，寝其事。给事中硃徽复劾正宗擅拟佥事许宸迁通政司参议，不由会推，又未专疏题明。正宗以疏忽引咎，当俸，援恩诏以免。旋引疾乞休，不允。辞尚书，命以兼衔回内院，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四年，考满，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五年，改文华殿大学士。

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狭隘，终日务诗文，廷议辄以己意为是，降旨严饬，并谕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终相成，以惬简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时加申戒。当痛改前非，称朕优容宽恕之意。”十七年，自陈乞罢，不允。左都御史魏裔介劾“正宗自陈奏内不叙上谕切责，无人臣礼。李昌祚叛案有名，票拟内升。先后荐董国祥、梁羽明，今皆事败，被劾不自检举。欺君之罪何辞？正宗与张缙彦为友，缙彦序正宗诗曰‘将明之才’，诡谲尤不可解。正宗弟正学，为郑成功总兵，正宗嘱巡抚耿焞躐升中军。蠹国乱政，其事非一端。请乾断以杜祸萌”。御史季振宜继劾，亦及国祥、正学，并正宗贪贿营利诸事。正宗疏辨，略谓：“李昌祚为叛党，裔介身为法司，何不早行纠参？例凡荐举之官，在本任不职，追坐举主。国祥、羽明皆升任后得罪。缙彦序臣诗有曰‘将明之才’，臣诗稿见存，缙彦序未见此语。”疏入，上夺正宗官，下王大臣会鞫；亦责裔介、振宜不早纠参，并夺官待质。旋议上裔介、振宜劾正宗罪状鞫实者十一事，罪当绞。上斥“正宗性质暴戾，器量褊浅，持论偏私，处事执谬。惟事沽名好胜，罔顾大体，罪戾滋甚。从宽免死，籍家产之半，入旗，不许回籍”。十八年，圣祖即位，以世祖遗诏及正宗罪状，当置重典，愍其衰老，贷之。未几病卒。

张缙彦，河南新郑人。明崇祯进士，自知县行取授主事。再授编修，擢兵部尚书。顺治元年，诣固山额真叶臣军前纳款，福王授以总督，乃遁去。既，复受洪承畴招降。九年，以荐下吏部考核。十年，授山东右布政。十五年，擢工部侍郎。十七年，甄别三品以上大臣，降授江南徽宁道。裔介劾正宗，词连缙彦，夺官逮讯。

御史萧震疏劾缙彦编刻无声戏，自称“不死英雄”，惑人心，害风俗。王大臣会鞫，论斩，上命贳死，籍其家，流徙宁古塔。寻死於戍所。

论曰：刚林相太宗，与范文程、希福并命，祁充格掌记室，於创业宜皆有功。

铨故明相，谙故事，与名夏皆善占对。名夏劝进虽不用，以此邀峻擢。之遴、正宗各有所援引，知当时亦颇用事。际初运，都高位，而不足以堪之。诛夷削夺，曾莫之惜。正宗倾名夏，亦不免於罪，尤可鉴矣。

## 列传三十三

谭泰何洛会锡图库博尔辉冷僧机谭泰，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从弟也。初授牛录额真。天聪八年，擢巴牙喇章京，与固山额真图尔格分统左右翼兵，略锦州。还从太宗伐明，自上方堡毁边墙以入，败明兵，克保安州。擢巴牙喇纛章京，令关白诸事。九年，扬古利赐第，侍卫宗室济马护欲得其旧居，扬古利不可。济马护嘱谭泰入奏，谭泰匿不以闻，济马护诉於上，上责谭泰曰：“尔为朕耳目，凡事当无隐。济马护乃朕叔父之子，其言尚不能达，民间劳苦嗟怨，何由得使朕知？尔恃宗族强盛，欺陵愚弱，朕所深恶！”下刑部质讯，夺官。寻复授本旗固山额真。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伐明，克延庆等十二城。进围定兴，先登有功。

复与固山额真阿山等设伏，败明遵化三屯营守兵，尽歼之。师还，宴劳。复从上伐朝鲜，朝鲜王弃城走，谭泰率师入其城，尽收其辎重。从上逐朝鲜王至南汉城，受降而还。四年，从睿亲王多尔衮等伐明，与固山额真叶臣自太平寨破青山口，与明兵十三战，皆捷。辅国将军巩阿岱，济马护兄也，谭泰与相诟於禁门，坐罚。

六年，从围锦州，谭泰将四百人自小凌河直抵海滨，绝明兵归路。与明总督洪承畴兵战，大败之。授世职二等参将。七年，从辅国公篇古等攻蓟州，击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等，俘馘为诸军最。八年，命率锐卒与固山额真准塔更番戍锦州。

顺治元年，从入关，逐破李自成於庆都。复将巴牙喇兵蹑击，至真定，大破之，叙功授一等公。

睿亲王摄政，谭泰与巴牙喇纛章京图赖、启心郎索尼并见信任。固山额真何洛会诬肃亲王豪格怨谭泰等不附己，讦之睿亲王，王谓谭泰忠，益信任之。大学士希福忤谭泰，希福欲易赐第，谭泰不可，希福诮之，益怒。其弟谭布以希福述睿亲王自言过误告谭泰，谭泰讦之法司，希福坐黜。二年，英亲王阿济格坐奏军事不实得罪，命谭泰与鰲拜等集众宣其罪。谭泰匿谕旨不以示众，索尼发其罪，降世职昂邦章京，夺官。谭泰怨索尼，讦索尼於内库牧马鼓琴及禁门桥下捕鱼，索尼亦坐黜。

谭泰复起为本旗固山额真。

初，师下江南，谭泰自西安逐捕流寇，虑不与平江南功，使谓图赖曰：“我军道迂险，后至。今南京未下，请留待我军。”图赖书告索尼，使启睿亲王，或发观之，惧谭泰得罪，毁其书勿使达索尼。图赖师还，诘索尼，发其事，王鞫赍书者，得状。谭泰又坐与妇翁固山额真阿山遣巫者治病。下廷臣议罪，论死，下狱，王使视之，并餽食焉。谭泰曰：“王若拯我，我杀身报王！”乃出之狱。五年，复原官。

金声桓叛江西，授谭泰征南大将军，率师讨之。声桓以步骑七万人抗我师，谭泰督诸军与战，次九江，大败声桓兵，获其舟以济师。攻南昌，为长围困之，数月，麾将士以云梯登，声桓中二矢，投水死；又破其将王得仁。南康、瑞州、临江、袁州并下。当声桓叛时，李成栋以广东应之，南昌围急，成栋赴援。谭泰师将至赣州，闻成栋入信丰，谭泰遣诸将乘胜袭击，成栋兵溃，溺水死，克信丰。别将徇抚州、建昌。江西悉平。师还，授一等精奇尼哈番。

七年，睿亲王薨，上命吏、刑、工三部增设满洲尚书各一，授谭泰吏部尚书。

八年，世祖亲政，追论睿亲王罪状，大学士刚林、祁充格皆坐诛，罪不及谭泰。时图赖已卒，索尼方罪废，谭泰毁图赖墓室，泄旧忿。五月，御史张煊劾大学士陈名夏等，下王大臣会鞫。谭泰袒名夏，谳上，命未下，谭泰前奏，言煊劾皆虚，且所举诸事皆在赦前，煊以外转嫌，诬名夏等死罪，当反坐，煊遂见法。

谭泰愈纵恣，岳尔多其妻弟也，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为夺其族人法喀应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合并为三等侯；佟图赖其女弟之夫也，时金砺驻防杭州，妄称员缺，以佟图赖拟补。上自谭泰袒陈名夏构张煊，心厌恶之。是岁八月，下诏责其专横，命执付狱，集廷臣议罪。鰲拜复讦谭泰阿附睿亲王及营私擅政诸状，谳皆实。王大臣议诛谭泰及其子孙，上命诛谭泰，籍其家，子孙贷连坐。

何洛会，失其氏，满洲镶白旗人。父阿吉赖，事太祖，从征战，官牛录额真。

卒，何洛会嗣，兼巴牙喇甲喇章京。天聪八年，从伐明，略锦州。九年，诏免诸功臣徭役，何洛会与焉。崇德五年，授正黄旗蒙古固山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围锦州。调满洲固山额真。七年，锦州既下，追论围锦州时何洛会匿鄂罗塞臣破阵功，当夺官，上宥之。

何洛会隶肃亲王豪格，颇见任使。世祖即位，睿亲王摄政，与肃亲王有隙。何洛会讦肃亲王与两黄旗大臣扬善、俄莫克图、伊成格、罗硕将谋乱，肃亲王坐削爵，扬善等皆弃市。赏何洛会告奸，籍俄莫克图、伊成格家畀之，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

寻从睿亲王入关，击李自成，逐至庆都。还，睿亲王令奉表迎世祖，擢内大臣，留守盛京。阿哈尼堪将左翼，硕詹将右翼，并於熊耀城、锦州、宁远、凤凰城、兴京、义州、新城、牛庄、岫岩城各置城守官，皆统於何洛会。

顺治二年，叙功，进世职一等。旋命率师驻防西安，道河南，讨定西平土寇刘洪起等。是岁十二月，授定西大将军，命自陕西徇四川。时自成将刘体纯等犯商州，叛将贺珍与其党孙守法、胡向宸等分据汉中、兴安。三年，珍以七万人犯西安，何洛会督兵迎战，珍败走，复逐破之，并破体纯商州。

肃亲王从入关，破李自成，复爵。至是，上命为靖远大将军，下四川，召何洛会还京师。四年，命率师驻防宣府，仍授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五年，调镶白旗。

命佐谭泰定江西，击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事具谭泰传。师还，赐所获金银珠玉，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

肃亲王师还，贝子屯齐等讦王诸悖妄状，何洛会复从而证之，遂坐夺爵，以幽系终。睿亲王取肃亲王福金，召肃亲王诸子入府校射，何洛会詈之曰：“见此鬼魅，不觉心悸！”尚书谭泰闻其语。及睿亲王薨，世祖亲政，何洛会语贝子锡翰曰：“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尝讦告肃亲王，今岂肯容我？”八年二月，苏克萨哈等讦睿亲王将率两白旗移驻永平，且私具上服御，及薨用敛，何洛会、罗什、博尔惠等皆知状。时罗什、博尔惠已先诛，执何洛会，下王大臣会鞫。谭泰、锡翰各以何洛会语告，又追论诬告肃亲王罪，与其兄胡锡并磔死，籍其家。

锡图库，乌扎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世居乌拉。兄福兰，当太祖时来归，授世职备御。卒，锡图库嗣，授牛录额真，兼巴牙喇甲喇章京。天聪四年，师克永平，锡图库与甲喇额真图鲁什等率兵循徼，得逻卒二、马十七。五年，诇敌大凌河，得二人以还。上伐明，围大凌河城，败锦州援兵，锡图库皆有功。六年，复从伐明，略宣府、大同边外，多所斩获。八年，复略蒙古锡尔哈、锡伯图诸地，斩七十馀级、俘百馀户及马驼，赉以所获，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九年，偕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等略明边，入长城，攻代、朔诸州，多所斩获。

崇德元年，睿亲王多尔衮率师伐明，攻宁远，锡图库以二十人前驱，至中后所及山海关外诇敌，屡得逻卒，并获其马，又於前屯卫设伏败敌。喀木尼堪部叶类等盗科尔沁诸部马叛走，锡图库率巴牙喇壮达八人诣宁古塔，与梅勒额真吴巴海督兵追之。行数十日，及於温铎，招降不从，叶类潜遁，尽歼其党九十四人，俘妇女八十馀，得马五十六；复逐捕叶类，入山，射之殪。师还，上遣大臣出迎五里，宴劳，进世职一等梅勒章京。

五年，命偕巴牙喇纛章京济什哈率师并徵蒙古敖汉、柰曼、乌喇特诸部兵伐索伦部，败敌於甘河，擒部长博木博郭尔，籍千馀户，得马数百。师还，赐宴北驿馆，进世职三等昂邦章京。旋授本旗梅勒额真。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蓟州越明都，下山东。师还，以先出边，部议当夺官，命宽之，白金百。八年，擢巴牙喇纛章京。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败李自成将唐通於一片石，遂入山海关，屡战皆胜；败自成游骑於三河，追击至安肃。旋从固山额真叶臣等取太原，战於汾州、於绛州，屡破敌。二年，进二等精奇尼哈番。时自成犹据陕西，师自潼关、绥德南北两路入，锡图库率师与北路军会，败贼延安。自成走入湖广，钖图库移兵从之，自安陆至於荆门，屡击败自成兵。

三年，复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五年，进世职一等。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南。六年，师次长沙，锡图库从左翼巴牙喇纛章京努三率兵前驱，攻湘潭。努三军北门，锡图库军西门，遂克之。进徇永兴，斩明将尹举智、杜贞明等。

再进定宝庆，取全州，破明将焦琏。又移兵克永安关，取道州。师还，赐白金三百。

七年，睿亲王多尔衮薨。八年春，吴拜、罗什、博尔辉等讦英亲王阿济格将谋乱，鞫实，锡图库坐与谋，诛死，籍其家。

博尔辉，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征栋奎部，有俘馘。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自龙井关入攻遵化。明总兵赵率教自山海关赴援，与战，博尔辉斩其副将，明兵惊溃。五年，擢巴牙喇甲喇章京，兼户部参政。复从伐明，与明兵遇宁远，击杀前队七人。八年，复从伐明，攻大同，明兵三千自龙门迎战，博尔辉与噶布什贤章京锡特库、牛录额真星讷等奋击破之。九年，命偕承政马福塔赍敕谕朝鲜国王。师出边招察哈尔部众，自归化经明边东还，博尔辉殿。明兵二百三十追击我师，博尔辉以二十人击卻之，斩十人，俘一人，得马三。明兵从我师，有垂为所获者，博尔辉救之得脱。崇德元年，叙功，授世职牛录章京。三年，裁参政，专任巴牙喇甲喇章京。

顺治元年，兼任刑部理事官。从入关，击李自成，叙功，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

旋署巴牙喇纛章京。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下湖广，师至武昌。时自成将马进忠、王进才既降复叛，据岳州，令博尔辉率师讨之，次临湘，击败其兵。进攻岳州，进忠、进才走长沙，逐击败之，其将黑运昌以舟师降。师还，优赉。五年，真除巴牙喇纛章京，列议政大臣，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睿亲王摄政，诸王多与忤。郑亲王济尔哈朗降郡王，旋复爵。初以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佐理事，亦以专擅降爵。博尔辉及诸大臣罗什、额克亲、吴拜、苏拜皆谨事睿亲王，从王猎喀喇城。王薨，丧还。英亲王阿济格为睿亲王同母兄，欲继王柄政，博尔辉等与阿尔津共发其罪，英亲王夺爵幽禁，赏诸告者，博尔辉进世职二等精奇尼哈番。博尔辉等传睿亲王遗言，复理事二王亲王爵，以告两黄旗大臣。居月馀，命未下，博尔辉有疾，穆尔泰往视之，博尔辉以为言。穆尔泰告额尔德赫，额尔德赫告敬谨郡王尼堪，遂与端重郡王博洛诉於郑亲王。八年正月，复二王爵。越八日，执博尔辉等下狱，坐博尔辉、罗什动摇国事，蛊惑人心，论死，籍其家。额克亲削宗室籍，及吴拜、苏拜皆夺官为民。议上，得旨：“朕每闻刑人，殊不忍。二人罪当诛，姑宥死何如？”王大臣复以初议上，乃诛死。

冷僧机，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叶赫部长金台石之族也。叶赫亡，来归，隶正蓝旗，属贝勒莽古尔泰。天聪元年，敖汉部长索诺木来归，尚公主为额驸，以冷僧机隶焉。莽古尔泰既卒，九年，冷僧机诣法司言莽古尔泰及贝勒德格类与公主及索诺木结党，设誓谋不轨。冷僧机与甲喇额真屯布禄、巴克什爱巴礼并下法司，鞫实，冷僧机以自首免罪，屯布禄、爱巴礼皆坐诛，籍其家以★K2冷僧机，改隶正黄旗，授世职三等梅勒章京。

崇德二年，固山额真都类坐事下兵部待鞫，兵部参政穆尔泰令诸在系者避都类。

或以告冷僧机，闻於上，穆尔泰及同官皆坐降罚，授冷僧机一等侍卫。七年，祖大寿来归，上幸牧马所，命内大臣侍卫与大寿等校射，中的者有所赐，冷僧机得驼一。

世祖即位，授内大臣。顺治二年，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谭泰讦索尼，引冷僧机为证，谢未闻，坐徇庇，当削世职籍没，上贳之。旋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

七年，睿亲王有疾，怨上未临视，冷僧机及贝子锡翰等奏请上临视，睿亲王坐以擅请降世职，恩诏复故，进一等伯。睿亲王薨，以豫亲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后，袭爵。冷僧机言於上曰：“昔太宗登遐，两黄旗大臣誓立肃亲王。睿亲王定策奉上绍统，多尔博宜特见优遇。”又举侍卫罗什，罗什上为冷僧机乞恩。八年，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劾罗什蛊惑诸王，坐诛，辞连冷僧机。上因命诸大臣诘誓立肃亲王事，冷僧机穷，诸大臣兼发阿谀睿亲王诸罪，论斩籍没，命宽之。九年，追论冷僧机与贝子巩阿岱、锡翰，内大臣西讷布库等迎合睿亲王，乱国政，下王大臣鞫实，与巩阿岱、锡翰、西讷布库等并诛，籍其家。

论曰：定金声桓、王得仁之乱，谭泰专将，何洛会为之佐。锡图库、博尔辉亦久从征战有劳。睿亲王既薨，诸阿附者乃互相倾，何洛会之狱，谭泰证之；锡图库之诛，博尔辉等发之：转相排轧，同就诛夷。若冷僧机者，专事告讦，其及也亦宜矣。

## 列传三十四

彭而述陆振芬姚延著毕振姬

方国栋于朋举王天鉴赵廷标

彭而述，字子籛，河南邓州人。明崇祯进士，官阳曲知县，母忧归。顺治初，英亲王徇湖广，荐为提学佥事，迁永州道参议。孔有德定湖南，荐而述授贵州巡抚，予兵三千以行。次靖州，降将陈友龙叛，围州城，而述夜开西门出，营山下，选劲骑乘雾冲阵，贼溃且走，副将贺进才战死。城兵大噪，欲与友龙合，而述拔众退守宝庆，告有德益师，与贼相持紫阳河上。永州陷，劾免官。

吴三桂征水西土司安坤，而述谋曰：“乌蒙、乌撒、镇雄、东川四府与水西为脣齿，土司陇安籓又与安氏婚媾。今四府虽名内附，狼子野心，势必顾惜其种类。

以水西之强，而安籓与四府附之，安坤未易制也。莫如先定四府，馘安籓，然后西南可无患。”三桂用其策，诛安坤。迁广西右布政使。三桂荐为云南左布政使，而述乞归，三桂留之，会有诏召，遂行，出会城三十里，一夕无疾卒。

陆振芬，字令远，江南华亭人。顺治六年进士。时两粤未平，廷议破格用人，即新进士中遴才除道府。振芬授广东惠潮道副使，从师南征。是冬，克南雄。七年春，度大庾岭，次韶州。韶州以南望风降，进规会城，既下，振芬与总兵郭虎率师赴惠州，剿抚归善、海丰诸寨。将至，诸寨窥兵寡，出拒。振芬选精锐数百人绕出其旁击之，获一队，诸寨皆惧。於是谕以祸福，降者踵至。至海丰，守者抗不下。

振芬与虎驻五坡驿，他将自羊氾岭会师合攻之，遂克其城。碣石卫亦降。

八年，抵潮州，上官，联结诸镇，检制土官，招集流亡，简省徭役，民始有更生之乐。乱甫定，用法严，郡县辄滥禁无辜。振芬与属吏约，期五十日清庶狱，囹圄为空。九年，会师复平远，总兵郝尚久故降将，阴持两端，闻将改授水师副总兵，结山海诸寇僭立帅府。振芬牒大吏策弭变，不应。十年春，尚久自署新泰侯，举兵围道署。振芬谕以大义，不从，使告变。秋，固山兵至，振芬约为内应，引外兵入，诛尚久。事平，引疾归里。家居四十年乃卒。

姚延著，字象悬，浙江乌程人。顺治六年进士，除广西庆远知府。从师南征，调柳州，有守御功，又调平乐。迁广东岭南道副使，抚僮寨，擢江南按察使。

十六年，郑成功内犯，陷镇江，入攻江宁。延著佐总督郎廷佐缮守备，安辑危城，闾阎不扰。民间时有羊尾党，事发，株连数百人。延著谓廷佐曰：“寇在门，不可兴大狱、摇人心。”狱乃解。当事急，人多疑贰，民间有宿怨，辄诬以通敌。

延著严治反坐，多所全活。城民有升高而望者，逻者执之，总管喀喀木以为敌谍，延著力争，得不死。喀喀木部兵扰城市，延著捕得械毙之。吏卒私掠被难妇女，延著亲驻江干，召其家，遣还者一千七百人，以此忤喀喀木。事定叙功，擢河南左布政使。旋以忧归，而金坛狱起。

镇江之陷也，属县戒严。金坛知县任体坤集县中士大夫王重、袁大受等谋遣诸生十辈诣镇江乞缓兵。丹徒乱民王再兴兵起，复令书吏、耆民数十人送款，尽窃库帑以遁。喀喀木等击败成功，体坤乃复至县，赂重、大受谒大吏，谓士民送款，冀掩弃城罪。重、大受居乡多不法，为诸生所挠。至是欲以叛坐诸生，泄私怨，列姓名以上。巡按马胜声疏闻，下廷佐令延著鞫其狱。延著絷县吏李锺秀，讯得实，欲但坐体坤，馀皆减罪。大受腾书京师为蜚语，欲并陷延著，御史冯班发其状。时侍郎尼满奉诏勘提督马逢知狱，命即讯，乃坐重、大受及诸士大夫集议者。诸生及书吏、耆民送款者皆斩，体坤以被逼迫减为绞。巡按何可化又疏劾延著谳从叛罪人史记青、管得胜傅轻比，又有王天福、韩王锡并纵不拟罪，与金坛狱并论，亦坐绞。

时喀喀木主军事，新破敌，尤威重，素不慊於延著。民间谓延著之死，喀喀木实主之。就刑日，江宁为罢市，士民哭踊。丧归，数百里祭奠不绝，建祠鸡鸣山下私祀焉。

子淳焘，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伏阙上书为延著讼冤。累擢湖广提学道佥事，坐事罢，未行，值叛卒夏逢龙之乱，誓死不为屈。事闻，复官，授岳常澧道副使。卒。

毕振姬，字亮四，山西高平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平阳教授。入为国子监助教，累迁刑部员外郎。曹事暇，独坐陋室，布被瓦盆，读书不稍倦。

十年，出为山东济南道参议。岁旱，流民踞山谷为盗，振姬昼夜驰三百里往谕之，悉就抚，全活者七千馀人。泰山香税，岁羡馀七千金，例充公使钱，振姬悉以佐饷。调广东驿传道佥事。时三籓使命往来络绎，胥吏乘以私派折价，民苦之，振姬一绳以法，阅数月，减船数百，减费七万有奇。调浙江金衢严道参政，擢广西按察使。所至以廉能闻。迁湖广布政使，乞病归。

康熙中，诏举博学鸿儒，左都御史魏裔介、副都御史刘楗疏荐之。十八年，命廷臣举清廉吏，裔介复疏言：“振姬清操绝世，才略过人。请告十馀年，躬耕百亩，读书不辍。”楗亦言：“振姬居官不染一尘。归日一仆一马，了无长物，真学行兼优之人。”下部议，以振姬老，置勿用。寻卒。

方国栋，字干霄，顺天宛平人。顺治三年举人，授蠡县教谕。入为国子监助教，累擢至刑部郎中。

十六年，出为广东海北道佥事。海寇邓耀居岛中，时出剽掠。国栋以三千人分五道进剿，檄邻道出兵扼要隘，擒耀，解散馀党。事平，雷、廉两部诸富人为贼所诬，械系者众，国栋察其冤，为辨雪。诸富人裒千金为报，国栋曰：“吾悯若无辜，柰何污我？”卻之。

迁山西宁武道参议。康熙六年裁缺，改江南苏松常道参议。太湖堤岸倾圮，率吏民修葺，修沿海墩台及吴淞、刘河两徬，工费不扰民。师下闽、粤，徵调旁午，国栋一意与民休息，每遇急徵，从容部署。刍茭粮糗，预储以待，军兴无乏，闾左晏然。戒属吏无朘民，郡县稍稍知敛戢，不敢事剥削。

连岁用兵，度支不给，诏各省筹裕饷之策。国栋言：“古今生财之说，开与节二者而已。议开於今日，已无可加，当议节，自朝廷始。旧制，江南岁市布五万匹供宫府赉予，宜可罢，岁省帑金三万。”议上，报可，满洲兵驻防苏州，议筑营舍於王府基，当城中。国栋以兵民杂居难久安，持不可，乃改营南城隙地，民便之。

宜兴善权山中寺僧与豪族争地，聚众焚寺杀僧，知县告乱，大吏将发兵。国栋单骑驰往，得首祸寘法，馀无所问。吴俗健讼，喜投缿告密，国栋辄不问，即有所案，亦从宽。驭吏严，而拊循士民具有恩意。十六年，卒。吴民思之，建祠虎丘山麓以祀。

于朋举，字襄子，江南金坛人。顺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十二年，出为河南睢陈道副使，政不扰民。郾城盗杀县官而逸，士民汹汹，谓城将受屠。

朋举驰至，抚谕毋恐。营将以兵至，拒不使入城。大吏召朋举诘责，对曰：“郾城令，朋举妇翁也。岂不欲甘心是盗？独柰何苦良民！”大吏悟，止兵，亦得盗正其罪。

迁福建福宁道参政。兴化濒海，镇将所部皆群盗受抚者。有材官辱张氏仆，张氏以告。镇将挞材官，部卒大譁，毁张氏之室，欲劫镇将为乱。镇将避去，则缢被挞者寘张氏，谓其仆杀之。朋举甫到官，廉得首恶，猝缚至，集文武吏会鞫，健兒带刀环立瞋视。朋举从容曰：“若曹干军法，罪重。念若曹约束无素，但用杀人律，罪有专属。”众乃泥首，言杀人者为张氏仆。朋举曰：“若曹气焰何等，彼能於千百健兒中夺一人缢之耶？”召讯证者，俱吐实，诛三人而事定。泉州提督剿海盗，盗逸入兴化界，镇将获数百人。朋举视其尝薙发者，曰：“此良民被陷，当宥。”

有年少者，曰：“童穉何知，又当宥。”全活甚众。

郑成功屯厦门，与漳州隔海相望。固山额真驻会城，遣兵戍漳州，番代岁四易，民苦供役。朋举请驻防无屡更，不许；固请展其期，岁再易，民稍苏息。擢四川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父忧归。

起授湖南布政使。上官，见胥吏至数百，曰：“兵初罢，民方重困。此曹鲜衣美食，纵横市井间，何所取诸？”汰其十九，择谨愿者，取足供文书而已。数为大吏言地方利病，有司贤不肖积与之忤，被劾镌级，未行，而大吏以贪败。士民惜之。

寻卒。

王天鉴，字近微，直隶万全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山东恩县知县。县接直隶界，自明季为盗薮，尝一岁七被寇。天鉴上官，谕父老曰：“往岁寇至，县辄不守，由人无固志。自今勿复逃，视知县所向。”俄而寇大至，天鉴坐城上，从容指挥，寇疑有伏，逡巡去。於是葺楼橹，治城隍，严候望，时巡徼，守具大备。按行乡鄙，举团练，立砦十有九，枹鼓相闻，久之得步卒万八千、骑士三百。巡按御史疏闻，令天鉴自治兵。廉得境内贼渠数辈，夜突至其乡呼之出，贼错愕不能遁，皆诛之。

寇据曹县，巡抚檄天鉴与诸道兵会剿，率所部为前锋，冒矢石深入，诸军踵之，复其城。尝以轻骑逐贼，日暮被围，短兵相接，手格杀数贼，溃围出，不失一骑。在恩四年，屡与寇战，俘馘无算，降者安抚之。寇远遁，招徠屯种，流亡复归，垦荒千八百顷。建书院，弦诵不辍。政声为山东最，上考，内迁礼部主事。十一年，始行耤田亲耕礼，天鉴参酌古今，悉合礼宜。累迁郎中。主山东乡试。十二年，出为陕西河西道参议。与属吏约，毋猎民枉法。

天鉴固长治兵，按籍讨军实，诫将弁毋以军糈肥私橐。性刚介负气，数忤上官。

岁馀，谢病归。绝迹公府，门下士或有餽遗，不受，曰：“饬簠簋，惜名节，足以报举主矣！”康熙初，大臣荐，不出。寻卒。

赵廷标，浙江钱塘人。顺治三年，以拔贡生授福建永定知县。广东大埔逸寇江龙以万馀人犯县城，廷标城守。寇穴地入，潴池水以待，地砲不得发；树云梯乘城，於城上悬栅堕之。持三月，食垂尽。值立春，廷标张鼓乐，开城门，迎春东郊。寇疑有伏，引去。密遣兵间道往伏两山间，出不意夹击，败之。进至龙磜寨，捕斩略尽。

擢湖广衡州同知，署府事。蠲赋垦荒，流亡复业。岁大饥，赈恤有实惠。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荐廷标，十七年，擢云南迤东道副使。安普诸番为土官所诱，竞作不靖。廷标设方略、行间，解散之，遂复维摩旧地。移檄谕宁州弥勒、巴盘、八甸，罢捕逐之令，令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持兵者乃为贼。巡行安抚，诸路悉平。治迤东十八年。康熙中，调广东广肇南韶道副使。安普民、蛮闻其去，堑道塞城留之。

慰谕再三，乃得行。

两粤八排诸山寇闻廷标来，望风解散。连州乱，至，立就抚。逾年以忧去。起湖南驿盐道副使。捕治剧寇，诛其渠，馀悉纵归农。湖南方用兵，刍茭械仗，储峙供给，不误晷刻，民不困役。兼摄粮道。会湘东民变，巡抚韩世琦令廷标往抚之。

单骑驰谕，皆悔泣听命，散遣之。事稍定，修岳麓书院，置田禀诸生。尝行部至衡州，父老罗拜车下，号以“慈母”。俄迁陕西粮储道参议。已病，值武昌兵变，军书至，犹强起视事。病笃乞归，至家卒。

论曰：自置督抚，而两司权轻，况於各道；然以贤者处之，奉职循理，视民之所急，弭乱解嬈，亦足以为治。而述、振芬、振姬、天鉴皆有才略，根本尤在廉勤。

延著、国栋、廷标当治乱用重之日，济之以宽仁，虽以是罢贬，甚或中危法，而一不自恤，是皆能举其职者。泽及於斯民，亦已多矣。

## 列传三十五

许定国刘良佐左梦庚郝效忠徐勇卢光祖田雄马得功张天禄弟天福赵之龙孙可望白文选许定国，河南太康人。明崇祯间，官山西总兵官。李自成围开封，趣定国赴援，师次沁水，一夕师溃，逮治论死。寻复授援剿河南总兵官。福王时，驻军睢州。

顺治元年，豫亲王多铎下河南，次孟津，定国使请降。肃亲王豪格略山东，复上书请以其孥来附，肃亲王命遣子为质。二年，遣其子诣肃亲王军。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遣总兵高杰徇河南，次归德，闻定国已遣子纳款，招往会，不赴。杰乃与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就定国睢州，定国不得已郊迎。其杰劝杰勿入城，杰轻定国，不听。既入，定国宴杰，侑以妓。杰酣，为定国刻行期，并微及遣子纳款事。定国益惧，中夜伏兵杀杰。明日，杰部将攻定国屠城。定国走考城，遂来降。

豫亲王请以定国从征，留其孥曹县，命河道总督杨方兴厚赡之。定国妻邢有疾，乞还乡里，方兴为代奏。命暂居曹县，俟定国入觐。豫亲王师还，定国诣京师，隶汉军镶白旗。三年，卒。五年，以来降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子尔安袭。十二年，诏求言，尔安为睿亲王多尔衮讼功德，请修其墓。语详睿亲王传。坐煽惑，减死流宁古塔。弟尔吉袭。

史可法置江北四镇，杰与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分领之。杰为定国所杀，得功战死芜湖。

刘良佐，直隶人，明总兵，预拥立福王。顺治二年，豫亲王下江南，良佐以兵十万来降。江南定，诣京师，隶汉军镶黄旗。五年，以来降功，授世职二等精奇尼哈番。从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师还，授散秩大臣。十八年，授江南江安提督，加总管衔。寻改直隶提督，改左都督。康熙五年，以病乞休。六年，卒。刘泽清既降复叛，诛死。

左梦庚，山东临清人。父良玉，明史有传。良玉初授平贼将军，及封宁南伯，以平贼将军印授梦庚。福王时，良玉举兵自武昌东下，号“清君侧”。次九江，病卒。诸将推梦庚为帅。总督袁继咸御战，梦庚还驻池州，遣兵间道自彭泽下建德，遂取安庆。总兵黄得功破之铜陵，乃退保九江。

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逐李自成至九江，梦庚率众降。师还，入觐，宴午门内，命隶汉军正黄旗。疏言：“部将卢光祖、李国英从入京师，馀若张应祥、徐恩盛、郝效忠、金声桓、常登、徐勇、吴学礼、张应元、徐育贤俱奉英亲王调发防剿江西、湖广。诚恐诸将在外，踪迹未定，室家未安，讹惑之事，不可不筹。”命有司安插。五年，叙来降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六年，从英亲王讨大同叛将姜瓖，攻左卫，克之。擢本旗固山额真。十一年，卒，谥庄敏。乾隆初，定封一等子。梦庚诸将，李国英最显，自有传。

郝效忠，辽东人，隶汉军正白旗。从英亲王定湖南，擢湖南右路总兵，加都督佥事，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孙可望陷沅州，效忠率师克黎平。可望兵骤至，力战，马蹶被执，不屈，遂见杀，赠都督同知。

徐勇，亦辽东人。英亲王檄署九江总兵，调黄州，捕治九江、黄州土寇。明唐王使招之，勇斩使以闻，命移镇长沙。金声桓叛，招勇，复斩其使。与李锦战江中，中矢，裹创战愈奋。贼攻城，设策守御，锦遁去。迎郑亲王师击破明大学士何腾蛟。

复调辰常总兵，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明桂王遣将张光翠、张景春窥辰州，屯荔溪。勇督将士渡江战，击杀景春，擒裨将六，馘士卒数百，加左都督，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桂王复遣白文选来攻，驱象为阵，破城，勇巷战死之，赠太子太保，进世职二等，谥忠节。以其兄子袭，入籍武昌卫。

卢光祖，辽东海州人，隶汉军镶蓝旗。从肃亲王下四川，破张献忠。授夔州总兵。击破明桂王将硃天麟等。取顺庆，屡捕治土寇。甘一爵、硃德洪据邻水、大竹为乱。光祖督师讨之，战七昼夜，斩一爵、德洪，降硐寨十馀。以功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孙可望破叙州，将军李国翰率师赴援，光祖殿，遇敌，战败，命立功自赎。寻改川北总兵。卒。金声桓既降复叛，诛死。

田雄，直隶宣化人。马得功，辽东人。仕明皆至总兵。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下江南，明福王由崧走芜湖。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督兵截江断道，雄、得功缚福王及其妃来献，豫亲王令以原衔从征。寻授雄杭州总兵，得功镇江总兵。

雄佐总督张存仁、梅勒章京珠玛喇，驻军杭州。时明鲁王以海称“监国”绍兴，乘间渡钱塘江窥杭州，雄与存仁、珠玛喇等屡击破之。三年，擢浙江提督。六年，发李成栋逆书，加左都督。八年，叙来降功，授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

明鲁王与其臣阮进、张名振等据舟山，雄与固山额真金砺以舟师出海擒进，遂破舟山，隳其城，名振拥鲁王入海。十二年，进将阮思、陈六御等复据舟山，朝命宁海大将军伊尔德率师南征。雄预治战舰攻具，分兵遣裨将扼要隘，通声援，而以舟师会伊尔德击思，以横洋、金塘为舟山要路，分兵击破之。张两翼夹击，歼其众无算，思赴水死。捷闻，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五年，疏请归旗籍，隶汉军镶黄旗。

郑成功兵扰浙境，陷遂安、平阳诸县。兵部劾雄，上命宽之。十六年，成功兵攻太平，击却之。复攻宁波，雄督战，分三路进剿，成功兵引退。十八年，进二等侯。康熙二年，卒，赠太傅，谥毅勇。

得功，亦隶汉军镶黄旗。江宁初定，明瑞昌王谊泐屯花山、龙潭间。顺治三年，谋攻江宁，事泄，走镇江。得功获谊泐，诛之。寻以收劫盗入伍，降调。四年，大学士洪承畴请以得功署副将。从浙闽总督张存仁剿建宁、邵武山寇，克松溪、政和、建阳、崇安、光泽诸县，即令驻松溪。复克庆元、永春、德化诸县。六年，授右路总兵，加都督佥事。克南安，破海寇林忠。复捕治兴化、仙游、惠安诸县海寇郑丹国等。

时郑成功据厦门。巡抚张学圣诇成功方出，令得功攻厦门，克之。成功还救，复陷。遂围漳州，破海澄。得功退守泉州，与固山额真金砺会师解漳州围。以得功初克厦门贪取财物为成功所乘，命逮治，援赦免。十一年，叙前功，赐一品顶带，出镇泉州。得功自陈与雄同降，援雄例乞世职，授一等精奇尼哈番，加都督同知。

十三年，擢福建提督。林忠复据永春、德化、尤溪、大田诸县，巡抚宜永贵令得功率师讨之。师行，寇自闽安迳攻会城，得功引师还，与城兵夹击，围解。十四年，与浙闽总督李率泰等合兵克闽安，成功屡内犯，得功击卻之。十八年，进三等侯。康熙元年，迁滨海居民内地，击败海寇阻民迁者。二年，师进攻厦门，得功克乌沙，以舟师出海。南风起，寇乘上流来战，得功奋击，没於阵。李率泰以闻，进一等侯，谥襄武。子三奇，袭爵，官至潮州总兵。乾隆十四年，定诸侯、伯封号，雄曰顺义，得功曰顺勤。

张天禄，陕西榆林人。明季与弟天福以义勇从军，积功至总兵。福王时，大学士史可法督师，令屯瓜洲为前锋。豫亲王师下江南，天禄、天福率所部三千人从赵之龙迎降，豫亲王令以原官从征，隶汉军镶黄旗。

明佥都御史金声家休宁，受唐王命，纠乡勇十馀万据徽州。贝勒博洛遣固山额真叶臣率师击之，天禄及总兵卜从善、李仲兴、刘泽泳并从。师自旌德入，战绩溪，获声及中军吴国祯、副将成有功、守备万全等，送江宁杀之。徽州平。

明大学士黄道周率兵犯徽州，天禄击之，斩其将程嗣圣等十馀人，获总兵李尧光等。顺治三年，战婺源，获道周，亦送江宁杀之。分兵出祁门、江湾、街口、黄源，四道逐捕道周馀众。以功加都督同知，授徽宁池太总兵官。天禄屯徽州城外，依山为营。值雨，父老迎天禄入城，天禄曰：“三军方在泥涂，何忍独安？”终不下山。军民皆称之。明嵩安王常淇纠众数千扰婺源，天禄率副将许汉鼎等击之，获常淇及监军江于东等。四年，授江南提督。五年，叙来降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八年，进三等精奇尼哈番。

九年，郑成功围漳州，命天禄赴援，成功引退。天禄留驻延平，捕治山寇。十一年，明鲁王将张名振攻崇明，天禄还松江御战。名振既出海，复侵吴淞。我水师与战，败绩。江南总督马鸣佩劾天禄失舟师三百馀及砲械，匿未报；闽浙总督佟泰劾天禄与名振通书：逮下刑部，谳通书无据，坐匿失砲械等，夺官，降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十六年，卒。

天福初降，从征昆山、嘉定。民不薙发，据城抗我师，天福与总兵李成栋讨平之。顺治五年，授陕西汉羌总兵。叙来降及战功，授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明山阴王鼎济聚兵据毛坝关，署单一涵为元帅。年六，天福自汉中率师入山，获鼎济，一涵投崖死。参将王永祥叛延安，山寇刘宏才攻同官，天福先后讨平之。以病还京师，授散秩大臣。十七年，授本旗都统。康熙六年，卒。

赵之龙，江南虹县人。崇祯时，以忻城伯镇南京。福王立，与拥戴，干政。豫亲王师至，与魏国公徐允爵，保国公张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维城，灵壁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昌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常应俊，大兴伯邹存义，宁晋伯刘允极，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中伯黄九鼎，成安伯郭祚永，驸马齐赞元，大学士王铎，尚书钱谦益，侍郎硃之臣、梁云构、李绰等迎降。之龙授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允爵等皆置勿用。

铎等诣京师。先是北都降者多授原官，御史卢传言南都新人不得与旧臣比。铎至，命以尚书管弘文院学士，累擢至礼部尚书，卒，谥文安。谦益语在文苑传。

孙可望，陕西延长人。从张献忠为贼，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并为献忠养子。献忠据四川，使分将其众，可望号平东将军。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师定四川，献忠败死。可望与定国等率残众南窜，道重庆、綦江、遵义入贵阳。阿迷土司沙定洲乱云南，可望率众兼程赴之。定洲方攻楚雄，迎战大败，走归阿迷。可望入云南会城，遣定国徇迤东，而与文秀率兵西出，得副使杨畏知，相誓扶明室，与俱至楚雄，略迤西诸府。定国亦定迤东诸府。可望遂尽有云南，自号平东王，以干支纪年，铸钱曰“兴朝通宝”。时能奇已前死，可望并将其众。定国、文秀故等夷，不为可望下。可望假事杖定国，欲以威众，隙益深。

明桂王在肇庆，乃遣畏知奉表乞王封，桂王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使以敕印往，而桂王诸将争欲得可望为强援。堵胤锡驻梧州，承制改封平辽王；陈邦傅守泗城，又矫命封秦王；可望乃不受景国公命。会我师克韶州，桂王走梧州。可望复遣使请封，议封澂江王。使者谓非秦不敢复命，大学士严起恆持不可，议中寝。可望袭贵阳，复遣文秀攻嘉定，入四川。我师定两广，桂王至南宁，乃遣使封可望冀王，可望犹不受，复使畏知诣桂王，而遣其将贺九仪等以五千人先驱，取起恆及诸臣阻秦封者尽杀之。桂王乃真封可望秦王，而留畏知授大学士。可望闻之怒，召至贵阳面数之，畏知以冠击可望，亦被杀。

桂王遣大学士文安之督师四川，将以招川中诸镇。可望遣兵伺於都匀，邀止之。

可望将移桂王自近，挟以作威。桂王奔广南，可望遣兵迎入安隆所，改为安龙府，岁供银八千、米百石，穷迫不可堪；而马吉祥、庞天寿辈方欲戴可望行禅让，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立太庙，定朝仪，改印文为八叠。桂王益忧惧。

初，定国自广西入湖广，兵益强，不复禀可望约束。会定国败於衡州，使召诣沅州议事，将以为罪而杀之；定国辞不赴，又自柳州攻肇庆，下高、廉、雷诸府。

至是，桂王闻定国兵强，密诏使入卫。可望闻，使执大学士吴贞毓等，凡预谋者尽杀之。议移桂王贵阳，使其将白文选督行期。文选心不直可望，以情输桂王，缓其行。俟定国至，奉桂王自安南卫走云南。时文秀守云南，亦怨可望，迎桂王入云南会城。可望举兵反桂王，以双礼留守，令文选统诸军前行。定国、文秀率师御之，次三岔河，夹水而军。文选轻骑奔定国。可望遣其将张胜、马宝等自寻甸间道袭云南，而自率劲卒击定国等。战方合，其将马惟兴先奔，遂大溃，定国遣文秀等追之。

可望至贵阳，双礼绐言追兵且至。可望知事去，将诣经略洪承畴请降，遣使先纳款。文秀等遣将杨武追之，及於沙子岭。承畴援兵至，乃得脱，将妻子诣长沙降，时顺治十四年十月也。诏封义王，慰谕之。寻遣学士麻勒吉等赍敕印册封。十五年，诣京师，命简亲王济度等郊迎。入觐，宴中和殿，赐白金万，官其部将陈杰，刘天瑞等百馀人，命隶汉军正白旗。可望请从讨云南自效，下王大臣议，寝其奏。十七年，疏辞封爵，复慰谕之。寻卒，谥恪顺。

子徵淇袭，未几卒。徵淳袭，卒，谥顺愍。徵灝请袭，御史孟飞熊疏言：“可望，献忠馀党，久据滇、黔，负固不服。及为定国所败，穷蹙来归，滥膺非分。宜即停止，或以次降等。”下部议，降袭慕义公，官至兵部尚书，谥清端。子降袭一等阿达哈哈番。乾隆三十六年，命停袭。

文选，陕西吴堡人，亦从献忠为贼。献忠败，从可望入贵州。其缓桂王使得入云南也，桂王封为巩国公，令还贵阳慰谕可望，可望夺其兵，置军中。及将举兵，诸将说可望原得文选为大将，可望使将前锋，遂降定国，可望以是败。桂王封文选巩昌王。

顺治十六年，我师下云南，定国战屡败，令文选为殿；战於玉龙关，文选复败，走木邦。桂王入缅甸，居赭硜。十七年，文选攻阿瓦，弗克，与定国会师孟艮；再攻阿瓦，求出桂王，终不获，我师益深入。文选据锡箔，凭江拒守。我师出木邦，造筏将渡，文选奔茶山。总兵马宁将偏师追之，及於猛养，文选降。诏封承恩公，亦隶汉军正白旗。康熙元年，命予三等公俸。七年，加太子少师。十四年，卒。子绘，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卒，停袭。

论曰：邦家新造，师行所至，逆者诛，顺者庸。虽其人叛故国，贼旧君，苟为利於我，固不能不以为功也。可望独以台官言降爵，终见削夺。唐通降自成，既复来归，授世职，康熙间即停袭，事又在其前；而定国、梦庚、雄辈及他诸降将，皆袭封如故。民间传雄负福王出，王咬其项，遂溃死。雄死时，明亡已二十年。其言诚无稽，然民之所恶，盖亦可见矣。

## 列传三十六

索尼苏克萨哈苏纳海硃昌祚王登联白尔赫图遏必隆子尹德鼇拜弟穆里玛班布尔善索尼，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硕色，大学士希福兄也，太祖时，自哈达挈家来归。太祖以其兄弟父子并通国书及蒙、汉文字，命硕色与希福同直文馆，赐号“巴克什”。授索尼一等侍卫。从征界籓、栋夔。天聪元年，从太宗攻锦州，侦敌宁远，并有功。

二年，上亲征喀尔喀，徵兵外籓，科尔沁不至。命索尼与侍卫阿珠祜赍谕饬责土谢图额驸奥巴。初，奥巴为台吉，入朝，太祖以贝勒舒尔哈齐女妻焉。既而奥巴屡背约，私与明通，复徵兵不至。索尼受方略行，既入境，其部人馈以牲，索尼不受，曰：“尔汗有异心，尔物岂可食耶？”时奥巴病足，索尼与阿珠祜见公主，以谕旨告。奥巴闻之，扶掖至，佯问曰：“此为谁？”索尼曰：“吾侪天使也！尔有罪，义当绝。今特以公主故，使来餽问耳。”奥巴顾左右趣具馔，索尼等不顾而出。

奥巴恐，使台吉塞冷等请其事。索尼出玺书示之，即令从者先行。奥巴得书大惊，令所属大臣忌留，索尼责以大义，奥巴叩首悔罪，原入朝。索尼与阿珠祜偕其大臣党阿赖先归奏状，帝甚悦。

三年，从大军入关，薄燕京，明督师袁崇焕赴援，列营城东南。贝勒豪格突入阵，敌兵蹙之，矢石如雨。索尼跃马驰入，斩杀甚众，拔豪格破围出。四年，谕降榛子镇、沙河驿，拔永平，守之。五年，擢吏部启心郎。从围大凌河。明兵自锦州来援，败之。六年，从征察哈尔，略大同，取阜台寨。寻予牛录章京世职，仍直内院。崇德八年，考绩，进三等甲喇章京。

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是夕，巴牙喇纛章京图赖诣索尼，告以定立皇子。

黎明，两黄旗大臣盟於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诸王大臣列坐东西庑，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言立皇子，睿亲王令暂退。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睿亲王犹豫未允，豫亲王曰：“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睿亲王曰：“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豫亲王又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礼亲王曰：“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乃定议奉世祖即位。索尼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鄂拜盟於三官庙，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都统何洛会等讦告肃亲王豪格，王坐废，诏褒索尼不附王，赐鞍马。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入关，定京师。二年，晋二等昂邦章京。睿亲王令解启心郎职，仍理部事。睿亲王方擅政，谭泰、巩阿岱、锡翰皆背盟附之，憾索尼不附。

李自成之败也，焚宫殿西走。至是议修建，睿亲王亦营第，■H0工庀材，工部给直偏厚，诸匠役皆急营王第。佟机言於王，王怒，欲杀之。索尼力言其无罪，王以是愈憾索尼。英亲王阿济格慢上，目为“八岁幼兒”，索尼以告睿亲王，请罪之，王不许。王尝召诸大臣议分封诸王，索尼持不可。巩阿岱、锡翰进曰：“索尼不欲王平天下乎？”请罪之，王亦不许。索尼发固山额真谭泰隐匿诏旨，谭泰坐削公爵；因讦索尼以内库漆琴与人，及使牧者秣马库院，傔从捕鱼禁门桥下，索尼遂坐罢。

三年，巴牙喇纛章京图赖劾谭泰怨望，词涉索尼。顺治初，大军分道剿贼西安，谭泰后至，无功。及移师江南，谭泰虑勿预，语图赖，甚怏怏。图赖遗书索尼，使启睿亲王，赍书者私发之，恐谭泰获罪，沉诸河。图赖发前事，逮讯赍书者塞尔特，诡云书巳达索尼。诸大臣论索尼罪当斩，王亲鞫之，索尼曰：“吾前发谭泰匿诏旨罪，顾匿图赖书以庇之乎？”王穷讯赍书者，事得白。寻复世职，然王与谭泰等憾索尼滋甚。五年，值清明，遣索尼祭昭陵，既行，贝子屯齐讦索尼与图赖等谋立肃亲王，论死，末减，夺官，籍其家，即安置昭陵。

八年，世祖亲政，特召还，复世职。累进一等伯世袭，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十七年，应诏上言，略谓：“小民冤抑，有司不为详审者，请严察，使毋壅於上闻。犯罪发觉，其奉有严旨者，有司辄从重比，不无枉滥。请敕法司详慎。前议福建将士失律罪，在大将军止削一不世袭之拜他喇布勒哈番，而所属将领乃尽夺世职，轻重不平，有乖惩劝，请敕更正。开国诸臣，自拜他喇布勒哈番以上皆有功业，宜予世袭；其后恩诏所加，非有战功，请毋给世袭敕书。在外诸籓，风俗不齐，若必严以内定之例，恐反滋扰，请予以优容。大臣夺据行市，奸宄之徒，投托指引，以攘货财，四方商贾，负担来京，辄复勒价强买。诸王贝勒及大臣私引玉泉山水灌溉，泉流为之竭。边外木植，皆商人雇民采伐。今又为大臣私行强占，致商不聊生。大臣不殚心公事，惟饰宅第。皆请申禁。五城审事官，遇世族富家与穷民讼者，必罪穷民，曲意徇私，不思执法。请严饬毋得枉屈贿庇。”疏入，上以所奏皆实，饬议行。

十八年，世祖崩，遗诏以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鼇拜同辅政。索尼闻命，跪告诸王贝勒，请共任国政，诸王贝勒皆曰：“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委以国家重务，谁敢干预？”索尼等乃奏知皇太后，誓於上帝及大行皇帝前，其辞曰：“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鼇拜等为庸劣，遗诏寄讬，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餽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誓讫，乃受事。

世祖定中国，既亲政，纪纲法度，循太祖、太宗遗制；亦颇取明旧典损益之，务使称国体。四辅臣为政，称旨谕诸王、贝勒、诸大臣，详考太祖、太宗成宪，勒为典章。引世祖遗诏，谓：“不能仰法太祖、太宗，多所更张；今当率祖制，复旧章，以副先帝遗意。”乃改内阁翰林院还为内三院，复设理籓院，罢裁太常、光禄、鸿胪诸寺。他举措皆类是。而镶黄、正白两旗互易圈地，兴大狱。四辅臣称旨，亦谓太祖、太宗时，八旗庄田庐舍，依左右翼顺序分给。既入关，睿亲王多尔衮使镶黄旗处右翼之末，正白旗圈地本当属镶黄旗，今还与相易，亦以复旧制。

索尼故不慊苏克萨哈，顾见鼇拜势日张，与苏克萨哈不相容，内怵；又念年已老，多病，康熙六年三月，遂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鼇拜共为奏请上亲政。上未即允，而诏褒索尼忠，加授一等公，与前授一等伯并世袭，索尼辞，不许。六月，卒，谥文忠，赐祭葬有加礼。七月，乃下索尼等奏，上亲政，以第五子心裕袭一等伯，法保袭一等公。长子噶布喇官领侍卫内大臣，孝诚皇后父也，十三年，后崩，推恩所生，授一等公，世袭。第三子索额图，自有传。

苏克萨哈，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父苏纳，叶赫贝勒金台什同族。太祖初创业，来归，命尚主为额驸，授牛录额真。累进梅勒额真。天聪初，从太宗征锦州，贝勒莽古尔泰帅偏师卫塔山饷道，苏纳屯塔山西，明兵来攻，击破之。三年，与固山额真武纳格击察哈尔，入境，降其民二千户。闻降者将为变，尽歼其男子，俘妇女八千馀，上责其妄杀。蒙古人有自察哈尔逃入明边者，命苏纳以百人逐之，所俘获相当。累进三等甲喇章京。坐隐匿丁壮，削职。寻授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崇德初，从伐明，攻雕鹗、长安诸堡及昌平诸城，五十六战皆捷。又攻破容城。及出边，后队溃，坐罚鍰。又从伐朝鲜，击破朝鲜军，俘其将。以朝鲜王出谒时乱班释甲，又自他道还，坐罚鍰。寻以谳狱有所徇，坐罢，仍专管牛录事。顺治五年，卒。

苏克萨哈初授牛录额真。崇德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师赴援，太宗亲帅大军蹙之，苏克萨哈战有功，授牛录章京世职，晋三等甲喇章京。

顺治七年，世祖命追复苏纳世职，以苏克萨哈并袭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寻授议政大臣，进一等，加拖沙喇哈番。苏克萨哈隶睿亲王多尔衮属下，王薨，苏克萨哈与王府护卫詹岱等讦王谋移驻永平诸逆状，及殡敛服色违制，王坐是追黜。是年，擢巴牙喇纛章京。

十年，孙可望寇湖广，命苏克萨哈偕固山额真陈泰率禁旅出镇湖南，与经略洪承畴会剿。十二年，刘文秀遣其将卢明臣等分兵犯岳州、武昌，苏克萨哈邀击，大败之。文秀引兵寇常德，战舰蔽江，苏克萨哈六战皆捷，纵火焚其舟，斩获甚众，明臣赴水死，文秀走贵州。叙功，晋二等精奇尼哈番，擢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圣祖立，受遗诏辅政。时索尼为四朝旧臣，遏必隆、鼇拜皆以公爵先苏克萨哈为内大臣，鼇拜尤功多，意气凌轹，人多惮之。苏克萨哈以额驸子入侍禁廷，承恩眷，班行亚索尼；与鼇拜有姻连，而论事辄龃，浸以成隙。鼇拜隶镶黄旗，与正白旗互易庄地，遂兴大狱。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硃昌祚、巡抚王登联坐纷更阻挠，下刑部议罪，以律无正条，请鞭责籍没。上览奏，召辅臣议，鼇拜请置重典，索尼、遏必隆不能争，独苏克萨哈不对，上因不允。鼇拜卒矫命，悉弃市。

鼇拜以苏克萨哈与相抗，憾滋甚。鼇拜日益骄恣，苏克萨哈居常怏怏。康熙六年，上亲政，加恩辅臣。越日，苏克萨哈奏乞守先帝陵寝，庶得保全馀生。有旨诘问，鼇拜与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遂诬以怨望，不欲归政，构罪状二十四款，以大逆论，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死；馀子六人、孙一人、兄弟子二人皆处斩，籍没；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皆斩：狱上，上不允。鼇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卒坐苏克萨哈处绞，馀悉如议。八年，鼇拜败，诏以苏克萨哈虽有罪，不至诛灭子孙，此皆鼇拜挟仇所致，命复官及世爵，以其幼子苏常寿袭。

苏纳海，他塔喇氏，满州正白旗人。由王府护卫擢弘文院学士，累迁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圣祖即位，拜国史院大学士，兼管户部。时鼇拜擅权，以苏纳海不阿附，嗛之。寻鼇拜欲以蓟、遵化、迁安正白旗诸屯庄改拨镶黄旗，而别圈民地益正白旗，使旗人诉请牒户部。苏纳海持不可，谓旗人安业已久，且奉旨不许再圈民地，宜罢议，鼇拜益衔之，矫旨遣贝子温齐等履勘。旋以镶黄地不堪耕种疏闻，遂遣苏纳海会直隶总督硃昌祚、巡抚王登联董理其事。昌祚、登联交章请停圈换，苏纳海亦言屯地难丈量，候明诏进止，鼇拜遂坐以藐视上命，并弃市。鼇拜获罪，昭雪复官，谥苏纳海襄愍，昌祚勤愍，登联悫愍。

昌祚，字云门，汉军镶白旗人。顺治初，官宗人府启心郎。十八年，以工部侍郎巡抚浙江，清廉沉毅。平寇盗，拨荒地，给濒海内徙居民开垦，免其所弃田亩丁粮，戒所司藉端苛敛，浙人德之。康熙四年，擢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圈地议起，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昌祚抗疏力言其不便，卒以冤死。祀直隶、浙江名宦。

登联，字捷轩，汉军镶红旗人。自贡生授河南郑州知州，荐擢山东济宁道，累迁大理寺卿。顺治十七年，授保定巡抚。严缉捕，盗贼屏息。康熙五年，以京东诸路圈地扰民，疏请停止，言甚痛切。民闻其死，甚哀之。祀直隶名宦。

白尔赫图，初由噶布什贤壮达授兵部副理事官。崇德间，屡从征有功，擢噶布什贤章京。顺治元年，入关，击李自成，败贼将唐通於一片石，多斩获。寻从豫亲王多铎西剿流寇，克潼关。移师江南，徇苏州，略定浙江、福建。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南，大破贼於湘潭，平宝庆、武冈。累功，晋一等阿达哈哈番，擢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征贵州，屡陷阵，进克云南。逾年，率兵取永昌府，渡潞江，败李定国，遂克腾越州。明桂王由榔及定国、白文选俱遁入缅甸。信郡王班师，白尔赫图留驻云南。定国入犯，约降将高应凤内应，以由榔印劄诱元江土司那嵩叛，白尔赫图往剿，斩应凤於阵，那嵩自焚死，赐白金、鞍马。十八年，与定西将军爱星阿会师木邦，缅人献由榔至军中。康熙元年，诏班师。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后苏克萨哈为鼇拜构陷，以白尔赫图为其族弟，竟被祸。八年，上以白尔赫图无罪枉坐，追复故官世职。寻其子一等侍卫罗铎讼其父云南战功为鼇拜所抑，未予优叙，诏晋三等精奇尼哈番，赐祭葬，谥忠勇。

遏必隆，钮祜禄氏，满州镶黄旗人。额亦都第十六子，母和硕公主。天聪八年，袭一等昂邦章京，授侍卫，管牛录事。贝勒尼堪福晋，遏必隆兄图尔格女也，无子，诈取仆妇女为己生。事发，遏必隆坐徇庇，夺世职。崇德六年，从太宗伐明，营松山，筑长围守之。明总兵曹变蛟率步骑突围，迭败之。夜三鼓，变蛟集溃卒突犯御营，遏必隆与内大臣锡翰等力战，殪十馀人，变蛟负创走。论功，得优赉。七年，从饶馀贝勒阿巴泰等入长城，克蓟州；进兵山东，攻夏津，先登，拔之：予牛录章京世职。

顺治二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剿李自成兄子锦於武昌，拔铁门关，进二等甲喇章京。五年，兄子侍卫科普索讦其与白旗诸王有隙，设兵护门，夺世职及佐领。

世祖亲政，遏必隆讼冤，诏复职。科普索旋获罪，以所袭图尔格二等公爵令遏必隆并袭为一等公。寻授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八年，受遗诏为辅政大臣。

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加恩辅臣，特封一等公，以前所袭公爵授长子法喀，赐双眼花翎，加太师。屡乞罢辅政，许之。四大臣当国，鼇拜独专恣，屡矫旨诛戮大臣。遏必隆知其恶，缄默不加阻，亦不劾奏。八年，上逮治鼇拜，并下遏必隆狱。

康亲王杰书谳上遏必隆罪十二，论死，上宥之，削太师，夺爵。九年，上念其为顾命大臣，且勋臣子，命仍以公爵宿卫内廷。十二年，疾笃，车驾亲临慰问。及卒，赐祭葬，谥恪僖，御制碑文，勒石墓道。十七年，孝昭皇后崩，遏必隆为后父，降旨推恩所生，敕立家庙，赐御书榜额。五十一年，上以遏必隆初袭额亦都世职，命其第四子尹德袭一等精奇尼哈番。

尹德初自佐领授侍卫，从圣祖征噶尔丹，扈跸宁夏。寻自都统擢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雍正五年，以病乞休，许致仕。未几卒，谥悫敬。尹德恭谨诚朴，宿卫十馀年，未尝有过。兼袭图尔格二等公，岁禄所入，以均宗族，人皆贤之。寻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诏晋一等公。

鼇拜，瓜尔佳氏，满州镶黄旗人，卫齐第三子。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征，屡有功。

天聪八年，授牛录章京世职，任甲喇额真。崇德二年，征明皮岛，与甲喇额真准塔为前锋，渡海搏战，敌军披靡，遂克之。命优叙，进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

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赴援，鼇拜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兵大溃，追击之，擒斩过半。功最，进一等，擢巴牙喇纛章京。八年，从贝勒阿巴泰等败明守关将，进薄燕京，略地山东，多斩获。凯旋，败明总督范志完总兵吴三桂军。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赉赐甚厚。

顺治元年，随大兵定燕京。世祖考诸臣功绩，以鼇拜忠勤戮力，进一等。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征湖广，至安陆，破流贼李自成。进征四川，斩张献忠於阵。下遵义、夔州、茂州诸郡县。五年，坐事，夺世职。又以贝子屯齐讦告谋立肃亲王，私结盟誓，论死，诏宥之，罚鍰自赎。是年，率兵驻防大同，击叛镇姜襄，迭败之，克孝义。七年，复坐事，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世祖亲政，授议政大臣。累进二等公，予世袭。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八年，受顾命辅政。既受事，与内大臣费扬古有隙，又恶其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同直御前，不加礼辅臣。遂论倭赫等擅乘御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并弃市。又坐费扬古怨望，亦论死，并杀其子尼侃、萨哈连，籍其家，以与弟都统穆里玛。

初入关，八旗皆有分地。睿亲王多尔衮领镶黄旗，定分地在雄、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肃宁、容城诸县。至是已二十年，旗、民相安久。鼇拜以地确，倡议八旗自有定序，镶黄旗不当处右翼之末，当与正白旗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为正白旗人，与相抗尤力。鼇拜怒，悉逮苏纳海等，弃市。事具苏克萨哈传。又追论故户部尚书英俄尔岱当睿亲王摄政时阿王意，授分地乱序，并及他专擅诸事，夺世职。时有窃其马者，鼇拜捕斩之，并杀御马群牧长。怒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於议政时不附己，即令蒙古都统不与会议。

鼇拜受顾命，名列遏必隆后，自索尼卒，班行章奏，鼇拜皆首列。日与弟穆里玛、侄塞本特、讷莫及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党比营私，凡事即家定议，然后施行。侍读熊赐履应诏陈时政得失，鼇拜恶之，请禁言官不得陈奏。上亲政，加一等公，其子纳穆福袭二等公。世祖配天，加太师，纳穆福加太子少师。鼇拜益专恣。户部满尚书缺员，欲以命玛尔赛，上别授玛希纳，鼇拜援顺治间故事，户部置满尚书二，强请除授。汉尚书王弘祚领部久，玛尔赛不得自擅，乃因事齮而去之。卒，又擅子谥忠敏。工部满尚书缺员，妄称济世才能，强请推补。

康熙八年，上以鼇拜结党专擅，勿思悛改，下诏数其罪，命议政王等逮治。康亲王杰书等会谳，列上鼇拜大罪三十，论大辟，并籍其家，纳穆福亦论死，上亲鞫俱实，诏谓：“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但褫职籍没。”纳穆福亦免死，俱予禁锢。

鼇拜死禁所，乃释纳穆福。

五十二年，上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从孙苏赫袭。苏赫卒，仍以鼇拜孙达福袭。世宗立，赐祭葬，复一等公，予世袭，加封号曰超武。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宣谕群臣，追覈鼇拜功罪，命停袭公爵，仍袭一等男；并命当时为鼇拜诬害诸臣有褫夺世职者，各旗察奏，录其子孙。

穆里玛，卫齐第六子。卫齐卒，袭世职牛录章京，授一等侍卫。顺治初，迁甲喇额真。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从征金声桓，克饶州，遂下南昌。

十七年，擢工部尚书，并授本旗满洲都统。李自成将李来亨等降於明，窜伏郧、襄山中，出劫掠为寇。康熙二年，授穆里玛靖西将军，图海定西将军，率师讨之。来亨拥众据茅麓山，穆里玛督兵攻围，九战皆捷。来亨等夜袭总督李国英、提督郑蛟麟营，穆里玛赴援，大破之，来亨自焚死，馀众降。论功，超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鼇拜得罪，坐死。

班布尔善，太祖诸孙辅国公塔拜子也。初封三等奉国将军，累进辅国公。康熙六年，以领侍卫内大臣拜秘书院大学士，谄事鼇拜。及事败，王大臣劾奏班布尔善大罪二十一，坐绞。

同时坐鼇拜党罪至死者，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兵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内秘书院学士吴格塞及鼇拜侄塞本特、讷莫、玛尔赛，追夺官爵，削谥。

论曰：四辅臣当国时，改世祖之政，必举太祖、太宗以为辞。然世祖罢明季三饷，四辅臣时复徵练饷，并令并入地丁考成。此非太祖、太宗旧制然也，则又将何辞？索尼忠於事主，始终一节，锡以美谥，诚无愧焉。苏克萨哈见忌同列，遂致覆宗。遏必隆党比求全，几及於祸。鼇拜多戮无辜，功不掩罪。圣祖不加诛殛，亦云幸矣。

## 列传三十七

李霨孙廷铨杜立德冯溥王熙弟燕吴正治黄机宋德宜子骏业伊桑阿子伊都立阿兰泰子富宁安徐元文弟秉义李霨，字坦园，直隶高阳人，明大学士国缙子。少孤，劬学自厉。顺治三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进编修。十年，世祖亲试习国书翰林，霨列上等，擢中允。累迁秘书院学士。时初设日讲官，霨与学士麻勒吉、胡兆龙，侍读学士折库纳，洗马王熙，中允方悬成、曹本荣等并入直。寻充经筵讲官。十五年，拜秘书院大学士。内三院改内阁，以霨为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以票拟疏误，镌四秩。未几，复官，任事如故。偕大学士巴哈纳等校定律例。

十八年，圣祖即位，复内三院，以霨为弘文院大学士。时四大臣辅政，决机务，或议事龃，霨辄默然，既乃出片言定是非，票拟或未当，不轻论执。每於谈笑间婉言曲喻，徐使更正。其间调和匡救，保护善类，霨有力焉。

康熙八年夏，旱，奉诏清刑狱，释系囚，多所平反。明年，复内阁，霨以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与修世祖实录，充总裁官。十一年，书成，赐银币、鞍马，晋太子太傅。未几，三籓叛，继以察哈尔部作乱。上命将出征，凡机密诏旨，每口授霨起草，退直尝至夜分，或留宿阁中。所治职务，出未尝告人，忠谨慎密，始终匪懈。二十一年，重修太宗实录成，进太子太师。

台湾初定，提督施琅请设官镇守，廷议未决。有谓宜迁其人、弃其地者，上问阁臣，霨言：“台湾孤悬海外，屏蔽闽疆。弃其地，恐为外国所据；迁其人，虑有奸宄生事。应如琅议。”上韪之。二十三年，卒，谥文勤。

霨弱冠登第，大拜时年裁三十有四，风度端重，内介外和。久居相位，尤嫺掌故，眷遇甚厚。四十九年，上追念前劳，超擢其孙工部主事敏启为太常寺少卿。

孙廷铨，初名廷铉，字枚先，山东益都人。明崇祯进士，任永平推官。顺治元年，授天津推官。二年，以巡抚雷兴荐，擢吏部主事，历郎中。与曲沃卫周祚同官文选司，有声於时。累迁左通政。十年，擢户部侍郎。以大学士洪承畴荐，召对。

寻坐事，罚俸，论告归。还朝，改兵部，擢尚书。

十三年，调户部。廷铨以岁会无总录，无以剂盈绌之宜，殚心综覈，钱穀旧隶诸部者，各还所司，条贯釐然。岁会之成自此始。十四年，疏言：“山东、河南荒田，请招民垦辟。其已熟者，清釐赋额，无使隐漏。”上从其言。

十五年，调吏部，加太子太保。十六年，谕奖其勤劳，加少保。廷铨疏请复学道升补旧制，下所司集议，如廷铨请。时吏部铨除，一事数例，吏胥因缘为奸。给事中杨雍建、胡尔恺。黏本盛、孙际昌、王启祚，御史许劭昕，交章发其弊，且劾廷铨因循为所蔽，夺加衔，罚俸。十七年，疏言：“新辟边疆员缺，督抚委用，即予实授，与部选之员，一体迁转。莅事未久，辄移内地，请定为试署二年，乃予实授。”又言：“司道不宜轻易，非大计处分及贪酷被纠者，遇降革，仍留任。”皆从之。又因旱，疏请宽考成，兴屯政。上命兵部议屯政，而询廷铨请宽考成议中有云“积资累荐，弃以一眚”语，何所指？廷铨言：“积疲州县，久累人材，宜稍宽减观后效，非为处分人员求免。”

世祖崩，二十七日制满。廷铨发议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上所生母为皇太后，率九卿上请举大礼疏。及议大行皇帝谥号，廷铨曰：“大行皇帝龙兴中土，混一六合，功业同於开创。宜谥为高皇帝。众皆和之，而辅臣鼇拜持异议，遂定谥章皇帝。

时太祖谥武皇帝，故廷铨议如是。时论颇归之。

康熙二年，拜秘书院大学士。奉职勤慎，终岁未尝休沐。逾年，以父母年老，解职归养，闭户卻扫，不与外事。十三年，卒，谥文定。

杜立德，字纯一，直隶宝坻人。明崇祯进士。顺治元年，以顺天巡抚宋权荐，授中书科中书。二年，考选户科给事中。疏陈：“治平之道有三：一曰敬天。君为天之子，当修省以迓天休。今秦、晋、燕畿水旱风雹，天心示警。凡开诚布公，懋德敦行，皆敬天事也。一曰法古。古者事之鉴，是非定於一时，法则昭於百代。故合经而后能权，遵法而后能创。凡建学明伦，立纲陈纪，皆法古事也。一曰爱人。

自大臣以至百姓，宜一视同仁。且无论新旧，悉存弃短取长之心。凡亲贤纳谏，尚德缓刑，皆爱人事也。”上以其有裨治理，深嘉纳之。又累疏言：“牧民之官，宜久任以验成功。凡遇赈蠲，宜分别款项，豫行颁示，使小民咸喻，胥吏不能为奸。”

“条编法简易便民。军兴草豆无定额，宜敕部定价值，使民先事为备。”皆下部议行。累迁户科都给事中。疏言：“漕运丛弊，今漕臣库礼搜获运官使费册三十本送部。请敕穷究，以釐奸弊。”再迁吏科都给事中。八年，疏请举行经筵，择廷臣经明行修者为讲官，以裨圣治；又请定朝期，肃禁地，杜加派。上甚韪之。

初，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给事中许作梅，御史吴达、李森先、桑芸等交章劾大学士冯铨奸贪状，疏上旬日，未下廷议。立德请令满、汉大臣集议，以伸公论，鼓直言之气；并及马士英、阮大铖、宋企郊等，在前朝或纳贿招权，或煽恶流毒，今并逋逃，宜急捕诛，以彰法纪。下刑部，以事在赦前，寝其议。世祖亲政，铨既黜，立德因言作梅等前以劾铨为所切齿，又佥都御史赵开心素为铨所忌，相继构陷去官，乞矜察。由是开心等俱起用。

立德寻迁太常寺少卿，超擢工部侍郎，调兵部。畿辅水灾，奉诏赈济大名，全活甚众。再调吏部，以父忧去。坐兵部任诖误，镌秩调用。服阕，除太仆寺卿，擢刑部侍郎。十六年，加太子少保衔。领侍卫内大臣额尔克岱青家奴缚侍卫诬诉，部议罪侍卫，下内大臣索尼等察实，立德夺加衔。十六年，擢尚书。

立德治狱仁恕，上闻其用法平，深嘉之。尝入对，既出，上顾左右曰：“此新授刑部尚书杜立德也！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康熙元年，调户部。考满，复加太子少保。三年，调吏部。八年，拜国史院大学士。圣祖亲政，乾清宫成，择日临御，钦天监奏吉神在隅，不宜从中门入。立德言：“紫微帝星所在，吉神拱向。

皇上迁正新宫，臣庶观瞻，应从中门入。监臣所奏非是。”上从其言。九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进太子太傅。

三籓事起，立德与李霨、冯溥参预机务。从容整暇，中外相安。广东平，所司具正杂赋税之数以闻。立德言：“广东杂税多尚之信所加，为民间大累，非朝廷正额。今变乱甫定，宜与民休息。其除之便。”上从之。十八年，自陈乞休。其秋地震，复请罢，诏辄慰留。云南平，议颁恩赦，立德告病未与议，遣大臣持诏旨就其家谘询，俟还奏乃下诏。一日，上顾阁臣，谓在廷诸臣谁堪大用者，立德面疏数人以对。比退，人讶其不稍引嫌，答曰：“自筮仕以来，惟此心可邀帝鉴。他非所计也。”

二十一年夏，复乞休，上许之，赐御制诗及“怡情洛社”篆章，驰驿遣行人护归。太宗实录成，进太子太师，赐银币、鞍马。二十六年，太皇太后丧，立德诣京师哭临，上念其老病不任拜起，命学士张英扶掖以行，慰劳甚至。三十一年，卒，年八十一，上闻，谕大学士曰：“杜立德秉性厚重，行事正大。直言敷奏，不肯苟随同列。可谓贤臣！”赐祭葬如礼，谥文端。三十九年，帝南巡，其子恭俊迎驾三河，上问立德葬所，手书“永言惟旧”四字赐之，命揭诸阡。恭俊官广信知府，好义，善济人急。

冯溥，字孔博，山东益都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秘书院侍读学士，直讲经筵。世祖幸内院，顾大学士曰：“朕视冯溥乃真翰林也！”十六年，擢吏部侍郎。会各省学道缺，部郎不足，以知府补之。已，会礼部议奏，时尚书孙廷铨、侍郎石申并乞假；给事中张维赤因劾溥徇私，溥疏辨。上曰：“朕知溥不为也！”置勿问。明年，京官三品以上自陈，忽严旨黜满尚书科尔坤及两侍郎，独留汉官在部。溥与廷铨疏言：“部事满、汉同治，今满臣得罪，汉臣安得免，乞并黜。”诏供职如故。

康熙初，停各省巡按，议每省遣大臣二人廉察督抚。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议设公廨，颁册印。溥谓：“国家设督抚，皆重臣。今谓不可信，复遣两大臣监之。权既太重，势复相轧，保无属吏仰承左右启隙端？”泰必图性暴伉，闻溥言，恚，瞋目攘臂起。溥徐曰：“会议也，独不容吾两议耶？且可否自有上裁，岂敢专主？”疏入，上然溥言，事遂寝。御史李秀以考绩黜，后夤缘得复官，劾溥为故相刘正宗党，主铨时违例徇私，溥疏辨，严旨责秀诬讦。六年，迁左都御史。内阁有红本，已发科钞，辅臣鼇拜取回改批。溥抗言：“本章既批发，不便更改。”鼇拜欲罪之，上直溥，戒辅臣详慎。盛京工部侍郎缺，已会推，奉旨以规避者多，不旬日三易其人。溥疏言：“王言不宜反汗，当慎重於未有旨之先，不当更移於已奉旨之后。”首辅班布尔善寝其奏，上闻，取溥疏览之，称善，饬部施行。

八年夏，旱，应诏陈言，请省刑薄税。略谓：“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牵连佐证，或数人，或数十人。往往本犯尚未审明，而被累致死者已多。且或迟至七八年尚未结案，遂致力穑供税之人，抛家失业。请敕部严禁。百姓之财，不过取之田亩。

今正月已开徵，旧税之逋甫偿，新岁之田未种，钱粮从何办纳？请敕部酌议。自后徵赋，缓待夏秋。”下户、刑二部议。刑部议，承审强盗、人命重案，限一年速结，不得牵累无辜，督抚及承审官隐漏迟延皆有罚。户部议，春季兵饷不能待至夏秋，仍旧例便。得旨，俟国用充足，户部奏请更定。户部吏陈一魁冒领清苑等县钱粮事发，溥言：“钱粮者百姓之脂膏也，其已输在官，则朝廷之帑藏也。若任胥吏侵盗，职掌谓何？请严定所司处分，惩前毖后。”擢刑部尚书。十年，拜文华殿大学士。

疏言：“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米麦丰收，穀价每斗值银三四分。当此丰稔之时，宜广积贮，以备凶年。”

先是，溥以衰病累疏乞休，上曰：“卿六十四岁，未衰也，俟七十乃休耳。”

自吴三桂反，军事旁午，乃不敢复言。十四年，建储礼成，内阁议恩赦，满大臣以八旗逃人应不赦，溥不可，遂两议以进。诏下阁臣画一奏闻，有谓当从满大臣议者，溥持之力，仍以两议进，上卒从之。十七年，福建平，溥以年届七十，复申前请，上仍慰留。二十一年秋，诏许致仕，遣官护行驰驿如故事。比将归，诣阙谢，赐游西苑，内侍携酒果，所至坐饮三爵。临发，疏请清心省事，与民休息，言甚切，温旨报闻。赐御制诗及“適志东山”篆章，命讲官牛钮、陈廷敬传谕曰：“朕闻山东仕於朝者，彼此援引，造为议论，务有济於私，又居乡多扰害地方，朕审知其弊。

冯溥久居禁密，可教训子孙，务为安静。”太宗实录成，加太子太傅。三十年，卒，年八十三，谥文毅。

溥居京师，辟万柳堂，与诸名士觞咏其中。性爱才，闻贤能，辄大书姓名於座隅，备荐擢。一时士论归之。

王熙，字子雍，顺天宛平人。父崇简，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顺治三年，以顺天学政曹溶荐，补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尝疏请赐血卩明季殉难范景文、蔡懋德等二十八人，又议帝王庙罢宋臣潘美、张浚从祀，北岳移祀浑源，皆用其议。十八年，引疾解职。康熙十七年，卒，谥文贞。

熙，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右春坊谕德。召直南苑。译大学衍义，充日讲官，进讲称旨。累擢弘文院学士。时崇简方任国史院学士，上曰：“父子同官，古今所罕。以尔诚恪，特加此恩。”十五年，擢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考满，加尚书衔。时崇简为尚书，父子复同官。十八年正月，上大渐，召熙至养心殿撰遗诏，熙伏地饮泣，笔不能下，上谕勉抑哀痛，即御榻前先草第一条以进。寻奏移乾清门撰拟，进呈者三，皆报可。是夕上崩，圣祖嗣位，熙改兼弘文院学士。

康熙五年，迁左都御史。时三籓拥兵逾制，吴三桂尤崛强，擅署官吏，浸骄蹇，萌异志。子应熊，以尚主居京师，多聚奸人，散金钱，交通四方。熙首疏请裁兵减饷，略言：“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籓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馀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臣以为滇、黔已平，绿旗额兵亟宜汰减，即籓下馀丁，亦宜散遣屯种，则势分而饷亦裕。”复疏言：“闽、广、江西、湖广等省官吏，挟赀贸易，与民争利。或指称籓下，依势横行。宜饬严禁。”

又言：“近例招民百家送至盛京，得授知县。不肖奸人，借资为市，贻害地方，宜改给散秩。现任官吏捐输银米，博取议叙，名出私橐，实取诸民，宜一切报罢。”

上俱从之。

七年夏，旱，金星昼见，诏求直言。熙疏言：“世祖章皇帝精勤图治，诸曹政务，皆经详定。数年来有因言官条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题请更张者，有会议兴革者，则例繁多，官吏奉行，任意轻重。请敕部院诸司详察现行事例，有因变法而滋弊者，悉遵旧制更正。其有从新例便者，亦条晰不得不然之故，裁定画一。”上命各部院条议，遵旧制，删繁例，凡数十事。迁工部尚书。

十二年，调兵部。是年冬，三桂反，京师闻变，都城内外一夕火四起，皆应熊党为之也。明年三月，用熙言诛应熊。寻命熙专管密本。汉臣与闻军机自熙始。十七年，以父忧去。二十一年，即家拜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时三籓既平，熙以和平宽大，宣上德意，与民休息。造次奏对，直陈无隐，上每倾听。太祖实录成，加太子太傅。三十一年，以疾累疏乞休，温旨慰留。四十年，诏许致仕，晋少傅。

明年上元节，赐宴其家，遣官赍手敕存问。四十二年，卒，上命皇长子直郡王允禔、大学士马齐临丧，行拜奠礼，举哀酹酒，恩礼有加，谥文靖。

熙持大体，有远虑。平定三籓后，开方略馆。一日，上谕阁臣：“当三桂反时，汉官有言不必发兵，七旬有苗格者。”又其时汉官多移妻子回家，顾学士韩菼曰：“汝为朕载之！”菼退而皇恐。熙乃昌言阁中曰：“‘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象枢语。

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如其言，岂非误国？移家偶然耳，日久何从分别，其移者岂非背主？汉官负此两大罪，何颜立朝？”翌日入见，执奏如阁中语，上许之。

熙子克善、克勤，皆世祖命名。克善能文，熙不令与试，遇乡、会典试，熙辄注假，以圣祖方恶汉人师生之习，故尤慎之。二十七年，典会试，盖特命也。雍正中。入祀贤良祠。

弟燕，字子喜，以父廕，任户部郎中。出为镇江知府，擢江苏按察使，治狱称平。迁湖广布政使，巡抚贵州，建学设官，减赋税，教养兼施，善拊循苗人，颁条教，饬州县无纵奸人诡索土司。抚黔三年，移疾归，卒。

吴正治，字当世，湖北江夏人。顺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院编修。丁母忧，服阕，起故官。迁右庶子。十五年，特简翰林官十五人外用，正治与焉，得江西南昌道。迁陕西按察使。所至以清廉执法著称。十七年，内擢工部侍郎，调刑部。平亭疑狱，释江南逋赋无辜诸生二百馀人。疏论奉行赦款宜速，丈量田地宜停，禁状外指扳，严妇女私嫁，皆著为令。

康熙八年，以父忧去。起兵部督捕侍郎，充经筵讲官。十二年，迁左都御史。

疏言：“缉逃事例，首严窝隐。一有容留，虽亲如父子，即坐以罪，使小民父子视若仇雠。伏读律有亲属容隐之条，惟叛逆者不用此律。逃人乃旗下家人之事，与叛逆轻重相悬。请自今有父子窝逃，被人举发者，逃犯治罪，免坐窝隐。若容留逾旬，父子首报者，逃犯依自首例减罪。则首报者多，逃人易获。朝廷之法与天性之恩，两不相悖矣。”又言：“今岁雨泽愆期，方事祈祷。近因直隶多盗，廷议於玉田、灤州、霸州、雄县增设驻防旗兵，构建营房，劳民动众，应暂停止。俟农隙时酌行。”

疏入，下部议，俱如所请。先是睿亲王多尔衮当国，严旗下逃人之禁，鰲拜继之，禁益严。株连穷治，天下嚣然，而圈地建营房，凡涉旗务，汉大臣莫敢置喙。自正治疏出，逃人禁稍宽，营房亦罢建，世多以是称之。

寻迁工部尚书，调礼部。十八年，自陈乞休，诏嘉其端勤诚慎，慰留之。二十年，拜武英殿大学士。时修太祖实录、圣训、会典、方略、一统志，俱充总裁官，加太子太傅。

正治守成法，识大体。一日，圣祖阅朝审册，有以刃刺人股致死而抵法者，上曰：“刺股伤非致命，此可宽也。”正治对曰：“当念死者之无辜。”他日，又阅册，有囚当死，上问此囚尚可活否，众皆以情实对。正治曰：“皇上好生之德，臣等敢不奉行。”退而细勘，得可矜状，遂从末减。二十六年，复疏乞休，诏许原官致仕。三十年，卒，谥文僖。

黄机，字次辰，浙江钱塘人。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弘文院编修。世祖幸内院，询机里籍官职，命与侍讲法若真、修撰吕宫、编修程芳朝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上览毕，赐茶。授左中允，寻迁弘文院侍读。

十二年，机疏言：“自古仁圣之君，必祖述前谟，以昭一代文明之治。今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乞敕诸臣校定所载嘉言嘉行，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诸书，辑成治典，颁行天下。尤原万几之暇，朝夕省览。法开创之维艰，知守成之不易，何以用人而收群策之效？何以纳谏而宏虚受之风？何以理财而裕酌盈剂虚之方？何以详刑而无失出失入之患？力行身体，则动有成模，绍美无极。”上俞之，诏辑太祖、太宗圣训，以机充纂修官。累迁国史院侍读学士，擢礼部侍郎。

康熙六年，进尚书。疏言：“民穷之由有四：杂捐私派，棍徒哧诈，官贪而兵横。请严察督抚，举劾当否，以息贪风、甦民命。各省籓王、将军、提、镇有不法害民之事，许督抚纠劾。请饬破除情私，毋更因循，贻误地方。”七年，调户部，再调吏部。机以疏通铨法、议降补官对品除用，为御史季振宜所劾。既而给事中王曰温劾故庶吉士王彦即机子黄彦博，欺妄，应罢黜。机以彦与彦博姓名不同，且彦博死已久，疏辨，得免议。寻以迁葬乞假归，而论者犹不已。

十八年，特召还朝，以吏部尚书衔管刑部事。御史张志栋言机老成忠厚，然衰迈，恐误部事，应令罢归。上以志栋言过当，命机供职如故。明年，授吏部尚书。

以年老请告，诏慰留。二十一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逾年，复乞休，许以原官致仕，遣官护行驰驿如故事。二十五年，卒，谥文僖。

宋德宜，字右之，江南长洲人。父学硃，明御史，巡按山东，死於难。德宜年十七，伏阙请恤，与兄德宸、弟德宏并著文誉。顺治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严立条教，六馆师生咸敬惮之。圣祖亲政，释奠太学，御彝伦堂，命德宜东乡坐，讲周易乾卦辞，称旨。迁翰林院侍读学士，擢内阁学士。

德宜风度端重，每奏事，辄当上意。康熙十一年，扈跸塞外，上从容询及江南逋赋之由，德宜极言苏、松赋役独重，民力凋敝，上为动容。诏明年蠲苏、松四府钱粮之半。迁户部侍郎，发龙江关大使李九官餽遗，上嘉其不私，褫九官职。寻调吏部。

十五年，擢左都御史。时陕、甘、闽、粤渐已底定，惟吴三桂未平。德宜疏言：“三桂所恃，不过枪砲，枪砲专藉硝黄。硝黄产自河南、山西，必奸民图利私贩，请饬严禁。”上以督、抚、提、镇稽察不严，下兵、刑二部严定处分。德宜又疏言：“频年发帑行师，度支不继。皇上允廷臣之请，开例捐输。三年所入，二百万有馀。

捐纳最多者，莫如知县，至五百馀人。始因缺多易得，踊跃争趋。今见非数年不得选授，徘徊观望。请敕部限期停止，慎重名器。”又疏言：“沿海居民，以渔为生。

佐赋税，备灾荒，而利用通商，又立市舶之制。本朝以海氛未靖，立禁甚严。近者日就荡平，宜及此时招携抚恤。沿海居民，以捕鱼为业。商人通贩海岛，皆许其造船出海，官给印票，仿旧例输税。人口商货，往来出入，咸稽核之。”事并下所司议行。

十七年，疏言：“自三桂煽乱，各路统兵大将军以下，亦有玩寇殃民，营私自便。或越省购买妇女，甚者掠夺民间财物，稍不如意，即指为叛逆。今当剋期灭贼，尤恐借端需索。请严饬。”上下王大臣申禁。山东提督柯永蓁纵兵鼓讠喿，德宜劾奏，上命逮治。

孝昭皇后崩，德宜上疏请秉礼节哀，并言；“宵旰忧勤，天颜清减。昔唐太宗锐意勤学，刘洎谏以多记损心。宋儒程颐亦曰：‘帝王之学，与儒生不同。’伏原绎篇章，略方名象数之繁，择其有关政治、裨益身心者而讨论之。稍节耳目之劳，用葆中和之德。”上嘉纳焉。迁刑部尚书，调兵部。

四川初定，大军糗粮皆运自陕西，出栈道，颠踣相望，陕西民大困。工部侍郎赵璟、金鼐疏上陈，德宜因言：“大军下云、贵，需饷孔亟。秦、蜀互相推诿，皆由总督分设。川、陕设一总督，则痛痒相关，随地调发，可以酌剂均平。”诏如议行。靖逆将军张勇以甘肃防边事重，请缓裁前此添设官兵，部臣议如所请，德宜独谓：“当日河东有兵事，添设官兵，事平应即裁汰。将军标下前以步兵二千名改为马兵，今宜复原，定经制马六步四。惟以防边添设之兵，无可议裁。”上遣尚书折尔肯往会勇等阅核，留河州、宁夏添设兵，馀仍复原定经制，如德宜议。迨三籓平，军中俘获妇女，并籍旗下。德宜言宜听收赎，所释甚众。

调吏部。左都御史魏象枢、副都御史科尔昆等劾德宜会推江西按察使事失当，德宜疏辨，部议降五级。上以会推原令各出所见，免德宜处分。二十三年，拜文华殿大学士。重修太宗实录成，加太子太傅。

德宜严毅木讷，然议国家大事，侃侃独摅所见。居官廉谨，未仕时有宅一区，薄田数顷；既贵，无所增益，门巷萧然。二十六年，卒，谥文恪。

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疏劾湖广总督郭琇、提督林本植、巡抚金玺、总兵雷如等办理苗疆剿抚失宜，鞫实，琇等降革有差。终兵部侍郎。

伊桑阿，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九年进士，授礼部主事。累擢内阁学士。康熙十四年，迁礼部侍郎，擢工部尚书，调户部。时吴三桂踞湖南，廷议创舟师，自岳州入洞庭，断贼饷道，命伊桑阿赴江南督治战舰。明年，复命偕刑部侍郎禅塔海诣茶陵督治战舰。

二十一年，黄河决，命往江南勘视河工，以布政使崔维雅随往，维雅条上治河法，与靳辅议不合。伊桑阿因请召辅面询，上以维雅所奏无可行，寝之。寻疏陈黄河两岸堤工修筑不如式，夺辅职，戴罪督修。复命筹海运，疏言：“黄河运道，非独输輓天庾，即商贾百货，赖以通行，国家在所必治。若海运，先需造船，所费不赀；且胶、莱诸河久淤，开濬匪易。”上是之。是年冬，俄罗斯犯边，命往宁古塔造船备徵调。再调吏部。

二十三年夏，旱，偕王熙等清刑狱。其秋，扈跸南巡，命阅视海口。疏言车路、串场诸河及白驹、草堰、丁溪诸口，宜饬河臣疏濬，引流入海。历兵、礼二部尚书。

二十七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充三朝国史总裁。三十六年，上亲征噶尔丹，命往宁夏安设驿站，事平，与大学士阿兰泰充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

居政府十五年，尤留意刑狱，每侍直勾本，上有所问，辄能举其词，同列服其精详。上尝御批本房，伊桑阿与大学士王熙、吴琠及学士韩菼等以折本请旨，上曰：“人命至重，今当勾决，尤宜详慎。尔等苟有所见，当尽言。”伊桑阿乃举可矜疑者十馀人，皆得缓死，上徐曰：“此等所犯皆当死，犹曲求其可生之路，不忍轻毙一人。因念淮、扬百姓频被水害，死者不知凡几。河患不除，朕不能暂释於怀也！”

伊桑阿陈灾民困苦状，上曰：“百姓既被水害，必至流离转徙。田多不耕，赋安从出？今当预免明年田赋，俾灾黎於水退时思归故乡，粗安生业。”伊桑阿等皆顿首，遂下诏免淮、扬明年田赋。

三十七年，以年老乞休。上谕阿兰泰曰：“伊桑阿厚重老成，宣力年久。尔二人自任阁事，推诚布公，不惟朕知之，天下无不知者。伊桑阿虽年老求罢，朕不忍令去也。”四十一年，复以病告，诏许原官致仕。逾年卒，谥文端。乾隆中，入祀贤良祠。

子伊都立，自举人任内务府员外郎，历刑部侍郎，巡抚山西。坐事夺职。雍正七年，命赴大将军傅尔丹军治粮饷，授额外侍郎。十三年，以侵蚀军粮事觉，褫职下狱，论大辟。乾隆七年，赦释。

阿兰泰，富察氏，满洲镶蓝旗人。性敏慎。初授兵部笔帖式。康熙初，累迁职方郎中。三籓事起，专司军机文檄。议政王大臣以勤劳详慎疏荐，得旨以三品卿用。

二十年，擢光禄寺卿，迁内阁学士，充平定三逆方略副总裁，兼充明史总裁。二十二年，迁兵部侍郎，兼管佐领。擢左都御史。上阅方略，以叙事多舛错，谕阁臣曰：“平逆始末，阿兰泰知之甚详，可与酌改，务期纪载得实。”迁工部尚书。累调吏部。二十八年，上以雨泽愆期，命偕尚书徐元文虑囚，奏减罪可矜疑者四十五人。

是年拜武英殿大学士。陕西饥，命阿兰泰与河督靳辅议运江、淮粮米自黄河溯西安，以备积储。

三十四年，上出古北口巡历塞外，命留京综阅章奏。明年，上亲征噶尔丹，阿兰泰仍留京，与尚书马齐、佛伦宿卫禁城。其秋，随驾出归化城，驻跸黄河西界，经画军务。以扈从劳，赐内厮马。厄鲁特台吉丹济拉来降，上驻跸翰特穆尔岭，召入见，阿兰泰及郎中阿尔法引之入御幄，上屏左右，令阿兰泰等出，独与丹济拉语良久。及退，召阿兰泰谕曰：“尔偕降人入，以防不测，意甚善。朕令尔出，欲推诚示不疑耳。”

三十七年，与伊桑阿俱以年老善忘奏解阁务，上曰：“大学士重任，必平坦雍和、任事谨慎者方为称职。至於记事，可令学士任之。”明年，卒。方病剧，上欲临视，遣皇子先往，而阿兰泰已卒。上为辍朝一日，遣皇子及内大臣奠醊，赠太子太保，加赠少保，谥文清。

阿兰泰操行清谨，处政府远权势，人莫敢干以私，以是为上所重。后上与大学士论内阁旧臣，称阿兰泰能强记，且善治事云。

子富宁安，初袭其从祖尼哈纳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自侍卫历官正黄旗汉军都统，改授左都御史，迁吏部尚书。富宁安内行修笃，事亲至孝，圣祖亟称之，又尝谕廷臣曰：“富宁安自武员擢用，人皆称其操守，是以授为吏部尚书。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当於初为笔帖式时，即念日后擢用，可为国家大臣，自立品行也。”

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命富宁安赴西宁视师，许以便宜调遣。贼旋遁，诏缓进兵，回驻肃州，经理粮马。五十六年，授靖逆将军，驻军巴里坤，与将军傅尔丹等分路规贼。旋率兵袭击厄鲁特边境，进屯乌鲁木齐，屡败贼。五十九年，进兵乌兰乌苏，遣侍卫哲尔德等分道袭击，斩获甚众；别遣散秩大臣阿喇纳等谕降辟展回人，进击吐鲁番，降其酋长，获驼马无算。时策妄阿喇布坦挟所属吐鲁番回人偕徙，中道多遁归，命富宁安收抚其众。未几，贼复来犯，遣将援剿，自率兵进驻伊勒布尔和硕，调遣策应。会阿喇纳连败贼，窜走，乃还驻巴里坤。六十一年，疏言：“嘉峪关外、布隆吉尔之西，为古瓜、沙、燉煌地。昔吐鲁番建城屯种，遗址犹存，若驻兵屯牧，设总兵官一人统之，可扼党色尔腾之路。”又请专遣大臣领屯田粮储及牧驼运粮事，上可其奏。

世宗即位，授武英殿大学士，管军务如故。雍正四年，还朝，赐御用冠服、双眼花翎、黄辔鞍马，并谕王大臣：“富宁安端方廉洁，年来领兵将军声名无出其右者。”授世袭侯爵。寻进一等侯，加太子太傅，署西安将军。六年，坐事夺爵，仍留大学士任。是年卒於西安，谥文恭，与父阿兰泰同祀贤良祠。

徐元文，字公肃，江西昆山人。初冒姓陆，通籍后复姓。少沉潜好学，与兄乾学、弟秉义有声於时，称为“三徐”。

元文举顺治十六年进士第一，世祖召见乾清门，还启皇太后曰：“今岁得一佳状元。”赐冠带、蟒服，授翰林院修撰。从幸南苑，赐乘御马。尝奉命撰孚斋说，孚斋，世祖读书所也，上览之称善，命刊行。康熙初，江南逋赋狱起，元文名丽籍中，坐谪銮仪卫经历，事白，复原官。丁父忧，居丧行古礼。起补国史院修撰，累迁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

元文閒雅方重，音吐宏暢，进讲辄称旨。元文疏请“敕直省学臣间岁一举优生，乡试仍复副榜额，俱送监肄业”。并著为令。复请永停纳粟，章下所司。居国学四年，端士习，正文体，条教大饬。其后上语阁臣：“徐元文为祭酒，规条严肃。满洲子弟不率教者，辄加挞责，咸敬惮之，后人不能及也。”十三年，迁内阁学士，改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

先是熊赐履在讲筵，累称说孔、孟、程、硃之道，上欲博览前代得失之由，命词臣以通鉴与四书参讲。元文因取硃子纲目，择其事之系主德、裨治道者，采取先儒之说，参以臆断，演绎发挥，按期进讲。寻以母忧归。十八年，特召监修明史，疏请徵求遗书，荐李清、黄宗羲、曹溶、汪懋麟、黄虞稷、姜宸英、万言等，徵入史馆，不至者，录所著书以上。寻补内阁学士。时有议遣大臣巡方者，元文言於阁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台长约束，故偾事者鲜。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谁能禁之？”因入告，事得寝。

明年，擢左都御史。会师下云南，吴三桂之徒多率众归附，耗饷不赀。元文疏言：“三桂遗孽，旦夕伏诛。凡胁从之众，恩许自新。若仍留本土，既非永久之规；移调他方，亦多迁徙之费。统以别将，则猜疑未化，终涉危嫌；摄之归旗，则放恣既久，猝难约束。请以武职及入伍者，与绿旗一体录用。馀俱分遣为民，以裕饷需。

至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旧隶将弁，尤宜解散，勿仍籓旗名目。”又请“革三籓虐政，在粤者五：曰盐埠，曰渡税，曰总店，曰市舶，曰鱼课；在闽者四：曰盐税，曰报船，曰冒扰驿夫，曰牙行渡税；在滇者四：曰勋庄，曰圈田，曰矿厂，曰冗兵。”

疏入，俱下所司议行。

初，御史刘安国请察隐占田亩，州县利有升叙，多捏报累民。元文力言其弊，谓名为加税，实耗粮户。请饬督抚检举，复条列近时督抚四弊。时部例捐纳官到任三年后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罢之。既，复令捐银者免其具题，又生员得捐纳岁贡。元文言捐纳事例，系一时权宜，请於收复滇南之日，降诏停止，言甚剀切。

云南平，告庙肆赦，廷臣多称颂功德。元文独言：“圣人作易，於泰、丰、既济诸卦，垂戒尤切。景运方新，原皇上倍切咨儆。兼谕大小臣工，洗心涤虑，毗赞大业。勿狃目前之浅图，务培国家之元气。振纪纲以崇大体，核名实以课吏材，崇清议以定国是，厉廉耻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图治本，抑营竞以儆官邪，敦节俭以厚风俗，正名分以绝奸萌，并当今急务。”上俞之。

时方严窝逃之禁，杭州将军马哈达以民间多匿逃人，请自句摄，勿移有司。元文曰：“是重扰民也。无已，当令督抚会同将军行之。”京师奸人，多掠平民卖旗下，官吏豫印空契给之，屡发觉，元文疏请禁止。又八旗家人投水、自经，报部者岁及千人，疏请严定处分。上俱从之。京察计典罢官者，谋入赀捐复，元文力持不可，遂罢议。先后疏劾福建总督姚启圣纵恣谲诈，杭州副都统高国相纵兵虐民，两淮巡盐御史堪泰徇庇贪官，御史萧鸣凤居丧蔑礼，俱谳鞫得实，惟启圣辨释。二十二年，以会推湖北按察使，坐所举不实，镌三秩调用。寻命专领史局。二十七年，复代其兄乾学为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户部。二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掌翰林院事。

上南巡，幸苏州，以江南浮粮太重，有旨询户部。元文考宋、元以来旧额官田、民田始末及前明历代诏书以闻。元文在内阁，上复谕及之，元文顿首曰：“圣明及此，三吴之福也。”因下九卿议，有力尼之者，事遂寝。

元文兄乾学，豪放，颇招权利，坐论罢；而元文谨礼法，门庭肃然。二十九年，两江总督傅拉塔劾乾学子侄交结巡抚洪之杰，招权竞利，词连元文，上置不问，予元文休致回籍。舟过临清，关吏大索，仅图书数千卷，光禄馔金三百而已。家居一年卒。乾学自有传。

弟秉义，字彦和，举康熙十二年进士第三，授编修，迁右中允。乞假归。乾学卒，召补原官。累迁吏部侍郎。命偕刑部侍郎绥色克如陕西，谳粮盐道黄明受贿，拟罪失当，左迁詹事。擢内阅学士，乞归。上南巡，赐御书“恭谨老成”榜额。五十年，卒。

论曰：康熙初叶，主少国疑，满、汉未协，四辅臣之专恣，三籓之变乱，台湾海寇之趒荡，措置偶乖，皆足以动摇国本。霨、廷铨、立德、溥当多事之日，百计匡襄；熙预顾命，参军谋；正治等入阁，值事定后，从容密勿，随事纳忠；伊桑阿、阿兰泰推诚布公，受知尤深。康熙之政，视成、宣、文、景驾而上之，诸臣与有功焉。

## 列传三十八

○图海李之芳

图海，字麟洲，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穆哈达，世居绥芬。图海自笔帖式历国史院侍读。世祖尝幸南苑，负宝从，顾其举止，以为非常人。擢内秘书院学士，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迁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顺治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摄刑部尚书事。与大学士巴哈纳等同订律例。侍卫阿拉那与公额尔克戴青两家奴斗於市，谳失实，坐欺罔，免死，削职。世祖崩，遗命起用。圣祖即位，授正黄旗满洲都统。

李自成馀众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亨啸聚郧、襄间。康熙二年，命图海为定西将军，副靖西将军都统穆里玛，将禁旅，会湖广、四川诸军讨之，屡破贼。未几，郝摇旗为副都统杜敏所擒，刘体纯亦破灭，惟李来亨据茅麓山，恃险负固，图海围之，绝其外援。来亨穷蹙，自焚死，其下以众降。执斩明新乐王及所署置官属，俘三千馀以还。六年，复为弘文院大学士，进一等阿达哈哈番。顷之，以兼都统乞解机务，不许。九年，改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请老。七月，吴三桂继之，实探朝旨。廷议移籓状，莫洛、米思翰、明珠等皆主如所请，惟图海持不可。上意决，遂黜图海议。三桂既反，命摄户部，理饷运。

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劫其父阿布柰以叛。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副之，讨布尔尼。时禁旅多调发，图海请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於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战於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别以三千人来拒。既战，伏发，土默特兵挫。

图海分兵迎击，敌以四百骑继进，力战，覆其众。布尔尼乃悉众出，用火攻，图海令严阵待，连击大破之，招抚人户一千三百馀。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驸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平。师还，圣祖御南苑大红门，行郊劳礼。叙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陕西提督王辅臣以平凉叛应三桂，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督诸军攻之，久未下。

三桂遣王屏籓、吴之茂等犯秦、陇，欲与平凉合。十五年，以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八旗每佐领出护军二名，率以往。临发，上御太和殿赐敕印，命诸军咸听节制。既至，明赏罚，申约束。诸将请乘势攻城，图海宣言曰：“仁义之师，先招抚，后攻伐。今奉天威讨叛竖，无虑不克。顾城中生灵数十万，覆巢之下，杀戮必多。当体圣主好生之德，俟其向化。”城中闻者，莫不感泣，思自拔。五月，夺虎山墩，虎山墩者，在平凉城北，高数十仞，贼守以精兵，通饷道。图海曰：“此平凉咽喉也。”

率兵仰攻，贼万馀列火器以拒师。图海令兵更迭进，自巳至午，战益力，遂夺而据之，发大砲攻城，城人汹惧。图海用幕客周昌策，招辅臣降。

昌，字培公，荆门诸生。好奇计。佐振武将军吴丹有劳，以七品官录用。图海次潼关，以策干之，客诸幕。辅臣所署置总兵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皆昌乡人，屡劝辅臣反正，以蜡丸告昌，昌白图海。图海即令昌入城谕降，辅臣遣其将从昌出谒，图海闻上，上许之。乃假昌参议道，赉诏往抚。辅臣使荣遇上军民册，子继贞缴三桂所授敕印，顾犹观望，复命昌偕兄子保定谕之，乃薙发降。因令吴丹入城抚定。

吴之茂闻平凉下，自秦州遁，遣将军佛尼勒败之於牡丹园，又败之於西和县北山。将军穆占进攻王屏籓於乐门，败贼於红崖，复礼县。辅臣所署置巡抚陈彭，总兵周养民、王好问等相继降。秦地略定。叙功，进三等公，世袭。

图海疏请遣兵赴湖广，会征三桂，上命图海亲率精锐以行。图海疏陈陕西初定、反侧未安状，乃授穆占征南将军，率满洲兵及平凉降卒往，图海仍留镇。时平凉、庆阳虽下，汉中、兴安犹为贼据。图海奏调绿旗兵，期明年正月檄提督孙思克赴秦州，赵良栋赴凤翔，与张勇、王进宝会师进取，勇等谓须俟夏秋。上虑克汉中、兴安转饷难，令守诸要隘，分兵赴荆州攻三桂。十六年，图海招抚韩城等县伪官，又遣兵逼礼县、益门，先后败贼五盘山、乔家山、塘坊庙、芭蕉园、沙窝诸处，复塔什堡。十七年，复疏请分兵下汉中、兴安，上密谕止之。将军佛尼勒等又败贼牛头山香泉，四川总督周有德亦败贼秦岭，复潼关堡五寨。庆阳贼袁本秀受三桂劄，谋乱。图海发庆阳、宜君、延安三营兵，会王进宝讨平之，斩本秀卫远沟。顷之，入觐。十八年，还镇。

湖南、广西平。上命亟攻宝鸡，规取汉中、兴安，定四川。图海乃厉师攻益门镇，破之。会贼毁偏桥，兵不得进，状闻，诏严责。乃决策期分四路：图海亲率将军佛尼勒等趋兴安，总兵官程福亮为后援，屯旧县关；将军毕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等自略阳进，总兵官硃衣客为后援，驻西河；将军王进宝、总兵官费雅达自栈道进，总兵官高孟为后援，驻宝鸡；提督赵良栋自徽县进。十月，师次镇安，分兵为二队，进败三桂将王遇隆，渡乾玉河，夺梁河关。三桂将韩晋卿遁。进宝亦复汉中。良栋复徽县、略阳。毕力克图复成县，又复阶州，遣参将康调元复文县。於是平利、紫阳、石泉、汉阴、洵阳、白河、竹山、竹溪、上津诸县皆下。兴安既克，图海统大军之半屯凤翔，寻移汉中，护诸军饷。会降将谭洪复叛，陕西总督哈占溯江讨之，诏图海遥为声援。

二十年，以疾徵还。卒，谥文襄。太宗实录成，赠少保兼太子太傅。雍正初，追赠一等忠达公，配享太庙。子诺敏，袭爵，历刑、礼二部尚书，正黄旗蒙古都统。

诺敏子马尔赛，自有传。

周昌初入城，自陈父明季死流寇，母孙剜目破面触棺死，原捐躯表母烈。及辅臣降，图海以闻。上命旌其母，遣官致祭，授昌布政使参政。昌复参蔡毓荣军事，事平，授山东登莱道，摄布政使，以与总兵互讦罢。昌既罢，犹喜言兵。噶尔丹扰边，数上书当事陈利害。后卒於家。

李之芳，字鄴园，山东武定人。顺治四年进士，授金华府推官。卓异，擢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授广西道御史。疏请革钱粮陋规，禁州县官迎送。十七年，巡按山西。圣祖即位，裁巡按，召回。康熙元年，乞假归。二年，复授湖广道御史。五年，巡视浙江盐政。入掌河南道事。

大学士班布尔善坐鰲拜党诛，之芳疏言：“昔大学士俱内直，诸司章奏，即日票拟。自鰲拜辅政，大学士皆不入直，疏奏俱至次日看详。请复旧制，杜任意更改之弊。”又疏言：“世祖时赏罚出至公，督抚不敢恣睢无忌。十八年以后，督抚率多夤缘而得，有恃无恐。勒索属员，扰害百姓。夫直省亿万之众，皆世祖留遗之群黎，我皇上爱养之赤子，何堪此辈朘削？自与受同罪之法严，与者不承，则言者即涉虚，非特不敢纠督抚，且不敢纠司道守令。有贪之利，无贪之害，又何惮而不怙恶自恣？今皇上亲政，乞亲裁，罢黜溺职督抚，以肃吏治。”疏下部，寻甄别各省督抚，黜其尤者数人。进秩视四品，擢左副都御史。之芳数上封事，请严巡盐考绩，慎外官罚俸，皆关治体。迁吏部侍郎。

十二年，以兵部侍郎总督浙江军务。会吴三桂反，十三年，奏请复标兵原额，督习枪砲。疏甫上，耿精忠亦叛，遣其将曾养性、白显忠、马九玉数道闚浙，浙大震。之芳檄诸将扼仙霞关，调总兵李荣率副将王廷梅、牟大寅、陈世凯、鲍虎等分道御寇。时上命都统赖塔率师入浙，五月，偕赖塔率满洲兵千、绿旗兵二千、乡勇五百，进驻衢州。众皆谓会城重地，不宜轻委。之芳曰：“不然。衢踞上游，无衢，是无浙也。今日之事，义无反顾。”显忠自常山陷开化、寿昌、淳安，养性自处州犯义乌、浦江、东阳、汤溪，沿河阻饷道。温州镇总兵祖弘勋叛，召寇陷平阳，再进陷黄岩，集悍卒数万窥衢州。

七月，之芳与赖塔阅兵水亭门，率总兵官李荣、副都统瑚图等薄贼垒，军坑西。

之芳手执刀督阵，或请少避，之芳曰：“三军司命在吾，退即为贼乘。今日胜败，即吾死生矣！”守备程龙怯战，斩以徇。麾众越壕拔栅，败之。遣陈世凯乘胜复义乌、汤溪，鲍虎复寿昌、淳安，牟大寅破常山，王廷梅败贼於金华石梁、大沟源，李荣亦复东阳，复败贼於金华寿溪，馘贼将，毁寨十八。参将洪起元复嵊县。诏嘉之芳调度有方。

十月，贼将桑明等五万众由常山逼衢州西沟溪，倚山为营，觊联南路贼巢。之芳与赖塔议，出不意，遣廷梅与参领禅布夜趋沟溪，分队进攻，又大破之，贼弃营遁。

十四年，康亲王杰书破曾养性金华，复处州；贝子傅拉塔亦复黄岩，进围温州。

惟九玉踞江山、常山、开化，连寨数十，与之芳相持。五月，乘大雨河溢，由南塘捣贼前岭，阵斩七百馀级。十五年，遣将自遂安连破贼寨，遂复开化。

会郑锦入漳、泉，耿继祚方攻建昌溃营遁。上知闽中有变，命王撤温州之围取福建，之芳乃建议直捣仙霞关，曰：“进取之路，不在温、处而在衢。虽九玉死守河西难猝破，然其南江山，西则常山，皆间道可袭。我兵一进，使彼首尾受敌，即河西之垒不能独完。”王至衢州，从之芳议。遂进兵大溪滩，复江山，九玉走，欲别取道夺仙霞。诸将受之芳密檄，急据关夹击，其将金应虎等穷蹙降。

王师下福建，临行，之芳启曰：“王但饬诸军勿虏掠，即长驱入，兵可不血刃也。”未几精忠降，温、处贼皆溃散。精忠所署置总兵马鹏、汪文生、陈山，将军程凤等犹踞玉山、铅山、弋阳、德兴，之芳请会剿。时吴三桂兵寇吉安、袁州，江西兵不能东，乃独遣兵复玉山，文生遁；自白沙关趋德兴，擒鹏；遣游击郭守金等复铅山、兴安、弋阳、贵溪诸县。上嘉之芳剿贼邻省有功，加兵部尚书衔。

十六年，遣参将蒋懋勋等败贼玉山椒岩，山降。先是文生、凤皆乞降，而凤病死，其妻王玉贞籍所属六万八千馀人就抚，而精忠将林尔瞻犹拥众石垅。之芳令懋勋等扼要隘，自以数十骑入寨，往抚慰之，尔瞻乃降。十七年，击贼子午口，克八仙、老鼠诸洞，贼寨悉平。郑锦寇濒海，遣将严守御，败之於庙岭湖，又败之於温州。锦将詹天枢诣世凯降。十八年，檄定海总兵牟大寅斩锦将童耀等孝顺洋，夺获船只、器械以还。

之芳练世故，沉几善谋。康亲王师将行，问之芳：“所策固万全乎？”之芳曰：“军已发，犹豫则士气沮。”乃诣王曰：“虏在吾目中久，明日捷书至矣！”前军捷书果至，杰书大喜，以为神。在杭州，与将军图喇约为兄弟。精忠既叛，语图喇勿纵兵暴民。有满兵犯法，之芳缚诣图喇，以军法治之，一军肃然。浙乱平，疏请蠲被兵州县额赋，安辑流亡，甚有威惠。所拔偏裨，皆累功至方镇，而之芳以督臣不叙。久之，追论大溪滩破贼功，授拖沙喇哈番，准袭一次。

入为兵部尚书，调吏部。二十六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大学士明珠，谓内阁票拟，皆听明珠指挥，上既罢明珠，并命之芳休致。三十三年，卒於家，谥文襄。

之芳既卒，圣祖思其功，尝谕群臣曰：“人能效命，即为勇士。耿精忠叛，时之芳为总督，虽不谙骑射，执刀立船首，率众突前破敌。彼时同出征者，还京皆称其勇。今承平久，善射，能约束士卒，尚不乏人。若屡经战阵者，甚难得也！”世宗命立贤良祠，谕曰：“德若汤斌、功若之芳者，祀之。”乾隆间，录勋臣后，命予恩骑尉，世袭。

论曰：图海始阻撤籓之议，及其鹰扬西土，绥靖秦陇，卒收底川之绩。川军入滇，遂竟全功。之芳力扼三衢，敌虽东略，终不能得志仙霞。下闽之功，与有劳焉。

虽曰遭时盘错，抑亦圣祖驭材之效哉？并践纶辅，易名曰襄。呜呼，伟矣！

## 列传三十九

甘文焜子国璧范承谟子时崇马雄镇傅弘烈甘文焜，字炳如，汉军正蓝旗人，其先自丰城徙沈阳。父应魁，从入关，官至石匣副将。

文焜善骑射，喜读书，尤慕古忠孝事。以官学生授兵部笔帖式，累迁礼部启心郎，屡奉使称旨。康熙初，授大理寺少卿，迁顺天府府尹。崇文门榷税不平，疏劾之。廷议令兼摄，文焜曰：“言之而居之，是利之也。”固辞。六年，授直隶巡抚，奏复巡历旧制。单车按部，適保定、真定所属诸县患水灾，疏请蠲岁赋。总督白秉真以赈费浩繁，请听官民输银米。文焜斥廉俸以助。议叙，加工部侍郎。

七年，迁云贵总督，驻贵阳。时吴三桂镇云南，欲藉边衅固兵权，诡报土番康东入寇，绐文焜移师，又阴嗾凯里诸苗乘其后。文焜策康东无能为，凯里近肘腋，不制将滋蔓，先督兵捣其巢，斩苗酋阿戎。既平，约云南会剿康东。三桂虑诈泄，谓康东已远遁，繇是益惮之。文焜巡历云、贵各府州皆遍。十年，遭母忧，上命在任守制。文焜又遣兵击杀臻剖苗酋阿福。疏乞归葬，许给假治丧。三桂请以云南巡抚兼督篆，令督标兵悉诣云南受节度，而以利啗之，冀为己用。

十二年，文焜还本官，適撤籓议起。三桂反，杀巡抚硃国治，遣其党偪贵阳。

文焜闻变，使族弟文炯赍奏入告，牒贵州提督李本深率兵扼盘江。本深已怀贰，先以书觇文焜意。文焜手书报之，期效张巡、南霁云誓死守，而本深不之顾。本标兵已受三桂饵，纷溃弗听调。文焜度贵阳不可守，令妾盛率妇女七人自经死，独携第四子国城赴镇远，思召湖北兵扼险隘，使贼不北出。十二月丙申朔，癸卯至镇远，守将江义已受伪命，拒弗纳。文焜渡河至吉祥寺，义遣兵围之。文焜望阙再拜，拔佩刀将自杀，国城大呼请先死，夺其刀以刎而还之，尸乃踣，血溅文焜衣。文焜曰：“是兒勇过我！”遂自杀，年四十有二。从者笔帖式和善雅图殉。

乱平，贵州巡抚杨雍建以文焜治绩及死事状上闻，予优恤。遣其长子宣化同知国均迎丧还京师，使内大臣佟国维迎奠卢沟桥，赠兵部尚书，谥忠果。建祠贵阳，上赐“劲节”二字颜其额。子七，国璧尤知名。

国璧，字东屏，以任子授陕州知州，改苏州同知，擢山西平阳、浙江宁波知府，名循吏。圣祖南巡，幸杭州，御书硃子诗及“永贞”额以赐。谕曰：“汝父尽节，朕未尝忘，此为汝母书也。”累迁云南巡抚。坐事罢。雍正间，起为正黄旗汉军都统。乾隆三年，授绥远城右翼副都统。复罢。十二年，卒。

范承谟，字觐公，汉军镶黄旗人，文程次子。顺治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弘文院编修。累迁秘书院学士。康熙七年，授浙江巡抚。时去开国未久，民流亡未复业，浙东宁波、金华等六府荒田尤多。总督赵廷臣请除赋额，上命承谟履勘。承谟遍历诸府，请免荒田及水冲田地赋凡三十一万五千五百馀亩。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四府被水，民饥，承谟出布政使库银八万，籴米湖广平粜，最贫者得附老弱例，肩盐给朝夕，全活甚众。并疏请“漕米改折，石银一两。明年麦熟，补徵白粮，以三年带徵。灾重者如例蠲免”。得旨允行。十年，以疾请解职，召还。总督刘兆麒、提督塞白理疏言浙民请留承谟一百五十馀牒，给事中姜希辙、柯耸，御史何元英等亦言：“承谟受事三载，爱民如子，不通请谒馈遗。劾罢贪墨，廉治巨猾，剔除加耗、陋规、私派诸弊。浙民爱戴，深於饥渴。”上命承谟留任。十一年，承谟复疏言湖、嘉两府白粮加耗，多寡不一，请每石加四斗五升为限；又奏蠲温、台二卫康熙九年以前逋赋及石门、平阳未完轻赍月粮：皆下户部议行。

十月，擢福建总督，疏辞未允，请入觐。十二年七月，至京师，入对。承谟疾未愈，命御医诊视，赐药饵。疾稍差，趣赴官，赐冠服、鞍马。福建总督初驻漳州，至是以将撤籓，命移驻福州。吴三桂反，承谟察精忠有异志，时方议裁兵，承谟疏请缓行。又报巡历边海，欲置身外郡，便徵调防御。事未行而精忠叛，阳言海寇至，约承谟计事。巡抚刘秉政附精忠，趣同行。承谟知有变，左右请擐甲从，承谟曰：“众寡不敌，备无益也。”遂往。精忠之徒露刃相胁，承谟挺身前，骂不绝口。精忠拘之土室，加以桎梏，绝粒十日，不得死。精忠遣秉政说降，承谟奋足蹴之仆，叱左右掖之出，曰：“贼就僇当不远，我先褫其魄！”为贼困逾二年，日冠赐冠，衣辞母时衣，遇朔望，奉时宪书一帙悬之，北乡再拜。所居室迫隘，号曰蒙谷。为诗文，以桴炭画壁上。

时有部曲张福建者，手刃夺门入，连斩数贼，力竭死。蒙古人嘛尼为伪散骑郎，精忠遣守承谟，感承谟忠义，谋令出走。事泄，精忠将磔之，大言曰：“吾宁与忠臣同死，不原与逆贼同生！”

十五年，师克仙霞关，精忠将降，冀饰词免死，惧承谟暴其罪。九月己酉朔，甲子夜半，精忠遣党偪承谟就缢。幕客嵇永仁、王龙光、沈天成，从弟承谱，下至隶卒，同死者五十三人。语互详忠义传。旧役王道隆奉遣他出，还至延平，闻变，自刎死。贼焚承谟尸，弃之野，泰宁骑兵许鼎夜负遗骸藏之。十六年，丧还京师。

上遣内大臣侍卫迎奠，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谥忠贞，御书碑文赐其家。十九年，精忠伏诛。赴市曹日，承谟子时崇脔其肉祭墓。福建民请建祠祀之，御书“忠贞炳日”扁於楣。承谟所为画壁集，上亲制序。

时崇，字自牧。以难廕出知辽阳州，迁直隶顺德知府，有惠政。累迁福建按察使。陛辞日，上顾谓群臣曰：“此开国名臣孙，殉难忠臣子也！”四十七年，擢广东巡抚，兼盐政。越二年，擢福建浙江总督。五十四年，入为左都御史。明年，授兵部尚书。命出塞筑莫代察罕廋尔、鄂尔斋图杲尔台站凡四十有七所。又明年，还朝。寻卒。闽人思其德，附祀承谟祠。

马雄镇，字锡蕃，汉军镶红旗人，鸣佩子。以廕补工部副理事官，历迁左佥都御史、国史院学士。康熙八年，授山西巡抚。未上，改广西。时群盗蝟起，构瑶、僮掠梧州、平乐二府，不数月讨平之。累疏请平鹺价，建学宫，定有司边俸，省军粮运费，并罢诸采买累民者，皆得旨允行。

十二年，吴三桂反。十三年，孙延龄以广西叛应之，围雄镇廨，胁降。时巡抚无标兵，雄镇督家人拒守。密令守备易友亮赴柳州趣提督马雄来援，弗应。雄镇自经，为家人救免，以蜡丸驰疏请兵。延龄诇知之，幽雄镇，置家人别室。三桂使招降，雄镇不为屈。会傅弘烈劝延龄反正，延龄踌躇未决，雄镇得以间遣长子世济赍疏诣京师，友亮导之出，客杨启祥护行，至赣州，江西巡抚董卫国以闻。上遣使护入京，至，授世济四品京卿。居数月，雄镇又具疏陈粤西可复状，付长孙国桢，俾与客硃昉凿垣出。既，又遣州人唐守道、唐正发潜负次子世永出，次第诣京师。又为延龄知，系其孥於狱。雄镇愤自刭，复为贼所夺，幽之别室。

十六年十月，三桂遣其从孙世琮杀延龄，拥雄镇至贼垒，迫使降，雄镇大呼曰：“吾义守封疆，不能寸斩汝以报国，死吾分也！”贼戕其幼子世洪、世泰怵之，骂益厉，贼杀之，时年四十有四。从者马云皋、唐进宝、诸兆元等九人同时死，妻李，妾顾、刘，女二人，世济妻董、妾苗，并殉。语互详列女传。雄镇尸暴四十馀日，友亮收其骸骨，藁葬焉。

雄镇被絷三年，日著书赋诗。既死，客孙成、陈文焕乘间脱走，抵苍梧，以所著击笏楼遗稿及汇草辨疑归世济。十七年，弘烈以雄镇死状入告，命议恤。擢世济大理寺少卿。成以举人授同知，文焕授知县。旋又授友亮、守道、正发、启祥游击、守备有差。十八年，世济如广西迎雄镇丧至京师，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谥文毅。

三桂既平，岁正，上宴群臣，特命世济及陈启泰子汝器至御座前赐酒。世济官至遭运总督，世永历运使；国桢官江南常镇道，督饷入藏，卒於军。

傅弘烈，字仲谋，江西进贤人。明末，流寓广西。顺治时，以总督王国光荐，授韶州同知，迁甘肃庆阳知府。

吴三桂蓄逆谋久，康熙七年，弘烈密以告，逮治，坐诬，论斩。九年，上特命减死戍梧州。及三桂反，将军孙延龄、提督马雄以广西叛应之。弘烈欲集兵图恢复，阳受三桂伪职，入思州、泗城、广南、富川诸土司，历交阯界，募义军得五千人，遂移檄讨贼，从尚可喜军规肇庆。三桂甚惎之，使马雄如柳州害其家百口。弘烈说延龄反正。镇南将军觉罗舒恕军赣州，弘烈密致书言延龄妻孔四贞，定南王有德女，未忘国恩，延龄可招抚。又致书奉诏招抚督捕理事官麻勒吉，言王师速进南安，弘烈自韶州策应，则两粤可定。舒恕、麻勒吉先后以闻，上嘉其忠诚，授广西巡抚、征蛮灭寇将军，俾增募义兵，便宜行事。

弘烈克梧州，下昭平、贺、郁林、博白、北流、陆川、兴业诸州县，进复浔州，遣平乐知府刘晓赍疏上方略。论功，加太子少保，并加晓参议道。当是时，马雄据柳州，三桂诸将分据平乐、南宁、横州，势汹汹。弘烈虽屡捷，惟新军缺砲马，假於尚之信，弗应。吴世琮既杀延龄，陷平乐，袭弘烈梧州，弘烈击败之。十七年，与将军莽依图围平乐，战失利，弘烈与互讦。诏谓弘烈兵未支俸饷，奋勇收复诸路。

莽依图自平乐退贺县，又言粮乏，再退梧州，使弘烈所复郡县尽弃於贼，因饬莽依图图效。弘烈督兵进，贼数万渡左江，弘烈战败。贼陷藤县，逼梧州。十八年，之信军至，弘烈分兵水陆，乘贼攻城时三面夹击，贼溃走，遂下藤县，克平乐，进复桂林。

弘烈密疏言延龄旧部宜善为解散，又言之信怙恶反覆，当早为之所。马雄死，子承廕仍附三桂，受伪封怀宁公，诡言乞款附，弘烈许之，为疏闻。诏授承廕昭义将军统其众。弘烈规取云、贵。十九年二月，次柳州，承廕期弘烈会议，弘烈至，承廕以其众叛，袭破其营，执送贵阳。世璠诱以伪职，弘烈曰：“尔祖未反时，吾已劾奏，料汝家必为叛逆。汝敢以此言污我邪？”世琮百计说之，骂益厉。十月辛丑，遇害。十一月，征南将军穆占复贵阳，收遗骸，以死状闻，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谥忠毅。二十二年，允广西巡抚郝浴请，建双忠祠於桂林，祀弘烈及马雄镇。

论曰：方诸籓盛强，朝廷所置督抚，势不足以相抗。文焜虽与三桂分疆而治，所部贰於三桂久矣。若承谟之於精忠，雄镇之於延龄，皆同城逼处，惟以身殉，无他术也。弘烈异军特起，又与莽依图相失，势孤，遂困於承廕。要其忠义激烈，作士气，怵寇心，皆不为徒死者。呜呼，烈已！

## 列传四十

莫洛陈福王之鼎费雅达李兴元陈启泰吴万福 陈丹赤马閟叶映榴

莫洛，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呼纳赫鲁。祖温察，太祖时来归。

莫洛初授刑部理事官，累迁工部郎中。康熙六年，擢左副都御史。七年，出为山西陕西总督。陕西饥，平凉、临洮、巩昌、西安、延安、凤翔、汉中、兴安诸府州多逋赋，有司令现户均输，民苦之，奏请蠲免。迭疏清釐加派、火耗诸弊。八年，辅政大臣鼇拜获谴，法司以莫洛附鼇拜，请逮问，诏以能任事，贷勿治，仍留任。九年，计典，仍以前罪夺职。陕西民籥留，甘肃巡抚刘斗同，提督张勇、柏永馥等疏言莫洛清正，在官有善政，乞留以慰民望。上谕曰：“简用督抚，原以绥辑地方，爱养百姓。莫洛既能得民，其免处分，供职如故。”俄擢刑部尚书。

十三年，吴三桂等奏请撤籓，上敕廷臣议，皆主勿徙，惟莫洛与米思翰、明珠议撤。三桂反，四川提督郑蛟麟等叛应之。二月，命莫洛经略陕西，拜武英殿大学士，仍管兵部，赐以敕印，既至，策遣诸军征四川。时蛟麟兵据广元百丈关，莫洛遣都统马一宝、将军席卜臣赴汉中，副都统科尔宽赴广元，击贼。十月，蛟麟将何德成犯宁羌，为官军所败，还奔四川，莫洛因遣提督王辅臣驻其地。逾月，蛟麟将彭时亨复据七盘、百丈诸关，劫略阳粮艘，截陆运栈道。

广元军缺饷两月矣，总兵王怀忠所部溃散，而辅臣亦阴怀异志。辅臣故与莫洛有郄，奉檄使随征，益怏怏，藉口戎备寡，莫洛益以骑兵二千，少之；又以马疲瘠不任用摇军心，军无斗志。十二月，莫洛至宁羌，两营相去二里许。先是，上命莫洛统绿营步旅下四川，嗣虑巴蜀道险，令贝勒洞鄂率满洲骑兵兼程继进。军未至，是月庚寅朔，癸巳，辅臣煽所部噪饷，袭劫莫洛。莫洛督兵击卻之。甫定，辅臣复率悍党至，砲矢雨坌，莫洛被创，卒於军。恤典久未行，二十二年，命予祭葬，谥忠愍，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子常安，袭。

陈福，字箕演，陕西榆林人。国初师定陕西，福以武举应募，从宁夏总兵刘芳名剿寇。叙功，授守备。又从都统李国翰下四川，迁遵义游击。康熙初，从总督李国英讨李自成遗党郝摇旗、李来亨等。叙功，加右都督衔，擢成都副将，迁重庆总兵。十二年，入觐，授宁夏总兵。

吴三桂反，郑蛟麟以四川叛应之，遣使诱福。福家留重庆，弟奇官守备，妻子亦在贼中，贼以是劫福。福执其使，具疏入告，遣其弟诸生寿赍诣京师。上嘉福忠，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并官寿主事。辅臣据平凉，福上战守方略。十四年，擢陕西提督，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又官奇参将。进规花马池，惠安、安定、定边诸城堡，以次皆下。上擢寿鸿胪寺少卿。福率副将泰必图乘胜薄固原，围之匝月。辅臣遣其将来援，城贼亦突出，泰必图战死。福引兵还灵州，斩逃将贾从哲、张元经以徇。

上命福佐贝勒洞鄂攻平凉。福疏言固原有贼万馀，若我兵径趋平凉，虑贼断我饷道，当先取固原，上韪之。十二月，福督兵取固原。天寒大雪，士卒苦远役，且惩前败，有戒心。是月甲寅朔，乙亥，师次惠安，下令：“五鼓会食，集城下，后者斩。”夜半时，参将熊虎等鼓譟入，刺福死。上以赵良栋代，收虎及首谋把总刘德及营兵戕福者悉诛之，赠福三等公，以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袭，谥忠愍。建祠宁夏。

擢奇天津总兵。时福子世琳、世勋并陷贼，命以寿子世怡袭爵。

事定，寿弃官入四川求福妻子，得之遵义山中，将入都，上召世琳入见，问母子流离状，深愍之，命袭爵，改籍宁夏。旋授直隶三屯协副将。累迁古北镇总兵、銮仪使。世琳子益，益子大用，相继袭爵。益官至楚姚镇总兵。大用乾隆间官江南提督，所属游击杨天相，获海盗，总督苏凌阿谳以为诬，诛天相，大用亦被谴。嘉庆初，予守备衔，休致。

王之鼎，字公定，汉军正红旗人。父世选，仕明为参将。归太宗，授三等昂邦章京。从世祖入关，征江南有功，进二等。卒，之鼎袭，进一等精奇尼哈番，署参领。从贝勒屯齐征湖南，击走李定国、孙可望。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驻防贵州。

康熙元年，授福建中路总兵，讨郑锦，克厦门、金门、古浪诸岛。三年，败锦将黄盛、林茂、裴德等，拔铜山卫，进三等伯。八年，召还，仍授本旗副都统。十年，授江南提督。

十二年，授镇海将军，驻守京口。吴三桂、耿精忠相继反。上命之鼎分兵防安庆，而以安南将军华善帅师佐之。之鼎调崇明沙船，江阴、瓜洲战舰，扼津要，令绿旗水师驻黄浦操防，兼备水陆。上命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驻江宁，之鼎赞军事。十七年，改福建水师提督，加定海将军。闽寇日蹙，而楚、蜀间军事方亟，请移镇要地自效。

十八年，调四川提督。十九年，到官，会寇犯永宁，遂率总兵李芳述等讨之，战屡胜。六月，勇略将军赵良栋将进剿云、贵，调芳述守叙州，之鼎留镇永宁。九月，吴世璠遣将尤廷玉、胡国柱攻永宁，围之数匝。时城中粮尽已两阅月，之鼎犹率兵挑战，士气倍奋。嗣为贼诇知，筑长围以守。至是月甲子，寇穴城入，总兵费雅达，副将杨三虎，游击周尚功，守备李逢春、鲁明芝、席豹督兵巷战，皆死。之鼎解印付家人，令间道走成都，率总兵杨魁、何成德、王永世、傅汝友，游击陈先凤、陈田、刘应科等出御贼，身受重创。贼涌至，之鼎自度不能免，拔剑自刎，未殊，与魁等俱被执，传送贵阳。贼党夏国相等百计诱降，之鼎厉声叱曰：“死则死耳，肯向鼠辈乞活耶？”久之，贼知不可夺，遂遇害。魁等皆不屈死。事闻，赠之鼎太子少保，谥忠毅。子毓贤，官至贵州布政使，毓秀袭爵。

费雅达，汉军正白旗人。自整仪尉累迁潼关副将。王辅臣叛，廷议设汉中总兵讨贼，以授费雅达，署都督佥事。进取汉中，破贼彝门镇，抵秦岭，拔北木城，与王进宝会师夺武关。叙功，加都督同知。永宁之役，城陷身死，赠左都督、太子少傅，谥忠勇。魁等皆予恤。

从三虎等战死者，又有千总蒋得福、赵鸣凤、王英杰；从之鼎死者，又有从军廕生潘济世：并恤如例。

李兴元，字若始，汉军镶黄旗人。以拔贡授直隶沙河知县，报最，迁祁州。历江西吉安、直隶永平知府，晋陕西陇右道。康熙十一年，授云南按察使。其明年，诏敕有司审理平西籓下逃兵。时平西勋庄棋布，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讼牒命、盗两案，兵居半。又勒平民为馀丁；不从，则曰：“是我逃兵也。”称贷重息，人或丝毫负，亦以“逃兵”诬之，有司亡谁何。兴元素持风力，谂知刘昆强项，令为审事官。有犯者论如法，部民德之，而大忤三桂意。

三桂将叛，使冶者铸印，昆诇知，白兴元，兴元启巡抚硃国治，趣入告。国治迟数日始发，为三桂逻卒所得，遂作乱。召各官集议，以国治苛虐失民心，杀之；迫授兴元伪职，兴元叱之曰：“汝内为国戚，外封亲王，受恩重矣，何叛为？我为丈夫，义可杀不可辱，惟一死以报朝廷。”三桂怒，杖而下之狱。云南知府高显辰及昆皆不屈，旋以兴元及昆戍腾越卫。十八年，师克湖南，时三桂已死，其子世璠使刺杀兴元。师困滇城，兴元二子廕秀、奇秀亦被杀。

事定，其三子萃秀诣军所申诉，巡抚王继文上其状，赠太常寺卿。萃秀官至安陆府知府。昆当兴元未死，出避民间。事定，复补登州同知，迁常德知府。

陈启泰，字大来，汉军镶红旗人。顺治四年，自贡生知直隶滑县，有声。行取，擢御史。奏言：“满洲部院官凡遇亲丧，宜离任守制，以广孝治。”从之。十一年，出为苏松粮道。康熙三年，调福建漳南道。八年，转巡海道。时山寇遍受耿精忠劄，势汹汹。启泰严保甲，立团长，亲督所司捕贼。有干禁令者，辄痛绳以法，奸宄屏息。

十三年，精忠叛，伪檄至漳州。启泰密与海澄公黄梧议拒守，会梧病，精忠复招郑锦为助。启泰自度不能守，语妻刘曰：“义不偷生，忠不附贼，死吾事也。然死而妻子为僇，吾何以瞑？”刘请殉，家人皆原从死。乃以巨盎置酒下药，刘及侍妾婢仆饮者二十一人。幼子方六岁，持觞拜而饮。启泰朝服坐堂皇，召僚属与诀，引弓弦自绞死，僚属为殡。锦兵入，见置棺纵横，皆垂泪。事闻，赠通政使，赐葬祭。

启泰子汝器，闻变，赴漳州迎丧，为郑锦兵掠去。逾二年乃脱还，诣京师，上念其父子忠义，加赠工部侍郎，授汝器右通政。三十三年，复予启泰谥忠毅。建祠福州，御书“忠义流芳”为祠额。汝器官至安徽巡抚。方精忠叛时，诸郡望风纳叛；所不肯以城降者，启泰死漳州，总兵吴万福死福宁。

万福，汉军镶红旗人。初仕明为守备。崇德七年，师围松山，从副将夏承德来归，授牛录额真。入关，从征李自成有功，累叙二等阿达哈哈番。出为福宁总兵。

张煌言兵屡入，与总兵李长荣分路击卻之，累进右都督，精忠叛，万福婴城固守，城破，死之，阖家被害。幕客孙墢、百总潘腾凤并殉。事闻，赠万福左都督、太子少保，谥忠愍。

陈丹赤，字献之，福建侯官人。顺治十七年举人，选授重庆推官，摄府事，兼署夔州府。时张献忠初灭，蜀东尚沦於贼，征师四集，丹赤给饷不乏。垦荒莱，缓刑禁，报最，迁刑部主事，再晋兵部郎中。出为浙江按察司佥事、分巡温处道，署按察使。

康熙十三年，入觐，道山东。会吴三桂反，诏入觐官悉还治所。丹赤归至东昌，闻耿精忠亦叛，亟间道还。適平阳叛将司定猷构精忠兵偪瑞安，丹赤独居城上，泣谕父老，誓与城存亡。海寇硃飞熊乘间肆掠，乡民争入城，总兵祖弘勋欲不纳。丹赤曰：“城以人为固，人以食为命。民辇粟入城，民即兵，食即饷。亟宜纳之，与共守。”於是来者数万。寇涌至，攻南门甚亟，副将杨春芳忽撤兵去，人心汹惧。

丹赤日驰牒乞援，晨夜徼循，以忠义厉士卒，皆感泣，愿死守。

弘勋将以温州叛，阳遣游击马文始助守，实以诇丹赤，丹赤誓以身殉。六月甲午朔，弘勋陈甲仗华盖山，集文武官计事，欲以胁丹赤。千总姚绍英知其谋，劝勿往，丹赤不顾，策马去。至则兵露刃夹阶立，坐定，弘勋曰：“彼众我寡，将若何？”

丹赤曰：“提标前锋五千人已集，且民心效死，战即不足，守自有馀。吾此来商以舟济师，顾乃计多寡邪？”弘勋曰：“舟安在？”丹赤语通判白鼇宸曰：“河干泊舟不少，皆乡民所弃。以济援师，何患无舟？”弘勋语塞，春芳厉声言曰：“城中粮尽，纵有兵有舟，谁为我用？”丹赤曰：“若言误矣。吾军粮饷足供六阅月，且远近乡民输粟入。若乃为此言惑军心邪？”有自怀中出帛书者，精忠招弘勋献城檄也，丹赤怒，碎而掷之地，曰：“此岂可污吾目？吾头可断，城不可得也！”弘勋执其手，好语慰之，丹赤曰：“封疆之臣死封疆，不知其他。”弘勋知不可夺，目千总高魁持斧拥丹赤出，骂益厉，执斧者断其臂，大呼曰：“臣事毕矣！”兵刃交下，遂遇害。十六年，浙江巡抚陈秉直疏请恤，赠通政使，谥忠毅。三十八年，上南巡，丹赤子一夔时为湖州知府，迎谒，上书额赐之。

马閟，字奉璋，陕西武功人。顺治十一年举人，授山东昌乐知县，有惠政。康熙十三年，补永嘉。明决有才，清覈图籍，不数月而政成。华盖山集议，弘勋戕丹赤，閟跃而起曰：“国家豢若辈，反党贼杀封疆大吏，吾耻与若辈俱生！”遂骂不绝口，同时遇害。事闻，赠布政司参政。三十五年，敕建祠温州，祀丹赤及閟，亦曰“双忠”。四十二年，上南巡，閟子逸姿官江南布政司参议督粮道，迎谒，疏引丹赤例求赐谥，上允之，谥忠勤，亦赐御书额如一夔。丹赤役林莪、仆张亦宝，閟从子颖姿，皆从死。

叶映榴，字炳霞，江南上海人。顺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时方严治江南逋赋士绅，映榴在籍中，降国子监博士。累迁礼部郎中。出榷赣关，会吴三桂叛，赣南北路绝。映榴与同官守险要，抚流民，境获宁。提学陕西巡抚鄂恺荐其才，康熙二十四年，授湖广粮储道。清积逋，减耗羡，事有不便於民者，辄与大吏力争。

二十七年五月，廷议省湖广总督，并裁督标兵。楚兵素剽悍，有夏逢龙者，尤桀黠，能以小信义结其伍，隐附之。檄既下，裁兵汹汹亡所归。总督徐国相还朝已登舟，众围诉索饷，不得，遂大譁。时巡抚柯永升初上官，映榴摄布政使才三日。

事急，映榴白永升，请予两月粮遣散，不许。众入巡抚署，露刃呼譟。映榴复白永升，请好言慰遣之。永升出，众语不逊，永升曰：“若辈欲反邪？”众曰：“反也奈何？”刃伤永升臂，夺其印，复刃伤足，仆，遂拥映榴至阅马场。永升得间自经死。逢龙自号“总统兵马大元帅”，帜以白，迫布政使以下官受伪职，映榴绐以无杀掠，三日后徐议之。乃令其妻陈奉母吴自水沟出，解印付其仆，乃手具遗疏。是月丁酉，朝服升公座，骂贼，拔佩刀自刎死。

疏略曰：“臣一介竖儒，叨沐皇上高厚深恩，历擢今职。尝以洁己奉公，自矢夙夜，但媿才具庸劣，未效寸长。兹值裁兵夏逢龙倡乱，劫夺抚臣敕印，分兵围臣衙门，露刃逼胁。臣幼读诗书，粗知节义，虽斧锧在前，岂肯丧耻偷生？臣母年七十有六，在臣任所；臣长子旉，远在原籍；其馀二子尚未成童，茕茕孤嫠，死将安归？因遣妻女奉母潜逃。臣如微服匿影，或可幸免以图后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义所当然。今勉尽一死，以报国恩。所恨事起仓猝，既不能先事绸缪，默消反侧；复不能临期捍御，独守孤城。上辜三十载之皇恩，下弃七旬馀之老母，君亲两负，死有馀惭。”上览疏，深愍伤之，召廷臣展读，闻者皆感泣。

下部议恤，部议援陈丹赤例，赠通政使，特旨赠工部侍郎。次年上南巡，旉迎谒，手书“忠节”二字赐之，遂以为谥。立祠武昌，书“丹心炳册”扁以赐。

雍正八年，录忠臣后，授其子旉凤阳知府；芳蔚州知州，寻改员外郎；孙凤毛内阁中书。与映榴同时死者，都司宣德仁，赠副将。

论曰：功令褒死事，仓卒遇变与艰难效死者同，所以奖忠义也。莫洛与福，先事宜知有变，师行有进无退，虽死不挠。之鼎效忠於孤城，兴元抗节於大憝。若启泰、丹赤、映榴，皆能死其官者。启泰以其家殉，与马雄镇比烈；映榴遗疏款款，则又范承谟蒙谷自序之亚也。

## 列传四十一

赉塔穆占莽依图觉罗舒恕勒贝佛尼埒坤鄂泰吴丹毕力克图噶尔汉阿密达鄂克济哈觉罗吉哈里拉哈达察哈泰根特华善席卜臣希尔根赉塔，那穆都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康古里第四子。年十四，授三等侍卫。坐事免。崇德时，从伐明，围锦州，击松山、杏山敌兵，屡有斩获。攻新城、高阳、霸州、寿光、博兴，并先登，身中五创。被赏赉，授前锋侍卫。

顺治元年，从讨李自成，败之一片石，追至安肃、庆都。授巴牙喇甲喇章京。

从豫亲王多铎转战河南、陕西，频有功。二年，移师江南，克扬州，下江宁，追败明福王於芜湖，予拖沙喇哈番。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福建，明唐王奔汀州，赉塔率师攻破其城，进拜他喇布勒哈番。明桂王据湖南。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进衡州，战败明将陶养用、胡一清；克祁阳，复战败明将周进唐、王进才及一清；又战败明将谭弘，取道州；又战败一清及明将焦琏，取全州。累晋二等阿达哈哈番兼世管佐领。十一年，明将李定国犯广东，从珠玛喇解新会围，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擢巴牙喇纛章京。十六年，郑成功窥江宁，从安南将军达素讨之。比至，成功已败遁，遂引兵下福建。十七年，战厦门，师失利，坐免官，夺世职。康熙二年，署前锋统领。击李来亨等於茅麓山，数战皆克。八年，擢正白旗蒙古都统。

十三年，耿精忠叛，遣其将马九玉、曾养性、白显忠分三道寇浙江。授赉塔平南将军，赴援。寇犯金华，遣诸将玛哈达、雅塔里、拉哈等击走之，复义乌、诸暨。

精忠将王国斌屯金、衢接壤处，为群寇声援。赉塔与总督李之芳驻衢州，精忠将周列拥众二万自常山入。赉塔遣瑚图要之焦园，俘斩过半。精忠将桑明率众五万犯衢州，迎击，斩级万馀。十四年，督兵击九玉，五战皆捷，又破其将李廷魁，焚所屯木城。康亲王杰书军至衢州，赉塔依例归将军印，以都统参赞军务。时九玉退据九龙山，分万人扼大溪滩护粮运。杰书令赉塔攻之，即夕遣兵涉河，直捣九玉营，破之。九玉仅以三十骑遁，遂复常山。率玛哈达等破仙霞关，拔浦城；又与吉勒塔布败贼建阳，克之。进取建宁，薄延平，精忠乃迎降。

其时漳、泉、兴化并为郑锦所据，锦，成功子也。精忠导贝子傅拉塔军攻锦。

十六年，与宁海将军拉哈达复兴化，降仙游。进讨叛将刘进忠於潮州，进忠亦降。

康亲王杰书奏仍授赉塔平南将军，守潮州。十七年，锦将刘国轩入犯泉州，与总督姚启圣会师赴援，复长泰，战漳州，破敌。十八年，国轩复入犯，迎击，败走。十九年，克海澄，锦还台湾。授赉塔本旗满洲都统，守潮州如故。

尚之信之降也，仍怀贰志，返广东，复抗命。都统王国栋首告，诏赉塔抚慰。

之信已杀国栋反，赉塔率兵讨擒之。

时吴世璠尚据云南，大将军贝子彰泰自湖南下贵州，上授赉塔平南大将军，督满、汉诸军自广西入云南。赉塔师自田州、泗城道西隆，迭战皆捷。石门坎者去安笼三十里，地峻★C7，世璠将何继祖等拥众拒守。赉塔令诸将希福、勒贝、玛奇等率师前进，而别与总督金光祖等分兵自间道蹑其后。二十年元旦，度贼无备，饬前军进攻；继祖等仓卒出御，后军攀险上，前后夹击，遂夺其隘口，复安笼所。继祖复与詹养、王有功等以二万人守黄草坝。赉塔督诸军奋击，自卯至未，破垒二十二，俘养、有功及其众千馀，并获其象、马。捷闻，上以赉塔自广西深入，先诸军至，败敌，温诏嘉奖。

师至曲靖，遣诸将希福、玛奇、硕塔等分道取霑益、云龙、嵩明诸州及易龙所、杨林城。彰泰师自贵州至，两军合。未至会城三十里，世璠遣郭壮图等迎战，列象阵，彰泰军其左，赉塔军其右，自卯至午，贼五卻五进，殊死战。过金汁河，象反践，阵乱，师乘之，大溃，进屯城东归化寺。九月，赵良栋师自四川至，遂合围。

赉塔军银锭山，运砲至，昼夜番攻，世璠将余从龙降。诇知粮将罄，人相食，与诸将环而攻之。世璠众内乱，欲擒世璠以降，世璠自杀。其将夏国相奔广南，胡国柱奔云龙州。遣诸将李国樑、希福等追袭之，擒国相，国柱自缢死。云南大定。

二十一年，凯旋，上率群臣郊劳卢沟桥西，行抱见礼。二十二年，以隐匿之信籓下入官妇女，下所司集质。上谕赉塔有大功，勿以细事加罪。礼部议请夺官治罪，诏改降级罚俸。二十三年，卒，谥襄毅。二十五年，追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子费叶楞，袭。雍正五年，世宗命追封一等公，令其孙博尔屯袭。并谕：“赉塔克云南，功绩懋著。当日因其功过相掩，未予优封，欲使立功之臣，咸知儆惕收敛，不可恃功骄肆。今事历多年，后人已知鉴戒。用特追封，示眷念旧臣。”九年，定公号曰褒绩。

穆占，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南楮子也。南楮事具杨吉砮传。穆占初任侍卫，兼牛录额真。顺治十六年，署噶布什贤章京。从都统卓洛等驻防云南，平元江土司有功，予三等阿达哈哈番，擢本旗梅勒额真。

康熙十二年冬，吴三桂反，命授赫叶安西将军，道陕西入四川进讨，以穆占署前锋统领，参赞军务。十三年二月，师至陕西，时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皆附贼，总兵谭弘亦叛据阳平关。穆占与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兵先驱，战野狐岭，败之，克阳平关。总兵吴之茂叛据保宁，穆占进与战，屡击败之。旋以贼阻饷道，引还汉中。提督王辅臣叛宁羌，与之茂、弘相应。穆占从大将军贝勒洞鄂还西安。十四年，诏趣洞鄂讨辅臣，而以穆占代赫叶为安西将军，率师并进。辅臣将高鼎屯陇州河岸，迎战，与达理善击卻之。趋秦州，围合，辅臣将陈万策以城降。穆占复助提督张勇攻下巩昌，还会诸军征平凉。十五年，上遣图海代洞鄂为大将军，辅臣降。穆占分剿馀寇，以次复西河、清水、成、礼诸县。辅臣将周养民等以庆阳降。

九月，诏入觐，进秩视都统，佩征南将军印，统陕西、河南诸军赴湖广，讨三桂，诸将塔勒岱、鄂克逊从。十六年正月，至荆州。时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守荆州，贝勒尚善围岳州，安亲王岳乐围长沙，简亲王喇布守吉安。上命穆占助攻长沙，军至，屯阿弥岭。三桂初欲自松滋渡江，进攻荆州，相持数年不得逞。闻长沙有新军至，亟自松滋还援，屯隔江岳麓山。遣其将马宝等屯城外，掘重壕，布铁蒺藜，列象阵以守；而自从常德进，为穆占所败，走衡州。上命穆占移兵会简亲王取衡州。十月，克茶陵，复攸、安仁、酃、永宁诸县。十七年春，克郴州，傍县并下。

穆占守郴州，以都统宜理布守永兴。三桂欲通粤东道，与尚之信、孙延龄军合，遣其将马宝、胡国柱等悉锐攻永兴。穆占遣哈克三、硕岱来援。时喇布尚驻吉安，穆占请旨趣进征。六月，宜理布、哈克三战死。硕岱入城守，喇布遣萨克察来援，牒穆占请益兵。穆占谓永兴军事简亲王主之。喇布以闻，上责穆占谬戾。宝、国柱攻永兴，二十馀日不下，闻三桂死，乃引还衡州。穆占率布舒库等追击，败之耒阳。

十八年，三桂将吴国贵为他将所戚，遁永州，穆占追剿，克之，道州、常宁、新田、永明、江华、东安皆下。师入广西境，克全州、灌阳、兴安、恭城。诏还定湖南，进克新宁。三桂将郭壮图等拥三桂孙世璠据贵州。

十一月，上命贝子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规定云、贵，穆占参赞军务。十九年二月，复沅州。十月，克镇远，并定偏桥、兴隆二卫。进克平越，下贵阳。世璠奔云南。十一月，克遵义、安顺、石阡、都匀、思南诸府。二十年正月，世璠将夏国相、高起隆、王会、杨应选等拥众二万拒战，屯平远西南山。穆占与提督赵赖督诸军奋击，起隆等败窜，会降，遂复平远。分遣诸将莽奕禄等逐贼，复大定，应选亦降。遂入云南，与广西军会，壁归化寺。壮图出兵重关，列象阵犯我军。赉塔等纵兵夹击，穆占战尤力，象阵乱，反践其军。诸军乘之，壮图敛兵，止存二十七人，奔入城。九月，四川军至，总督蔡毓荣破重关，穆占亦夺玉皇阁，猛攻东西寺。世璠、壮图皆自杀。穆占入城，抚馀众，籍逆产以闻。师还，授正黄旗蒙古都统、议政大臣。

二十二年，追论征保宁时奏军事不实，征平凉时不临阵指挥，及不救永兴，罪当绞，籍没。上谕曰：“穆占固有罪，但其战绩多至二百六十处，此所议稍过。”

命覆议，乃请夺官、削世职、没妻子入内务府，上命但夺官，馀悉宽之。寻卒。

莽依图，兆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父武达禅，崇德中从伐明，攻任丘、济阳，并先登，赐号“巴图鲁”，予牛录章京世职。既入关，授太原城守尉。卒。

莽依图袭职，进三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十五年，从征南将军卓卜特下贵州，自都匀次盘江，破明将李定国。移师定云南。康熙二年，李自成馀党李来亨等据湖北茅麓山，未下，从靖西将军穆里玛攻克之。凯旋，授江宁协领。

十三年，吴三桂陷湖南，复从镇南将军尼雅翰攻岳州，砲击寇舰，败之七里桥。

十四年，三桂构广西总兵马雄叛，广东十府失其四。尚可喜请兵，上命尼雅翰率师赴广东，以莽依图署副都统，驻肇庆。甫至，而可喜子之信已叛应三桂。十五年，三桂将范齐韩等偪肇庆，莽依图溃围出，且战且走，还驻江西。闻三桂将黄士标等攻信丰，亟率师赴援，遣奇兵出其背，与城兵衷击之，贼大溃，遂会镇南将军觉罗舒恕解南康围。

十六年三月，上命舒恕留兵守赣州，而授莽依图署江宁副都统，代舒恕佩镇南将军印，帅师规复广东，以额赫讷、穆成额参赞军事。自南康进南安，再进南雄，三桂所遣守将皆出降，之信亦率籓属归顺。莽依图遂逾岭进韶州，韶居五岭脊，为赣、粤咽喉，贼所必争。莽依图以城北当敌冲，厚增土墙，夜则縋卒出城濬壕通水，并分兵断广州饷道。三桂将胡国柱、马宝以万馀人攻城，莽依图屡击卻之；乃扼河西断我水运，又壁莲花山发砲，女墙悉坏。会江宁将军额楚赴援，莽依图出城兵夹击，破四垒，逐北至帽峰山，夜战，大败之。河西贼亦引去，饷运始通。莽依图督军追击，破敌风门澳，斩二千馀级。下乐昌、仁化诸县，乃还驻韶州。

时傅弘烈佩抚蛮灭寇将军印，巡抚广西，所将义兵五千人。莽依图虑其力不支，遣副都统额赫讷将兵八千赴梧州佐弘烈，而之信不为具舟，师久不集。十七年二月，莽依图至平乐，围城，寇水陆拒战，引还中山镇，与弘烈互奏纠，上两释之。莽依图复还梧州，引咎请罢将军，上切责之，命留任图功赎罪。十八年春，三桂从孙世琮犯梧州，莽依图与弘烈谋合诸军分布水陆，与战，贼败去，遂复桂林。语具弘烈传。

三桂将马承廕以南宁来降，世琮自梧州败归，并力攻南宁。城几陷，莽依图方卧病，闻警，督军倍道赴援。贼悉锐依山列鹿角拒战，莽依图使额楚、额赫讷引前锋兵冲击之，而自与舒恕麾大军进，预遣兵潜出山后断归路，尽殪之。世琮负重伤，以数十骑越山遁。南宁围解。命进取云、贵，莽依图以承廕虽降，心叵测，疏请暂驻南宁。上命简亲王喇布镇桂林，莽依图俟都统希福军至，合兵谋进取。十九年，授护军统领。承廕果以柳州复叛，弘烈遇害。莽依图军进次宜宾，承廕驱象阵迎战，以劲弩射之，象返奔，贼阵乱，铁骑乘之，遂大败。承廕复以柳州降。莽依图疾益深，八月，卒於军。

莽依图母贤，尝训以不杀降，不掠民，莽依图终身诵之，时称“仁义将军”。

既卒，南宁人绘其像祀之。事平，朝议追论自平乐还梧州失律罪，当籍没。上以莽依图战多，且不扰民，宽之，夺恩诏所加世职，以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予其弟博和里。博和里曰：“兄平粤有功，上褒之，不可使吾子孙复袭此职。”

乃抚其孙布瞻阿继袭。乾隆元年，追谥襄壮。

三桂初反，十三年正月，上授都统尼雅翰镇南将军，会师德州，道安庆至武昌。

寻命参赞军务，攻岳州；旋又命进取南康，克之；又击破三桂将黄乃忠等於袁州。

十五年五月，上命哈尔哈齐率江宁兵攻吉安，解尼雅翰镇南将军印授之；螺子山败，改授觉罗舒恕。

觉罗舒恕，满洲正白旗人，武功郡王礼敦曾孙。康熙八年，自一等侍卫授兵部督捕侍郎，调吏部。十三年，命署前锋统领，参赞定南将军希尔根军务。精忠遣将陷抚州，舒恕从希尔根进击，克之。十四年，精忠兵复至，又击破之，克新城、宜黄、崇仁、乐安诸县。上命舒恕援广东，授镇南将军。叛将马雄及三桂将王弘勋攻高州，与战不利，退驻肇庆。十五年，尚之信反，再退驻赣州。十六年，上命解镇南将军印授莽依图，率师下广东，令舒恕留兵佐巡抚佟国桢守赣州。寻复授安南将军。三桂兵自宜章窥南雄、韶州，上命莽依图赴韶州应敌，而舒恕守南雄为声援。

十七年，穆占言郴州、桂阳新复，请敕舒恕移师驻守。舒恕疏言南韶为湖南、江西、广东三省接壤，不可轻离。继命进次梧州。十八年，即军前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旋与莽依图共击吴世琮，解南宁之围。舒恕以病乞还肇庆，召还京。入对，上察其神色如故，无病状，诏诘责，命羁候宗人府，下王大臣议，夺职。三十四年，起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再迁宁夏将军，参赞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军务，讨噶尔丹。三十五年，上亲征，授扬威将军，从费扬古出西路。上驻栋斯拉，召费扬古议军事，以舒恕署大将军。师有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擢正蓝旗满洲都统。以病乞休。卒。

勒贝，郭络罗氏，满洲正蓝旗人，鄂罗塞臣子。初授侍卫，兼管牛录事。累迁正蓝旗满洲都统。三桂乱未平，康熙十六年春，上以简亲王喇布出师江西久无功，参赞均不胜任，命勒贝及哈克三、舒库往代之。既，命与江宁将军额楚守韶州；又诏进次梧州，与弘烈攻郁林及北流、兴业、陆川、博白，军益振，乘胜下南宁，克象州。十九年秋，莽依图卒於军。诏勒贝代为镇南将军，从赉塔定云南。抵西隆，诇知三桂将何继祖等屯安笼所石门坎，与玛奇率前锋奋攻，次第克三峰，夺隘口，复安笼所。继祖等坚守黄草坝，列象阵以待，复与赉塔大败之，直抵云南城。吴世璠自杀，滇平。师还，道卒。

佛尼埒，科奇理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瓦尔喀。父索尔和诺，少孤，兄瑚里纳抚之成立，后为仇所害，索尔和诺手刃之，祭兄墓。崇德三年，来归。从伐明，攻河间，战死，授牛录章京世职。

佛尼埒袭职。授西安驻防牛录额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康熙初，累擢西安副都统。十三年春，从将军瓦尔喀道四川讨吴三桂。入栈道，闻四川叛附三桂，谭弘据阳平关。从瓦尔喀自野狐岭进兵，斩三千馀级。进朝天关，屡击败敌军。总兵吴之茂以保宁叛，移师往讨之，弗克，凿壕堑与相持。之茂出劫略阳粮艘，截槐树驿运道。我师饷不继，还汉中。之茂要於中途，与总兵王怀忠击之，败走。

其冬，提督王辅臣叛，连陷平凉、秦州。十四年，擢西安将军，加振武将军衔。

命与贝勒洞鄂进讨辅臣将高鼎，以四千人屯关山河岸，偕穆占整师与战，破其垒；逐北，又败之渭河桥，进薄秦州。垒未定，贼乘我不备，开壁出战。佛尼埒督军遮击，贼不敢犯。旋攻克东西二关。贼数千掠仙逸关，佛尼埒虑断饷道，分兵往援。

贼逾山走，追蹑之，杀其党且尽，遂率师趋陇州。贼纵火焚山泽，佛尼埒曰：“是欲烧绝我輓运道也。若不增兵策应，军食何赖焉？”因暂驻陇州。

时师攻秦州久未下，而四川及平凉诸寇挟万馀人赴救，城寇与应者亦八千馀。

佛尼埒亟还师与诸军合，偕内大臣坤连败贼众，擒其将李国栋等，殪其众三千馀。

州城复，以次下礼县、西和、清水、伏羌诸城。汉中运道阻，军大饥。将军席卜臣还西安，上命佛尼埒领兵开栈道，规汉中，缘涂击贼，皆溃窜。十五年，之茂欲为辅臣援，再犯秦州。佛尼埒与护军统领杰殷议绕贼后，绝其运道，复静宁。大将军图海下平凉，之茂遁。又与杰殷乘夜追击，及之牡丹园，遂克祁山堡。之茂仅以十馀骑走。

十六年，追论自保宁退还汉中诸罪，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削振武将军衔，仍署西安将军。十七年，与吴丹等败敌於牛头山、於香泉，率师驻守宝鸡，坚扼栈道诸隘。寇屡至，屡败之。十八年，从大将军图海征兴安，寇阻梁河关。佛尼埒领兵先驱，济乾玉河，拔之。兴安下。十九年，潼川降，并复盐亭、中江、射洪诸县。

再败寇豹子山，克泸州。冬，吴世璠将胡国柱自叙州扰永宁，诏授建威将军讨之。

二十年，克马湖。世璠将宋国辅等以永宁降。国柱亦弃叙州遁，上命佛尼埒守之。

寻命还镇汉中。二十一年，卒。乾隆初，追谥恭靖。子托留，袭世职，官至黑龙江将军。额伦特，别有传。

坤，那木都鲁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绥芬，隶瓦尔喀部。父伊讷克，太宗伐瓦尔喀，先众降。坤事太宗，洊擢一等侍卫，兼管牛录事。太宗伐明，围松山。

明总兵曹变蛟乘夜犯御营，迫正黄旗营门。诸侍卫及亲军等皆散列门左右，坤独当门，力战卻敌。上嘉其勇，赐号“巴图鲁”，赉白金四百，授一等甲喇章京世职。

世祖朝，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寻以遣祭昭陵辞未往，扈跸南台不入直，又娶女子已赐配者为妻，论罪当死，上宽之，夺官，仍留世职侍卫。顺治十一年，从靖南将军珠玛喇下广东，命署固山额真。破明将李定国於新会，逐至横州江岸，斩馘无算。擢内大臣。康熙十二年，奖先朝诸旧臣，坤加太子太保。

吴三桂反，授振武将军，帅师驻汝宁。王辅臣叛，命移师西安。十四年，又命偕副都统翁爱等进驻汉中，辅臣毁凤县偏桥绝运道，又断栈道，阻汉中声援。诏趣坤援汉中，次宝鸡，以道阻未克进。命罢将军，以内大臣从军。秦州既复，朝议规复汉中，以坤守潼关。

十八年，上念坤已老，召还。追论汉中逗留状，当夺官、削巴图鲁号。上曰：“巴图鲁号太宗所赐，其勿削！但夺官。”仍留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二十四年，授散秩大臣，并谕年衰不能朝，听家居。二十六年，卒。

鄂泰，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世居苏完。国初来归，以军功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顺治间，授盛京礼部理事官，坐事黜，并夺世职，旋复起。康熙初，洊擢盛京副都统。王辅臣叛，大将军贝勒洞鄂西讨，命鄂泰率盛京兵千来京备徵发。十四年，授建威将军，率所部兵驻太原。寻命赴西安参赞洞鄂军务，以建威将军印授副都统吴丹。鄂泰与副都统阿尔瑚屯宝鸡，贼出栈道攻九龙山，鄂泰督兵纵击，尽殪之。辅臣所署置总兵任德望率兵及倮倮七千馀屯益门镇，鄂泰分兵九路进击，自巳至未，破七垒。德望以百骑遁，骁骑校韩楚汉射中其股，乃降。十五年，复捕馀贼红崖堡。十八年，卒，追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吴丹，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叶赫金台石曾孙也。康熙初，以一等侍卫同学士郭廷祚视淮安河决。十三年，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讨吴三桂，吴丹奉使军中，宣谕机宜。王辅臣叛，命署副都统，从鄂泰驻太原。旋复命署建威将军，移师潼关。

十五年，从大将军图海征平凉，击贼虎山墩，辅臣乞降，吴丹率数骑入城，安抚降人。

十七年，授护军统领。时汉中、兴安尚为三桂兵所据，上趣图海进军，以吴丹参赞军务，战於牛头山、香泉，屡破贼。图海入觐，命仍佩建威将军印，暂统大兵。

旋从图海徇镇安，偕将军佛尼埒战於火神崖，破贼，渡乾玉河，克梁河关，遂复兴安。上命图海还驻凤翔，分兵畀吴丹，与将军王进宝下四川，为后继。十九年，与进宝击贼蟠龙、锦屏诸山，大破之，遂复保宁，获三桂将吴之茂等。时将军赵良栋亦复成都，吴丹与佛尼埒分兵取顺庆、重庆，并下达州、东乡、太平诸州县。诏取泸州，趋云南。吴丹复从佛尼埒战於豹子山，破泸州贼。会永宁复为贼得，仁怀亦不守，良栋劾吴丹不急赴援，解将军印还汉中。事定，还京，王大臣等议罪，夺职。

寻授三等侍卫兼佐领。

二十九年，喀尔喀台吉额尔克阿海等为乱，噶尔丹亦犯边，命从大将军裕亲王讨之，战於乌阑布通，噶尔丹败走。裕亲王命吴丹与参领色尔济、博尔和岱讠冋噶尔丹所在，知远去已数日，乃还。途值喀尔喀叛者，并遇害，赠散秩大臣，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毕力克图，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世居科尔沁。太宗时，来归，授豫亲王护卫。从伐朝鲜及明锦州，并有功。顺治初，从讨李自成，定西安，移师拔扬州，下江宁，以战绩著，署护军统领，予牛录章京世职，擢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六年，诏驻防平阳，贼犯绛州，击卻之。李建泰叛据太平，复与协领根特等攻之，久弗下，乃穴地燃火药隳城，擒建泰诛之。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授礼部侍郎，调户部。

十一年，从靖南将军珠玛喇下广东，明将李定国犯新会，屯县左山峪。毕力克图再战败之，追至兴业，斩杀过半，趋横州，定国渡江遁。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坐事罢官，降二等阿达哈哈番。

十七年，命署护军统领。从定西将军爱星阿出师云南。时明桂王入缅甸，定国与白文选分据孟艮、木邦。十八年，会师木邦，定国走景线，文选走锡箔江，毁桥趋茶山。毕力克图至，获谍者，结筏以济，次旧晚坡，去缅城六十里。缅人谋献桂王，请大军留驻，以百人进兰鸠江备捍卫，於是白尔赫图率前锋以往，毕力克图以护军二百人从之。缅酋蟒猛以桂王出畀我军，遂班师还。文选至猛养，为总兵马宁追及，率众降。毕力克图抚其众，徙之边境。论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康熙八年，擢正蓝旗蒙古都统，列议政大臣。十二年，加太子少师。十四年，王辅臣叛，授毕力克图平逆将军，帅师驻大同。寻延安、绥德皆陷，命进驻榆林。

诇知贼屯杨家店渡口，遂分兵三队，乘夜疾进。黎明，鸣角济河。贼不虞我师至也，皆骇走，遂复吴堡。进次虎尔崖口，遇贼，又击败之。下绥德，乘胜克延安，并招抚附近诸州县。上命移师会扬威将军阿密达攻平凉。将至，辅臣拥众迎战，与贝勒洞鄂等击之，阵斩其将郝天祥。十五年，大学士图海莅师，命毕力克图屯宁夏。辅臣降，还驻平凉。

十七年，移师守陇州、宝鸡。图海议取汉中，与鄂克济哈等分道入，以次降灵台、华亭、崇信诸县。其冬，克成县。十九年，徵还，仍任都统。二十年，卒，年七十有三，谥恪僖。孙常远，袭职。二十五年，追录陕西军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噶尔汉，纳喇氏，满洲正红旗人，尚书噶达浑子也。噶尔汉袭一等阿达哈哈番，授王府长史。康熙初，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

十四年，授镇安将军，驻守河南。时寇势甚炽，总兵杨来嘉叛，命移师襄阳。

十五年，战南漳，破灵机寨。叛将谭弘等犯郧阳，遣党扼城东陡岭，断我輓运道。

复与提督佟国瑶会师，分路进击，贼退。十八年，谢泗、刘魁等掠竹山、竹谿诸县，偪郧城，与兴安贼为声援，噶尔汉往讨之。时方溽暑，郧西数百里，山迳★C7隘，草木丛塞，霪雨洪注，师阻水，弗能进。噶尔汉期以木落水涸时进师，上责其逗留，削前功。二十年，薄郧城，时弘已死，其子天秘毁垒遁，遂克之。以次下万、开、建始、梁山诸县及忠州。二十二年，授荆州将军。部议当杨来嘉攻房县不能救，当夺职，上命降级留任。

二十六年，湖广裁兵，夏逢龙倡乱。噶尔汉师次安陆，遣协领穆礼玛等攻之，多所斩馘。进次应城，贼还窜武昌，会粮绝，战舰不足用，疏言状，召还，授正红旗蒙古都统。比至都，论退缩玩寇罪，免官。后卒於家。

阿密达，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间，授三等侍卫，洊擢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康熙初，擢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

十三年，吴三桂反，襄阳总兵杨来嘉以穀城叛应之。河北总兵蔡禄初与来嘉并为郑成功将，先后来降。来嘉招同叛，禄具枪械，购骡马，密令所部为备。圣祖闻状，命阿密达率兵赴怀庆察视，禄不出迎，谋拒战。阿密达疾驰入其廨，得禄及其孥，悉诛之。耿精忠亦叛，授阿密达扬威将军，率满洲兵千人驻江宁，命习水战。

寻授简亲王喇布扬威大将军，阿密达归将军印，参赞军务。

王辅臣叛，十四年，命阿密达仍佩扬威将军印，率兵赴兰州，佐以副都统鄂克济哈、觉罗夸岱。时辅臣据平凉，兰州诸路皆陷贼，大将军贝勒洞鄂令阿密达径攻平凉。五月，克宁州，薄平凉，战失利，退驻泾州。洞鄂兵至，命参赞军务，与总兵孙思克会师进攻，久不下。十五年，大学士图海代为大将军，阿密达参赞如故。

既，夺虎山墩，俯攻城，辅臣乃降。

十七年，命赴湖南，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讨吴世璠。十八年，克武冈。谕阿密达与安亲王计议，量撤满洲兵，护还京师。十九年，授正白旗蒙古都统。部议平凉战败当夺职，上宽之，命降五级留任。寻复授领侍卫内大臣。

噶尔丹为乱，命诇贼状。二十九年，命参赞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军务，出塞讨噶尔丹，战於乌阑布通，胜敌。师还，部议不能乘胜灭贼，福全以下皆有罪，当夺职。

上以师有功，宥之。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阿密达请从征。上次克鲁伦河，以阿密达暂充将军，率留后满洲兵及绿旗步兵赴克勒和硕，并命兼辖留屯各军。寻撤还京师。四十八年，卒。

鄂克济哈，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初任侍卫，署副都统兼佐领。康熙十三年，三桂反，陕西、湖广并警。上命偕副统色格驻河南府。辅臣乱起，从阿密达赴西安剿御。寻赴兰州参赞阿密达军务，克泾州、宁州，诏嘉之。十八年，从图海攻礼县驿门，大破之。复塔什堡，进克兴安。图海以汉中要地，令鄂克济哈领振武将军，与副都统哈塔将千人守之。

十九年，提督赵良栋等徇四川，与将军吴丹为后劲。泸州陷，率师攻克之，又败之托川雅。未几，贼犯仁怀，吴丹拥兵不救，永宁复陷。命还汉中，而使鄂克济哈领其众。鄂克济哈疏言建昌、永宁相去千馀里，未能兼顾，乃命佛尼埒专领永宁一路，而授鄂克济哈宣威将军，驻军成都，专领建昌一路。二十年，建昌军弃城走，自劾，解将军印，以都统觉罗吉哈里代，还守汉中。寻入为二等侍卫。三十年，迁正黄旗副都统。三十三年，授护军统领。从征噶尔丹，事平，驻守宁夏。三十八年，卒。

觉罗吉哈里，满洲正白旗人，武功郡王礼敦第三世孙。顺治初，授牛录额真，袭父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遇恩诏，晋二等阿达哈哈番。累迁护军参领、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京师奸民杨启隆为乱，都统图海、祖承烈及吉哈里讨平之。佐领鄂克逊擒其党黄吉、陈益，吉哈里亦获焦三、硃尚贤、张大、李柱、陈继志、史国宾、王镇邦等送法司，廉得实，论弃市。语互详鄂克逊传。十六年，命与副都统席布率师赴四川会镇安将军噶尔汉讨贼，即军前擢镶黄旗蒙古都统。

三桂孙吴世璠尚据有云南、贵州，其将胡国柱、夏国相、马宝等分犯泸州、叙州、建昌。二十年，建昌陷，上解鄂克济哈宣威将军任，诏吉哈里代之，统所部兵会提督赵良栋复建昌。良栋自雅州入，吉哈里为后，鏖战大渡河，夺寇舟以济。是时师下云南，已合围，国柱等亟引众还，吉哈里遂复建昌。将趋云南，行至武家，疾作，卒於军，恤如例。

拉哈达，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车尔格第五子。顺治间，以侍卫袭其兄法固达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恩诏累进一等。授兵部督捕侍郎，擢工部尚书、议政大臣。康熙八年，授镶黄旗满洲都统。

十三年，吴三桂叛，授镇东将军，驻防兗州，甫至，而耿精忠叛，犯浙江。诏往署杭州将军，与平南将军赉塔、总督李之芳共筹防御。贼窥金华，遣副都统沃申、副将陈世凯等击卻之；复犯台州，宁波、绍兴皆骚动。上命康亲王杰书为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统师援浙，拉哈达以都统参赞军务。十四年，击处州贼，连下松阳、宣平。十五年，从康亲王徇福建。精忠降，即导我师攻郑锦。

时漳州、泉州、兴化三府为锦所据，遣其将许耀以三万人偪福州，拉哈达率师击之，破其垒十四。其冬，傅喇塔卒於军，授拉哈达宁海将军。十六年，与赉塔合军攻兴化，克之，其将郭维籓以仙游降。耀奔泉州，复据以坚守。拉哈达率锐师宵加之，漏未尽，梯入，斩耀及诸伪官，入城抚定军民。是时锦连败，还厦门，泉州、漳州二府及海澄等十县皆复，降将四百、兵四千有奇。移师略潮州，叛将刘进忠亦降，乃还守福州。

十七年，锦将刘国轩陷海澄，复犯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扼长泰、同安诸隘，南北援绝，泉州几不守。拉哈达驻漳州，诏责其不亟援海澄，趣戴罪赴泉州难。

拉哈达议自长泰入，会江涨，军阻水。侍读学士李光地方居忧在籍，乃遣使导师出间道，自南靖道漳平趋安溪，遂薄泉州，围乃解。国轩筑垒滨海东石地，当金门、厦门道。十八年，拉哈达遣沃申攻克之。十九年，与巡抚吴兴祚自同安至浔尾，分兵渡海，拉哈达居中，兴祚自左，总兵王英自右，并趋厦门。赉塔与总督姚启圣，提督万正色、杨捷，总兵黄大来师来会，三面合击，贼不能支，遂克厦门。复进攻金门，其将吴国俊等迎降，锦与国轩走归台湾。诏召康亲王还京，命拉哈达与副都统马思文守福州。

二十一年，撤满洲兵还京，追论失守海澄罪，部议降世职为三等，并罢官，上以拉哈达从康亲王平福建有劳，留都统任。二十四年，致仕。四十二年，病卒，恤如制。

察哈泰，萨克达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宁古塔。事太宗，从伐明，屡有功。

顺治初，逐李自成，讨金声桓，皆在行间，屡擢太仆寺理事官，并授三等阿达哈哈番。复迁太仆寺卿、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从伐俄罗斯，将舟师，招降斐雅喀百二十馀户。坐所部战舰战失利，奏不实，罢副都统，夺世职，专管牛录事。

康熙三年，复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以老乞休，上慰留之。寻迁护军统领，加太子少保。十三年，从拉哈达出驻兗州。上命拉哈达赴杭州，以敕印留付察哈泰，继为镇东将军。十四年，命仍以护军统领帅所部赴荆州，听顺承郡王勒尔锦调度。

十五年，三桂将陶继智等犯宜昌，率兵驻江陵，通声援。七月，卒於军，恤如制。

察哈泰调赴荆州，上命以镇东将军印授副都统布颜，统蒙古兵留驻兗州。事定，撤还京师。

根特，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父达雅里，国初来归。从伐明，攻深州，先登，克之。军功，累进一等参将世职。

根特早岁从戎，数立功绩。从伐明，攻泗水县、定州，并先登，赐号“巴图鲁”，授三等甲喇章京世职。顺治元年，授刑部理事官。五年，金声桓以南昌叛，从大将军谭泰讨之，薄南昌，攻未下，根特自城南以登，拔之。声桓中矢死，擒王得仁。

师还，擢梅勒额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六年，姜瓖以大同叛，其党虞允、白漳、张万全陷蒲州及临晋、猗氏、河津。

从总督孟乔芳济河击之，复蒲城，进征平阳。白漳拥步骑六千至荣河迎战，奋击，大破之。迫黄河，贼未及济，师薄之，贼多赴水死，遂斩白漳，馀奔吉镇，悉歼焉。

移师趋猗氏，瓖党卫登芳依山结寨，与万全为犄角，复分兵击斩万全，歼其众。寻生得登芳，复进败瓖党郭中杰於闻喜。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命出驻兗州。寻以江西地要冲，命偕副都统席布徙守南昌。长沙陷，袁州、吉安二府与接壤，巡抚董卫国请发兵驻防，命根特自南昌移师，备战御。寻以希尔根为定南将军，根特参赞军务。尚可喜疏请兵，上令根特俟希尔根兵至，率所部下广东。耿精忠反，授根特平寇将军，令仍返江西。副将柯升以广信叛应精忠，破都昌，窥南康，复命根特先定广信，与前锋统领觉罗舒恕自袁州规长沙。是年八月，卒於军，恤如制。

礼部尚书哈尔哈齐副定南将军希尔根驻江西，根特卒，上命以平寇将军印授之。

十一月，命赴江宁，赞大将军简亲王军务，镇江南。十五年五月，命率江宁兵赴广东，授华善平寇将军，道江西，命会师攻吉安。螺子山之败，坐夺官，披甲。

华善，汉军正白旗人。石廷柱第三子，为豫亲王多铎壻，授和硕额驸。三桂反，授安南将军，守镇江。寻命赞大将军简亲王军务，驻江宁。十五年，改授平寇将军。

十六年，简亲王进军江西，命华善率所部从，以平寇将军印留付江宁副都统科尔扩岱。十七年，授定南将军，命守茶陵。三桂兵攻永兴急，上命简亲王进次茶陵，而令华善救永兴。华善不敢进，上切责之，解将军印，令从穆占自效。事平，论罪，上命宽之。三十四年，卒。子石文炳，袭廷柱三等伯。累迁福州将军。以华善老，召授正白旗汉军都统。寻闻丧还京，卒於途。

席卜臣，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费英东弟郎格之孙也。事太宗，从上征朝鲜。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战於通州，击败太监高起潜军；再从攻锦州，屡战破敌。

顺治初，从大军入关击李自成，战於一片石，遂至庆都，败贼於太原。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逐自成至安陆。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歼张献忠。五年，从讨叛将姜瓖。叙功，屡遇恩诏，世职至二等拜他喇布勒哈番，官至护军统领。十二年，与都统卓洛等出驻荆州，破孙可望。十六年，与安南将军明安达里援江宁，败郑成功将杨文英等，斩馘甚多。康熙九年，擢镶白旗蒙古都统。十二年，加太子少傅。

十三年，吴三桂反，上授都统赫叶为安西将军，与西安将军瓦尔喀等自汉中下四川。十四年，复授席卜臣镇西将军，与副都统巴喀、德业立同驻西安。寻又命大将军贝勒洞鄂西讨，赫叶归将军印，参赞军务。是冬，席卜臣与赫叶会师攻保宁。

三桂将王屏籓拒守，师屯蟠龙山，屏籓出战，潜遣别将自他道绝流渡，挠我师，我师弃营退，席卜臣引还汉中。上命覈诸将罪，赫叶夺职，披甲自效。方军退，佐领穆舒誓死决战，将甲上记号付将军，督兵奋斗。上闻，超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以奖其勇。

席卜臣至汉中，值王辅臣叛，栈道绝，饷不继，引还西安。旋召还京。事定，王大臣追论蟠龙山战败罪，夺官，削世职。上以席卜臣有劳，免其籍没。寻卒。

希尔根，觉尔察氏，满洲正黄旗人，世居长白山。太宗居籓邸时，任护卫。天聪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世职。崇德元年，从伐明，连下昌平、宝坻十馀城，迁巴牙喇甲喇章京。击败明太监高起潜兵，擒总兵巢丕昌，又助谭泰设伏，败三屯营骑兵。师还，敌蹑后，诸将护辎重先行，希尔根殿，超授一等甲喇章京世职。二年，从克皮岛。将行围，选扈从，其父雅赖与焉。希尔根向睿亲王多尔衮乞免，不许，绐以珠尔堪代之。事觉，坐欺罔，应罢官夺世职，从宽论罚鍰。从师围锦州，壁山冈，明兵至，击走之，并击退松山援兵。复坐擅离军伍、言事不实，停叙功。七年，师围蓟州，明总兵白腾蛟率师驰救，希尔根击败之。

顺治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围延安，大败其众。其将有一只虎者，称骁果，数犯我师。希尔根三战皆克，遂至西安。自成奔湖广，逐北至安陆，贼据城拒战，复与鼇拜攻克之，获战舰八十艘。引兵武昌，贼又集舰五百浮江将东下，谭泰率众往取，希尔根先至，获之，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征张献忠，与哈宁阿、阿尔津、苏拜败之西充。别趋涪州，讨贼袁韬，斩虏多。寻坐哈宁阿陷重围不救，复与阿尔津等争功，论弃市，诏改罚赎，降三等甲喇章京。

六年，姜瓖叛据大同，希尔根从巽亲王满达海讨之，围太谷，以砲破其城，斩瓖所署置知县李成沛、都司吴汝器，进克大同。以次复长子县，浑源、朔二州。永宁州、岚县、潞安府并降。又与汉岱攻复辽州。山西平，当进秩，因诉前镌秩冤，累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列内大臣。十二年，加太子太保。

十三年，耿精忠叛，使其将白显忠寇广信、建昌、抚州，授希尔根定南将军，率师援江西，以桑格赞军事，沃赫、伊巴罕从，次南昌，而三城已陷。是时安亲王岳乐驻师省城，檄希尔根先取抚州，贼出拒，连败之，并率沙纳哈击走援贼，城贼待援不至，弃城走。精忠将陈升构土贼郭应定等犯赣州，令副都统甘度海御之，大捷。追至龙泉，破三垒，复攻取曹林十馀寨。十四年，击败精忠将邵连登，复建昌。

移师饶州，击退馀干、浮梁、乐平诸县贼。会岳乐师下湖南，命简亲王喇布赴南昌，以希尔根副之。三桂将高大节出醴陵、萍乡，陷吉安，冀断岳乐军后路。我师屯螺子山，大节勇，常以少骑奔我师。喇布仓皇弃营走，希尔根从之，贼入垒，纵饮饱掠而归。俄大节死，希尔根督师攻围，战又弗胜。逾岁贼遁，诏仍驻南昌。寻以老召还。十八年，卒。

子喀西泰，任护军参领。从征四川，攻保宁，死蟠龙山之战。

论曰：当三籓乱时，命将四出，以庶姓授大将军，惟图海与赉塔二人而已。赉塔自广西，穆占自湖南，皆转战下云南，削平巨憝，功最多。穆占功归彰泰，故赏不逮；赉塔、莽依图功与相并，惜中道先卒。佛尼埒等皆夙将，有战绩。其时杂号将军，或出朝命，或即军前除拜。有一人递掌二三印者，有一印迭授二三人者，皆领异军独当一路。综而观之，当日行师应敌之大概，可以得其要矣。

## 列传四十二

张勇赵良栋子弘灿弘燮王进宝子用予王万祥孙思克马进良张勇，字非熊，陕西咸宁人。善骑射，仕明为副将。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师次九江，勇来降，檄令招抚，得总兵以下七百馀人。授游击，隶陕西总督孟乔芳标下。时李自成将贺珍、贺弘器、李明义等分据汉中、兴安、固原诸地，窥西安。

勇与副将任珍、马宁等御战，屡败之。四年，宁夏叛将马德结弘器陷安定，勇从总兵刘芳名率师赴援，战，马宁阵擒德，勇攻克固原，获弘器、明义，诛之。

四年，米喇印、丁国栋以兰州叛，陷临洮。勇与副将陈万略率师夹击，破贼，复临洮。逐贼至岷州，败之宫堡，又败之马韩山。贼分窜二崖洞，歼焉；又败之马家坪，获明延长王识駉。乔芳攻拔兰州，喇印、国栋走甘州。勇等率师与乔芳会，遂渡河而西。八月，至甘州，贼出战，屡击败之。六年正月，总兵南一魁夺门入，勇入城巷战，贼夜遁，逐之至北山，歼贼甚众。斩喇印於水泉，国栋走肃州，师从之。五月，至肃州，伏壕外，伺贼出牧，擒斩，不使得入。十二月，勇与马宁督兵树云梯登城，遂复肃州，诛国栋，超授甘肃总兵。十年，叙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

大学士洪承畴视师湖广，勇请自效，诏奖其忠勤，召诣京师。承畴亦荐勇智勇兼备，所部兵精马足，请移授经略右标总兵，上许之。勇入对，赐冠服、甲胄、弓矢，加右都督。勇移家京师，乞赐宅；子云翥，以廕授陕西卫指挥，乞改隶京卫，并得旨俞允。勇将行，命内大臣索尼等传谕曰：“当今良将如勇者甚少。军务不可悬度，当相机而行，勿负才轻敌。”至军，佐承畴屡破敌。十五年，从徇贵州，明将罗大顺焚新添卫，勇率兵驰战，大顺走十万谿，勇与一魁等破其垒。复从信郡王多尼下云南，次盘江。明兵焚铁索桥，勇夜督兵造梁，黎明，全军皆得渡，破明将白文选於七星关。十六年，加左都督。十七年，命移镇临元、广西诸处。十八年，迁云南提督。

康熙二年，以勇久镇甘肃，威名素著，属番詟服，命还镇甘肃。三年，加太子太保。西喇塔拉饶水草，号大草滩，厄鲁特蒙古乞驻牧於此。勇以其地当要隘，不容逼处，自往谕之，事遂寝。因请筑城其地，曰永固。旁建八寨，相联属为声势。

四年，蒙古徙牧近边，请增西宁兵四千五百二十。部议下总督覆覈，上特命允之。

十二年，吴三桂反，四川总兵吴之茂叛应之。十三年，三桂使招勇，勇执其使以闻。陕西提督王辅臣亦叛，勇督兵防御。十四年，巡抚华善疏言：“辅臣遥应三桂，西番土回乘隙并起，河西危甚，得免沦陷，皆勇之力。请敕许勇便宜。”命授靖逆将军，仍领提督，总兵以下听指挥。辅臣招勇，勇斩其使，上嘉之，封靖逆侯。

勇遣西宁总兵王进宝率师攻兰州。辅臣将潘瑀攻洮州，曾文耀攻河州，番部乘隙肆掠。勇率兵攻河州，文耀败走。别遣土官杨朝樑攻洮州，自督兵继其后，瑀亦败走。上嘉勇谋略，以其次子云翼为太仆寺卿。勇进攻巩昌，辅臣将任国治等潜师入城，与城兵共出战。勇与副将刘宣圣等奋击，截其归路，斩馘过半，获四百七十三人。时辅臣据平凉，贝勒洞鄂督兵围攻，久不下，上命勇率师会之。勇疏言巩昌要地，兵力难分，下廷臣议，令勇固守巩昌。

吴三桂遣其将吴之茂自四川北犯，为辅臣声援，屯西和。勇与振武将军佛尼埒及进宝等御之，三战皆胜。宁夏兵变，戕提督陈福。勇还驻巩昌，疏荐天津总兵赵良栋才勇，命即授宁夏提督。十五年，叙复洮、河二州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吴之茂屯乐门，分兵攻陷通渭。勇督兵道伏羌赴援，至十八盘坡，与之茂兵遇，张两翼冲击，之茂兵溃，乘胜复通渭。进攻乐门，之茂据险，列十一寨，勇度地，令横营山梁。营甫立，贼齐出，勇令兵持草一束，与都统赫叶分击南北山梁，贼亦南北应战。火器发，贼败走入寨，兵投草填堑直进，杀贼千馀。之茂收馀众复战，勇勒兵冲击，之茂大败。勇与佛尼勒、进宝等尽平贼寨。之茂夜走，追败之牡丹园，又败之西和北山，之茂仅以数骑遁。大学士图海出视师，辅臣降，勇遣兵收平凉、庆阳、巩昌诸属县。诏褒勇功，进一等侯，加少傅兼太子太师。

十七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兵入河套，厄鲁特部为所败，假道赴青海，阑入内地，勇驱令出塞。二十一年，入觐。二十二年，以老病乞休，谕留之。二十三年，闻青海蒙古游牧近边城，率兵赴丹山防御，至甘州，病笃。上闻，遣医并其子云翼驰驿往视。寻率，赠少师仍兼太子太师，赐祭葬，谥襄壮。

勇身经数百战，克府五、州县五十，右足中流矢，伤骨，不能履，常以肩舆督战。临敌若无事，而智计横出，每以寡胜众。居恆恂恂退让，宾礼贤士。用人尽其材，其所甄拔，往往起卒伍为大将，良栋、进宝尤其著者也。

子云翼，袭爵，官至江南提督。卒，谥恪定。雍正间，祀勇贤良祠。乾隆三十三年，命以一等侯世袭罔替。四十七年，诏褒勇、良栋、进宝勋绩，尤称勇有古名将风。时勇四世孙承勋袭爵，以散秩大臣旷班，降三等侍卫，命复还散秩大臣。

赵良栋，字擎宇，甘肃宁夏人，先世居榆林。顺治二年，师定陕西，良栋应募，隶总督孟乔芳标下，檄署潼关守备。从征秦州、巩昌，击败叛将贺珍、武大定。授宁夏水利屯田都司。五年，讨河西回，擒丁国栋。良栋在行间，擢高台游击。十三年，以经略洪承畴荐，从征云、贵，授督标中军副将。康熙元年，擢云南广罗总兵。

先后剿平马乃、陇纳、水西诸苗。四年，移镇贵州平远，遭父丧，吴三桂以水西未大定，留勿遣。良栋辞，忤三桂，同官为排解，乃得归终制。八年，起山西大同总兵。十一年，移镇直隶天津。

十二年，三桂反。十三年，宁夏兵变，戕提督陈福。甘肃提督张勇荐良栋，擢宁夏提督。入觐，奏宁夏乱兵，宜诛首恶、宥胁从，上颔之。良栋请留孥京师，赐宅以居。简精兵百疾驰赴镇，宣上谕抚慰。察知倡乱者把总刘德，而参将熊虎与其谋，戕福者营兵阎国贤、陈进忠。乃分兵使出防，散其党羽，逮虎等正其罪，请旨斩之。

是时大将军图海督师平凉，讨王辅臣，良栋及平凉提督王进宝并听指挥，分兵定秦州、西和、礼县。十八年，良栋疏言：“宁夏兵旧习骄纵，臣三年训练，渐遵纪律，并严禁侵剋额饷，众志思奋。臣年渐老，不乘时努力，虚负上恩。今湖南既定，宜取汉中、兴安，规四川。臣原精选所部步骑五千，独当一路。”上览奏嘉许，下图海。图海议先破栈道、益门镇诸处贼垒，分四道进取；而凉州提督孙思克疏请缓师，得旨切责。乃以十月定师期，良栋将所部出徽县。师进破密树关，遣兵袭黄渚关分敌势，大战，破三桂兵，克徽县。思克出略阳，方次阶州。良栋师自徽县进克略阳，三桂将吴之茂败走。良栋复进取阳平关，徇沔县。进宝出凤县定汉中，良栋与会师宁羌，各奏捷。授良栋勇略将军，仍领宁夏提督。

十九年，良栋与进宝分道进次白水坝，三桂兵夹江而阵，江水方涨，不得舟，贼矢石如雨。良栋令於众曰：“视我鞭所向，敢退者斩！”一军皆奋呼。良栋擐甲，骤马乱流而渡，师从之，敌发砲，伤数十人，无回顾者。三桂兵错愕奔溃，逐之过青川，败之石峡沟，再败之青箐山，下龙安府，渡明月江，经绵竹。三桂兵尽溃，所置巡抚张文德及其将汪文元等皆降，遂复成都，盖出师甫十日。上奖良栋功，擢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仍领将军。良栋念宁夏当有代者，镇兵且不能从征，疏辞总督，上弗许。部议宁夏改设总兵，上即授良栋子廕生弘灿，仍将镇兵从征。

时进宝亦克保宁，与建威将军吴丹等徇顺庆、重庆、遵义，皆下。良栋分遣游击冶国用等西徇雅州，复象岭、建昌诸卫。东略叙州，定纳溪、永宁诸县。疏请敕陕西、四川督抚诸臣合筹运饷济军。师自四川分道：一自保宁出永宁，达霑益；一自成都出建昌，达武定。并下云南。上韪其言，谕诸将帅协谋定策。寻议吴丹出永宁，良栋出建昌。吴世璠遣其将胡国柱、夏国相等攻陷永宁，犯泸州、叙州，复聚窥建昌。良栋檄总兵硃衣客将八千人援建昌，硃衣客战不胜，退驻雅州。建昌守兵食尽，弃城走。良栋劾吴丹拥兵不进，致永宁陷贼，并及硃衣客引退状，诏解吴丹将军以授佛尼埒，逮硃衣客下刑部。

二十年，良栋率师次朝天关，遣弘灿出马湖绕贼兵后，战凤凰村，再战观音崖。

贼据崖，弘灿督兵攀崖袭其后，馘三百，俘八十馀。令总兵李芳述、偏图等逐至黄茅冈，贼分三道拒战，弘灿分兵应之，自旦至暮，大破贼，斩其将沈明、张文祥，国柱等遁走。复泸州、叙州，遂克永宁，徇荣经。良栋与会师夹江，克雅州，进复建昌。渡金沙江，次武定。

大将军贝子彰泰统湖广、广西诸路满、汉兵四十万下云南，攻会城，屯城东归化寺，西亘碧鸡关，连营四十里，前临昆明湖，湖中不设兵。世璠收馀众固守，自水道转运，相持数月未下。九月，良栋至军，周视营垒，请於彰泰曰：“我师不速战，相持日久，粮不继，何以自存？”彰泰曰：“皇上豢养满洲兵，岂可轻进委之於敌？且尔兵初来，亦宜体养，何可令其伤损？”良栋不从，率所部夜攻南坝，破垒夺桥，遂薄城。彰泰语良栋：“尔兵攻已瘁，宜暂退，令总督蔡毓荣代守。”良栋曰：“我兵死战所得地，奈何令他人守乎？”於是彰泰令诸军悉进，世璠兵出城，战於桂花寺，诸军皆奋斗，世璠兵大败，乃自杀，馀众以城降。云南平。

自三桂镇云南，至世璠覆亡，历年久，子女玉帛充积饶富。城破，诸将争取之，独良栋无所取，戢所部兵丝毫毋敢犯。

硃衣客就逮，具疏辨，谓良栋与兵少，又无后应，是以退还。进宝亦疏谓建昌之陷，罪在良栋。良栋复劾硃衣客欺饰狡辨，且谓辨疏出进宝。上以军事急，命俟事平察议。云南既定，召良栋诣京师，进宝亦入觐，谕曰：“当贼据汉中负固，诸将咸谓恢复为难，独良栋首发议进剿，与进宝同取汉中。嗣因意见不相合，遂分道克成都，而进宝亦取保宁。成都不下，保宁未易拔；保宁不下，成都未易守：是二将并有功也。时贼皆入川抗战，我师乘虚自沅州、镇远取贵阳，川中寇复张，已复之疆土几至再陷，则二将不能和衷之所致也。二将不谙大体，私忿攻讦。朕念其功绩并茂，惟欲保全，互讦章奏，皆置不问，但论失援建昌罪。”部议硃衣客论斩，吴丹夺官籍没，良栋夺官。上命硃衣客免死为奴，吴丹夺官，良栋改授銮仪使。

二十二年，良栋疏陈战功，请察议，下王大臣等议：良栋失建昌，以功抵罪；止叙从征将士弘灿、芳述、偏图，并加左都督。良栋寻乞病归。二十五年，上念良栋克云南，廉洁守法纪，复将军、总督原衔。二十七年，入觐，复自陈战功，上命还里牒部具奏。二十八年，授拜他喇布勒哈番。

三十年，噶尔丹扰边，命西安将军尼雅翰等出防宁夏，以军事谘良栋。三十二年，以宁夏总兵冯德昌赴甘州，命良栋暂领镇兵。良栋劾德昌剋军粮，德昌坐罢。

三十三年，命良栋率兵驻土喇御噶尔丹，旋召诣京师。三十四年，良栋复自陈战功为大将军图海、彰泰所抑，并咎大学士明珠蔽功，上责其褊隘，还其疏，仍敕部优叙，授一等精奇尼哈番。良栋原留京师，乞田宅。御史龚翔麟劾良栋骄纵，上原之，赉白金二千，令归里。

三十六年，良栋病，尚书马齐自宁夏还，奏状，手诏存问，赐人葠、鹿尾。寻卒，年七十有七。上方征噶尔丹，次榆林，谕曰：“良栋伟男子，著有功绩。性躁心窄，每与人不合，奏事朕前，言语粗率。朕保全功臣，始终优容之，所请无不允。

今病卒，宜为其妻子区处，使得安生。”至宁夏，命皇长子允禔临其丧，赐祭葬，谥襄忠。五十九年，上谕群臣，犹举良栋至云南与彰泰议军事，谓决於进战乃得成切。乾隆四十七年，进一等伯，世袭罔替。

子弘灿，初以廕生特授宁夏总兵，历川北、真定、黄岩、南赣诸镇。康熙三十八年，授浙江提督，调广东。四十五年，授两广总督。五十五年，入觐，辞还，奏言久处炎海，年事就衰，请移近地自效。寻授兵部尚书。五十六年，诣京师，至武昌，道卒，谥敏恪。

弘燮，初授完县知县，再迁天津道。良栋卒，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复授天津道。

三迁河南巡抚，调直隶。五十四年，谕奖弘燮抚直隶十年，任事勤劳，旗、民辑睦，盗案稀少，加总督衔。六十一年，卒，谥肃敏。弘燮在官亏库帑，特命弘灿子之垣以郎中署直隶巡抚，责完补。世宗即位，以之垣庸劣，令解任。寻命免追亏项，诏谓念良栋旧勋也。

王进宝，字显吾，甘肃靖远人。精骑射。顺治初，从孟乔芳讨定河西回，授守备，隶甘肃总兵张勇标下。十一年，勇调经略右标总兵，南征，进宝从徇湖南。十五年，下贵州，师次十万谿，悬崖千仞，明将李定国遣其将罗大顺扼险屯守。进宝率众攀崖直上，捣其巢，大顺奔溃，以功迁经略右标中营游击。康熙二年，勇还为甘肃提督，进宝亦改授提标左营游击，随军有功，迁参将。厄鲁特蒙古欲得大草滩驻牧，勇用进宝议，持不可。既，城永固，以进宝为副将驻其地。十二年，擢西宁总兵。

王辅臣攻陷兰州，勇遣进宝率师讨之。次黄河，夜以革囊结筏自蔡湾渡，破贼皋兰龙尾山，获辅臣将李廷玉。遂东拔安定，复金县。西攻临洮，会大雪，讠冋贼不诫备，袭破之。辅臣使持吴三桂劄招进宝，进宝以闻，加左都督。四月，进攻兰州。辅臣遣兵开壁出战，进宝督兵奋击，自旦至日中，擒斩过半。贼败入壁，为长围困之，断其粮运。六月，辅臣兵造筏黄河，谋潜遁。进宝缘河要之，贼计蹙，其将赵士升出降。

其秋，三桂遣其将王屏籓、吴之茂自四川入陕西，为辅臣声援。之茂据西和凤凰山，进宝督兵讨之，初合，我师败绩；夜，之茂兵来袭，进宝以计环攻之，蹙之党家山，大溃，多坠崖死。十五年，擢陕西提督，仍兼领西宁总兵，驻秦州。之茂进据北山，断临洮、巩昌道。进宝与将军佛尼埒分兵赴援，击败之，获其将徐大仁。

战罗家堡，再战盐关，屡胜。之茂集溃兵万馀屯铁叶硖、红山堡，筑垒，护以密椿，潜出运刍粮。进宝遣兵破贼牡丹园，获粮械。大将军图海进攻平凉，辅臣引四川叛将谭弘犯通渭。进宝引数十骑入自东峡口，闻将军赫叶战败，寇方张，令诸军伐木曳以行，尘大起，寇骇走，追杀数十里。分兵进攻，复静宁，於是平凉遂下。六月，师次乐门，甫立营，之茂兵来攻，进宝督兵环击，歼其裨将数辈。复与佛尼埒合兵，战屡胜，之茂仅以十馀骑溃走。平原、固原悉定。论功，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上褒进宝忠义，进一等，授奋威将军，仍兼提督平凉诸军事。

十七年，复庆阳，斩其将袁本秀。十八年，图海议取汉中。图海与总兵费雅达自栈道先驱，进宝疏乞令长子用予随征，上授以副将。师进次宝鸡，进宝遣用予击贼红花铺，大败之，克凤、两当二县。复进次武关，令用予将偏师绕出关后，进宝督兵夜斩关入，获其将罗朝兴等。复进夺鸡头关，直趋汉中，屏籓率其众自青石关走广元，进宝遣兵追击，其将杨永祚、孙启耀来降，遂尽复汉中地。时赵良栋亦克略阳，命分道定四川。将军吴丹、鄂克济哈率满洲兵继进，进宝自青石关进次神宣驿，督兵夺朝天关，疾驰进，拔广元。屏籓走保宁。

十九年，分兵趋保宁，距城二十里当孔道立营，屏籓以二万人出战，进宝督兵奋击，大破之。追至锦屏山，连拔贼垒，夺浮桥。薄城，守兵贯弓注矢，进宝披襟示之曰：“何不射我？”守兵皆惊愕。用予斩门入，进宝戢诸军毋惊井里，皆曰：“此仁义将军也！”屏籓与其将陈君极缢焉，获之茂与其将张起龙、郭天春等十七人，诛之。分部诸将及次子用宾复昭化，剑州、苍溪、蓬州、广安、合州、西充、岳池诸州县悉定。

时良栋已克成都，授云贵总督，移军下云南。诏进宝留镇四川，驻保宁。擢用予松潘总兵。进宝疏称疾乞休，命还固原就医，即令用予护诸军驻保宁。寻改用予固原总兵。良栋檄川、陕诸军从征，进宝疏言所属诸军宜留镇守，请停拨遣，从之。

三桂将胡国柱、夏国相等自贵州入四川，谭弘既降复叛，陷建昌。良栋疏劾进宝，进宝言方卧疾，固原、建昌之陷，罪在良栋，诏趣进宝还保宁护诸军。叙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用予加左都督，授拖沙喇哈番。二十年，三桂将马宝犯叙州，用予击卻之，并复纳溪、江安、仁怀、合江诸县，降其将何德成等，宝窜还云南。上命用予率所部驻永宁。

二十一年，云南平，进宝入觐，良栋亦诣京师，命王大臣发还互劾章奏，并宣谕：“二臣功绩并茂，欲矜全保护之；私忿攻讦，不谙大体，皆置不问。”语互详良栋传。赉服物，还镇。二十三年，疾甚乞休，时用予已调太原总兵，命偕太医驰驿视疾。寻移甘肃总兵，俾便奉侍。二十四年，进宝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忠勇。用予袭爵，进二等，寻卒官。乾隆三十三年，命世袭罔替。四十七年，进一等，用宾授侍卫。进宝所部多材武，王万祥尤著。

万祥，字瑞宇，会宁人。幼丧父母，依其戚郭氏，从其姓。进宝官游击，应募入伍，屡当军锋。积功至副将。攻兰州，万祥请先取临洮，进宝率兵以夜半至城下。

万祥见城有缺，令裨将阎润先登，縋万祥上，数十人从，守者惊觉，发矢石。万祥语众曰：“今欲退无路，惟有猛进！”手刃数人，众继上，遂克临洮。

宁夏兵变，军中流言汹汹，万祥告进宝。翌日，阳引兵退，而置伏以待。敌来追，伏起，敌大败。俄，至者益众，万祥中矢，手拔，战益奋，左辅又创，仍力战，敌乃溃奔，克通渭。进宝愤城人通贼，将悉按诛之，万祥谏而止。攻汉中，将二千四百人断敌运道，敌弃寨，屯八角原，复攻之下。土寇起，击斩其渠。拔凤县，分兵取两当。雪夜进攻武关，擒其将刘哈性。战阎王碥，用予陷围中，万祥驰援，伤右股，还固原疗治。进宝为疏请复姓，授定海总兵，调兴化。台湾定，复调台湾，擢福建陆路提督。卒，赠太子少保，谥壮敏。

孙思克，字荩臣，汉军正白旗人。父得功，以明游击降太祖，有功，附金玉和传。思克其次子也。初授王府护卫。顺治八年，管牛录额真，并授刑部理事官。十一年，迁甲喇额真。从军，自湖南下贵州、云南，转战有功。康熙二年，擢甘肃总兵，驻凉州。

五年，厄鲁特蒙古徙牧大草滩，慰遣之。不受命，战於定羌庙，败去，扬言将分道入边为寇。思克与提督张勇疏请用兵，廷议不可轻启兵衅，令严防边境，抚恤番人。思克乃偕勇修筑边墙，首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止，於是厄鲁特蒙古入边牧者皆徙走。思克遍视南山诸险隘，分兵固御，乃益敕军纪，简将才，汰冗卒，覈饷糈，剔蠹蚀，戢兵安民，疆圉敉宁。总督卢崇峻以闻，加右都督。

十三年，提督王辅臣以平凉叛应吴三桂，临洮、巩昌皆附，兰州亦陷。总督哈占檄思克赴援，思克率师道阿坝红水芦塘至索桥，结筏渡河，克靖远，附近诸城堡悉下。厄鲁特墨尔根台吉乘隙毁隘，入为寇，副将陈达阵没。思克乃留参将刘选胜等守靖远，率师还凉州，墨尔根台吉引去。高台黄番复入边为寇，攻围暖泉、顺德诸堡。思克率师赴甘州，黄番亦远遁，乃复渡河而东，与勇会师。疏言所部兵自草地往来劳苦，乞恩加犒赏，上特许之。

思克会勇围巩昌，时大将军贝勒洞鄂攻秦州未下，三桂遣兵自四川至，营南山上，势方张。檄思克率二千人自巩昌赴援，壁州西，与相持。辅臣将陈万策等诣思克降，巴三纲遁走，遂克秦州。南山寇溃窜，思克与将军佛尼埒等追击，败之阎关，复礼县；复败之西和，夺门入，斩所置吏，清水、伏羌诸县皆下。复还军巩昌，遣万策等入城谕辅臣将陈可等，以巩昌十七州县降。河东悉定。

乃会攻平凉，思克率师出静宁，击败辅臣将李国樑，斩级五百，获裨将三，复其城。进次华亭，辅臣将高鼎率裨将二十八、兵千馀，迎降。遂至平凉，与贝勒洞鄂师会。城兵出战，思克徒步督所部当贼，战南山，战城北，八战辄胜。又为九覆，败贼南郭外。贼阻我军掘壕，思克挥兵急击，贼退复逼者三，皆败去。攻泾州白起寨，挥兵先登，克寨，获辅臣将李茂。又败之甲子峪，败之马营子、麻布岭，洞鄂上其功。十五年，图海代洞鄂督师，至城北虎山墩度形势，并侦通固原道。贼伏兵万馀猝起，思克急击之，逐北十馀里，被巨创。辅臣乞降，思克还凉州。诏褒思克功，擢凉州提督，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思克疏谢，因言：“虎山墩之战，贼斫臣右臂，伤筋骨。今已成残疾，乞解任回旗。”温旨慰留。十六年，叙功，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噶尔丹为乱，诸蒙古徙入边扰民，思克与勇遣兵驱之，乃去。

十八年，上敕图海合诸军下四川，定四道进兵，思克与将军毕力克图出略阳。

会京师地震，诏内外大臣陈所见。思克疏言：“汉中、兴安山岭纡险，贼划断要隘，师未能直入。绿旗兵不尽强壮，马又多羸瘦，满洲兵亦无多。若各路调取，又恐地偪番夷，秋高马肥，乘机思逞。秦地多山，土不生秔稻，采买麦豆，用民负载驮运，餽运维艰。诸军闻京师地震，倾坏房屋，压毙人口，各有内顾忧。不若今秋暂缓出师，选强壮，饲战马，俟来春再议进兵。”上命学士拉隆礼至凉州宣谕诘责，思克引罪。与毕力克图率师攻阶州，进克文成、沔诸县。上命思克还凉州。寻以总督哈占奏，移驻庄浪。二十年，庆阳民耿飞纠番酋达尔嘉济农等为乱，犯河州，思克与勇遣兵讨平之。二十二年，追论请缓师罪，罢提督，夺世职，仍留总兵。二十三年，复授甘肃提督。

二十九年，学士达瑚、郎中桑格使西域归，至嘉峪关外，为西海阿奇罗卜藏所劫。思克遣游击硃应祥诱质其宰桑，达瑚等乃得返。又遣副将潘育龙、游击韩成率师讨之，斩四百馀级，阿奇罗卜藏败走。复使诘责西海诸台吉，诸台吉惧，籍阿奇罗卜藏家偿所掠。思克疏请免穷治，上嘉思克筹画合宜，如其请。

三十年，疏言：“噶尔丹巢穴距边三十馀程，其从子策妄阿喇布坦在西套住牧。

虽叔侄为仇，虑其复合，侵掠西海，道必经嘉峪关外。今设副将，威望未尊，兵不盈千，不足资控御。请设总兵一、兵三千，以固边圉。甘肃地瘠民贫，布种收穫，与腹地迥别。纵遇丰年，输将国赋，仅赡八口，并无盖藏。兵马粮料，不敷供支。

宜於河西要地，屯积粮草。本地无粮可买，輓运又恐劳民。请开事例，捐纳加级、纪录、职监。俟边储稍充，即行停止。”三十一年，加太子少保，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疏乞休，复慰留。加振武将军。

三十二年，噶尔丹为乱，命内大臣郎岱率禁旅出驻宁夏，以思克为参赞。三十五年，上亲征，大将军费扬古当西路，思克率师出宁夏，与会於翁金。上驻跸克鲁伦河，噶尔丹遁去，费扬古督兵邀击，战於昭莫多。思克将绿旗兵居中，与诸军并力奋战，大破之，逐北三十馀里，噶尔丹引数骑走。诏褒谕，召诣京师，命侍卫迎劳，御制诗，书箑以赐。入对暢春园，赐绥怀堂额及端罩、四团龙补服、孔雀翎、衣冠、鞍马，并赉从入京师官兵粮料。命驻肃州，诇噶尔丹踪迹。三十七年，叙功，加拖沙喇哈番。三十九年，以病乞休，遣医往视，仍命留任养疴。寻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襄武。丧还京师，命皇长子允禔临奠。

思克镇边久，威惠孚洽。丧还自甘州，至潼关，凡道所经，军民号泣相送。上闻状，叹曰：“使思克平昔居官不善，何以得此？”进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乾隆四年，定封一等男。三十二年，命世袭罔替。曾孙庆成，自有传。

马进良，甘肃西宁人。初入伍，隶思克军。从攻平凉，辅臣拒战，贼斫思克手。

进良闻之，曰：“斫我总兵手，我必杀之！”乃入贼阵，逐斫思克手者杀之，身被数创。叙功，累迁游击。思克请补中军参将，格部议，上特允之。复再迁，授古北口总兵。上征噶尔丹，命将千五百人从。擢直隶提督，谕奖饬营伍，训练严明。中军参将缺，上特授其子龙。寻以老乞休。卒，赐祭葬，谥襄毅。

论曰：世称河西四将，以勇为冠，忠勇笃诚，识拔裨佐，同时至专阃，奉指挥维谨。高宗许为古名将，允哉！良栋、进宝，转战定四川，进宝实首功，乃忼爽多所忤，圣祖力全之，始以功名终。进宝亦与良栋龃，不令并下云南，怏怏称疾，命其子代将。思克请缓师，虽不得与良栋、进宝同功，仍俾坐镇，皆圣祖驭将之略也。

思克战功微不逮，而惓惓爱民，可谓知本矣。

## 列传四十三

蔡毓荣哈占杭爱鄂善华善董卫国佟国正周有德张德地 伊辟王继文

蔡毓荣，字仁庵，汉军正白旗人。父士英，初籍锦州。从祖大寿来降，授世职牛录章京。从转战有功。顺治间，累迁至右副都御使。出为江西巡抚，疏陈兵后荒芜，请除荒田赋额十万八千五百四十顷有奇；又以瑞、袁二府科粮偏重，疏请蠲瑞属浮粮九万九千馀石，定袁属赋额自一斗六升七八合减至九升三合：皆得请。又疏论铜塘封禁山不宜开采，咸为民所颂。寻改漕运总督，加兵部尚书，以疾告归。十三年，卒，谥襄敏。

毓荣，其次子也。初授佐领，兼刑部郎中。寻授御史，兼参领，迁秘书院学士。

康熙初，授侍郎，历刑、吏二部。九年，授四川湖广总督，驻荆州。累疏言：“四川民少田荒，请广招开垦。招民三百户，予议叙，垦田五年，起科”；“四川冲要营员用沿边例题补”；“移驻官兵子弟得入籍应试”。并下部议行。

十二年，吴三桂反，毓荣遣沅州总兵崔世禄率兵入贵州，夷陵总兵徐治都、永州总兵李芝兰继进，上命速遣提督桑额守沅州。寻授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大将军，率八旗兵讨三桂，驻荆州，谕毓荣督饷。十三年，分设四川总督，命毓荣专督湖广，以招民垦荒功，加兵部尚书。三桂破沅州，世禄降。常德、澧州、长沙、岳州相继陷。部议毓荣当夺官，命留任。寻居父丧，命在任守制，督绿旗兵进剿。毓荣令副将胡士英等分防江口。叛将杨来嘉据南漳，屡出掠，令襄阳总兵刘成龙御之，战屡胜。广西提督马雄降三桂，腾书两广总督金光祖，言毓荣将率绿营兵赴岳州降三桂。

光祖密使告毓荣，毓荣以闻，请解任，命殚心供职，毋以反间引嫌。

十四年，勒尔锦请增绿旗兵援、剿二营，领以两副将，命毓荣统辖。十七年，毓荣督造战舰成，率绿旗兵五千，从大将军贝勒尚善进攻岳州，与讨逆将军鄂纳等以舟八百馀入洞庭湖，击三桂兵，大败之，发砲沈其舟，歼寇甚众。遣将舣君山，载土伐木塞诸港。分兵屯三眼桥、七里山，绝寇转粮道。寇犯我粮艘，夹击，复大败之，斩级千馀。会三桂死，其孙世璠以丧还。师克岳州，进定长沙、衡州。十八年，疏言：“湖南境惟辰州尚为三桂守。枫木岭、神龙冈两道皆险隘。我师疲顿，当小休。俟粮草克继，会师进攻。”上命给事中摩罗、郎中伊尔格图传谕曰：“贼败遁负险，宜用绿旗步兵。毓荣所属官兵强壮，不难攻取险隘，剿除馀寇。其具方略以闻。”毓荣疏请专责一人，总统诸路绿旗兵水陆并进，上即授毓荣绥远将军，赐敕，总统绿旗兵，总督董卫国、周有德、提督赵赖等并受节制。十九年，督兵分道出枫木岭、辰龙关，水师并进，克辰州，再进克沅州，并复泸溪、溆浦、麻阳诸县。

大将军贝子彰泰与会师，自沅州入贵州境。彰泰疏言绿旗兵已与满洲兵会，若各自调遣，虑未能合力奏功。上命毓荣军机关白大将军。寻与卫国督兵克镇远、思南。世璠将夏国相等以二万人屯平远西南山，分兵据江西坡，坡天险，国相为象阵。

我师迫险攻象阵，不能克，毓荣以红旗督战，众奔不可止，师败绩。越二日复战，鼓众奋进，国相弃险走，遂克贵阳。二十年，从彰泰下云南，次曲靖。会师进薄会城，屯归化寺，夺重关及太平桥。世璠将余从龙等出降，诇知其虚实。赵良栋师至，趣进攻，毓荣军大东门。世璠自杀，城下。云南平。毓荣还任湖广总督。

二十一年，调云贵总督。累疏区画善后诸事：“一曰蠲荒赋。云南陷寇八载，按亩加粮。驱之锋镝，地旷丁稀，无徵地丁。额赋应予蠲除，招徠开垦。二曰制土夷。前此土目世职，不过宣慰，三桂滥加至将军、总兵。初投诚，权用伪衔给劄，今当改给土职。旧为三桂夺职者，察明予袭。三曰靖逋逃。三桂旧部奉裁，徵兵散失。八旗仆从，兔脱鼠窜。宜厚自首赏，重惩窝隐。所获逃人，量从末减，庶闻风自归。四曰理财源。云南赋税不足供兵食。地产五金，令民开采，官总其税。省会及禄丰、蒙自、大理设炉铸钱。故明沐氏庄田及入官叛产，均令变价，以裕钱本。

田仍如例纳赋，兵弁馀丁，垦荒起科，编入里甲，俾赋有馀而饷可节。五曰酌安插。

逆属尝随伍，当遣发极边。若仅受伪衔，并未助逆，宜免迁徙。六曰收军仗。私造军器，应坐谋叛论罪。土司藏刀枪，民以铅硝、硫黄贸易，皆严禁。七曰劝捐输。

云南民鲜盖藏，偶有灾祲，无从告籴。请暂开捐监事例。八曰弭野盗。鲁魁在万山中，初为新习阿蒙土人所据，啸聚为盗。内通新平、开化、元江、易门，外接车里、孟艮、镇元、猛缅。三桂授以伪职，今虽改授土司。仍宜厚集土练，分驻隘口，防侵轶为患。九曰敦实政。兵后整理抚绥，其要在垦荒芜，广树蓄，裕积贮，兴教化，严保甲，通商贾，崇节俭，蠲杂派，恤无告，止滥差。州县吏即以此十事为殿最。十曰举废坠。各府州县学宫，自三桂煽乱，悉皆颓坏。今宜倡率修复。通省税粮，既有成额，宜均本折定，留运驿站，酌加工食，俾民间永无派累。”疏入，廷臣议行。别疏言：“督标旧额兵四千，请增千为五营。吴三桂设十镇，今改为六。

在迤西者：曰鹤丽、曰永顺、曰楚姚蒙景，在迤东者：曰开化、曰临元澂江、曰曲寻武霑。”“中甸旧辖丽江土府，三桂割畀蒙、番互市。今互市已停，蒙、番所设喇嘛营官未撤，宜令土知府木尧仍归其地。”

初，师自贵州下云南，毓荣劾董卫国不听调度，上命俟事平再议。二十二年，部议卫国未尝违误，且有复镇远功，请免议，上责毓荣妒功诬奏，下部议，削五级。

二十五年，授总督仓场侍郎，改兵部。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等疏言侍卫纳尔泰自陈前使云南，毓荣令其子琳餽以银九百；内务府又发毓荣入云南以三桂女孙为妾，并徇纵逆党状：下刑部，鞫实，拟斩，籍没，命免死，与琳并戍黑龙江。赦还。三十八年，卒。

哈占，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自官学生授鸿胪寺赞礼郎，累迁兵部督捕理事官。康熙八年，授秘书院学士。十一年，擢兵部侍郎。

十二年，授陕西总督。甫到官，吴三桂反，四川提督郑蛟麟、总兵吴之茂等叛应之，与三桂将王屏籓谋寇陕西。上授都统赫业安西将军，会西安将军瓦尔喀讨之，命哈占与巡抚杭爱督饷，并敕与提督张勇、王辅臣修边备，辑军民。十三年，复命尚书莫洛经略陕西，敕凡事谘哈占乃行。哈占以汉中、广元山迳险峻，疏请造船略阳速粮运。寻又命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护诸将出秦州，徇四川。寇劫略阳粮艘，上命四川总督周有德督川境转饷。哈占疏请令山西协助，上以山西道远多劳费，发帑十五万，使在西安采运；并谕宜稍增其直，俾民乐输送。会辅臣叛，莫洛遇害。

董额以饷不继，自汉中引还西安。

十四年，诏哈占分兵防兰州，哈占疏言西安兵少不宜分遣。上命云贵总督鄂善率师驻兴安、汉中，既又命守延安，哈占迭奏请留西安不遣。时辅臣据平凉，同州游击李师膺叛，戕韩城知县翟世琪，胁神道岭营卒，合蒲城土寇陷延安。固原道陈彭、定边副将硃龙皆以城叛。辅臣分兵四出，陷旁近诸州县，遂破兰州，巡抚华善走凉州。遣将逐贼邠州、淳化、三水、长武、汉阴、石泉、甘泉、宝鸡诸处，战辄胜。董额师克秦州，总兵王进宝亦复兰州。定边、延安皆下。上趣董额督兵合攻平凉。哈占闻兴安游击王可成叛，移潼关绿旗兵守商州，移西安满洲兵守潼关。俄闻兴安叛兵已破商州旧县关，逼西安，疏请敕董额分兵赴援。上责哈占曰：“辅臣初叛，朕以兰州近边要地，令哈占发兵镇守。哈占以西安兵少不遣，兰州遂陷。又以延安居要冲，命鄂善屯守，哈占留之西安，延安复陷。哈占但知有西安，重兵自卫，贻误非小！”别敕董额急攻平凉，仍遣将军吴丹率师自太原移驻潼关，员外郎拉笃祜率榆林蒙古兵益西安。十五年，大学士图海代董额为大将军，围平凉，辅臣降。

哈占疏请安辑降众，设置官吏。事皆下部议行。

十九年，将军赵良栋克成都，王进宝克保宁，郡县以次底定。哈占疏言军饷自西安运保宁，应令四川接运。上以四川初定，未能任转饷，命自略阳水道运叙州。

寻敕哈占率师赴保宁，规复云南。哈占复疏请命四川督饷，户部侍郎赵璟、金鼐疏言陕西转饷入四川，四川吏不之恤，道远民滋困。

尚书宋德宜言陕西、四川宜以一总督董理，庶两省民劳逸得平，乃改设川陕总督，以命哈占。哈占师次保宁，时叛将谭弘、彭时亨四出劫掠为民害，上命速剿定，进攻云南。哈占遣总兵高孟击时亨，败贼南溪罗石桥，复营山、渠二县。二十年，镇南将军噶尔汉收忠、万、开、建始、云阳、梁山诸州县。弘走死。孟逐时亨，亦复广安、达、大竹、东乡诸州县。时亨势蹙，降。敕哈占率师赴叙州，会建昌、永宁两路兵进征。哈占师发永宁，追击三桂将马进宝，入贵州。次毕节，进宝降。复进次威宁。大将军贝子彰泰疏言云南已合围，师足用，兵多粮少，宜令哈占还四川。

哈占复进次曲靖，闻命引还。寻以破时亨功，加兵部尚书衔。弘将牟一乾、一举诣遵义降，分驻巴县、涪州。哈占疏请移陕西，懦者归农，强者入伍，上从之。二十二年，授兵部尚书。二十四年，调礼部。以疾乞休，上疏自述在军时积劳成病。上以哈占未尝立功，斥其妄，命仍殚力供职自赎。二十五年，卒。

杭爱，章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古尔嘉珲，顺治初为国子监祭酒。杭爱初授笔帖式，累迁吏部郎中。康熙十一年，超授山西布政使。谕曰：“朕知汝才能，外省事重，籓司职掌最要。其克尽忠诚，毋负简任！”十二年，擢陕西巡抚。军兴，命督饷。十九年，调四川。叛将谭弘据万县为乱，命杭爱慰抚夔州诸路。二十年，建昌土司安泰宁谋乱，敕与将军王进宝招之来降。哈占师进次永宁，命杭爱督趣输运。自三桂乱，四川悉陷，民多流亡，兵占耕民田不纳赋。杭爱疏请清釐，又乞蠲罗森妄报垦荒升科田四百馀亩，上特允之。二十二年，卒，谥勤襄。

鄂善，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人。初自侍卫授秘书院学士，迁副都御史。康熙九年，授陕西巡抚。十一年，擢山西陕西总督，寻改专督陕西。十二年，调云南，以哈占代。三桂反，诏鄂善留湖广。十三年，改兼督云、贵，命从师进征。三桂陷湖南郡县，吏议镌五级，命留任。王辅臣叛，命与副都统穆舒浑率师自襄阳移守兴安、汉中。十四年，次西安，哈占疏留助守。上复命移守榆林、延安，哈占再疏留不遣。

及毕力克图击辅臣，复延安，鄂善乃遵上指移驻，招抚流民，分守栈道，寇来犯，击之退。授甘肃巡抚。十七年，坐失察布政使伊图蚀帑、清水知县佟国佐苛敛，部议当夺官，命留任。十八年，以计典罢。寻卒。

华善，亦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初授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顺治十三年，从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累进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康熙初，累迁弘文院学士。九年，授甘肃巡抚，疏请免逃荒额赋。西和、礼县大疫，华善发帑治赈，并以春耕期迫，令市耕牛、具籽种，事竟乃疏闻，部议以违例当责偿，上命宽之。辅臣反，攻兰州，游击董正己叛应之，布政使成额降寇，华善与按察使伊图走永昌，疏请假提督张勇便宜讨辅臣，与勇及王进宝、陈福、孙思克分道进兵，规复兰州。华善与勇督兵赴临洮，遣将收河、洮二州，复督兵攻巩昌，克之，会进宝亦克兰州，谕嘉劳。十五年，疏请免临洮、巩昌二府逋赋。寻卒於官。

董卫国，汉军正白旗人。初授佐领，累官秘书院学士。顺治十八年，擢山西巡抚。康熙四年，加工部尚书衔。十三年，改兵部尚书衔。

吴三桂反，陷长沙，卫国疏请发兵备袁州、吉安，上命副都统根特自兗州移兵赴援。耿精忠亦反，侵宁都、广昌、南丰诸府县，饶州参将程凤、广信副将柯升叛应之，构土寇破都昌，窥南康。卫国密疏闻，上命定南将军希尔根会卫国剿御。精忠兵逼袁州，山民棚居与相结，谓之“棚寇”。卫国请设袁临总兵，荐副将赵应奎有胆略堪任，上从之。南瑞总兵杨富谋叛，卫国廉得实，寘之法，并歼其党，上嘉之。寻改设江西总督，以命卫国。精忠兵及棚寇分犯新昌、上高，卫国遣诸将佟国栋、赵登举、张射光赴援，大破贼，斩其渠左宗榜。十四年，与希尔根等招降泰和、龙泉、永新、庐陵诸县。参赞桑额自上高克新昌，被檄引去；寇抵隙复入，城并陷，遣其徒遏广信粮道。卫国请督兵进剿，大将军简亲王喇布驻师南昌，疏留之。十五年，遣诸将吴友明逐寇瑞州，复上高、新昌。复遣援靖安，诸将许盛、杨以松克泰和、定南。十六年，以土寇杨玉泰窃据宜黄、乐安、崇仁山谷中，发兵讨之。崇仁寇蔡仕伯、宜黄寇沈凤祥等出降。破贼於大岭，克乐安，玉泰亦降。

湖南平江及铜鼓营寇起，卫国留提督赵赖守乐安，移兵入湖南，简亲王檄发卫国标下兵悉赴乐安。卫国疏闻，且言省城驻满洲兵不过二百，虑不足守御，乞赐罢斥，上严旨诘简亲王，并谕此后徵发当谘卫国。卫国遣兵徇建昌，定泸溪，自将出芳塘，别遣诸将出黄冈口，遂克铜鼓营。平江乃定。

未几，精忠将韩大任侵宁都，时简亲王出驻吉安，卫国请与会师合剿，上命绿营兵听便宜调遣。十七年，巡抚佟国正遣将破大任。精忠将郭应辅等分屯万安、泰和诸县，卫国督兵进击，斩四万馀，降者亦四万六千有奇。

吴三桂犯永兴，薄吉安，上命卫国守铜鼓营。三桂既死，其将据岳州、长沙，师围之未下。卫国请自铜鼓营督兵援剿，上嘉许，并授以方略。未几，岳州、长沙皆下。十八年，命会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谋进取，遂合军出衡州、宝庆，破贼紫阳河、双井铺，克武冈。给事中李宗孔劾卫国为总督不治事，失民心，廷议夺官，上宽之。

十九年，破鸭婆、黄茅诸隘，攻靖州。与都统穆占会师逐吴世璠将吴应麟等，克沅州。进薄镇远，力战夺石港口，抵大岩门。世璠将张足法悉众迎战，卫国亲督兵奋击，大破之。足法夜遁，逐之至油闸关而还，遂克镇远。贵州既定，大将军贝子彰泰下云南，留卫国守贵阳。二十年，云南平，命还任。

二十一年，调湖广总督。卫国初自湖南入贵州，蔡毓荣以不听调度论劾。事平，下廷议，上右卫国谴毓荣。御史蒋伊又论卫国纵兵俘掠，江西总督于成龙为疏辩。

卫国朝京师，濒行，谕曰：“尔在外二十馀年，民情宜悉知。前此方用兵，不免扰民。今天下承平，当思休养，兴革利病，务在实行。朕知尔有劳，毋畏人言，勉图后效。”月馀，卒，赐祭葬。

佟国正，佟佳氏，汉军正黄旗人。自拔贡生授江南无为知州，累迁安徽按察使。

康熙十三年，迁江西布政使。卫国改总督，白色纯代为巡抚。十四年，色纯卒，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国正得民心，擢巡抚。十五年，命出驻赣州。叛将严自明等偪南康，国正遣许盛等赴援，破贼库镇铺，破其垒十七，逐北七十馀里。自明等走南安，又遣别将黄士标、王割耳等犯信丰，国正遣杨以松及诸将周球等分三道击之，士标等走南雄。盛进克上犹，球进克龙泉。国正闻师定漳州，遣球及诸将刘体君等出间道援剿。十六年，破贼五里排，会里、瑞金、崇义以次下。韩大任自宁都败窜万安，国正遣兵四出断道，并绝粮运；令以松等追击，战鸕鹚寨，战老虎洞，屡败之。大任走汀州，降。江西平。叙功，累进兵部尚书衔。十八年，左副都御史杨雍建疏论国正莅任数载，治绩无闻。京察循例自陈，降二级调用。四十七年，卒於家。

周有德，字彝初，汉军镶红旗人。顺治二年，自贡生授弘文院编修。五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还，迁侍读。康熙元年，迁国史院侍读学士，寻擢弘文院学士。

二年，授山东巡抚。三年，以获逃人加工部侍郎衔。迭疏请宽登、莱、青三府海禁，俾居民得捕鱼资生；请以历城明季籓府地视民田科赋；请复孤贫口粮；请以德州驻防兵旧给民地五百馀顷仍还之民，驻防兵视陕西、浙江例支月粮；请蠲逋赋六十馀万，暨察出逃亡荒芜虚增田额户口凡四十万有奇，悉予免除。四年，济南、兗州、东昌、青州四府旱灾，请加赈恤；登州、莱州二府歉收，请免本年额赋；皆下部议行。

六年，擢两广总督。七年，上遣都统特锦等会勘广东沿海边界，设兵防汛，俾民复业。有德疏言：“界外民苦失业，闻许仍归旧地，踊跃欢呼。第海滨辽阔，使待勘界既明，始议安插，尚需时日，穷民迫不及待。请令州县官按迁户版籍给还故业。”得旨允行。是冬，遭父丧，平南王尚可喜疏言沿海兵民，方赖经营安辑，请命在任守制。凡三年而事定。九年，疏请还京师治丧，许之。

十年，旱，求言，编修陈志纪疏言：“上忧勤惕厉，而尝为督抚诸大臣方营第宅，蓄倡优，近在辇毂下，不守法度，何以责远方大吏廉节？”上命指实，覆疏举郎廷佐、张长庚、苗澄，祖泽溥、张朝璘、许世昌并及有德，下部严察，有德坐居丧营造，又於志纪覆疏未入时，嘱讬毋及其名，夺官，追缴诰命。

吴三桂反，十三年，起授四川总督。三桂将吴之茂、彭时亨等犯广元，有德与副都统科尔宽分道击败之，阵斩裨将徐应昌等。上命经略尚书莫洛自陕西入四川，敕有德与巡抚张德地固守广元诸路，并督军饷。三桂将何德成等自昭化攻二郎关，谋夺我师储峙，有德遣兵击德成，走还昭化，复犯广元；有德与科尔宽等复击败之，逐北三十馀里。时亨屯七盘、朝天诸关，劫略阳粮艘，广元饷不给。寇窥阳平，将军席卜臣屯蟠龙山为所劫，断我师饷道，上命有德固守阳平诸路。

王辅臣叛，十四年，上命大将军贝勒董额讨之，以有德参赞军务，命督诸军协击。董额克秦州，有德乞还诰命，吏部持非例，上特许之。十五年，从大将军大学士图海攻平凉，辅臣降。图海疏令有德还驻西安。之茂等尚驻秦岭，十七年，与副都统觉和讬督兵击之，降其裨将王世祜等。

十八年，调云贵总督。师克汉中，上谕责“有德、德地等前驻广元督饷迟误，致数年来逆贼逋诛，兵民苦累。今大兵前进，督抚诸臣有误饷运，以军法从事。”

王大臣议师自湖广进征云、贵，绿旗兵当有统帅，以湖广总督蔡毓荣及有德名上，上以命毓荣，令有德受节制。有德寻疾作，留驻常德。十九年，卒。

张德地，初名刘格，汉军镶蓝旗人。初以通晓国书，在户部学习。顺治九年，授宗人府主事，累迁户部督捕理事官。康熙元年，擢顺天府尹。二年，授四川巡抚。

疏言：“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文武吏招民百户、垦田十顷以上，予迁转。”下部议行。累加工部尚书衔。十年，武生刘琯等讦德地主武乡试得贿鬻武举，遣副都御史阿范等按治，德地坐斩，命免死夺官。德地叩阍称枉，下部覆议，以事无据，复官。十三年，复授四川巡抚。时亨犯广元，德地与有德督兵御之。十四年，王辅臣叛，命协守西安，寻又命出驻延安。广元之役，有德劾德地弃城走，夺官。二十二年，卒。

伊辟，字卢源，山东新城人。顺治五年，举乡试第一。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十三年，授御史。十四年，巡按山西，捕长治乱民勒化龙，穷治其党与。十六年，还，掌京畿道，擢通政司参议。累迁大理寺卿。

康熙十九年，授云南巡抚。时吴世璠未平，师自广西、贵州、四川分道入，辟督饷。围会城未下，同知刘昆不屈於三桂，为所絷，至是始脱出。辟从谘策，昆曰：“公用人宽，降人予原职。今安宁、晋宁、昆阳、呈贡诸县令悉降人，昆池舟楫往来无禁。岂有父兄被围而子弟不为转输者？”辟为罢诸降人，寇饷渐断。师久次，虑饷不继。辟疏请贵州、广西二路协济银米，上以二路道险山多，转运不便，遣户部郎中明额礼、萨木哈诣军酌议采买。军中或议取食民间，布政使王继文持不可，曰：“现粮支三日，昆阳、宜良寇遗粮，方具资庀役运诣军前。两广随军饷银十万在曲靖，当请於总督金光祖，乞相假。过三日饷不继，请正继文军法。”辟言於大将军贝子彰泰，用其议。不三日，银粟皆至，民以得安，饷亦无阙。辟疏言：“云南地处天末，当得重臣弹压。元镇以亲王，明则黔国公任留守。王师计日荡平，臣自镇远至云南，途次闻士民语，佥谓大将军贝子彰泰、内大臣额驸华善所过不扰，请特简一人镇守。”章下所司。辟旋病作，遗疏荐继文自代。卒，赐祭葬。

继文，字在燕，汉军镶黄旗人。自官学生授弘文院编修，迁兵部督捕副理事官。

顺治十二年，考选御史，巡按陕西。初受事，即疏劾布政使黄纪、兴屯道白士麟贪污不法，夺官逮治。十四年，还京师，都察院列上继文在官劾文武吏四十馀，督开荒田七千顷有奇，招徠流移民五千八百馀，察出虚冒钱粮七千七百有奇，实心任事，允为称职。迁户部郎中。十八年，授江西饶九南道。康熙三年，调浙江宁绍台道。

六年，缺裁。

十三年，师讨吴三桂，命以候补道从左都御史多诺等如荆州督饷，用继文策度地建仓，分餽东西二路军及水师。旋授云南布政使，从师进征。二十年，代辟为巡抚，佐将军赵良栋攻克会城，云南遂定。二十一年，与总督蔡毓荣疏言：“会城东南旧有金汁河，引盘龙江水入昆明池，旧存坝闸涵洞，积水溉田。世璠毁为壕堑，令官吏捐资修治。”下部议，捐银百，纪录一次。二十五年，以忧归。二十八年，复授巡抚，疏言：“黑井盐课，三桂月增课银二千两，请豁除。屯田科赋十倍於民田，重为民累，请分别改视民田起科。”三十年，疏言：“土司奏销迟误，例无处分，请比照流官计俸罚米，移贮附近常平仓备荒赈。”皆议行。

三十三年，擢云贵总督。三十七年，讨平鲁魁山寇，釐定汛界，驻兵防守。又疏议收水西宣慰使地，改属大定、平远、黔西三州流官管辖，均如所请。是岁冬，朝京师，以老病乞致仕。寻命修理子牙河工。赐御书榜曰“烟霞耆旧”。四十年，加兵部尚书衔。四十二年，卒，赐祭葬。子用霖，官山东布政使。

论曰：毓荣统绿旗兵下云南，廉清不逮赵良栋，战绩与相亚。哈占镇陕西，卫国定江西，有德略四川，督饷治军，其於戡乱皆与有功。云南既下，抚绥安集之绩，毓荣开之，继文成之，自是西南遂底於平矣。

## 列传四十四

赵国祚许贞周球徐治都胡世英唐希顺李麟赵应奎赵赖李芳述陈世凯许占魁赵国祚，汉军镶红旗人。父一鹤，太祖时来归。天聪间，授三等甲喇章京。国祚其次子也。初授牛录额真，屯田义州。从征黑龙江。取前屯卫、中后所。顺治初，从征江南，克扬州、嘉兴、江阴，皆有功。世职自半个前程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历官自甲喇额真累迁镶白旗汉军固山额真。

十三年，加平南将军，驻师温州。十五年，授浙江总督。郑成功犯温州，国祚督兵击卻之，得舟九十馀。成功又犯宁波，副都统夏景梅、总兵常进功等督兵击卻之，奏捷，上以成功自引退，疏语铺张，饬毋蹈明末行间陋习，罔上冒功。成功旋大举犯江宁，督兵防御，事定，部议国祚等玩寇，当夺官，诏改俸。国祚督浙江四年，颇尽心民事。岁饥，米值昂，发帑平粜，并移檄邻省毋遏粜，民以是德之。

十八年，调山东，复调山西。康熙元年，甄别各直省督抚，国祚以功不掩过，解任。

吴三桂反，十三年，起国祚江西提督，驻九江。三桂兵入江西境，命移驻南昌。

耿精忠应三桂，亦遣兵犯江西，陷广信、建昌。国祚与将军希尔根、哈尔哈齐督兵赴援，精忠将易明自建昌以万馀人迎战。师分道纵击，破贼，逐北七十馀里，克抚州。明复以万馀人来攻，国祚与前锋统领沙纳哈、署护军统领瓦岱等奋击破之，斩四千馀级。十四年，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请以国祚随征，报可。十五年，师进攻长沙，三桂兵来犯，国祚击之败走。寻命移驻茶陵。十八年，长沙下，从安亲王攻宝庆。

世璠将吴国贵据武冈，国祚与建义将军林兴珠督兵力战，砲殪国贵，克武冈。国祚以创发乞休。二十七年，卒，年八十，赐祭葬，谥敏壮。子月袭职，自广东驻防协领累迁至正红旗汉军都统。

许贞，字荩臣，福建海澄人。初为郑氏将。康熙三年，率所部至漳州降，授左都督，驻九江。寻移赣县，以荒地畀降兵屯垦，号“屯垦都督”。

十三年，耿精忠反，遣其将贾振鲁、曾若千犯赣州，陷石城，围宁都。广信、建昌诸山寇应之，州县多残破。贞选所部得健卒四百，会游击周球赴援，败贼於黄地，斩级千馀，获甲帜、砲械无算，遂解宁都围，复石城。未几，贼犯兴国，贞驰剿，多斩获。进攻雩都、瑞金，战天华山、李芬江、长乐里，屡破贼，克桥头、五仙、白奇、田产、江头、上龙、宝石诸寨，降贼万馀，出难民三万有奇。巡抚白色纯上其功，诏嘉许，加太子少保。总督董卫国请增置抚建广总兵驻建昌，即以命贞。

贞督兵复宜黄、崇仁、乐安诸县。精忠使诱贞，贞不发书，械其使以闻，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时大将军安亲王岳乐驻建昌，精忠遣其将耿继善、杨玉太、李懋珠等分屯城外麻姑、二圣诸山，岳乐忧之，贞曰：“贼虽多，易与，请先破一砦。”即夕驰攻萧家坪，破一砦。岳乐乃督兵自吉安进攻长沙，留满洲兵五百俾贞守建昌。贞所部仅二千，贼诇守兵寡，攻城，分屯城东南从姑山，贞自将锐卒攻之，直上破垒，贼引卻。麻姑山最峻，贼数万人屯其上，环山立寨。贞休兵数月，时就山麓操演，贼易之，不为备。十五年，春水发，溪涧皆可舟，贼寨隔水为浮桥相属。贞复引兵操山麓，出不意，督兵直上突贼垒，别将舟载薪焚浮桥，一日破六十馀砦，斩其将揭重信等，其众歼焉。

继善屯二圣山，馀众分屯沙坪、红门、梓木岭。贞复休兵数月，当暑，督兵出攻，肉薄，陟崖，大破贼。继善弃砦走入杉关，师从之，进克金谿、南丰。复进克广昌，攻泸溪。泸溪在万山中，精忠将杨益茂、林镇等以四万人守隘，为之栅。贞督兵陟岭，援栅以上，焚其垒，遂克泸溪。懋珠寇南丰，贞赴援，击贼杨梅岩，斩其将王大耀等，进克新城。十六年，懋珠、玉太走入乐安，副都统尼满、提督赵赖与贞会师进攻。贞出西路，击贼白石岭，复乐安。玉太以六千人来降。韩大任自吉安走入乐安，贞督兵击之，遇於跌水岭。一日与八战，走宁都，立木城都湖堑而守。

围之两月，大任出走，败之永丰，又败之黄塘老虎峒，众死亡略尽；走福建，诣康亲王军前降。

十七年，逐贼广昌，破藤吊、枫树二寨。二寨地绝峻，贞驻师永安山与相对，发火器遥击，焚其寨，乃破之。叙功，进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擢抚建广饶吉南六府提督。广信土贼江机、杨一豹以数万人屯江浒山，倚险立木城，四出剽掠。贞与总督董卫国分兵进攻，迭克要隘。贼退入鸡公山、猴子岭，复袭破之，斩万六千馀级。一豹走洪山。十八年，贞复督兵自弋阳双港进攻，屡挫贼，斩一豹弟一虎及其众二千四百有奇。机、一豹俱窜走。命贞提督江西全省军务。十九年，逐贼入江浒山，贞诇贼谋夜劫营，令筑垒，兵露刃立垣下，别将伏林中。贼至，见垣内刃如林，惊走，伏发，大破之。一豹、机亦走福建降。

二十一年，自陈乞罢，诏慰留。寻调广东提督，朝京师，上褒劳备至，加拖沙喇哈番。贞莅粤十四年，造哨船，设塘汛，昼夜巡逻，盗贼屏迹。三十四年，卒，赠少傅，赐祭葬。

贞和易，谦抑不伐。驭军严整，戒所部毋淫掠。收城邑，他将议攻山砦，贞曰：“寇乱方烈，民结寨自保，非尽盗也。”止勿攻，全活甚众。江西民甚德之。

周球，字季珍，江南来安人。顺治十二年武进士，授广州卫守备，署南赣营都司，管游击事。石城陷，总兵刘进宝遣球赴援，与贞合兵击贼宁都。民避乱红石崖洞，贼积薪洞口，将举火焚之。球兵至，贼走，民以得全。既克石城，复与贞援兴国，球破南安土寇，克崇义、上犹境中诸寨，除游击。复与游击李天柱援会昌，破贼。康熙十四年，叛将陈升引精忠将郭应辅等陷龙泉，球与天柱破黄土关，克龙泉。

逐贼，升自林中出诱战，伏起，球督兵奋击，大破之。攻左安口，陟自险径，砲殪升。十五年，赣州增城守兵，球授参将，管副将事。被巡抚佟国正檄援信丰，破黄士标、王割耳等。十六年，援会昌，战五里排。语详国正传。叙功，加都督佥事。

复从贞击破韩大任。大任既降，球与游击唐光耀督护降卒至福州。复被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檄，以二千人从征湖南，守安仁，援永兴，立营鸡公山，屡破贼，加右都督。

十八年，擢太原总兵，进左都督。调汉中，再调真定。二十二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

徐治都，汉军正白旗人。父大贵，事太宗，援牛录额真，兼工部理事官。师攻锦州，战松山、杏山，克塔山，取中后所、前屯卫，皆在行间。顺治间，从征太原，自河南徇江南。累迁刑部侍郎，兼梅勒额真。驻防杭州，领左翼。徇福建，攻海澄，还定舟山。累功，授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太子少保。卒，谥勤果，赐祭葬。

治都，初授佐领，兼参领。康熙七年，擢直隶天津总兵。八年，调湖广夷陵。

吴三桂反，十三年，陷沅州，治都率师赴援。时四川文武吏附三桂，叛将杨来嘉、刘之复应之。治都妻许闻邻境兵民皆从逆，权以治都令约束将弁，抚慰士卒，并脱簪珥劳军。会上命治都还守夷陵，来嘉、之复以舟师来攻。治都督兵水陆防御，击卻之。来嘉据南漳，分路出犯，治都与襄阳总兵刘成龙会师合击，所斩杀过半。叙功，加左都督。十五年，来嘉复以舟师来攻，治都循江堵截。总兵廨濒江，寇舟逼廨，妻许督兵与战，中砲死。总督蔡毓荣、提督桑额疏闻，具述治都忠奋不顾家状。

十八年，擢提督，以胡世英代为总兵。

贼将王凤岐据巫山，上命治都戒备。治都练水师，修五板船百，令世英领之；而与成龙督兵出归州、兴山、巴东，扼形势，相机进剿。十九年，师次巫山，来嘉、凤岐以万馀人拒守。师夺隘，贼突出，治都挥刃力战，来嘉弃马越山走，擒凤岐，斩三千馀级，克巫山。进向夔州，夔州贼将刘之卫、瞿洪升以城降。叛将谭弘遣其子天秘、族人地晋、地升诣军前请降，缴敕印。上命治都还守夷陵。弘复叛，陷泸、叙二州。治都与镇安将军噶尔汉督兵溯江上，分军为三队击贼，进克下关城。二十年，进向云阳，屡败贼。时弘已死，天秘走万县。治都复进复梁山、忠州。叙功，进四级。

二十七年，湖广督标裁兵夏逢龙作乱，据武昌。治都督兵赴剿，至应城，与贼遇，力战卻之。遂驻师应城。贼万馀环攻，治都分兵内外夹击，贼大溃，奔德安。

逢龙乘北风联巨舰二十顺流下，见治都水师严整，不敢攻，乃登龙川矶攻陆师。治都督兵迎击，昼夜鏖战，斩杀殆尽。逢龙合馀众泊鲤鱼潦，治都令诸将郑兴、杨明锦防贼登陆，而自将水师循江发火器焚贼舟。逢龙再攻陆师，复战卻之，斩七百馀级，馀多赴水死。其将胡耀乾等以武昌降，逢龙走黄州。振武将军瓦岱督八旗兵至，黄冈诸生宜畏生擒逢龙以献，磔於市，乱乃定。捷闻，赐孔雀翎，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治都师未还，桃源土寇万人杰为乱，治都妻孔督兵剿平之。三十二年，朝京师，赉御用冠服。三十三年，诏嘉治都功，用孙思克、施琅例授镇平将军，仍领提督事。

三十六年，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毅，赐祭葬。

治都在湖广十八年，整饬军纪，民感其惠，为立祠以祀。

胡世英，字汝迪，安徽歙县人。初从福建总督李率泰军。累功至参将。康熙元年，迁湖广督标中军副将。十二年，擢副总兵，守荆州。吴三桂反，总督蔡毓荣檄为中军。十四年，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自荆州渡江击三桂，世英以四百人为前锋。

师集围合，贼援至，冲我师，断为二。世英张左右翼略阵，度师已毕济，乃分骑队逆战，人持二炬，贼惊不敢逼，徐引还。十六年，常、澧诸郡饥，三桂将吴应麒屯岳州，粜仓穀以为利。世英密令人市焉，白勒尔锦乘贼饥督兵水陆并进。世英为前锋，棹小舟直抵巴陵，溯风而战，偪岸且近。世英呼而登曰：“得城陵矶矣！”师毕登，破贼垒。十八年，应麒走，城民迎师入。勒尔锦请设随征四镇，世英授后路总兵，寻调夷陵。十九年，从治都克巫山，擒凤岐，进取重庆。以病还夷陵，未几卒。

唐希顺，甘肃武威人。自行伍补凉州镇标把总。康熙十三年，王辅臣叛，希顺从总兵孙思克进剿河东，转战有功。十五年，从围平凉，破贼虎山墩，希顺奋勇争先，手足被伤。叙功，予参将衔，管提标千总。寻迁守备，偕参将康调元攻复阶州、文县。

十九年，勇略将军赵良栋征四川，调希顺从军，迁四川川北镇标游击。时吴世璠将胡国柱等踞关山大象岭，良栋军由雅州进剿，复荣经。贼退入箐口驿，分兵扼周公桥、黄泥铺诸隘，结五营守险。希顺从总兵李芳述及调元等进攻土地桥，连破其垒。抵桥口，选步兵千，由间道穿山箐，自山顶下攻。会桥口兵夹击，贼溃遁。

乘夜追袭，次日，复败贼於黎州，克其城，追至大渡河，夺渡口三，遂复建昌。其冬，从良栋自金沙江下云南，败贼於玉皇阁、三市街。二十二年，叙功，予左都督衔。累迁台湾水师副将。三十二年，擢贵州威宁镇总兵。

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命希顺隶西路进剿。自贵州率亲丁百，驰抵宁夏。

大军已出塞，希顺兼程进，与孙思克军会，破噶尔丹於昭莫多。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擢四川提督。疏言：“川省幅员辽阔，蛮、苗杂处，水陆交错。提标三营，请视各省提标例，营设兵八百。川省额兵三万六千，臣清釐积弊，兵额充足。即於原额内酌量营汛缓急抽调。提标兵虽他移，饷仍其旧。标下将备等官，材技优长，弓马嫺熟，又谙蜀中地利。请如松潘、叠溪等营保题事例，择员题补。”允之。

打箭炉旧属内地，上以西藏番部嗜茶，许西藏营官在打箭炉管理土伯特贸易事。

三十九年，营官喋巴昌侧集烈为乱，侵据河东乌泥、若泥、岚州、善庆、擦道诸处，戕明正、长河西土司蛇蜡喳吧。总督锡勒达奏请移化林营参将李麟督兵捕治。贼复攻围烹坝、冷竹关，希顺檄各路兵赴化林，密疏闻。上命侍郎满丕统荆州满洲兵进剿，并诏希顺相机行事。蛮兵五千馀，立营十四，在磨西面及磨冈等处。希顺雪夜渡泸水，分兵三路进攻：一自子牛攻哪吒顶，一自烹坝攻大冈，一自督兵出咱威攻磨西面及磨冈。别遣兵自头道水登山，驰下夹攻。战五日，各路俱捷，歼蛮兵五千馀，斩喋巴昌侧集烈，遂复打箭炉，喇嘛、番民俱降。寻抵木鸦，番目错王端柱等缴敕印，归附喇嘛、番民万二千馀户。捷闻，诏嘉奖。寻疏陈善后事，并允行。未几，以病乞休，命解任调理。四十七年，卒，予祭葬如制。子际盛，袭职，入籍四川。

李麟，陕西咸阳人。自行伍从勇略将军赵良栋下云南。叙功，以都司佥书用。

康熙三十五年，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击噶尔丹於昭莫多，大败之。累迁四川化林营参将。三十九年，昌侧集烈作乱，麟奉檄移兵渡泸，招安咱威、子牛、烹坝、魁梧四处。寻提督唐希顺令麟顺泸水至哦可，出磨西面后，夹攻磨冈。麟军夜迷失道，比明，反出磨西面前，遂攻蛮营，夺磨西面。打箭炉平。希顺追劾麟避险就易驻咱威，致失烹坝；又进兵迷道，误军机。诏总督锡勒达及满丕等讯鞫，以有功免治罪。累擢登州总兵。

五十七年，策妄阿喇布坦扰西藏，命麟选精兵百，自宁夏赴军前。五十九年，诏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以麟参赞军务。寻令护送第六世达赖喇嘛进藏，至沙克河，贼乘夜袭营，击败之，连败贼於齐诺郭勒、绰玛喇等处。西藏平，麟率兵自拉里凯旋。六十年，授陕西固原提督。雍正元年，迁銮仪使。追叙平藏功，加右都督，予世职拖沙喇哈番。以老致仕。寻卒。

赵应奎，河南商丘人。少入伍，从恭顺王孔有德征湖南、广西，俱有功。累迁至湖广施南副将。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陷长沙，调应奎为江西袁州副将。袁州地逼长沙，又有棚寇，与三桂兵句连。应奎以所部兵力弱，斥赀增募，并家丁助战，擒斩贼渠硃益吾等。寻自慈化进剿黄塘、楚山、上栗市，屡败贼。总督董卫国请设袁临镇，即以应奎为总兵官。三桂遣贼犯袁州，应奎力守。未几，其将硃君聘等以数万人自萍乡来犯，应奎败之西村，斩万五千馀级。分兵趋万载，斩其将邱以祥等，复其城。三桂使诱降，应奎令子衍庆呈部，部议加应奎左都督，衍庆署都司佥书。寻降敕嘉其忠荩，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十四年，遣游击杨正元剿棚贼於分宜、新喻，擒斩甚众，尽毁其巢。三桂将揭玉卿犯万载，遣游击陈素纶等败之，斩级千馀；又败之於白良。三桂将黄立卿复以三桂书诱降，应奎令子衍祥呈部，部议加应奎军功一等，衍祥授鸿胪寺少卿。十五年，遣游击李显宗等逐三桂兵至仙居桥、沙溪、湖塘，皆败之。三桂兵复结浏阳诸寇陷万载，应奎进剿，贼截龙河渡口，夹岸迎拒。应奎督兵渡河，先斩守口贼，直入其垒，贼大溃，追斩无算，复万载，诏嘉奖。寻授三等阿达哈哈番。

十七年，上以江西已定，命应奎统本标官兵移镇茶陵、攸县。疏言：“自三桂反，袁州密迩湖南，臣率孤军征剿，上游幸获安全。但彼时兵力苦单，漕运亦匮，臣捐赀赡养亲兵，或自备马匹，或奖以虚衔。嗣户部侍郎温岱奏见臣督亲丁防御，蒙恩给臣所养健丁千人步战兵饷，令臣量为设官管辖。惟兵丁既叨饷饩，而所设管辖官未议实授。今臣移驻茶、攸，仅率标兵二千六百，现奉征南将军穆占、定南将军华善调往酃县千四百人。健丁一营，随臣左右。仰冀天恩，各予实衔，开支实俸。”

诏从之。未几，贼犯永兴，败之。十八年，从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复祁阳、新宁。大将军安亲王岳乐檄剿贼武冈州枫木岭，败三桂将胡国柱等。寻偕贵州提督赵赖攻克龙头山、泡洞口、瓦屋塘、云雾岭、五子坡诸寨。三桂将马宝败遁，追击之，复会同、黔阳等县。未几，建义将军马承廕以柳州叛，从简亲王率兵讨之，承廕降。

二十一年，命以提督充广西左江镇总兵。叙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疏言：“臣昔任思南副将，深知左江为滇、黔门户，接壤交南，环以僮、瑶，土司不时反覆。镇标额设四营，共兵三千有馀，多从逆归命者，习成骄悍。臣标健丁一营，半系亲属，久经训练，请率赴新任，以资钤压。”从之。未几，以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命衍祥驰驿归省。应奎卒，赠太子少保，谥襄壮。

赵赖，汉军正蓝旗人。父梦彩，事太宗，以监修福陵，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

赖袭职。从谦郡王瓦克达征叛将姜瓖，以功进一等，并兼拖沙喇哈番。擢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康熙十三年，从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讨吴三桂，擢贵州提督，统兵驻九江，调江西。韩大任陷吉安，赖率兵击败之。复调湖南，从简亲王喇布剿贼衡山，复衡州府。迭克耒阳、祁阳等县。败三桂将吴国贵等，复武冈。十九年，从大将军贝子彰泰、将军蔡毓荣进攻贵州，迭克贼寨。败马宝於洪江，复黔阳，旋自沅州趋镇远，复黎平、铜仁、思州、思南等府。偕将军穆占败三桂将高启隆、夏国相等，复平远府。大军进征云南，诏赖留镇贵州，擢正蓝旗汉军都统。以老乞休。三十一年，卒。

李芳述，四川合州人。初入伍，隶贵州大定总兵刘之复标下。剿水西土司安坤有功，授千总。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之复从逆，胁芳述往湖北，据夷陵、巴东关隘。芳述脱走，留四川，其妻子在大定。越五年，乃得取妻子至叙州。吴世璠加芳述伪总兵，令自巫山袭郧、襄。芳述留重庆。十九年，勇略将军赵良栋进取成都，芳述遣人赴军前呈缴伪劄，率重庆、泸州、叙州所属州县文武吏降。良栋令芳述抚永宁，即移军驻守，修缮城垣。甫竣事，世璠将毛友贵等以数万人来犯，芳述迎击，贼卻走。

寻以悍卒数千偪城，夜树云梯攀堞，芳述督兵鏖战，毙贼千馀，斩友贵於阵。世璠将胡国柱、王邦图等以显武将军印招芳述，芳述封送良栋。良栋以闻，诏授随征总兵。

未几，贼陷仁怀、合江。芳述移兵守叙州，擒贼谍，斩以徇。贼来犯，芳述壁城外真武、翠屏诸山，贼不得逞，潜退马湖，谋出木川、犍为袭成都。芳述讠冋知之，先率兵至犍为扼其冲，大破贼，蹑击至新增黄茅冈，斩杀过半。降其将夏升、罗应甲等，拔被掠民二千有奇。擢西宁总兵官，仍从征云南。二十年，良栋令为前锋，自洪雅、荣经二县出大象岭之左，败贼关山。时国柱踞建昌，闻关山、大象岭俱失，弃建昌走云南。芳述渡金沙江，会良栋军取云南，夺得胜桥，拔其东西二营，遂克云南。

三十一年，迁贵州提督。四十年，云南总督巴锡疏劾游击高鉴，语连芳述徇隐，芳述亦疏讦巴锡，上遣侍郎温达往谳。芳述应夺俸，免之。四十二年，湖南镇筸红苗作乱，芳述移兵会剿，深入苗地，平塘山及葫芦、天星诸寨。疏言：“贵州苗、民杂处，控制尤在得人。保题武职，请以久任苗地、熟悉风土者拣选题补。”诏允行。四十五年，诏奖“芳述久镇边境，驭军有法。现今旧将，罕与比伦”。特加太子少保，授镇远将军。四十七年，卒，赠太子少傅，谥壮敏，赐祭葬。

陈世凯，字赞伯，湖广恩施人。初附明桂王，为忠州副总兵。顺治十六年，川陕总督李国英驻师重庆，世凯来降，授副将衔。康熙十年，李自成馀党刘一虎等以数万人犯巫山，世凯击卻之。寻从国英进剿，以功加总兵衔。十一年，授杭州副将。

十三年，耿精忠反，浙江总督李之芳驻师衢州，令世凯援金华。甫渡江，闻寇犯龙游，即遣兵驰击，通衢州饷道。既至金华，精忠将阎标自永康、武义来犯，世凯与副都统沃申御之，发砲击贼。既，复与总兵李荣逐贼汤溪，分兵出贼后，而自当其前，获所置监军道徐福龙等。精忠将陈重自东阳、叶锺自浦江先后来犯，与副都统玛哈达、石调声督兵击之败走。援义乌，破精忠将周彪。叙功，授温州总兵，加都督佥事。精忠将徐尚朝以数万人逼金华，世凯出城南十二里与战，寇甫集，大呼陷阵，寇溃奔，逐北十馀里，杀伤过半。尚朝与精忠将冯公辅合，得五万人，据积道山，立木城石垒。世凯乘大雾进兵，破木城，斩级万馀，尚朝败走。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师进次金华，令世凯及玛哈达、荣规处州。十四年，世凯复永康，进攻缙云，击破尚朝兵，克之。精忠将沙有祥守处州，垒桃花岭拒守。世凯等师三道入，夺岭，有祥走，克处州。尚朝来犯，三战破贼，获其裨将，斩八百馀级。移师徇松阳，从贝子傅喇塔攻温州。十五年，精忠将曾养性及叛将祖弘勋以四万馀人拒我师，世凯与提督段应举奋击，获其裨将。诏傅喇塔进征福建，世凯以所部从。击养性得胜山，破其垒。寇舟屯江山，督兵击之，师行乃无阻，复云和、泰顺诸县。精忠降，世凯还镇温州。十六年，加左都督，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屡招降郑锦将陈彬、刘天福等。二十二年，进拜他喇布勒哈番。朝京师，上奖其绩，谕“辑兵爱民，毋以功大生骄傲”，赐鞍马、裘服。

二十三年，擢浙江提督。上制圣训十六条，宣谕士民。世凯请令将卒一体讲读，并援引经史依类附注，为书三卷，奏进颁行。又奏春秋祭文庙，宜令武职行礼。下九卿议行。二十八年，复朝京师，命还任，以疾未行，卒。遣内大臣佟国维、侍卫马武奠茶酒，赐祭葬，谥襄敏。字天培，授都司。累迁至浙江提督。世凯勇敢善战，所向有功，军中呼为陈铁头。

浙中诸将，佐之芳戡乱者，又有李荣、王廷梅、牟大寅、鲍虎、蒋懋勋。荣，字华庵，广宁人。黄岩总兵。廷梅，顺天人。武进士。自督标中营副将迁平阳总兵。

大寅，湖广人。镇海总兵。虎，字云楼，山西应州人。初授南赣镇标前营游击。击李成栋有功，累迁浙江严州城守副将。从之芳御精忠，克寿昌。破土寇黄应茂。寻代荣为黄岩总兵。懋勋，浙江临海人。温州总兵。谥襄僖。

许占魁，字文元，陕西蒲城人，流寓辽东。顺治初，从豫亲王多铎定江南，授陕西阳平关参将。六年，土寇赵荣贵拥明宗人森滏号秦王，聚数万人犯阶州。占魁从间道出碧鱼口袭其后，先与定西将军李国翰、临巩总兵王允久期夹击，大破之。

迁山西平阳副将。土寇张武挟硃秀唐号魏王，掠闻喜。占魁与游击苗成龙等分道搜剿，战紫家峪，擒秀唐等，斩级百馀。累调直隶紫荆关副将。康熙九年，擢延绥总兵，驻榆林。

十三年，提督王辅臣、副将硃龙俱叛应吴三桂，占魁举首龙所与逆书，上嘉之，下部议叙，加都督同知。延绥标兵多应调征四川，龙等窥榆林防守单弱，屡纠众来犯。占魁遣副将张国彦、孙维统，游击谢鸿儒、钱应龙等分道堵剿，自督兵击贼绥德。贼踞城以拒，发砲，毙贼数百。占魁虑贼袭榆林，率维统等还守榆林，令国彦守波罗堡。龙诱波罗营千总刘尚勇等叛，逼国彦，劫夺敕印。国彦阖门自焚死。叛将孙崇雅戕神木道杨三知、知县孙世誉、守备张光斗等，遂踞神木，势张甚。占魁遣子登隆诣阙告急，诏授登隆鸿胪寺少卿，趣将军毕力克图、都统觉和托自大同移师赴援。占魁遣维统、应龙等从觉和托击贼，擒斩无算。复鱼河、响水、波罗诸堡，进克神木。毕力克图复绥德、延安，擒崇雅、尚勇等，悉诛之。国彦、三知等并赐恤，从征将弁敕议叙。

占魁疏言：“王辅臣嗾硃龙窃踞定边，遂陷绥德、米脂、葭州、神木，贼骑至归德堡，北距榆林仅二十里。臣集阖城官民誓死守城。嗣因临洮、巩昌、延安、庆阳、平凉、汉中、兴安、固原相率从逆，榆林一城独存，饷道隔绝，百姓日食糠秕。

臣斥赀购米，计口授食。及大兵既至，道臣高光祉筹措粮需，将士奋勇击贼，剋期奏凯，危城得安。皆由文武同心，兵民合力。其在城各官劳绩，祈敕部覈议，为固守孤城者劝。”上俞之，俱命优叙。占魁进左都督，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寻以疾乞罢，温旨慰留。十六年，擢銮仪使。占魁复以病辞，允驰驿回籍，仍食俸。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视一品，谥恪敏。子登隆，官至云南临安知府。

论曰：顺治初，汉兵降，犹分隶汉军；其后抚定诸行省，设提镇，置营汛，於是有绿营。以绿营当大敌，建愬定之绩，自三籓之役始。蔡毓荣、赵良栋将绿营直下云南诸行省，以战伐显者，如国祚辈，皆彰彰有名氏，而治都、芳述功尤著。贞治屯垦，奋起效绩，不烦饷运，盖更有难能者。腹心爪牙，由此其选矣。

## 列传四十五

希福珠满玛奇额赫讷洪世禄彰库鄂克逊莽奕禄沙纳哈偏图瑚里布达理善额楚穆成额额斯泰布舒库塔勒岱瓦岱桑格伊巴罕沃申武穆笃瑚图玛哈达杰殷弟杰都 瓦尔喀

希福，他塔喇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安褚拉库路。祖罗屯，国初以八百户来归，编牛录。父哈宁阿，官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锦州、松山。入山海关，逐李自成至庆都。授牛录章京世职。希福初任二等侍卫，袭世职。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从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赴湖广。陕西提督王辅臣以宁羌叛，分据平凉、秦州，命希福移师守兴安、汉中。十四年，大将军贝勒洞鄂进攻秦州，希福攻克东、西二关。十五年，调守陇州。十六年，迁前锋统领。十七年，命赴湖南，驻茶陵。十八年，攻衡州，夜半薄城下，夺门入，贼烧营遁，城复。擢正红旗满洲都统。

时耿精忠将马承廕以南宁降，诏希福率所部赴广西，佐镇南将军莽依图规云南。

十九年，承廕复叛，战陶登，大败之。莽依图卒於军，朝命赉塔为征南大将军，希福将莽依图所部以从。至西隆，破石门坎，复安笼所，攻黄草坝，希福屡力战。既至曲靖，复马龙诸城。遣硕塔等下嵩明州，遂会大军围省城。希福率前锋冲击，贼大溃。其党马宝、胡国柱自蜀还救，希福与珠满、桑额迎战乌木山，大破之。宝奔姚安，部卒溃，寻降。国柱奔云龙州，希福追至永昌，截守潞江诸要隘。国柱自度不能脱，缢死。其别将王绪、李匡自焚死。二十一年，擢西安将军。部议追论希福从征长沙战失利，当夺官、削世职。上念希福战功多，命轻之。二十七年，调正红旗蒙古都统。

二十九年，噶尔丹寇边，上命裕亲王福全出师讨之，以希福参赞军务，破贼乌阑布通。三十一年，授建威将军，统师驻右卫。三十三年，噶尔丹内犯，将侵根敦戴青，诏希福亟赴图拉备守御。希福疏调大同总兵康调元率三千人偕往，并请发察哈尔兵，上责其疑阻，敕还驻右卫。部劾希福不收八旗送马糜饷，免官。三十八年，卒。

珠满，瓜尔佳氏，隶满洲正白旗，先世居乌拉。祖多和伦来归，次子额赫玛瑚任侍卫，攻郑成功厦门，阵没，赠拖沙喇哈番，无子。珠满其兄子也，袭世职，署参领。耿精忠叛，使其党犯南康，珠满从将军尼雅翰击败之。吉安既平，又从莽依图军征广东，入韶州。马宝等来犯，珠满居右翼，奋战，大破贼，宝溃围出。进取广西，破吴世琮，解南宁围。陶登之捷，并败世璠将范齐韩、詹仰等援兵。从希福征云南，石门坎、黄草坝诸役，战常陷坚。围省城，斩世璠将胡国柄於乌木山。师还，晋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累迁护军参领。三十六年，出为荆州副都统。

三十九年，被命讨川蛮，驻守雅陇江。四十一年，还本官。会镇筸苗乱，命尚书锡勒达等统师抚剿，以珠满谙兵事，敕共筹战守。抚降三百一寨，唯天星寨犹负嵎，师分四路入，珠满为策应，攻克葫芦寨，馀悉平。擢江宁将军。四十六年，卒，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玛奇，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其先哈达万汗之族。初授显亲王护卫。累迁镶白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上念广西将士劳苦日久，宜番休，命与都统赵琏，副都统洪世禄、祖植椿率师往，并命参赞军务。次柳州，降伪将三十馀人。赉塔取云、贵，上趣玛奇进兵，安笼所、黄草坝诸役，并有功。进军曲靖，迭克马龙州、易龙所、杨林城。世璠军壁浑水塘，与嵩明遥应。玛奇分遣兵趋嵩明，乘不备，克其东门，贼启西门遁。乃会贝子彰泰军入省城，屯归化寺。世璠使其将胡国柄等出战，阵斩之，遂合围，与勒贝等夺城西北银锭山。贼砲弹雨下，玛奇挺立当其冲，督兵掘壕筑垒。垒成，俯瞰城内，纵砲，贼不支，内乱，世璠死。与穆占入城抚民，授镇安将军，驻防云南。二十三年，坐才力不及，当免；上命撤云南驻防兵，玛奇率以还京。三十五年，卒。子常赉，自有传。

额赫讷，纳喇氏，满洲镶蓝旗人。初任王府护卫，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及平栖霞土寇，有功，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驻防兗州。耿精忠叛，分兵犯江西，诏参赞简亲王喇布军务。马雄扰广东，命倍道往援。未至，而尚之信谋乱，将犯赣州。额赫讷退守南赣，连破寇寨二十馀。会叛将严自明犯南康，围信丰，又击之固镇铺，围解。命参赞莽依图军务，赴韶州。马宝等壁城东山，与额楚击败之。旋奉莽依图檄赴梧州佐傅弘烈，闻祖泽清叛据高州，亟还师次电白。贼殊死守，额赫讷破之，高州平。授护军统领。从莽依图进剿柳州，与勒贝、希福分路击敌，败之。

二十年，克安笼所，略定曲靖、罗平。师既克云南，凯旋，调前锋统领，擢镶蓝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噶尔丹犯边，命屯归化城。寻召还，以老乞休。卒。

洪世禄，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瓦尔喀。祖噶锡屯，归太祖，援世管牛录额真。顺治间，洪世禄嗣职，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入缅甸。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康熙十二年，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十四年，大将军信郡王鄂扎讨察哈尔布尔尼，洪世禄参赞军务。师至达禄，薄敌垒，布尔尼设伏山谷间，以三千馀人出拒。洪世禄将右翼进战，伏起，师有备，尽歼之。布尔尼悉众发火器力战，洪世禄等纵兵分击，大破之。布尔尼收馀众屯山冈，洪世禄督兵环射，分道掩杀，布尔尼乃遁走。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十九年，命与玛奇等益赉塔兵，攻石门坎，赉塔令勒贝等为前锋，洪世禄等继进，破贼夺隘入；攻黄草坝，洪世禄当头队，复力战破隘。师还。二十三年，以老乞休。二十七年，卒。

彰库，亦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多克索哩，事太宗，从伐明，攻南皮，先登，赐号“巴图鲁”，授世职牛录章京。顺治间，累进二等甲喇章京，卒，彰库袭，自骁骑校署参领。从将军希尔根讨耿精忠，徇抚州，破精忠将易明；战建昌，阵斩杨益茂等。又击破邵连登长兴山、李茂珠等建昌镇鼓山。从勒贝攻柳州，破世璠将范齐韩、詹仰等。从赉塔下云南，克石门坎、黄草坝，皆在行。又从希福逐世璠将马宝、巴养元，战於乌木山，大破之，宝等降。师还，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护军参领。累迁至镶黄旗满洲副都统。致仕，卒。子海宝，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袭职。

鄂克逊，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父鄂通武，事世祖，有战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鄂克逊袭职。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京师闻变，有杨起隆者，诈称硃三太子，私改元广德，号其徒为“中兴官兵”，裂布裹首以白，披身以赤，谋作乱。其徒黄吉、陈益等三十馀人，聚正黄旗周公直家，公直，承恩伯全斌子也，家鼓楼西街。公直出诣都统祖永烈告变，起隆等遽举火。鄂克逊行过鼓楼，见火，升屋望之，贼皆披甲露刃，遂奔告兵部尚书明珠、都统图海，永烈与副都统觉罗吉哈礼率兵围公直家。贼益纵火，流矢如雨，鄂克逊先入，斩十馀人，擒益、吉，悉诛之，独起隆遁去。后七年，图海驻军凤翔，捕得起隆，槛送京师，诛之。

十三年春，以参领衔从定南将军希尔根赴江西，至南昌，寇陷龙泉。石灰澳者，县要隘也，南曰山都澳，北曰河塘澳，寇阻险筑垒相犄角。鄂克逊夺其隘口，破南北诸垒，寇遁，蹑击至曹林，拔十馀寨，遂复龙泉。敌来犯，复击破之。十五年，从简亲王喇布及希尔根攻吉安，敌阵於城北，以火器战，鄂克逊劘贼垒逐贼，贼堕壕死者甚众。三桂将马宝与韩大任以数万人来援，战於螺子山，我师败绩。鄂克逊被数创，犹力战，马踣，鄂克逊堕，跃而起，手刃数人，复夺马入阵，收战士尸，奔而殿。十七年，大任自万安走福建，鄂克逊与额楚分道逐贼，败贼汀州老虎洞，焚其垒，杀贼六千馀。

复从穆占徇湖南。时拉寨、萨克察自安仁赴永兴，被困。穆占令鄂克逊送米及火药济之，贼拒阻，击却之，乃得达。十八年，与三桂将郭应辅、吴国贵战於永州，多所俘馘。十九年，师下贵州，战於新田卫；复进，逐贼镇远，克偏桥、兴隆二卫。

穆占令鄂克逊袭取重安浮桥，师得济。二十年，师下云南，围省城，破象阵，鄂克逊夺归化寺东西二垒。师还，授江宁驻防佐领，再迁江宁副都统。四十六年，上南巡，鄂克逊迎谒，陈战绩，擢江宁将军，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五十七年，以老乞休。

雍正七年，卒，年八十八，谥武襄。

莽奕禄，富察氏，满洲正白旗人。曾祖阿布岱，自叶赫归太宗，授牛录章京世职。莽奕禄袭，累晋二等阿达哈哈番。从师征广东，败李定国於新会，进一等。康熙初元，授护军参领。三桂反，诏署统领，从征湖广。以功擢镶白旗蒙古副都统。

十九年，从穆占征贵州。时世璠据贵阳，其将韩天福据新添卫，莽奕禄与诸军击却之，复龙里。薄贵阳城，世璠遁，遂克之。二十年，进军平远，贼据西南山拒战，又与副都统花色等击败其众，城复。旋下黔西、大定诸城，遂入云南，会赉塔军於曲靖，进围省城。调满洲副都统，参赞赉塔军务。云南平，还，授护军统领，管佐领，擢都统。三十年，出为荆州将军。四十二年，谢病归。寻卒，谥敏肃。雍正时，命改入正白旗。

沙纳哈，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六年，从征大同，克左卫，先登，赐号“巴图鲁”，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旋署甲喇额真。从将军伊尔德下浙江，克舟山，进三等阿达哈哈番。移师福建讨郑成功，率师为前锋，以舟进。

俄，舍舟登陆，战失利，面及项中三矢，师退。吏议夺赐号、世职，以受创重，免籍没、鞭责。顷之，还拜他喇布勒哈番，授西安驻防佐领。已，命还京，授参领。

康熙十三年，精忠叛，出师江西，败易明於抚州。贼自建昌入，奉希尔根檄率前锋兵百，会两蓝旗兵击卻之。叛将杨富弟杨三与李茂著以万馀人掠抚州，与护军统领瓦岱进攻，大捷。三、茂著中箭堕水死。从岳乐进兵瑞州，寇万五千人自上高扼会浦。与桑额疾击之，克上高。阮国栋据新昌北山，复与诸将会击，斩四千馀级，新昌亦复。进规萍乡。

三桂将夏国相等以一万三千人据来龙山，结寨十二，师环攻之，贼败溃；沙纳哈截杀之，脱者仅四百。十八年，兵进次湘潭，贼遁走。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前锋统领。其秋，国相屯武冈双井寨，使马宝等以二万四千人拒战。沙纳哈将三百人进击，贼披靡，逐北至枫木岭。二十年，师至盘江西坡，击败世璠将线緎，遂入云南。世璠以象阵拒师，沙纳哈大败其众，追迫城下，斩其将胡国柄等九人。云南平。

擢正黄旗蒙古都统，列议政大臣。二十六年，谢病归。寻卒，恤如制。

偏图，李氏，汉军正白旗人，隶内务府。康熙十三年，以奉宸院催长从军陕西，授都司衔，旋授督标游击。十四年，土寇李长腿以千馀人攻淳化、三水，掠三原，偏图与游击缴应善将六百人自泾阳逐贼至红水沟，俘四十馀，获旗械、骡马以归。

又率绿旗兵从将军阿密达出瓦云驿，与副都统鄂克济哈率满洲兵共趋泾州，贼据隘，数战破之。进薄城，贼出拒，击斩三百馀级，遂克之，斩王辅臣将卫民誉。又从护军统领舒淑攻灵台，破辅臣将马瑞轩，拔陶家堡，斩百馀级。又与鄂克济哈略庆阳，招降二十馀寨。入宁州，破辅臣将魏虎山、冯嘉德等。还军泾州，又破贼镇原。

从大将军贝勒洞鄂攻辅臣平凉，贼筑垒高阜；将二百五十人，与护军统领阿哈多等仰攻，破之。十五年，援商州，克山阳，破辅臣将李茂荣於宽平里，斩百馀级。

复援三原，战西阳镇，逐贼至凤凰山，出陷贼难民百馀。寻从大将军图海攻平凉，屯虎山墩，断粮道，辅臣降。十六年，授督标副将。十七年，从征兴安，贼据岭掘壕树栅，偏图自窑兒沟出岭后毁垒，逐贼至香泉。十八年，攻破梁河关，克兴安及汉阴、石泉诸县。

十九年，命从将军赵良栋南征。二十年，命增置云南随征总兵，以授偏图。吴世璠将胡国柱以二万馀人屯马湖拒守，良栋檄偏图坚守雅州，徇荣经，斩百二十馀级。从良栋军克关山关，下黎州，夺大渡河隘口。逐贼火场坝，深入山谷中，降世璠将蔡国明、戴圣明、于登明、杨泗等，复越巂、建昌。渡金沙江，破石虎关。遂攻会城，夺玉皇阁及土桥、东寺、西市三市街，城旋下。二十一年，授永顺总兵。

叙功，加左都督。三十年，朝京师，擢云南提督。四十五年，复朝京师，赐孔雀翎。

五十年，迁镶白旗汉军都统。五十五年，卒。赐祭葬，谥襄敏，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瑚里布，赫舍里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和穆多哈连。父吴巴海，归太祖，授牛录额真。瑚里布袭。天聪间，擢一等侍卫、噶布什贤章京。事太宗，屡从征伐。

顺治元年，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瑚里布率正红旗前锋兵从。二年，师次绥德，贼乘我未列阵，掠我马数十。瑚里布追及之山巅，击贼溃，以所掠马归。自成走湖广，师从之，克安陆。瑚里布破贼，得其战舰。逐自成至九宫山，五战皆胜。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三年，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师将至西充，令瑚里布与参领席卜臣率前锋四十人，持檄先驱。遇贼骑，突前冲击，斩三十馀级，俘二人。薄献忠垒，斩其执纛者，师继进，与战，遂殪献忠。瑚里布复与都统准塔下遵义，战璧山，破贼。六年，从征湖广，攻湘潭，徇衡州，皆有俘馘。以功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哈番。累擢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右翼前锋统领。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南征。十六年，师克云南，明桂王走缅甸，与左翼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率兵趋永昌，渡潞江，战磨盘山，克腾越，穷追至南甸。师还，追论磨盘山战时都统沙里布战死，瑚里布弗及援，功不叙。康熙十二年，圣祖加恩诸旧将，瑚里布加太子少师。

吴三桂反，授都统赫叶安西将军，改瑚里布护军统领为之副，率禁旅自西安进。

十三年，趣瑚里布与前锋统领穆占驰援四川。师次汉中，寇屯阳平关，攻克之。迭破七盘、朝天二关，进攻保宁，三桂将吴之茂拒守，与相持。上命大将军贝勒洞鄂西征，瑚里布参赞军务。王辅臣叛应三桂，命瑚里布引兵自汉中还驻西安。寻又命瑚里布从洞鄂攻辅臣，克秦州。进围平凉，久不下。十五年，以大学士图海代洞鄂为大将军，瑚里布罢参赞，留军听调遣。十六年，卒於军。

达理善，那木都鲁氏，满洲正黄旗人。其先世岳苏纳，与绥芬路长明安图巴颜同族，归太祖。达理善其四世孙也。崇德间，以閒散隶骁骑营。从征明，攻济南，树云梯以登，达理善为第三人，克其城，赐号“巴图鲁”，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

复从征明，围锦州，战松山、杏山间，屡破敌。

顺治三年，从梅勒额真珠玛喇、和讬等驻防杭州，击败明将方国安，屡战皆捷。

五年，从讨叛将金声桓，复南昌。累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甲喇额真。十五年，从征云南，攻元江，克之，得明桂王将高应凤，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康熙二年，以老乞休。十三年，王辅臣叛，请自效，命署本旗副都统，率师赴西安。十四年，次陇州仙逸关，辅臣屯平凉，遣其将高鼎、蔡元以四千人迎战。达理善与前锋统领穆占等共击之，鼎、元败走，克关山关。师自清水进，夺渭河桥，次秦州。城寇出战，达理善纵兵夹击，寇败入城，分兵克东关。叛将吴之茂以万人援平凉，逼秦州立寨，城寇八千馀出应，犯我师。达理善已病，犹督兵力战，大破贼。寻卒，赐祭葬，谥武毅。事定，兵部叙功，上谕曰：“达理善巴图鲁以老乞休，复请从军，尽心效力，卒於行间。”复加拖沙喇哈番，合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额楚，乌扎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萨哈勒察。顺治初，从内大臣和洛辉出师，驻防西安。降将刘洪起以西平叛，树云梯攻城，护军昂海先登，额楚继之，遂克其城，授牛录额真。迭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从军贵州还，適郑成功犯江宁，遂自荆州驰救，大破成功，进二等。再迁江宁副都统。康熙七年，迁将军。

耿精忠之叛也，徽州所属多附贼，移师规绩溪，破之，克徽州。贼据休宁新岭，分兵夹击，长驱复婺源。诏进征饶州，攻乐平，薄东门，贼出窜，追袭之，俘斩过半。进攻鄱阳，遂定饶州。叛将陈九杰遁入鄱阳湖，毁其舟十馀。次万年，至石头街渡口，与贼夹水而军。额楚自出挑战，而潜使骑兵济上游，绕贼后衷击，俘九杰，诛之。万年复，并克安仁、弋阳。

上复命赞简亲王喇布军，军南昌。会吴三桂遣高天杰陷吉安，与将军哈勒哈齐攻之，克外郛；马宝、韩大任等来援，额楚迎战於螺子山，我师败绩。宝闻长沙被围，乃引去。坐失机，罢官，留世职，仍领江宁兵赴广东。宝等复犯韶州。师次莲花山，贼逼营，城兵出应，战，破贼，遂与勒贝守韶州。寻命与莽依图合军进。叛将祖泽清复以高州应贼，诏趣额楚自肇庆兼程进，至藤县，遇大疫，士马多死。疏请增遣备御，未至而寇集，城陷。与勒贝进解南宁围，还江宁。十九年，卒。

穆成额，那木都鲁氏，满洲镶红旗人。父富喀禅，西安将军，有勋劳语在康古里传，授三等精奇尼哈番。穆成额袭职。精忠叛，命署副都统，从征南将军希尔根下江西，分守南昌。三桂自长沙遣将犯袁州，与总兵赵应奎赴援，败贼西村，规万载，斩其渠邱以祥，城复，遂克安福。精忠将刘进忠构郑锦扰濒海郡邑，上先后命尼雅翰、舒恕率兵赴广东，以穆成额参赞军务，克始兴，枭通贼守备李光明。尚之信以韶州、南雄叛，退保南安、赣州，克万安、南康，频有功。上命舒恕守赣州，而以莽依图代其任，穆成额参赞如故。广东定，从莽依图下粤西。三桂遣将分犯浔州、梧州、桂林、平乐，与额楚、勒贝、傅弘烈并力讨之。次郁林，战失利；还守藤县，寻复陷。坐免官，籍没。未几，卒。

额斯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大学士额色赫弟也。初任一等侍卫。康熙三年，擢副都统。九年，授护军统领。

吴三桂反，命顺承郡王勒尔锦帅师讨之，以额斯泰参赞军务。三桂兵自贵州出，湖南南境皆陷。诏与护军统领伊尔都齐简锐先发。十三年二月，师次荆州，常德、长沙皆陷。三桂将刘之复、陶继智率万馀人犯宜昌，夹江而垒。额斯泰自荆州赴援，与总兵徐治都率舟师横江截击。战甫接，贼潜以三百人扰我师后，我师分击败之，得贼舟三，贼败走。

师进次岳州，三桂时屯澧州，其将吴应麒、廖进忠、柯铎、高起隆据岳州。马宝、胡国柱率二万人会於澧州，水陆岔集，设鹿角阻我骑兵。额斯泰与贝勒察尼等议，令前锋先夺山冈扼贼吭，继乃分路截击，夺据城陵矶及七里桥，俾首尾不相顾。

至期，闻贝勒营吹角，额斯泰率战舰进，众乘之，贼大溃。

是岁冬，命参赞贝勒尚善军务，规岳州，与贼相持久。十五年二月，诏趣尚善进兵。尚善乃令额斯泰督所部水陆诸军以进。贼舟列阵洞庭，贯以铁锁，额斯泰率锐卒冲其北，使副都统路什击其南。战甫交，额斯泰麾纛进，砲矢雨岔，卫卒死者五人，额斯泰不为动，进如前，手刃数十人，遂克君山，获贼舟五十馀，诏嘉之。

十六年，卒於军。师旋，追论征岳州迟留不进，坐籍家产，上宥之。

额斯泰伟幹有雅量，恤军爱民，谙韬略。尝图滇、楚戹谝塞，悬壁谛视。既寝疾，犹强起视事。卒日，军民为位哭，哀动郊野。孙傅鼐，自有传。

布舒库，吴鲁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纳尔泰，官牛录额真。从征大同叛将姜瓖，率子噶尔珲、纳什库力战，阵亡。布舒库其长子也。以巴牙喇壮达从征江西、云南，战常陷坚，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康熙初，授参领，擢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列议政大臣。韩大任据吉安，上命参赞简亲王喇布军务。次永丰，大任兵至，与提督赵赖同击之。贼退守山寨，布舒库缓师诱之，弗应。相持月馀，大任引去，追斩千馀级。

大任走福建，又与哈克三追剿，连破之老虎洞、鞍子岭，贼势以蹙，大任降。还征湖南。互详哈克三传。贼犯永兴，穆占令守河岸，贼不能进。遂从穆占取耒阳，进规常宁。与塔勒岱数败贼，逐北翟里桥，去永州四十里。又从穆占攻城，贼大溃。

与简亲王喇布会师武冈。十九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击败马承廕，克雒容，承廕复降。旋卒，谥刚壮。

塔勒岱，博和里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噶布什贤壮达。康熙初，从征缅甸，授前锋侍卫。三桂叛，从军，从穆占逐贼野狐岭。贼隐深林中，出步骑诱战，发其伏，歼之。克阳平关，进次保宁蟠龙山。师败引还，两遇贼，击之败去，予拖沙喇哈番。从讨王辅臣，战陇州，进围秦州，克之。遂趋平凉，屡捷。十五年，命从穆占移师湖南，驻攸县，击败三桂将王国佐。又败黄士彪、裘万宝於酃县、桂阳州；败吴国贵、吴应麒於永州、沅州。凯旋，授护军参领。擢镶白旗蒙古都统，进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二十五年，卒，谥勇壮。

瓦岱，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孙也。父敖德，事太宗，分额亦都旧辖人户，益以新附瑚尔哈部众，授敖德世管牛录事。屡从征有功，授二等阿达哈哈番。瓦岱其第三子也。初任侍卫，署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湖广有功，即真。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命署护军统领，从安亲王岳乐援江西，所至为军锋。

次抚州，战锺家岭，被巨创。寇夜袭营，仍力战卻之，并击败精忠将易明等。又战瑞州北山，抚定东乡。移师徇建昌，精忠将邵连登拥众可八万，因山为垒，负险抗拒。瓦岱与将军希尔根分阵山下，鸣角仰攻，多所斩获。连登中矢，馀溃，复绝其归路，得贼舟六十馀。遂下建昌，乘胜克新城。十五年，复萍乡，进规长沙，仍为军锋。战南桥、齐家峒，皆捷。十八年，克长沙，以次下衡州、宝庆，并歼贼於武冈，克其城。渡紫阳河，贼分据渡口，瓦岱俟诸军进战，引兵袭其后，夹击之，贼大败。湖南平。授护军统领，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二十一年，授江宁将军。二十三年，车驾南巡，嘉其居官廉，赉御用袍，并白金千。二十四年，召授镶黄旗满洲都统，以博济代之。谕曰：“将军、副都统与地方官多不相能，唯瓦岱克谐众志，尔当效之。”既至京，任议政大臣。

二十七年，湖广裁兵，夏逢龙倡乱，命为振武将军往讨之。师至黄州，逢龙所署置总兵赵得等迎降，胡约谦等复献武昌、汉阳二城，诸生宜畏生执逢龙以献，磔之，并诛其党与，班师。

三十年，诏授定北将军，率师赴图拉，追击噶尔丹至克鲁伦河。三十一年，命偕都统班达尔沙督理达勒鄂莫、瑚尔鄂莫屯田。坐督耕不勤，免官，削云骑尉。寻卒。

桑格，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库礼子。桑格以三等侍卫袭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善射，擢一等侍卫。康熙十五年，授护军统领，从希尔根赴江西。上谕以江西为粤东咽喉，江、浙脣齿；兵民持两端，当协同将军领重兵进剿。

至则攻易明於抚州，援贼自建昌至，倚城结垒，合城寇拒战。桑格夷其垒，明遁，州复。明复来犯，再败之。希尔根移师入城，桑格出至碣石，遇贼，战大捷。连克上高、新昌、东乡诸县，击斩连登，明遁，遂下建昌。

吴三桂将夏国相据萍乡，桑格会诸军并进，战来龙山，连破十二寨，国相奔长沙。十八年，克长沙。御制诗宠异之，有“百战威名早已扬”句。湖南上游，惟武冈枫木岭与辰州辰龙关皆天险，为入贵州要道。三桂将吴国贵、马宝据武冈，桑格与伊巴罕督兵攻之，鏖战三昼夜，国贵中砲死，馀溃走，遂克枫木岭。二十年，以怠职罢官。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署护军统领。师至克鲁伦河，请追击逸寇，与平北将军马思喀进次乌兰西路。噶尔丹已败，收集降众，护送至张家口。还京，复护军统领原品。三十八年，卒。

伊巴罕，格济勒氏，满洲正白旗人，世居雅兰。其世父舒珠，从征黑龙江有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无子。伊巴罕袭。初任三等侍卫，改刑部郎中兼佐领。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嗣以护军参领援江西，击走建昌贼及抚州援寇，复新昌、萍乡。枫木岭之捷，功最，擢前锋统领。出为盛京将军。康熙二十四年，徵还，复授前锋统领。二十五年，追录前功，进世职一等兼拖沙喇哈番。寻卒。

沃申，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崇德时，以噶布什贤兵从伐明锦州，克松山。

顺治元年，从入关，平保定，进征山、陕，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赐号“巴图鲁”。

平舟山有功，加拖沙喇哈番。累迁杭州副都统。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浙东告警，与总督李之芳赴衢州御之。寻徙守金华，精忠将阎标自温州来犯，辄败走。又遣将焚浦江寇垒，遂会贝子傅喇塔取台州，道义乌，遇精忠将赵明卿，击败之。十四年，精忠将林冲等据仙居，师三路入，战白水洋。沃申纵兵张两翼，令营总萨木哈将左，侍卫卦塔将右。战移时，贼坚持不退，沃申直前击之，连破二垒。太平贼闻我师至，就叛将曾养性乞兵以守。时夜将半，沃申三面梯攻，缺其西而隐卒城外以待其逸。黎明，贼果启西门遁，伏起，大溃。

师入仙居，寇水陆扼险守，沃申诇知有路通黄岩，可袭其后，伐木凿石，开道以济师。夜达黄岩，贼大惊，遣其党吴长春扼半山岭，沃申身先士卒，大破之。进梁蓬隘口，又大败其众。养性奔福建，十五年，构瑞安石塘贼分路入寇，与副都统吉勒塔布先后击退之。其夏，傅喇塔被命征福建，沃申从。浦城为四达要衢，入福建捷径也。精忠将连登云以二万馀众守隘，沃申攻夺山寨，武穆笃等乘雾直捣其巢，复云和。精忠降，沃申守延平。亡何，郑锦势益炽，使其将吴淑取邵武，薄延平，顿木城、新屯渡口，别遣将潜扰浦塘隘口。沃申率师破之，乘势渡河攻木城，贼溃走，遇其将杨德来援，又败之小河岸，斩万馀人。邵武、汀州相继复。泰宁、建宁、宁化、长汀、清流、归化、连城诸县以次皆降。其将硃宁遁入海，据石井寨。

十六年，师分三路入，沃申进自东路，克清寺。十七年，寇万馀人逼漳州，其将刘国轩壁对河为犄角。城兵寡，沃申以千馀人赴援，瑚图分道亦至，大破之。贼退据长泰，谋犯南靖，顿蜈蚣山。沃申与瑚图并力迎击，自辰至未，贼大溃，弃寨走，克长泰。贼退据江东桥，截漳、泉路。沃申与浙江提督石调声力战，攻桥东岸，自长泰深入奋击之，贼遁走，江道乃通。

十八年，锦将林盛据东石，其地近泉州，为金门、厦门屏蔽，三面皆海，寇婴城固守。沃申精选前锋，架云梯，乘潮落亟进，亲薄壕指麾，遂拔东石。十九年，锦将林深与我水师相拒，别遣将扼大定、小定，梗我舟行道。会泉州无舟，沃申自陆路取大定，夺其中寨；追至小定，贼遁，燔其巢。適海澄已下，乘胜渡海取尾高溪，与漳州兵夹攻，寇屯金、厦者皆窜出大洋。师还，沃申留守泉州。初江山之陷也，积骸盈野，议者颇咎之。守金华，奉檄取温州，赴事又缓；守台州时，小梁山寇势盛，未能击。廷臣追论其罪，坐免。沃申在行间久，大小凡九十馀战，身被创二十馀处，一时称骁将。三十年，卒。

武穆笃，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初任巴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桂王，自贵州入云南，击败其将李成蛟於凉水井、李定国於双河口；进至卢噶，定国列象阵拒战，大败之，追至磨盘山，又大捷：授拖沙喇哈番。又剿山东土寇于七，有功，授前锋参领。精忠叛，从将军傅拉塔率师自浙江下福建，次台州。贼壁黄瑞山，谋犯天台，其地当江北，为水陆咽喉。武穆笃与吉尔塔布、塞白理悉力攻克之。师至凉蓬隘口，杀伏贼几半，贼夜遁。武穆笃追击於黄土岭，贼溃退黄岩，师围城，曾养性遁走，城复。师至上塘岭，养性拥众三万拒战，武穆笃统前锋冲击，大败之，身被数创，获甲械无算。太平、乐清、青田三县，大荆、磐石二卫相继收复。石塘岭之役，功最。康熙十七年，创发，卒於军。丧还，遣侍卫内大臣奠茶酒，命赐恤视前锋统领，进拜他喇布勒哈番，谥襄壮。

瑚图，洪鄂氏，满洲镶白旗人。以巴牙喇壮达从征湖广、福建，屡有功。康熙二年，授江宁协领。八年，擢副都统。

十三年，耿精忠叛，命与副都统玛哈达率所部赴杭州，参赞平南将军赉塔军务。

精忠将马九玉遣别将胡锦等犯衢州，与副将王廷梅等击败之，复破贼大沟源、焦园、红桥诸处。十四年，九玉屯衢州西南，夜渡水袭我军；与廷梅往击之，败之杭埠。

九玉复遣别将李廷桂军元口村，设木城，绝我粮运，并据东西山为犄角，瑚图分兵击之，燔其木城，贼败走。十五年，覆其兵大溪滩，江山复。九玉奔常山，瑚图进围之，遁去。逐至江西玉山界，克常山，进拔浦城。及精忠降，随军驻福州。

郑锦将徐耀以三万人至乌龙江南，军小门、直凤诸山，又与总兵董大来夹击之，破其垒十四，贼大溃，进驻泉州。土寇数谋乱，辄败去，徙守漳州。十七年二月，寇陷石玛，逼海澄。从黄芳世赴援，败寇弯腰树、观音山，寇收馀众垒石玛拒师。

逾月，寇舟二百乘潮至，与石玛寇相表里，将夹击我军。瑚图从芳世坚守，潜令总兵黄蓝袭其后，击之，毁其舟九，寇保垒。海澄围解。时漳州兵少，瑚图昼夜循徼不少休。锦兵连宗数百，蹈瑕入东关，砲击之退。已，复至，构山寇蔡寅扼天宝山，截我饷道。瑚图督战，焚其船，寇殊死战，不少卻。会芳世援师至，乃遁去。

未几，刘国轩、吴淑复破海澄，陷长泰，饷道又阻。瑚图以八百人扼要路，淑率万馀众逼漳州，国轩夹水而军为声援。值副都统沃申率师至，瑚图从赉塔分路进击，至蔗林，遇伏，师少卻。瑚图斩卻退者三人，众乃奋进，连破十六营。寇退据长泰，谋犯南靖。瑚图引兵进，寇以兵五万分军龙虎、蜈蚣二山，复与沃申麾众力战，寇乃败，弃营走，遂克之。然寇犹据江东桥不退，赉塔军其西，而令瑚图、沃申与提督石调声取桥东岸，乃间道逾朝天岭，过龙江口，深入寇军奋击。寇弃寨，走入舟，据桥口，急击之，寇出江遁。漳、泉路始通。国轩还海澄。

十八年，寇顿鼇头山，复数窥江东桥，谋断我后路。师分四路入，瑚图与副都统玛思文为一路，击败之。十九年，攻克玉洲各寨。寇败窜厦门。海澄再复。随赉塔赴潮州，再战破贼。闽、粤平，还江宁。二十三年，擢杭州将军。二十六年，卒，诏奖其清慎，予恤，谥敏恪。

玛哈达，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礼部承政巴都里孙。康熙七年，自参领擢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吴三桂反，诏守兗州，徙安庆。精忠叛，赴浙参赞赉塔军务。时大将军杰书至金华，精忠将陈重自东阳来犯，玛哈达与都统石调声等败之山口村小河岸，追击至郑家店。俄，精忠将徐尚朝拥众五万人犯金华，距城十二里结寨，玛哈达与台吉察浑、都统巴雅尔、总兵李荣等分兵击败之。精忠将张元兆以二万人屯寿溪，又与巴雅尔、荣移兵击之，破垒十八，斩兆元及其众二千馀。尚朝复据积道山，与总兵陈世凯等乘雾进兵，破其木城。十四年，击精忠将沙有祥等於桃花岭，复处州。尚朝、有祥等又来攻，复与察浑、荣、世凯分兵击败之。十五年，擢杭州将军。杰书下福建，玛哈达从赉塔自衢州率兵先驱。大溪滩、仙霞岭诸役，战常陷坚。进复建宁、延平，还杭州。论功，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二十三年，召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坐补官徇情，罢，遣戍黑龙江。二十八年，卒。

杰殷，韩氏，满洲正红旗人，其先为朝鲜人。父义，归太祖，授世职一等参将。

杰殷初授一等侍卫，累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康熙十一年，迁护军统领。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从内大臣佟国纲率师驻宣府。

王辅臣叛，上命将军毕力克图率师驻大同，以杰殷参赞军事。土寇硃龙据榆林，毕力克图移师讨之，次谢村，分兵为三队，杰殷乘夜先发，黎明次河岸。贼三千馀据杨家店渡口，杰殷督兵渡河击贼，贼溃，克吴堡，遂趋绥德。贼屯虎尔崖山口，杰殷督兵仰攻，殪其裨将，俘七十馀人，进破卧牛城，复米脂、延川诸县，复进收延安及诸属县，并定宜川县境二十六寨。再进攻平凉，大将军贝勒洞鄂令杰殷领左翼兵为前锋，辅臣以万馀人列阵迎战。杰殷督兵捣其中坚，战自巳至未，凡三胜，复分兵环击，歼馘甚众。自是屡击卻辅臣兵。

十五年，吴三桂将吴之茂以万馀人屯秦州，为辅臣声援。洞鄂令杰殷移师御之，战谷口山崖，斩五十馀级。与将军佛尼埒、提督王进宝会师。议出贼后断粮道，杰殷督兵先行，战罗家堡、战盐关、战三十里铺，屡击败之茂护粮兵。之茂扬言将断临洮、巩昌道，杰殷移师伏羌，战平头山、战马坞，又屡击败之茂护粮兵，破其垒，克通渭，还驻秦州。大将军图海下平凉，之茂引兵走。杰殷与佛尼埒率师夜追之，及於牡丹园，力战破阵，克祁山堡。之茂别部兵自西和至，败之祁山嘴，又败之清阳峡。选轻骑逐之茂，及於石牙兒关，之茂以二十人越山遁，斩五千馀级，俘五百馀人，克礼、西和二县。

三桂将王屏籓走阶州，督兵追之，降其兵三百馀，复还驻秦州。十九年，攻保宁，克顺庆，并复所属州县，进驻成都。寻卒，赐祭葬，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弟杰都，顺治十六年，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将军达素徇厦门，破郑成功舟师。

康熙十三年，从前锋统领穆占自陕西入四川，破之茂裨将石存礼於朝天关；趋保宁屯蟠龙山，屏籓引众劫营，绝我师饷道。师引退，杰都殿，力战，死之，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瓦尔喀，完颜氏，满洲镶红旗人。初任噶布什贤壮达，称骁勇，中创不少卻，数被优赉。崇德时，从贝勒岳讬伐明，攻怀来、宝坻，略山东，攻克海丰，并先登。

又从贝勒阿巴泰攻范县，薄城，以矛凿垣为磴，缘而上，克之。顺治初，从肃亲王豪格徇四川，数击败张献忠兵。有护军阿纳海者为敌困，瓦尔喀策马突前，格杀二人，翼之出。与梅勒额真乌拉禅驻防大名，击土寇。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授工部理事官，董修宫殿，进一等。十六年，署噶布什贤章京。从固山额真卓洛驻防云南，讨平元江土司。康熙元年，还京，授参领，兼督捕理事官。迁西安副都统。七年，擢将军。

十二年，吴三桂反，湖南、广西皆应。命瓦尔喀偕佛尼埒赴四川备守御，许便宜行事。师次汉中，分三道入，击叛将谭弘野狐岭，发其伏，歼之。乘胜复阳平、七盘、朝天诸关，先后斩万馀级，获旗帜、器械称是。时贼据保宁，师进偪，凿壕堑与相持，久弗下。瓦尔喀遘疾，卒於军，谥襄敏。寻追论保宁不疾进兵，又守隘弗严，损将士，部议追夺官阶、世职，并削谥。

论曰：希福将莽依图所部，转战下云南，功最多。鄂克逊、偏图等皆与攻云南，而偏图留镇三十年，抚定创夷。瑚里布、达理善以夙将从军，额楚战广西，额斯泰战湖南，瓦岱战江西，沃申战闽、浙，杰殷、瓦尔喀战川、陕，皆有功绩。是时倾禁旅以出，八旗将士敌忾策勋，斯其尤炳著者也。

## 列传四十六

宜里布哈克三阿尔护路什雅赉扩尔坤王承业王忠孝宜里布，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阿济格尼堪子也。初授兵部副理事官。顺治八年，袭三等伯爵，兼管牛录。恩诏进一等伯。擢刑部侍郎，调吏部。郑成功据台湾为乱，议者谓当徙濒海居民入内地，以避剽掠，绝接济，命宜里布与尚书苏纳海历江南、浙江、福建勘疆界。既定，还京师，擢正白旗蒙古都统。康熙七年，调本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

吴三桂反，十三年，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师讨之，以宜里布参赞军务。既至荆州，三桂自常德攻陷松滋，襄阳总兵杨来嘉、副将洪福叛附之，壁穀城、郧阳间，窥覗郡邑，诏宜里布守宜昌。十四年，来嘉等犯南漳，顺承郡王承制授宜里布讨逆将军印，与副都统根特往援。来嘉等引退，旋复犯均州，垒武当山下，宜里布督兵击之，斩千馀级，来嘉等复引退。

时三桂屯松滋北山，缘江置战舰，谋水陆并进。命宜里布与都统范达礼等守襄阳、均州诸处。三桂遣其将张以诚与来嘉等寇南漳，宜里布与总督蔡毓荣分率劲旅夹击，斩三千馀级。十六年，命与将军穆占率荆州满洲兵自岳州下长沙，克茶陵。

三桂兵奔攸县，宜里布追击之，斩四千馀级，俘百馀，克攸县。

十七年，穆占师进克郴州、永兴诸处，驻师郴州，而令宜里布守永兴。三桂遣其将马宝、胡国柱等来犯，与副都统哈克三督兵御之，力战，殒於阵。丧还，遣内大臣奠茶酒，复遣侍卫谕其母曰：“宜里布侍朕久，深知其为人。出师有劳绩，方谓功成奏凯，即可相见。忽闻阵没，凄怆痛悼！尔家贫，予白金六百为治丧资。”

赐祭葬，谥武壮。子阿什坦袭爵。

哈克三，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父法萨里巴图鲁，以骁骑校从征战没。哈克三初授礼部笔帖式，累迁员外郎。顺治十四年，改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康熙二年，李自成馀孽李来亨等据茅麓山，剽掠为民害，从将军穆里玛等讨之。贼入山，哈克三从巴牙喇纛章京堪泰自山后进，大破之；复与总兵于大海夹击，多所斩馘，来亨自缢死：擢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十二年，调满洲副都统，寻迁护军统领。

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大将军信郡王鄂扎率师讨之，哈克三参赞军务。师次达禄，布尔尼列阵以待，而隐兵山谷间以诱我师。土默特兵遇伏，哈克三力御败之。复督骁骑突贼阵，贼溃奔，斩馘甚众，布尔尼以三十骑遁。叙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

十六年，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讨吴三桂，哈克三参赞军务。三桂将韩大任据万安，哈克三与副都统雅沁等分道进，大任渡河走。哈克三以山迳隘不容骑，请调绿旗兵守隘，断贼饷道，上责其稽延，敕穷追毋纵入楚。贼窜兴国山中，追击之黄塘、新田铺，师舍骑而徒，奋击，贼大溃。复选轻骑夜逐贼至姜坑岭，贼据险自保，哈克三分兵环攻，斩千馀级。大任等收馀众走福建，屯老虎洞。十七年三月，与都统巴雅尔，副都统锡三、雅沁、布舒库等分队夺隘，斩六千馀级，获所置总兵以下三百馀。大任穷蹙，率众诣康亲王军降，哈克三还吉安。旋命赴湖南，与将军穆占会师驻郴州。三桂将马宝、胡国柱攻永兴急，穆占令哈克三率师赴援，与都统宜里布力战，同殁於阵。丧还，遣内大臣奠茶酒，予白金五百治丧，赐祭葬，谥武毅，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无子，以弟之子巴尔泰袭。

阿尔护，富察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辉发。父鄂拜，国初来归，管牛录。从入关，击走李自成。复从征福建有功，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累迁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阿尔护初授王府长史。

康熙十三年，命署副都统，与将军坤巴图鲁率师出驻汝宁。其冬，吴三桂将王屏籓等自四川窥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之。与坤巴图鲁赴西安，十四年，将五百人守宝鸡。贼来犯，击之，败去，追至天王村，抚定归州十二堡，降其将七、兵千馀。

八月，诏分将军佛尼埒兵六百授阿尔护，守栈道诸险要。与三桂将彭时亨战仰天池，大捷。出蚂蚁河口，望见贼营分立九龙山，即以锐师宵加之，贼大溃。十月，三桂将石存礼等拥众八千出栈道，据益门镇口，分七营窥宝鸡，兼为王辅臣声援。阿尔护令军中曰：“有能攻剋隘口者，赏与克州县城同。”军士气奋，分三道上，直捣其巢，力战，自巳至未，七营尽破，追奔十数里，射殪其将，获旗帜、器械无算。

迭破贼仰天池山下，及益门镇东邵家山、黄兒子沟、沈家坡诸处，自是贼不敢出栈道。

十五年，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从将军穆占移师湖广。十六年，三桂将吴国贵犯长沙，力战，死之。事闻，谥敏壮，予三等阿达哈哈番。

路什，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章甲城。父克恩，归太祖。路什以骁勇称。

崇德七年，师入兗州，以云梯攻城，路什先登，克之，赐号“巴图鲁”，予世职游击。

顺治初，以甲喇额真从入关，与牛录额真衮泰将步兵击李自成；复与梅勒额真阿哈尼堪逐自成至庆都，败之，自成溃而西。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与梅勒额真阿喇善攻绥德，围延安，七战七克。时自成南走商州，奔湖广，蹑追至武昌，获其孥。论功，进二等。

张献忠据蜀，久不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西征，会叛将贺珍等犯汉中，分兵守鸡头关，路什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击卻之；追破珍於楚湖，入四川，所向皆捷。

献忠既灭，分兵剿馀贼，俘斩甚众，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南征，师入贵州。明桂王将罗大顺出拒战於黔西州十万溪箐，路什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鄂讷、梅勒额真噶褚哈分兵击之，连破数营，敌大溃。叙功，进二等。

吴三桂反，路什年已七十，请从征，遂从贝勒尚善徇湖南。康熙十七年秋，以偏师取湘阴，进洞庭湖，守九马嘴。寇至，风大作，泊绿林滩，舟被击，路什犹贾勇发矢石，击杀十数人，力竭，死。时七月二十八日也。事闻，进一等兼拖沙喇哈番。

子布纳海，袭。圣祖亲征噶尔丹，布纳海从内大臣费扬古出西路，战於昭莫多。

师有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卒，子瑚什屯，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雅赉，纳喇氏，满洲正蓝旗人。初任王府长史，兼佐领。康熙十三年，命署副都统，驻防江宁，未至，徙驻安庆。耿精忠遣其将扰江西，广信、建昌、饶州并陷。

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率禁旅南征，驻南昌，以雅赉与署领都统阿喀尼参赞军务，移兵攻彭泽。既，诇知贼据小姑山，先遣兵击之。贼结水寨拒战，我军出其后，陟山而下，斩其裨将，馀众多被创赴水死。师进攻彭泽，城西临江，南北皆倚山，路险峻，乃督兵略其东，陟山，树云梯以登。贼不能抗，纵火启东门走，追击败之，遂进攻湖口。安亲王军至，贼弃城走都昌，雅赉追及之，败窜鄱阳湖，所置吏以湖口降。

十四年，将水师逐贼鄱阳湖，趋五桂寨，贼弃寨走，其将黄浩浮舟来犯，击卻之。追至梅溪、瑞洪、康山湖及坝口，先后得船数百，斩数千级，与陆军会苜蓿湾，克馀干县。复进征建昌，精忠将邵连登据常兴山，列营三十，雅赉攻其左，诸军自右击之，尽夷其巢，连登中流矢死。复与都统霍特征广信，次石峡，方暑，士马疲渴，猝遇伏，师少卻，雅赉直前奋战，中砲死，赐祭葬，谥襄壮，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扩尔坤，萨克达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那穆都鲁。祖叶古德，归太祖，编牛录，俾统之。父喜福，任兵部理事官。崇德间，从征黑龙江，顺治初，从征汉中，皆有功。复出讨姜瓖，瓖将屯宁武关，分据左卫。喜福力战，被巨创，卒於军，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扩尔坤初授牛录额真。从征贵州，战屡捷。康熙初袭职，迁护军参领，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吴三桂反，命率师驻防太原。十三年，徙驻西安。会四川告警，命进驻汉中。三桂将吴之茂犯广元，遣兵败之，复分水陆兼进，又击之败去。之茂遣裨将贺腾龙劫粮二郎关，扩尔坤驰击，获腾龙。之茂复遣裨将何德成犯广元，分兵渡河击卻之，逐北三十馀里。寻以七盘、朝天诸关复陷贼，诏还驻汉中。

十四年，汉中乏饷，将军锡卜臣领兵还城固，扩尔坤率右翼兵殿后。三桂将彭时亨等拥众八千据险邀阻，扩尔坤击溃之，且战且行三昼夜，次洋县金水河，七战皆捷。诸军前行，仍令扩尔坤殿，俄贼环偪，力战中创，殒於阵，赐祭葬，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子逊扎齐，袭职，官至工部尚书。

王承业，字琼山，江南庐江人。少入伍。康熙初，从军福建，克金门、厦门。

累擢游击，迁广西副将。十七年，将军莽依图徇广西，以承业为新设援剿中营总兵，管副将事。十八年，吴世琮犯梧州，承业击败之。世琮弃营宵遁，克浔州。世琮以十万人分屯贵州、广西诸要隘，而自将兵围南宁。承业赴援，设奇与城兵相犄角，战新村西山之巅，斩六千馀级，世琮负重伤败走，南宁围解。遂自陶邓山进剿柳州，叛将马承廕以二万人拒战，击败之，乘胜定象州，承廕遂降。

其冬，将军赉塔自南宁直进云南，檄承业至西隆。吴世璠将何继祖据石门坎，去安笼所三十里，地僻道险。十九年正月，承业奋勇入，连夺二隘口，复所城。继祖退据黄草坝，列象拒战，承业疾击之，自卯至未，毁其营二十有二。克曲靖，取霑益，下马龙、杨林，大小三十馀战，无不披靡。既抵会城，壁城外归化寺。世璠将胡国柄、刘起龙出拒，承业引守备林廷燏鏖战，自卯至午，突入贼阵，砲中额，坠马死。廷燏单骑驰救，贼矢雨集，亦殒於阵。事闻，诏赠承业右都督，廷燏赠都司佥事。

王忠孝，奉天人。以参将衔从军屡有功，累擢署左翼总兵官。从将军赉塔下云南，为前锋。克西隆，攻广西县，忠孝与所部游击林桂选勇士数十人，越岭疾驰下，大破贼。攻石门坎，师盛旗帜，鸣鼓角，趋上游，忠孝与桂督兵涉水，出间道绕其后，破敌砦。攻黄草坝，与桂引敌入谷，伏起，夹击，斩世璠军裨将。既破隘，师进薄云南会城。国柄等出战，忠孝与承业、廷燏同时战死，赠都督同知。

廷燏，广东南海人。桂，广东番禺人。忠孝既战没，桂佐赉塔定云南，代为左翼总兵官。

论曰：吴三桂白首举事，号善用兵。屯松滋数年，不敢渡江攻荆州。晚欲通赣、粤道，宜理布、哈克三以死拒，然终不得达，安在其为善用兵也？阿尔护辈杀敌致果，授命疆埸。承业战没云南城下，悍敌致死，诚有不易当者。故比而论之，亦以见戡定始末。他死事者，语别见忠义传，不能遍著也。

## 列传四十七

姚启圣子仪吴兴祚施琅硃天贵姚启圣，字熙止，浙江会稽人。少任侠自喜。明季为诸生。顺治初，师定江南，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乃诣军前乞自效。檄署通州知州，执土豪杖杀之，弃官归。

郊行，遇二卒掠女子，故与好语，夺其刀杀之，还女子其家。去附族人，籍隶镶红旗汉军。举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政负课数万，系狱，启圣牒大府，悉为代偿。寻以擅开海禁，被劾夺官。

十三年，耿精忠反，兵入浙江境，陷温州傍近及台、处诸属县。圣祖命康亲王杰书统师进讨，启圣与子仪募健兒数百诣军，以策干王。檄署诸暨知县，剿平紫琅山土寇。十四年，以王荐，超擢温处道佥事。从都统拉哈达克松阳、宣平二县。十五年，偕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剿贼石塘，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复云和。

先是，精忠以书招郑锦，锦至复拒之，将士多为内应，锦遂取泉、漳二府，据厦门。精忠与战，复屡败。启圣又使仪破精忠将曾养性於温州。十月，师入仙霞关，趋福建，精忠降。擢启圣福建布政使，率兵讨锦。吴三桂将韩大任骁勇善战，世称小淮阴者也，自赣入汀，谋与锦合。启圣说之降，简其部卒，得死士三千人，以为亲军。十六年，从康亲王复邵武、兴化，尽取漳、泉地。锦遁归厦门。总督郎廷佐奏启圣与子仪屡著战功，赡军购马，具甲胄弓矢，糜白金五万，皆出私财，诏嘉奖。

十七年，锦遣其将刘国轩、吴淑、阿佑等复犯漳、泉，海澄公黄芳世、都统穆赫林、提督段应举等与战，败绩，遂陷海澄、长泰、同安、惠安、平和诸县。诏擢启圣福建总督，条上机宜，“请调福宁镇兵助攻泉州，调衢州、赣州、潮州三镇兵助攻漳州，复设漳浦、同安二总兵，增督标兵五千。通省经制兵万八千，申明临阵赏罚，禁厮役占兵额”。下议政王大臣议，衢、赣、潮三路皆重地，未便徵发，既增督标兵，毋庸复广通省兵额，馀皆从其议。七月，偕海澄公黄芳度自永福进克平和、漳平。国轩等解泉州围，进逼漳州，壁於蜈蚣岭。启圣率壮士锺宝、张黑子等出战，将军赉塔、都统沃申等夹击，连破贼寨，斩其将郑英、刘正玺等十馀人，国轩遁海澄，乘胜复长泰。叙功，进正一品。九月，复遣仪率兵攻同安，敌弃城遁，斩其将林钦等。寻偕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杨捷等进攻海澄，败国轩於江东桥，又败之於潮沟。

十八年，国轩与淑、佑等踞郭塘、欧溪头，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启圣偕赉塔、捷及巡抚吴兴祚等邀击，大败之，先后招降所置吏四百馀、兵一万四千有奇。国轩等复率万馀人谋夺榴山寨，启圣偕赉塔及副都统石调声击败之，至太平桥、潮沟，斩千馀级。十九年，会赉塔等攻海澄。时提督万正色先克海坛，启圣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七路并进，破十九寨；别遣将渡海，拔金门、厦门，降锦将硃天贵等，锦退保澎湖，尽复所陷郡县：进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劾“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剋军饷朘民膏而得。闽民极困，启圣不能存抚，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兒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戴氏女为妾。海坛进师，力为阻挠，及克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吴兴祚、万正色平海奏功，启圣惭妒，妄谓正色与锦将硃天贵有约，让海坛而去。险诈欺诬，乞敕部严议”。上令启圣覆奏，启圣言：“臣於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外省贸易，颇有微利，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尝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赀，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臣於十七年七月至省，见总督官廨为耿精忠屯兵毁伤倾圮，因捐赀修整，日役不过数十，栅外员役私舍，令其自行撤除。至臣妾皆有子女，年已老大，并无歌兒舞女，强取戴氏女，尤无其事。十八年十一月，臣密陈进剿机宜，请水陆五道进兵，并未阻挠。至得厦门即攻台湾，先於十八年九月预陈，亦非届时发议。抚臣、提臣拜疏出师，平贼首功已定，臣何所容其惭妒。硃天贵应抚投诚，天贵言之而臣始知之。臣任三闽三职，虽无妒功之心，实有溺职之咎。乞敕部严议，别简贤能。”疏入，报闻。二十一年，叙克海澄、金门、厦门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方郑锦屡入寇，徙滨海居民入内地，俾绝接济、避侵掠，下令越界者罪至死，民多荡析。及禁旅班师，驱系良民子女北行，启圣白王严禁。复捐赀赎归难民二万馀人，并请开海界、复民业，听降卒垦荒，民困渐苏。及锦死，子克塽仍其爵，称延平王，凡事皆决之国轩等。启圣令知府卞永誉、张仲举专理海疆，多以金帛间其党与。克塽乃遣使赍书，原称臣入贡，不薙发登岸，如琉球、高丽例。启圣以闻，上不许，趣水师提督施琅进征。

二十二年六月，琅进攻台湾，取澎湖。启圣驻厦门督馈运，以大舟载金、纟曾、货、米至军，大赉降卒，遣之归，台民果携贰。复设间使克塽与国轩互相猜，众莫为用。琅遂定台湾，克塽、国轩等皆降。语具琅传。启圣还福州，未几，疽发背，卒。明年，部议以启圣修缮船舶、军械，浮冒帑金四万七千有奇，应追缴，上念其劳，免之。

子仪，膂力绝人，雄伟与父埒。初以捐纳知县从征，累战有功。康亲王檄署游击。议叙，内擢郎中。上以仪有才略，且自陈原以武职自效，改都督佥事，以总兵用。历狼山、杭州、沅州、鹤庆诸镇总兵，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卒，赐祭葬。

锺宝，少业屠，流为盗。启圣令香山，招之降。后启圣征福建，宝偕同降者二十人隶麾下，每战辄当前，所向有功。累进秩都督佥事。启圣卒，遂归。后数年，部议注官，授潼关参将，迁靖边协副将。卒。宝抚兵民有恩，称为锺佛子。

韩大任，降后入觐，圣祖以其为三桂将，留为内务府包衣参领。二十九年，从佟国纲征噶尔丹，次乌阑布通，伏发，国纲殁於阵。大任惊曰：“吾闻临阵失帅，兵家大罪。吾以叛逆之党，蒙恩不死。今岂可坐必死之律，复对狱吏乎？”因驰入贼阵，手刃数十人，死之。

吴兴祚，字伯成，汉军正红旗人，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客礼亲王代善幕，授头等护卫。兴祚自贡生授江西萍乡知县。金声桓叛，郡县多被寇，萍乡以有备独完。坐事罢。旋以守御功复官，授山西大宁知县，迁山东沂州知州。白莲教啸聚为患，兴祚开谕散遣之。复坐事降补江南无锡知县。县吏亏库帑，更数政未得偿，官罢不能去。兴祚至，为请豁除，其当偿者出私财代输。清丈通县田，编号绘图，因田徵赋。飞诡隐匿，皆不得行。县徭役未均，最烦苦者为图六。兴祚以入官田徵租雇役，民害乃除。岁饥，为粥食饿者。八旗兵驻防苏州，兴祚请於领兵固山，单骑弹压。兵或取民鸡，立笞之，皆奉约束。塘溢，兵不得渡，立竹於塘旁，悬灯以为识，骑行如坦途。

康熙十三年，迁行人，仍留知县事，用漕运总督帅颜保荐，超擢福建按察使。

有硃统锠者，号明裔，耿精忠私署敉远将军，及精忠降，自称宜春王，据贵溪为乱，与福建错壤。兴祚轻骑至光泽，抚其将陈龙等，遣降将阳自归为内应，令龙导师入，其将冯珩等缚统锠，率兵三千以降。

十七年，擢巡抚。时郑锦踞台湾，遣其骁将刘国轩等陷漳、泉属县，复围泉州。

兴祚率标兵自兴化赴援，至仙游，锦将黄球等率二千人结土寇万馀屯白鸽岭。兴祚分兵三道，自当中路，与战，自辰至酉，相持不即退。兴祚遣兵自间道夺白鸽岭关口，斩级六百，堕岸溺水死者甚众，寇乃溃走，追败之於岭头湾，复永春、德化二县。国轩自泉州走入海，以巨舰数百出没赤屿、黄崎诸处。兴祚遣总兵林贤等统水师出海，分三路夹攻，焚敌舰六十馀，俘斩六千有奇。疏报捷，并言：“海逆逼犯漳、泉，大军由陆路进发，跋涉疲难。臣前捐募水兵，一战破贼，但兵力稍薄，未易轻取厦门。若得水师二万，再添造战船，可直捣巢穴，扫荡鲸波。”诏允行。

十八年，国轩率兵二千至郭塘、欧溪头，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兴祚与都统吉勒塔布、总督姚启圣会师击走之。兴祚遣驿传道王国泰等招降锦将蔡冲琱、林忠等三百八十五人，兵万二千五百，拔难民千二百，得舟六十七。叙前后功，进秩正一品。

十九年，疏言：“郑锦盘踞厦门，沿海生灵受其荼毒。臣去冬新造战船，水师提督万正色分配将士，自闽安出大洋操练。俟旧存船艘修葺完整，江南砲手齐集，即相机进取厦门。”二月，正色师进海坛，兴祚自泉州会宁海将军拉哈达、总兵王英等赴同安，攻克汭洲、浔尾诸隘。渡海，拉哈达出中路，英右，兴祚左，奋战，敌大溃，遂克厦门。时正色已取海坛，降锦将硃天贵等，复遣兵取金门，馀众悉窜台湾。捷闻，诏嘉奖，下部优叙。兴祚因请留澳民防守，蠲荒田租粮，减关课。正色亦请於海澄、厦门分兵驻守。上命侍郎温岱赴福建会议。温岱至，启圣与言正色复海坛，与天贵先有约乃进兵，无杀贼攻克事。温岱还京师，兵部据其言，议兴祚冒功，上命仍议叙，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二十年，擢两广总督。兴祚上官，疏言尚之信在广东横徵苛敛，民受其害数十年。因举盐埠、渡税、税总店、渔课诸害，悉奏罢之。自迁界令下，广东沿海居民多失业，兴祚疏请展界，恣民捕采耕种。上遣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会兴祚巡历规画，兵民皆得所。又言潮州海汛辽阔，商民往来贸易，恐宵小潜踪，应令澄海协达濠营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统辖，与碣石镇互相联络，巡防外海岛屿，诏并允行。二十四年，疏请於广东、广西二省设炉鼓铸，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疏劾兴祚鼓铸浮冒，下吏议，当镌秩，命以副都统用。

三十一年，授归化城右翼汉军副都统，复坐事镌秩。三十五年，上征噶尔丹，命自呼坦和硕至宁夏安十三塘，兴祚原效力坐沙克舒尔塘，未几，复原秩。三十六年，卒。

兴祚为政持大体，除烦苛，卒后远近戴之。历官之地，并籥祀名宦。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师定福建，琅从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芝龙归京师，其子成功窜踞海岛，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十三年，从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击败成功於福州，授同安副将。十六年，成功据台湾，就擢琅同安总兵。

康熙元年，迁水师提督。时成功已死，其子锦率众欲犯海澄，琅遣守备汪明等率舟师御之海门，斩其将林维，获战船、军械。未几，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等攻克厦门，敌惊溃，琅募荷兰国水兵，以夹板船要击，斩级千馀，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叙功，加右都督。三年，加靖海将军。

七年，琅密陈锦负嵎海上，宜急攻之。召诣京师，上询方略，琅言：“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分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事下部议，寝其奏。因裁水师提督，授琅内大臣，隶镶黄旗汉军。

二十年，锦死，子克塽幼，诸将刘国轩、冯锡范用事。内阁学士李光地奏台湾可取状，因荐琅习海上事，上复授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谕相机进取。琅至军，疏言：“贼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际，飓风时发，我舟骤难过洋。

臣今练习水师，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俟风便，可获全胜。”二十一年，给事中孙蕙疏言宜缓征台湾。七月，彗星见，户部尚书梁清标复以为言，诏暂缓进剿。琅疏言：“臣已简水师精兵二万、战船三百，足破灭海贼。请趣督抚治粮饷，但遇风利，即可进行，并请调陆路官兵协剿。”诏从之。

二十二年六月，琅自桐山攻克花屿、猫屿、草屿，乘南风进泊八罩。国轩踞澎湖，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馀里为壁垒。琅遣游击蓝理以鸟船进攻，敌舟乘潮四合。琅乘楼船突入贼阵，流矢伤目，血溢於帕，督战不少卻，总兵吴英继之，斩级三千，克虎井、桶盘二屿。旋以百船分列东西，遣总兵陈蟒、魏明、董义、康玉率兵东指鸡笼峪、四角山，西指牛心湾，分贼势。琅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队，以八十船继后，扬帆直进。敌悉众拒战，总兵林贤、硃天贵先入阵，天贵战死。将士奋勇衷击，自辰至申，焚敌舰百馀，溺死无算，遂取澎湖，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大惊，遣使诣军前乞降，琅疏陈，上许之。八月，琅统兵入鹿耳门，至台湾。克塽率属薙发，迎於水次，缴延平王金印。台湾平，自海道报捷。疏至，正中秋，上赋诗旌琅功，复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赐御用袍及诸服物。琅疏辞侯封，乞得如内大臣例赐花翎，部议谓非例，上命毋辞，并如其请赐花翎。

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人、弃其地者，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於金门，出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

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据为巢穴。及崇祯元年，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盘踞其地，纠集亡命，荼毒海疆。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纳土归命，善后之计，尤宜周详。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恐未易见效。如仅守澎湖，则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岂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臣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其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其地正赋杂粮，暂行蠲豁。驻兵现给全饷，三年后开徵济用，即不尽资内地转输。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疏入，下议政王大臣等议，仍未决。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霨奏应如琅请。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并设县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

琅又疏请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与刘国轩、冯锡范及明裔硃桓等俱诣京师，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馀职官及桓等於近省安插垦荒。复疏请申严海禁，稽核贸易商船，命如所议。

二十七年，入觐，温旨慰劳，赏赉优渥。上谕琅曰：“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尚有轻尔者。惟朕深知尔，待尔甚厚。后三逆平定，惟海寇潜据台湾为福建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朕特加擢用，尔能不负任使，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馀。

或有言尔恃功骄傲，朕令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天下已平，反疑而勿遣耶？今命尔复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琅奏谢，言：“臣年力已衰，惧勿胜封疆之重。”上曰：“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亦智耳，岂在手足之力哉？”命还任。三十五年，卒於官，年七十六，赠太子少傅，赐祭葬，谥襄壮。

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将出师，值光地请急归，问琅曰：“众皆言南风不利，今乃刻六月出师，何也？”琅曰：“北风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战克。风起舟散，将何以战？夏至前后二十馀日，风微，夜尤静，可聚泊大洋。观衅而动，不过七日，举之必矣。即偶有飓风，此则天意，非人虑所及。

郑氏将刘国轩最骁，以他将守澎湖，虽败，彼必再战。今以国轩守，败则胆落，台湾可不战而下。”及战，云起东南，国轩望见，谓飓作，喜甚。俄，雷声殷殷，国轩推案起曰：“天命矣！今且败。”人谓琅必报父仇，将致毒於郑氏。琅曰：“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

子世纶、世骠，自有传；世范，袭爵。

硃天贵，福建莆田人。初为郑锦将。康熙十九年，师下海坛，以所部二万人、舟三百来降，授平阳总兵。琅攻澎湖，天贵以师会。国轩拒战，天贵以十二舟薄敌垒，焚其舟，杀伤甚众，战益力，俄，中飞砲仆舟中，犹大呼杀贼，遂卒，赠太子少保，谥忠壮。

论曰：台湾平，琅专其功。然启圣、兴祚经营规画，戡定诸郡县。及金、厦既下，郑氏仅有台澎，遂聚而歼。先事之劳，何可泯也？及琅出师，启圣、兴祚欲与同进，琅遽疏言未奉督抚同进之命。上命启圣同琅进取，止兴祚毋行。既克，启圣告捷疏后琅至，赏不及，郁郁发病卒。功名之际，有难言之矣。大敌在前，将帅内相竞，审择坚任，一战而克。非圣祖善驭群材，曷能有此哉？

## 列传四十八

杨捷石调声万正色吴英蓝理黄梧子芳度从子芳世芳泰 穆赫林段应举

杨捷，字元凯，义州人，先世居宝应，明初，以军功授后屯卫指挥使，世袭，遂家焉。捷初为明裨将，顺治元年来降，授山西抚标中军游击。岚县土寇高九英等聚众剽掠，巡抚马国柱檄捷捕治，斩九英，毁其巢。国柱迁总督，以捷为督标中军参将，旋擢副将。

四年，师定广东，命捷率宣化、大同兵三千往镇抚。五年，行次池州，金声桓、李成栋叛。大将军谭泰请以捷驻防九江会剿，即授九江总兵，率兵复都昌，获声桓所置吏余应柱等，斩之。江西平，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十年，从靖南将军喀喀木讨广东叛镇郝尚久，复潮州。调陕西兴安，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请留原镇，加右都督。调福建随征右路总兵，十二年，叙复潮州功，进左都督。郑成功侵掠福建，与战云霄、铜山诸处，屡捷。十六年，擢江南提督。会成功陷镇江，窥江宁，加太子少保，充江南随征左路总兵，驻扬州，防江北要汛。十八年，命署庐凤提督，寻调山东。土寇于七败窜入海，捷捕治其党五十馀人，诛之。

康熙十二年，调江南。十七年，郑锦攻漳州，陷海澄。调捷福建，辖水陆各军，进少保兼太子太保。疏言：“臣前剿贼云霄、铜山间，深知闽兵不力战。自任江南提督，召募材健，训谏有年。拟选三千人随征福建。”诏允之。捷至福州，闻锦犯泉州，即督兵趋惠安。锦将刘国轩断洛阳桥，以三千人据陈山坝阻我师，捷遣游击李琏等袭破之。总兵黄大来与副都统禅布等会师洛阳桥南夹击，国轩遁，泉州平。

锦将王一鹏复窥惠安，捷令总兵张韬御之，捕斩略尽。其别将叶明、纪朝佐等出没德化、永春间，萧武等以舟师泊湄州，窥兴化。捷遣将防守策应，移师至漳州。偕副都统吉尔塔布等败国轩於江东桥，又分兵屯守柯坑山、凤山、万松关诸要隘，遣别将扼守榴山寨。

捷初上官，疏请别设水师提督，得以专御陆路。上授捷昭武将军，领福建陆路提督事。十八年，国轩率众劫榴山寨，欲夺江东桥。捷会平南将军赉塔等分两翼夹击，大败之於下坑山及欧溪头，斩级千馀，获甲仗无算。国轩屯狮子山，联络远近各寨为声援。十九年，捷亲率健卒剿平乌屿诸寨，与总督姚启圣、总兵姚大来等分下玉洲、三汊、石码，连破十九寨，进取海澄。锦将苏侃以城降，遂乘胜与浙江提督石调声复厦门，国轩自铜山窜归台湾。

是年，以老病乞罢，命还任江南提督。叙复海澄功，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三十九年，卒，年七十四，赠少傅兼太子太傅，谥敏壮。孙铸，袭职，请改籍扬州卫。

石调声，汉军镶黄旗人。以佐领从征广东，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迁参领，驻防福建。擢杭州副都统。耿精忠犯浙江，调声迎击，屡卻贼。擢浙江提督。康熙十七年，郑锦遣刘国轩等犯海澄，诏趣调声赴援，未至而海澄陷，康亲王檄守惠安。

贼陷同安，遂围泉州，惠安亦陷。调声退军兴化，与参赞大臣禅布攻复惠安，逐北至洛阳桥。泉州围解。复偕副都统沃申破贼江东桥。顷之，国轩等复夺桥，断饷道，将军赉塔檄调声迎击，败之。十九年，复厦门、金门，国轩遁。调声还浙江任。初贼陷江山、惠安，战士暴骨多未瘗，议者以咎调声。二十一年，追论夺官及世职。

寻卒。

万正色，字惟高，福建晋江人。少入伍。以招降海寇陈灿等，叙功，授陕西兴安游击。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正色从西安将军瓦尔喀征四川。叛将谭弘等据阳平关拒战，败之於野狐岭，乘胜复广元、昭化。累擢岳州水师总兵。时三桂据岳州，扼守洞庭湖套，植木为椿阻我师。十七年，正色上官，率舟师夜入乱苇中，拔椿尽，击贼，屡败之。三桂将江义、巴养元、杜辉等率舟二百攻柳林嘴，正色与游击唐善等击之，毁其舟。是岁三桂死於衡州，其子应麒与辉、义等守岳州。正色遣千总魏士曾赍书十四分致应麒部将，士曾为所杀，应麒亦杀部将之受书者，遂内讧。其将陈华、李超、王度冲出降，应麒弃城遁，遂复岳州。正色为士曾请恤，赠守备。十八年，追叙克阳平关功，加左都督。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征福建，耿精忠降，而郑锦犹踞金门、厦门，陷海澄。正色自以闽人习海上事状，因陈水陆战守机宜，言：“福建负山枕海，贼踪出没靡常。

宜择官兵习於陆者分布要害，使贼不得登岸；水军自万安镇顺流直下金门，塞海澄以断其归路。贼自厦门来援，则从金门掩击。更请蠲除沿海边地杂派，设法招抚，善为安置，则贼党自散。”疏入，诏加太子少保，调福建水师总兵，擢提督。时议檄调荷兰国船进取厦门，正色疏言：“荷兰船迟速莫必，延至三四月，风信转南，即难前进。今新旧鸟船俱集，臣与抚臣吴兴祚决计进讨，臣率水师直攻海坛，兴祚率陆兵为声援。”

十九年，正色征海坛，分前锋为六队，亲统巨舰继之，又以轻舟绕出左右，并力夹攻，发砲击沈敌舰，溺死三千馀人，遂取海坛。其将硃天贵遁，正色追蹑至平海澳，天贵走崇武，正色掩击，大败之。与将军拉哈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会师取厦门，天贵降。

锦窜归台湾。疏请分兵镇守滨海要地，上遣兵部侍郎温岱莅视。寻议铜山、厦门诸处量设总兵以下官，留水师二万人分镇之。初，海坛既克，下兵部叙功。启圣语温岱：“正色先与天贵约乃进兵，未尝与贼战。”兵部疏闻，上命仍议叙，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上谕正色规取台湾，正色请缓师。二十年，改陆路提督。

二十五年，调云南。未几，与鹤庆总兵王珍互讦，命与珍诣京师质问。总督范承勋劾正色纳贿侵蚀，上遣侍郎多奇、傅拉塔按治，下刑部论死，上以正色功多，特宥之，夺官，仍留世职。三十年，卒。

吴英，字为高，福建莆田人。幼为海贼掠置岛中，更姓王。康熙二年，赴泉州降，授守备劄。从提督王进功攻郑锦，拔铜山城，加都司佥书衔。寻授浙江提标都司。

十三年，耿精忠反，其将曾养性侵浙，总兵祖弘勋以温州叛应之，分犯宁波、绍兴。英从提督塞白理击败之，降其将李荣春等，迁左营游击。十四年，养性、弘勋率众十馀万犯台州。英言於塞白理，阳修毛坪山径，潜引兵间道自仙居袭贼后，贼踞黄岩半山岭拒战。英偕游击曾承等冒矢石前进，斩其将刘邦仁等，遂复黄岩，迁中军参将。

十五年，贝子傅拉塔规复温州，养性、弘勋率三万人乘夜劫营。英分兵五百伏贼后，自率精锐据大羊山，阻其要道，遇贼，殊死战，身中数枪。师继进，伏尽起，贼大溃，斩获无算。寻从提督石调声援象山，贼屯石门、西溪二岭。英偕游击侯奇等分兵三道抵慈谿，击沈贼船，歼其众，遂复象山。九月，康亲王杰书进征福建，精忠降，养性、弘勋引退。其将冯公辅犹踞松阳，英入山，招之降。其党林惟仁等屯处州，英剿抚兼用，斩贼五百馀，降惟仁及兵千馀。

十七年，锦犯泉州，康亲王檄调声赴援，英率师从。锦将刘国轩据洛阳桥，英自上游陈山坝渡江，以奇兵出贼后，造浮桥济师，前后夹攻，斩级六百有奇。迁福建督标中军副将。率师援漳州，连克十九寨，转战至江口，发砲击沈敌船，遂复海澄。十八年，国轩复拥众数万屯郭塘、欧溪头，谋夺江东桥，英击走之，擢同安总兵。

十九年，偕宁海将军拉哈达、巡抚吴兴祚自同安港口分兵，进克厦门，锦遁归台湾。是年英奏请复姓。二十二年，移兴化，会施琅进攻澎湖。英偕总兵硃天贵、林贤等自八罩屿乘风进击，游击蓝理陷围，英冲入敌阵，拔之出。翌日，进取虎井屿，英右耳中枪，益力战，跃入敌舰，手刃其将郑仁，馀悉骇窜。国轩与郑克塽乞降，事具琅传。

二十四年，入觐，奏言：“台湾地势绝险，土番止求衣食，素无他原。自来小寇窃发，皆由内地奸民作崇，陆师搜捕易尽。前议设水师趕缯双篷船百，请减十之八，留二十船分拨台湾、澎湖二处，传递文书。台湾、澎湖经制官兵一万员名，前议以鹿皮、白糖通洋助饷，不能如期给发。臣见台湾民田之外，别有水田，俱属郑氏亲党及其部将，耕牛甚多。请分四千屯田，每兵给田三十亩、牛一，课耕种。农隙操练，则兵有恆产，饷可省半。”疏入，命议行。寻移镇浙江舟山。擢四川提督。

英先以军功加左都督，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叙平台、澎功，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三十六年，调福建陆路提督，改水师。上南巡，英朝行在，赐御书榜额。召见，问：“福建今有无海寇？”英对曰：“海寇断不至蔓延，若蔓延，任臣等何用？

惟海中与城郭不同，一水汪洋，乘一小舟，随处可藏匿。商贾失利，不得已走而为盗，往往有之，不可遽谓之海寇也。”上降诏奖英笃实而明达，寻授威略将军，仍领水师提督事，复御制诗赐之，勖以黾勉防微。五十一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少保。

蓝理，字义山，福建漳浦人。少桀骜，膂力绝人。集族人勇健者击杀海寇卢质，诣吏，欲因以为功，吏疑亦盗也，系之狱。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悉纵系者，令赴籓下授职。理间道走仙霞关诣康亲王军降，为乡导，破叛将曾养性於温州。十五年，从师入闽，授建宁游击。十七年，从都统赉塔败海寇於蜈蚣统赉塔败海寇於蜈蚣山，复长泰。十八年，迁灌口营参将。十九年，总督姚启圣驻师漳浦，令理分兵守高浦，辞不赴，劾理虚兵冒饷，坐夺官。下部议罪，拟杖徒，理请剿海寇自赎，上允之，发军前效力。

二十一年，提督施琅征台湾，知理英勇，奏署右营游击领舟师，部议格之，特旨允行。琅令理当前锋，诸弟瑶、瑗、珠皆从。郑克塽遣其将刘国轩守澎湖，令曾遂等率众数万迎敌，战舰蔽海。理督兵与战，自辰至午，战益力。遂发砲，弹掠理而过，理仆，遂遥呼曰：“蓝理死矣！”瑶扶理起立，理亦呼曰：“蓝理在，曾遂死矣！”呼刀，族子法以授理，见理腹破肠流出，为掬而纳诸腹，瑗傅以衣，珠持匹练缚其创。理呼杀贼，麾兵进，击沈敌舰二，敌大溃。琅过理舟慰劳之，令治创复战。琅舟胶浅沙，敌舰环围之，理闻，赴援。理舟书姓名篷上，敌惮理，战为稍卻，追击，大败之。得敌舰，请琅易舟，出，逐敌至西屿，杀伤殆尽，遂克澎湖。

台湾平，叙功，仍授参将，加左都督。

未几，丁父忧。二十六年，服阕，诣京师，迎驾赵北口，召至御前，问澎湖战状，命解衣视其创，慰劳甚至，超授陕西神木营副将。寻擢宣化镇总兵，挂镇朔将军印。二十九年，移定海。四十二年，复移天津。赐花翎、冠服，并御书榜曰“所向无敌”赉焉。四十三年，以旧伤疾作，乞解任，温旨慰留，遣御医诊视。理以畿辅地多荒洼，请於天津开垦水田百五十顷，岁收稻穀，民号曰“蓝田”。

四十五年，擢福建陆路提督。四十六年，上南巡，理迎驾扬州，赏赉有加，复御书榜曰“勇壮简易”。四十七年，丁母忧，命在任守制。五十年，巨盗陈五显等纠二千人扰泉州永春、德化诸县。事闻逾数月，理始疏陈，并言村落安集如故，上斥其诳，命夺职，总督梁鼐、巡抚满保先后劾理贪婪酷虐诸状，遣侍郎和讬、廖腾煃会督抚按治得实，论斩，诏从宽免死，入京旗。五十四年，师北征，剿策妄阿喇布坦，理请赴军前效力，赐总兵衔，从都统穆尔赛协理北路军务。以病回京，寻卒。

诏免所追银两，遣其妻子回籍归葬。

理虓勇善战。性率直。官福建提督，政行於乡里。捕治盗贼，遂及诸豪家。修桥梁，平道路，率富民钱，益积怨。泉州民绘虎为榜，列理诸累民状，以是得罪。

上念其旧功，终矜全之。弟瑶，未仕；瑗，官至金门总兵；珠，累官参将。

黄梧，字君宣，福建平和人。初为郑成功总兵，守海澄。顺治十三年，梧斩成功将华栋等，以海澄降。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以闻，封海澄公。十四年，总督李率泰疏请益梧兵，合四千人，驻漳州。梧与李率泰及提督马得功、都统郎赛水陆分道进，破七城，克闽安镇。叙功，赐甲胄、貂裘，加太子太保。梧牒李率泰，荐委署都督施琅智勇忠诚，熟谙沿海事状，假以事权，必能剪除海孽；又言成功全藉内地接济，木植、丝绵、油麻、钉铁、柴米，土宄阴为转输，赍粮养寇，请严禁；并条列灭贼五策，复请速诛成功父芝龙。率泰先后上闻，琅得擢用，芝龙亦诛。寻命严海禁，绝接济，移兵分驻海滨，阻成功兵登岸，增战舰，习水战，皆用梧议也。

及成功病卒，其将万义、万禄、杨学皋、陈莽、陈辉、颜立勋、黄昌、黄义、余期英等诣梧降。康熙二年，师攻厦门，靖南王耿继茂出浔尾，梧偕李率泰出蒿屿，督水陆将卒夹击，斩获无算，遂克厦门、金门、浯屿三岛。郑锦遁据铜山。继茂令梧统兵驻云霄防剿。三年，梧招锦将周全斌、陈升、黄廷、何政、许贞、李思忠等来降。遂偕继茂、李率泰及提督王进功乘夜渡海，拔铜山。锦走还台湾。

梧疏言：“自海上归诚，十二年中，先后招抚文武吏二百馀、兵数万人，有蒙赐封侯伯且世袭者。臣公爵未定何等及承袭次数，乞敕部覈议。”寻命定封一等公，世袭十二次。七年，兵部议裁汰诸行省兵额，梧标下额定官三十员、兵一千二百人，馀移驻河南。十三年，耿精忠反，传檄至漳州。梧方病疽，闻变惊恚，遂卒。

子芳度，字寿岩。梧既卒，阳以梧命答精忠，而阴募兵自守，凡二月馀，得壮士六千人，遂斩精忠所置都督刘豹等，誓师登陴，以蜡丸函疏，遣黄蓝间道驰奏。

上嘉梧忠荩，降诏优恤，以芳度袭爵；并谕师自浙江、江西、广东三路入福建。芳度诇何路兵先到，迎会合剿。寻疏言：“漳州介耿、郑二逆间，自八月以来，坚与耿拒，伪与郑和。因得阴行招募，练成劲旅万人，分布漳城及龙溪等五县。无何，耿逆来犯，臣率众迎击，擒斩无算。二逆构怨已深，势必俱败。诚得粤省大兵乘胜进攻，臣当率师迎会，迅奏扫除之功。”十四年，复言：“臣拒耿饵郑，固守一载有馀。近二逆通好，臣谋已泄。郑逆遂撤回各镇，蜂聚海澄，备粮缮器。臣知其狡谋，遣总兵杨壮猷等扼守平和，并令臣从兄芳泰突围赴广东，接引大兵。郑逆率众围城，昼夜攻击。臣连次出兵，斩其将黄鼎新、卢英等。但孤城缺饷，百计难支。

计粤路援师，旦夕可至。乞密敕浙江、江西两路兵迅速进发，俾二逆不能相顾，臣可会合奏功。”

漳州自五月被围至七月，敌来益众，竖云梯攻城，砲毁城堞三十馀丈。芳度率将士拒战，歼贼无算。敌环攻不退，芳度连疏告急。诏趣统兵诸将迅速赴援，并拨饷接济。十月，城中粮尽，叛将吴淑引贼陷城。芳度率兵巷战，力竭，赴开元寺井死，年二十有五。贼戕其尸，母赵、妻李自经。从父枢、从兄芳名、弟芳声、芳祐并死。期功男女从死者三十馀人。贼又斫梧棺，毁其尸。副将蔡隆，游击硃武，外委张琼、戴邻、陈谦俱骂贼死。事闻，优诏褒恤，赠芳度王爵，谥忠勇，如多罗郡王例，遣大臣致祭。隆、武、琼、邻、谦俱赠官有差。

梧兄子芳世，字周士。先於康熙元年赍梧疏入觐，留京师，授一等侍卫。及芳度遣蓝赍疏告急，芳世自陈乞从大军自广东进援，上许之，以为福建随征总兵官，降敕褒勉。芳世至广东，会弟芳泰自漳州突围出，芳世督兵赴援，距漳州仅二日，闻城陷，退屯惠州。芳度殉难，诏以芳世袭爵。十五年，叛将马雄等诱芳世兄弟附三桂，不从，乘间脱走，至江西信丰，遣蓝赍疏陈陷贼始末。上嘉之，加太子太保，命仍镇守漳州。蓝自参将擢海澄总兵，令驰赴康亲王军，俟漳、泉恢复，收集海澄公部下散失官兵，镇守汛地。

十六年，芳世疏言：“臣叔梧遗骸遭贼残毁，请与芳度一体议恤。臣叔枢{罒马}贼而死，臣弟芳名、芳声奋力守城，同日遇害，并乞赐恤。”诏赠梧太保，谥忠恪，枢赠按察使佥事，芳名、芳声赠太常寺卿，各予廕；赐芳世蟒袍、弓矢、鞍马，褒嘉甚至。

十七年，锦将刘国轩、吴淑犯海澄，芳世与总督郎廷相、副都统孟安等迭败之观音山、秬山头、石玛村等处。国轩退犯漳州，芳世率兵堵剿，歼贼甚众。山寇蔡寅诈称硃三太子，纠众数万，与锦通，犯漳州。芳世击败之於天宝山，斩其渠杨宁等。芳世疏言：“漳州乱后，臣叔梧、弟芳度旧部离散，臣渐次收集，得四千八百人，选补本标五营六百人，馀无额可补，乞汰留三千人，别立三营，视经制给饷。”

部议从之。未几，病卒，遗疏言：“闽省久困兵祸，漳州尤甚。原大师底定后，严饬有司轻徭薄赋，甦此残黎。”并区画海疆数事，复以子溥年才九岁，请以弟芳泰袭爵，诏赠少保，谥忠襄。

芳泰，字和士。少为诸生。佐芳度守漳州，突围出乞援。城陷后，父母妻子皆遇害。至广东，值尚之信叛，芳泰与芳世从巡抚杨熙力战得出。寻授江南京口总兵。

芳世卒，袭爵。屡出剿贼，复平和、漳平诸县。总督姚启圣疏言芳泰年少，不能辖标兵。下部议，令芳泰诣京师。芳泰疏请暂驻汀州，为兄芳度营葬。启圣复言海澄公标下旧兵，闻芳泰在汀州，皆走依之，伪将吴淑兄弟以曾害芳度，不敢来降，请敕芳泰速离福建。十八年，芳泰至京师，上言：“臣久经行阵，不为幼弱。离漳已十月，不闻吴淑投诚。督臣无计办贼，以臣藉口。臣当壮年，乞仍驻闽疆督剿，以报主恩。”上慰谕之。二十二年，许其回籍营葬。二十九年，卒，以子应缵为芳度后，袭爵。四十九年，应缵为芳泰请恤，赠太子少保。乾隆初，追谥襄愍。三十二年，高宗特诏以公爵世袭罔替。

应缵卒，谥温简。无子，以从子仕简为后，袭爵。乾隆初，朝京师。高宗以其幼，令还里待命。十九年，授衢州总兵。二十四年，迁湖广提督，历广东、福建陆路水师。疏发厦门商船陋规，上嘉之，谕：“汝知恩，朕亦知人。”漳、泉民流入台湾，屡出劫掠，仕简亲渡海督兵捕治。再入觐，赐黄马褂、双眼花翎、黑狐端罩。

病后偶踬，赐人参、高丽清心丸。淡水生番戕同知杨凯，复渡海督兵捕治，加太子太保。林爽文乱起，督兵讨之，师久无功。总督常青、李侍尧先后劾仕简贻误，夺官，逮下刑部论斩，特宥之。寻赦归，卒。

仕简子秉淳前卒，以其孙嘉谟袭爵。秉淳初授蓝翎侍卫，累迁至狼山总兵。嘉谟初授头等侍卫，累迁至温州总兵。

穆赫林，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祖琐诺木，为兀鲁特贝勒。太祖时，从明安来归。积战阀，授二等总兵官。卒，顺治间，追谥顺良。再传，子僧格袭世职，遇恩诏，累进三等伯。卒，穆赫林袭职。康熙五年，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列议政大臣。

吴三桂反，十三年，偕都统拉哈达率兵驻防兗州，旋命移驻江宁。时耿精忠叛应三桂，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将军贝子傅喇塔讨之。穆赫林率所部喀喇沁、土默特兵赴浙江，与傅喇塔师会。十四年，从攻台州，精忠将林冲纠众万馀，列十三寨拒战。穆赫林督兵攻拔其寨，斩获无算，复仙居。

师自黄岩进，精忠将曾养性偕叛将祖弘勋据温州分水陆迎战，穆赫林击败之上塘岭，得战舰三十馀。精忠将彭国明率众五千濒瓯江列寨，穆赫林率兵至宝带桥奋击，斩级千馀，尽获其枪械旗帜，遂薄江而阵，贼来犯，辄战卻之。温州绕城为壕属瓯江，为闸以蓄水，师争闸，贼护甚力，久未能薄城。时康亲王杰书驻金华，檄傅喇塔与穆赫林速攻城。穆赫林言必得大砲乃可克。十五年，上责王贝子等迁延，师无功。王因劾穆赫林与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段应举等违令瞻顾状，命事平议罪。

八月，康亲王自衢州攻克仙霞关，精忠降，徙养性、弘勋等至福州，檄穆赫林移师福建，驻守延平。

郑锦使其将吴淑、吴潜自邵武来攻，穆赫林击之浦塘隘口，阵斩其将杨大任等，乘胜复邵武、汀州二府及所属县。锦屡犯泉州，复侵潮州，穆赫林与副都统沃申、总兵马三奇等分兵赴之，屡捷。十七年，锦犯海澄，穆赫林与海澄公黄芳世率兵迎击於湾腰树，战失利，退保海澄。锦复纠众环偪，据高阜瞰城中，砲石交下，穆赫林与应举协力固守，粮尽，身负重创，未几城陷，乃与应举自经死。事平，吏议穆赫林征温州师无功，守海澄闻援且至，不能突围出，当夺官及世职，籍其家，上以穆赫林有战功，贳籍没，命其从子赫达色袭爵。世宗时，诏与应举并入祀昭忠祠。

段应举，汉军镶蓝旗人。父思信，明广宁千总。太祖取广宁，来降，予世职备御。卒，应举袭。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叛将姜瓖，攻汾州及太谷，克之。复从贝勒屯齐征湖南，屡有功。累擢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进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偕镇国将军王国光赴广东，驻防潮州。康熙三年，剿叛将苏利於南塘铺，贼败遁，复碣石卫。

叙功，进世职一等。寻署山东提督。十三年，率兵赴杭州剿御耿精忠，授福建提督。

击贼仙居、黄岩、太平、乐清，进围温州，皆捷。十五年，从康亲王征福建，精忠降。时郑锦据漳、泉、兴化，与将军拉哈达合兵进剿，复兴化、泉州二城。复分兵定漳州及海澄等县，应举进驻海澄。十七年，刘国轩、吴淑等陷平和，穆赫林战失利，诏责应举不能平贼，调江宁提督杨捷代之，应举仍以副都统从征。寻城陷，死之。

论曰：郑氏为海疆患三十馀年，捷、正色扞卫艰难，内定泉、漳，外收金、厦；英、理遂佐施琅越海恢疆，而理尤忠奋，称虎将。方郑氏乱时，有自海上降者，辄优以封爵，林兴珠为建义侯，郑鸿逵为奉化伯，周全斌为承恩伯，郑缵绪为慕恩伯，梧最先降，授成功旧封。子芳世殉漳州，以忠延世。穆赫林等死海澄，孤城抗节，亦自有足称者。悍寇死战，御之艰，克之尤伟矣！

## 列传四十九

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

魏裔介，字石生，直隶柏乡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授工科给事中。五年，疏请举经筵及时讲学，以隆治本。又言：“燕、赵之民，椎牛裹粮，首先归命。此汉高之关中，光武之河内也。今天下初定，屡奉诏蠲赋，而畿辅未霑实惠，宜切责奉行之吏，彰信於民。”俱报闻。

转吏科，以母忧归。服阕，九年，起故官。应诏疏言：“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阏。大臣阘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以习功名。纪纲日弛，法度日坏。请时御正殿，召对群臣，虚心谘访。令部院科道等官面奏政事，仍令史官记注，以求救时之实。”时世祖亲政，裔介疏言：“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

又言：“摄政王时，隐匿逃人，立法太严，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后以言官陈说，始宽其禁，责成州县，法至善也。若舍此之外别有峻法，窃恐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寻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上韪之。

河南巡抚吴景道援恩诏荐举明兵部尚书张缙彦。裔介疏言：“缙彦仕明，身任中枢，养寇误国，有卢杞、贾似道之奸，而庸劣过之。宜予摈弃，以协公论。”疏下部议，以事在赦前，予外用。又疏言：“州县遇灾荒，既经报部，其例得蠲缓钱粮，即予停徵，以杜吏胥欺隐。并就州县积穀及存贮库银，先行赈贷。”下所司议行。时直隶、河南、山东诸省灾，别疏请赈。上命发帑金二十四万，分遣大臣赈之，全活甚众。

十一年，迁兵科都给事中。东南兵事未定，疏言：“今日刘文秀复起於川南，孙可望窃据於贵筑，李定国伺隙於西粤，张名振流氛於海岛，连年征讨，尚稽天诛。

为目前进取计，蜀为滇、黔门户，蜀既守而滇、黔之势蹙，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粤西稍弱，昨岁桂林之役未大创，必图再犯，以牵制我湖南之师。宜令籓镇更番迭出，相机战守。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粤西。粤西溃则可望胆落，滇、黔亦当瓦解。”又疏劾湖南将军续顺公沈永忠拥兵观望，致总兵官徐勇、辰常道刘升祚力竭战死。永忠坐罢任夺爵。复劾福建提督杨名高玩寇，致漳州郡县为郑成功沦陷，名高坐罢任。

寻迁太常寺少卿，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疏劾大学士陈之遴营私植党，之遴坐解官，发辽阳閒住。十四年，迁左都御史，上谕之曰：“朕擢用汝，非繇人荐达。”

裔介益感奋，尽所欲言。四月，因钦天监推算次月日月交食，疏请广言路，缓工作，宽州县考成，速颁恩赦，释滞狱，酌复五品以下官俸，减徵调之兵，节供应之费。

上嘉之，下部详议以行。尝侍经筵，讲汉文帝春和之诏，因举仁政所宜先者数事。

正阳门外菜园为前朝嘉蔬圃地，久为民居，部议入官。裔介过其地，民走诉，即入告，仍以予民。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十七年，京察自陈。以御史巡方屡坐贪败，责裔介未纠劾，削太子太保，供职如故。

时可望犹据贵州，郑成功乱未已。裔介疏言：“可望恃峒蛮为助，宜命在事诸臣加意招徠，予以新敕印，旧者毋即收缴，则归我者必多。成功作乱海上，我水师无多，惟於沿海要地增兵筑堡，使不得泊岸劫掠，然后招其携贰，散其党与，海患可以渐平。”下部议行。未几，疏劾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欺罔附和诸罪，命正宗、克巩回奏，未得实，下法司勘讯，并解裔介官与质。谳定，正宗获罪籍没，克巩夺职视事，复裔介官。时以云南、福建用兵，加派钱粮。裔介疏请敕户部综计军需足用即停止，上命未派者并停止。康熙元年，云南既定，疏言：“云南既有吴三桂籓兵数万，及督提两标兵，则满洲兵可撤。但滇、黔、川、楚边方辽远，不以满洲兵镇守要地，倘戎寇生心，恐鞭长莫及。荆、襄乃天下腹心，宜择大将领满兵数千驻防，无事则控制形势，可以销奸宄之萌；有事则提兵应援，可以据水陆之胜。”疏下部，格不行。复请以湖广总督移驻荆州，从之。

进吏部尚书。三年，拜保和殿大学士。时辅臣柄政，论事辄争执，裔介调和异同，时有所匡正。预修世祖实录，充总裁官。九年，典会试。是年内院承旨会吏、礼二部选新进士六十人，试以文字，拟上中下三等入奏，上亲定二十七人为庶吉士。

御史李之芳劾裔介所拟上卷二十四人，先使人通信，招权纳贿；并谓与班布尔善相比，引用私人。班布尔善官大学士，党鼇拜，伏法。上命裔介复奏，裔介疏辨，并言：“臣与班布尔善同官，论事辄龃。以鼇拜之执焰，足迹不至其门，岂肯附班布尔善？臣服官以来，弹劾无所避忌。前劾刘正宗，其党切齿於臣者十年於兹。之芳，正宗同乡，今为报复。”因自请罢斥，疏下吏部会质。之芳力争，裔介自引咎。部议以之芳劾奏有因，裔介应削秩罚俸，上宽之，命供职如故。

十年，以老病乞休，诏许解官回籍。世祖实录成，进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卒，赐祭葬如制。

裔介居言路最久，疏至百馀上，敷陈剀切，多见施行。生平笃诚，信程、硃之学，以见知闻知述圣学之统。著述凡百馀卷，大指原本儒先，并及经世之学。家居十六年，躬课稼穑，循行阡陌，人不知其为故相也。雍正间，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追谥文毅。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典顺天乡试，迁国子监司业，进弘文院侍读。

康熙六年，圣祖诏求直言。时辅臣鼇拜专政，赐履上疏几万言，略谓：“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杂项浮於正额。一旦水旱频仍，蠲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然非独守令之过也，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朝廷方责守令以廉，而上官实纵之以贪；方授守令以养民之职，而上官实课以厉民之行。故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得不贪。此又理势之必然者也。伏乞甄别督抚，以民生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督抚得人，守令亦得人矣。虽然，内臣者外臣之表也，本原之地则在朝廷。其大者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今朝廷之可议者不止一端，择其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极其纷更，而国体因之日伤也。国家章程法度，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患已潜滋暗伏於其中。乞敕议政王等详议制度，参酌古今，勒为会典，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矣。一曰，职业极其隳窳，而士气因之日靡也。部院臣工大率缄默瞻顾，外讬老成慎重之名，内怀持禄养身之念。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间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乞申饬满、汉诸臣，虚衷酌理，实心任事，化情面为肝胆，转推诿为担当。汉官勿阿附满官，堂官勿偏任司员。宰执尽心献纳，勿以唯诺为休容，台谏极力纠绳，勿以钳结为将顺，则职业修举，官箴日肃而士气日奋矣。一曰，学校极其废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

士子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不知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高明者或汎滥於百家，沉沦於二氏，斯道沦晦，未有甚於此时者也。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特简儒臣使司成均，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

一曰，风俗极其僭滥，而礼制因之日坏也。今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糜终岁之粮，舆隶被贵介之服，倡优拟命妇之饰，习为固然。夫风俗奢、礼制坏，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也。乞明诏内外臣民，一以俭约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规定经制，不许逾越，则贪风自息、民俗渐醇矣。虽然，犹非本计也。根本切要，端在皇上。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薰陶德性，优以保衡之任，隆以师傅之礼；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从，朝夕献纳。毋徒事讲幄之虚文，毋徒应经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辍，毋以晨夕有间。於是考诸六经之文，监於历代之迹，实体诸身心，以为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习，必端其选，缀衣虎贲，亦择其人。佞幸不置於前，声色不御於侧。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閒之间，外而大廷广众之地，微而起居言动之恆，凡所以维持此身者无不备，防闲此心者无不周，主德清明，君身强固。由是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目足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疏入，鼇拜恶之，请治以妄言罪，上勿许。

七年，迁秘书院侍读学士。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年来灾异频仍，饥荒叠见，正宵旰忧勤、彻悬减膳之日，讲学勤政，在今日最为切要。乞时御便殿，接见群臣，讲求政治，行之以诚，持之以敬，庶几转咎徵为休徵。”疏入，鼇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实事，以所陈无据，妄奏沽名，下吏议，镌二秩，上原之。

八年，鼇拜败，命康亲王杰书等鞫治，以鼇拜衔赐履，意图倾害，为罪状之一。方鼇拜辅政擅威福，大臣稍与异同，立加诛戮。赐履以词臣论事侃侃无所避，用是著直声。上即位后，未举经筵，赐履特具疏请之，并请设起居注官。上欲幸塞外，以赐履疏谏，乃寝，且嘉其直。

九年，擢国史院学士。未几，复内阁，设翰林院，更以为掌院学士。举经筵，以赐履为讲官，日进讲弘德殿。赐履上陈道德，下达民隐，上每虚己以听。十四年，谕★其才能清慎，迁内阁学士，寻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立德以语索额图。

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归，侨居江宁。

二十三年，上南巡，赐履迎谒，召入对，御书经义斋榜以赐。二十七年，起礼部尚书。未几，以母忧去。二十八年，上复南巡，赏赉有加。二十九年，起故官，仍直经筵。命往江南谳狱，调吏部。会河督靳辅请豁近河所占民田额赋，命赐履会勘。奏免高邮、山阳等州县额赋三千七百二十八顷有奇。三十四年，弟编修赐瓚以奏对欺饰下狱，御史龚翔麟遂劾吏部铨除州县以意高下，赐履伪学欺罔，乞严谴。

下都察院议，赐履与尚书库勒纳，侍郎赵士麟、彭孙遹当降官，上不问，赐瓚亦获赦。

三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预修圣训、实录、方略、明史，并充总裁官。典会试者五。以年老累疏乞休。四十二年，温旨许解机务，仍食俸，留京备顾问。四十五年，乞归江宁。比行，召入讲论累日。赐履因奏巡幸所至，官民供张烦费，惟上留意，上颔之，给传遣官护归。四十六年，上阅河，幸江宁，召见慰问，赐御用冠服。四十八年，卒，年七十五，命礼部遣官视丧，赐赙金千两，赠太子太保，谥文端。五十一年，上追念赐履，知其贫，迭命江宁织造周恤其家，谕吏部召其二子志契、志夔诣京师，皆尚幼，复谕赐履僚属门生醵金佽之。

赐履论学，以默识笃行为旨，其言曰：“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著闲道录，尝进上，命备省览。雍正间，祀贤良祠。

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幼颖异。年十三，举家陷山贼中，得脱归。力学慕古。康熙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二年，乞省亲归。

十三年，耿精忠反，郑锦据泉州，光地奉亲匿山谷间，锦与精忠并遣人招之，力拒。十四年，密疏言：“闽疆褊小，自二贼割据，诛求敲扑，民力已尽，贼势亦穷。南来大兵宜急攻，不可假以岁月，恐生他变。方今精忠悉力於仙霞、杉关，郑锦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与赣州接壤，贼所置守御不过千百疲卒。窃闻大兵南来，皆於贼兵多处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诈为入广，由赣达汀，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馀不至，则我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贼不战自溃。伏乞密敕领兵官侦谍虚实，随机进取。仍恐小路崎岖，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可以必胜。”置疏蜡丸中，遣使间道赴京师，因内阁学士富鸿基上之。上得疏动容，嘉其忠，下兵部录付领兵大臣。时尚之信亦叛，师次赣州、南安，未能入福建。康亲王杰书自衢州克仙霞关，复建宁、延平，精忠请降。师进驻福州，令都统拉哈达、赉塔等讨郑锦，并求光地所在。十六年，复泉州，光地谒拉哈达於漳州。拉哈达白王，疏称“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宜予褒扬”，命优叙，擢侍读学士。行至福州，以父丧归。

十七年，同安贼蔡寅结众万馀，以白巾为号，掠安溪。光地募乡勇百馀人扼守，绝其粮道，贼解去。未几，锦遣其将刘国轩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诸县，进逼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南北援绝。光地遣使赴拉哈达军告急，值江水涨，道阻，乃导军自漳平、安谿小道入。光地从父日蚃率乡勇度石珠岭，芟荆棘，架浮桥以济。

光地出迎，具牛酒犒军。又使弟光垤、光垠以乡兵千度白鸽岭，迎巡抚吴兴祚军於永春。师次泉州，击破国轩，窜入海。拉哈达上其功，再予优叙，迁翰林学士。光地上疏推功将帅，辞新命，不允；并官日蚃，后积功官至永州总兵。

十九年，光地至京师，授内阁学士。入对，言：“郑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争权，宜急取之。”且举内大臣施琅习海上形势，知兵，可重任，上用其言，卒平台湾。

陈梦雷者，侯官人。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编修。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蚃潜诣梦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陈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光地乃疏陈两次密约状，梦雷得减死戍奉天。

二十一年，乞假奉母归。二十五年，还京，授翰林院掌院学士，直经筵，兼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逾年，以母病乞归省。二十七年，至京。初，光地与侍读学士德格勒善，於上前互相称引。上召德格勒与诸词臣试乾清宫，以文字劣，镌秩。旋掌院库勒讷劾其私抹起居注事，下狱论罪。诏责光地，光地引罪，乞严谴，上原之。寻擢兵部侍郎。三十年，典会试。偕侍郎博霁、徐廷玺，原任河督靳辅勘视河工。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

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三十五年，服阕，仍督顺天学政。三十六年，授工部侍郎。

三十七年，出为直隶巡抚。初，畿辅屡遭水患，上以漳河与滹沱合流易汎滥，命光地导漳自故道引入运河，杀滹沱之势。光地疏言：“漳河现分为三：一自广平经魏、元城，至山东馆陶入卫水归运；一为老漳河，自山东丘县经南宫诸县，与完固口合流，至鲍家嘴归运；一为小漳河，自丘县经广宗、钜鹿合於滏，又经束鹿、冀州合於滹沱。由衡水出献县完固口复分为两支：小支与老漳河合流而归运，大支经河间、大城、静海入子牙河而归淀。今入卫之河与老漳河流浅而弱，宜疏濬；其完固口小支应筑坝逼水入河，更於静海阎、留二庄挑土筑堤，束水归淀，俾无汎滥。”

诏报可。寻奏霸州、永清、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县因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顷，请豁免赋额，从之。通州等六州县额设红剥船六百号，剥运南漕，每船给赡田，遇水旱例不蠲免，光地奏请援民田例概蠲免之。三十九年，上临视子牙河工，命光地於献县东西两岸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静海，亘二百馀里；又於静海广福楼、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无水患。四十二年，上褒其治绩，擢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四十三年，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劾光地抚绥无状，致河间饥民流入京畿，并宁津县匿灾不报状。光地疏辨，引咎乞罢，诏原之。再疏辞尚书，不许。寻疏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称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馀万，霖论斩，籍没。

四十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硃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讨。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以疾废，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孰可当储位者。尚书王鸿绪等举皇子允禩，上切责之。询光地何无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问臣以废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告诸人也。”光地被上遇，同列多忌之者，凡所称荐，多见排挤，因以撼光地。抚直隶时，御史吕履恆劾光地於秋审事任意断决，上察其不实，还其奏。给事中王原劾文选郎中陈汝弼受赃，法司论绞，汝弼，光地所荐也。上察其供证非实，下廷臣确核，得逼供行贿状，汝弼免罪，承谳官降革有差，原夺官。

光地益敬慎，其有献纳，罕见於章奏。江宁知府陈鹏年忤总督阿山，坐事论重辟，光地言其诬，鹏年遂内召。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讦，遣大臣往讯，久不决。嗣诏罢噶礼，复伯行官，光地实赞之。桐城贡士方苞坐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霦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苞得释，召入南书房。其扶植善类如此。

五十二年，与千叟宴，赐赉有加。顷之，以病乞休，温旨慰留。越二年，复以为请，且言母丧未葬，许给假二年，赐诗宠行。五十六年，还朝，累疏乞罢，上以大学士王掞方在告，暂止之。五十七年，卒，年七十七，遣恆亲王允祺奠醊，赐金千两，谥文贞。使工部尚书徐元梦护其丧归，复谕阁臣：“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雍正初，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

弟光坡，性至孝，家居不仕，潜心经术。子锺伦，举人，治经史性理，旁及诸子百家，从其叔父光坡治三礼，於周官、礼记尤精，称其家学。从子天宠，进士，官编修，有志操，邃於经学，与弟锺侨、锺旺俱以穷经讲学为业。锺侨进士，官编修，督学江西，以实行课士，左迁国子监丞。锺旺，举人，授中书，充性理精义纂修官。

论曰：圣祖崇儒重道，经筵讲论，孜孜圣贤之学，朝臣承其化，一时成为风气。

裔介久官台谏，数进谠言，为忧盛危明之计，自登政府，柴立不阿，奉身早退，有古大臣之风。赐履刚方鲠直，疏举经筵，冀裨主德，庶乎以道事君者欤？光地易攵历中外，得君最专，而疑丛业集，委蛇进退，务为韬默。圣祖尝论道学不在空言，先行后言，君子所尚。夫道学岂易言哉？

## 列传五十

王弘祚姚文然魏象枢硃之弼赵申乔王弘祚，字懋自，云南永昌人。明崇祯三年举人。自蓟州知州迁户部郎中，督饷大同。顺治元年，授岢岚兵备道。总督吴孳昌以弘祚筹画军饷，请仍留大同。二年，以总督李鉴荐，仍授户部郎中。中原初定，图籍散佚。弘祚聪强习掌故，户部疏请修赋役全书，以弘祚主其事。弘祚谓：“民不苦正供而苦杂派，法不立则吏不畏，吏不畏则民不安。闾阎菽帛之输，朝廷悉知之，则可以艰难成节俭。版籍赋税之事，小民悉知之，则可以烛照绝侵渔。”裁定赋役，一准万历间法例，晚末苛细巧取，尽芟除之，以为一代程式。三年，加太仆寺少卿。六年，迁太仆寺卿，仍领郎中。

十年，擢户部侍郎。时云、贵尚为明守，孙可望据辰州。弘祚请於江南、江西、湖广丰稔之地，采米穀、储粮饷为进取计。又言：“黔国公沐天波世守云南，得民心，其僚属有散处江宁者，宜令往招天波为内应。贵州九股黑苗，自都匀、黎平远及庆远、靖州，近为可望蹂躏，宜加意抚绥，俾令归化。冠服异制，勿骤更易。”

上以所言足助抚剿，下经略大学士洪承畴采行。

十一年，给事中郭一鹗劾弘祚修赋役全书逾久未成，弘祚疏辨，一鹗复劾其巧饰。下部议，以各省册报稽迟，弘祚不举劾，论罚俸。十二年，疏请禁有司私派累民、将领冒名领饷，皆下部议行。十三年，以河西务钞关员外郎硃世德徵税不如额，援赦请免议，坐降三级，命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叙劳，还所降级。考满，廕子。寻擢尚书，加太子少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校订律例。十六年，进太子太保。

云南平，迭疏上善后诸事，请开乡试，慎署员，设重镇，稽丁田，恤士绅，抚土司，宽新政。既，又疏言司道宜久任，州县宜部选，投诚宜解散，荒残宜轸恤，炉座宜多设。弘祚闻父母丧，疏乞解官奔赴，命在任守制。逾月，命出视事。十八年，圣祖即位，疏请归葬，许之。旋谕促还朝。

康熙三年，授刑部尚书，寻复还户部。四年，星变地震，求直言。弘祚疏言：“异星见，天失其常；地震，地失其常。挽回天地之变，首在率循人事之常。”漕粮自通州运京师，或谓水次支散，可省转搬费。弘祚持不可，谓：“水次支散，受者艰负戴。必减直而售，则米狼戾在外。京仓颁给虽有粜者，颗粒皆在都下。根本至计，不宜以小利遽变。”又有议尽裁州县存留与变漕粮官运为商运者，固争不得，具疏上之，卒如弘祚议。

六年，用辅政大臣鼇拜议，户部增设满尚书，以授玛尔赛，与弘祚龃。七年，户部失察书吏假印盗帑，大学士班布尔善独罪弘祚，坐夺官。八年，鼇拜得罪，起弘祚兵部尚书。九年，以老乞休，命驰驿归里，食原俸。弘祚中道疾作，侨居江宁。

念未终事父母，辑永思录，自号曰思斋。十一年，疏辞俸，谕曰：“卿在官著有劳绩，引年乞休，赐禄颐养，毋固辞。”十三年，卒，赐祭葬，谥端简。

姚文然，字弱侯，江南桐城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顺治三年，以安庆巡抚李犹龙荐，授国史院庶吉士。五年，改礼科给事中。六年，疏请“敕抚、按、道恩诏清理刑狱，勿任有司稽玩。条赦之外，有可矜疑原宥者，许专疏上陈”。

又请重定会试下第举人选用例，以广任使。又言：“直隶与山东、河南接壤，盗贼窃发，东西窜匿，难於越境追捕。请改保定巡抚为总督，辖直隶、山东及河南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又请敕各省督抚勿滥委私人署州县官。诸疏皆下部议行。寻转工科。

八年，世祖亲政，疏请令都察院甄别各省巡按，下部院会议，以六等考核，黜陟有差。是岁，江南、浙江被水，文然请灾地漕米改折，视灾重轻定折多寡。既，又言：“折漕例新定，民未周知。官吏或折外重徵耗银，或先已徵米而又收折，或折重运轻，其弊不一。请敕漕臣密察严劾。”上并采纳。十年，疏言大臣得罪不当锁禁，得旨允行。迁兵科都给事中，乞归养。

康熙五年，起补户科给事中。六年，疏言：“四川、湖广诸省官吏，借殿工采木，搜取民间屋材、墓树，宜申饬禁止。”又言：“采买官物，其由官发价者，如有驳减馀银，例贮司库。若价出自民，馀银宜还之民间。”又言：“案牍烦冗滋弊，一部可迳结之事，即应一部迳结；一疏可通结之事，即应一疏通结。若各省钱粮考成已报完者，部臣宜於议覆时即予开复。”均如所请。九年，考满内升，命以正四品顶带食俸任事。故事，给事中内升，还籍候补。留任自文然始。文然与魏象枢皆以给事中敢言负清望，号“姚魏”。十年，两江总督麻勒吉坐事逮诣京师，仍用锁系例。文然复上疏论之，上谕：“自后命官赴质，概免锁系，著为令。”

寻迁副都御史，再迁刑部侍郎。十二年，调兵部督捕侍郎。京口副都统张所养劾将军柯永蓁徇私纵恣，令文然往按，永蓁坐罢。迁左都御史。十三年，疏言：“福建耿精忠、广西孙延龄皆叛应吴三桂，中间阻隔，赖有广东。精忠将士旧驻其地，熟习山川形势，倘与延龄合谋相犄角，则广东势危。江西境与福建、广东接，倘侵据赣州南安，驿道中断，饷阻邮梗。宜驻重兵通声援。”上嘉纳之。陕西提督王辅臣叛，河南巡抚佟凤彩引疾，上已许之；文然言河南近陕西，流言方甚，凤彩得民心，宜令力疾视事，上为留凤彩。

文然屡有论列，尤推本君身，请节慎起居。孝诚皇后崩，权攒巩华城，上数临视，文然密疏谏，且引唐太宗作台望昭陵用魏徵谏毁台事相拟，上亦受之，不怫也。

十五年，授刑部尚书。时方更定条例，文然曰：“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可无慎乎？”乃推明律意，钩稽揅讨，必剂於宽平，决狱有所平反，归辄色喜。尝疑狱有枉，争之不得，退，长跪自责。又以明季用刑惨酷，奏除廷杖及镇抚司诸非刑。

十七年，卒，赐祭葬，谥端恪。

文然清介，里居几不能自给，在官屏绝餽遗，晚益深研性命之学。子士基，官湖广罗田知县；士苾，官陕西朝邑知县：皆有治行。

魏象枢，字环极，山西蔚州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授刑科给事中。疏言：“明季大弊未禁革者，督、抚、按听用官舍太杂，道、府、州、县胥隶太滥，请严予清釐。”报可。五年，劾安徽巡抚王懩受赇庇贪吏，懩坐罢。转工科右给事中。时以满、汉杂处不便，令商民徙居南城。象枢疏言：“南城地狭，商民赁买无房，拆盖无地。请下部察官地官房，俾民输银承业。”复疏请更定会典。并下部议行。七年，转刑科左给事中。

八年，世祖亲政，有司有以私徵侵帑坐罪者，象枢疏陈其弊，请饬州县依易知单造格眼册，注明人户姓名、粮银、款目及蠲赈清数，上大吏覈验，印发开徵；又请定布政使会计之法，以杜欺隐，立内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滞：皆见施行。复疏言：“圣政方新，机务孔多，中外相望治平，非同昔日。上近巡京畿，辅臣当陪侍法从，尽启沃之忠。倘远有临幸，亦宜谏止銮舆，副保傅之责。”又因灾变上言，谓天地之变，乃人事反常所致。语侵权贵尤急。九年，转吏科都给事中。十年，大计，疏请复纠拾旧制，言官纠拾未得当，不宜反坐，下所司，著为令。因复疏言顺治四年吏科左给事刘楗以纠拾被谴，宜予昭雪，上为复楗官。

总兵任珍失职怨望，并擅杀其家人，下九卿科道议罪，大学士陈名夏等二十八人，别为一议，象枢与焉。上责其徇党负恩，下部议，罪应流，宽之，命留任。十一年，大学士宁完我劾名夏，辞连象枢，谓象枢与名夏姻家牛射斗有连，象枢纠劾有误，吏部议降级，名夏改票罚俸，命逮问。象枢自陈素不识射斗，得免议。寻以名夏父子济恶，言官不先事论劾，各科都给事中皆镌秩，象枢降补詹事府主簿，稍迁光禄寺丞。十六年，以母老乞终养。

康熙十一年，母丧终，用大学士冯溥荐，授贵州道御史。入对，退而喜曰：“圣主在上，太平之业方始。不当以姑且补苴之言进。”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满、汉臣僚宜敦家教。”“督抚任最重，有不容不尽之职分、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责成互纠。”“制禄所以养廉，今罚俸例太严密，宜以记过示罚，增秩示恩。”

“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备任使。”“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圣祖多予褒纳。复疏纠湖南布政使刘显贵侵公帑不当内升，给事中余司仁欺罔不法，皆坐黜。十二年，以岁满加四品卿衔，寻擢左佥都御史。

十三年，岁三迁，至户部侍郎。会西南用兵，措兵食，察帑藏，多所规画。疏论筹饷，请确估价直，严覈关税，慎用各直省布政使。十七年，授左都御史。疏言：“国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抚。原诸臣为百姓留膏血，为国家培元气。臣不敢不为朝廷正纪纲，为臣子励名节。”因上申明宪纲十事，上嘉其切中时弊。各直省举劾属吏多失当，江苏嘉定知县陆陇其有清名而被劾罢，象枢疏荐之。镇江知府刘鼎溺职，题升粮道；山西绛州知州曹廷俞劣迹显著，纠察不及：象枢疏劾之。磨勘顺天乡试卷，因陈科场诸弊，请设内帘监试御史；考核各直省学道，举劳之辨、邵嘉，劾卢元培、程汝璞，上如其议以为黜陟。

十八年，迁刑部尚书。象枢疏言：“臣忝司风纪，职多未尽，敢援汉臣汲黯自请为郎故事，留御史台，为朝廷整肃纲纪。”上可其奏，以刑部尚书留左都御史任。

分疏劾山西巡抚王克善、榷税芜湖主事刘源诸不法状，皆坐黜。七月，地震，象枢与副都御史施维翰疏言：“地道，臣也。臣失职，地为之不宁，请罪臣以回天变。”

上召象枢入对，语移时，至泣下。明日，上集廷臣於左翼门，诏极言大臣受赇徇私，会推不问操守；将帅克敌，焚庐舍，俘子女，攘财物；外吏不言民生疾苦；狱讼不以时结正；诸王、贝勒、大臣家人罔市利，预词讼：上干天和，严饬修省。是时索额图预政贪侈，诏多为索额图发，论者谓象枢实启之。

寻命举廉吏，象枢举原任侍郎雷虎、班迪、达哈塔、高珩，大理寺卿瑚密色，郎中宋文运，侍讲萧维豫，布政使毕振姬，知县陆陇其、张沐凡十人。上谕曰：“雷虎朕亦闻其清，以其怠惰罢黜，既经象枢特荐，授内阁学士。班迪清慎，因使往江西按事，未能明晰，问以民间苦乐，又谢不知，以是镌秩。馀令吏部议奏录用。”

十九年，仍授刑部尚书。寻命与侍郎科尔坤巡察畿辅，按治豪猾，还奏称旨。

象枢有疾，上赐以人参及参膏，命内侍问饮食如何。二十三年，奏事乾清门，踬焉，即日疏乞休，再奏，乃许之，命之入对，赐御书寒松堂额，令驰驿归。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一，赐祭葬，谥敏果。

象枢以冯溥荐再起。象枢见溥，问何以见知？溥曰：“昔余为祭酒，故事，丁祭不得陪祀者，当於前一日瞻拜。君每期必至，敬慎成礼。一岁直大雨，君仍至，肃然瞻拜而去，此外无一人至者。余以是知君笃诚。”子学诚，进士，授中书。上推象枢恩，改编修，官至谕德。嘉庆间，录贤良祠诸臣后裔，赐象枢四世孙煜举人。

硃之弼，字右君，顺天大兴人。顺治三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转工科都给事中。八年，疏言：“国家宜重名器。旧制，胥吏供役年久无过，予以议叙，选用佐贰。今户、兵等部书役别系职衔，非官非吏，有玷班行。此曹起自贫乏，不数年家赀钜万，衣食奢侈。非舞文作奸，何以致此？户、兵堂司官岁有迁转，此曹历年久不去，官为客，吏为主，流弊何穷。请严察褫夺。”下部议行。九年，以父丧去。

十一年，起补户科都给事中。

十二年，疏言：“小民纳粮一也，而其目有四：曰漕粮、白粮、军粮、恤孤粮。

军粮、恤孤粮程限迟缓，无增耗之费，有力之家，往往营求拨兑；单弱之户，派纳漕、白，苦乐不均。军粮行折色，军得银则妄费，生挂欠之弊。恤孤粮半饱豪强，鳏寡孤独无由控诉。请饬漕臣下各省粮道，亲督州县画一编徵，尽数输纳，敢有拨兑者治罪。”又言：“钱粮侵欠，兵食不充，为上所廑念。侵欠之大者，曰漕欠、粮欠。漕欠责漕督亲督粮道，粮欠责督抚亲督布政使，令本年附徵。某年欠项逾限不完，以溺职论，有司侵亏怠缓，纠劾不贷。如此，则年销年欠，宿逋可清。”上韪其言，并严饬行。又疏言：“国家章制大备，部臣实心任事，利自知举，弊自知革。今乃尽若事外，遇事至，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稍重大即请会议。不然，行外察报，迁延岁月而已；不然，听督抚参奏，科道指纠而已；不然，苟且塞责，无容再议而已：上下相诿，彼此相安。国家事安得不废，百姓安得不困？欲致太平，必无之事也。臣愚谓今日求治，首在择人。上面召诸大臣亲试才品，因能授任；复考其历事后兴利几何，除弊几何，定功罪，信赏罚，则法行而事举矣。”上纳之弼言，谕六部去怠忽旧习。一岁中四迁，授户部侍郎。十三年，河西务钞关员外郎硃世德徵税不如额，户部援赦请免议，上切责谴部臣，之弼降三级。

十五年，授光禄寺少卿，再迁左副都御史。疏言：“巡按未得其人，当责都察院考核，巡按之贤不肖，即都察院堂上官贤不肖。臣与诸巡按约，操守当洁清，举劾当得宜，抚按当互纠。臣等定差不公，考核不当，巡按贤者不荐，不肖者不纠，诸御史亦得论劾。至巡方应行诸事，当令掌河南道会诸御史各抒见闻，奏请明定画一。”从之。

世祖恶贪吏，命官得赃十两、役得赃一两，皆流徙。令既行，之弼疏论其不便，略谓：“自上谕宣传后，抚按所纠，必无以大贪入告者。何则？一经提问，有司无不图保身命，虽盈千累百，而及其结谳，期不满十两而止。是未纠以前，徒层累而输於大吏。被纠之后，又层累而输於问官。尺籍所科，百不一二。盖虽起龚、黄为今之有司，未有不犯十两之令者。而今普天之下，皆不取十两之有司，岂真出古循吏上哉？良以令严则思遁，徒有名而无其实也。上但择抚按一大贪者惩之，一大廉者奖之，则众贪惧、众廉奋矣。”

会岁旱求言，之弼疏言：“山东巡抚耿焞、河南巡抚贾汉复以垦荒蒙赏，两省百姓即以赔熟受困，岁增数十万赋税，多得之於鞭笞敲剥、呼天抢地之孑遗。怨苦之气，积为沴厉。”又疏劾户部赈济需迟，救荒无术。京师既得雨，河南报彰德、卫辉以旱成灾，户部奏：“上步祷天坛，时雨方降。彰德、卫辉地接畿南，何独请蠲恤？请覆勘。”之弼疏争，略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雨，安得以辇下例率土？且以抚臣疏报为不可信，而又倚以覆勘，使抚臣告灾如前，部臣信之不可，不信必易人而勘，徒使地方增烦扰耳。自夏徂冬，被灾州县未尽停徵，待勘明已至来春，虽蠲免，徒饱吏橐，饥民转为沟中瘠久矣。”与尚书王弘祚廷辨，卒从之弼议。

十八年，复授户部侍郎。

康熙四年，调吏部。五年，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六年，疏言：“福建官兵月米五十馀万石，岁徵十万馀石，馀皆籴诸市，石值银二两四钱。朝廷买米养兵，绝不抑值以累民。臣闻延、建、汀、邵诸府民以买米摊赔为累，有原缴田入官者。

漳、泉之间，按地派米，石必加六斗，又迫令折价三四两不等，数倍於正供，民不胜其朘削。”上特谕督抚严察。

七年，调刑部。八年，疏言：“各省存留钱粮，顺治间军需正迫，有裁减之令。

昨年部臣又请酌减。存留各款，原为留备地方公用，事不容已，费无所出，势不得不派之民间，不肖有司因以为利。宜复康熙七年以前存留旧例。”又疏言：“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人虽有贵贱，均属赤子。请敕谕八旗，凡蓄仆婢，当时其教诲，足其衣食，恤其劳苦，减其鞭笞，使各得其所。岁终刑部列岁中自尽人数，系某旗某家，具册呈览，俾人知儆惕。”又言：“世祖严治贪官蠹役，特立严法，如非官役，不用此例。今不论有禄无禄，通用重典。贪蠹事发，被证畏同罪，刑讯不承，使大贪漏网。请嗣后因事纳贿，仍拟同罪。如逼抑出钱，倘非官役，许用旧律。”诏并如所请。九年，调兵部。十四年，以母丧去官。十七年，起授工部尚书。二十二年，会推湖北按察使，之弼举道员王垓，不当上意，以所举非材，吏部议降三级调用。寻卒。

之弼内行修笃，事亲孝，与其弟之佐相友爱。之佐，顺治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官侍读学士。严事之弼，虽白首，执子弟礼甚谨。

赵申乔，字慎旃，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二十年，授河南商丘知县，有惠政。二十五年，以贤能行取，命以主事用。二十七年，授刑部主事。三十年，迁员外郎，以病乞归。四十年，以直隶巡抚李光地荐，召见，上察申乔敬慎，超擢浙江布政使。陛辞，上谕曰：“浙江财赋地，自张鹏翮后，钱粮多蒙混，当秉公察核，不亏帑，不累民。布政使为一省表率，尔清廉，属吏自皆守法。”申乔顿首谢曰：“臣蒙皇上特擢，不黾勉为好官，请置重典。”申乔上官，不挟幕客，治事皆躬亲，例得火耗，悉屏不取。四十一年，上谕奖申乔居官清，能践其言，就迁巡抚。布政使旧有贴解费，岁支不过十之五，申乔积二千馀金，封识以授代者，曰：“吾奏销不名一钱，后将难继，得此足办一岁事，毋以扰民也。”钱塘江潮齧塘，申乔令镕铁贯石，筑子塘为护。

湖南镇筸红苗杀掠为民害，民走京师叩阍陈状，给事中宋骏业因劾总督郭琇、巡抚金玺、提督林本植讳匿不为民去害，上命侍郎傅继祖、甘国枢及申乔往按，尽发红苗杀掠害民状，琇等皆坐罢。调申乔偏沅巡抚。四十二年，疏言与总督喻成龙檄衡永道张士可入苗洞宣抚，已听命者二十馀寨，并与提督俞益谟发兵讨诸不率命者。上命尚书席尔达等率荆州驻防满洲兵，并檄广东、贵州、湖北三省提督，会成龙等进攻。自龙椒洞至於天星寨，分道搜剿，斩悍苗千馀，三百馀寨咸听命受约束，苗悉定。申乔疏上善后诸事，移辰沅道驻其地。上奖征苗诸将，贵州提督李芳述功最，并褒申乔强毅。

上南巡，申乔朝行在，上以潮南地偏远，官吏私徵、加耗倍於他省，特诏申饬。

申乔还，建上谕碑亭於通衢，示属吏，并疏劾巴陵知县李可昌等违例苛敛，夺官逮治。四十五年，申乔疏言：“清浪、平溪二卫地处山僻，请改米徵银，俾省运费。”

四十六年，疏言：“漕运旗丁旧有耗赠、行月银米，於起运前预发。给事中戴嵩条奏俟至通州补发，意在防其亏缺。湖南运道远於江、浙，例本无耗赠，惟恃行月银米为转运之资。今既扣存，穷丁不能涉远，必致误漕。请仍旧例预发。”上许之，著为令。

四十七年，命赴湖北按谳荆州同知王侃等侵蚀木税，疏请裁港口渡私税，荆州关税部差如故。申乔还，又请以靖州属鸕鹚关税并入辰州关。别疏言：“营兵给饷，每於正月支领，时地丁尚未开徵，挪移则累官，预徵则累民，请以隔岁馀存米石拨给兵饷。”并下部议行。内阁学士宋大业祭告南岳还京师，劾申乔轻亵御书，诏诘申乔。申乔疏辨，并言：“大业初使湖南，餽金九千。此次再使湖南，餽金五百，意不慊，札布政使董昭祚，言南岳庙工馀银毋报部。臣仍报部充饷，以是诬劾。”

大业坐夺官，申乔镌五级留任。

四十八年，疏劾提督俞益谟取兵粮三十五石，诏诘益谟。益谟劾申乔苛刻，请并解官质讯。四十九年，上命尚书萧永藻往按，永藻察申乔疏实，上为罢益谟，而命申乔还职。寻擢左都御史，谕曰：“申乔甚清廉，但有性气，人皆畏其直。朕察其无私，是以护惜之。”五十年，疏请刻颁部行则例。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大逆语，下刑部，鞫实坐斩。五十一年，疏请禁营兵冒名食粮；又言上普免各省地丁钱粮，惟潼关卫、大同府徵本色，不在蠲例，请如奉天、台湾例，一体蠲免：并允所请。

又疏言每岁农忙，京师当遵例停讼。上谕曰：“农忙停讼，听之似有理，实乃无益。民非独农也，商讼则废生理，工讼则废手艺。地方官不滥准词状，准则速结，讼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讼，而平日滥准词状，又复何益？且此四月至七月间，或有奸民诈害良善，冤向谁诉？八月以后，正当收穫，亦非閒时。福建、广东四季皆农时，岂终岁停讼乎？读书当明理，事有益於民，朕即允行，否则断乎不可也。”

五十二年，广东饥，命往督平粜。寻授户部尚书。

五十三年，旗丁请指圈沧州民地，直隶巡抚赵弘燮议以旗退地另拨，部议不许。

申乔言沧州民地有旨停圈，宜如弘燮议，上从之。时方铸大钱，商人请纳银领易小钱送宝源局改铸，命内务府会户部议。申乔言：“收小钱，有司责也，商人图利，恐近藉端扰民，不可许。”而疏已上，议准申乔奏，请罢斥。上召问状，申乔言：“司官但送侍郎画题，为所藐视，无颜复居职。”上曰：“君子惩忿窒欲，此语宜详思。司官藐视，但当奏劾。尔性苛急，不能容人。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但不杀而已。盖於万物皆养育而保全之。尔在官诚廉，然岂可恃廉而矫激乎？”命任事如故。

卒用申乔议，罢商人纳银领钱。

申乔子凤诏，官太原知府。上幸龙泉关，凤诏入谒，上以申乔子优遇之。问巡抚噶礼贤否，凤诏言噶礼清廉第一，上为擢噶礼江南总督。及噶礼以贪败，上举凤诏问尚书张鹏翮，鹏翮言其贪。五十四年，山西巡抚苏克济劾凤诏受赇至三十馀万，命夺官按治。申乔疏谢不能教子，请罢斥，上责其词意忿激，非大臣体，命任事如故。凤诏坐赃罪至死。

五十九年，以病乞休。上仍奖申乔清廉，令在官调治。凤诏赃未清，命免追，并谕大学士，谓“速传此旨，使其早知，庶服药可效也”。寻卒，年七十有七，赐祭葬，谥恭毅。雍正元年，加赠太子太保。六年，湖广总督迈柱疏劾属吏亏帑，有申乔在偏沅时事，例当分偿。世宗特命免之。

论曰：弘祚定赋役，文然修律例，皆为一代则，其绩效钜矣。象枢廉直謇謇，能规切用事大臣，尤言人所难言。之弼意主於爱民，凡所献替，皆切於民事。申乔名辈差后，清介绝流辈，慷慨足以任国家之重。贞元之际，自据乱入升平，开济匡襄，诸臣与有力焉。

## 列传五十一

郝维讷任克溥刘鸿儒刘楗硃裴张廷枢郝维讷，字敏公，直隶霸州人。父杰，明崇祯进士。顺治初，授行人，迁户部给事中。迭疏请开经筵，祀阙里，废斥诸臣才堪录用者量予自新，朝贺大典内监不得入班行礼，俱下部议行。累迁户部侍郎。卒。

维讷，顺治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七年，出为福建督粮道佥事。

师下漳南，粮运多阻，维讷督米二万石浮海达泉州以济军。巨盗张自盛犯延、卲，徙维讷权延建卲道，设方略，用间散其党，自盛就擒。寻署按察使，谢苞苴，绝羡耗。举卓异，复用孙承泽、成克巩荐，十一年，召授通政司右参议。累迁大理寺卿。

十三年，擢户部侍郎，调吏部。十六年，丁父忧。服阕，起户部侍郎，复调吏部。

康熙三年，典会试，寻擢左都御史。维讷以开国二十馀年，南徼初定，民困未苏，疏言：“天下大弊在民穷财尽，连年川、湖、闽、广、云、贵无不增兵增饷，本省不支，他省协济。臣观川、湖等省尚多旷土，若选绿旗及降兵精锐者隶之营伍，给以牛种，所在屯田，则供应减而协济可以永除，闾里无追呼之困。”又疏言：“巡按既裁，地方巡视责归督抚。督抚任重事繁，出巡动逾旬月，恐误公务，况骑从众多，经过滋扰。至属官贪廉，闾阎疾苦，咨访耳目，仍寄司道。请嗣后事关重大者，仍亲身巡察，馀概停止。”又疏言：“山西、山东等省偏旱，发帑赈济，圣恩至为优渥，特穷乡僻壤恐难遍及，惟蠲免钱粮，率土均霑实惠。但田有田赋，丁有丁差，前者被灾地方，例多免粮不免丁；其有丁无田者，反不得与有田之户同霑恩泽。请丁银均如田粮分数蠲免。”又疏言：“贪吏罪至死者，遇赦免死，并免交吏部议处。此曹饕餮狼藉，未可令其复玷名器，贻害地方。虽新例赴部另补，贪残所至，播虐惟均。请敕部定议，凡赃款审实者，遇赦免罪，仍当夺官。庶官箴可肃，民害可除。”皆下部议行。

五年，迁工部尚书，调刑、礼二部。八年，调户部。疏请停督抚勘灾，申禁圈取民地，并得旨允行。十一年，调吏部。时兵兴开捐纳，正途日壅，维讷为斟酌资格，按缺分选，铨法称平。十八年，给事中姚缔虞请宽免科道风闻言事之禁，下廷臣议，维讷谓：“言官奏事，原不禁其风闻。但风闻奏参审问全虚者，例有处分，否则虑有藉风闻挟私报怨者，请仍照定例行。”从之。

维讷领吏、户二部最久，法制多经裁定。凡事持大体，遇会议、会推、朝审，委曲斟酌，期於至当。敷奏条暢，所见与众偶有同异，开陈端绪，不留隐情，上深重之，往往从其言。十九年，遭母忧。服阕，诣京师，未补官，卒，谥恭定。

任克溥，字海眉，山东聊城人。顺治四年进士，授南阳府推官。卓异行取，十三年，授吏科给事中。疏言：“上励精图治，知亲民之官莫过守令，特择各府繁剧难治者，许三品以上各举一人，破格任用。使保举得当，一人贤则一郡安，人人贤则各省安，太平何难立致。乃为时未久，以贪庸劾罢者已有数人，前此保举不能秉公慎选可知。乞敕部察处。”

十四年，转刑科，疏言：“抗粮弊有三：宦户、儒户、衙蠹。宜分三项，各另造册，申报总督、巡抚、巡按，宦欠者题参，衿欠者褫革，役欠者逮治。”复疏论顺天乡试给事中陆贻吉与同考官李振鄴、张我朴交通行贿鬻举人，下吏部、都察院严鞫，贻吉、振鄴、我朴与居间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行贿举人田耜、邬作霖皆坐斩。命礼部覆试不及程者，褫夺流徙又二十五人，考官庶子曹本荣、中允宋之绳并坐降调。

十五年，充会试同考官，出闱，疏言：“伏读上谕，令各衙门条奏兴利除弊。

时近两月，仅见宗人府一疏，各衙门迟疑观望。窃谓其病有二：一则因循既久，发论方新，恐无以赎往日旷官之咎；一则瞻望多端，指陈无隐，恐无以留后来迁就之门。臣子报国，止有朴忠，遇事直陈；稍一转念，便持两端，势必摭拾琐屑，剿说雷同，不能慷慨论列，又安望设诚致行？乞严饬不得浮泛塞责，并鉴别当否，示以劝惩。”又疏言：“近以各衙门胥役作奸犯科，诏令诸臣计议指摘。臣以为惩於弊后，不若杜於弊先，如吏部文选司推升原有定序，应先悬榜部门，序列姓名、资俸、荐纪、参罚，使共见共闻；考功司议处条例，亦画一颁发，使不得轻重增减。至各官开缺，以科钞为凭，向以发钞后先转移舞弊。如当逮问，先下刑部，与事止夺官、迳下吏部者迟速有异。应令即日钞发，使不容操纵。”上以所奏切中时弊，下部详议行。

转礼科都给事中，疏言：“士为四民首，宜端习尚。请敕学臣，凡有请讬私书，许揭送部科，差满定为上考。并令举优当访学行著闻之士，惩劣则以抗粮为最重。”

又疏言：“钱粮逋欠，非尽在民。臣前奏三款，部议分册申报，得旨允行；而造册奏报者，惟山西一省耳。诸省玩泄从事，不肯实心清理，徒以开荒增课，一时博优叙之荣，仍听其逋欠而不之问，请饬部察覈；又绅衿抗粮，定有新条，蠹役尤应加严，并请敕部定例行。”十七年，迁太常寺少卿。十八年，遭父丧。

康熙三年，起补原官。六年，疏言：“朝廷欲薄赋，有司反加赋；朝廷欲省刑，有司反滥刑：皆由督抚不得其人。今方有诏令部院纠察，部院肯纠极贪大恶之督抚一人，天下为督抚者警；督抚肯纠极贪大恶之司道一人，天下为司道者警。督抚、司道廉洁，则有司不苦诛求，轻徭薄赋，政简刑清，自宽然有馀地矣。”八年，应诏陈民生疾苦，言：“小民莫疾於加派，莫苦於火耗，已敕严禁矣。此外疾苦尚有数端：有司派殷户催粮，粮单中多列逃亡绝户，无可徵粮；且有粮册无名，按时追比，致倾家以偿者。邮传供应，原有钱粮，或侵入私囊，佥民养马应夫或充里长。

使客往来，舟车饮食，责令设备。河漕附近，籍民应役，衣敝履决，力尽筋疲，而工食或至中饱。浅夫闸夫，卖富差贫，一名更至数十名，衙役捕系恫哧，民被累无穷。请敕督抚清釐惩禁。”上纳其言，并特谕河工毋得累民。

寻迁右、左通政。十一年，疏言：“嘉鱼知县李世锡告湖广巡抚林天擎索贿，以此知餽遗不绝，苞苴尚行，较世祖朝有司不敢餽遗督抚、不敢轻至省会风气迥殊。

督抚初受命，群餽裘马、弓矢，而为督抚者亦饰观瞻、趋奢侈，一时费累万。上官后，为酬报取偿地，遂苛索属吏，贻累於民。请敕督抚赴官之先，屏绝餽送，勿铺张行色，以俭养廉。督抚参罚科条甚密，部院亦当知督抚艰难繁重，依例处分，毋过为吹索，俾得专心吏治民生，无旁顾之忧。”先后诸疏并下部议行。

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十八年，京察，以才力不及拟降调，命再议，改註不谨，遂夺官。三十八年，迎跸临清，复原衔。四十二年，南巡还跸东昌，幸其所居园，赐松桂堂榜。以克溥年将九十，赐刑部尚书衔。是岁卒，赐祭葬。乾隆四十七年，高宗览克溥条奏诸疏，善之，谕：“克溥逮事两朝，抒诚建白，无愧直言謇谔之臣。”

并命录诸疏宣示。

刘鸿儒，字鲁一，直隶迁安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疏言：“开国之始，首重安民，宜轻赋徭，革积弊。伏读恩诏，赋制悉依万历初年，及观顺治二年徵数，并不减少，且复增重，请敕有司核实。州县六房书吏，初房各二人，今则增至七、八十人，并请敕有司核简。”上命指实，鸿儒复言：“臣籍迁安，明季丁银，下下二钱，下中四钱，上地一亩七分有奇。民苦输将，犹多逋赋。今蒙恩诏蠲免，而二年徵数，二钱者增至三钱六分，四钱者增至七钱二分，上地每亩增至八分有奇。一邑如此，他邑可知。乞敕清查蠲免。”下部确察。四年，调户部。五年，坐纠钜鹿知县劳有学失实，左迁上林苑蕃育署署丞。十年，命复故官。十三年，补兵科，疏言：“畿辅近地，劫掠时闻。请严责成，谨防捕。”下部如所请。

转户科，十五年，疏言：“开国以来，度支屡见不敷。汱冗员，增榷务，广输纳，督积逋，讲求开节，已无不尽。今南服削平，万方底定，宜总计财赋之数，准其出入，定为经久不易之规。请通计一岁内亩赋、丁徭、盐徵、津税，各省轻赍、重运及赎鍰事例等项，汰其猥琐无艺者，所存金粟若干数；然后计一岁内上方供应、官吏俸禄、兵马粮料、朝祭礼仪、修筑工役，以至师生廪饩、胥役代食，罢其不经无益者，所需金粟若干数：务使出入相合，定为会计之准。用财大端惟兵，生财本计惟土。欲纾国计，莫善於屯田，朝廷下民屯之令。设官置役，多糜廪禄，得不偿失，不旋踵而请罢。稽古屯制，不在民而在兵，请敕各省驻兵处所，无论边腹地方，察有荒土，令兵充种。正疆界，信赏罚，则趋事自力；丰种具，宽程效，则收穫自充。此唐初府兵之制也。自顷四川、贵州已入版图，所得之地，必需驻守；若令处处兴屯，则根本自固，战守咸资。此又赵充国之於先零，杜预之於宛、叶，确然可循之遗策也。顺天左右郡县，拱翊王畿，根本要地，自令旧人圈住，深得居重驭轻之意。但畿辅之民，多失恆业，拨补他地，皆有系属，岂能据为己有？今喜峰、冷口诸关外，大宁以南，弥望千里，咸称膏壤，请令民原出关开垦者，许承为己业。

沃土新辟，获利必饶，先事有获，趋者自众。数年以后，渐次起科，成聚成邑，堪资保障。二者皆军国大计，若设诚致行，久之兵食充足，国基赖以不拔矣。”下部议，以滇、黔未靖，兵饷无数，难以预定会计；设置兵屯，及畿辅民出边垦种，敕所司详勘。

十七年，迁顺天府府丞，再迁左通政。十八年，迁太常寺卿。康熙三年，迁通政使。六年，擢兵部侍郎。十年，调户部。十二年，迁左都御史。

官户部时，甘肃巡抚华善因擅发仓粟赈灾，户部循例题参，并议罚偿，鸿儒无异议；及官都御史，又疏论华善不应参处，嗣后封疆大臣有利民之政，不宜拘以文法。给事成性疏劾，下部议，坐鸿儒先未异议，后又指摘沽名，降二级调用。寻卒於家。

刘楗，字玉罍，直隶大城人。顺治二年进士。是岁选新进士十人授给事中，楗除户科。疏论山东巡抚杨声远劾青州道韩昭宣受贿释叛贼十四人，仅令住俸剿贼，罚不蔽辜，昭宣坐夺官。四年，转兵科右给事中。疏论江南巡按宋调元荐举泰州游击潘延吉，寇至弃城走，调元滥举失当，亦坐夺官。是岁大计，楗用拾遗例，揭山东聊城知县张守廉赃款，下所司勘议，守廉以失察吏役得赃，罚俸；楗诬纠，坐夺官。十年，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请行大计拾遗，因论楗枉，得旨，吏役诈赃，知县仅罚俸，言官反坐夺官，明有冤抑，令吏部察奏，命以原官起用。授兵科左给事中。

十一年，疏言：“近畿被水地，水落地可耕。方春农事急，请敕巡抚檄州县发存留银，借灾民籽种，俟秋成责偿。仍饬巡行乡村勘覈，不使吏胥得缘以为利。”

十二年，疏言：“郑成功蹂躏漳、泉，窥伺省会。臣昔充福建考官，询悉地势。

福清镇东卫，明时驻兵防倭。倘复旧制，可以保障长乐，籓卫会城。宋、元设州海坛，明以倭患弃之。若设将镇守，可与镇东互为犄角。仙霞岭为入福建门户，与江西、浙江接壤，宜设官控制，招民以实其地，俾无隙可乘。成功数犯京口，泊舟平洋沙为巢穴。宜乘其未至，移兵驻镇，使退无可据，必不敢深入内地。”疏入，敕镇海将军石廷柱等分别驻守。

十三年，授山西河东道副使。十五年，转河南盐驿道参议。十六年，授湖广按察使，就迁右布政。十八年，总督张长庚、巡抚杨茂勋疏荐楗廉幹，协济滇、黔兵饷至八百馀万，清逋赋垦地，除鼓铸积弊。楗以母忧归。康熙二年，起江西布政使。

吴三桂乱作，措饷供兵，事办而民不扰。十四年，授太常寺卿。十六年，迁大理寺卿。十七年，擢副都御史，疏言：“自吴三桂为乱，军需旁午，大计暂停。今师所至，渐次荡平。伏思兵后残坏已极，正赖贤有司招徠安辑。若使不肖用事，何以澄吏治、奠民生、息盗贼？请令督抚速行举劾，凡经荐举者，改行易操，一体严察，不得偏徇。”下部如所请行。又疏言：“江西当乱后，民逃田墟，钱粮缺额不急予蠲免，逃者不归，归者复逃；荒者未垦，垦者仍荒。”上为特旨悉行蠲免。

旋以病乞休，谕慰留，遣太医视疾。擢吏部侍郎。未几，复擢刑部尚书。十八年，病剧，始得请还里。至家，卒，赐祭葬，谥端敏。

硃裴，字小晋，山西闻喜人。亦顺治三年进士。知直隶易州，移河南禹州。裴治尚严，到官即捕杀盗渠。县有诸生聘妇为盗掠，既复自归。盗以夺妇讼生，妇以生贫且别娶，反为盗证。前政论生死，裴廉得实，为榜杀妇而出生於狱。擢刑部员外郎，迁广东道御史，再迁礼科给事中。满洲俗尚殉葬，裴疏请申禁，略言：“泥信幽明，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疏入，报可。累迁工部侍郎。以疾乞休，归。地震，伤於足，卧家九年，卒。

张廷枢，字景峰，陕西韩城人。父顾行，康熙六年进士，官江安督粮道。廷枢，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三十八年，以侍读主江南乡试。四十一年，以内阁学士督江南学政。四十四年，圣祖南巡，赐御书、冠服。四十五年，迁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

湖广容美土司田舜年揭其子昺如贪庸暴戾，昺如匿桑植土司向长庚所，不赴鞫。

总督石文晟以闻，并劾舜年僭妄。命左都御史梅鋗、内阁学士二格会文晟按治。舜年诣武昌，文晟执之，病卒。鋗与文晟各具议疏陈，二格疏言佐证未集，未可即定议。诏廷枢偕大学士席哈纳、侍郎萧永藻覆勘，舜年各款俱虚，梅鋗以草率具奏，下部议夺官；文晟及湖北巡抚刘殿衡、偏沅巡抚赵申乔、提督俞益谟各降罚有差。

四十八年，进刑部尚书。民张三等盗仓米，步军统领讬合齐逮送刑部，满尚书齐世武拟斩监候，廷枢持不可，拟充军。下九卿议，廷枢改拟不当，当罚俸。上责廷枢偏执好胜，夺官。俄，讬合齐得罪，五十一年，起廷枢工部尚书。江南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互讦，命尚书张鹏翮、总督赫寿按治，议夺伯行官。上复命廷枢与尚书穆和伦覆勘，如鹏翮等议。疏下九卿，上特命夺噶礼官，伯行复任。

五十二年，调刑部。五十六年，河南宜阳知县张育徽加徵火耗虐民，盗渠亢珽结渑池盗李一临据神垕寨为乱，并劫永宁知县高式青入寨；阌乡盗王更一亦藉知县白澄豫徵钱粮，啸聚围县城；巡抚张圣佐、总兵冯君侁不能平，又匿不以起衅所由入告。命廷枢与内阁学士勒什布按治，珽自缢；更一、一临就擒，置之法；澄、育徽拟绞监候；圣佐、君侁夺官；并追咎原任巡抚李锡令属吏加徵激变，论斩。兰阳白莲教首袁进等谋不轨，命廷枢并按，论罪如律。五十八年，南阳镇兵为乱，辱知府沈渊，命廷枢偕内阁学士高其倬按治；浙江巡盐御史哈尔金受商人赇，被劾，命廷枢偕内阁学士德音按治。并论如法。

廷枢还京师，疏言：“河南漕米自康熙十四年每石改折银八钱解部，嗣因米贱，部议以一钱五分解部，馀交巡抚购米起运。巡抚分委州县，州县复派民买输，甚为闾阎累。请交粮道购运，毋得派累民间。”下部议行。

世宗在籓邸，优徐采嗾佣者箠杀人，部议以佣抵。廷枢独议罪在采，坐徙边。

世宗即位，褒廷枢抗直，复逮采论罪。雍正元年，以原任编修陈梦雷侍诚郡王得罪，命发黑龙江，廷枢循故事，方冬停遣，又出其子使治装。尚书隆科多劾廷枢徇纵，命镌五级，逐回籍。

子缙，进士，官中允，亦以告病家居。六年，陕西巡抚西琳劾廷枢受河督赵世显赃六千，抗追不纳，缙居乡不法。诏夺廷枢及缙官，令所司严讯。廷枢被逮，道卒。总督岳锺琪议缙当斩，籍其家，诏特宽免，令缙在川、陕沿边修城赎罪。乾隆时，复廷枢官，追谥文端。子綖，亦进士，官户部主事。

论曰：维讷论贪吏遇赦，不得遽复官；克溥言民生疾苦，戒加赋滥刑；鸿儒请定岁会之制；楗议兵后当复行计典；裴请禁殉葬：益於国，泽於民，言各有所当也。

廷枢使车四出，惟张伯行事出上裁，他皆称指。律严科场罪，所以重取士，乃草野私议辄以为过甚。克溥兴丁酉顺天之狱，卒以不谨罢，殆怨家所中欤？廷枢得罪，似亦有齮之者，诎而后申，足为謇直者劝矣。

## 列传五十二

汤斌孙之旭陆陇其张伯行子师载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明末流贼陷睢州，母赵殉节死，事具明史列女传。

父契祖，挈斌避兵浙江衢州。顺治二年，奉父还里。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

方议修明史，斌应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下所司。大学士冯铨、金之俊谓斌奖逆，拟旨严饬，世祖特召至南苑慰谕之。时府、道多缺员，上以用人方亟，当得文行兼优者，以学问为经济，选翰林官，得陈爌、黄志遴、王无咎、杨思圣、蓝润、王舜年、范周、马烨曾、沈荃及斌凡十人。

斌出为潼关道副使。时方用兵关中，徵发四至。总兵陈德调湖南，将二万人至关欲留，斌以计出之，至洛阳譁溃。十六年，调江西岭北道。明将李玉廷率所部万人据雩都山寨，约降，未及期，而郑成功犯江宁。斌策玉廷必变计，夜驰至南安设守。玉廷以兵至，见有备，卻走；遣将追击，获玉廷。

斌念父老，以病乞休，丁父忧。服阕，闻容城孙奇逢讲学夏峰，负笈往从。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尚书魏象枢、副都御史金鋐以斌荐，试一等，授翰林院侍讲，与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浙江乡试正考官，转侍读。二十一年，命为明史总裁官，迁左庶子。二十三年，擢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缺，方廷推，上曰：“今以道学名者，言行或相悖。朕闻汤斌从孙奇逢学，有操守，可补江宁巡抚。”

濒行，谕曰：“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尚华侈，其加意化导，非旦夕事，必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赐鞍马一、表里十、银五百。复赐御书三轴，曰：“今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十月，上南巡，至苏州，谕斌曰：“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多，力田者寡。尔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可挽颓风。”上还跸，斌从至江宁，命还苏州，赐御书及狐腋蟒服。

初，余国柱为江宁巡抚，淮、扬二府被水，国柱疏言：“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徵赋。”斌遣覆勘，水未退即田，出水处犹未可耕，奏寝前议。二十四年，疏言：“江苏赋税甲天下，每岁本折五六百万。上命分年带徵漕欠，而地丁钱粮，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并徵。州县比较，十日一限。使每日轮比，则十日中三日空閒，七日赴比。民知剜补无术，拌皮骨以捱徵比；官知催科计穷，拌降革以图卸担。恳将民欠地丁钱粮照漕项一例，於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带徵。”又疏言：“苏、松土隘人稠，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賸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区区两府，田不加广，而当大省百馀州县之赋，民力日绌。顺治初，钱粮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宽。后因兵饷急迫，起解数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难逭部议。官吏顾惜功名，必多苟且。参罚期迫，则以欠作完；赔补维艰，又以完为欠。百姓脂膏已竭，有司智勇俱困。积欠年久，惟恃恩蠲。然与其赦免於追呼既穷之后，何若酌减於徵比未加之先。恳将苏、松钱粮各照科则量减一二成，定適中可完之实数，再将科则稍加归并，使简易明白，便於稽覈。”又请蠲苏、松等七府州十三年至十七年未完银米，淮、扬二府十八九两年灾欠，及邳州版荒、宿迁九釐地亩款项，并失额丁粮，皆下部议行。九釐地亩款项，即明万历后暂加三饷，宿迁派银四千三百有奇，至是始得蠲免。

淮、扬、徐三府复水，斌条列蠲赈事宜，请发帑五万，籴米湖广，下俟诏下，即行咨请漕运总督徐旭龄、河道总督靳辅分赈淮安。斌赴清河、桃源、宿迁、邳、丰诸州县察赈，疏闻，上命侍郎素赫助之。先后奏劾知府赵禄星、张万寿，知县陈协濬、蔡司霑、卢綖、葛之英、刘涛、刘茂位等。常州知府祖进朝以失察属吏降调，斌察其廉，奏留之。又疏荐吴县知县刘滋、吴江知县郭琇廉能最著，而徵收钱粮，未能十分全完，请予行取。下部皆议驳，特旨允行。

斌令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小学，修泰伯祠及宋范仲淹、明周顺昌祠，禁妇女游观，胥吏、倡优毋得衣裘帛，毁淫词小说，革火葬。苏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几数百年，远近奔走如骛。谚谓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少妇病，巫辄言五通将娶为妇，往往瘵死。斌收其偶像，木者焚之，土者沉之，并饬诸州县有类此者悉毁之，撤其材修学宫。教化大行，民皆悦服。

方明珠用事，国柱附之。布政使龚其旋坐贪，为御史陆陇其所劾，因国柱贿明珠得缓；国柱更欲为斌言，以斌严正，不得发。及蠲江南赋，国柱使人语斌，谓皆明珠力，江南人宜有以报之，索赇，斌不应。比大计，外吏辇金於明珠门者不绝，而斌属吏独无。

二十五年，上为太子择辅导臣，廷臣有举斌者。诏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率宫僚，专资辅翼。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

及简任巡抚，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以风有位。”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将行，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初，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争论下河事，久未决。廷臣阿明珠意，多右辅。命尚书萨穆哈、穆成额会斌勘议，斌主濬下河如成龙言。萨穆哈等还京师，不以斌语闻。斌至，上问斌，斌以实对。

萨穆哈等坐罢去。

二十六年五月，不雨，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语侵执政，下廷议，明珠惶惧，将引罪。大学士王熙独曰：“市兒妄语，立斩之，事毕矣。”斌后至，国柱以告。斌曰：“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上卒免汉臣罪。明珠、国柱愈恚，摘其语上闻，并摭斌在苏时文告语，曰“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以为谤讪，传旨诘问。斌惟自陈资性愚昧，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

左都御史璙丹、王鸿绪等又连疏劾斌。会斌先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介以老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侥幸求去，且及斌妄荐，议夺斌官，上独留斌任。

国柱宣言上将隶斌旗籍，斌適扶病入朝，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将击登闻鼓讼冤，继知无其事，乃散。

九月，改工部尚书。未几，疾作，遣太医诊视。十月，自通州勘贡木归，一夕卒，年六十一。斌既卒，上尝语廷臣曰：“朕遇汤斌不薄，而怨讪不休，何也？”

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斌祸且不测。

斌既师奇逢，习宋诸儒书。尝訂：“滞事物以穷理，沉溺迹象，既支离而无本；离事物而致知，隳聪黜明，亦虚空而鲜实。”其教人，以为必先明义利之界，谨诚伪之关，为真经学、真道学；否则讲论、践履析为二事，世道何赖。斌笃守程、硃，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著有洛学编、潜庵语录。雍正中，入贤良祠。乾隆元年，谥文正。道光三年，从祀孔子庙。

孙之旭，字孟升。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编修，改御史。出为霸昌道，内迁左通政。所至皆有声。

陆陇其，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县。嘉定大县，赋多俗侈。陇其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或父讼子，泣而谕之，子掖父归而善事焉；弟讼兄，察导讼者杖之，兄弟皆感悔。恶少以其徒为暴，校於衢，视其悔而释之。豪家仆夺负薪者妻，发吏捕治之，豪折节为善人。讼不以吏胥逮民，有宗族争者以族长，有乡里争者以里老；又或使两造相要俱至，谓之自追。

徵粮立挂比法，书其名以俟比，及数者自归；立甘限法，令以今限所不足倍输於后。

十五年，以军兴徵饷。陇其下令，谓“不恋一官，顾无益於尔民，而有害於急公”。户予一名刺劝谕之，不匝月，输至十万。会行间架税，陇其谓当止於市肆，令毋及村舍。江宁巡抚慕天颜请行州县繁简更调法，因言嘉定政繁多逋赋，陇其操守称绝一尘，才幹乃非肆应，宜调简县。疏下部议，坐才力不及降调。县民道为盗所杀而讼其仇，陇其获盗定谳。部议初报不言盗，坐讳盗夺官。十七年，举博学鸿儒，未及试，丁父忧归。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应诏举清廉官，疏荐陇其洁己爱民，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於父母，命服阕以知县用。

二十二年，授直隶灵寿知县。灵寿土瘠民贫，役繁而俗薄。陇其请於上官，与邻县更迭应役，俾得番代。行乡约，察保甲，多为文告，反覆晓譬，务去斗很轻生之习。二十三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以陇其与兗州知府张鹏翮同举清廉官。二十九年，诏九卿举学问优长、品行可用者，陇其复被荐，得旨行取。陇其在灵寿七年，去官日，民遮道号泣，如去嘉定时。授四川道监察御史。偏沅巡抚于养志有父丧，总督请在任守制。陇其言天下承平，湖广非用兵地，宜以孝教。养志解任。

三十年，师征噶尔丹，行捐纳事例。御史陈菁请罢捐免保举，而增捐应升先用，部议未行。陇其疏言：“捐纳非上所欲行，若许捐免保举，则与正途无异，且是清廉可捐纳而得也；至捐纳先用，开奔竞之途：皆不可行。更请捐纳之员三年无保举，即予休致，以清仕途。”九卿议，谓若行休致，则求保者奔竞益甚。诏再与菁详议，陇其又言：“捐纳贤愚错杂，惟恃保举以防其弊。若并此而可捐纳，此辈有不捐纳者乎？议者或谓三年无保举即令休致为太刻，此辈白丁得官，踞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休致在家，俨然搢绅，为荣多矣。若云营求保举，督抚而贤，何由奔竞；即不贤，亦不能尽人而保举之也。”词益激切。菁与九卿复持异议。户部以捐生观望，迟误军需，请夺陇其官，发奉天安置。上曰：“陇其居官未久，不察事情，诚宜处分，但言官可贷。”会顺天府尹卫既齐巡畿辅，还奏民心皇皇，恐陇其远谪，遂得免。

寻命巡视北城。试俸满，部议调外，因假归。三十一年，卒。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上欲用陇其，侍臣奏陇其已卒，乃用邵嗣尧，嗣尧故与陇其同以清廉行取者也。雍正二年，世宗临雍，议增从祀诸儒，陇其与焉。乾隆元年，特谥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著有困勉录、松阳讲义、三鱼堂文集。其为学专宗硃子，撰学术辨。大指谓王守仁以禅而讬於儒，高攀龙、顾宪成知辟守仁，而以静坐为主，本原之地不出守仁范围，诋斥之甚力。为县崇实政，嘉定民颂陇其，迄清季未已。灵寿邻县阜平为置冢，民陆氏世守焉，自号陇其子孙。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改中书科中书。丁父忧归，建请见书院，讲明正学。仪封城北旧有堤，三十八年六月，大雨，溃，伯行募民囊土塞之。河道总督张鹏翮行河，疏荐堪理河务，命以原衔赴河工，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馀里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诸工。四十二年，授山东济宁道。

值岁饥，即家运钱米，并制棉衣，拯民饥寒。上命分道治赈，伯行赈汶上、阳穀二县，发仓穀二万二千六百石有奇。布政使责其专擅，即论劾，伯行曰：“有旨治赈，不得为专擅。上视民如伤，仓穀重乎？人命重乎？”乃得寝。四十五年，上南巡，赐“布泽安流”榜。

寻迁江苏按察使。四十六年，复南巡，至苏州，谕从臣曰：“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时命所在督抚举贤能官，伯行不与。上见伯行曰：“朕久识汝，朕自举之。他日居官而善，天下以朕为知人。”擢福建巡抚，赐“廉惠宣猷”榜。

伯行疏请免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荒赋。福建米贵，请发帑五万巿湖广、江西、广东米平粜。建鼇峰书院，置学舍，出所藏书，搜先儒文集刊布为正谊堂丛书，以教诸生。福州民祀瘟神，命毁其偶像，改祠为义塾，祀硃子。俗多尼，鬻贫家女，髡之至千百，伯行命其家赎还择偶，贫不能赎，官为出之。

四十八年，调江苏巡抚，赈淮、扬、徐三府饥。会布政使宜思恭以司库亏空为总督噶礼劾罢，上遣尚书张鹏翮按治。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署布政使，议司库亏三十四万，分扣官俸役食抵补，伯行咨噶礼会题，不应。伯行疏上闻，上命鹏翮并按。

别疏陈噶礼异议状，上谕廷臣曰：“览伯行此疏，知与噶礼不和。为人臣者，当以国事为重。朕综理机务垂五十年，未尝令一人得逞其私。此疏宜置不问。”伯行寻乞病，上不许。鹏翮请责前任巡抚于准及思恭偿十六万，馀以官俸役食抵补。上曰：“江南亏空钱粮，非官吏侵蚀。朕南巡时，督抚肆意挪用而不敢言。若责新任官补偿，朕心实有不忍。”命察明南巡时用款具奏。伯行又疏奏各府州县无著钱粮十万八千，上命并予豁免。

噶礼贪横，伯行与之迕。五十年，江南乡试副考官赵晋交通关节，榜发，士论譁然，舆财神入学宫。伯行疏上其事，正考官左必蕃亦以实闻，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按治，伯行与噶礼会鞫，得举人吴泌、程光奎通贿状，词连噶礼。伯行请解噶礼任付严审，噶礼不自安，亦摭伯行七罪讦奏。上命俱解任，鹏翮等寻奏晋与泌、光奎通贿俱实，拟罪如律；噶礼交通事诬，伯行应夺官。上切责鹏翮等掩饰，更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覆按，仍如前议。上曰：“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噶礼才虽有馀而喜生事，无清正名。此议是非颠倒，命九卿、詹事、科道再议。”明日，召九卿等谕曰：“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朘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遂夺噶礼官，命伯行复任。

五十二年，江苏布政使缺员，伯行疏荐福建布政使李发甲、台湾道陈瑸、前祭酒余正健，上已以湖北按察使牟钦元擢任。未几，伯行劾钦元匿通海罪人张令涛署中，请逮治。令涛兄元隆居上海，造海船，出入海洋，拥厚赀，结纳豪贵。会部檄搜缉海贼郑尽心馀党，崇明水师捕渔船，其舟人福建产，冒华亭籍，验船照为元隆所代领，伯行欲穷治。是时令涛在噶礼幕，元隆称病不就逮，狱未竟而死於家。噶礼前劾伯行，因摭其事为七罪之一。会上海县民顾协一诉令涛据其房屋，别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称令涛今居钦元署中。上命总督赫寿察审，赫寿庇令涛，以通贼无证闻；复命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按其事，鹏翮等奏元隆、令涛皆良民，请夺伯行官。上命复审，且命伯行自陈，伯行疏言：“元隆通贼，虽报身故，而金多党众，人人可以冒名，处处可以领照。令涛乃顾协一首告，若其不实，例应坐诬；钦元庇匿，致案久悬。臣为地方大吏，杜渐防微，岂得不究？”既命解任，鹏翮等仍以伯行诬陷良民、挟诈欺公，论斩，法司议如所拟，上免其罪，命伯行来京。

旋入直南书房，署仓场侍郎，充顺天乡试正考官。授户部侍郎，兼管钱法、仓场，再充会试副考官。雍正元年，擢礼部尚书，赐“礼乐名臣”榜。二年，命赴阙里祭崇圣祠。三年，卒，年七十五。遗疏请崇正学，励直臣。上轸悼，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

伯行方成进士，归构精舍於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硃语类，曰：“入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尝曰：“千圣之学，括於一敬，故学莫先於主敬。”因自号曰敬庵。

又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

在官所引，皆学问醇正，志操洁清，初不令知。平日齮龁之者，复与共事，推诚协恭，无丝毫芥蒂。曰：“已荷保全，敢以私废公乎？”所著有困学录、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诸书。

子师载，字又渠。举人。以父廕补户部员外郎。雍正初，授扬州知府。岁饥，高邮湖西民以县吏报灾轻，不得赈。师载行部，见饥民满道，不待报而赈之。江都芒稻闸为淮、黄，高、宝诸河入江要津，夏潦盛涨。闸官利商人饵，谓非运使令不得启。师载询盐艘须水六七尺，今过半，乃身往督役启闸。其后芒稻闸属府启闭，遂以为例。累迁江苏按察使，内擢右通政。再迁，授仓场侍郎，命协办江南河务。

授安徽巡抚，仍命赴南河协同防护。会河溢，夺官。上命诛疏防同知李焞、守备张宾，使师载视行刑，毕，释之。再起为兵部侍郎，迁漕运总督。复授河东河道总督。

师载长於治河。少读父书，研性理之学，高宗称其笃实。卒，赠太子太保，谥悫敬。

论曰：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皆以外吏起家，蒙圣祖恩遇。陇其官止御史，而廉能清正，民爱之如父母，与斌、伯行如一，其不为时所容而为圣祖所爱护也亦如一。君明而臣良，汉、唐以后，盖亦罕矣。斌不薄王守仁，陇其笃守程、硃，斥守仁甚峻，而伯行继之。要其躬行实践，施於政事，皆能无负其所学，虽趋乡稍有广隘，亦无所轩轾焉。

## 列传五十三

叶方蔼沈荃励杜讷子廷仪孙宗万徐元珙许三礼王士祯 韩菼汤右曾

叶方蔼，字子吉，江南昆山人。顺治十六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江南奏销案起，坐夺官。寻授上林苑蕃育署丞。事白，还故官。康熙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四年，迁国子监司业，再迁侍讲。宴瀛台，群臣皆进诗赋，方蔼制八箴以献，上甚悦，命撰太极图论以进，赐貂裘、文绮。十五年，迁左庶子，再迁侍讲学士。

十六年，命充孝经衍义总裁，进讲通鉴。上问：“诸葛亮何如伊尹？”方蔼对曰：“伊尹圣人，可比孔子；诸葛亮大贤，可比颜渊。”上首肯。讲中庸，上问：“知行孰重？”对曰：“宋臣硃熹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行后；以功夫言，则知轻行重。”上曰：“毕竟行重，若不能行，知亦虚知耳。”转侍读学士。十七年，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经筵讲官，直南书房。上勤於典学，故事，以大臣二人日直，上特以属方蔼，兼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十八年，召试博学宏词，命方蔼阅卷，总裁明史。十九年，尚书讲义成。上以讲幄劳，加方蔼尚书衔。上讲易噬嗑卦辞，方蔼与同官库勒纳进所撰乾坤二卦总论，上览竟，谕曰：“卦爻义各有不同，即如噬嗑卦中四爻主用刑者言，初上二爻主受刑者言，必得总论发挥，庶全卦之义了然，诸卦可依此撰进。”二十年，授刑部侍郎。二十一年，卒，遣奠茶酒，赐白金二百。上以方蔼久侍讲幄，启沃勤劳，命优恤，赐谥文敏。

方蔼初释褐，以文章受知世祖。家居时，有密陈其居乡不法者，下其事江苏巡抚田雯覈覆。雯以乡评入告，上曰：“朕固知方蔼不如是也！”其后事圣祖，直内廷，眷遇优渥。方蔼故廉谨，其卒，以板扉为卧榻，支以四甕，布帐多补缀，无以为敛，见者以为难能。

沈荃，字贞蕤，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世祖择翰林官外转，荃出为大梁道副使。剧盗董天禄、牛光天剽掠许、颍间，荃督兵捕治，歼其渠，群盗皆散去。禹州盗倚竹园为巢，杀人越货，荃遣吏卒收捕，发土得尸十馀，悉按诛之。寻署按察使，疏言：“师方南征，必经南阳、汝宁诸府，供应疲苦，亢村、郭店诸驿，官死夫逃，请敕均拨驿站银两。师既入楚，留马彰德，役民饲秣，请敕以怀庆、卫辉、广平、顺德、大名诸府更番分驻。各县常平仓蓄穀太寡，请敕定额：大县五六百石，小县三四百石。开封自河决后，城垣淤圮，官吏分驻各邑，乡闱暂移辉县。近奉旨修复汴城，请敕筹拨钱粮，督倡兴工。河南土地，原有上中下等则，向因疆井混淆，一例派粮。今查勘渐定，请敕视万历年间则例，照地派粮。

河南兵额一万二千，奉旨缺额免补，有汰无增，驻防分汛，每苦不足，请敕仍许募补足额。”俱下部议行。

康熙元年，以忧归。六年，授直隶通蓟道，坐事左迁。九年，授浙江宁波同知。

未上官，特旨召对，命作各体书，称旨，诏以原品内用。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

十一年，转侍读。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三年，擢国子监祭酒。十五年，迁少詹事。十六年，擢詹事。

十八年，旱，求直言。时更定新例，罪人当流者徙乌喇，下廷臣议。荃谓：“乌喇去蒙古三四千里，地极寒，人畜多冻死。今罪不至死者，乃遣流，而更驱之死地，宜如旧例便。”疏上，有旨令画一，荃持前议益坚，且曰：“此议行，三日不雨者，甘服欺罔罪。”上改容纳之。越二日，天竟雨，例得罢。十九年，上以讲幄劳，加荃礼部侍郎衔。二十一年正月，乾清宫宴廷臣，赋柏梁体诗，荃与焉。二十三年，卒。上以荃贫，赐白金五百。

子宗敬，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编修入直，上命作书，因谕大学士李光地曰：“朕初学书，宗敬父荃指陈得失。至今作字，未尝不思其勤也。”宗敬官至太常寺少卿。

励杜讷，字近公，直隶静海人。励氏自镇海北迁，讷以杜姓补诸生。康熙二年，纂世祖实录，选善书之士，讷试第一，赴馆缮录。书成叙劳，授福建福宁州同，命留直南书房，食六品俸。十九年，授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一年，奏请复励姓。圣祖方阅通鉴纲目，杜讷与学士张英侍，阅竟，杜讷请以御批宣示史馆，下礼部翰林院会议，如所请。二十七年，迁赞善。二十九年，迁侍讲，改光禄寺少卿。

三十六年，迁通政司参议。三十七年，迁太仆寺卿，再迁宗人府府丞。

三十九年，迁左副都御史。疏言：“督抚大吏，朝廷畀以百馀城吏治、数千里民生，责任至重；若讬词镇静，渐成悠忽，不过以期会簿书忝封疆之寄。请敕各督抚年终汇奏若何察吏安民、兴利除弊，以备清览；不实，则治以欺罔之罪：庶时时警勉，不敢优游草率，贻误地方。籓司专掌钱穀，臬司专掌刑名，州县之钱粮有无亏空，定案之爰书有无驳审，详实并列，则籓臬之优劣亦无遁情。”议如所请。又言：“提镇保送将弁，时有骑射甚劣并年老之员，经特旨甄别。典戎要务，首在考察将弁，请敕部将各提镇所属引见不称旨之员，汇册呈览，并定处分。”下诏所司饬行。四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卒。

杜讷学行醇粹，直禁廷二十馀年，无纤芥过失。四十四年，上驻跸静海，敕奖杜讷谨慎勤劳，亲定谥曰文恪，手书赐其家。雍正元年，赠礼部尚书。八年，祀贤良祠。高宗即位，加赠太子太傅。

子廷仪，字南湖。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一年，特命直南书房。

四十三年，授编修，遭父丧，既终，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擢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侍郎。雍正元年，迁刑部尚书。疏言各省常平仓穀，当责督抚覈实盘查，年终册报；又请於古北口外设理事同知，检察命、盗狱：并从之。

二年，疏言各州县团练民壮，当选习枪箭，勤加训练，上韪之，下直省督抚实力奉行；又疏请分立内外监，内监居要犯，外监居轻犯，别为女监，另墙隔别：均报可。

迭疏论监生考职，禁止私盐，清查入官家产，各举其丛弊所在，并下部议行。七年，加太子太傅，赐“矜慎平恕”榜。九年，调吏部，仍专管刑部事。十年，卒，谥文恭。

子宗万，字滋大。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二年，命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督山西学政。六年，迁国子监司业，按试潞安。临晋民解进朝诈称御前总管，私书请讬，宗万疏发之，谕嘉奖，迁侍读，命巡察山西。八年，巡抚石麟劾宗万扰驿递，并纵仆受赇，坐夺官。十年，起鸿胪寺少卿，仍直南书房。

四迁至礼部侍郎，调刑部。乾隆元年，吏部劾宗万保举河员受请讬，坐夺官。寻命直武英殿。七年，再起侍讲学士，累迁通政使。直懋勤殿，纂秘殿珠林，迁左副都御史。擢工部侍郎，调刑部。十年，坐纵门客生事，复夺官，手诏诘责，命还里闭户读书。督抚那苏图劾宗万纵弟占官地，命承修固安城工，免其罪。十六年，复起侍讲学士，累迁光禄寺卿。二十四年，卒。

子守谦，嘉庆十年进士，官编修。

自杜讷以诸生受知遇，子孙继起，四世皆入翰林。

徐元珙，字辑五，江南武进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典广西试，迁郎中。出为福建建宁道佥事，善治盗。移山西冀宁南道参议，遭母忧去。

康熙十二年，起直隶口北道参议。时宣镇未设府县，但置同知分防。元珙和调将士，严斥堠，增亭障，葺城郭，修学舍，边境晏然。入为光禄寺少卿，历太仆寺卿、通政使。

二十四年，授太常寺卿。疏请釐正北郊配飨位次，略言：“本朝分祭南北郊。

圜丘南乡，三圣并配，甚钜典也。独方泽配位，臣不能无议。昭穆之位，分左右不分东西。圜丘南乡，则东为左为昭，西为右为穆；地祇既北乡，则西为左为昭，东为右为穆。盖东西有定方，而左右无定位，从正位所乡而殊。汉、唐地祇皆南乡，至宋政和四年，引北牖答阴之义，始改北乡，配位亦改焉。明嘉靖九年，建方泽坛，因宋制，地祇北乡，而配位仍设於东，不应古礼。盖其时礼官误执以东为左，因循至今。然明配位止一太祖，或左或右，尚无越次之嫌。今三圣并配，左右易位，因之昭穆失序；况配位误则从坛皆误，即陵山从祀岳镇者亦误。揆诸典礼，实有未安，有待釐正。”疏入，下廷臣集议，学士徐乾学、韩菼皆韪元珙议，独许三礼驳之，遂不行。语见三礼传。

二十五年，迁左副都御史。疏请正北海祀典，略言：“唐望祭洛州，即今河南府。宋望祭孟州，即今怀庆府。明依宋制。说者谓怀庆属济源，潜通北海，故於此望祭焉。本朝定制，东海祀莱州，南海祀广州，西海祀蒲州，皆为允当。独北海仍祀怀庆，窃以岳镇方位，当准皇都。往南祭北，於义未惬。谨按北镇医巫闾山在今奉天府境，山既为北镇，川即可为北海，矧长白山水、黑龙、鸭绿诸江，悉朝宗於海。请更定北海之祭，就北镇医巫闾为便。或疑历时已久，不可辄更。臣按北岳祀恆山曲阳，积二千馀年，用科臣言改祀浑源州。岳祭可更，何疑海祭？”疏入，议行。

二十六年，疏乞归养。至家，父已前卒。二十七年，孝庄文皇后崩，赴阙哭临。

疾作，卒於京师，上闻而悯之，丧归，许驰驿，恤如礼。

元珙尚风义，座主陈彩没，妻妾继逝，抚其一岁孤并其女，为营婚嫁，与己子无异。时论推其笃厚。

彩字美公，广东顺德人。顺治九年进士，自编修出为江南常镇道。康熙初，江南有大狱，诸生连染被逮，彩以轻刑全活之甚众。

许三礼，字典三，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授浙江海宁知县。海宁地濒海，多盗，三礼练乡勇，严保甲，擒盗首硃缵之等。益修城壕，筑土城尖山、凤凰山间，戍以土兵。筑塘濬河，救灾储粟，教民以务本。立书院，延黄宗羲主讲。在县八年，声誉甚美。

康熙八年，行取，授福建道御史。疏言：“汉儒董仲舒表章六经，其言道之大原出於天，与禅宗异学专主明心者不同。故宋儒程颢有儒道本天、释教本心之辨。

宜视宋时六大儒，从祀国学，进称先贤。”下廷臣议，不果行。时云、贵犹未定，三礼疏言荡平后，察大吏宜严，苏民困宜宽。

寻命巡视北城，太常寺卿徐元珙议北郊配位应改坐西乡东，下廷臣集议，三礼曰：“阳生於子，极於巳，故祀天在冬至，位南郊南乡；阴生於午，极於亥，故祀地在夏至，位北郊北乡。答阴答阳，义各有取。配位者主道也，义在近尊者为上。

故配天尚左，配地尚右，并居东。改之非是。”从之。寻疏请定武臣守制例，下廷臣集议，有谓本朝无此例者。三礼曰：“宋高宗绍兴七年，岳飞闻母讣，解兵柄徒步归庐山，庐墓三年。此往代守制例也。”遂定议武臣守制自此始。旋擢通政司右参议。二十七年，迁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再迁大理寺卿。

召对便殿，上曰：“河图洛书，道治之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忽金火易位何也？”对曰：“此即一阴一阳之道也。天地大德曰生，故河图左旋，而相生为顺数；洛书右转，而相剋为逆数。一顺一逆，位所由易也。”上曰：“既顺何以逆？”对曰：“孤阳不生，独阴不成。河图自北而东，顺以相生，木火土金水，就流行言；洛书自北而西，逆则相剋，上下四方中，就对待言。既五数在中，纵横皆十五矣，惟剋乃所以生也。阴阳交则生变，变则生生不易。”上又问曰：“洪范九畴，皇建有极，谓人参三才，此说是乎？”对曰：“自天地开辟以来，赖有圣人，原治而不原乱者，天地之心；有治而不能无乱者，天地之数。数至则生圣人，拨乱而返之治，裁成辅相，以左右民，则圣人建极会极归极之功也。圣人既能拨乱而返之治，始副天地长治之心，此人参三才之说，实理也，亦实事也。”上颇嘉美之。

迁顺天府府尹。二十八年，迁右副都御史。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以病告归，未及行，卒。

三礼初师事孙奇逢，及在海宁，从黄宗羲游，官京师，有所疑，必贻书质宗羲。

斅宋赵抃故事，旦昼所为，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重道学，尝以之称三礼云。

王士祯，字贻上，山东新城人。幼慧，即能诗，举於乡，年十八。顺治十二年，成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侍郎叶成格被命驻江宁，按治通海寇狱，株连众，士祯严反坐，宽无辜，所全活甚多。扬州鹺贾逋课数万，逮系久不能偿，士祯募款代输之，事乃解。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河督硃之锡交章论荐，内擢礼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十一年，典四川试，母忧归，服阕，起故官。

上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霨：“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霨以士祯对。

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霨言。召士祯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祯始。上徵其诗，录上三百篇，曰御览集。

寻迁国子监祭酒，整条教，屏餽遗，奖拔皆知名士。与司业刘芳喆疏言：“汉、唐以来，以太牢祀孔子，加王号，尊以八佾、十二笾豆。至明嘉靖间，用张璁议，改为中祀，失尊崇之意。礼：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又疏言：“自明去十哲封爵，称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别。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宜予釐定。”又疏言：“田何受易商瞿，有功圣学，宜增祀。郑康成注经百馀万言，史称纯儒，宜复祀。”又疏言：“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吕柟、罗洪先，并宜从祀。绛州贡生辛全，生际明末，以正学为己任，著述甚富，乞敕进遗书。”又请修监藏经史旧版。疏并下部议，以笾豆、乐舞、名号、位次，俟会典颁发遵循；增祀明儒及徵进遗书，俟明史告成覈定；修补南北监经史版，如所请行。

二十三年，迁少詹事。命祭告南海，父忧归。二十九年，起原官，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三十一年，调户部。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三十七年，迁左都御史。会廷议省御史员额，士祯曰：“国初设御史六十，后减为四十，又减为二十四。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减。”卒从士祯议。

迁刑部尚书。故事，断狱下九卿平议。士祯官副都御史，争杨成狱得减等。官户部侍郎，争太平王训、聊城於相元、齐河房得亮狱皆得减等，而衡阳左道萧儒英，则又争而置之法。徐起龙为曹氏所诬，则释起龙而罪曹，案其所与私者，皆服罪。

及长刑部，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广西窦子章皆以救父杀人论重辟，士祯曰：“此当论其救父与否，不当以梃刃定轻重。”改缓决，入奏，报可。

士祯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四十年，乞假迁墓，上命予假五月，事毕还朝。四十三年，坐王五、吴谦狱罢。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部，拟王五流徙，谦免议，士祯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

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嘱讬刑部主事马世泰状，士祯以瞻徇夺官。四十九年，上眷念诸旧臣，诏复职。五十年，卒。

明季文敝，诸言诗者，习袁宗道兄弟，则失之俚俗；宗锺惺、谭友夏，则失之纤仄；斅陈子龙、李雯，轨辙正矣，则又失之肤廓。士祯姿禀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祜并致力於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同时赵执信始与立异，言诗中当有人在。既没，或诋其才弱，然终不失为正宗也。

士祯初名士禛，卒后，以避世宗讳，追改士正。乾隆三十年，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谕曰：“士正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因追谥文简。三十九年，复谕曰：“士正名以避庙讳致改，字与原名不相近，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祯，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各馆书籍记载，一体照改。”

韩菼，字元少，江南长洲人。读书通五经，恬旷好山水。朋游饮酒，欢谐终日，而制行清严。特工制举文。应顺天乡试，尚书徐乾学拔之遗卷中。康熙十二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充日讲起居注官。圣祖知其能文，命撰太极图说以进，复谕进所作制举文，召入弘德殿讲大学。初世祖命纂孝经衍义未成，至是以菼专任纂修。十四年，典顺天试。十五年，迁赞善。十六年，迁侍讲。十七年，复典顺天试。十八年，乞假归。二十三年，起故官，寻转侍读。二十四年，上亲试翰林，菼列第二，迁侍讲学士。寻擢内阁学士。

二十六年，再假归，筑室西山。点勘诸经注疏，旁逮诸史。居八年，三十四年，召至京，命以原官总裁一统志。迁礼部侍郎，兼掌院学士。祭酒阿理瑚请以故大学士达海从祀文庙，下部议，菼谓：“从祀钜典，论定匪易。达海造国书，一艺耳。”

持不可。永定河工开事例，户部请推广，得捐纳道府。菼谓道府不当捐纳，御史郑维孜疏言：“国子监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试者。请尽发原籍肄业。”菼曰：“京师首善地，远人乡化，方且闻风慕义而来。若因一二不肖，辄更定制，悉为驱除，太学且空，非国体。维孜言非是。”事得寝。三十九年，充经筵讲官，授礼部尚书，教习庶吉士。四十一年，上疏乞解职，专意纂辑承修诸书，诏慰留之，并赐“笃志经学、润色鸿业”榜。四十二年，再称疾，上不悦，敕仍留原任。四十三年，再疏乞退，仍不允。是岁秋，卒，恤如礼。

菼负文章名，而立朝树风概，敢言，与人有始终。其再假归也，乾学方罢官家居，领书局洞庭山中。两江总督傅腊塔构乾学，将兴大狱，素交皆引去。菼旦暮造门，且就当事白其诬，乃已。其复起也，上遇之厚，尝曰：“韩菼天下才，美风度，奏对诚实。”又曰：“菼学问优长，文章大雅，前代所仅有。所撰拟能道朕意中事。”

会江宁布政使张万禄蚀帑金三十馀万金，总督阿山庇之，谓费由南巡。下廷臣议，有言阿山与有连，妄语罪当死。菼谓纵有连，情私而语公。忌者增益其语入告，上由是疏菼。及再谢病，诏责其教习庶吉士，每日率以饮酒多废学；九卿集议，不为国事直言，惟事瞻徇。菼意不自得，病甚，饮不辍，至卒。乾隆十七年，高宗谕奖“菼雅学绩文，湛深经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林楷则”。追谥文懿。

子孝嗣，举人；孝基，进士，官编修，菼卒，奉母不出十馀年。雍正初，召修明史。书成，移疾归，年九十而终。

汤右曾，字西厓，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出典贵州试。三十九年，授刑科给事中。两广总督石琳疏言琼州生黎以文武官吏婪索，激而为乱。上遣侍郎凯音布、学士邵希穆按治。右曾疏言：“揭帖言琼州文武官往黎峒采取沈香、花梨致生衅，石琳及巡抚萧永藻、提督殷化行平时绝不觉察，且黎乱在上年，迟且一载，始行题报，掩饰欺隐，请严加处分。”石琳等皆下吏议。四十年，疏请刊颁政治典训及御制文集。

四十一年，转户部掌印给事中。初，以私钱多，改钱制轻小，使私铸无所利，顾仍不止。上令仍铸大钱，下廷臣议，改铸大钱，其旧铸小钱，期二年销毁。右曾疏言：“改大钱宜遵圣谕，若毁小钱则民间必惊扰。且户、工二部存钱八十四万串，若议销毁，工料耗折甚多。且二年中铸出新钱不过一百万串，岂能遍及各省？新钱无多，旧钱已毁，恐私铸更繁，钱法愈坏。古者患钱重，则改轻而不废重；患钱轻，则改重而不废轻：使子母相权而行。新铸重钱，每串作银一两；旧铸轻钱作七钱：并听行使。积久大钱流通，小钱自不行矣。”疏再下廷臣议，定新钱每重一钱四分，旧钱并行勿禁，如右曾议。

四十四年，提督河南学政。秩满，巡抚汪灝疏言右曾取士公明。四十八年，迁奉天府府丞。四十九年，迁光禄寺卿。五十年，转太常寺卿、通政使。五十一年，擢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十二年，授吏部侍郎。尚书富宁安、陈鹏翮皆廉办有威棱，右曾贰之，锐意文案，纠剔是非。选人或挟大力以相要，必破其机纽，俾终不获选。

由是干进射利者，皆丛怨於吏部，而富宁安往莅西师，鹏翮任事久，见知於上深，莫可摇动，遂争为浮言撼右曾。六十年，命解右曾侍郎，仍专领掌院学士。六十一年，卒。

右曾少工诗，清远鲜润。其后师事王士祯，称入室。使贵州后，风格益进，锻鍊澄汰，神韵泠然。右曾朝热河行在，上命进所为诗，右曾方咏文光果，即以进上。

上为和诗，有句曰“丛香密叶待诗公”，右曾自定集，遂取是诗冠首。

论曰：方蔼、荃、杜讷以文学直内廷，其结主知，尤在於廉谦。元珙、三礼议礼各申其所见，有当於经指。士祯以诗被遇，清和粹美，蔚为一代正宗。菼於文亦然，久而论定，并邀补谥，增文字之重。右曾师事士祯，继以诗被遇。论者谓自明弘治、正德以后一百五十年，而文章复在台阁，为圣祖崇儒右文之效云。

## 列传五十四

张玉书李天馥吴琠张英子廷瓚廷璐廷彖陈廷敬温达穆和伦萧永藻嵩祝王顼龄张玉书，字素存，江南丹徒人。父九徵，字湘晓。顺治二年，举乡试第一。九年，成进士。博学砺行，精春秋三传，尤邃於史。历吏部文选郎中。出为河南提学佥事，考绩最，当超擢，遽引疾归。

玉书，顺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左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

康熙十九年，以进讲称旨，加詹事衔。二十年，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寻迁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籓平，有请行封禅者，玉书建议驳之，事遂寝。二十三年，丁父忧，上遣内阁学士王鸿绪至邸赐奠。服阕，即家起刑部尚书，调兵部。

二十七年，河道总督靳辅奏中河工成。时学士开音布往勘称善，监高邮石工，疏请闭塞支河口为中河蓄水。上以于成龙尝奏辅开中河无益累民，今中河工成，乃命玉书偕尚书图纳等往勘，并遍察毛城铺、高家堰及海口状。濒行，上谓玉书曰：“此行当秉公陈奏，毋效熊一潇讬故推诿为也。”玉书等还奏：“勘阅河形，黄河西岸出水高。年来水大，未溢出岸上，知河身并未淤塞。海口岸宽二三里，河流入海无所阻。中河工成，舟楫往来，免涉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但与黄河逼，河宽固不可，狭又不能容运河及骆马湖之水。拟请於萧家渡、杨家庄增建减水坝，相时宣泄。闭塞支河口，应如开音布议。”上悉从之。

浙江巡抚金鋐以民杜光遇陈诉驻防满洲兵扰民，下布政使李之粹察讯。之粹咨杭州将军郭丕请申禁，郭丕以闻。上遣尚书熊赐履往按，赐履丁忧去，改命玉书。

寻调礼部。二十八年，上南巡，驻跸苏州，玉书还奏杜光遇无其人，所陈诉皆虚妄。

金鋐、李之粹皆坐夺官，流徙。二十九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三十一年，靳辅奏高家堰加筑小堤，复命玉书偕图纳往勘。还言：“曩者黄涨，淮流被逼，故洪泽湖水视昔为高。今拟筑堤，距高家堰甚近；若水涨，则高家堰大堤且不保，筑小堤何益？因条列高家堰河工，自史家刮至周桥一万四百馀丈，宜筑堤三官庙。诸口宜改石工。今拟筑小堤处，宜令河臣每岁亲勘。”上深然之。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玉书扈行，预参帷幄。师次克鲁伦河，噶尔丹北窜，大将军费扬古截击，斩杀几尽，噶尔丹仅以身免。玉书率百官上贺。三十六年，充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丁母忧，遣官赐祭，并赐御书松廕堂榜。三十八年，上南巡，玉书迎谒，赐赉有加。三十九年，服未阕，召至京，入阁视事。四十年，扈驾南巡，驻跸江宁，召试士子，命为阅卷官。御舟次高资港，玉书奏言前去镇江不远，请幸江天寺，留驻数日，上为留一日。

四十六年，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开溜淮套河，上南巡，次清口勘视，见所树标竿多在民冢，召鹏翮极斥其非。玉书奏曰：“向者老人白英议引汶水南北分流，不若别作坝引汶水通漕，其下流专以淮水敌黄。黄水趋海，此万世利也。”上善其言，遂谕鹏翮罢开溜淮套，事具鹏翮传。

四十九年，以疾乞休，温旨慰留。五十年，从幸热河，甫至疾作，遂卒，年七十，上深惜之，亲制輓诗，赐白金千。命内务府监制棺椁衾绞，驿送其丧还京师，加赠太子太保，谥文贞。五十二年，上追念旧劳，擢其子编修逸少为侍读学士。

玉书谨慎廉洁，居政地二十年，远避权势，门无杂宾，从容密勿，为圣祖所亲任。自奉俭约，饮食服御，略如寒素。雍正中，入祀贤良祠。

李天馥，字湘北，河南永城人。先世在明初以军功得世袭庐州卫指挥佥事，家合肥。有族子占永城卫籍，天馥以其籍举乡试。顺治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博闻约取，究心经世之学，名藉甚。累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每侍直，有所见，悉陈无隐，圣祖器之，康熙十九年夏，旱，命偕大学士明珠会三法司虑囚，有矜疑者，悉从末减。寻擢户部侍郎，调吏部。杜绝苞苴，严峻一无所私，铨政称平。二十七年，迁工部尚书。河道总督靳辅议筑高家堰重堤，束水出清口，停濬海口；于成龙主疏濬下河。上召二人诣京师入对，仍各持一说，下廷臣详议，天馥谓下河海口当濬，高家堰重堤宜停筑，上然之。历刑、兵、吏诸部。

三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上曰：“机务重任，不可用喜事人。天馥老成清慎，学行俱优，朕知其必不生事。”三十二年，以母忧回籍，上赐“贞松”榜御书，勉以儒者之学；复谓：“天馥侍朕三十馀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命悬缺以待。”

三十四年，服将阕，起故官，入阁视事。上亲征厄鲁特，平定朔漠，兵革甫息，天馥务以清静和平，与民休息。尝谓：“变法不如守法。奉行成宪，不失尺寸，乃所以报也。”三十八年，卒，谥文定。

天馥在位，留意人才，尝应诏举彭鹏、陆陇其、邵嗣尧，卒为名臣。为学士时，冬月虑囚，有知县李方广坐当死，天馥言其有才，得缓决，寻以赦免。刑部囚多瘐毙，为庀屋材，多为之所，别罪之轻重以居，活者尤众。事亲孝，居丧庐墓，有双白燕飞至，不去，人名其居为白燕庐。子孚青，进士，官编修。父丧归，不复出。

吴琠，字伯美，山西沁州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授河南确山知县。县遭明季流寇残破，琠拊流亡，辟芜废，垦田岁增，捕获盗魁诛之。师下云南，县当孔道，舆马粮饷，先事筹办而民不扰。康熙十三年，以卓异入为吏部主事，历郎中。累迁通政司右参议。刑部尚书魏象枢亟称其贤。二十年，特擢右通政，累迁左副都御史。

疏请复督抚巡方，略言：“令甲，督抚於命下之日，即杜门屏客；莅任，守令不得参谒。凡有举劾，惟据道府揭报，爱憎毁誉，真伪相乱，督抚无由知。革火耗而火耗愈甚，禁私派而私派愈增。请敕督抚亲历各属，以知守令贤否。或谓巡方恐劳扰百姓，夫督抚贤，则必能禁迎送、卻供应；如其不肖，虽端坐会城，而暮夜之餽踵至，岂独巡方足以劳民哉？”又言：“巡抚及巡守道无一旅之卫，而提镇各建高牙。

前抚臣如马雄镇，道臣如陈启泰，怀忠秉义，向使各有兵马，奚至束手？宜及此时复旧制，使巡抚、巡守道仍各管兵马。减提督，增总兵，以一镇之兵酌分数镇，听督抚节制。”

二十八年，迁兵部侍郎，寻授湖广巡抚。湖北自裁兵乱后，奸猾率指仇人为乱党，株连不已，琠悉置不问，而惩其妄讦者，人心大定。陕西饥，流民入湖广就食，令有司分赈，全活甚众。三十一年，诏以荆州兵船运漕米十万石至襄阳备赈，琠议：“兵船泊大江下至汉口受米，复西上抵襄阳，计程二千馀里。令原运漕船若乘夏水顺道赴襄阳，仅七百馀里，即以便宜行事。”疏入，上嘉之。未几，丁母忧，服未阕，即授湖广总督，仍听终制乃赴任。故事，土司见州县吏不敢抗礼，其后大吏稍稍假借之。琠至，绝餽遗，饬谒见长吏悉循旧制，或犯约束，檄谕之，无敢肆者。

三十五年，召为左都御史。三十六年，典会试。上北征回銮，顾迎驾诸臣，褒琠及河道总督张鹏翮居官之廉，即擢琠为刑部尚书，而以鹏翮为左都御史。三十七年，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琠熟谙旧章，参决庶务，靡不允当。奏对皆竭忱悃，上每称善。所荐引多贤能吏。

三十九年，复典会试，上手书“风度端凝”榜赐之。寻具疏乞休，不允。上尝临米芾书以赐琠，书其后曰：“吴琠宽厚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军民受其实惠。朝中之事，面折廷诤，能得其正。朕甚重其能得大臣之体。”四十四年，卒，谥文端。翰林院撰祭文，上以为未能尽琠，敕改撰。吏部奏大学士缺员，上以琠丧未归，悬缺未即别除，曰：“朕心不忍也。”

琠所至多惠政，两湖及确山皆祠祀。初，沁州荐饥，琠籴米赈之，全活无算。

有司议增沁粮一千三百石，琠力争乃已。乡人德之，立祠以祀。雍正中，祀贤良祠。

张英，字敦复，江南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父忧归，服阕，授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十六年，圣祖命择词臣谆谨有学者日侍左右，设南书房。命英入直，赐第西安门内。词臣赐居禁城自此始。时方讨三籓，军书旁午，上日御乾清门听政后，即幸懋勤殿，与儒臣讲论经义。英率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

迁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十年，以葬父乞假，优诏允之，赐白金五百、表里缎二十，予其父秉彝恤典视英官。英归，筑室龙眠山中，居四年，起故官。迁兵部侍郎，调礼部，兼管詹事府。充经筵讲官，奏进孝经衍义，命刊布。二十八年，擢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调礼部，兼官如故。编修杨瑄撰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祭文失辞，坐夺官流徙；斥英不详审，罢尚书，仍管翰林院、詹事府，教习庶吉士。寻复官，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三十六年，典会试。寻以疾乞休，不允。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

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在讲筵，民生利病，四方水旱，知无不言。圣祖尝语执政：“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

四十年，以衰病求罢，诏许致仕。濒行，赐宴暢春园，敕部驰驿如制。四十四年，上南巡，英迎驾淮安，赐御书榜额、白金千。随至江宁，上将旋跸，以英恳奏，允留一日。时总督阿山欲加钱粮耗银供南巡费，江宁知府陈鹏年持不可，阿山怒鹏年，欲因是罪之，供张故不办；左右又中以蜚语，祸将不测。及英入见，上问江南廉吏，首举鹏年，阿山意为沮，鹏年以是受知於上为名臣。四十六年，上复南巡，英迎驾清江浦，仍随至江宁，赐赉有加。

英自壮岁即有田园之思，致政后，优游林下者七年。为聪训斋语、恆产琐言，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诰诫子弟。四十七年，卒，谥文端。世宗读书乾清宫，英尝侍讲经书，及即位，追念旧学，赠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揭诸祠宇。雍正八年，入祀贤良祠。高宗立，加赠太傅。

子廷瓚，字卣臣。康熙十八年进士，自编修累官少詹事。先英卒。廷玉，自有传。

廷璐，字宝臣。康熙五十七年，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迁侍讲学士。雍正元年，督学河南，坐事夺职。寻起侍讲，迁詹事。两督江苏学政。

武进刘纶、长洲沈德潜皆出其门，并致通显，有名於时。进礼部侍郎，予告归，卒。

廷彖，字桓臣。雍正元年进士，自编修累官工部侍郎，充日讲官。起居注初无条例，廷彖编载详赡得体。既擢侍郎，兼职如故。终清世，已出翰林而仍职记注者惟廷彖。乾隆九年，改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典试江西，移疾归。廷彖性诚笃，细微必慎。既归，刻苦砺行，耿介不妄取。三十九年，卒，年八十四。

上闻，顾左右曰：“张廷彖兄弟皆旧臣贤者，今尽矣！安可得也？”因叹息久之。

廷璐子若需，进士，官侍讲。若需子曾敞，进士，官少詹事。

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

陈廷敬，初名敬，字子端，山西泽州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是科馆选，又有顺天通州陈敬，上为加“廷”字以别之。十八年，充会试同考官，寻授秘书院检讨。康熙元年，假归，四年，补原官。累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四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改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与学士张英日直弘德殿，圣祖器之，与英及掌院学士喇沙里同赐貂皮五十、表里缎各二。十七年，命直南书房。丁母忧，遣官慰问，赐茶酒。服除，起故官。

二十一年，典会试。滇南平，更定朝会燕飨乐章，命廷敬撰拟，下所司肄习。迁礼部侍郎。

二十三年，调吏部，兼管户部钱法。疏言：“自古铸钱时轻时重，未有数十年而不改者。向日银一两易钱千，今仅得九百，其故在毁钱鬻铜。顺治十年因钱贱壅滞，改旧重一钱者为一钱二分五釐，十七年又增为一钱四分，所以杜私铸也。今私铸自如，应改重为轻，则毁钱不禁自绝。产铜之地，宜停收税，听民开采，则铜日多，钱价益平。”疏下部议行。

擢左都御史。疏言：“古者衣冠、舆马、服饰、器用，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今等威未辨，奢侈未除，机丝所织，花草蟲鱼，时新时异，转相慕效。由是富者黩货无已，贫者耻其不如，冒利触禁，其始由於不俭，其继至於不廉。请敕廷臣严申定制，以挽颓风。”又言：“方今要务，首在督抚得人。为督抚者，不以利欲动其心，然后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於民；民可徐得其养，养立而后教行。宜饬督抚凡保荐州县吏，必具列无加派火耗、无黩货词讼、无朘削富民。每月吉集众讲解圣谕，使知功令之重在此。而皇上考察督抚，则以洁己教吏，吏得一心养民教民为称职，庶几大法而小廉。”又言：“水旱凶荒，尧、汤之世所不能尽无，惟备及於豫而周当其急，故民恃以无恐。山东去年题报水灾，户部初议行令履勘，继又行令分晰地亩高下，今年四月始行覆准蠲免。如此其迟回者，所行之例则然耳。臣愚以为被灾分数既有册结可据，即宜具覆豁免，上宣圣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泽之心，中不使吏胥缘为弊窦。”疏并议行。

二十五年，迁工部尚书。与学士徐乾学奏进鉴古辑览，上嘉其有裨治化，命留览。时修辑三朝圣训、政治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廷敬并充总裁官。累调户、吏二部。二十七年，法司逮问湖广巡抚张汧，汧曾赍银赴京行贿。狱急，语涉廷敬及尚书徐乾学、詹事高士奇，上置勿问。廷敬乃以父老，疏乞归养，诏许解任，仍管修书事。

二十九年，起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调刑部。丁父忧，服阕，授户部尚书，调吏部。四十二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仍直经筵。四十四年，扈从南巡，召试士子，命阅卷。四十九年，以疾乞休，允之。会大学士张玉书卒，李光地病在告，召廷敬仍入阁视事。五十一年，卒，上深惜之，亲制輓诗一章，命皇三子允祉奠茶酒；又命部院大臣会其丧，赐白金千，谥文贞。

廷敬初以赐石榴子诗受知圣祖，后进所著诗集，上称其清雅醇厚，赐诗题卷端。

尝召见问朝臣谁能诗者，以王士祯对，又举汪琬应博学鸿儒，并以文学有名於时。

上御门召九卿举廉吏，诸臣各有所举，语未竟，上特问廷敬，廷敬奏：“知县陆陇其、邵嗣尧皆清官，虽治状不同，其廉则一也。”乃皆擢御史。始廷敬尝亟称两人，或谓曰：“两人廉而刚，刚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廷敬曰：“果贤欤，虽折且怨，庸何伤？”

温达，费莫氏，满洲镶黄旗人。自笔帖式授都察院都事，迁户部员外郎。康熙十九年，授陕西道御史。迁吏科给事中，兼管佐领。授兵部督捕理事官。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温达随皇七子允祜、都统都尔玛管镶黄旗大营。三十六年，擢内阁学士。三十八年，迁户部侍郎。四十年，命赴山西、陕西察验驿马，还，授议政大臣。云贵总督巴锡劾游击高鉴谳狱不当，并论提督李芳述徇隐，芳述亦劾巴锡，命温达往按，鉴罪应徒，巴锡左迁，芳述罚俸。四十一年，调吏部，擢左都御史。

四十二年，复命往贵州按威宁总兵孟大志侵饷，论罪如律。四十三年，迁工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四十六年，授文华殿大学士，纂修国史、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明史，并充总裁。五十年，命八旗及部院举孝义，因谕曰：“孝为百行首。如大学士温达，尚书穆和伦、富宁安之孝，不特众所知，朕亦深知之也。”

御制诗以赐，复褒其孝友。五十三年，以老乞休，许致仕。寻谕温达虽老，尚自康健，命仍任大学士。五十四年，卒，命皇子奠茶酒，赐祭葬，谥文简。

穆和伦，喜塔腊氏，满洲镶蓝旗人。自兵部笔帖式四迁为御史，又三迁为内阁学士。命往山东察赈，自泰安至郯城。康熙四十三年，迁工部侍郎。四十八年，授礼部尚书。四十九年，调户部。上称穆和伦孝，其母年已九十，御书“北堂眉寿”

榜赐之。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劾，命穆和伦往按，右噶礼，上责其是非颠倒，终直伯行。寻以老病乞休，复起授户部尚书。坐事当左迁。寻卒。

萧永藻，汉军镶白旗人。父养元，管佐领。永藻自廕生补刑部笔帖式。康熙十六年，授内阁中书，迁礼部员外郎，袭佐领。迁郎中，监湖口税务。授御史，再迁顺天府尹。三十五年，擢广东巡抚。疏言：“钱多价贱，每千市价三钱二三分，兵领一两之饷，不及数钱之用。民亦因钱贱，货物难行。请暂停鼓铸。”又疏言：“开山发矿，多人群聚，良莠淆杂，臣通饬严禁。近有长宁匪徒集众私采，知县尤鹏翔请饬部议处。”鹏翔坐夺官。

三十九年，给事中汤右曾劾永藻与总督石琳於黎人争斗事，迟至一载始行具题；纵属吏朘民，民困而为盗，海则电白、阳江，山则英德、翁源，横行劫掠。上命与广西巡抚彭鹏互调，入觐，上谕当命效鹏所行，并诫荐举当择清廉。四十五年，迁兵部侍郎。湖广总督石文晟劾容美土司田舜年不法，命左都御史梅鋗、内阁学士二格往谳，与文晟异议；复命永藻与大学士席哈纳、侍郎张廷枢覆谳，还奏舜年已死，无诸僭越状。

四十六年，擢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四十八年，湖南巡抚赵申乔与提督俞益谟交恶互劾，命永藻偕副都御史王度昭往按，得益谟违例缺兵额状，申乔事事苛求，非大臣体，并拟夺官，上罢益谟，留申乔。四十九年，调吏部，旋授文华殿大学士。

五十六年，列议政大臣。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命驻马兰峪守护景陵。雍正五年，宗人府奏护陵宗室广善越分请安，永藻不先阻，当夺官，上责永藻自恃其有操守，骄矜偏执，惟知阿谀允，长其傲慢狂肆之罪，如议夺官，仍命护陵自效。七年，卒，年八十六。

嵩祝，赫舍里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岱衮，事太宗，协管佐领。兄来衮，自侍卫累迁至内三院学士，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嵩祝袭职，康熙九年，管佐领。二十三年，迁护军参领。三十三年，擢内阁学士。

三十四年，盛京旱，命与侍郎珠都纳偕往，发海运米万石散贫民，万石平粜。

还京，命复偕珠都纳往开原等散米。上谕曰：“将军等请散米，但言兵不言民。此皆朕赤子，当一并给与，月与米一斗五升，至来岁四月。”嵩祝等散米如上指，事毕还京师。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嵩祝管正黄旗行营。师还，命统后队缓行，待西路章奏。迁兵部侍郎，改护军统领。三十六年，复扈上出塞驻宁夏，命昭武将军喀斯喀等穷追噶尔丹，嵩祝参赞军务。噶尔丹窜死，师至摩该图，引还。

四十年，迁正黄旗汉军都统。广东官兵剿连州瑶失利，命嵩祝偕副都统达尔占、侍郎傅继祖往会总督石琳，调广西、湖南兵进剿，即授广州将军。濒行，上谕以相机招抚。四十一年，师次连州，檄三省官兵分布要隘。瑶人薙发请降，执戕官兵者九人诛之。师引还，调正红旗。

四十八年，署奉天将军。海盗舟泊双岛，挟火器出掠，遣兵击杀三十馀人，得其舟一。疏请山东水师兼巡奉天属金州铁山，又请选盛京满洲兵千人习鸟枪，设火器营，皆从之。迁礼部尚书。

五十一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五十五年，上幸热河，嵩祝从。久不雨，上忧旱甚，遣嵩祝还京师，察诸大臣祈雨不躬至者劾奏。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修圣祖实录及玉牒，并充总裁。雍正五年，奉天将军噶尔弼奏贝子苏努为将军时，借放库银三万馀，嵩祝坐徇隐，夺官。十三年，卒，年七十九。

王顼龄，字颛士，江南华亭人。父广心，字农山。有文名。顺治六年进士，官御史，巡视京、通二仓，釐剔漕弊，奸猾屏迹。

顼龄，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太常寺博士。十八年，举博学鸿儒，召试一等，授编修，纂修明史，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一年上元节，圣祖御乾清宫赐廷臣宴，仿柏梁体赋诗，顼龄与焉。迁侍讲，督四川学政。累迁侍讲学士。二十八年，左都御史郭琇疏劾少詹事高士奇与顼龄弟鸿绪植党营私，并诋顼龄与士奇结婚媾，交关为奸利。顼龄、士奇、鸿绪并休致，寻命顼龄留任如故。转侍读学士，以父忧归，服阕，起故官。累擢礼部侍郎。四十三年，上南巡，幸顼龄所居秀甲园，赐御书榜。

四十六年，上南巡阅河，再幸其第。寻调吏部，充经筵讲官。擢工部尚书，典会试。

五十五年，拜武英殿大学士。

雍正元年，诏开恩榜，顼龄重与鹿鸣宴，加太子太傅。以老，累疏乞休，上以顼龄先朝旧臣，勤劳岁久，谙习典章，辄与慰留。三年，痰作，命御医治疾，赐参饵。寻卒，年八十四，上为辍朝一日，令朝臣出其门下者素服持丧、各部院汉官会祭，赠太傅，谥文恭。

弟九龄，字子武，进士，授编修，官至左都御史；鸿绪，自有传。

论曰：玉书等遭际承平，致位宰相。或以文学进，或以功能著，或以节操用，皆循循乎矩度。即朝旨所褒许，於玉书则曰“小心”，於天馥则曰“勤慎”，英曰“忠纯”，琠曰“宽厚”，廷敬曰“清勤”，温达“孝”，永藻“廉”，嵩祝“老成”，顼龄“安静”。诸臣之行诣显，世运之敦庞亦可见矣。

## 列传五十五

米思翰子李荣保顾八代玛尔汉田六善杜臻萨穆哈米思翰，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沙济。曾祖旺吉努，当太祖时，率族来归，授牛录额真。父哈什屯，事太宗，以侍卫袭管牛录。擢礼部参政，改副理事官。讨瓦尔喀，招明总兵沈志祥。从攻锦州，明总兵曹变蛟夜袭御营，先众扞御，被创，力战却之。顺治初，授内大臣、议政大臣，世职屡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睿亲王多尔衮摄政，诸大臣巩阿岱等并附之，哈什屯独持正，忤睿亲王，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肃亲王豪格以非罪死，巩阿岱等议杀其子富绶，哈什屯与巴哈力持，事乃已。世祖亲政，累进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十二年，奖奉职恪勤诸大臣，加太子太保。康熙初卒，谥恪僖。

米思翰，其长子也，袭世职，兼管牛录，授内务府总管。辅政大臣从假尚方器物，力拒之。圣祖亲政，知其守正，授礼部侍郎。八年，擢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

是时各直省岁赋，听布政使存留司库，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请通饬各直省俸饷诸经费，所馀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纳权尽属户部。

十二年，尚可喜疏请撤籓，吴三桂、耿精忠疏继入，下户、兵二部议。米思翰与兵部尚书明珠议三籓并撤，有言吴三桂不可撤者，以两议入奏。复集诸大臣廷议，米思翰坚持宜并撤，议乃定。既而吴三桂反，上命王贝勒等率八旗兵讨之，议者谓军需浩繁，宜就近调兵御守。米思翰言：“贼势猖獗，非绿旗兵所能制，宜以八旗劲旅会剿。军需内外协济，足支十年，可无他虑。”於是请以内府所储分年发给，复综覈各直省库金、仓粟，以时拨运，悉称旨。又疏言：“师行所至，屡奉明诏以正赋给军需，恐有司尚多借端私派，请敕各督抚严察所属，供应粮饷薪刍，一切动官帑，毋许苛派；其购自民间者，务视时价支给，勿纤毫累民。”上命如议速行。

米思翰寻卒，年甫四十三，上深惜之，予祭葬，谥敏果。时三桂势方张，精忠及可喜子之信皆叛，议者追咎撤籓主议诸臣，上曰：“朕自少时，以三籓势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其叛，诿过於人耶？”及事定，上追忆主议诸臣，犹称米思翰不置。

米思翰子马斯喀、马齐、马武，皆自有传。

李荣保，袭世职，兼管牛录，累迁至察哈尔总管，卒。乾隆二年，册李荣保女为皇后，追封一等公。十三年，册谥孝贤皇后，推恩先世，进封米思翰一等公。十四年，以李荣保子大学士傅恆经略金川功，敕建宗祠，祀哈什屯、米思翰、李荣保，并追谥李荣保曰庄悫。

顾八代，字文起，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父顾纳禅，事太宗，从伐明，次大同，攻小石城，先登，赐号“巴图鲁”，予世职牛录章京。旋授甲喇额真。顺治初，从入关，定陕西、湖南、江南、浙江，皆在行间，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子顾苏，袭，进二等。

顾八代，其次子也。任侠重义，好读书，善射。以廕生充护军。顺治十六年，从征云南有功，授户部笔帖式。旋以顾苏及子佛岳相继卒，无嗣，顾八代袭世职，迁吏部郎中。康熙十四年，圣祖试旗员第一，擢翰林院侍读学士。

吴三桂陷湖南，遣其将掠两广。镇南将军莽依图自江西下广东，驻韶州。十六年，上命顾八代传谕莽依图规复广西，即留军，从征广西。巡抚傅弘烈为三桂将吴世琮所败，莽依图引兵与相合。顾八代按行诸军，谓结营散乱，敌至虑不相应。世琮兵至，师复败，还驻梧州。世琮来追，击卻之。顾八代策世琮且复至，益诫备。

会除夕，世琮以三万人奄至，又击败之。十七年，师进次盘江，与世琮军遇，莽依图病甚，以军事属顾八代；偕副都统勒贝等渡江，与世琮战，分兵出敌后，破其左而合击其右。世琮溃围出，遣精骑追之，自杀。师进克南宁，叛将马承廕与三桂军合，可十万，拒战。诸将或难之，顾八代奋入阵，诸将皆力战，遂破敌。

十八年，京察，掌院学士拉萨里、叶方蔼以顾八代从征有绩效，注上考；大学士索额图改注“浮躁”，坐夺官。莽依图疏言顾八代从征三载，竭诚奋勉，运筹决胜，请留军委署副都统，参赞军务，上命以原衔从征。十九年，莽依图卒於军，顾八代从平南大将军赉塔下云南，攻会城。顾八代议当先取银锭山，俯瞰城内，攻得势。及勇略将军赵良栋师至，用顾八代策，先取银锭山，克会城，云南平。师还，授侍讲学士。

二十三年，命直尚书房，累迁礼部侍郎。二十八年，授尚书。三十二年，坐事，上责其不称职，夺官，留世职，仍直尚书房。三十七年，以病乞休。四十七年，卒。

顾八代直尚书房时，世宗从受学；及卒，贫无以敛，世宗亲临奠，为经纪其丧。

雍正四年，诏复官，加太傅，予祭葬，谥文端，又以其贫，赐其家白金万。八年，建贤良祠京师，谕满洲大臣当入祀者五人，大学士图海、都统赉塔，次即顾八代，及尚书玛尔汉、齐苏勒。

子顾俨，袭世职，自参领官至副都统。孙顾琮，自有传。

玛尔汉，兆佳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十一年，繙译举人，授工部七品笔帖式，累迁刑部员外郎。

康熙十三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吴三桂，上命扬威将军阿密达自江宁移师讨之，玛尔汉以署骁骑参领从。十四年，与副都统鄂克济哈、穆舒珲等自泾州进兵，屡破垒，斩级数百，克宁州。十五年，大将军图海督兵围平凉，辅臣降，玛尔汉还京师。图海请调凉州、宁夏、固原诸镇兵进攻兴安、汉中，上命副都统吴丹及玛尔汉赴诸镇料理徵发，兼询缓急机宜。甘肃提督张勇请缓师，上命图海固守凤翔、秦州诸要隘，分兵授征南将军穆占下湖广，命玛尔汉从。十七年，授御史。

十九年，穆占师进贵州，二十年，师进云南，玛尔汉皆在行间，得功牌十二。

云南平，师还，追论征湖南不力援永兴，致损将士，夺功牌九。二十一年，命巡视河东盐政。御史许承宣、罗秉伦劾山西巡抚图克善令平阳属十三州县增报盐丁加课累民，下巡抚穆尔赛会玛尔汉覈实，请免虚报一万七千馀丁。二十五年，以按治归化城都统固穆德不实，吏议左迁。二十六年，授理籓院司务。从大学士索额图等使鄂罗斯定边界，辞辨明析，鄂罗斯人折服。事闻，圣祖嘉其能。寻迁户部郎中。三十三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再迁兵部侍郎。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玛尔汉驻土木董理驿站，以送军马羸，吏议夺官，命宽之。

三十八年，迁左都御史。再迁兵部尚书，充经筵讲官、议政大臣。四十三年，岁饥，流民就食京师。命与内大臣佟国维、明珠、阿密达等监赈。四十六年，调吏部。四十八年，以老病乞休。五十七年，卒，年八十五。上遣内大臣临奠，赐祭葬。

雍正八年，世宗谕奖玛尔汉谨慎忠厚，事圣祖宣力多年，完名引退，赠太子太傅。

贤良祠成，命入祀。乾隆元年，高宗命追谥恭勤。

田六善，字兼山，山西阳城人。顺治三年进士，授河南太康知县，时当兵后，劳来安集。九年，巡抚吴景道疏荐才守兼优，迁户部主事，监临清关，复监凤阳仓兼临淮关。罢滥徵，革奇羡，商民称便。累迁郎中。十五年，授江南道御史。兵部议禁民乘马，六善疏言其不便，下廷臣集议，弛禁。十六年，疏言：“欲安民在劝清吏，乞敕各督抚实行荐举，吏部於各督抚莅任一二年后，列奏荐举何人，能否察吏安民，即可以是鉴别。议者或谓举荐清吏，无以处乎不在清吏之列者，一难也；恐督抚依旧受贿徇私，二难也；徵粮缉逃处分罣碍，三难也。然臣谓清吏果得荐举，则为清吏者见公道尚存，益坚其持守，一便也；群吏以不著清名为愧，力自濯磨，二便也；某省有清吏几人，以验政治修废，三便也；天下晓然知有能必先有守，风俗丕变，四便也；向日督抚厌憎清吏无益於己，今必且卵翼而亲爱之，五便也。不惑於三难，力致其五便，将循良兴起，不让前古矣。”下部议行。寻命巡视长芦盐政。十七年，还掌江南道事。

康熙元年，乞假归。三年，补贵州道御史。四年，疏言：“兵部议裁山西、陕西、河南等处兵额，三营裁一营。遇裁之兵，挟久练之技，处坐困之时，穷无所归，遂为贼盗。请谕总督、提督诸臣，察已裁之兵，如弓马娴熟、膂力精强，仍收入伍。

自后老弱必斥，逃亡不补。所渐去者疲卒，不虑其为非；所招回者劲兵，可资其实用。”下部议，令各营汰去老弱，其年力精壮者仍留充伍。又疏言：“吏部於往日曾行之事，率皆援以为例，惟意所彼此，莫穷其弊。请敕部以上所裁定及有旨著为例者，汇为一册，敬谨遵守，馀仍循旧章。”得旨，如所请。七年，命巡视京、通仓，还掌山东道事，得旨内升，回籍待缺。

十一年，授刑科给事中，秩视正四品。疏言：“臣里居读上谕，以苏克萨哈为鼇拜仇陷，杀其子孙，连坐族人白尔赫图，恩予昭雪。臣思法律为天下共者也，以满洲劳苦功高之人，因与执政诸臣意见相左，辄牵连兴大狱，恐尤而效之，报复相寻，借端推刃。周礼有八议，罪大可减，罪小可赦。请特制昭示，满洲犯罪非反叛有实迹者，一准於律，勿妄议株连。储人才，固国本，於是乎在。”上韪其言，下王大臣议，从之。又疏言：“圣学宜先读史。史者，古帝王得失之林也。其君宽仁明断，崇俭纳谏，则其民必安，其事必治，其世必兴必平。若夫苛察因循，恶闻过，乐逞欲，其民必不安，其事必不治，其世必衰必乱。乞谕日讲诸臣，以通鉴与经史并进。”得旨俞允。寻转户科掌印给事中。三迁至右佥都御史。

十三年，疏言：“吴三桂负恩叛逆，处必灭之势。绿旗月饷，步兵一两有奇，马兵二两有奇，甲胄不必坚强，弓刀不必精利，登山涉水，资以先驱。臣谓绿旗力虽弱，善用之则强；心虽涣，善收之则聚。供给宜足，劳逸宜均。至先登破阵，无分满、汉，赏赉公平。斯忠勇自奋，克佐劲旅以奏肤功，今日所宜急计者也。”下部议鼓励绿旗官兵叙给爵赏例。迁顺天府尹。未几，复迁左副都御史。十四年，疏言：“臣昔为河南知县时，孙可望、李定国尚据云、贵、四川，其势不减於吴三桂。

金声桓叛江西，姜瓖叛大同，亦不异耿精忠、王辅臣。而当日民心未若今之惊惶疑惧者，由其时督抚有孟乔芳、张存仁、吴景道诸臣，敦行俭朴，慎守廉隅，吏治肃清，民生乐遂也。宜特颁严谕，令各督抚禁杂派，覈军实。有司或剥民败检，立行纠劾，以省民力、安众心。师行所至，更宜审酌剿御。近见江西、浙江报捷诸疏，屡言杀贼累万。然必待杀尽而后入闽，恐愚顽之民无尽，草窃之贼亦无尽。臣谓先取精忠，则群贼自息。昔姜瓖乍叛，土寇群起，瓖灭，土寇亦尽，其明验也。至三桂狡谋，觊以一隅之地困天下全力，我即以天下全力困此一隅。三桂授首，则四川、广西不烦兵而自定。”又疏言：“臣籍山西，与陕西接壤。黄河自边外折入内地，至蒲州一千馀里。蒲州上至禹门，为平阳府属，河西为西安，有提督、总兵重兵驻守。自此以北，永宁州、临县为汾州府属，渡口有孟门镇、高家塔诸处；更北保德州为太原府属，渡口有黑田沟、穷狼窝诸处。河西为延安，素称荒野，河东为交城，路险山深，草窃潜匿。请敕巡抚、提督分兵驻防。”又疏言：“师已抵平凉，辅臣迫於必死，困兽犹斗，杀贼百不偿失兵一。宜驻军城下，以逸待劳，急攻固原，绝其粮道。平凉地瘠，非比湖南地广米多，可以持久。粮道不通，人心自散，必有斩辅臣献军门者。若贼东出则东应，贼西出则西应，疲我师徒，分我威力，固原围解，贼气贯通，此断断不可者也。”诸疏并下王大臣议行。

十六年，擢工部侍郎。十七年，以夏旱求言，疏言：“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道府岁纳规礼，加之以搜括，则道府所辖官民，不啻鬻之道府矣。州县岁纳规礼，重之以勒索，则州县所属士民，不啻鬻之州县矣。

世祖朝，山东巡按程衡劾巡抚耿焞，江南巡按秦世祯劾土国宝，皆置重典，天下肃然。今巡按久停，虽欲议复，恐一时难得多人。惟有出自上意，欲清一省，则选一人遣往，不必一时俱发。出其不意，示以不测，使天下奸恶吏不敢恃督抚而肆志，即有不肖之督抚，亦莫敢庇贪而害民。”疏入，报闻。

调户部。十八年，疏言：“国家有钱法以通有无、利民用，自秦、汉及唐、宋，公私皆悉用钱；至金、元，以银与钱钞并行；至明中叶，乃专资於银。闯逆之乱，或沉江河，或埋山谷，又以贪吏厚藏，银益少，民益困。今欲救天下之穷，惟有多铸钱。铸钱所资，铜六铅四，而可采之山，所司每深讳之，盖恐时有时无，贻累偿税。且上官闻其地开采，此挟彼制，诛求甚多也。臣谓宜令天下产铜铅之地，任民采取，有则以十分二输税於官，无则听之州县自行稽察，毋使多官旁挠。报采多者予议叙，则官与民皆乐为，资以鼓铸，钱不可胜用矣。”下九卿详议，拟例以上，得旨：“采铜关系国计，其令各督抚率属殚力奉行。”

六善以老病乞罢，上不许。二十年，命致仕。三十年，卒於家，年七十一。

杜臻，字肇余，浙江秀水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擢吏部侍郎。

国初以海上多事，下令迁东南各省沿海居民於内地，画界而设之禁。界外皆弃地，流民无所归，去为盗。及师定金门、厦门，总督姚启圣请以界外地按籍还民，弛海禁，收鱼盐之利给军食，廷臣持不可。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上命以界外地还民。会给事中傅感丁请以江、浙、闽、粤滨海界外地招徠开垦，乃命臻及内阁学士席柱赴福建、广东察视展界，进臻工部尚书。臻与席柱如广东，自钦州防城始，遵海以东而北，历府七、州三、县二十九、卫六、所十七、巡检司十六、台城堡砦二十一，还民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复业丁口三万一千三百。复如福建，自福宁州西分水关始，遵海以北，历府四、州一、县二十四、卫四、所五、巡检司三、关城镇砦五十五，还民地二万一千一十八顷，复业丁口四万八百。於是两省滨海居民咸得复业。别遣使察视江南、浙江展界复业，同时毕事。臻以母丧还里，席柱复命，奏陈滨海居民还乡安业。上曰：“民乐处海滨，以可出海经商捕鱼，尔等知其故，前此何以不准议行？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曩禁令虽严，私出海贸易初未尝断绝。凡议出海贸易不可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

臻丧终，起刑部尚书。旧制，方冬狱囚月给煤，狱吏率乾没，囚多以寒疾死，臻力禁之。调兵部。时议裁各省驻防及督、抚、提、镇标兵，臻谓：“兵冗可裁而不宜骤行，请自今老弱、物故、额缺概不补，数岁额自减。”从之。再调礼部。以疾告归，寻卒於家。上南巡，书“眷怀旧德”额追赐之。

臻少贫力学，事祖母及父母孝，宏奖人才，诗文剀切中条理。

萨穆哈，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

康熙十二年，圣祖允吴三桂疏请撤籓，遣萨穆哈偕郎中党务礼、席兰泰，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如贵州，具舟及刍粟，谕以毋骚扰，毋迟悮。既至，三桂谋反，提督李本深与谋，书招贵州巡抚曹申吉，总督甘文焜得之，告萨穆哈等，趣诣京师告变，并请兵赴援。萨穆哈与党务礼、席兰泰行至镇远，三桂已举兵，镇远将吏得三桂檄，不给驿马。萨穆哈、党务礼得马二，驰至沅州。乃乘驿，十一昼夜至京师，诣兵部，下马喘急，抱柱不能言，久之始苏，上三桂反状。席兰泰自镇远乘小舟至常德，乃乘驿，后七日至。辛珠、萨尔图不及行，死之。十三年，擢萨穆哈刑部郎中。十四年，叙告变功，萨穆哈、党务礼、席兰泰并应升光禄、太仆诸卿。

十五年，授太仆寺卿。十六年，再迁户部侍郎。命监赈山东。十七年，还京师。

疏言：“臣屡奉使命，所过州县，间有藉差科派民财，深滋扰累。请嗣后有大事，特遣部院官，馀并责督抚料理。”上为下廷臣会议，定州县科敛俱视贪吏治罪。调吏部。二十年，再迁工部尚书。二十一年，命察视石景山至卢沟桥石是，疏言：“堤内本官地，康熙初招民垦荒，致侵损堤根。请敕部免其赋，罢勿复耕。”从之。

二十二年，命察视山西地震，疏请被灾最重州县发帑治赈。

二十四年，河道总督靳辅请於高邮、宝应诸州县筑堤，束黄河注海，按察使于成龙主濬海口，下廷臣议，用辅策。上询日讲官籍江南者，侍读乔莱力请用成龙策。

上曰：“乡官议如此，未知民意如何？”令萨穆哈与学士穆成额，会漕运总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详察民间利害。萨穆哈等行历海口诸州县，诸州县民陈状参差不一；檄诸州县，令各择通达事体者十人询利害，皆言濬海口不便。二十五年，萨穆哈还奏，谓详问居民，从成龙议；积水不能施工，从辅议；水中亦不能取土，请两罢之。

是时成龙召诣京师，上命廷臣及萨穆哈、成龙再议。成龙言濬海口当兼治串场河，费至百馀万。廷臣以为费钜，疏请停。未几，斌入为尚书，奏言：“海口不急濬，再遇水，下游诸州县悉付巨浸。”上召问萨穆哈，萨穆哈不坚执前奏。复下廷臣议，始定用成龙策。上责萨穆哈前覆奏不实，夺官。寻授步军翼尉。

三十二年，仍授工部尚书。三十九年，上察知工部积弊，河工糜帑，受请讬，发银多侵蚀，诘责萨穆哈等。萨穆哈寻以老疾乞罢，上斥其伪诈，命夺官，仍留任，察工部积弊，一一自列。四十三年，以疏濬京师内外河道侵蚀帑银，萨穆哈得赇，逮治拟绞。卒於狱。

论曰：米思翰赞撤籓之议，绸缪军食，足以支十年，知定谋有由也。顾八代、玛尔汉皆文臣，能克敌，复以廉勤建绩。六善於军事有建白，收绿旗之用，其效著於后矣。臻巡复海疆，兵后一大政也。萨穆哈以告变受赏，亦附著於斯篇。

## 列传五十六

索额图明珠余国柱佛伦

索额图，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索尼第二子。初授侍卫，自三等洊升一等。

康熙七年，授吏部侍郎。八年五月，自请解任效力左右，复为一等侍卫。及鼇拜获罪，大学士班布尔善坐党诛，授索额图国史院大学士，兼佐领。九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十一年，世祖实录成，加太子太傅。十五年，大学士熊赐履票本有误，改写草签，既又毁去。索额图与大学士巴泰、杜立德等疏劾，赐履坐罢归。十八年，京察，侍讲学士顾八代随征称职，翰林院以“政勤才长”注考，索额图改注“浮躁”，竟坐降调。语详顾八代传。

索额图权势日盛。会地震，左都御史魏象枢入对，陈索额图怙权贪纵状，请严谴。上曰：“修省当自朕始！”翌日，召索额图及诸大臣谕曰：“兹遘地震，朕反躬修省。尔等亦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自任用后，诸臣家计颇皆饶裕，乃朋比徇私，益加贪黩。若事情发觉，国法具在，决不尔贷！”是时索额图、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党，贪侈倾朝右，故谕及之。上并书“节制谨度”榜赐焉。

十九年八月，以病乞解任，上优旨奖其“勤敏练达，用兵以来，赞画机宜”，改命为内大臣。寻授议政大臣。先是索额图兄噶布拉，以册谥孝诚仁皇后推恩所生，封一等公；弟心裕，袭索尼初封一等伯；法保，袭索尼加封一等公。二十三年三月，以心裕等嬾惰骄纵，责索额图弗能教，夺内大臣、议政大臣、太子太傅，但任佐领，并夺法保一等公。二十五年，授领侍卫内大臣。

时俄罗斯屡侵黑龙江边境，据雅克萨，其众去复来，上发兵围之。察罕汗谢罪，使费耀多啰等来议界。二十八年，上命索额图与都统佟国纲往议。索额图奏谓：“尼布楚、雅克萨两地当归我。”上曰：“尼布楚归我，则俄罗斯贸易无所栖止，可以额尔固纳河为界。”索额图等与议，费耀多啰果执尼布楚、雅克萨为请。索额图等力斥之，仍宣上意，以额尔固纳河及格尔必齐河为界，立碑而还。

二十九年，上以裕亲王福全为大将军，击噶尔丹，命索额图将盛京、吉林、科尔沁兵会於巴林，败噶尔丹於乌阑布通。以不穷追，镌四级。三十五年，从上亲征，率八旗前锋、察哈尔四旗及汉军绿旗兵前行，并命督火器营。大将军费扬古自西路抵图拉。上驻克鲁伦河，噶尔丹遁走。费扬古截击之於昭莫多，大败其众。三十六年，上还幸宁夏，命索额图督水驿，会噶尔丹死。叙功，复前所镌级。四十年九月，以老乞休，心裕代为领侍卫内大臣。

索额图事皇太子谨，皇太子渐失上意。四十一年，上阅河至德州，皇太子有疾，召索额图自京师至德州侍疾。居月馀，皇太子疾愈，还京师。是岁，心裕以虐毙家人夺官。四十二年五月，上命执索额图，交宗人府拘禁，谕曰：“尔为大学士，以贪恶革退，后复起用，罔知愧悔。尔家人讦尔，留内三年，朕意欲宽尔。尔乃怙过不悛，结党妄行，议论国事。皇太子在德州，尔乘马至中门始下，即此尔已应死。

尔所行事，任举一端，无不当诛。朕念尔原系大臣，心有不忍，姑贷尔死。”又命执索额图诸子交心裕、法保拘禁，谕：“若别生事端，心裕、法保当族诛！”诸臣党附索额图者，麻尔图、额库礼、温代、邵甘、佟宝并命严锢，阿米达以老贷之。

又命诸臣同祖子孙在部院者，皆夺官。江潢以家有索额图私书，下刑部论死。仍谕满洲人与偶有来往者，汉官与交结者，皆贷不问。寻索额图死於幽所。

后数年，皇太子以狂疾废，上宣谕罪状，谓：“索额图助允礽潜谋大事，朕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允礽欲为索额图报仇，令朕戒慎不宁。”并按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他日，上谓廷臣曰：“昔索额图怀私，倡议皇太子服御俱用黄色，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於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明珠，字端范，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叶赫贝勒金台石孙。父尼雅哈，当太祖灭叶赫，来降，授佐领。明珠自侍卫授銮仪卫治仪正，迁内务府郎中。康熙三年，擢总管。五年，授弘文院学士。七年，命阅淮、扬河工，议复兴化白驹场旧闸，凿黄河北岸引河。旋授刑部尚书。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充经筵讲官。十一年，迁兵部尚书。十二年，上幸南苑，阅八旗甲兵於晾鹰台。明珠先布条教使练习之，及期，军容整肃，上嘉其能，因著为令。

康熙初，南疆大定，留重兵镇之：吴三桂云南，尚可喜广东，耿精忠福建。十馀年，渐跋扈，三桂尤骄纵。可喜亦忧之，疏请撤籓，归老海城。精忠、三桂继请。

上召诸大臣询方略，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主撤，明珠和之。诸大臣皆默然。上曰：“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因下诏许之。三桂遂反，精忠及可喜子之信皆叛应之。时争咎建议者，索额图请诛之。上曰：“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明珠由是称上旨。十四年，调吏部尚书。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屡充实录、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累加太子太师。迨三叛既平，上谕廷臣以前议撤籓，惟明珠等能称旨，且曰：“当时有请诛建议者，朕若从之，皆含冤泉壤矣！”

明珠既擅政，簠簋不饬，货贿山积。佛伦、余国柱其党也，援引致高位。靳辅督南河，主筑堤束水，下游不濬自通。于成龙等议濬下游，与异议。辅兴屯田，议者谓不便於民，多不右辅，明珠独是其议。蔡毓荣、张汧皆明珠所荐引者也，迨得罪按治，恐累举者，傅轻比，上谕斥，始定。与索额图互植党相倾轧。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於朝士独亲李光地。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与徐乾学等相结。索额图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荐汤斌傅皇太子，即以倾斌。会天久不雨，光地所荐讲官德格勒明易，上命筮，得夬，因陈小人居鼎铉，天屯其膏，语斥明珠。

事具德格勒传。

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

凡奉谕旨或称善，明珠则曰‘由我力荐’；或称不善，明珠则曰‘上意不喜，我从容挽救’；且任意附益，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明珠广结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凡会议会推，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籓臬员缺，国柱等展转徵贿，必满欲而后止。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率往论价，缺皆预定。靳辅与明珠交结，初议开下河，以为当任辅，欣然欲行。及上欲别任，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举以应命，而成龙官止按察使，题奏权仍属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乃始一力阻挠。明珠自知罪戾，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惟恐发其奸状，考选科道，辄与订约，章奏必使先闻。当佛伦为左都御史，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乱政。伏冀立加严谴。”

疏入，上谕吏部曰：“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於前，众附和於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於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原期得人，亦欲令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黩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

朕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未几，授内大臣。后从上征噶尔丹，督西路军饷，叙功复原级。

明珠自罢政后，虽权势未替，然为内大臣者二十年，竟不复柄用。四十七年，卒。子性德、揆叙自有传。

余国柱，字两石，湖广大冶人。顺治九年进士，授兗州推官。迁行人司行人，转户部主事。康熙十五年，考授户科给事中。时方用兵，国柱屡疏言筹饷事，语多精覈。二十年，擢左副都御史。旋授江宁巡抚，请设机制宽大缎疋。得旨：“非常用之物，何为劳费？”当明珠用事，国柱务罔利以迎合之，及内转左都御史，迁户部尚书，汤斌继国柱抚江苏；国柱索斌献明珠金，斌不能应，由是倾之。二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益与明珠结，一时称为“余秦桧”。会上谒陵，中途召于成龙入对，成龙尽发明珠、国柱等贪私。上归询高士奇，士奇亦以状闻。及郭琇疏论劾，言者蜂起，国柱门人陈世安亦具疏纠之，颇中要害，国柱遂夺官。既出都，於江宁治第宅，营生计，复为给事中何金兰所劾，命逐之回籍。卒於家。

佛伦，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累迁内阁学士。吴三桂既死，其孙世璠犹据滇、黔，命佛伦总理粮饷，通镇远运道，旋兼理四川粮饷。事平，迁刑部侍郎。寻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转刑、户两部。先是下河工程，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议不协，命佛伦偕侍郎熊一潇等勘议。佛伦受明珠指，议如辅言，为总漕慕天颜所劾。御史陆祖修亦劾佛伦袒辅，且言：“九卿会议时，尚书科尔坤等阿佛伦意，尚书张玉书、左都御史徐乾学言兴屯所占民田应还之民，科尔坤置不闻。他九卿或不得见只字。”上怒，下部严议。及郭琇劾明珠，指佛伦为明珠党，因解佛伦任。召辅等廷对，佛伦乃奏停屯田，并汰前所设官。部议夺佛伦官，上命留佐领。

旋授内务府总管。

出为山东巡抚，疏请均赋役，令绅民一体应役，诏嘉其实心任事。初，濰县知县硃敦厚以赃私为巡抚钱鎯所发，乞徐乾学请於鎯，获免，且内擢主事。至是事发，下佛伦鞫实，乾学坐夺官。佛伦又劾琇知吴江县时，尝侵公帑，其父景昌故名尔标，乃明御史黄宗昌奴，坐贼党诛，琇改父名冒封典，当追夺。乾学故附明珠，后相失，或传琇疏乾学实主之，故佛伦以是报。寻擢川陕总督，入为礼部尚书。三十八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三十九年，琇入觐，讼父受诬。上诘佛伦，自承不实，当夺官，援赦得免。未几，以原品休致。旋卒。

论曰：康熙中，满洲大臣以权位相尚者，惟索额图、明珠，一时气势熏灼，然不能终保令名，卒以贪侈败。索额图以附皇太子得罪，祸延於后嗣。明珠与索额图竞权，不附皇太子，虽被弹事罢相，圣祖犹念其赞撤籓，力全之，以视索额图，岂不幸哉？若国柱、佛伦，则权门之疏附矣。

## 列传五十七

郝浴子林杨素蕴郭琇

郝浴，字雪海，直隶定州人。少有志操，负气节。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

八年，改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时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等降明，为桂王将，据川南为寇，师讨之，郡县吏率军前除授，恣为贪虐。浴至，严约束，廉民间疾苦，将吏始敛迹。九年，平西王吴三桂与固山额真李国翰分兵复成都、嘉定、叙州、重庆。已而两路兵俱败，三桂退驻绵州。浴在保宁监临乡试，可望将数万人薄城，浴飞檄邀三桂，激以大义，谓“不死於贼，必死於法”。逾月，三桂乃赴援，可望等引去。

浴在围城中，上诏询收川方略，疏言：“秦兵苦转饷，川兵苦待哺，故必秦不助川而后秦可保；川不冀秦助而后川可图。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带三十州县。若移兵成都，照籍屯田，开耕一年，可当秦运三年。所难者牛种，倘令土司出牛，抚臣与立券，丰年还其值，当无不听命。嘉定据上游，饶茶、盐，令暂易穀种，则牛、种俱不难办也。臣故谓开屯便。川所患者滇寇也，滇寇所恃，不过皮兜、布铠、鸟铳、濩刀，善於腾山逾岭。蜀中土官土兵，其技尤娴於此。若拔其精锐为前茅，以满洲骁骑为后劲，疾雷迅霆，贼必鸟兽散。臣故谓用土兵便。”上以其言可采，下部议。部议谓战守事当听三桂主之，遂报寝。浴又言：“土贼投诚，给劄授官，恣行劫掠为民害。请嗣后原归伍者归伍，原为民者，令有司造册编丁，免牛租，除杂派，就熟地开徵，俾有定额。”疏议行。

三桂入四川，浸骄横，部下多不法，惮浴严正，辄禁止沿路塘报。浴上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阏若此，安用臣为？”及保宁围解，颁赏将士，三桂以冠服与浴，浴不受。疏言：“平贼乃平西王责。臣司风宪，不预军事，而以臣预赏，非党臣则忌臣也。”因陈三桂拥兵观望状，三桂深衔之。浴劾永宁总兵柏永馥临阵退缩，广元副将胡一鹏骄悍不法，并命夺官逮治。降将董显忠等以副将衔题授司道，恣睢虐民，浴复疏劾，改原职。三桂嗾显忠等入京陈辨，浴坐镌秩去。

十一年，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等交章荐浴，三桂乃摭浴保宁奏捷疏有“亲冒矢石”语，指为冒功，论劾，部议当坐死，上命宽之，流徙奉天。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皆以荐浴罣吏议。浴至戍所，益潜心义理之学，嗜孟子及二程遗书，以“致知格物”颜其庐，刻苦厉志。康熙十年，圣祖幸奉天，浴迎谒道左，具陈始末，上为动容，慰劳良久。

十二年，三桂反，尚书王熙、给事中刘沛先荐浴，为部议所格。十四年，侍郎魏象枢复疏言：“浴血性过人，才守学识，臣皆愧不及。使在西蜀操尺寸之权，岂肯如罗森辈俯首从逆？臣子立朝，各有本末。当日参浴者三桂也，使三桂始终恭顺，方且任以腹心。浴一书生耳，即老死徙所，谁复问之？今三桂叛矣，天下无不恨三桂，即无不怜浴。浴当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不畏威，不附势，致为所仇。三桂之所仇，正国家之所取，何忍弃之？”上乃召浴还，复授湖广道御史。

时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三桂，浴疏言：“大兵进剿平凉，宜於西安、潼关用重兵屯驻，以待策应。用郧阳之兵攻兴安，调河南之兵入武关，直取汉中，逆贼计日可擒。”上然之，下其疏诸帅。复请禁苛徵，恤民困，止督、抚、提、镇坐名题补之例。章十数上，皆中时弊。十六年，命巡视两淮盐政，严剔宿蠹，增课六十馀万。

淮、扬大饥，发仓米赈救，全活甚众。十七年，擢左佥都御史，迁左副都御史。

十九年，授广西巡抚。广西新经丧乱，民生凋瘵，浴专意抚绥，疏陈调剂四策，请裁兵、汰马、防要害、简精锐；复请停鼓铸，改米徵银，复南宁、太平、思恩诸府县行盐旧制：上辄报可。时南疆底定，满洲兵撤还京师。浴疏言抚标兵不宜裁减，下部议，留其半。又请为死事巡抚马雄镇、傅弘烈建祠桂林，知府刘浩、知县周岱生为孙延龄所戕，疏请予恤。二十二年，卒官。丧归，士民泣送者数千里不绝。

初，傅弘烈以军事急，移库金七万有奇、米七千馀石供饷，浴请以库项扣抵。

及卒，布政使崔维雅署巡抚，劾浴侵欺，命郎中苏赫、陈光祖往按，如维雅言。部议夺官追偿。上知浴廉，谕所动钱粮非入己，从宽免追。二十五年，子林讼父冤，复原官，赐祭葬。

林，字中美。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授中书科中书，历吏部郎中，亦以廉正称。

累迁礼部侍郎，加尚书衔。致仕，卒。

杨素蕴，字筠湄，陕西宜君人。顺治九年进士，授直隶东明知县。东明当河决后，官舍城垣悉败，民居殆尽，遗民依丘阜，仅数十家。素蕴至，为缮城郭，招集流亡，三年户增至万馀。山东群盗任凤亭等剽掠旁郡，扰及畿南。素蕴设计降其渠，散其胁从。十七年，举卓异，行取，授四川道御史。疏言：“臣言官也，宜以言为事。然今天下所患，正在议论多而成功少。国家建官分职，各有所事。诚使司举劾，筹财用，任封疆，理刑狱，各举其职，则平天下无馀事。更原皇上推诚御物，肃大闲，宽小眚，俾人人得展其才，尤端本澄源之要也。”

时吴三桂镇云南，郡县吏得自辟署，谓之“西选”。渐乃题用朝臣，无复顾忌。

素蕴疏言：“三桂以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员题补云南各道，并有奉差部员在内，深足骇异。爵禄者人主之大柄，纲纪者朝廷之大防，柄不可移，防不可溃。前此经略用人，特命二部不得掣肘，亦惟以军前效用及所辖五省各官酌量题请，从未闻敢以他行省及现任京官坐缺定衔者也。且疏称求於滇省既苦索骏无从，求於远方又恐叱驭不速，则湖南、四川距云南犹近，若京师、山东、江南相去万里，不知其所谓远者更在何方？皇上特假便宜，不过许其就近调补。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何如归吏部铨授，尤为名正言顺。纵或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籓臣所素知，亦宜请旨令吏部签补；乃径行拟用，不亦轻名器而亵国体乎？人臣忠邪之分，起於一念之敬肆。籓臣易攵历有年，应知大体。此举为封疆计，未必别有深心，然防微杜渐，当慎於几先。祈申饬籓臣，嗣后惟力图进取，加意抚绥，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自朝廷，则君恩臣谊两尽其善。”疏下部。

十八年，圣祖即位，辅臣柄政，出素蕴为川北道。三桂见素蕴前奏，恶之，具疏辨，并摘“防微杜渐”语，谓意含隐射，语伏危机。诏责素蕴回奏，素蕴言：“防微杜渐，古今通义。臣但期籓臣每事尽善，为圣世纯臣，非有他也。”下部议，坐素蕴巧饰，当降调，罢归。

居十年，三桂反。尚书郝惟讷、冀如锡，侍郎杨永宁交章请起用，惟讷词尤切，略言：“素蕴首劾三桂，云当防微杜渐。在当日反状未形，似属杞忧。由今观之，则素蕴先见甚明，且为国直陈，奋不自顾，其刚肠正气，实有大过人者！亟宜优录。”

乃命发湖广军前，以原品用。会丁父忧，服阕，乃赴军前。总督蔡毓荣题补湖广提学道，部议当以现办军务参议道题补。康熙十七年，题补下荆南道。时襄阳总兵杨来嘉、副将洪福等叛应三桂。大军运饷，自襄至房、保路险■C7，舟车不通，岁调襄阳、安陆、德安三郡丁夫担负，饷苦不继。素蕴访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按行山谷开饷道，由是水运通利，省丁夫什九，军乃无乏。迁山西提学道。二十四年，任满，荐举擢通政司参议，累迁顺天府尹。二十六年，授安徽巡抚。会岁饥，上疏请赈。甫拜疏，即檄州县开仓赈给，全活甚众。

寻调湖广巡抚。夏逢龙乱初定，胁从尚众，人情恇扰，一夕数惊。素蕴首严告讦之禁，反侧以安。二十八年，大旱，疏请蠲免武昌等属三十二州县钱粮，上遣户部郎中舒淑等会督抚勘灾。舒淑至武昌，素蕴適患暑疾，令布政使于养志从总督丁思孔往勘。寻称病乞休，上疑其讬疾，夺官。命甫下而素蕴已卒。

先是，湖北郡县疾苦最甚者，如沔阳、江陵、汉阳、嘉鱼滨江地陷未蠲赋额，咸宁、黄陂、景陵穀折，江夏、崇阳、武昌、通城、汉阳、汉川、云梦、孝感、应城穀田科重，监利一年两赋，为民害数十年。素蕴得其实，条为两疏。未及上而病革，口授入遗疏，曰：“此疏行，吾目瞑矣！”

郭琇，字华野，山东即墨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八年，授江南吴江知县。材力强幹，善断疑狱。徵赋行版串法，胥吏不能为奸。居官七年，治行为江南最。二十五年，巡抚汤斌荐琇居心恬淡，莅事精锐，请迁擢。部议以琇徵赋未如额，寝其奏，圣祖特许之，行取，授江南道御史。时河督靳辅请停濬下河，筑高家堰重堤，清丈堤外田亩以为屯田，谓可增岁收百馀万。巡抚于成龙议不合，上令尚书佛伦往勘，主辅议。下九卿覈奏，尚书张玉书、左都御史徐乾学力言屯田扰民。二十七年，琇疏劾辅治河无功，偏听幕客陈潢阻濬下河。上御乾清门，召诸大臣，下琇疏，令会同察议。寻辅入觐，复召诸大臣与议。琇申言屯田害民，辅坐罢，而擢琇佥都御史。

大学士明珠柄政，与余国柱比，颇营贿赂，权倾一时，久之为上所觉。琇疏劾明珠与国柱结党行私，详列诸罪状，并及佛伦、傅拉塔与辅等交通状，於是明珠等降黜有差。琇直声震天下。迁太常寺卿，再迁内阁学士。二十八年，复迁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擢左都御史。疏劾少詹事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植党为奸，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依附坏法，士奇等并休致回籍。

未几，御史张星法劾山东巡抚钱鎯贪黩，鎯奏辨，因及琇尝致书嘱荐即墨知县高上达等，却之，遂挟嫌使星法诬劾，下法司讯。狱未具，琇疏言：“左都御史马齐於会讯时多方锻鍊，必欲实以指使诬劾罪。”诏责琇疑揣。寻法司奏琇请讬事实，当夺官。上以琇平日鲠直敢言，改降五级调用。二十九年，吏部推琇通政司参议，上命改令予琇休致。江宁巡抚洪之杰以吴江县亏漕项，事涉琇，牒山东追琇赴质。

时佛伦为山东巡抚，因劾琇违例逗留希进用，请夺官逮治；又劾琇世父郭尔印乃明季御史黄宗昌家奴，琇父郭景昌原名尔标，尝入贼党伏法，琇私改父名请诰封，应追夺。部议如所请，逮赴江宁勘治。坐侵收运船饭米二千三百馀石，事发弥补，议遣戍，诏宽之。

三十八年，上南巡，琇迎驾德州。既还京师，谕大学士阿兰泰等曰：“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为吴江令，居官甚善，百姓感颂至今。其人有胆量，可授湖广总督，令驰驿赴任。”琇上官，疏言：“黄州、武昌二府兵米二万七千有奇，运给荆州、郧阳汛地，悬隔千里，輓输费不赀，请改折色。江夏等十三州县有故明籓产，田瘠赋重，数倍民粮，请一律减徵。江夏、嘉鱼、汉阳三县濒江地，水齧土陊，有赋无田者三百馀顷，请豁免。”皆允行。

三十九年，入觐，因奏言：“臣父景昌，即墨县诸生，有册可稽。邑匪郭尔标本无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伦何所据，诬臣并及臣父。”时佛伦为大学士，上诘之，以舛错对，命仍予诰轴。琇陛辞，奏请清丈地亩，并言湖南地广人稀，恐清丈后赋当差减。上问：“当减几何？”琇言：“当减十分之三。”上曰：“果益民，虽倍於此，亦不惜也！”寻条陈三事：一，严定筑堤处分；一，停造无用粮船；一，通融调补苗疆官吏。又疏禁徵赋诸弊政。上嘉其实心除弊，并允行。时红苗就抚，琇陈善后之策，请颁诏敕，令勒石永遵。

四十年，以病乞休，上曰：“琇病甚，思一人代之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几人耶？”

给事中马士芳劾湖广布政使任风厚久病，巡抚年遐龄徇庇不以闻。遐龄奏风厚实无病。风厚入觐，上见其未衰，因曰：“任风厚若不堪任使，郭琇岂肯徇庇耶？”未几，琇以病剧再疏求罢，仍慰留。黄梅知县李锦催科不力，琇委员摘印。锦得民心，民闭城拒之，乞留锦。御史左必蕃劾琇，部议当夺官，上以清丈未毕，缓之。

四十一年，镇筸诸生李定等叩阍奏红苗杀掠，总督、巡抚匿不以闻；而给事中宋骏业亦劾琇向骛虚声，近益衰废，持禄养痈。乃命侍郎傅继祖、甘国枢，浙江巡抚赵申乔往按。会琇报清丈毕，乞罢任。上责其清丈稽延，与前奏不合，行不顾言；并及匿报红苗杀掠与黄梅拒命事。琇自陈老病失察，请治罪。初红苗犯镇筸，游击沈长禄往剿，至大梅山，守备许邦垣、千总孙清俱陷贼，长禄私赎之归，讳不报；而副将硃绂报苗已就抚，琇据以入告。继祖等勘得状，琇与提督林本植并夺官。五十四年，卒。寻祀乡贤，并祀吴江名宦。

论曰：郝浴、杨素蕴秉刚正之性，抗论强籓，曲突徙薪，防祸未形，甘窜逐而不悔。郭琇抨击权相，有直臣之风，震霆一鸣，佥壬解体。盖由圣祖已悟其奸，而琇遂得行其志。然以浴之廉，蒙议於身后；素蕴居官爱民，不终於位；琇则横被诬陷，废置十年，始获申雪。得君如圣祖，犹不克善全，直道难行，不其然哉？

## 列传五十八

徐乾学翁叔元王鸿绪高士奇

徐乾学，字原一，江南昆山人。幼慧，八岁能文。康熙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十一年，副蔡启僔主顺天乡试，拔韩菼於遗卷中，明年魁天下，文体一变。

坐副榜未取汉军卷，与启僔并镌秩调用。寻复故官，迁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

丁母忧归，乾学父先卒，哀毁三年，丧葬一以礼；及母卒，如之。为读礼通考百二十卷，博采众说，剖析其义。服阕，起故官。充明史总裁官，累迁侍讲学士。

二十三年，乾学弟元文以左都御史降调，其子树声与乾学子树屏并举顺天乡试。

上以是科取中南皿卷皆江、浙人，而湖广、江西、福建无一与者，下九卿科道磨勘。

树屏等坐斥举人。是年冬，乾学进詹事。二十四年，召试翰詹诸臣，擢乾学第一，与侍读韩菼、编修孙岳颁、侍讲归允肃、编修乔莱等四人并降敕褒奖赏赉。寻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时户部郎中色楞额往福建稽察鼓铸，请禁用明代旧钱，尚书科尔坤、余国柱等议如所请。乾学言：“自古皆新旧兼行，以从民便。若设厉禁，恐滋纷扰。”因考自汉至明故事，为议以献。上然之，事遂寝。

诏采购遗书，乾学以宋、元经解、李焘续通鉴长编及唐开元礼，或缮写，或仍古本，综其体要，条列奏进，上称善。时乾学与学士张英日侍左右，凡著作之任，皆以属之。学士例推巡抚，上以二人学问淹通，宜侍从，特谕吏部，遇巡抚缺勿预推。未几，迁礼部侍郎，直讲经筵。朝鲜使臣郑载嵩诉其国王受枉，语悖妄。乾学谓恐长外籓跋扈，劾其使臣失辞不敬，宜责以大义。上见疏，奖，谓有关国体。已而王上疏谢罪。二十六年，迁左都御史，擢刑部尚书。二十七年，典会试。

初，明珠当国，势张甚，其党布中外，乾学不能立异同。至是，明珠渐失帝眷，而乾学骤拜左都御史，即劾罢江西巡抚安世鼎，讽诸御史风闻言事，台谏多所弹劾，不避权贵。明珠竟罢相，众皆谓乾学主之。时有南、北党之目，互相抨击。尚书科尔坤、佛伦，明珠党也，乾学遇会议会推，辄与龃。总河靳辅奏下河屯田，下九卿会议，乾学偕尚书张玉书言屯田所占民地应归旧业，科尔坤、佛伦勿从。御史陆祖修因劾科尔坤等偏袒河臣，不顾公议，御史郭琇亦劾辅兴屯累民，诏罢辅任。湖广巡抚张汧亦明珠私人，先是命色楞额往谳上荆南道祖泽深婪赃各款，并察汧有无秽迹，色楞额悉为庇隐。御史陈紫芝劾汧贪黩，命副都御史开音布会巡抚于成龙、马齐覆讯，汧、泽深事俱实，复得泽深交结大学士余国柱为嘱色楞额徇庇及汧遣人赴京行贿状，下法司严议。时国柱已为琇劾罢，法司请檄追质讯，并诘汧行贿何人，汧指乾学。上闻，命免国柱质讯，戒勿株连。於是但论汧、泽深、色楞额如律，事遂寝。乾学寻乞罢，疏言：“臣蒙特达之知，感激矢报，苞苴餽遗，一切禁绝。前任湖北巡抚张汧横肆汙衊，缘臣为宪长，拒其币问，是以衔憾诬攀。非圣明在上，是非几至混淆。臣备位卿僚，乃为贪吏诬构，皇上覆载之仁，不加谴责，臣复何颜出入禁廷，有玷清班？伏冀圣慈放归田里。”诏许以原官解任，仍领修书总裁事。

二十八年，元文拜大学士，乾学子树穀考选御史。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乾学：“律身不严，为张汧所引。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穀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恃。独其弟秉义文行兼优，原任礼部尚书熊赐履理学醇儒，乞立即召用，以佐盛治。乾学当逐出史馆，树穀应调部属，以遵成例。”诏乾学复奏，乾学疏辨，乞罢斥归田，并免树穀职。疏皆下部议，坐三礼所劾无实，应镌秩调用。三礼益恚，复列款讦乾学赃罪，帝严斥之，免降调，仍留任。

是年冬，乾学复上疏言：“臣年六十，精神衰耗，祗以受恩深重，依恋徘徊。

三礼私怨逞忿，幸圣主洞烛幽隐。臣方寸靡宁，不能复事铅椠。且恐因循居此，更有无端弹射。乞恩终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归省先臣丘陇，庶身心閒暇。原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少报万一。”乃许给假回籍，降旨褒嘉，命携书籍即家编辑。二十九年春，陛辞，赐御书“光焰万丈”榜额。未几，两江总督傅腊塔疏劾乾学嘱讬苏州府贡监等请建生祠，复纵其子侄交结巡抚洪之杰，倚势竞利，请敕部严议。语具元文传。上置弗问，而予元文休致。

三十年，山东巡抚佛伦劾濰县知县硃敦厚加收火耗论死，并及乾学尝致书前任巡抚钱鎯庇敦厚。乾学与鎯俱坐是夺职。自是齮龁者不已。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逮狱，阅二年未定谳。按察使高承爵穷诘，在上自承尝餽乾学子树敏金，至事发后追还，因坐树敏罪论绞。会诏戒内外各官私怨报复，树敏得赎罪。三十三年，谕大学士举长於文章学问超卓者，王熙、张玉书等荐乾学与王鸿绪、高士奇，命来京修书。乾学已前卒，遗疏以所纂一统志进，诏下所司，复故官。

翁叔元，字宝林，江南常熟人。康熙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馆试第一。累迁国子监祭酒，洊擢吏部侍郎，迁工部尚书。部例，每有工作，先计其直上之，名曰“料估”。工完多冒破，所司不敢以闻，有十年不销算者，大工至四十三案。叔元莅部甫半载，积牍一清。调邢部，移疾归，卒。叔元爱才而褊隘，何焯在门下，初甚赏之；叔元疏劾汤斌，焯请削门生籍，叔元摈之，竟不得成名。以是为世所诮云。

王鸿绪，初名度心，字季友，江南娄县人。康熙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

十四年，主顺天乡试。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翰林院侍讲。十九年，圣祖谕奖讲官勤劳，加鸿绪侍读学士衔。时湖广有硃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造中说补，聚徒横议，常至数千人。自诩前知，与人决休咎。巡抚董国兴劾其左道惑众，逮至京，得旨宽释。及吴三桂反，顺承郡王勒尔锦驻师荆州，方旦以占验出入军营，巡抚张朝珍亦称为异人。上密戒勒尔锦勿为所惑。方旦乃避走江、浙，会鸿绪得其所刊中质秘书，遂以奏进，列其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人心三大罪。方旦坐诛。

二十一年，转侍读，充明史总裁。累擢内阁学士、户部侍郎。二十四年，典会试。二十五年，疏请回籍治本生母丧，遣官赐祭。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劾广东巡抚李士桢贪劣，潮州知府林杭学尝从吴三桂反，乃举其清廉。士桢坐罢，杭学夺职。会灵台郎董汉臣疏陈时事，以谕教元良、慎简宰执为言。御史陶式玉劾汉臣摭拾浮言，欺世盗名，请逮治。鸿绪疏言：“钦天监灵台郎、博士等官，不择流品，星卜屠沽之徒，粗识数字，便得滥竽。请敕下考试，分别去留。”下部议行。汉臣及博士贾文然等十五人并以词理舛误黜。初，以式玉疏下九卿集议，尚书汤斌谓大臣不言，惭对汉臣。汉臣既黜，鸿绪偕左都御史璙丹、副都御史徐元珙合疏劾斌务名鲜实，并追论江宁巡抚去任时，巧饰文告，以博虚誉。上素重斌清廉，置弗问。

鸿绪论各省驻防官兵累民，略言：“驻防将领恃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或强娶民妇。或谎诈逃人，株连良善；或收罗奸棍，巧生扎诈。种种为害，所在时有。如西安、荆州驻防官兵纪律太宽，牧放马匹，驱赴村庄，累民刍秣；百十成群，践食田禾，所至驿骚。其他苦累，又可类推。请严饬将军、副都统等力行约束。绿旗提、镇纵兵害民，以及虚冒兵粮者，不一而足，请饬督抚立行指参。”

上命议行。

未几，以父忧归。二十八年，服阕，将赴补。左都御史郭琇劾鸿绪与高士奇招权纳贿，并及给事中何楷、编修陈元龙，皆予休致。语具士奇传。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事，按察使高承爵按治。在上言尝以银餽举人徐树敏，至事发退还，因坐树敏罪。巡抚郑端覆讯，在上言尝以银五百餽鸿绪，亦事发退还。端乃劾乾学纵子行诈，鸿绪竟染赃银，有玷大臣名节，乞敕部严议。上特谕曰：“朕崇尚德教，蠲涤烦苛。凡大小臣工，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因事放归，仍令各安田里。

近见诸臣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相寻，牵连报复；虽业已解职投閒，仍复吹求不已，株连逮於子弟，颠覆及於身家。朕总揽万机，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甚悉。媢嫉倾轧之害，历代皆有，而明季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陷，迄无虚日。朕於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宜各端心术，尽蠲私忿，共矢公忠。傥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朋党之罪。”时鸿绪方就质，诏至，得释。

三十三年，以荐召来京修书。寻授工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四十七年，调户部。

其年冬，皇太子允礽既废，诏大臣保奏储贰，鸿绪与内大臣阿灵阿、侍郎揆叙等谋，举皇子允禩，诏切责，以原品休致。

五十三年，疏言：“臣旧居馆职，奉命为明史总裁官，与汤斌、徐乾学、叶方霭互相参订，仅成数卷。及臣回籍多年，恩召重领史局，而前此纂辑诸臣，罕有存者。惟大学士张玉书为监修，尚书陈廷敬为总裁，各专一类：玉书任志，廷敬任本纪，臣任列传。因臣原衔食俸，比二臣得有馀暇，删繁就简，正谬订譌。如是数年，汇分成帙，而大学士熊赐履续奉监修之命，檄取传稿以进，玉书、廷敬暨臣皆未参阅。臣恐传稿尚多舛误，自蒙恩归田，欲图报称，因重理旧编，搜残补阙，复经五载，成列传二百八卷。其间是非邪正，悉据公论，不敢稍逞私臆。但年代久远，传闻异辞，未敢自信为是。谨缮写全稿，赍呈御鉴，请宣付史馆，以备参考。”诏俞之。

五十四年，复召来京修书，充省方盛典总裁官。雍正元年，卒於京。乾隆四十三年，国史馆进鸿绪传，高宗命以郭琇劾疏载入，使后世知鸿绪辈罪状。

孙兴吾，进士，官吏部侍郎。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幼好学能文。贫，以监生就顺天乡试，充书写序班。工书法，以明珠荐，入内廷供奉，授詹事府录事。迁内阁中书，食六品俸，赐居西安门内。康熙十七年，圣祖降敕，以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诗文，供奉有年，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十九年，复谕吏部优叙，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寻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迁右庶子。累擢詹事府少詹事。

二十六年，上谒陵，于成龙在道尽发明珠、余国柱之私。驾旋，值太皇太后丧，不入宫，以成龙言问士奇，亦尽言之。上曰：“何无人劾奏？”士奇对曰：“人孰不畏死。”帝曰：“若辈重於四辅臣乎？欲去则去之矣，有何惧？”未几，郭琇疏上，明珠、国柱遂罢相。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以赍银赴京行贿事发，逮治，狱辞涉士奇。会奉谕戒勿株连，於是置弗问。事详徐乾学传。士奇因疏言：“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宣谕奏对，悉经中使。

非进讲，或数月不觐天颜，从未干涉政事。不独臣为然，前入直诸臣，如熊赐履、叶方霭、张玉书、孙在丰、王士祯、硃彝尊等，近今同事诸臣，如陈廷敬、徐乾学、王鸿绪、张英、励杜讷等，莫不皆然。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衊，臣将无以自明，幸赖圣明在上，诬构难施。但禁廷清秘，来兹萋斐，岂容仍玷清班？伏乞赐归田里。”上命解任，仍领修书事。二十八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幸士奇西溪山庄，御书“竹窗”榜额赐之。

未几，左都御史郭琇劾奏曰：“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未尝纤毫假手左右。乃有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表里为奸，植党营私，试略陈其罪。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

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兄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籓、臬、道、府、、县及在内大小卿员，皆鸿绪、楷等为之居停，哄骗餽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事发潜遁。有虎坊桥瓦房六十馀间，价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令心腹出名置买，寄顿贿银至四十馀万。又於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以觅馆餬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

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於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之可诛者三也。皇上洞悉其罪，因各馆编纂未竣，令解任修书，矜全之恩至矣！士奇不思改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上谕严戒餽送，以军法治罪。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鸿绪在淮、扬等处，招揽各官餽送万金，潜遗士奇。淮、扬如此，他处可知。是士奇等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俨然士林翘楚；竟不顾清议，依媚大臣，无所不至。

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之士哉？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故不避嫌怨，请立赐罢斥，明正典刑，天下幸甚。”疏入，士奇等俱休致回籍。副都御史许三礼复疏劾解任尚书徐乾学与士奇姻亲，招摇纳贿，相为表里。部议以所劾无据，得寝。

三十三年，召来京修书。士奇既至，仍直南书房。三十六年，以养母乞归，诏允之，特授詹事府詹事。寻擢礼部侍郎，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上南巡，士奇迎驾淮安，扈跸至杭州。及回銮，复从至京师，屡入对，赐予优渥。上顾侍臣曰：“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寻遣归，是年卒於家。上深惜之，命加给全葬，授其子庶吉士舆为编修。寻谥文恪。

论曰：儒臣直内廷，谓之“书房”，存未入关前旧名也。上书房授诸皇子读，尊为师傅；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地分清切，参与密勿。乾学、士奇先后入直，鸿绪亦以文学进。乃凭藉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致屡遭弹劾，圣祖曲予保全。

乾学、鸿绪犹得以书局自随，竟编纂之业，士奇亦以恩礼终，不其幸欤！

## 列传五十九

汤若望杨光先南怀仁

汤若望，初名约翰亚当沙耳，姓方白耳氏，日耳曼国人。明万历间，利玛窦挟天算之学入中国，徐光启与游，尽其术。崇祯初，日食失验，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徵入局掌推算。光启卒，以李天经代，奏进汤若望所著书及忄互星屏障。

迭与台官测日食，候节气，并考定置闰先后，汤若望术辄验。庄烈帝知西法果密，欲据以改大统术，未行而明亡。

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是岁六月，汤若望启言：“臣於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釐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七月，礼部启请颁历，王言：“治历明时，帝王所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之至意。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汤若望复启言：“敬授人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为重。今节气、日时、刻分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俱照道里远近推算，增加历首，以协民时，利民用。”王奖其精确。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惟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二法时刻俱不协。

世祖定鼎京师，十一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汤若望疏辞，上不许。又疏请别给敕印，而以监印缴部，谓治历之责，学道之志，庶可并行不悖，上亦不许。并谕汤若望遵旨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规，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参奏。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敕曰：“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於历法代有损益。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遂以积差。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於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荐於朝，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於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今特锡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非偶然也。”旋复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

钦天监旧设回回科，汤若望用新法，久之，罢回回科不置。十四年四月，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疏言：“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开皇己未，抱其历学，重译来朝，授职历官，历一千五十九载，专管星宿行度。顺治三年，掌印汤若望谕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阴五星陵犯、天象占验，俱不必奏进。臣察汤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於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皆关象占，不敢不据推上闻。乞上复存臣科，庶绝学获传。”并上十四年回回术推算太阴五星陵犯书，日月交食、天象占验图象。别疏又举汤若望舛谬三事：一、遗漏紫炁，一、颠倒觜参，一、颠倒罗计。八月，上命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观象台测验水星不见，议明炫罪，坐奏事诈不以实，律绞，援赦得免。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觜二宿，改调次序，四馀删去紫炁。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祗进二百年历。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汤若望及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硃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皆凌迟处死；故监官子刘必远、贾文郁、可成子哲、祖白子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皆斩。”得旨，汤若望效力多年，又复衰老，杜如预、杨宏量勘定陵地有劳，皆免死，并令覆议。议政王等覆议，汤若望流徙，馀如前议。得旨，汤若望等并免流徙，祖白、可成、发、光显、有泰皆斩。自是废新法不用。

圣祖既亲政，以南怀仁治理历法，光先坐谴黜，复用新法。时汤若望已前卒，复通微教师封号，视原品赐恤，改“通玄”曰“通微”，避圣祖讳也。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人。在明时为新安所千户。崇祯十年，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舁棺自随。廷杖，戍辽西。

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下礼、吏二部会鞫。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谳，尽用光先说，谴汤若望，其属官至坐死。遂罢新法，复用大统术。除光先右监副，疏辞，不许；即授监正，疏辞，复不许。

光先编次其所为书，命曰不得已，持旧说绳汤若望。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乃引吴明烜为监副。明烜，明炫兄弟行，明炫议复回回科不得请，至是明烜副光先任推算。五年春，光先疏言：“今候气法久失传，十二月中气不应。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并饬礼部采宜阳金门山竹管、上党羊头山秬黍、河内葭莩备用。”七年，光先复疏言：“律管尺寸，载在史记，而用法失传。今访求能候气者，尚未能致。臣病风痺，未能董理。”下礼部，言光先职监正，不当自诿，仍令访求能候气者。

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疏劾明烜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於是年十二月置闰，应在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岁两春分、两秋分，种种舛误，下议政王等会议。议政王等议，历法精微，难以遽定，请命大臣督同测验。八年，上遣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监正马祜测验立春、雨水两节气及太阴火、木二星躔度，南怀仁言悉应，明烜言悉不应。议政王等疏请以康熙九年历日交南怀仁推算，上问：“光先前劾汤若望，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光先何者为是，汤若望何者为非，及新法当日议停，今日议复，其故安在？”议政王等疏言：“前命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赴观象台测验，南怀仁所言悉应，吴明烜所言悉不应，问监正马祜，监副宜塔喇、胡振钺、李光显，皆言南怀仁历法上合天象。一日百刻，历代成法，今南怀仁推算九十六刻，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应按九十六刻推行。南怀仁言罗睺、计都、月孛、推历所用，故入历；紫炁无象，推历所不用，故不入历。自康熙九年始，紫炁不必造入七政历。”又言：“候气为古法，推历亦无所用，嗣后并应停止。请将光先夺官，交刑部议罪。”上命光先但夺官，免其罪。

南怀仁等复呈告光先依附鼇拜，将历代所用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无辜被戮，援引吴明烜诬告汤若望谋叛。下议政王等议，坐光先斩，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刑部议明烜坐奏事不实，当杖流，上命笞四十释之。

南怀仁，初名佛迪南特斯，姓阜泌斯脱氏，比利时国人。康熙初，入中国。时汤若望方黜，杨光先为监正，吴明烜为监副，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金、水二星躔度舛错。明烜奏水星当见，其言复不售。乃召南怀仁，命治理历法。南怀仁劾光先、明烜而去之，遂授南怀仁监副。

时康熙八年三月，南怀仁言是岁按旧法以十一月置闰，以新法测验，闰当在九年正月。既又言是月二十九日雨水，乃正月中气，即为康熙九年之正月，闰当在是年二月。上命礼部询钦天监官，多从南怀仁，乃罢八年十二月闰，移置九年二月；节气占候，悉用南怀仁说。六月，南怀仁请改造观象台仪器，从之。十二月，仪器成，擢南怀仁监正。仪凡六：曰黄道经纬仪，曰赤道经纬仪，曰地平经仪，曰地平纬仪，曰纪限仪，曰天体仪；并绘图立说，次为灵台仪象志。十七年，进康熙永年表，表推七政交食，为汤若望未竟之书，南怀仁续成之。二十一年，命南怀仁至盛京测北极高度，较京师高二度，别为推算日月交食表上之。南怀仁官监正久，累加至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卒，谥勤敏。

自是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五十四年，命纪理安制地平经纬仪，合地平、象限二仪为一。乾隆中，戴进贤、徐懋德、刘松龄、傅作霖皆赐进士。道光间，高拱宸等或归国，或病卒。时监官已深习西法，不必复用西洋人，奏奉宣宗谕，停西洋人入监。方圣祖用南怀仁，许奉天主教，仍其国俗，而禁各省立堂入教。是时各省天主堂已三十馀所。雍正间，禁令严，尽毁去，但留京师一所，俾西洋人入监者居之。入内地传教，辄绳以法。迨停西洋人入监，未几海禁弛，传教入条约，新旧教堂遍内地矣。

论曰：历算之术，愈入则愈深，愈进则愈密。汤若望、南怀仁所述作，与杨光先所攻讦，浅深疏密，今人人能言之。其在当日，嫉忌远人，牵涉宗教，引绳批根，互为起仆，诚一时得失之林也。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揅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为天下主，虚己励学如是。呜呼，圣矣！

## 列传六十

李率泰赵廷臣袁懋功徐旭龄郎廷佐弟廷相郎永清永清子廷极佟凤彩麻勒吉阿席熙玛祜施维翰李率泰，字寿畴，汉军正蓝旗人，永芳子。初名延龄，年十二，入侍太祖，赐今名。年十六，以宗室女妻之。弱冠，从太宗征察哈尔、朝鲜及明锦州，又从贝勒阿巴泰征山东，并有功，洊擢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命以刑部参政兼任，率师驻防锦州。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又率兵徇山东、河南，斩自成将赵应元，降其众万人。二年，从豫亲王多铎破自成兵潼关。移师南征，克扬州，下江宁，分兵定苏州、松江诸郡。江阴典史阎应元拒守，督兵攻破之。豫亲王令驻防苏州。会明将吴志葵、黄蜚等来犯，时城兵仅千馀，率泰使绕城张帜为援兵状。志葵等斩关入，劲骑突起截击，尽歼之。

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平浙江、福建，叙功，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五年，郑彩犯福建漳、泉诸郡，诏率泰与靖南将军陈泰协剿，斩获甚众。复长乐、连江二县。彩走，复擒斩所署总督顾世臣等，遂克兴化。寇攻福州十四月，围始解。民食尽，江西盗郭天才自杉关长驱至福州，载米麦江上，诱民出就食。率泰师次建宁，檄守吏严备，乃夜焚洪山桥遁。巡按御史周世科虐刑婪贿，率泰疏劾，置诸法。六年，从征大同叛将姜瓖，下保德州，擒瓖党牛化麟等。叙功，复加拖沙喇哈番。

初定官制，改参政为侍郎，率泰仍以刑部侍郎兼梅勒额真。八年，调吏部，拜弘文院大学士。条奏请惩贪酷官吏，给满洲兵马草料，酌量营造工程次第，上从之。

未几，与大学士陈泰坐误增恩诏赦款，并罢任，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九年，特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年，用大学士洪承畴荐，授两广总督。时明桂王硃由榔居安隆，其将李定国拥兵广西，土寇廖笃增等应之。十一年，率泰遣兵进剿，斩笃增於玉版巢。十二年，定国犯广东，率泰御之，败其将高文贵。会靖南将军珠玛喇率禁旅至，合兵夹击，大破之。复高、雷二郡。

十三年，加太子太保，调闽浙总督。率泰有方略，善用兵，与士卒同甘苦。时郑成功据台湾，数入寇。率泰疏请增设水师三千，造哨船百馀艘，招降海盗，散其羽翼。又言成功父芝龙不宜徙宁古塔，其地近海，恐乘间遁归，为患滋大。世祖悉用其言。以破定国功，进世职一等。考满，加少保。十五年，招抚成功将唐邦杰、林翀、叶禄等，降者数万人。十五年，成功攻温州，陷平阳、瑞安，率泰调江宁满洲兵助剿，成功败走。是年，诏分闽浙总督为二：以都统赵国祚督浙江，驻温州；而以率泰专督福建，驻福州。未几，成功据南安岭窥福州，其党陈斌既降复叛，率众据罗星塔。率泰檄兵燔其巨舰千馀，成功遁。斌复降，奏诛之。十六年，坐事夺世职，任总督如故。

康熙元年，率泰以漳州为福建门户，奏增设水师二千。寻与靖南王耿继茂击走定海小埕诸寇，复与提督马得功平万安所，击走成功将杨宣。是年成功死，其子锦拒命如故，部下渐携贰。於是率泰复招降其将林俊奇、陈辉、何义、魏明等三百馀人，兵二千有奇。统建宁、延平、邵武三路士卒剿内地山寇，获其渠王铁佛，斩之。

既，锦率其将周全斌以五百馀人自梁山内犯，率泰遣总兵王进加、参将折光秋夹击，大破之；复与靖南王耿继茂统舟师捣厦门，取浯屿、金门二岛，锦宵遁。三年，降其将林国樑，进兵八尺门，降其将翁求多；夜半渡海拔铜山，斩级三千有奇，其将黄廷等率兵民三万馀人来降，获敌舰、军械无算。锦仅以数十艘遁入台湾。叙功，加秩正一品。

寻以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五年，卒官。遗疏言：“海贼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第将众兵繁，撤之骤，易致惊疑；迟，又恐贻患。今当安反侧之心，后须防难制之势。红毛夹板船虽已回国，然往来频仍，异时恐生衅。至数年以来，令沿海居民迁移内地，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庶甦残喘。”上闻，优诏褒恤，赠兵部尚书，复世职，谥忠襄。

赵廷臣，字君邻，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二年，自贡生授江苏山阳知县，迁江宁同知，有政声。坐催徵逾限，免。十年，大学士洪承畴经略湖广，荐廷臣清幹，题授下湖南道副使，屡平冤狱。十三年，调督粮道。

十五年，从定贵州，遂擢授巡抚。甫至官，察民间疾苦，定赋蠲赈，惩贪横，禁吏卒驿骚。疏言：“贵州古称鬼方，自城市外，四顾皆苗。其贵阳以东，苗为夥，而铜苗、九股为悍；其次为革老，曰羊黄，曰八番子，曰土人，曰侗人，曰蛮人，曰冉家蛮，皆黔东苗属也。自贵阳以西，罗罗为夥，而黑罗为悍；其次曰仲家，曰米家，曰蔡家，曰龙家，曰白罗，皆黔西苗属也。专事斗杀，驭之甚难。臣以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请自后应袭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

其族属子弟原入学读书者，亦许其仕进，则儒教日兴而悍俗渐变。土官私袭，支系不明，争夺易起，酿成变乱，令岁终录其世次籍上布政司达部。有争袭者，按籍立辨，豫杜衅端。”并下部议行。

十六年，擢云贵总督。土寇冯天裕陷湄潭，犯甕安，调兵击卻之。疏请改马乃、曹滴诸土司为流官。又言：“贵州曩被寇，改卫为府，改所为县，法令纷更，民苦重役，今应复旧制。云南田土荒芜，当招民开垦。冲路州县，请以顺治十七年秋粮贷为春种资。”并下部议行。吴三桂贡象五，世祖命免送京，廷臣因乞概停边贡，允之。十八年，以平土酋龙吉兆功，加兵部尚书。是年调浙江。叙云南垦荒劳，加太子少保。

康熙二年，疏言：“浙江逋赋不清，由徵解繁杂，请以一条鞭法令各州县随徵随解，布政司察明註册，至为简易。”又疏言：“徵粮之法不一，苟能寓抚字於催科，即百姓受其福。急公好义，人情皆然。有司止以箠楚为能，民安得不重利借债，减价卖产？钱粮完，地方坏矣。苟能得廉有司，禁革火耗，天平不欺天，法马不违法，又禁绝差扰，一酒一饭无不为民节省，民未有不交纳恐后者。徵粮之能，在人不在法，然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亦得半之道也。实徵册籍立实在户名，以杜诡卸；流水红簿送本府印发，以防侵蚀；易知由单遍散穷山深谷，以绝横索。臣於浙属立法通行，催徵得法之吏，请敕部酌议，许题请奖励。”又疏请移海岛投诚官兵分插内地，杜其煽诱；定水师提镇各营兵制，以备水战。杭、嘉、湖三郡毗连太湖，易藏奸宄，请增造快号船，拨兵巡哨。诏并从之。时郑成功死，廷臣招明鲁王所署将军阮美、都督郑殷、侍郎蔡昌登等，皆率众来降；惟张煌言散兵居定海山中，执而杀之。

四年，疏请崇节俭，维风俗。又言用人宜宽小眚，请敕部分别罣误降革人员，量才录用。又言民人鬻身旗下，宜令有司给与印契，并晓谕邻里，后或逃归，有容留者，乃可坐以窝逃。并议行。时钱滞不行，疏请令外省收铜开铸，准宝泉、宝源两局法式，去各省分铸之名，以天下之钱供天下之用。上命复各省二十四监铸钱。

浙东初平，叛狱屡起，廷臣平情谳鞫，全活甚众。时海滨尚多馀孽，闻廷臣宽大，多解甲来归。六年，以病乞休，诏慰留之。八年，巡海自福建还，至奉化，病卒，谥清献。

廷臣为政宽静而善折狱。有瞽者入屠者室，攫其{}中钱，屠者逐之，则曰：“欺吾瞽，夺吾钱。”廷臣令投钱水中，见浮脂，以钱还屠者。有杀人狱已诬服，廷臣察伤格，曰：“伤寸而刃尺，必冤也！”更求之，得真杀人者。旱，山中人言魃见，入人家辄失财物。廷臣曰：“盗也！”令吏捕治之。

袁懋功，字九叙，顺天香河人。顺治二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疏请慎简学官，磨勘文体，釐定礼制。又以前明废官援恩诏踵至，请敕吏部会都察院严覈才品。累擢户部侍郎。十七年，世祖谕懋功才品敏练，授云南巡抚。时云南初定，懋功令降卒入籍归农，垦无主之田。编保甲，以时稽察。奏减屯田粮额，请停派部员履勘田亩。抚云南九载，政绩大著。以父忧去。服除，起山东巡抚。康熙十年，济南五十六州县卫新垦地被淹，懋功疏请展限一年起科，部格不行，上特允之。调浙江，未行，卒，谥清献。

徐旭龄，字元文，浙江钱塘人。顺治十二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再迁礼部郎中。

康熙六年，授云南道御史。裁缺，改湖广道。迭疏请汰额外衙役，核州县赎鍰，降调官百姓保留敕督抚核实，皆下部议行。命偕御史席特纳巡视两淮盐政，疏陈积弊，请严禁斤重不得逾额，部议如所请勒石。又疏请停止豫徵盐课，部议不允。迁太常寺少卿，累擢左佥都御史，请裁军兴以后增设道员。二十二年，授山东巡抚。二十三年，迁工部侍郎。复出为漕运总督，疏请釐三害，筹三便，革随漕增、裁运耗二项，及民间帮贴盘费脚价，各省给军款项，改由州县迳发运丁，行月粮改入现运项下拨给，并合并漕船帮次，皆下九卿议行。二十六年，卒，亦谥清献。

郎廷佐，字一柱，汉军镶黄旗人，世籍广宁。父熙载，明诸生。太祖克广宁，熙载来归，授防御，以军功予世职游击。崇德元年卒，长子廷辅嗣。廷佐，其次子也。自官学生授内院笔帖式，擢国史院侍读。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徇四川，平张献忠。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迁秘书院学士。

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江西自明末洊遭兵乱，逋赋钜万。廷佐累疏请蠲缓苏民困，诏允行。土寇洪国柱等掠饶州、广信，遣兵剿平之。十二年，擢江南江西总督。

江南逋赋至四百馀万，廷佐覈赋籍，曰：“此非尽民困不能输也，必有官吏侵蚀而诡称民逋者。民困可矜，官吏弊不可不革。”乃籍之为三：曰官侵，曰吏蚀，曰民逋。责右布政使按籍督催，而令左布政使稽徵新赋，以除新旧牵混之弊。并疏请官吏徵赋未完者，令戴罪留任催徵，於是宿弊顿革。师行取估舶以济，商民交困。廷佐疏请视江西例，发帑造船备用，上韪其言，命议行。

十六年，巡阅江海，因密疏言：“郑成功屯聚海岛，将犯江南。江南汛兵无多，水师舟楫未备，请调发邻省劲兵防御。”事格不行。未几，成功陷镇江，袭瓜洲，遂窥江宁，城守单弱。会梅勒额真噶楚哈、玛尔赛自贵州旋师，廷佐与驻防总管喀喀木邀入城共御敌，挫其前锋，得舟二十馀。成功兵大至，战舰蔽江，廷佐登埤固守。提督管效忠、总兵梁化凤等水陆夹击，焚敌舰五百馀，擒斩无算，成功遁入海。

捷闻，诏嘉奖。十八年，分江南江西总督为二，以廷佐专督江南。康熙四年，复旧制，仍兼江西。七年，以疾解任。致仕大学士金之俊家居，得匿名书帖，诋其曾降李自成，之俊诉廷佐，令有司穷治。上闻，虑株连无辜，责之俊违例妄诉，廷佐俟病痊起用，镌二秩。

十三年，耿精忠反，授廷佐福建总督。廷佐奏言：“臣孙为耿氏婿，臣与精忠有连。然誓不与贼俱生，原力疾前驱，歼除叛寇。”上嘉之，赐鞍马、甲胄以宠其行。廷佐至浙江，从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治军，驻金华。疏陈精忠句结海寇，宜剿抚兼施。上曰：“海寇当抚，精忠当用剿，或用间。”廷佐颇有规画，未及行，十五年，卒於军，赐祭葬。江南、江西俱祀名宦。

弟廷相，字钧衡。初授钦天监笔帖式。累官四川左布政使。四川屡经兵燹，廷相莅任，百废俱兴，民不知扰。康熙八年，授河南巡抚。廷佐卒，上即擢廷相为福建总督。会精忠降，馀党纪朝佐、张八等尚抗拒，廷相剿抚兼用，旬月悉平。郑锦及山寇硃寅屡犯郡县，遣兵分剿，屡却之，擒斩甚众。十七年，锦窥漳州，据玉州等寨，分扰石码、江东桥。廷相请援，诏康亲王督兵协剿。时寇势甚张，上责廷相庸懦不能殄贼，命解任。二十七年，卒。

郎永清，字定庵。初授礼部笔帖式。出知山西浑源州，招民开垦，豁逋赋万馀。

姜瓖党高山等窜伏山谷间为盗，永清简丁壮，亲率搜捕，多斩获。事平，擢江西赣州知府，平反冤狱，居官有声。师讨李定国，议牧马赣州，民譁言兵且入城，争窜避。永清度城外地为牧场，区画八旗驻营，具刍茭，兵不入城，赣民安堵。师还，徵民夫数千挽舟，滩水湍激，永清虑民夫无食且逃，以大舰载米尾其后，军行无滞。

民德之，为立像祠焉。

从子廷佐巡抚江西，永清例回避，调山西汾州。迁山东东昌道副使，转湖广下荆南道。李自成党踞房、竹间，官军分路会剿，餽饷俱取给郧、襄，陆路挽运，议徵民夫数万。永清疏水道，仿古转搬法，安塘递运，军得无匮。累迁湖南布政使。

衡、永、宝三郡苦食粤盐，滩险道远，商民交病。永清申请改食淮盐，民便之。康熙十二年，调河南。师讨吴三桂，议养马南阳，永清请移牧湖广。河南协济湖广军米十万石，申巡抚题请改於江南、江西采运。在官十二年，课最。二十五年，擢山东巡抚。未几，卒官，祀湖南名宦。永清子廷极、廷栋。

廷极，字紫衡。初授江宁府同知，迁云南顺宁知府，有政声。累擢江西巡抚。

江西多山，州县运粮盘兑，民间津贴夫船耗米五斗三升，载赋役全书，岁分给如法。

户部初议驳减，总督范承勋以请，得如故。至是户部复议停给，并追前已给者，廷极累疏争之。寻兼理两江总督。五十一年，擢漕运总督。卒，谥温勤。廷栋，字朴斋。官湖南按察使。

佟凤彩，字高冈，汉军正蓝旗人，养性从孙也。初授国史院副理事官。外改顺天香河知县，内擢山西道御史，出视河东盐政。顺治七年，巡按湖南。八年，外转湖广武昌道参议，迁广西右布政使。时师征云南，道广西，供亿浩繁，凤彩筹济无匮。调江西左布政使。十七年，擢四川巡抚。四川经张献忠乱，城邑残破，劝官吏捐输，修筑成都府城，葺治学宫，濬都江大堰。以祖母忧去官。

康熙六年，起贵州巡抚。疏言：“驿站累民，而贵州尤苦。层山峻岭，俗言‘地无三里平’。行一站，马则蹄瘤脊烂，夫则足破肩穿。应於重安江、杨老堡、黄丝铺、盘江坡、江西坡、輭轿坡等六处增置腰站，设夫马如额。”复言：“黔省田土多奇零，国初隶版图，州县卫所等官不谙赋役，任意牒报。户部以明季赋役全书发黔订正，原报多者不复更改，少者照数增添。臣莅任，酌定繇单规式，饬所司填给花户，以杜私派。嗣各属造报，此多彼缩，不能照则填给。且田地名色甚多，钱粮轻重不一。现饬所司清釐，更正赋役全书，以垂永久。”诏并允行。丁母忧。

十一年，起河南巡抚。彰德旧有万金渠，康熙七、八年水患三至，凤彩奏请修濬，以弭民害。寻疏言：“豫省岁修黄河，用夫多或至万馀，俱按亩起派，雇直年需三四十万，小民重困。请改为官雇，按通省地亩等则派银，刊明繇单。若遇意外大工，再具题请旨。”上以派银雇夫仍属累民，命并免之。十二年，凤彩疏言：“均平里甲，直省通行。河南虽有里甲之名，其实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顷，少者止一二百顷，或寥寥数顷。有司止知照例编差，里小田少，难以承役，愈增苦累。今饬州县按徵粮地亩册，如一州县有地一千顷，原分为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顷；一里之中各分十甲，每甲均分十顷。遇有差徭，按里甲分当，则豪强无计规避，贫弱不致偏枯。”又言：“豫省民间栽柳供河工采办，岁需百馀万束。自康熙七年以后，协济江南河工已二百七十馀万束。去岁阳武险工，无柳可用，将民间桃、李、梨、杏尽行斫伐，方事堵御。是修防本省河工尚属不敷，实难协济外省。且黄河渡船装柳止二三百束，至无船之地，官吏束手，若非亟图变通，必至误运。向例本省河工运柳，每束给银五分，今远运江南千里之外，止给银四分五釐，民安得不赔累？乞敕河臣於江南雇船到豫，使民止备柳束輓运江干。嗣后就江南邻近无河患处，酌派协济。留河南有馀不尽之柳，以备本省河患，庶百姓稍得苏息，大工不致迟误。”

疏入，并下九卿科道议行。河南民称均里甲、蠲夫柳为利民二大疏。

吴三桂反，河南当通衢，凤彩悉心调度，民不知扰。十三年，以疾乞休，许之，士民赴阙籥留。左都御史姚文然疏言，凤彩抚豫数载，民所爱戴，宜令力疾视事，命仍留任。十六年，卒官，谥勤僖。河南、四川、贵州并祀名宦。

麻勒吉，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苏完，有达邦阿者，当太祖时来归，麻勒吉其曾孙也。顺治九年，满、汉分榜，麻勒吉以繙译举人举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一，授修撰，世祖器之。十年，谕麻勒吉兼通满、汉文，气度老成，擢弘文院侍讲学士。十一年，擢学士，充日讲官，教习庶吉士，编纂太祖、太宗圣训副总裁，经筵讲官。

明将孙可望诣经略洪承畴军降，封义王，命麻勒吉为使，学士胡兆龙、奇彻伯副之，赍敕印授之，即偕诣京师。麻勒吉初与直隶总督张玄锡同官学士，使还，玄锡迎於顺德，麻勒吉诃辱之，玄锡愤，自刭不殊。巡抚董天机以玄锡手书遗疏上闻，上遣学士折库纳、侍郎霍达往按。玄锡复疏言：“麻勒吉於迎候时面斥失仪，又责以前此南行不出迎，且云：‘在南方洪经略日有馈遗，何等尽礼！’奇彻伯又索臣骡驼。臣因贿赂干禁，不与。”上责麻勒吉等逼迫大臣，任意妄行，下九卿会勘。

玄锡，直隶清苑人，明庶吉士。顺治初授原官，自检讨累迁至学士。上称其勤敏，擢宣大总督，移督直隶、河南、山东。至是，以听勘诣京师，居僧寺，自缢。九卿议麻勒吉等当夺官籍没，上宽之，削加级、夺诰敕而已。

十六年，以云南初定，发帑金三十万，命麻勒吉偕尚书伊图、左都御史能图往赈，并按大将军贝勒尚善纵兵扰民状，麻勒吉为奏辨。寻安亲王岳乐覆勘，尚善兵入永昌掠民妇事实，麻勒吉坐徇庇，夺官。十八年，命以原衔入直。上大渐，召麻勒吉与学士王熙撰拟遗诏，付内廷侍卫贾卜嘉进奏。上命麻勒吉怀诏草，俟上更衣毕，与贾卜嘉奏知皇太后，宣示诸王贝勒。是夕上崩，麻勒吉遵旨将事。旋授秘书院学士。

康熙五年，擢刑部侍郎。七年，授江南江西总督。时苏州、松江频遭水患，布政使慕天颜议濬吴淞江、刘河口，麻勒吉因与巡抚玛祜疏请以各府漕折银十四万充工费。淮、扬被水坍没田地，请永免岁赋。诏并允行。镇江驻防兵讦将军李显贵、知府刘元辅侵冒钱粮，遣学士折尔肯等往按得实，麻勒吉坐不先举发，并械系至京听勘。给事中姚文然疏言麻勒吉罪状未定，宜宽锁系，上然之。寻命复任。十二年，大计，左迁兵部督捕理事官。

吴三桂反，定南王孔有德壻孙延龄及提督马雄以广西叛应之。十六年，命赴简亲王喇布军，招抚延龄。比至桂林，延龄已为三桂所杀，其部将刘彦明等率众降。

十八年，诏麻勒吉赴广西护诸军，时雄已死，其子承廕降，授招义将军，封伯爵。

已，部兵以饷匮譁，麻勒吉上言：“承廕与黄明、叶秉忠皆贼帅归诚，今承廕授高爵，而明、秉忠未授官，故阴嗾兵士为变。秉忠年老无异志，惟明强悍，为柳州官兵所慑服，若不调用他所，终恐为害。”乃授明总兵官。明复叛，诏麻勒吉与偏沅巡抚韩世琦会剿，寻报为苗人所杀。十九年，巡抚傅弘烈剿贼至柳州，承廕复叛，弘烈遇害，命麻勒吉兼摄巡抚事。时柳州再变，民多逃窜，田荒赋淆，麻勒吉招抚流亡，令归故业，葺学宫，振兴文教，颇著治绩。二十一年，撤故定南王所部，分隶八旗汉军，麻勒吉率以还京。

二十三年，授步军统领。二十八年，卒。三十七年，兵部奏黄明为贵州参将上官斌等所擒，麻勒吉追坐妄报。夺官。江南民为麻勒吉立碑雨花台纪绩，祀名宦。

阿席熙，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自兵部笔帖式四迁光禄寺卿。考满，辅政大臣鼇拜等令解任，随旗行走，复坐事夺官。圣祖亲政，鉴其无罪，命以郎中用。

七年，超擢陕西布政使。举卓异，擢巡抚。康熙十二年，迁江南江西总督。耿精忠叛，窥江西，阿席熙发兵赴剿，并檄援浙江。未几，精忠陷广信、建昌、饶州，参将陈九杰等应之。阿席熙遣兵防徽州，贼陷绩溪、婺源，扰及徽州，迭克之。简亲王喇布率师至江宁，以阿席熙参赞军务。十七年，疏报江南清出隐漏田地一万四千馀顷、山八百馀里，加兵部尚书。寻坐瞻徇巡抚慕天颜奏销浮冒，罢任。卒。阿席熙居官廉洁，江南士民德之，祀名宦。

玛祜，哲柏氏，满洲镶红旗人。顺治九年繙译进士。授佐领，兼刑部员外郎。

迁钦天监监正。康熙八年，江宁巡抚缺，命议政大臣等会推满洲郎中以上、学士以下通汉文有才能者备擢用，举奏皆不当上意，特以命玛祜。九年夏，淮安、扬州二府久雨，田庐多淹，诏发帑赈济。玛祜疏请蠲免桃源等县积欠赋银，及六、七两年未完漕米，部议漕米无蠲免例，上特允其请，并蠲减苏、松、常三府被灾岁赋。

十年，疏言：“苏、松二府额赋最重，由明洪武初以张士诚窃据其地，迁怒於民，取豪户收租籍，付有司定赋额，较宋多七倍、元多三倍，是以民力困竭，积逋遂多。自康熙元年至八年，民欠二百馀万，催徵稍急，逃亡接踵，旧欠仍悬，新逋复积。请敕部覈减二府浮粮，以期岁赋清完。”疏下部议，以科则久定，报寝。时布政使慕天颜请濬吴淞江、刘河，玛祜与总督麻勒吉请以漕折十四万充费。给事中柯耸疏言，东南水利宜乘此兴工，尽疏各支河。下玛祜覆勘。玛祜言各州县支河皆已疏通，吴江县长桥乃太湖泄水耍道，应令开濬。未几，以京口将军李显贵等侵饷事觉，坐不先举发，罣吏议，当左迁，命留任。十二年，黄、淮水涨，清水潭石堤决，高邮等十八州县卫所被灾，玛祜奏请发帑赈济。十五年，霪雨久不霁，以忧卒。

遗疏极陈水灾民困，无一语及私。诏褒惜，谥清恪。

施维翰，字及甫，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进士，授江西临江推官，清漕弊，善折狱，奸顽敛迹。巡抚郎廷佐奏其治行，举卓异，内擢兵部主事。改山东道御史，疏言：“察吏首重惩贪，尤宜先严大吏。各督抚按露章弹劾，宜及监司，勿仅以州县塞责。”又言；“纠举之法，密於文，疏於武。镇帅拥重兵，有庸碌衰惫、缓急难恃者，有纵恣婪赃、肆虐军民者，督抚按徇隐弗纠，事发同罪。”诏并议行。十七年，出按陕西。圣祖即位，裁巡按，维翰乞假归。

康熙三年，复授江南道御史，疏言：“直省钱粮，每委府佐协徵，所至铺设供给，不免扰民。甚或纵容胥役，横肆诛求。请概行禁止，以专责成、杜扰害。”下部饬禁。巡盐河东，徵课如额。八年，疏劾偏沅巡抚周召南徇庇贪吏。十一年，疏劾福建总督刘斗徇情题建故靖南王耿继茂祠。召南、斗并坐谴。十二年，内升，以四品服俸仍留御史任。疏言：“设登闻鼓，原以伸士民冤抑，故使科道共与其事。

然每收诉状，必待科道六十馀员集议，辄致稽延。请用满、汉科道各一员司之，半年更易。”从之。

迁鸿胪寺少卿，累迁左副都御史。浙江巡抚陈秉直荐举学道陈汝璞，为左都御史魏象枢所劾，秉直应降调，以加级抵销。维翰言：“秉直与汝璞见闻最近，乃徇情妄举，非寻常诖误可比。请敕部定议，凡保举非人坐降调者，不许抵销。”上然之，因著为列。给事中李宗孔继劾秉直，坐左迁。

十八年，授山东巡抚。会岁祲，民多流亡，维翰疏请赈恤，并截留漕米五万石发济南仓存贮，散给饥民。又疏言：“青、莱等府距临清仓远，办解甚艰。请永行改折，以息转输。”民大悦服。二十一年，代李之芳为浙江总督。之芳按治军士鼓譟，系累二百馀人。维翰至，即日定谳，多平反。二十二年冬，调福建，未上官，二十三年春，卒，谥清惠。

论曰：李率泰镇福建，御郑成功父子，赵廷臣督浙江，执张煌言，有功於戡定。

郎廷佐釐逋赋。佟凤彩均里甲、蠲夫柳，为民袪害。麻勒吉初奉使迫张玄锡至死，圣祖谕斥其纵恣。然於江南有惠政，阿席熙、玛祜清望尤过之。施维翰在台敢言，出持疆节，措置得大体。皆康熙初贤大吏也。恺悌君子，屏籓王国，厥绩懋矣！

## 列传六十一

杨雍建姚缔虞硃弘祚子纲王骘宋荦陈诜杨雍建，字自西，浙江海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广东高耍知县。时方用兵，总督驻高耍。师行徵民夫，吏虑其逃，絷之官廨。当除夕，雍建命徙廊庑，撤餚馔畀之。师中索榕树枝制绳以燃砲，军吏檄徵，语不逊，雍建笞之。总督王国光以是称雍建方刚，特疏荐。莅官甫一年，擢兵科给事中。

十六年春，世祖幸南苑，雍建疏言：“昨因圣体违和，传谕孟春飨太庙，遣官致祭。至期皇躬康豫，仍亲庙祀，此敬修祀典之盛心也。乃回宫未几，复幸南苑，寒威未释，陟历郊原，恐不足以慎起居。且古者蒐苗狝狩，各有其时。设使兽起於前，马逸於后，惊属车之清尘，岂能无万一之虑？”疏入，上甚怒，宣雍建入，谕以阅兵习武之意。雍建奏对不失常度，上意亦解。

时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并镇广东，雍建疏陈广东害民之政八：委吏太滥，杂派太繁，里役无定例，用夫无定制，盐埠日横，私税日盈，伐薪采木，大肆流毒，均宜亟为革除。且两籓并建，供亿维繁。今川、贵底定，请移一籓镇抚其地，俾粤民甦息。上寻命继茂移镇福建，雍建发之也。十七年，疏言：“朋党之患，酿於草野。欲塞其源，宜严禁盟社，请饬学臣查禁。”从之。转吏科给事中。圣祖即位，辅臣秉政，奏事者入见，皆长跪，雍建独立语。比退，辅臣目之曰：“此南苑上书谏猎者也。”自是奏事者见辅臣皆不跪。

康熙三年，彗星见。雍建奏言：“天心仁爱，垂象示警。乞斋心修省，广求直言，详询利病，并饬内外臣工，涤虑洗心，共修职业，”上优旨褒答。四年，疏言：“治化未醇，由於臣职未尽。比者部臣以推诿为卸责，明为本部应议之事，或请咨别部，或请饬督抚，致一案之处分，因一人之口供未到而更待另议；一事之行止，因一时文卷小误而重俟行查；至地方利弊所关，惮於釐正，辄云已经题定，无庸再议。如此，则一二胥吏执定例以驳之足矣，不知满、汉堂司各官所司为何事也。督抚以蒙蔽为苟安，民苦於差徭，而额外之私徵，未闻建长策以除积困；吏横於贪暴，而有司之掊克，不过摘薄罪以引轻条。向日行考满之法，则题报者皆称职，曾无三等以下之劣员；平时上弹劾之章，则特纠者仅末僚，不及道府以上之大吏。凡此推诿蒙蔽之习，请严饬内外臣工各图报称，傥仍蹈故辙，立予罢斥，以儆官常。”疏入，报闻。寻自刑科都给事中累擢左副都御史。

十八年，典会试，授贵州巡抚。疏请立营制，减徭役，招集流亡，禁革私派。

土司谒巡抚，故事，必鸣鼓角，交戟於门，俾拜其下。雍建悉屏去，引至座前问疾苦，予以酒食，土司咸输服。始，贵阳斗米值钱五千，雍建请转饷以给。既，令民翦荒茅，教以耕种。比三年，稻田日辟，民食以裕。二十三年，召授兵部侍郎。寻以亲老乞终养，许之。四十三年，卒，赐祭葬。子中讷，进士，官右中允。

姚缔虞，字历升，湖广黄陂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授四川成都府推官。四川残民多聚为盗，互告讦，酿大狱。缔虞平恕谳鞫，辄得其情，审释叛案株连狱囚十七人。总督苗澄、巡抚张德地荐廉能，举卓异，会裁缺，改陕西安化知县。行取，康熙十五年，授礼科给事中。疏请严选庶吉士，考覈翰林，报闻。十七年，典试江西，还，奏：“江西被贼残破州县在丁缺田荒案内者，请敕督抚酌量轻重，限三年或五年劝垦，以渐升科。全省逋赋二百二十万，历年追比，仅报完三万。此二百十馀万，虽敲骨吸髓，势必不能复完。请早予蠲免，俾小民得免死亡。”

十八年，地震，求言。缔虞上疏曰：“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原期知无不言，有闻则告。自故宪臣艾元徵请禁风闻条奏，自此言路气靡，中外多所顾忌。臣请皇上省览世祖朝诸臣奏议，如何謇谔；今者相率以条陈为事，輭熟成风。盖平时无以作其敢言之气，一旦欲其慷慨直陈，难矣。乞敕廷臣会议，嗣后有矢志忠诚、指斥奸佞者，即少差谬，亦赐矜全。如或快意恩仇，受人指使，章奏钞传，众目难掩，纵令弹劾得实，亦难免於徇私之罪。如此，则言官有所顾忌，不敢妄言；中外诸臣有所顾忌，不敢妄为。”疏下九卿科道会议。越日，召廷臣等集中左门，上问：“缔虞疏如何定议？”吏部尚书郝惟讷等暨给事中李宗孔等俱言风闻之例，不宜复开。上问：“缔虞，尔意如何？”缔虞对曰：“皇上明圣，从未谴罪言官。但有处分条例在，言官皆生畏惧。”上曰：“如汝言，条例便当废耶？”缔虞对曰：“科条虽设，当辨公私诚伪。”上意稍解。谕言：“官宜敷陈国家大事，如有大奸大贪，纠劾得实，法在必行，决不姑贷。且魏象枢弹奏程汝璞，亦是风闻，已鞫问得实，原未尝有风闻之禁也。”上宣缔虞前，指内阁所呈世祖时章奏示之曰：“汝以朕为未阅此乎？”缔虞对曰：“惟久经圣览，臣故不惮尽言。”上命以所言宣付史馆。

次日，复命缔虞入起居注，授笔札记之。寻转工科掌印给事中。上考察科道，黜孙绪极、傅廷俊、和盐鼎三人，而嘉缔虞与王曰温、李迥称职。二十一年，疏论外吏积习，视事偷惰，公务沉阁，文移迟缓；僚属宴会，游客酬酢，废时糜费。请敕部禁饬。累擢左佥都御史。

二十四年，授四川巡抚。缔虞先为推官有声，百姓喜其来。缔虞至，榜上谕於事，严约束，禁私徵杂派，杜绝餽遗，属吏惮之。疏言：“四川迭经兵火，荒残已极。官户乡绅，多流寓外省，虽令子弟复业，迨入学乡举登仕版后，仍弃本籍他往。百姓见其如此，亦裹足不归。若招回乡宦一家，可抵百姓数户。绅宦既归，百姓亦不招而自至。今察明各属流寓外省绅衿，请敕部移行，饬令复业。”从之。蜀人困於采木，缔虞陛辞，首陈其害。会松威道王骘入觐，亦举是以奏，诏特免之。

复请免运白蜡，停解铁税，皆获施行。二十七年，卒官，赐祭葬。

硃弘祚，字徽廕，山东高唐人，昌祚弟。弘祚自举人授江南盱眙知县，有惠政，举卓异。康熙十四年，行取御史，以昌祚子绂官大理寺卿回避，改刑部主事。再迁兵部督捕郎中，出为直隶天津道佥事，调直隶守道参议。

二十六年，超擢广东巡抚。入见，奏对称旨，赐帑金千，及内厮鞍马。过庾岭，察知夫役苦累，首禁革之。复牒兵部，凡使者过境，有驿站供亿，不得更有所役。

广东军兴后，无艺之徵，浮於正供，悉罢免。劾墨吏尤者数人，馀悉奉法。盐法为籓下奸民所乱，据引地莫敢谯诃。弘祚疏陈整饬盐政数事，如议行。

高州属县吴川，琼州属县临高、澄迈，户少田芜，积逋十二万两有奇，疏请豁免。卫所屯田岁输粮三斗，额重多逃亡。弘祚言：“民粮重，则每亩八升八合起科，今屯田浮三之二，非恤兵之道，当比例裁减。”事皆允行。逆乱方定，奸民告讦无已，疏请严妄首株连之例，略谓：“当定南分镇，闻风投冒倚藉声势者，实繁有徒，迨经平定，籓下人应归旗者，悉已簿录解京；籍内无名者，释放为民。嗣有旨：‘籓下官兵、奴仆及贸易人等，除实系辽东旧人及价买人外，逐一清查，发出为民。’臣寻绎诏意，原以诸人皆朝廷赤子，不忍株累。且十馀年来，或补伍，或归农，或死亡迁徙，无籍可稽。乃奸宄之徒，蔓引株连，或在部呈首，或向有司告讦；及事白省释，而官民之被累已深。请敕部严议。”从之。

三十一年，擢福建浙江总督。值大计，弘祚疏言“福建地瘠民佻”，上责弘祚失言，谓：“贤才不择地而生。四川巡抚张德地署延绥巡抚，言‘延绥边地，无可举博学鸿词者’；少詹事邵远平奏‘南方人轻浮不可用’。朕心甚不惬，因皆罢斥。

今弘祚又以谬言陈奏，下部议降调。”三十九年，命修高家堰河工，病卒。

子绛，官至广东布政使；纲，初授兵部主事，累官湖南布政使，雍正间，擢云南巡抚，疏劾署巡抚杨名时徇隐废弛，籓库借支未清款项至十九万有奇，名时坐是得罪。寻调抚福建，卒，谥勤恪。

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康熙五年，典试广东。历刑部郎中。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二十四年，垒溪大定堡山后生番出掠，巡抚韩世琦檄兵追剿，令骘驻茂州，与总兵高鼎议剿抚。骘赴堡开谕，番族据巴猪寨，阳就抚，负嵎如故。

骘招抚附近诸寨，遣兵自庙山进，围寨，斩获无算。追至黑水江，贼渠挖子被焚死，山后番众悉降。调直隶口北道，未行。

时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柟木。骘入觐，疏言：“四川大半环山巉岩，惟成都稍平衍。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穷壑，人迹罕到，斧斤难施，所以久存。民夫入山采木，足胝履穿，攀藤侧立，施工既难；而运路自山抵江，或百馀里，或七八十里，深涧急滩，溪流纡折，经时历月，始至其地。木在溪间，必待暴水而出，故陆运必於春冬，水运必於夏秋，非可一径而行，计日而至，其艰如此。且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自荡平以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馀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就中抽拨五千入山采木，衣粮器具，盈千累百，遣发民夫，远至千里，近亦数百里，耕作全废，国赋何徵？请敕下抚臣，亲诣采柟处察勘，量材取用，其必不能采运者，奏请上裁。”疏入，上谕曰：“四川屡经兵火，困苦已极，采木累民。塞外松木，取充殿材，足支数百年，何必柟木？

令免采运。”未几，吏部循例疏请司道内擢京堂，骘未与，特命内升。寻授光禄寺少卿，累迁太常寺卿。

二十六年，授江西巡抚。陛辞，上谕曰：“大吏以操守为耍，大法则小廉，百姓蒙福。”骘对曰：“臣向在四川，不取民间粒米束草，日费取给於家。”上曰：“身为大臣，日费必取给於家，势有所不能。但操守廉洁，念念爱民，便为良吏，且亦须安静。贪污属吏，先当训诫；不悛，则纠劾。”濒行，赐帑金千。二十七年，擢闽浙总督。疏言：“江西自荡平后，积年蠲免银米二百万有奇，民生渐裕。然徵收之弊，尚为民累，钱粮明加火耗，暗加重戥，部院司道府皆有解费。臣入境之初，火耗已减，解费尚存，即揭示剔除积弊，尽革官役上下大小杂费。南昌、新建二县漕粮尚仍民兑，俱行革除，漕运积年陋规，搜剔无遗。但在民则省费，在官则失利。

恐臣去后，空言无用，乞天语严禁，不致前弊复生。”下所司知之。

时湖广叛卒夏逢龙据武昌，陷黄州。骘次邵武，闻警，恐蔓及江西，奏拨福建兵协剿。自海禁既弛，奸民杂入商贩，出洋劫掠。骘既上官，即檄温州总兵蒋懋勋、黄岩总兵林本植、定海总兵董大本以舟师出洋搜捕。懋勋、本植得贼舟七、大本於白沙湾获巨舰一，斩盗渠杨仕玉等十六辈，释被掳难民百十一人。二十八年，上幸浙江，赐骘御用冠服。谕曰：“尔任总督，实心任事，浙、闽黎庶称尔清廉，故特加优赉。”未几，召拜户部尚书，以老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

三十三年，召大学士、九卿及河督于成龙入对，上责成龙排陷靳辅，并及骘与左都御史董讷、内阁学士李应荐附和成龙，骘等具疏引罪，讷、应荐并夺官，骘原品休致。三十四年，卒於家，赐祭葬。

宋荦，字牧仲，河南商丘人，权子。顺治四年，荦年十四，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逾岁，试授通判。康熙三年，授湖广黄州通判。以母忧去。十六年，授理籓院院判，迁刑部员外郎，榷赣关，还迁郎中。二十二年，授直隶通永道。二十六年，迁山东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荦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户部采铜铸钱，定值斤六分五釐，荦以江苏不产铜，采自他省，值昂过半，牒巡抚田雯，疏请停采。下部议，改视各关例，斤一钱。

二十七年，擢江西巡抚。湖广叛卒夏逢龙为乱，徵江西兵赴剿，次九江，挟饷缺几譁变。荦行次彭泽，闻报，檄发湖口库帑充行粮，兵乃进。至南昌受事，旧裁督标兵李美玉、袁大相纠三千馀人，谋劫仓库，应逢龙以叛。荦诇知之，捕得美玉、大相，众恟恟。荦令即斩以徇，谕众受煽惑者皆贷不问，众乃定。

江西采竹木，饶州供紫竹，南康、九江供檀、柟诸木，通省派供猫竹，名虽官捐，实为民累，荦疏请动支正帑采买。上命岁终巡抚视察布政司库，荦疏请粮驿道库，布政使察覈；府库，道员察覈。汉军文武官吏受代，家属例当还旗，经过州县，点验取结。荦曰：“是以罪人待之也。”疏请自赃私斥革并侵挪帑项解部比追外，止给到京定限咨文，俾示区别。皆下部议行。

三十一年，调江苏巡抚。苏州滨海各县遇飓，上元、六合诸县发山水，淮、扬、徐属县河溢，疏请视被灾轻重，蠲减如例。发江宁、凤阳仓储米麦散赈。别疏请除太湖傍坍地赋额，户部以地逾千亩，令详察。荦再疏上陈，上特允之。

荦在江苏，三遇上南巡，嘉荦居官安静，迭蒙赏赉，以荦年逾七十，书“福”、“寿”字以赐。四十四年，擢吏部尚书。四十七年，以老乞罢，濒行，赐以诗。五十三年，诣京师祝圣寿，加太子少师，复赐以诗，还里。卒，年八十，赐祭葬。

陈诜，字叔大，浙江海宁人。康熙十一年举人，授中书科中书舍人。二十八年，考授吏科给事中，乞养归。三十六年，起补原官。辅刑科掌印给事中。疏言：“淮、黄自古不两行。迩者修归仁堤，开胡家沟，出睢湖之水；闭六坝，加筑高家堰，出洪泽湖之水。此借淮敌黄不易之理。然淮水入运者多，则敌黄仍弱。旧设天妃闸，自淮、黄交会处至清江浦，凡为五闸，重运到时，更迭启闭，过即下板锁断，是以全淮注黄。其引入运河者，不过暂资济运。自改建草坝，淮、黄尽趋运河，清江浦民居可危。宜复天妃闸旧制，使淮易敌黄，有裨大工。”疏下河督张鹏翮议行。寻疏劾山东蒲台知县俞宏声以赦前细故，拘系监生王观成，迫令自杀；巡抚王国昌仅以杖责解役结案，玩视民命。命侍郎吴涵偕诜往按，宏声坐夺官，国昌等议处。授鸿胪寺卿，再迁左副都御史。

四十三年，授贵州巡抚。疏言：“贵州田地俱在层冈峻岭间，土性寒凉，收成歉薄，人牛种蓺维艰。前抚臣王蓺因合属田地荒芜十之四五，减轻旧则，招徠开垦成熟，六年后起科。有续报者亦如之。”疏下部，如所请。四十七年，调湖北。疏劾布政使王毓贤亏帑，命解任。寻以盘验已完，奏免其罪。五十年，擢工部尚书。

五十二年，调礼部。五十八年，乞休，命致仕。六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清恪。

子世倌，自有传。

论曰：当三籓乱时，云、贵、闽、粤，其发难地也；蹂躏所及，湖南北、江西、四川，受害最甚。伊辟、王继文抚云南，从师而南，参与军画，其事已别见；雍建於贵州，缔虞於四川，弘祚於广东，骘於江西，荦承骘，诜遥继雍建，兵后抚绥甚勤。大乱方定，起衰救弊，出水火，登衤任席，伟哉诸人之功欤！

## 列传六十二

格尔古德金世德赵士麟郭世隆傅腊塔马如龙格尔古德，字宜亭，钮祜禄氏，满洲镶蓝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院副理事官。康熙三年，从定西将军图海平湖广茅麓山李自成馀部。师还，迁弘文院侍读，进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三年，从安亲王岳乐讨吴三桂。三桂将林兴珠降，上策请分水师，泊君山，断常德道；泊香炉夹扁山，断长沙、衡州道：则三桂将坐困。安亲王令格尔古德驰奏，并以兴珠语闻，上密谕驻岳州诸将议行。师还，擢詹事，迁内阁学士。

二十一年，授直隶巡抚。上谕之曰：“金世德、于成龙为巡抚有声，尔承其后，得名甚难。若急於求名，或致偾事，尔其懔诸！直隶旗下庄头与民杂处，倚恃声势，每为民害。尔其严察惩创，即皇庄亦毋宽宥。”八旗圈地属於王公大臣者，辄置庄，设庄头，主徵租，遂以病民，上深知之，故以谕格尔古德。格尔古德寻疏言：“自鬻投旗之人，或作奸犯科，冀逃法网；或游手好閒，规避差徭。本主听其仍居本籍，放债牟利，则讳旗而称民；窝逃构讼，遇官长访闻，又舍民而称旗。诈害良善，官不敢问。应责成本主，止留农户在庄，馀俱收回服役。有徇纵者议处。”下所司饬禁，并谕户部：“凡鬻身之人，先经犯罪，投旗冀幸免者，与知情之本主，并从重治罪。”时大学士明珠所属佐领下人户指圈民间冢地，民诉於户部，事下巡抚，令宛平县察勘。知县王养濂言无碍民冢，格尔古德疏劾圈占冢地属实，养濂罣吏议。

诏嗣后有如此者，严惩不贷。自康熙初，鼇拜柄政，总督硃昌祚等以圈地获罪，由是无敢讼言其失者。至奸民窜入旗下，寻仇倾陷，狡桀莫能制。独格尔古德承上指，执法严惩，时称为“铁面”。

二十三年，上幸五台山，格尔古德迎驾，询地方贤吏，以灵寿知县陆陇其对。

寻疏荐井陉道李基和、卢龙知县卫立鼎与陇其廉能，下部擢用。顷之，以疾乞休，优诏慰留。会诏廷臣公举清廉官，首以格尔古德列奏。上念其羸疾，遣御医诊视。

未几，卒，赐恤加等，谥文清。

格尔古德清介，布衣蔬食，卻餽遗，纤毫不以自污。上尝责漕运总督硕幹居官无状，硕幹言：“臣为众所忌，故未能致声誉。”上曰：“格尔古德为巡抚，没后人犹思慕称颂。居官苟善，岂有不致声誉者？”为上所重如此。祀直隶名宦。

金世德，字孟求，汉军正黄旗人，兵部侍郎维城子。淹贯经史，精国书。以廕生授内院博士，累擢左副都御史。康熙七年，授直隶巡抚。是时尚循明制，直隶不置两司，世德请设守道理钱穀，巡道理刑名，如外省布政、按察二司。由是始有专司。畿北诸郡，旗、民杂处，易於容奸，请立屯长以治之。唐县等三十七州县，田一千六百馀顷，河流沙拥，民不能耕。岁输银二万有奇、穀豆三百九十石，历年责原户纳赋为民害，世德为奏请除额。地震通州等九州县，复请赈恤，并蠲免钱粮。

皆如所请行。师南征，供亿繁急。世德单骑行营中，躬料刍糗，军无横索，吏无侵渔，市肆晏然。十九年，卒，谥清惠。

赵士麟，字麟伯，云南河阳人。康熙三年进士，授贵州平远推官。改直隶容城知县，缉盗卫民，创正学书院，与诸生讲学。行取，授吏部主事。历郎中，擢光禄寺少卿，三迁至左副都御史。疏请台湾改郡县比内地，设总兵镇守，省沿海之戍卒，诏报可。

二十三年，授浙江巡抚。杭州民贷於驻防旗兵，名为“印子钱”，取息重，至鬻妻孥卖田舍；不偿，则閧於官。营兵马化龙殴官，成大狱。士麟移会将军掣缴券约，捐资代偿。将军令减子归母，母复减十之六。事遂解，民大称颂。诏裁浙江总督，总督驻衢州，督标兵三千被汰，乏食譁掠，民罢市。士麟仍济以饷，因奏设副将一，定额兵八百馀，留拨各营缺额。众乃定。浙中豪右衙蠹，骄悍不法，为民害。

士麟廉得其状，悉置之法，强暴敛迹。省城河道久淤，督役疏濬，半载讫工，民以为便。复缮城隍，修学校，亲莅书院，与诸生讲论经史及濂、洛、关、闽之学，士风大振。禁革规费，积弊一清。二十五年，移抚江苏。浙人怀之，绘图以志去思，并於西湖敬一书院肖像祀之。寻召为兵部督捕侍郎，调吏部，皆能举其职。三十七年，卒。祀浙江名宦。

士麟潜心正学，以硃子为归。躬行实践，施於政事，士悫民恬，所至皆有声绩。

郭世隆，字昌伯，汉军镶红旗人。父洪臣，原籍汾州。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下九江，洪臣随明将左梦庚来降，入旗，授佐领，分辖降众。累官湖广道州总兵。

康熙四年，世隆袭管佐领，授礼部员外郎，改御史。二十七年，盛京福陵守兵诉其兄冤死，命世隆往按，得诬良刑偪自缢状，原审侍郎阿礼瑚等坐失实夺官。顷之，超擢内阁学士。圣祖谒孝陵，经通州，山西礼县民诉知县万世纬及知府纪元婪索状，命世隆会督抚按治。世纬坐贪婪、科派、杖毙无罪人，元坐受赇荐世纬卓异，皆论死。

二十九年，代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先是，罢任安溪知县孙镛告福建巡抚张仲举、布政使张永茂侵蚀库帑，遣郎中吴尔泰会总督勘讯，至即拘讯知府六人，连引州县官数十人。上闻疑之，命世隆往按，发仲举与前布政使张汧窜改赋册、侵隐已徵额银捏作民欠，又汧迁湖广巡抚亏福建库帑三十馀万，仲举前任湖南布政亦亏帑，相约互抵；嗣仲举闻汧以赃败，而福建库尚未完，饬属代为弥缝，左证悉合。仲举、永茂俱论罪如律。

世隆之任，帝谕曰：“于成龙居官甚善，继之不易，尔当勤慎任事。”顺天、保定、真定、永平诸府旱，世隆奉命履勘，疏言：“被灾者七十四州县，请蠲本年及来年额赋。霸、文安等十四州县灾尤重，请治赈。”迭疏筹积贮，并以奉天岁丰，请饬山海关暂听民间转粜，仍限肩挑驮负，不得以大车装载，皆如所请。又疏言：“真定地当冲要，所属赞皇县，西有大峪曰子午套，素为盗薮，请移紫荆关副将驻真定；调马、步兵二千分防霸州。”子牙河决，淹没田亩，请修筑大城等县堤岸，并濬王家口、黑龙港诸支流堙塞者，皆报可。

三十四年，擢闽浙总督。岁歉，率闭籴居奇。世隆疏请蠲赋，并发帑二十万，乞籴江、浙，海运平粜，诏俞之。先是浙省奏请鼓铸，官吏射利，请减其分数。由是私铸者众，每钱不及七八分，壅滞不行。三十八年，上南巡，世隆迎驾，至杭州，民拥舆赴诉。乃停官炉，发帑收毁私钱，钱得流布。上闻，为褒美。鄞县沿海田，被水冲决一千七十馀亩，请永免额赋。

四十一年，调两广总督。广东海疆二千馀里，守汛辽阔，盗贼出没无常。世隆疏定营制，增设兵船巡哨，迭击败海盗，沉其舟四十五。疏报擒海阳巨盗蔡玉也等五人。上遣刑部侍郎常绶往勘，因议世隆平时禁贼不严，盗发，朦胧掩饰，坐夺官。

四十六年，起湖广总督、疏陈防守红苗，请沿边安设塘汛，禁内地民与苗往来，并勿与为婚姻。未几，召为刑部尚书。五十年，以山西流匪陈四等潜入湖广，鸠党劫掠，世隆前任总督坐失察，夺官。五十二年，万寿，复原品。居三年，卒。直隶、福建、浙江、两广、湖广皆祀名宦。

傅腊塔，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康熙十九年，授山东道御史，有声台中。二十五年，出为陕西布政使。二十六年，擢左副都御史，迁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偕侍郎多奇往云南按提督万正色与总兵王珍互讦事。谳实，正色、珍俱论罪有差。调吏部，授两江总督。陛辞，上谕曰：“尔当洁己奉公，督两江无如于成龙者，尔效之可矣！”傅腊塔至官，清弊政，斥贪墨，谳狱尤明慎。赣县民诉知县刘瀚芳私徵银米十馀万，并蠹役不法。傅腊塔因劾布政使多弘安、按察使吴延贵、赣南道锺有德於吏役婪赃不速勘，复从轻拟，曲为庇护，弘安、延贵、有德并坐罢。

二十八年，上南巡，阅运河，命傅腊塔会河道总督王新命勘仪真河闸。疏言：“闸外为北新洲，北新洲外又有涨沙平铺江中。应疏北新洲支河，直通四闸。粮艘循涨沙尾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别疏言：“江宁廛税累民，内输房税，外输廊钞，更外输棚租，请予蠲免。”皆如所请。二十九年，淮、徐饥，发常平仓穀赈恤，灾民赖焉。芦洲丈量，例委佐贰，民苦需索。傅腊塔定五年一行，悉以印官理其事。

历年逋赋，量为带徵，由是积困顿甦。是年，监临江南乡试，疏称士子应试者万有馀人，请广科举额，下部议，增广额四十名。疏劾大学士徐元文、原任尚书徐乾学纵子弟招权罔利，巡抚洪之杰徇私袒庇。诏毋深究，予元文休致。沭阳民周廷鉴叩阍讼降调侍郎胡简敬居乡不法，并及之杰瞻徇状，命傅腊塔按治，得实，简敬及其子弟并治罪，之杰夺官。

三十二年，广东巡抚江有良与巡盐太常少卿沙拜互讦。傅腊塔往按，有良、沙拜并坐受赇，夺官。三十三年，疏言：“淮、扬所属多版荒，巡抚宋荦曾请缓徵，格於部议。臣履亩详勘，盐城、高邮等州县因遇水灾，业户逃亡者众。今田有涸出之名，人无耕种之实，小民积困。熟田额粮尚多悬欠，何能代偿盈万之荒赋？请恩赐蠲除，庶逃户怀归，安居乐业。”疏入，下部议，不许，上特命免徵。旋卒於官。

上闻，谕廷臣曰：“傅腊塔和而不流，不畏权势，爱惜军民。两江总督居官善者，于成龙而后，惟傅腊塔。”遣太仆寺卿杨舒赴江宁致祭，赠太子太保，谥清端，予骑都尉世职。士民怀之，为建祠江宁。四十四年，上南巡，经雨花台，赐祠额曰“两江遗爱”。雍正中，入祀贤良祠。

马如龙，字见五，陕西绥德州人。康熙十一年举人。十四年，陕西提督王辅臣据宁羌叛，其党硃龙寇绥德，陷之。如龙纠乡勇倚山立寨，寇至，屡击卻之。辅臣诱以伪劄，斩其使。会平逆将军毕力克图兵至，如龙渡河迎，呈伪劄，并陈贼虚实，因率所部为前锋，克绥德。毕力克图以闻，即便宜令摄州事。总督哈占亦疏言如龙倡义拒贼状，请优叙。

十六年，授直隶灤州知州。州民猾而多盗，如龙锄暴安良，豪右敛迹。州有民杀人而埋其尸，四十年矣；如龙宿逆旅，得白骨，问之，曰：“此屋十易主矣。”

絷最初一人至，钩其情得实，置诸法。昌平有杀人狱不得其主名，使如龙按之。阅状，则民父子杀於僧寺，并及僧五，而民居旁二姓皆与民有连，问之，谢不知。使迹之，二人相与语曰：“孰谓马公察，易欺耳。”执讯之，乃服。自是民颂如龙能折狱。十九年，以察出民间隐地，叙劳，入为户部员外郎，历刑部郎中，榷浙江北新关税务。

二十四年，迁杭州知府。杭州民贷於旗营，息重不能偿，质及子女。如龙请於将军，覈子母，以公使钱代偿。杭州民咸颂如龙。二十八年，上南巡，闻其治行，超擢按察使。平反庶狱，多所全活。海贼杨士玉窜迹岛屿，勾土贼胡茂等剽掠商船，如龙设策擒之，尽歼其首从，巡抚张鹏翮以闻。二十九年，迁布政使，属吏有岁餽，悉禁绝之。是年，绍兴大水，库储绌，无可救济。如龙檄十一郡合输米二万馀石，按户赈给，告属吏曰：“是逾於岁餽多矣，”

三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整饬常平仓，春以羡米出贷，秋收还仓。饬州县广积储，备凶荒。仿白鹿洞遗法，建书院以教士。严溺女之禁。疏请罢追转漕脚耗。三十八年，入觐，赐御书“老成清望”榜。时淮、扬荐饥，如龙以江西连岁丰稔，率僚属捐米十万赈之。以老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四十年，卒，赐祭葬。

论曰：守成世为大臣者，以仁心行仁政，培养元气，其先务也。兵革初息，疮痍未复，格尔古德等任封疆之重，拊循安辑，与民休息，政绩卓卓在耳目。廷褒老成，野留遗爱，有以哉！

## 列传六十三

石琳兄子文晟徐潮子杞贝和诺子马喇陶岱傅霁觉罗华显蒋陈锡子涟泂刘廕枢 音泰鄂海卫既齐

石琳，汉军正白旗人，石廷柱第四子。初授佐领，兼礼部郎中。康熙元年，出为山东按浙江盐运使。十二年，转湖广下荆南道。十三年，襄阳总兵杨来喜、副将洪福以南漳叛应吴三桂，据房县、保康、竹山。琳偕总兵刘成龙率师讨之，抚定各峒寨。十五年，迁河南按察使。禁旅南征，牧马开封，当麦秋，琳与统兵诸将帅约，令兵毋驿骚，坐帐中四十馀日。及去，民得穫麦。

二十年，迁浙江布政使。时耿精忠初平，衢州被兵尤甚，户口逃亡，丁赋皆责之里甲。琳覈实，请免之。师行供亿浩繁，民多逋负，琳悉为釐定，裁革陋规，禁加耗尤严。尝曰：“革一分火耗，可增一分正供。”二十三年，擢湖北巡抚。工部以修建太和殿，檄各省采柟、杉诸木。琳言柟产万山中，挽运甚艰，请宽其程限。

部议不许。特诏允之。

二十五年，调云南。疏言：“详覈赋役全书，应更改者八事。云南自明初置镇设卫，以田养军曰屯田。又有给指挥等官为俸，听其招佃者曰官田。其租入较民赋十数倍，犹佃民之纳租於田主。国初吴三桂留镇，以租额为赋额，相沿至今，积逋愈多，官民交困。宜改依民赋上则起科。云南盐井有九，以各井行盐之多寡为每岁徵课之重轻。琅井盐斤徵课六釐，白井八釐，至黑井则倍。明末加徵，较明初原额不啻数倍。今请减黑、白二井之课如琅井例。开化民田亩科粮二斗六升三合，较未设府以前加至十倍。通省民粮，惟河阳最重，今当减半，与河阳一例。元江由土改流，三桂於额粮外别立名色：曰田地讲银，曰茶商税银，曰普洱无耗秋米，曰浪妈等六寨地租。加赋倍徵，民不堪命，应请各减其半。通海六寨地粮较民赋重几三倍，当改依新定民赋科则。咢嘉每粮一石，徵条编银四两有奇，亦为偏重。今既归南安州附徵，应与州赋一律，每粮一石，徵银一两四分。丽江界连土番，古称荒服。

三桂叛后，割金沙江以内喇普地与蒙番，地去而粮存，当删除。建水自明时设参将，岁派村寨陋规银三百有奇、粮八十馀石，三桂遂编入正额，当裁革。新平之银场，易门之铜厂，矿断山空，宜尽豁课税。”疏入，下所司议，刊入全书颁行。

二十八年，擢两广总督。琼州总兵吴启爵奏琼属黎地，请设州县，筑城垣，增兵防守。命琳勘奏，力陈其非要，上从之。四十一年，连州瑶作乱，遣都统嵩祝等会剿，平之。琳规画善后，定官吏管辖，拨兵移防，悉协机宜。未几，卒官。

兄子文晟，初授蓟州同知，历云南开化、山西平阳知府。康熙三十三年，上嘉其居官有声，超擢贵州布政使。是岁，即迁云南巡抚。为政务举大纲。云南屯赋科重民田数倍，琳官巡抚时，奏减而未议行；文晟复疏请，特允减旧额十之六。安南国王黎维正疏告国内牛羊、蝴蝶、普园三地为邻界土司侵占，乞敕谕归还。会文晟入觐，上问文晟，奏言：“此地明时即内属，非安南地。妄言擅奏，不宜允。”乃降诏切责之。四十三年，调广东。四十四年，擢湖广总督。坐劾容美土司田舜年僭妄淫虐非实，部议当降调，上命留任。文晟以疾乞退，上谕大学士曰：“文晟粗鄙，若为土司事而罢，似未得体。今既引疾，可允其请。”罢归。五十九年，卒。

徐潮，字青来，浙江钱塘人。康熙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擢少詹事。潮学问淹通，在翰林，应奉文字，多出其手。圣祖尝御门召讲易、论语，敷陈明晰，为之倾听。三迁至工部侍郎，督理钱局，清介不苟随俗。局官冒滥事发，潮独无所连染。三十三年，典会试。以母忧归，服阕，起刑部侍郎。

三十九年，授河南巡抚，上谕之曰：“河南火耗最重，州县多亏欠，尔当筹画禁止。”潮上官，令火耗无过一分，州县私派，悉皆禁革。南阳承解黑铅，卫辉办兑漕米，向皆假手胥吏，恣为侵渔。潮悉心区画，宿弊悉除。开封五府饥，疏请漕粮暂徵改折，以平市直。归德属永城、虞城、夏邑三县被灾地亩至一万七千馀顷，出粜常平、义、社仓穀，借给贫民牛种，全活甚众。四十一年，上巡幸畿甸，问巡抚李光地邻省督抚贤否，光地举潮对。上褒美，以潮与光地、张鹏翮、彭鹏、郭琇并称。四十二年，上南巡，潮迎驾泰安，赐冠服及御书榜额。其冬，西巡，复迎驾，赏赉有加。上念汾、渭皆入河，议於河南储穀，遇山、陕岁歉，自水道移粟，便於陆运。命潮会陕西、山西督抚勘议。潮与川陕总督博霁会勘三门砥柱。语见博霁传。

又别疏言：“汴水通淮，一自中牟东经祥符至宿迁，湮塞已久；一自中牟东南经尉氏至太和，今名贾鲁河，尚可通流：请量加疏濬。郑州北别有支河，旧迹尚存，若於此建闸，使汴与洛通，尤为民便。”上从之。

四十三年，擢户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四十四年，扈从南巡，命赴河南按事。时上以高邮、宝应诸州县频年被水患，由洪泽湖无所宣泄，宜於高堰二坝筑堤束水入河，又於下河筑堤束水入海。会潮按事还，上询河壖形势，因指授方略，命往董其役。四十五年，监修高家堰滚水坝、高邮车逻中坝，并濬文华寺减河。四十六年，监修武家坝、天然坝、蒋家坝及诸堤闸，先后毕工。四十七年，调吏部。四十九年，以病乞休，许以原官致仕。五十四年，卒，赐祭葬。

潮居官平易，不事矫饰，所至民咸称颂。乾隆初，追谥文敬。子本，自有传。

杞，字集功。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官编修。由甘肃布政使巡抚陕西，入为宗人府府丞。予休致，卒。

贝和诺，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济席哈孙。自工部笔帖式授户部主事，历郎中，兼佐领，累迁大理寺卿。康熙三十五年，命往山东经理闸河。漕运总督桑额奏漕船尽过济宁，较往岁早一月。上以遣官经理，於漕运便，命以为常。迁左副都御史，擢户部侍郎。三十七年，朝鲜岁祲，国王李焞乞开市义州中江贸穀。诏发三万石与为市，令贝和诺及侍郎陶岱监视。事已，焞上表谢“八道生灵，赖以全活”。

是年，授陕西巡抚。疏报：“陕西开事例，积贮米麦，应存一百七十七万石有奇，今实存仅十七万。”上命尚书傅腊塔、张鹏翮往按。寻疏言长安、永寿、华阴等籴补三十八万有奇，馀皆欠自捐生，请令补完。

三十九年，调四川。疏言：“打箭炉、木鸦等处番、民一万九千馀户归顺，请增设安抚使五、副使五、土百户四十五，以专管辖。边民运茶赴炉贸易，给官引五千六百道，定额徵课。川省行盐，潼川、中江山路崎岖，难於陆运，额运壅滞。惟冰江小溪通水运，请增给水引，商民交便。”贝和诺治事精详，尚书张鹏翮按事还，於上前亟称之。四十二年，召授兵部侍郎。

四十四年，擢云贵总督，捕治富民盗李天极、王枝叶等。天极广通诸生，与临安硃六非造为符谶，师宗州枝叶，人素无行，天极等诱之，诡讬明桂王孙，纠党谋不轨。僭称文兴三年，散播印劄，图劫掠广南、开化，自蒙自窜入会城。贝和诺标兵诇得状，诛六人，流其馀党。四十九年，召拜礼部尚书。以太原流匪陈四等六十馀人诡称赴云南垦地，贝和诺得布政使牒报不察究，坐降调，授盛京工部侍郎。五十七年，复召为礼部尚书，以老乞休，诏慰留。六十年，卒官。

子马喇，袭管佐领，兼护军参领，累擢正红旗满洲副都统。雍正五年，西藏阿尔布巴等与贝子康济鼐不睦，命马喇往驻西藏。既，阿尔布巴戕害康济鼐，后藏颇罗鼐率兵报仇，执阿尔布巴等。遣尚书查郎阿等谳其罪，磔之。诏颇罗鼐总管前后藏事，移达赖喇嘛於里塘。七年，命马喇驻里塘守护，赐帑金二千，总藏事。擢护军统领。还京，迁工部尚书，坐免。十一年，复以副都统衔往西藏办事。卒官。

陶岱，瓜尔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由主事历户部郎中，累擢吏部侍郎。朝鲜告饥，乞开市贸穀，命陶岱与贝和诺运米给籴，御制海运朝鲜记纪其事。康熙三十八年，署两江总督。寻授仓场侍郎，以漕运迟误，降五秩，随旗行走。寻卒。

博霁，巴雅拉氏，满洲镶白旗人。自护卫授銮仪使，擢镶白旗都统。康熙二十四年，授江宁将军，调西安。三十五年，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师西剿噶尔丹，命博霁率满洲兵自宁夏会师，大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叙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圣祖尝谕大学士等曰：“博霁自江宁赴西安，军民攀留泣送，直至浦口。非有善政，何能如此？诚可谓将军矣！”四十二年，上幸西安阅兵，谕曰：“西安官兵皆嫺礼节，重和睦，尚廉耻，且人才壮健，骑射精练。朕巡幸江南、浙江、盛京、乌喇等处阅兵，末有能及之者，深可嘉尚！”赉博霁御用櫜建、弓矢。

四十三年，授四川陕西总督。上以山、陕屡岁祲，欲於河南储粟备赈，溯黄河挽运，虑三门砥柱水急，舟不得上，命博霁偕山、陕、河南巡抚会勘。寻合疏言：“三门滩多水激，挽运险阻，仍以陆运为便。”从之。四十七年，卒，赐祭葬。

觉罗华显，满洲正红旗人。初授宗人府主事，迁户部理事官。康熙三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累迁内阁学士。三十九年，授甘肃巡抚，未上官，调陕西。四十年，擢川陕总督。甘肃流民数千人就赈西安，华显与巡抚鄂海出俸为有司倡，集资计口授粮，并拨荒地为业。上幸西安阅兵，与博霁、鄂海同受赐。陕民困重敛，华显饬有司禁私徵，屏绝餽遗，军民称颂。四十二年，卒官，加太子太保，赠兵部尚书，谥文襄。祀陕西名宦。

蒋陈锡，字雨亭，江南常熟人。父伊，康熙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

疏陈民间疾苦，绘十二图以进。累官河南提学道副使，卒官。

陈锡，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陕西富平知县。岁饥，米斛直数千，发仓赈济，不给，斥家资佐之，全活甚众。行取，擢礼部主事。监督海运仓，革粮艘篷席例银。

迁员外郎。河道总督张鹏翮荐佐两淮河务。四十一年，授直隶天津道，迁河南按察使，谳决平恕。豫省有老瓜贼为害行旅，陈锡廉得其巢穴，悉擒治之。

四十七年，迁山东布政使。未几，擢任巡抚。疏请缓徵二十三州、县、卫被灾逋赋，广乡试解额，增给买补营马直，免累及所司。条陈海防三事，言战船当更番修葺，水手当召募熟谙水道之人，沿海村庄当举行团练，互相接应；并以御史陈汝咸条议海疆弭盗，疏请渔舟编甲，闽、粤鸟船不许携砲械，得盗舟火药军器，必究所从来。部议悉从之。长芦巡盐御史希禄请增东省盐引，临清关请增设济宁等五州县口岸，陈锡皆言其不便，并得请。

五十五年，擢云贵总督。禄劝州土酋常应运诱沿江土夷攻卓干寨，陈锡檄师会剿，平之，拨兵弁驻守其地。石羊绪矿厂硐老山空，课额不足，疏请嗣后硐衰即止，勿制定额。镇远至省三十二驿，山路崎岖，驿夫苦累，下令非有符合，毋滥应夫马。

都统武格、将军噶尔弼率师入西藏，以云南粮运艰难，欲自四川运粮济给。四川总督年羹尧奏言滇、蜀俱进兵，蜀粮不足兼供。乃命陈锡与巡抚甘国璧速运。五十九年，诏责其筹济不力误军机，与国璧并夺职，令自备资斧运米入藏。明年，卒於途。

雍正元年，山东巡抚黄炳言陈锡在巡抚任，侵蚀捐穀羡馀银二百馀万，部议督追。

弟廷锡入陈始末，诏减偿其半。子涟、泂。

涟，字檀人。进士，官编修，终太仆寺卿。

泂，字恺思。进士，历工部郎中，出为云南提学道。西陲用兵，命从军，授甘肃凉庄道。西檄多卜藏、玛嘉诸部与谢勒苏、额勒布两部逃人倚石门寺为巢，往来劫掠。泂料简精锐，会凉州镇官兵，分五路进剿，转战棋子山，歼贼之半。时罗卜藏丹津进逼西宁，复檄兵捍御，罗卜藏丹津遁走。大将军年羹尧上其功，迁山西按察使，进布政使。上嘉泂实心供职，免其父追偿。雍正十年，加侍郎衔，往肃州经理军营屯田。在事二年，辟镇番柳林湖田十三万亩，得粮三万石。筑河堤，扩二大渠，分濬支渠，并建仓储粮，公私饶裕。副都御史二格协理军需，劾泂侵帑误公，逮治论死，下狱追赃。总督查郎阿等交章雪其诬，泂已病卒。

刘廕枢，字乔南，陕西韩城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河南兰阳知县，有政声。

行取，擢吏科给事中，以忧归，服阕，除刑科给事中。疏言：“廉吏必节俭。迩来居官竞尚侈靡，不特车马、衣服、饮食、器用，僭制逾等；抑且交结、奔走、餽送、夤缘，弃如泥沙，用如流水。俸不给则贷於人，玷官箴，伤国体。请敕申斥，以厉廉戒贪。”又疏言：“京师放债，六七当十；半年不偿，即行转票，以子为母。数年之间，累万盈千。是朝廷职官，竟为债主厮养。乞敕严立科条，照实贷银数三分起息。”并下部议行。寻调户科。三十六年，诏求直言，廕枢疏请肃纪纲，覈名实，开言路，报可。

三十七年，外转江西赣南道。赣俗健讼，廕枢昼夜平决，惩妄诉者，讼渐稀。

将吏私徵门税，廕枢令革之。米市有牙课，牙人籍以婪索。廕枢以其钱置田，徵租代课，除民累。署按察使，忤总督阿山，以谳狱前后狱辞互异，劾罢。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廕枢迎驾潼关，上识之，召对称旨，复授云南按察使。四十五年，迁广东布政使。总督贝和诺称其清廉勤慎，士民爱戴，云南布政使缺员，请以廕枢调补，上从之。廕枢督濬昆明湖，筑六河岸徬。会夏旱，发粟平粜，祷於五华山，得雨，民大悦。

四十七年，擢贵州巡抚。贵州苗、仲杂处，号难治。廕枢至，绝餽遗，省徭役，务以安静为治。疏请广乡试解额，设南笼学，以振人文。先后请改石阡、丹川、西堡、宁谷、平州、大华诸土司，设流官。开驿道，自云南坡至蕉溪二千馀里。又疏言贵州钱粮课税仅十馀万，邻省岁协饷二十馀万，稍愆期，军士悬额待饷。请豫拨二十万储布政使库。部议持不可，疏三上，诏特允之。其后红苗叛，饷赖以无绌。

乌蒙、威宁两土司相仇杀，四川巡抚年羹尧遣吏勘问，土酋匿不出，疏闻，命四川、云、贵督抚按治。廕枢先至，遣使招谕，威宁土酋听命，乌蒙土酋亦自缚出就质，咸原伏罪释仇，苗以无事。

五十四年，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诏备兵进讨。廕枢累疏请缓师，略云：“小丑不足烦大兵。原皇上息怒，重内治，轻远略。”上责其妄奏，命驰驿赴军前周阅详议。廕枢抵巴里坤，上疏数千言，请屯兵哈密，以逸待劳。旋称病还甘肃，疏乞休，严旨谯让，仍令回巡抚任。廕枢疏报病愈，上斥廕枢：“令诣军前即称病，令回任病顿愈，情伪显然。”命解任诣京师。部议阻挠军务，坐绞，上宥之，遣赴喀尔喀种地。年已八十二，居戍三年，释还，复故官。六十一年，与千叟宴。世宗御极，召见，赐金归里。寻卒，年八十七。

音泰，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初为西安驻防兵。康熙十三年，副都统佛尼勒讨吴三桂将谭弘、吴之茂、王屏籓等，音泰隶麾下。师自汉中进克阳平朝天关，驻守梅岭关，贼夜劫营，音泰力御，中枪折齿，得上赏。明年，佛尼埒攻王辅臣秦州，临壕列围，贼突骑出犯，音泰射殪三人，贼骇遁。复进攻西和，屡败之茂等於盐关岐山堡。十七年，进攻四川，克保宁、叙州。叙功，授骁骑校，迁防御。

三十五年，署参领，从西安将军博霁会大将军费扬古征噶尔丹，出西路。五月，上亲征，出中路，至克鲁伦河。值积雨，运粮滞，贼预焚草地，我军纡道秣马。音泰言於博霁曰：“圣驾亲征，宜倍道前进。”乃急趋昭莫多，大军继进，噶尔丹败遁。叙功，予云骑尉世职。四十一年，迁佐领。四十二年，上巡西安，令官兵校射，音泰蒙赉与赐宴，寻授协领。

四十三年，擢西安副都统。四十四年，授西宁总兵官。上知其贫，诏陕西督抚助练兵犒赉之资。四十六年谕：“音泰久居西陲，谙习兵事，外籓蒙古及内地军民交口称誉。”命擢甘肃提督。四十八年，授川陕总督。入觐，赏花翎及冠服、鞍马，并御书“揽辔澄清”榜赐之。

四十九年，幹伟番蛮罗都等掠宁番卫，戕冕山营游击周玉麟，命四川巡抚年羹尧偕提督岳升龙往剿。羹尧至，升龙已擒罗都等三人械送勘问。既定谳，遂先还。

升龙偕建昌总兵郝弘勋至会盐招降，番蛮诸酋原率众十万贡纳粮马。音泰请以降酋为土司，分领其众。因劾羹尧违旨先还，诏夺羹尧职，留任效力。未几，升龙以疾解任，羹尧知其曾假帑金，议率属捐俸代偿，音泰不从。羹尧遂入告，上允行，并谕音泰宜与巡抚和衷。寻褒其洁清不瞻徇，实心任事。会奉诏申禁游民越境，令严劾纵容官吏。邠州诸属拘系者四十馀案，每案至数十人。音泰疏言诸人皆藉技营生，无不法状，应递解原籍编管；如纵出境，议处所司，上韪之。

以病疏乞休，上曰：“朕前幸西安，知音泰义勇，洊擢至总督。宽严并用，军民无不感戴。朕甚爱惜之，可令在任调摄。”五十二年，复请，许解任还京师，给第宅田亩，以旌其廉。并谕群臣曰：“朕初用音泰，人不知其善，后乃称朕有知人之明也。”五十三年，卒，赐祭葬，谥清端。初授云骑尉世职，特命世袭罔替。

鄂海，温都氏，满洲镶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历宗人府郎中，兼佐领。

康熙三十二年，圣祖亲征噶尔丹，命鄂海赴宁夏储备牲畜。陕西按察使员缺，上以命鄂海，且谕之曰：“初任外僚，每言洁其身以图报。及莅任，辄背其言。朕於数十从臣中简尔为按察使，尔当益励素行也。”三十七年，迁布政使。四十年，擢巡抚。

四十九年，授湖广总督。镇筸边外红苗为乱，令总兵张谷贞等召苗目宣谕，毛都塘等五十二寨、盘塘等八十三寨，先后薙发归化，上嘉之。五十二年，移督川、陕。疏报甘肃洮、岷边外大山生番请归化，上以洮、岷边外无生番，或为蒙古属部，命详察。鄂海奏大山在洮州东南土司杨汝松界外，非蒙古属部，宜令汝松兼辖；复疏报四川会川营界外凉山番目阿木哨请归化，岁贡马，请给番目职衔，令辖所属番、民：并从之。甘肃靖远、固原、会宁岁歉饥，民乏食，疏给口粮资本，抚辑流移。

五十七年，大将军贝子允等率师讨策妄阿喇布坦，驻兵西宁、甘州、庄浪诸处。鄂海请发西安库帑四十万，并拨平凉、巩昌、宁夏仓穀十万，充饷；以陕西葭州、甘肃宁夏等二十八处转输军需，请豁丁粮，纾民力。五十八年，复请豁甘肃逋欠钱粮草束，俾民得尽力输纳本年粮草以佐军，户部格不行，特旨允之。六十年，诏解任专治粮饷，以四川巡抚年羹尧代之。未几，命往吐鲁番种地效力。雍正元年，予原品休致，效力如故。寻卒。

卫既齐，字伯严，山西猗氏人。父绍芳，字犹箴，顺治三年进士，授河南尉氏知县。兵后修复城郭、学校，勤劝课，广积储，禁暴戢奸，尉氏民颂焉。行取兵部主事，累迁贵州提学道佥事、浙江巡海道副使。

既齐，康熙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讲学志当世之务，上疏言时事，语戆直。会遭祖母丧，假归。居久之，诣京师补官。上命以对品调外，授直隶霸州州判。既齐召民之秀良者曹试而教诲之，俾各有所成就。民贷於旗丁，子钱过倍，横索无已。既齐力禁戢之，无敢逞。迭署固安、永清、平谷知县，所至辄有惠政。

巡抚于成龙疏荐。会既齐以母忧去，继复遭父丧。一日，上御门，举既齐谘於九卿，佥曰贤，命复授检讨。二十七年，服阕，诣京师补官。上知既齐讲学负清望，超擢山东布政使。既齐感激，益自奋勉为清廉，令府县输款封还平馀。门悬钲，吏民白事得自通。建历山书院，仿经义、治事之例，设奎、壁二斋课士。护巡抚印者再。

清庶狱，结八十馀案，株累数百人尽释去。在官三年，有声绩。三十年，授顺天府尹，疏请按行所部，黜陟属吏贤不肖。上以为无益，不许。寻擢副都御史，闻山、陕蝗见，平阳以南尤甚，疏请赈恤，上责其悬揣。

旋授贵州巡抚。绍芳为提学，士民祠焉。既齐至贵州，谒父祠受事。黎平知府张潋、副将侯奇嵩报古州高洞苗金涛匿罪人杀吏，请发兵进剿，既齐疏闻，即遣兵捕治；潋、奇嵩复报兵至斩苗一千一百一十八人，既齐复以闻。旋察知潋、奇嵩妄报，疏实陈，请夺潋、奇嵩官勘治。上责既齐轻率虚妄，遣尚书库勒纳、内阁学士温保往按。旋命逮既齐至京师，上令九卿诘责。既齐引罪请死，九卿议当斩，上命贷之，遣戍黑龙江。明年，赦还。家居，立社课士，斥家资供膏火。三十八年，上命承修永定河工。三十九年，又命督培高家堰，卒工次。

论曰：康熙中叶后，天下乂安，封疆大吏多尚廉能，奉职循理。若石琳改赋役，徐潮革火耗，博霁、华显、音泰整饬武备，安不忘危，皆能举其职者。刘廕枢志在休民，未知应兵之不容已，蒋陈锡、鄂海又以督饷稽迟蒙谴，卫既齐遭际殊异，而不获以功名终，其治行皆有可称，膏泽及於民，无深浅远近，要为不沫矣。

## 列传六十四

于成龙孙准彭鹏陈瑸陈鹏年施世纶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人。明崇祯间副榜贡生。顺治十八年，谒选，授广西罗城知县，年四十五矣。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瑶、僮獷悍，初隶版籍。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成龙到官，召吏民拊循之，申明保甲。盗发即时捕治，请於上官，谳实即处决，民安其居。邻瑶岁来杀掠，成龙集乡兵将捣其巢，瑶惧，誓不敢犯罗山境。民益得尽力耕耘。居罗山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牒上官请宽徭役，疏鹺引，建学宫，创设养济院，凡所当兴罢者，次第举行，县大治。总督卢兴祖等荐卓异。

康熙六年，迁四川合州知州。四川大乱后，州中遗民裁百馀，正赋仅十五两，而供役繁重。成龙请革宿弊，招民垦田，贷以牛种，期月户增至千。迁湖广黄冈同知，驻岐亭。岐亭故多盗，白昼行劫，莫敢谁何。成龙抚其渠彭百龄，贳罪，令捕盗自赎。尝察知盗所在，伪为丐者，入其巢，与杂处十馀日，尽得其平时行劫状。

乃出呼役械诸盗，具狱辞，骈缚坑之，他盗皆远窜。尝微行村堡，周访闾里情伪，遇盗及他疑狱，辄踪迹得之，民惊服。巡抚张朝珍举卓异。

十三年，署武昌知府。吴三桂犯湖南，师方攻岳州，檄成龙造浮桥济师，甫成，山水发，桥圮，坐夺官。三桂散伪劄遍湖北州县，麻城、大冶、黄冈、黄安诸盗，皆倚山结寨应三桂。妖人黄金龙匿兴宁山中，谋内乱。刘君孚者，尝为成龙役，善捕盗，亦得三桂劄，与金龙等结大盗周铁爪，据曹家河以叛。朝珍以成龙旧治得民心，檄往招抚。成龙诇知君孚虽反，众未合，犹豫持两端。兼程趋贼砦，距十里许止宿，榜示自首者免罪，来者日千计，皆贷之。先遣乡约谕君孚，降者待以不死。

乃策黑骡往，从者二，张盖鸣钲，迳入贼舍。呼君孚出见，叩头受抚，降其众数千，分立区保，籍其勇力者，督令进讨。金龙走纸棚河，与其渠邹君申往保山砦，成龙擒斩之。朝珍以闻，请复官，即擢黄州知府，上允之。

诸盗何士荣反永宁乡，陈鼎业反阳逻，刘启业反石陂，周铁爪、鲍世庸反泉畈，各有众数千，号东山贼，遥与湖口、宁州诸盗合，将趋黄州。时诸镇兵皆从师徇湖南，州中吏民裁数百，议退保麻城。成龙曰：“黄州，七郡门户，我师屯荆、岳，转运取道於此。弃此不守，荆、岳且瓦解。”誓死不去。遂集乡勇得二千人，遣黄冈知县李经政攻阳逻，得鼎业诛之。士荣率贼数犯，自牧马崖分两路来犯。成龙遣千总罗登云以千人当东路，而自当西路。令千总吴之兰攻左，武举张尚圣攻右，成龙力冲其中坚。战合，之兰中枪死，师少却；成龙策马冒矢石迳前，顾千总李茂升曰：“我死，汝归报巡抚！”茂升战甚力，尚圣自右出贼后，贼大败，生致士荣，槛送朝珍，遂进克泉畈。凡二十四日，东山贼悉平。十五年，岁馑，讹言复起。成龙修治赤壁亭榭，日与僚吏歗咏其中，民心大定。会丁继母忧，总督蔡毓荣奏请夺情视事。十六年，增设江防道，驻黄州，即以命成龙。

十七年，迁福建按察使。时郑成功迭犯泉、漳诸郡，民以通海获罪，株连数千人，狱成，当骈戮。成龙白康亲王杰书，言所连引多平民，宜省释。王素重成龙，悉从其请。遇疑狱，辄令讯鞫。判决明允，狱无淹滞。军中多掠良民子女没为奴婢，成龙集资赎归之。巡抚吴兴祚疏荐廉能第一，迁布政使。师驻福建，月徵莝夫数万，累民，成龙白王罢之。

十九年，擢直隶巡抚，莅任，戒州县私加火耗餽遗上官。令既行，道府劾州县，州县即讦道府不得餽遗挟嫌，疏请严定处分，下部议行。宣化所属东西二城与怀安、蔚州二卫旧有水冲沙压地千八百顷，前政金世德请除粮，未行，为民累；成龙复疏请，从之。又以其地夏秋屡被灾，请治赈。别疏劾青县知县赵履谦贪墨，论如律。

二十年，入觐，召对，上褒为“清官第一”，因问剿抚黄州土贼状，成龙对：“臣惟宣布上威德，未有他能。”问：“属吏中亦有清廉否？”成龙以知县谢锡衮，同知何如玉、罗京对。复谕劾赵履谦甚当，成龙奏：“履谦过而不改，臣不得已劾之。”

上曰：“为政当知大体，小聪小察不足尚。人贵始终一节，尔其勉旃！”旋赐帑金千、亲乘良马一，制诗褒宠，并命户部遣官助成龙赈济宣化等处饥民。成龙复疏请缓真定府属五县房租，并全蠲霸州本年钱粮，均报可。是年冬，乞假丧母，优诏许之。

未几，迁江南江西总督。成龙先后疏荐直隶守道董秉忠、阜城知县王燮、南路通判陈天栋。濒行，复荐通州知州于成龙等。会江宁知府缺，命即以通州知州于成龙擢补。成龙至江南，进属吏诰诫之。革加派，剔积弊，治事尝至达旦。好微行，察知民间疾苦、属吏贤不肖。自奉简陋，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江南俗侈丽，相率易布衣。士大夫家为减舆从、毁丹垩，婚嫁不用音乐，豪猾率家远避。居数月，政化大行。势家惧其不利，构蜚语。明珠秉政，尤与忤。二十二年，副都御史马世济督造漕船还京，劾成龙年衰，为中军副将田万侯所欺蔽。命成龙回奏，成龙引咎乞严谴，诏留任，万侯降调。二十三年，江苏巡抚余国柱入为左都御史，安徽巡抚涂国相迁湖广总督，命成龙兼摄两巡抚事。未几，卒於官。

成龙历官未尝携家属，卒时，将军、都统及僚吏入视，惟笥中綈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赐祭葬，谥清端。内阁学士锡住勘海疆还，上询成龙在官状，锡住奏甚清廉，但因轻信，或为属员欺罔。上曰：“于成龙督江南，或言其变更素行，及卒后，始知其始终廉洁，为百姓所称。殆因素性鲠直，不肖挟仇谗害，造为此言耳。居官如成龙，能有几耶？”是年冬，上南巡至江宁，谕知府于成龙曰：“尔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洁清，乃为不负。”又谕大学士等曰：“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加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监，复制诗褒之。雍正中，祀贤良祠。

孙准，字子绳。自廕生授山东临清知州，有清操。举卓异，入为刑部员外郎，迁户部郎中。出为江南驿盐道，再迁浙江按察使，居成龙丧归，起四川布政使。康熙四十三年，授贵州巡抚。饬州县立义学，令土司子弟及苗民俊秀者悉入肄业，送督学考试。调江苏，岁饥，请发帑赈济上元等十五县及太仓、镇海二卫。滨江海田亩被潮汐冲击，多坍没，疏请豁免钱粮，诏允行。以布政使宜思恭为总督噶礼所劾，准坐失察，罢归。雍正三年，复职衔。寻卒。

彭鹏，字奋斯，福建莆田人。幼慧，有与其父仇，欲杀鹏，走匿得免。顺治十七年，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鹏阳狂示疾，椎齿出血，坚拒不从。事平，谒选，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知县。三河当冲要，旗、民杂居，号难治。鹏拊循惩劝，不畏强御。有妄称御前放鹰者，至县索饩牵，鹏察其诈，絷而鞭之。治狱，摘发如神。邻县有疑狱，檄鹏往鞫，辄白其冤。二十七年，圣祖巡畿甸，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赐帑金三百，谕曰：“知尔清正不受民钱，以此养尔廉，胜民间数万多矣！”寻顺天府尹许三礼劾鹏匿报控案，命巡抚于成龙察之。成龙奏：“鹏讯无左验，方缉凶，非不报也。”吏议夺官，诏镌级留任。嗣以缉盗不获，累被议，积至降十三级，俱从宽留任。

二十九年，诏举廉能吏，用尚书李天馥荐，鹏与邵嗣尧、陆陇其、赵苍璧并行取，擢为科道。寻乞假归，明年，即家起工科给事中。三十二年，陕西西安、凤翔，山西平阳灾，发帑赈之。又命运河南米十万石畀陕西散饥民。鹏疏论陕西、山西、河南三省有司不恤民状，语甚切，下所司，并令鹏指实以闻。鹏因奏泾阳知县刘桂剋扣籽粒，猗氏知县李澍杖杀灾民，磁州知州陈成郊滥派运价，夏邑知县尚崇震派银包运，南阳知府硃璘暧昧分肥，并及闻喜、夏县匿灾不报状。诏三省巡抚察审，事不皆实，鹏例当谴，上贳之。

三十三年，疏劾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李仙湄闱墨删改过多，杨文铎文谬妄，给事中马士芳磨勘通贿。下九卿等察议，以鹏奏涉虚，因摘疏语有“臣言如妄，请劈臣头，半悬国门，半悬顺天府学”，以为狂妄不敬，应夺官。命鹏回奏，鹏疏言：“会议诸臣，徇试官徐倬、彭殿元欺饰，反以臣为妄，乞赐罪斥。”上不问，而予倬、殿元休致。

是年，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遭母丧，上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鹏劾光地贪恋禄位，不请终制，应将光地解任，留京守制，上从之。会廷臣集议，鹏追论杨文铎文谬妄，与廷臣忿争，事闻，命解职，以原品效力江南河工。三十六年，召授刑科给事中。三十七年，出为贵州按察使。

三十八年，擢广西巡抚。湖广总督郭琇请除学政积弊，给事中慕琛、满晋，御史郑惟孜等亦疏列顺天乡试事。上以李光地。张鹏翮、郭琇与鹏俱清廉，命各抒所见。鹏疏言：“琇请严督抚处分，学政贪赃，提问督抚，需索陋规，视贪赃治罪，久有定例，请敕榜示律条。维孜请令各省监生回籍乡试，九卿虑成均空虚，应责成祭酒司业，就坐监读书者讲习考课，各省学政择诸生有文行者送入成均，何虑空虚？

琛、晋请察封坐号以防换卷，臣谓换卷多在入门暗约出号交卷时，请严稽於此。”

又言：“文官子弟请皇上亲试，臣谓当另立考场，去取听睿裁。”与光地等疏皆下九卿详议。互详光地等传。时河南巡抚徐潮之任，上谕曰：“尔能如李光地、张鹏翮、郭琇、彭鹏，不但为今之名臣，亦足重於后世矣。”鹏在官省刑布德，减税轻徭。广西旧供鱼胶、铁叶，非其土物，赴广东采运，鹏疏请免之。

寻移抚广东，濒行，疏言：“广西州县借端私派，名曰均平。臣到任，劾罢贺县、荔浦、怀集、武缘诸贪吏。前此诸州县大者派至三千两，其次一二千两。不肖官吏，往往先徵均平而后正课，甚者均平入己，遇事复行苛派。其不派均平者，又取盈於火耗。且均平所入，费於公者十之二三，费於馈遗者十之六七。欲去旧弊、甦民困，必先养州县之廉。请於徵粮之内，明加火耗一分。其馀陋规，概行禁止。”

疏入，下部议，谓火耗不可行，但严禁加派。广西旧未设武科，鹏奏请行之。时与萧永藻互调，上勉永藻效鹏，又谕大学士曰：“彭鹏人才壮健，前知三河，闻有贼，即佩刀乘马驰捕，朕所知也。”御史王度昭劾鹏在广西知布政使教化新亏帑，不即纠举；迨离任始奏闻，又掩护其半。广西粮道张天觉改徵兵米浮销九十馀万，部勒追完，而鹏反以天觉署布政使。兵米之案，必由籓司审详，是直以天觉察天觉也。

命鹏回契，鹏疏辨，并讦度昭。上以其辞忿激，降旨严饬。

广东因借兵饷，改额赋徵银为徵米，较估报时值浮多，户部屡饬追完。鹏至官，是年岁稔米价低，以米计银少七万三千有奇，疏请令经管各官扣追存库，并议嗣后额赋仍依原则徵银，采购兵米；其按年应追完之银，实因丰歉不同，米价无定，乞免重追：诏允行。鹏视事勤敏，遇墨吏纠劾无少徇。岁旱，步祷日中，诣狱虑囚，开仓平粜，旋得雨，民大称颂。四十三年，卒官，年六十八，上深悼惜，称其勤劳，赐祭葬。寻祀广东名宦。

陈瑸，字眉川，广东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授福建古田知县。古田多山，丁田淆错，赋役轻重不均，民逋逃迁徙，黠者去为盗。瑸请平赋役，民以苏息。调台湾，台湾初隶版图，民骁悍不驯。瑸兴学广教，在县五年，民知礼让。四十二年，行取，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四川提学道佥事。清介公慎，杜绝苞苴。上以四川官吏加派厉民，诏戒饬，特称瑸廉。未几，用福建巡抚张伯行荐，调台湾厦门道。

新学宫建硃子祠於学右，以正学厉俗，镇以廉静，番、民帖然。在官应得公使钱，悉屏不取。

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抚。莅任，劾湘潭知县王爰溱纵役累民，长沙知府薛琳声徇庇不纠劾，降黜有差。寻条奏禁加耗，除酷刑，粜积穀，置社仓，崇节俭，禁餽送，先起运，兴书院，饬武备，停开采，凡十事。诏嘉勉，谕以躬行实践，勿骛虚名。旋入觐，奏言：“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人所以贪取，皆为用不足。臣初任知县，即不至穷苦，不取一钱，亦自足用。”比退，上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

寻调抚福建，上谕廷臣曰：“朕见瑸，察其举止言论，实为清官。瑸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无门生故旧，而天下皆称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宜加优异，以厉清操。”陛辞，上问：“福建有加耗否？”瑸奏：“台湾三县无之。”上曰：“火耗尽禁，州县无以办公，恐别生弊端。”又曰：“清官诚善，惟以清而不刻为尚。”瑸为治，举大纲，不尚烦苛。修建考亭书院及建阳、尤溪硃子祠，疏请御书榜额，并允之。复疏言：“防海贼与山贼异，山贼啸聚有所，而海贼则出没靡常。台湾、金、厦防海贼，又与沿海边境不同，沿海边境患在突犯内境，而台、厦患在剽掠海中。欲防台、厦海贼，当令提标及台、澎水师定期会哨，以交旗为验。商船出海，令台、厦两汛拨哨船护送。又令商船连环具结，遇贼首尾相救，不救以通同行劫论罪。”下部议，以为繁琐，上韪其言，命九卿再议，允行。

是年冬，兼摄闽浙总督。奉命巡海，自赍行粮，屏绝供亿。捐穀应交巡抚公费，奏请充饷。上曰：“督抚有以公费请充饷者，朕皆未之允。盖恐准令充饷，即同正项钱粮，不肖者又於此外婪取，重为民累。”令瑸遇本省需款拨用。宾又请以司库馀平赏赉兵役，命遵前旨。广东雷州东洋塘堤岸，海潮冲激，侵损民田，瑸奏请修筑，即移所贮公项及俸钱助工费。堤岸自是永固，乡人蒙其利。五十七年，以病乞休，诏慰留之。未几，卒於官。遗疏以所贮公项馀银一万三千有奇充西师之费。

命以一万佐饷，馀给其子为葬具。寻谕大学士曰：“陈宾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追授礼部尚书，廕一子入监读书，谥清端。

瑸服御俭素，自奉惟草具粗粝。居止皆於事，昧爽治事，夜分始休。在福建置学田，增书院学舍，聘主讲，人文日盛。雍正中，入祀贤良祠。乾隆初，赐其孙子良举人；子恭员外郎，官至知府。

陈鹏年，字沧洲，湖广湘潭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授浙江西安知县，当兵后，户口流亡，豪强率占田自殖。鹏年履亩按验，复业者数千户。烈妇徐冤死十年，鹏年雪其枉，得罪人置诸法。禁溺女，民感之，女欲弃复育者，皆以陈为姓。河道总督张鹏翮荐调赴江南河工，授江南山阳知县，迁海州知州。四十二年，圣祖南巡阅河，以山东饥，诏截漕四万石，令鹏翮选贤幹吏运兗州分赈，以鹏年董事，全活数万人。上回銮，召见济宁舟次，赋诗称旨，赐御书。

寻擢江宁知府。四十四年，上复南巡，总督阿山召属吏议增地丁耗羡为巡幸供亿，鹏年力持不可，事得寝。阿山嗛之，令主办龙潭行宫，侍从徵餽遗，悉勿应，忌者中以蜚语。会致仕大学士张英入对，上问江南廉吏，举鹏年；复询居官状，英言：“吏畏威而不怨，民怀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上意乃释。幸京口阅水师，先一日，阿山檄鹏年於江干叠石为步，江流急，施工困难，胥徒惶遽。

鹏年率士民亲运土石，诘旦工成。顾阿山憾不已，疏劾鹏年受盐、典各商年规，侵蚀龙江关税银，又无故枷责关役，坐夺职，系江宁狱。命桑额、张鹏翮与阿山会鞫，江宁民呼号罢市，诸生千馀建幡将叩阍。鹏年尝就南市楼故址建乡约讲堂，月朔宣讲圣谕，并为之榜曰“天语丁宁”。南市楼者故狭邪地也，因坐以大不敬，论大辟。

上与大学士李光地论阿山居官，光地言阿山任事廉幹，独劾陈鹏年犯清议，上颔之。

谳上，鹏年坐夺官免死，徵入武英殿修书。

四十七年，复出为苏州知府。禁革奢俗，清滞狱，听断称神。值岁饥，疫甚，周历村墟，询民疾苦，请赈货，全活甚众。四十八年，署布政使。巡抚张伯行雅重鹏年，事无钜细，倚以裁决。总督噶礼与伯行忤，并忌鹏年。已，劾布政使宜思恭、粮道贾朴，因坐鹏年覈报不实，吏议夺官，遣戍黑龙江，上宽之，命仍来京修书。

噶礼复密奏鹏年虎丘诗，以为怨望，欲文致其罪，上不报。俄，噶礼与伯行互讦，屡遣大臣按治，议夺伯行职。上以伯行清廉，命九卿改议，并谕曰：“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岂受若辈欺耶？”因出其诗畀阁臣共阅。

五十六年，出署霸昌道，仍回京修书。

六十年，命随尚书张鹏翮勘山东、河南运河，时河决武陟县马营口，自长垣直注张秋，命河督赵世显塞之。议久不决，鹏年疏言：“黄河老堤冲决八九里，大溜直趋溢口，宜於对岸上流广武山下别开引河，更於决口稍东亦开引河，引溜仍归正河，方可堵筑。”奏入称旨。世显罢，即命鹏年署河道总督。六十一年，马营口既塞复决，鹏年谓：“地势低洼，虽有引河，流不能暢。惟有分疏上下，杀其悍怒。

请於沁、黄交汇对岸王家沟开引河，使水东南行，入荥泽正河，然后堤工可成。”

诏如议行。先是，马营决口因桃汛流激，难以程工；副都御史牛钮奉命阅河，奏於上流秦家厂堵筑，工甫竟，而南坝尾旋决一百二十馀丈，入马营东下。鹏年与巡抚杨宗义谋合之。既，北坝尾复溃百馀丈，鹏年乃建此议。世宗即位，命真除。时南北坝尾合而复溃者四，至是以次合龙，而马营口尚未塞。鹏年止宿河堧，寝食俱废，浸羸惫。雍正元年，疾笃，遣御医诊视。寻卒，上闻，谕曰：“鹏年积劳成疾，没於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褒锡甚至。赐帑金二千，锡其母封诰，视一品例廕子，谥恪勤。祀河南、江宁名宦。

子树芝、树萱，圣祖时，以诸生召见，令随鹏年校书内廷。树芝官至平越知府，树萱官至户部侍郎。

施世纶，字文贤，汉军镶黄旗人，琅仲子。康熙二十四年，以廕生授江南泰州知州。世纶廉惠勤民，州大治。二十七年，淮安被水，上遣使督堤工，从者数十辈，驿骚扰民，世纶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北兵变，官兵赴援出州境，世纶具刍粮，而使吏人执梃列而待，兵有扰民，立捕治，兵皆敛手去。二十八年，以承修京口沙船迟误，部议降调。总督傅腊塔疏陈世纶清廉公直，上允留任。擢扬州知府。扬州民好游荡，世纶力禁之，俗为变。三十年八月，海潮骤涨，泰州范公堤圮，世纶请捐修。

三十二年，移江宁知府。三十五年，琅卒，总督范成勋疏以世纶舆情爱戴，请在任守制；御史胡德迈疏论，世纶乃得去官，复居母丧。岁馀，授苏州知府，仍请终制，辞不赴。三十八年，既终制，授江南淮徐道。

四十年，湖南按察使员缺，九卿举世纶，大学士伊桑阿入奏，圣祖谕曰：“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搢绅讼，彼必袒诸生。

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穀之事，则相宜耳。”是岁授湖南布政使。湖南田赋丁银有徭费，漕米有京费。世纶至，尽革徭费，减京费四之一，民立石颂之。四十三年，移安徽布政使。

四十四年，迁太仆寺卿。四十五年，坐湖南任内失察营兵掠当铺，罢职。三月，授顺天府府尹，疏请禁司坊擅理词讼、奸徒包揽捐纳、牙行霸占货物、流娼歌舞饮宴，饬部议，定为令。四十八年，授左副都御史，兼管府尹事。四十九年，迁户部侍郎，督理钱法。寻调总督仓场。五十四年，授云南巡抚，未行，调漕运总督。世纶察运漕积弊，革羡金，劾贪弁，除蠹役，以严明为治。岁督漕船，应限全完，无稍愆误。

时西陲用兵，转输餽运，自河南达陕西。陕西旱饥，五十九年，上命世纶诣陕西佐总督鄂海督军饷，并令道中勘河南府至西安黄河輓运路径，并察陕西现存穀石数目陈奏。世纶乃溯河西上，疏言：“河南府孟津县至陕西太阳渡，大小数十馀滩，纤道高低不等，或在河南，或在河北。渑池以下，舟下水可载粮三百馀石，上水载及其半；渑池以上，河流高迅，仅可数十石。自砥柱至神门无纤道，惟路旁石往往有方眼，又有石鼻，从前輓运，其迹犹存。自陕州至西安府，河水平稳，俱有輓运路径。谨绘图以闻。”又言：“河南府至陕州三门，今乃无舟。请自太阳渡以下改车运，太阳渡至西安府党家马头舟行为便。党家马头入仓复改车运，穀二十万石都银十万三千两有奇。但运穀二十万，止得米十万。请令河南以二穀易一米，则运价可省其半。若虑米难久贮，请照例出陈易新。”奏入，上念陕西灾，发帑金五十万，并令酌发常平仓穀；又以地方官吏大半在军前，令选部院司官诣陕西，命世纶总其事。世纶令分十二路察贫民，按口分给，远近皆遍。六十年春，得雨，灾渐澹。上命世纶还理漕事。六十一年四月，以病乞休，温旨慰留，令其子廷祥驰驿省视。五月，卒。遗疏请随父琅葬福建，上允之，诏奖其清慎勤劳，予祭葬。

世纶当官聪强果决，摧抑豪猾，禁戢胥吏。所至有惠政，民号曰“青天”。在江宁以忧归，民乞留者逾万。既不得请，人出一钱建两亭府署前，号一文亭。官府尹，步军统领讬合齐方贵幸，出必拥驺从。世纶与相值，拱立道旁俟。讬合齐下舆惊问，世纶抗声曰：“国制，诸王始具驺从。吾以为诸王至，拱立以俟，不意为汝也！”将疏劾，讬合齐谢之乃已。赈陕西，陕西积储多虚耗，将疏劾。鄂海以廷祥知会宁，语微及之，世纶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顾，何有於子？”卒疏言之。鄂海坐罢去。

论曰：于成龙秉刚正之性，苦节自厉，始终不渝，所至民怀其德。彭鹏拒伪命，立身不苟，在官亦以正直称。陈瑸起自海滨，一介不取，行能践言。陈鹏年、施世纶明爱人，不畏强御。之五人者，皆自牧令起，以清节闻於时。成龙、世纶名尤盛，闾巷诵其绩，久而弗渝。康熙间吏治清明，廉吏接踵起，圣祖所以保全诸臣，其效大矣。

## 列传六十五

慕天颜 阿山 噶礼

慕天颜，字拱极，甘肃静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浙江钱塘知县。迁广西南宁同知，再迁福建兴化知府。康熙九年，擢湖广上荆南道。总督刘兆麒疏言天颜习边海诸事，请调福建兴泉道。寻擢江苏布政使。十二年，丧母。总督麻勒吉、巡抚玛祜疏言：“天颜廉明勤敏，清积年逋赋，釐剔挪移，事未竟，请令在官守制。”

十三年，入觐，疏言：“江南田地钱粮有隐占、诡寄诸弊，臣饬州县通计田额，均分里甲；又因科则不等，立徵收截票之法，每户实徵钱粮分十限，於开徵日给限票，依限完纳截票。逾限未截，按数追比，吏不能欺民。”下部，著为令。

十五年，擢江宁巡抚。疏进钱粮交代册，上嘉其清晰，命布政使交代当以此为式。寻以节减驿站钱粮，加兵部侍郎。师征吴三桂，大将军贝勒尚善请造船济师，下天颜督造送岳州。叙劳，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仍兼右副都御史。时诸道兵应徵发，舳舻蔽江，夫役牵挽，动以千万计。天颜疏言：“纤夫募诸民间，夫给银一钱。民争逃匿，计里均派，先期拘集，饥寒踣顿。及兵既到，计船给夫，兵与船户横索财物，鞭挞死伤。臣拟军赴前敌，仍给纤夫；其凯旋还京，并各省调遣归标官兵，每船应夫若干，以其直给船户，令雇水手。”上从之，命下直省，著为令。

江南水道交错，天颜为布政使时，请於巡抚玛祜，濬吴淞江、刘河淤道。十九年，江南困霪雨，疏言：“附近吴淞江、刘河诸州县水道通暢，旋溢旋消。宜兴、常熟、武进、江阴、金坛诸县水无出路，或要口湮塞，致积雨成壑。常熟白茆港为长洲、昆山、无锡诸水出海要道，武进孟渎河为丹阳、宜兴、金坛诸水归江要道，请动帑疏濬。”上从之。於是濬白茆港四十三里达海，濬孟渎河四十八里达江，皆建闸以时启闭，费帑九万有奇。又尝疏请减浮粮，除版荒、坍没公占田地，部议坍没许豁除，版荒令覆勘。二十年，疏请募民垦版荒，六年后起科。

扬州知府高德贵亏帑数万，既劾罢，旋卒；天颜疏销草豆价，户部覈减七千有奇，天颜檄追德贵家属。京口防御高腾龙，德贵族也，与参领马崇骏以天颜奏销浮冒讦於将军杨凤翔，凤翔格不行。总督阿席熙劾崇骏、腾龙婪取，上遣郎中图尔宸、锺有德会天颜勘治。崇骏、腾龙叩阍讼天颜奏销浮冒，恶其讦告构罪状，唆总督劾奏。上命图尔宸、锺有德具狱，崇骏、腾龙婪取罪至死，天颜以草豆价户部覈减诿罪德贵，当左迁。得旨，如议。

天颜将去官，疏列成劳，且言：“夙夜冰兢精白，不意遭诬讦，蒙鉴宥不加严谴。”上以天颜未闻有廉名，乃自言“冰兢精白”，非是，命严饬。二十三年，起湖北巡抚，复谕之曰：“尔前为巡抚，未能洁己率属。今宜痛改前非，廉谨自持，以副任使。”旋移贵州。

二十六年，授漕运总督，疏言：“京口至瓜洲，漕船往来，风涛最险。请仿民间渡生船，官设十船，导引护防。”部议非例，不允。上曰：“朕南巡见京口、瓜洲往来人众，备船过渡，有益於民。其如所请行。”天颜疏陈江南、江西累年未完漕项银米请恩贳，上命尽免康熙十七年以前积逋。江南扬州、淮安所属运河东濒海诸州县地卑下，谓之下河，频岁被水。上先用汤斌议，遣侍郎孙在丰疏濬下河。河道总督靳辅议起翟家坝迄高家堰筑重堤，束堤堰溢出之水北出清口，谓疏濬无益。

天颜仍主疏濬，并修筑高家堰，与不协。上遣尚书佛伦、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会勘，佛伦等主用辅议，天颜、在丰议与辅异。天颜密疏力争，辅疏劾天颜与在丰有连，欲在丰建功，故坚阻上游筑堤。下部议，夺天颜职，而辅亦为御史郭琇、陆祖修，给事中刘楷交章劾罢。初，辅请於仲家庄建闸，引骆马湖水，别凿中河，俾漕船避黄河之险，天颜亦议为无益。上命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往视，还奏天颜令漕船毋入中河，上以责天颜，逮下狱。天颜反覆申辨，副都御史噶尔图举天颜诉辞先后互异，坐奏事上书不以实论罪，上追录天颜造舟济师，特宽之。三十五年，卒。

天颜历官有惠绩，尝疏请有司亏帑虽逾限，於发遣前清偿，仍贳其罪。狱囚因逸犯株连，待质已三年者，於秋审时开释；狱囚无亲属馈食，月给米三斗：皆恤下之政。在江南，兴水利，蠲积逋，而请免纤夫，甦一时之困，江南民尤颂之。独劾嘉定知县陆陇其不协於舆论，左都御史魏象枢疏言：“天颜劾陇其，称其操守绝一尘，德有馀而才不足。今之有司，惟操守为难；既知之矣，何不留以长养百姓？请严饬诸督抚大破积习，勿使廉吏灰心，贪风日长。”会诏举清廉，象枢遂以陇其应，语具陇其传。

阿山，伊拉哩氏，满洲镶蓝旗人。初自吏部笔帖式历刑部主事、户部员外部。

康熙十八年，授翰林院侍讲，七迁至户部侍郎。三十年，命治赈西安、凤翔二府，明年还京。上闻流民有至襄阳者，以问阿山。阿山言正月已得雪，民无流亡。上曰：“正月虽雪，二、三月雨不时，麦收未可望。流民至襄阳甚多，汝未之知耳。”坐奉使不尽心，左授郎中。三十三年，擢左副都御史。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阿山从。授阿密达为将军，逐噶尔丹，阿山为参赞。师还，授盛京礼部侍郎。三十六年，授翰林院掌院学士。

三十九年，授江南江西总督。安徽布政使张四教以忧去官，巡抚高永爵劾四教擅动库帑，下阿山察奏。阿山言四教动库帑为公用，请免议，上复命具实状以闻。

阿山乃言：“三十八年上南巡，四教发库帑十一万供办，议令各官扣俸抵补。各官皆自承，臣不敢隐。”上责阿山徇情沽誉，命漕运总督桑额鞫四教，论如律。阿山当夺职，上宽之，命留任。

四十三年，阿山劾江西巡抚张志栋大计不公，志栋及布政使李兴祖、按察使刘廷玑、道员韩象起等皆夺职。阿山又言大计志栋主之，请复兴祖等官。给事中许志进劾阿山恩威自擅，阿山疏辩，且诋志进为淮安漕标营卒子，素行不端，为志栋报复。志进亦追论阿山庇张四教，并收属吏贿赂，盗仓穀不问，贪淫恶迹，纵妾父生事。疏并下部议，部议皆夺职。上复宽阿山，命留任如故。四十四年，疏劾江宁知府陈鹏年贪酷，并以妓楼改建讲堂，凟圣谕，大不敬。命会桑额及河道总督张鹏翮集谳，坐鹏年罪至斩，上特命来京，事具鹏年传。

阿山与桑额、鹏翮议自泗州开河筑堤，引淮水至黄家堰，入张福口，会出清口，是为溜淮套，疏请上临视。四十五年，授刑部尚书。四十六年，上南巡，临视溜淮套，谕曰：“阿山等奏溜淮套别开一河，分泄淮水，绘图进呈。朕策骑自清口至曹家庙，见地势甚高，虽成河，不能直达清口，与所进图不同。且所立标竿多在民冢上，朕何忍发此无限枯骨耶？”命鹏翮罢其事。下九卿议，阿山及桑额、鹏翮皆夺职；上以阿山主其议，命但坐阿山，遂夺职。五十一年，江苏布政使宜思恭以亏帑坐谴，因列诉总督噶礼等频向需索，阿山亦受节餽，下部议，上以阿山老，宽之。

五十二年，万寿，复原品。逾年，卒。

阿山故精察，上尝问大学士李光地：“阿山在官何若？”光地奏：“臣尝与同僚，廉幹，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独劾陈鹏年一事耳。”上颔之。

噶礼，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何和哩四世孙也。自廕生授吏部主事，再迁郎中。康熙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次克鲁伦河。噶礼从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中路兵粮，首达行在，召对，当上意。寻擢盛京户部理事官。岁馀三迁，授内阁学士。

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抚。噶礼当官勤敏能治事，然贪甚，纵吏虐民。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会潞安知府缺员，噶礼疏荐霍州知州李绍祖，绍祖使酒自刎，噶礼匿不以奏。上闻之，下九卿议罪，拟夺噶礼职，上宽之。御史刘若鼐疏论噶礼贪，得赃无虑数十万，太原知府赵凤诏为其腹心，专用酷刑以济贪壑事。下噶礼复奏，得辨释。

平遥民郭明奇等以噶礼庇贪婪知县王绶，走京师诣巡城御史袁桥列诉。桥疏闻，并言“噶礼通省钱粮加火耗十之二，分补大同、临汾等县亏帑，馀并以入己，得四十馀万；指修解州祠宇，用巡抚印簿勒捐；令家伶赴平阳、汾州、潞安三府迫富民馈遗；又以讼得临汾、介休富民亢时鼎、梁湄金；纵汾州同知马遴；庇洪洞知县杜连登，皆贪吏；隐平定雹灾”，凡七事。上命噶礼复奏，山西学政邹士聪代太原士民疏留噶礼。御史蔡珍疏劾士璁“职在衡文，乃与巡抚朋比。且袁桥疏得旨二日后，太原士民即具呈，显为诬伪。噶礼与士璁同城，委为不知，是昏愦也；知而不阻，是幸恩也。请并敕部议处”。寻噶礼复奏，以明奇等屡坐事走京师诬告，并辨桥、珍所言皆无据。下九卿察奏，明奇等下刑部治罪，桥、珍坐诬谴罢。

四十八年，迁户部侍郎，旋擢江南江西总督。噶礼至江南，益恣肆，累疏劾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皆坐罢。知府陈鹏年初为总督阿山劾罢，上复命守苏州；及宜思恭罢，署布政使。鹏年素伉直，忤噶礼。噶礼续劾宜思恭亏帑，又论粮道贾朴建关开河皆有所侵蚀，遂及鹏年覈报不实，鹏年复坐罢。噶礼复密疏鹏年虎丘诗怨望，上不为动。

巡抚张伯行有廉声，至则又与噶礼忤。五十年，伯行疏言本科江南乡试取士不协舆论，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检举同考官知县王曰俞、方名所荐士有不通文字者。上命尚书张鹏翮如扬州会噶礼及伯行察审。鹏翮至，会谳，既得副考官编修赵晋及曰俞、名诸交通状，伯行欲穷其狱。噶礼盛怒，刑证人，遂罢谳。伯行乃劾噶礼，谓舆论盛传总督与监临提调交通鬻举人；及事发，又传总督索银五十万，许不竟其事：请敕解任就谳。噶礼亦劾伯行，谓：“方会谳时，臣正鞫囚，伯行谓臣言不当，臣恐争论失体，缄口结舌。伯行遂阴谋诬陷，以鬻举人得银五十万汙臣，臣不能与俱生。”因及伯行专事著书，猜忌糊涂，不能清理案牍。时方有戴名世之狱，又言：“南山集刻板在苏州印行，伯行岂得不知？进士方苞以作序连坐，伯行夙与友，不肯捕治。”并罗列伯行不职数事。

疏入，上并命解任，令鹏翮会漕运总督赫寿察奏。狱具，晋、曰俞、名及所取士交通得贿，当科场舞弊律论罪；噶礼劾伯行不能清理案牍事实，馀皆督抚会衔题咨旧事，苞为伯行逮送刑部，南山集刻板在江宁，皆免议；伯行妄奏噶礼鬻举人，当夺职。上切责鹏翮、赫寿瞻徇，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覆谳，仍如鹏翮等议。

上谕曰：“噶礼才有馀，治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屡疏劾伯行。朕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手批不淮。此议是非颠倒！”下九卿、詹事、科道察奏，复谕曰：“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必受其朘削且半矣。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欲害之，摘虎丘诗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初无他意。又劾中军副将李麟骑射皆劣。

麟比来迎驾，朕试以骑射，俱优。若令噶礼与较，定不能及。朕於是心疑噶礼矣。

互劾之案，遣大臣往谳，为噶礼所制。尔等皆能体朕保全廉吏之心，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蒙升平之福矣。九卿等议噶礼与伯行同任封疆，互劾失大臣礼，皆夺职；上命留伯行任，噶礼如议夺职。

五十三年，噶礼母叩阍，言噶礼与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谋弑母，噶礼妻以别户子幹泰为子，纵令纠众毁屋。下刑部鞫得实，拟噶礼当极刑，妻论绞，色勒奇、幹都皆斩，幹泰发黑龙江，家产没入官。上令噶礼自尽，妻从死，馀如部议。

论曰：廉吏往往不获於上，岂长官皆不肖，抑其强项固有所不可堪欤？陇其之廉，天颜知之而不能容。鹏年初扼於阿山，继挫於噶礼，皆欲中以危法，抑又甚矣。

伯行与噶礼互劾，再谳不得直。幸赖圣祖仁明，陇其复起，鹏年致大用，伯行亦终获全。二三正人诎而得申，人心风气震荡洋溢，所被至远。噶礼不足以语此，盖天颜、阿山亦弗能喻也。

## 列传六十六

杨方兴 硃之锡崔维雅 靳辅陈潢 宋文运 董讷 熊一潇于成龙孙在丰 开音布 张鹏翮杨方兴，字浡然，汉军镶白旗人。初为广宁诸生。天命七年，太祖取广宁，方兴来归。太宗命直内院，与修太祖实录。崇德元年，试中举人，授牛录额真衔，擢内秘书院学士。性嗜酒，尝醉后犯跸，论死，上贳之，命断酒。

顺治元年，从入关。七月，授河道总督。李自成决河灌开封，其后屡决屡塞，贼势浸张，土寇群起，两岸防守久废。伏秋汛发，北岸小宋口、曹家寨堤溃，河水漫曹、单、金乡、鱼台四县，自兰阳入运河，田产尽没。方兴至官，遣兵捕治土寇，扫穴擒渠，乃疏请修筑。二年七月，河决流通集，分两道入运河，运河受河水淀浊淤塞，下流徐、邳、淮、扬亦多冲决。方兴以防护无功自劾，上谕以殚力河防，不必引咎。旋疏荐补管河道方大猷等。四年，流通集决口将合，河下注湍激，又决汶上入独山湖。方兴请修筑通济闸上下堤岸，并淮安东北苏淤、马罗等堤，又筑江都、高邮诸石堤，流通集合口。进兵部尚书衔。

七年，加太子少保。八月，河决荆隆口，南岸出单家寨，北岸出硃源寨。南岸先合，河全注北岸，张秋以下堤尽溃，自大清河东入海。方兴用大猷议，於上游筑长缕堤遏其势，复筑小长堤塞决口，期半年蕆事。九年，方兴复乞休，不许。大猷擢江南按察使，方兴请以新衔管河务。九年，荆隆口工竟，方兴疏言：“清口，淮、黄交汇，黄强淮弱，岁需疏濬。请於清江、通济二闸適中处修复福兴闸，启一闭二，以时蓄泄。”从之。

给事中许作梅，御史杨世学、陈棐交章请勘九河故道，导河北流入海。方兴言：“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迄我清，东南漕运，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馀里，藉河为转输，河可南必不可北。

若欲寻禹旧迹，导河北行，无论漕运不通，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势须别筑数千里长堤，较之增卑培薄，难易显然。且河挟沙以行，束之为一，则水急沙流；播之为九，则水缓沙壅。数年后河仍他徙，何以济运？臣愚以为河不能无决，决而不筑，司河者之罪；河不能无淤，淤而不濬，亦司河者之罪。若欲保其不决不淤，谁敢任之？请敕下廷议，定画一之规，屏二三之说，俾有所遵守。”疏入，上嘉纳焉。

十年，河决大王庙，距硃源寨口不远。给事中周体观劾方兴治河罔效，方兴疏辨，因请罢斥，温诏慰留。十一年，给事中林起龙复劾方兴侵蚀工需，累民捐费至六十馀万；并劾大猷等奸贪不法。上解方兴任，命入都质对，起龙以诬谴，方兴复任。既，直隶总督李廕祖复劾大猷贪婪误工，方兴亦劾大猷，上以其不先举发，切责之。给事中董笃行又劾方兴徇庇，降级留任。

十四年，乞休，上念其劳，以原官加太子太保致仕。方兴还京师，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康熙四年，卒，赐祭葬。

硃之锡，字孟九，浙江义乌人。顺治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一年七月，擢弘文院侍读学士，四迁至吏部侍郎。十四年，杨方兴乞休，上特擢之锡，以兵部尚书衔，总督河道，驻济宁。十五年十月，河决山阳柴沟，建义、马逻诸堤并溢。之锡驰赴清江浦筑戧堤，塞决口。宿迁董家口为沙所淤，就旧渠迤东别开河四百丈通运道。十六年，条上治河诸事，言：“河南岁修夫役，近屡经奏减，宜存旧额。明制，淮工兼用民修，宜复旧例。扬属运道与高、宝诸湖相通，淮属运道为黄、淮交会，旧有各堤闸，宜择要修葺。应用柳料，宜令濒河州县预为筹备。奸豪包占夫役，卖富佥贫，工需各物，私弊百出，宜责司、道、府、查报，徇隐者以溺职论。额设水夫，阴雨不赴工，所扣工食，谓之旷尽，宜令管河道严覈。河员升调降用，宜令候代始行离任。河员有专责，不宜别有差委。岁终察覈举劾，并宜复旧例。”皆下部议行。之锡丁母忧，命在任守制，疏请归葬，优诏给假治丧。十七年，还任。以捐金赈淮、扬、徐三府灾，加太子少保。

康熙元年，河决原武、祥符、兰阳县境，东溢曹县，复决石香炉村。之锡檄济宁道方兆及董曹县役，而赴河南督塞西阎寨、单家寨、时利驿、蔡家楼、策家寨诸决口。四年二月，疏言：“南旺为运河之脊，北至临清，南至台庄，四十馀闸，全赖启闭得宜。濒河春常少雨，伏秋雨多，东省久旱，山泉小者多枯，大者已弱。若官船经闸，应闭者强之使开，泄水下注，则重运之在上者阻；应开者强之使闭，留水待船，则重运之在下者又阻。乞饬各遵例禁。”得旨，非奉极要差遣，擅行启闭者，准参奏。八月，疏言：“部议停差北河、中河、南河、南旺、夏镇、通惠诸分司，归并地方官。臣维河势变幻，工料纷繁，天时不齐，非水则旱，或绸缪几先，或补葺事后，或张皇於风雨仓遽之际，或调剂於左右方圆之间。北河所辖三千馀里，其间三十馀闸；中河所辖黄、运两河，董口尤运道咽喉，清黄交接，浊流易灌；南河所辖在淮、黄、江、湖之间，相距窎远；南旺、泉源三百馀处，近者或出道隅，远者偏藏僻壤；夏镇地属两省，凿石通漕，形势陡绝，节宣闸座，尤费经营；通惠浮沙易浅，峻水易冲，塞决之役，岁岁有之。若云归并府佐，则职微权轻，上下掣肘。至於地方监司，责以终年累月奔驰驻守，揆之事势，万万不能。分司与各道界壤迥不相同，应合而分：一闸座也，上流以为应闭，下流以为应开；一额夫也，在此则欲求多，在彼又复患少。不但纷竞日多，必致牵制误事。应请仍循旧制。”得旨允行。五年二月，卒。

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硃昌祚疏言：“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濬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馀万；频年撙节，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覈其官守，可谓公忠。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籥请恩恤，赐祭葬。”

徐、兗、淮、扬间颂之锡惠政，相传死为河神。十二年，河道总督王光裕请锡封号，部议不行。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南巡视河工，始允大学士阿桂等请，封助顺永宁侯，春秋祠祭。嗣加号曰“佑安”，民称之曰硃大王。

崔维雅，字大醇，直隶大名人。顺治三年举人，授濬县教谕，迁河南仪封知县。

仪封濒河，岁苦泛滥，北岸三家庄当水冲，十四年，水势北注，岸崩五里馀。维雅於上游故流疏使东行，北岸得安。复与塞封丘大王庙决口，之锡疏荐，擢开封南河同知。

康熙元年五月，曹县石香炉村河决，士民求速塞，维雅持不可。工将成复溃，至冬乃塞，如维雅言。迁浙江宁波知府，光裕疏荐，擢河南河道副使。时沿河千馀里，险工迭出，维雅常预为之备，得无事。阳武潭口寺堤直河冲，水势迅急，下埽辄蛰。维雅预於上流疏引河，埽定，堤得固。虞城距河堤仅数里，堤没入河，北岸引河冲刷不利。维雅预迎河溜挑濬，及秋水归新河，旧河为平陆。桃源七里沟河屡塞屡决，光裕檄维雅往勘，维雅言引河浅狭，流缓沙停，激荡无力，宜令河头加宽阔，使足翕受全河；又待河水突涨，乃使开放，建瓴直下。又言下游数十里已成平陆，而引河仅百丈，节短势蹙，力不能刷淤，当接挑二百丈阔，损十之八而深半之。

又言开放当在河头西北，留近埽五丈勿开，则河流入口有倒泻之势，埽亦迎流下。

光裕悉用其议。复迁河南按察使，湖南、广西布政使，内召为大理寺卿。卒。

维雅治河主疏导引河，使水有所归，故屡有功而后不为患。当靳辅兴大工时，维雅奏上所著河防刍议、两河治略，并诋諆辅所行诸法，列二十四事难之。辅疏辨，谓维雅说不可行，寝其议。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改内阁中书，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初，自郎中四迁内阁学士。十年，授安徽巡抚。疏请行沟田法，以十亩为一鞬，二十鞬为一沟。沟土累为道，道高沟低，涝则泄水，旱以灌田。会三籓乱起，不果行。部议裁驿站经费，辅疏请禁差员横索、骚扰驿递，岁终节存驿站、摃脚等项二十四万有奇。上奖辅实心任事，加兵部尚书衔。

十六年，授河道总督。时河道久不治，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古沟、翟家坝等处先后溃溢，高家堰决三十馀处，淮水全入运河，黄水逆上至清水潭，浸淫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清口涸为陆地。辅到官，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为八疏同日上之：首议疏下流，自清江浦至云梯关，於河身两旁离水三丈，各挑引河一道，俟黄、淮下注，新旧河合为一，即以所挑土筑两岸大堤，南始白洋河，北始清河县，并东至云梯关。云梯关至海口百里，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湿，不能施工；馀八十里亦宜量加疏濬，筑堤以束之，限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次议治上流淤垫，洪泽湖下流自高家堰西至清口，为全淮会黄之所。当於小河两旁离水二十丈，各挑引河一道，分头冲洗。次议培修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墩、高良涧至周桥闸临湖残缺堤岸，下筑坦坡，使水至平漫而上，顺缩而下，不至怒激崩冲。堤一尺、坦坡五尺，夯杵坚实，种草其上。次议塞黄、淮各处决口，例用埽，费钜且不耐久；求筑土御水之法，宜密下排椿，多加板缆，用蒲包裹土，麻绳缚而填之，费省而工固。次议闭通济闸坝，濬清口至清水潭运河二百三十里，以所挑之土倾东西两堤之外，西是筑为坦坡，东堤加培坚厚，次议规画经费，都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宜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预徵康熙二十年钱粮十之一，约二百万。工成后，令淮、扬被水田亩纳三钱至一钱；运河经过，商货米豆石纳二分，他货物斤四分；并开武生纳监事例，如数补还。次议裁并冗员，明定职守，并严河工处分，讳决视讳盗；兼请调用官吏，工成，与原属河官吏并得优叙。次议工竣后，设河兵守堤，里设兵六名至二名，都计五千八百六十名。疏入，下廷议，以方军兴，复举大工，役夫每日至十二万馀，召募扰民，应先择要修筑。上命辅熟筹。

十七年，辅疏言：“以驴运土，可减募夫之半；初拟二百日毕工，今改为四百日，又可减募夫之半。”河工故事，大堤谓之“遥堤”，堤内复为堤逼水，谓之“缕堤”，两堤间为横堤，谓之“格堤”。辅疏请就原估土方加筑缕堤，有馀量增格堤，南自白洋河，北自清河，上至徐州，视此兴筑。馀并如前议。疏入，复下廷议，允行。

上谕以治河大事，当动正项钱粮。辅疏言：“前议黄河两岸分筑遥、缕二是，勘有旧堤贴近河身，拟作为缕堤，其外更筑遥堤。前议用驴运土，今议改车运。前议离堤三十丈内不许取土，今因宿迁、桃源等县人弱工多，改令二十丈外取土。前议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今以工费浩繁，除清河北岸浅工必须挑濬。馀俱用铁扫帚濬深河底。”下部议，从之。

是岁吴三桂死，上趣诸将帅进兵，辅欲节帑佐军，又以兴工后需费溢出原估，均颇改前议，先开清口引河四道，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诸决口，筑堤束水。

如所议施行。顾下流未大治，伏秋盛涨，水溢出堤上，复决砀山石将军庙、萧县九里沟。辅乃议设减水坝，於萧、砀、宿迁、桃源、清河诸县河南北两岸为坝十三，坝七洞，水盛藉以宣泄。辅复察清口淮、黄交会，黄涨侵灌运河，乃自新庄闸西南开新河至太平坝；又自文华寺开新河至七里闸，复折向西南，亦至太平坝；改以七里闸为运口，由武家墩烂泥浅转入黄河。运口距黄、淮交会处约十里，自此无淤垫之患。疏报，并议行。辅勘清水潭决口屡塞屡冲，乃弃深就浅，筑东西长堤二道，并挑新河八百四十丈，疏积水。山阳、高邮等七州县民田，至是皆出水可耕。

十八年，辅疏报，并请名新河曰永安河，报闻。翟家坝淮河决口成支河九道，辅饬淮扬道副使刘国靖等督堵塞，至是工竟，辅诣勘疏报，并言：“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潴水诸湖，逐渐涸出。臣今广为招垦，俾增赋足民，上下均利。”

屯田之议自此起。

漕船自七里闸出口，行骆马湖达窑湾。夏秋盛涨，冬春水涸，重运多阻。辅议濬湖旁皁河故道，上接泇河通运。疏入，下廷议，上问诸臣意若何，左都御史魏象枢曰：“辅请大修黄河，上发帑二百五十一万，计一劳永逸。前奏堤坝已筑十之七，今又欲别开河道，所谓一劳永逸者安在？臣等虑漕运有阻，故议从其请。”上曰：“象枢言良是。河虽开，必上流浩瀚，方免淤滞。今雨少水涸，恐未必有济。即已成诸工，亦以旱易修，岂得恃为永固耶？”十九年五月，辅丁忧，命在任守制。秋，河复决，辅疏请处分，上趣辅修筑。二十年三月，辅疏言：“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水未归故道，请处分。”下部议，当夺官，上命戴罪督修。

二十一年五月，上遣尚书伊桑阿、侍郎宋文运、给事中王曰温、御史伊喇喀勘工。候补布政使崔维雅奏上所著书，议尽罢辅所行减水坝诸法，大兴工，日役夫四十万，筑堤以十二丈为率。上命从伊桑阿等往与辅议之。伊桑阿等遍勘诸工，至徐州，令辅与维雅议，辅疏言：“河道全局已成十八九。萧家渡虽有决口，而海口大辟，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断不宜有所更张，隳成功，酿后患。”伊桑阿等还京师，下廷议，工部尚书萨穆哈等请以萧家渡决口责辅赔修，上以赔修非辅所能任，未允；又议维雅条奏，伊桑阿请召辅询之。十一月，辅入对，言萧家渡工来岁正月当竟，维雅所议日用夫四十万、筑堤以十二丈为率，皆不可行。维雅议乃寝。上命塞决口，仍动正项钱粮。二十二年四月，辅疏报萧家渡合龙，河归故道，大溜直下，七里沟等四十馀处险汛日加，并天妃坝、王公堤及运河闸座，均应修筑。别疏请饬河南巡抚修筑开封、归德两府境河堤，防上流疏失。上均如所请。十二月，命复辅官。

二十三年十月，上南巡，阅河北岸诸工，谕辅曰：“萧家渡堤坝当培薄增卑，随时修筑。减水坝原用以泄水，遇泛溢横流，安知今日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且减水旁流，浸灌民田，朕心深不忍。当筹画措置。”上见堤夫作苦，驻辔慰劳久之，谕辅戒官役侵蚀工食。复视天妃闸，谕辅宜改草坝，并另设七里、太平二闸杀水势。

舟过高邮，见田庐在水中，恻然愍念。遣尚书伊桑阿、萨穆哈察视海口。还跸，复阅高家堰，至清口，阅黄河南岸诸工，谕辅运口当添建闸座，防黄水倒灌；复召辅入行宫慰谕，书阅河堤诗赐之。

辅以上念减水淹民，因议於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新河，谓之中河。於清河西仲家庄建闸，引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入中河。漕船初出清口浮於河，至张庄运口，中河成，得自清口截流，迳渡北岸，度仲家庄闸，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伊桑阿等还奏，议疏濬车路、串场诸河至白驹、丁溪、草堰诸口，引高邮等处减水坝所泄水入海。上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董其事，仍受辅节制，奏事由辅疏报。

二十四年正月，辅疏请徐州迤上毛城铺、王家山诸处增建减水闸，下廷议。上谕减水闸益河工无益百姓，不可不熟计，命遣官与辅详议，若分水不致多损民田，即令兴工。九月，辅疏报赴河南勘黄河两岸，请筑考城、仪封、封丘、荥泽堤埽，下部议行。成龙议疏海口泄积水，辅谓下河地卑於海五尺，疏海口引潮内侵，害滋大；议自高邮东车逻镇筑堤，历兴化白驹场，束所泄水入海，堤内涸出田亩，丈量还民，馀招民屯垦，取田价偿工费。疏闻，上谓取田价恐累民，未即许。

寻召辅、成龙驰驿诣京师廷议，成龙议开海口故道，辅仍主筑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敌海潮。大学士、九卿从辅议，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鎯从成龙议，议不决。上命宣问下河诸州县人官京师者，侍读宝应乔莱等乃言：“从成龙议，工易成，百姓有利无害；从辅议，工难成，百姓田庐坟墓多伤损，且堤高一丈五尺，束水至一丈，高於民居，伏秋溃决，为害不可胜言。”上颇右成龙，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诣淮安会漕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详勘。二十五年正月，萨穆哈等还奏，谓民间皆言濬海口无益。寻授成龙直隶巡抚，罢濬海口议。四月，召斌为尚书，入对，上复举其事以问，斌言濬海口必有益於民。上责萨穆哈、穆称额还京时不以实奏，夺官。召大学士九卿及莱等定议濬海口，发帑二十万，命侍郎孙在丰董其役。

工部劾辅治河已九年，无成功。上曰：“河务甚难，而辅易视之。若遽议处，后任者益难为力，今姑宽之，仍责令督修。”二十六年，辅疏言：“运堤减水以下河为壑，东即大海，濬海口似可纾水患；惟泰州安丰、东台、盐城诸县地势甚卑，形如釜底，若止就此挑濬，徒增其深。淮流甚涨，高家堰泄水汹涌而来，仍不能救民田之淹没。臣以为杜患於流，不若杜患於源。高家堰堤外直东为下河，东北为清口，当自翟家坝起至高家堰筑重堤万六千丈，束减水北出清口，则洪泽湖不复东淹下河。下河十馀万顷皆成沃产，而高、宝诸湖涸出田亩，可招民屯垦，以裕河库。”

上使以辅疏示成龙，成龙仍言下河宜开，重堤不宜筑。上遣尚书佛伦，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与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会勘。佛伦等皆欲用辅议，天颜、在丰与相左。佛伦等还奏，下廷议，会太皇太后崩，议未上。

二十七年春，给事中刘楷，御史郭琇、陆祖修交章论辅，琇辞连辅幕客陈潢，祖修请罢辅，至以舜殛鲧为比；天颜、在丰亦疏论屯田累民，及辅阻挠开濬下河状。

琇旋劾大学士明珠等，语复及辅。辅入觐，亦疏讦成龙、天颜、在丰等朋比谋陷害。

上曰：“辅为总河，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但屯田、下河二事，亦难逃罪。近因被劾，论其过者甚多。人穷则呼天，辅若不陈辨朕前，复何所控告耶？”

三月，上御乾清门，召辅与成龙、琇等廷辨，辅、成龙各持所见不相下。琇言辅屯田害民，辅言属吏奉行不善致民怨，因引咎，坐罢，以王新命代，佛伦、讷、在丰、达奇纳皆左迁，天颜、吉士并夺官，陈潢亦坐谴。

时中河工初竣，上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往勘，还奏中河商贾舟楫不绝。上谕廷臣曰：“前者于成龙奏河道为靳辅所坏，今开音布等还奏，数年未尝冲决，漕运亦不误。若谓辅治河全无所裨，微特辅不服，即朕亦不惬。”因遣尚书张玉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侍郎成其范、徐廷玺阅工，遍察辅所缮治，孰为当改，孰为不当改，详勘具奏。玉书等还言河身渐次刷深，黄水汎溜入海，两岸闸坝有应循旧者，有应移改者，多守辅旧规。

十一月，上遣尚书苏赫等阅通州运河，命辅偕往，请於沙河建闸蓄水，通州下流筑堤束水，从之。二十八年正月，上南巡阅河，辅扈行。阅中河，上虑逼近黄河，水涨堤溃；辅对若加筑遥堤即无患。还京师，谕奖辅所缮治河深堤固，命还旧秩。

二十九年，漕运总督董讷以北运河水浅，拟尽引南旺河水北流；仓场侍郎开音布复疏请濬北运河。上谘辅，言南旺河水尽北流，南河必水浅，惟从北河两旁下埽束水，自可济运。上命偕开音布董理。

三十一年，王新命坐事罢，上曰：“朕听政后，以三籓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河务不得其人，必误漕运。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纾数年之虑。”

令仍为河道总督，辅以衰弱辞，命顺天府丞徐廷玺为协理。会陕西西安、凤翔灾，上命留江北漕粮二十万石，自黄河运蒲州。辅疏言水道止可至孟津，亲诣督运，上嘉之。辅疏请就高家堰运料小河培堤使高广，中河加筑遥堤，并增建四闸，堵塞张庄旧运口，皆前此缮治所未竟者。别疏请复陈潢官，并起用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辅病剧，再疏乞解任，命内大臣明珠往视，传谕调治。十一月，卒，赐祭葬，谥文襄。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请，建祠河干。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雍正五年，复加工部尚书。

子治豫，袭职。世宗以其侍父在官，知河务，命自副参领加工部侍郎衔，协理江南河工。

陈潢，字天一，浙江钱塘人。负才久不遇，过邯郸吕祖祠，题诗壁间，语豪迈。

辅见而异焉，踪迹得之，引为幕客，甚相得。凡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康熙二十三年，上巡河，问辅：“孰为汝佐？”以潢对。二十六年，辅疏言潢十年佐治勤劳，下部议，授潢佥事道衔。二十七年，郭琇劾辅，辞连潢。辅罢，潢削职衔，逮京师，未入狱，以病卒。辅复起，疏请复潢官，部议以潢已卒，寝其奏。

潢佐治河，主顺河性而利导之，有所患必推其致患之由；工主覈实，料主豫备，而估计不当过省，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慎固堤防，主潘季驯束水刷沙之说，尤以减水坝为要务；有溃决，先固两旁，不使日扩，乃修复故道，而疏引河以注之；河流今昔形势不同，无一劳永逸之策，在时时谨小慎微，而尤重在河员之久任。张霭生采潢所论，次为治河述言十二篇。高宗以霭生河图能得真源，命采其书入四库，与辅治河奏绩并列。

宋文运，字开之，直隶南宫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山东滋阳知县，行取刑部主事。再迁吏部郎中，掌选政，清直守正。以魏象枢荐，擢鸿胪寺少卿，累擢刑部侍郎。命佐伊桑阿行河，上特谕之曰：“尔有所见，当坚持详议，毋以伊桑阿为尚书而阿其意也。”以病乞休，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谥端悫。久之，上犹谓文选司事要，文运操守声名，无能及之者。

董讷，字兹重，山东平原人。康熙六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擢至江南总督。为政持大体，有惠於民。左迁去，江南民为立生祠。二十八年，上南巡，民执香跪讷生祠前，求复官讷江南。上还跸，笑谓讷曰：“汝官江南惠及民，民为汝建小庙。”旋以侍读学士复出为漕运总督。卒。

熊一潇，字蔚怀，江西南昌人。康熙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浙江道监察御史。

请罢投诚武官改授文官例，并议裁并各关，皆下部议行。累官工部尚书，坐夺官。

以辅遗疏荐，起太常寺卿，复至工部尚书。致仕，卒。孙学鹏，进士，官广东巡抚。

于成龙，字振甲，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七年，自廕生授直隶乐亭知县。八年，署灤州知州。以逸囚当降调，乐亭民列善政，两叩阍籥留，下巡抚金世德勘实，得复任。十三年，以缉盗逾限未获，又当降调，世德疏请留，上特许之。十八年，迁通州知州。

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迁两江总督，疏荐可大用；会江宁府缺员，疏请敕廷臣推清操久著与相类者，上即以命成龙。二十三年，上南巡至江宁，嘉成龙廉洁，亲书手卷赐之。超擢安徽按察使。上还京师，赐其父参领得水貂裘，并谕八旗诸大臣有子弟为外吏者，各贻书训勉，视得水之教成龙。上以江南下河诸州县久被水，敕议疏濬，命成龙分理，仍听河道总督靳辅节制。辅请於上流筑堤束水；成龙拟疏海口，濬下河水道，持异议。上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往谘於民，萨穆哈等还奏，言众谓濬海无益，乃命缓兴工。

二十五年二月，授成龙直隶巡抚。入对，上问：“治畿辅利弊应兴革者宜何先？”

成龙对：“弭盗为先。奸宄倚旗下为渊薮，有司莫敢谁何，臣当执法治之。”濒行，赐白金千、表里二十端。上官，疏言：“弭盗当力行保甲，旗下庄屯不属於州县，本旗统领远在京师，仅有拨什库在屯，未能约束。应令旗人与民户同编保甲，拨什库、乡长互相稽察，盗发，无问所劫为旗为民，协力救护。得盗，赏；藏盗、纵盗，罚。”又疏言：“燕山六卫，所辖辽阔，与州县不相统属，盗发止责汛弁捕治，而卫官置不问。请以卫地属所近州县同编保甲，并於通州、卢沟桥、黄村、沙河各设捕盗同知，守备以下分汛、墩、台及旗下庄屯，悉归稽察。”并下部议行。先后捕治旗丁沈颠、太监张进升及大盗司九、张破楼子等，置於法。二十六年，上奖成龙廉能，加太子少保。幸霸州，成龙朝行在，赐白金千、马具黄鞍辔。湖广巡抚张汧以贪被劾，命与副都御史开音布、山西巡抚马齐往按，得实，论如律。

初，成龙分理下河，未兴工而罢。上又以汤斌言，复命濬治，以侍郎孙在丰董其役。辅仍主重堤束水，并议开中河，疏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上命学士禅布以疏示成龙，成龙力主濬下河，罢筑重堤，并谓中河虽开无益。辅诣京师，疏言在丰及总漕慕天颜附和成龙，朋谋陷害。成龙自湖广还，上命诸臣廷辨之。辅言濬海口虑倒灌，成龙言高家堰筑堤，纵上流水不来，而秋雨时至，天长、六合诸水泄归何处，故海口仍当濬。上罢辅，代以王新命。及中河工竟，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阅视，还奏天颜令漕船退出中河。上逮问天颜，天颜发成龙私书，嘱毋附辅。下廷臣议，削太子少保，降调，命留任。二十九年，迁左都御史，兼镶黄旗汉军都统。

三十一年，新命罢，辅复为河督，旋卒，上以命成龙。辅领帑购柳束，工部驳减，成龙覈无虚冒。辅筑高家堰重堤，募夫远方，预给银安家，工中止，未扣抵。

新命题销，格部议，成龙复以请，上并与豁免。三十三年，召诣京师，疏言运河自通州至峄县，黄河自荥泽至砀山，堤卑薄者皆宜加筑高厚，并高家堰诸处改石工，毛城铺诸处疏引河，及清江浦迤下并江都、高邮诸堤工，策大举修治。别疏请设道员以下各官，又计工费，请开捐例，减成核收；并推广休革各员，上至布政使，皆得捐复。上召成龙入，问：“开捐例得无累民？”成龙言：“无累。”请益力，上廷折之，成龙乃请罪。上因问：“尔尝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今果何如？”成龙曰：“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廷臣议成龙怀私妄奏，当夺官，上命留任。

仍兴举简要各工，乃请先将高家堰土堤改筑石工。

三十四年，命复官。旋丁父忧，还京师，以董安国代。上亲征噶尔丹，再出塞，命成龙以左都御史衔督饷，噶尔丹窜死，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三十七年，命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请修永清、固安浑河堤，并加以濬治，上为改河名曰永定。旋疏请设南北岸分司。董安国罢，复授河道总督。三十八年，上南巡，临阅高家堰、归仁堤诸处，谕以增筑疏濬诸事。寻以病乞假，命在任调治，遣医往视。三十九年，卒，赐祭葬，谥襄勤。

孙在丰，字屺瞻，浙江德清人。康熙九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直起居注，充日讲官，进讲屡称旨。累迁工部侍郎，仍兼翰林院学士。二十六年，命率郎中鄂素等赴淮、扬濬海口，铸监修下河工部印授之。在丰疏言开新不如循旧，筑高不如就低，迤远不如取近。施工以冈门镇为最先，次白驹场，次丁溪场，次草堰。上悉从之，并以在丰请，令辅闭高家堰及高邮诸减水坝。辅仍主筑堤束水。上令辅会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及在丰集议，遂会疏用辅议。在丰监修海口冈门镇、白驹工已毕，丁溪、草堰工俱停。上以谘成龙，成龙言：“上遣在丰监修下河，万民欢颂。

今冈门、白驹诸工将竣，而辅又以为无益，欲於高家堰等处筑堤。在丰先经履勘，始行兴工；若果无益，何待开濬年馀又会议请停？此实臣所不能解也。”二十七年，在丰疏劾辅阻挠下河，辅亦劾在丰与天颜结姻，附和成龙。下廷臣议，辅罢，成龙坐镌秩，责在丰前后言不仇，降调。上命仍以翰林官用，俄授侍读学士。二十八年，迁内阁学士。卒。

开音布，西林觉罗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累迁至左副都御史。康熙二十六年，偕成龙按湖广巡抚张汧，论罪如律。二十七年，擢户部侍郎，命监理高邮、宝应下河工程。二十八年，上南巡，成龙扈行，命与侍郎徐廷玺阅视下河，还奏丁溪至白驹，水三道入海，上流冯家坝引河当仍开濬，馀工悉可停。乃召开音布还，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寻擢步军统领，迁兵部尚书，授镶白旗满洲都统。三十八年，命专管步军统领。四十一年，卒，谥肃敏。

张鹏翮，字运青，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迁礼部郎中。十九年，授江南苏州知府，丁母忧。除山东兗州知府，举卓异，擢河东盐运使，内迁通政司参议，转兵部督捕副理事官。从内大臣索额图等勘定俄罗斯界，还擢大理寺少卿。二十八年，授浙江巡抚。疏言绅民原亩捐穀四合，力不能者听。

旋以杭州、嘉兴等府秋收歉薄，请暂免输穀。上曰：“昨岁浙江被灾，循例蠲赋，并豁免钱粮，岂可强令捐输？鹏翮原题力不能者听，自相矛盾。”下部议，夺官，上宽之。寻授兵部侍郎，督江南学政。三十六年，迁左都御史。三十七年，迁刑部尚书，授江南江西总督。三十八年，上南巡，命鹏翮扈从入京，赐朝服、鞍马、弓矢。

初，陕西巡抚布喀劾四川陕西总督吴赫等侵蚀贫民籽粒银两，命鹏翮与傅腊塔往按。还奏未称旨，命鹏翮与傅腊塔复往陕西详审。三十九年春，还奏布喀、吴赫及知州蔺佳选、知县张鸣远等侵蚀挪用，各拟罪如律。上谕大学士曰：“鹏翮往陕西，朕留心访察，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

寻授河道总督，入辞，上谕令毁拦黄坝通下流，濬芒稻河、人字河湖入江。鹏翮到官，请撤协理徐廷玺及河工随带人员，并乞敕工部毋以不应查驳之事阻挠，并从之。寻疏言：“臣过云梯关，见拦黄坝巍然如山，下流不暢，无怪上流之溃决。

应拆拦黄坝，挑濬河身，与上流一律宽深。”又言清口淤垫，应於张福口开引河，引清水入运敌黄，建闸以时启闭。又言人字河至芒稻山分二派，又名芒稻河，应濬使暢流；并濬凤凰桥引河及双桥、湾头二河，皆汇芒稻河入江。俱下部议行。寻以拦黄坝既撤，河身开濬深通，暢流入海，疏请赐名大通口。上嘉鹏翮章奏词简意明，治事精详，遣员外郎拖抗拖和、中书张古礼驰驿令鹏翮举所规画入奏。鹏翮疏陈开濬引河、运口，培修河岸堤坝诸事，并下部速议行。寻又疏陈河工诸弊，并请河员承挑引河，偶致淤垫，免其赔修；夫役劳苦，工成日请给印票免杂徭。上嘉其陈奏切要周备。寻又请於归仁堤五堡建矶心石闸，并於三义坝旧中河筑堤，改入新中河，合为一河，便粮艘通行。上谓所议甚当，并如所请。

上倚鹏翮治河，谓鹏翮得治河秘要，谕大学士曰：“鹏翮自到河工，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居官如鹏翮，更有何议？”鹏翮以修治事状遣郎中王进楫入奏，上谕进楫归语鹏翮，加意防守高家堰。鹏翮乃增筑月堤及旁近诸堤坝。洪泽湖溢，泗州、盱眙被灾，上询修治策，鹏翮言：“泗州、盱眙屡被灾，即开六坝亦不能免。”

上怒曰：“塞六坝乃于成龙题请，不自鹏翮始。顷因泗州、盱眙灾，令与阿山议修治，非欲开六坝救泗州、盱眙而令淮、扬罹水患也。鹏翮何昏愦乃尔！”四十一年，鹏翮疏请加筑清河县黄河南北岸戧堤，天妃闸改筑运口，草坝建石坝，改卞家庄土堤为石堤，皆议行。又以桃源城西烟墩黄水大涨，请加筑卫城月堤，并於邵家庄、颜家庄开引河，上虑部议迟延，特允之。四十二年，上南巡视河，制河臣箴、淮黄告成诗以赐，并书榜赉鹏翮父良。

山东泰安、沂州等州饥，上命截漕二万石交鹏翮往赈。鹏翮令河员动常平仓穀二十八万馀石散赈，疏请以山东各官俸工补还。上责鹏翮河员发仓穀邀誉，乃令山东各官补还，鹏翮谢罪，仍以“殚心宣力、清洁自持”，加太子太保。

河决时家马头，数年未堵塞。鹏翮以淮安道王谦言劾山安同知佟世禄冒帑误工，夺官追偿。世禄再叩阍，上令尚书徐潮按治，鹏翮、谦坐诬劾当谴，上特宽鹏翮。

工部侍郎赵世芳又劾鹏翮浮销十三万有奇，请逮治。上曰：“河工钱粮原不限数，水大所需多，水小所需少。如谓鹏翮以十三万入己，必无之事。河工恃用人，鹏翮用人不胜事，故至此耳。”因还世芳疏。上南巡，阅清口，见黄水倒灌，诘鹏翮，鹏翮不能对。上曰：“汝为王谦辈所欺，流於刻薄。大儒持身如光风霁月，况大臣为国，若徒自表廉洁，於事何益？”上舟渡河阅九里冈，嘉鹏翮修治如法，御制诗书扇以赐。及秋，淮、黄并涨，古沟、清水沟、韩家庄并溢，廷臣议夺官，上命仍留任。寻督塞诸处漫口。

四十五年，疏请开鲍家营引河，寻用通判徐光启言，拟开引河出张福口，分洪泽湖异涨，即为高家堰保障，谓为溜淮套。鹏翮与总督阿山、总漕桑额合疏请上莅视。四十六年，上南巡，阅所拟引河道，谕曰：“朕自清口至曹家庙，见地势甚高，标竿错杂。依此开河，不惟坏田产，抑且毁冢墓。鹏翮读书人，乃为此残忍事，读书何为？”诘责鹏翮，鹏翮谢罪。上以议为河山所主，非鹏翮意，削太子太保，夺官，仍留任。四十七年，以黄、运、湖、河修防平稳，命复官，并免应追帑银。寻迁刑部尚书。四十八年，调户部。

五十一年，江南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劾，命鹏翮与总漕赫寿往按。鹏翮等右噶礼，请罢伯行。五十二年，调吏部。伯行劾布政使牟钦元，赫寿时为总督，与异议。五十三年，命鹏翮与副都御史阿锡鼐往按，复请雪钦元，议伯行罪斩。事互详伯行传。寻丁父忧，以原官回籍守制，服阕还朝。

六十年，汶水旱涸阻运，命往勘。请疏濬坎河、鸡爪诸泉分注南旺，而於彭口筑堤，障沙水入微山湖。河决开州，横流至山东张秋，阻运，命往勘。请筑南旺、马场等湖堤，蓄水济运；并陈引沁入运利害，谓地势西北高於东南，若沁水从高直下，而河蹑其后，害且叵测。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河决马营口，久未塞，命往勘。议并塞詹家店四口，濬治黄、沁合流处积沙，从之。三年，卒，加少保，命於定例外加祭，汉堂上官、科道皆会赐葬，谥文端。

论曰：明治河诸臣，推潘季驯为最，盖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固非束水攻沙不可也。方兴、之锡皆守其成法，而辅尤以是底绩。辅八疏以濬下流为第一，节费不得已而议减水。成龙主治海口，及躬其任，仍不废减水策。鹏翮承上指，大通口工成，入海道始暢。然终不能用辅初议，大举濬治。世以开中河、培高家堰为辅功，孰知辅言固未尽用也。

## 列传六十七

郎坦 朋春 萨布素 玛拉

郎坦，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吴拜子。年十四，授三等侍卫。顺治六年，进二等。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叛将姜瓖，次浑源，围城。贼渡濠来犯，郎坦射其酋，贯心，殪，遂败贼。师还，进一等。八年，以吴拜附和内大臣洛什等获罪，并夺郎坦官。寻复之。康熙二年，代吴拜管佐领，迁护军参领。从定西将军图海讨李自成馀党李来亨等於茅麓山，深入贼巢，获所置官十一。四年，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十二年，京师有陈三道者，设坛以邪教惑众，命郎坦与诸侍卫捕治。十三年，命行边，获逋盗张飞腿等。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统，调本旗满洲。

顺治中，俄罗斯东部人犯黑龙江边境，时称为罗刹。九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率兵与战，师败绩。世祖命诛海塞，鞭希福百，仍驻宁古塔。十一年，固山额真明安达里率师讨之，败敌黑龙江。罗刹未大创，复侵入精奇里江诸处。上命大理寺卿明爱等谕令撤回，迁延不即去，据雅克萨城，於其旁耕种渔猎；又过牛满、恆滚，侵扰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诸部。

二十一年秋，遣郎坦及副都统朋春等率兵往索伦。比行，谕曰：“罗刹犯我境，恃雅克萨城为巢穴，历年已久，杀掠不已。尔等至达呼尔、索伦，遣人往谕以来捕鹿。因详视陆路远近，沿黑龙江行围，迳薄雅克萨城，勘其形势。度罗刹不敢出战，如出战，姑勿交锋，但率刹引退。朕别有区画。”赐御用裘服、弓矢以行。及冬，郎坦等还京师，疏言：“罗刹久踞雅克萨，恃有木城。若发兵三千，与红衣砲二十，即可攻取。陆行自兴安岭以往，林木丛杂，冬雪坚冰，夏雨泥淖，惟轻装可行。自雅克萨还至爱滹城，於黑龙江顺流行船，仅须半月，逆流行船，约须三月，倍於陆行，期於运粮饷、军器、辎重为便。现有大船四十、小船二十六，宜增造小船五十馀应用。”上谕曰：“郎坦等奏攻取罗刹甚易，朕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宁古塔兵千五百人，并制造船舰，发红衣砲、鸟枪教之演习。於爱珲、呼玛尔二地建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及锡伯、乌拉官屯，约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爱珲城距索伦五宿可至，其间设一驿。俟我兵将至精奇里乌拉，令索伦供牛羊。如此，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且络绎来归，自不能久存矣。”寻擢郎坦前锋统领。

二十二年，命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会议，驻兵额苏哩。事还，奏额苏哩七月即经霜雪，宜乘春和，以宁古塔兵分为三班，更番戍守。上以更番戍守非久长策，不允。二十三年，甄别八旗管兵官，罢郎坦前锋统领，以世职随旗行走。二十四年，命都统朋春率师征罗刹，郎坦以副都统衔随征。师薄雅克萨城，罗刹酋额里克舍请降，郎坦宣诏宥其罪，引众徙去，毁木城。是冬罗刹复来，踞雅克萨筑城。二十五年，命郎坦偕副都统班达尔沙携红衣砲，率藤牌兵百人，往会将军萨布素进兵。上以郎坦谙悉地势，即令参赞军务。六月，薄其城，凿壕筑垒，贼出拒，击败之，斩额里克舍。寻，俄罗斯察罕汗上书请释雅克萨围，上许之，令郎坦撤军，还驻宁古塔。寻擢正白旗蒙古都统。二十八年，上遣内大臣索额图等与俄罗斯使人费耀多啰等会於尼布楚，立约定界，命郎坦与议，乃毁所筑城徙去。

二十九年，古北口外盗起，命郎坦偕侍卫赫济尔亨等督兵捕剿，尽歼之。三十一年，噶尔丹侵喀尔喀部，扰及边境，授郎坦安北将军，率师驻大同。疏请出边驻喀喇穆伦侦寇，诏暂驻归化城。寻擢领侍卫内大臣，兼火器营总管，列议政大臣。

三十二年，授昭武将军，率师驻甘州。三十三年，移驻宁夏，与甘肃提督孙思克分道侦寇。上闻噶尔丹将逼图拉，命郎坦移兵御剿，以图拉无警，引还。仍任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如故。三十四年，往盛京巡阅边隘，还入塞，疾剧，遣太医驰驿往视。寻卒，赐祭葬。

朋春，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何和礼四世孙。何和礼子和硕图，进爵三等公；子何尔本、哲尔本、苏布递袭，至衮布，以恩诏进一等。朋春，哲尔本子也，顺治九年，袭封。康熙十五年，加太子太保，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本旗满洲。

二十一年，偕郎坦率兵至黑龙江觇罗刹形势，赐御用裘服、弓矢。与郎坦还奏，上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建木城於黑龙江、呼玛尔，调取所部兵一千五百人往驻焉。又命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造战船。寻擢朋春正红旗满洲副都统。

二十四年，诏选八旗及安置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福建投诚藤牌兵，付左都督何祐率赴盛京，命朋春统之，进剿罗刹，以副都统班达尔沙、副都统衔玛拉、銮仪使建义侯林兴珠、护军统领佟宝参赞军务，祐、兴珠皆郑氏将来降者也。师既行，上遣侍卫关保至黑龙江传谕曰：“兵凶战危，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杀。以我兵马精强，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诚。尔时勿杀一人，俾还故土，宣朕柔远至意。”

五月，师薄雅克萨城，遣人谕降，不从。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复移红衣砲於前，积薪城下，示将焚焉。罗刹头目额里克舍诣军前乞降，乃宥其罪，释还俘虏，额里克舍引六百馀人徙去，毁木城，以归附巴什里等四十五户及被掠索伦、达呼尔百馀户安插内地。

二十九年，厄鲁特与喀尔喀构衅，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边剿噶尔丹，以朋春与都统苏努参赞军务。苏努率左翼，朋春率右翼，至乌阑布通。噶尔丹依山列阵，朋春所部为泥淖所阻，苏努督兵冲击，大破之。噶尔丹伪乞和，夜自大碛山遁走。部议朋春坐夺官，上命宽之，降级留任。三十一年，命解职赴西路军前管队。

三十五年，复授正红旗蒙古都统。旋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朋春仍参赞军务，出西路，破噶尔丹於昭莫多。师还，以本队护军骁骑十八人战死未收其骸，下部议。

以师有功，免罪，仍录战绩，增注敕书。三十八年，因病解职。寻卒。子增寿，改袭三等公。

萨布素，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四世祖充顺巴本，以勇力闻，世为岳克通鄂城长。太祖时，其后人哈木都率所部来归，屯吉林，遂家焉。萨布素自领催授骁骑校，迁协领。康熙十六年，圣祖遣内大臣觉罗武默讷等瞻礼长白山，至吉林，欲得识路者导引。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萨布素率兵二百，携三月粮以从。水陆行，至长白山麓，成礼而还，事具武默讷传。

十七年，授萨布素宁古塔副都统。罗刹据雅克萨，二十一年，诏率兵偕郎坦等勘视雅克萨城形势，并往视自额苏哩至黑龙江及通宁古塔水陆道。寻郎坦还奏罗刹可图状，命建木城於黑龙江、呼玛尔两地，以巴海与萨布素统宁古塔兵千五百人往驻，造船备砲。二十二年，疏言：“黑龙江、呼玛尔距雅克萨尚远，若驻兵两处，则势分道阻，且过雅克萨有尼布楚等城。罗刹倘水陆运粮，增兵救援，更难为计。

宜乘其积贮未备，速行征剿。俟造船毕，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萨，即统兵直薄城下。”

疏下王大臣议，如所请，上不许。寻命巴海留守吉林，以萨布素偕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率兵驻额苏哩。额苏哩在黑龙江、呼玛尔之间，为进攻雅克萨要地，有田陇旧迹。萨布素因移达呼尔防兵五百人赴其地耕种，并请调宁古塔兵三千更番戍守。上念兵丁更戍劳苦，命在黑龙江建城，备攻具，设斥堠，计程置驿，运粮积贮，设将军、副都统领之。擢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招抚罗刹降人，授以官职，更令转相招抚。

上命都统瓦山、侍郎果丕与萨布素议师期，萨布素请以来年四月水陆并进，攻雅克萨城，不克，则刈其田禾。上谓攻罗刹当期必克，倘谋事草率，将益肆猖狂。

二十四年，以朋春等统兵进攻，萨布素会师，克雅克萨城，乃命萨布素移驻墨尔根，建城防御。二十五年，疏言罗刹复踞雅克萨，请督修战舰，俟冰泮进剿。上遣郎中满丕往诇得实，乃命萨布素暂停墨尔根兵丁迁移家口，速修战监，率宁古塔兵二千人往攻。又命郎坦、班达尔沙会师，抵雅克萨城。城西濒江，萨布素令於城三面掘壕筑垒为长围，对江驻水师，未冰时泊舟东西岸，截尼布楚援兵，冰时藏舟上流汊港内；马有疲羸者，分发墨尔根、黑龙江饲秣，计持久。上因荷兰贡使以书谕俄罗斯察罕汗，答书请遣使画界，先释雅克萨围，上允之，命撤围。二十八年，俄罗斯使臣费耀多啰等至尼布楚，命内大臣索额图等往会，令发黑龙江兵千五百人为卫。

寻议以大兴安岭及格尔必齐河为界，毁雅克萨城，徙其人去。二十九年，萨布素入觐，赐赉优渥，命坐内大臣班。寻命总管索伦等部贡物，疏陈各部生计土俗采捕之事，拟为则例以上，上悉允行。

三十一年，奏建齐齐哈尔及白都讷城，以科尔沁部献进锡伯、卦尔察、达呼尔壮丁万四千有奇分驻二城，编佐领，隶上三旗，并设防守尉、防御等官。噶尔丹入犯，疏陈进兵事宜，略言：“兴安岭北形胜地，以索约尔济山为最。已遣识路官兵自盛京、吉林、墨尔根审度至山远近，分置驿站，其无水处，掘井以待。山之东北呼伦贝尔等处有警，与臣驻军地近，即率墨尔根兵先进，吉林、盛京继之；山之西乌勒辉等处有警，则盛京兵先进，臣率部下及吉林兵继之：皆会於索约尔济山。”

上可其奏。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自独石口出中路，大将军费扬古自归化城出西路，命萨布素扼其东路，督盛京、宁古塔、科尔沁兵，自索约尔济山剋期进剿。

四月，上次克鲁伦河，噶尔丹西窜，为费扬古所败。诏分萨布素所部兵五百人隶费扬古军。三十六年，召至京师，寻命回任。

初，边境有墨尔哲勒屯长，累世输贡。康熙初，屯长扎努喀布克托请率众内移，宁古塔将军巴海安辑於墨尔根，编四十佐领，号新满洲。萨布素奏於墨尔根两翼立学，设助教，选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呼尔每佐领下幼童一，教习书义。是为黑龙江建学之始。三十七年，上幸吉林，褒其勤劳，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御用冠服，於众前宣谕赐之。寻疏言黑龙江屯堡因灾荒积欠米石，请俟年丰交仓。上以萨布素曾奏革任总督蔡毓荣经理十二堡，著有成效；嗣因官堡荒弃，请停止屯种，将壮丁改归驿站，存贮仓米，支放无馀，致驻防兵饷匮乏，责令回奏。萨布素具疏引罪，请以齐齐哈尔、墨尔根驻防兵每年轮派五百人往锡伯等处耕种官田，穫穀运齐齐哈尔交仓。诏侍郎满丕等往按，以萨布素将荒废地妄报成效，并浮支穀石，应斩，命罢任，夺世职，在佐领上行走。寻授散秩大臣。

三十九年，卒。乾隆间，敕修盛京通志，列名宦，且称萨布素谙练明敏，得军民心，其平罗刹及黑龙江兴学，有文武幹济才云。

玛拉，那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尚书尼堪从子。尼堪卒，无子，玛拉与叔阿穆尔图、阿锡图及弟兆资分袭尼堪世职，玛拉袭三等阿达哈哈番。初任理籓院笔帖式。

顺治五年，英亲王阿济格征叛将姜瓖，围大同，令玛拉调蒙古兵以从。累迁理籓院副理事官。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圣祖命信郡王鄂扎帅师讨之。玛拉自陈久任理籓院习知蒙古状，原赴军前效力，遂命与员外郎色棱赴科尔沁诸部调选兵马协剿。师还，擢通政使，迁礼部侍郎。十六年，擢工部尚书。偕内大臣喀岱往科尔沁诸外籓宣谕禁令。玛拉初受任，上诫以工部积弊，宜殚心釐剔。十九年，坐不能清积弊，议降五秩，诏从宽留任。复以飨殿器用修造疏忽，夺尚书，仍留世职。

二十二年，上以俄罗斯数犯边，扰及索伦、飞牙喀诸部，命集兵黑龙江，将进讨，遣玛拉往索伦储军实。寻疏言：“索伦总管博克所获俄罗斯人及军前招降者，皆迫於军威，不宜久留索伦，应移之内地。”诏允行。复言：“雅克萨、尼布楚二城久为罗刹所据，臣密诇雅克萨惟耕种自给，尼布楚岁捕貂与喀尔喀贸易资养赡。

请饬喀尔喀车臣汗禁所部与尼布楚贸易，并饬黑龙江将军水陆并进，示将攻取雅克萨，因刈其田禾，则俄罗斯将不战自困。”上然之，即以玛拉所奏檄示喀尔喀。二十四年，遣都统朋春等帅师往黑龙江议进兵，授玛拉副都统衔，参赞军务。遣蒙古兵三十诇雅克萨城，生擒罗刹七人，得城中设备及乞援各部状。是年夏，朋春等攻罗刹克之，逐其人。玛拉在事有功。二十五年，黑龙江佐领鄂色以耕牛多毙，农器损坏，奏请储备，命玛拉往黑龙江督理农务。谕曰：“农事关军饷，令严督合力播种。”值岁丰，收穫甚稔。二十七年，授护军统领。

二十九年，噶尔丹侵掠喀尔喀，命玛拉偕都统额赫纳、前锋统领硕鼐等率兵往讨之，赐内厮马以行。未几，噶尔丹掠乌珠穆沁，命裕亲王福全等分统大军出塞击之，噶尔丹败遁。师旋，三十年，复来犯，至阿尔哈赉，无所掠而遁。时土谢图汗、车臣汗率所部来归，上幸塞外抚辑，玛拉扈从。旋命偕都统瓦岱等率兵赴图拉侦噶尔丹，抵克鲁伦河，闻其远窜，乃还。授西安将军。

三十二年，准噶尔和硕特部台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来降，上以其人未可信，命玛拉徙入内地，毋令复逸。玛拉疏言：“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率所属二千馀口，穷乏来归，揆其情状，当不复逸。”遂遣官护送，并其子台吉云木春来朝，优赉遣之。

未几，玛拉卒於官，赐祭葬，谥敏恪。

论曰：俄罗斯之为罗刹，译言缓急异耳，非必东部别有是名也。初遣兵诇敌，郎坦主其事；取雅克萨城，朋春、萨布素迭为将，而郎坦与玛拉实佐之。尼布楚盟定，开市库伦，是为我国与他国定约互市之始。用兵当期必克，我苟草率，彼益猖狂，圣祖谕萨布素数言，得驭夷之要矣。

## 列传六十八

费扬古满丕 硕岱 素丹 马斯喀 佟国纲迈图 格斯泰阿南达子阿喇纳 吉勒塔布 殷化行潘育龙孙绍周 从孙之善 额伦特康泰 泰弟海费扬古，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三等伯鄂硕子。状貌魁异。年十四，袭爵。

康熙十三年，从安亲王岳乐率兵徇江西讨吴三桂。三桂将黄乃忠纠众万馀自长沙犯袁州，费扬古与副都统沃赫、总兵赵应奎击败之，克万载。十五年，击走夏国相於萍乡，进围长沙，累战皆捷。十八年，复败吴国贵於武冈。师还，擢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大臣。

噶尔丹劫掠喀尔喀，遣使谕罢兵，不从，数扰边境。二十九年，授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师讨之，命费扬古往科尔沁徵兵，参赞军事。秋，击败噶尔丹於乌阑布通。三十二年，归化城增戍兵，以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焉。三十三年，噶尔丹遣使至，请入贡。费扬古发兵迎护，侦其众男妇千五百有奇，留之归化城。疏闻，上察噶尔丹意叵测，阳为修好，潜遣入内地窥探，命侍郎满丕谕责其使，遣之还。

七月，闻噶尔丹将窥图拉，诏费扬古偕右卫将军希福率军往御。希福请益兵，上责其疑沮，令勿偕往。寻以图拉无警，虑噶尔丹将趋归化城，诏费扬古旋师。三十四年，噶尔丹至哈密，费扬古往御，乃自图拉河西窜。寻授右卫将军，仍兼摄归化城将军事。疏言：“闻噶尔丹据巴颜乌阑，距归化城约二千里，宜集兵运粮，於来年二月进剿。”诏授费扬古抚远大将军，以都统伊勒慎，护军统领宗室费扬固、瓦尔达，副都统硕岱，将军舒恕参赞军事。寻召入觐，授以方略。

三十五年二月，诏亲征，三路出师，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出东路，费扬古出西路，振武将军孙思克、西安将军博霁自陕西出镇彝并进，上亲督诸军自独石口出中路。上与费扬古期四月会师图拉。费扬古师自翁金口进次乌阑厄尔几，再进次察罕河朔，与孙思克师会，而上已循克鲁伦河深入。五月，费扬古师至图拉，疏言：“西路有草之地为贼所焚，我军每迂道秣马，又遇雨，粮运迟滞，师行七十馀日，人马疲困，乞上缓军以待。”上进次西巴尔台，再进次额尔德尼拖洛海。噶尔丹屯克鲁伦河，闻上亲督师至，升孟纳尔山遥望，见御营，大惊，尽弃其庐帐、器械遁去。上命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逐噶尔丹，并密谕费扬古要击，亲督大军蹑其后。

次中拖陵，费扬古侦知噶尔丹走特勒尔济，遣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阿南达、阿迪等率兵先往挑战，且战且却，诱至昭莫多。昭莫多者，蒙古语“大林”也，在肯特岭之南、土腊河之北。费扬古分兵三队，东则京城、西安诸军及察哈尔蒙古兵，屯山上；西则右卫、大同诸军及喀尔喀蒙古兵，沿河列阵；孙思克率绿旗兵居其中。

并遵上方略，令官兵皆步战，俟敌卻，乃上马冲击。噶尔丹众犹有万馀人，冒死鏖斗，自未至酉，战甚力。费扬古遥望噶尔丹后阵不动，知为妇女、驼畜所在，麾精骑袭其辎重，敌大乱，乘夜逐北三十馀里，至特勒尔济口，斩级三千馀，俘数百人，获驼马、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噶尔丹妻阿奴喀屯素悍，能战，亦殪於阵。噶尔丹引数骑远窜，费扬古令阿南达诣御营奏捷。上乃班师，令费扬古驻守科图。

寻命移驻喀尔喀郡王善巴游牧地，诇噶尔丹所往。甫至，噶尔丹潜使台吉丹济拉率千五百人入掠喀尔喀牲畜、糗粮，遣副都统祖良璧御却之，追至翁金河，丹济拉败遁。寻以马疲，请移军驻喀喇穆伦。会噶尔丹使其宰桑格垒沽英等来请纳款，上再幸塞外，驻跸东斯垓。召费扬古至行在入对，上褒其功，奏曰：“军中机务，皆遵皇上指授，并未有所效力。况西路粮匮马乏，不能前进。及闻驾至克鲁伦，官兵无不奋发，不俟督责，力战破敌。奈臣庸劣，皇上穷追困蹙之寇，臣不能生擒以献，实臣罪也。”上曰：“噶尔丹穷蹙，朕不忍悉加诛戮，不如抚而活之。”对曰：“此天地好生之仁，非臣等所能测也。”赐御佩櫜鞬、弓矢，命还军。

三十六年春正月，阿南达自肃州奏哈密回人擒献噶尔丹子塞卜腾巴尔珠尔等，上以其疏录示费扬古，并赐胙肉、鹿尾、关东鱼，谕曰：“时当上元令节，众蒙古及投诚厄鲁特等齐集暢春园，適阿南达疏至，众皆喜悦。尔独居边塞，不得在朕左右，故以疏示，并问尔无恙，即如与尔相见也。”

二月，上复亲征，自榆林出塞，诏费扬古密筹进剿。费扬古以去岁未生擒噶尔丹，请解大将军任，上不允，令便宜调遣军马。费扬古进次萨奇尔巴尔哈孙，丹济拉使来，言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饮药自杀，欲携其尸及其女锺齐海率三百户来归。

费扬古以闻，上乃班师，令费扬古驻察罕诺尔以待。六月，丹济拉至哈密。费扬古有疾，诏昭武将军马思喀代领其军。还京师，仍领侍卫内大臣，进一等公，仍以未生擒噶尔丹疏辞，不允，因谕曰：“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谏止，惟费扬古与朕意合，遂统兵西进。道路辽远，兼乏水草，乃全无顾虑，直抵昭莫多，俾奸狡积寇挫衄大败。累年统兵诸将，未有能过之者。”又曰：“屡出征，知为将甚难。费扬古相机调遣，缓急得宜，是以济事。”

四十年，从幸索约勒济，中途疾作，上驻跸一日，亲临视疾，赐御帐、蟒缎、鞍马、帑银五千，遣大臣护之还京师。寻卒，赐祭葬，谥襄壮。以子辰泰袭一等侯、兼拖沙喇哈番。

费扬古朴直有远虑。昭莫多破贼，费扬古令幕府具疏减斩馘之数，备言“师行迷道绝粮，皆臣失算，赖圣主威福，徼幸成功，非意料所及”。幕府或咎其失体，费扬古曰：“今天子亲御六师，如见策勋，易启穷兵黩武之渐，非国家福也。”及还京师，上尝命大臣校射，费扬古以臂痛辞。出语人云：“我尝为大将事，一矢不中，为外籓笑，损国家威重，故不敢与角耳。”

满丕，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世管佐领，自赞礼郎累迁御史，兼管佐领。以事夺官。从都统郎坦赴尼布楚与俄罗斯使臣议界，还授理籓院郎中。

二十九年，偕员外郎鄂齐尔赉敕宣示噶尔丹。时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统师往乌阑布通，上亲临边指授方略，满丕以噶尔丹奏书至，因言贼距大军仅百里，请往击之。

上许之，遂赴乌阑布通督火器营，击败噶尔丹，得头等功牌。累擢理籓院侍郎。三十三年，费扬古进军图拉，尚书阿喇尼率蒙古兵为前哨，命满丕协同经理驿站。三十四年，命往归化城协理军务。三十五年，上亲征，命将两蓝旗兵赴费扬古军，自翁金趋图拉，破贼昭莫多。奉诏还归化城，察视凯旋官兵行粮，及抚辑降人。旋仍赴费扬古军，移驻喀尔喀游牧界外塔拉布拉克，侦防噶尔丹，收降其部人札木素等。

未几，噶尔丹窜死，召还京，列议政大臣，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三十九年，命往四川勘抚番、蛮，同提督唐希顺攻复打箭炉。於是雅陇江滨瞻对、喇衮、革布什咱、绰斯甲布诸土目各率所属户口投诚。奏请授五品安抚司，其副为六品土百户，从之。擢正蓝旗蒙古都统，以疾乞罢，寻卒。

硕岱，喜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先世居尼雅满山，有昂郭都哩巴颜者，归太祖，硕岱其五世孙也。初授二等侍卫，兼甲喇额真。世祖幸南苑，硕岱与一等伯巴什泰及蒙古侍卫素尼并从。素尼猝拔刀杀巴什泰，硕岱即举所执长枪击素尼，立仆，擒之，置诸法。上嘉其勇敢，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巴牙喇甲喇章京。

从将军卓布泰南征，渡盘江，击败李成蛟。复进攻李定国，度磨盘山遇伏，力战破之。又从将军济席哈讨定山东土寇于七。康熙初，擢前锋统领。吴三桂反，命率兵先诸军发，驻守荆州。寻命参赞顺承郡王勒尔锦军务。未几，罢参赞，从将军穆占等攻长沙。三桂将马宝、胡国柱等犯永兴，硕岱往援失利，弃营入城。穆占劾之，还京师，罢官，夺世职。

二十九年，起为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从定北将军瓦岱征噶尔丹，至克鲁伦河，侦贼远遁，遂还。寻偕都统噶尔玛率兵驻大同。三十五年，大将军费扬古出师西路，命硕岱署前锋统领，率大同护军二百八十人为前锋。噶尔丹遁往西路，命费扬古要击，侦贼至特勒尔济口，令硕岱率前锋挑战，诱至昭莫多，合围奋击，斩获无算。

师还，擢内大臣，复世职，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五十一年，卒。子海绶，於雍正七年以护军校随大将军傅尔丹征准噶尔，击贼和通呼尔哈诺尔，阵没，议恤，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素丹，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费雅思哈子。袭世职，授护军参领。从裕亲王击噶尔丹，战乌阑布通，中箭伤。擢护军统领，命帅师驻大同。康熙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素丹发兵与费扬古刻期并进。寻召赴行在，统前锋兵为导。上次克鲁伦河，素丹请俟费扬古军至夹击。师还，赐内厮马，改授前锋统领。以疾解任。

雍正初，命大将军年羹尧征青海，起素丹参赞军务。西宁郭隆寺喇嘛助乱，素丹与提督岳锺琪讨平之。授正黄旗蒙古都统，署固原提督。寻改正红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仍驻守陕西。七年，师征准噶尔，命素丹将西安满洲兵出凉州，卒於军，赐祭葬，谥勤僖。

马斯喀，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米思翰长子。初授侍卫兼佐领。康熙二十七年，自护军参领授武备院卿。二十八年，迁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寻擢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兼管火器营。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马斯喀率镶黄旗鸟枪兵以从，先期命与诸大臣议定出征营阵队伍序次。上驻郭和苏台，命阅留牧马群，议分马群为七，择水草佳处为牧地。上进驻西巴尔台，距克鲁伦河已近，而费扬古军未至图拉，谕王大臣集行营议。信郡王鄂扎请驻师以待，马斯喀与内大臣苏勒达、明珠请进薄敌营，上从之。

复进次克鲁伦河，噶尔丹望见御营严整，遂惊遁。上亲统师逐之，至拖诺山。授马斯喀平北大将军，率师进至巴颜乌阑。噶尔丹败於昭莫多，北走，所部丹巴哈什哈等诣马斯喀军降。马斯喀与费扬古师会，收集降人，遣兵★送至张家口外，乃还师。

列议政大臣。复从上出塞，率师驻大同。

三十六年春，授昭武将军，移师驻宁夏，都统巴浑德、齐世，将军萨布素，都统兼前锋统领硕鼐，护军统领嵩祝，总兵王化行并参赞军务。寻命与费扬古会师，马斯喀以将军参赞费扬古军务。初，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盗马归噶尔丹，及噶尔丹死，复投策妄阿拉布坦。费扬古令马斯喀率师追之，次摩该图，不能及，引师还。

上遣侍郎常绶等谕策妄阿拉布坦，得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以归，诛之。马斯喀坐追剿迟缓，当夺官，上命留内务府总管及佐领。

四十一年，授镶白旗蒙古都统。四十三年，卒，赐白金千，遣内大臣奠茶酒；发引，命皇子往送。赐祭葬，谥襄贞。

佟国纲，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佟图赖子。初隶汉军，领牛录额真，授侍卫。

康熙元年，袭三等精奇尼哈番，授内大臣。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为乱，授安北将军，率师驻宣府。布尔尼乱定，引还。十六年，推孝康章皇后外家恩，赠佟图赖一等公，仍以国纲袭。二十年，授镶黄旗汉军都统。疏陈世系，请改入满洲，下部议，许以本支改入满洲。二十八年，命与内大臣索额图等如尼布楚，与俄罗斯使臣费耀多罗等议立约定界。

二十九年，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率师讨噶尔丹，以国纲参赞军务。八月己未朔，师次乌阑布通，噶尔丹屯林中，卧驼於前，而兵伏其后。国纲奋勇督兵进击，中鸟枪，没於阵。丧还，命皇子迎奠。将葬，上欲亲临，国纲弟国维及诸大臣力阻，乃命诸皇子及诸大臣皆会，赐祭四坛，谥忠勇。上以翰林院撰进碑文不当意，乃自为制文，有曰：“尔以肺腑之亲，心膂之寄，乃义存奋激，甘蹈艰危。人尽如斯，寇奚足殄？惟忠生勇，尔实兼之！”雍正初，加赠太傅。

迈图，亦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父乌进，国初自哈达来归。迈图初授侍卫，从信郡王多尼下贵州，破明桂王将李成蛟於凉水井，李定国於双河口、於鲁噶。从康亲王杰书徇福建，讨耿精忠，授行营总兵，战黄岩，克建阳。从将军拉哈达破郑锦将何祐於太平山，复兴化，拔泉州。从将军赉塔破锦将刘国轩、吴淑於蜈蚣山，复长泰。皆有功。康熙二十五年，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兼佐领。寻署前锋统领，从征厄鲁特，战乌阑布通，阵没，谥忠毅，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格斯泰，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先世居瓦尔喀。父赫勒，归太祖。从伐明，攻献县，先登。入关，西讨李自成，破潼关。下江南，徇浙江，破明兵嘉兴城下。

以牛录额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

格斯泰初为睿亲王护卫，从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从都统玛奇下云南，破贼石门坎、黄草坝，克云南会城：皆有功。累擢前锋参领兼管佐领。从国纲战乌阑布通，国纲战没，格斯泰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乘胜追贼至河岸，阻於淖，贼麕集，格斯泰力战，与迈图等皆殁於阵。师将发，上赐之马，格斯泰请自选，得白鼻。或言白鼻古所忌，格斯泰曰：“效命疆场，吾夙原也！何忌？”师还，裕亲王奏：“方战时，亲见一将乘白鼻马三入敌阵，众皆识为格斯泰也。”赐祭葬，视副都统，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阿南达，乌弥氏，蒙古正黄旗人。祖巴赖都尔莽柰，初事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败走，率所部二百三十馀户保哈屯河。逾岁，归太宗，授一等梅勒章京。从攻宁远，败明兵。复从攻锦州，战死，赠三等昂邦章京。

父哈岱，年十七，从父攻宁远，敌矢殪父马且踣，哈岱不遑甲，驰入阵，下马掖其父超乘，步从击敌，与俱还。太宗嘉其勇，厚赉之。父死，袭世职。屡从伐明，败明兵。入关定江南，徇浙江，击腾机思，讨姜瓖，取舟山，皆在行间。康熙间，授内大臣。讨吴三桂，命与侍卫阿喇尼徵喀喇沁、翁牛特、苏尼特诸部兵，分驻大同、河南、兗州，备调发。卒，谥勤壮。

阿南达，哈岱次子也，以一等侍卫兼佐领。康熙八年，鰲拜败，坐党附罪斩，圣祖特宽之。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掠喀尔喀诸部，命偕喇嘛商南多尔济赍敕谕罢兵。噶尔丹遣使入朝，而侵掠如故。二十九年，命往会喀尔喀诸部兵讨噶尔丹，以尚书阿喇尼、都统额赫讷等先后率师出塞。阿南达还奏，言：“噶尔丹为拖多额尔德尼击败，侦卒还报，有二人共一骑者，有削木为兵者，状至穷蹙。请发兵讨之。”上命选察哈尔兵六百，率以赴图拉，益额赫讷军。寻阿喇尼请移西路军会剿，阿南达率兵渡瀚海，会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败贼於乌阑布通。三十一年，命赴宁夏招和硕特部台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来降，擢正黄旗蒙古都统。三十二年，闻噶尔丹将取粮哈密，授郎坦为昭武将军，召阿南达还。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阿南达如喀尔喀诸部求习塞外途迳者二十人为导。

上次克鲁伦河，噶尔丹将走还特勒尔济，阿南达方从费扬古自图拉向昭莫多。费扬古令阿南达等先击噶尔丹，伪败以致敌，至昭莫多，纵击败敌，事具费扬古传。阿南达赴行在奏捷，上召询战状，对曰：“噶尔丹闻上亲征，惶骇窜走。不虞我兵绝其归路，突然交战，擒斩过半，死伤枕藉。属下人多怨懟，降者甚众，噶尔丹深以为悔。费扬古虑涉矜张，疏报捷，特约略言之。”上乃班师，命阿南达驻守肃州。

寻移军边境，诇噶尔丹踪迹。阿南达遣兵分驻昆都伦、额济内诸处。复与提督李林隆移砲赴布隆吉尔，度要隘留军策应，乃还肃州。上以其章示议政诸臣，奖阿南达防边能称职也。

噶尔丹自昭莫多败后，部众多离散。噶尔丹多尔济者，其妻弟也，阴持两端。

阿南达至布隆吉尔，获其逻卒，纵归招之降，遂遣使通款。阿南达因其使檄哈密回部：“噶尔丹且至，当擒献。”即传语噶尔丹多尔济：“噶尔丹至哈密，哈密且擒献，当为哈密助。”未几，噶尔丹遣族子顾孟多尔济等与达赖喇嘛、青海诸台吉通声闻。阿南达复至布隆吉尔侦知之，率兵追及於素尔河，擒其使人，以其书十四函驰奏。

三十六年，哈密回部擒噶尔丹子色卜腾巴尔珠尔及其从者徽特和硕齐等，送阿南达。继又获厄鲁特土克齐哈什哈。土克齐哈什哈实戕我使臣马迪，至是始就擒。

先后槛送京师。寻复疏言厄鲁特晋巴彻尔贝来降，询知噶尔丹穷促状。是岁上复亲征，命与林隆率甘州兵二千出布隆吉尔。次塔尔河，闻噶尔丹已死，所部台吉丹济拉将窜巴里坤依噶尔丹从子策妄阿喇布坦，因往追之，未及，上命还驻布隆吉尔。

丹济拉诣哈密乞降，阿南达护使谒上行在。叙昭莫多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寻奉命率兵驻西宁。四十年，卒，赐祭葬。雍正二年，追谥恪敏。

阿喇纳，阿南达长子。少袭其祖哈岱世职，授三等侍卫，累进散秩大臣。策妄阿喇布坦继噶尔丹为寇，侵哈密。康熙五十四年，上命尚书富宁安视师，屯巴尔库尔。五十五年，授阿喇纳参赞大臣，选八旗察哈尔劲卒及尝从阿南达出塞者，得四百人，率之以行。五十六年，授富宁安靖逆大将军，令阿喇纳将一千三百人，自乌阑乌苏深入乌鲁木齐。至通俄巴锡搜山，俘一百数十人，收驼马牛羊，躏其稼乃还。

五十九年，师入西藏，富宁安复令率四千人自吐鲁番出边，至齐克塔木，破贼敌垒。

进至皮禅，回民三百馀以城降，师遂会富宁安於乌阑乌苏，引还。

六十年，上命率师进取吐鲁番，因留驻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来犯，阿喇纳行与遇。令分兵为三，突入阵，策妄阿喇布坦败入林中，弃马步战，我师发枪击杀准噶尔兵百馀，乃败走，逐北数十里，俘获甚众。授协理将军，筑城屯垦，为持久计。

阿喇纳久居边塞，悉敌情，疏请进兵伊犁。下议政大臣议，以贼已远窜，暂缓进兵。

雍正元年，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师征青海，命率兵二千驻布隆吉尔。贼酋阿喇布坦苏巴泰来袭，遣师追至推默尔，大败之。未几，卒於军。遗疏为父请谥，上特许之。赐白金千，遣官护丧归，谥僖恪，加拜他喇布勒哈番，以其子伍弥泰兼袭，合为三等伯。乾隆间，定封号曰诚毅。伍弥泰自有传。

吉勒塔布，李佳氏，满洲正红旗人，觉善第三子。初授侍卫兼前锋参领。康熙十一年，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

十三年，耿精忠叛，命偕副都统拉哈率师驻江宁。寻令援浙江。从将军贝子傅喇塔攻嵊县，与精忠将曾养性等战於黄瑞山，督兵乘夜分两翼冲击；又遣兵循山麓疾上，以鸟枪旁击之，养性败溃，克仙居。十四年，养性与叛将祖弘勋犯台州，吉勒塔布与都统沃申赴援，战於平山岭，殪贼四千馀；夺梁蓬隘道，遇贼伏，尽歼之。

直趋黄岩，副都统穆赫林督兵夹击，养性夜走温州。克黄岩，复战於上塘岭。攻温州，久未下。十五年，养性复以四万馀人来犯，吉勒塔布遣兵分道逆击。进剿处州，过三角岭，循江度师。养性以百馀舟屯江上，陆兵屯得胜山下，据险拒我师。吉勒塔布与总兵陈世凯分道拔贼垒，又以砲击贼舟，沉诸江。师次温溪渡口，击败精忠将马成龙等，斩千馀级，遂与康亲王师会衢州。偕都统赉塔等击精忠将马九玉，战於大溪滩。吉勒塔布督兵逾三濠，进焚木城，克江山，九玉败遁。遂度仙霞岭，进克浦城、建阳诸县。从康亲王进次福州，精忠降。

十六年，击郑锦同安。十八年，与锦将刘国轩战於下坑、於欧溪头、於郭坑，皆胜，斩二千馀级，收海澄。与沃申驻师漳州。二十一年，师还，累擢护军统领、正红旗蒙古都统。二十七年，授兵部尚书，列议政大臣。

噶尔丹侵喀尔喀，上命吉勒塔布与都统巴海等徵科尔沁诸部兵备边。寻命往苏尼特，度水草佳处为喀尔喀牧地。二十九年，命与尚书阿喇尼出塞，自归化至图拉置台站，率师会喀尔喀诸部，自洮濑河进攻噶尔丹。噶尔丹掠乌珠穆秦部，至乌勒辉河，我师与遇，分兵乘夜挑战。喀尔喀兵违节度，乱阵，战失利。吉勒塔布当夺官，命留佐领，率兵驻呼鲁固尔河。旋命与内大臣阿密达同驻克勒，待裕亲王师至，分三队以进。吉勒塔布为第一队，大败噶尔丹於乌阑布通。三十年，诏移喀尔喀土谢图、车臣两部归附人牧近边。上出塞抚绥，令吉勒塔布与尚书马齐、班第等，先期集归附人於上都河、额尔屯河以待。上虑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掠喀尔喀，命吉勒塔布督喀尔喀诸部兵为备。三十一年，巴图尔额尔克济农降，罢兵归。三十五年，擢都统。三十六年，卒，赐祭葬。

殷化行，字熙如，陕西咸阳人。初以王姓成康熙九年武进士。十三年，从经略莫洛讨吴三桂，授守备。会王辅臣叛，莫洛遇害，化行被胁羁秦州，称病不为贼用。

逾年，自拔归，总督哈占奏复原职，补火器营守备。从振武将军佛尼勒战牛头山，攻克上、下岭。三桂将王屏籓据汉中，以二万人犯宝鸡。大将军图海檄化行赴援，破敌，解西山堡围。复自大泥峪取两河关，复兴安州城。十九年，佛尼勒援永宁，化行为前锋，败敌托川，击走三桂将胡国柱於安宁桥。调援叙州，与西宁总兵李芳述守城，贼分三路来攻，击卻之。图海、哈占合疏陈化行奋战状，特擢汉中城守营副将。二十年，逐国柱，迭战安边、叙马、连峰、石盘关诸处，屡克要隘，复马湖府城。

二十二年，追议辅臣叛时被胁，坐夺官。哈占以化行未为辅臣用，从征有劳，奏复原职，授直隶三屯营副将。二十三年，叙功加一等，授都司佥书，兼管副将事。

二十五年，上幸畿东，化行扈从行围，赐上用佩刀。二十六年，擢福建台湾总兵，赐貂裘、白金。时议城台湾，化行言地皆浮沙，难以巩固，令部下人致树一，植为城，数日而成。诸部亦各植木城，缮治甲兵，防御以固。三十年，移襄阳。陕西旱，米价腾贵，民多流移。诏发襄阳米二万石水运至商州，改陆运至西安。命内阁学士德珠与化行及总督丁思孔往督水陆輓运，并护流民还里。三十二年，移登州。复移宁夏。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三路出师，发陕西兵当西路，遣刑部尚书图纳会将军、督、抚及河西提、镇议进兵事。化行陈方略，诏报可。时绿旗兵统於振武将军孙思克，率凉州总兵董大成、肃州总兵潘育龙及化行自宁夏出塞，会大将军费扬古进剿。化行领所部兵三千至翁金河，简精卒前进，遇敌昭莫多。山崖峻削，其南渐纮，有小山横亘，化行急据其巅，麾军士毕登。敌猝至山腹，发砲击之，噶尔丹率众死斗，锋甚锐。化行使告费扬古曰：“贼阵坚，宜遣一军冲其胁，贼妇女辎重俱在后阵，劫之必乱。”费扬古从之。化行望山下两军将薄阵，鼓行而下，敌披靡，死伤枕藉。噶尔丹败遁，诏班师。是役化行功最。

三十六年，疏请率兵二千至郭多里巴尔哈孙侦擒噶尔丹。会上西巡，将幸宁夏，化行迎谒，奏请行围花马池观军容。上曰：“师行赖马力。今噶尔丹未灭，宁夏兵至花马池，往来七八日，马必疲。猎细事耳，罢猎而休马，以猎噶尔丹何如？”乃令化行率所部兵五百人从昭武将军马思喀复出塞。寻命化行参赞军务，谕谓绿旗总兵官未有授参赞者，并赐孔雀翎。师次郭多里巴尔哈孙，会大将军费扬古兵。进至洪郭罗阿济尔罕，噶尔丹死，诏班师。化行还宁夏。

三十七年，请复本姓。叙昭莫多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擢广东提督。三十九年，琼州营游击詹伯豸等扰黎人，黎人王镇邦为乱，以化行约束不严，降级留任。

四十年，连、阳瑶为乱，里入峒、油岭二排尤凶横。化行率总兵刘虎驻师里入峒，遣副将林芳入排，使执为乱者以献。瑶人戕芳及所从兵役。上命尚书嵩祝为将军，令化行及广西、湖南提督各发兵讨之。四十一年夏，会师连州，分扼要隘，瑶人惧，缚献为乱者李贵、邓二等，置诸法，馀悉就抚。寻追按芳被戕，化行、虎不能救，虎夺官，化行休致。四十二年，上幸西安，化行迎谒，授其子纯四等侍卫。四十九年，卒。

潘育龙，字飞天，甘肃靖远人。初入伍，从征李来亨等於茅麓山，有功。康熙十四年，王辅臣叛，育龙从副将偏图攻三水、淳化，复从扬威将军阿密达战泾州。

宁夏道梗，大将军董额使育龙赴提督陈福军，自红河川、白马城诸要隘转战七昼夜，达宁夏。驻灵州，招抚散卒。总督哈占调援山阳，败贼於甘沟口。十五年，从抚远大将军图海夺平凉城北虎山墩。累擢守备。十七年，吴三桂兵犯牛头山、香泉，育龙从总兵王好问等出间道击破之。十八年，克梁河关，斩三桂将李景才、景文略等；薄兴安，三桂将谢泗、王永世以城降。叙功，擢都司佥书。叛将谭弘据川东，育龙从哈占进剿，复大竹、渠县。迁游击。

二十七年，以总督噶思泰荐，擢甘州副将。学士达瑚等自西藏使旋，至嘉峪关外，为西海阿奇罗卜藏所掠。将军孙思克使育龙偕游击韩成等捣其巢，斩级四百有奇，阿奇罗卜藏遁。事闻，诏嘉奖。三十年，赴宁夏防剿噶尔丹。时改肃州协为镇，即以育龙为总兵。三十一年，降番罕笃与罗卜藏额林臣、奇齐克等复叛，育龙追至库列图岭，斩四十馀级，获百二十人。三十四年，噶尔丹属回塔什兰和卓等五百馀人入犯，渡三岔河，育龙击擒之。三十五年，从征噶尔丹，遇贼昭莫多，飞砲中育龙右颐，益力战，贼败遁。师还，召至京师，上抚视其创，命御医诊视，赐衣一袭。

移镇天津。叙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四十年，擢陕西提督，赐孔雀翎。四十二年，上西巡，育龙迎谒山西，赐御书榜。驻跸渭南，阅固原将卒校射，顾大学士马齐等曰：“朕巡历诸省，绿旗无如潘育龙兵者。”命加秩。寻特授镇绥将军，领提督如故。四十九年，上幸五台，育龙迎谒，赏赉优渥，亲制诗章宠之。时有陈四等率妻子游行鬻技，走马上竿，鵕索算卦，俗名曰卦子。人既众，遂为盗。育龙捕得五百九十馀人。有司谳鞫，因疏请饬各省督抚责所属乡村堡寨，遇令改业，编户为民，给荒地开垦，马骡牲畜变为牛种，载入赋役全书。下部议行。寻以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五十八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襄勇。

孙绍周，改籍陕西西安。袭世职，授二等侍卫。累迁广西庆远协副将。雍正初，总督鄂尔泰奏开古州、都江河道，以定旦、来牛二寨苗梗路，檄绍周统广西兵赴古州诸葛营，与贵州副将赵文英会剿，尽平贼寨。擢云南提督，赐花翎。调古北口，以病解任。乾隆十八年，卒。高宗追念育龙军功，特予恩骑尉世职，以绍周子忱嗣。

之善，育龙从孙，仍籍甘肃靖远。初从育龙征噶尔丹。昭莫多之役，力战中枪，诏来京师医治。四十二年，上幸西安，之善迎谒临潼，授蓝翎侍卫，赐孔雀翎。补肃州镇标游击。策妄阿喇布坦以二千人侵哈密，之善率兵二百击败之。上嘉其勇，超擢陕西潼关副将。从靖逆将军富宁安击准噶尔於乌鲁木齐，多俘获。雍正初，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叛，侵布隆吉尔，与参将孙继宗引兵夹击，斩获无算。擢四川川北总兵，移镇陕西西安。之善以边外辽阔，当设卡路杜窥伺，乃遣兵於沙州西路伊逊察罕齐老图及察罕乌苏诺尔分路侦御。并以住牧熟夷数百户，分置诸要隘，诇敌情，督修西安城及沙州五堡，以二千四百户屯田沙州，筹牛种，建房舍。疏闻，上深嘉之，命署固原提督。谕曰：“此军乃汝叔祖潘育龙所整理，为天下第一营伍，流风馀韵，至今可观。若不能企及，何颜以对朕耶？”寻以目眚解任。十一年，卒。

额伦特，科奇哩氏，满洲镶红旗人，佛尼埒子也。佛尼埒卒官，家贫不能还京。

四川总督哈占请留额伦特西安效力，部议不许，上特允之。康熙二十三年，授西安驻防佐领。三十年，从将军尼雅翰逐厄鲁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又从将军郎坦赴克锡图额，皆有劳。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从大将军费扬古出西路，破敌昭莫多。

以功授世职拖沙拉哈番，擢协领。四十三年，上幸西安阅武，设宴，特命额伦特近御座，亲赐之饮。谕曰：“尔父宣力行间，尔亦入伍能效力，故赐尔饮。”寻迁西安副都统。调荆州副都统。四十九年，擢湖广提督。五十二年，授湖广总督。寻命履勘湖南诸州县荒壤，得四万六千馀顷。疏请听民开垦，六年后以下则起科。五十四年，命往按太原知府赵凤诏贪墨状，论罪如律。

厄鲁特策妄阿拉布坦犯哈密，上遣尚书富宁安等率师讨之。五十五年，命额伦特署西安将军，主军饷。策妄阿喇布坦自噶顺汛山后道沙拉侵青海，执台吉罗卜藏丹济布以去，命额伦特率师驻西宁，为青海诸部应援。五十六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布侵西藏。命额伦特移军青海，与青海王台吉等议屯军形胜地。额伦特疏言西宁入藏道有三，库库赛尔岭、拜都岭道皆宽广，请与侍卫色楞分道进兵。

五十七年，策凌敦多布入西藏，破布达拉城，戕拉藏汗，执其子苏尔咱，遂据有其地。六月，额伦特与色楞分道进兵，额伦特出库库赛尔岭。七月，至齐诺郭勒，策凌敦多布遣兵夜来侵，击之退。次日复至，额伦特亲督兵缘山接战，贼溃遁，追击十馀里，多所斩获。疏入，上深嘉其勇。俄，策凌敦多布遣兵潜出喀喇乌苏，额伦特率所部疾趋渡河，扼狼拉岭，据险御敌。比至喀喇乌苏，色楞以兵来会，合力击贼。贼数万环攻，额伦特督兵与战，被重创，战益力。相持者数月。九月，复厉兵进战，射杀贼甚众。矢尽，持刀麾兵斫贼，贼益兵合围，额伦特中伤，犹力战，遂没於阵。五十八年，丧还，上命诸王以下迎城外，内大臣、侍卫至其家奠茶酒。世宗即位，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忠勇。

额伦特与川陕总督音泰皆自行伍中为上所识拔。额伦特以廉洁著，上尝与张伯行并称，谓在督抚中操守最优也。

康泰，甘肃张掖人。初入伍，累擢至游击。从将军孙思克击噶尔丹，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四迁四川提督。额伦特驻西宁，泰率松潘兵千馀出黄胜关为应援。

兵譟，夺官，命自具鞍马从军。从额伦特入藏，战喀喇乌苏，跃马杀贼，矢集於臂，叱其子拔矢，裹臂复战，阵没。赠都督同知，谥壮勇。

弟海，陕西凉州总兵。将所部从额伦特，同时战死。赠世职拖沙喇哈番。

论曰：厄鲁特亦出於蒙古，析为四卫拉特，其一曰绰罗斯，牧伊犁。噶尔丹戕兄子自立，乃号准噶尔，移帐阿尔泰山，兼有四卫拉特。北侵喀尔喀，南侵卫藏。

圣祖再亲征，乃摧败以死。乌阑布通之役，噶尔丹败遁，我军亦重衄。佟国纲以元舅死绥。及战昭莫多，费扬古麾饥疲之众，当困斗之寇，蹈瑕以破坚，则谋勇胜也。

马斯喀、阿南达、吉勒塔布、化行、育龙先后在事有劳。额伦特孤军殉寇，青海之师，准部之灭，皆於是乎起。谨书之以著其本末。

## 列传六十九

姜希辙 余缙 德格勒 陈紫芝笪重光 任弘嘉 高层云 沈恺曾 龚翔麟 高遐昌

姜希辙，字二滨，浙江会稽人。明崇祯间举人。顺治初，除温州教授。五年，以瑞安知县缺员，令暂摄。郑成功兵来犯，攻城，希辙督民守，遇事立应。援至，破成功兵齐云江上。九年，迁直隶元城知县。畿北饥，流民至者日以万计。逃人令方严，民虑溷入为累，辄拒不予食。希辙令察非逃人，使垦县中荒田，田辟，饥民以活。善决狱，民称之。

十五年，授工科给事中。吏得盗，自列义王孙可望家人，为买马，镶白旗丁为之因缘。希辙疏言：“可望来归本朝，湔涤不暇，尚敢收亡命相关通？身为旗丁，岂复应桀骜冒法网？夫盗有根柢，有党羽，臣请收义王家人及旗丁穷治之。”上下其疏，罪人皆抵法。国初考功法，获逃人、辟荒田、督运漕粮，皆躐等升擢。希辙疏争非政体，不当开幸进。上方严罪贪吏，吏往往曲法罚鍰。希辙疏言：“例赎杖分有力无力，所轻重不过铢两间。今乃倍五倍十，不拘成数，不应则敲朴随之。是昔以罚省刑，今以罚济刑也。”命仍如定例。

十七年，上诏求言，希辙疏言：“臣闻君臣一德，原未尝以忧劳之任独归之君父，为人臣诿卸责地也。臣观今日积习病根，大要有二：巧於卸肩者，假详慎以行推诿；畏於任事者，饰持重以蹈委靡。请进一德之箴，为中外诸臣诫。”师自江西下广东，州县供亿繁重。南赣巡抚报曲江、始兴两知县同时自戕。希辙疏言：“大兵所集，米豆、草束、槽秬、釜镬，自所必需。然先时传檄，使之预备，供亿虽艰，何至捐偾？行兵不严，责在总督；立法不预，责在巡抚：二者必居一於是。请饬察究。”寻更历兵、礼二科。时会计法严，钱粮完欠，每项各限十分定考成，条例繁赜，有司救过不给。希辙疏请：“总归十分，以一岁之徵收，计一岁之款项，起讫既清，稽核亦便。”自此部计稍纾，有司得久任。

康熙元年，考满，内升，回籍待缺。九年，诣京师，复授户科都给事中。具三疏：请增科员；请令巡抚得辖兵，防地方窃发；请缓奏销之期，使催科不迫。迁顺天府丞。遭父丧归。十七年，授奉天府丞。乞养母归。三十七年，卒於家。

余缙，字仲绅，浙江诸暨人。顺治九年进士，授河南封丘知县。兵后流亡未复，弃地弥望，朝议兴屯，设道、董之。民田徵赋，屯田徵租，租视赋为重，民弃屯不耕。府县吏急考成，以屯租散入田赋，民失业。总督李廕祖行部至县，缙导观民间困苦状，廕祖疏闻，兴屯道、悉罢。十七年，行取授山西道御史，乞养归。起河南道御史。

康熙初，郑成功已死，其子锦屯厦门。有议弃舟山者，缙上疏争之，略谓：“浙江三面环海，宁波尤孤悬海隅，以舟山为外籓。不知行间诸臣何所见而倡捐弃之议？江海门户，敛手委之逆竖。夫闽海祗一厦门，数万之众，环而攻之，穷年不能下。奈何以已克之舟山增其巢穴？”福建总督李率泰议迁海滨居民，缙复疏争之。

略谓：“海滨之民，与贼狎处。一二冥顽贪狡，嗜厚利，通消息，以相接济者，固未必无之。但据所称排头、方田诸处，民或盗牧马，或缚穷民潜送厦门。当此两军相望，巡徼严密，虽有奸宄，安能飞渡？是其号令不肃，已可概见。”又云：“派拨舵工、水手，公然不应。海上舵工名曰“老大”，其人必少长海舟内，外洋岛屿径路，靡不熟历，而后驾风使舵，操纵自如。奈何责之素不练习之民，视同里役，横加佥派？彼即勉强应役，技既不精，心复叵测。万一变从中起，将置数十万奋戈持满之士於何地？”两疏语皆切至。

圣祖亲政，顺治间建言诸臣坐迁谪者，次第赦还，惟议及逃人不在赦例。居数年，诏宽逃人禁。缙疏请敕部察当日建言被谪诸臣，存者召还录用，殁者归葬赠恤。

寻命巡视长芦盐政。以改葬乞归。二十八年，卒於家。

缙廉而能，治事尤持正。妖人硃方旦言祸福，朝士多信之。缙曰：“此妄男子耳，於法当诛。”方旦卒坐死。

德格勒，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掌院学士。李光地亟称其贤。圣祖时，召见讲论经史，尝扈从巡行。大学士明珠柄政，务结纳士大夫，将餽金为治装。德格勒以装具，固辞不受。

会久旱，上命德格勒筮，遇夬。问其占，曰：“泽上於天，将降矣！而卦义五阳决一阴。小人居鼎铉，故天屯其膏。决去之，即雨。”上愕然，曰：“安有是？”德格勒遂以明珠对。明珠闻，大恶之，时以蜚语上闻，谓德格勒与侍讲徐元梦互相标榜。徐元梦亦不附明珠者也，故并嫉之。二十六年，光地乞假归，入辞，面奏德格勒、徐元梦学博文优。逾月，上召尚书陈廷敬、汤斌等及德格勒、徐元梦试於乾清宫。阅卷毕，谕曰：“朕政暇好读书，然不轻评论古人。评论古人犹易，评论时人更难。如德格勒每评论时人，朕心不谓然，故召尔等面试。妍媸优劣，今已判然。

学问自有分量，毋徒肆议论为也。”二十七年，明珠罢。

未几，掌院学士库勒讷劾德格勒私抹起居注，并与徐元梦互相标榜，下刑部论罪。故事，起居注数易藁然后登籍，德格勒所删易者，实未定藁也。谳上论斩，命改监候秋后处决，徐元梦亦坐谴。语详徐元梦传。光地还京师，上命尚书张玉书等以德格勒试卷示九卿，并诘光地。於是玉书等奏称德格勒文实鄙陋，光地亦以妄奏引罪，命从宽免究。德格勒寻遇赦，释归本旗。卒。

陈紫芝，字非园，浙江鄞县人。康熙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陕西道御史，力持风纪，绝外僚餽遗。巡视南城，捕大猾邓二置诸法。疏言：“朝章国典宜画一，民间冠昏丧祭未有定制，请编纂礼书，颁行天下。”又请裁屯卫：“以屯务属州县，则田赋可覈，逃盗可清。”诏并允行。

时督、抚、监司皆由廷臣保举。湖广巡抚张汧，大学士明珠所私也，恃势贪暴，言路莫敢摘发。二十六年，紫芝上疏劾之，言：“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凡地方盐引、钱局、船埠，靡不搜括，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上命夺汧官，遣直隶巡抚于成龙、山西巡抚马齐、副都御史开音布往按治。复谕廷臣，谓汧贪婪无人敢言，紫芝独能弹劾，即予内升。成龙等按得汧以前官福建布政使亏帑令属吏弥补，又派收盐商银九万，上荆南道祖泽深婪取於民又八万，谳上，论绞。保举汧为巡抚者，侍郎王遵训、学士卢琦、大理寺丞任辰旦，皆坐夺官。擢紫芝大理少卿。每谳狱，稍涉矜疑，即为驳正，多所平反。

紫芝以峭直受上知，同朝多侧目。无何，卒。或传紫芝一日诣朝房，明珠延坐进茗，饮之，归遂暴卒云。

笪重光，字在辛，江南句容人。顺治九年进士。自刑部郎中考选御史。巡按江西，与明珠忤，罢归。初，郑成功犯镇江，重光縋城乞援。事平，赐御书榜。卒，祀乡贤。

任弘嘉，字葵尊，江南宜兴人。初以举人官行人。康熙十五年，成进士。十八年，考选江南道御史。巡南城，疏言：“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庶人知乡学。”又言：“学道不惟受制籓司，抑且受制知府。盖府道阶级不甚悬，无以资表率。部郎声望不甚重，又无由达封章。求其公明，实不可得，乞重其选。”改巡北城，疏陈五城应行事，谓：“盗风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民杂处。司坊未洁，由劝惩不当。”又言：“州县昏夜比较，乡民讬宿无地，饥寒受杖，往往殒命。又或因分釐火耗之轻，受佥役横索之累。”又言：“朝廷清丈，所以为民，而籓府驳册，上下动费累百。津梁有关，所以御暴，今小港皆设巡拦，旱路亦行堵截，检索至负担，税课遍鸡豚。”所言皆痛切。弘嘉一日巡城，有锦衣骏马突其前，诃叱之。

隶卒白曰：“此王府优也。”弘嘉趋王府，索优出，杖之四十。上闻，直弘嘉。由是贵戚敛迹，毋敢玩法。

寻掌山东道，兼江南道如故。上十渐疏：“一曰，朋党交结之渐。始因交际为餽遗，渐以爱憎成水火。二曰，奢侈僭逾之渐。物力既殚，等威亦紊。三曰，文武讦讪之渐。督、抚、提、镇挟私互讦，小吏效尤，何以使民无讼？四曰，绅士吹求之渐。有司视如仇雠，奸民以为鱼肉。五曰，上下奉违之渐。国家良法美意，奉行者徒有虚文，过当者反成弊政。六曰，名器混淆之渐。为生养万民计，守令宜用正途。七曰，常平侵渔之渐。贮穀久易浥损，又难盘察，不若听民输钱，数易稽而无朽蠹。八曰，河工兴建之渐。从古无不徙之河，治河惟去其太甚，不必议开议塞，借一劳永逸之辞，为逐利幸功之术。九曰，情罪过当之渐。如逃人止於鞭刺，过宿反至窜流，轻重不平，枉诬尤甚。十曰，积习胶固之渐。升迁则趕缺压缺，处分则忽重忽轻，视为故常，营竞特甚。”复疏论铨政不平，并下部议行。三十三年，迁奉天府府丞，兼学政。转通政司参议，署通政使。丁母忧归。服阕，病目，卒於家。

弘嘉素慎，疏上言过直，辄战栗。或曰：“子葸若此，何如不言？”曰：“弘嘉之战栗，气不足也。然知其当言，不敢欺吾心，尤不敢负吾君耳。”

高层云，字二鲍，江南华亭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二十五年，授吏科给事中。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起而踣。层云曰：“是非国体也。”即日疏言谓：“天潢贵胄，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太皇太后在殡，至尊居庐，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为辅弼大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节，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失籓臣体。”疏入，上曰：“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於礼不合。”下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不得引身长跪，著为令。

二十八年，京师旱，诏求言。层云疏论江、淮间行屯田扰民，请急停苏民困，上嘉纳之。迁通政司参议。二十九年，迁太常寺少卿，卒官。

沈恺曾，字乐存，浙江归安人。康熙二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三十年，改山东道御史。喀尔喀率属内附，上亲出塞拊循。恺曾疏言：“巡行口外，为蒙古诸臣定赏罚，编户口，安插新附。但圣躬远出，间关崎岖，乘舆劳顿於外，群臣晏息於家，臣心何安？宜遣部院大臣经理，令逐一奏闻，仍与皇上亲行无异。乞传旨暂缓此行。”疏入，不报。上还京师，召恺曾入对，赐宴。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岁暮，以馀孽未靖，复出塞。恺曾复上疏请回銮，语甚剀切。

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有母丧，命夺情视事，光地请给假九月，言路大譁。恺曾疏言：“学臣关系名教，表率士子。使衰绖者衣锦论文，其何以训？宜令终丧，以隆孝治。阁臣职司票拟，理应委曲奏请，始不当有在任守制之票，既不当有仍遵前旨之拟。科臣职司封驳，阁臣票拟不当，科臣缴旨覆奏，固其职也。乃亦复默然，不知其所谓封驳者何在也？臣不敢以妄拟阁臣为嫌，劾奏同列为咎。”疏入，下九卿议，寻用彭鹏言，令解任在京守制。陕西提督孙思克请令富民纳粟佐军，恺曾论奏乞敕部停止，上是之。

入台七年，疏数十上，伉直敢言。历掌山西、江南、浙江、河南道事，管登闻院。三十八年，巡两广盐课，多惠政，商民德之。报满，留任一年。还京，复掌山西道。丁父忧，以广东运使罣误事连坐，罢官。四十四年，上南巡，召试行在称旨，赐御书。寻卒。

龚翔麟，字蘅圃，浙江仁和人。父佳育，字祖锡。自龙骧卫经历出知安定县，又自兵部郎中出为分巡通永道佥事，擢江南布政使，所至有声绩。入授光禄寺卿。

命修赋役简明书，未竟。卒。

翔麟自副贡生授兵部主事，出榷广东关税。沿海诸税口，远者去省二千里，吏役苛索，商民重困。翔麟严其禁，并移行府县察究。康熙三十三年，考选陕西道御史，遂疏请以诸税口交府县徵收，著为令。

寻命巡视西城。大学士熊赐履以误拟旨罢，复起为吏部尚书。翔麟疏劾：“赐履窃讲学虚声，前因票拟错误，嚼毁草签，卸过同官。皇上从宽，放归田里。旋赐起用，晋位冢宰，毫无报称。其弟赐瓚包揽捐纳，奉旨传问，赐履不求请处分，犹泰然踞六卿之上。乞赐罢斥。”右通政张云翮，故靖逆侯勇子。勇妻李卒，云翮不居丧。翔麟疏劾：“云翮纵非李出，嫡母、继母并制三年，岂可视为陌路？乞严加议处，以儆败类。”云贵总督赵良栋讨吴三桂，定云南，以叙功未允，为部下乞恩，屡有求请。翔麟疏劾：“良栋效力行间，悉由皇上指授方略。荡平后叙功，既经廷议，重以睿裁，轻重无不允当。事阅十年，而良栋犹哓哓不已，妄肆荐扬，市恩於众，借矜己功。且越例求赐庄田、房屋，言词狂悖，大不敬。乞下所司定罪。”赐履雅负清望，良栋功臣，云翮功臣子，翔麟论列无所避，以是得直声。俄又劾赐履及侍郎赵士麟乱铨政，条列以上。

官御史十年，乞归，贫至不能举火，萧然不改恆度。寻卒。

高遐昌，字振声，河南淇县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湖南龙阳知县。以屯赋重，请减与民田同额。父忧去。服阕，补广东东莞知县，历茂名、信宜，护高州知府，皆有声。行取，擢刑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

四十六年，授户科给事中。时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讬合齐恃权不法，给事中王懿德列款疏劾。上方幸热河，遐昌诣行在继劾之。略言：“讬合齐欺罔不法，经懿德纠参，臣又何敢置喙？伏念其所以横恣，皆缘握权太过。自督捕裁，而所辖三营改归提督，悍将骄兵，毫无忌惮。请仍归兵部择司官督率，考勤惰、禁勒索，营务防汛，昼夜巡逻，即有奸匪，不得妄牵无辜，私刑酷讯。提督干预词讼，奸民构弁兵，择人而噬，民不聊生。请仍归大、宛二县，五城司坊、巡城御史以及府尹、治中。

逃盗命案，归於刑部，一秉国法。提督管理街道，纵其兵丁肆为贪噬，势压官民。

请五城分治，仍归司坊。每年工部保题司官督理，庶法官守制，无复轶越。此皆本朝旧例，当归所司，防微杜渐，不致成积重之势。”疏上，上以巡捕三营并步军统领，非自讬合齐始。司坊管街道，畏惧显要，止知勒索铺户，故亦归并步军统领。

今既累商民，即以遐昌兼管，期一年责以肃清。遐昌既任事，革除陋规，街道沟渠次第平治，兵民以安。两届报满，仍命接管。

讬合齐阴图报复，欲伺隙中伤。五十年，上自暢春园还，见内城街道被侵占甚窄，召讬合齐诘责之。讬合齐奏外城尤窄。命尚书赫硕色等察勘，讬合齐故引视僻巷，民居占官街得三百馀间，谓皆遐昌任内所造，逮下刑部狱。尚书齐世武，讬合齐党也，将刑讯，主事蒋晟持不可。乃议遐昌以官街邀民誉，应发奉天安置。讬合齐党复譁，言遐昌受赂。严讯家属，定爰书，谓据供虽未受赂，但风闻街道旧规，铺户修房，每间与胥役钱二三百，以此例之，房三百馀间，计钱七百五十千，当枉法赃律处绞。朝审，具冤状。尚书王掞、李天馥谓遐昌廉能为上知，宜从宽典，富宁安赞之，狱乃缓。会讬合齐以病乞假，隆科多摄其职，因言讬合齐罔上行私，横恣贪婪，及诬陷遐昌状。上命释遐昌，都人争赴狱舁之出，拥赴阙谢。及出都，送者填溢，醵金完悬赃。遐昌归，未几卒。

论曰：康熙间以直言著者，魏象枢、郝浴、杨素蕴、彭鹏、赵申乔辈，易攵历中外，卓然为名臣。希辙、缙，自世祖朝巳在谏垣，有献替。弘嘉论十渐，层云争国体，陈义皆甚高。若德格勒、紫芝、重光忤明珠，恺曾弹李光地，翔麟论熊赐履、赵良栋，遐昌抗讬合齐，虽所纠绳贤不肖不同，謇謇匪躬，不为名慑，不为势挠，谥为“遗直”，殆无愧欤？

## 列传七十

觉罗武默讷 舒兰拉锡 拉锡子旺札尔 孙博灵阿 图理琛 何国宗觉罗武默讷，正黄旗人，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四世孙也。顺治四年，授世职拖沙喇哈番，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擢一等侍卫。康熙六年，授内大臣，管佐领。

十六年，命偕侍卫费耀色、塞护礼、索鼐瞻礼长白山，谕曰：“长白山祖宗发祥之地，尔等赴吉林，选识路之人，瞻视行礼，并巡视宁古塔诸处，於大暑前驰驿速往。”五月己卯，武默讷等发京师；己丑，至盛京，东行；戊戌，至吉林。询土人，无知长白山路者。得旧居额赫讷殷猎户岱穆布鲁，言其父曾猎长白山麓，负鹿归，道经三宿，似去额赫讷殷不远。自吉林至额赫讷殷，陆行十日，舟行几倍之。

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运米十七艘诣额赫讷殷，先发，并令协领萨布素护武默讷等行。

六月丁未，武默讷等携三月粮，陆行经温德亨河、库埒讷岭、奇尔萨河、布尔堪河、纳丹弗埒城、辉发江、法河、卓隆鄂河，抵讷殷江干，米亦至。乃乘小舟，与萨布素分道行，溯讷殷江逆流上。

丙寅，会於额赫讷殷。一望深林无路，萨布素率众前行，伐木开道。遣人还告：行三十里，得一山，升其巅，缘木而望，长白山乃在百馀里外，片片白光如积玉，视之甚晰。戊辰，武默讷前行。己巳，遇萨布素於林中。壬申黎明，大雾，莫辨山所向。闻鹤唳，寻声往，遇鹿蹊，循行至山麓，见周遭密林，中间平迤圆绕，有草无木。前临小林，尽处有白桦木，整若栽植，及旋行林外，仍瀰漫无所见。跪诵敕旨，拜毕，雾开，峰峦历历在目，登陟有路。遥望之，山修而扈，既近，则堂平而宇圜，向所睹积玉光，冰雪所凝也。山峻约百馀里，巅有池，环以五峰，其四峰临水拱峙，正南一峰稍低，分列双阙。池广袤约三四十里，夹山涧水喷注，自左流者为松花江，右流者为大小讷殷河，绕山皆平林。武默讷瞻拜而下。峰巅群鹿奔逸，仆其七，坠武默讷等前。时登山者正七人，方乏食，谢山灵赐。卻行未里许，欻然雾合。癸酉，还至前望处，终不复见山光。七月庚辰，至恰库河，马疲甚。甲申，自恰库河乘舟还，经色克腾、图伯赫、噶尔汉、噶达浑、萨穆、萨克锡、法克什、多珲诸河，至松花江。八月丁未，还吉林，巡视宁古塔诸处。乙丑，还京师。

疏闻，诏封长白山之神，秩祀如五岳。十七年，命武默讷赍敕往封，岁时望祭如典礼。十九年，召入养心殿，命工绘其像以赐。谕曰：“以此像俾尔子孙世世供享，以昭恩宠。”二十九年，卒，赐祭葬。

舒兰，纳喇氏，满洲正红旗人。父敦多哩，官刑部侍郎，兼佐领。坐鞫总督蔡毓荣罪，附和尚书希福从轻比，夺官，戍黑龙江。

舒兰自理籓院笔帖式迁主事。康熙三十八年，从侍郎满丕、都统乌达禅等，招降巴尔瑚三千馀人，安置察哈尔游牧地，编隶佐领。未几，巴尔瑚佐领额克图叛，戕察哈尔副总管阿必达、骁骑校班第，掠马驼以遁。上命喀尔喀公锡卜推哈坦等率蒙古兵追剿，舒兰持檄传示蒙古诸贝勒台吉，并徵察哈尔、厄鲁特兵，从乌达禅会剿，擒其渠。迁内阁侍读。

四十年，命偕侍卫拉锡往探河源，谕曰：“河源虽名古尔班索里玛勒，其发源处人迹罕到。尔等务穷其源，察视河流自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诸处，宜详阅之。”

四月辛酉，舒兰等发京师。五月己亥，至青海。庚子，至库库布拉克。贝勒色卜腾扎勒与偕行。

六月癸亥，至鄂棱诺尔。甲子，西行至扎棱诺尔。鄂棱周二百馀里，扎棱周三百馀里，二诺尔距三十里许。乙丑，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历历如星，众山环之。南有山曰古尔班图勒哈，西南有山曰布瑚珠勒赫，西有山曰巴尔布哈，北有山曰阿克塔齐勒，东北有山曰乌阑都什，蒙古总名曰“库尔坤”，即昆仑也。山泉出自古尔班图勒哈者，为噶尔玛瑭；出自巴尔布哈者，为噶尔玛楚木朗；出自阿克塔齐勒者，为噶尔玛沁尼。三山之泉，溢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里玛勒也。三河东流入扎棱诺尔，扎棱一支入鄂棱诺尔，黄河自鄂棱出。其他山泉与平地水泉，渊沦萦绕，不可胜数，悉归黄河东下。

丁卯，舒兰等自星宿海还，舍故道，循河流东南行。己巳，登哈尔吉山，见黄河折而东，至库库陀罗海山，又南绕萨楚克山，复北流，经巴尔陀罗海山之南。庚午，达阿木尼玛勒占穆逊山，山最高，云雾蔽之，不可端倪。蒙古人言长三百馀里，有九高峰，积冰终古不消。常雨雪，一月得晴仅三四日。舒兰等自此返。壬申，至锡喇库特勒，又南过僧库尔高岭，更百馀里，至黄河岸。见黄河自巴尔陀罗海山东北流，经归德堡北、达喀山南两山峡中，流入兰州。自京师至星宿海，七千六百馀里。宁夏西自松山至星宿海，天气渐低，地势渐高，人气闭塞，行多喘息。九月，还京师，具疏述所经，并绘图以进。

上谕廷臣曰：“朕於古今山川名号，虽在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目击详求，载入舆图。即如黄河源出西塞外库尔坤山之东，众泉涣散，灿如列星，蒙古谓之‘鄂敦塔拉’，西番谓之‘索里玛勒’，中华谓之‘星宿海’，是为河源。汇为扎棱、鄂棱二泽。东南行，折北，复东行，由归德堡、积石关入兰州，其原委可得而缕晰也。”

舒兰累擢内阁学士。四十五年，命往西藏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回京得风疾，遣太医诊视。越二年，疾复发，乞休，许解任调治。五十二年，疾愈，起故官。是年以万寿恩典，复其父敦多哩故秩。寻迁工部侍郎。未几，坐事，降三秩调用。五十九年，卒。

拉锡，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自亲军校三迁二等侍卫，偕舒兰穷河源，进一等。雍正初，累擢本旗都统。以治事明敏，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授议政大臣。

拉锡谙习旗务，奏事辄称旨，累被褒嘉，加授拖沙喇哈番。四年，以隐匿乌梁海事，尽削官职，降授一等侍卫，管太仆寺卿。寻仍擢镶白旗满洲都统，迭署江宁将军、天津满洲水师营都统，授领侍卫内大臣。卒。

子旺札尔，初授侍卫，袭世职。使从侍郎阿克敦与噶尔丹定界。如苏州、如浙江按事。累迁镶白旗满洲都统、理籓院侍郎、御前大臣。命赴金川察沿途驿站。金川平，擢领侍卫内大臣。卒，谥恪慎。

孙博灵阿，袭世职。初授侍卫，累迁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从征金川，攻当噶尔拉，扑碉受创，卒。赠都统衔，进世职一等轻车都尉，图形紫光阁。

乾隆四十七年，高宗命侍卫阿弥达诣西宁祭河神，再穷河源。还奏：“星宿海西南有水名阿勒坦郭勒，更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阿勒坦’为黄金，‘噶达素’为北极星，‘郭勒’为河，‘齐老’石也。崖壁黄金色，上有池，池中泉喷涌，酾为百道，皆黄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回旋三百馀里，入星宿海，为黄河真源。”高宗命四库馆诸臣辑河源纪略识其事。阿弥达更名阿必达。

大学士阿桂子，附见阿桂传。

图理琛，阿颜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国子生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坐事，夺职。康熙五十一年，特命复职，出使土尔扈特。

初，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从子阿喇布珠尔，假道准噶尔赴西藏谒达赖喇嘛。准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与阿玉奇构怨，阿喇布珠尔不得归，款关乞内属，诏封贝子，赐牧嘉峪关外党色尔腾。嗣阿玉奇遣使入贡，上欲归阿喇布珠尔。命图理琛偕侍读学士殷扎纳、郎中纳颜赍敕谕阿玉奇，假道鄂罗斯。

五月，图理琛等自京师启行，七月，至鄂罗斯境楚库柏兴。以假道故，待其国察罕汗进止。五十二年正月，许假道，乃行。还乌的柏兴，越柏海尔湖而北，抵厄尔库。鄂罗斯讬波尔噶噶林遣其属博尔科尼来迎。噶噶林者，彼国所称总管也。图理琛等欲行，博尔科尼言噶噶林令天使当自水路行，而昂噶拉河冰未泮，请稍驻俟之。三月，自昂噶拉河乘舟抵伊聂谢柏兴，登陆。五月，抵麻科斯科，复乘舟自揭的河顺流行，经那里穆柏兴、苏尔呼特柏兴、萨玛尔斯科、狄穆演斯科诸地。七月，至讬波尔。其地噶噶林名马提飞费多里鱼赤，迎至廨，留八日。仍遣博尔科尼护之行，抵鸦班沁登陆。自费耶尔和土尔斯科越佛落克岭，抵索里喀穆斯科，以路泞，守冻十日。复行，经改郭罗多、黑林诺付、喀山、西穆必尔斯科诸地。十一月，至萨拉讬付，是为鄂罗斯与土尔扈特界。水自东北来，折而南，鄂罗斯号为佛尔格，土尔扈特号为额济勒。阿玉奇汗驻牧地曰玛努讬海，距此十日程，以雪盛不能行。

五十三年四月，阿玉奇遣台吉祥伟徵等来迎。五月，图理琛等渡额济勒河，阿喇布珠尔之父纳扎尔玛穆特遣献马，卻之。六年朔，至玛努讬海，阿玉奇择日听宣敕。图理琛等以上意谕之曰：“阿喇布珠尔已赐爵优养，欲遣归尔牧地，以策妄阿喇布坦方与尔交恶，恐为所戕。尔若欲令阿喇布珠尔归，当自鄂罗斯来迎。”阿玉奇曰：“我虽外夷，然冠服与中国同。鄂罗斯乃嗜欲不同、言语不通之国也，天使归道当察其情状。鄂罗斯若以往来数故不假道，则我无由入贡矣。阿喇布珠尔荷厚恩，与归土尔扈特同，复何疑虑？”阿玉奇及纳扎尔玛穆特等各赠马及方物，图理琛等以越境无私交，卻不受。阿玉奇待之有隆礼，留十四日，筵宴不绝。复附表奏谢。图理琛等遂行，由旧路归，鄂罗斯遣护如初。五十四年三月，还京师。

是役也，往返三载馀，经行数万里。盖土尔扈特为鄂罗斯所隔，远阻声教，而鄂罗斯又故导我使纡道行。图理琛奉使无辱命，既归国，入对，述往还事状，并撰异域录，首冠舆图，次为行记，呈上览。上嘉悦，寻授兵部员外郎。阿喇布珠尔亦遂留牧党色尔腾不复遣，再传至其子丹忠，雍正中，迁牧额济内河。

图理琛迁郎中。世宗即位，命赴广东察籓库，就擢广东布政使。调陕西。三年，擢巡抚。五年，召为兵部侍郎，调吏部。偕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等往定喀尔喀与鄂罗斯界。仍调兵部。六年，追议前定界时，与鄂罗斯使臣萨瓦鸣砲谢天，私立木牌，并擅纳鄂罗斯贸易人入界；又前任陕西巡抚时，将天下兵数缮摺私给将军延信，逮问论斩。诏宥免，遣筑扎克拜达里克城。高宗即位，授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乾隆元年，以老解侍郎任，仍为内阁学士。二年，引疾去。五年，卒。

何国宗，字翰如，顺天大兴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命直内廷学算法。五十二年，命编辑律历渊源。未散馆，授编修。三迁至庶子。雍正初，授侍读学士，再迁至内阁学士。

三年，命视黄、运河道，奏请增筑戴村石坝，疏濬东昌城南七里河、城北魏家湾及德州城南减河；又以汶、泗泉源纡远，请专设管泉通判；又请修高家堰石堤。

上皆允其请，并以高家堰石堤工冲要，命发帑兴修。复奏言：“运河自临清以上，赖卫水以济。卫水发源百泉，益以丹、洹二水，其流始盛。请疏百泉为三渠，洹河亦筑坝开渠引水，一分灌田，三分济运。”上从其议。旋以山东巡抚塞楞额奏言国宗等奉使所经州县，供亿白金七千六百有奇。上责国宗不惜物力，负任使，坐降调。

五年，授大理寺卿。六年，复擢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八年，命与侍郎牛钮督修北运河减水坝，并濬引河。国宗等议捍护河西务北堤及耍兒渡鱼鳞坝，别开塌河淀下流贾家沽泄水河，建筑三里浅、筐兒港、张家庄诸处挑水坝，上命如议速行。九年，兼河东河道总督。田文镜奏戴村初建玲珑、乱石、滚水三坝。汶水盛涨，自坝面流入盐河归海。国宗等增筑石坝，水不能过，濒河连年被患。请毁石坝，复为乱石、滚水坝。上责国宗勘工错误，贻害民间，夺官。

乾隆初，起充算学馆、律吕馆总裁。九年，赐秩视三品。寻授左副都御史。十年，兼领饮天监正。十三年，迁工部侍郎。

康熙间，圣祖命制皇舆全览图，以天度定准望，一度当二百里，遣使如奉天，循行混同、鸭绿二江，至朝鲜分界处，测绘为图。以鸭绿、图门二江间未详晰，五十年，命乌喇总管穆克登偕按事部员复往详察。国宗弟国栋亦以通历法直内廷。五十三年，命国栋等周历江以南诸行省，测北极高度及日景。五十八年，图成，为全图一，离合凡三十二贞，别为分省图，省各一贞。命蒋廷锡示群臣，谕曰：“朕费三十馀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合。尔以此与九卿详阅，如有不合处，九卿有知者，举出奏明。”乃镌以铜版，藏内府。

高宗既定准噶尔，乾隆二十一年，命国宗偕侍卫努克三、哈清阿率钦天监西洋人往伊犁，自巴里坤分西北两路，测天度绘图。既还报，命署左都御史。二十二年，授礼部尚书。以京察举弟国栋，坐徇庇，夺官。寻授编修，直上书房。二十八年，复授内阁学士。是岁，上以诸回部悉定，复遣尚书明安图等往测天度绘图，是为乾隆内府皇舆图。二十六年，迁礼部侍郎。二十七年，以老休致。三十一年，卒。

论曰：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圣祖东访长白山，西探河源，北抚土尔扈特，武默讷、舒兰、图理琛奉使称职。观所还奏，曲折详尽，历历如绘。国宗以明算事圣祖，又幸老寿，迨高宗朝，诣新疆测绘。康熙、乾隆两内府图皆躬与编摹。揆之於古，其裴秀、贾耽之伦欤？

## 列传七十一

觉罗满保陈策 施世骠 蓝廷珍从弟鼎元 林亮何勉 陈伦炯 欧阳凯罗万仓 游崇功

觉罗满保，字凫山，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

累迁国子监祭酒，擢内阁学士，直经筵。

五十年，授福建巡抚。疏言福州、兴化、泉、漳等属十六州县皆濒海要地，请拣选直省卓异官除授。御史璩廷祜论其不可，部议以为然。诏下九卿等再议，卒从满保言。五十四年，擢福建浙江总督，命巡海。议自乍浦至南澳，沿海五千馀里，建台、寨百二十七所，砲位千一百七十有八。别疏言：“鹿耳门为台湾咽喉，澎湖为厦门籓卫，安平镇为水师三营重地，及海洋各口岸宜分极冲、次冲，筑墩、台，设汛巡守；并严察海船出入，禁渔船私载米粮、军器。”又言：“淡水、鸡笼山为台湾北界，其澳港可泊巨舰百馀。更进为肩豆门，沃野百里，番社交据。请增置淡水营，设官驻防为后蔽。”皆报可。

六十年，凤山民硃一贵为乱。台湾知府王珍苛税滥刑，凤山民黄殿、李勇、吴外等集数百人谋变，一贵素贩鸭，讬明裔以为渠。劫冈山塘、槟榔林二汛，掠军器，众益聚，遂破县城，进陷台湾。总兵欧阳凯等率兵御贼，师败绩，死之。台厦道梁文煊等走澎湖。满保疏闻，督兵趋厦门，值淫雨，乘竹兜从数骑行泥淖中。比至，籍丁壮剽悍能杀贼者悉充伍，严申军令，禁舟师毋登陆，民以不扰。淡水营守备陈策使诣厦门乞援，满保移会巡抚吕犹龙，遣兵自闽安渡淡水。未几，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率舟师至，满保命统水陆军，会提督施世骠於澎湖，剋期进剿。六月，世骠、廷珍攻鹿耳门，败贼安平镇，遂克台湾。上以台湾民附乱非本意，敕满保招抚。寻诸罗民杨旭等密约壮丁六百人，擒一贵及其党十二人，献世骠军前，槛送京师，磔於市。是役，自出师迄事平凡七日。上嘉满保调度有方，加兵部尚书。寻疏言：“贼起，惟守备陈策鼓励兵民，坚守汛地，待大兵进援，奋力效忠。”命擢台湾总兵。复疏劾珍纵役需索，致一贵乘机倡乱；文煊及所属官吏一无备御，退回澎湖，应夺官逮问，从之，文煊等论罪如律。秋，台湾飓作，满保以闻，谕：“台湾有司平日贪残激变，及大兵进剿，杀戮之气上干天和，令速行赈恤。”

上杭民温上贵往台湾从一贵得伪元帅札、印，还上杭，煽乡人从贼。闻一贵诛，走江西，结棚匪数百，谋掠万载。知县施昭庭集营汛剿捕，擒上贵及其党十数人，并伏法。大学士白潢等条奏禁戢棚匪，满保疏言：“闽、浙两省棚民，以种麻靛、造纸、烧灰为业，良莠不一。令邻坊保结，棚长若有容庇匪类，依律连坐。有司於农隙遍履各棚，严加稽察。浙江鄞、奉化等二十七县，福建闽、龙岩等四十州县，皆有棚民，宜如沿海州县例，拣员题补。”诏从之。

雍正三年，卒官。遗疏言：“新任巡抚毛文铨未至，总督印信交福州将军宜兆熊署理，并留解任巡抚黄国材暂缓起程，如旧办事。”诏嘉其得体，下部议血阝；时尚书隆科多获罪鞫讯，得满保餽金交通状，世宗谕责满保谄隆科多、年羹尧，命毋赐恤予谥。

策，字锺侯，福建晋江人。由铜山守备调淡水。一贵陷台湾，策孤军力守一隅。

奸人苑景文入境煽诱，擒诛之。师下台湾，满保檄剿北路，复南嵌、竹堑、中港、后垄、吞霄、大甲诸社。以功擢台湾总兵，加左都督。卒。

施世骠，字文秉，靖海侯琅第六子。康熙二十二年，世骠年十五，从琅下台湾，委署守备。台湾既定，以功加左都督衔，授山东济南城守参将。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天津总兵岳升龙荐世骠从军。召试骑射，命护粮运至奎素，从大将军马斯喀追贼至巴颜乌阑。师还，假归葬。上褒世骠勤劳，命事毕仍还任。累迁浙江定海总兵。四十二年，上南巡，赐御书“彰信敦礼”榜。时海中多盗，世骠屡出洋巡缉，先遣裨将假商船饵盗，擒获甚众，斩盗渠江仑。四十六年，上南巡，询及擒斩海盗事，温谕嘉奖，赐孔雀翎。四十七年，擢广东提督。五十一年，调福建水师提督。

六十年，硃一贵为乱，陷台湾。世骠闻报，即率所部进扼澎湖，总督满保檄南澳总兵蓝廷珍等以师会。众议三路进攻。世骠谓南路打狗港在台湾正南，南风盛，不可泊；北路清风隙去府百馀里，运饷艰；度贼必屯聚中路，宜直捣鹿耳门。时台地诸将吏皆退次澎湖，惟淡水守备陈策坚守汛地。世骠遣游击张駴等赴援，自统师出中路。选劲卒，乘小舟，载旗帜，分伏南北港。六月，抵鹿耳门。贼踞砲台以拒。

世骠登楼船督战，发砲中敌贮火药器，火大炽，贼惊溃。众军齐进，两港悉树我军帜。贼不敢犯，扬帆直渡鲲身。鲲身者海沙也，水浅，大舟不能过。是日海水骤涨八尺馀，舟乘风疾上，遂克安平镇。翌日，战，破贼。贼悉众来犯，世骠遣守备林亮等进西港，游击硃文等越七鲲身，自盐埕、大井头分道登陆趋台湾。世骠督将士指挥布阵击贼，贼溃，遂复台湾。一贵走诸罗，诸罗民缚以献，贼党擒斩略尽。台湾南北两路悉平。诏优叙，赐世骠东珠帽、黄带、四团龙补服。未几，以疾卒於军。

遗疏乞从父琅葬福建，留妻子守墓，上悉许之。赠太子太保，谥勇果。雍正元年，世宗命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以其子廷旉嗣。

世骠和易谦雅，治军严明。与琅先后平台湾，皆以六月乘海潮异涨渡师，遂以成功。

蓝廷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少习骑射，从祖理器之。入伍，自定海营把总累迁温州镇标左营游击。巡外洋，屡获盗，盗皆畏避。以是为诸将所忌，谗於总督满保，将劾之。会关东大盗孙森等窃辽阳巨砲、战舰逸入海。圣祖震怒，责沿海疆吏严缉。廷珍出巡海，至黑水外洋与遇，力战，尽获森等九十馀人，及其船舰、砲械。满保按部至温州，廷珍迎谒以告。满保叹曰：“几失良将！”召入舟，厚抚之，亟疏荐，超擢福建澎湖副将。未几，迁南澳总兵。

六十年，硃一贵为乱，廷珍上书满保策破贼状，满保令统战船四百、将弁一百二十、官兵一万二千，会提督施世骠於澎湖，剋期进剿。廷珍至澎湖，言於世骠曰：“贼皆乌合，不足忧，惟胁从至三十万人，请檄示止歼渠魁，馀勿问。则人人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世骠从之。师至鹿耳门，贼扼险拒守。诸将林亮、董芳当前锋，殊死战，廷珍率大队继之，连战皆捷。贼大溃，退保府治。世骠遣亮等自西港仔暗度，廷珍以大军蹑其后。贼在苏厝甲，与亮等决战，廷珍分兵驰赴之。贼望见旗帜，战稍卻，乘胜追逐，遂大溃。夜驻犁头标，设伏以待，贼果至，四面突击，贼大乱，自相攻杀。追败之木栅仔，复败之茑松溪，遂入府城，秋毫无所犯，民大悦。一贵及其党李勇、吴外等皆就擒。分遣诸将复南北二路，署台湾总兵。秋，南路阿猴林馀孽复起，讨平之。招降陈福寿等十数人，皆渠魁也。未几，世骠卒，廷珍摄提督。馀贼黄殿等以次擒灭。

六十一年，授台湾总兵。雍正元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加左都督，赐孔雀翎，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世宗褒廷珍忠赤，惟屡勉以操守。二年，入觐，命赴马兰峪谒景陵，赏赉稠叠。七年，病闻，遣医诊视。寻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毅。子日宠，嗣世职，官铜山营参将。孙元枚，自有传。

族弟鼎元，字玉霖，力学负才。廷珍统师入台湾，鼎元参军事，著平台纪略。

雍正元年，诏举文行兼优之士，贡入太学，有司以鼎元荐，大学士硃轼器之，用荐得召见。上书陈时政，上嘉纳。授广东普宁知县。居官有惠政，长於断狱。性伉直，坐事劾罢。总督鄂弥达白其诬，召诣京师。旋署广州知府。甫一月，卒。鼎元尝论台湾善后策，谓诸罗宜画地更设一县，总兵不可移驻澎湖。后诸罗析县曰彰化，更设北路三营，总兵官仍驻台湾，皆如鼎元言。

林亮，字汉侯，福建漳浦人。少习骑射击刺。生长海滨，岛澳险夷，舟航利钝，靡不讲求。初授台湾水师把总，累迁澎湖协守备。硃一贵陷台湾，官吏渡澎湖，居民汹惧。将吏以孤岛难守，佥议撤归厦门，各遣家属登舟。亮按剑厉声曰：“朝廷疆土，尺寸不可弃！今锋刃未血，相率委去，纵避贼刃，能逃国法乎？请整兵配船，守御要害，贼至，决死战！战不捷，亮死，君等去未迟。”乃驰赴海口，申号令，驱将吏家属登岸，令敢言退厦门者斩。时粮绝饷匮，亮输赀买穀，碾米给军，制战攻器械，俟师至。提督施世骠、总兵蓝廷珍以亮忠勇，令当前锋，领舟师五百七十人抵鹿耳门。一贵党苏天威据砲台以拒，亮率六舰直进，发砲中敌，火起，毙贼无算。乘胜进攻安平镇，亮先登树帜，贼溃走。翌日，鏖战鲲身，驾舟横冲贼阵，复大败之。贼退至府城，世骠令亮分兵自西港仔暗度拊其背，廷珍以军继进，大战，贼死伤遍野，遂克府治。亮功最，迁台湾参将。雍正元年，叙平台湾功，加都督同知，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是年秋，入京，上深嘉之，擢水师副将，赐孔雀翎。

二年，授台湾镇总兵。亮以台湾初被兵，加意抚绥，整水陆兵防。又招抚生番一百八社、男妇一万八百馀人。亮因番嗜色布、盐、糖，遣吏历各社赍赐之，因宣布德意，群番悦服。五年，移浙江定海，卒於官，赐祭葬。

何勉，字尚敏，福建侯官人。初授督标把总。康熙五十八年，薛彦文等聚后洋山为匪，勉奉檄捕擒之。六十年，从提督施世骠讨硃一贵，勉攻南路，擒其党杜会三、苏清等；又於北路获黄潜等二十六人。明年，迁台湾镇标千总。时一贵馀党王忠等出没内山，巡视台湾御史吴达礼督捕治，总兵蓝廷珍檄勉侦缉。遣降卒为导，入凤山深箐中，获贼党刘富生，思拒捕，立擒之。擢北路营参将，予拖沙喇哈番世职。雍正四年，水连沙等社叛番蠢动，总督高其倬檄从台湾道吴昌祚按治。勉攻北港，番请降，水连沙二十五社悉平。

迁湖广洞庭协副将。十年，贵州九股苗作乱，诏发湖广兵二千协剿。提督张正兴檄勉领兵五百赴贵州，进攻交汪寨。勉乘雾夹击，苗败遁，复据莲花峰筑屯。时贵州提督哈元生自台拱移军至，令勉攻其东。勉先登夺，贼窜走，掩击之，阵斩其渠，馀众就擒。擢云南鹤丽镇总兵，调临元，复调广东左翼。五年，调台湾，寻又移南澳，署福建水师提督。乾隆十年，以疾乞休，诏解任回籍调治。寻召诣京师，以笃老，命原品休致。十七年，卒，赐祭葬。子思和，嗣世职。二十七年，复官台湾总兵。

陈伦蜅，字次安，福建同安人。父昂，字英士，弱冠贾海上，习岛屿形势、风潮险易。施琅征台湾，徵从军，有功，授游击。累迁至碣石总兵，擢广东右翼副都统。尝上疏言：“西洋治历法者宜定员，毋多留，留者勿使布教。”又以沿海居民困於海禁，将疏请弛之。会疾作，命伦蜅以遗疏进，诏报可。

伦蜅初以廕生授三等侍卫。雍正初，授台湾总兵，调广东高廉。坐事降台湾副将。复授总兵，历江南苏松、狼山诸镇。擢浙江提督。卒。

昂疏并言：“臣详察海上诸国，东海日本为大，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番族文莱等数十小国，惟噶啰吧、吕宋最强。噶啰吧为红毛一种，中有英圭黎、干丝蠛、和兰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和兰西最凶狠，与澳门种人同派，习广东情事。请敕督、抚、关差诸臣防备，於未入港之先，取其火砲。另设所关束，每年不许多船并集。”下兵部，但令沿海将吏昼夜防卫，寝昂议。伦蜅为侍卫时，圣祖尝召询互市诸国事，对悉与图籍合。时互市诸国奉约束惟谨，独昂、伦蜅父子有远虑，忧之最早云。

欧阳凯，福建漳浦人。起行伍，累官江南苏松水师营总兵。康熙五十七年，调福建台湾镇，以功加左都督。六十年，硃一贵作乱，官军遇贼於赤山，千总陈元战死。贼进攻凤山，把总林富战死，守备马定国自杀。凯率所部守备胡忠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彦御之春牛埔；参将罗万仓，游击孙文元，城守游击许云，守备游崇功，千总赵奇奉、林文煌，把总李茂吉率水师来会，力战破贼。次日，贼大至，凯力战，与忠义子龙彦俱没於阵，贼截凯首去。云、崇功、奇奉、文煌同日战死。茂吉被执，不屈，死。贼陷府治，万仓战死，文元奔鹿耳门投海死。同死者游击王九人、守备吴泰嵩。又有把总石琳，自汀州被檄至台湾，遇变被围，死之。六月，师克台湾。一贵既诛，获其党黄殿等，械送福州狱。雍正元年二月，贼破械斩关出，至下渡尾，都司阎威、守备杨士虎逐捕，杀数贼，被创死。先后议恤，凯赠太子少保，廕守备；云以下皆赠官、予世职有差。

罗万仓，甘肃宁夏人。官北路参将。凯战死，贼攻府城，万仓督将卒登埤，发大砲击贼，仆贼旗。贼大至，万仓出城与战，逾沟坠马，贼以竹篙刺其喉，犹挥刀杀贼乃死。妾蒋闻报，自经殉。

游崇功，字仲嘉，福建漳浦人。材力雄健。从总兵蔡元镇襄阳。补右营把总，累迁福建长福营守备，分防长乐县。滨海有磁澳，贼艘所出没。崇功廉得状，以兵二百伏隘口，入澳捕之。贼弃舟登岸，伏发，擒十七人。自是岛澳肃清。长乐水灾，崇功谒巡抚满保，请发粟平粜，民食以济。调台湾北路营守备，巡缉外洋，擒海贼陈阿尾等六十馀人。迁水师游击。一贵作乱，崇功方出洋巡哨，闻报，率兵还赴安平，至则贼已炽，崇功急登岸赴敌。其婿蔡章琦叩马请一过家门区处眷属，崇功不顾，跃马挥众，杀贼甚众。五月朔，贼数万战於春牛埔，凯战死，崇功突围冲击，马被创，遂殁於阵。章琦，国子监生。闻崇功战没，赴海死。

## 列传七十二

王紫绶 袁州佐 黎士弘 多弘安佟国聘 王繻田呈瑞 张孟球王紫绶，字金章，河南祥符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乞养归，侨寓苏门山中，从孙奇逢讲学。居十有七年，母殁，服阕，康熙十二年，授江西赣南道副使。

吴三桂反，赣南总兵刘进宝有谋略，紫绶推诚结纳，预筹防御。既而江西降众屯垦者相继叛，惟赣南尚未动。紫绶与进宝谋：“闽、粤反已见端，赣南扼其间，应援前朝故事，设巡抚以资镇摄。”申疆吏上请，允之。十四年，贼势益炽，山寇蜂起，镇兵疲於奔命，乃练乡勇以辅之，屡杀贼有功。十五年，巡抚白色纯及进宝先后卒官，参将周球领镇兵。三桂将高得捷、韩大任据吉安，饷道绝，属县相继陷。

大任屡致书劝降，送伪署巡抚劄，紫绶斩其使。球以乏饷为难，紫绶集士商劝输间架税，得白金四万畀球，饷以无缺。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率禁旅下广东，为尚之信将严自明所败，兵退，距赣州三十里。自明约得捷由吉安会师夹击。紫绶荐降将许盛率所部漳州水兵五百人益师，夜泅江斫贼营，禁旅继之，击败自明。得捷等势孤，不敢复窥赣。镇兵出剿土寇，掠村民，紫绶曰：“乡民胁从，若并以贼论，赣南二府十六县将无孑遗。”戒镇将毋妄发兵，饬有司招抚，分别留遣，赈济难民，境内稍安。乃规复万安、泰和两县。自螺山间道达墨潭，可登舟，於是南昌道始通，运饷银十万至。又发附近仓穀赡军，人心大定。巡抚佟国祯亦自间道至，始知紫绶已擢浙江督粮道参政。赣南久不通驿报，大学士李霨言於朝曰：“紫绶死守危疆，三年於兹。为国惜才，援而出之，犹可大用。”故有是擢。紫绶闻命泣下。

十六年，上官，察积弊，叹曰：“粮官不可为也！漕截减而军困，白折浮而民困，吾安忍竭东南之泽而渔之？”一月即引疾去。迨开博学鸿词科，魏象枢以紫绶与汤斌同荐入试。放还。卒。

袁州佐，字左之，山东济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陕西乾州知州。入为工部员外郎，迁郎中。有清直声，胥吏不敢牟利。时山陵工巨，经费浩穰，州佐曰：“民困极矣，寸缣尺缕，皆闾阎膏血！”力清乾没，司焚帛，省金钱钜万。出为陕西甘山道佥事。青海蒙古诸部觊得大草滩为牧地。康熙九年，偕提督张勇度地画界，坚拒，寝其议。自后青海蒙古诸部人不敢复窥边。岁协西宁餽运，负载千里，甘州民苦之，州佐力请得罢。甘州驻兵数千，待饷急，力为筹备，军得宿饱。十年，迁直隶口北道参议。地确民贫，逋课积累，仓储历岁侵渔，耗蚀无算。州佐请按籍覈实，清宿蠹。大吏惧以失察得罪，阳韪而阴沮之。州佐擘画盘错，致疾乞休，未去官，卒。

州佐在甘州久，言边境要害战守状，原委斠然。谓边地民稀，宜用开中法，分河东盐引三之一输粟河西资军食；又宜简练乡勇，拔置卒伍，不待召募，可坐收精锐。时诏简监司具才望者入为卿贰，州佐在选，会卒，未及用。

黎士弘，字媿曾，福建长汀人。少读书山中二十年，笃於孝友。顺治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授江西广信府推官。锄强纠贪，奸宄敛戢。理谳牍，脱无罪数百人，时为语曰：“遇黎则生。”署玉山县事。兵后城中草三尺，不辨街巷，居民才三十二家。士弘立学建治，招集流亡，垦田定赋，民复旧业。裁缺，改授永新知县。政清狱简，与民休息。旧例，二月开徵，五月解其半。士弘陈於上官曰：“县小民穷，二月写租十石，贷银一两，三月可减至六石，四月则三石。请以四月开徵，五月解，展两月之徵，已为穷民留数万之粮。”布政使刘楗素宽仁，即允之。

甲诉乙悔婚。乡俗婚书各装为卷，书男女生辰。两造固邻旧，女生辰所素悉，伪为卷为证。士弘先问媒证：“乙得甲聘礼若干？行聘时有何客？”媒证出不意，妄举以对。复问甲，所对各异。擘视卷轴，竹犹青，笑诘之曰：“若订婚三载，卷轴竹色犹新，此非临讼伪造者乎？”甲乃服罪。县吏左梅伯有叔富而无子，梅伯纠贼劫杀之，获贼而梅伯逃。士弘抵任，叔妻哭诉，阴迹梅伯匿安福势宦家，故缓词曰：“此旧事。前官不了，余安能按之？”数月，梅伯归，叔妻复诉，置不问。梅伯且出收叔遗产，叔妻号於庭曰：“公号廉明，今宽杀人者罪，且占寡妇田，何得为廉明！”阳怒，批其牍曰：“止问田土，不问人命。”梅伯益自得，赴县诉理，乃笑谓曰：“候汝三载矣！”批其牍曰：“止问人命，不问田土。”梅伯遂伏法。

其善断狱多类此。考最，擢陕西甘州同知。复考最，擢江南常州知府。

吴三桂乱起，关陇震动，大吏疏请擢洮西道副使，未到官而洮、岷陷。边外群番乘乱内犯，肆剽掠，调署甘山道。王辅臣叛，河东失守。士弘以兵集当谋帅，言於巡抚，谓：“恢复河东，非用河西兵不可；用河西兵，非责之提督张勇不可。”

疏入，授勇靖逆将军，节制诸镇。复兰州，士弘赞画功为多。署甘肃按察使，按失守官吏罪，务平允。宁夏兵叛，杀提督陈福，调宁夏道。严守御，安反侧，免卫所逋粮七万五千石。康熙十六年，寇平，以功进布政使参议。母老乞归，家居几三十年。卒，年八十。

士弘备兵甘山时，取晋辛宪英语：“军旅之间可以济者，惟仁与恕。”因以名其堂。

多弘安，字君修，直隶阜城人。顺治五年，选拔贡生。康熙初，授广东灵山知县。兵后荒残，居无衙舍。弘安请免积年逋赋，招抚流移，捐给牛种，民得安耕稼。

葺城垣，创学宫，缮官廨，捕除盗贼，灵山大治，士民刊石纪其绩。七年，迁奉天承德知县。旗、民抗法者，送部惩治，皆慑服。十年，擢陕西延安靖边同知。十六年，补江南淮安山盱河务同知。时高堰长堤溃决，淮水注宝应、高邮，不复出清口敌黄。黄水直注里河，运道淤浅，复随淮入堰，无由会清口下云梯关入海，近海口尽淤垫。弘安与河督靳辅筹策筑高堰，束淮敌黄，治烂泥浅诸故道，导清水入里河，运道乃通。修筑两岸及河口清江大闸，与淮工相表里。清河达云梯关数百里，葭苇榛芜，壅塞故道。用以水攻沙法，塞周桥、高涧诸闸，使清淮无旁泄，蓄全力攻积沙。十七年，大雨，淮盛涨，与黄并入海。治淮、治黄、治运，并收成效。十九年，擢淮安知府。二十年，擢淮扬道。二十四年，擢安徽按察使。时方议浚下河、治高堰。弘安入觐，疏陈：“高堰宜急治，无论下河开浚与否。治堰法，砌石先安地钉，湖底水深，费帑甚繁。如用板若扫，水势荡掣，尤易摧残。惟密钉排椿，内实以碎石，庶可敌风浪，省金钱。十馀年后，黄河刷深，则湖、河水俱卑，高堰既固，下河亦渐就理。”二十八年，迁江西布政使，乞归。后值黄、运两河溃溢，起用弘安。

会病卒，祀灵山名宦。

佟国聘，字君莘，奉天人。以廕生补吏部笔帖式。康熙十年，授江南砀山知县，县当黄河冲，研求治河方略。擢归仁堤同知，调宿桃同知。擢贵州平远知府，河督靳辅疏留任，十馀年倚如左右手。塞杨家庄、萧家渡决口，建硃家堂、温家庙二石坝，浚白洋引河九道，筑黄河南、北两岸堤，浚中河，靡役不从。久之，擢山东济宁道副使。道地为漕运枢纽，恤夫役，减苛税，除冗费，能举其职。复调监督高堰工程。三十八年，卒於官。

王繻，字慎夫，河南睢州人。少学於汤斌。康熙二十五年，以岁贡生授直隶东明知县。粮赋多欺隐，易甲长，大户使族长督之，飞洒不行，流亡来归。民间养官马为累，力除之。抚盗魁，责以缉捕，盗绝迹。逃人诬攀良民，雪之。民有继妻素淫，欲并乱前妻女，不从，戕之死。繻谓母道绝，当故杀妻前夫子律论斩，报可，因著为例。母忧去，服阕，补获鹿。治驿有法，民不累於供亿。内迁户部员外郎，擢郎中。三十八年，出为江南粮储道。道旧有仓规银钜万，繻一摈勿取。将徵漕，扁舟行县，惩其滥收者。至宜兴，宜兴民曰：“吾民四十年不见粮道，今飞来耶？”

号曰“飞粮道”。道库岁收银八十五万两，为修船及弁丁运费。运丁预支行粮，例扣月息，丁益困，繻悉罢之。

四十年，擢江苏按察使。治狱仁恕，多所平反。宿州生携妻子出客授，妻兄女来视，居数日，妻子并中毒死，妻兄素有隙，疑其女置毒，告官，被刑诬服。繻疑之，问其室来往复何人，得十二岁学徒畏师严置鏚食中状，事乃白。无锡民殴攻皮匠，匠死，僧与民仇，证为斗殴杀。繻察斗殴日月在保辜限外，诘曰：“伤重何不医？”出医方，则匠死於伤寒，僧乃服。上南巡，入觐，顾宋荦曰：“朕闻繻督粮时官声甚好。”时繻已病，遣御医视之，赐德里雅噶药一器，温旨慰谕，复赐御书。

繻曰：“按察任大责重，卧治即辜恩。”引疾归，年甫五十。久之，卒於家。

田呈瑞，字介璞，山西汾阳人。康熙中，仕为中书舍人。出襄南河事。有堤当水冲，曰：“此堤一坏，万家其鱼矣！土堤易修易败，宜更以石。”家素丰，出私钱成之。以功擢大名道，未之任，调陕西临洮道。遇饥治赈，策马行郡县山谷间，豪右胥吏不敢为奸弊。呈瑞念救荒无善策，於兰州西石佛湾凿渠，教民造水车，引以溉田，岁增粟十馀万石，民为建生祠。调浙江金衢严道，署粮储道，徵漕积弊尽洗涤之。值旱，冒暑省荒，感疾，乞归不得。五十九年，卒於官。

张孟球，字夔石，江南长洲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山东昌乐知县。入为工部主事。累迁礼部郎中。出督云南学政，父忧去，服阕，补福建粮驿道。驻防军食取给於漕。上游四郡阻滩险。故事，徵解折色，官为采置，辄抑勒病商。孟球於延、建产米地平价购米，僦民船运省城，不假吏胥，诸弊尽绝。地多山岭，官吏滥用驿夫，孟球禁革私冒。遇大徭，预期发雇值，终其任无扰驿者。

调河南粮储道。河南漕粮，就卫辉水次收兑。旧无仓廒，又无额役，运船调之他省。天寒水涸，粮不时至，宿河干以待，遇雨雪则米湿霉变，又患盗窃。孟球始以羡馀建仓。署布政使。

西藏用兵，调河南马骡万，凡骡马三需一夫，剋期两月。孟球止宿郊外，躬自检阅，西路近陕诸郡遣吏往督之，尽除需索留难诸弊。凡五十四日，马驴如数遣赴军，而民不扰。擢按察使。兰阳民硃复业附白莲教，自称明裔，煽惑数县。孟球檄杞县知县宁君佐驰往捕治，尽获其党。上命尚书张廷枢往按，从孟球议，诛其与逆谋者，愚民被诱悉释之。淅川营兵博，知县崔锡执而罪之，兵譁，执南阳知府沈渊，众辱之，总兵高成不能治。时巡抚张圣佐坐谴，孟球护巡抚，曰：“南阳地连襄、郧，急则铤而走险，事未可知。”密令附近诸县严守御，谕：“止诛首恶，自首免罪。”得倡乱者七人诛之，不数日而事定。

康熙末，乞归，不复出。乾隆初，卒，年八十。

论曰：官监司卓卓有名氏，即平进至督抚，易耳。如紫绶等皆早退，遂以监司终。紫绶崎岖兵间，捍偏隅为民保障；州佐、士弘勤勤重民事；弘安赞治河；繻善断狱；孟球能应变：使得为督抚，其绩效当有大於是者。时方承平，仕得行其意，知止知足，必有说以自处矣。

## 列传七十三

王掞子奕清 奕鸿 劳之辨 硃天保 陶彝任坪 范长发 邹图云陈嘉猷 王允晋 李允符 范允 高玢 高怡 赵成■ 孙绍曾 邵璿王掞，字藻儒，江南太仓人，明大学士锡爵孙。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掌院学士熊赐履所器。迁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以病告八年，起右赞善。提督浙江学政，严剔积弊，所拔多宿学寒畯。龙泉知县茅国玺以印揭荐武童，掞疏劾，国玺坐谴，别疏陈剔除积弊，报闻。累迁侍读学士。三十年，超擢内阁学士。三十三年，迁户部侍郎，直经筵。三十八年，调吏部，禁革临选驳查、临掣买签诸弊，铨政以肃。偕尚书范承勋、王鸿绪督修高家堰河工。

四十三年，擢刑部尚书。刑部奏谳无汉字供状，掞言：“本朝官制，兼设满、汉，欲其彼此参详。今狱词不录汉语，是非曲直，汉司官何由知之？若随声画诺，几成虚设。嗣后定谳，当满、汉稿并具。”诏报可，著为令。累历工、兵、礼诸部，务总纪纲，持大体。五十一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直经筵如故。五十二年，典会试。其冬，以疾疏辞阁务，温旨慰留。越年春，疾愈，仍入直。孝惠章皇后祔太庙，议者欲祔於孝康章皇后之次，掞曰：“孝康章皇后虽母以子贵，然孝惠章皇后，章皇帝嫡配也，上圣孝格天。曩者太皇太后祔庙时，不以跻孝端文皇后之上，今肯以孝康章皇后跻孝惠章皇后上乎？”礼部不从，上果以为非，令改正。

时上春秋高，皇太子允礽既废，储位未定。掞年七十馀，自念受恩深，又以其祖锡爵在明神宗朝，以建储事受恶名，欲幹其蛊。五十六年，密奏请建储，疏入，留中。是年冬，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复以为言，上不悦，遂并发掞疏，命内阁议处。

忌掞者欲置重典，掞止宫门外不敢入。上顾左右，问：“王掞何在？”李光地奏掞待罪宫门。上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令御史同奏，蹈明季恶习。汝等票拟处分太重，可速召其来。”掞闻命趋入，免冠谢。上招掞跪御榻前，语良久，秘，人不能知。

六十年春，群臣请贺万寿，上勿许。掞复疏前事，请释二阿哥，语加激切。既而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连名入奏，上疑出掞意，大怒，召诸王大臣，降旨责掞植党希荣，且谓：“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泰昌在位，未及数月，天启庸懦，天下大乱，至愍帝而不能守。明之亡，锡爵不能辞其罪。掞以朕为神宗乎？朕初无诛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何。”令王大臣传旨诘掞，令回奏。时举朝失色，无敢与笔砚者。掞就宫门阶石上裂纸，以唾濡墨，奏言：“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如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奏上，越五日，诏缓议罪，与诸御史俱赴西陲军前效力。因掞年老，责其子奕清代往，为父赎罪。先是，掞尝密奏请减苏、松浮粮，言至剀切，疏久留中。至是忤旨，乃与建储奏疏一并掷还。

是年冬，上自热河还京师。掞迎驾石槽，上望见，遣内侍慰问。六十一年元旦，诸大臣表贺，未列掞名，上发表命列名以进。翌日，赐宴太和殿，再召见西暖阁，赐坐，慰谕有加。寻起原官，视事如故。

雍正元年，以老乞休，世宗降旨褒嘉，以原官致仕，仍留京师备顾问。三年，上谕阁臣云：“王掞向人言，曾在圣祖前奏免苏、松浮粮，未蒙允行。朕查阅宫中并无此奏。”因责掞藉事沽名，并涉其子奕清、奕鸿谄附年羹尧，目为奸巧，乃遣奕鸿与奕清同在军前效力。六年，掞卒，年八十四。乾隆二年，奕清始请血阝於朝，赐祭葬如制。

奕清，字幼芬。康熙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官詹事。代父赴军，历驻忒斯、阿达拖罗海。奕清体羸善病，处之晏然。雍正四年，命赴阿尔泰坐台。又十年，乾隆元年，召还，仍以詹事管少詹事。乞假葬父，寻卒。

奕鸿，字树先。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湖南驿盐、粮储道。奕清赴军，奕鸿尽斥其产与俱。后命赴乌里雅苏台效力。居边十年，与奕清同释还，官四川川东道。引疾归，卒。

劳之辨，字书升，浙江石门人。康熙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户部主事，迁礼部郎中。出为山东提学道佥事，报满，左都御史魏象枢特疏荐之，迁贵州粮驿道参议。师方下云南，羽书旁午，之辨安设驿马以利塘报；复以军米运自湖南，苦累夫役，白大府停运，就地采购，供亿无匮。二十四年，擢通政使参议，迁兵部督捕理事官。连遭亲丧。服阕，起故官。洊擢左副都御史，数有建白。

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既废，上日夕忧懑。既，有复储意，王大臣合疏保奏，命留中。旋谕廷臣：“俟废太子疾瘳，教养有成，朕自有旨，诸王大臣不得多渎。”

十二月，之辨密奏曰：“皇上之於皇太子，分则君臣，亲则父子。皇太子初以疾获戾，今疾已平复。孝友之本怀，固由至性；肃雍之仪表，久系群心。乞速涣新纶，收回成诏，敕部择吉早正东宫，布告中外，俾天下晓然知圣人举动，仁至义尽，大公无私。事莫有重於此者。今八荒清晏，一统车书，值星纪初，光华复旦，七庙将行大祫，万国於以朝正。皇上以孝慈治天下，方且称寿母万年之觞，集麟趾繁昌之庆；而顾使前星虚位，震子未宁，圣心得无有遗憾乎？臣年已七十，报主之日无多，知无不言，统望乾断速行。自此以往，皇上待皇太子与诸皇子，尤原均之以恩，范之以礼，则宜君宜王之美，不难上媲成周，远超百代。至万不得已而裁之以法，则非臣之所敢言也。”疏入，上不怿，斥为奸诡，命夺官，逮赴刑部笞四十，逐回原籍。

五十二年，赴京祝万寿，复原秩。逾年，卒於家。

硃天保，字九如，满洲镶白旗人，兵部侍郎硃都讷子。康熙五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五十六年，典山东乡试。

五十七年正月，疏请复立二阿哥允礽为皇太子。时允礽废已久，储位未定，贝勒允禩觊得立，揆叙、王鸿绪等左右之，欲阴害允礽。硃天保忧之，具疏上，略曰：“二阿哥虽以疾废，然其过失良由习於骄抗，左右小人诱导之故。若遣硕儒名臣为之羽翼，左右佞幸尽皆罢斥，则潜德日彰，犹可复问安侍膳之欢。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釭，恐有籓臣傍为觊觎，则天家骨肉之祸，有不可胜言者。”疏成，以父在，虑同祸，徘徊未即上。硃都讷察其情，趣之入告。时上方幸汤山，硃天保早出德胜门，群鸦阻马前，硃天保挥之去。疏上，上欷歔久之。阿灵阿，允禩党也，媒孽之曰：“硃天保为异日希宠地。”上怒，於行宫御门召问曰：“尔云二阿哥仁孝，何由知之？”硃天保以闻父语对。上曰：“尔父在官时，二阿哥本无疾，学问弓马皆可观。后得疯疾，举动乖张，尝立朕前辱骂徐元梦。於伯叔之子往往以不可道之言肆詈，尔知之乎？尔又云二阿哥圣而益圣，贤而益贤，尔从何而知？”硃天保亦以父闻之守者对。诘其姓名，不能答。上曰：“朕以尔陈奏此大事，遣人传问，或将尔言遗漏，故亲讯尔。尔无知稚子，数语即穷，必有同谋者。”硃天保对父与婿戴保同谋，遂逮硃都讷、戴保。

上复御门召问曰：“二阿哥因病拘禁，朕犹望其痊愈，故复释放，父子相见。

教训不悛，始复拘禁。二阿哥以矾水作书与普奇，属其保举为大将军，并谓齐世、札拉克图皆当为将军。朕遣内侍往询，自承为亲笔。此事尔知之否？”硃都讷自称妄奏，应万死。上曰：“尔奏引戾太子为比。戾太子父子间隔，朕於二阿哥常遣内监往视，赐食赐物。今二阿哥颜貌丰满，其子七八人，朕常留养宫中，何得比戾太子？尔又称二阿哥为费扬古陷害。费扬古乃功臣，病笃时，朕亲临视，没后遣二阿哥往奠。尔何得妄言？尔希侥幸取大富贵，以朕有疾，必不亲讯。今尔始知当死乎？”

辞连硃都讷婿常赉及金宝、齐世、萃泰等，并逮讯议罪。硃天保、戴保皆坐斩。硃都讷与常赉、金宝皆免死荷校，齐世拘禁，萃泰夺官。

陶彝，顺天大兴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巡视两浙盐政。

六十年三月，彝与同官任坪、范长发、邹图云、陈嘉猷、王允晋、李允符、范允、高玢、高怡、赵成麃、孙绍曾合疏奏曰：“皇上深恩厚德，浃洽人心。兹逢六十年，景运方新，普天率土，欢欣鼓舞，而建储一事，尤为钜典。恳独断宸衷，早定储位。”疏入，下内阁。时大学士王掞正密疏请建储。后数日，彝等疏又上，上震怒，斥掞植党希荣。於是王大臣奏请夺掞及诸御史官，从重治罪。越日，谕廷臣曰：“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俱称为国为君。今西陲用兵，为人臣者，正宜灭此朝食。可暂缓议罚，如八旗满洲文官例，俱委署额外章京，遣往军前效力赎罪。”雍正四年，世宗以诸御史不谙国体，心本无他，诏释归，以原职休致还籍。

坪，字坦公，山东高密人。康熙三十年进士。自刑部郎中考选山西道御史，转掌陕西道。赴军，驻忒斯河。大漠荒寒，盛夏冰雪，坪处之怡然。及归，闭户读书，终老於家。

长发，字廷舒，浙江秀水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授南城知县。行取礼部主事，考选广西道御史，转掌浙江道。遣戍，予额外主事衔，随都统图腊赴征西将军营。

还，驻归化城。后命赴察汉新台。归，以原职休致。

图云，字伟南，江西南城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授大竹知县。行取礼部主事，考选河南道御史，转掌山东道，巡视东城。

嘉猷，字讱叔，江南溧阳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自吏部员外郎考选山西道御史。五十六年，王掞密请建储。未几，嘉猷与同官八人亦合疏陈请，上疑之，掞几获罪，事具掞传。至是，嘉猷复与彝等申请，获咎。

允晋，直隶清苑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自户部员外郎考选陕西道御史。

允符，字揆山，浙江嘉善人。康熙二十六年举人，授什邡知县。行取江西道御史。

允，字用宾，浙江钱塘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安平知县。行取工部主事，考选山东道御史。

玢，字荆襄，河南柘城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自礼部郎中考选广东道御史，巡视东城。谪戍忒斯军营，运粮西藏。居塞上六年，著出塞集，备言屯戍之苦。释归，终於家。

怡，字仲友，浙江武康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授长洲知县。善听讼，吏胥惮之。尚书韩菼，怡师也，其姻党系狱，以菼故请恕，怡怒杖之。选鄜州知州，行取工部主事。考选山东道御史。谪戍时，年逾六十。以原职释归。

成麃，字德培，江南吴县人。康熙四十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累迁兵部郎中，考选福建道御史。

绍曾，字二乾，浙江山阴人。康熙二十五年举人，授开县知县。行取户部主事，授四川道御史。赴军，驻归化城，地当孔道。故事，徭役供张，取给於戍员。绍曾清介无馀资，困甚。迨释还，卒於途。又有邵璿，亦以疏请建储获罪。

璿，字玑亭，江南无锡人。自拔贡生授芮城知县。行取工部主事，授江南道御史，掌登闻院，巡视北城。六十年，遣戍军前。时同谪者十三人，图云、允符、成麃、璿皆死於塞外，而给事中刘堂，御史柴谦、吴镐、程镳续以言事谪，同时释还，仍为十三人，世称“十三言官”。堂，彭泽人。谦，仁和人。镐，汉阳人。镳，钱塘人。

论曰：理密亲王在储位久，未闻显有失德，而终遭废黜，圣祖手诏，若有深痛钜慝至不可言者。夫以圣祖之仁明，而不克全监抚之重，终父子之恩，谗人罔极，靡所不至，甚矣！掞力主复故，圣祖虽深罪之，固谅其无他心。劳之辨谏於初废，大臣拜杖，已非故事；硃天保争於再黜，遂以诛死，罪及其亲。一则但责其沽名，一则深疑其受指，故谴有重轻欤？彝等但坐谪戍，已为宽典，拳拳效忠，固人臣之义也。

## 列传七十四

佟国维 马齐子富良 马齐弟马武 马武子保祝阿灵阿子阿尔松阿 揆★ 鄂伦岱佟国维，满洲镶黄旗人，佟国赖次子，孝康章皇后幼弟，孝懿仁皇后父也。顺治间，授一等侍卫。康熙九年，授内大臣。吴三桂反，子应熊以额驸居京师，谋为乱，以红帽为号。国维发其事，命率侍卫三十人捕治，获十馀人，械送刑部诛之。

二十一年，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二十八年，推孝懿仁皇后恩，封一等公。

二十九年，师征噶尔丹，命参赞大将军裕亲王军务，次乌阑布通，与兄都统国纲并率左翼兵进战。国纲战没，国维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师还，以未穷追，部议当夺官，命罢议政大臣，镌四级留任。三十五年，从上征噶尔丹，出独石口，以驼运稽迟请罪，上贳之。三十六年，复从上征噶尔丹，噶尔丹窜死。叙功，还所镌级。四十三年，以老解任。

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以病废幽禁，上郁怒成疾。国维奏：“皇上治事精明，断无错误。此事於圣躬关系甚大，请度日后若易於措置，祈速赐睿断；若难於措置，亦祈速赐睿断。总之，将原定意指熟虑施行为是。”上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诸大臣举皇子允禩，上愈不怿。旋以皇太子病愈，命释之。四十八年正月，召诸大臣诘孰先举允禩，实出大学士马齐。上召国维，举国维前奏语，问：“尔既解任，事与尔无与。乃先众陈奏，何意？”国维对：“臣虽解任，蒙皇上命为国舅，冀圣躬速愈，故请速定其事。”上曰：“将来措置难易，至时自知之。人其可怀私而妄言乎？”次日，复谕曰：“尔每言祝天求佛，原皇上万岁。嗣后惟深念朕躬，谓诸皇子皆吾君之子，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馀，是即俾朕易於措置也。”

阅月，上已定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又谕曰：“尔乃国舅，又为大臣。皇太子前染疯疾，朕为国家计，安可不行拘执？后知为人镇魇，调治全愈，又安可不行释放？朕拘执皇太子时，并无他意。不知尔肆出大言，激烈陈奏，果何心也？诸大臣闻尔言，众皆恐惧，遂欲立允禩为皇太子，列名保奏。朕临御已久，安享太平，并无所谓难措置者，臣庶亦各安逸得所。今因尔言，群小复肆为妄语，诸臣俱终日忧虑，若无生路。此事关系甚重，尔既有此奏，必有确见，其何以令朕及皇太子、诸皇子不致殷忧，众心亦可定？其明白陈奏。”国维引罪请诛戮。上复谕曰：“朕特为安抚群臣，非欲有所诛戮。尔初陈奏，众方赞尔，谓如此方可谓国家大臣。今尔情状毕露，人将谓尔为何如人？朕断不加尔诛戮，尔其无惧，但不可卸责於朕。观尔言迷妄，其亦为人镇魇欤？”

五十八年，卒，赐祭葬。雍正元年，赠太傅，谥端纯。世宗手书“仁孝勤恪”

榜，命表於墓道。子隆科多，自有传。

马齐，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米斯翰子。由廕生授工部员外郎。历郎中，迁内阁侍读学士。康熙二十四年，出为山西布政使，擢巡抚。马齐入觐，上褒其居官勤慎，勉以始终如一。久之，上命九卿举督抚清廉如于成龙者，以马齐及范成勋、姚缔虞对。寻命偕成龙、开音布往按湖广巡抚张汧贪黩状。初命侍郎色楞额往按上荆南道祖泽深，并令察汧，色楞额曲庇，不以实陈。马齐与成龙覆按，具得汧、泽深贪墨状，并色楞额论罪如律。

二十七年，迁左都御史。时俄罗斯遣使请定界，诏遣大臣往议。马齐疏言：“俄罗斯侵据疆土，我师困之於雅克萨城，本可立时剿灭，皇上宽容，不忍加诛。

今悔罪求和，特遣大臣往议，垂之史册，关系甚钜。其档案宜兼书汉字，使臣并参用汉员。”诏如议行。寻命偕尚书张玉书等勘阅河工。二十九年，列议政大臣。都御史与议政，自马齐始。寻迁兵部尚书。时喀尔喀诸部避噶尔丹侵掠，举族内乡。

诏沿边安插，命马齐偕侍郎布图等先期檄左右翼部长至上都河、额尔屯河两界以待。

上出塞，喀尔喀诸部朝行在，定诸王、贝子、公等爵秩牧地。乌珠穆沁台吉车根等叛附噶尔丹，命马齐往按，寘诸法。调户部尚书。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马齐檄喀喇沁、翁牛特兵备战。还京师，兼理籓院尚书。噶尔丹旋败遁，诏来春复亲出塞，命先期往宁夏安置驿站。三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赐御书“永世翼戴”

榜。

四十七年冬，皇太子允礽既废，储位未定，佟国维奏请速断。上召满、汉文武诸大臣集暢春园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上意在复立皇太子，而诸皇子中贝勒允禩觊为皇太子最力，诸大臣揆叙、王鸿绪及佟国纲子鄂伦岱等为之羽翼。集议日，马齐先至，张玉书后入，问：“众意谁属？”马齐言众有欲举八阿哥者。俄，上命马齐毋预议，马齐避去。阿灵阿等书“八”字密示诸大臣，诸大臣遂以允禩名上，上不怿。明年正月，召诸大臣问其日先举允禩者为谁，群臣莫敢对。上严诘，群指都统巴珲岱。上曰：“是必佟国维、马齐意也。”马齐奏辩。巴珲岱言汉大臣先举。

上以问大学士张玉书，玉书乃直举马齐语以对。上曰：“马齐素谬乱。如此大事，尚怀私意，谋立允禩，岂非为异日恣肆专行计耶？”马齐复力辩，辞穷，先出。翌日，上谕廷臣曰：“马齐效用久，朕意欲保全之。昨乃拂袖而出，人臣作威福如此，罪不可赦！”遂执马齐及其弟马武、李荣保下狱。王大臣议马齐斩，马武、李荣保坐罪有差，尽夺其族人官，上不忍诛，命以马齐付允禩严锢，李荣保、马武并夺官。

四十九年，俄罗斯来互市，上念马齐习边事，令董其事，李荣保、马武皆复起。

寻命马齐署内务府总管。五十五年，复授武英殿大学士。

世宗即位，降敕褒谕，予一等阿达哈哈番，寻命袭其祖哈什屯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进二等伯，加太子太保。雍正元年，改保和殿，进太保。三年，复降诏褒其忠诚，加拜他喇布勒哈番，以其子富良袭。十三年，引疾乞罢，许致仕。乾隆四年，病笃，高宗谕谓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举朝大臣未有及者，命和亲王及皇长子视疾。寻卒，年八十八，赠太傅，谥文穆。子富兴，袭爵，坐事黜，以富良袭，进一等伯。十五年，加封号曰敦惠。

富良，自散秩大臣授銮仪卫銮仪使，累迁西安将军，兼领侍卫内大臣。卒，谥恭勤。

马武，马齐弟。初授侍卫，兼管佐领。累擢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因马齐得罪夺官。旋起内务府总管，迁镶白旗蒙古都统。世宗即位，授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四年，卒，命视伯爵赐恤，授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勤恪。

马武子保祝，初授侍卫。累迁直隶提督，以病解任，起正红旗蒙古都统。卒，谥恭简。

阿灵阿，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遏必隆第五子。初任侍卫，兼佐领。康熙二十五年，袭一等公，授散秩大臣，擢镶黄旗满洲都统。阿灵阿女兄，上册为贵妃。

贵妃薨，殡朝阳门外，阿灵阿举家在殡所持丧。与兄法喀素不睦，欲致之死，乃播蜚语诬法喀。法喀以闻，上震怒，夺阿灵阿职，仍留公爵。寻授一等侍卫，累迁正蓝旗蒙古都统，擢领侍卫内大臣、理籓院尚书。四十七年，与揆叙、王鸿绪等密议举允禩为皇太子。上以马齐示意诸大臣，予严谴，不复穷治兴大狱。五十五年，卒。

子阿尔松阿，降袭二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雍正二年，世宗召诸大臣谕曰：“本朝大臣中，居心奸险，结党营私，惟阿灵阿、揆叙为甚。当年二阿哥之废，断自圣衷。岂因臣下蜚语遂行废立？乃阿灵阿、揆叙攘为己力，要结允禩等，造作无稽之言，转相传播，致皇考愤懑，莫可究诘。阿灵阿子阿尔松阿柔奸狡猾，甚於其父。令夺官，遣往奉天守其祖墓；并将阿灵阿墓碑改镌‘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以正其罪。”四年，命诛阿尔松阿，妻子没入官。乾隆元年，以阿灵阿墓碑立祖茔前，墓已迁而碑尚存，命去之。妻子释令归旗。

揆叙，字凯功，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子。康熙三十五年，自二等侍卫授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累擢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奉使册封朝鲜王妃。寻充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迁工部侍郎。

初，明珠柄政，势焰薰灼。大治园亭，宾客满门下。揆叙交游既广，尤工结纳，素与允禩相结。皇太子既废，揆叙与阿灵阿等播蜚语，言皇太子诸失德状，杜其复立。四十七年冬，上召满、汉大臣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揆叙及阿灵阿、鄂伦岱、王鸿绪等私与诸大臣通消息，诸大臣遂举允禩。事具马齐传。

五十一年，迁左都御史，仍掌翰林院事。疏言：“近闻外省塘报，故摭拾大小事件，名曰‘小报’，骇人耳目。请饬严禁，庶好事不端之人，知所儆惧。”诏允行。五十六年，卒，谥文端。雍正二年，发揆叙及阿灵阿罪状，追夺揆叙官，削谥。

墓碑改镌“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

鄂伦岱，满洲镶黄旗人，佟国纲长子。初任一等侍卫。出为广州驻防副都统。

康熙二十九年，擢镶黄旗汉军都统，袭一等公。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鄂伦岱领汉军两旗火器营，出古北口。扈跸北巡塞外。三十六年，擢领侍卫内大臣。坐事降一等侍卫。寻授散秩大臣。四十六年，复授领侍卫内大臣。五十九年，命出边管蒙古驿站。世宗立，召还，授正蓝旗汉军都统。

雍正三年，谕曰：“鄂伦岱与阿灵阿皆党於允禩。当日允禩得罪，皇考时方驻跸遥亭，命执允禩门下宦者刑讯，具言鄂伦岱等党附状。鄂伦岱等色变，不敢置辩。

四十九年春，皇考自霸州回銮，途中责鄂伦岱等结党，鄂伦岱悍然不顾。又从幸热河，皇考不豫，鄂伦岱日率乾清门侍卫较射游戏。皇考於行围时数其罪，命侍卫鞭挞之。鄂伦岱顽悍怨望，虽置极典，不足蔽辜。朕念为皇祖妣、皇妣之戚，父又阵亡，不忍加诛。令往奉天与阿尔松阿同居。”四年，与阿尔松阿并诛，仍谕不籍其家，不没其妻子。

子补熙，自廕生授理籓院员外郎，袭国纲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官至绥远城将军。卒。谥温僖。

论曰：理密亲王既废，自诸皇子允禟、允礻我辈及诸大臣多谋拥允禩，圣祖终不许。诚以储位至重，非可以觊觎攘夺而致也。佟国维陈奏激切，意若不利於故皇太子，语不及允禩，而意有所在，马齐遂示意诸大臣。然二人者，皆非出本心，圣祖谅之，世宗亦谅之，故能恩礼勿替，赏延於后嗣。若阿灵阿父子、揆叙、鄂伦岱、王鸿绪固拥允禩最力者，世宗既谴允禩，诸臣生者被重诛，死者蒙恶名，将安所逃罪？鸿绪又坐与徐乾学等比，被论。事别见，故不著於此篇。

## 列传七十五

鄂尔泰弟鄂尔奇 子鄂弼 鄂宁张廷玉子若霭 若澄 若渟 从子若溎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世居汪钦。国初有屯泰者，以七村附太祖，授牛录额真。子图扪，事太宗，从战大凌河，击明将张理，阵没，授备御世职。雍正初，祀昭忠祠。

鄂尔泰，其曾孙也。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二年，袭佐领，授三等侍卫。从圣祖猎，和诗称旨。五十五年，迁内务府员外郎。世宗在籓邸，偶有所嘱，鄂尔泰拒之。世宗即位，召曰：“汝为郎官拒皇子，其执法甚坚。”深慰谕之。雍正元年，充云南乡试考官，特擢江苏布政使。於廨中建春风亭，礼致能文士，录其诗文为南邦黎献集。以应得公使银买穀三万三千四百石有奇，分贮苏、松、常三府备赈贷。

察太湖水利，拟疏下游吴淞、白茆，役未举。

三年，迁广西巡抚，甫上官，调云南，以巡抚治总督事。贵州仲家苗为乱二十馀年，巡抚石礼哈、提督马会伯请用兵，上未即许。巡抚何世璂疏言仲家苗药箭銛利，地势险阻，用兵不易，上即命世璂招抚，久未定，诏谘鄂尔泰。四年春，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相错，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距云南四百馀里。去冬乌蒙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距云南省城亦仅六百馀里，钱粮不过三百馀两，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不见天日。东川虽已改流，尚为土目盘据，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此事连四川者也。广西土府、州、县、峒、寨等一百五十馀员，分隶南宁、太平、思恩、庆远四府。其为边患，自泗城土府外，皆土目横於土司。黔、粤以牂牁江为界，而粤属西隆州与黔属普安州越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阔，将吏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此事连广西者也。滇边西南界以澜沧江，江外为车里、缅甸、老挝诸境，其江内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巢穴深邃，出没鲁魁、哀牢间，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论者谓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此云南宜治之边夷也。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於土司。苗疆四围几三千馀里，千三百馀寨，古州踞其中，群寨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蟠据梗隔，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乡导弹压。今历数百载，以夷治夷，即以盗治盗，苗、倮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若不剷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理，皆非治本。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

惟剿夷必练兵，练兵必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百世之利。”疏入，上深然之。

会石礼哈疏报遣兵击破谷隆、长寨、者贡、羊城诸隘，擒其渠阿革、阿给及诸苗之从为乱者，上命交鄂尔泰按谳。五月，鄂尔泰遣兵三道入：一自谷隆，一自焦山，一自马落孔。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抚苗民五百馀户、二千馀口，察出荒熟田地三万亩。又以镇远土知府刁澣、霑益土知州安於籓素凶诈，计擒之；者乐甸土司刁联斗乞免死，改土归流。鄂尔泰疏报仲家苗悉定。上嘉其成功速，令议叙。

旋条上经理仲苗诸事，报可。十月，真除云贵总督。

四川乌蒙土司禄万锺为乱，侵东川。鄂尔泰请以东川改隶云南，上从之。仍命会四川总督岳锺琪按治，招其渠禄鼎坤出降。鄂尔泰令鼎坤招万锺，数往不就抚，乃檄总兵刘起元率师讨之，破其所居寨。万锺走匿镇雄土司陇庆侯所。五年，万锺诣锺琪降，庆侯亦诣锺琪请改土归流。上命锺琪以万锺、庆侯交鄂尔泰按谳。叙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三月，镇沅倮刁如珍等戕官焚掠，遣兵讨平之，获如珍。

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纵其众出掠，又发兵屯者相，立七营。鄂尔泰疏劾，令诸道兵候檄进讨，映宸乞免死存祀，改土归流。鄂尔泰请映宸送浙江原籍，留其弟映翰奉祀。

七月，发兵与湖北师会讨定谬冲花苗，获其渠，降其馀众。威远倮札铁匠等、新平倮李百叠等应如珍为乱。九月，鄂尔泰檄临元总兵孙宏本率师讨之，获札铁匠，降李百叠。威远、新平皆定。十一月，招降长寨后路苗百八十四寨，编户口，定额赋。

得旨嘉奖，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二月，攻破云南倮窝泥种，取六茶山地千馀里，划界建城，置官吏。

云南南徼地与安南接，前总督高其倬疏言安南国界应属内地者百二十里，请以赌咒河为界。安南国王黎维祹奏辩，上命鄂尔泰清察。鄂尔泰请与地八十里，於铅厂山下小河内四十里立界，上从之，敕谕安南。六年，维祹表谢，上嘉其知礼，命复与四十里。旋讨擒东川法戛土目禄天佑、则补土目禄世豪；按治米贴土目禄永孝，论斩。永孝妻陆氏结倮儸为乱，檄总兵张耀祖讨之，攻克门坎山。师入，获陆氏。

米贴平。广西八达寨侬颜光色等为乱，提督田畯不能讨。鄂尔泰遣兵往，侬杀光色以降。上命鄂尔泰总督云、贵、广西三省，发帑十万犒师。旋又抚贵州拜克猛、长寨、古羊等生苗百四十五寨。十月，万寿节，云南卿云见，鄂尔泰疏闻。

七年正月，命超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云、贵两省巡抚、提督、总兵，文知县、武千总以上，皆加级。三月，令按察使张广泗率师攻贵州丹江鸡沟生苗，破其寨，种人悉降。上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诸地以次定。下部议叙，鄂尔泰疏辞，而乞予曾祖图扪封典，俾昭忠祠位得改书赠官，列大臣之末，上允其请，仍命议叙。七月，招安顺、高耀等寨生苗及侬、仲诸种人内附。十月，云南赵州醴泉出，鄂尔泰疏闻。

上褒鄂尔泰化民成俗，格天致瑞，寻加少保。八年五月，招黎平、都匀等寨生苗内附。鄂尔泰既讨定群苗为乱者，诸土司慑军威纳土，疆理其地，置郡县，设营汛，重定三省及四川界域，而诸土司世守其地，一旦归版籍，其渠诛夷、迁徙皆无幸。

属苗内愤，乌蒙倮最狡悍，总兵刘起元移镇其地，恣为贪虐。六月，禄鼎坤及其族人鼎新、万福遂纠众攻城，劫杀起元及游击江仁、知县赛枝大等，尽戕其孥。

鄂尔泰疏闻，请罢斥，上慰谕之。乌蒙既陷，江外凉山、下方、阿驴，江内巧家营、者家海诸寨及东川禄氏诸土目皆起而应之，又令则补、以址诸寨要截江路，以则、以擢诸寨窥伺城邑，东川境内挖泥、矣氏、歹补、阿汪诸寨，东川境外急罗箐、施鲁、古牛、毕古诸寨，及武定、寻甸、威宁、镇雄所属诸夷，远近响应，杀塘兵，劫粮运，堵要隘，毁桥樑，所在屯聚为乱。鄂尔泰集官兵万数千人，土兵半之，分三路进攻：令总兵魏翥国攻东川；哈元生攻威宁，副将徐成贞副之；参将韩勋攻镇雄。翥国师行，土目禄鼎明遣行刺，被创，以总兵官禄代将。师进，焚苗寨十三。

遣游击何元攻急罗箐，杀三百馀，降一百三十馀。游击纪龙攻者家海，破寨，尽歼其众。勋与苗兵遇於莫都，战一昼夜，破寨四，杀数百人。进攻奎乡，战三日，杀二千馀。元生、成贞自威宁攻乌蒙，射杀其渠黑寡、暮末，连破寨八十馀，击败其众数万，遂克乌蒙。鄂尔泰檄提督张耀祖督诸军分道穷搜屠杀，刳肠截脰，分悬崖树间，群苗詟栗。上奖鄂尔泰及诸将，以元生、成贞、勋为功首，发帑犒师。陇庆侯庶母二禄氏、四川沙马土妇沙氏以不从乱，给诰命，赉银币。於是苗疆复定。鄂尔泰令於云、贵界上筑桥，命曰庚戌桥，以年纪其绩也。

是岁，永昌边外孟连土司请岁纳厂课六百，鹤庆边外皦子请岁贡土物，鄂尔泰疏闻。上以边外野夷向化，命减孟连厂课之半。皦子入贡，犒以盐三百斤。九年，疏请重定乌蒙、镇远、东川、威宁营汛。别疏请兴云南水利，濬嵩明州杨林海，开垦周围草塘，疏宜良、寻甸诸水，耕东川城北漫海，筑浪穹羽河诸堤，修临安诸处工，暨通粤河道，皆下部议行。十年，召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叙定苗疆功，部议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上特命授一等伯爵，世袭。

师讨准噶尔，六月，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九月，师破敌额尔德尼昭，鄂尔泰檄大将军张广泗遣兵截衮塔马哈戈壁，断敌北遁道。寻疏请屯田。十一年六月，还京师。入对，言准部未可骤灭，用兵久，敝中国，无益，上颇然之。

十三年，台拱苗复叛。上命设办理苗疆事务处，以果亲王、宝亲王、和亲王、鄂尔泰及大学士张廷玉等董其事。苗患日炽，焚掠黄平、施秉诸地。鄂尔泰以从前布置未协，引咎请罢斥，并削去伯爵。上曰：“国家锡命之恩，有功则受，无功则辞，古今通义。”允其请，予休沐，仍食俸。寻命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八月，世宗疾大渐，鄂尔泰仍以大学士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内大臣丰盛额、讷亲、海望同被顾命。鄂尔泰与廷玉捧御笔密诏，命高宗为皇太子。俄，皇太子传旨命鄂尔泰等辅政。世宗崩，宣遗诏以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命他日配享太庙。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进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二年十一月，辞总理事务，授军机大臣；又辞兼管兵部，上不许，加拜他喇布勒哈番，合为三等伯，赐号襄勤。迭主会试，充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

四年，南河河道总督高斌请开新运口，河东河道总督白锺山请复漳河故道，命鄂尔泰按视。寻加太保。七年，副都御史仲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命王大臣会鞫，请夺鄂尔泰官逮问，上不许。十年，以疾乞解任。上慰留，加太傅。

卒，命遵遗诏配享太庙，并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端。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以诗辞悖逆获罪，中藻出鄂尔泰门下，鄂尔泰从子甘肃巡抚鄂昌与唱和，并坐谴。

上追咎鄂尔泰植党，命撤出贤良祠。

鄂尔泰弟鄂尔奇，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中，四迁至侍郎，历工、礼二部，署兵部。五年，擢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十一年，直隶总督李卫论劾坏法营私、紊制扰民诸状，鞫实，当治罪，上推鄂尔泰恩，宥之。十三年，卒。

鄂尔泰子鄂容安，鄂实，鄂弼，鄂宁，鄂圻，鄂谟。鄂容安自有传。鄂实与高天喜同传。

鄂弼初授三等侍卫，迁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出为山西巡抚，调陕西，署西安将军。擢四川总督，未上官，卒，赐祭葬，谥勤肃。

鄂宁，举人，初授户部笔帖式。屡以员外郎署副都统，复自郎中擢礼部侍郎。

出为湖北巡抚，调湖南，再调云南。师征缅甸，云南总督杨应琚战失利，鄂宁以实疏闻。明端代应琚，深入战死。鄂宁劾参赞额勒登额、提督谭五格逗遛失机。上奖鄂宁，加内大臣衔，即命代明瑞为云贵总督。寻以与参赞舒赫德合疏议抚失上指，夺内大臣衔，左授福建巡抚，迭降蓝翎侍卫。卒。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

散馆授检讨，直南书房，以忧归。服除，迁洗马，历庶子、侍讲学士、内阁学士。

五十九年，授刑部侍郎。山东盐贩王美公等纠众倡邪教，巡抚李树德令捕治，得百五十馀人。上命廷玉与都统讬赖、学士登德会勘，戮七人、戍三十五人而谳定。旋调吏部。

世宗即位，命与翰林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应奉几筵祭告文字，赐廕生视一品，擢礼部尚书。雍正元年，复命直南书房。偕左都御史硃轼充顺天乡试考官，上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调户部。疏言：“浙江衢州，江西广信、赣州，毗连闽、粤，无藉之徒流徙失业，入山种麻，结棚以居，号曰‘棚民’。岁月既久，生息日繁。其强悍者，辄出剽掠。请敕督抚慎选廉能州县，严加约束。其有读书向学，膂力技勇，察明考验录用，庶生聚教训，初无歧视。”下督抚议行。

命署大学士事。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进文华殿大学士。六年，进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七年，加少保。

八年，上以西北用兵，命设军机房隆宗门内，以怡亲王允祥、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嗣改称办理军机处。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摺，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硃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於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上偶有疾，奖廷玉等翊赞功，各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廷玉请以子编修若霭承袭。十一年，疏言：“诸行省例，凡罪人重者收禁，轻者取保。独刑部不论事大小、人首从，皆收禁，累无辜。请如诸行省例，得分别取保。刑部引律例，往往删截，但用数语，即承以所断罪；甚有求其仿彿，比照定议者：高下其手，率由此起。请敕都察院、大理寺驳正；扶同草率，并予处分。”

命九卿议行。大学士英祀京师贤良祠，复即本籍谕祭，命廷玉归行礼，并令子若霭从；弟廷璐督江苏学政，亦命来会。发帑金万为英建祠，并赐冠带、衣裘及貂皮、人参、内府书籍五十二种。十二月，廷玉疏言：“行经直隶，被水诸县已予赈，尚有积潦不能种麦，请敕加赈一月。”并议以工代赈。得旨允行。十二年二月，还京师，上遣内大臣、侍郎海望迎劳卢沟桥，赐酒膳。十三年，世宗疾大渐，与大学士鄂尔泰等同被顾命。遗诏以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合为三等子，仍以若霭袭。

乾隆元年，明史成，表进，命仍兼管翰林院事。二年十一月，辞总理事务，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赐号勤宣，仍以若霭袭。四年，加太保。寻谕：“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命自兼，不必令若霭袭。”又谕：“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十一年，若霭卒。上以廷玉入内廷须扶掖，命次子庶吉士若澄直南书房。十三年，以老病乞休。上谕曰：“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廷玉言：“宋、明配享诸臣亦有乞休得请者。且七十悬车，古今通义。”上曰：“不然。易称见几而作，非所论於国家关休戚、视君臣为一体者。使七十必令悬车，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武侯鞠躬尽瘁，又何为耶？”廷玉又言：“亮受任军旅，臣幸得优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语。”上曰：“是又不然。皋、夔、龙、比易地皆然。既以身任天下之重，则不以艰钜自诿，亦岂得以承平自逸？朕为卿思之，不独受皇祖、皇考优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馀年眷待，亦不当言去。朕且不忍令卿去，卿顾能辞朕去耶？朕谓致仕之义，必古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为人臣者，设预存此心，必将漠视一切，泛泛如秦、越，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复出力为国家治事？是不可以不辨。”因命举所谕宣告朝列，并允廷玉解兼管吏部，廷玉自是不敢言去。

然廷玉实老病，十四年正月，命如宋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四五日一入内廷备顾问。是冬，廷玉乞休沐养疴，上命解所兼领监修、总裁诸职，且令军机大臣往省。

廷玉言：“受上恩不敢言去，私意原得暂归。后年，上南巡，当於江宁迎驾。”上乃许廷玉致仕，命待来春冰泮，舟行归里。亲制诗三章以赐，廷玉入谢，奏言：“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上意不怿，然犹为颁手诏，申世宗成命，并制诗示意，以明刘基乞休后仍配享为例。次日，遣子若澄入谢。上以廷玉不亲至，遂发怒，命降旨诘责。军机大臣傅恆、汪由敦承旨，由敦为乞恩，旨未下。又次日，廷玉入谢，上责由敦漏言，降旨切责。廷臣请夺廷玉官爵，罢配享。上命削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仍许配享。十五年二月，皇长子定安亲王薨，方初祭，廷玉即请南还，上愈怒，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廷玉，命自审应否配享。廷玉惶惧，疏请罢配享治罪。上用大学士九卿议，罢廷玉配享，仍免治罪。又以四川学政编修硃荃坐罪，荃为廷玉姻家，尝荐举，上以责廷玉，命尽缴历年颁赐诸物。二十年三月，卒，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

乾隆三年，上将临雍视学，举古礼三老五更，谘鄂尔泰及廷玉。廷玉谓无足当此者，撰议以为不可行。四十三年，上撰三老五更说，辟古说踳驳，命勒碑辟雍。

五十年，复见廷玉议，以所论与上同，命勒碑其次，并题其后，谓“廷玉有此卓识，乃未见及。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

子若霭，字晴岚。雍正十一年进士。廷试，世宗亲定一甲三名。拆卷知为廷玉子，遣内侍就直庐宣谕。廷玉坚辞，乃改二甲一名，授编修，直南书房，充军机章京。乾隆间，屡迁至内阁学士。若霭工书画，内直御府所藏，令题品鉴别，诣益进。

十一年，扈上西巡，感疾，归卒。

若澄，字镜壑。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直南书房，累迁至内阁学士。卒。

若澄亦工画，亚若霭。

若渟，字圣泉。入赀授刑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再迁郎中。出为云南澂江知府、四川建昌道。内擢太仆少卿，五迁至侍郎，历工、刑、户诸部。嘉庆五年，授兵部尚书，调刑部。七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勤恪。

从子若溎，字树穀。雍正八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考选江西道御史。擢鸿胪寺少卿，六迁刑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上命旌恤胜朝殉节诸臣，若溎请遍行采访。下大学士、九卿议，以为明史外兼采各省通志，专谥、通谥已至千五六百人，不必更行采访。若溎以老乞休。上南巡，屡迎谒。五十年，与千叟宴，御书榜以赐。归，又二年，卒。

论曰：世宗初即位，擢鄂尔泰於郎署，不数年至总督。廷玉已贰礼部，内直称旨，不数年遂大拜。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鄂尔泰稍后，委寄与相埒。庶政修举，宇内乂安，遂乃受遗命，侑大烝，可谓极心膂股肱之重矣。顾以在政地久，两家子弟宾客，渐且竞权势、角门户，高宗烛几摧萌，不使成朋党之祸，非二臣之幸欤？

## 列传七十六

硃轼 徐元梦 蒋廷锡子溥 迈柱白潢 赵国麟田从典子懋 高其位 逊柱 尹泰陈元龙硃轼，字若瞻，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二年，举乡试第一。三十三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湖北潜江知县。潜江俗敝赋繁，轼令免耗羡，用法必持平。有斗殴杀人狱，上官改故杀，轼力争之，卒莫能夺。四十四年，行取，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四十八年，出督陕西学政。修横渠张子之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训士。

故事，试册报部科，当有公使钱。轼独无，坐迟误被劾，士论为不平。会有以其事闻上者，上命轼毕试事。五十二年，擢光禄寺少卿。历奉天府尹、通政使。

五十六年，授浙江巡抚。五十七年，疏请修筑海塘：北岸海宁老盐仓千三百四十丈，南岸上虞夏盖山千七百九十丈；并议开中亹淤沙，复江海故道。又疏言：“海宁沿塘皆浮沙，虽长椿巨石，难期保固。当用水櫃法，以松、杉木为匮，实碎石，用为塘根，上施巨石为塘身。附塘为坦坡，亦用水櫃，外砌巨石二三重，高及塘之半，用护塘址。塘内为河，名曰备塘河。居民筑坝积淤，应去坝濬河，即以其土培岸。”俱下部议行。杭州南、北两关税，例由巡抚监收。轼以税口五十馀，稽察匪易，请委员兼理。部议以杭州捕盗同知监收，仍令巡抚统辖。五十八年，疏劾巡盐御史哈尔金索商人贿，上命尚书张廷枢、学士德音按治，论如律。五十九年，擢左都御史。六十年，遭父丧，命在任守制，疏辞，上不许，请从军自效。

上以山、陕旱灾，发帑五十万，命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分往劝粜治赈。轼往山西，疏请令被劾司道以下出资赡饥民，富民与商人出资於南省籴米，暂停淮安、凤阳等关米税；饥民流徙，令所在地方官安置，能出资以赡者得题荐；饥民群聚，易生疠疫，设厂医治。又疏言：“仓庾积贮，有司平日侵蚀，遇灾复假平粜、借贷、煮粥为名，以少报多，有名无实。请敕详察亏空，少则勒限补还，多则严究治罪。至因赈动仓穀，辄称捐俸抵补，俸银有限，仓穀甚多。借非实借，还非实还，宜并清覈。”

皆从所议行。别疏请令山西各县建社仓，引泉溉田。上谓：“社仓始於硃子，仅可行於小县乡村。若奏为定例，官吏奉行，久之，与民无益。山、陕山多水少，间有泉源，亦不能暢引溉田。轼既以为请，即令久驻山西，鼓励试行。”轼自承冒昧，乞寝其议，上不许。未几，川陕总督年羹尧劾西安知府徐容、凤翔知府甘文煊亏帑，请特简亲信大臣会鞫。上命轼往勘，得实，论如律。六十一年，乞假葬父，归。

世宗即位，召诣京师，充圣祖实录总裁，赐第。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予其母冷氏封。加吏部尚书衔，寻复加太子太保。充顺天乡试考官，嘉其公慎，进太子太傅。二年，兼吏部尚书。命勘江、浙海塘。三年，还，奏：“浙江馀姚浒山镇西至临山卫，旧土塘三道，本为民灶修筑。今民灶无力，应动帑兴修。自临卫经上虞乌盆村至会稽沥海所，土塘七千丈，应以石为基，就石累土。又海宁陈文港至尖山，土塘七百六十六丈，应就塘加宽，覆条石於巅，塘外以乱石为子塘，护塘址当修砌完固。至子塘处，依式兴筑。海盐秦驻山至演武场石塘，圮八十丈，溃七十丈，均补筑。都计工需十五万有奇。江南金山卫城北至上海华家角，土塘六千二百馀丈，内三千八百丈当改为石塘。上海汛头墩至嘉定二千四百丈，水势稍缓，土塘加筑高厚，足资捍御。都计工需十九万有奇。”下部议行。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上命怡亲王胤祥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以轼副之。四年，请分设四局，各以道员领其事。二月，轼遭母丧，命驰驿回籍，谕曰：“轼事母至孝，但母年八十馀，禄养显扬，俱无馀憾。当节哀抑恸，护惜此身，为国家出力。”赐内帑治丧，敕江西巡抚俟轼至家赐祭。轼奏谢，乞终制，上允解任，仍领水利营田，期八月诣京师。

九月，轼将至，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劳，许素服终丧。上以浙江风俗浇漓，特设观风整俗使，轼疏言：“风俗浇漓，莫甚於争讼。臣巡抚浙江，知杭、嘉、湖、绍四府民最好讼。请增设杭嘉湖巡道，而以绍兴属宁台道。民间词讼冤抑，准巡道申理。”上从其请。六年，以病乞解任，上手诏留之。八年，怡亲王薨，命轼总理水利营田。寻兼兵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三年，议筑浙江海塘，轼请往董其役，上俞之，敕督抚及管理塘工诸大臣咸听节制。

高宗即位，召还，命协同总理事务，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时治狱尚刻深，各省争言开垦为民累，轼疏言：“四川丈量，多就熟田增加钱粮；广西报部垦田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因请通行丈量，冀求熟田弓口之馀，以补报垦无著之数。大行皇帝洞烛其弊，饬停止丈量；而前此虚报升科，入册输粮，小民不免苦累。河南报垦亦多不实。州县田地间有未能耕种之处，或因山区磽确，旋垦旋荒；或因江岸河滨，东坍西涨。是以荒者未尽开垦，垦者未尽升科。至已熟之田，或粮额甚轻，亦由土壤磽瘠，数亩不敌腴田一亩，非欺隐者比。不但丈量不可行，即令据实首报，小民惟恐察出治罪，勉强报升，将来完纳不前，仍归荒废。请停止丈量，饬禁首报，详察现在报垦之田，有不实者，题请开除。”又疏言：“法吏以严刻为能，不问是非曲直，刻意株连，惟逞锻鍊之长，希著明察之号。请敕督抚谕有司，谳狱务虚公详慎，原情酌理，协於中正。刑具悉遵定制，不得擅用夹棍、大枷。”上深嘉纳之。

乾隆元年，充世宗实录总裁。九月，病笃，上亲临视疾。轼力疾服朝服，令其子扶掖，迎拜户外。翌日，卒。遗疏略言：“万事根本君心，用人理财，尤宜慎重。

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国家经费，本自有馀，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税，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

上震悼辍朝，复亲临致奠，发帑治丧。赠太傅，赐祭葬，谥文端。

轼朴诚事主，纯修清德，负一时重望。高宗初典学，世宗命为师傅，设席懋勤殿，行拜师礼。轼以经训进讲，亟称贾、董、宋五子之学。高宗深重之，怀旧诗称可亭硃先生，可亭，轼号也。子必堦，以廕生官至大理寺卿；璂，进士，官至左庶子；必坦，举人，袭骑都尉。

徐元梦，字善长，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二十二年，迁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寻复迁侍讲。徐元梦以讲学负声誉，大学士明珠欲罗致之，其迁词曹直讲筵，明珠尝荐於上。徐元梦以明珠方擅政，不一至其门，而掌院学士李光地亦好讲学，贤徐元梦及侍讲学士德格勒，亟称於上前，二人者每於上前相推奖；明珠党蜚语谓与光地为党。二十六年夏，上御乾清宫，召陈廷敬、汤斌、徐乾学、耿介、高士奇、孟亮揆、徐潮、徐嘉炎、熊赐瓚、励杜讷及二人入试，题为理学真伪论。方属草，有旨诘二人，德格勒於文后申辩，徐元梦卷未竟。上阅毕，於德格勒及赐瓚有所谯让，命同试者互校，斌仍称徐元梦文为是。

是时斌被命辅导皇太子，寻亦命徐元梦授诸皇子读。秋，上御瀛台，教诸皇子射，徐元梦不能挽强，上不怿，责徐元梦。徐元梦奏辩，上益怒，命扑之，创，遂籍其家，戍其父母。其夜，上意解，令医为治创。翌日，命授诸皇子读如故。徐元梦乞赦其父母，已就道，使追还。冬，掌院学士库勒纳奏劾德格勒私抹起居注，并言与徐元梦互相标榜，夺官逮下狱。二十七年春，狱上，当德格勒立斩，徐元梦绞。

上命贷徐元梦死，荷校三月，鞭百，入辛者库。上徐察徐元梦忠诚，三十二年，命直上书房，仍授诸皇子读。寻授内务府会计司员外郎。四十一年，充顺天乡试考官。

五十年，谕曰：“徐元梦繙译，现今无能过之。”授额外内阁侍读学士。五十一年，充会试考官。五十二年，擢内阁学士，归原旗。

五十三年，授浙江巡抚，上谕之曰：“浙江驻防满洲兵，尔当与将军协同训练。

钱粮有亏空，尔宜清理，无累百姓。至於用人，当随材器使，不可求全。”赐御制诗文集及鞍马以行。五十四年，疏言：“杭州、绍兴等七府旱潦成灾，已蒙蠲赈，并截漕平粜。未完额赋，尚有十三万馀两，请秋成后徵半，馀俟来岁。”上允之。

又疏陈修复万松岭书院，上赐“浙水敷文”榜，因请以敷文名书院。

五十六年，左都御史及翰林院掌院学士缺员，吏部以请。上曰：“是当以不畏人兼学问优者任之。”以命徐元梦。上谕科场积习未除，命甄别任满学政及考官不称职者，皆劾罢之。五十七年，迁工部尚书，仍兼掌院学士。六十年，上赐以诗，谓：“徐元梦乃同学旧翰林，康熙十六年以前进士祗此一人。”

世宗即位，复命直上书房，授诸皇子读。雍正元年，命与大学士张鹏翮等甄别翰詹各官不称职者，勒令解退回籍。大学士富宁安出视师，命徐元梦署大学士。寻复命兼署左都御史，充明史总裁，调户部尚书。四年，以繙译本章错误夺官，命在内阁学士之列效力行走，仍司繙译。八年，复坐前在浙江失察吕留良逆书，命同繙译中书行走。十三年，充繙译乡试考官。

高宗即位，命直南书房，寻授内阁学士。擢刑部侍郎，以衰老不能理刑名，疏辞，调礼部。充世宗实录副总裁。诏辑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命与鄂尔泰、福敏董其事。复命直上书房，课皇子读。乾隆元年，乞休，命解侍郎任，加尚书衔食俸，仍在内廷行走，领诸馆事。二年，上临雍，疏请以有子升堂配享，改宰我、冉求两庑，而进南宫适、虙不齐升配。下大学士九卿议，以有子升祀位次子夏，馀寝未行。复乞休，上曰：“徐元梦年虽逾八十，未甚衰惫，可量力供职。”四年正月，召同诸大臣赋柏梁体诗。寻加太子少保。

六年秋，疾作，遣太医诊视，赐葠药。冬十一月，疾剧，上谕曰：“徐元梦践履笃实，言行相符。历事三朝，出入禁近，小心谨慎，数十年如一日。寿逾大耋，洵属完人。”命皇长子视疾。疾革，复遣使问所欲言。徐元梦伏枕流涕曰：“臣受恩重，心所欲言，口不能尽！”使出，呼曾孙取论语检视良久。翌日遂卒，年八十七。上复命和亲王及皇长子奠茶酒，发帑治丧。赠太傅，赐祭葬，谥文定。孙舒赫德，自有传。

蒋廷锡，字扬孙，江南常熟人，云贵总督陈锡弟。初以举人供奉内廷。康熙四十二年，赐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三年，未散馆即授编修。屡迁转至内阁学士。雍正元年，擢礼部侍郎，世宗赐诗贤之。廷锡疏言：“国家广黉序，设廪膳，以兴文教，乃生员经年未尝一至学宫。请敕学臣通饬府、州、县、卫教官，凡所管生员，务立程课，面加考校，讲究经史。学臣於岁、科考时，以文艺优劣定教职贤否。会典载顺治九年定乡设社学，以冒滥停止。请敕督抚令所属州、县，乡、堡立社学，择生员学优行端者充社师，量给廪饩。乡民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者得入学。”下部议，从之。二年，奏请续纂大清会典，即命为副总裁。调户部。

三年，命与内务府总管来保察阅京仓。寻疏言：“漕运全资水利，宜通源节流，以济运道。山东漕河，取资汶、济、洸、泗四水，而四水又赖诸泉助成巨流。山东一省，得泉百有八十，其派有五，分水、天井、鲁桥、新河、沂水是也。五派合为一水，是名泉河，旧设管泉通判。今虽裁汰，仍设泉夫。请饬有泉州县，督率疏濬。

济南、兗州二府为济水伏流之地，若广为濬导，则散湮沙砾间者，随地涌见。应立法泉夫濬出新泉，优赉银米，岁终册报，为州县课最。诸泉所汇，为湖十五，各设斗门为减水闸，以时启闭。漕溢则减漕入湖，漕涸则启湖济漕，号诸湖为水櫃。其后居民壅水占耕，坝圮闸塞，低处多生茭草，高处积沙与漕河堤并。请察勘未耕之地，就低处挑深，即以挑出之土筑堤，复水櫃之制。诸湖开支河，以承诸泉之入，益漕河之流，建闸以时减放。旧制，运河於每岁十月筑坝，分泄诸湖，来春三月冰泮，开坝受水。法久玩生，筑坝每至十一月，则失之迟；开坝在正月初旬，又失之早。请饬所司筑必十月望前，开必二月朔后，以循旧制。汶水分流南北，运道攸赖。

明宣德间，筑戴村坝於汶水南，以遏汶水入洸；建坎河坝於汶水北，以节汶水归海。

嘉靖时，复堆积石滩，水溢纵使归海，水平留之入湖。岁久颓废，万一汶水北注，挟湖泉尽归大清河，四百馀里运道所关非小。请饬总河相度形势，修复旧石滩，改建滚水石坝，以为蓄泄。”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携仪器舆图，会总河齐苏勒、巡抚陈世倌履勘，请如廷锡奏。下九卿议行。

四年，迁户部尚书，充顺天乡试考官。既入闱，谕曰：“廷锡佐怡亲王董理户部诸事，秉公执正，胥吏嫉妒怀怨。今廷锡典试，或乘此造作浮言，妄加谤议。令步军统领、顺天府尹、五城御史察访捕治。”寻命兼领兵部尚书。遭母丧，遣大臣奠茶酒，予其母封诰，发帑治丧。命廷锡奉母丧还里，葬毕还京，在任守制。六年，拜文华殿大学士，仍兼领户部，充圣祖实录总裁。七年，加太子太傅。命与果亲王允礼总理三库，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廷锡病，上遣医疗治。十年夏，病复作，上命日二次以病状奏。闰五月，卒，上为辍朝，遣大臣奠茶酒，赐祭葬，谥文肃。

廷锡工诗善画，事圣祖内直二十馀年。世宗朝累迁擢，明练恪谨，被恩礼始终。

子溥，字质甫。雍正七年，赐举人。八年，进士，改庶吉士，直南书房，袭世职。廷锡卒，溥奉丧归，命葬毕即还京供职。十一年，授编修。四迁内阁学士。乾隆五年，授吏部侍郎。疏言：“凡条奏发九卿会议，主稿衙门酌定准驳。会议日，书吏诵稿以待商度，其中原委曲折，一时难尽。请於会议前二日将议稿传钞，俾得详勘暢言。至命、盗案，刑部例不先定稿，俟议时平决；不关命、盗各案，亦宜先期传知，庶为审慎。”下部议，如所请。

八年，授湖南巡抚。九年，疏言：“永顺及永绥、乾州、凤凰诸处苗民贪暴之习未除，城步、绥宁尤多狡恶。臣整饬武备，渐知守法。”谕曰：“驭苗以不扰为要，次则使知兵威不敢犯。此奏得之。”旋劾按察使明德不详鞫盗案，夺官；驿盐道谢济世老病，休致。给事中胡定奏请湖南滨湖荒土，劝民修筑开垦，令溥察议。

溥奏言：“近年湖滨淤地，筑垦殆遍。奔湍束为细流，洲渚悉加堵截，常有冲决之虑。沅江万子湖、湘阴文洲围，士民请修筑开垦。臣亲往履勘，文洲围倚山面江，四围俱有旧堤，已议举行。万子湖广袤八十馀里，四面受水，费大难筑，并於上下游水利有碍。臣以为湖地垦筑已多，当防湖患，不可有意劝垦。”上韪之。

十年，授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十三年，擢户部尚书，命专治部事。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二十年，兼署吏部尚书。二十四年，授东阁大学士，兼领户部。二十六年，溥病，上亲临视。及卒，复亲临奠。赠太子太保，发帑治丧，赐祭葬，谥文恪。

子檙，进士。自编修累迁兵部侍郎；赐棨，初授云南楚雄知府，再至户部侍郎。

并坐事夺官，左授光禄寺卿。复夺官，以世职守护裕陵。

迈柱，喜塔拉氏，满洲镶蓝旗人。初授笔帖式，三迁户部员外郎，授御史。康熙五十五年，巡视福建盐课。雍正元年，巡视宁古塔。三年，命如荆州会将军武纳哈籍前任将军阿鲁家，偿侵蚀兵饷。议荆州近县民有原鬻地者，官购俾兵耕种，或招佃徵租，兵婚丧量佽之。下部议行。

擢工部侍郎，调吏部。命如江西按治德安知县萧彬、武宁知县廖科龄亏帑，并命察通省钱粮积弊。寻命署巡抚。疏请以江西额徵丁银摊入地粮，从之。五年，授湖广总督，命俟江西事毕赴任。迈柱疏陈：“江西仓穀亏缺，弊在无穀无银，虚报存贮，及至交代，又虚报民间借领，后任徵追，悉归无著。又或出粜仓穀得价侵用，及至交代，以二钱一石折价，后任不敷籴补。又或因不敷之故，并此折价而亦侵用，及至交代，复称民欠，多方掩饰。皆因前任巡抚裴幰度，布政使陈安策、张楷徇庇所误。”上为夺幰度等官，察究追完。又言：“江西通省公用需款，请视河南、湖广诸省例，提州、县耗羡二分充用，另提充各员养廉，多至一分五釐，少至四釐，馀仍留州县养赡。巡抚及司道，亦於所提一分五釐内量行支用。”又言：“江西被灾州县，设厂煮赈，米价石至一两三四钱。请於未被灾州县发银预购平粜。”又言：“南安、赣州，闽、广交界，及鄱阳湖滨，最易藏奸。万载、宁州等地，棚民聚集，素好多事。已饬严整塘汛，操练标兵，豫为之备。”得旨，嘉其条画详晰，令新任巡抚照行。寻谳定彬等俱论斩。并请令徇庇之上官分偿亏帑，上命自雍正六年起著为例。奖迈柱秉公持正，下部议叙，乃赴湖广任。

湖广濒江州县频年被水，迈柱令民间按粮派夫，修筑江堤，议定确估土方夫数及加修尺寸，并岁修抢险诸例。疏闻，上发帑六万，命视工多寡分给。镇筸苗最悍，屡入内地剽掠。迈柱疏言：“臣闻云南提督张国正先任镇筸总兵，以雕剿法治苗。

闻有警，诇为何种苗，所属何寨，即携兵驰往，围寨搜擒。如雕之捕鸟，取其速而鸟可必得。臣今与总兵周一德循行此法，但期得罪人而止，不敢多为杀戮。”居数年，又疏言：“收缴六里镇筸土司所藏鸟枪，完整者俾兵充用，馀改造农具，给土苗耕作。土苗所用环刀、标枪，亦令给价收缴。”上谕曰：“所奏深得卖刀买犊之意。环刀、标枪，自当收缴，可顺其原，不宜强迫。”疏定苗与民为市，於分界地设市，一月以三日为期，不得越界出入。民以物往市，预报地方官，知会塘汛查验。

苗疆州县立苗长，选良苗充民壮，备差遣访缉。鄂尔泰督云、贵，建策改土归流，迈柱亦行之湖广，收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永顺设府县，仍其名，又於府西北设县曰龙山。保靖、桑植各设县，仍其名。收容美土司设州，曰鹤峰，所属五峰新设县曰长乐。并改彝陵州为府，曰宜昌，领新设州县。收第冈土司，改永定卫为县，以其地属焉。

上命通察湖广积欠钱粮，都计银三十馀万，令与巡抚马会伯、王国栋同董其事。

逾年，报湖南已完六万有奇，湖北已完八万有奇。寻察出沔阳积欠内为官侵役蚀包揽未完者三万有奇，其实欠在民者三万二千有奇。上以沔阳常被水，民欠命予豁除。

七年，迈柱疏请以湖广额徵丁银摊入地粮，从之。迈柱督湖广数年，声绩显著。他所区画，如以汉阳通判移汉口，荆州通判移沙市。又裁施州、大田二卫所，合为县曰恩施，复请改为府，曰施南，设县四，曰宣恩、来凤、咸丰、利川。宜昌既为府，设附郭县曰东湖，又以归州及所领长阳、兴山、巴东诸县隶焉。道州及宁远、永明、江华诸县邻广西，请以永州同知移江华，并分设游击、守备，调驻兵千五百，与广西桂临营月三次会哨。永顺、保靖、桑植三营新立，月饷给米折，永顺石折一两，保靖、桑植石折八钱，以苗疆米贵，不与他营同。上悉如所请。

十三年，召拜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乾隆元年，兼管工部。二年，以病乞解任。三年，卒，赐祭葬，谥文恭。

同时督抚入为大学士者，又有白潢、赵国麟。

潢，字近微，汉军镶白旗人。初授笔帖式，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授福建粮驿道佥事，以父忧去官。服阕，除山东登莱青道佥事，迁贵州贵东道参议。以巡抚刘廕枢荐，就迁按察使。潢操守廉洁，闻於圣祖，擢湖南布政使。未上官，会廕枢以请缓西师，命诣军前察视，潢护贵州巡抚。贵州山多田少，诸镇营兵饷米，於徵米诸州县支发。以运道艰阻，改徵折色，迟至次年春夏，米值昂不足以籴。诸驿例设夫百、马四十五，而巡抚以下私函付驿，谓之便牌，役夫至数百。潢奏请兵米於籓库借支，州县徵解归项，并檄诸驿禁便牌。兵民困皆苏。又以贵州僻远，官於外，商於外，皆不肯归，潢奏请勒限回籍。贵州民初以为不便，久之文物渐盛，乃思潢惠焉。

廕枢还贵州，调潢江西。入觐，至热河谒上，即擢江西巡抚。潢革诸州县漕节陋例，并令火耗限加一，旧加至三四者，悉罢除之，不率者奏劾。湖口关地险港窄，潢度关右武曲港山势开阔，可容千艘，乃濬江口，建草坝，使估舟得聚泊。建亭颂潢德。会城西南有袁、赣二江，至临江合流，旧有堤久圮，春夏水发，往往坏田庐。

潢奏请重建，九阅月而成。民自是无水患，号为白公堤。五十九年，奏请补京职，授户部侍郎。擢兵部尚书。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命协办大学士。寻授文华殿大学士。疏辞，不许。充圣祖实录总裁。雍正三年，以疾乞解任，许之。

潢抚江西时，南昌、吉安、抚州、饶州四府旧有落地税千三百两有奇，设大使徵收。潢以官役苛徵，令停收。巡抚、司道公捐代纳，伪编纳税人名册报部，王企崝、裴幰度代为巡抚，皆如潢例。及汪漋至，以其事闻，且请裁大使。上曰：“国家经制钱粮，岂可意为增减？若此税不当收，潢当请豁免，何得以公捐代完，沽名邀誉？”下部议，夺潢官。漋亦坐左迁，税如旧例徵收。乾隆二年，潢卒，命还大学士衔。

国麟，字仁圃，山东泰安人。祖瑗，手书春秋内外传，史、汉蒙文授之。笃志於学，以程、硃为宗。康熙四十五年进士。五十八年，授直隶长垣知县。当官清峻，以礼导民，民戴如父母。世宗闻其贤，雍正二年，擢永平知府。三迁福建布政使，调河南。擢福建巡抚，调安徽。御史蒋炳奏请州县徵收钱粮，依部颁定额，刊印由单，申布政使覈发。国麟以安徽通省数百万由单由司覈发，恐误徵收，疏请停止。

内阁学士方苞疏言：“常平仓穀原定每年存七粜三，南省地卑湿，应令因地制宜。”

下督抚详覈。国麟疏言：“安徽所属州县滨江湖者，当改粜半存半，他州县仍循旧例。”并下部议行。乾隆三年，擢刑部尚书，调礼部，兼领国子监。四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六年，御史仲永檀疏劾内阁学士许王猷邀九卿至京师民俞长庚家吊丧，国麟亦亲往，下王大臣勘不实。国麟乞引退，上留之。俄，给事中卢秉纯复论国麟当上举永檀疏面诘，阳若不知，出告其戚光禄寺卿刘籓长，籓长被命休致；国麟又告以为侍郎蒋炳所劾。上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召国麟及籓长相质，籓长力辩。上命毋深究，令鄂尔泰、张廷玉谕国麟引退。国麟疏未即上，上降诏诘责，左授礼部侍郎。

七年，擢尚书。国麟乞引退，不许。逾数月，复以请，上不悦，命夺官，在咸安宫效力。八年，乃许其还里。十五年，诣京师祝上寿，赐礼部尚书衔。明年，卒。

田从典，字克五，山西阳城人。父雨时，明诸生。寇乱，挈子及兄之孤徙避，度不能兼顾，弃子负兄子以走。贼退，求得子草间，即从典也。

从典笃学，以宋五子为宗。康熙二十七年，成进士。旋居父丧，事必遵家礼。

服终，就选。三十四年，授广东英德知县。县地瘠，赋籍不可稽，诡寄逋逃，民重困。陋例两加至八九钱，名曰“均平”。从典尽革之，清其籍。

四十二年，行取，四十三年，授云南道御史。疏言：“督抚不拘成例，请调州县，有秉公者，即有徇私者。州县求调，其弊有三：图优缺，避冲繁，预为卓荐地。

督抚滥调，其弊亦有三：徇请讬，得贿赂，引用其私人。名为整顿地方，简拔贤良，实乃巧开捷径。屡经败露，有骇听闻。嗣后请除江、浙等省一百一十馀县钱粮难徵，及边远烟瘴地，仍旧例调补，其他不准滥调。”又疏言：“京官考选科道，令部院堂官保送，恐平日之交结，临时之营谋，在所难免。请敕吏部，遇考选科道，凡正途部属，及自知县升任中、行、评、博，与翰林一体论俸开列，听候考选。”均下部议行。巡视西城，罢铺垫费。察通州仓储，僦神祠以居，庙祝不受值，不入也。

四十九年，擢通政司参议。屡迁转授光禄寺卿。寺故有买办人，亏户部帑至四十一万馀，从典请限年带销。迁左副都御史，再迁兵部侍郎，并命兼领光禄寺。五十八年，迁左都御史。两江总督常鼐疏言安徽布政使年希尧、凤阳知府蒋国正婪取，为属吏所讦。命从典与副都御史屠沂往按，国正坐斩，希尧夺官。五十九年，擢户部尚书。雍正元年，调吏部。二年，协办大学士。三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六年三月，乞休，优诏褒许，加太子太师致仕。赐宴於居第，令部院堂官并集，发帑治装，行日，百官祖饯，驰驿归里，驿道二十里内有司送迎。入辞，赐御榜联并冠服、朝珠。四月乃行，甫一舍，次良乡，病大作，遂卒，年七十八。上闻，以从典子懋幼，遣内阁学士一、侍读学士一为治丧，散秩大臣一、侍卫六奠茶酒，并命地方官送其丧归里。赐祭葬，谥文端。

懋，自廕生授刑部员外郎，世宗命改吏部，迁郎中，授贵州道御史。乾隆初，迁礼科给事中。疏言河南秋审宽纵，巡抚尹会一、按察使隋人鹏下吏议。又劾工部尚书赵弘恩受赇，夺官，戍军台。迁鰿胪寺少卿。高宗奖懋敢言，超擢副都御史。

迁刑部侍郎，调吏部。十一年，上责懋奏事每漏言，且嗜酒务博，命解任归里读书。

十四年，召授吏部侍郎。以仆从斗殴伤人，责懋旧习未悛，仍命归里读书。家居二十年，卒。

高其位，字宜之，汉军镶黄旗人。父天爵，语在忠义传。其位初隶镶白旗，自笔帖式管佐领。康熙间，以署参领从军驻襄阳。叛将杨来嘉、王会等以二万人出掠，将攻南漳，其位率二十骑觇敌，与遇，越敌队入南漳，与共守，敌围攻不能下。叛将谭弘以三万人犯郧阳，其位将百人扼杨谿铺，与相持七十馀日。粮尽，煮马鞯以食。副都统李麟隆援至，合击，大败之。寻追论御敌穀城失利，夺官。久之，授火器营操练校尉，袭其祖尚义二等阿达哈哈番。从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讨噶尔丹，战於乌阑布通，破骆驼营，擢参领。授甘肃永昌副将。明法令，筑堡塞，边境肃清。迁湖广襄阳总兵。擢提督，赐孔雀翎、櫜鞬、鞍马。调江南。两江总督常鼐有疾，上命其位署理。世宗即位，召入觐，旋命回提督任。奏请保护圣躬，上褒其有爱君之心，温诏嘉许。雍正二年秋，奏飞鸦食蝗，秋禾丰茂。上以蝗不成灾，传示王大臣，赐诗褒之。冬，奏进黄浦渔人网得双夔龙纽未刻玉印，上赐以四团龙补服。三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太子少傅。以衰老辞，不许。改隶镶黄旗。赐寿，赉榜联及白金千。屡乞休，乃命以原官致仕。五年，卒，赐祭葬，谥文恪。

子高起，以廕生授四川茂州知州。累迁兵部尚书，坐事夺官逮治。乾隆初，戍军台，释回。卒。

逊柱，栋鄂氏，满洲镶红旗人。曾祖郎色，太祖时，从其兄郎格来归。逊柱初授笔帖式，擢工部主事。再迁户部郎中，授御史。历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盛京工部侍郎。召改吏部，擢兵部尚书。雍正五年，署大学士，旋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兵部尚书。逊柱长兵部十六年，屡陈奏部政，多所考覈釐正。十年，以老，命不必兼兵部。十一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谕褒逊柱“醇厚和平”，赐祭葬。

尹泰，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初授翰林院笔帖式，再迁内阁侍读。康熙二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三十四年，授国子监祭酒。三十七年，改锦州佐领。五十二年，以病罢，遂居锦州。世宗在籓邸，奉命诣奉天谒陵，过锦州宿焉，与语奇之，见其子尹继善。雍正元年，召授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再迁左都御史。疏言：“六科书吏，贿通提塘，造为小钞、晚帖，内开口传谕旨，或误繙清文，甚至伪造上有赐予及与诸臣问对，应请禁止。”二年，充会典总裁。三年，命以原品署盛京侍郎，兼领奉天府尹。疏言：“承德等九州县原徵豆米，多贮无用。

请自雍正四年始，停徵黑豆，按亩徵米，按丁徵银，而以原贮米豆视时价出粜。”

又言：“关东风高土燥，请掘地窖藏存穀，以节建仓工费。”

四年，山海关总管多索礼疏言应交庄头馀地，尹泰不即派官丈收。命侍郎查郎阿往按，坐解府尹任，仍以左都御史协理奉天将军。将军噶尔议设外海水师，尹泰以为旅顺、天津俱有水师，锦、复、盖诸州亦可更番巡察，增设需费浩繁，於巡察无益。别疏以闻。下议政王大臣议，如尹泰言。六年，坐遗漏入官财产，夺官。

寻命复官。七年正月，与尚书陈元龙同授额外大学士。寻授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十三年，高宗即位，充世宗实录总裁。乾隆元年，以老病乞罢，上留之。尹继善自两江总督入觐，授刑部尚书，俾使朝夕侍养。三年，复乞罢，命以原官致仕。

寻卒，赐祭葬，谥文恪。尹继善自有传。

陈元龙，字广陵，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郭琇劾高士奇，辞连元龙，谓与士奇结为叔侄，招纳贿赂，命与士奇等并休致。

语互详士奇传。元龙奏辩，谓：“臣宗本出自高，谱牒炳然。若果臣交结士奇，何以士奇反称臣为叔？”事得白，命复任。累迁侍读学士。元龙工书，为圣祖所赏，尝命就御前作书，深被奖许。上御便殿书赐内直翰林，谕曰：“尔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当书以赐。”元龙奏臣父之闿年逾八十，家有爱日堂，御书榜赐之。四十二年，再迁詹事。以父病乞养归，赐葠。时正编赋汇，令携归校对增益。上南巡，元龙迎谒，御书榜赐之闿及元龙母陆。之闿卒，丧终，召元龙授翰林院掌院学士。

五十年，迁吏部侍郎。授广西巡抚。值广东岁歉，广西米价高，元龙遣官诣湖南采米平粜。五十四年，修筑兴安陡河闸，护两广运道。并於省城扩养济院，立义学，创育婴堂，建仓贮穀。五十七年，擢工部尚书。六十年，调礼部。世宗即位，命守护景陵。七年，与左都御史尹泰同授额外大学士，寻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元龙在广西，请开例民捐穀得入监。李绂为巡抚，请以捐穀为开垦费。上责其借名支销，命元龙诣广西清理。绂旋奏：“元龙分得羡馀十一万有奇，除在广西捐公费九万，又助军需十万。今仓穀尚有亏空，应令分偿。”及授大学士，命免之。

十一年，以老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令其子编修邦直归侍养。行日，赐酒膳，令六部满、汉堂官饯送，沿途将吏送迎。乾隆元年，命在籍食俸。寻卒，赐祭葬，谥文简。

论曰：轼以德望尊，徐元梦以忠謇重。世宗谴允禩、允禟，徐元梦言：“二人罪当诛，原上念手足情缓其死。”二人者既死，吏议奴其子，轼言：“二人子实为圣祖孙，孰敢奴之？”世宗皆为动容。谅哉，古大臣不是过也。廷锡直内廷领户部，迈柱等领疆节，卓然有绩效。从典、尹泰皆以端谨奉职。古所谓大人长者，殆近之矣。

## 列传七十七

杨名时 黄叔琳子登贤 方苞 王兰生留保 胡煦魏廷珍任兰枝 蔡世远 沈近思 雷鋐杨名时，字宾实，江南江阴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李光地为考官，深器之，从受经学。散馆，授检讨。四十一年，督顺天学政，用光地荐也。寻迁侍读。四十二年，上西巡，肥乡武生李正朝病狂，冲突仪仗。光地时为直隶巡抚，请罪正朝，因劾名时。上斥名时督学，有意弃富录贫，不问学业文字，但不受贿嘱，从宽恕宥。四十四年，任满，命河工效力。旋连遭父母丧，以忧归。五十一年，服除，候补。五十三年，命直南书房。名时不投牒吏部，因不得补官，上特命充陕西考官。五十六年，授直隶巡道。时沿明制，直隶不设两司，以巡道任按察使事。政剧，吏为奸，名时革宿弊殆尽。五十八年，迁贵州布政使。

五十九年，擢云南巡抚。师征西藏，留驻云南，名时为营馆舍，明约束，无敢叫嚣。名时疏言：“云南兵粮岁需十四万九千馀石，俱就近支放。兵多米少，诸州县例四年折徵一次，请改每年给本色三季，折色一季。”部议如所请行。雍正元年，名时奏请安，世宗谕曰：“尔向日居官有声。兹当加勉，莫移初志。”寻疏言：“云南巡抚一切规礼，臣一无所取。惟盐规五万二千两，除留充恤灶、修井诸用，馀四万六千两。累年供应在藏官兵军需赏赉，拨补银厂缺课，及公私所用，皆取於此。藏兵撤后，请仍留臣署若干，馀悉充公用。”上谕曰：“督抚羡馀，岂可限以规则？取所当取，用所当用，全在尔等揆情度理而行，无烦章奏也。”名时迭疏请调剂盐井，改行社仓，皆下部议行。云南自乱后田赋淆乱，往往户绝田去而丁未除，至有一人当数十丁者，累代相仍，名曰“子孙丁”。名时疏请照直隶例，将通省丁额摊入田粮完纳。云南旧例，地方应办事，皆取诸民间，谓之“公件”。胥役科敛，指一派十，重为民累。名时议核实州县需款，酌定数目徵收，不得再有加派。檄行所属诸州县，核数开报。

三年，擢兵部尚书，改授云贵总督，仍管巡抚事。时上令诸督抚常事疏题，要事摺奏。名时泄密摺，上令悉用题本，名时乞遇事仍得摺奏，许之。四年，转吏部尚书，仍以总督管巡抚。名时具题本，误将密谕载入，上严责，命解任，以硃纲代为巡抚。未至，仍令名时暂署。俄，纲上官，劾名时在任七载，徇隐废弛，库帑仓穀，借欠亏空。上命名时自陈，纲代名时奏谢罪，上责其巧诈，谕总督鄂尔泰严讯。

名时自承沽名邀誉，断不敢巧诈。谳上，部议以名时始终掩护，朦胧引咎，无人臣事君礼，坐挟诈欺公，当斩。上命宽免，复遣侍郎黄炳会纲按治。炳等欲刑讯，鄂尔泰持不可，乃坐名时得盐规八万，除捐补银厂缺课，应追五万八千馀两。上令名时留云南待后命。

高宗即位，召诣京师。乾隆元年，名时至，赐礼部尚书衔，兼领国子监祭酒，兼直上书房、南书房。名时以前在云南令诸州县核实需款定数徵收，去公件之弊，事未竟而去，奏请下督抚勘定。总督尹继善、巡抚张允随奏请以额编条粮重轻，与原定公件多寡，两相比并，就中摊减，下部议行。视未定议前取诸民者去十之七，云南民困以苏。

苗疆用兵久，名时疏言：“御夷之道，贵在羁縻，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长久宁贴者。贵州境内多与苗疆相接，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中，受雇直为汉人佣，相安已久。生苗所居深山密箐，有熟苗为之限，常声内地兵威以慑之，故亦罔敢窥伺。自议开拓苗疆，生苗界上常屯官兵，干戈相寻，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无事则供力役，用兵则为乡导，军民待之若奴隶，生苗疾之若寇仇。官兵胜，则生苗乘间抄杀以泄忿；官兵败，又或屠戮以冒功。由是熟苗怨恨，反结生苗为乱。如台拱本在化外，有司迎合要功，辄谓苗民献地。上官不察，竟议驻师。遂使生苗煽乱，屡陷官兵，蹂躏内地；间有就抚熟苗，又为武臣残杀，卖其妻女。是以贼志益坚，人怀必死。为今日计，惟有弃苗疆而不取，撤重兵还驻内地，要害筑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来则御之，去则舍之。明悬赏格，有能擒首恶及率众归顺者，给与土官世袭，分管其地。更加意抚绥熟苗，使勿为生苗所劫掠，官兵所侵陵，庶有俯首向化之日。不然，臣恐兵端不能遽息也。”二年，卒，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定。

黄叔琳，字昆圃，顺天大兴县人。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迁侍讲。丁父忧，服除，起原官，迁鸿胪寺少卿。五迁刑部侍郎。雍正元年，调吏部。

命偕两淮盐政谢赐履赴湖广，与总督杨宗仁议盐价，革除陋规，从所请。疏言：“各省支拨兵粮，布政使、粮道为政，先期请讬，方拨近营。否则拨远汛，加运费，民既重累输輓，兵亦苦待饷。请敕督抚察兵数，先拨本州县卫、所，不敷，於附近州县拨运。”下部议行。旋授浙江巡抚。时御史钱廷献请濬浙江东西湖，蓄水灌田，命叔琳会总督满保勘议。叔琳等奏言：“西湖居会城西，周三十馀里，南北山泉入湖处，旧皆设闸以阻浮沙，水得暢流；又有东湖为之停蓄，湖水分出上下塘河，农田资以灌溉。自闸废土淤，民占为田，筑埂围荡，栽荷蓄鱼。请照旧址清釐，去埂建闸，濬城内河道，并疏治上塘河各支港，及自会城至江南吴江界运河港汊坝堰。”

部议从之。

叔琳疏荐人才，有廷臣尝言於上者，上疑叔琳请讬先容，谕戒郑重。会有言叔琳赴湖广时，得盐商赇，俾充总商，及为巡抚，庇海宁陈氏仆；其弟御史叔敬巡视台湾，过杭州，仆閧於市，叔琳皆以罪商，有死者，商为罢市。上命解叔琳任，遣侍郎李周望与将军安泰分案按治。安泰等奏叔琳以陈氏仆与商争殴，逮商杖毙，事实，无与叔璥事，亦未尝罢市。周望等奏叔琳贷金盐商，非行贿，上命毋穷究。

三年，命赴海塘效力。

乾隆元年，授山东按察使。疏言：“旧例州县命案，印官公出，由邻封相验。

嗣广西巡抚金鉷奏请改委佐杂，夤缘贿嘱，难成信谳。”又言：“审案旧有定限，逾限议处。嗣河东总督田文镜题定分立解府、州、司、院限期，虽意在清釐，適启通融挪改之弊，请皆仍旧为便。”从之。二年，迁布政使。四年，丁母忧。服除，授詹事。以在山东误揭属吏讳盗，夺官。叔琳登第甫二十，十六年，重遇登第岁，命给侍郎衔。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三。

叔琳富藏书，与方苞友。苞治诸经，叔琳皆与商榷。

子登贤，字筠盟。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左副都御史，督山东学政。

康熙间，叔琳来督学，立三贤祠，祀胡瑗、孙复、石介，以式诸士。后六十年，登贤继之，训士遴才，皆循叔琳训。四十九年，卒。

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父仲舒，寄籍上元，善为诗，苞其次子也。笃学修内行，治古文，自为诸生，已有声於时。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将应殿试，闻母病，归侍。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峄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

雍正二年，苞乞归里葬母。三年，还京师，入直如故。居数年，特授左中允。

三迁内阁学士。苞以足疾辞，上命专领修书，不必诣内阁治事。寻命教习庶吉士，充一统志总裁、皇清文颖副总裁。乾隆元年，充三礼义疏副总裁。命再直南书房，擢礼部侍郎，仍以足疾辞，上留之，命免随班行走。复命教习庶吉士，坚请解侍郎任，许之，仍以原衔食俸。苞初蒙圣祖恩宥，奋欲以学术见诸政事。光地及左都御史徐元梦雅重苞。苞见朝政得失，有所论列，既，命专事编辑，终圣祖朝，未尝授以官。世宗赦出旗，召入对，慰谕之，并曰：“先帝执法，朕原情。汝老学，当知此义。”乃特除清要，驯致通显。

苞屡上疏言事，尝论：“常平仓穀例定存七粜三。南省卑湿，存粜多寡，应因地制宜，不必囿成例。年饥米贵，有司请於大吏，定值开粜，未奉檄不敢擅。自后各州县遇穀贵，应即令定值开粜，仍详报大吏。穀存仓有鼠耗，盘量有折减，移动有运费，粜籴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粜值有馀，即留充诸费。廉能之吏，遇秋籴值贱，得穀较多，应令详明别贮，备歉岁发赈。”下部议行。又言民生日匮，请禁烧酒，禁种烟草，禁米穀出洋，并议令佐贰官督民树畜，士绅相度濬水道。又请矫积习，兴人才，谓：“上当以时延见廷臣，别邪正，示好恶。内九卿、外督抚，深信其忠诚无私意者，命各举所知。先试以事，破瞻徇，绳赃私，厚俸而久任著声绩者，赐金帛，进爵秩。尤以六部各有其职，必慎简卿贰，使训厉其僚属，以时进退之，则中材咸自矜奋。”乾隆初，疏谓：“救荒宜豫。夏末秋初，水旱丰歉，十已见八九。

旧例报灾必待八九月后，灾民朝不待夕，上奏得旨，动经旬月。请自后遇水旱，五六月即以实奏报。”并言：“古者城必有池，周设司险、掌固二官，恃沟树以守，请饬及时修举。通川可开支河，沮洳可兴大圩，及诸塘堰宜创宜修，若镇集宜开沟渠、筑垣堡者，皆造册具报，待岁歉兴作，以工代赈。”下部议，以五六月报灾虑浮冒，不可行；沟树塘堰诸事，令各督抚筹议。

高宗命苞选录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加以批评，示学子准绳，书成，命为钦定四书文。苞欲仿硃子学校贡举议立科目程式，及充教习庶吉士，奏请改定馆课及散馆则例，议格不行。苞老多病，上怜之，屡命御医往视。

苞以事忤河道总督高斌，高斌疏发苞请讬私书，上稍不直苞。苞与尚书魏廷珍善，廷珍守护泰陵，苞居其第。上召苞入对，苞请起廷珍。居无何，上召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苞移居城外。或以讦苞，谓苞漏奏对语，以是示意。庶吉士散馆，已奏闻定试期，吴乔龄后至，复补请与试。或又以讦苞，谓苞移居乔龄宅，受请讬。

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苞为学宗程、硃，尤究心春秋、三礼，笃於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於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苞兄舟，字百川，诸生，与苞同负文誉。尝语苞，当兄弟同葬，不得以妻祔。

苞病革，命从舟遗言；并以弟林早卒未视敛，敛袒右臂以自罚。

王兰生，字振声，直隶交河人。少颖异。李光地督顺天学政，补县学生，及为直隶巡抚，录入保阳书院肄业，教以治经，并通乐律、历算、音韵之学。光地入为大学士，荐兰生直内廷，编纂律吕正义、音韵阐微诸书。康熙五十二年，赐举人，以父忧归。服除，仍直内廷。六十年，应会试，未第。上以兰生内直久，精熟性理，学问亦优，赐进士，殿试二甲一名，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编修。三年，署国子监司业。四年，真除，督浙江学政。五年，迁侍讲。六年，转侍读。时查嗣庭、汪景祺以诽谤得罪，停浙江士子乡会试。兰生奏言：“诸生当立品奉公，如有潜通胥役，欺隐钱粮，察出黜惩。臣按考所至，严加晓谕，并令地方官开报，必使输粮乃得入试。”上深嘉之，命浙江士子准照旧乡会试。七年，擢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九年，迁内阁学士，仍留学政。十年，命再留任三年。寻充江南乡试考官，调陕西学政。十三年，以所举士得罪，左授少詹事。高宗即位，召入都，复授内阁学士。乾隆元年，迁刑部侍郎，兼署礼部侍郎。二年春二月，上奉世宗葬泰陵，兰生扈行。次良乡，发，病遽作，卒於肩舆中。赉白金五百，治丧涿州，待家人奔赴，赐祭葬如例。

兰生为学原本程、硃，光地授以乐律，与共校硃子琴律图说，刻本多谬误，以意详正，遂可推据。既入直，圣祖授以律管、风琴诸解，本明道程子说，以人之中声定黄钟之管，积黍以验之，展转生十二律，皆与古法相应；又至郊坛亲验乐器，推匏土丝竹诸音与黄钟相应之理，其说与管子、淮南子相合。音韵亦授自光地，谓邵子经世详等而略韵，顾炎武音学五书详韵而略等，兼取其长，以国书五字类为声韵之元以定韵，又用连音为纽均之法以定等，皆发前人所未及。圣祖深赏之，禁中夜读书，惟兰生侍左右，巡幸必以从，亟称其贤。

留保，字松裔，完颜氏，满洲正白旗人。祖阿什坦，字金龙，顺治初，授内院六品他敕哈哈番，繙译大学、中庸、孝经、通鉴总论诸书；九年，成进士，授刑科给事中。留保，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六十年，与兰生同赐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检讨。累迁通政使。六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劾总督阿克敦侵蚀粤海关火耗，并令家人索暹罗米船规礼诸事，上命总督孔毓珣及文乾按治。寻文乾卒，改命留保及郎中喀尔吉善会毓珣按治。毓珣以上怒，将刑讯，留保争之，乃免。谳定，阿克敦罪当死，寻复起，语详阿克敦传。留保迁侍郎，历礼、吏、工三部。乾隆初，乞病，致仕。卒，年七十七。

胡煦，字沧晓，河南光山人。初以举入官安阳教谕。治周易，有所撰述。康熙五十一年，成进士，散馆授检讨。圣祖闻煦通易理，召对乾清宫，问河、洛理数及卦爻中疑义。煦绘图进讲，圣祖赏之，曰：“真苦心读书人也。”五十三年，命直南书房。上方纂周易折中，大学士李光地为总裁，命煦分纂。寻命直蒙养斋，与修卜筮精蕴。五十七年，迁洗马，与修卜筮汇义。转鸿胪寺少卿。六十一年，迁光禄寺少卿，再迁鸿胪寺卿。雍正元年，擢内阁学士，命与刑部侍郎马晋泰如盛京按鞫私刨人葠，录囚百五十八人，论罪如律。煦还奏：“刨葠俱贫民，羁候按鞫，自春夏至九、十月，往往瘐毙。请归盛京刑部及将军、府尹，以时定谳。”上如所请，命嗣后停遣部院堂官按鞫。五年，擢兵部侍郎，兼署户部。时诸部院每於员外增置佐正员治事，煦协理副都御史，又协办礼部侍郎。八年，命直上书房，充明史总裁。

九年，授礼部侍郎。旋以衰老夺官。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劾煦长子孟基本邱氏子，冒姓，以官卷得乡举，下部议黜。乾隆元年，煦诣阙召见，命还原衔，复孟基举人，赐其幼子季堂廕生。煦疾作，卒於京师，赉银五百治丧，赐祭葬。

煦正直忠厚，所建白必归本於教化。尝奏：“请敕州县岁举孝子悌弟，督抚旌其门，免徭役，见长官如诸生。其有慈惠廉节，笃於交友，下逮仆婢，行有可称，皆得申请奖劝，庶化行俗美，人知自爱。”又请敕州县劝农桑，或别设农官以专其任。又言：“督抚於命、盗重案，每用‘自行招认’四字，援以定罪。夫民奸黠者抵死不服，愚懦者畏刑自诬。请嗣后必证据确然，然后付法司阅实。一有不当，旋即驳正，庶得慎刑之意。”他所陈奏，如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平权量，多切於世务。乾隆间，高宗诏求遗书，徵煦著述。时季堂官江苏按察使，以煦著周易函书进。五十九年，特命追谥，谥文良。季堂自有传。

魏廷珍，字君璧，直隶景州人。李光地督学，招入幕阅卷，旋以举人荐直内廷，与王兰生、梅成校乐律渊源。五十二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五十四年，迁侍讲，直南书房。五十六年，转侍读。五十九年，转擢詹事，复迁内阁学士。六十一年，命领两淮盐政。

雍正元年，授偏沅巡抚。世宗谕曰：“尔清正和平，但不肯任劳怨。今为巡抚，宜刚果严厉，不宜因循退缩。”二年，以辰谿诸生黄先文故杀人，谳斗杀拟绞，遇赦请免；会同民谭子寿等因奸毙三命，拟斩候，皆失出；又以拨绿旗兵饷未具题：部议降调。上谕：“廷珍学问操守胜人，乃料理刑名钱穀，非过则不及。”召回京，授盛京工部侍郎。三年，授安徽巡抚，又以按治泾县吏王时瑞等假印徵赋，宽徇，为部驳，上戒其毋姑息。廷珍疏言：“清釐钱粮，官吏侵蚀，往往匿民欠中，不易清察。请视民欠多少，多限一年，少限半年，分别详察。官吏侵蚀，循例责偿，如实欠在民，督徵催解，州县有逋赋，继任受代，许以时察报。”诏如所请行。嗣以清察限促，敕部更定。广东总督孔毓珣入对，言道经宿州灵壁，积潦妨稼，上责廷珍怠玩，令出俸疏濬。廷珍乞内补，上不许。八年，调湖北。九年，召回京，授礼部尚书。十年，授漕运总督，署两江总督。十二年，授兵部尚书。十三年，仍调礼部。

高宗即位，命以尚书衔守护泰陵。乾隆三年，授左都御史。四年，迁工部尚书。

五年，以老病乞休。上以：“廷珍在世宗朝服官中外，不克举其职，屡奉申诫，今以老病乞休，似此因循懈怠、持禄保身之习，断不可长。”命夺官。时方苦旱，太常寺卿陶正靖谢上入对，上问：“今苦旱，用人行政或有阙失，宜直言。”正靖因奏：“廷珍负清望，无大过。近日放还，天语峻厉，非所以优老臣。”上霁颜听之。

后数日，上以语礼部尚书任兰枝，兰枝言正靖其门生也。上知兰枝与廷珍为同年进士，因不怿，谕：“朝臣师友门生援引标榜，其端不可开。”命兰枝书上谕戒正靖，兰枝书上谕，言：“上问正靖，知为兰枝门生。”上诘兰枝，兰枝对“年老耳聋，一时误听。”上愈怒，责兰枝诈伪，对称“老”，以旧臣自居，下吏议，兰枝、正靖皆夺官。上命留兰枝，正靖降调。

十三年，上东巡，过景州，廷珍迎谒，命还原衔，赐以诗，有句曰：“皇祖栽培士，於今賸几人？”并书“林泉耆硕”榜赉之。十六年，又赐诗，予其子锡麟廕生。二十一年，复东巡，廷珍迎谒，年已将九十，又赐诗，予锡麟员外郎衔。寻卒，赐祭葬，谥文简。

任兰枝，字香谷，江苏溧阳人。康熙五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累迁内阁学士。五年，与安南定界，偕左副都御史杭奕禄赍诏宣谕，语详杭奕禄传。使还，迁兵部侍郎。命如江西按南昌总兵陈玉章侵饷。调吏部。

高宗即位，命充世宗实录总裁。擢礼部尚书，历户、兵、工部，复调礼部。十年，以老致仕。十一年，卒。

蔡世远，字闻之，福建漳浦人。父璧，拔贡生，官罗源训导，有学行，巡抚张伯行延主鼇峰书院，招世远入使院校订先儒遗书。

世远，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大学士李光地以宋五子之书倡后进，得世远，深器之。四十九年，乞假省亲。五十年，遭父丧，服除，赴京师。以假逾期，於例当休致，世远不欲以父丧自列。会上命纂性理精义，光地充总裁，荐世远分修，书成，世远不欲以编辑叙劳，辞归。巡抚吕犹龙延主鼇峰书院，以正学教士。居久之，雍正元年，特召授编修，直上书房，侍诸皇子读。寻迁侍讲。四年，迁右庶子，再迁侍讲学士。五年，迁少詹事，再迁内阁学士。六年，迁礼部侍郎。

七年，上将设福建观风整俗使，谘世远，命与同籍京朝官议之。佥谓：“福建自海疆平定后，泉、漳将吏因功骤擢通显，子弟骄悍，无所懔畏。皇上饬官方，兴民俗，上年学政程元章奏以泉、漳风俗未醇，责成巡道整饬，自此益加儆戒。但人有贤愚，士或鄙劣薄行，民又多因怒互争，未必洗心涤虑。应请设观风整俗使，防范化导，於风俗人心有益。”得旨允行。八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劾世远长子长汉违例私给船照，上以疏示世远。世远奏言：“臣子长汉现在京邸。此所给照，不知何人所为。但有臣官衔图书，非臣族姓，即臣戚属，请敕鞫治。”部议坐失察，降调。

十年，特旨复原职。十二年，卒。

世远侍诸皇子读，讲四子、五经及宋五子书，必引而近之，发言处事，所宜设诚而致行者；於诸史及他载籍，则即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覆陈列。十馀年来，寒暑无或间。十三年，高宗即位，赠礼部尚书，谥文勤。所著二希堂集，御制序弁首。“二希”者，谓功业不敢望诸葛武侯，庶几范希文；道德不敢望硃子，庶几真希元。上制怀旧诗，称为闻之蔡先生。六十年，上将归政，释奠於先师，礼成，推恩旧学，加赠太傅。

子长澐，诸生。乾隆三年，以学行兼优荐，发江南以知县用。历甘泉、石埭、句容、无锡诸县。两江总督德沛称其廉明，再迁江宁知府。调庐州、松江诸府，迁四川按察使。二十七年，特擢兵部侍郎。逾年，卒。上屡念世远旧劳，推恩其诸子，观澜、长汭及孙本崇皆赐举人。

沈近思，字位山，浙江钱塘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四十五年，授河南临颍知县。颍水经许州东入临颍，许州孔家口下距临颍境仅百馀步，堤屡圮，水入临颍，害禾稼。近思请筑堤，临颍任夫十之七，士民争输穀。日役千三百人，人穀二升，二十日而堤成。水至不为患，岁大熟。近思立紫阳书院，教士以正学。县西葛冈村俗最恶，近思为置塾，课村童，立书程簿，躬教督之。化行於其乡，俗日驯。五十二年，巡抚鹿祐荐卓异，迁广西南宁同知。病，告归。

五十九年，以浙江巡抚硃轼荐，敕部调取引见，命监督本裕仓。浙江福建总督满保奏请以知府拣发福建，檄署台湾知府。近思议析置数县，道镇弹压，府治驻兵三千，分布营汛，收材勇入行伍，严加操练，以渐移充内地各标。流民至者，必审籍贯、稽家口，方授以田土，否则悉驱过洋。议未即行，雍正元年，召授吏部文选司郎中，赐第，赉帑金四百。寻授太仆寺卿，仍兼领文选司事。二年，超授吏部侍郎，命与尚书阿尔松阿如河南按治诸生王逊等纠众罢考，论如律。

四年，充江南乡试考官。例以乡试录进呈，上嘉近思命题正大，策问发挥性理，谕奖之。时侍郎查嗣庭、举人汪景祺以诽谤获罪，停浙江人乡会试。近思疏言：“浙省乃有如嗣庭、景祺者，越水增羞，吴山蒙耻！”因条列整饬风俗，约束士子，凡十事。上曰：“浙省有近思，不为习俗所移，足为越水、吴山洗其羞耻！”所陈委曲详尽，下巡抚李卫、观风整俗使王国栋，如议施行。五年，擢左都御史，仍兼领吏部事。卒，命平郡王福彭往奠，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以其子方幼，令吏部遣司官为治丧，赐祭葬，谥端恪。

近思少孤贫，为僧灵隐寺。世宗通佛理，尝以问近思，近思对曰：“臣少年潦倒时，尝逃於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经世事以报国家。亦知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然万几为重，臣原皇上为尧、舜，不原皇上为释迦。即有所记，安敢妄言以分睿虑？”上为改容。及耗羡归公议起，上意在必行，近思独争之，言：“耗羡归公，即为正项，今日正项之外加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加耗羡。臣尝为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上一再诘之，近思陈对侃侃，虽终不用其言，亦不以为忤也。

子玉琏，世宗命地方官加意抚养成立。乾隆中，授广西桂林同知。

雷鋐，字贯一，福建宁化人。为诸生，究心性理。庶吉士蔡世远主鼇峰书院，从问学。雍正元年，举於乡。世远时为侍郎，荐授国子监学正。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乞假归。十三年，高宗即位，召来京，命直上书房。乾隆元年，散馆，以病未入试，特授编修。二年，大考二等一名，赐笔、墨、砚、葛纱。同直编修余栋以忧归，端慧皇太子丧，入临，上欲留之。鋐疏言：“侍学之臣，当明大义，笃人伦。使栋讲书至‘宰我问三年丧’，何以出诸口？”杨名时亦诤之，事遂寝。四年，迁谕德。寻以父忧归。九年，召来京，仍直上书房，赏额外谕德食俸。

十年，三迁通政使。上以言事者多沽直名，自规便利，诏训饬。鋐疏言：“皇上裁成激劝，俾以古纯臣为法，意至深厚。然台谏所得者名，政事所得者实。论臣子之分，不惟不可计利，并不可好名；而在朝廷乐闻谠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计利。孔子称舜大知曰隐恶扬善，则知当时进言者不皆有善无恶，惟舜隐之扬之，所以嘉言罔攸伏，成执两用中之治。”得旨嘉奖。十四年，乞假省母。十五年，还京，命督浙江学政。十六年，上南巡，赐以诗，谓：“浙江近福建，为汝便养母也。”寻调江苏。十八年，擢左副都御史，仍留督学。复调浙江。杭州、嘉兴灾，致书巡抚周人骥议蠲赈。人骥以时已隆冬，例不得补报，难之。鋐遂疏闻，上命蠲赈。二十一年，乞养母归。二十二年，上南巡，鋐迎谒，上书榜赐其母。二十四年，丁母忧。二十五年，鋐未终丧，卒，年六十四。

鋐和易诚笃，论学宗程、硃。督学政，以小学及陆陇其年谱教士。与方苞友，为文简约冲夷得体要。

论曰：圣祖以硃子之学倡天下，命大学士李光地参订性理诸书，承学之士，闻而兴起。苞与光地谊在师友间，名时、兰生、廷珍、世远皆出光地门。煦亦佐光地修书，得受裁成於圣祖。叔琳，苞友，鋐又出世远门，渊源有自。独近思未与光地等游，而学术亦无异，雍正初，与世远、苞先后蒙特擢。寿考作人，成一时之盛，圣祖之泽远矣。

## 列传七十八

海望三和 莽鹄立 杭奕禄 傅鼐 陈仪 刘师恕焦祈年 李徽 王国栋许容 蔡仕舢

海望，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护军校。雍正元年，擢内务府主事。累迁郎中，充崇文门监督。八年，擢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管户部三库，赐二品顶戴。九年，迁户部侍郎，仍兼管内务府，授内大臣。十一年，命偕直隶总督李卫勘浙江海塘，与卫议奏在海宁尖、塔两山间建石坝，使海潮外趋，并在仁和、海宁两县境改建大石塘。上命浙江总督程元章相度遵行。又奏请设专官总辖，令驻防将军、副都统协同监修，及议叙在工人员工价以银米兼发，并从之。十三年，振武将军傅尔丹虐兵婪索事发，命海望赴北路军营逮治。寻命办理军机事务。

世宗疾大渐，召同受顾命。是时办理军机事务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班第、索柱、丰盛额、莽鹄立、纳延泰及海望凡九人。高宗即位，命尚书徐本入直。旋设总理事务处，命鄂尔泰、廷玉总理，本、讷亲及海望协办，班第、纳延泰、索柱差委办事。寻命海望署户部尚书。海望还自军前，奏言：“鄂尔坤发遣罪人种地无实效，且恐生事，当改发他处。”世宗谓：“鄂尔坤方驻兵，当可弹压，海望奏非是。”

高宗以海望奏下总理事务处议，议上，上谕曰：“海望奏，前奉皇考申饬。朕推皇考之意，盖以发遣罪人，皆身获重罪，今令军前种地，乃所以保全之。其中若有冤抑，自应声明具奏宽释。如但以不善开垦，遂尔改发内地，此曹既获重罪，又不肯急公趋事，转得遂其侥幸之心；且如以兵代之，兵若以不能力田为辞，则将移内地之民耕边塞之地乎？此事之断不可行者。海望心地纯良，但识见平常，所奏岂可尽以为是？议覆观望游移，后当以此为戒。”

乾隆二年，泰陵工成，授拖沙喇哈番世职。寻罢总理事务处，复设办理军机处，海望仍为办理军机大臣。叙劳，复加拖沙喇哈番世职。四年，加太子少保。初，上命停捐例，廷臣议但留收穀捐监，俾各省积穀备荒。六年，御史赵青藜请并停之，复下廷臣议，请仍其旧。海望奏：“外省收捐繁难，原议各省捐贮穀数三千馀万石，今报部者仅二百五十馀万石，不足十之一。不若停各省捐穀，令在部交银，转拨各省买穀，俟仓贮充盈，请旨停止。”上命在部交银，在外交穀，听士民之便。谕谓：“地方积穀不厌其多，赈恤加恩，亦所时有，正未易言仓贮充盈也。”

海望久充崇文门监督，御史胡定奏言：“崇文门徵税，有挂锤、顶秤诸名，百斤作百四五十斤。税额虽未增，实已加数倍。杂物自各门入，恣意需索，更数倍於税额。外省各关，如杭州北新关，自南而北十馀里，稽察乃有七处，留难苛索，百倍於物价。盖由官吏务欲税课浮於旧额，吏胥藉得恣睢无忌，请敕严禁。”上曰：“海望领崇文门税务，侭收侭解，尽行入官，因而见其独多。如定所奏，种种苛索，朕信其必无。外省关课，应令督抚严察。”海望旋调礼部尚书。

十年，上以海望精力渐衰，罢办理军机。十四年，复调户部尚书。十七年，以建筑两郊坛宇发帑过多，与侍郎三和等自行奏请严议，当夺官，上宽之。二十年，卒，遣散秩大臣博尔木查奠茶酒，赐祭葬，谥勤恪。

三和，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护军校，累迁一等侍卫。乾隆六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迁户部侍郎，调工部，复调还户部。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寻降授侍郎，调户部，复调还工部。三十二年，授内大臣。三十八年，卒，赐祭葬，谥诚毅。

莽鹄立，字树本，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富拉塔，居叶赫，天聪时来归，隶蒙古正蓝旗。祖莽吉图，从睿亲王伐明，徇山东，围锦州，击败洪承畴援兵；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又从下云南。累擢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莽鹄立，事圣祖，初授理籓院笔帖式。累迁员外郎，迭充右翼监督、浒墅关监督。世宗即位，命协办理籓院侍郎，旋擢御史。莽鹄立精绘事，令恭绘圣祖御容。

雍正元年，改入满洲，以本族别编佐领，俾莽鹄立世管。

出巡长芦盐政，疏言：“长芦诸商行盐地，有额引不能销者，有额外多销者。

请通融运销，量增引目。”从之。二年，疏请元年积引宽限分销，部议不允，再疏请，特许之。又疏言：“山东加增引目，州县多寡不均。请减多增寡，以甦商困。”

又疏言：“增复引目，视现办商人按名均分。”上允之。三年，疏言：“山东灶丁，遵康熙五十二年恩诏，审丁不加赋。”下部议行。又疏请清察灶地，敕直隶、山东督抚遣员清丈。迁大理寺卿，再迁兵部侍郎，领盐政如故。天津改卫为州，初议隶河间府。莽鹄立请改为直隶州，以武清、静海、青县属焉。并丁入地议起，莽鹄立以山东灶丁丁多地少，请以其半入地，其半仍按丁徵赋。下部议，从之。四年，以御史顾琮巡视盐政，仍命莽鹄立监理。寻调礼部，令与顾琮监造天津水师营房，工久未竣，上以责莽鹄立，调刑部，召还京。五年，复调礼部，仍署长芦盐政。

授甘肃巡抚。六年，师入西藏，谕莽鹄立赴西宁料理。西宁道刘之珍等误军兴，总督岳锺琪疏劾，上以责莽鹄立，解巡抚，召还京。署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兼管理籓院侍郎。七年，擢正蓝旗蒙古都统。八年，命协同办理直隶水利营田。十年，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十三年，与都统袭英诚公丰盛额并命办理军机事务。高宗即位，改设总理事务处，莽鹄立与丰盛额罢直回本任。寻署工部尚书，又调正蓝旗满洲都统。乾隆元年，卒，赐祭葬，谥勤敏。

杭奕禄，完颜氏，满洲镶红旗人。初授中书。雍正元年，授额外员外郎。未几，补御史，即迁光禄寺少卿。三年，迁光禄寺卿。上蠲苏州、松江田赋四十五万，杭奕禄疏言：“此为未有殊恩。有田纳赋，既邀蠲免；无田而佃种人田者，纳租业主，亦宜酌减，俾贫富均霑实惠。”上谓此奏甚公，下廷臣议，定业户免额一钱，佃户免租穀三升。上命如议速行。擢左副都御史，仍兼管光禄寺。

五年，命与内阁学士任兰枝使安南宣谕。初，云南总督高其倬奏安南国界有百二十里旧属内地，应以赌咒河为界，安南国王黎维祹奏辩。上命云贵总督鄂尔泰覆覈，予地八十里，以铅厂山下小河内四十里为界，维祹复奏辩。上敕维祹毋以侵占内地为嫌，疑惧申辩。至是，复命杭奕禄等往谕意，未至，维祹上表谢罪。六年，命鄂尔泰以铅厂山下地四十里予安南，别颁敕命杭奕禄等赍往宣谕。杭奕禄至镇南关，维祹使出关迎。进次貂瑶营，维祹复使迎劳，请仪注，议行其国礼，五拜三叩。

杭奕禄等持不可，乃请听命。渡富良江至长安门，维祹跪迎。杭奕禄等捧敕入自中门，维祹率将吏等听宣敕，敕曰：“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理疆界，未及於安南也。总督高其倬职任封疆，考志乘，访舆论，知开化府与安南分界当在逢春里之赌咒河，乃奏闻设汛。王疏陈，复命总督鄂尔泰秉公办理。鄂尔泰体朕怀远之心，定界於铅厂山下小河，缩地八十里。诚为仁至义尽，此皆地方大臣职分所当为。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籓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若王以至情恳求，朕何难开恩赐与？祗以两督臣定界时，王激切奏请，过於觖望，失事上之礼，朕亦无从施惠。顷鄂尔泰以王本章呈奏，词意虔恭。王既知尽礼，朕自可加恩，将此地仍赐王世守，并遣大臣前往宣谕。王其知朕意！”宣毕，维祹行三跪九叩礼。杭奕禄等复宣谕恩德，维祹誓世世子孙永矢臣节。杭奕禄等使还，维祹送至长安门，餽赆杭奕禄等，不受。至镇南关，维祹使赍谢表请转奏。杭奕禄等还京师，疏闻，请宣付史馆，允之。授刑部侍郎，署吏部尚书。

六年，湖南靖州诸生曾静遣其徒张熙变姓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锺琪，略言清为金裔，锺琪乃鄂王后，劝令复金、宋之仇，同谋举事。锺琪大骇，鞫熙，熙不肯言其实；乃置熙密室，阳与誓，将迎其师与谋，始得熙及静姓名，奏闻。上命杭奕禄及副都统觉罗海兰如湖南，会巡抚王国栋捕静严鞫。静言因读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夷、夏语激烈，遣熙求得留良遗书，与留良子毅中，及其弟子严鸿逵，鸿逵弟子沈在宽等往还，沈溺其说，妄生异心。留良，浙江石门诸生，康熙初讲学负盛名，时已前死。上命逮静、熙、毅中、鸿逵、在宽等至京师。静至，廷鞫，自承迂妄，为留良所误，手书供辞，盛称上恩德。上命编次为大义觉迷录，令杭奕禄以静至江宁、杭州、苏州宣讲。事毕，命并熙释勿诛，戮留良尸，诛毅中并鸿逵、在宽等，戍留良诸子孙。高宗即位，乃命诛静、熙。

七年，授杭奕禄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八年，命解部事，寻复补礼部侍郎，署前锋统领。上命杭奕禄偕侍郎众佛保宣谕准噶尔。九年，师征准噶尔，上虑陕、甘民或以用兵为累，命杭奕禄与左都御史史贻直、署内务府总管郑浑宝，率庶吉士、六部学习主事、国子监肄业拔贡生等宣谕化导。寻命杭奕禄协办军需。十年，命署西安将军，授钦差大臣，察阅甘、凉及山西近边营伍。十一年，谕责杭奕禄骄奢放纵，扰累兵民，夺官，在肃州荷校。

乾隆元年，召至京师，授额外内阁学士，补工部侍郎，充世宗实录副总裁。遣驻西藏办事。四年，奏言：“西藏西南三千里外巴尔布国有三汗：一曰库库木，一曰颜布，一曰叶楞，雍正十一年尝通贡。近三汗交恶，贝勒颇罗鼐宣谕罢兵，三汗听命，使呈进部落户口数，并贡金银、丝缎、珊瑚、念珠诸物。”报闻。寻召还，调刑部。五年，擢左都御史，列议政大臣。十年，以老乞休，谕留之。十一年，上察其老惫，命致仕。十三年，卒。

傅鼐，字阁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侍卫。雍正二年，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兵部侍郎。三年，调盛京户部侍郎。世宗在潜邸，夙知傅鼐好事，既即位，令隆科多察其为人。隆科多称傅鼐安静。傅鼐在上前尝言隆科多子岳兴阿甚怨其父，谓“我家受恩深，当将生平行事据实奏闻，若稍有隐饰，罪更不可逭”。及隆科多被谴追赃，岳兴阿隐其父财产。上以与傅鼐言不符，疑傅鼐与隆科多交结，虑且败，预为岳兴阿地。会傅鼐任侍卫时，浙江粮道江国英被劾，为关说，得银万馀。事发，上命夺官，械系逮诣京师，下刑部按治。谳上，免死，发遣黑龙江。

九年，召还，赴大将军马尔赛军营效力。寻予侍郎衔，授参赞大臣。十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入寇，额驸策凌御之额尔德尼昭，噶尔丹策零大败，自推河窜走。时马尔赛驻拜里城，有兵万三千。策凌檄速发兵断噶尔丹策零归路，马尔赛不能用。傅鼐进曰：“贼败亡之馀，可唾手取也！请发轻骑数千，俾率以战，事成，功归大将军；事败，原独受其罪。”马尔赛默然，再三言不应，至长跪以请，终不许。傅鼐愤甚，将所部出城逐敌。噶尔丹策零已遁走，得辎重、牛羊万计。事闻，上诛马尔赛，赉傅鼐花翎。

平郡王福彭代为大将军，傅鼐参赞如故。噶尔丹策零既大创，不敢深入，师亦未能远征。上召策凌及大将军查郎阿诣京师廷议，庄亲王允禄及策凌等主进讨，大学士张廷玉等言不若先抚之，不顺则进讨。两议上，上问傅鼐，傅鼐赞抚议。降旨罢兵，遣傅鼐偕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谕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欲得阿尔泰山故地，傅鼐力折之。十三年，使还，予都统衔，食俸。

高宗即位，命署兵部尚书，寻授刑部尚书，仍兼理兵部。乾隆元年，疏言：“刑罚世轻世重。我朝律例，颁布於顺治三年，酌议於康熙十八年，重刊於雍正三年。臣伏读世宗遗诏曰：‘凡诸条例，或前本严而朕改从宽，此乃昔时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应照更定之例行；若前本宽而朕改从严，此以整饬人心风俗，暂行一时，此后遇事斟酌，若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臣思圣心惓惓於此，盖必有所轸念而未及更正者也。皇上以世宗之心为心，每遇奏谳，斟酌详慎。臣见大清律集解附例一书，现今不行之例犹载其中，恐刑官援引舛错，吏胥因缘为奸。请简熟悉律例大臣，详加覈议。律文律注，当仍其旧。所载条例，有今已斟酌改定者，应从改定；有应斟酌而未逮者，悉照旧章：务归於平允，逐条缮摺，恭请钦定纂辑颁布。”得旨允行。又疏言：“断狱引用律例，宜审全文。若摘引律语，入人重罪，是为深文周内。律载：‘官吏怀挟私仇，故勘平人致死者，斩监候。’又载：‘若因公事干连在官，事须问鞫，依法拷讯，邂逅致死者，勿论。’律意本极平允。数年来，各督抚遇属员误将在官人犯拷讯致死，辄摘引‘故勘平人’一语，拟斩监候。尚书张照又奏准：‘如将笞杖人犯故意夹拷致死二命以上，及徒流人犯四命以上，俱以故勘平人论。’不思既非怀挟私仇，於故勘之义何居？若谓在官之人本属无罪，则必有诬告之人，应照律抵罪；若谓轻罪不应夹讯，命盗等案，当首从未分，安能预定为笞杖为徒流？若谓拷讯不依法，自有‘决罚不如法’律在，致死二人、四人以上，当议以加等。请敕法司酌改平允。”下部议行。

是秋，以勒借商银，回奏不实，夺官。寻命暂署兵部尚书。二年，授正蓝旗满洲都统。三年，坐违例发俸，发往军台效力。寻卒。

陈仪，字子翙，顺天文安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为古文辞，治经世学，大学士硃轼器之。雍正三年，直隶大水，诸河泛滥，坏田庐。

世宗命怡亲王允祥偕轼相度濬治。王求谙习畿辅水利者，轼以仪对。延见，谘治河所宜先，仪曰：“硃子言治河先低处。天津为古渤海逆河之会，百川之尾闾。今南北二运河、东西两淀盛涨，争趋三岔口，而强潮复来拒之，牴牾洄漩而不时下，下隘则上溢，其势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扩达海之口。欲扩海口，莫如先减入口之水。入口之水减，则达海之口宽。北永定，南子牙，中七十二沽，皆得沛然入三岔口而东注矣。”四年春，从王行视水利，教令章奏皆出仪手。轼以忧归，王荐於朝，命以侍讲署天津同知。转侍读，擢庶子，仍署同知如故。

五年，王奏设水利营田四局，仪领天津局，兼督文安、大城堤工。二县地卑下，积潦不消。是秋复大水，堤内外皆巨浸。仪购秫稭十馀万束，立表下楗以御水。堤本民工，仪言於王，请发帑兴修，招民就工代赈，堤得完固。南运河长屯堤地隶静海，吏舞法，岁调发霸州、文安、大城民协修，百里裹粮，咸以为苦，仪为除其籍。

畿辅大小诸河七十馀，疏故濬新，仪所勘定殆十六七云。

八年，擢侍讲学士。时议设营田观察使二员，分辖京东西，以督率州县。命仪以佥都御史充京东营田观察使，营田於天津。仿明汪应蛟遗制，筑十字围，三面开渠，与海河通。潮来渠满，闭渠蓄水以供灌溉，白塘、葛沽间斥卤尽变膏腴。丰润、玉田地多沮洳，仪教之开渠筑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发，没田庐。

仪疏闻，谕筹赈，即命仪董其事，凡赈三十四万馀口。十二年，转侍读学士。寻罢观察使，还京师。

仪笃於内行，先世遗田数百亩，悉推以让兄。既仕，分禄畀昆弟，周诸故旧。

有故人子贫甚，嘱门生为谋生业，事为人所讦，吏议当降调。乾隆二年，授鸿胪寺少卿。仪以老乞归。七年，卒，年七十三。子玉友，雍正八年进士，官台湾知府。

勤其官，有惠政。

刘师恕，字艾堂，江南宝应人。父国黻，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历督捕理事官。在户科，建言民田亩有大小，地有上中下，请具载简明赋役全书，明示天下。在督捕，详考则例刊布之。往时以逃人为根，以一累百十，以逃案为市。取所历州县官职名待劾，弊不胜诘，皆剔除之，乃裁并兵部。改授鸿胪寺卿。

师恕，三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国子监祭酒。雍正元年，授贵州布政使。四年，迁通政使，转左副都御史，擢工部侍郎。上以宜兆熊署直隶总督，调师恕礼部，协理总督事。五年，奏获交河妖民孙守礼，严鞫治罪。上奖其遇事直达，不稍隐讳。师恕与兆熊议裁学政陋规，学政孙嘉淦言：“学政旧规，日得五十五两，今减半即足用。”师恕言：“减至一两亦不可行，当另奏拨解公费。”师恕与兆熊奏已与嘉淦会商裁革，嘉淦以实奏。上谕曰：“孙嘉淦非骚扰贪饕者比，尔等何不量至此？可仍循旧例而行。嘉淦，端士也，宜作成之。”初夏，保定诸府少雨，上以为忧。师恕等言：“今岁遇闰，此后得雨不迟。”上责其怠忽。寻奏裁驿站夫马工料羡馀银，上谕曰：“陋规自应裁，第当量情酌理为之，毋过刻，令后来地方诸事难於措办也。”调吏部，仍留协理。大名诸生窦相可诉知府曾逢圣贪劣，布政使张适杖杀之，以狱毙报，兆熊、师恕匿不以闻。上命尚书福敏等按治得实，兆熊坐降调，上宽师恕，谕责其徇隐，命何世璂署直隶总督，仍令师恕协理。

七年，命师恕以内阁学士充福建观风整俗使。八年，疏言：“海澄公旧以辖兵给印，后兵裁而印未缴。今海澄公黄应缵滥行印文，非所宜，当令缴销。”并言外省世袭武职，年及二十，当令咨部引见，分京外学习。部议从之。十一年，师恕以病告，省观风整俗使不复设。乾隆七年，宝应灾，治赈，非贫民例不给。师恕族人诸生洞嗾不得赈者，閧堂罢市。上责师恕不能约束，夺官。南巡迎谒，赐侍读学士衔。二十一年，卒。

是时广东、湖南皆置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字穀贻，山东章丘人。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考选云南道御史，擢顺天府丞，权府尹，迁右通政。八年，命充广东观风整俗使，修建十府、二州书院，延通人为之师。滨海多盗，设策钩捕，得剧盗百馀置诸法，盗差熄。奸民以符劄惑众，擒治之，赦其株连者。西洋人置天主堂，使徙归澳门。简阅营伍，军政以肃。擢光禄寺卿，召为顺天府尹，旋调奉天。

行次山海关，疾作，乞归，卒於里。

李徽，字元纶，山西崞县人。康熙五十二年，乡试举第一。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刑部主事。寻复授检讨。考选浙江道御史。是时遣御史巡察顺天直隶诸府，顺天、永平、宣化为一员，保定、正定、河间为一员，顺德、广平、大名为一员，徽巡察顺德、广平、大名三府。曾静、张熙事起，上虑湖南士民为所惑，议遣使循行训迪。以大学士硃轼荐，遣徽劝谕化导。寻授佥都御史，充湖南观风整俗使。徽在官四年，察吏安民，能称其职。坐事，降授仓监督。高宗即位，命复官，遽卒。

广西学政卫昌绩请设观风整俗使，御史陈宏谋继请。上谕宏谋等曰：“广西通籍者本少，乃已有狂悖如谢济世、陆生柟者，风俗薄劣可见。尔等不能端本澂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铎司教之官，家喻户晓，易俗移风，所谓逐末而忘其本也。”议寝未行。

王国栋，字左吾，汉军镶红旗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光禄寺卿。雍正初，查嗣庭、汪景祺坐文字谤讪见法。上谓浙江士习浇漓，四年，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以授国栋。国栋至官，巡行宣谕，清逋赋，惩唆讼，饬营伍，严保甲，次第疏闻，上温谕奖之。迁宗人府府丞。五年，上以浙江被水，米贵，命国栋同巡抚李卫发库帑四万，於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修城、濬河、筑堤，俾饥民就佣食力。国栋奏：“杭州至海宁塘河淤，当濬治。太湖堤闸及嘉兴石塘多倾圮，当修理。冬春雨雪，工作多费，请俟九、十月水落兴工。”上韪之。

寻擢湖南巡抚，以许容代为浙江观风整俗使。上谕国栋曰：“初欲令尔在浙整饬数年，俾收成效。但湖南废弛久，今以命尔，尔其勉之！”上命湖广总督迈柱修两省堤工。国栋疏言：“湘阴、巴陵、华容、安乡、澧、武陵、龙阳、沅江、益阳九州县环绕洞庭，居民筑堤堵水而耕。地势卑下，江涨反灌入湖，是岸冲决，现有四百馀处。正饬刻期完筑，务加高培厚，工程坚固。”佥都御史申大成奏贵州屯田，民间贱价顶种，易启纷争。请仿民田买卖，亩纳税五钱，给照为业，并推行各省。国栋疏言：“湖南屯田瘠薄，应分别差等，微价顶种，令完税五钱，给照如时价平买。未过户者，视屯粮石税五钱，已过户者二钱。龙阳、武陵、长靖诸屯赋重，按券值两税三分。”均下部议行。

曾静、张熙事起，上令侍郎杭奕禄至湖南会鞫。国栋听静自列，未穷究党羽，允禩、允禟门下太监以罪徙广西，流言於路，直隶、河南督抚俱疏上闻。国栋奏言：“湖南监送兵役未闻一语。”又茶陵民陈蒂西传播流言，敕国栋按鞫，亦不得实证，坐是失上指，夺官，召还京。八年，命治刑部侍郎事，署山东巡抚。九年，河南祥符、封丘等县水灾，命往治赈。迭署江苏、浙江巡抚。十年，仍还刑部。十二年，以议福建民蓝厚正杀兄狱失当，吏议降调。十三年，复命署刑部侍郎。卒。

许容，河南虞城人。康熙五十年举人，授陕西府谷知县。内迁工部员外郎，考选广西道御史。雍正元年，改会考府郎中，仍兼御史。出为直隶口北道，迁陕西按察使。劾河东巡盐御史马喀以积盐变价入己，上夺马喀官，命兼管河东巡盐御史，按治。寻闻容刑逼商人，解容任，令总督岳锺琪覆按。锺琪言容无刑逼商人事，上擢浙江布政使。五年，代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寻偕广东巡抚杨文乾清察福建仓库。六年，遭母丧，给假治丧毕，命仍还浙江。旋擢甘肃巡抚，以蔡仕舢代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容疏议更正律例，出赃过付人宜视完赃减二等，得赃者完赃减一等，倍完方减二等，连毙二命宜加等。上皆谓不当，责容愚妄。

八年，师征噶尔丹，上以容治军需多推诿，命尚书查弼纳赴陕西为之董理。及事竟，上谕容曰：“此次军需，朕为挽将覆之辙，回已颓之波，救汝身家性命。较自御史五年内擢至巡抚之恩大矣！汝当知之。”上闻容追逋赋抵兵饷，限一年全完，民以大扰。谕曰：“朕念甘肃自军兴以来，輓运转输，资於民力，特将雍正八年额徵钱粮蠲免。容何得於蠲免之年行催徵之举？令即停止。”九年，复以容查核钱粮过刻，谕毋累民。十二年，疏劾丁忧知府李绮亏空军需，绮，卫兄也。上知容与卫有怨，戒容毋迁怒报复。容旋奏檄绮赴兰州，亏空七千有奇，限半年回籍措缴。上谕曰：“所亏既有田房可抵，但当速遣回籍折变完补，何须勒限逼迫？”

乾隆元年，固原、环二县歉收，容请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口日三合，小口日二合。高宗谕曰：“政莫先於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急公踊跃。今值歉收，当加恩赈恤。汝治事实心，而理财过刻。国家救济贫民，非较量锱铢时也。”寻，专筦军储大臣刘於义奏请加赈两月，上责容褊隘卑庸，命解任。於义及陕西总督查郎阿劾容匿灾殃民，夺官逮诣京师论罪，赦免。二年，署山西布政使。三年，调江苏，署巡抚。四年，遭父丧，去官。

五年，命署湖南巡抚。请终丧，不许。服阕，真除。八年，以劾粮道谢济世狂纵营私失实，夺官，发顺义城工效力。事互详济世传。九年，复命署湖北巡抚。御史陈大玠等疏诤，谓容既以欺罔得罪，不当复用，上命罢之。十五年，上巡中岳，迎谒，复原衔。寻授内阁学士。以病乞归，卒。

蔡仕舢，福建南安人。康熙三十二年举人。五十八年，自刑部主事考选御史，出为浙江粮道。雍正六年，授佥都御史，充浙江观风整俗使。七年，署巡抚。八年，坐事降调。上谕曰：“浙江风俗已渐改移，又有总督李卫善於训导，不必再遣观风整俗使。”仕舢旋卒。

论曰：海望、莽鹄立皆逮事圣祖，雍正、乾隆间参与政事。海望闻世宗末命，在军机处较久，虽建树未宏，要为当时亲信大臣。杭奕禄使安南，傅鼐谕噶尔丹策零，皆不辱君命，傅鼐尤知兵。仪领屯田，有惠於乡州。师恕、国栋等使车问俗，与民为安静。以皆世宗特置之官，特谨而书之。杭奕禄又与史贻直宣谕陕西，非专官，贻直相高宗，故不著於斯篇。

## 列传七十九

高其倬金鉷 杨宗仁子文乾 孔毓珣 裴幰度子宗锡 唐执玉 杨永斌

高其倬，字章之，汉军镶黄旗人。父廕爵，官口北道。其倬，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寻兼佐领。五迁内阁学士。五十八年，河南南阳镇兵挟忿围辱知府沈渊，命偕尚书张廷枢按治，诛首事者，总兵高成等论罪有差。

五十九年，授广西巡抚。邓横苗叛，其倬亲抚之降。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擢云贵总督。疏言：“士司承袭，向有陋规，已严行禁革。咨部文册，如无大舛错，请免驳换。”得旨嘉奖。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叛侵西藏，其倬以中甸为入藏要道，檄诸将刘宗魁、刘国侯等严为备。并遵上指，令提督郝玉麟将二千人自中甸进驻察木多，副将孙宏本将五百人赴中甸为声援。雍正二年，师定青海，中甸喇嘛、番酋等率三千五百户纳土请降。上嘉其倬能，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其倬规画安抚中甸，疏“请设同知以下官：番酋营官外，又有神翁、列宾诸号，听堪布、喇嘛指挥，请改授守备、千把总劄付，听将吏统辖。僧寺喇嘛以三百为限，收兵械入官。沿江数百里及山谷旷土，招民开垦。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鲁魁山者，自国初为盗薮，夷、倮杂处，推杨、方、普、李四姓为渠。有方景明者，挟倮、夷掠元江。其倬遣兵击破之，擒景明，歼倮、夷数百，疏请於其地驻兵，号普威营。

参将驻普洱，守备驻威远、茶山，改威远归流，设同知以下官。土官刁光焕及其孥移置会城，而以新开二盐井充新设兵饷。设义塾，教夷人子弟。元江府学额外增额二名，待其应试。劝夷人垦田，旱田十年后、水田六年后升科。贵州仲家苗酋阿近及其弟阿卧为乱，其倬使抚定傍近诸苗寨。阿近等失援，遣兵擒戮之，并按治定番、广顺诸苗酋不顺命者。疏请改设定广协，分置营汛，防定番、广顺及西孟、青藤、断杉树、长寨、遮贡、羊城诸地。又移都匀守备驻独山，改湖广五开卫为县，移隶黎平。并言贵州地连川、楚，奸人掠贩贫家子女为民害，请饬地方官捕治，岁计人数为课最。贵州民间陋俗，被人劫杀，力不能报，则掠质他家人畜，令转为报仇；不应则索赎，谓之“拏白放黑”。请加等治罪。土司贫困，田赋令属苗代纳，请清察，责执业者完赋。土司下设权目人等，请令报有司，有罪并惩。诏悉如所请。

三年，进兵部尚书衔，加太子少傅，调福建浙江总督。濒行，疏言：“邓川、嵩明、腾越、太和、浪穹诸州县土军丁银，起明嘉靖、万历间，遣民防夷，立太和、凤梧二所，丁徵赋一两。是於本贯已完民赋，请豁除军粮。”诏从之。四年，疏言：“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馀利归赡家属。曩者设禁例，如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如虑漏消息，今广东估舟许出外国，何独严於福建？如虑私贩船料，中国船小，外国得之不足资其用。臣愚请弛禁便。”下怡亲王会同大学士九卿议行。五年，台湾水连社番为乱，其倬遣兵讨之，擒其渠骨宗等，诸社悉降。寻以李卫为浙江总督，命其倬专督福建。迭疏请整饬盐政，改造水师战船，釐定营汛，并下部议行。入觐，加太子太保。

上以其倬通堪舆术，命诣福陵相度。其倬还奏：“陵前左畔水法，因溢流更故道，弓抱之势微觉外张。当顺导河流，方为尽善。”下大学士等，如所议修濬。八年，调江南江西总督。复召至京师，令从怡亲王勘定太平峪万年吉地，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命署云贵广西总督。十一年，普洱属思茅土把总刁国兴纠苦葱蛮及元江夷为乱，攻普洱，通关大寨夷复附苦葱蛮，渡阿墨河攻他郎。其倬檄提督蔡成贵等分道捕治，擒其酋并所属五百馀，乱乃定。是岁春，命其倬回两江总督。秋，命以总督衔领江苏巡抚。十二年，坐徇知县赵昆珵偿海塘工款，部议降调，即授江苏巡抚。

乾隆元年，召还京师，复授湖北巡抚，调湖南。讨平城步、绥宁二县瑶乱。三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其倬诣京师，过宝应，疾作，卒於舟次，赐祭葬，谥文良。

金鉷，字震方，汉军镶白旗人，世居登州。父延祚，从世祖入关，官至工部侍郎。鉷初自监生授江西广昌知县，洊升山西太原知府。雍正五年，擢广西按察使，寻迁布政使。六年，就擢巡抚。讨平西隆州八达寨叛苗。以汛兵少，粤土芜不治，奏开屯田，与民牛，招之耕，教以技勇。每名给水田十亩，一亩为公田；旱田二十亩，二亩为公田：存公田租於社仓。行之数年，辟田数万亩，仓廪亦实。又奏请召商开桂林属诸矿，及采梧州金砂供鼓铸。乾隆元年，提督霍升劾鉷言躁气浮，失封疆大臣之体，高宗召入京，授刑部侍郎。鉷濒行，装不治，以印券嘱苍梧道黄岳牧借铜务充公银千二百，巡抚杨超曾论劾，夺官，交刑部严讯。上以非正项钱粮，鉷以印券支借，岳牧以印册申解，非侵蚀比，命免罪，毋追所借银。五年，授河南布政使，而鉷已卒。

鉷才通敏。自太原入觐，方议耗羡归公，鉷奏曰：“财在上不如在下。州县亲民官，宁使留其有馀，养廉不能胥足，一遇公事，动致侜张。上意岂不曰凡是官办，皆许开支正供？但从司院按覈以至户部，层层隔阂，报销甚难，从此州县恐多苟且之政。上意在必行，臣请养廉外多增公费，或存县，或存司，庶於事有济。”上乃敕直省覈定公费。及为广西布政使，奏请州县分冲、繁、疲、难四项，许督抚量才奏补，上嘉纳之。州县缺分四项自此始。

杨宗仁，字天爵，汉军正白旗人。监生。康熙三十五年，授湖广慈利知县。苗酋虐，其众走县境，苗酋求之，不与。上官檄与之，宗仁持不可，乃止。调蓝山。

八排苗为乱，巡抚赵申乔遣兵讨之，将不恤兵，兵将为变，宗仁单骑抚定之。举卓异，四迁甘肃西宁道。五十三年，授浙江按察使，丁父忧归。五十七年，起广西按察使，署巡抚。旋擢广东巡抚。圣祖以各直省钱粮多亏空，谕督抚清理。宗仁疏言：“广东亏空现正严饬追完。至防杜将来，惟有督抚、司道、府交相砥砺，勿藉事勒索。州县正杂钱粮，当责知府不时察覈，毋许亏缺。倘敢徇纵，本官治罪，上司从重议处，庶上下皆知儆惕。地方有不得已事，当以督抚等所得公项抵补。不敷，则济以公捐，必不使课帑虚悬。”下部议，如所请。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授湖广总督。雍正元年，丁母忧，命在任守制。宗仁疏停本身封廕，为父母求谕祭，许之，仍给封廕。寻赐孔雀翎。疏言：“湖广旧习，文武大吏收受所属规礼，致州县横徵私派，将弁虚兵冒饷，兵民挟比逞私，不敢过问。臣今概行禁革，庶骄兵玩吏锢习潜消。各官贪得盐规，盐价增长，民间嗟怨，总督盐规渐次加至四万。臣亦行禁革，令商平价以惠穷民。”上深嘉之。又疏言：“官有俸，役有工，朝制也。湖广州县以上，俸工报捐已十馀年，官役枵腹，安能禁其不扰民？请自雍正元年起，俸工如额编支。从前有公事，令州县分捐，实皆转派於民。令州县於加一耗羡内，节省二分，交籓库充用，此外丝毫不得派捐。”上谕曰：“所言皆是。勉之！”寻荐广东南海知县宋玮擢湖南宝庆知府，广州左卫守备范宗尧改湖北汉阳知县，上允之，命后勿踵行。

宗仁病作，请以子榆林道文乾自侍，上加文乾按察使衔，驰驿速往，并遣御医诊视。宗仁力疾视事，饬诸州县编保甲，立社仓，罢荆州关私设口岸百五十处。三年，加太子少傅。寻卒，赠少保，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赐祭葬，谥清端。

宗仁砥节矢公，始终一节，上为制像赞，谓“廉洁如冰，耿介如石”。尝言：“士当审其所当为，严其所不可为。”其驭属吏宽平忠厚，务安上全下，使各称其职而止。

文乾，字元统。以监生效力永定河工。康熙五十三年，授山东曹州知州，迁东昌知府。举卓异，迁陕西榆林道。雍正元年，加按察使衔，命侍宗仁任所。三年，宗仁病有间，入谢。上问湖广四镇营制及设镇始末，文乾具以对，上嘉其详审，擢河南布政使。未几，迁广东巡抚，入谢，赐孔雀翎、冠服、鞍马。宗仁卒，命在任守制。

广东省城多盗，文乾令编保甲，以满洲兵与民连居，会将军编察，疏闻，上嘉之。广东岁歉米贵，文乾令吏诣广西买穀平粜。满洲兵阎尚义等群聚掠穀，文乾令捕治。将军李枚庇兵，文乾请遣大臣按治。上命侍郎塞楞额、阿克敦往勘，枚及尚义等论罪如律。文乾莅政精勤，多所釐正。疏言：“广东民纳粮多用老户，臣令改立的名，杜诡寄、飞洒诸弊，民以为便。丁银随粮办者十四五，馀令布政使确核，尽归地粮。”得旨嘉奖。又疏言：“广东地狭人众，现存仓穀一百六十馀万石，为民食久远计，应加贮二百馀万石，择地建仓贮穀。”下廷议，令於海阳、潮阳、程乡、饶平、海丰、琼山加贮穀三十四万石，从之。又疏言：“广东公使银岁六七万，取诸火耗。臣为裁省，岁计需四万馀。拟以民间置产推粮易户例纳公费及屯粮陋规两项充用。州县火耗，每两加一，实计一钱三四分有奇，十之五六留充州县养廉，十之七八为督抚以下各官养廉。”上谕之曰：“但务得中为是。民不可令骄慢，属吏亦不可令窘乏。天下事惟贵平，当彻始终筹画，慎毋轻举。”

五年，乞假葬父。福建巡抚常赉劾文乾徵粤海关税，设专行六，得银二十馀万；又疏劾文乾匿粤海关羡馀银五万馀，纵绸缎出洋，得银万馀，番银加一扣收，得银四万馀，选洋船奇巧之物入署，令专行代偿，又银二万馀，又以银交盐商营运。上严谕文乾，令愧悔痛改。寻以福建仓库亏空，命文乾与浙江观风整俗使许容等往按，而移常赉署广东巡抚。文乾令分路察核官亏民欠，分别追纳，不敷，责前巡抚毛文铨偿补。上奖文乾秉公无瞻顾。文乾疏言：“福建府、州、县各官都计八十员，前后劾罢五十馀员。新补各官，守仓库有馀，理繁剧不足。请选熟谙民事者，诣福建补繁要州县。”上为敕各督抚各选谨慎敏练之吏咨送福建。

文乾强幹善折狱。初知曹州，有妇告夫为人杀者。文乾视其屦白，问曰：“若夫死，若预知之乎？”曰：“今旦乃知之。”曰：“然则汝何办白屦之夙也？”妇乃服以奸杀夫。五人者同宿，其一失金，讼其四，文乾令坐於庭，视久之，曰：“吾已得盗金者，非盗听去。”一人欲起，执之，果盗金者。曹民有伪称硃六太子者，挟妖术惑愚民，朝命侍郎勒什布、汤右曾按治。檄至，文乾秘之，密捕得送京师。在东昌，请运粮馈军出西宁，先期至，以是受知於世宗。

然颇与同官多龃。赴广东，途中疏劾布政使硃绛倚总督孔毓珣有连，亏帑三万馀。毓珣疏先入，上命文乾毋听属吏离间。既上官，疏言盗案尘积，请概为速结。

上谕曰：“孔毓珣缉捕盗贼甚尽力。彼擒之，汝纵之，恐汝不能当此论。纵虎归山，岂为仁政？宜加意斟酌。”在福建，毓珣入觐，上命侍郎阿克敦署两广总督。文乾疏言盗劫龙门营军器，阿克敦令从宽结案；将军标兵窝盗，将军石礼哈袒兵，谓告者诬良。既，上命常赉还福建，而以阿克敦署广东巡抚。六年，文乾还广东，劾阿克敦勒索暹罗商船规礼，布政使官达纵幕客纳贿，皆夺官。命文乾与毓珣会鞫，未及讯，文乾卒，赐祭葬。子应琚，自有传。

孔毓珣，字东美，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六世孙。父恩洪，福建按察使。康熙二十三年，上幸曲阜释奠，毓珣以诸生陪祀，赐恩贡生。二十九年，授湖广武昌通判。举卓异，迁江南徐州知州。徐州民敝於丁赋，毓珣在官七年，拊循多惠政。三十九年，河道总督张鹏翮以毓珣熟於河务，荐授邳睢同知。四十三年，迁山西平阳知府，未上，改云南顺宁。四十六年，调开化，以母忧去官。五十年，服终，除四川龙安。毓珣历守边郡，皆因俗为治，弊去其太甚，边民安之。再举卓异。五十五年，迁湖广上荆南道。筑堤捍江，民号曰孔公堤。

五十六年，迁广西按察使。广西地瘠民悍，瑶、僮为民害。灵川僮酋廖三屡出焚掠，毓珣白巡抚陈元龙，遣兵捕得置诸法，诸苗詟服。五十七年，授四川布政使。

西藏方用兵，毓珣转饷出察木多，不以劳民。重筑灌江口堰，四川民尤德之。六十一年，擢广西巡抚。雍正元年，加授总督。广西提镇标空粮，毓珣饬募补。疏言：“各官俸不足自赡，请於定例外量加亲丁名粮。”上命酌中为之。广西诸州县旧有常平仓，毓珣议：“春耕借於民，秋收还仓，年丰加息，歉免息，荒缓至次年还本。

日久穀多，分贮四乡，建社仓，择里中信实者为司出入。”又言：“地多盗，瑶、僮杂处，保甲不能遍立。诸乡多有团练，令选诚幹者充乡勇，得盗者赏，怠惰者罚。”

又言：“广西边远，盐商多滞运，民忧淡食。请发籓库银六万，官为运销。行有赢馀，本还籓库，并可量减盐价。”并从之。柳州僮莫贵凤出掠马平、柳城、永福诸县，毓珣遣兵捕治，毁其寨，置贵凤於法。来宾僮覃扶成等出掠，未伤人，毓珣令予杖荷校，满日，充抚标兵，散其党类。疏闻，上嘉其宽严两得。

二年，授两广总督。上谕之曰：“广东武备废弛，劫掠公行，举劾官吏，百无一公，尔当尽心料理。”毓珣疏请釐定盐政，灶丁盐价、船户水脚增十之一，并免埠商羡馀；设潮州运同、盐运司经历。大金、蕉木两山产矿砂，东隶开建、连山，西隶贺县、怀集。旧制，怀集汛属浔州协，毓珣请改属梧州协，贺县、开建、连山并增兵设汛。广东香山澳西洋商舶，毓珣请以二十五艘为限。皆下部议行。潮州田少米贵，民赖常平仓穀以济。毓珣请提镇各营贮穀借兵，散饷时买还，概免加息，上特允之。三年，加兵部尚书衔。

四年，毓珣请入觐，上以毓珣习河事，令详勘黄、运诸河水势，协同齐苏勒酌议。毓珣疏言：“宿迁县西，黄河与中河相近，旧有汰黄坝。运河水大，引清水刷黄，黄河水大，引黄水济运。旧时黄水入中河不过十之一二，今河南岸沙涨，逼水北行，水流甚急。齐苏勒议收小汰黄坝口以束水势。臣详勘南岸涨沙曲处，宜濬引河以避此险。仍俟齐苏勒相度定议。”又陈江南水利，言：“吴淞、刘河、七浦、白茆诸闸，宜令管闸官役随潮启闭。江苏地形四高中下，宜令力劝筑区立圩。滨河诸地民占为田庐，其无甚害者，姑从民便，馀宜严禁。支河小港，宜令於农隙深濬，即取土培圩。”并敕部议行。又言：“道经宿州灵壁，见沟洫不通，积雨成潦，请饬安徽巡抚疏濬。”上嘉毓珣实陈。

五年，还广东，巡抚杨文乾劾署巡抚阿克敦、布政使官达，上命通政使留保等往按。毓珣失察，当下吏议，上命宽之。寻调江南河道总督。上以天然坝泄水，虑溢浸民田，命毓珣相度筑堤束水归湖。毓珣疏言：“天然南、北二坝分泄水势，年年开放，堤口残缺。当如上指筑堤束水，请於南岸王家庵至赵家庄筑新堤一道。旧堤尾距湖尚二十馀里，请於南岸马家圩至应家集、北岸周家圩至李艮桥，各筑新堤一道，并将南北旧堤加培高广，庶两堤夹束湍流，无患旁溢。”上又以高家堰为蓄清敌黄关键，发帑百万，命毓珣筹画。毓珣疏言：“高家堰石堤，自武家墩至黄庄，地高工固，惟侯二门等四坝，及小黄庄至山盱古沟东坝，当一律加高。”又言：“各堤加培高广，宜视地势缓急、旧堤厚薄，分年修增，期三年而毕。嗣后仍按年以次加培。”又请修筑宿迁钞关前、桃源沈家庄河堤，瓜洲由闸上游濬越河一道，并建草坝束水。诸疏入，并报可。毓珣积瘁遘疾，上赐以药饵，命其子刑部郎中传熹偕御医驰驿往视。未至，毓珣卒，赐祭葬，谥温僖。

裴幰度，字晋武，山西曲沃人。少为诸生，工诗，能书画。入赀为主事。康熙三十五年，授刑部主事。洊擢户部郎中。四十九年，授云南澂江知府，调广南。以大计入觐，圣祖闻其能诗，命题应制，称旨。五十五年，迁河东盐运使，寻改两浙。

海宁筑塘，巡抚徐元度檄幰度董其事。潮大至，撼塘，塘欲裂，幰度据地坐督役力护，久之乃定。幰度自是中湿，病重膇，终其身。五十九年，迁湖北按察使。六十年，迁贵州布政使。

雍正元年，擢江西巡抚。九江旧设关榷税，后徙湖口。湖口当江、湖冲，水急，商舟时覆溺。幰度疏言：“九江旧关，上有龙开河、官牌夹，下有老鹤塘、白水港，地势宽平，泊舟安稳。离湖四十里曰大姑塘，为商舟所必经，水涨则有女兒港、张家套，皆可泊舟；水落则平湖一线，夹岸泥沙，无风涛礁石之险。请仍移关九江，而於大姑塘设口分抽。”上令会同总督查弼纳料理。南昌、袁州、瑞州三府赋额，明沿陈友谅之旧，视他府偏重。顺治间、减袁、瑞二府赋额，而南昌未及。幰度疏言：“常赋未易屡更，同省实难歧视。请将南昌赋额视袁、瑞二府同予核减。”下部议减南昌浮额七万五千五百两有奇。

福建、广东流民入江西，就山结棚以居，蓺靛叶、烟草，谓之“棚民”，往往出为盗。万载温上贵、宁州刘允公等，皆以棚民为乱，幰度捕治论如律。上令编保甲，幰度疏言：“棚民良莠淆杂，去留无定，或散居山箐，或为土民佣工垦地。臣饬属严察，凡万五千馀户，编甲造册，按年入籍。”上奖勉之。上闻江西里长催徵累民，民多尚邪教，谕幰度禁革。幰度疏言：“臣察知里长累民，已勒石永禁，令粮户自封投櫃。距城较远畸零小户，原轮雇交纳者听其便，仍严防不得干累。邪教自当捕治，医卜星相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惩。”上深嘉之。

总督查弼纳议开广信封禁山，谕幰度酌度。幰度疏言：“封禁山旧名铜塘山，相传产铜，然有名无实，故自明封禁至今。顺治间有议采木者，郡县力陈不便，勒碑永禁。臣揆查弼纳意，或以棚民巢穴在此山中，故为破巢捣穴之计。此山荆榛充塞，稔毒滋藏，并非有梗化顽民盘踞在内。臣详度此山开则扰累，封则安宁，成案俱存，确有可据。”谕曰：“当开则不得因循，当禁则不宜依违。但不存贪功之念，实心为地方兴利除害，何事不可为？在卿等秉公相度时宜而酌定之。”仍封禁如初。

四年，迁户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上遣侍郎迈柱勘江西诸州县仓穀，命幰度留任。迈柱疏言：“仓穀亏空甚多，例定穀一石折银二钱，州县交代，按此数接收，不敷籴补。”上夺幰度及历任布政使张楷、陈安策官，命以所存折价买穀还仓。十年，事毕，释还里。乾隆五年，卒。

子宗锡，入赀为同知。十五年，授山东济南同知，屡迁转。二十八年，授直隶霸昌道，迁直隶按察使。疏言：“古北口外山场产菠萝树，此即橡树，叶可饲蚕。

臣在济东，饬属通栽，颇有成效。请令用东省养蚕法，广栽试养。”命交总督方观承试行。三十二年，以母忧去官。宗锡在任，误应驿站车马，部议当降调。总督杨廷璋咨部，言宗锡当自行检举。上谕曰：“宗锡，朕知其为人，颇可造就。按察使管理驿站，偶有一二误应，原属公过。今已丁忧，安得自行检举？廷璋乃令作此趋避，爱之適以害之也。”三十五年，宗锡服将阕，仍授直隶按察使。

俄擢安徽布政使，就迁巡抚。疏言：“安庆濒江旧有漳葭港，上通潜山、太湖、望江三县，下达江，漕艘商舶往来停泊，淤久渐成平陆。前巡抚张楷於上游别开新河，地高水急，重载逆上，遇风每虞覆溺。请仍濬漳葭港故道。”命总督高晋履勘，如宗锡议行。又疏言：“凤、泗所属州县，高地宜多作池塘，低地宜厚筑圩围，以备灌溉、资捍御。凤阳地多高冈旷野，不宜五穀，令视土宜种树。”谕奖其留心本务。

四十年，调云南。旋命署贵州。疏言：“贵州地处边圉，请敕部拨银三十万贮司库。”从之。又疏请增设镇远税口，上严斥不许。又疏言：“贵州额输京师及湖广白铅岁七百馀万斤，铅厂仅三处，年久产绌。臣察知松桃巴坝山、遵义县新寨产铅，近水次，已饬设厂，岁各得铅百馀万斤。分拨京师、湖广，岁节省运费银四万三千有奇。”得旨嘉允。又疏言：“贵州古州有牛皮大箐，亘数百里，列屯置军，应将箐内平旷之土开垦成田，寓防於屯，安屯养军。丹江雷公院地平衍，可垦四五百亩，欧收、甬荒高箐二地畸零，可垦三四百亩，应令附近震威堡屯军派拨试垦，并於丹江营移拨千总一、兵五十，入箐设卡驻守。”时上已命宗锡还云南，命交后政图思德如所议行。四十四年，以病乞解任。旋卒，赐祭葬。

唐执玉，字益功，江南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授浙江德清知县。德清盛科第，多钜室，执玉执法无所挠。将编审，吏以例餽金，执玉卻之，而罪其吏。召县民亲勘，有田无粮者令自首，有粮无田者除之，富无隐粮，贫无赔累。行取工部主事，考选户科给事中。五十八年，疏言：“户部钱粮款项最易作弊，当先驱除作弊之人。乃有所谓‘缺主’者，或一人占一司，或数人共一省，占为世业，句通内外书吏，舞文弄法，当严行查禁。”因劾山西司缺主沈天生包揽捐马事例，下九卿议，逮治。六十年，迁鸿胪寺卿。历奉天府府丞、大理寺少卿。雍正二年，岁三迁礼部侍郎。五年，擢左都御史。

七年，命署直隶总督。执玉治事勤，州县稍歉收，必筹画赈恤。隆平报产瑞禾三十三本，执玉於报秋成摺附奏，上嘉之。適贡荔支至，命以赐执玉，方有疾，治事如常。时宗人府府丞冀栋以医进，上命视执玉疾，赐人葠，谕令：“爱养精神，量力治事。若欲栋料量方药，保定咫尺，可再命之来也。”热河徵落地税，司其事者议增岁额，并於榜什营等地设口徵税。下执玉议，执玉言：“商税多寡，视岁收丰歉，故止能折中定额。榜什营距一百八十馀里，已收落地税，又抽进路钞银，恐商贾不前，正税反缺，请如旧便。”议乃寝。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以商人亏帑，请增盐价，上以询执玉。执玉言：“上於商民无歧视。诸商不谨身节用，先公后私，乃至亏帑。欲增盐价厉民，臣以为非宜。”亦罢不行。

八年春，入觐。灤、卢龙、迁安、抚宁、昌黎、乐亭诸州县米贮喜峰口仓，亏二千五百馀石，执玉请视通州中、西二仓例免追偿。部议不许，上特允之。密云城临白河，旧筑土木堤坝尽圮，仅存石堤。上游有积土斜出，激水使怒，俗谓之“土嘴”。执玉疏请疏治，使水得暢流；仍筑土堤，务坚厚，用榆囤载石为基，使辅石堤护县城。上褒其妥协，命於夏月水涨前竟工。迁兵部尚书，仍署总督。是岁秋，积雨，永定、滹沱诸水皆盛涨。执玉疏报灾，上命侍郎牧可登、副都统阿鲁等分往治赈。执玉奏言：“诸州县被水，消长不一。有上谕所及，而水消未成灾者；有上谕所未及，而水大成灾，田庐被淹，急须拯恤者：请饬治赈诸臣勘实。”上特允之。

国初以民地予满洲将士，谓之“圈地”。民地既圈，以邻近州县地拨补，粮额从旧贯，於是有寄粮；佃租户移新地，於是有寄庄。历年既久，百弊丛起。上令执玉勘察，更除改正，并举怀安、宣化、万全、宝坻、丰润、三河诸县为例。执玉奏言：“此外所在皆有，如晋州武丘村、孔目庄，赵州马圈村粮有在赞皇者；蔚县夹道沟、细贤庄粮有在宣化者；宣化井头庄粮有在西宁者：官苦追呼，民劳跋涉。凡地在此处，粮寄彼处，皆令从地所在，粮随产转，此收彼除，不使有交错之病，亦无庸存代徵之名，经界各正，田赋悉清。”直隶驿马一，每岁杂支大率至十两。执玉奏定马一每岁杂支三两六钱。昌平、延庆、宣化诸驿事烦，拨僻地马协济，而牧养仍责原驿。执玉奏请改隶受协州县牧养。皆下部议行。

直隶耗羡归公，自雍正三年始。部议元、二年耗羡在三年补纳者，州县充公用，仍当追偿。霸、文安等七州县民借仓穀，逋米二万一千石、穀一万六千石各有奇，部议责州县追偿。执玉言：“元、二年耗羡在未著令归公以前，前督臣许州县充公用。今欲追偿，是为小费而失大言。”又言：“仓穀民欠历年已久，人产胥绝。今欲追偿，此数十年官州县者无虑百数，悉逮其子孙而加以追比，於情可悯。”上并如执玉议，宽之。

九年，以病甚乞解任，许之。十年，病少瘳，命领刑部尚书。十一年春，复命署直隶总督，力辞，上勉之行。三月，卒於官，赐祭葬。

执玉重民事，每请从宽大，疏入辄报可。执玉尝曰：“吾才拙，政事不如人，可自力者勤耳。勤必自俭始。”养廉岁用十三四，馀归之司库。

杨永斌，字寿廷，云南昆明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以知县发广西，补临桂知县，以廉能闻。遭丧去，服除，授直隶阜平知县，署平山，调大城，皆有惠政。以捕治内监陈永忠未即获，夺官。大城民乞巡抚疏留，会世宗即位，知永斌贤，许复官。迁涿州知州。

雍正三年，特谕永斌才守俱优，授贵州威宁知府。威宁界滇、蜀，诸土司虐使其众，时出掠境外。乌蒙禄万锺、镇雄陇庆侯尤强悍。永斌被檄定界，单骑入谕其渠，阴使人伪为商贾，分道图地形。鄂尔泰督云、贵，永斌以图上，且曰：“二酋不惩，终为边患。万锺幼，诸土司未附。今四川总督劾万锺不职，请发兵压境，召万锺出就质。不出，以兵入。乌蒙平，镇雄势孤，亦且降。”鄂尔泰从之，召万锺不至，令游击哈元生与永斌督兵入。万锺走镇远，与庆侯同诣四川降。凡三十三日而事定。米贴土妇陆氏为乱，鄂尔泰遣兵讨之，永斌语元生曰：“贼以冕山、巴补为后路，事急则渡金沙江而逸。以重兵扼其前，奇兵越江攻之，贼可歼也。”元生用其策，克米贴。

鄂尔泰疏荐永斌可大用，擢贵东道，旋调粮驿道，署按察使。朝议加税军田亩五钱，永斌议曰：“军田粮以屯租为准，已数倍於民田。且今转相授受，与民田交易无异。名为军屯，实皆民产，而亩税之，是重科也，民必不服。当多事之秋，增剥肤之患，驱之为乱耳。”鄂尔泰以闻，事乃寝。七年，迁湖南布政使。湖南方议清察军田计亩，未定，永斌援贵州议以请，亦得免。

九年，调广东。十年春，命署巡抚，是秋真除。广东生齿繁，民不勤稼穑，米值高。永斌饬诸州县劝垦，高亢不宜禾，令艺豆麦，诸山坡麓栽所宜木。又以惠、潮两府民最悍，招垦官田，租入充粤秀书院膏火。奏闻，嘉奖，命勘明垦地亩数。

寻又奏言：“勘明可垦地六千八百馀顷，此外或山深箐密，或夹沙带卤，体察民情，恐磽地薄收，粮赋无出。臣思瘠田产穀虽少，若多垦数十万亩，年丰可得数十万石，即歉岁亦必稍有所获，事益於民。察通省粮额，新宁斥卤，轻则亩徵银四釐有奇、米四合有奇。拟请凡承垦磽瘠之地，概准此例，十年起科。”下部议行，於是垦田至百十八万馀亩。

乾隆元年，兼署两广总督。上命除落地税，因请并免渔课、埠税，革粤海关赢馀陋例未尽汰者，上悉从之。永斌在广东数年，坦怀虚己，淬厉诸将吏。获剧盗余猊、陈美伦数十辈置之法，收曲江乳源诸峒瑶归化。西洋估舶互市至者，悉令寄椗澳门，不得泊会城下。粤民颂其绩。二年，调湖北，兼署湖广总督。令严保甲，缮城堡，课农桑，实社仓，兴学校，诸政毕举。

未几，调江苏。按行奉贤、南汇、上海、宝山四县海塘，以筑塘取土成渠，塘根浸损，议於塘内开河，南接华亭运河，北达宝山高桥。又察华亭金山嘴、倪家路，宝山杨家嘴地当冲要，议视地所宜，或增筑石坝，或就旧塘加筑宽厚，或改筑石塘。

又请於宝山建海神庙。并从之。三年，以老病乞休，召诣京师，署礼部侍郎。寻授吏部。四年，致仕。五年，卒。孙，廕生，初授主事，官至江苏按察使。

论曰：其倬、宗仁、毓珣，皆圣祖所擢用，丕著勋勚；世宗畀以兼圻，忠诚靡懈，恩礼始终，宜矣！幰度居官不扰民，执玉、永斌尤懃懃施惠，文乾、宗锡能济其美。世宗治尚明肃，诸臣皆以开敏精勤称上指，为政持大体，与夫急功近名，流於谿刻，重为世诟病者，固大异矣。

## 列传八十

李绂 蔡珽 谢济世 陈学海

李绂，字巨来，江西临川人。少孤贫，好学，读书经目成诵。康熙四十八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五十九年，擢内阁学士，寻迁左副都御史，仍兼学士。六十年，充会试副考官。出榜日，黄雾风霾，上语大学士等曰：“此榜或有乱臣贼子，否亦当有读书积学之士不得中式，怨气所致。”命磨勘试卷，劣者停殿试。又赐满洲举人留保、直隶举人王兰生进士。下第举子群聚绂门，投瓦石喧閧。御史舒库疏劾，下部议，责绂匿不奏，夺官，发永定河工效力。雍正元年，特命复官，署吏部侍郎，赴山东催漕。寻授兵部侍郎。上令截留湖南等省漕粮於天津收贮，旋又命估价出粜。

二年四月，授广西巡抚。奏言：“广西贺县大金、蕉木二山产矿砂，五十里外为广东梅峒汛，又数里为宿塘寨，矿徒盘据，时时窃发。臣方拟严禁，闻总督孔毓珣条陈开采，因而中止。将来或恐滋事。”毓珣奏同时至，廷议寝其事。上命以谕毓珣者示绂，令协力禁止。绂疏陈练兵，列举严赏罚、演阵法、习用枪砲、豫备帐房锣锅诸事，上嘉其留心武备。康熙中，巡抚陈元龙奏请开捐，都计收穀百十七万石有奇，石折银一两一钱，而发州县买穀石止三钱，不足以籴。至绂上官，尚亏四万馀石，绂奏请限一月补足。会提督韩良辅条奏垦荒，下绂议，绂请以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四府收贮捐穀动支为开垦费。上曰：“朕观绂意，不过借开垦以销捐穀。

当时陈元龙等首尾不清，朕知之甚详。应令元龙等往广西料理。”并谕绂详察，毋隐讳瞻徇，自承亏空。寻绂奏察出督抚、司道、府分得羡馀银八十二万有奇，勒限分偿，上嘉绂秉公执正。绂在吏部时，年羹尧子富等捐造营房，下部议叙，不肯从优，为羹尧所嫉；及上命天津截漕估粜盈馀银五千交守道桑成鼎贮库，绂至广西，成鼎使赍以畀绂。绂具摺送直隶巡抚李维钧会奏。维钧匿不上，绂乃奏闻。先是，羹尧朝京师，入对，举此讦绂，谓绂乾没。上以问维钧，维钧言绂取数百金治装，馀尚贮库。绂奏至，上谓维钧与羹尧比，欲陷绂。谕奖绂，命留充公用。

三年六月，绂奏言：“太平、思恩府界流言安南内乱。有潘腾龙者，自言为莫姓后，其党黄把势、陈乱弹等煽诱为乱。严饬将吏捕治。”上谕曰：“封疆之内，宜整理振作。至於安边柔远，最忌贪利图功，当慎之又慎！”九月，奏：“瑶、僮顽梗，修仁十排、天河三甿为尤甚，常出劫掠。臣遣吏入十排，捕得其渠。三甿阻万山中，所种田在隘外。臣发兵守隘，断其收穫。其渠今亦出自归。”上奖其办理得宜。

旋授直隶总督。四年，绂入觐。初，左都御史蔡珽荐起其故吏知县黄振国授河南信阳知州，忤巡抚田文镜。文镜驭吏严，尤恶科目，劾振国贪劣。绂过河南，诘文镜胡为有意蹂践士人。入对，因极言文镜贪虐，且谓文镜所劾属吏，如振国及邵言纶、汪諴皆枉，振国已死狱中。文镜因绂语，先密疏闻，谓绂与振国同年袒护。

绂疏辨，上不直绂，而振国实未死，逮至京师，上更谓绂妄语。良辅奏云南、广西所属土司与贵州接壤者，皆改归贵州安笼镇节制，命绂往与云贵总督高其倬会勘，疏请循旧制，从之。

绂还直隶，时上谴责诸弟允禩、允禟等，更允禟名塞思黑，幽诸西宁，复移置保定，命胡什礼监送。绂语胡什礼：“塞思黑至，当便宜行事。”胡什礼以闻，上以为不可，命谕绂，绂奏初无此语。塞思黑至保定，未几，绂以病闻，寻遂死。是冬，御史谢济世劾文镜贪虐，仍及诬劾振国等。上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会鞫，戍济世阿尔泰军前。上以济世奏与绂语同，疑绂与为党，召绂授工部侍郎。绂在广西捕乱苗莫东旺置天河县狱，狱未竟，绂移督直隶去。久之，蛮、僮集众破狱，劫东旺去。五年春，良辅署广西巡抚，奏闻。上以诘绂，下部察议。会都察院奏广西州判程旦诣院诉土司罗文刚掠村落抗官兵，上责绂与继任巡抚甘汝来逡巡贻害，命绂与汝来至广西捕治，不获，当重谴。绂至广西，东旺闻而自归，文刚亦捕得。直隶总督宜兆熊劾知府曾逢圣、知县王游亏空钱粮，上以逢圣、游皆绂所荐，命诘绂。

户部议覆，绂在直隶奏报怀来仓圮，穀为小民窃食，当下直隶总督详察。上曰：“穀至六千馀石，岂能窃食至尽？明系绂市恩，为县吏脱罪。当责绂偿补，以成其市恩。”兆熊又劾知县李先枝私派累民，上以先枝亦绂所荐，责绂欺罔，夺官；下刑部、议政大臣等会鞫，绂罪凡二十一事，当斩。上谕曰：“绂既知悔过，情词恳切，且其学问尚优，命免死，纂修八旗通志效力。”

七年，又以顺承郡王锡保奏济世在阿尔泰供言劾文镜实受绂及珽指，下绂等刑部。会曾静、张熙狱起，上召王大臣宣谕，并命绂入，谕曰：“朕在籓邸，初不知珽、绂姓名。有马尔济哈者，能医。朕问：‘更有能医者否？’以珽对。召珽来见，珽谓不当与诸王往来，辞不至，以是朕重之。年羹尧来京，亟称珽，朕告以尝招之不来，羹尧以语珽，珽复辞不至，以是朕益重之。及出为四川巡抚，诣热河行在，始与相见，为朕言李绂。朕知绂自此始。既即位，延访人才，起绂原官。旋自侍郎出抚广西，至为直隶总督，徇私废公，沽名邀誉，致吏治废弛，人心玩愒。又如塞思黑自西大通调回，令暂住保定。未几，绂奏言遘病，不数日即死。奸党遂谓朕授意於绂，使之戕害。今绂在此，试问朕尝授意否乎？塞思黑罪本无可赦，岂料其遽死？绂不将其病死明白於众，致生疑议，绂能辞其过乎？田文镜公忠，而绂与珽极力陷害，使济世诬劾，必欲遂其私怨。此风何可长也？”复下绂刑部严鞫，狱上，请治罪，上宽之。

高宗即位，赐侍郎衔，管户部三库，寻授户部侍郎。乾隆元年，方开博学鸿辞科，绂所举已众，又以所知嘱副都御史孙国玺荐举，事闻上，上诘绂，绂自承妄言，上谓“绂乃妄举，非止妄言，避重就轻”。降授詹事。二年，以母忧归。六年，补光禄寺卿，迁内阁学士。

绂伟岸自喜。其论学大指，谓硃子道问学，陆九渊尊德性，不可偏废，上闻而韪之。八年，以病致仕，入辞，上问：“有欲所陈否？”绂以慎终如始对，赐诗奖及之。十五年，卒。

孙友棠，乾隆十年进士，自编修累迁至工部侍郎。新昌举人王锡侯撰字贯，坐悖逆死。友棠有题诗，并夺官，赐三品卿衔。卒。

蔡珽，字若璞，汉军正白旗人，云贵总督毓荣子。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洊擢少詹事，进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时世宗在潜邸，闻其能医，欲见之，珽谢不往。六十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入觐，世宗命达意，仍坚辞。六十一年，羹尧授川陕总督，以珽代为四川巡抚，觐圣祖热河行在，世宗方扈从，乃诣谒而去。雍正二年，羹尧请川、陕开采鼓铸，珽疏言四川不产铅，开采非便，羹尧劾珽阻挠，下部议，当夺官。珽辱重庆知府蒋兴仁，愤自杀，珽以病卒闻，羹尧劾之，上诘责再三，始自承。下部议，拟斩，诏逮至京师，召入见，具言羹尧贪暴及所以抗拒羹尧状，上谕曰：“珽罪应如律，然劾之者羹尧，人将谓朕以羹尧故杀珽，是羹尧得操威福柄也。其免珽罪。”特授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汉军都统。

寻进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会羹尧得罪，直隶总督李维钧隐其财产，上命珽偕内大臣马尔赛往按，得实，夺维钧官，以珽署总督。

直隶方被水，议蠲赈，复发帑修河间、静海诸城，俾饥民就佣受食。珽奏言省会米贵，令按察使浦文倬至天津运截留漕米二万石，以万石运保定平粜，留万石赈经过诸地，上如所请，敕再运通仓米十万石往天津，加赈一月。珽奏：“请察地方官侵冒，惩胥役虚报，访衿棍挟制，贫民户给印券，每村给村名纸旗，以次给领。

赈满，续修城工，即以赈时所给印券交验受佣。”从之。调补吏部尚书，仍兼领兵部、都察院及都统事。四年，以珽所领事多，先后解左都御史、都统、吏部尚书，专任兵部尚书。旋以在直隶时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坐夺官，上命降授奉天府尹。

初，上以岳锺琪代年羹尧为川陕总督，珽入对，言锺琪叵测。锺琪入觐，过保定，珽方署直隶总督，造蜚语，冀以撼锺琪。事闻，上严旨诘责。五年，召回京按讯，上阅羹尧幕客举人汪景祺所著书，载珽抚四川时得夔州府知府程如丝贿，保治行第一。如丝守夔州，鬻私盐，而捕湖广民鬻私盐者得辄杀之，为羹尧劾罢。珽入对，言其冤。上命免如丝罪，且擢为四川按察使。至是，上颇疑景祺言。会巡抚马会伯劾如丝营私网利疏至，命侍郎黄炳如四川按其事，以珽偕炳还奏，事实，下法司汇谳。寻议珽挟诈怀私，受夔关税银、富顺县盐规，冒销库帑，并得如丝银六万六千、金九百，谗毁锺琪，交结查嗣庭，凡十八事，应斩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没入官，命改斩监候。

六年，管理正白旗信郡王德昭又奏珽家藏硃批奏摺三件未缴进，大不敬，应立斩，诏逮至京师。初，珽故吏知县黄振国坐事夺官，珽荐起河南信阳知州，巡抚田文镜劾贪劣不法。李绂自广西巡抚迁直隶总督，入对，力陈振国无罪，御史谢济世劾文镜亦及之，言与绂合。上疑绂与济世为党，召绂还京师，戍济世。及珽至，谕暴珽等结党欺罔、倾陷文镜诸罪状，命斩振国，珽仍改斩监候，下狱。十三年，高宗即位，赦免。乾隆八年，卒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四十七年，举乡试第一。五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雍正四年，考选浙江道御史。未浃旬，疏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列举十罪。上方倚文镜，意不怿，命还济世奏，济世坚持不可。上谕曰：“文镜秉公持正，实心治事，为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朕保其必无，而济世於督抚中独劾文镜，朕不知其何心？朕训诫科道至再至三，诚以科道无私，方能弹劾人之有私者。若自恃为言官，听人指使，颠倒是非，扰乱国政，为国法所不容。朕岂不知诛戮谏官史书所戒？然诛戮谏官之过小，酿成人心世道之害大。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朕岂恤此区区小节哉？”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科道会鞫，济世辨甚力。刑部尚书励杜讷问：“指使何人？”对曰：“孔、孟。”

问：“何故？”曰：“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谳上，以济世所言风闻无据，显系听人指使，要结朋党，拟斩。

文镜劾属吏黄振国、邵言纶、汪諴等，李绂讼言其枉，并谓河南诸吏张球最劣，文镜纵弗纠。入对，具为上言之。上先入文镜言，不直绂，而济世罪状文镜又及枉振国、言纶、諴庇球诸事。上召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入见，举前事，谓：“济世言与绂奏一一吻合，今诘济世劾文镜诸事，济世皆茫无凭据，俯首无词，是其受人指使，情弊显见。”命夺济世官，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济世至军，大将军平郡王福彭颇敬礼之，济世讲学著书不稍辍。七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以济世撰古本大学注毁谤程、硃，疏劾，请治罪。上摘“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有“拒谏饰非，拂人之性”语，责济世怨望谤讪，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有陆生棻者，自举人选授江南吴县知县，引见，上有所诘问，不能对，改授工部主事。复引见，上见其傲慢，以其广西人，疑与济世为党，命夺官发军前，令与济世同效力。生棻撰通鉴论十七篇，锡保以为非议时政，别疏论劾。上并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寻议济世诋讪怨望，怙恶不悛，生棻愤懑猖狂，悖逆恣肆，皆於军前正法。上密谕锡保诛生棻，缚济世使视，生棻既就刑，宣旨释之。

济世在戍九年，高宗即位，诏开言路，为建勋将军钦拜草奏，请责成科道严不言之罚，恕妄言之罪，上嘉纳焉。旋召济世还京师，复补江南道御史。济世以所撰大学注、中庸疏进上，略言：“大学注中，九卿、科道所议讽刺三语，臣已改删，惟分章释义，遵古本不遵程、硃，习举业者有成规，讲道学者无厉禁。千虑一得，乞舍其瑕而取其瑜。”得旨严饬，还其书。乾隆二年，济世疏曰：“臣今所言者有二：一曰去邪勿疑，一曰出令勿贰。有罪而复用，如程元章、哈元生者，舆论犹有恕词；至於隆升，国人皆曰不可，犹未罢斥。不惟不罢斥隆升而已，如王士俊以加赋为垦荒，肆毒中州，又请为田文镜立贤良祠。皇上既深恶之，乃调回而仍用，逮勘而复赦，乃者清问及之，议者谓将用为籓臬。籓臬总一省刑名钱穀，岂辜恩负罪之督抚所能胜任乎？易言涣汗，礼称纶綍，信而已矣。今则元年谕旨，二年即废格或改易矣；特谕停止在任守制，近日督抚又渐次请行。天下之大，何患无才？记曰‘金革无辟’，又曰‘君子不夺人之亲’，安用此食禄忘亲者为哉？特谕监生准入场不准考职。昨世宗升祔恩诏，监生仍准考职。考职者入仕之门，既准捐监，又准考职，复开捐例之张本也。即止给虚衔，不准实授，而后命前命相违，亦不宜如此。

臣闻不退不远，大学所讥，世间君子少、小人多，已败露者不行放流，未败露者益无忌惮。若发号施令，小人得以摇夺，君子无所適从，国事未有不隳者也。”

三年，疏言：“母蒋年七十一，行动艰难，耳目昏愦。臣欲归养，则贫不能供甘旨；欲迎养，则老不能任舟车；欲归省，则往返动经半年。在家不过数月，乍逢又别，既别难逢，慈母之涕泪转添，游子之方寸终乱。臣才不称道府，例又从无自请迁转。乞敕部以州县降授湖南、广东，量予近地，臣得母子聚首，无任哀恳。”

上特授济世湖南粮储道。

八年，济世闻衡阳知县李澎徵赋纵丁役索浮费，易服伪为乡民纳赋者以往，察得实，善化知县樊德贻与同弊，济世详劾。巡抚许容庇德贻等，以济世荡检逾闲列状入告。上命解任，交总督孙嘉淦会鞫，济世捕衡阳丁役下长沙知府张琳，谳得徵收浮费有据。容令岳常澧道仓德代济世，布政使张璨附容指，贻书仓德，令更易长沙府详牒。仓德初官给事中，尝劾济世奏事失仪，至是不直璨所为，发其书上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庇容，寝其事。谕仓德委曲善处，琮咨都察院奏闻。御史胡定纠容挟私诬劾，采湖南民谣，斥容与璨等朋谋倾济世。上命侍郎阿里衮如湖南会嘉淦按治，而仓德以嘉淦寝其事，复揭都察院奏闻。上责嘉淦草率扶同，召还京师，解容、璨任，夺琳、德贻、澎官。阿里衮寻奏济世被诬劾，请复官，容、璨及按察使王玠皆坐夺官，上命并罢嘉淦，而奖仓德及定，调济世驿盐道。

蒋溥代为巡抚，嗛济世密进所著书，斥为离经畔道，上曰：“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置不问。未几，复言其老病，乃命休致。归家居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八。

陈学海，字志澄，江西永丰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与济世友，授山东恩县知县，行取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文镜劾振国等，上遣侍郎海寿、史贻直往按，请以学海从，得文镜欺罔状，将以实入告，继乃反之，学海争不得。使还，擢御史，尝以语济世，济世用是劾文镜。既谴，学海不自安，次年，以病告。都察院劾伪病，并及与济世交关状，夺官，命与济世同效力军前。雍正七年，召还，授检讨。十一年，卒。

论曰：田文镜与鄂尔泰、李卫同为世宗所激赏。高宗谓三人者文镜为最下，允哉！文镜驭属吏苛急，待士尤虐。绂固以好士得时誉，宜其恶之深，而所争以为枉者，为珽所荐吏。济世又继以为言，世宗疑珽使绂入告，不纳；又嗾济世露章论劾，互相结，务欲倾文镜。狱遂不可解，然终未即诛死。高宗嗣服，诸人皆得湔祓，绂复起，济世亦见用。孰谓世宗严？不肯戮谏臣，固明言之矣。

## 列传八十一

李卫 田文镜 宪德 诺岷 陈时夏 王士俊

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世宗即位，授直隶驿传道，未赴，改云南盐驿道。雍正二年，就迁布政使，命仍管盐务。三年，擢浙江巡抚。四年，命兼理两浙盐政。疏言：“浙江户口繁多，米不敷食。请拨盐政归公银十万，委员赴四川采运减粜，款归司库；有馀，以修理城垣。”卫整理盐政，疏言：“诸场有给丁滩荡者，以丁入地，计亩徵收；无给丁滩荡者，暂令各丁如旧输纳。”又言：“浙省私贩出没，以海宁长安镇为適中孔道，请设兵巡隘。”又言：“江南苏、松、常、镇四府例食浙盐，镇江接壤，淮盐偷渡。

请敕常镇道及京口将军标副将、城守参将等督饬将吏水陆巡缉。五年，奏修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诸县境海塘。

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奏言：“江、浙界上盗贼藏匿，浙省究出从盗，咨江南震泽县捕治，竟以替身起解。案中诸盗，江南督臣范时绎留以待谳。今察出有举人金士吉等徇庇，当请褫夺，并提江南所留诸盗穷究党羽，剪除巢穴。”

得旨嘉奖。温、台接壤，濒海有玉环山，港岙平衍，土性肥饶。前总督满保因地隔海汊，禁民开垦。卫遣吏按行其地，奏请设同知，置水陆营汛。招民垦田，於本年起科；设灶煎盐，官为收卖；渔舟入海，给牌察验；鱼盐徵税，充诸项公用。卫经画浙东诸县水利：鄞县大嵩港溉田数万亩，岁久淤浅，卫令疏濬，筑塘设闸，开支河溉田。镇海灵岩、大丘二乡有浦口通海，旧有闸已圮，卫令修筑。定海多旷土，卫令察丈清理。上虞濒海潮汐没民田，卫为奏请除额；县有夏盖湖，积淤多已成田，卫令察丈，许民承业升科。

上以江南多盗，时绎及巡抚陈时夏非戢盗之才，命苏、松等七府五州盗案，令卫兼领，将吏听节制。时议增筑松江海塘，并以旧塘改土为石，上复以时绎未能董理，令卫勘议。卫诣勘，奏言：“松江海塘已筑二千四百馀丈，未筑者当令仿效海盐旧塘，石塘后附筑土塘，宜一例高厚，岁派员修治。”上从之，仍令卫会时绎、时夏董理。上以卫留心营务，江南军政举劾，复命卫会同考核。寻遣侍郎彭维新等如江南清察诸州县积欠钱粮，亦令卫与闻。七年，加兵部尚书。入觐，遭母丧，命回任守制。寻复加太子少傅。江宁有张云如者，以符咒惑民，卫遣诇察，得其党甘凤池、陆同庵、蔡思济、范龙友等私相煽诱状。八年，卫令游击马空北往捕，时绎故与云如往还，与按察使马世烆庇不遣，贿空北还禀卫。卫疏劾，上遣尚书李永升会鞫，时绎夺官，世烆、空北皆坐谴，云如等论斩。九年，疏请改定苏州府营制。

卫在浙江五年，莅政开敏，令行禁止。上以查嗣庭、汪景祺之狱，停浙江人乡会试，卫以文告严督。逾年，与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疏言两浙士子感恩悔过，士风丕变，乃命照旧乡会试。上督责各直省清釐仓库亏空、钱粮逋欠，卫召属吏喻意，簿书、期会、吏事皆中程，民间亦无扰。

十年，召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命提督以下并受节制。十一年，疏劾步军统领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上为夺鄂尔奇官，命果亲王及侍郎莽鹄立、海望按治，得实，请罪鄂尔奇。上以鄂尔奇为鄂尔泰弟，曲宥之；奖卫，命议叙。乾隆元年，命兼管直隶总河，裁营田观察使，敕卫覈议。卫请以营田交诸州县收管，分辖通永、霸易、天津、清河、大名五道，统率经理。下部如所议。二年，疏发诚亲王府护卫库克与安州民争淤池，赴州嘱讬。上命治库克罪，嘉卫执法秉公，赐四团龙补服。三年，疏劾总河硃藻贪劣，藻弟蘅挟制地方官，干预赈事。上命尚书讷亲、孙嘉淦按治，夺藻官，并罪蘅如律。

卫在直隶六年，莅政如在浙江时。屡奏请审正府县疆界，改定营汛，增置将吏。

卫尤长於治盗。盗匿山泽间，诇得其踪迹，遣将吏捕治，必尽得乃止。以是所部乃无盗。病作，乞解任，遣御医诊视。卒，赐祭葬，谥敏达。

世宗在籓邸，知卫才，眷遇至厚，然察卫尚气，屡教诫之。其在云南，或有餽於卫，卫又令制“钦用”牌入仪仗。上谕之曰：“闻汝恃能放纵，操守亦不纯。川马骨董，俱当检点。又制‘钦用’牌，是不可以已乎？尔其谨慎，毋忽！”卫奏言：“受恩重，当不避嫌怨。”上又谕之曰：“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及赴浙江，时河决硃家海，上命中途与河道总督齐苏勒议施工。卫见齐苏勒，决口已合龙，议颇不相协。卫录问答语以闻。会卫族弟怀谨等居乡放纵，卫令淮徐道捕送拘禁，族人腾谤。卫疏言：“臣开罪范时绎，又与齐苏勒不无芥蒂，皆臣本籍大吏，恐因家事心迹难明。”上谕之曰：“时绎不足论，齐苏勒与有芥蒂，或汝礼貌疏慢所致，咎不在齐苏勒。凡审事辨公私最为不易，向日於邻里乡党间先存嫌怨，则又当别论。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枢机正在於此。”及在直隶，上复谕之曰：“近有人谓卿任性使气，动辄肆詈。丈夫立身行己，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当时自检点，从容涵养。”

高宗南巡，见西湖花神庙卫自范像并及其妻妾，号“湖山神位”，谕曰：“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讬名立庙，甚为可异！”命撤像毁之。

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康熙二十二年，以监生授福建长乐县丞，迁山西宁乡知县，再迁直隶易州知州。内擢吏部员外郎，历郎中，授御史。五十五年，命巡视长芦盐政，疏言：“长芦盐引缺额五万七千馀道，商人原先输课，增复原引。自五十六年为始，在长清等县运行。”得旨：“加引虽可增课，恐於商无益。”下九卿议行。山东巡抚覈定题覆如所议。寻擢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命祭告华岳。是岁山西灾，年羹尧入觐，请赈。上谘巡抚德音，德音言无灾。及文镜还，入对，备言山西荒歉状。上嘉其直言无隐，令往山西赈平定等诸州县，即命署山西布政使。

文镜故有吏才，清釐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自是遂受世宗眷遇。二年，调河南，旋命署巡抚。疏请以陈、许、禹、郑、陕、光六州升直隶州。寻命真除。

文镜希上指，以严厉刻深为治，督诸州县清逋赋，辟荒田，期会促迫。诸州县稍不中程，谴谪立至。尤恶科目儒缓，小忤意，辄劾罢。疏劾知州黄振国，知县汪諴、邵言纶、关陈等。上遣侍郎海寿、史贻直往按，谴黜如文镜奏。四年，李绂自广西巡抚召授直隶总督，道开封，文镜出迓。绂责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文镜密以闻，并谓绂与振国为同岁生，将为振国报复。绂入对，言振国、諴、言纶被论皆冤抑，知县张球居官最劣，文镜反纵不纠。上先入文镜言，置不问。球先以盗案下部议，文镜引咎论劾。是冬，御史谢济世劾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凡十事，仍及枉振国、言纶、諴，庇球诸事，与绂言悉合。上谓济世与绂为党，有意倾文镜，下诏严诘，夺济世官，遣从军，振国、諴论死，戍言纶、陈於边。振国故蔡珽属吏，既罢官，以珽荐复起。及珽得罪，上益责绂、珽、济世勾结党援，扰国政，诬大臣，命斩振国。

文镜疏请以河南丁银均入地粮，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以雍正五年始。部议从之。五年，疏言黄河盛涨，险工迭出。宜暂用民力，每岁夏至后，将距堤一二里内村庄按户出夫，工急抢护，事竟则散。若非计日可竣者，按名给工食。

下部议行。寻授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文镜初隶正蓝旗，命抬入正黄旗。六年，上褒文镜公正廉明，授河南山东总督，谕谓此特因人设官，不为定例。文镜疏言：“两省交界地易藏匪类，捕役越界，奸徒夺犯，每因拒劫，致成人命，彼界有司仍复徇庇。请嗣后越界捕盗，有纵夺徇庇者，许本省督抚移咨会劾。”上从之。文镜先以河南漕船在卫辉水次受兑，道经直隶大名属濬、滑、内黄三县，隔省呼应不灵。

请以三县改归河南。既，又以河南徵漕旧例，河北三府起运本色，馀皆徵折，在三府采买，偏重累民。请以仪封、考城及新改归河南濬、滑、内黄等五县增运本色。

距水次最远灵宝、阌乡二县，减办米数，归五县徵输。南阳、汝宁诸府，光、汝诸州，永宁、嵩、卢氏诸县，皆以路远停运，分拨五县协济，按道路远近，石加五分至二钱三分各有差。又疏言：“山东仓库亏空，挪新掩旧。请如河南交代例，知府、直隶州离任，所辖州县仓库，令接任官稽察，如有亏空，责偿其半，方得赴新任。

道员离任，所辖府、直隶州仓库亦视此例。”又疏言：“山东钱粮积亏二百馀万，雍正六年钱粮应届全完之限，完不及五分，由於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请敕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毋瞻徇，毋容隐。”上皆用其议。七年，请设青州满洲驻防兵，屯府北东阳城址，下议政王大臣议行。寻加太子太保。

疏请以高唐、濮、东平、莒四州升直隶州，改济宁直隶州降隶兗州府。

旋命兼北河总督。是岁山东水灾，河南亦被水，上命蠲免钱粮。文镜奏今年河南被水州县，收成虽不等，实未成灾，士民踊跃输将，特恩蠲免钱粮，请仍照额完兑。部议应如所请，上仍命文镜确察歉收分数，照例蠲免，现兑正粮，作下年正供。

九年，谕曰：“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并令侍郎王国栋如河南治赈。文镜以病乞休，命解任还京师。病痊，仍命回任。十年，复以病乞休，允之。旋卒，赐祭葬，谥端肃。命河南省城立专祠。又以河道总督王士俊疏请，祀河南贤良祠。

高宗即位，尚书史贻直奏言士俊督开垦，开捐输，累民滋甚。上谕曰：“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即如前年匿灾不报，百姓流离，蒙皇考严饬，遣官赈恤，始得安全，此中外所共知者。”并命解士俊任，语详士俊传。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河南民怨田文镜，不当入河南贤良祠。

上谕曰：“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雅尔图见朕以卫祀贤良，借文镜之应撤，明卫之不应入。当日王士俊奏请，奉皇考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前案矣！”寝雅尔图奏不行。

宪德，西鲁特氏，尚书明安达礼孙也。父善，官头等侍卫。宪德初以廕生授理籓院主事，再迁刑部郎中。雍正四年，授湖北按察使。时布政使张圣弼坐亏空论罪，宪德上官，圣弼诣谒，宪德下诸狱。疏闻，上奖其能执法。寻就迁巡抚。

五年，调四川。张献忠之乱，四川民几尽。乱初定，吴三桂叛，其将吴之茂、王屏籓等入川，与我师久相持，民受其害，土旷人稀。康熙间，休养久，垦辟渐广，经界未正，田粮多不实。巡抚马会伯奏请清丈，以调湖北未行，上以谘宪德。宪德奏：“四川昔年人民稀少，田地荒芜。及至底定，归复祖业，从未经勘丈，故多所隐匿。历年既久，人丁繁衍。奸猾之徒，以界畔无据，遂相争讼。川省词讼，为田土者十居七八，亦非勘丈无以判其曲直。”上复谘川陕总督岳锺琪，奏与宪德略同，乃下九卿议行。遣给事中高维新、马维翰，御史吴鸣虞、吴涛如四川，会同松茂、建昌、川东、永宁四道分往诸州县丈量：维新永宁道，维翰建昌道，鸣虞松茂道，涛川东道。鸣虞先期示复明旧额，宪德阻止之。他道凡民间屋基、坟墓、界埂、水沟、园林皆不入勘丈，鸣虞独不然，民惊扰，又需索丈费。宪德疏请罢鸣虞，维新事先竟，上令续勘松茂道。涛治事迂钝，维翰事亦竟，宪德请以佐涛。万县民愬涛丈量不公，悬旗聚众，垫江、忠州民亦以为言。维新松茂道事又竟，宪德又疏请罢涛，以维新、维翰分勘川东道。七年十一月，通省勘丈毕。旧册载上、中、下田地都计二十三万馀顷，丈得四十四万馀顷，增出殆及半；而诸土司地纳粮以石计，亦次第具报，视原额加增。户部奏请视丈出田地照则徵粮，上谕曰：“从前隐瞒，科则止据实更定，毋追咎。至额粮稍重诸州县，即比照就近適中科则核减，俾纾民力。”

宪德奏：“各属徵粮科则，轻重悬殊。原重通江诸县，籥请减轻；原轻郫、灌、温江三县，亦据实呈请原增。臣等拟原重田地，令与接壤地方相等比照科算；原轻田地，亦应按则加增，不致小民偏枯委曲。”於是成都、华阳、新津、郫、温江、长寿诸县俱增上则，灌县增中则，绵州、绥宁改分上、中、下三则，江油增下则，潼川、屏山、雅州、名山、荣经、芦山、峨眉、夹江、通江赋偏重，均视邻县量减，巴县赋最轻，上田不及一分，以地瘠不增，他州县皆仍旧则。其有丈见田少粮多，经原户声请，皆予开除。上命招他省民入川开垦丈增田亩，宪德奏请以丈增地亩分科则编字号，计数均分，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馀丁，增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丁多不能养赡，临时酌增。或有多馀三五亩，亦一并给垦；畸零不成丘段者，酌量安置，给以照票，并牛种口粮，分年升科。皆下部如所议行。

八年，垫江、忠州民杨成勋等群聚为乱，署川陕总督查郎阿遣兵捕治，成勋自经死。获其徒陈文魁、杨成禄等，得所为怨白，言祸起戊申年奉旨清丈，科派需索累民。查郎阿疏闻，谕曰：“四川清丈之议，始於马会伯，而成於宪德。朕慎选科臣前往科理，诫以剔除积弊，安插善良，并非为加增赋税而起。勘丈造册，各官供应，皆令动帑支给，不使几微烦扰我民。今年事竟，宪德具本代川民谢恩，谓通省士民，咸称清理疆界，使强无兼并，弱无屈抑；又将田不敷粮之户，悉予开除。疆界既已分明，额赋尤为公溥，朕以为经理得宜矣，岂意奸民啸聚，竟以清丈苛虐为言？怨白称奉旨清丈，岂宪德等但以清丈称为奉旨，於前者奏请未晓谕於众耶？陈文魁诉状，并称颂川省上司，是必宪德等沽誉干名，何不将朕德意宣播，而乃蒙混含糊，使奸民得以藉口耶？宪德既称通省士民欢呼感戴，何以尚有陈文魁等暗结邪党、肆行诽谤？可见平日化导未周，董戒不力，令宪德将朕此旨刊布晓谕。”

宪德抚四川七年，屡请更定州县疆界，有所省置，收天全土司改流设州，并升雅州为府隶焉。宪德议开紫古矿厂，会兒斯堡生番入边杀掠商民，上令封闭。宪德以川省米贵，请暂停商贩。逾年岁稔，上令弛禁毋遏籴。初上官，以四川驿、盐、茶三政皆属按察使兼领，未足司稽覈，请增设驿盐道专司其事，从之。及清丈事将竟，奏言盐、茶积弊，请令清查地亩科道诸员兼司搜查。上谕曰：“川省盐、茶既特设道员，自有责成，如不能胜任，当予参劾，别择贤能。盐、茶积弊，相沿已久，应从容清理，安可如此严急？奏请搜查，更属谬妄。汝诸事料理过於促迫，不肯实心任事，於此奏毕见，后当深戒。”十一年，宪德奏盐道曹源邠混发引目累商，谕曰：“盐课引务，汝有督率之责。曹源邠果不法，当列款纠参。若止改拨不当，何难商酌更正。今但请敕部察议，将鹺政视如无涉，诚不知汝何意？朕甚鄙汝玷督抚统辖训饬之任也！”

寻召还京，授工部尚书。十二年，调刑部，仍兼工部，署正红旗满洲都统。乾隆元年，命赴泰陵督工。五年，卒。子梦麟，自有传。

诺岷，纳喇氏，满洲正蓝旗人。先世居辉发。祖恩国泰，习汉书，天聪八年举人，直秘书院，授礼部理事官，洊擢尚书。父那敏，官镶黄旗满洲都统。

诺岷，自笔帖式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雍正元年，擢内阁学士，授山西巡抚。

各直省徵赋，正供外旧有耗羡，数多寡无定。州县以此供上官，给地方公用而私其馀；上官亦往往藉公用，檄州县提解因以自私。康熙间，有议归公者，圣祖虑官俸薄，有司失耗羡，虐取於民，地方公用无从取办，寝其议不行。诺岷至山西，值岁屡歉，仓库多亏空。诺岷察诸州县亏空尤甚者，疏劾夺官，离任勒追；馀州县通行调任，互察仓库；并虑州县不得其人，请敕部选贤能官发山西补用。二年，诺岷疏请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提存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著亏空，馀分给各官养廉。各官俸外复有养廉自此起。

布政使高成龄奏言：“直省钱粮向有耗羡，百姓既以奉公，即属朝廷财赋。臣愚以为州县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且通省遇有不得已例外之费，即以是支应。至留补亏空，抚臣诺岷先经奏明，臣请敕下各直省督抚，俱如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约计数目先行奏明，岁终将给发养廉、支应公费、留补亏空各若干一一陈奏，则不肖上司不得借名提解，自便其私。”上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集议，议略谓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请先於山西试行。

上谕曰：“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各官养廉不得不取给於此。朕非不原天下州县丝毫不取於民，而势有所不能。州县徵收火耗分送上司，州县藉口而肆贪婪，上司瞻徇而为容隐，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削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至请先於山西试行，此言尤非。天下事惟有可行不可行两端。譬如治病，漫以药试之，鲜有能愈者。今以山西为试，朕不忍也。提解火耗，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各省火耗自渐轻以至於尽革，此朕之深原。各省能行者听，不行者亦不强也。”自后各直省督抚以次奏请视山西成例提解耗羡，上以诺岷首发议，谕奖其通权达变，於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上屡饬各省督察有司，耗羡既归公，不得巧立名目，复有所取於民。给养廉，资公用，尚有所馀，当留备地方公事。河南耗羡馀款最多，特免地丁钱粮四十万，即以所馀抵补。上谕谓此项出自民间，若公用充裕，仍当加恩本地官民，不令归入公帑也。三年，诺岷以病乞假，命回旗调理。

初，贝子允禟以罪徙西宁，道出平定，太监李大成殴诸生，诺岷按谳，以大成方病，置未深究。上责诺岷瞻徇，命继任巡抚伊都立覆谳，罪大成，夺诺岷官。十二年，卒。

陈时夏，字建长，云南元谋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三迁工部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雍正元年，授河南开归道，仍带御史衔。寻奏河北连年歉收，请发帑治赈，蠲免钱粮，上嘉允之。二年，迁湖北按察使，以在开归道任封丘生员罢考，坐不能弹压，夺官。三年，授直隶正定知府。四年，迁长芦盐运使，加布政使衔，署江苏巡抚。疏陈苏、松水利，请发帑兴工。命副都统李淑德、原任山东巡抚陈世倌会勘，议先濬娄江，常熟福山塘、昭文白茆河、太仓七浦河、上海嘉定吴淞江、武进孟渎、德胜新河、丹阳九曲河次第疏治。时夏复疏言江南钱粮，请视直隶、河南正耗统解布政使，督抚以下各给养廉，地方公事用耗银报销，从之。

上知时夏有老母，命云南督抚赠资斧，护至苏州，复赐人葠。

六年，江苏布政使张坦麟调山东，时夏以坦麟任内钱粮未清，疏请停赴新任；坦麟亦奏时夏令新任布政使赵向奎勒掯交代。上责时夏褊浅，才识不足，不能胜巡抚，命改署山东布政使，即以坦麟署江苏巡抚。是时江苏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积亏地丁钱粮至八百十三万有奇，巡抚张楷请分年带徵。

及时夏至江苏，催追促迫，民艰於输纳，事久未竟，上命时夏留江苏会办亏空。时夏请以旧欠均派新粮，分年徵收，上谕曰：“旧欠自有本人，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粮，是刁民因积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输而倍徵。从此人人效尤，谁复输供正赋？且旧欠派入新粮，必致旧欠未完，新粮又欠。时夏因朕留之在苏，乃欲藉此草率完结。命暂停徵比，交新任巡抚尹继善清察。”上又遣侍郎彭维新等佐尹继善察出积欠实一千万有奇，上命以其中侵蚀、包揽四百数十万分十年带徵，民欠五百数十万分二十年带徵，并令视直隶、河南诸省已行例，每岁带徵若干，次年免正赋若干。谕谓“蠲逋赋使顽户偏蒙其泽，不若免新徵使众民普受其惠也”。

七年，尹继善劾时夏所举知县蔡益仁贪黩不职，下部议，降调。八年，以母忧归。十二年，诣京师，命以佥都御史衔授霸州营田观察使。奏文安、大城两县界内修筑横堤，请於堤东南尚家村建闸，堤内濬河，引子牙河水溉田，仍於北岸多用涵洞，俾水得宣泄。乾隆二年，奏请用区田法，选属吏租民地试行。皆从之。授内阁学士。三年，卒。

王士俊，字灼三，贵州平越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上特命以知州发河南待缺，除许州。田文镜为巡抚，恶以科第起家者，有意督过之，士俊惧将及。文镜增硷地税，民不堪，士俊具牒争，冀以是劾罢邀名。布政使杨文乾奇士俊，曲护之。三年，文乾迁广东巡抚，奏以士俊从。四年，题授肇高廉罗道。

五年，署巡抚阿克敦察士俊所辖黄江厂税亏税银千馀，疏劾。上谕之曰：“王士俊尚有用，小过犹可谅。当严饬令悛改。”寻召士俊诣京师。士俊发黄江厂库官为布政使官达索规礼，阿克敦即令官达按鞫。士俊请改员严讯，阿克敦令按察使方原瑛会鞫。士俊即以阿克敦、官达、方原瑛朋谋徇私，揭吏部奏闻。会文乾亦以他事劾阿克敦、官达，上命解官达、原瑛任，令总督孔毓珣及文乾会鞫，并令士俊署布政使。士俊行至曲江，闻命，还广东上官。会文乾卒，上命傅泰署巡抚，复遣通政使留保等如广东会鞫，阿克敦等皆坐谴。六年，实授广东布政使。九年，擢湖北巡抚。

十年，文镜解任还京师，擢士俊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十一年，疏劾学政俞鸿图纳贿行私，命侍郎陈树萱按鞫，得实，鸿图坐斩。文镜在河南督州县开垦，士俊承其后，督促益加严，又令州县劝民间捐输。高宗即位，户部尚书史贻直奏言：“河南地势平衍，沃野千里，民性纯朴，勤於稼穑，自来无土不耕，其不耕者大都斥卤沙碛之区。臣闻河南各属广行开垦，一县中有报开十顷、十数顷至数十顷者，积算无虑数千百顷，安得荒田如许之多？推求其故，不过督臣授意地方官多报开垦，属吏迎合，指称某处隙地若干、某处旷土若干，造册申报。督臣据其册籍，报多者超迁议叙，报少者严批申饬，或别寻事故，挂之弹章。地方官畏其权势，冀得欢心，讵恤后日官民受累，以致报垦者纷纷。其实所报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荦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目下行之，不过枉费民力，其害犹小；数年后按亩升科，指斥卤为膏腴，勘石田以上税，小民将有鬻兒卖女以应输将者。又如劝捐，乃不得已之策，今则郡县官长，驱车郭门，手持簿籍，不论盐当绅民，慰以好言，令其登写，旋索赀鏹。地方官一年数换，则籍簿一年数更，不惟大拂民心，亦且有损国体。请敕廉明公正大臣前往清察。”上谕曰：“田文镜为总督，苛削严厉，河南民重受其困。士俊接任，不能加意惠养，借垦地之虚名，成累民之实害。河南民风淳朴，竭蹶以从，甚属可嘉。然先后遭苛政，其情亦至可愍矣！河南仍如旧例，止设巡抚。”以傅德代士俊。士俊至京师，命署兵部侍郎。

乾隆元年，复命署四川巡抚。士俊在河南，上蔡知县贵金马奉檄开垦，迫县民加报地亩钱粮，武生王作孚等诣县辨诉。贵金马以聚众閧堂揭士俊，士俊谕定谳毋及开垦，妄坐作孚等勒减盐价，拟斩。傅德疏劾，下部议，士俊当夺官，上命仍留任。

士俊密疏陈时政，略言：“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传之天下，甚骇听闻。”又言大学士不宜兼部，又言各部治事，私揣某省督抚正在褒嘉，其事宜准；某省督抚方被诘责，其事宜驳。不论事理当否，专以逢合为心。又言廷臣保举，率多徇情，甚或藉以索贿。上览奏，怒甚，发王大臣公阅。御史舒赫德因劾：“士俊奸顽刻薄，中外共知。其为河南总督，勒令州县虚报垦荒，苦累小民。近日巡抚傅德论劾，外间传说士俊已命逮治，皇上犹冀其改恶向善，曲赐矜全。乃士俊丧心病狂，妄发悖论，请明正其罪。”上召王、大臣、九卿等谕之曰：“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记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尧因四岳之言而用鲧，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至舜而后殛鲧。当日用鲧者尧，诛鲧者舜，岂得谓舜翻尧案乎？皇考即位之初，承圣祖深仁厚泽，休养生息，物炽而丰；皇考加意振饬，使纪纲整齐，此因势利导之方，正继志述事之善。迨雍正九年以来，人心已知法度，吏治已渐澄清，又未尝不敦崇宽简，相安乐易。朕缵承丕绪，泣奉遗诏，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

凡用人行政，兢兢焉以皇考諴民育物之心为心，以皇考执两用中之政为政。盖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初无丝毫间别。今王士俊訾为翻驳前案，是诚何心？朕躬有阙失，惟恐诸臣不肯尽言；至事关皇考，而妄指前猷，谓有意更张，实朕所不忍闻。至谓大学士不宜兼部，大学士兼部正皇考成宪，士俊欲朕改之，是又导朕以翻案也，彼不过为大学士鄂尔泰而发。士俊河南垦荒，市兴利之善名，行剥民之虐政，使败露於皇考时，岂能宽宥？彼欲掩饰从前之罪，且中伤与己不合之人，其机诈不可胜诘。

至谓部件题驳，怀挟私心，保举徇情，夤缘贿嘱，诸臣有则痛自湔除，无则益加黾勉，毋为士俊所讪笑，以全朕委任简用之体可也。”解士俊任，逮下刑部，王大臣等会鞫，请用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命改监候。二年，释为民，遣还里。

六年，以争占甕安县民罗氏墓地，纵仆殴民，民自经死，民子走京师叩阍。命副都御史仲永檀如贵州，会总督张广泗鞫，得实，论罪如律。二十一年，卒。

论曰：世宗以综覈名实督天下，肃吏治，严盗课，实仓库，清逋赋，行勘丈，垦荒土，提耗羡，此其大端也。卫、文镜受上眷最厚，卫以敏集事，文镜以骄府怨；然当时谓卫、文镜所部无盗贼，斯亦甚难能矣。勘丈激乱，四川为最著；耗羡归公，山西为最先；田赋悬逋，江苏为最钜；开垦害民，河南为最剧。世宗亲决庶政，不归罪臣下，故诺岷蒙褒，而宪德不尸其咎；时夏才短，事未克竟，亦不深责也。士俊及高宗初政，绌而犹用，乃创翻案之说，欲以荧主听，箝朝议。心险而术浅，其得谴宜哉。

## 列传八十二

隆科多 年羹尧胡期恆

隆科多，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子，孝懿仁皇后弟也。康熙二十七年，授一等侍卫，擢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四十四年，以所属人违法，上责隆科多不实心任事，罢副都统、銮仪使，在一等侍卫上行走。五十年，授步军统领。五十九年，擢理籓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六十一年十一月，圣祖大渐，召受顾命。世宗即位，命与大学士马齐总理事务，袭一等公，授吏部尚书。旋以总理事务劳，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自侍卫授銮仪使。雍正元年，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二年，兼领理籓院事。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并充总裁，监修明史。复与羹尧同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

三年，解步军统领。玉柱以行止甚劣，夺官，交隆科多管束。羹尧得罪，上以都统范时捷疏劾欺罔贪婪诸状，及妄劾道员金南瑛等，并下吏部议处。上谕曰：“前以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劳，予以异数，乃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缴上所赐四团龙补服，并不得复用双眼花翎、黄带、紫辔。及议上，以时捷劾，请罢羹尧任；以妄劾南瑛，请严加治罪。上以前议徇庇，后议复过当，责隆科多有意扰乱，削太保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等处修城垦地，谕曰：“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向日明珠、索额图结党行私，圣祖解其要职，置之閒散，何尝更加信用？隆科多、年羹尧若不知恐惧，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万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辙不可屡蹈，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四年，隆科多家仆牛伦挟势索赇，事发，逮下法司，鞫得隆科多受羹尧及总督赵世显、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贿。谳上，上命斩伦，罢隆科多尚书，令料理阿尔泰等路边疆事务。寻命勘议俄罗斯边界。

初，隆科多与阿灵阿、揆叙相党附，既又与羹尧交结。至是，上尽发阿灵阿、揆叙及羹尧罪状，宣示中外。又侍郎查嗣庭为隆科多所荐，坐悖逆诛死，上诘隆科多，隆科多不以实对。五年，宗人府复奏劾辅国公阿布兰以玉牒畀隆科多藏於家，阿布兰坐夺爵幽禁。上命夺隆科多爵，召还京，命王大臣会鞫。以圣祖升遐，隆科多未在上前，妄言身藏匕首以防不测；又自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上躬祀坛庙，妄谓防刺客，令於案下搜查；上谒陵，妄奏“诸王心变”。具狱辞：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党奸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凡四十一款，当斩，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上谕曰：“隆科多罪不容诛，但皇考升遐，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以罪诛，朕心有所不忍，可免其正法，於暢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妻子免入辛者库，岳兴阿夺官，玉柱发黑龙江。”六年六月，隆科多死於禁所，赐金治丧。

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父遐龄，自笔帖式授兵部主事，再迁刑部郎中。康熙二十二年，授河南道御史。四迁工部侍郎，出为湖广巡抚。湖北武昌等七府岁徵匠役班价银千馀，户绝额缺，为官民累。遐龄请归地丁徵收，下部议，从之。

疏劾黄梅知县李锦亏赋，夺官。锦清廉得民，民争完逋赋，诸生吴士光等聚众闭城留锦。事闻，上命调锦直隶，士光等发奉天，遐龄与总督郭琇俱降级留任。四十三年，遐龄以病乞休。

羹尧，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迭充四川、广东乡试考官，累迁内阁学士。四十八年，擢四川巡抚。四十九年，斡伟生番罗都等掠宁番卫，戕游击周玉麟。上命羹尧与提督岳升龙剿抚。升龙率兵讨之，擒罗都，羹尧至平番卫，闻罗都已擒，引还。川陕总督音泰疏劾，部议当夺官，上命留任。五十六年，越巂卫属番与普雄土千户那交等为乱，羹尧遣游击张玉剿平之。

是岁，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袭西藏，戕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黄胜关，兵譁，引还。羹尧遣参将杨尽信抚谕之，密奏泰失兵心，不可用，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上嘉其实心任事，遣都统法喇率兵赴四川助剿。五十七年，羹尧令护军统领温普进驻里塘，增设打箭炉至里塘驿站，寻请增设四川驻防兵，皆允之。

上嘉羹尧治事明敏，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五十八年，羹尧以敌情叵测，请赴藏为备。廷议以松潘诸路军事重要，令羹尧毋率兵出边，檄法喇进师。法喇率副将岳锺琪抚定里塘、巴塘。羹尧亦遣知府迟维德招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因请召法喇师还，从之。

五十九年，上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兵自青海入西藏，授羹尧定西将军印，自拉里会师，并谘羹尧孰可署总督者。羹尧言一时不得其人，请以将军印畀护军统领噶尔弼，而移法喇军驻打箭炉，上用其议。巴塘、里塘本云南丽江土府属地，既抚定，云贵总督蒋陈锡请仍隶丽江土知府木兴；羹尧言二地为入藏运粮要路，宜属四川，从之。兴率兵往收地，至喇皮，击杀番酋巴桑，羹尧疏劾。上命逮兴，囚云南省城。

八月，噶尔弼、延信两军先后入西藏，策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上谕羹尧护凯旋诸军入边，召法喇还京师。

羹尧寻遣兵抚定里塘属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属桑阿坝、林卡石诸生番。

六十年，入觐，命兼理四川陕西总督，辞，还镇，赐弓矢。上命噶尔弼率兵驻守西藏，行次泸定桥，噶尔弼病不能行，羹尧以闻。上命公策旺诺尔布署将军，额驸阿宝、都统武格参赞军务，驻西藏。青海索罗木之西有郭罗克上中下三部，为唐古特种人，屡出肆掠。阿宝以闻，上令羹尧与锺琪度形势，策进讨。羹尧疏言：“郭罗克有隘口三，悉险峻，宜步不宜骑。若多调兵，塞上传闻，使贼得为备，不如以番攻番。臣素知瓦斯、杂谷诸土司亦憾郭罗克肆恶，原出兵助剿。臣已移锺琪令速赴松潘，出塞督土兵进剿。”寻，锺琪督兵击败郭罗克，下番寨四十馀，获其渠，馀众悉降。

六十一年，羹尧密疏言：“西藏喇嘛楚尔齐木臧布及知府石如金呈策旺诺尔布委靡，副都统常龄、侍读学士满都、员外郎巴特玛等任意生事，致在藏官兵不睦。”

因请撤驻藏官兵。下廷臣议，以羹尧擅议撤兵，请下部严议，上原之，命召满都、巴特玛、石如金、楚尔齐木臧布等来京师，遣四川巡抚色尔图、陕西布政使塔琳赴西藏，佐策旺诺尔布驻守。

自军兴，陕西州县馈运供亿，库帑多亏缺。羹尧累疏论劾州县吏，严督追偿。

陕西巡抚噶什图密奏亏项不能速完，又与羹尧请加徵火耗垫补。上谕曰：“各省钱粮皆有亏空，陕西尤甚。盖自用兵以来，师所经行，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仓卒无可措办，势必挪用库帑。及撤兵时亦然。即如自藏回京，将军以至士卒，途中所得，反多於正项。各官费用，动至万金，但知取用，不问其出自何项也。羹尧等欲追亏项以充兵饷，追比不得，又议加徵火耗。火耗止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加徵火耗。今若听其加派，必致与正项一例催徵，肆无忌惮矣。

著传旨申饬。”命发帑银五十万送陕西资饷。

世宗即位，召抚远大将军允还京师，命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雍正元年，授羹尧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加遐龄尚书衔。寻又加羹尧太保。诏撤西藏驻防官军。

羹尧疏陈边防诸事，请於打箭炉边外中渡河口筑土城，移岚州守备驻守；大河南保县，移威茂营千总驻守；越巂卫地方寥阔，蛮、倮出没，改设游击，增兵驻守；松潘边外诸番，阿树为最要，给长官司职衔；大金川土目莎罗奔从征羊峒有功，给安抚司职衔；乌蒙蛮目达木等凶暴，土舍禄鼎坤等请擒献，俟其至，给土职，分辖其地。下部议，从之。论平西藏功，以羹尧运粮守隘，封三等公，世袭。

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为顾实汗孙，纠诸台吉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劫亲王察罕丹津叛，掠青海诸部。上命羹尧进讨，谕抚远大将军延信及防边理饷诸大臣，四川、陕西、云南督、抚、提、镇，军事皆告羹尧。十月，羹尧率师自甘州至西宁，改延信平逆将军，解抚远大将军印授羹尧，尽护诸军。羹尧请以前锋统领素丹、提督岳锺琪为参赞大臣，从之。论平郭罗克功，进公爵二等。

羹尧初至西宁，师未集，罗卜藏丹津诇知之，乃入寇，悉破傍城诸堡，移兵向城。羹尧率左右数十人坐城楼不动，罗卜藏丹津稍引退，围南堡。羹尧令兵斫贼垒，敌知兵少，不为备，驱桌子山土番当前队；砲发，土番死者无算。锺琪兵至，直攻敌营，罗卜藏丹津败奔，师从之，大溃，仅率百人遁走。羹尧乃部署诸军，令总兵官周瑛率兵截敌走西藏路，都统穆森驻吐鲁番，副将军阿喇纳出噶斯，暂驻布隆吉尔，又遣参将孙继宗将二千人与阿喇纳师会。敌侵镇海堡，都统武格赴援，敌围堡，战六昼夜，参将宋可进等赴援，敌败走，斩六百馀级，获多巴囊素阿旺丹津。罗卜藏丹津攻西宁南川口，师保申中堡。敌围堡，堡内囊素与敌通，欲凿墙而入。守备马有仁等力御，可进等赴援，夹击，敌败走，诸囊素助敌者皆杀之。羹尧先后疏闻，并请副都统花色等将鄂尔多斯兵，副都统查克丹等将归化土默特兵，总兵马觌伯将大同镇兵，会甘州助战，从之。

西宁北川、上下北塔蒙回诸众将起应罗卜藏丹津，羹尧遣千总马忠孝抚定下北塔三十馀庄。上北塔未服，忠孝率兵往剿，擒戮其渠，馀众悉降。察罕丹津走河州，罗卜藏丹津欲劫以去。羹尧令移察罕丹津及其族属入居兰州。青海台吉索诺木达什为罗卜藏丹津诱擒，脱出来归，羹尧奏闻，命封贝子，令羹尧抚慰。敌掠新城堡，羹尧令西宁总兵黄喜林等往剿，斩千五百馀级，擒其渠七，得器械、驼马、牛羊无算。以天寒，羹尧令引师还西宁。

寻策来岁进兵，疏：“请选陕西督标西安、固原、宁夏、四川、大同、榆林绿旗兵及蒙古兵万九千人，令锺琪等分将，出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道进讨，分兵留守西宁、甘州、布隆吉尔，并驻防永昌、巴塘、里塘、黄胜关、察木多诸隘。

军中马不足，请发太仆寺上都打布孙脑兒孳生马三千，巴尔库尔驼一千，仍於甘、凉增买千五百。粮米，臣已在西安预买六万石。军中重火器，请发景山所制火药一百驼，驼以一百八十斤计。”下廷议，悉如所请，马加发千，火药加发倍所请。

察罕丹津属部杀罗卜藏丹津守者来归，羹尧宣上指，安置四川边外。墨尔根戴青拉查卜与罗卜藏丹津合力劫察罕丹津，其子察罕喇卜坦等来归，羹尧令招拉查卜内附。又有堪布诺门汗，察罕丹津从子也，为塔兒寺喇嘛，叛从敌，纠众拒战，至是亦来归。羹尧数其罪，斩之。罗卜藏丹津侵布隆吉尔，继宗与副将潘之善击败之。

西宁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屡出为盗，羹尧招三部内附。馀部行掠如故，呈库、沃尔贾二部尤暴戾。羹尧令锺琪率瓦斯、杂谷二土司兵至归德堡，抚定上下寺东策布，督兵进歼呈库部众，擒戮沃尔贾部酋，馀并乞降。

二年，上以罗卜藏丹津负国，叛不可宥，授锺琪奋威将军，趣羹尧进兵。西宁东北郭隆寺喇嘛应罗卜藏丹津为乱，羹尧令锺琪及素丹等督兵讨之，贼屯哈拉直沟以拒。师奋入，度岭三，毁寨十。可进、喜林及总兵武正安皆有斩馘，复毁寨七，焚所居室。至寺外，贼伏山谷间，聚薪纵火，贼歼焉，杀贼六千馀，毁寺，诛其渠。

青海贝勒罗卜藏察罕、贝子济克济札布、台吉滚布色卜腾纳汉将母妻诣羹尧请内属，羹尧予以茶叶、大麦，令分居边上。羹尧遣锺琪、正安、喜林、可进及侍卫达鼐，副将王嵩、纪成斌将六千人深入，留素丹西宁佐治事。

二月，锺琪师进次伊克喀尔吉，搜山，获阿尔布坦温布，喜林亦得其酋巴珠尔阿喇布坦等。师复进，羹尧诇知阿冈都番助敌，别遣凉庄道蒋泂等督兵攻之，戮其囊素。复击破石门寺喇嘛，杀六百馀人，焚其寺。锺琪师复进次席尔哈罗色，遣兵攻噶斯，逐吹拉克诺木齐。三月，锺琪师复进次布尔哈屯。罗卜藏丹津所居地曰额母讷布隆吉，锺琪督兵直入，分兵北防柴旦木，断往噶斯道。罗卜藏丹津走乌兰穆和兒，复走柴旦木，师从之，获其母阿尔太哈屯及其戚属等，并男妇、牛羊、驼马无算。分兵攻乌兰白克，获吹拉克诺木齐及助乱八台吉。时藏巴扎布已先就擒，罗卜藏丹津以二百馀人遁走。青海部落悉平。论功，进羹尧爵一等，别授精奇尼哈番，令其子斌袭，封遐龄如羹尧爵，加太傅；并授素丹、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喜林二等阿达哈哈番，按察使王景灝及达鼐、瑛、嵩、成斌拜他喇布勒哈番，提督郝玉麟及正安拖沙喇哈番。

阿拉布坦苏巴泰等截路行劫，羹尧令继宗往剿，逐至推墨尔，阿拉布坦苏巴泰将妻子遁走。成斌等搜戮馀贼至梭罗木，击斩堪布夹木灿垂扎木素。羹尧遣达鼐及成斌攻布哈色布苏，获台吉阿布济车陈；又遣副将岳超龙讨平河州塞外铁布等七十八寨，杀二千一百馀人，得人口、牲畜无算。羹尧执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槛送京师。上祭告庙、社、景陵、御午门受俘。羹尧策防边诸事，以策妄阿喇布坦遣使乞降，请罢北征师，分驻巴里坤、吐鲁番、哈密城、布隆吉尔驻兵守焉，辖以总兵，每营拨馀丁屯赤金卫、柳沟所田；设同知理民事，卫守备理屯粮，游牧蒙古令分居布隆吉尔迤南山中。宁夏边外阿拉善以满洲兵驻防。上悉从所请。

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土番据桌子、棋子二山为巢，皆穴地而居，官军驻其地，奴使之；兵或纵掠，番御之，尽歼，置不问，番始横。凉州南崇寺沙马拉木扎木巴等掠新城张义诸堡。又有郭隆寺逸出喇嘛，与西宁纳硃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诸番相结，纠谢尔苏部土番谋为乱。羹尧遣锺琪等督兵讨之，纳硃公寺喇嘛降。师进次朝天堂，遣成斌、喜林及副将张玉等四道攻加尔多寺，杀数百人，馀众多入水死，焚其寺。游击马忠孝、王大勋战和石沟，王序吉、范世雄战石门口，泂战喜逢堡，苏丹师次旁伯拉夏口，土番伪降，诇之，方置伏，纵兵击之，所杀伤甚众。泂搜剿棋子山，逐贼巴洞沟，土司鲁华龄逐贼天王沟，先密寺喇嘛缚其渠阿旺策凌以献。

师入，转战五十馀日，杀土番殆尽。羹尧以先密寺喇嘛反覆不常，并焚其寺，徙其众加尔多寺外桌子山；馀众降，羹尧令隶华龄受约束。

条上青海善后诸事，请以青海诸部编置佐领。三年一入贡，开市那拉萨拉。陕西、云南、四川三省边外诸番，增设卫所抚治。诸庙不得过二百楹，喇嘛不得过三百。西宁北川边外筑边墙，建城堡。大通河设总兵，盐池、保安堡及打箭炉外木雅吉达、巴塘、里塘诸路皆设兵。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当遣者，往大通河、布隆吉尔屯田；而令锺琪将四千人驻西宁，抚绥诸番。下王大臣议行。

十月，羹尧入觐，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金币。叙功，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令其子富袭。

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尝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恆及景灝可大用，劾四川巡抚蔡珽逮治，上即以授景灝，又擢期恆甘肃巡抚。羹尧仆桑成鼎、魏之耀皆以从军屡擢，成鼎布政使，之耀副将。羹尧请发将吏数十从军，上许之。觐还，即劾罢驿道金南瑛等，而请以从军主事丁松署粮道。上责羹尧题奏错误，命期恆率所劾官吏诣京师。三年正月，珽逮至，上召入见，备言羹尧暴贪诬陷状，上特宥珽罪。

二月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羹尧疏贺，用“夕惕朝乾”语，上怒，责羹尧有意倒置，谕曰：“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会期恆至，入见，上以奏对悖谬，夺官。上命更定打箭炉外增汰官兵诸事，不用羹尧议。四月，上谕曰：“羹尧举劾失当，遣将士筑城南坪，不惜番民，致惊惶生事，反以降番复叛具奏。青海蒙古饥馑，匿不上闻。怠玩昏愦，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而以锺琪署总督，命上抚远大将军印。羹尧既受代，疏言：“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於仪徵水陆交通之处候旨。”上益怒，促羹尧赴任。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前山西巡抚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锺琪、河南巡抚田文镜、侍郎黄炳、鸿胪少卿单畴书、原任直隶巡抚赵之垣交章发羹尧罪状，侍郎史贻直、高其佩赴山西按时捷劾羹尧遣兵围郃阳民堡杀戮无辜，亦以谳辞入奏，上命分案议罪。罢羹尧将军，授閒散章京，自二等公递降至拜他喇布勒哈番，乃尽削羹尧职。

十二月，逮至京师，下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鞫。是月甲戌，具狱辞：羹尧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当大辟，亲属缘坐。上谕曰：“羹尧谋逆虽实，而事迹未著，朕念青海之功，不忍加极刑。”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赍诏谕羹尧狱中令自裁。遐龄及羹尧兄希尧夺官，免其罪；斩其子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极边。羹尧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皆坐斩，亲属给披甲为奴。又有静一道人者，四川巡抚宪德捕送京师，亦诛死。五年，赦羹尧诸子，交遐龄管束。遐龄旋卒，还原职，赐祭。

希尧，初自笔帖式累擢工部侍郎。既，夺官，复起内务府总管，命榷税淮安，加左都御史。十三年，为江苏巡抚高其倬劾罢。乾隆三年，卒。

胡期恆，字元方，湖广武陵人。祖统虞，明崇祯末进士。国初授检讨，官至秘书院学士。父献徵，自廕生授都察院经历，官至湖北布政使。期恆，康熙四十四年举人。献徵与遐龄友，欢若弟昆，期恆少从羹尧游。上南巡，献诗，授翰林院典籍。

出为夔州通判，有恩信，民为建生祠。羹尧为巡抚，荐期恆，迁夔州知府，再迁川东道。羹尧兼督陕西，复荐迁陕西布政使。期恆通晓朝章国故，才敏，善理繁剧，羹尧深倚之。羹尧挟贵而骄，惟期恆能以微言救其失。羹尧奴辱咸阳知县，期恆执而杖之，自是诸奴稍敛戢。尝讽羹尧善持盈，羹尧勿能用。及羹尧败，诸为羹尧引进者，争劾羹尧以自解；期恆惟引咎，终不言羹尧，乃下狱颂系。至高宗即位，始得释。侨居江南，久之，卒。

论曰：雍正初，隆科多以贵戚，年羹尧以战多，内外夹辅为重臣。乃不旋踵，幽囚诛夷，亡也忽诸。当其贵盛侈汰，隆科多恃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羹尧自代充为大将军，师所向有功。方且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於覆灭而不自怵。臣罔作威福，古圣所诫，可不谨欤！

## 列传八十三

岳锺琪季父超龙 超龙子锺璜 锺琪子濬 策棱子成衮扎布 车布登扎布

岳锺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父升龙，初入伍，授永泰营千总。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永泰营游击许忠臣受三桂劄。升龙使诣提督张勇告变，密结兵民，执忠臣杀之。十四年，从西宁总兵王进宝克兰州，先登被创，迁庄浪守备；从克临洮，平关陇，加都督佥事衔。累擢天津总兵。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升龙将三百骑护粮。上命升龙及马进良、白斌，副将以次有违令退怯者，得斩之乃闻。昭莫多之捷，授拖沙喇哈番，擢四川提督。初，西藏营官入驻打箭炉，上使勘界。四川巡抚于养志言营官司贸易，不与地方事。居数年，营官喋吧昌侧集烈发兵据泸河东诸堡，升龙以五百人防化林营。养志反劾升龙擅发兵，升龙亦讦养志。上使勘谳，养志坐斩，升龙亦夺官。喋吧昌侧集烈击杀明正土司蛇蜡喳吧，伤官兵，提督唐希顺讨之，上命升龙从军。事定，希顺以病解任，仍授升龙提督。四十九年，乞休。升龙本贯甘肃临洮，以母年逾九十，乞入籍四川，许之。逾二年，卒。雍正四年，追谥敏肃。

锺琪，初入赀为同知。从军，请改武职，上命以游击发四川，旋授松潘镇中军游击。再迁四川永宁协副将。五十八年，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袭西藏，都统法喇督兵出打箭炉，抚定里塘、巴塘。檄锺琪前驱，至里塘，第巴不受命，诛之。巴塘第巴惧，献户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皆顺命。五十九年，定西将军噶尔弼师自拉里入，仍令锺琪前驱。锺琪次察木多，选军中通西藏语者三十人，更衣间行至洛隆宗，斩准噶尔使人，番众惊，请降。噶尔弼至军，用锺琪策，招西藏公布，以二千人出降。锺琪遂督兵渡江，直薄拉萨，大破西藏兵，擒喇嘛为内应者四百馀人。策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六十年，师还，授左都督，擢四川提督，赐孔雀翎。命讨郭罗克番部，锺琪率师并督瓦斯、杂谷诸土司兵自松潘出边。

郭罗克番兵千馀出拒，锺琪击破之，取下郭罗克吉宜卡等二十一寨，歼其众。乘夜督兵进至中郭罗克纳务寨，番兵出拒，锺琪奋击，未终日，连克十九寨，斩三百馀级，获其渠骏他尔唪索布六戈。复督兵进攻上郭罗克押六寨，番目旦增缚首恶假磕等二十二人以降。郭罗克三部悉定，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六十一年，讨平羊峒番，於其地设南坪营。

雍正元年，师讨青海，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请以锺琪参赞军事。锺琪将六千人出归德堡，抚定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诸番部。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屡盗边，而呈库、活尔贾二部尤横。锺琪移师深入捣其巢，尽平之。二年，授奋威将军，趣进兵。郭隆寺喇嘛应罗卜藏丹津为乱，锺琪会诸军合击，歼其众，毁寺，擒戮其渠达克玛胡土克图。罗卜藏丹津居额穆纳布隆吉尔，其大酋阿尔布坦温布、吹拉克诺木齐分屯诸隘，锺琪与诸将分道入。锺琪及侍卫达鼐出南路，总兵武正安出北路，黄喜林、宋可进出中路，副将王嵩、纪成斌搜山。师进至哈喇乌苏，方黎明，番众未起，即纵击，斩千馀人，番众惊走，逐之，一昼夜至伊克喀尔吉，获阿尔布坦温布。复进次席尔哈罗色，遣兵攻噶斯；复进次布尔哈屯，薄额穆纳布隆吉尔，罗卜藏丹津西窜，锺琪逐之，一昼夜驰三百里。其酋彭错等来降，锺琪令守备刘廷言监以前驱，锺琪继其后。其酋吹因来降，言罗卜藏丹津所在距师百五六十里。锺琪令暂休，薄暮复进，黎明至其地。罗卜藏丹津之众方散就水草，即纵击，大破之，擒诸台吉，并罗卜藏丹津母阿尔泰哈屯及女弟阿宝，罗卜藏丹津易妇人服以遁。廷言等亦得吹拉克诺木齐等。锺琪复进至桑驼海，不见虏乃还。出师十五日，斩八万馀级。大酋助罗卜藏丹津为乱者皆就擒。青海平，上授锺琪三等公，赐黄带。

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土番据桌子、棋子二山为乱，纳硃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诸番与相纠合。羹尧遣锺琪等督兵分十一路进剿，凡五十馀日，悉讨平之。命兼甘肃提督。三年，复命兼甘肃巡抚。四月，解羹尧兵柄，改授杭州将军，命锺琪亦上奋威将军印，署川陕总督，尽护诸军。河州、松潘旧为青海蒙古互市地，羹尧奏移於那喇萨喇。锺琪奏言青海部长察罕丹津等部落居黄河东，请仍於河州、松潘互市。

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部落居黄河西，请移市西宁塞外丹噶尔寺。蒙古生业，全资牲畜，请六月后不时交易。四川杂谷、金川、沃日诸土司争界，羹尧令金川割美同等寨畀沃日，致仇杀不已。锺琪奏请还金川，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上皆许之。

寻真除川陕总督。疏言：“土司承袭，文武吏往往索费，封其印数年不与，致番目专恣仇杀。请定限半年，仍令应袭者先行署理。土司有外支循谨能治事者，许土官详督抚给职衔，分辖其地，多三之一，少五之一，使势相维、情相安。”入觐，加兵部尚书衔。疏言：“察木多外鲁隆宗察哇、坐尔刚、桑噶、吹宗、衮卓诸部，距打箭炉远，不便遥制。请宣谕达赖喇嘛，令辖其地。中甸、里塘、巴塘及得尔格特、瓦舒霍耳诸地，并归内地土司。”又言：“巴塘隶四川，中甸隶云南，而巴塘所属木咱尔、祁宗、拉普、维西诸地偪近中甸，总会於阿墩子，实中甸门户。请改隶云南，与四川里塘、打箭炉互为犄角。”下王大臣议，如所请。四年春，请选西安满洲兵千人驻潼关。冬，请以陕、甘两省丁银摊入地亩徵收，自雍正五年始，著为定例。逾年，复疏言甘属河东粮轻丁多，河西粮多丁少，请将二属各自均派：河东丁随粮办，河西粮照丁摊。下部议行。四川乌蒙土知府禄万锺扰云南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及建昌属冕山、凉山诸苗助为乱。上命锺琪与云贵总督鄂尔泰会师讨之。五年春，擒万锺，庆侯亦降。乌蒙、镇雄皆改土归流。冕山、凉山亦以次底定。

锺琪督三省天下劲兵处，疑忌众。成都讹言锺琪将反，锺琪疏闻，上谕曰：“数年以来，谗锺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锺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锺琪懋著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受圣祖六十馀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知。今此造言之人，不但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命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严鞫。”寻奏湖广人卢宗寄居四川，因私事造蜚语，无主使者，论斩。

六年，疏请以建昌属河西、宁番两土司及阿都、阿史、纽结、歪溪诸地改土归流，河东宣慰司以其地之半改隶流官，升建昌为府，领三县，并釐定营汛职制，及善后诸事。下部议，如所请。定新设府曰宁远，县曰西昌、冕宁、盐源，又请改岷州两土司归流。寻分疏请升四川达州，陕西秦、阶二县为直隶州。七年，又分疏请升甘肃肃州为直隶州，陕西子午谷隘口增防守官兵，里塘、巴塘诸地，置宣抚、安抚诸司至千百户，视流官例题补。俱议行。雷波土司为乱，遣兵讨平之。

靖州诸生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锺琪，劝使反。锺琪与设誓，具得静始末，疏闻。

上褒锺琪忠，遣侍郎杭奕禄等至湖南逮鞫治，语详杭奕禄传。

罗卜藏丹津之败也，走投准噶尔，其酋策妄阿喇布坦纳之。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立，数侵掠喀尔喀诸部。上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山，出北路；锺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西路：讨之。加锺琪少保，以四川提督纪成斌等参赞军务。锺琪率师至巴里坤，筑东西二城备储胥，简卒伍为深入计。八年五月，召锺琪及傅尔丹诣京师授方略，锺琪请以成斌护大将军印。科舍图岭者，界巴密、巴里坤间，锺琪设牧厂於此。准噶尔闻锺琪方入觐，乘间以二万馀人入犯，尽驱驼马去。成斌使副参领查廪以万人护牧厂，寇至不能御，走过总兵曹勷垒呼救；勷以轻骑往赴，战败亦走。总兵樊廷及副将冶大雄等将二千人，转战七昼夜。总兵张元佐督所部夹击，拔出两卡伦官兵，还所掠驼马强半。成斌欲罪查廪，既而释之，以捷闻。上已遣锺琪还镇，上谓当於卡伦外筑城驻兵，出游兵击敌，俾不敢深入，令锺琪详议。寻谕奖廷、大雄、元佐功，赐金予世职，遣内务府总管鄂善赍银十万犒师。立祠安西，祀阵亡将士。上以酒三爵遥酹，亦俾鄂善赍往设祭。

九年春，锺琪请移兵驻吐鲁番、巴尔库尔，为深入计。上谕曰：“锺琪前既轻言长驱直入，又为敌盗驼马，既耻且愤，必欲进剿，直捣巢穴，能必胜乎？”九年正月，锺琪部兵有自敌中脱归者，言噶尔丹策零将移驻哈喇沙尔，以大队赴西路，而令其将小策零敦多卜犯北路。锺琪以闻，并言敌将自吐鲁番侵哈密，扰安西、肃州边界。我军众寡莫敌，当持重坚壁固守，告北路遣兵应援，并调兵自无克克岭三面夹击。上谕曰：“前以锺琪军寡，谕令持重坚守，今已有二万九千人。樊廷马步二千，敌彼二万，转战七昼夜，犹足相当。乃以二万九千人而云众寡莫敌，何懦怯至此？且前欲直捣伊犁，岂有贼至数百里内转坚壁而不出乎？贼果至巴尔库尔，即败逃，亦从科舍图直走伊尔布尔和邵而遁。无克克岭相去二三百里，安所得夹击？

锺琪於地势军机，茫然不知，朕实为烦忧。”

三月，准噶尔二千馀犯吐鲁番，成斌遣廷将四千人赴援，敌引退。四月，又以千馀人犯吐鲁番，别以二百馀人犯陶赖卡伦。六月，又以二千馀人围鲁谷庆城。吐鲁番回目额敏和卓等率所部奋击，杀二百馀人。锺琪议令元佐、勷及张存孝将三千人赴援。提督颜清如将二千人屯塔库，成斌将四千人防陶赖，俟我军进击乌鲁木齐，移回民入内地。上谕锺琪：“今年秋间袭击，是第一善策。援吐鲁番，乃不得已之举。若但筹画应援，而不计及袭击，是舍本而逐末也。”

鲁谷庆城围四十馀日不下，准噶尔移攻哈喇火州城，以梯登，回民击杀三百馀人。元佐等兵将至，敌引退。七月，准噶尔大举犯北路，傅尔丹之师大败於和通脑兒，锺琪请乘虚袭击乌鲁木齐。上谕锺琪：“贼既得志於北路，今冬仍往西路，且增添贼众，更多於侵犯北路，俱未可知。当先事图维，临时权变，勿贪功前进，勿坐失机宜。”并令略行袭击，即撤兵回营。锺琪自巴尔库尔经伊尔布尔和邵至阿察河，遇敌，击败之。逐至厄尔穆河，敌踞山梁以距。锺琪令元佐将步兵为右翼，成斌将马兵为左翼，勷及总兵王绪级自中路上山，参将黄正信率精锐自北山攻敌后，诸军奋进，夺所踞山梁，敌败走。谍言乌鲁木齐敌帐尽徙，乃引兵还。疏闻，上奖锺琪进退迟速俱合机宜。

十二月，上追举科舍图之役，责成斌怠忽，降沙州副将。十年正月，镜兒泉逻卒遇敌，杀其二，掠其一以去。锺琪劾副将马顺，上并以锺琪下部察议。俄，准噶尔三千馀人犯哈密，锺琪令勷、成斌将五千人自回落兔大坂，总兵纪豹将二千人自科舍图岭，分道赴援。又令副将军石云倬、常赉，镇安将军卓鼐分地设伏，待敌占天生圈山口，颜清如屯塔尔那沁，遣参将米彪、副将陈经纶分道御战，敌引去。勷等将至二堡，遇准噶尔五千馀人，即纵兵奋战一昼夜。敌登山，勷督兵围山，力战至午，敌溃遁。勷自二堡至柳拊泉，与经纶及副将焦景竑军会，乘夜追剿。锺琪使告云倬等，遣兵至无克克岭待敌，疏闻，上奖慰之。锺琪议城穆垒驻军，并命乘胜兴工。云倬等至无克克岭，锺琪令速赴梯子泉阻敌归路，卓鼐继其后。云倬迟发一日，敌自陶赖大坂西越向纳库山遁去。师至敌驻军处，馀火犹未息，云倬又令毋追袭。锺琪劾云倬偾事，夺官，逮京师治罪，以张广泗代为副将军。上谕曰：“岳锺琪素谙军旅，本非庸才，但以怀游移之见，致战守乖宜。前车之鉴，非止一端。嗣后当痛自省惕，壹号令，示威信，朕犹深望之！”大学士鄂尔泰等劾锺琪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降三等侯，削少保，仍留总督衔，护大将军印。六月，锺琪疏报移军穆垒。寻召锺琪还京师，以广泗护印。广泗劾锺琪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穆垒形如釜底，不可驻军。议分驻科舍图、乌兰乌苏诸地。上命还军巴尔库尔，尽夺锺琪官爵，交兵部拘禁。

十一年，以查郎阿署大将军，又论锺琪骄蹇不法，且劾成斌、元佐疏防，上命斩成斌，元佐降调。又劾勷纵贼，上命斩勷。十二年，大学士等奏拟锺琪斩决，上改监候。乾隆二年，释归。十三年，师征大金川，久无功。三月，高宗命起锺琪，予总兵衔。至军，即授四川提督，赐孔雀翎。时经略大学士讷亲视师，而广泗以四川总督主军事。大金川酋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子郎卡居噶拉依。锺琪至军，讷亲令攻党坝。上以军事谘锺琪，锺琪疏言：“党坝为大金川门户，碉卡严密，汉、土官兵止七千馀。臣商诸广泗，请益兵三千，广泗不应。广泗专主自昔岭、卡撒进攻。

此二处中隔噶拉依，距勒乌围尚百馀里。党坝至勒乌围仅五六十里，若破康八达，即直捣其巢。臣商诸广泗，广泗不谓然，而广泗信用土舍良尔吉及汉奸王秋等，恐生他虞。”讷亲亦劾广泗老师糜饷，诏逮治；亦罢讷亲大学士，傅恆代为经略。锺琪奏请选精兵三万五千，万人出党坝及泸河，水陆并进；万人自甲索攻马牙冈、乃当两沟，与党坝军合，直攻勒乌围；卡撒留兵八千，俟克勒乌围，前后夹攻噶拉依；党坝留兵二千护粮，正地留兵千防泸河，馀四千往来策应。期一年擒莎罗奔及郎卡。

臣虽老，请肩斯任。”命傅恆筹议，傅恆用其策。

锺琪自党坝攻康八达山梁，大破贼。师进战塔高山梁，复屡破贼。锺琪初佐年羹尧定西藏，莎罗奔以土目从军；及为总督，以羹尧所割金川属寨还莎罗奔，且奏给印信、号纸，莎罗奔以是德锺琪。师入，莎罗奔惧，遣使诣锺琪乞降。锺琪请於傅恆，以十三骑从入勒乌围开谕。莎罗奔请奉约束，顶经立誓，次日，率郎卡从锺琪乘皮船出诣军前降。上谕奖锺琪，加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曰威信。入觐，命紫禁城骑马，免西征追偿银七十馀万，官其子沺、淓侍卫，赐诗褒之。寻命还镇。

十五年，西藏珠尔默特为乱，锺琪出驻打箭炉，事旋定。十七年，杂谷土司苍旺为乱，锺琪遣兵讨擒之。十九年，重庆民陈琨为乱，锺琪力疾亲往捕治，还，卒於资州，赐祭葬，谥襄勤。上以所封公爵不世袭，予一等轻车都尉，令其子瀞袭。

锺琪沈毅多智略，御士卒严，而与同甘苦，人乐为用。世宗屡奖其忠诚，遂命专征。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锺琪一人而已。既废复起，大金川之役，傅恆倚以成功。高宗御制怀旧诗，列五功臣中，称为“三朝武臣巨擘”云。

超龙，升龙弟，初冒刘姓，名曰杰。入伍，屡迁建昌左营守备。引见，圣祖垂询，乃复本姓名，超擢东川营游击。以避锺琪，改西宁左营。雍正二年，授河州协副将，剿定铁布等寨乱番。又以避锺琪，改张家口协。六年，迁天津总兵。八年，擢湖广提督。乌蒙乱，超龙令总兵苏大有率副将何勉、参将毋椿龄讨平之。寻遣兵分防贵州界，上以深合机宜嘉之。十年，卒。

锺璜，超龙子。雍正七年，以锺琪奏赴西路军效力，授蓝翎侍卫，除銮仪卫治仪正。乾隆初，擢四川威茂营参将。再迁总兵，历建宁、南赣、开化、昭通诸镇。

擢广西提督，锺琪卒，代为四川提督。疏言：“松潘总兵例出塞化番，三年一度。

番性多猜，调集守候，彼此互防，甚非所原。又见小道远费钜，讬病不至，惟附近土司领赏，有名无实。请停止，以节劳费。”上从之。金川土舍郎卡侵革布什咱土司，革布什咱合九土司兵攻金川，相持数年未决，郎卡乞令罢兵。锺璜率兵出塞，至拉必斯满安营，召郎卡出，令还所侵地及所掠穆尔津冈诸土司番民。九土司之兵悉罢。旋卒，赐祭葬，谥庄恪。

濬，锺琪子。以二品廕生授西安同知，擢口北道，再擢山东布政使。雍正六年，调山西，署山东巡抚。锺琪出师，命濬送至肃州。八年，召锺琪诣京师，命濬就省。

乾隆元年，请免郯城、兰山诸县水冲地应徵丁米。寻调江西。三年，请免南昌府属浮粮三万七千馀两，复疏请发帑修筑丰城江堤，濬江关河口，议行社仓，皆允所请。

两江总督杨超曾劾濬与属吏朋比纳贿，坐夺官。六年，授光禄寺卿，出为福建按察使。再迁广东巡抚，调云南。两广总督陈大受劾濬误举粮道明福以婪赃败，又采木修堤，任属吏作弊，召还京师。十八年，授鸿胪寺少卿，转通政使参议，卒。濬在巡抚任亏库项，锺琪请以公俸按年扣还，上特命免之。

策棱，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喀尔喀部人。元太祖十八世孙图蒙肯，号班珠尔，兴黄教，西藏达赖喇嘛贤之，号曰赛音诺颜。其第八子丹津生纳木扎勒，纳木扎勒生策棱。康熙三十一年，丹津妻格楚勒哈屯自塔密尔携策棱及其弟恭格喇布坦来归，圣祖授策棱三等阿达哈哈番，赐居京师，命入内廷教养。四十五年，尚圣祖女和硕纯悫公主，授和硕额驸。寻赐贝子品级，诏携所属归牧塔密尔。五十四年，命赴推河从军，出北路防御策妄阿喇布坦。五十九年，师征准噶尔，策棱从振武将军傅尔丹出布拉罕，至格尔额尔格，屡破准噶尔，获其宰桑贝坤等百馀人，俘馘甚众。战乌兰呼济尔，焚敌粮。师还，道遇准噶尔援兵，复击败之，授扎萨克。

策棱生长漠外，从军久，习知山川险易。愤喀尔喀为准噶尔凌藉，锐自磨厉，练猛士千，隶帐下为亲兵。又以敌善驰突而喀尔喀无纪律节制，每游猎及止而驻军，皆以兵法部勒之，居常钦钦如临大敌。由是赛音诺颜一军雄漠北。

雍正元年，世宗特诏封多罗郡王。二年，入觐，命偕同族亲王丹津多尔济驻阿尔泰，并授副将军，诏策棱用正黄旗纛。五年，偕内大臣四格等赴楚库河，与俄罗斯使萨瓦立石定界，事毕，陈兵鸣砲谢天，议罪当削爵，上命改罚俸。九年，从靖边大将军顺承郡王锡保讨噶尔丹策零，侦贼自和通呼尔哈诺尔窥图垒、茂海、奎素诸界，偕翁牛特部贝子罗卜藏等分兵击卻之。准噶尔诸酋有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皆噶尔丹策零同族，最用事。噶尔丹策零遣大策零敦多卜将三万人入掠喀尔喀，闻锡保驻察罕廋尔，振武将军傅尔丹军科布多，乃遣其将海伦曼济等将六千人取道阿尔泰迤东，分扰克鲁伦及鄂尔海喀喇乌苏，留馀众於苏克阿勒达呼为声援。

策棱偕丹津多尔济迎击，至鄂登楚勒，遣台吉巴海将六百人宵入敌营，诱之出追，伏兵突击，斩其骁将，馀众惊溃，大策零敦多卜及海伦曼济等遁去。诏进封和硕亲王，赐白金万。寻授喀尔喀大扎萨克。

十年六月，噶尔丹策零遣小策零敦多卜将三万人自奇兰至额尔德毕喇色钦，策棱偕将军塔尔岱青御於本博图山。未至，准噶尔掠克尔森齐老，分兵袭塔密尔，掠策棱二子及牲畜以去。策棱不及援，侍郎绰尔铎以转饷至，语策棱曰：“王速率兵遏敌归路，当大破敌。”策棱还军驰击，距敌二日程。初，招丹津多尔济赴援，不至。准噶尔兵趋额尔德尼昭，八月，策棱率兵追敌，十馀战，敌屡败。小策零敦多卜据杭爱山麓，逼鄂尔坤河而阵；策棱令满洲兵阵河南，而率万人伏山侧，蒙古诸军阵河北，遂战。敌见满洲兵背水阵，兵甚弱，意轻之，越险进。满洲兵卻走，准噶尔兵逐之，策棱伏起自山下，如风雨至，斩万馀级，谷中尸为满，获牲畜、器械无算。小策零敦多卜以馀众渡河，蒙古兵待其半渡击之，多入水死，河流尽赤。锡保驰疏告捷，首表策棱功，上嘉悦，赐号超勇，锡黄带。谕：“此次军功非寻常劳绩可比，随征兵弁，著从优加倍议叙。”上以策棱牧地被寇，赉马二千、牛千、羊五千、白金五万，赈所属失业者，并命城塔密尔，建第居之。十二月，进固伦额驸，时纯悫公主已薨，追赠固伦长公主。

十一年，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统军驻乌里雅苏台，诏策棱佩定边左副将军印，进屯科布多，寻授盟长。十二年五月，召来京谘军务。六月，移军察罕廋尔。十三年，准噶尔乞和，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苏为喀尔喀游牧界，上谘策棱。策棱谓：“向者喀尔喀游牧尚未至哲尔格西喇呼鲁苏，此议可许。惟准噶尔游牧，必以阿尔泰山为界，空其中为瓯脱。”准噶尔不从。乾隆元年，师还，命策棱将喀尔喀兵千五百人驻乌里雅苏台，分防鄂尔坤。上以策棱母居京师，策棱在军久，不得朝夕定省，命送归游牧，并赐白金五千治装。二年，噶尔丹策零贻书策棱，称为车臣汗，申前请。策棱以闻，上命策棱以己意为报书，书曰：“阿尔泰为天定边界。尔父珲台吉时，阿尔泰迤西初无厄鲁特游牧。自灭噶尔丹，我来建城，驻兵其地，众所共知。其不令尔游牧者，原欲以此为隙地，两不相及，以息争端。今台吉反云难以让给，试思阿尔泰为谁地，谁能让给？尔诚遵上指定议，我必不为祸始，亦不复居科布多。又谓我等哨兵逼近阿尔泰，宜向内撤。哨兵乃圣祖时旧例，即定界，岂能不设？台吉其思之！”冬，准噶尔使达什博尔济奉表至，命策棱偕诣京师。

三年春，至京师。噶尔丹策零表请喀尔喀与准噶尔各照现在驻牧。上召达什博尔济入见，谕曰：“蒙古游牧，冬夏随时迁徙。必指定山河为界，彼此毋得逾越。”

遣侍郎阿克敦等使准噶尔，与达什博尔济偕往。冬，噶尔丹策零复使哈柳从阿克敦等奉表至，请循布延图河，南以博尔济昂吉勒图、无克克岭噶克察诸地为界，北以逊多尔库奎、多尔多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喀喇巴尔楚克诸地为界，准噶尔人不越阿尔泰山，蒙古居山前，亦止在扎卜堪诸地，两不相接。并乞移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入内地。上以所议准噶尔不越阿尔泰山定界已就范，惟移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不可许。四年春，赐敕遣还。哈柳诣策棱，哈柳曰：“额驸游牧部属在喀尔喀，何弗居彼？”策棱答曰：“我主居此，予惟随主居。喀尔喀特予游牧耳！”哈柳又曰：“额驸有子在准噶尔，何不令来京？”答曰：“予蒙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予子，他子无与也。即尔送还，予必请於上诛之。”冬，噶尔丹策零使哈柳复奉表至，始定议准噶尔不过阿尔泰山梁，不复言徙卡伦事。自雍正间与准噶尔议界，策棱三诣京师，准噶尔惮其威重，卒如上指。上奖策棱忠，子陷准噶尔，不复以为念，乃用宗室亲王例，封其子成衮扎布世子。五年，命勘定喀尔喀游牧，毋越扎布堪、齐克慎、哈萨克图、库克岭诸地，与准噶尔各守定界。六年，上以策棱老，命移军驻塔密尔。初，喀尔喀凡三部；及是，土谢图汗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与策棱，为赛音诺颜部。以鄂尔昆河西北乌里雅苏河为游牧，为三部屏蔽。自此喀尔喀为四部。十五年，病笃，上遣其次子车布登扎布还侍，使侍卫德山等往存问。

寻卒，遗言请与纯悫公主合葬。丧至京师，上亲临奠，命配享太庙，谥曰襄，御制诗輓之。

子八，最著者长子成衮扎布，次子车布登扎布。

成衮扎布，初授一等台吉。乾隆元年，封固山贝子。四年，封世子，赐杏黄辔。

十五年，袭扎萨克亲王兼盟长，授定边左副将军。十七年，入觐。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内附，成衮扎布遣兵赴乌里雅苏台防准噶尔追兵。准噶尔宰桑禡木特以二百人追入边，上命毋纵使还。禡木特逸去，诏以责成衮扎布。十九年，命移军乌里雅苏台。寻罢定边左副将军，命赴额尔齐斯督屯田。二十年，师定伊犁，屯田兵撤还，仍驻乌里雅苏台。二十一年，和托辉特青衮咱卜谋为乱，成衮扎布发其谋。

八月，乱作，仍授定边左副将军，率师讨之，赐三眼孔雀翎。十二月，获青衮咱卜，赐杏黄带。二十二年，辉特巴雅尔为乱，正月，授定边将军，率师赴巴里坤捕治。

十二月，入觐，复授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二十六年，以准噶尔及回部悉平，请展喀尔喀汛界，下军机大臣议，以附近乌鲁木齐四汛，令索伦、绿旗兵驻防；自苏伯昂阿至乌拉克沁伯勒齐尔十一汛，令成衮扎布督理。二十八年，入觐。二十九年，以乌里雅苏台城圮，请筑城，旧址外立木栅，内实以土，引水环之，报闻。

三十六年，卒。

子七，获青衮咱卜，封其第四子占楚布多尔济为世子，代掌扎萨克。卒，命其长子辅国公额尔克沙喇代掌扎萨克。卒，命次子辅国公伊什扎卜楚代掌扎萨克。及成衮扎布卒，以第七子拉旺多尔济袭扎萨克亲王。拉旺多尔济，尚高宗女固伦和静公主，授固伦额驸。从征临清、石峰堡有功。嘉庆八年闰二月，仁宗乘舆入顺贞门，有陈德者伏门侧突出，侍卫丹巴多尔济御之，被三创，拉旺多尔济捘其腕，乃获而诛之，赐御用补褂，封其子巴彦济尔噶勒辅国公。

车布登扎布，初授一等台吉。额尔德尼昭之役，力战被创，封辅国公，赐双眼孔雀翎。十七年，成衮扎布请析所部授车布登扎布自为一旗，上允之，别授扎萨克。

十九年，督兵剿抚乌梁海，获准噶尔宰桑，赐贝子品级。二十年，师征伊犁，车布登扎布将三百骑自察罕呼济尔疾驰至集赛，擒宰桑齐巴汉，侦达瓦齐所在，夺舟渡伊犁河，逐达瓦齐，封多罗贝勒。阿睦尔撒纳谋以伊犁叛，车布登扎布首发其奸，密以告将军班第。师还，命招降乌梁海部落，即以隶焉。二十一年，乌梁海酋郭勒卓辉譌言哈萨克汗阿布赉与阿睦尔撒纳连合，上命率师讨之。有宰桑固尔班和卓者，携千馀户赴乌梁海谋偕遁，车布登扎布麾兵捕治，歼其众。遂进兵哈萨克界，会尚书阿里衮自伊什勒诺尔转战至汗扎尔会，斩获无算，封多罗郡王。

成衮扎布讨青衮咱卜，诏车布登扎布还乌里雅苏台为佐。二十二年，代成衮扎布署定边左副将军。寻命兆惠代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而以车布登扎布为之副。二十三年正月，授定边右副将军，从兆惠出巴里坤，遣兵赴哈什崆格斯搜逸寇。寻命赴博啰塔拉，捕布库察罕、哈萨克锡喇等。哈萨克部人擒布库察罕，哈萨克锡喇及宰桑鄂哲特等走和落霍斯，车布登扎布督兵逐之，哈萨克锡喇度不得脱，悉★据高冈拒战。部将以兵寡，请待其走击之，车布登扎布持不可，麾兵急进，擒鄂哲特，哈萨克锡喇仅以身免，诏以其父超勇号赐之。鄂哲特械至京师，言车布登扎布身先士卒，所向无前，上益嘉叹，赐金黄带。

车布登扎布进次阿布勒噶尔，哈萨克缚布库察罕以献，因请赴阿克苏与将军兆惠会。上命还伊犁，进亲王品级。寻以在军久，令归游牧休息。二十四年，令佐将军兆惠进叶尔羌讨霍集占，旋复命还伊犁。二十七年，使西藏。三十六年，代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授盟长。以牟利被讦，罢左副将军，擅请展牧界，削亲王品级，命以郡王兼扎萨克世袭。四十七年，卒。子三丕勒多尔济，袭。

论曰：世传锺琪长身赪面，隆准而骈胁。临阵挟二铜鎚，重百馀斤，指麾严肃不可犯。军西陲久，番部皆詟其名。其受莎罗奔降也，傅恆升幄坐，锺琪戎服佩刀侍。莎罗奔出语人曰：“我曹仰岳公如天人，乃傅公俨然踞其上，天朝大人诚不可测也！”策棱白晰微髭，善用兵，所部多奇士。有脱克浑者，日行千里，登高张两手，若雕鼓翼，诇敌，敌不之察。事定，策棱欲官之，辞，赉以千金，酌酒劳之。

脱克浑请出侍姬舞，起而歌，慷慨，策棱大悦，即以姬及所乘马赐之。载籍言名将，往往举其状貌及其轶事，使读者慕焉。锺琪忠而毅，策棱忠而勇，班诸卫、霍、郭、李之伦，毋谓古今人不相及也。

## 列传八十四

查郎阿 傅尔丹 马尔赛李杕 庆复李质粹 张广泗

查郎阿，字松庄，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曾祖章泰，以军功授拖沙喇哈番。

祖查尔海，复以军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父色思特，死乌阑布通之战。查郎阿袭世职，兼佐领，迁参领。雍正元年，授吏部郎中。二年，超擢侍郎，署镶黄旗满洲都统。五年，迁左都御史，仍治吏部事。是岁冬，西藏噶布伦阿尔布巴等为乱，戕总理藏务贝子康济鼐，扎萨克台吉颇罗鼐驰闻，上命查郎阿偕副都统迈禄率兵入藏。

六年，擢尚书。秋，师至藏，驻藏副都统马喇等已擒阿尔布巴，即按诛之，并歼其馀党。查郎阿奏移达赖喇嘛暂居里塘，留兵二千交驻藏大臣调遣；又奏请以颇罗鼐总理后藏，而前藏达赖喇嘛未还，毕昭新授噶布伦，虑未妥协，并令颇罗鼐兼领：皆从之。

七年，命查郎阿至西安，留佐川陕总督岳锺琪，专理军需。锺琪授大将军，出师，令署川陕总督兼西安将军，加太子少保。八年，命往肃州专理军需。九年，析置四川、陕西两总督，查郎阿改署陕西总督。十年，召锺琪还京师，以查郎阿署宁远大将军，命大学士鄂尔泰驰驿往肃州授方略，并赐白金万。十一年，疏劾副将纪成斌防廋集、总兵张元佐防无克克岭，敌入掠粮车，漫无侦察。上命斩成斌，元佐坐降调。又劾总兵曹勷防哈密，纵贼妄报，上命斩勷。又劾副都统阿克山、观音保牧马多死，玩悮军事，下部议当斩。查郎阿复奏阿克山、观音保所部兵久居南方，不知牧马法，视退缩窃换者有间，请暂免死，今於通衢荷校，遍示诸军。

十三年，噶尔丹策凌乞和，命查郎阿撤兵。奏请留兵戍哈密及三堡沙枣尔、塔勒纳沁诸城，并於南山大坂、无克克岭、塔勒纳沁河源分设斥堠，又奏於安西及赤金、靖逆、柳沟、布隆吉尔、桥湾五处分兵驻防，部议如所请。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改陕西总督为川陕总督。乾隆元年，疏言甘肃地瘠，请拨陕西仓粮预筹协济，命会巡抚刘於义确议。寻请拨陕西仓粮八万石运贮庆阳、泾州、静宁、固原诸处，从之。疏劾甘肃巡抚许容匿灾营私，上命夺容官逮治。秋，入觐，谕速回任。奏言：“军中马驼被窃，当责大将军偿补。雍正十年以前，岳锺琪任之；十一年，臣任之。惟鄂尔多斯牧厂所失及历年马驼多毙，请免追偿。”上许之。三年，奏劾肃州道黄文炜、军需道沈青崖等侵帑，并及於义徇庇，遣左都御史马尔泰会鞫论罪。

章嘉呼图克图请以里塘、巴塘畀达赖喇嘛，查郎阿奏：“圣祖时克西藏，收里塘、巴塘内属。章嘉呼图克图以日用不敷为辞，藏中大小庙千馀，常住喇嘛四十馀万，需用良钜。请视里塘、巴塘诸地每岁徵收数目，以打箭炉商税拨予达赖喇嘛，地仍内属如故。”上嘉纳之。宁夏地震，查郎阿驰往赈抚。五年，命还京入阁治事，加太子太保。六年，命与侍郎阿里衮清察黑龙江、吉林乌喇开垦地亩。十二年，以衰病，命致仕。寻卒。

傅尔丹，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费英东曾孙，倭黑子也。康熙二十年，袭三等公，兼佐领，授散秩大臣。四十三年，上西巡，驻跸祁县郑家庄，於行宫前阅太原城守兵骑射。有卒马惊逸近御仗，傅尔丹直前勒止之，捽其人下。上悦，谕奖傅尔丹，赐貂皮褂。寻授正白旗蒙古都统。四十八年，授领侍卫内大臣。五十四年，以讬疾未入直，罢领侍卫内大臣。命率土默特兵千赴乌兰固木等处屯田。五十六年，复授领侍卫内大臣。

师讨噶尔丹，授富宁安靖逆将军，出西路；傅尔丹振武将军，出北路：驻军阿尔泰。五十七年，疏请与富宁安分路进兵，谕定师期。傅尔丹请与征西将军祁里德将万二千人，以七月出布鲁尔，直抵额尔齐斯河。会策妄阿喇布坦使来乞和，令暂停进取，缮兵防守。上欲於乌兰固木、科布多筑城卫喀尔喀游牧，命傅尔丹相度具奏。五十八年春，傅尔丹疏请筑城鄂勒齐图郭勒，上以鄂勒齐图郭勒距师远，命更於科布多筑城。傅尔丹复疏言：“科布多阻大河，材木难致。请筑城察罕廋尔，距鄂勒齐图郭勒千里，中设十一站。”上从之。五十九年，将八千人自布拉罕进次格尔额尔格，准噶尔兵溃，击斩二百馀级，擒宰桑等百馀，尽降其众。又焚乌兰呼济尔敌粮，引还。雍正元年，命兼统祁里德军，分兵驻巴里坤。三年，召还，授内大臣。四年，授黑龙江将军。六年，授吏部尚书，赐双眼孔雀翎。

初，青海罗卜藏丹津败走，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纳之。上屡遣使索献，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使请和，上罢两路兵，久之议未决。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嗣，屡犯边。七年二月，上命廷臣集议，大学士硃轼、左都御史沈近思皆言天时未至，副都统达福亦言不可，惟大学士张廷玉赞用兵，上意乃决，复出师。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发京师八旗兵六千、车骑营兵九千、奉天等处兵八千八百，以巴赛为副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掌振武将军印，陈泰、衮泰、石礼哈、岱豪、达福、觉罗海兰为参赞。定寿将前锋，魏麟、闪文绣将车骑营，纳秦将奉天兵，塔尔岱、西弥赖将索伦兵，费雅思哈将宁古塔兵，阿三将右卫兵，素图将宁夏兵，承保、常禄将察哈尔兵，马尔齐、衮布将土默特兵，丹巴、沙津达赖将喀喇沁、土默特兵，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理饷，永国护印。上祭告太庙，幸南苑阅车骑营兵，御太和殿行授钺礼，赐傅尔丹御用朝珠、黄带、紫辔、白金五千，加少保。出驻阿尔泰。八年，噶尔丹策零表请执罗卜藏丹津以献，上命缓进兵。寻召与兵锺琪同诣京师议军事，遣还军。九年，疏言科布多为进兵孔道，请仍於此筑城，下廷议，如所请。

五月，傅尔丹移军科布多，噶尔丹策零遣所部嗒苏尔海丹巴为间，为守卡侍卫所获，诘之，曰：“噶尔丹策零发兵三万，使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分将犯北路。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达，大策零敦多卜以事宿留未至。”傅尔丹信其语，计及其未集击之。令选兵万人，循科布多河西以进，素图、岱豪为前锋，定寿等领第一队，马尔萨等领第二队，傅尔丹举大兵继其后，令衮泰护筑城，陈泰屯科布多河东，断奇兰道。六月庚子，师发科布多，定寿等进次扎克赛河，获准噶尔逻卒，言距察罕哈达止三日程，准噶尔兵不过千人，未立营。傅尔丹命乘夜速进，行数日不见敌。戊申，获谍，言准噶尔兵二千屯博克托岭。傅尔丹遣素图、岱豪将三千人往击之。敌出羸兵诱师，而伏二万人谷中。己酉，定寿师次库列图岭，遇敌，斩四百馀级，敌驱驼马逾岭遁。

庚戌，傅尔丹师至，素图、定寿皆会。辛亥，逐敌入谷，伏发，据高阜冲击。

傅尔丹督战，杀敌千馀，塔尔岱、马尔齐督兵夺西山，敌据险，师攻之不能克。壬子，傅尔丹令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定寿、素图、觉罗海兰、常禄、西弥赖据山梁东，塔尔岱、马尔齐据其西，承保居中，马尔萨出其东，达福、岱豪当前，舒楞额、沙津达赖等护后。师甫移，敌力攻山梁东西二军，定寿等奋战。大风雨雹，师为敌所围。傅尔丹遣兵援塔尔岱出，又令承保援定寿，日暮，围未解。癸丑，海兰突围出，定寿、素图、马尔齐皆自杀；西弥赖令索伦兵赴援，兵溃，亦自杀。甲寅，敌环攻大营，傅尔丹督兵御之，杀敌五百馀。科尔沁兵溃，沙津达赖奋战入敌阵，师望见其纛，曰：“土默特兵陷贼矣！”遂大溃。乙卯，永国、海兰、岱豪皆自杀。

傅尔丹杂士伍中以出。敌大集，查弼纳、巴赛、达福、马尔萨、舒楞额皆战死。傅尔丹率残兵渡哈尔噶纳河，敌追至，击杀五百馀人。七月壬戌朔，还至科布多，收馀兵仅存二千馀。

方战，科尔沁蒙古兵先败，傅尔丹闻人言，谓先败者土默特兵也。劾沙津达赖，论斩。归化城土默特副都统衮布降敌，戮其孥。傅尔丹疏请罪，上谕曰：“损兵诚有罪，朕因尔等竭蹶力战，特宽恕之。痛恻难忍，不觉泪下！解朕亲束带赐傅尔丹。

尔等毋妄动，敌至能坚守，即尔等之功。科布多不能守，可还军察罕廋尔。”傅尔丹复疏请罪，上谕曰：“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事定，朕自有处置。”寻命以锡保为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掌振武将军印，协办军务。十年七月，准噶尔侵乌逊珠勒，锡保令傅尔丹将三千人御之，败绩。锡保疏劾，罢领侍卫内大臣、振武将军，削公爵。十一年，锡保再疏劾傅尔丹，上察傅尔丹兵寡，原其罪，命留军效力。

十三年，伊都立等侵军饷事发，辞连傅尔丹，命侍郎海望逮诣京师下狱，并追论和通呼尔哈诺尔及乌逊珠勒失机罪，王大臣等依律拟斩。命未下，世宗崩，高宗即位，命改监候。乾隆四年，与岳锺琪并释出狱。十三年，师讨大金川未下，授内大臣、护军统领，赴军，寻命署川陕总督，与锺琪治军事。大学士傅恆出为经略，奏傅尔丹衰老，惟熟於管理满洲兵，请专治营垒诸事。十四年，命为参赞。大金川师罢，授黑龙江将军。十七年，卒，赐祭葬，谥温悫。子兆德，袭爵；哈达哈，自有传。

傅尔丹颀然岳立，面微赪，美须髯。其为大将军，廷玉实荐之。锺琪尝过其帐，见壁上刀槊森然，问：“安用此？”傅尔丹曰：“此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锺琪出曰：“为大将，不恃谋而恃勇，败矣！”

马尔赛，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三等公图海孙。马尔赛，袭爵。康熙间，迭授护军统领、镶黄旗蒙古都统、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雍正二年，加赠图海一等公，号曰忠达，仍以马尔赛袭。调镶蓝旗满洲。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八年，命与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详议军行事宜。寻以翊赞机务，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九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讨噶尔丹策零，师败绩。授抚远大将军，调西路副将军觉罗伊礼布为参赞，率师驻图拉。马尔赛师行，闻准噶尔将犯科布多，奏请暂驻第十五台。俄闻准噶尔兵屯科布多近处，又奏请进驻察罕廋尔；既又闻准噶尔兵至奎素，复奏请调蒙、汉兵七千人赴推河。上责马尔赛展转不定，命驻第十四台待命。旋命将蒙、汉兵五千人驻翁衮。上解傅尔丹靖边大将军印授顺承郡王锡保，谕马尔赛，蒙古诸扎萨克俱遵靖边大将军调遣，不得以抚远大将军印有所徵发。寻改授抚远将军，驻扎克拜达里克。

十年秋，准噶尔大举内犯，掠喀尔喀诸部。喀尔喀亲王策棱与战额尔德尼昭，大破之，馀众循鄂尔昆河源走推河。锡保劄马尔赛，令与建勋将军达尔济合军截击，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亦驰报，促马尔赛发兵。马尔赛集诸将议，诺尔珲曰：“我等当速发兵迎截，迟且将不及。”诸将皆和之，独都统李杕以为但当守城，马尔赛以杕言为然。诺尔珲、博尔屯等力请，傅鼐至跪求，马尔赛持不可。达尔济遣使约会师，马尔赛终不应。士卒登城见敌过，奋欲出击，参赞胡琳、傅鼐不待马尔赛令，将所部以出，马尔赛乃与偕行。至博木喀拉，令钦拜将七百人逐敌，马尔赛引还。

准噶尔兵去已远，钦拜等亦无所获而返。胡琳、钦拜、博尔屯、诺尔珲等先后疏报，上命夺马尔赛官爵治罪，锡保等请诛马尔赛及杕，部议当贻误军机律斩。十二月，遣副都统索林赴扎克拜达里克，斩马尔赛。

李杕，汉军镶蓝旗人，李国翰四世孙。降袭三等伯，累擢至广州将军。坐驻防兵閧巡抚官廨，逮京师论斩，上贷之，复授都统，仍令袭爵。至是，责其一言偾事，罪与马尔赛等，夺官爵，论斩。

庆复，字瑞园，佟佳氏，满州镶黄旗人，佟国维第六子。雍正五年，袭一等公，授散秩大臣。迁銮仪使，兼领武备院事。七年，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八年，迁正蓝旗汉军都统。九年，列议政大臣。十一年，授工部尚书，署刑部，调户部。十二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十三年，高宗即位，命代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出北路。

乾隆元年，准噶尔乞和，罢兵。庆复请沿边设卡伦，以侍卫或护军一专管，喀尔喀台吉一协理；发土谢图、赛因诺颜、扎萨克图、车臣四部兵合三千人，岁六月集鄂尔坤出巡，九月罢归牧：诏如所请。召还京，署吏部尚书，兼户部，寻真除刑部。

二年，授两江总督。劾江西巡抚俞兆岳贪鄙营私，夺官，论如律。疏言苏、常、扬、镇、通、泰诸属例徵麦二万馀石，请改徵米，从之。

移督云、贵。四年，加太子少保。五年，疏言：“云南府属县引南汁等六河溉田，山溪箐涧水发不常，沙石壅遏，堤埂易决。请以时修治。”上嘉之。又言：“滇、黔、粤、蜀四省接壤，瑶、苗杂处，往往争界构讼，积案莫结。如广西镇安属小镇安土州与云南广南属土目争剥头、者赖二村，臣令详勘，以村入广西境应归广西；而广西又议以小镇安土州归云南，画昭阳关为界。云南、四川於金沙江分界，云南属江驿、七戛、则补、晋毛诸地越在江外，两省驻汛分防，犬牙互制，而四川又欲划江分界。现在民、夷宁帖，应仍旧贯，不必纷更。其或田在彼境，粮在此境，当以粮从田，俾免牵混。”下军机大臣议行。又疏言钱价日昂，请省城增十炉，临安增五炉，发饷银七钱三。下部议行。又分疏请开姚州盐井，南安州属咢嘉、大小猛光、回子门诸地招垦，濬治金沙江。

旋移督两广，疏劾粤海关监督郑伍赛需索侵蚀，拟罪如律。又疏言：“琼州四面环海，中有五指山，黎人所居。请设义学，俾子弟就学应试，别编‘黎’字，州县额取一名。”八年，又疏言：“广西东兰州自雍正初改土为流，置兵二百戍守。

水土毒恶，山路崎岖，民病於运粮。请以其半改驻三旺。”均从之。

复移督川、陕。郭罗克土番处青海界上，地寒不能畜牧，屡出为“夹坝”，夹坝，华言盗也。庆复令捕其酋林噶架立诛之，番众顶经誓奉约束。庆复令贫番三百馀户授地课耕，岁五六月许出猎，限一次，寨限十五人。要隘设汛置兵，松潘镇总兵岁出巡，驻阿坝。番人讼不决，诣总兵剖晰。上中下三部置土千户一、土百户二，种人为盗，责三土目捕治。疏闻，下军机大臣议行。又有瞻对土司在打箭炉边外，处万山中，恃险肆劫，掠及台站兵，有司捕治。上瞻对土目四朗、下瞻对土目班滚匿罪人不出。

十年，庆复偕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疏请发兵进剿，上命宜妥协周详，毋少疏忽。庆复遂发兵，质粹进驻东俄洛，扼两瞻对总隘；夔州副将马良柱出里塘为南路，松潘总兵宋宗璋出甘孜为北路，建昌总兵袁士弼出沙晋隆为中路，刻期并发，四朗诣宗璋军降。士弼自扩城顶趋纳尔格，与番人战加社袨卡诸地，屡胜。良柱攻嚓吗所，焚其寨三，地雷发，番人死甚众。上下瞻对夹江而居，四朗居江西地，曰撒墩，其从子肯硃居江东地，曰孺耳，班滚亦居江西地，曰如郎。江东木鲁工为要隘。四朗既降，宗璋兵越撒墩驻阿赛，去如郎数十里，良柱亦逼进如郎，质粹发兵往应，班滚力拒。宗璋分兵自然多会士弼，克腊盖，破底硃。良柱亦抚定番寨四十六。班滚请降，庆复不许。疏入，上命毋恃胜轻敌。寻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

十一年春，庆复进驻东俄洛，奏言：“前克底硃，班滚母率头人至军前请降，质粹遣令归。臣咨询质粹，令速进兵。”上责质粹失机，庆复又疏劾士弼意主招降，请夺官，仍戴罪效力。寻自东俄洛进驻灵雀，以明正土司汪结及降人骚达邦、俄木丁等为导，自茹色以皮船渡，破十馀卡，逼如郎，攻泥日寨，围之数日，焚碉。质粹咨庆复，言班滚已焚死，又言焚碉时，火光中望见番酋悬缢。庆复询於众，俄木丁於烬中得鸟枪铜捥，谓班滚物也，遂以班滚焚毙疏闻。上察庆复师逼如郎时，尝奏班滚走沙加邦河，土目姜错太迎入寨，未言至泥日；谕庆复，班滚渠魁断不可漏网，毋留遗孽，毋堕狡计。寻加庆复太子太保。庆复又劾士弼怯懦乖张，夺官，逮下刑部论罪。

十二年，大金川土酋莎罗奔为乱，上授张广泗川陕总督，召庆复入阁治事，命兼管兵部。寻广泗奏言讯土司汪结，言班滚尚匿如郎未死，庆复得班滚子沙加七立，为更名德昌喇嘛，令仍居班滚大碉，冒称经堂。上责庆复欺罔，夺官待罪。钦差大臣尚书班第奏言师克如郎，班滚已逃，仅得空寨。上逮质粹下刑部狱，召宗璋与质。

质粹言：“曩报班滚焚毙，实未亲见；后闻藏匿山洞，亦未告庆复追捕。”上命下庆复刑部狱，令军机大臣会讯，按律定拟，坐贻误军机律论斩。十四年九月，赐自尽。

李质粹，汉军正白旗人。雍正初，自把总擢蓝翎侍卫。尝从年羹尧出师，累擢陕西、固原提督。丁忧，命署四川提督。附和庆复妄言班滚死，庆复死之明年，斩质粹。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以监生入赀授知府。康熙六十一年，选贵州思州。雍正四年，调云南楚雄。云贵总督鄂尔泰讨乱苗，以广泗佐其事，奏改调黎平。五年，擢贵州按察使。六年，广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超授巡抚。清平属丹江苗最悍，广泗遣兵分道攻克小丹江、大丹江及鸡沟等寨。

镇远属上九股诸寨与接壤，亦次第降。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诸苗悉定。疏闻，上命与鄂尔泰详议善后诸事，语详鄂尔泰传。十年，广泗疏言：“清水江及都江为黔、楚、粤三省通流，当设哨船联络声势。古州应贮米，责成同知以下董理。译人分别勤惰予糈，并授土官劄付，宣布条约，化导苗民。”下部议行。叙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准噶尔扰边，宁远大将军岳锺琪率师出西路。上授广泗副将军，召诣京师授方略。广泗至军，锺琪方自巴尔广尔移军穆垒。广泗将四千人出鄂隆吉，与锺琪会於科舍图，至穆垒。上召锺琪还京师，命广泗护大将军印。广泗疏言：“穆垒地处两山间，筑城其中，形如釜底，非屯兵进取之地。今筑城未竟，臣与副将军常赉两营当要冲，兵止二三百，即锺琪营亦仅数百，遇警何以抵御？准噶尔专用马，我兵必马步兼用，而锺琪立意用车，沙碛殊非所宜。至马步兵弓箭、鸟枪之外，止携木梃，全无刀戟，官兵莫不窃议。穆垒又无牧地，锺琪留马二千馀，悉就牧乌兰乌苏、科舍图两地，敌人窥伺可虞。驻兵数万人，粮运最要。地多丛山大岭，车驼分运，必绕出沙碛。锺琪闻寇至，辄令停运，以此迟缓。锺琪张皇刚愎，号令不明。题奏奉到谕旨，临时宣传，莫测诚伪。”上夺锺琪官，命广泗还军巴尔库尔。广泗奏军还巴尔库尔，分兵防洮赉、无克克岭，断敌南走道，防廋集察罕、哈马尔，断敌西来道；巴尔库尔北为镜兒泉、噶顺、乌卜图克勒克诸地，东北为图古里克、特尔库勒诸地，敌自沙碛来，处处可通，皆置兵守。他诸要隘并设卡伦，巡护牧厂，哈密、塔勒纳沁皆增兵为备。寻以查郎阿为大将军，授广泗正红旗汉军都统，留军。十一年，广泗将万馀人分驻北山。十二年，诇寇至乌尔图河，檄副都统班第达什、降调总兵张元佐及提督樊廷逐捕，越噶顺至鄂隆吉大坂，击破之，斩四百馀人，获三十六人。捷闻，命议叙。十三年，准噶尔乞和，师还。授湖广总督。

自鄂尔泰定苗疆，至是九股苗复为乱。尚书张照偕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率兵讨之，久无功。高宗即位，授广泗经略，赴贵州，将军以下听节制。广泗疏劾照阻挠军机，徵集兵数万，元生沿途分布，用以攻剿者不过三千，顾此失彼。芳驻守八弓，仅事招抚。巡抚元展成治赈，条款纷错，官民并困。上为夺照、芳、展成等官，命广泗兼领贵州巡抚；罢元生将军，以提督听广泗驱策。十二月，广泗至凯里，分兵三道进剿：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广泗督兵出清江地曰鸡摆尾，刻期并进。破上九股卦丁等寨，毁其巢，馀苗走入牛皮大箐。乾隆元年正月，广泗令诸军合围，获其渠包利等，斩万馀级，诸苗悉定。授广泗云贵总督，兼领巡抚，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奏定镇远、安顺、大定、平远诸营制，增贵州兵额，都计二千九百有奇。三年，复请濬治清水江、都江，增炉铸钱。皆下部议行。五年，请入觐，会湖广城步横岭等寨红苗纠粤瑶为乱，命广泗往勘。九月，授钦差大臣，楚、粤提镇以下受节制。十一月，乱定。六年正月，至京师，乞归葬，赐其父母祭。贵州黎平黑苗复纠粤瑶为乱，命广泗还贵州按治，获苗酋石金元等置之法。十年，加太子少保。

十一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为乱，调川陕总督。广泗至军，小金川土司泽旺土舍良尔吉来降。八月，遣总兵宋宗璋、许应虎分道攻勒乌围，副将马良柱攻噶拉依，副将张兴、参将买国良继进。山险碉坚，转战逾二年，师无功。十三年，疏劾良柱自丹噶撤军失砲械，命逮诣京师。上授大学士讷亲经略，出视师，并起岳锺琪赴军，诏责广泗师老气怯，调度失机宜。广泗奏报攻克戎布寨五十馀碉，谕曰：“此亦小小攻克耳。伫待捷音，以慰西顾。”讷亲初至，督攻碉，师败绩。总兵任举为骁将，战没。乃议令官军筑碉，谓与贼共险。上以为非策，责广泗附和推诿，严谕诘难。

讷亲劾广泗分十道进兵，兵力微弱，老师糜饷；锺琪亦劾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於敌。上责广泗贻误军机，夺官，逮至京师，上御瀛台亲鞫。

广泗极言其枉，命用刑，辨不已。上谕曰：“金川用兵，张广泗、讷亲前后贻误。

广泗初至军，妄为大言，既久无成效，则诿过於部将。及讷亲往，乃复观望推诿，见讷亲种种失宜，无一语相告。见其必败，讪笑非议，备极险忮。盖恐此时奏闻，犹或谴责，不若坐视决裂为得计也。朕详悉推勘，如见肺肝。讷亲且在其术中而不觉矣。广泗熟娴军旅，与讷亲并为练达政事之大臣，乃自逞其私，罔恤国事。今朕明正其罪，以彰国宪。”下军机大臣会刑部议罪，当失误军机律斩。十二月，斩广泗。后十日，谕并诛讷亲。

论曰：为三军择将，岂易言哉？查郎阿临边未遇敌，按杀成斌、勷。世谓与查廪有连为修怨，甚矣其枉也！傅尔丹中敌间，师徒挠败，世宗特宽之；高宗时复起，至与岳锺琪同视，何其幸欤！若马尔赛之畏缩，庆复之欺诳，谴当其罪。广泗倾锺琪，劾照，知讷亲不可撼，乃坐视其败，以忮杀其身，虽有劳不能逭。吁，可畏哉！

## 列传八十五

噶尔弼法喇 查克丹钦拜 常赉 哈元生子尚德 董芳 查弼纳达福 定寿 素图

噶尔弼，纳喇氏，满洲镶红旗人。父额尔德赫，为敬谨亲王尼堪长史，屡从征伐。顺治十六年，署护军统领。偕安南将军达素等师下厦门，击郑成功。额尔德赫将右翼，获其将周序。命署镇海将军。康熙元年，还京，寻卒。雍正间，以噶尔弼疏乞补谥，谥果毅。

噶尔弼，初授前锋参领，累迁镶红旗护军统领。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策零敦多卜袭据西藏，康熙五十八年，命噶尔弼驰赴四川佐总督年羹尧治军事。噶尔弼诇知策零敦多卜与其副三济不睦，谓其隙可乘，疏请招策零敦多卜降。五十九年二月，上命平逆将军延信自青海入西藏，而授噶尔弼定西将军，偕都统武格将四川、云南兵出拉里。策零敦多卜自将拒延信，而遣其党春丕勒宰桑将二千六百人自章米尔戎拒噶尔弼。噶尔弼取间道至莫珠贡喀，集皮船渡河，直趋西藏，八月，克之。噶尔弼集西藏大小第巴、头目及诸寺喇嘛宣上指安抚，封达赖喇嘛仓库，遣兵守隘，截准噶尔粮道，擒斩策零敦多卜所署置总管喇嘛五。策零敦多卜为延信所破，遁走。

西藏平。

捷闻，上谕曰：“噶尔弼等遵朕指行师绝域，各自奋励，抚定唐古特人民，命优叙。”延信留驻西藏，六十年，以病召还，命噶尔弼佩定西将军往代。寻授镶蓝旗蒙古都统。行至泸定桥，讬病不行。年羹尧以闻，命夺官；逗遛不敢诣京师，论斩。雍正元年，世宗贳其罪，赐都统衔从军。迭署固原提督、布隆吉尔副将军，授镶红旗汉军都统。三年，擢奉天将军。五年，疏言：“奉天金、银、铜、铅诸矿，虽开采有禁，而窃掘尚多。惟杯犀湖产铁，为民间农器所需。辽阳黄波罗峪、开原打金厂，请视锦州大悲岭例，永禁开采。”下部议行。旋卒。

法喇，那木都鲁氏，满洲正白旗人。父敦泰，从达素击郑成功，战死。母喜塔腊氏，守节抚孤。法喇，初授笔帖式。康熙十三年，以护军从讨吴三桂，自广东下云南。三十五年，以署骁骑参领从征噶尔丹，累擢镶白旗蒙古都统、护军统领。

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其族兄策零敦多卜攻西藏，四川提督康泰率师次黄胜关，兵譁溃。上命法喇驰赴四川佐年羹尧治军事，并按提督标兵譁溃状。法喇察知泰偏信守备汪文藻克饷，请斩文藻及倡乱兵以徇，上从之，并夺泰官。五十七年，策零敦多卜戕拉藏汗，幽达赖喇嘛，遂据有其地。法喇遣员外郎巴特玛等赴里塘传谕，又令前锋参领伍林葩、化林协副将赵宏基将满、汉兵五百与之偕。疏言：“西藏资茶养生，应令松潘禁茶出口。里塘、巴塘番寨所需，当开具户口，定数买运。”下所司议行。五十八年，命法喇出驻打箭炉，令副将岳锺琪率师徇里塘，番酋达瓦喇扎木巴、第巴塞卜腾阿珠不从命，缚送法喇军，斩以徇。进次巴塘，第巴喀木布等请降，命法喇进驻巴塘。五十九年，年羹尧请授噶尔弼定西将军，率师入西藏，令法喇还驻打箭炉。

六十年，还京师。寻以护军有自戕者，不以实奏，坐夺官。六十一年，与千叟宴，赐复原衔。雍正十三年，卒。

查克丹，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奉义公恩格德尔曾孙。自官学生袭三等阿达哈哈番，授头等侍卫。累迁正黄旗护军统领、镶蓝旗蒙古都统。雍正三年，署甘州将军。准噶尔使至，守备马德仁等供应失时，查克丹疏劾，并陈花马池至甘州驿马疲羸状，命总督年羹尧严察。四年，还京师，授正黄旗满洲都统。五年，命率番代兵出北路。九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出北路讨准噶尔，命查克丹参赞军务，授内大臣。十年，准噶尔将小策零敦多卜入边，掠喀尔喀诸部。查克丹偕额驸策棱等赴奔博图山，敌越察罕廋尔入掠杭爱山，师逐之，至额尔德尼昭，大战破敌。

查克丹督兵奋击，敌自推河遁走；复追至察罕托辉，斩馘殆尽。以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锡保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仍以查克丹参赞军务。十三年，还京师，调正红旗蒙古都统。乾隆四年，以病再疏乞休，命致仕。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敏恪。

钦拜，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曾祖罗璧，劳萨弟也，偕来归。有功，授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兼袭兄子程尼世职，合为一等公。钦拜改袭一等伯，授头等侍卫。

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雍正元年，授兵部侍郎。四年，以引见失仪，上诘责，巧辩，夺官，戍军台。九年，召还，复官。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出北路讨噶尔丹，命钦拜将右卫兵以从，参赞军务，授内大臣，驻扎克拜达里克。十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驻察罕廋尔，奏请移钦拜相佐。上谕曰：“马尔赛治事甚不惬朕意，扎克拜达里克军中恃钦拜一人，当仍留北路。”准噶尔将小策零敦多卜等自推河走，钦拜等力请追击，马尔赛听敌过，师乃出。既至博木喀喇，令钦拜将七百人进，不及敌而还。钦拜等疏闻，上诛马尔赛。寻署绥远将军。十一年，复署建勋将军。平郡王福彭代为定边大将军，命军事谘於钦拜。乾隆元年，还京师。出为青州将军。还，在内大臣上行走。十二年，卒，赐祭葬，谥肃敏。

常赉，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子。事世宗雍邸。雍正元年，授工部员外郎，迁郎中。二年，调户部。三年，授广东布政使。四年，擢福建巡抚。

广东巡抚杨文乾言福建仓库亏空，上命文乾清理，即移常赉署广东巡抚。疏言：“广东地卑苦，夏秋潦涨，广州、肇庆二府尤甚。请以广州通判管南海、三水堤工，肇庆通判管高要、高明、四会堤工，岁冬督堤长修筑，定保固赏罚。水涨护防，仍以鸭埠、鱼诸税充用。”寻赴福建。六年，调云南。

常赉在广东，盗窃奏摺匣锁钥，令工私制；将军标兵匿盗，徇不治；电白、从化盗发，隐不奏；又与将军石礼哈等讦文乾。上谕曰：“常赉朕籓邸微员，以其谨慎，擢至巡抚。乃盗失摺匣钥匿不奏，尚得谓无欺乎？且与石礼哈等党同伐异，其罪不可贷！夺官，赴广东待鞫。”论斩，上推玛奇下云南旧功，特赦之，令从尚书查弼纳往陕西治饷。八年，授刑部侍郎，署宁夏将军。九年，授镇安将军，将肃、甘、凉三州兵五千人自为一队，备声援。寻授西路副将军。

十年，准噶尔侵哈密，常赉与都统良敦、总兵张存孝将满、汉兵三千二百，驻无克克岭御之。旋授内大臣。从大将军岳锺琪移军穆垒，复从护大将军张广泗移军巴尔库尔。十一年冬，署大将军查郎阿奏方冬雪深，请分兵驻防，广泗将万人驻北山，常赉将九千人驻南山。十三年，命统绿旗兵万人驻巴尔库尔，提督颜清如、尚书马会伯为副。准噶尔乞和，乾隆元年，率兵还京师。五年，以疾致仕，予半俸。

十一年，卒，赐祭葬。

哈元生，直隶河间人。康熙间入伍，授把总。累迁建昌路都司。坐失察私木过关，夺官。雍正二年，命引见，发直隶以守备用，补抚标右营守备。贵州威宁总兵石礼哈请以元生从剿仲家苗，有劳，三年，补威宁镇中军游击。乌蒙土知府禄万锺侵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为乱。鄂尔泰檄元生会四川兵讨贼，贼据险拒战，元生冒矢石夺攻克之。鄂尔泰上其功，上奖元生取仲家苗、克乌蒙能效力，命以副将、参将题用，寻授寻霑营参将。

六年，米贴苗妇陆氏为乱，鄂尔泰令元生往剿，破险设伏，捣其巢，获陆氏。

率师赴阿驴，破雷波土司，以其助陆氏劫粮也。赉白金四千。迁元江副将。师还，阿驴夷目从，坐事，元生鞭之，其人大譟，围元生。元生率游击卜万年等与战两昼夜，贼败卻，元生督兵夺据赤衣台。鹤丽总兵张耀祖赴援，元生出小溜筒江，搜斩馀贼，阿驴人空寨遁。拉金、者呢诸寨助为乱，并讨平之。鄂尔泰具以闻，上谕曰：“野夷性反覆，即无鞭责事，亦未必帖然。元生效力多，功过相当。置不议。”

七年，调黎平副将，擢安笼总兵。八年，乌蒙复为乱，鄂尔泰令元生督兵出威宁，破贼数万，射殪其渠黑寡、暮末，连躏贼垒八十里，遂克乌蒙。赐孔雀翎及冠服，赉白金万。九年，擢云南提督。上以元生母逾八十，予封诰。寻调贵州。十年，召诣京师，入对，解御衣以赐，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旋令回籍省亲。

贵州九股苗为乱，命还贵州督剿。遭母丧，赐祭，令在任守制。率兵攻九股苗，获悍苗百馀，俘斩甚众，馀悉请降。十二月，进新辟苗疆图志，命巡抚元展成勘订。

十三年，古州苗为乱，扰黄平，元生遣兵击之，总督尹继善奏调湖广、广西兵会剿。

上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兵进讨，而以湖广提督董芳为之副。寻遣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元生与之忤。乃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隶元生；施秉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西兵，隶芳。元生与芳议界，详逮村庄道路，文移辨论，日久师无功。经略张广泗至，劾元生徒事招抚，夺官逮京师，坐贻误军机论斩。乾隆元年，上命贷其死，赐副将衔，赴西路军营效力。三年，卒，上深惜之，加总兵衔，赐祭葬。

子尚德，初从元生至云南，入伍，授千总。乌蒙既克，赍疏奏捷，上命以游击题补，补云南鹤丽右营游击，迁奇兵营参将。乾隆元年，广泗奏尚德奉檄从征，因父获谴，黾勉自效。擢贵州清江协副将，调定广协。三年，讨平定番州属姑卢寨苗。

以父忧归，起湖南辰州副将。迁总兵，历宜昌、凉州、临元、古州诸镇。十三年，讨大金川，命从军。寻为总督张允随劾扰民虐兵，坐夺官。二十二年，赐副将衔，赴西路军营效力。以送羊赴军多毙，夺官责偿，遣回籍。卒。

董芳，陕西咸宁人。初入伍，隶督标。中式武举，补千总。雍正二年，师征青海，从副都统达鼐等追获丹津珲台吉及其孥，并罗卜藏丹津女兄。四年，超授三等侍卫，出为直隶正定镇标游击，累迁云南临元镇总兵。十一年，思茅土酋刁兴国等为乱，芳与提督蔡成贵等率师讨之，擒兴国及助乱土目杨昌禄等，斩三千六百馀人，降四万二千六百馀人。总督高其倬留芳搜馀党，悉平之。十二年，擢湖广提督。

十三年，贵州九股苗为乱，授云南提督哈元生扬威将军，芳副将军，率师讨之。

寻命尚书张照总理抚定苗疆，乱未定，高宗即位，授张广泗为经略，视师。广泗劾芳驻军八弓，依附张照，与元生互讦，师集数月，剿抚初无端绪。夺芳官，逮京师。

乾隆元年，王大臣会鞫，拟发边远充军，上命宽之，以副将发云南。遭父忧，服除，署剑川协副将。擢总兵，历楚姚、昭通二镇。遭母忧，十三年，召赴京师，赐孔雀翎。

命从征大金川，即授四川重庆总兵。经略讷亲檄芳助总兵莽阿纳等攻克普瞻左梁及阿利山梁碉卡。又从提督岳锺琪攻木耳金冈，夺土卡三、水卡一。十四年，大金川事定，芳赴镇，疏陈考察营汛，修补器械，并以地当黔、楚要冲，密访侂噜邪教，复发存库米折借济贫兵，上命诸事尽心料理。寻调建昌镇。叙平大金川功，加左都督。十五年，西藏硃尔墨特、那木扎尔谋叛，既诛，其党罗布藏扎什等为乱，总督策楞、提督岳锺琪师入藏，命芳督兵策应。十九年，调松潘镇，擢贵州提督。

二十二年，卒。

查弼纳，完颜氏，满洲正黄旗人。祖爱音布，事世祖为户部理事官，考满，授拖沙喇哈番。以其孙观音保袭，恩诏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查弼纳，观音保弟也，袭世职，管佐领。康熙四十七年，授吏部郎中，三迁兵部侍郎。六十一年，授江南江西总督。雍正元年，台湾硃一贵馀党温上贵纠江西棚民掠万载、新昌。乱定，大学士白潢、尚书张廷玉并疏议安辑棚民，下查弼纳详议。查弼纳奏：“江西界连福建、湖广、广东诸省，地旷山深，民无力开垦，招流民艺麻种靛。以其棚居，名曰‘棚民’。安业日久，驱令回籍，必且生事。当编保甲，千户以上，驻将吏稽察。编册后，续到流移，不得容隐。其读书向学及有膂力者，得入籍应试。”下部议行。二年，奏言私盐责所在州县严捕，停驻防兵巡缉。又奏言太湖跨数郡为盗薮，请移参将驻洞庭东山，周村、铁桥、鲇鱼口、马迹山、鼋山、东山、凤山、吴溜设汛驻兵。

又奏言江南赋重事繁，请改六安、太仓、颍、泗、庐、邳、海、通诸州为直隶州，苏、松、常三府增设元和、震泽、昭文、新阳、宝山、镇洋、奉贤、金山、福泉、南汇、阳湖、金匮、荆溪诸县。

上既谴廉亲王允禩，以贝勒苏努、尚书隆科多等结党乱政，询查弼纳。诏八至，查弼纳不以实奏。四年，召诣京师，上亲诘之，犹坚执不肯言。命夺官，下王大臣会鞫，乃具言苏努与阿灵阿、揆叙、鄂伦岱、阿尔松阿结党，欲戴允禩致大位，及隆科多交结揆叙、阿灵阿状。王大臣拟查弼纳罪斩，上谕曰：“查弼纳本后进，畏附权势。朕昨言及圣祖，查弼纳痛器不止，尚有良心，可免其罪。”寻授内务府总管、镶红旗汉军都统，擢吏部尚书，协理兵部。五年，以滥保郎中舒伸，降级。旋授兵部尚书。

七年，师征准噶尔，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出北路，宁远大将军岳锺琪出西路，查弼纳赴肃州督西路军需。八年，召入觐，授副将军，佐傅尔丹出北路。九年六月，噶尔丹策零大举入犯，傅尔丹中敌间，欲及敌未集先发，查弼纳亦颇信之。师进，查弼纳偕傅尔丹督兵继之，至库列图岭，入谷遇敌伏，师败绩。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师大溃。查弼纳与傅尔丹及副将军巴赛收馀兵四千，设营护辎重，且战且行，渡哈尔噶纳河。敌追至，查弼纳跃马舞刀溃围出，与傅尔丹相失，虑以陷帅得罪，曰：“吾罪当死，蒙恩幸得生。颁白之年，岂可复对狱吏？”遂复入阵，死。巴赛亦求傅尔丹不得，趋敌力战死。巴赛，郑亲王济尔哈朗孙也，敌旌其黄带以示师。

参赞马尔萨至红石岩遇敌，中枪死。

达福，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鼇拜孙也。康熙五十二年，圣祖追录鼇拜战功，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达福袭职，管佐领。累擢正蓝旗满洲副都统。雍正五年，世宗以鼇拜功多，复一等公，仍以达福袭，授散秩大臣、前锋统领。七年，师将出，上召廷臣议，达福力谏。上问故，达福曰：“噶尔丹策零狡黠，能得诸酋心为捍御。

主少则谏易，将强则制专。我数千里转饷，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见其可。”辞益坚，上曰：“今使汝副傅尔丹以行，汝尚敢辞？”达福乃叩首出。师至边，傅尔丹令达福将二千人驻库卜克尔。九年，傅尔丹出师，使达福偕定寿领第一队，及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昼夜力战，杀敌千馀。敌益大集，军方移，达福殿，敌三万馀环攻之，力战，复杀敌千馀，没於阵。

定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初袭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授三等侍卫。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康熙五十六年，以傅尔丹为振武将军，出阿尔泰讨策妄阿喇布坦，定寿将盛京、吉林兵千人当前锋，屡破贼博啰布尔哈苏、乌鲁木齐。雍正二年，授镶黄旗蒙古都统。策妄阿喇布坦使乞和，定寿率兵还驻巴尔库尔。部议阿尔泰当驻军，授定寿阿尔泰驻防将军。寻改命穆克登，而令定寿以都统衔参赞军务。

四年，率兵往扎布罕，召偕穆克登还京师。定寿奏留察罕蒐勒军中自效。七年，大将军傅尔丹自北路出师，命定寿仍以都统衔为军营前锋统领。八年，傅尔丹令定寿以二千人驻伊克斯诺尔，护阿济必济卡伦。九年，傅尔丹将出师，集诸将议，定寿曰：“噶尔丹策零闻我师至，敛兵观变，是有谋也。不可信俘言轻进。”傅尔丹责其懦，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皆持不可，弗听，师遂行。以定寿领第一队，至扎克赛河，获准噶尔兵二千馀；及至库列图岭，攻不克，将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

呼尔哈诺尔，华言大泽也。定寿诘傅尔丹曰：“违众陷师，谁执其咎？”傅尔丹默不语，定寿曰：“言在先，敢辞死乎？”军甫移，敌大至，定寿督兵奋击，所向披靡，乘胜入敌阵，风骤起，雨雹并至，师大败。敌围定寿数重，定寿中鸟枪，犹力战，相持竟夜。敌欲生致之，拔刀自刭，死於阵。副都统西尔赖令索伦兵赴援，兵溃，亦自杀。

素图，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费雅斯哈孙，素丹子也。素图初名福列，袭二等阿达哈哈番，改名。授护军参领。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素图与都统新泰率乌拉兵屯阿尔泰。五十九年，从征西将军祁里德出布勒罕，深入，斩敌伏四百馀。次铿尔河，其宰桑色布腾据山拒，素图督兵奋击，大破之，色布腾以二千人降。六十年，移军巴尔库尔，赴吐鲁番督筑城屯田。雍正元年，从副将军阿喇纳驻布隆吉尔。二年，准噶尔犯边，偕总兵孙继宗击之，敌败走，乃城布隆吉尔。

复从副都统达鼐逐罗卜藏丹津至花海子，获台吉丹津及其妻子，并招降台吉噶斯等。

上以方冬冰冻草枯，师奋勇远征，下诏褒勉。擢宁夏左翼副都统。时素丹为宁夏将军，年已老，上命素图协理将军。寻命率西安满洲兵二千从傅尔丹出北路，授参赞大臣。及库列图岭之战，素图与副都统岱豪杀敌四百馀。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素图与定寿及副都统常禄等据山梁之东，敌大至，素图、常禄与归化城副都统马尔齐力御之，没於阵。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岱豪帐中自经死。

时诸将惟副都统德禄、承保从傅尔丹得出。伯都讷副都统塔尔岱中枪穿胫，蒙古医蒙以羊皮，三日始苏。上令还伯都讷，塔尔岱言：“原从军剿贼雪耻。若负罪而还，何颜见七十有七之老母？”上深嘉之，并赐塔尔岱及其母各白金千。参赞都统陈泰屯科布多河岸，闻敌至，退驻扎布韩，上命斩之。议恤查弼纳、马尔萨、素图、觉罗海兰，皆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达福、岱豪、西弥赖、常禄、定寿、永国授拜他喇布勒哈番；馀并授拖沙喇哈番。查弼纳、达福、定寿、素图旧有世职，查弼纳合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定寿、素图皆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达福以其孙别袭巴赛，追封简亲王，见郑亲王济尔哈朗传。

论曰：西藏之师，噶尔弼深入奋战，而功独归主将，番代远戍，怏怏不欲行，殆以此欤？查克丹与额尔德尼昭之战，常赉佐巴尔库尔之师，元生、芳屡定乱苗，而元生尤著，卒以牵制坐使迁延。查弼纳易攵历已久，晚乃从军，和通脑兒之败，一军尽覆，而主将独逭重诛，抑又何也？

## 列传八十六

马会伯从兄际伯 际伯弟见伯 觌伯 路振扬 韩良辅弟良卿 子勋 杨天纵 王郡 宋爱

马会伯，陕西宁夏人。康熙三十九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四十五年，授直隶昌平参将，累迁云南永北总兵。五十九年，师入西藏，命会伯与总兵赵坤率绿旗兵会都统法喇从征。西藏定，叙功，加左都督。雍正元年，入觐，世宗书榜赉焉，曰“有儒将风”，并赐貂冠、孔雀翎。其从弟觌伯，以山西大同总兵率师驻山丹卫，命会伯代镇，赐白金五百。二年，还镇永北。

三年，擢贵州提督，疏言：“贵州土瘠兵贫，臣捐穀千石，所属四营将备捐千石，贮以济兵。来岁续捐增贮。”上善之。初，广顺属长寨仲苗最悍，总督高其倬奏移兵设汛。是岁，建营房，仲苗出阻。会伯会总兵石礼哈率兵捕治，得其酋阿革、阿纪及川贩为主谋者李奇，悉诛之，馀众诣军前听命。会伯复赴宗角、者贡、谷隆关、羊城诸地督建营房，得旨嘉奖。

四年，调甘肃，未至，又调署四川，旋授四川巡抚。五年，疏劾按察使程如丝营私网利，遣侍郎黄炳按鞫得实，论罪如律。会伯疏言：“四川巡抚旧有税规耗银三万九千有奇，令并入正项。富顺盐规一万有奇，令改增引课。仍留丁粮、盐、茶耗规等一万七千有奇，为巡抚养廉及犒赏之用。”报闻。又疏请清察隐粮，争控田地，按名丈量。四川清丈自此起。

调湖北，疏请整饬庶狱，重校刻洗冤录，颁发州县，议如所请。七年，命往肃州督西路军需，并权肃州总兵。上谕之曰：“此任朕屡经斟酌，用满员，恐与岳锺琪掣肘；用文吏，则能谙军机实心任事者甚少。委讬於汝，慎毋负任用！”寻擢兵部尚书，仍督兵需，并领肃州总兵如故。八年，上责会伯贻误，夺职，仍署总兵效力。乾隆元年，卒。

际伯，会伯从兄。初入伍，从勇略将军赵良栋讨吴三桂，复略阳，败敌阳平关。

下四川，夺小关山，克建昌，遂定云南。叙功，授千总，累加参将衔。又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征噶尔丹，破敌昭莫多。叙功，加副将衔。康熙三十六年，授宁夏镇标前营游击。从总兵殷化行击噶尔丹，至洪敦罗阿济尔罕。累迁四川建昌总兵。遭母丧，巡抚能泰请留任，上命在任守制。四十六年，入觐，调西宁，赐孔雀翎、鞍马。五十年，授四川提督。卒，赠右都督，赐祭葬，谥襄毅。

见伯，际伯弟。康熙三十年武进士。洪敦罗阿济尔罕之役，见伯在行。叙功，授守备。累迁山西太原总兵。上西巡，赐貂褂、蟒袍。母丧，并命在任守制。上复西巡，赐孔雀翎。上命弁兵内通晓文义者得应武乡会试，见伯疏言武经七书讠主解互异，请敕儒臣选定。下部议驳，上谕曰：“见伯此奏亦是。武经七书文义驳杂，朕曾躬历行间，知用兵之道，七书所言，安可尽用耶？”命再议，乃议武试论二：一以论语、孟子命题，一以孙子、吴子、司马法命题。见伯并请祭孔子，副将以下皆陪祭，上特允之。旋调天津。五十八年，擢陕西固原提督。五十九年，上命贝子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定西藏，以见伯参赞军务，屡破敌。师还，次打箭炉，卒，赐祭葬。

觌伯，见伯弟。康熙四十二年武进士，选三等侍卫，授巡捕南营参将。累迁大同总兵。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觌伯率师出驻推河。雍正元年，入觐，赐孔雀翎。

命移军驻山丹卫。二年，还镇。三年，上谕之曰：“尔前入见，朕命尔受巡抚诺岷教导。近闻尔等俱听年羹尧指挥，此甚非是。嗣后诸事，当商诸署巡抚伊都立。”

寻追议在军时因事与将军争竞，夺官，命辖鄂尔坤、图拉屯田。五年，献瑞麦，一茎十五穗。上谕曰：“今岁各省产嘉禾，觌伯复献瑞麦。帝王本不以祥瑞为尚，恐有司借端粉饰，致旱潦不以上闻。雍正五年以后，各省产嘉禾，停其进献。”乾隆元年，卒。

路振扬，陕西长安人。初入伍，拔补把总。累迁汉中副将。康熙五十一年，擢四川松潘总兵。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侵西藏，命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往青海御之。

至黄胜关柏木桥，兵譁溃，振扬往镇抚。事定，以振扬署提督。疏言：“松潘迤南杂谷土司种繁俗悍，土司良尔吉子班第尔吉，臣密令防隘，颇称勤顺，请袭职，并予赏赉。又加渴瓦寺安抚土司桑郎温恺募众运粮，漳腊营辖旗命上下包坐司土兵习战斗、谙边情，臣令备兵候调，咸知踊跃，亦请予赏赉。”皆如所请。雍正元年，调重庆总兵。

四年，迁陕西固原提督。疏言：“国家设禄以养廉，立法以惩贪。例定以财行赇，及说事过钱人，审实计赃同科。罪未发而自首者免罪，犹徵正赃。窃思官吏营私，彼此容隐，不易败露，或有告发，犹必互相掩饰。臣请开自首之路，凡上司保题属吏，并大计军政卓异，荐举人员，以财行赇，彼此皆应治罪。如受者自首，免追赃及应得之罪。如与者自首，则照原赃倍追给主，亦免应得之罪。或说事过钱人自首，免罪给赏。如是，庶彼此皆存顾虑，未事则畏惧不敢为，既事则争首惟恐后。

是或除贪之一法。”奏入，上嘉之，曰：“向闻振扬操守廉洁，今览此奏，非一尘不染者不敢言也。”下部议行，并命优叙。

六年，上念振扬老，召诣京师，授兵部尚书。振扬以病固辞，上疑其恋外任、怀怨望，命停俸，旋改銮仪使。八年，署直隶古北口提督。九年，上以古北口、宣化、大同沿边要地当增兵，独石口西至杀虎口当增兵，并修边墙。敕御史舒喜、天津总兵补熙会振扬详勘。振扬等奏请改设副将以下官，增兵千四百有奇，於各镇营抽拨；边墙倾圮，用木栅鹿角堵塞：从之。乾隆元年，回銮仪使任。旋卒，赐祭葬。

韩良辅，字翼公，陕西甘州人。父成，字君辅，康熙中官重庆总兵。在任十七年，有威惠，民德之。卒，祀名宦祠，葬合州，遂入籍重庆。

良辅，多力有胆气，年十五，即随父杀贼。补县学生员，弃去肄武。康熙二十九年，中式武举第一。三十年，成一甲三名武进士，选二等侍卫。出为陕西延绥游击，迁宜君参将。境多盗，有为之主者，捕得必连坐。又多虎，造虎枪，教士卒刺虎法，杀虎百馀，患遂息。迁神木副将，调直隶大名，又移石匣。五十九年，率古北口兵五百赴西宁军前听调遣。雍正元年，迁天津总兵，赐孔雀翎。

授广西提督。广西多山林，宜藤牌挑刀。良辅令步兵弓箭輭弱者皆改肄牌刀，并增制军械，买马以壮易羸。二年，署广西巡抚。奏言：“广西土旷人稀，多弃地，其故有六：山谿险峻，瑶、僮杂处，田距村远，穀熟虑盗割，一也；民朴愚，但取滨江及山水自然之利，不知陂渠塘堰可资蓄泄，二也；不得高卑宜植粮种，三也；不知耕耨，四也；所出祗米穀，纳赋必用银，且徭随粮起，恐贻后累，五也；良懦垦熟，豪猾势占，六也。宜选大员督率守令，度地居民，立茅舍，贷牛种，兴陂渠塘堰，严冒占之禁，宽催科之期，使民知有利无害，皆奋兴从事，边徼可成乐土。”

上命李绂为巡抚，令良辅协同料理。三年，良辅以天河三甿瑶、僮时出劫掠，檄柳庆副将孙士魁率兵捕治，并晓以利害，上甿莫旺东等、中甿贾贵翁、下甿覃明甲等皆出降。师还，复抚定宜山属那隘、三岔诸寨。

四年，复署巡抚。遭嫡母丧，命在任守制。五年，实授巡抚。疏言：“广西抚、提、镇三标岁需兵粮七万六千石有奇，各属额徵粮数，有无多寡不同。拨运供支，有司既苦繁费，兵士又虞乏食。请酌水道远近，粮额多少，匀给拨运；并多徵折色，以给舟楫不通之地。”下部议行。上命绂以侍郎奉使，与良辅赴贵州安笼，与总督鄂尔泰议分界，事毕，还广西。坐前官提督时奉议土民罗文刚抗阻设汛，未早捕治，夺官。七年，卒。

良辅既以兵略显，子弟多肄武。季弟良卿、长子勋尤知名。

良卿，字省月。康熙五十一年武进士，授侍卫。出为陕西西宁守备，再迁庄浪参将。师讨谢尔苏部土番，从凉州总兵杨尽信击敌棋子山，功多，赐孔雀翎，赉白金千。累迁宁夏中卫副将、广西碣石总兵，移肃州。乾隆五年，擢甘肃提督。卒，赐祭葬，谥勤毅。

勋，字建侯。年十九，中式武举。康熙五十六年，祖成请效力，命在内廷行走。

五十九年，师征西藏，勋随良辅赴噶斯应援。雍正元年，授三等侍卫。出为贵州威宁游击，未赴，改镇远。五年，从提督杨天纵击仲苗，迁云南镇雄参将。八年，乌蒙倮为乱，扰镇雄、永善。总督鄂尔泰令分兵三道进攻，令提督张耀祖、总兵哈元生各出一路，而以勋将四百人出镇雄奎乡，进次莫都都，倮数千出拒，力战一昼夜，杀二百馀，破寨四。翌日，倮复犯奎乡，勋击之。战三日，杀二千馀，尽焚其寨。

时元生已克乌蒙，倮屯鲁甸，拒大关以守。耀祖军次东川不进，鄂尔泰复檄勋自镇雄夹攻，循途搜斩，破寨百馀。克发乌关，至黄水河，环攻敌垒，大破之，克大关、小关。镇雄、永善相继下。捷闻，上谕曰：“参将韩勋，领兵四百，破贼数千。以寡敌众，鼓三军之气，丧贼人之胆，较诸路为独先。”命优叙。超擢贵州安笼总兵。

九年，移古州，讨定稿平苗。十三年，疏言：“古州苗寨接壤郡县，请视湖广例，得与内地兵、民联姻。庶彼此感喻，习知礼义，可底善良。”从之。清江诸苗犯王岭汛，勋率兵击之，苗退踞台拱，势犹炽，率副将王涛截击，破乌公、八妹诸寨，进屯朗洞。乾隆元年，从经略张广泗进攻牛皮大箐，自朗洞旋师，途毁二十馀寨。三年，按治定番州姑卢等寨苗。四年，疏言：“古州西北地名滚纵，临容江，接牛皮大箐，实为要隘，当设兵防守。”允其请。六年，粤瑶挟黎平黑洞苗入境焚劫，击走之，擒其首恶石金元等，置之法。擢贵州提督。八年，卒，赠右都督，赐祭葬，谥果壮。

杨天纵，字景圣，陕西渭南人。年十七，父母相继没，遂入伍。尝从勇略将军赵良栋下云南，冒矢石，负重创。补四川提标把总，迁瓘边营千总。康熙三十九年，打箭炉西藏营官喋吧昌侧集烈为乱，天纵从提督唐希顺讨之，易服入敌中数往返，希顺用其言为攻取计。四十年，攻二道水、磨冈、磨西面诸地，争先摧敌，克打箭炉。叙功，加游击衔，授浙江处州都司。三迁署山东沂州副将。

五十七年，授贵州定广副将，入觐，上命加总兵衔，留沂州任。山东盐枭势张甚，天纵按行各汛，行至费县，闻有声自远至，势且数百人。正夕，天纵令从骑伏路旁，俟其近，骤出击之，皆惊溃。逐之，及於柱子村，擒其渠，俘数百。又击之於蒙阴、於泰安，馀众悉解散。五十九年，调广东雷州副将，山东巡抚李树德以沂州险要，请仍留任，许之，加都督佥事。

雍正元年，迁云南临元总兵。鲁魁倮夷方景明等恃众据险，恆出掠。天纵偕布政使李卫率兵捕治，悉歼焉。四年，授贵州提督。五年，疏言：“各省考察军政，所劾多千总、把总，至一二十员不等。千把总虽微员，有防汛、护饷、解逃、捕盗之责，如有偷惰，应不时斥革，何待此时？盖缘提镇以是塞责，且有所劾即有所擢，祗图可得锱铢。上负君恩，下屈末弁。请敕提镇，嗣后千把总有劣员，即时斥革。”

上韪之，谕兵部著为令。

总督鄂尔泰讨平长寨仲苗，环其地东西南皆生苗，獷悍不受约束，内地仲苗以为逋逃薮。天纵从鄂尔泰招抚，遣参将刘成谟率熟苗头人推诚劝谕，生苗有求见，令薙发，予以衣冠酒食，使转相化导。受抚者百四十八寨、五千六百馀口。叙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巡抚张广泗清理苗疆，丹江苗纠众抗拒，天纵遣兵助剿，疏言：“旧存大砲过重，馀砲力不及远。臣以己意制砲，大者曰靖蛮大砲，能及数里；小者曰过山鸟，攻远便捷。选兵送广泗行营听用，并调安笼、安南、大定、黔西、长寨诸营兵携砲赴凯里一路，分布进攻。”上嘉天纵料理合宜。七年，疏劾前署巡抚祖秉圭“不谙事机，广泗未至日，在教场阅操，言将尽剿诸苗，以致顽苗抗拒，劳师动众。臣不敢隐讳”。上谕曰：“生苗必经此惩创，方可久安。朕以祖秉圭不胜任，已予罢退。

此类情事，焉能逃朕鉴察耶？”九年，以老致仕，加太子太保。十年，请改籍四川成都。旋卒，赐祭葬，谥襄壮。

王郡，陕西乾州人。康熙三十年，陕西饥，就食福建，以李姓入伍，补台湾镇标把总，迁延平城守千总。六十年，台湾民硃一贵为乱，总督满保檄郡赴援。自厦门渡海，一昼夜至淡水，佐守备陈策固守，与策安集民、番。师至诸罗，往会，从克台湾。二岁中四迁。雍正元年，擢浙江严州副将，奏复姓。寻又迁江西南赣总兵。

六年，调台湾。九年，上以郡在台湾，三年任满，例当调内地，命总督刘世明选代郡者。世明举海坛总兵吕瑞麟，令赴台湾就郡谘度兵民风土，乃调郡潮州。

十年，擢福建提督。台湾北部社番为乱，瑞麟与台湾道刘象恺往剿，郡赴台湾镇抚。南路乱渠吴福生等窃发，郡率兵於虎头山、赤山、碑头诸地逐捕，擒福生，馀党悉平，加都督同知。寻北路大甲西、沙辘、牛骂诸社番杀掠兵民，郡自鹿仔港侦知阿束一社有北仑、西仑、东仑、恶马诸地，为乱番所聚，令游击邱有章、李科等攻西仑，参将李廕樾、游击林黄彩等攻东仑、恶马，而游击黄贵，守备蔡彬、蔡棨等攻北仑。乱番设伏拒我师，督兵奋击，悉讨平之，加左都督。

十一年，调水师提督。十二年，疏言：“厦门环海，地少人多，需米不赀。加以营兵赴籴，难免匮乏。水师提督公廨旧有官房，鱼池赁於民，岁得息五千馀。请买穀贷於兵，俟穀熟买补，数年内可得数万石。孤岛兵民，庶无虞艰食。”上谕曰：“郡将应得租息筹济兵食，甚可嘉也。”命议叙。寻入觐，途次遘疾，遣太医诊视，赐药饵。二子：守乾、守坤随侍，召入见，赐守乾守备衔，守坤户部主事。乾隆元年，复入觐，赐鞍马、弓矢。时部议许民间得制鸟枪防盗，郡言：“台湾远在海表，番、汉杂处。禁例一开，恐火器充斥。小则侵界扰番，大则偶遇水旱，群不逞藉以为乱。台湾民居多平衍，山箐中皆生番，各险要皆置兵戍守。民间不需鸟枪，恳仍旧例禁止。”从之。十一年，请老，加太子少保，食全俸。二十一年，卒於家，赐祭葬，谥勤悫。守乾官至南昌总兵。

宋爱，字体仁，陕西靖远人。父可进，雍正初，以京营参将从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讨罗卜藏丹津。敌攻镇海堡，遣赴援，击杀六百馀人，敌败走。敌又攻西宁南川口，围申中堡，复遣赴援，堡兵出夹击，敌败走，擢副将。从提督岳锺琪攻郭隆寺，毁寨七，焚其屋宇七十馀所。旋与锺琪分道深入，定青海。擢凉州总兵，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复从锺琪攻谢尔苏土番，战桌子山，围之七昼夜，一日数接战。可进受重创，奋进破其巢，遂讨平之，擢甘州提督。

爱，雍正元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二年，命省可进军中。桌子山之战，爱从可进奋战有功。河南河北镇总兵纪成斌请以爱授河南开封都司，上疑成斌受羹尧指，允其请，即令爱传谕诘成斌。成斌奏：“开封都司，省会重地，去年剿桌子山，亲见爱奋不顾身，极有胆气。且代可进料理营务，颇有才幹。知其能胜任，故冒昧陈请。臣实未受何人嘱讬，即可进亦不过同在军中相识，素无交情。”上谕之曰：“朕原不过揣度之辞。近年年羹尧握兵柄，若尔等蔑国恩，重私谊，甚非朕保全功臣之意。今既无别故，意在为地得人，朕甚嘉赏。”再迁浙江绍兴副将，命署总兵，历南阳、永州、天津、定海诸镇。

乾隆六年，擢襄阳总兵。七年，调安笼。十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言：“古州系新辟苗疆，诸镇中惟爱详慎周密，年力正壮，请以调补。”上从之。丁母忧，命暂署，服阕后真除。十八年，擢贵州提督。前提督丁士杰奏言古州苗因公役使不从，恐激成骄抗，谕将吏弹压。爱奏：“古州苗於应备夫役，一呼即至，初未见迟延。

所属新疆苗民，亦不至骄抗。苗性难驯，惟在有司善於约束。平时不烦苛，有事不姑息。务使怀德，兼知畏法。”上褒勉之。十九年，总督硕色劾爱马政废弛，又为故镇远总兵吴三杰■H0资治丧。会爱卒，寝其奏。

论曰：雍正间文武多通用，高其位以提督迳授大学士为最著。会伯、振扬皆长兵部，然会伯未上官，振扬不久改右班，其绩仍在专阃。良辅为疆吏，卓卓有建白，家世出将，与会伯略同。天纵、郡、爱等弭乱绥氓，因事有功。年羹尧部将如宋可进、黄喜林、武正安、周

瑛、王嵩、马忠孝，岳锺琪部将如纪成斌、曹勷、张元佐，皆相从转战，惟可进以有子爱，名字犹可见，他皆不具始末。成斌、勷且以微罪死，是亦重可哀已！

## 列传八十七

沈起元 何师俭 唐继祖 马维翰 余甸 王叶滋 刘而位

沈起元，字子大，江南太仓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擢员外郎，以知府发福建用。总督高其倬令权福州，调兴化。时世宗闻福建仓穀亏空，遣广东巡抚杨文乾等往按，被劾者半，受代者争为烦苛，起元独持平。莆田民因讼互斗，其倬恐酿乱，令捕治。起元责两人而释其馀，报曰：“罪在主者，馀不足问也。”寻摄海关，裁陋规万馀金。巡抚常安有奴在关，以索费困商舶。起元闻，立督收税如额，令商舶行，白常安斥奴。自是人皆奉法。其倬奏开南洋，报可。已，复令商出洋者，必戚里具状，限期返，逾者连坐。起元曰：“人之生死，货之利钝，皆无常，戚里岂能预料？且始不听出洋则已，今听之，商造船集货费不赀，奈何忽挠以结状？若令商自具状，过三年不归，勿听回籍，不犹愈乎？”其倬从之。

调台湾。台湾田一甲准十一亩有奇，赋三则：上则一甲穀八石，中则六石，下则四石，视内地数倍。然多隐占，民不甚困。时方清丈，占者不得匿。其倬欲使台湾赋悉视内地下则，恐不及额致部诘。起元令著籍者仍旧额，丈出者视内地下则。

俟隐占既清，更减旧额重者均於新额，赋不亏而民无累。起元在福州，以辨冤狱忤按察使潘体丰，体丰中以他事，镌四级，遂告归。

高宗即位，起江西驿盐道副使。乾隆二年，擢河南按察使。会久雨，被灾者四十馀县，饥民四走，或议禁之。起元谓：“民饥且死，奈何止其他徙？”令安置未被水诸县，给以粮，遂无出河南境者。巡抚雅尔图檄府县修书院，以起元总其事，乃教群士省身克己之学。立章善坊，书孝子、悌弟、义夫、贞妇名，采访事实，为章善录版行，一时风动。

七年，迁直隶布政使。大旱议赈，总督高斌欲十一月始行，起元力请先普赈一月，俟户口查竣，再分别加赈。有倡言赈户不赈口者，起元曰：“一户数口，止赈一二，是且杀七八人矣！”檄各属似此者罪之。户部尚书海望奏清理直隶旗地，有司违限，旨饬责。斌将劾数州县应命，起元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县方赈灾，何暇及此？独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内转光禄寺卿。十三年，移疾归。

起元自少敦厉廉耻，晚岁杜门诵先儒书。临没，言：“平生学无真得。年来静中自检，仰不愧，俯不怍，或庶几焉！”

何师俭，字桐叔，浙江山阴人。以纳赀，於康熙六十年选授兵部员外郎。奉职勤恳，常数月不出署。雍正元年，迁广西右江道佥事，部请留任一年，世宗命以升衔留任，赐人葠、貂皮。师俭以执法卻重贿，忤要人，因诬以避瘴故留部。侍郎李绂昌言曰：“今部曹不名一钱，才者尤劳瘁，苟得郡，争趋之，况监司耶？”期满，复请留，加按察司副使衔。司疏奏皆出其手，他司事难治者亦时委之。

三年，出为江南驿盐道副使，上召对，勉以操守，复赐人葠、貂皮，许上疏言事。四年，调广东粮驿道副使。岁大祲，师俭以存留米五万石给饷，饬所属缓徵。

或疑专擅获咎，师俭曰：“请而后行，民已苦箠楚矣！”总督孔毓珣与巡抚杨文乾不相能，以师俭署盐法道，欲引以为助。文乾疑为毓珣党，令买铜，将以赔累困之。

明年，文乾入觐，上示以毓珣弹事，亦及师俭，乃知师俭非阿毓珣者。令署按察使，毓珣又疑师俭暱文乾。及文乾卒，劾师俭违禁开矿，侵蚀铜价。逾年，署巡抚傅泰会鞫，事始白。上知其无罪，命往陕西佐治军需。

师俭在兵部，谙悉诸边形势扼塞、战守机宜、刍饷缓急。至凉州，每集议，指画如素习，总督查郎阿深重之。署凉庄道参政。师过凉州，檄至肃州支饷。两路遥远，师俭即以凉州所蓄给之，师行无乏。一日羽书数过，师俭策必调取生兵，峙餦以待。已而果然。肃州师将行，飞檄令截取公私骡马，官民皇皇。师俭曰：“在道官商皆赴肃者，若官顿於途，货弃於地，非军前所宜。进剿未有定期，何如听其至肃，释所载而后供役？军前得人与货，亦省刍茭解送之烦，是获两利也。檄虽严，吾自当之。”於是官商皆安，军事亦无误。

寻调补西安盐驿道副使。关中旱，诏以湖广米十万石自商州龙驹寨运陕西。师俭董其役，未半，大雨谿涨，骡马少，不足供转输。商於山中无顿积所，水次隘，运艘不齐。师俭以秋穀将登，请止运，民亦不饥。军中马缺，檄取驿马。师俭谓：“置邮传命，如人身血脉，不能一日废。”拒不可，事竟寝。

擢按察使，数平疑狱。吏有故入人罪者，必按如法，虽贵势贤亲不徇纵。十三年，以目疾乞休。高宗即位，赦诏至，时目已失明，令吏诵案牍，谛听，得邀赦典者，立出之而后上陈。留两月，毕其事始归。后卒於家，陕西祀名宦。

唐继祖，字序皇，江南江都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编修，转礼部员外郎。五年，考选浙江道御史。七年，授工科给事中。命察八旗亏帑，律侵挪皆不赦，犯者贫，羁狱二三十年不结。继祖为核减开除，奏请豁免，积牍一清。命巡西城，回民聚居，顽獷不法，严治之，有犯必惩，悉敛戢。建仓东便门外，多发冢墓，毁祠宇，继祖陈其不便，改地营建，冢墓祠宇并修复。南漕愆期，命赴淮安巡视。继祖驰至，不更张成法，惟选幹吏催督，惩其疲惰。两阅月，粮艘悉抵通州。条上漕务利病，下部议行。

七年，命往湖南谳狱，并巡察湖南、湖北两省，裹粮出，有餽觞酒豆肉，皆却之，令行禁止。与巡抚赵申乔同按永顺苗变狱，群情帖服，苗疆以安。湖南捕役多通盗，奏请捕役为盗，加重治罪，报可，入新例。八年，擢通政司参议。九年，擢鸿胪寺卿。寻命以本衔署河南按察使，旋授湖北按察使。继祖在两湖久，熟知吏民情伪。楚俗刁健，黠吏与奸豪通，伺官喜怒，讼益难治。继祖闭诸胥於一室，不令与外通，讼风衰减。雪监利女子冤狱，按锺祥民变，皆为时所称。世宗驭吏严，内外大僚凛凛，救过不暇。继祖一意展舒，所陈奏无不允。上欲大用之，出巡察，赐以摺匣，许奏事，曰：“朕於督抚贤者始赐摺匣，汝宜好为之！”调江西，未之任，以疾乞归。病愈将出，遽卒。

马维翰，字墨麟，浙江海盐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元年，授吏部主事。甫视事，杖奸胥，铨政清肃。转员外郎，考选陕西道御史，迁工科给事中，监督仓场，所至有声。六年，命赴四川清丈田亩，时同奉使者四。维翰分赴建昌道属，具有条理，粮浮於田者必请减，逾年事竣。御史吴涛在川东丈田不实，以维翰助之。至则发其弊，遂以维翰代任。巡抚宪德荐可大用。八年，留补建昌道副使，疏陈二事：四川俗好讼，州县断狱苟简，案牍不具，奸民辄翻控，淆乱是非，请设幕职以襄治理；又民鲜土著，多结草屋，轻於迁徙，焚劫辄致灾，请发官款造砖甓，劝民多建瓦屋。上斥其非政要，以其疏示宪德，谓：“汝荐可大用者乃若此！”然维翰勇於任事，相度要害，改黎州千户所设清溪县。乌蒙苗乱，出师会剿，维翰治军需，供糗粮刍茭，凿雪通道，与厮卒同甘苦。论剿抚悉中机宜，事乃定。凉山地震数百里，勘灾散赈，民感之。矿厂扰蛮，起为乱，方进剿。维翰力陈营兵不戢及各厂病蛮状，请罢厂撤兵，抚各番，止诛其魁。

在川七年，不阿上官。旋被构，维翰揭部请解职赴质。时亲王总部事，特威重，捽使免冠。维翰以手按冠抗声曰：“奉旨不免冠！”谯问故，则又抗声曰：“旨解职，非革职也！”部乃疏请夺官。事旋白。乾隆二年，起授江南常镇道参议。丁父忧，归，卒於家。

余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居乡励名节，巡抚张伯行重之，延主鼇峰书院。授四川江津知县，民投牒者，片言立决遣，讼为之简。日与诸生诵说文艺，疏解性理。所徵赋即储库，不入私室。时青海用兵，巡抚年羹尧督饷，多额外急徵，檄再三至，甸不应。乃使仆持檄告谕，自朝至晡，甸不出，使者譁。

甸坐堂皇，命反接，将杖之，丞簿力为请，久之乃释其缚。越日，使者索檄，甸曰：“汝还报，我闭门待劾，檄已达京师矣。”羹尧亦置之。行取吏部主事，时尚书张鹏翮、侍郎汤右曾皆以幹济名，甸遇当争辩者，侃侃无所挠。主选三年，权要富人请讬多格不行。将告归，条文书已驳议未奏者十馀事，曰：“此皆作奸巧法易为所蒙，必上闻，吾乃去。”父忧免丧，犹庐墓。

以河道总督陈鹏年疏荐，擢山东兗宁道。釐工剔弊，一袪积习，甚得士民心。

鹏年卒，齐苏勒为河督，以工事劾甸，行河至济宁，士民群聚乞还甸。齐苏勒疏陈，召入见。雍正二年四月，授山东按察使。携二仆，买驴之官，务崇礼教，轻刑罚，政化大行。十一月，召诣京师。三年，擢顺天府丞。

甸历官尽革陋规，为按察使，愍囚不能自衣食，取盐商岁馈三之一以资给之。

兼完囹圄，修学宫、书院，委有司出入注籍。既去官，上命内阁学士缪沅清察山东盐政诸弊，举是劾甸，夺官，归。甸用唐人诗语为人书楹帖，其人有怨家，讦於有司，以为怨望。有司以甸所书也，并下甸於狱。事白，遽卒。

王叶滋，字槐青，江南华亭人。弱冠，补诸生。浙江巡抚硃轼辟佐幕，器其才。

雍正元年，重开明史馆，轼荐之，引见称旨，命入馆纂修。举顺天乡试。福敏督湖广，世宗命叶滋往赞其幕。五年，应礼部试，甫毕，上召见，问湖广吏治、民生利弊，奏对甚悉，趣驰传还湖广。榜发中式，未与殿试，赐二甲进士，即授常德知府。

常德例，知府至，行户更新照，规费四千金，叶滋革其例。境数被水灾，请帑增筑花猫新陂堤堰，豁被水荒田额粮，民德之。辰州关木税为利薮，时议移关常德，叶滋恐累民，拒之，请仍旧制。行法不避豪贵，兴学造士，荐举优行诸生陈悌为武平知县，贵金马为上蔡知县，刘樵为清平知县，并为良吏。

署岳州、辰州二府，摄岳常道副使。久之，授辰沅靖道副使。时苗疆初辟，清林箐，增汛堠，规模肃然。所属绥宁、城步与黔疆犬牙错。尝率数骑，持酒肉盐菸，循行苗砦。群苗迎拜，谓“上官亲我”。召诸头人集校场，赐花红银牌，宣上德意，劝以礼义。因偕总兵阅兵耀军容，群苗帖服。署按察使，调粮储道，旧有漕费，悉归公用。值贵州苗乱，师进剿，叶滋驻辰州治军需，剋期办。绥宁苗蠢动，为贵州苗应。叶滋条上剿抚事，悉中窾要。大吏令驻绥宁指挥，积劳疾作，卒於山中。

叶滋初以文学受知，及官於外，所至有声绩。卒时年仅五十五，世咸惜之。

刘而位，字尔爵，山西汾阳人。康熙五十二年举人，授河南安阳知县。有兄弟争产构讼十馀年者，为据理剖解，至泪下，皆叩头求罢，案牍遂稀。雍正中，迁福建泉州知府，再迁兴泉道参议。盐政窳敝，商居奇索高直，民苦淡食，不获已，增价以市。既而盐不足，民恶其垄断，聚而殴之。海舶私枭动逾千百，往捕则持械拒，大狱迭兴，罗织牵连，数岁不息。而位创议裁引革商，岁额课税归灶完纳，如农完赋，任人转运，听其所之，则诸弊可革而国赋不乏。巡抚赵国麟心韪之，格於例不行。未几，引疾归。乾隆三年，起官四川盐茶道副使。蜀盐产於井，课由井纳，民便之。雍正中有请设引招商增课者，四川盐政自此坏。商无馀赀，运不足额，民持钱不得盐，而井盐滞积不售，因以致讧。而位欲事釐剔，大吏畏难不可，力争，愈嫉之。改松茂道，调永宁道参议。居常郁郁，不得行其志，惟与诸生讲学。寻卒於官。

而位生平服膺王守仁，曰：“尊所闻，行所知，须不流於弊。尊阳明而不知其流弊，非善学阳明；尊硃子而不知其流弊，亦非善学硃子。”盖谓王氏高明，弊在躐等；硃子格物，弊恐拘而不化。著省克引、刘氏家训，为学者所称。

论曰：起元深於经术，当朝政尚严，能持以平恕。师俭以勤敏，继祖以明肃，并见重於时。维翰有幹局，甸尤能泽以儒效。叶滋抚循苗疆，未竟其用。而位议变盐法，亦不得申其志，而但以学术名。国家重视监司，所以扩循良之绩，储封疆之选，若诸人者，可谓无忝矣。

## 列传八十八

讷亲 傅恆子福灵安 福隆安 福隆安子丰绅济伦 福长安

讷亲，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曾孙。父尹德，附见其父遏必隆传，讷亲其次子。雍正五年，袭公爵，授散秩大臣。十年，授銮仪使。十一年十二月，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十三年，世宗疾大渐，讷亲预顾命。高宗即位，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号“总理王大臣”。授讷亲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十二月，敕奖讷亲勤慎，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进一等公。乾隆元年，迁镶黄旗满洲都统。二年，迁兵部尚书。十一月，庄亲王等请罢总理事务，讷亲授军机大臣。叙劳，加拖沙喇哈番世职。三年二月，领户部三库。九月，命协办户部。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硃藻诈欺贪虐，命讷亲与尚书孙嘉淦勘谳，藻坐流。讷亲因与嘉淦条上永定河南北岸建筑闸坝诸事。十二月，迁吏部尚书。四年五月，加太子太保。

讷亲贵戚勋旧，少侍禁近，受世宗知，以为可大用。迨高宗，恩眷尤厚。讷亲勤敏当上意，尤以廉介自敕，人不敢干以私。其居第巨獒缚扉侧，绝无车马迹。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左都御史刘统勋疏论讷亲领事过多，任事过锐。

上谕曰：“讷亲为尚书，模棱推诿，固所不可，但治事未当，亦所不免，朕时时戒毋自满。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语详统勋传。

九年正月，命讷亲阅河南、江南、山东诸省营伍，并勘海塘、河工。时直隶天津、河间二府方以灾治赈，令顺道先往察覈。疏请展赈一月，从之。讷亲使事既蕆，分疏上陈，其勘诸省营伍，言：“遍阅三省督抚、河漕、提镇为标者十七，优绌互见。惟河南南阳、江南苏松水师二镇最劣。请下部覈赏罚。”其勘江、浙海塘，言：“旧日浙江潮自蜀山中小亹出入，近海宁为北大亹，近萧山为南大亹，涨沙宽阔，为杭州、绍兴二府保障。迨中小亹渐湮，潮趋蜀山北，震荡为患。若濬中小亹故道，减大亹潮力，上下塘工悉可安堵；即中小亹未可遽复，则当择险要多为坦坡，木石戧坝，俾撇水积淤资以御潮。至诸处柴塘，停沙阻水，无烦议改石工。入江南境，地平而潮缓，华亭旧塘坚緻，宝山新塘尺度参差，工作又不中程。金山、奉贤、南汇、上海皆土塘，距海稍远，所司守护如法，当无他虞。”其勘洪泽湖，请濬盐河俾通江，疏串场河俾达海，并停天然二坝、高堰下游二堤。其勘南旺湖，请以湖中涸地贷贫民耕稼。别疏言：“各直省政事，督抚下司道，司道下州县，州县官惟以簿书钱穀为事，户口贫富、土地肥瘠、物产丰啬、民情向背、风俗美恶、以及山川原隰、桥梁道路，皆漫置不省。官但有条教，民惟责纳赋，浮文常多，实意殊少。

请敕各直省督抚，令州县官遍历境内，何事当兴举，何事当整饬，行之有无治效，以实报长官，长官即是为殿最，以实达朝廷。似亦崇实效、去虚文、饬吏治、厚民生之一端也。”皆下部议行。

十年三月，协办大学士。五月，授保和殿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十二年四月，命如山西会巡抚爱必达谳万全民张世禄、安邑民张远等挟众抗官状，论如律。爱必达及总兵罗俊、蒲州知府硃发等皆坐谴黜。十三年正月，命如浙江会大学士高斌覆勘巡抚常安贪婪状，未至，高斌鞫得常安实受赇，讷亲与共奏，论如律。三月，复命如山东会巡抚阿里衮治赈。

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攻革布什咱土司犯边，上命川陕总督张广泗讨之。大金川地绝险，阻山为石垒，名曰碉，师进攻弗克。四月，召讷亲还京师，授经略大臣，率禁旅出视师。六月，讷亲至军，下令期三日克噶拉依，噶拉依者，莎罗奔结寨地也。师循色尔力石梁而下，攻碉未即克，署总兵任举勇敢善战，为诸军先，没於阵。

讷亲为气夺，乃议督诸军筑碉，与敌共险，为持久。疏入，上重失任举，又以筑碉非计，手诏戒讷亲，因时度势，以为进止。讷亲与广泗合疏言：“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冬春间当减兵驻守，明岁加调精锐三万，於四月进剿，足以成功，至迟亦不逾秋令。”讷亲又别疏言：“来岁增兵，计需费数百万。若俟二三年后有机可乘，亦未可定。”疏入，上谕曰：“卿等身在戎行，目击情状，不能确有成算，游移两可。朕於数千里外，何从遥度？我师至四万，彼止三千馀，何以彼应我则有馀，我攻彼则不足？卿等当审定应攻应罢，毋为两歧语。”上知讷亲不足办敌，谕军机大臣议召讷亲还；又念大金川非大敌，重臣视师，无功而还，伤国体，为四夷姍笑。密以谕讷亲，冀激奋克敌。居数月，师虽有小胜，卒未得尺寸地。讷亲惟请还京面对，乃召讷亲及广泗诣京师，以岳锺琪摄经略，傅尔丹摄川陕总督，复遣尚书班第同治军事。寻夺讷亲官，令自具鞍马，从讨噶尔丹赎罪，逮广泗。

九月，命大学士傅恆代为经略，别遣侍卫富成逮讷亲，责置对，并令富成录讷亲举止言语以闻。上前后手诏罪讷亲恆数千百言，略谓：“讷亲受命总戎，乖张畏缩。疏言军夜攻碉，自帐中望见火光，知未尝临敌。又言督军攻阿利山，既回营，我军数十人各鸟兽散。知偶临敌，又先士卒退。富成疏讷亲语‘金川事大难，不可轻举，此言不敢入奏’。讷亲受恩久，何事不可言？如固不能克，当实陈请罢兵。

乃事败欲以不可轻举归过朝廷，狡诈出意外。又值续调兵过，辄言‘此皆我罪，令如许满洲兵受苦’。满洲兵闻调，鼓舞振跃，志切同仇。讷亲以为受苦，实嫉他人成功，摇众心，不顾国事。孤恩藐法，罪不可逭。”

十月，谕“讷亲先世以军功封二等公，为孝昭仁皇后戚属，供职勤慎，进一等公。获罪，应仍以二等公俾其兄策楞袭爵”。讷亲恃上恩，尚冀入见上自解，上复迭降手诏，谓：“军旅事重，平日治事详慎，操守洁清，举不足言。”又谓：“讷亲小心谨密，而方寸一坏，天夺其魄，虽欲幸免而不能。”十二月，广泗既诛，上封遏必隆遗刀授侍卫鄂实，监讷亲还军，诛以警众。十四年正月，上命傅恆班师，复谕鄂实即途中行法。是月戊寅，鄂实监讷亲行至班拦山，闻后命，遂诛讷亲。

傅恆，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孝贤纯皇后弟也。父李荣保，附见其父米思翰传。傅恆自侍卫洊擢户部侍郎。乾隆十年六月，命在军机处行走。十二年，擢户部尚书。十三年三月，孝贤纯皇后从上南巡，还至德州崩，傅恆扈行，典丧仪。

四月，敕奖其勤恪，加太子太保。时讷亲视师金川，解尚书阿克敦协办大学士以授傅恆，并兼领吏部。讷亲既无功，九月，命傅恆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寻授保和殿大学士，发京师及诸行省满、汉兵三万五千，以部库及诸行省银四百万供军储，又出内帑十万备犒赏。十一月，师行，上诣堂子告察，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傅恆既行，上日降手诏褒勉。傅忄互道陕西，言驿政不修误军兴，上命协办大学士尚书尹继善摄陕西总督，主馈运。入四川境，马不给，上又命尹继善往来川、陕督察。旋以傅恆师行甚速，纪律严明，命议叙，部议加太子太傅，特命加太保。

固辞，不允，发京师及山西、湖北马七千佐军。傅恆发成都，经天赦山，雪后道险，步行七十里至驿。上闻，赐双眼孔雀翎，复固辞。

初，小金川土舍良尔吉间其兄泽旺於莎罗奔，夺其印，即烝於嫂阿扣。莎罗奔之犯边也，良尔吉实从之，后诈降为贼谍。张广泗入奸民王秋言，使领蛮兵，我师举动，贼辄知之。傅恆途中疏请诛良尔吉等，将至军，使副将马良柱招良尔吉来迎，至邦噶山，正其罪，并阿扣、王秋悉诛之。事闻，上褒傅恆明断，命拜前赐双眼孔雀翎，毋更固辞。

十月，至卡撒，以屯军地狭隘，与贼相望，且杂处番民巿肆中，乃相度移旧垒前，令总兵冶大雄监营垒。十四年正月，上疏言：“臣至军，察用兵始末：当纪山进讨之始，马良柱转战而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彼时张广泗若速进师，贼备未严，殄灭尚易；乃坐失事机，宋宗璋宿留於杂谷，许应虎败衄於的郊，贼得尽据险要，增碉备御。讷亲初至，督战甚急，任举败没，锐挫气索，军无斗志，一以军事委张广泗。广泗又为奸人所愚，专主攻碉。先后杀伤数千人，匿不以闻。臣惟攻碉最为下策，枪砲不能洞坚壁，於贼无所伤。贼不过数人，自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贼於碉外为濠，兵不能越，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其碉锐立，高於浮屠，建作甚捷，数日可成，旋缺旋补。且众心甚固，碉尽碎而不去，砲方过而复起。客主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於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巅三百馀碉，计日以攻，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得不偿失。兵法，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惟使贼失所恃，我兵乃可用其所长。

拟俟诸军大集，分道而进。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

番众不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既自捷径深入，守者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卡撒为进噶拉依正道，岭高沟窄，臣当亲任其难。党坝隘险，亦几同卡撒，酌益新军。两道并进，直捣巢穴，取其渠魁。期四月间奏捷。”上以金川非大敌，劳师两载，诛大臣，失良将，内不怿。及是闻其地险难下，益不欲竟其事，遂以孝圣宪皇后谕命班师，而傅恆方督总兵哈攀龙、哈尚德等攻下数碉。上以金川水土恶，赐傅恆人蓡三斤，并及诸将有差，屡诏召傅恆还。又以孝圣宪皇后谕封一等忠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傅恆奏言：“金川事一误，今复轻率蕆事，贼焰愈张。众土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审度形势，贼碉非尽当道，其巢皆老弱，我兵且战且前，自昔岭中峰直抵噶拉依，破竹建瓴，功在垂成，弃之可惜。且臣受诏出师，若不扫穴擒渠，何颜返命？”并力辞封赏，上不允，手诏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乃骠姚武人锐往之概。大学士抒诚赞化，岂与兜鍪阃帅争一日之绩？”

反复累数千言，复赐诗喻指。

时傅恆及提督岳锺琪决策深入，莎罗奔遣头人乞降，傅恆令自缚诣军门。莎罗奔复介绰斯甲等诣岳锺琪乞贷死，锺琪亲入勒乌围，挈莎罗奔及其子郎卡诣军门。

语详锺琪传。傅恆遂受莎罗奔父子降，莎罗奔等焚香作乐，誓六事：无犯邻比诸番，反其侵地，供役视诸土司，执献诸酋抗我师者，还所掠内地民马，纳军械枪砲，乃承制赦其罪。莎罗奔献佛像一、白金万，傅恆卻其金，莎罗奔请以金为傅恆建祠。

翌日，傅恆率师还。上优诏嘉奖，命用扬古利故事，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三月，师至京师，命皇长子及裕亲王等郊迎。上御殿受贺，行饮至礼。傅恆疏辞四团龙补服，上命服以入朝，复命用额亦都、佟国维故事，建宗祠，祀曾祖哈什屯以下，并追予李荣保谥，赐第东安门内，以诗落其成。

十九年，准噶尔内乱，诸部台吉多内附。上将用兵，谘廷臣，惟傅恆赞其议。

二十年，师克伊犁，俘达瓦齐以归，谕再封一等公，傅恆固辞，至泣下，乃允之。

寻图功臣像紫光阁，上亲制赞，仍以为冠，举萧何不战居首功为比。二十一年四月，将军策楞追捕阿睦尔撒纳未获，上命傅恆出视师，赴额林哈毕尔噶，集蒙古诸台吉饬军事。傅恆行日，策楞疏至，已率兵深入，复召傅恆还。

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败绩，二月，授傅恆经略，出督师。时阿里衮以副将军主军事，上并授阿桂副将军、舒赫德参赞大臣，命舒赫德先赴云南，与阿里衮筹画进军。三十四年二月，傅恆师行，发京师及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人从征，上御太和殿赐敕，赉御用甲胄。四月，至腾越，傅恆决策，师循戛鸠江而进，大兵出江西，取道猛拱、猛养，直捣木梳，水师沿江顺流下，水陆相应。偏师出江东取猛密，夹击老官屯。往岁以避瘴，九月后进兵，缅甸得为备。傅忄互议先数十日出不意，攻其未备，水师当具舟。上初命阿里衮造舟济师，阿里衮等言崖险涧窄不宜舟，傍江亦无造舟所。上又命三泰、傅显往视，言与阿里衮等同。及傅恆至军，谘土司头人，知蛮暮有山曰翁古多木，旁有地曰野牛坝，野人所居，凉爽无瘴。即地伐木造舟，野人乐受值，执役甚谨。傅恆即使傅显佐莅事。舟成，督满、汉兵并从行奴仆，更番转搬。又得茂隆厂附近砲工，令范铜为砲。状闻，辄降旨嘉奖，为赋造舟行焉。

傅恆初议自将九千三百人渡戛鸠而西，师未集，七月，将四千人发腾越。上以经略自将师寡，促诸军速集如初议。八月，傅恆自南蚌趋戛鸠。奏至，上方行围木兰，入围获狍，畀福隆安以赐傅恆。傅恆道南底坝至允帽，临戛鸠江，时猛拱大头人脱猛乌猛、头人贺丙等，诣傅恆请降。师至，脱猛乌猛将夹江诸夷寨头人来迎，与贺丙具舟。傅恆命分兵徐济，夹江为寨猛拱后土司浑觉亦请降，献驯象四。上赉三眼孔雀翎，傅恆疏辞。师复进，取猛养，破寨四，诛头人拉匿拉赛。设台站，令瑚尔起以七百人驻守。遂至南董干，攻南准寨，获头人木波猛等三十五人。进次暮腊，再进次新街。

傅恆自渡戛鸠江，未尝与缅甸兵战，刈禾为粮，行二千里不血刃，而士马触暑雨多疾病。会阿桂将万馀人自虎踞关出野牛坝，造舟毕成，徵广东、福建水师亦至，乃合军并进。哈国兴将水师，阿桂、阿里衮将陆师，阿桂出江东，阿里衮出江西。

缅兵垒金沙江两岸，又以舟师扼江口。阿桂先与缅兵遇，麾步兵发铳矢，又以骑兵陷阵，缅兵溃。哈国兴督舟师乘风蹴敌，缅兵舟相击，死者数千。阿里衮亦破西岸缅兵，傅恆以所获纛进。上复为赋诗，阿里衮感瘴而病，改将水师，旋卒。十一月，傅恆复进攻老官屯，老官屯在金沙江东，东猛密，西猛墅，北猛拱、猛养，南缅都阿瓦，为水陆通衢。缅兵伐木立寨甚固，哈国兴督诸军力攻，未即克。师破东南木寨，缅兵夜自水寨出，傅恆令海兰察御之，又令伊勒图督舟师掩击，复获船纛。缅兵潜至江岸筑垒，又自林箐中出，海兰察击之，屡有斩馘。

师久攻坚，士卒染瘴多物故，水陆军三万一千，至是仅存一万三千。傅恆以入告，上命罢兵，召傅恆还京。傅恆俄亦病，阿桂以闻。上令即驰驿还，而以军事付阿桂。会缅甸酋懵驳遣头人诺尔塔赍蒲叶书乞罢兵，傅恆奏入，上许其行成。傅恆附疏言：“用兵之始，众以为难。臣执意请行，负委任，请从重治罪。”上手诏谓：“用兵非得已，如以为非是，朕当首任其过。皇祖时，吴三桂请撤籓，谘於群臣，议撤者惟米思翰、明珠数人。及三桂反，众请诛议撤诸臣，皇祖深辟其非。朕仰绍祖训，傅恆此事，可援以相比。傅恆收猛拱，当赐三眼孔雀翎，疏辞，俟功成拜赐。

今既未克贼巢，当缴进赐翎，以称其请罪之意。”懵驳遣头人诣军献方物。十月，傅恆还驻虎踞关，上命傅恆会云贵总督彰宝议减云南总兵、知府员缺，釐正州县旧制。三十四年二月，班师。三月，上幸天津，傅恆朝行在。既而缅甸酋谢罪表久不至，上谓傅恆方病，不忍治其罪。七月，卒，上亲临其第酹酒，命丧葬视宗室镇国公，谥文忠。又命入祀前所建宗祠。其后上复幸天津，念傅恆於此复命，又经傅恆墓赐奠，皆纪以诗。及赋怀旧诗，许为“社稷臣”。嘉庆元年，以福康安平苗功，赠贝子。福康安卒，推恩赠郡王衔，旋并命配享太庙。

傅恆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以勤慎得上眷。故事，军机处诸臣不同入见，乾隆初，惟讷亲承旨。迨傅恆自陈不能多识，乞诸大臣同入见。上晚膳后有所谘访，又召傅恆独对，时谓之“晚面”。又军机处诸大臣既承旨，退自属草，至傅恆始命章京具稿以进。上倚傅恆为重臣，然偶有小节疏失，即加以戒约。傅恆益谦下，治事不敢自擅。敬礼士大夫，翼后进使尽其才。行军与士卒同甘苦。卒时未五十，上尤惜之。

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自有传。

福灵安，多罗额驸，授侍卫。准噶尔之役，从将军兆惠战於叶尔羌，有功，予云骑尉世职。三十二年，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署云南永北镇总兵。卒。

福隆安，尚高宗女和嘉公主，授和硕额驸、御前侍卫。三十三年，擢兵部尚书、军机处行走，移工部尚书。三十五年，袭一等忠勇公。三十六年，用兵金川，总兵宋元俊劾四川总督桂林，命福隆安往谳。福隆安直桂林，抵元俊罪。四十一年，复授兵部尚书，仍领工部。金川平，画像紫光阁。四十九年，卒，谥勤恪。

子丰绅济伦，初以公主子，命视和硕额驸品秩，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奉宸苑卿。四十九年，袭爵。累迁兵部尚书，领銮仪卫。嘉庆间，再坐事，官终盛京兵部侍郎。十二年，卒。子富勒浑翁珠，袭爵。

福长安，自蓝翎侍卫累迁至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领内务府。乾隆四十五年，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累迁户部尚书。五十三年，台湾平。五十七年，廓尔喀平。诸功臣画像紫光阁，福长安皆与焉。嘉庆三年，俘王三槐，福长安以直军机处得侯。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珅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党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珅死，使监福长安诣和珅死所跪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论曰：高宗初政，宽大而清明，举国熙熙，乐见太平。是时鄂尔泰、张廷玉负夹辅之重，然居中用事为天子喉舌，厥惟讷亲，继之者傅恆也。高宗手诏谓当鄂尔泰在朝，培养陶成，得一讷亲；讷亲在朝，培养陶成，得一傅恆。又谓讷亲受恩第一，次则傅恆。讷亲视师失上指，坐诛，终不没其勤廉；傅恆再以受降还师，德心孚契，自以其谨慎，非徒藉贵戚功阀重也。

## 列传八十九

徐本 汪由敦子承霈 来保 刘纶子跃云 刘统勋子墉 孙镮之

徐本，字立人，浙江钱塘人，尚书潮子。本，康熙五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五年，提督贵州学政，授赞善，迁侍读。七年，擢贵州按察使。八年，调江苏，迁湖北布政使。十年，擢安庆巡抚。奏定比缉盗贼章程，窃案责府州，盗案责臬司。案多而未获，巡抚亲提。比立限，定劝惩。上嘉之。十一年，疏言：“云、贵、广西改流土司安置内地，例十人给官房五楹，地五十亩。安庆置二十一人，地远在来安。请变价别购，俾耕以食。”又疏言：“州县徵粮，例由府道封櫃，请改州县自封。完粮十截串票改仍用三连由票，零户银以下以十钱当一分。”又疏言：“寿州滨淮，盗聚族而居，假捕鱼为业，每出劫掠，已次第捕治，令渔船编甲。

孙、平、焦、邓诸姓设族正，有盗不时举发。”皆下部议行。

召授左都御史。十二年，迁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浙江衢州民王益善邪教惑众，命本会总督程元章按治，请改设衢州总兵、金衢严巡道以下官，并更定营制，下部议行。十三年五月，命同宝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办理苗疆事务。高宗即位，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调刑部尚书。寻命协办总理事务。

乾隆元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充世宗实录总裁。二年，直南书房。以协办总理事务，予拖沙喇哈番世职。三年，授办理军机大臣。四年，加太子太保。

七年，兼管户部尚书。九年六月，以病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遣御前侍卫永兴赍赐御用衣冠、内府文绮貂皮，上亲临其第慰问赐诗。命其子侍讲学士以烜送归里，在籍食俸。明年，上念本归将一载，复赐诗。十二年，本卒，加少傅，发白金千治丧。浙江巡抚顾琮往祭，谥文穆。上南巡，所经郡县遣祭旧臣，礼部奏请未及本，上特命遣祭。祀京师贤良祠。

以烜，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汪由敦，字师茗，浙江钱塘人，原籍安徽休宁。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遭父丧，以篡修明史，命在馆守制。丧终，三迁内阁学士，直上书房。乾隆二年，廷臣妄传除目，为言官执奏，语连由敦，未得旨，由敦具疏辨。上诘由敦何以先知，足见有为之耳目者，其人必不谨。左授侍读学士。累迁工部尚书，调刑部，兼署左都御史。十一年，命在军机处行走。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师。是岁命协办大学士。由敦出大学士张廷玉门，其直军机处，廷玉荐也。时军机处诸大臣，鄂尔泰已卒，廷玉为班首，而讷亲被上眷，日入承旨，出令由敦属草，虑不当上意，辄令易稿，至三四不已，傅恆为不平。及讷亲诛，傅恆自金川还朝，引诸大臣共承旨以为常。廷玉致仕将归，以世宗遗诏许配享太庙，乞上一言为券，谢恩未亲至。传旨诘责，傅恆与由敦承旨，由敦免冠叩首，言廷玉蒙恩体恤，乞终始矜全，若明旨诘责，则廷玉罪无可逭。次日，廷玉早入朝，上责由敦漏言，徇师生私恩，不顾公议。

解协办大学士，并罢尚书，仍在尚书任赎罪。十五年，命复任。

上阅永定河工，令由敦同大学士傅恆、总督方观承会勘南岸建坝，请於张仙务、双营葺旧坝二，马家铺及冰窖以东增新坝亦二，如所议。四川学政硃荃以匿丧黩贿得罪，由敦所荐举，吏议夺职。上以由敦谨慎，长於学问，命降授兵部侍郎。俄，永定河堤决，复命赴固安监塞口。有请别开新河者，由敦主仍濬旧河，亦如所议。

十六年，调户部侍郎。命同大学士高斌勘天津等处河工，请濬永定河下流，疏王庆坨引河，增凤河堤坝，培东岸堤障东淀。十七年，授工部尚书。十九年，加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二十年，准噶尔平，军机大臣得议叙。二十一年，调工部尚书。

二十二年，授吏部尚书。二十三年，卒，上亲临赐奠，赠太子太师，谥文端。

由敦笃内行，记诵尤淹博，文章典重有体。内直几三十年，以恭谨受上知。乾隆间，大臣初入直军机处，上以日所制诗用丹笔作草，或口授令移录，谓之“诗片”。

久无误，乃使撰拟谕旨。由敦能彊识，当上意。上出谒陵及巡幸必从，入承旨，耳受心识，出即传写，不遗一字。其卒也，谕称其“老诚端恪，敏慎安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并赋诗悼之。又以由敦善书，命馆臣排次上石，曰时晴斋法帖。上赋怀旧诗，列五词臣中，称其书比张照云。

子承沆、承霈、承{澍}。

承霈，字春农。由敦既卒，丧终，承霈以赐祭葬入谢。傅恆为言承霈书类由敦，授兵部主事，充军机处章京。累迁郎中，除福建邵武知府。时母年八十，请军机大臣为陈情，留京供职，复补户部郎中。三十六年，师讨小金川，上命户部侍郎桂林出督饷，以承霈从。三十七年，阿尔泰、宋元俊劾桂林以金与土酋赎所掠军士，辞连承霈，命逮治。俄，事白，仍以郎中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工部右侍郎。甘肃冒赈事发，部议凡在甘肃纳捐监生，应禁革毋许应试，及自别途出身。承霈奏人数甚多，乞开自新之路，令纳金如例，许考试及自别途出身，得旨俞允。四十年，上校射，承霈连发中的，赏花翎。调户部右侍郎。五十四年，坐监临顺天乡试失察，左迁通政使。累迁复至侍郎。嘉庆五年，授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兼领顺天府尹。六年，永定河水溢，上命治赈，得旨奖叙。七年，上将幸木兰，承霈请罢停围，不许。寻改左都御史，署兵部尚书。北城盗发，上责承霈不称职，以二品冠服致仕。十年，卒，诏视尚书例议恤。

来保，字学圃，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初隶内务府。康熙中，自库使授侍卫，再夺职。五十七年，复授三等侍卫。雍正初，擢内务府总管。坐内务府披甲裁额，众閧廉亲王允禩第，来保等奏不实，复夺职。起景陵掌关防郎中，再迁复为内务府总管，署工部尚书。疏言：“满洲骑射较优，沿边古北口诸处提镇以下，请兼用满洲，资控制。”从之。乾隆元年十二月，大学士管浙江总督嵇曾筠、江苏巡抚邵基疏请停办戊午铜运，下部议。来保奏：“积欠数盈六百万，应停办一年，以清旧款。但己未以后，仍招商采买，行之数年，积欠复多，又当停办。请敕部并下各直省督抚晓谕，听商具赀本出洋采买，不必先给价值，随到即收，不拘多寡，但不得克扣抑勒，重滋商累。”总理王大臣议覆允行。

二年六月，上以运河水浅，粮船至临清以北，尤多阻滞，由於卫河上游各渠口居民私泄过多。敕直隶、河南督抚等照前河臣靳辅题准定例，稽查严禁。来保奏言：“水浅运阻，查禁不得不严。但卫水发源河南，至临清五百馀里。沿河居民不知几千万家，待溉之地不知几千百顷。今秋成在望，已非灌溉之期，所虑者有司奉行过当。后虽运河未至浅阻，而一入五月，渠口尽行堵塞，坐使有用之利置之无用，恐不无废时失业者，不称仁育万民之意。当使漕运不致浅阻，民田亦得灌溉，或暂禁於浅阻之年，而不禁於深通之岁。应令督抚、河道诸臣悉心调剂，以期两便。”疏入，上命侍郎赵殿最、侍卫安宁会同督抚查勘，请於漕船将抵临清，视运河水盈缩，定渠闸启闭。十二月，授工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四年，病，请解任，上不许。十二月，授内大臣，赐紫禁城内骑马。五年，调刑部尚书。

上以来保奉职勤，命改隶正白旗满洲，所立佐领准世袭。六月，御史沈世枫奏来保诚悫有馀，习练不足，不胜刑部繁要之任。谕曰：“来保人实可信，然世枫所言，颇中其病。傥因此自知省惕，则心志虚公，而才识亦将日进。此闻过而喜，所以称贤也。”九年，命如奉天按将军额洛图侵饷纳贿状，论如律。十年，调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寻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二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九月，命为军机大臣。十四年，金川凯旋，进太子太傅，兼管兵部、刑部事。十五年三月，来保年七十，上制诗赉之。十六年，兼管吏部事。二十五年，来保年八十，复赐御制诗。二十六年，兼管礼部事。二十九年，卒，年八十四，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端。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列五阁臣中。

来保能知人。舒赫德官乌里雅苏台将军，疏请徙阿睦尔撒纳眷属於边。上以其伤远人心，震怒，遣使封刀斩之。来保争甚力，以为才可大用。上亦悔，第曰：“已降旨！”来保曰：“即上有恩命，臣子成麟善骑，遣追前使还。”上允之。归召成麟，使赍诏追前使还。成麟日夜驰三百馀里，先前使三日到，舒赫德赖以免。

来保善相马，上尝为相马歌赐之。

刘纶，字蜰涵，江苏武进人。少俊颖，六岁，能缀文，长工为古文辞。乾隆元年，以廪生举博学鸿词，试第一，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迁侍讲，进太常寺少卿。

四迁，擢内阁学士。十二年，扈跸木兰，奏秋郊大猎、哨鹿二赋，称旨。十四年，直南书房，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十五年，命军机处行走。十六年，土默特贝子哈木噶巴雅斯朗图不按原议年限驱种地流民，命纶偕侍读学士麒麟保往勘。六月，疏言：“出口民价典旗地，应遵原议三年、五年限外撤还原主。其领地耕种为佃户，受雇力作为佣工，皆浮寄谋生，初无占地意，应许力耕餬口。至领地垦荒，积累辛勤，始得成熟，不同价典，年满先还原主。所需自种地有赢，仍给种以偿前劳。木头城、三座塔居人稠密，许照常居住。设三座塔巡检一，资弹压。”诏从其议。父忧归。服阕，十八年，除户部侍郎。

十九年，兼顺天府尹。故事，顺天府公牍，治中、通判不署名。纶请以钱穀属治中，狱讼属通判，先署牍呈尹可否之。大军西征准噶尔，师行，役车供偫，壹切办治无误。二十年，准噶尔平，予奖叙。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劾巡抚鄂乐舜授意布政使同德勒派商银，命纶如浙江偕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会讯。二十一年，覆奏鄂乐舜受银属实，拟绞候；同德未知情；富勒浑诬劾，拟杖流。上以富勒浑参款已实，不应议罪，责纶等失当。部议夺官，有旨从宽留任，罢直军机处。二十二年，命仍入直。

二十四年六月，奏蓟州、宝坻等县蝻子萌动，州县官事繁，督捕未能周遍，饬千总、外委同佐杂分捕，参将偕监司巡察勤惰，报可。进左都御史。二十五年，偕侍郎伊禄顺赴西安勘将军嵩阿礼剋兵粮、勒餽送等款，得实，论如律。二十六年，进兵部尚书。二十八年，调户部，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三十年，母忧归。甫除丧，诏起吏部尚书，仍协办大学士。三十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三十八年，卒，命皇子临其丧，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谥文定。

纶性至孝，亲丧三年不御酒肉。直军机处十年，与大学士刘统勋同辅政，有“南刘东刘”之称。器度端凝，不见有喜愠色。出入殿门，进止有恆处。自工部侍郎归，买宅数楹。后服官二十年，未尝益一椽半甓。衣履垢敝不改作，朝必盛服，曰：“不敢亵朝章也！”侍郎王昶充军机处章京，尝严冬有急奏具草，夜半诣纶，纶起燃烛，操笔点定。寒甚，呼家人具酒脯，而厨传已空，仅得白枣十数枚侑酒。

其清俭类此。校士尤矜慎，尝曰：“衡文始难在取，继难在去。文佳劣相近，一去取间於我甚易，独不为士子计乎？”较量分寸，辄至夜分不伴奏倦。文法六朝，根柢汉、魏；於诗喜明高启，谓能入唐人门阈。

子跃云，字服先。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礼部侍郎。六十年，充会试副考官，以校阅失当下吏议，左迁奉天府府丞，罢归。嘉庆四年，召为大理寺少卿，迁工部侍郎。上御门，跃云误班未至，左迁内阁学士。复授兵部侍郎。休致，卒。殿试例糊名，跃云对策，高宗亲置上第，喜曰：“此刘纶子，不意朕竟得之！”及视学江西，有清名。高宗意乡用，以忤和珅，主会试，坐浮言，黜。仁宗召起，老矣，终不竟其用。子逢禄，见儒林传。

刘统勋，字延清，山东诸城人。父棨，官四川布政使。统勋，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先后直南书房、上书房，四迁至詹事。乾隆元年，擢内阁学士。

命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二年，授刑部侍郎，留浙江。三年，还朝。

四年，母忧归。六年，授刑部侍郎。服阕，诣京师。

擢左都御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恆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鋹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廕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又言：“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展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两疏入，上谕曰：“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箝制僚寀可知，此国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责重，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

若有几微芥蒂於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於廷玉有益。讷亲为尚书，固不当模棱推诿，但治事或有未协，朕时加教诲，诫令毋自满足。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侯朕裁定。”寻命以统勋疏宣示廷臣。

命勘海塘。十一年，署漕运总督。还京。十三年，命同大学士高斌按山东赈务，并勘河道。时运河盛涨，统勋请濬聊城引河，分运河水注海。德州哨马营、东平戴村二坝，皆改令低，沂州江枫口二坝，俟秋后培高，俾水有所泄。迁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改刑部尚书。十七年，命军机处行走。十八年，以江南邵伯湖减水二闸及高邮车逻坝决，命偕署尚书策楞往按。合疏言河员亏帑误工，诏夺河督高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职，穷治侵帑诸吏。九月，铜山小店汛河决，统勋疏论同知李焞、守备张宾呈报稽误。上以焞、宾平日侵帑，闻且穷治，自知罪重，河涨任其冲决，立命诛之，并絷斌、师载令视行刑。统勋驻铜山督塞河，十二月，工成。

统勋偕策楞疏陈稽察工料诸事，诏如所议行。大学士陈世倌疏言黄河入海，套櫃增多，致壅塞，命统勋往勘。统勋疏言：“海口旧在云梯关，今海退河淤，增长百馀里，櫃套均在七曲港上，河流无所阻遏。”上又命清察江南河工未结诸案，统勋疏言未结款一百一十一万有奇，请定限核报。又以河道总督顾琮请於祥符、荥泽诸县建坝，并濬引河，命统勋往勘。统勋议择地培堤坝，引河上无来源，中经沙地，易淤垫，当罢，上从之。

十九年，加太子太傅。五月，命协办陕甘总督，赐孔雀翎。时方用兵准噶尔，统勋请自神木至巴里坤设站一百二十五，并裁度易马、运粮诸事，命如所议速行。

二十年，廷议驻兵巴里坤、哈密，命察勘。统勋至巴里坤，阿睦尔撒纳叛，攻伊犁，伊犁将军班第死事，未得报。定西将军永常自木垒引师退，统勋疏请还守哈密。上责其附和永常，置班第於不问，命并永常夺职，逮治。其子墉亦夺职，与在京诸子皆下刑部狱，籍其家。旋上怒解，谕：“统勋所司者粮饷马驼，军行进止，将军责也。设令模棱之人缄默不言，转可不至获罪。是其言虽谬，心尚可原。永常尚不知死绥，何怪於统勋？统勋在汉大臣中尚奋往任事，从宽免罪，发往军营交班第等令治军需赎罪。”释其诸子。

二十一年六月，授刑部尚书。寻命勘铜山县孙家集漫工，解总河富勒赫任，即命统勋暂摄。是冬，工竟。二十二年，命赴徐州督修近城石坝，加太子太保。二十三年，调吏部尚书。二十四年，命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拜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八月，偕协办大学士兆惠查勘河南杨桥漫工。十二月，工竟。二十七年，上南巡，复命偕兆惠勘高、宝河湖入江路，疏请开引河，择地筑闸坝。上谕谓：“所议甚合朕意。”又以直隶景州被水，命勘德州运河，疏请移吏董理四女寺、哨马营两引河，毋使淤阏。二十八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刑部，教习庶吉士。三十三年，命往江南酌定清口疏濬事宜。三十四年，复勘疏运河。

三十八年十一月，卒。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舆微侧，启帷则已瞑。

上闻，遣尚书福隆安赍药驰视，已无及。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上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回跸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统勋岁出按事，如广东按粮驿道明福违禁折收，如云南按总督恆文、巡抚郭一裕假上贡抑属吏贱值巿金，如山西按布政使蒋洲抑属吏补亏帑，如陕西按西安将军都赉侵饷，如归化城按将军保德等侵帑，如苏州按布政使苏崇阿误论书吏侵帑，如江西按巡抚阿思哈受赇，皆论如律。其视杨桥漫工也，河吏以刍茭不给为辞，月馀事未集。统勋微行，见大小车载刍茭凡数百辆，皆弛装困卧。有泣者，问之，则主者索贿未遂，置而不收也。即令缚主者至，数其罪，将斩之。巡抚以下为固请，乃杖而荷校以徇，薪刍一夕收立尽。逾月工遂竟。方金川用兵，统勋屡议撤兵，及木果木军覆，上方驻热河，统勋留京治事，天暑甚，以兼上书房总师傅，检视诸皇子日课。廷寄急召，比入对，上曰：“昨军报至，木果木军覆，温福死绥。朕烦懑无计，用兵乎，抑撤兵乎？”统勋对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复问谁可任者，统勋顿首曰：“臣料阿桂必能了此事。”上曰：“朕正欲专任阿桂，特召卿决之。卿意与合，事必济矣。”即日令还京师。户部疏论诸行省州县仓库多空缺，上欲尽罢州县吏不职者，而以笔帖式等官代之。召统勋谕意，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统勋默不言。上诘责，统勋徐曰：“圣聪思至三日，臣昏耄，诚不敢遽对，容退而熟审之。”翌日入对，顿首言曰：“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语未竟，上曰：“然。”事遂寝。上为怀旧诗，列五阁臣中，称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云。子二：墉、堪。

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进士，自编修再迁侍讲。二十年，统勋得罪，并夺墉官下狱，事解，赏编修，督安徽学政。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督江苏学政，疏言府县吏自瞻顾，畏刁民，畏生监，兼畏吏胥，阘冘怠玩。上嘉其知政体，饬两江总督尹继善等淬厉除旧习。授山西太原知府，擢冀宁道。以官知府时失察僚属侵帑，发军台效力。逾年释还，命在修书处行走。旋推统勋恩，命仍以知府用，授江苏江宁知府，有清名。再迁陕西按察使。丁父忧，服阕，授内阁学士，直南书房。迁户部、吏部侍郎。授湖南巡抚，迁左都御史，仍直南书房。命偕尚书和珅如山东按巡抚国泰贪纵状，得实，授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署直隶总督，授协办大学士。五十四年，以诸皇子师傅久不入书房，降为侍郎衔。寻授内阁学士，三迁吏部尚书。嘉庆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命偕尚书庆桂如山东谳狱，并按行河决，疏请宽濬下游。四年，加太子少保。疏陈漕政，佥丁不慎，途中盗米，致有凿舟自沉，或鬻及樯舵，舟存而不可用，请饬各行省佥丁宜求殷实，皆如所议行。九年，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清。墉工书，有名於时。

镮之，统勋次子堪之子也。乾隆四十四年进士。自检讨累迁至户部尚书，兼领顺天府府尹。嘉庆二十二年，上自热河还京师，镮之入见。上以顺天府奏事稀、捕教匪不时得诘，镮之不能对，但言方旱灾不敢急捕贼。上又问赈灾当设粥厂几所、需米若干，镮之又不能对。上降旨责其玩愒，命以侍郎候补。复累迁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道光元年，卒，谥文恭。

论曰：明内阁主旨拟，承旨撰敕，其在唐、宋，特知制诰之职。以王命所出入，密勿献替，遂号为宰相。军机处制与相类。世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

胜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则以其通敏。慎密则不泄，通敏则不滞，不滞不泄，枢机之责尽矣。本，世宗旧臣，由敦、来保、纶、统勋次第入直。由敦左迁而未罢直，统勋罢而复入，尤以决疑定计见契於高宗，许为有古大臣风，亮哉！

## 列传九十

福敏 陈世倌 史贻直 阿克敦 孙嘉淦 梁诗正

福敏，字龙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以知县待铨。时世宗在籓邸，高宗初就傅，命福敏侍读。及世宗即位，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三年，迁吏部侍郎。出署浙江巡抚。四年，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复出署湖广总督。沔阳、潜江等十州县水灾，疏请发常平仓穀治赈。

谬冲花苗叛，福敏檄贵州兵截后路，以湖广兵捣其巢，讨平之。安陆、荆州被水，疏请老弱妇女治赈如常，而以丁壮修堤，俾民得食而堤亦完。上眷福敏厚，尝手诏谕曰：“朕令尔暂摄总督，苟得其人，即命往替。近日廊庙中颇乏才，皇子左右亦待尔辅翼。留尔湖广非得已，宜体朕意勉为之。”

五年，召还京，授吏部尚书。六年，以巡抚浙江时徇布政使佟吉图动库银，夺职。八年，命协理兵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十年，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旋署刑部尚书。乾隆三年，擢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加太保，六年七月，高宗初幸木兰行围，福敏疏言：“行围边外，内外章奏按期驰送，较宫廷清穆劳逸迥殊。宜朝乾夕惕，清明在躬，从容应之。留京百官，必因事警察，勿使偷惰者得行其私。巡行之日，言路宜举大利害，不当琐细渎陈伤政体。圣祖於猎地平易险阻无不了然，故周旋中度，驰射如神。原皇上筹度於先。弁兵布围，未必无参差，乞少加从容，俾黾勉从事。弁兵从行日久，资斧不继，量加恩泽，费无多而惠无穷。”上谕曰：“览大学士所奏，老成忠恳，补衮陈善，朕皆嘉纳焉。”

八年，疏陈时政，言：“河防事重，请如灾民请赈例，便宜处置，以时上闻。灾民流移，情非得已。若有司不善拊循，徒禁越境，致展转沟壑，宜加以玩视罪。江南、湖广偏灾，请留南漕赈济。定数多寡，当出上裁。庶上不亏储，下足济食。”

疏入，从之。

十年，以疾乞解任，温诏如所请，加太傅。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福敏尝有疾，上临视，及闻其卒，复亲奠。赐祭葬，祀贤良祠，谥文端。

福敏性刚正，廓然无城府。直内廷与蔡世远、雷鋐善，尤服膺硃轼。既乞休，语鋐曰：“此位岂易称？我浮沉其间，君不我嗤耶？”四十四年，上制怀旧诗，於旧学诸臣皆称先生，字而不名，言於轼得学之体，於世远得学之用，於福敏得学之基。六十年二月上丁，释奠礼成，赠福敏太师，诏言：“冲龄就傅时，启迪之力多也。”

陈世倌，字秉之，浙江海宁人。父诜，自有传。世倌，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自编修累迁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父忧归，起督江西学政，疏乞终制，得请。雍正二年，服阕，擢内阁学士，出为山东巡抚。时山东境旱蝗，粮运浅阻，世倌单车周历，密察灾轻重、吏能否，乃视事。趣捕蝗略尽，并疏治运道，世宗书扇以赐。世倌疏言：“社仓通有无、济丰歉，古今可行。宜令各乡劝富民输穀，不限多寡，量予奖劝。举公正乡约三人司其出入，官为稽覈。贫民春贷秋偿，石纳息二斗，歉则减之，十年后纳息一斗。请饬诸行省先就数州县行之。俟有成效，然后推广。”下所司议行。又疏请禁回教，上以回教其来已久，限於种人，非蔓延难量。

无故欲禁革，徒纷扰，非治理，罢其议。又疏上沿海防卫五事，报可。四年，母忧归。命治江南水利，坐迟悮夺职，并命赴曲阜督修孔子庙。

高宗即位，起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年，授仓场侍郎，再迁工部尚书。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是年秋，淮、徐、凤、泗等处被水，上命侍郎周学健会总督高斌庀工役。世倌屡疏陈行水恤灾诸事，上即命乘传往会学健等察勘。世倌言水势高下必当亲勘，请以通测量术者偕往，从之。十二月，偕学健等疏陈筹画工役，请待来岁二三月水涸施工。上曰：“世倌临行奏言岁内可疏，积水尽消，今疏言仍待来岁二三月，其所筹画皆不过就高斌、周学健所定规模而润色之，别无奇谋硕画，何必多此往返乎？”

九年，予假回籍，请致仕，不许。疏言：“道经山东，闻有剧盗就逮。因案关数省，迁延待质。剧盗既鞫得实，宜速诛。请饬山东巡抚定谳，毋使久稽显戮。”

上韪其言。假满还职，加太子太保。云南巡抚劾属吏，例当令总督覆谳。世倌拟旨误，下吏议夺职，上斥世倌卑琐不称大学士，宜如议夺职。又别敕略谓：“朕斥世倌卑琐，即如世倌与孔氏有连，乃於兗州私营田宅，冀分其馀润。此岂大臣所为？

今既夺职，下山东巡抚毋令居兗州。”十五年，入京祝嘏，赏原衔。十六年，命入阁办事，兼管礼部事。二十二年，以老病乞休，诏从其请，加太子太傅。二十三年春，陛辞，御制诗赐之，谓“皇祖朝臣无几也”。赉银五千两，在家食俸。未行，卒，谥文勤。

世倌治宋五子之学，廉俭纯笃。入对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陈，或继以泣。

上辄霁颜听之，曰：“陈世倌又来为百姓哭矣！”虽中被谴诃，终亮其端谨。其后南巡，犹遣官祭其墓云。

史贻直，字儆弦，江苏溧阳人。父夔，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官至詹事。贻直少嫺掌故。三十九年，成进士，年十九。自检讨五迁侍读学士。雍正初，命在南书房行走，再迁吏部侍郎，历工部、户部。命如河南按总督田文镜劾信阳知州黄振国等，定谳入告。上蔡知县张球，文镜所尝荐，贻直等发其讳盗。下吏议，文镜疏自劾。

复命如山西按前总督年羹尧领河东盐政，私其子挠盐法。七年，复命如福建按巡抚硃纲劾按察使乔学尹等，并论如律。上奖其公当，命署福建总督。福建水师巡海，挟巿易物蚀关税，贻直为申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以米少，仓穀不如例粜易，贻直请以台湾应输兵米易穀运四府，以次粜旧存新；内地兵戍台湾，往还扰番社，贻直请下台湾总兵，戍兵往还，遣裨将检押：皆如所议行。

八年，调署两江总督，以本籍疏辞，勿许。授左都御史，仍留两江。九年，召还。时师征准噶尔，陕西、甘肃当师行道，任餽饷。命偕侍郎杭奕禄等宣谕化导，旋命协理陕西巡抚，擢兵部尚书，仍留陕西。十年，署巡抚。廷议禁烧锅，下诸行省。贻直疏言：“年丰粮羡；烧锅亦民间谋生之一事。当视年事丰歉，审民力盈虚，加以董劝。”上许为得因时制宜之意。湖广总督迈柱请疏湖广荆子关至陕西龙驹寨水道，便转饷。贻直疏言：“荆子关至龙驹寨，旧有丹河，行两山间，纡折三百七十里。夏秋间民引以溉田，筑堰蓄流，涓滴必争。雨后山水骤至，纤路辄断，实不宜於輓运。臣察湖广转饷艰难，当於河南府陕州傍河诸州县积穀，行转搬之策。浚治丹河，宜若可缓。”上韪贻直言，格迈柱议不行。旋授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

十三年七月，召还。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贻直入对，高宗出世宗遗念衣赐贻直，勖以始终一致。贻直泣，上亦泣不止。贻直疏言：“科道及吏、礼二部宜循旧制用科目；官吏迁擢，捐弃阶资，幸进者不以为公，沉滞者不胜其怨，宜亦循旧制存阶级；河南各州县报垦砂砾山冈，按亩升科，小民鬻兒女以应输将，州县官劝捐，有损国体。请简廉明公正大臣抚绥其地，则情弊立见。”事下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行。

寻命署湖广总督。乾隆元年，疏言：“旧制州县亏仓穀，议罪：穀一石当银一两，时值实不及。诸杂粮皆视穀，尤失平。”部议米一石当银一两，穀及诸杂粮皆当银五钱，著为令。武昌城西南当江、汉合流处，旧有长堤。贻直令所司履勘重筑，自王惠桥至土城矶，堤千三百馀丈，期三岁而毕。湖广为两淮行盐地，而地错入川、粤，凡巴东、归州、道州、宁远等九州县民私食川、粤盐，两淮盐政尹会一以为言。

贻直言湖广行两淮盐岁七十馀万引，诸州县僻远，两淮盐不至，强而行之，官商且交困。部议如贻直奏。湖南城步等县苗酋蒲寅山、凤老一等为乱，贻直与巡抚高其倬等讨平之，上嘉其劳。召还，历工、刑、兵、吏诸部尚书。七年，命署直隶总督。

复召还，协办大学士。九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加太子太保。

贻直子奕昂，官山东运河道，以巡抚鄂昌荐，命署甘肃布政使。二十年，鄂昌坐事籍没，得贻直请讬状，上念贻直勤慎，不深罪，令致仕回籍，召奕昂还京。二十二年，上南巡，贻直迎驾沂州，令在家食俸。寻召还，仍授大学士。途中病作，遣御医就视。至京，命领工部，加太子太傅。二十五年，上以贻直成进士已六十年，赐诗奖为“人瑞”。寻命遇祀典不必随班行礼，以肩舆入直。二十七年，贻直乞致仕，命不必兼摄工部，岁加俸五百金。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二，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靖。

贻直为政持大体，不苟为异同。性强记，饬举止，善为辞令。年羹尧既诛，世宗问贻直：“汝亦羹尧荐耶？”贻直免冠对曰：“荐臣者羹尧，用臣者皇上。”及事高宗，耄矣，尝奏事，拜起舒迟。高宗问：“卿老惫乎？”贻直对曰：“皇上到臣年，当自知之。”高宗为霁颜。

子奕簪，乾隆十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赞善；奕昂，以举人授刑部员外郎，自署甘肃布政使召还京，旋授福建按察使，再迁兵部侍郎，以口语罢；奕朅，官山西潞安知府，高宗命留京侍贻直，授四品京堂。

阿克敦，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十二年，充河南乡试考官。五十三年，上以阿克敦学问优，典试有声名，特擢侍讲学士。五十五年，转侍读学士。五十六年，朝鲜国王李焞病目，使求空青，命阿克敦赍赐之。迁詹事。五十七年，擢内阁学士。六十一年，朝鲜国王李昀请立其弟昑为世弟，命阿克敦偕侍卫佛伦充使册封。擢兵部侍郎。世宗即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圣祖实录副总裁。雍正元年，命专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国史、会典副总裁。复偕散秩大臣舒鲁册封朝鲜国王李昑。三年，授礼部侍郎，兼兵部。四年，调兵部，兼国子监祭酒。

两广总督孔毓珣入觐，命阿克敦署总督，兼广州将军。奏劾碣石总兵陈良弼索渔船陋规、左翼总兵蓝奉以二子冒补把总，倚势累兵。上嘉阿克敦实奏，命择胜任之人，具本题参。高要、高明、四会、三水、南海等五县民濒江筑圩，开窦建徬，引水溉田，谓之“围基”。江涨多溃决，巡抚杨文乾奏请以最冲改石工，次冲改椿埽，计费数十万，借帑修筑，且议以开捐补款，阿克敦意与相左。五年，疏言：“高要等县沿江围基，俱系土工，岁十一月后，有司督率乡民按亩分工，加卑培薄，民不为苦，官无所费。江涨不免冲决。但水性不猛，非必石工、椿埽方能抵御。请仍循旧法，令有司於农隙督民修补。倘江水盛涨，遣吏巡行防冲决，无烦改筑费帑。”

上为寝文乾议。寻与毓珣合疏请遣广南韶道、肇高廉罗道督修诸县围基，报闻。苍梧芋荚山矿民群聚窃发，阿克敦令捕得其渠，上谕嘉之。

调吏部，署广东巡抚。劾肇高廉罗道王士俊侵税羡，上以士俊尚可用，命训饬迁改。改署广西巡抚。文乾劾阿克敦闻盗不严缉，新会县得盗，授意改谳，以窃贼详结；侵粤海关耗银，令家人索暹罗米船规礼。毓珣亦劾侵太平关耗银。六年，命夺阿克敦官，下毓珣、文乾会鞫，文乾卒，上遣通政使留保、郎中喀尔吉善会毓珣及署广东巡抚傅泰严鞫，以讳盗、侵耗轻罪，不议坐；令家人索暹罗米船，拟绞。

士俊复揭告阿克敦庇布政使官达婪赃，加拟斩监候。七年，山东巡抚费金吾以疏濬江南徐州、沛县及济宁、嘉祥诸县水道，请派员督修。上命释阿克敦往江南河工效力自赎。

九年，上命抚远大将军马尔赛率师讨准噶尔，授阿克敦内阁额外学士，协办军务。十一年，命驻扎克拜达里克督饷。十二年，召还。命偕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使准噶尔，宣谕噶尔丹策零，议罢兵息民。喀尔喀与准噶尔以阿尔泰山梁分界，噶尔丹策零欲以杭爱为界，收阿尔泰山为游牧地。阿克敦与议三日不决，噶尔丹策零遣使吹那木喀从阿克敦等诣京师，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乌苏为喀尔喀游牧地界。十三年，阿克敦等至京师。上以阿克敦等奏及地图密寄北路副将军策棱，令熟筹定议。

策棱言准噶尔游牧不得令过阿尔泰山。议中辍。命阿克敦署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高宗即位，命守护泰陵。

乾隆三年，复命阿克敦使准噶尔，以侍卫旺扎尔、台吉额默根为副，赍敕谕噶尔丹策零议界。噶尔丹策零使哈柳从阿克敦等诣京师，请准噶尔游牧不越阿尔泰山，而乞移布延图、托尔和二卡伦入内地。上谓游牧不越阿尔泰山，已可定议，而移二卡伦不可许。命哈柳赍敕还。

授阿克敦工部侍郎。五年，调刑部，复调吏部。八年，授镶蓝旗满洲都统。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一年，授刑部尚书。十三年，命协办大学士。寻解以授傅恆。四月，翰林院进孝贤皇后册文，清文译“皇妣”为“先太后”，上以为大误，召阿克敦询之。阿克敦未候旨已退，上怒，谓阿克敦以解协办大学士故怨望，夺官，下刑部，当大不敬律，拟斩监候。六月，命在内阁学士上行走，署工部侍郎。七月，擢署刑部尚书，授镶白旗汉军都统。十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月，复命协办大学士。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保。连岁上幸木兰、幸河南、幸盛京，皆命留京办事，迭署左都御史、步军统领。二十年，以目疾乞假，上遣医视疾。屡乞休，命致仕。二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文勤。子阿桂，自有传。

阿克敦居刑部十馀年，平恕易简，未尝有所瞻顾。一日，阿桂侍，阿克敦曰：“朝廷用汝为刑官，治狱宜如何？”阿桂曰：“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阿克敦怒，索杖，阿桂惶恐求教。阿克敦曰：“如汝言，天下无完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罪尚足问耶？”阿桂长刑部，屡举以告僚属云。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嘉淦故家贫，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世宗初即位，命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上召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硃轼侍，徐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胆。”擢国子监司业。雍正四年，迁祭酒，命在南书房行走。六年正月，署顺天府府尹。丁父忧，服未阕，召还京，仍授府尹。进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十年，调刑部侍郎，寻兼署吏部侍郎。

嘉淦为祭酒，荐其弟扬淦为国子监丞。教习宋镐、方从仁等期满引见，嘉淦言镐等皆可用；上诘之，又言从仁实不堪用。上乃大怒，斥嘉淦反覆欺罔，夺职，交刑部治罪，当挟诈欺公律拟斩。上语诸大臣曰：“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命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嘉淦出狱，径诣库。果亲王允礼时领户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语谓嘉淦沽名，收银皆不足。乃莅视，嘉淦方持衡称量，与吏卒杂坐均劳苦。询所收银，则别置一所，覆之，无丝毫赢绌。事上闻，上愈重嘉淦。十二年，命署河东盐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来京，以侍郎候补。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圣恩，畀以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虑；而每月以来，捧读圣训，剀切周详，仁政固已举行，臣愚更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於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窃鰓鰓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姤。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於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於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於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盻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於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於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於必行矣。是谓心习於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之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於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

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於其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圣心自懔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於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夫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於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

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於至微而势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谓也。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於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骄泰，骄泰即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於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纳，宣示。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河南郑州有疑狱，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实。上命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馀人尽脱之。乾隆三年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硃藻贪劣误工，命偕尚书讷亲往鞫，得实，论如律。

十月，授直隶总督。时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嘉淦疏言：“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馀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馀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盗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枭未靖，酒枭复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臣前言酒禁宜於歉岁，不宜於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於丰穰。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

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適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於贫民生计，米穀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夫作酒以糜穀，此为黄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睟稉，皆五穀之最精。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穀糠，麹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穀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梁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睟稉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於盖藏也。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种之而用其稭稈，则其颗粒宜有所售。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穫高粱，虽贱价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穀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粜米麦。粜而售，则家无盖藏；粜而不售，则百用皆绌。臣所谓有损於生计者此也。小民趋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虽赏不为。

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於昔。

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诏弛禁。

民王宰谋得诸生马承宗产，贿太监刘金玉等投献贝勒允祐门下，嘉淦疏请交刑部具谳，上嘉其能执法。民焦韬被诬坐邪教，株连者数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纪怀让食料豆汁染衣，会村有贼杀人，侦者以为血，诬服。决有日，正定知府陈浩廉得冤状，嘉淦亲鞫，雪怀让。

寻命兼管直隶河工，嘉淦议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请於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流渐复故道。四年正月，复疏请於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道，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嘉淦复疏言：“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於西沽以入於海河。南运河水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水皆汇於此，秋潦时至，宣泄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奏准於静海独流疏引河，实下游治水之关键。

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现勘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今夏兴修。”

报闻。五月，晋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隶经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运、北运四河，与东西两淀。治永定河，拟於叶淀之东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治子牙河，拟濬新河，引上游诸水入淀，开旧河东堤，使渐由西沽南入海；治北运河，两岸去沙裁直，濬减河，培堤岸；治南运河，两岸筑遥堤，濬河使行正溜，安陵镇建闸，濬减河三十馀里，入老河口达於海；治西淀，拟开白沟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桥南别疏一河，并濬青门河别派分流，下游已暢达，复将金门闸西引河改由东道，於苑家口叠道建木桥五，使沥水通行；治东淀，拟濬上游三岔河令宽深，杨家河、卞家河洼诸处疏引河，并行而东会於西沽，庶使四河顺轨，两淀暢泄。”又引永定河改归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时江南总督高斌入都，上命会同嘉淦议河务，十月，合疏言：“永定河当於固安南、霸州北顺流东下，接东淀达西沽入海，则上游涨水自消。霸州北当筑堤护城，保定县西新庄至城东路甿村堤根逼溜，应加宽厚，其路甿村东至艾头村接营田围埝约五十馀里，拟筑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锐意引永定河归故道，河溢，傍河诸州县被水。六年正月，谕曰：“朕闻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辞其责也。”於是命大学士鄂尔泰莅勘，请暂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开旋筑，实与放水本意相左，将来泥沙壅入玉带，恐为患更大。”谕曰：“此奏固是，然鄂尔泰慎重，欲筹万全，卿不必固执己见。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为卿讳。然朕终以卿为是者，不似顾琮为游移巧诈之计耳。”其后上巡天津，阅中亭河工，赋诗纪事，犹病嘉淦之失计也。

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七年五月，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预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於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豫备，四处句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於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长此循环，伊於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

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於县令。众苗有事，寨长处之不能，以告峒长；又不能，以告县令。如是，则於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争讼可告官区处，而无仇杀之举。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荧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抚，未赴，湖南粮道谢济世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庇德贻等，疏劾济世，下嘉淦察谳。长沙知府张琳按衡阳丁役，得浮收状，申署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致书仓德，请易府牒。仓德持不可，以其实揭报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欲寝其事，而顾琮以上闻。御史胡定复论劾仓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衮往按，直济世。上责嘉淦徇庇，夺官，责修顺义城工。

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迁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许之。十四年，召来京，直上书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七年，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谥文定。

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於无名，事止於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四年，京师市井传嘉淦疏稿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高宗谕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十六年，或又传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以闻。命求所从来，遣使者督谳。转相连染，历六省，更三岁，乃坐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为，罪至死。高宗知无与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尝著书述春秋义，自以为不足，毁之。

子孝愉，以廕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梁诗正，字养仲，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

十三年，以母忧归。高宗即位，召南书房行走。乾隆三年，补侍读学士。累迁户部侍郎。诗正疏言：“八旗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俱听屯种，馀并随旗驻京。皇上为旗人资生计者，委曲备至，而旗人仍不免穷乏。盖生齿日繁，若不使自为养，而常欲官养之，势有不能。臣谓非屯田不可。今内地无閒田，兴、盛二京膏腴未尽辟。

世宗时，欲令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驻旗人耕种，已有成议，未及举行。今不早为之所，数百年后，旗户十倍於今。以有数之钱粮，赡无穷之生齿，使取给於额饷之内，则兵弁之关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使取给於额饷之外，则民赋不能加，国用不能缺。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馀财给之，京师亦无馀地处之。惟有酌派户口，散列边屯，使世享耕牧之利，以时讲武，亦以实边。诸行省绿营马步兵饷，较康熙年间渐增至五六百万。在各标营、镇协每处浮数十百名，不觉其多；在朝廷合计兵饷，则冗额岁不下数十百万。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其不敷者，邻省协拨，而解部之项日少。向来各营多空粮，自雍正元年清查，此弊尽除。是近年兵额但依旧制，已比前有虚实之别。况直省要害之地，多满洲驻防，与各标营、镇协声势联络，其增设兵额可以裁汰者，宜令酌定数目，遇开除空缺，即停止募补。庶将来营制渐有节省，而现在兵丁无苦裁汰。”

十年，擢户部尚书，诗正疏言：“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馀二百馀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黩武之师，庶以持盈保泰。”十三年，调兵部尚书。十四年，加太子少师，兼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

十五年，调吏部尚书。御史欧堪善疏劾诗正徇庇行私，上召诸大臣及堪善廷诘。

所劾皆无据，惟翰林院轮班引见，偶有越次。上谕曰：“梁诗正职在内廷，不过文学供奉，朕何如主，而谓诸臣能恣行其胸臆乎？至小小瞻徇私情，则不独诗正，诸大臣恐俱未能尽绝。如张廷玉掌院三十年，引见越次，不知凡几，何以未闻论劾？

诗正有此一二可议，即被论劾，得以知所儆省，未始非福。堪善之言，当以为感，不当以为怨也。”会御史储麟趾劾四川学政硃荃匿丧，上询诗正，诗正对失指，下吏议，当夺职，命留任。

十六年，从上南巡，诗正父文濂年八十，予封典。十七年，疏乞终养。二十三年，丁父忧，召署工部尚书。二十四年，调署兵部尚书。二十五年，服阕，真除，仍命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寻卒，谥文庄。

子同书，举人，赐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敦书，官至兵部右侍郎。

论曰：福敏以谨厚为高宗师。世倌、贻直立朝有风节，虽坐谴，皆近私，大德不逾，卒不以相掩。阿克敦惇大而清介。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诗正论八旗当行边屯，绿营当停募补，掌国计虽岁有馀，惓惓惟惧不足，其虑远矣。

## 列传九十一

张照 甘汝来 陈★华 王安国 刘吴龙杨汝穀 张泰开 秦蕙田 彭启丰 梦麟

张照，字得天，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南书房行走。雍正初，累迁侍讲学士。圣祖训士民二十四条，世宗为之註，题曰圣谕广训，照疏请下学官，令学童诵习。复三迁刑部侍郎。十一年，授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疏请更定律例数事。

大学士鄂尔泰初为云贵总督，定乱苗，稍收其地，置流官。既而苗复叛，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讨之，不以时定。上责鄂尔泰措置不当，照素忤鄂尔泰，因请行。十三年五月，上命照为抚定苗疆大臣。照至贵州，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专属元生；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东兵，专属芳：令诸军互易地就所划。元生、芳遂议村落道路皆别上下界，文移辨难。照致书元生等，令劾鄂尔泰。会高宗即位，召照还，以湖广总督张广泗往代。上怒照挟私误军兴，广泗复劾照谬妄，元生等并发照致书令劾鄂尔泰事，遂夺职逮下狱。乾隆元年，廷议当斩，上特命免死释出狱，令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

二年，起内阁学士，南书房行走。五年，复授刑部侍郎。照言：“律例新有更定，校刻颁行诸行省，期以一年。旧轻新重者，待新书至日遵行，不必驳改；旧重新轻者，刑部即引新书更正。庶一年内薄海内外早被恩光。”特旨允行。上以朝会乐章句读不协节奏，虑坛庙乐章亦复如是，命庄亲王允禄及照遵圣祖所定律吕正义，考察原委。寻合疏言：“律吕正义编摩未备，请续纂后编。坛庙朝会乐章，考定宫商字谱，备载於篇，使律吕克谐，寻考易晓。民间俗乐，亦宜一体釐正。”下部议行。七年，疏请矜恤军流罪人妻孥，罪人发各边镇给旗丁为奴，其在籍子孙到配所省视，旗丁不得并没为奴。

寻擢刑部尚书，兼领乐部。民间贷钱徵息，子母互相权，谓之“印子钱”。雍正间，八旗佐领等有以印子钱朘所部旗丁者，世宗谕禁革。都统李禧因请贷钱者得自陈，免其偿，并治贷者罪。至是，照言印子钱宜禁，如止重利放债，依违禁取利本律治罪，禧所议宜罢不用，从之。九年十二月，父汇卒於家，照方有疾，十年正月，奔丧，上勉令节哀，毋致毁瘠。至徐州，卒，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

照敏於学，富文藻，尤工书。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为鄂尔泰所恶，不欲深罪照，滋门户恩怨。重惜照才，复显用。及照卒，见照狱中所题白云亭诗意怨望，又指照集愤嫉语，谕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后数年，一统志奏进，录国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上复命补入，谓：“照虽不醇，而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

甘汝来，字耕道，江西奉新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以教习授知县，补直隶淶水知县。淶水旗丁与民杂居，汝来至，请罢杂派，以火耗补之。禁庄田无故增租易佃。旗丁例不得行笞，汝来请以柳梃约束。三等侍卫毕里克调鹰至淶水，居民家，仆捶民几毙，诉於汝来。毕里克率其仆閧於县庭，汝来逮毕里克，械其仆於狱。事闻，下刑部议，夺汝来职，毕里克罚俸，圣祖命夺毕里克职，汝来无罪。汝来自是负循吏名。移知新安县，凿白杨淀堤，溉田数千顷。又移知雄县，惩奸吏，复请罢杂派。雍正初，授吏部主事，擢广西太平府知府，三迁至广西巡抚。五年，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汝来为按察使时，李绂为巡抚，奉议州土司罗文刚纠众阻塘汛，吏请兵捕治，绂与汝来持不许。事闻，世宗命绂、汝来如广西捕文刚。广西巡抚韩良辅如云南，与总督鄂尔泰计事，上令汝来署巡抚。泗城府土司岑映宸所部民相仇，汝来与鄂尔泰、良辅、绂设谋絷映宸，隶其土流官。汝来请於镇安土府置学官，上以非苗疆急务，责其沽名。又以汝来谢恩疏言曲赐宽容，上诘之曰：“人君持国法，当行直道，曲则不直，汝来语何意？”召还京。六年，良辅获文刚，汝来坐疏纵夺职，在咸安宫官学行走。山东巡抚费金吾议濬济宁、嘉祥、沛县等处水道，命汝来效力。九年，起直隶霸昌道。丁母忧，令在任守制。

再迁礼部侍郎。高宗即位，议行三年丧，谘於诸大臣，汝来曰：“三年之丧，无贵贱，一也。皇上法尧、舜之道，宜行周、孔之礼，立万年彝伦之极。”或言二十七月中朝祭大典若有所妨，汝来曰：“墨缞视事，越紼以祭，礼固言之，夫何疑？”

乃考载籍，上仪制，援古证今，具有条理。

迁兵部尚书，疏言：“广东海滨微露滩形，民间谓之‘水坦’。渐生青草，谓之‘草坦’。徐成耕壤，谓之‘沙坦’。坦初见，沿海民报围筑者，当先令立标定四至，毋於围筑后争控。民有田十顷以上，毋许围筑，以杜豪占。即贫民围筑，限五顷。其出工本牛种助他人围筑量取租息者，听。陆地开垦例六年升科，海田浮脃，当宽至十年。潮大至坦没，蠲一岁粮。围毁则免升科原额。”疏入，敕广东督抚议行。复疏言：“海滨居民单桅船采捕鱼虾，例不输税。近闻各海关监督与双桅船同令领牌纳钞，又闽、广间贫民有置{多}取鱼者，有就埠育鸭者，吏或按{多}按埠私徵税，请通行严禁。”从之。乾隆三年，调吏部尚书，仍兼领兵部，加太子少保。

四年七月，汝来方诣廨治事，疾作，遂卒。大学士讷亲领吏部，与共治事，亲送其丧还第。至门，讷亲先入，妪缝衣於庭，纳亲谓曰：“传语夫人，尚书暴薨於廨矣！”妪愕曰：“汝谁也？”讷亲具以告，妪汪然而泣，始知即汝来妻也。讷亲因问有馀赀否，妪曰：“有。”持囊出所馀俸金，讷亲为感泣。奏上，上奖其寒素，赐银千两，命吏经纪其丧，谥庄恪。

嘉庆间，汝来曾孙绍烈应顺天乡试，以怀挟得罪，仁宗犹念汝来居官持正，宥绍烈，命仍得原名应试。

陈德华，字云倬，直隶安州人。雍正二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再迁侍读学士。提督广东肇高学政，旋调广韶学政。遭母丧归，未终制，召充一统志馆副总裁官。乾隆元年，迁詹事，上书房行走，再迁刑部侍郎。四年，迁户部尚书。七年，调兵部尚书。八年，以弟德正为陕西按察使，谳狱用酷刑，为巡抚塞楞额所劾。德正具密摺拟揭部科，为书告德华，德华沮之，未奏闻。上以德华既知德正事非是，当奏闻，乃为隐匿，非大臣体，且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朕非不知以此风天下。然君臣之伦，实在弟兄之上。”下部议夺职，命左迁兵部侍郎。十二年，以议处江西总兵高琦武备废弛，违例邀誉，夺职。十四年，起为左副都御史，上书房行走。以督诸皇子课怠，屡诘责夺俸。二十二年，迁工部侍郎。二十三年，迁礼部尚书。二十九年，致仕。三十六年，皇太后万寿，诏绘九老图，以德华入致仕九老中。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三。

德华性笃俭，缊袍蔬食，萧然如寒素。立身循礼法，而不自居道学。尝谓：“士大夫之患，莫大於近名。求以立德名，则必有迂怪不情之举而实行荒；求以立言名，则必有异同胜负之论而正理晦；求以立功名，则必务见所长，纷更旧制。立一法反生一弊，而实行无所裨。”方为尚书时，京师富民俞民弼死，诸大臣皆往吊。

上闻，察未往者，德华与焉。

王安国，字春圃，江南高邮人。雍正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再迁侍讲。

提督广东肇高学政，复再迁左佥都御史。乾隆二年，疏请禁官吏居丧诣省会谒大吏，下部议行。复三迁左都御史。五年，两江总督马尔泰论广东巡抚王謩徇纵，命安国往按，即命以左都御史领广东巡抚。安国曰：“吾奉命勘事而即得其位，古所讥蹊田夺牛者非欤？”疏力辞，上不许。广东俗奢靡，安国事事整肃，仓有馀粟。故事，自总督以下皆有分，安国独以非制，止之。九年正月，就迁兵部尚书，寻遭父丧。

广州将军策楞疏言安国孤介廉洁，归葬无赀，与护理巡抚讬庸等具赙归之，报闻。

十年，召为兵部尚书，调礼部。安国疏乞终丧，居庐营葬。服阕，乃入朝。十四年六月，安国入对，言诸行省方科试，诸学臣尚有未除积弊。上令具疏陈，安国疏言：“上科乡试后，颇闻诸学臣因录科例严，转开侥幸。或於省会书院博督抚之欢，或於所属义学徇州县之请，或市恩於朝臣故旧，或纵容子弟家人乘机作弊，致取录不甚公明。”上召安国询所论诸学臣姓名，安国举尹会一、陈其凝、孙人龙、邓钊等。上以会一、钊已物故，其凝、人龙皆坐事黜，因责安国瞻徇，手诏诘难。

二十年，迁吏部尚书。二十一年，疏乞假为父改葬。上以来年当南巡，谕俟期扈行。

冬，病作，予假治疾。二十二年春，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文肃。

安国初登第，谒大学士硃轼，轼戒之曰：“学人通籍后，惟留得本来面目为难。”

安国诵其语终身。至显仕，衣食器用不改於旧。深研经籍，子念孙，孙引之，承其绪，成一家之学，语在儒林传。

刘吴龙，字绍闻，江西南昌人。雍正元年进士，授庶吉士。二年，以硃轼荐，改吏部主事。六迁至光禄寺少卿。尝视谳牍，有以欲劫行舟定罪者，吴龙曰：“欲劫二字，岂可置人於死？”论释之。十一年，出为安徽按察使。十三年，内迁光禄寺卿，命管理北路军需。乾隆元年，召还，疏言：“北路军需，有输送科布多截留察汉廋尔诸处，应就车驼户追缴脚价。尚有逋负，请量予豁除。”上从其议。三迁左都御史，疏言：“步军统领衙门番役，私用白役，生事害民，宜令具册考覈，有所追捕，官畀差票，诣有司呈验。步军统领鞫囚，旗人会本旗都统，民人会顺天府尹、巡城御史，互相觉察。”疏入，议行。又疏言诸行省州县董理讼狱，其有舛误，小民无所申诉，宜令督抚遣监司按行稽考，以申民隐。旋劾罢浙江巡抚卢焯，论如律。迁刑部尚书。七年，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清悫。

吴龙简重，不苟言笑。为政慎密持重，得大体。督学直隶、江苏，士循其教。

乾隆初，杨汝穀、张泰开与吴龙先后为左都御史，皆以笃谨被上眷。

杨汝穀，字令贻，江南怀宁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浙江浦江县知县。行取，授礼部主事。三迁监察御史。河南南阳镇标兵以知府沈渊禁博，劫渊，围诸教场三日。汝穀论劾，上遣尚书张廷枢等往按，谴总兵高成诛标兵之首事者。别疏言：“选人待缺，辄言出为人后，或值远缺，报治丧，冀更选。请饬选人具三代，已选，复称出为人后，报治丧，以不孝论。”下部议行。六迁兵部侍郎，兼署左副都御史。

疏言直隶被水灾，请运关东米十万石至天津，留南漕十万石存河间、保定適中地，分贮备赈。下部议行。高宗即位，调户部侍郎，疏言：“河南荥泽地滨黄河，康熙三十六年河势南侵，县地多倾陷。民困虚粮，流亡远徙。”上命河南巡抚察议，删赋额。寻迁左都御史。乾隆三年，以老乞休，命本省布政使给俸。五年，卒，年七十六，谥勤恪。

张泰开，字履安，江南金匮人。乾隆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命上书房行走。旋自编修五迁礼部侍郎。十九年，国子监学录缺员，泰开举同部侍郎邹一桂子志伊。

上责其瞻徇，部议夺职，予编修，仍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为诗谤朝政，坐诛，泰开为诗序，授刻，部议夺官治罪，上特宥之，仍在上书房行走。

寻复授编修。二十二年，擢通政使。三迁左都御史。三十一年，授礼部尚书。三十二年，复授左都御史。三十三年，以老乞休，上奖其勤慎，加太子少傅，赋诗饯其行。三十九年，卒，年八十六，谥文恪。

秦蕙田，字树峰，江南金匮人。祖松龄，顺治十二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谕德。

本生父道然，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礼部给事中，与贝子允禟善，为其府总管。允禟得罪，逮下狱，蕙田往来省视。世宗贷道然死，而狱未解。乾隆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南书房行走。乃上疏言：“臣本生父道然身罹重罪，蒙恩曲宥；以追银未完，系狱九年，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间，浸染暑湿，疟疠时作，奄奄一息，几至瘐毙。情关骨肉，痛楚难忍。臣虽备官禁近，还顾臣父，老病拘幽，既无完解之期，更无生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诚不忍昧心窃禄，内惭名教。

伏惟皇上矜慎庶狱，一线可原，概予宽释。当此圣明孝治天下，惟有乞恩，★H0臣父八十垂死之年，得以终老牖下。臣原夺职效奔走以赎父罪。”高宗命宥道然，并免所追银。

蕙田累迁礼部侍郎，丁本生父忧，服将阕，命仍起礼部侍郎。二十二年，迁工部尚书，署刑部尚书。二十三年，调刑部尚书，仍兼领工部，加太子太保。疏请诸行省流★H0递籍编甲收管，上谕曰：“蕙田所奏甚是，为清狱讼、弭盗贼之良法。

但此辈展转流徙，城市村落，所在皆有。必一一收捕传送，令原籍保甲监察，事理繁琐，不若就所在地察禁。当令有司遇流★H0强悍不法，即时捕治。”二十九年，以病乞休，上不允。再请，上命南还谒医，不必解任。九月，卒於途，谥文恭。明年，上南巡，幸无锡，赋诗犹及蕙田。

蕙田通经能文章，尤精於三礼，撰五礼通考，首采经史，次及诸家传说儒先所未能决者，疏通证明，使后儒有所折衷。以乐律附吉礼，以天文历法、方舆疆理附嘉礼。博大闳远，条贯赅备。又好治易及音韵、律吕、算数之学，皆有著述。

子泰钧，乾隆十九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彭启丰，字翰文，江南长洲人。祖定求，康熙十五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讲。启丰，雍正五年会试第一，殿试置一甲第三，世宗亲拔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南书房行走。三迁右庶子。乾隆六年，充江西乡试副考官，再迁左佥都御史。疏言：“臣驿路经宿州，宿州方被水，蒙恩赈恤。知州许朝栋任甲长胥吏索费，饥民户籍登记不以实。凤阳知府梅毓健不亲诣察覈。”下两江总督那苏图严察。

七年，迁通政使，督浙江学政。三迁刑部侍郎，疏言：“浙省吏民占官湖为田，馀杭南湖发源天目，下注苕溪，溉杭、嘉、湖三郡。自巡抚硃轼濬治，今已沙淤。其他会稽、馀姚、慈谿等湖，皆仅存其名，请敕次第开濬。江南漕米，每石收钱五十四，半给运丁，半归州县为公使钱。杭、嘉、湖运丁有漕截，而州县无漕费，石米私加一二升至五六升，请敕如江南例，石米收钱二十四，为州县修仓铺垫费，而禁其浮收。浙江额设均平夫银供差徭，差简可以敷用，差繁每苦赔垫，本省官吏来往，任意多索，请敕部按官吏尊卑、差役繁简，定人夫名额，俾为成例。浙省黄岩、太平地多斥卤，民家稍有馀盐，兵弁藉以婪索。婪索不遂，指为私盐，甚或以数家数人之盐合并诬报，请敕文武大臣申禁。”下部议行。寻以忧去。

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十八年，调兵部侍郎。二十年，疏乞养母，允之。二十六年，复授吏部侍郎。二十七年，以京察注考，吏部郎中阿敏尔图诸尚书、侍郎皆列一等，启丰独列二等，上责其示异市名。旋迁左都御史。二十八年，迁兵部尚书。

三十一年，上以史奕昂为侍郎，入对，谕加意部事。奕昂遂自恣，面斥启丰，不称尚书，侍郎期成额以是讦奕昂。上诘启丰，启丰力言无之。询侍郎锺音，锺音对如期成额。启丰语乃塞。上为罢奕昂，因谓：“启丰学问尚优，治事非所长。今乃巽忄耎模棱，奏对不以实，失大臣体。”即降侍郎。三十三年，命原品休致。四十一年，上东巡，迎驾，予尚书衔。四十九年，卒，年八十四。

子绍升，语在文苑传。孙希濂，乾隆四十九年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左迁福建按察使。曾孙蕴章，自有传。

梦麟，字文子，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尚书宪德子。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十五年，迁侍讲学士，再迁祭酒，提督河南学政。十六年，授内阁学士。十七年，湖北罗田民据天堂寨谋乱，梦麟以河南商城邻罗田，驰往捕治，上嘉之。疏言：“商城界江、楚，峻岭深岩，易藏奸宄，请增兵巡察。”下河南巡抚议，移驻守备，增兵百。十八年，署户部侍郎，充江南乡试考官，即命提督江苏学政。二十年，授工部侍郎，代还，调署兵部，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二十一年，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大臣在军机处，资望少浅者曰“学习行走”，自梦麟始。

是岁，河决孙家集。二十二年，河道总督白锺山奏请开荆山桥河，命梦麟驰勘，趣即兴工，工竟，议叙。上南巡阅河，以六塘河以下积潦，桃源、宿迁、清河诸县卑成浸，令梦麟勘治。寻奏：“六塘河上承骆马湖，至清河分两派，由武障、义泽等河汇潮河入海，长三百馀里，中间淤浅数十处，已令速疏濬南北两堰。并去年水坏宿迁堰工，及诸缺口，俱加修筑。诸县积水，开沟十五，设涵洞五，建闸四，俾得宣泄。”工既竟，又奏：“荆山桥河道经铜、沛、邳、睢四州县，分设四汛；黄水自丁家楼汇入苏家闸，荆山桥正当其冲，应令堵筑。微山湖至荆山桥河下游王母山，纡长湾曲，每岁霜降后应令疏濬。居民就湾筑堰坝捕鱼，渡口叠石为步，皆阻河道，应令严禁。”上命如所议行。

山东巡抚鹤年奏金乡、鱼台、济宁诸州县水患，命侍郎裘曰修偕梦麟驰往相度，合疏言：“诸县久为微山湖水所浸，当筹分泄之路。韩庄闸南伊家河至江南梁旺城入运，今已久淤，当开濬引积水东注。”从之。两江总督尹继善以沂水入运为害，奏建湖口闸，命梦麟与在工诸臣分任其责。合疏言：“沂水自卢口傍泄，淹民田，阻运河。当筑坝堵截，使不得入运，毋碍微山诸湖入河归海之路。六塘河在骆马湖下游，为沂水疏泄要道，宿迁、桃源诸水自沭入涟归海，并宜疏治宣通。兼濬六塘河出口，使无浅阻。此治沂水之概要也。夏邑、永城诸水，自睢河下注洪泽湖，出清口会黄入海。近岁河道多淤，董家沟诸地尤宜急治，兼濬洪泽湖出口。清口束水二坝，遵旨撤除。各闸口门亦宜加宽。此治睢河之概要也。”疏入，上许为颇得要领。调户部。冬，工竟，还京师。二十三年，复调工部，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卒，赐祭葬。

论曰：照绌於盘错，而优於词翰，高宗知之审矣。汝来以清节著，德华等以文学庸，而安国博辨群书，好学深思，自为家法。蕙田治礼，综历代政事学术，贯串会通，体大思精，尤彬彬名世之大业也。梦麟早岁负清望，参大政，方驾遽税，惜哉！

## 列传九十二

钱陈群子汝诚 孙臻 沈德潜 金德瑛钱载齐召南陈兆仑 兆仑孙桂生 董邦达钱维城 邹一桂谢墉金甡 庄存与 刘星炜 王昶

钱陈群，字主敬，浙江嘉兴人。父纶光，早卒。母陈，翼诸孤以长，语在列女传。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陈群迎驾吴江，献诗。上命俟回跸召试，以母陈病不赴。六十年，成进士，引见，上谕及前事。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七年，世宗命从史贻直、杭奕禄赴陕西宣谕化导，陈群周历诸府县，集诸生就公廨讲经，反覆深切，有闻而流涕者。使还，上谕奖为“安分读书人”。五迁右通政，督顺天学政。

乾隆元年，以母丧去官。服除，高宗命仍督顺天学政，除原官。陈群以母陈夜纺授经图奏上，上为题词。疏请增顺天乡试中额，上以官制有定，取者多，用者益远，国家不能收科目取人之效，寝其议。

三迁内阁学士。陈群屡有建白：尝疏请严治匿名揭帖，无论事钜细，非据实首告而编造歌谣诗词，匿名粘贴闾巷街衢，当下刑部依律治罪。疏请广劝种植树木，官地令官种，州郡吏种至千本以上，予纪录；受代时具册，备地方公用。民地令民种，至五六百本者，予扁额奖赏，成材后听取用。疏请偏灾蠲免分数，分别贫富，富者按例定分数蠲免，贫者被灾几分即蠲免几分，使之相等。及敕询州县耗羡，疏言：“康熙间，州县官额徵钱粮，收耗羡一二钱不等。陆陇其知嘉定县止收四分，清如陇其，亦未闻全去耗羡也。议者以康熙间无耗羡，非无耗羡也，特无耗羡之名耳。世宗出自独断，通计外吏大小员数，酌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羡按季支领。吏治肃清，民亦安业。特以有徵报支收之令，不知者或以为加赋。皇上询及盈廷，臣请稍为变通，凡耗羡所入，仍归籓库，各官养廉及各州县公项，如旧支给。其续增公用，名色不能画一，多寡亦有不同，应令直省督抚明察，某件应动正项，某件应入公用，分别报销。各省州县自酌定养廉，荣悴不一，其有支绌者，应令督抚确察量增，俾稍宽裕。仍饬勿得耗外加耗，以致累民。则既无加赋之名，并无全用耗羡办公之事，州县各有赢馀，益知鼓励。至於施从其厚，敛从其薄，古之制也。及此仓庾充裕、民安物阜之时，大臣悉心调剂，使养廉之入，不为素餐，元气培扶，帑藏盈溢，然后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宋太祖能罢羡馀，臣固知皇上之圣，不必廷臣建白如张全操其人者，而德音自下也。”

七年，擢刑部侍郎。上令廷臣议州县常平仓应行诸事，诸臣皆议歉岁减价。陈群疏言：“成熟之年，出陈易新，仓米必不及市米，而民以米值纳仓，银色当高於市易。拟令石减一钱二分，还仓时加穀四五升，以为出入耗费。”

十七年，患反穀疾，连疏乞解职，许之。命其子编修汝诚侍行，且赐诗以宽其意。陈群进途中所作诗，上为答和。时有伪为孙嘉淦疏稿语谤上，上令穷治，陈群自家密疏请省株连，上严饬之，而事渐解。二十二年，上南巡，令在籍食俸。二十五年，上为桥梓图寄赐陈群。二十六年，偕江南在籍侍郎沈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寿，命与香山九老会，加尚书衔。上谕：“明岁南巡，诸臣今年已赴阙，毋更远迎。”二十七年，南巡，陈群偕德潜迎驾常州，上赐诗称为“大老”。三十年，南巡，复迎驾。是岁陈群年八十，加太子太傅。赐其子汝器举人，汝诚扈跸，命从还省视。

三十一年，陈群复进其母陈画册，册有纶光题句。上题诗以赵孟頫、管道升为比。三十五年，上六十万寿，命德潜至嘉兴劝陈群毋诣京师，陈群献竹根如意，上批劄云：“未颁僧绍之赐，恰致公远之贡，文而有节，把玩良怡！今赐卿木兰所获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三十六年，上东巡，陈群迎驾平原，进登岱祝釐颂。

是冬，复诣京师祝皇太后八十万寿，命紫禁城骑马，赐人葠，再与香山九老会。陈群进和诗有句云“鹿驯岩畔当童扶”，上赏其超逸，复为图赐之。南归，以诗饯。

陈群里居，每岁上录寄诗百馀篇，陈群必赓和，亲书册以进，体兼行草，屡蒙奖许。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九。上谕谓：“儒臣老辈中能以诗文结恩遇、备商榷者，沈德潜卒后惟陈群。”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端。四十四年，上制怀旧诗，列五词臣中。

子汝诚，字立之。乾隆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四迁至侍郎，历兵、刑、户诸部。再典试江南，上命寄谕尹继善，招陈群游摄山，父子可相见。汝诚试毕，迎陈群入试院，居数日乃还。三十年，乞养归。四十一年，父丧终，授刑部侍郎，仍在南书房行走。四十四年，卒。

汝诚子臻，字润斋。自兵马司副指挥授河南邓州知州，累迁江西粮道。左授山西平阳知府，复累迁直隶布政使。嘉庆二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江西南昌诸府食淮盐，而与福建、浙江、广东三省毗连，私贩侵引额。臻议疏纲额、缉私贩。寻移山东巡抚。兗、曹、沂诸府民素悍，染邪教，盗甚炽。臻请就诸府增设参将以下官，上皆采其议。入觐，以衰老左授湖南布政使，休致。道光十九年，卒。

陈群诗纯悫朴厚，如其为人。赓唱既久，亦颇斅御制诗体。贰刑部十年，慎於庶狱，虚衷详鞫。高宗尝以于定国期之。汝诚继贰刑部，奉陈群之教，持法明允。

臻亦善治狱。在平阳，介休民被盗杀其母，攫钏去。民言姻家尝贷钏，佣或窃钏逃，邻家子左右之。县捕三人，榜掠诬服。他日获盗得钏，民乃言非其母物。狱不能决。

臻微服访得实。抚山东，清庶狱，雪非罪二十馀人，擒教讼者置於法。

沈德潜，字碻士，江南长洲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试未入选。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七年，散馆，日晡，高宗莅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乞封父母，上命予三代封典，赋诗饯之。

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是岁，上谕诸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

十三年，德潜以齿衰病噎乞休，命以原衔食俸，仍在上书房行走。十四年，复乞归，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御制诗集毕乃行。谕曰：“朕於德潜，以诗始，以诗终。”

且令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赐以人葠，赋诗宠其行。德潜归，进所著归愚集，上亲为制序，称其诗伯仲高、王，高、王者谓高启、王士祯也。十六年，上南巡，命在籍食俸。是冬，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六十万寿。十七年正月，上召赐曲宴，赋雪狮与联句。又以德潜年八十，赐额曰“鹤性松身”，并赉藏佛、冠服。德潜归，复进西湖志纂，上题三绝句代序。二十二年，复南巡，加礼部尚书衔。二十六年，复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万寿，进历代圣母图册。入朝赐杖，上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为九老，凡三班，德潜为致仕九老首。命游香山，图形内府。

德潜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请序，上览其书以钱谦益为冠，因谕：“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

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至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命内廷翰林重为校定。二十七年，南巡，德潜及钱陈群迎驾常州，上赐诗，并称为“大老”。三十年，复南巡，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御制诗为輓。是时上命毁钱谦益诗集，下两江总督高晋令察德潜家如有谦益诗文集，遵旨缴出。会德潜卒，高晋奏德潜家并未藏谦益诗文集，事乃已。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

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列德潜五词臣末。

德潜少受诗法於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

金德瑛，字汝白，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进士，廷对初置第六，高宗亲擢第一，授修撰。是岁举博学鸿词科，德瑛以荐徵，既入翰林，不更试。旋命南书房行走，充江南乡试考官。德瑛以原籍休宁辞，不许。再迁右庶子。督江西学政。任满，上特谕“德瑛甚有操守，取士公明”，命留任。德瑛疏言：“翰林为储才地，庶吉士宜求学有根柢，器量明达，庶可备他日任使。每科命大臣教习，大臣政事甚繁，但能总大纲。旧有分教例，但由掌院选任，时设时止。乞令掌院於翰詹中择品学优赡、资俸较深者引见，简畀分教。”得旨俞允。复四迁太常寺卿，命祭告山西诸行省帝王陵寝。疏言：“女娲氏陵寝殿塑女像，旁侍嫔御，民间奉为求嗣之神，实为黩亵。

请毁像立主。”下部议行。督山东学政。十九年，岁饥，上发帑治赈，而邹、滕诸县灾尤重。有司格於例限，不敢以请。德瑛任满还京师，入对，具言状，上特命展赈。迁内阁学士。二十一年，迁礼部侍郎。充江西乡试考官。使还，经徐州，时河决孙家集，微山湖暴涨，入运河，江南、山东连壤诸州县被水。德瑛谘访形势，入陈於上前，上嘉德瑛诚实不欺。旋命尚书刘统勋董治疏筑。二十三年，督顺天学政，疏言：“八旗诸生遇岁试，辄称病诿避，甚至病者多於与试者，请下八旗都统考覈。”

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言：“秋审旧例，凡已经秋审者谓之‘旧事’，现入秋审者谓之‘新事’。当九卿、詹事、科道集议时，书吏宣唱名册，繁重淹滞。

其实商榷轻重，多在新事。积年缓决之案，自按察使上巡抚，更三法司，初狱已致慎矣；况三审缓决，久成信谳。诸囚偷生囹圄，幸待十年庆典，得蒙恩赦。然亦裁自圣心，诸臣无与焉。旧事名册宜罢宣唱。陈案既省，近事得以从容往复，尽心详审。九卿兼有馀晷治其本职。”上韪其言，下大学士会刑部议，请如德瑛言。十二月，命稽覈通州仓储，中寒病作，二十七年正月，卒。

德瑛端平简直，无有偏党，为上所知。方为少詹事，入对，上曰：“汝元年状元，尚作四品官耶？”数日擢太常寺卿。及病，上每见廷臣问状，且曰：“德瑛辛巳生，长朕十岁。”及病革，上方出巡幸，将启跸，犹曰：“德瑛久不入值，病必重。”德瑛即以其日卒。三十一年，德瑛子洁成进士，引见，上曰：“汝金德瑛子耶？”德瑛卒已将十年，上犹惓惓如是。

钱载，字坤一，浙江秀水人。雍正十年，副榜贡生，举博学鸿词、举经学，就试皆未入选。乾隆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七迁内阁学士，直上书房。

四十一年，督山东学政。四十五年，命祭告陕西、四川岳渎及帝王陵寝。寻擢礼部侍郎，充江南乡试考官，举顾问为第一，四书文纯用排偶，上以乖文体，命议处。

吕氏春秋尧葬穀林，史记不书其地。乾隆元年，以山东巡抚岳濬奏，自东平改祀濮州。四十一年，大理寺卿尹嘉铨疏言当在平阳，下部议驳。载督学山东，谒濮州尧陵，自四川还道平阳，得尧陵州东北；及江南典试归，又至东平求旧时所祭尧陵，参互考订，以为在平阳者是。史记汤、武皆未著葬地，盖都於是葬於是则不书，尧亦其例。因疏请釐定。下大学士、九卿议驳，载奏辨；复议，仍寝不行。上谕曰：“经生论古，反覆辨证，原所不禁。但既陈之奏牍，并经廷臣集议，即不当再执成见。载斥吕不韦门下客浮说，不韦即不足取，亦尚不可以人废言。况其门下客所著书，所谓‘悬之国门，不易一字’，岂能谓不足为据？其时去古未远，或尚有所承述。乃欲在数千年后虚揣翻驳，有是理乎？载本晚达，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问。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哓哓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命传旨申饬。载疏累数千言，语有未明，复为自注，时谓非章奏体，上亦未深诘也。

四十八年，休致。五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

子世锡，入翰林。时侍郎英廉及载充教习庶吉士，英廉语世锡曰：“君家仍世入翰林，而上命父教其子，当勉为朅、颋以报上恩。”世锡子宝甫，初名昌龄，避仁宗陵，以字行。亦以编修官至云南布政使。

德瑛论诗宗黄庭坚，谓当辞必己出，不主故常。载初与订交，晚登第，乃为门下门生；诗亦宗庭坚，险入横出，崭然成一家。同县王又曾、万光泰辈相与唱酬，号秀水派。语互详文苑传。载又为陈群族孙，从陈群母陈受画法，苍秀高劲，亦如其诗。

齐召南，字次风，浙江天台人。幼而颖敏，乡里称神童。雍正十一年，命举博学鸿词，召南以副榜贡生被荐。乾隆元年，廷试二等，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八年，御试翰詹各官，擢中允，迁侍读。九年，以父丧去官。时方校刻经史，召南分撰礼记、汉书考证，命即家撰进。服除，起原官。十二年，迁侍读学士。十三年，复试翰詹各官，以召南列首，擢内阁学士，命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上於宁古塔得古镜，问召南，召南辨其款识，具陈原委。上顾左右曰：“是不愧博学鸿词矣！”

上西苑射，发十九矢皆中的，顾尚书蒋溥及召南曰：“不可无诗！”召南进诗，上和以赐。十四年夏，召南散直堕马，触大石，颅几裂。上闻，遣蒙古医就视，赐以药。语皇子宏適：“汝师傅病如何？当频使存问！”幸木兰，使赐鹿脯十五束。及冬，入谢，上慰劳，召南因乞归，固请乃许。及行，赐纱、葛各二端。

上南巡，屡迎驾，辄问病状，出御制诗命和。上尝询天台、雁宕两山景物，召南对未尝游览。上问：“名胜在乡里间，何以不往？”召南对：“山峻溪深，臣有老母，怵古人登高临深之诫，是以未敢往。”上深嘉之。既而，以族人周华为书讪上，逮诣京师，吏议坐隐匿，当流，籍其家，上命夺职放归，还其产十三四。召南归，遂卒。

召南易直子谅，文辞渰雅。著水道提纲，具详源委脉络；历代帝王年表，举诸史纲要：并行於世。

陈兆仑，字星斋，浙江钱塘人。亦幼慧。雍正八年进士，福建即用知县。举博学鸿词，诣京师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乾隆元年，廷试二等，授检讨。十七年，上御经筵，以撰进讲义称旨，擢左中允。御试翰詹各官，复擢侍讲学士。再迁顺天府府尹。值大水，兆仑心计指画，抚绥安集，无不得所。畿辅役繁，旧设官车疲敝，议佥富户应役，兆仑奏罢之。时方西征，发禁旅，兆仑经画宿顿储蓄，井井有绪，军民晏然。二十一年，迁太常寺卿。上谒陵，以同官迎驾失仪，左授太仆寺少卿。再迁太仆寺卿。三十六年，卒。

兆仑精六书之学，尤长经义，於易、书、礼均有论述。为诗文澹泊清远。

孙桂生，字坚木。嘉庆初，自优贡生授知县，拣发湖北。时教匪为乱，桂生从广州将军明亮击贼，破孝感，歼鲁惟志；战归州，御齐王氏：屡有功。授大冶知县，再迁安陆知府。九年，遭母丧，湖北巡抚章煦疏请留军。丧终，除荆州知府。三迁，再转为江宁布政使，署江苏巡抚。初彭龄劾桂生徵赋不力，夺职；复劾察库帑不实，上命大学士托津、户部尚书景安按治，疏言：“桂生察库帑无弊，徵赋亦逾十之七。”

召诣京师，旋授甘肃布政使。再转，复迁江苏巡抚。上六十万寿，蠲各行省民间逋赋。桂生疏言：“旷典殊施，当令泽及於民。请自嘉庆元年起至二十二年，详察民间逋赋，毋令官吏因缘为奸。二十二年漕项，例至二十四年奏销，民逋请并蠲除。”

又言：“民间逋赋有由州县移他款代纳者，今既蠲逋，当令现任州县期十年偿所移款。”皆议行。命署苏州织造，兼领浒墅关，兼署两江总督。宣宗即位，召诣京师，以三品京堂待缺，旋命休致。道光二十年，卒。桂生子宪曾，进士，官至詹事。

董邦达，字孚存，浙江富阳人。雍正元年，选拔贡生。以尚书励廷仪荐，命在户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乾隆三年，充陕西乡试考官，疏言官卷数少，以民卷补中，报闻。授右中允，再迁侍读学士。十二年，命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以母忧归。逾年，召诣京师，命视梁诗正例，入直食俸。

十五年，补原官，迁侍郎，历户、工、吏诸部。二十七年，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二十九年，调礼部。三十一年，调还工部。三十二年，仍调还礼部。三十四年，以老病乞解任，上谕曰：“邦达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达移家京师，不能即还里。礼部事不繁，给假安心调治，不必解任。”寻卒。赐祭葬，谥文恪。

邦达工山水，苍逸古厚。论者谓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目源、其昌与邦达也。

子诰，自有传。

钱维城，字宗盘，江南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功令，初入翰林，分习清、汉文。维城习清文，散馆列三等。上不怿，曰：“维城岂谓清文不足习耶？”傅恆为之解。命再试汉文，上谓诗有疵，赋尚通顺，仍留修撰。是岁即迁右中允，命南书房行走。三迁，再转为刑部侍郎。疏请申明律例：“事主杀盗贼移尸，有司辄置勿论。本律科移尸罪，反至流徒。请凡杀人律得勿论者，虽移尸仍用本律。杀奸之狱，奸夫拒捕，有司辄用斗杀律定谳。杀奸杀拒捕者，反重於杀不拒捕者。请用杀拒捕罪人律勿论。”下部议行。三十四年，命偕内阁学士富察善如贵州会湖广总督吴达善按治威宁州知州刘标亏帑，巡抚良卿、前巡抚方世俊等皆坐谴。三十五年，古州苗香要为乱，复命偕吴达善及巡抚宫兆麟督剿。香要多力而狡，苗女迫根为羽翼，煽旁寨出掠。维城如古州，督总兵程国相破乌牛、佳居诸寨，获迫根。维城乃自乌牛如佳居宣谕，解胁从。督兵破朋论大箐，香要独身跳去。乃令先撤兵，遣诇香要，卒擒而歼之。乱定，谕议叙。三十六年，云南龙陵戍卒四十去伍走，既就获，大吏请悉诛之。维城入对，言：“伊犁戍卒荷校一月，今用法过重。

且戮於获所，边兵何由知？不如械至龙陵，倍其罚，荷校三月，足以儆众。”上从之。三十七年，丁父忧，归，以毁卒。谥文敏。

维城工文翰，画山水幽深沈厚。钱陈群谓维城通籍后画益工，盖得益於邦达云。

邹一桂，字原褒，江南武进人。祖忠倚，顺治九年一甲一名进士，官修撰。一桂，雍正五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年，授云南道监察御史，疏禁官媒蓄妇女为奸利。乾隆七年，转礼科给事中，疏言：“刑部诸囚已结入北监，未结羁南所。今察视监所，已未结杂收，请如例分禁。”又言：“奉命下部议诸事，科道辄於部议未上之先，攙越凟陈，请申饬。”上韪其言。湖南巡抚许容坐诬劾粮道谢济世罢，复命署湖北巡抚。一桂与给事中陈大玠具疏论列，谓：“容狡诈欺公，仅予夺职，已邀宽典；今复任封疆，何以训天下？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於黜陟之所以然，斯国法昭而吏治有所率循。”上为罢容。十年，迁太常寺少卿，疏言：“律载狱具全图，铁索钮钅，俱有定式。狱官以防范为辞，匣床以束其身，铁箫以直其项，观音圈以挛其手足。部议禁非刑，日久复创新制，令诸囚排头仰卧，横穿长木，压其手足，与匣床无异，请敕严禁。”从之。四迁为礼部侍郎。同部侍郎张泰开举一桂子志伊为国子监学正，又坐徇尚书王安国、左都御史杨锡绂祀其父乡贤，屡下部议，二十一年，左授内阁学士。二十三年，乞致仕。三十六年，诣京师祝上寿，加礼部侍郎衔，在籍食俸。三十七年，归，卒於东昌道中。加尚书衔。

一桂画工花卉，承恽格后为专家。尝作百花卷，花题一诗，进上，上深赏之，为题百绝句。晚被薄谴，归犹赋诗饯之云。

谢墉，字昆城，浙江嘉善人。乾隆十六年，上南巡，墉以优贡生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坐撰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碑文语失当，下部议，降调。二十四年，回部平，墉拟铙歌上，上命复官，直上书房。五迁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四十三年，调礼部。四十五年，调吏部。广西全州知州彭曰龙坐纵革役复充，夺官，诣部请捐复。大学士阿桂领吏部，将许之，墉以为不可。时有山东商河教谕侯华捐复，方议驳，墉援以例曰龙。阿桂疑墉为华地，奏闻。

上命讯，华力言无嘱讬，乃用墉议，不许曰龙捐复。四十八年，复督江苏学政。五十一年，任满，还京师。上问洪泽湖运河水势，墉奏：“洪泽湖渐高，民间传说‘昔如釜，今如盘’，请加疏濬。”五十二年，上以总督李世杰奏洪泽湖水注清口暢流，命墉往与世杰勘湖水浅深。寻奏湖水深至十丈，浅亦在一二丈间，墉自请议处。上以湖水前年较浅，墉得自传闻，据以入告，兹既已勘明，免其议处。

墉两任江苏学政，士有不得志者，以偶语讥诮。阿桂偶以闻，上命巡抚闵鹗元访察。鹗元言墉初任声名平常，后任颇为谨饬。上命降授内阁学士。五十四年，上察直上书房诸臣多旷班，墉七日未入直，复降编修，在修书处效力。五十六年，复命直上书房。六十年，休致。寻卒。

墉在上书房久，仁宗方典学，肄习诗文，高宗命墉讲授。嘉庆五年，加恩旧学，赠三品卿衔，赐祭葬。子恭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归班，是岁授内阁中书。墉以督学蒙谤，然江南称其得士，尤赏江都汪中，尝字之曰：“予上容甫，爵也；若以学，予於容甫北面矣！”乾隆中直上书房诸臣以学行称者，又有金甡、庄存与、刘星炜。

甡，字雨叔，浙江钱塘人。初以举人授国子监学正。乾隆七年，举礼部试第一，廷试复第一，授修撰。三迁侍讲学士。二十二年，直上书房，擢詹事，再迁礼部侍郎。三十八年，上幸热河，从，方入直，遘疾遽仆。大学士刘统勋以闻，命予假。

甡乞休，允之。明年秋，疾间，乃得归。四十七年，卒，年八十有一。

甡在上书房十七年，直谅诚敬，所陈说必正义法言，诸皇子皇孙皆爱重之。

存与，字方耕，江南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四迁内阁学士。

二十一年，督直隶学政。按试满洲、蒙古童生，严，不得传递，群閧。御史汤世昌论劾，命夺存与官。上恶满洲、蒙古童生纵恣，亲覆试，搜得怀挟文字。临鞫，童生海成最狡黠，言：“何不杀之？”上怒，立命诛之。閧堂附和者三人，发拉林种地；四十人令在旗披甲；不得更赴试。并以存与督试严密，仍命留任。擢礼部侍郎。

遭父丧。服除，补内阁学士，仍授原官，直上书房。遭母丧。服除，补原官。五十一年，以衰老休致。五十三年，卒。

存与廉鲠。典浙江试，巡抚餽金不受，遗以二品冠，受之。及涂，从者以告曰：“冠顶真珊瑚，直千金！”存与使千馀里返之。为讲官，上御文华殿，进讲礼毕，存与奏：“讲章有舛误，臣意不谓尔。”奉书进，复讲，尽其旨，上为留听之。

弟培因，字本淳，乾隆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官至内阁学士。

刘星炜，字映榆，江南武进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讲，督广东学政。疏言：“鹤山立县初，有广州民一百五户请修城入籍，缘是开冒考之弊，请以有庐墓、田粮在县者为限。”丁母丧，去。服阕，补原官。督安徽学政，请童生兼试五言六韵诗。童试有诗自此始。累迁侍读学士。二十九年，直上书房，再迁礼部侍郎。卒。

王昶，字德甫，江苏青浦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三迁刑部郎中。三十二年，察治两淮运盐提引，前盐运使卢见曾坐得罪，昶尝客授见曾所，至是坐漏言夺职。云贵总督阿桂帅师讨缅甸，疏请发军前自效。

上命大学士傅恆出视师，嗣以理籓院尚书温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温福移师讨金川，昶实从，疏请叙昶劳，授吏部主事。既，复从阿桂定两金川，再迁郎中。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四川，上命察军中事，还奏言昶治军书有劳。四十一年，师凯还，擢昶鸿胪寺卿，仍充军机章京。三迁左副都御史，外授江西按察使。数月，以忧归。

起直隶按察使，未上，移陕西按察使。

在陕西凡十年，值回田五为乱，军兴，昶缮守具，佐治军需，疏请清釐保甲，禁民间蓄军器。迁云南布政使。河南伊阳民戕知县，窜匿陕西境未获，昶如商州督捕，上命俟得贼诣京师觐见。昶既得贼，入谒上，自陈疲惫，乞改京职，上温旨慰遣，乃上官。以云南铜政事重，撰铜政全书，求调剂补救之法。旋调江西布政使。

五十四年，内迁刑部侍郎。屡命如江南、湖北谳狱。五十八年，以老乞罢，上许之，方岁暮，谕俟来岁春融归里。昶归，遂以“春融”名其堂。嘉庆元年，诣京师贺内禅，与千叟宴。四年，复诣京师谒高宗梓宫。十一年，卒。

昶工诗古文辞，通经。读硃子书，兼及薛瑄、王守仁诸家之学。蒐采金石，平选诗文词，著述传於世。

论曰：国家全盛日，文学侍从之臣，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人主以其閒暇，偶与赓和，一时称盛事。未有弥岁经时，往复酬答，君臣若师友，如高宗之於陈群 、德潜。呜呼，懿矣！当时以儒臣被知遇，或以文辞，或以书画，录其尤著者。视陈群、德潜恩礼虽未逮，文采要足与相映，不其盛欤！

## 列传九十三

曹一士 李慎修李元直 陈法 胡定 仲永檀 柴潮生 储麟趾

曹一士，字谔廷，江苏上海人。雍正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三年，考选云南道监察御史。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一士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臣愚以为欲百姓之安，其要莫先於慎择督抚。督抚者守令之倡。顾其中皆有贤者、有能者，贤能兼者上也，贤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馀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抚之为贤为能，视其所举而了如。

今督抚举守令，约有数端：曰年力富强，曰治事勤慎，曰不避嫌怨。徵其实迹，则钱粮无欠，开垦多方，善捕盗贼。果如所言，洵所谓能吏也。乃未几而或以赃汙著，或以残刻闻，举所谓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诚有才以济其恶耳。

夫吏之贤者，悃愊无华，恻怛爱人，事上不为诡随，吏民同声谓之不烦。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抚荐剡曾未及此，毋亦轻视贤而重视能之故耶？抑以能吏即贤吏耶？

臣恐所谓能者非真能也，以趋走便利而谓之能，则老成者为迟钝矣；以应对捷给而谓之能，则木讷者为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谓之能，则镇静者为怠缓矣；以武健严酷、不恤人言而谓之能，则劳於抚字、拙於锻鍊者谓之沽名钓誉、才力不及，而摭拾细故以罢黜之矣。至於所取者溃败决裂，则曰臣不合误举，听部议而已。夫有误举必有误劾，误举如此，则误劾者何如？误举者犹可议其罪，误劾者将何从问乎？

臣以为今之督抚，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损下益上之事多，而损上益下之义少；此治体所关也。皇上於凡丈量开垦、割裂州县、改调牧令，一切纷更烦扰，皆行罢革。为督抚者，度无不承流宣化，所虑者，彼或执其成心，饰非自护；意为迎合，姑息偷安。臣敢请皇上特颁谕旨，剖析开导，俾於精明严肃之中，布优游宽大之政。所属守令，敕於保题荐举时，分列贤员、能员，然后条疏实事於下。

能员有败行，许自行检举；贤员著劣迹，则从重处分。倘所举皆能而无贤，则非大吏乏正己率属之方，即贤者有壅於上闻之患。督抚之贤否，视所举而了如矣。”疏入，上为通谕诸督抚。

一士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疏言：“古者太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恐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悖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

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察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列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上亦如其议。

雍正间督各省开垦，督抚以是为州县课最，颇用以厉民。一士疏言：“开垦者所以慎重旷土，劝相农夫，本非为国家益赋起见也。臣闻各省开垦，奉行未善，其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县承上司意旨，并未勘实荒地若干，预报亩数，邀急公之名。逮明知荒地不足，即责之现在熟田，以符报额。小民畏官，俯首而从之，咸曰：此即新垦之荒地而已。一曰以荒作熟。荒地在河壖者，地低水溢，即成沮洳；在山麓者，上土下石，坚不可掘；州县悉入报垦之数。民贫乏食，止贪官给牛种草舍，餬旦夕之口，不顾地之不可垦也。十年之后，民不得不报熟，官不得不升科。

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岁歉，卒岁无资，逃亡失业之患从此起矣。然且赋额一定，州县不敢悬欠，督抚不敢开除，飞洒均摊诸弊，又将以熟田当之。是名为开垦，有垦之名无垦之实也。兹二弊者，缘有司但求地利，罔惜贻害；大吏惟知虑始，不暇图终；是以仁民之政，反启累民之阶。臣请敕下直省督抚，凡开垦地亩，无论已未升科，俱令州县官覆勘，内有熟田混报开垦，举首除额，免其处分；如实为新垦，具印结存案，少有虚伪，发觉从重治罪：则以熟作荒之弊可免矣。新垦应升科，督抚遴员覆勘，磽确瘠薄，即与免赋；倘因报垦在先，必令起赋，以贻民累，发觉从重治罪；则以荒作熟之弊亦可免矣。”

乾隆元年，迁工科给事中。故事，御史迁给事中，较资俸深浅。一士入台仅六月，出上特擢。寻疏劾原任河东河道总督王士俊，疏未下，语闻於外。上疑一士自泄之，召对诘责，下吏议，当左迁，仍命宽之。一士复疏请复六科旧职，专司封驳，巡视城仓、漕盐等差，皆不当与。又疏论各省工程报销诸弊，请敕凡有营造开濬，以所须物料工匠遵例估定，榜示工作地方。又疏论州县官谳狱，胥吏上下其手，窜改狱词，请饬申禁。又疏论盐政诸弊，请毋令商人公捐，禁司盐官吏与商人交结；小民肩挑背负，戒毋苛捕；大商以便盐船阻通行水道，戒毋堵截。皆下部议行。一士病哽噎，即以是年卒。

一士晚达，在言官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

李慎修，字思永，山东章丘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迁主事，出为浙江杭州知府。雍正五年，入为刑部郎中，历十馀年，治狱多所平反。有侵帑狱，初议以挪移从末减，慎修执不可；或讽以上意，亦不为动。乾隆初，出为河南南汝光道，移湖北武汉黄德道，以忧去。服除，授江南驿盐道。引见，高宗曰：“李慎修老成直爽，宜言官。”特除江西道监察御史。疏论户部变乱钱法，苛急烦碎。历举前代利害，并言钱值将腾贵，穷极其弊。上元夜，赐诸王大臣观烟火，慎修上疏谏，以为玩物丧志。上喜为诗，尝召对，问能诗否，因进言：“皇上一日万几，恐以文翰妨政治，祈不以此劳圣虑。”上韪之，载其言於诗。尝谓慎修曰：“是何眇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慎修对曰：“臣面陋而心善。”上为大笑。复出为湖南衡郴永道。十二年，乞病归，卒。

高密李元直为御史在其前，以刚直著。慎修与齐名，为“山东二李”。京师称元直“戆李”，慎修“短李”。

元直，字象山。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七年，考选四川道监察御史，八阅月，章数十上。尝历诋用事诸大臣，谓：“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尧、舜，无皋、夔。”上不怿，召所论列诸大臣大学士硃轼、张廷玉辈并及元直，诘之曰：“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所言无皋、夔，朕又安得为尧、舜乎？”

元直抗论不挠，上谓诸大臣曰：“彼言虽野，心乃无他。”次日，复召入，奖其敢言。会广东贡荔枝至，以数枚赐之。未几，命巡视台湾，疏请增养廉、绝馈遗，并条上番民利病数十事。台湾居海外，巡视御史至，每自视如客，事一听於道府。元直悉反所为，时下所属问民疾苦。欲有所施措，督抚劾其侵官，遂镌级去。家居二十馀年，卒。世宗尝曰：“元直可保其不爱钱，但虑任事过急。”又尝谕诸大臣曰：“甚矣才之难得！元直岂非真任事人？乃刚气逼人太甚。”元直晚年言及知遇，辄泣下。初在翰林，与孙嘉淦、谢济世、陈法交，以古义相勖，时称四君子。及嘉淦总督湖广，治济世狱，徇巡抚许容意，为时论所不直，元直遂与疏焉。

法，字定斋，贵州安平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自检讨官至直隶大名道。讲学宗硃子，著明辨录，辨陆、王之失。莅政以教养为先，手治文告，辞意恳挚。既久，人犹诵之。

胡定，字登贤，广东保昌人。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乾隆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七年，湖南巡抚许容劾粮道谢济世，下湖广总督孙嘉淦按治，将坐济世罪，八年二月，定疏陈容陷济世、嘉淦袒容状，录湖南民揭帖，谓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玠、长沙知府张琳、衡州通判方国宝、善化知县樊德贻承容指，朋谋倾陷；并述京师民谚，目容为媪，谓其妒贤嫉能如妇人之阴毒。疏入，上命户部侍郎阿里衮如湖南会嘉淦覆勘，并令定从往。会湖南岳常道仓德密揭都察院，发璨请讬私改文牍状，阿里衮至湖南，雪济世枉。上夺嘉淦、容等职，谕谓：“定为言官，言事不实，自有应得之罪谴。今既实矣，若止为济世白冤抑，其事尚小；因此察出督抚等挟私诬陷，徇隐扶同，使人人知所儆戒，此则有裨於政治，为益良多。

至诸行省督抚举劾必悉秉公心，方为不负委任，若以爱憎为举劾，如嘉淦、容居心行事，岂不抱媿大廷，负惭夙夜？诸督抚当深自儆省，以嘉淦、容为戒。”定於是负敢言名。

转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求居民善恶著称者，皆榜姓名於衢。民有讼者，即时传讯判结。西山卧佛寺被窃，同官误以僧自盗奏，定廉得真盗，僧得雪。旋以母老乞归养。服除，复授福建道御史。疏论内务府郎中某朘民为私利，按治事不实，夺职下刑部，久之谳定，罢归。二十二年，上南巡，定迎驾杭州，复原衔。卒，年七十九。著有双柏庐文集。

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疏请酌减上元灯火声乐，略言：“人君一日万几，一有暇逸之心，即启怠荒之渐。每岁上元前后，灯火声乐，日有进御。原酌量裁减，豫养清明之体。”上降旨，谓：“书云‘不役耳目’，诗云‘好乐无荒’，古圣贤垂训，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惟是岁时宴赏，庆典自古有之，况元正献岁，外籓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朕踵旧制而行之，未尝有所增益。至於国家政事，朕仍如常综理，并未略有稽迟。永檀胸有所见，直陈无隐，是其可嘉处，朕亦知之。”

京师民俞君弼者，为工部凿匠，富无子。既死，其戚许秉义谋争产。内阁学士许王猷与同族，嘱招九卿会其丧，示声气，且首君弼有藏鏹。步军统领鄂善以闻，诏严鞫，秉义论罪如律，并夺王猷职，旨戒饬九卿。六年，永檀奏：“风闻鄂善受俞氏贿万金，礼部侍郎吴家驹赴吊得其赀；又闻赴吊不仅九卿，大学士张廷玉以柬往，徐本、赵国麟俱亲会，詹事陈浩为奔走，谨据实密奏，备访查。”又言：“密奏留中事，外间旋得消息，此必有私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疏入，上疑永檀妄言，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按治，摘永檀奏宣泄密奏留中果何事，又谓权要私通左右，此时无可私通之左右，亦无能私通左右之权要，诘何所见，命直陈。鄂善仆及居间纳赇者，皆承鄂善得俞氏贿，和亲王等以闻。上召和亲王、鄂尔泰、讷亲、来保同鄂善入见，上温谕导其言，鄂善乃承得白金千。上谕鄂善曰：“汝罪於律当绞。汝尝为大臣，不忍弃诸市。然汝亦何颜复立於人世乎？汝宜有以自处。”既又下和亲王等会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详议，如上谕。乃命讷亲、来保持王大臣奏示鄂善，鄂善乃言未尝受赇。上因怒责鄂善欺罔，夺职下刑部，又命福敏、海望、舒赫德会鞫，论绞，上仍令赐死。家驹、浩并夺职。永檀答上询宣泄留中事，举吴士功密劾史贻直以对。和亲王等谘察大学士赵国麟等赴俞氏会丧虽无其事，然语有所自来。上乃奖永檀摘奸发伏，直陈无隐，擢佥都御史。

国麟独奏辨，言：“永檀风闻言事，以蒙恩坐论之崇班，而被以跪拜细人之丑行。事有流弊，宜防其渐。数有往复，当保其终。明季言路与政府各分门户，互相挤排，纲纪浸以大坏。在今日权无旁挠，言无偏听，宁为未然之虑，不弛将至之防。

乞特降谕旨，明示天下，以超擢永檀为奖其果敢，宥其冒昧。嗣后凡诋斥大臣按之无实者，别有处分。则功过不相掩，而赏罚无偏曲。如以臣言过戆，乞赐罢斥，或容解退，以全初心。”上手诏谓：“超擢永檀，亦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大学士所云，老成远虑，朕甚嘉纳。其入阁视事，毋违朕意。”而国麟求去益力，给事中卢秉纯劾国麟，谓：“上询国麟尝会俞氏丧否，出以告其戚休致光禄寺卿刘籓长，语无状。”上召籓长，令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讷亲、来保按其事，因谓籓长市井小人，国麟与论姻，又尝奏荐，事非是。遣鄂尔泰等谕意，令请退。居数日，国麟疏不至，乃特诏左迁，留京师待缺。秉纯语过当，籓长刺探何缘被谴，不谨，皆夺职。

又擢永檀左副都御史。贵州甕安民罗尚珍诣都察院诉家居原任四川巡抚王士俊侵其墓地，命永檀如贵州会总督张广泗按治，士俊论罪如律。河南巡抚雅尔图劾永檀自贵州还京师，道南阳，纵其仆挞村民，下部议罚俸。七年十二月，命如江南会巡抚周学健治赈，未行，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大学士鄂尔泰子鄂容安。上命夺职，下内务府慎刑司，令庄亲王，履亲王，和亲王，平郡王，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哈达哈按其事。鄂容安、永檀自承未奏前商谋，既奏后照会。王大臣等用泄漏机密事务律论罪，上责其结党营私，用律不合，令会三法司覆谳。王大臣等因请刑讯，并夺大学士鄂尔泰职逮问，上谓鄂尔泰受遗大臣，不忍深究，下吏议，示薄罚。永檀、鄂容安亦不必刑讯，永檀受恩特擢，乃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罪重大；鄂容安罪亦无可逭，但较永檀当末减。命定拟具奏，奏未上，永檀卒於狱。鄂容安论戍，上宽之，语在鄂容安传。

柴潮生，字禹门，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

累迁工部主事。乾隆七年，考选山西道监察御史。是岁旱，上降诏求言。潮生疏言：“君咨臣儆，治世之休风；益谦亏盈，检身之至理。臣伏读上谕有云：‘尔九卿中能责难於君者何人？陈善闭邪者何事？’此诚我皇上虚怀若谷、从谏弗弗之盛心也。今岁入春以来，近京雨泽未经霑足，宵旰焦劳，无时或释。惟是天时雨旸，难以窥测；而人事修省，不妨过为责难。修省於事为者，一动一言，纯杂易见；修省於隐微者，不闻不见，朕兆难窥。君心为万化之源，普天率土，百司万姓，皆於此讬命焉。皇上万几馀暇，岂无陶情適兴之时？但恐一念偶动，其端甚微，而自便自恕之机，或乘於不及觉，遂致潜滋暗长而莫可遏。则俄顷间之出入，即为皇功疏密所关。伏乞皇上於百尔臣工所不及见，左右近习所不及窥，朝夕愈加劼毖，岂特随时修省致感召之休徵已哉？”

八年，天津、河间二府大旱。九年，潮生复疏言：“河间、天津二府经流之大河三：曰卫河，曰滹沱河，曰漳河。其馀河间分水之支河十有一，潴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分水之支河十有三，潴水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水道至多。向若河渠深广，蓄泄有方，旱岁不能全收灌溉之功，亦可得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积，亦可支持数月，以需大泽之至。何至抛田弃宅，挈子携妻，流离道路哉？水利之废，即此可知矣。甘霖一日不足，则赈费固不可已。臣窃以为徒费之於赈恤，不如大发帑金，遴遣大臣经理畿辅水利，俾以济饥民、消旱潦，且转贫乏之区为富饶。救时之急务，筹国之远谟，莫以易此。臣考汉张堪为渔阳太守，於狐奴开稻田八千顷，狐奴今"昌平也。北齐裴延俊为幽州刺史，修古督亢坡，溉田万馀亩，督亢今涿州也。宋何承矩为河北制置使，於雄、鄚、霸州兴堰六百里灌田。明汪应蛟为天津巡抚，捐俸开二千亩，亩收四五石。今东西二淀，即承矩之塘泺，天津十字围，即应蛟水田之遗址。国朝李光地为巡抚，请兴河间水田，言涿州水占之地，每亩售钱二百，开成水田亩易银十两。上年总督高斌请开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众情欣悦。臣闻石景山有庄头修姓，自引浑河灌田，比常农亩收数倍。蠡县亦有富户自行凿井，旱岁能收其利。霸州知州硃一蜚劝民开井二十馀口，民颇赖之。

证之近事，复确有据，则水利之可兴也决矣。今请特遣大臣赍帑金数十万两，往河间、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贰杂职，除运道所关，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轻动，其馀河渠淀泊，凡有故迹可寻者，皆重加疏浚。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开小河；小河之旁，各开大沟：皆务深广，度水力不及则止。节次建立水门，递相灌注。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其离水辽远之处，每田一顷，掘井一口，十顷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田，并古陂废堰为民业已久者，皆计亩均分拨还，即将现在受赈饥民及外来流民，停其赈给，按地分段，就工给值，酌予口粮，宁厚无减。一人在役，停其家赈粮二口；二人在役，停其家赈粮四口。其馀口及一户皆不能执役者，仍如例给赈。其疏浚之处，有可耕种，即借予工本，分年徵还。更请别简大臣，赍帑金分巡直隶各府，一如河间、天津二府，次第举行。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种，土性沙硷，水入即渗，挖掘民地，易起怨声。前朝徐贞明行之而立败，怡贤亲王与大学士硃轼之经理亦垂成而坐废，可为明鉴。’臣按九土之种异宜，未闻稻非冀州之产，玉田、丰润秔稻油油。且今第为之兴水利耳，固不必强之为水田也。或疏或浚，则用官资，可稻可禾，听从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硷，是诚有之，不过数处耳，岂遍地皆沙硷乎？且即使沙硷，而多一行水之道，比听其冲溢者不犹愈於已乎？此不疑者二也。若以沟渠为捐地，尤非知农事者。凡力田者，务尽力而不贵多垦。今使十亩之地，捐一亩以蓄水，而九亩倍收，较十亩皆薄入孰利？况捐者又予拨还。此不疑者三也。至前人屡行屡罢，此亦有由，贞明所言百世之利，其时御史王之栋参劾，出於奄人勋戚之意。其疏亦第言滹沱不可开，未尝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开垦，即以地予之，又许占籍。

左光斗之屯学亦然。是夺北人之田，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营田四局，成绩具在。当日效力差员，不无举行未善，所以贤王一没，遂过而废之，非深识长算者之所出也。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所贵持久，乃可有功。秦开郑、白之渠，利及百世，而当时至欲杀水工郑国。汉河东太守番系引汾水灌田，河渠数徙，田者不能偿种。至唐长孙恕复凿之，亩收十石。凡始事难，成事易。赓续以终之则是，中道而弃之则非。此不疑者四也。至水利既兴，招募农师，造作水器，逐年作何经理，俾永无湮塞，应听在事大臣详加筹画。皇上视民如子，凡有赈恤，千万帑金亦无可惜。即如开通京师沟道，估费二十馀万，以视兴修一省水利，轻重较然。况此举乃以阜财，非以费财。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何如掷百万於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纵有尧灾汤旱，亦可挹彼注兹，是谓无弊之赈恤。连年米价屡廑圣怀，尽停采买，岂可久行？捐监输仓，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穫素裕，自然二鬴有资。臣访问直隶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较无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谓不竭之常平。近畿多八旗庄地，直隶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饶，始可居重驭轻。汉武帝徙豪民於关中，明成祖迁富家於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谋。若水利既兴，自然军民两利，是谓无形之帑藏。且雨者水土之气所上腾而下泽也，土气太甚，则水气受制。直隶近年以来，闵雨者屡矣。但使水土均调，自可雨旸时若，是谓有验之调燮。且水性分之则利，合之则害；用之则利，弃之则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张伯行亦主此论。陆陇其为灵寿令，督民濬卫河。

其始颇有怨言，谓开无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独灵寿有宣导，岁竟有秋。

货殖者旱则资舟，为国者备斯无患，是谓隐寓之河防。今生齿日繁，民食渐绌。臣愚以为尽兴西北之水田，辟东南之荒地，则米价自然平减。但事体至大，请先以直隶为端，行之有效，次第举行。乐利万年，庶其在此！”

十年，疏陈理财三策，言：“治天下要务，惟用人、理财两大事。承平日久，供亿浩繁，损上益下，日廑宸衷；而量入为出，似尚未筹至计。礼曰：‘财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则蠲徵平赋、恤灾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迟之又久，则一切苟且之法随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顷见台臣请定会计疏，言每年所入三千六百万，出亦三千六百万。就今日计之，所入仅供所出。就异日计之，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之仁明，国家之閒暇，而不筹一开源节流之法，为万世无弊之方，是为失时。臣等荷恩，备官台省，不能少竭涓埃，协赞远谟，是为负国。以臣之计，一曰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閒散，一曰给数年之俸饷散遣汉军，一曰改捐监之款项以充公费，三者行而后良法美意可得而举也。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丁口蕃昌，视顺治时盖一衍为十，而生计艰难，视康熙时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给於官而不已。

局於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则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筹通变者也。臣闻奉天沿边诸地，水泉肥美，请遣幹略大臣，分道经理。视可屯之处，发帑建堡墩，起屋庐，置耕牛农具，令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其次丁、馀丁力能耕者前往居住。所耕之田，即付为永业，分年扣完工本，更不升科。惟令农隙操演，数年之后皆成劲卒。逐年发往军台之人，令其分地捐赀效力，此后有原往者，令其陆续前往。此安顿满洲閒散之法也。汉军八旗已奉听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故散遣寥寥。今请不论出仕与否，概许出旗。其家现任居官者给三年俸饷，无居官者给六年俸饷。其家产许之随带，任其自便。则贫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后国帑节省无穷。即一时不能尽给，分作数年以次散遣，都统以下、章京以上各官，改补绿旗提镇将弁。此安顿汉军之法也。臣又按耗羡归公，天下之大利，亦天下之大弊也。康熙间，法制宽略，州县於地丁外私徵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釐剔。自耗羡归公，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是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经费，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强，贤且能者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故康熙间循吏多实绩可纪，而财用亦得流通。自耗羡归公，输纳比於正供，出入操於内部，地丁公费，除官吏养廉无馀剩；官吏养廉，除分给幕客家丁修脯工资，及事上接下之应酬，舆马蔬薪之繁费，亦无馀剩。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一丝一忽取公帑，有司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故曰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穷，故圣人之法必改。今耗羡归公之法势无可改，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捐监一项留充各省公用，除官俸兵饷动用正项，馀若灾伤当拯恤，孤贫当养赡，河渠水利当兴修，贫民开垦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当修治，采买仓穀价值不敷，皆於此动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如有大役大费，则督抚合全省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则移邻省而协济之。稽察属司道，核减属督抚，内部不必重加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设官分职，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惩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刘晏之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以周忱之耗米归为正项，致逋负百出，路多饥殍。大国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财者，固不如此。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

三法既行，则度支有定，经费有资，当今要务，无急於此者。伏乞皇上深留睿虑，敕公忠有识大臣，详议施行。”

寻迁兵科给事中，巡视北城。乞归侍母，孝养肫至。贫，以医自给。久之，卒。

储麟趾，字履醇，江南荆溪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进诸经讲义，援据儒先，责难陈善，辞旨醇美。十四年，考选贵州道监察御史。编修硃荃与大学士张廷玉有连，督四川学政，母死发丧缓。麟趾疏劾，语不避廷玉，高宗以是知其伉直。

尝大旱，麟趾应诏上疏，略言：“臣闻天道若持衡然。故雨旸寒燠，无时不得其平；而气化偶偏，必於亢阳伏阴示其象。然往来推行，久而必复其常者，天道之无私也。君道法天，亦若持衡然。故喜怒刑赏，无事不得其平；而意见偶偏，必於用人行政露其机。然斟酌损益，终必归於大中至正者，君德之极盛也。汉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验於人，天人相应，捷於桴鼓。春秋所以详书灾异也。’皇上至圣极明，岂复有纤芥之事足以召祲而致灾者？但愚臣蠡测管窥，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即如擢一官、点一差，往往出人意表，为拟议所不及。此则皇上意见之稍偏，而愚臣所谓圣明英断之太过者也。史臣之赞尧曰：‘乃圣乃神。’宋儒硃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夫所贵乎不测者，错综参伍，与时偕行，而非於彼於此不可思议之谓也。此虽不足上累圣德万分之一，然臣尤原皇上开诚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当，不必徒使天下惊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渐，不得不尔，则国法具在，试问诸臣行事邪正，又谁能欺皇上之洞鉴者？抑臣又闻之，唐臣韩愈曰：‘独阳为旱，独阴为水。君阳臣阴，有君无臣，是以久旱。’今皇上宵衣旰食，焦劳於法宫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备位，不闻出其谋画，上赞主德，辅宣圣化。是君劳於上，臣逸於下，天道下济而地道不能上行。其於致旱，理或宜然。臣区区之忱，原皇上虚中无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鉴空衡平之体。又於一二纯诚忧国之大臣，时赐召对，清宴之馀，资其辅益。必能时雨时风，消殄旱灾矣。”

麟趾累迁太仆寺卿，移宗人府府丞。引疾归，家居十馀年。卒，年八十二。

论曰：谏臣之益人国，最上匡君德，次则绸缪军国，洞百年之利害。若夫击邪毖患，岳岳不避权要，固亦有不易言者。高宗嗣服，虚己纳谏。一士、慎修、潮生、麟趾，其所献替，合陈善责难之谊。潮生所论理财三策尤闳远，惜不能用也。定劾许容，永檀弹鄂善，皆能举其职者。永檀乃以漏言败，异哉！

## 列传九十四

尹继善 刘於义 陈大受 张允随 陈宏谋

尹继善，字元长，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泰子。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年，迁侍讲，寻署户部郎中。上遣通政使留保等如广东按布政使官达、按察使方原瑛受赇状，以尹继善偕。鞫实，即以尹继善署按察使。六年，授内阁侍读学士，协理江南河务。是秋，署江苏巡抚，七年，真除。疏禁收漕规费，定石米费六分，半给旗丁，半给州县，使无不足，然后裁以法。平粜盈馀，非公家之利，应存县库，常平仓捐穀听民乐输，不得随漕勒徵。命如议行。又疏请崇明增设巡道，兼辖太仓、通州。并釐定永兴、牛羊、大安诸沙分防将吏。福山增隶沙船，与京口、狼山诸汛会哨。又请移按察使驻苏州，苏松道驻上海。皆从之。旋署河道总督。九年，署两江总督。十年，协办江宁将军，兼理两淮盐政。疏言：“镇江水兵驻高资港，江宁水兵驻省会，各增置将吏。狼山复设趕纟曾大船，与镇江、江宁水兵每月出巡察，庶长江数千里声势联络。”上嘉之。尹继善请清察江苏积欠田赋，上遣侍郎彭维新等助为料理，又命浙江总督李卫与其事。察出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都计积亏一千十一万，上命分别吏蚀、民欠，逐年带徵。尹继善等并议叙。又请改三江营同知为盐务道，并增设缉私将吏。

十一年，调云贵广西总督。思茅土酋刁兴国为乱，总督高其倬发兵讨之，擒兴国，馀党未解。尹继善至，谘於其倬，得翾要，檄总兵杨国华、董芳督兵深入，斩其酋三，及从乱者百馀。元江、临安悉定。分兵进攻攸乐、思茅，东道抚定攸乐三十六寨，西道攻六囤，破十五寨，降八十馀寨。疏闻，上谕曰：“剿抚名虽二事，恩威用岂两端？当抚者不妨明示优容，当剿者亦宜显施斩馘，俾知顺则利，逆则害。

今此攻心之师，即寓将来善后之举，是乃仁术也。识之！”十二年，奏定新辟苗疆诸事，请移清江镇总兵於台拱，并移设同知以下官，增兵设汛，从之。又奏云南濬土黄河，自土黄至百色，袤七百四十馀里。得旨嘉奖。寻诏广西仍隶广东总督。十三年，奏定贵州安笼等营制。贵州苗复乱，尹继善发云南兵，并徵湖广、广西兵策应。遣副将纪龙剿清平，参将哈尚德收新旧黄平二城，合兵徇重安。副将周仪等复馀庆，获苗酋罗万象等。总兵王无党、韩勋剿八寨，总兵谭行义剿镇远。又令无党合广西、湖南兵与行义会，破苗寨，斩千馀级，获苗酋阿九清等，苗乱乃定。乾隆元年，贵州别设总督，命尹继善专督云南。二年，奏豁云南军丁银万二千二百有奇。

入觐，以父尹泰老，乞留京侍养。授刑部尚书，兼管兵部。三年，丁父忧。四年，加太子少保。五年，授川陕总督。郭罗克部番复为乱，尹继善檄谕番酋执为盗者以献，事旋定。六年。奏陈郭罗克善后诸事，请设土目，打牲予号片，宽积案，撤戍兵，上皆许之。七年，丁母忧。

八年，署两江总督，协理河务。疏言：“毛城铺天然坝，高邮三坝，皆宜仍旧。”

上谕令斟酌，因时制宜。九年，卫入觐，还，上命传旨开天然坝，且曰：“卫奏河水小，坝宜开。”尹继善覆奏，略言：“卫不问河身深浅，但问河水大小，非知河者也。河浅坝开，宣流太过。湖弱不敌黄强，为害滋甚。”上卒用尹继善议。十年，实授两江总督。十二年，疏言：“阜宁、高、宝诸地圩岸分年修治，务令圩外取土，挑濬成沟，量留涵洞，使旱涝有备。凤、颍、泗三属频遭水患，河渠次第开濬，而田间圩塍实与为表里，亦陆续兴修。俟有成效，推行远近。”上谕曰：“此诚务本之图，实力为之。”

十三年，入觐，调两广，未行，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兼正蓝旗满洲都统。未几，复出署川陕总督。嗣以四川别设总督，命专督陕、甘。大学士傅恆经略金川，师经陕西，上奖尹继善料理台站、马匹诸事，调度得宜。十四年，命参赞军务，加太子太保。十五年，西藏不靖，四川总督策楞统兵入藏，命兼管川陕总督。

十六年，复调两江。十七年，尹继善以上江频被水，疏请濬宿州睢河、彭家沟，泗州谢家沟，虹县汴河上游，筑宿州符离桥，灵壁新马桥，砂礓河尾黄甿桥、翟家桥，诏如所请。罗田民马朝柱为乱，檄总兵牧光宗捕治，并亲赴天堂寨，获朝柱家属、徒党，得旨嘉奖，召诣京师。十八年，复调署陕甘总督。雍正间，开哈密蔡伯什湖屯田，乾隆初，以畀回民。贝子玉素富以屡歉收请罢。尹继善奏言：“从前开渠引水，几费经营。回民不谙耕作，频岁歉收。万亩屯田，弃之可惜。请选西安兵丁子弟，或招各卫民承种。”上韪其言。

调江南河道总督。十九年，疏言：“河水挟沙而行，停滞成滩。有滩则水射对岸，即成险工。铜、沛、邳、睢、宿、虹诸地河道多滩，宜遵圣祖谕，於曲处取直，开引河，导溜归中央，借水刷沙。河堤岁令加高，务使稳固，而青黄不接，亦寓赈於工。”诏如议行。命署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二十一年，疏请濬洪泽湖入江道，开石羊沟，引东西湾两坝所减之水，疏芒稻闸达董家沟引河，引金湾闸坝所减之水，加宽廖家沟河口，引璧虎、凤凰两桥所减之水，并濬各河道上游，修天妃、青龙、白驹诸闸，从之。实授两江总督。二十二年，疏言：“沛县地最卑，昭阳、微山诸湖环之，济、泗、汶、滕诸水奔注。请於荆山桥外增建闸坝，使湖水暢流入运。又沂水自山东南入骆马湖，出卢口入运，阻荆山桥出水。当相度堵修。”上以所言中形势，嘉之。旋与侍郎梦麟等会督疏治淮、扬、徐、海支幹各河暨高、宝各工，是冬事竟，议叙。二十五年，上命增设布政使，尹继善请分设江宁、苏州二布政使，而移安徽布政使驻安庆。二十七年，上南巡，命为御前大臣。二十九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三十年，上南巡，尹继善年七十，御书榜以赐。召入阁，兼领兵部事，充上书房总师傅。三十四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十六年，上东巡，命留京治事。四月，卒，赠太保，发帑五千治丧。令皇八子永璇奠醊，永璇，尹继善壻也。赐祭葬，谥文端。

尹继善释褐五年，即任封疆，年才三十馀。莅政明敏，遇纠纷盘错，纡徐料量，靡不妥贴。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在江南前后三十年，最久，民德之亦最深。世宗最赏李卫、鄂尔泰、田文镜，尝谕尹继善，谓当学此三人。尹继善奏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世宗不以为忤。高宗尝谓：“我朝百馀年来，满洲科目中惟鄂尔泰与尹继善为真知学者。”御制怀旧诗复及之。子庆桂，自有传。

刘於义，字喻旃，江苏武进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在翰林文誉甚著，凡有撰拟，辄称旨。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迁中允。再迁侍讲，督山西学政。三年，迁庶子，上谕以留心民事。岁饥，无积贮，奏请岁以耗羡四万於太原、平阳、潞安、大同买米贮仓，春粜秋补，上命巡抚伊都立酌量举行。四年，一岁四迁，擢仓场侍郎。仓吏积习，鬻正米以购筛飏耗米抵额。於义严出入，稽馀米定数，宿弊一清。七年，命察覈西宁军需。八年，迁吏部侍郎。命与侍郎牧可登如山东察赈，并按按察史唐绥祖劾济南知府金允彝袒邹平知县袁舜裔亏空，论如律。

九年，授直隶河道总督。奏天津截留漕粮，省津贴诸费，但给地方官耗米百之一。又奏青龙湾诸地，侍郎何国宗议建鸡心闸十四阻水，当停。并请展坝面，使无碍水道。均如议行。擢刑部尚书，仍理河务。寻署直隶总督。直隶盗犯，依律不分首从皆斩。大名劫盗十馀案，每案数十人。於义以凶器祗田具，赃物仅米穀，乃饥民借粮争夺，非盗，奏请得末减。直隶盗案视各省分首从自此始。

十年，署陕西总督。十一年，授吏部尚书，仍署总督。累疏言甘、凉为军需总汇，粮草价昂，兵饷不敷养赡。请酌借耔粮农器，於瓜州诸地开垦屯种，耕犁以马代牛，并募耕夫二百，教回民农事。又於赤金、靖逆之北湃带湖及塔兒湾筑台堡为保障，安家窝铺口别开渠供灌溉。又疏请甘、凉设马厂，牧长、牧副，视太仆寺条例，岁十一月，察马匹孳生多寡，为弁兵升降赏罚。均如所请行。十三年，命大学士查郎阿代於义领陕西总督，予於义钦差大臣关防，留肃州专筦军储。乾隆元年，奏言：“兰州浮桥始于前明，用二十四艘，两埠铁缆百二十丈。自有司递减四舟，缆仅七十丈，於是埠基砌入河心，水益湍急，冲溃屡见。请动用公帑改复原式。庶河宽水缓，以便行旅。”得旨允行。

查郎阿入觐，於义仍署陕西总督。二年，召还京。三年，查郎阿劾承办军需道沈青崖等私运侵帑，辞连於义。上遣侍郎马尔泰会查郎阿按治，於义坐夺官，并责偿麦稞价银三万馀两。甘肃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亏帑金一百六十馀万，文书散缺。

於义奉命察覈，逮任总督，部署西师往返，凡四年，屯田筑堡，安集流移，输送军粮战马，其劳最多。以簿领过繁，得过亦由此。

五年，起署直隶布政使。七年，授福建巡抚，疏请裁减闽盐课外加派。漳州民陈作谋、台湾民王永兴等谋为乱，遣将吏捕治。八年，调山西，召补户部尚书。九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御史柴潮生请修治直隶水利，命同直隶总督高斌勘察。议濬檿牛河；开白沟河支流，西淀亦开支河，东淀河道裁湾取直，子牙河疏河口，筑堤界，别清浑；疏凤河；濬塌河淀；引唐河入保定河；濬正定诸泉，引以溉田；并修复营田旧渠闸。是为初次应举各工。十年，署直隶总督，加太子太保。是冬，报初次工竟。复议还乡河裁湾取直，筑运蓟河西堤；挑张青口支河、新安新河；拓广利渠，望都至安肃开沟；并裁永定河兜湾。是为二次应举各工。引塌河淀涨水入蓟运河；疏天津贾家口、静海芦北口诸河；及庆云马颊河、盐山宣惠河。是为三次应举各工。又令署直隶河道总督，疏请减庆云赋额。上命减地丁十之三，著为令。

十二年夏，报二、三次工竟。召还。

十三年二月，奏事养心殿，跪久致仆，遽卒。赐祭葬，谥文恪。

陈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阳人。幼沉敏，初授内则，即退习其仪。既长，家贫，躬耕山麓。同舍渔者夜出捕鱼，为候门，读书不辍。雍正十一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编修。二年，大考翰詹诸臣，日午，上御座以待。大受卷先奏，列第一，超擢侍读。五迁吏部侍郎。四年，授安徽巡抚。初视事，决疑狱，老吏骇其精敏。庐、凤、颍诸府时多盗，有司多讳匿，大受定限严缉，月获盗五十辈，得旨褒美。淮南、北洊饥，发仓穀赈之。穀且尽，继以麦。又告粜江南、广东，且发且储。时频岁饥民掠米麦以食，有司以盗论。哀其情，奏原六十馀人。麦熟，禁鵕麹造酒及大商囤积。又以高阜斜陂不宜稻麦。福建安溪有旱稻名畬粟，不须溉灌，前总督郝玉麟得其种，教民试艺有获。因令有司多购，分给各州县，俾民因地种植。

事闻，上谕曰：“诸凡如此留心，甚慰朕怀。”

是年，调江苏，疏请饬粮道较定各州县漕斛，及先冬令民搜蝻子。屡谕嘉奖，并以搜蝻子法令直隶总督高斌仿行。常州、镇江、太仓三府州被水灾，发仓治赈。

江南旧多借堰圩塘，或有久废者，被水后尤多溃败，工钜费重，民力不能胜。大受出官粟借之，召民兴筑，计时而成。於江浦缮三合、永丰、北城诸圩，於句容复郭西塘黄堰，苏州、太仓疏刘家河，灌溉潴泄，诸工毕举。七年秋，黄河决古沟、石林，高、宝、兴、泰、徐诸州县罹其患，大受驰视以闻。上命截漕米协济，大受乃命多具舟，候水至分载四出，舳舻数百里，一日而遍。丹阳运河口藉湖水灌输，淤沙需疏濬，大受奏定六年大修，每年小修。后高宗南巡，御制反李白丁都护歌曰：“岂无疏濬方，天工在人补。轮年大小修，往来通商贾。”盖嘉其奏定岁修法利於漕运也。

十年，有旨蠲明年天下钱粮，大受疏请核准漕项科则，晓谕周知；汇覈地丁耗羡，同漕项并完；酌定业户减租分数，通饬遵行。得旨嘉奖。户部议禁商人贮米，大受谓：“商人贮米，得少利即散，贮不过一岁，民且利焉。请弛禁便。”又言：“城工核减，意在节用。用省而工恶，再修且倍之。”上皆韪其言。常州俗好佛，家设静堂，自立名教。江宁、松江、太仓渐染其习。大受疏请饬有司防禁，移佛入庙；堂内人田屋产，量为处置。上谕曰：“此等事须实力，不可欲速。不然，则所谓好事不如无也。”

十一年，加太子少保，调福建。十二年，疏言：“近海商民，例许往暹罗造船贩米。内渡时若有船无米，应倍税示罚。”部议从之。疏言：“巡台御史巡南北二路，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具厨传犒赏，往往滥准词讼。又於额设胥役外，俾奸民注籍，恃符生事。”上命自乾隆五年起，巡台御史均下部严议。又疏言：“台湾番民生业艰难，向汉民重息称贷。子女田产，每被盘折。请拨台穀二万石分贮诸罗、彰化、淡水诸县，视凤山例接济。其不原借者听。”报可。台湾民、番杂处，土音非译不通。有奸民杀人贿通事，移坐番罪，疑之，再鞫，竟得白。或言海上有岛十四，为田万馀亩，可开垦，前政以入告。大受以岛地久在禁令，一旦开禁，聚人既多，生奸尤易。设兵弹压，为费弥甚，利不敌害，辄奏罢之。召授兵部尚书。

十三年，调吏部，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十四年，金川平，晋太子太傅。秋，署直隶总督。十五年，授两广总督。陛辞请训，上曰：“汝直军机处两年，万几之事，皆所目击，即朕训也。何赘辞？惟中外一心足矣。”寻命协理粤海关。两粤去京师远，吏媮民哤，大受以猛治之，举劾不法吏，政令大行。十六年，以病乞解任，温诏慰留。未几，卒，赐祭葬，谥文肃，祀贤良祠。

大受眉目皆上起，丰髯有威。清节推海内。以微时极贫，禄不逮亲养，自奉如布衣时。子辉祖，自有传。

张允随，字觐臣，汉军镶黄旗人。祖一魁，福建邵武知府，有政绩，祀名宦。

允随入赀为光禄寺典簿，迁江南宁国同知，擢云南楚雄知府。雍正元年，调广南。

丁母忧，总督鄂尔泰等请留司铜厂。二年，授曲靖知府，擢粮储道。鄂尔泰复荐可大任，上召入见。五年，擢按察使。未几，迁布政使。云南产铜供铸钱，宝源、宝泉二局需铜急，责委员领帑采洋铜，洋铜不时至。允随综铜厂事，察知旧厂产尚富，增其值。民乐於开采，旧厂复盛。又开大龙、汤丹诸新厂，岁得铜八九百万斤供用。

乃停采洋铜，国帑省，官累亦除。八年，调贵州。未几，授云南巡抚。允随官云南久，熟知郡国利病，山川险要，苗、夷情状。十一年，思茅土酋刁兴国纠徼外苦葱蛮等为乱，蔓延数州县。允随与总督高其倬遣兵讨之，思茅围解。乱苗遁攸乐，知县章纶以事诣会城，至蟃蜯村，遇寇死。允随趣兵进，擒兴国。馀众走临安，复击破之。允随疏以镇沅、思乐府县皆新改土为流，请立学，设教职，定学额。又疏以云南各府州或兵少米多，请以额徵秋米石折银一两；或兵多米少，请以额徵条银两收米一石。十二年，疏请於广西府开炉鼓铸。皆下部议行。十三年，疏报蒙化垦田二十六顷有奇。

乾隆二年，署云南总督。疏言：“云南水利与他省不同，水自山出，势若建瓴。

大率水高田低，自上而下，当濬沟渠，使盘旋曲折，承以木枧、石槽，引使溉田。

偶有田高水低，则宜车戽。又或雨后水急，则宜塘蓄。低道小港水阻恐傍溢，则宜疏水口使得暢流。山多沙碛，水发嫌迅激，则宜筑堤埝，俾护田亩。臣令有司勘修，工小，令於农隙按田出夫，督率兴作；工稍大者，出夫外，应需工料，令集士民公议需费多寡。有田用水者，按田定银数，借库帑兴工。工毕，分年还款。工大非民力能胜，详情覆勘，以官庄变价，留充工费。”报闻。

三年，请停铸钱运京。是冬，入觐。四年，正岁，上宴廷臣，赋柏梁体诗，允随与焉。五年，疏言：“云南盐不敷民食，安宁得洪源井，试煎，年获二十一万馀斤。丽江得老姆井，试煎，年获十八万馀斤。分地行销，定为年额。”上奖为有益之事。署贵州总督。六年，广东妖民黄顺等遁匿贵州境，有司捕得奏闻。上谕曰：“汝不以五日京兆自居，尽心治事可嘉。”

复署云南总督。兵部议各省有增设兵额，量加裁减。允随奏：“云南昭通、普洱二镇有增设兵额，地处边要，未可裁减。惟有通覈合省标、镇、营、协，按额均减，分计则兵裁无几，合计则饷省已多。标、镇、营、协应裁兵一千一百六十，先裁馀丁四百四十八。馀俟缺出停补。”从之。允随请濬金沙江，上命都统新柱、四川总督尹继善会勘。疏言：“金沙江发源西域，入云南，经丽江、鹤庆、永北、姚安、武定、东川、昭通七府，至叙州入川江。东川府以下，南岸隶云南，北岸隶四川。营汛分布，田庐相望。至大井坝以上，南岸尚有田庐，北岸皆高山。山后沙马、阿都两土司地，从前舟楫所不至。自乌蒙改流设镇，云南兵米，每岁籴自四川，皆自叙州新开滩至永嘉黄草坪五百八十里，溯流而上。更上自黄草坪至金沙厂六十里，商舶往来。臣等相度，内有大汉漕、凹崖、三腔、锣锅耳诸滩险恶，应行修理。更上自金沙厂至滥田坝二百二十七里，十二滩，滥田坝最险，次则小溜筒。臣等相度开凿子河。更上自双佛滩至蜈蚣岭，十五滩相接，石巨工艰。臣等令改修陆路，以避其险。云南地处极边，民无盖藏，设遇水旱，米价增昂。今开通川道，有备无患。”

上谕曰：“既可开通，妥协为之，以成此善举。”允随主办其役，计程千三百馀里，费帑十馀万，经年而工成。

八年，疏言：“大理洱海发源鹤庆沵沮河，至大理，合苍山十八溪，汇而成海。

下自波罗甸出天生桥，趋澜沧江。海袤百二十里，广二十馀里；而天生桥海口宽不及丈，每致倒流，淹浸滨海民田。臣饬将海口疏治宽深，自波罗甸下达天生桥，分段开濬，叠石为堤，外栽茨柳，为近水州县袪漫溢之患。海口涸出田万馀亩，令附近居民承垦，即责垦户五年一大修，按田出夫，合力疏濬。”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九年，疏报东川阿坝租得铜矿，试煎，月得铜四万馀斤。十年，加太子少保。

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倮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馀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

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诸疏上，并嘉奖。十五年，入觐，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十六年，卒，赐祭葬，谥文和。

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为诸生，即留心时事，闻有邸报至，必借观之。

自题座右，谓“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为世人不能作之事。”雍正元年恩科，世所谓春乡秋会。宏谋举乡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四年，授吏部郎中。

七年，考选浙江道御史，仍兼郎中。监生旧有考职，多以人代。世宗知其弊，令自首，而州县吏藉察访为民扰。宏谋疏请禁将来，宽既往。召见，徵诘再三，申论甚晰，乃允其奏，以是知其能。授扬州知府，仍带御史衔，得便宜奏事。丁父忧，上官留之，辞，不许。迁江南驿盐道，仍带御史衔，摄安徽布政使。又丁母忧，命留任，因乞假归葬。

十一年，擢云南布政使。初，广西巡抚金鉷奏令废员垦田报部，以额税抵银得复官，报垦三十馀万亩。宏谋奏言：“此曹急於复官，止就各州县求有馀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田不增而赋日重，民甚病之，请罢前例。”上命云南广西总督尹继善察实，尹继善请将虚垦地亩冒领工本覈实追缴。乾隆元年，部议再敕两广总督鄂弥达会鉷详勘。宏谋劾鉷欺公累民，开捐报垦不下二十馀万亩，实未垦成一亩，请尽数豁除。时鉷内迁刑部侍郎，具疏辨。上命鄂弥达会巡抚杨超曾确勘。二年，宏谋复密疏极论其事。高宗责“宏谋不待议覆，又为是渎奏。粤人屡陈粤事，恐启乡绅挟持朝议之渐”。交部议，降调。寻鄂弥达等会奏，报垦田亩多不实，请分别减豁。鉷下下降黜有差。

三年，授宏谋直隶天津道。五年，迁江苏按察使。六年，迁江宁布政使，甫到官，擢甘肃巡抚，未行，调江西。九年，调陕西。十一年，复调回江西。寻又调湖北。十二年，川陕总督庆复劾宏谋在陕西爱憎任情，好自作聪明，不持政体。部议夺官，上命留任。未几，复调陕西。上谕曰：“此汝驾轻就熟之地，当秉公持重，毋立异，毋沽名。能去此结习，尚可造就也。”署陕甘总督。十五年，加兵部侍郎。

其冬，河决阳武。调河南巡抚。十七年，调福建。十九年，复调陕西。二十年，调甘肃。再调湖南，疏劾布政使杨灝侵扣穀价。上嘉其不瞻徇，论氵颢罪如律。二十一年，又调陕西。

二十二年，调江苏。入觐，上询及各省水灾，奏言皆因上游为众水所汇，而下游无所归宿，当通局筹办。上以所言中肯綮，命自河南赴江苏循途察勘。十二月，迁两广总督，谕曰：“宏谋籍广西，但久任封疆，朕所深信。且总督节制两省，专驻广东，不必回避。”二十三年，命以总督衔仍管江苏巡抚，加太子少傅。二十四年，坐督两广时请增拨盐商帑本，上责“宏谋巿恩沽名，痼习未改”。下部议夺官，命仍留任。又以督属捕蝗不力，夺总督衔，仍留巡抚任。二十六年，又以失察浒墅关侵渔舞弊，议罢任，诏原之，谕责“宏谋模棱之习，一成不变”。调抚湖南。二十八年，迁兵部尚书，署湖广总督，仍兼巡抚。召入京，授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宏谋外任三十馀年，历行省十有二，历任二十有一。莅官无久暂，必究人心风俗之得失，及民间利病当兴革者，分条钩考，次第举行。诸州县村庄河道，绘图悬於壁，环复审视，兴作皆就理。察吏甚严，然所劾必择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使足怵众而止。学以不欺为本，与人言政，辄引之於学，谓：“仕即学也，尽吾心焉而已。”

故所施各当，人咸安之。

在扬州值水灾，奏请遣送饥民回籍，官给口粮，得补入赈册，报可。盐政令淮商於税额外岁输银助国用，自雍正元年始，积数千万，率以空数报部。及部檄移取，始追徵，实阴亏正课，宏谋奏停之。

在云南，方用兵倮夷，运粮苦道远，改转搬递运，民便之。增铜厂工本，听民得鬻馀铜，民争趋之。更凿新矿，铜日盛，遂罢购洋铜。立义学七百馀所，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大学衍义，分布各属。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

在天津，屡乘小舟咨访水利，得放淤法，水涨挟沙行，导之从堤左入、是右出。如是者数四，沙沉土高，沧、景诸州悉成沃壤。按察江苏，设弭盗之法，重诬良之令，严禁淹亲柩及火葬者。

在江西，岁饥，告籴於湖广。发帑缮城垣，筑堰埭，修圩堤闸坝，以工代赈。

南昌城南罗丝港为赣水所趋，善冲突，建石堤捍之。左蠡硃矶当众水之冲，亦筑堤百丈，水患以平。又以钱贵，奏请俟云南铜解京过九江，留五十五万五千斤，开炉鼓铸；并以旧设炉六，请增炉四：诏并许之。又以仓储多亏缺，请令民捐监，於本省收穀，以一年为限。限满，上命再收一年。又以民俗尚气好讦讼，请令各道按行所属州县，察有司，自理词讼，毋使延阁滋累。上命实力督率，毋徒为具文。

在陕西，募江、浙善育蚕者导民蚕，久之利渐著。高原恆苦旱，劝民种山薯及杂树，凿井二万八千有奇，造水车，教民用以灌溉。陕西无水道，惟商州龙驹寨通汉江，滩险仅行小舟。宏谋令疏凿，行旅便之。又以陕西各属常平仓多空廒，亦令以捐监纳穀。并请开炉铸钱，如江西例。户部拨运洋铜，铸罄，采云南铜应用，钱价以平。请修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太公陵墓，即以陵墓外馀地召租得息，岁葺治。皆下部议行。

在河南，请修太行堤。又以归德地洼下，议疏商丘丰乐河、古宋河，夏邑响河，永城巴沟河，民力不胜，请发帑濬治。

既至福建，岁歉米贵，内地仰食台湾，而商舶载米有定额，奏弛其禁以便民。

又疏言福建民嚣竞多讼，立限月为稽覈，以已未结案件多寡，课州县吏勤惰。又言福建地狭民稠，多出海为商，年久例不准回籍。请令察实内地良民或已死而妻妾子女原还里者，不论年例，许其回籍，从之。

在湖南，禁洞庭滨湖民壅水为田，以宽湖流，使水不为患，岁大熟。江南灾，奏运仓穀二十万石济之，仍买民穀还仓。

再至陕西，闻甘肃军需缺钱，拨局钱二百万贯济饷，上嘉其得大臣任事体。疏请兴关外水利，濬赤金、靖逆、柳沟、安西、沙州诸地泉源，上命后政议行。又以准噶尔既内附，请定互巿地，以茶易马充军用，诏从之。

其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开通淤浅，俾暢流入海。督民治沟洫，引水由支达幹，时其蓄泄。徐、海诸州多弃地，遇雨辄淫溢，课民开沟，即以土筑圩，多设涵洞为旱潦备；低地则令种芦苇，薄其赋。其在江苏，尤专意水利，疏丁家沟，展金湾坝，濬徐六泾白茆口，泄太湖水，筑崇明土塘御海潮，开各属城河。又疏言：“苏州向设普济、育婴、广仁、锡类诸堂，收养茕独老病，并及弃婴。请将通州、崇明滨海淤滩，除附近民业著听升科，馀拨入堂。又通州、崇明界新涨玉心洲，两地民互争，请并拨入，以息争竞。”上谕曰：“不但一举而数善备，汝亦因此得名也。”

及督湖广，疏言：“洞庭湖滨居民多筑围垦田，与水争地，请多掘水口，使私围尽成废壤，自不敢再筑。”上谕曰：“宏谋此举，不为煦妪小惠，得封疆之体。”

逮入长吏部，疏言：“文武官弁，均有捕盗之责。乃州县捕役，平时豢盗，营兵捕得，就谳时任其狡展，或且为之开脱。嗣后应令原获营员会讯。”上嘉其所见切中事理。又疏言：“河工办料，应令管河各道亲验加结。失事例应文武分偿，而参游例不及，应酌改画一。”下河督议行。又言：“匿名揭帖，循例当抵罪，所告款内有无虚实，仍应按治。则宵小不得逞奸，有司亦知所警。”上亦韪之。

二十九年，命协办大学士。三十二年，授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三十四年，以病请告，迭谕慰留。三十六年春，病甚，允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赐御用冠服，命其孙刑部主事兰森侍归。诏所经处有司在二十里内料理护行。上东巡，觐天津行在，赐诗宠其行。六月，行至兗州韩庄，卒於舟次，年七十六。命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恭。

宏谋早岁刻苦自励，治宋五子之学，宗薛瑄、高攀龙，内行修饬。及入仕，本所学以为设施。莅政必计久远，规模宏大，措置审详。尝言：“是非度之於己，毁誉听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数。”辑古今嘉言懿行，为五种遗规，尚名教，厚风俗，亲切而详备。奏疏文檄，亦多为世所诵。曾孙继昌，字莲史。嘉庆二十四年乡试，二十五年会试、廷试，俱第一，授修撰。历官至江西布政使。

论曰：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恆若有馀；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於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吏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与江南之怀尹继善、陈宏谋略相等，懿哉！

## 列传九十五

那苏图 杨超曾 徐士林邵基 王师 尹会一 王恕方显 子桂 冯光裕 杨锡绂 潘思榘 胡宝瑔

那苏图，戴佳氏，字羲文，满洲镶黄旗人。康熙五十年，袭拖沙喇哈番世职，授蓝翎侍卫。雍正初，四迁兵部侍郎。四年，出为黑龙江将军。八年，调奉天将军。

乾隆元年，擢兵部尚书。二年，调刑部，授两江总督。协办吏部尚书顾琮请江、浙沿海设塘堡，复卫所，下督抚详议。三年，那苏图奏：“明沿海卫、所武事废弛，我朝裁卫改营，江南有金山、柘林、青村、南汇、川沙、吴淞、刘河诸营，提督驻松江控制。崇明、狼山二镇对峙海口，塘汛声势连络，无庸复设卫、所。濒海砲台，应改建者一，华亭漴缺墩；应增建者二：柘林南门，福山挑山嘴；应移建者一，吴淞王家嘴；应修者一，刘河北七丫口。”并请改旧制，撤墙设垛，置木盖，留贮药之屋；并请城茜泾，设兵崇明西南二条监河、顾四房沟、堂沙头港诸地。下部议行。

江南旱，上命拨福建仓穀三十万石治赈。那苏图奏言：“江、广诸省买米，次第运至，无灾州县，本年漕粮全数截留，两江不患无米。福建海疆重地，且不产米，请留十万石分拨灾区，以二十万石运还福建。”上嘉其得封疆大臣之度。四年，诏免两江地丁钱粮。奏言：“向例蠲免不分贫富，但富户遇歉，未伤元气；贫民素乏盖藏，多免一分，即受一分之惠。请以各州县实徵册为据，额根五钱以下者全蠲，五钱以上者酌量蠲免，五两以上者无庸议蠲。”上谕曰：“卿能如此酌议，如此担当，诚为可嘉。古人云‘有治人无治法’，当访察胥役，毋令因事扰民，则全美矣。”

以忧去。

五年，授刑部尚书。旋出署湖广总督。六年，调两江。七年，调闽浙。疏裁阖省盐场浮费，场员受年节规礼，以不枉法赃论罪。八年，疏言：“温、台二洋，渔船汛兵，向有陋规。总督李卫奏改涂税，稽曾筠又请减半徵收。渔船出洋，海关徵樑头税，有司徵渔课，不当复加涂税。”命永远革除。九年，疏言：“台湾孤悬海外，漳、泉、潮、惠流民聚居，巡台御史熊学鹏议令开荒。臣思旷土久封，遽行召垦，恐匪徒滋事，已令中止。”报闻。

旋调两广。十年，条奏：“两广盐政，请以商欠盐价羡馀分年带徵。商已承替，令承替者偿；官或侵渔，令侵渔者偿。埠商占引地，逋成本，斥逐另募。盐课外加二五加一，并属私派，悉行禁革。”又调直隶。十一年，条奏八旗屯田章程。十二年，上东巡，那苏图从至通州，赉白金万。条奏稽察山海关诸事，并如所奏议行。

加太子少傅。十三年，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仍留总督任。那苏图请赴金川军前佐班第治事，上不许。十四年，命暂署河道总督。卒，赐祭葬，谥恪勤。

杨超曾，字孟班，湖南武陵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四年，直南书房。时湖南北甫分闱，命充湖北乡试考官。旋督陕西学政。再迁左庶子。六年，疏陈：“镇安、山阳、商南、平利、紫阳、石泉、白河诸县士风衰落，西安、汉中各属冒考，号为寄籍，诸弊丛生。请就本籍量取，宁缺无滥。并改寄籍者归本籍，廪增俱作附生。”议行。调顺天学政。迁侍读学士。九年，擢奉天府尹。

疏言：“奉天各属科派多於正供，造册有费，考试有费，修廨宇、治保甲有费。长官取之州县，州县取之民间，衙蠹里胥，指一派十，婴害尤剧。已严檄所属檄鑱石禁。”上韪之，下其奏永为例。十年，疏言：“秋收稍歉，明春米穀势必腾贵，请停商运。”下部议行。十一年，疏言：“州县所收加一耗羡，自锦州、宁远外，俱留充州县养廉。府尹以下养廉，以中江等税羡支给。”部议即以是年始，著为令。

内务府准御史八十条奏，增锦州庄头百户拨民种退圈地亩。超曾奏：“地给民种，立业已久。今增庄头百户，户给六百五十晌，晌六亩，都计三十九万亩。民间万户，无地可耕，一时断难安辑。且正值春耕，清丈动需时日，旧户新庄俱不能播种，本年赋必两悬。请缓俟秋收查丈。”事遂寝。迁仓场侍郎。十二年，擢刑部额外侍郎，仍督仓场如故。旋授刑部侍郎。

乾隆元年，署广西巡抚，二年，实授。疏请豁除桂林等府县各墟及贺县花麻地租杂税。初，巡抚金鉷奏令废员官生垦荒报捐，有司因以为利，搜民间有馀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疏陈其弊，下总督鄂弥达及超曾覈覆。会疏陈捐垦不实田亩、应减应豁及官生短给工本诸事，上命豁加赋虚田凡数万亩，鉷及布政使张钺皆夺官。三年，召授兵部尚书。

五年夏，署两江总督。秋，授吏部尚书，仍署总督。疏劾江西巡抚岳濬及知府董文伟、刘永锡徇情纳贿，遣侍郎阿里衮会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按治，濬等坐谴。六年，疏请裁太通道、扬州盐务道，以通州隶常镇道辖，馀如旧，可其奏。兼署安徽巡抚。秋，大风雨，滨江、海诸州县皆被水。超曾令先以本州县所存银米抚恤，并发司库银八万、未被水诸州县仓米十万，赈上江各州县；又发司库银十万、各县穀百馀万，赈下江各州县。疏入，上谕曰：“料理赈恤，颇为得宜。当以至诚恻怛为之，庶可稍救灾黎也。”通州盐河亦以水发辍工，督治水利大理寺卿汪漋、副都御史德尔敏令开唐家闸泄水。民虑淹及麦田，纷集欲罢巿。侍郎杨嗣璟疏劾，命超曾按其事。超曾奏：“民无挟制阻挠情状，似可无事深究。”上从之。复疏荐江苏巡抚徐士林处己俭约，安徽巡抚陈大受虚中无滞，江西巡抚包括性情和平，惟吏玩民刁，鲜所整顿。上谕曰：“此至当至公之论，与朕见同也。”寻内召视部事，以父忧归，籍丧次。病作，七年，卒，赐祭葬，谥文敏。

徐士林，字式儒，山东文登人。父农也，士林幼闻邻塾读书声，慕之，跪母前曰：“原送兒入塾。”乃奋志励学。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雍正五年，授江南安庆知府。十年，擢江苏按察使。坐在安庆失察私铸，左迁福建汀漳道。漳州俗好斗，杀人，捕之，辄聚众据山拒。或请用兵，士林不可。

命壮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尽，遣人深入，好语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队出。伏其仇於旁，仇举为首者，擒以徇，众惊散。自此捕杀人者，无敢据山拒。

乾隆元年，迁河南布政使。以父病乞归侍，旋居父丧。命署江苏布政使，士林以母病、父未葬，辞。四年，命以布政使护江苏巡抚，复奏母病笃不能行。是年夏，诣京师，高宗召对，问：“道所经山东、直隶，麦收若何？”曰：“旱且萎。”问：“得雨如何？”曰：“虽雨无益。”问：“何以用人？”曰：“工献纳者，虽敏非才；昧是非者，虽廉实蠹。”上深然之。真除江苏布政使。五年，湖广遣山东流民还里，道经江南，恃其众扰民。士林疏言：“真确灾民，或有田可耕，或无田而佃，素皆力穑。时值春融，自当资送复业。至若游惰无业，漂泊日久，彼固非能耕之人，亦不尽被灾之民，应请停资送。或谓无籍穷民，恐流而为匪，终年搜查递送不得休。

臣未闻不为匪於本籍，独为匪於邻封者；亦未闻真为匪者递回本籍，即能务本力田而不复潜至邻封者也。安分则抚之，犯法则惩之，在地方官处置得宜而已。”上是其言，下九卿议行。

秋，授江苏巡抚。湖北巡抚崔纪以湖广食淮盐，自雍正元年定值，递年加增，为民累，疏请核减，命士林会盐政准泰核议。士林奏：“盐为民食所资，贵固累民，贱亦累商。今确核成本，每引贱价以五两三钱馀为率，贵价以五两七钱馀为率。商人计子母，若令按本出售，恐商力日绌，转运不前，民亦所未便。请每引酌给馀息二三钱。”疏下户部议，成本如所定，至馀息已在成本内，无庸酌给。士林奏：“商人牟利，运盐不时至，巿值即因之而长。盐政三保原议每引贱至六两三钱馀，贵至六两五钱馀，是实有馀息。今臣所议已将馀息减除，仅加息二三钱。计售於民，每斤增不过以毫计，利已至薄。祗以商本饶裕，常年通算，积少成多。今不给馀息，商情必生退阻。倘汉口运盐不继，恐淮商困而楚民亦病也。”上特从之。是岁徐、海水灾，士林疏请治赈。六年春，复疏请酌借贫民穀麦。沛县灾最重，请发籓库馀平银籴米续赈。别疏言：“江苏社穀积贮无多，去年秋成，惟徐、海被灾，馀俱丰稔。臣饬诸州县劝捐十馀万石，仍戒勿强派，勿限数，勿差役滋扰。”上深嘉之。

寻以病请告，温旨慰留，遣医诊视。又疏言：“淮北被水，二麦无收，急宜抚恤。

臣不敢泥成例，已先饬发库帑赈济，俟察实成灾分数具题。”上谕曰：“如此料理，甚副朕视民如伤之念。”

及秋，病益甚，疏请乞假，且言：“母年八十三，未能迎养，暌违两载，寝食靡宁。”上允之。行至淮安，卒。遗疏入，上谕曰：“士林忠孝性成，以母老远离，不受妻孥之养，鞠躬尽瘁，遂致沉疴。及得假后，力疾旋里，以图侍母。临终无一语及私，劝朕以忧盛危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此等良臣，方资倚任。乃今溘逝，朕实切切含悲不能自已者也！”命祀京师贤良祠，赐祭葬。遗疏言：“故父之淮，母鞠氏，孝养祖父母，侍病二十馀年，历久不懈。恳赐表扬。”命予旌如例。

士林善治狱。为巡抚，守令来谒，辄具狱命拟判，每诫之曰：“深文伤和，姑息养奸。夫律例犹本草，其情事万端，如病者之经络虚实，不善用药者杀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凡谳定必先摘大略牌示，始发缮文册，吏不得因缘为奸。日治官文书，至夜坐白木榻，一灯荧然，手批目览，虽除夕、元辰弗辍。爱民忧国，惟日不足。江南民尤德之。九年，请祀苏州名宦祠。鄞县邵基、临汾王师与士林先后抚江苏，有清名。

基，字学阯。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三年，授编修。考选福建道御史。巡中城，止司坊官馈遗商巿月椿钱，釐积案，奸宄惕息。巡直隶顺德、大名、广平三府，以廉勤饬使事。迁户科给事中，命在上书房行走。四迁国子监祭酒，立教术五条，勉生徒以正学。历右通政、左佥都御史，并仍兼祭酒。十二年，迁右副都御史，擢吏部侍郎。疏言：“强梗属员，以上官将予参劾，辄先发制人。往往参本未到，揭帖已至。质讯虚诬，按律治罪，上官已被其累。请嗣后上官恃势，属员受屈，仍许直揭部科；其有诬揭者，於本罪外加重科断。”议行。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乾隆元年，充博学鸿词阅卷官。出为江苏巡抚。二年，疏言：“江苏各属，江、海交错，全资水利。运道、官河及湖海钜工，自当发帑官修。其支河汊港，蓄水灌田，向皆民力疏濬。近悉请官帑，似非执中无弊。请将运河及江、河、湖、海专资通泄之处，仍发库帑估修；其馀河港圩岸，令有司劝民以时疏濬修筑，庶公私两益。”

下部议，从之。时以治赈收捐，基疏争，略言：“天下传皇上新政，首罢捐例。今为乐善好施之例，是开捐而巧更其名也。周官荒政十二，未闻乞灵于赀郎。”上命停止，户部持不可，卒行之。上以基题补按察使戴永椿，知府王乔林、石杰皆同乡，道员李梅宾、卢见曾皆同年，不知避嫌，严旨诘责。基旋卒。子铎，官检讨，早卒。

孙洪，赐举人，官至礼部侍郎，亦有清名。

师，字贞甫。雍正八年进士，以知县发直隶。十一年，授元城知县。王胜甿芜田数百亩，岁有徵，请除其累。导民树蓺，沙壤成沃，岁祲不待请而赈。调清苑，迁冀州知州。州民被诬为杀人，已定谳，民所聘女誓同死。廉得实，覆鞫，雪其枉，俾完娶。累迁清河道，从大学士高斌等规画直隶水利，周历保定、河间、天津、正定诸地，所擘画多被采用。擢直隶按察使。乾隆十一年，迁浙江布政使，调江苏，巡抚安宁劾，解任。又以按察使任内失察邪教，降补天津道。再授浙江布政使。十五年，擢江苏巡抚，免沛县昭阳湖淹地老荒麻地徵课。寻卒。子亶望，自有传。

尹会一，字元孚，直隶博野人。雍正二年进士，分工部学习，授主事，迁员外郎。五年，出为襄阳知府。汉水暴涨，坏护城石堤。会一督修建，分植巡功，民忘其劳。创八蜡庙，表诸葛亮所居山，复为茅庐其上。署荆州，石首饥民聚众，扬言将劫仓穀。会一单骑往谕，系其强悍者，发仓穀次第散予之，众悦服。九年，调江南扬州知府，濬新旧城巿河通舟楫，濬城西蜀冈下河灌田畴。十一年，迁两淮盐运使。新安定书院，士兴於学。高宗即位，就加佥都御史衔，擢两淮盐政。

乾隆二年，入觐，命署广东巡抚，以母老辞。调署河南巡抚。河南方闵雨，疏请缓徵，并发仓平粜，不拘存七粜三旧例，视缓急为多寡，上从之。寻疏言：“力田贵乘天时。河南民时宜播种，尚未举耜；时宜耘耔，始行播种。臣拟分析种植先后，刊谕老农，督率劝勉。如工本不敷，许借仓穀，秋后补还。北方地阔，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馀亩，力散工薄。臣劝谕田主，授田以三十亩为率。分多种之田给无田之人，则游民亦少。河南多咸硷沙地，犁去三尺，则咸少而润泽。臣责成乡保就隙地植所宜木，则地无旷土。河南产木棉，而商贾贩於江南，民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拟动公项制造给领。广劝妇女，互相仿效。”上谕之曰：“酌量而行，不可欲速，不可终怠。若民不乐从，尤不可绳以法也。”旋命实授。三年，上以河南岁稔，敕筹备仓穀。会一疏言：“河南岁丰，直隶、江南岁歉，商贩纷集，米价日昂。臣饬有司，本地价高，於邻县买补；邻县价高，报明不敷银，在各属盈馀款内均拨。河南民食麦为上，高粱、荞麦、豆次之。臣并令参酌籴贮，来春先侭粜借。”

上嘉之。

四年，黄河、沁水共涨，濒河四十七州县成灾。会一定赈恤规条十六，无食者予一月之粮，无居者予葺屋之资，缓徵减粜，留漕运贷仓米，米不足，移他郡之粟助之，富民周济；并假馀屋以栖贫窭，建棚舍，安流亡，免米税，兴工代赈，种蔓菁助民食，助耔种，施药饵，延诸生稽察；又令离乡求食者，有司随在廪给，开以作业，俟改岁东作资送还乡。御史宫焕文劾会一本年报盗百六十馀案，秋审招册驳改至三十馀案，疲玩贻误，上以会一忠厚谨慎，非有心误公，召授左副都御史。疏陈：“人主一言，天下属耳目。今方甄别年老不胜任之员，而饶州知府张锺以年老改部属，旬日间前后顿殊，群下无所法守。”上嘉纳之。

会一母年七十馀，疏请终养。上知会一孝母，母李先以节孝旌，有贤名，赐诗褒之。会一在官有善政，必归美於母。家居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谓皆出母意。

母卒，会一年已逾五十，居丧一遵古礼。十一年，服阕，召授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

十二年，上敕各省学政按试时，以御纂四经取与旧说别异处发问，答不失指者，童入学，生补廪。会一请令生童册报考试经解，别期发问，不在册报者，不概补经解。下部议行。会一以江南文胜，风以质行。尝谒东林道南祠，刻小学颁示士子。

处士是镜庐墓隐舜山，亲访之，荐於朝。侍郎方苞屏居清凉山，徒步造访，执弟子礼。校文详慎，士林悦服。十三年，转吏部，仍留学政任。力疾按试，至松江，卒。

遗疏请任贤纳谏。巡抚雅尔哈善奏准入名宦祠。

子嘉铨，自举人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授山东济东道，再仙甘肃布政使。改大理寺卿，休致。乾隆四十六年，上巡幸保定，嘉铨遣其子赍奏，为会一乞谥；又请以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会一从祀孔子庙。上责其谬妄，逮至京师亲鞫之，坐极刑，改绞死。上以嘉铨自著年谱，载与刑部签商缓决，并称大学士为“相国”，又编本朝名臣言行录，屡降旨深斥之。

王恕，字中安，四川铜梁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吏部以员外郎缺员，请以庶吉士拣补，恕与焉。旋自员外郎迁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转兵科给事中。出为江南江安粮道，再迁广东布政使。乾隆五年，署福建巡抚。上谕之曰：“勉力务实，勿粉饰外观。封疆大吏不可徒自立无过之地，遂谓可保禄全身也。”旋奏：“臣到任数月，官方民俗，积储兵防，已得其大略。漳、泉素刁悍，已严谕有司勤为听断，力行整刷。民俗尚华靡，督臣德沛以俭朴化民，臣更当倡导为助。合省常平仓穀，至四年岁终，共存一百三十四万，又收捐监穀十五万，委道府切实察覈。”报闻。六年，奏言：“台湾各县最称难治。於繁缺知县内拣选调补，多以处分被驳。请嗣后调台官员，虽有经徵承追各案，准予题调。”上谕曰：“用此定例则不可，随本奏请则可。”又奏：“各乡社穀向俱借存寺庙，请於四乡村镇適中处分建仓房，工费即以社穀拨充，俟将来续收补项。”又奏免崇安无田浮赋一千二百五十一顷，及闽县加徵无著学租。又奏：“福建多山田，零星合计成亩。嗣后民间开垦不及一亩，与虽及一亩而地角山头不相毗连者，免其升科。”均从之。

实授巡抚。

江苏布政使安凝条奏赈务，上发各督抚察阅。恕疏言：“救灾之法有三：曰赈，曰粜，曰借。此三者，实心办理则益民，奉行不善则害政。以赈而论，地方有司於仓猝查报时，分极贫、次贫。一有差等，便启弊端。里甲於此酬恩怨，胥役於此得上下，而民之冀幸而生觖望者，更不待言。盖贫富易辨，极次难分。如以有田为次贫，无田为极贫，一遇旱涝，颗粒皆无，有田与无田等也。如以有家为次贫，无家为极贫，则无从得食，相忍守饥，完聚与茕独同也。与其仓猝分别开争竞之门，莫如一视同仁绝觊觎之望。臣愚以为初赈似应一律散给，加赈再行分别，庶杜争端。

以粜而论，定例石减时价一钱，俾小民升斗易求，牙商居奇无望，诚接济良法。乃有司每多请过减，倘轻听准行，势必希图多粜，规利者云集喧嚣。且米价太贱，商贩不前。臣请嗣后平粜，仍照定例斟酌办理，使灾民实沾升斗之惠，而棍徒囤户难行冒滥之奸。以借而论，动公家之银，为百姓谋有无、通匮乏，此周官恤贫遗法也。

然使办理未协，则官民交累。假如荒年田土无力耕种，有司借给耔种，犹可穫时即偿。若告贷银米以给口食，则必计其能还而后与之，狡黠之流遂谓官有偏私，不免造谤生事。有司不得已略为变通，而无力还官，差拘徵比，民无安息。是始则借不能遍，因争閧而被刑；继则还不能清，迫追呼而更困。名为利民，实为病民。且年久不清，蒙恩豁免，帑项终归无著。臣以为与其借而无偿，莫如赈而不借。此皆当先事而熟筹者也。”报闻。旋以官按察使时删改囚供，下吏部，召诣京师。上以恕居官贤否询闽浙总督策楞，又命新任巡抚刘於义考察。策楞言“恕操守廉洁，老成持重，惟识力不能坚定”；於义亦言“恕廉洁，百姓俱称安静和平，绝无扰累。惟不能振作”。上谓两奏皆至公之论。寻补浙江布政使。旋卒。

恕治事不苟。初授湖北粮道，押运赴淮，以船户挟私盐，自请总督纠劾。任江安粮道，整饬漕务尤有声。充福建乡试监临，武生邱鹏飞以五经举第一，士论不平，奏请覆试。寻察出实使其弟代作，吏议降调，上特宽之。

子汝璧，字镇之。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直隶顺德知府，调保定。因承审建昌盗马十未亲鞫，夺官戍军台。寻准赎罪，降授同知，署直隶宣化府同知。累擢大名道。嘉庆四年，擢山东按察使。五年，迁江苏布政使。

六年，护理巡抚。旋授安徽巡抚。七年，请增设颍州督捕同知。湖广总督吴熊光等奏湖广需兵米，请於安徽籴十万石。上以安徽方缺雨，令酌量。汝璧奏：“湖广军需事要，当如数拨运。请视嘉庆二年例，先运六万石。”如所请。寻奏太湖续报成灾，请缓徵，并劾府县勘报迟延。上以督抚查办灾赈，於奏报后续行查出灾区，往往回护属吏，将小民疾苦置之不问。汝璧独据实参奏，因深嘉之。八年，召授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旋复授安徽巡抚。九年，召授兵部侍郎，调刑部。因病，请解任。十一年，卒。

汝璧兄汝嘉，后汝璧六年成进士，官检讨。

方显，字周谟，湖南巴陵人。自岁贡生授湘乡教谕，稍迁广西恭城知县。雍正四年，诏诸行省举贤能吏，布政使黄叔琬以显应，超擢贵州镇远知府。值岁饥，捐俸煮粥食饥民，民颂之。总督鄂尔泰议开苗疆，改土归流，云南东川、乌蒙、镇雄诸土府既内属，贵州苗未服。贵州苗大者，南曰古州、曰八寨，西南曰丹江，东北曰九股、曰清水江。九股、清水江界镇远，丹江界凯里，八寨界都匀，古州界黎平，参错万山中，地方三千里，众数十万，恆出剽掠。鄂尔泰召显问状，显力言宜如云南例改土归流。问剿与抚宜孰施，对曰：“二者宜并施。第先抚后剿，既剿则仍归於抚耳。”因条上十六事，曰：别良顽，审先后，禁骚扰，耐繁难，防邀截，戒姑息，宥胁从，除汉奸，缴军器，编户口，轻钱粮，简条约，设重兵，建城垣，分塘汛，疏河道，各为之说甚备，鄂尔泰韪之。檄按察使张广泗招抚古州、丹江、八寨诸苗，而以九股、清水江诸苗属显。

六年，显自梁上进次挨磨、者磨，再进次柏枝坪，宣谕诸苗，抚定清水江生苗十六寨、九股属台拱生苗数寨。冬，广泗已戡定丹江，显续招清水江生苗七寨、九股属陶赖生苗十三寨。施秉有盗匿台拱农二寨，副将张尚谟捕不得，欲屠之。苗惧，逃林谷，将为变。显闻之，曰：“如此则诸苗人人自危。”独驰入苗寨，寨空无人，显则宿寨中。翌旦，张盖出，令从者绕林谷呼苗出，抚谕之曰：“汝曹速归寨即良民，天子必不杀良民。”苗感泣，相率归寨。显益宿寨中三日，苗缚施秉盗以献。

七年三月，广泗以清水江南岸诸寨尚怀观望，檄显与尚谟率兵循北岸徼巡。次柳罗，南岸公鹅、柳利、鸡摆尾诸寨苗渡江来攻，显督兵御之，杀数十人。苗众师寡，尚谟欲引退，显不可，固守待援。广泗师至，围乃解。广泗用显议，散诸寨，专攻公鹅，破之，诸寨皆听命。鄂尔泰奏置贵东道，即以命显，仍驻兵清江。显申军令，誓将士毋掠，毋淫，毋践田穀，苗民有来愬者，为处其曲直；乃益筑城郭，建官廨，治砲台营房，苗民竞来助役。九年，诸工竟。显巡行视塘汛，黔、楚商船上下相接，苗民皆悦服。事粗定，寻授显按察使。

台拱者，苗中扼要地也，鄂尔泰议置营於此。十年，巡抚张广泗奏请显董其事。

秋，羊翁、乌罗、桃赖诸寨苗为乱，九股诸苗附之，攻台拱。显与总兵赵文英严为备，击走之。进破羊翁寨。苗夜至，显以兵少，令人爇两炷香手之为火绳状以怖苗，苗走，退踞排略。排略者台拱隘，我师饷道所必经。台拱师仅二千五百人，苗数万，援兵再败。自贼始攻，或欲弃之走，显拒之。及围久粮尽，宰马以食，迫冬寒，众汹汹不自保，议溃围退保下秉。显曰：“台拱失，古州、清江诸寨皆煽动。苟免，失臣节；挠败，损国威。事急，死此耳。”众感奋，会总兵霍升援至。苗夺我后山，樵路绝，显夜出兵夺以还。苗攻益急，显怒马击之，众殊死战，苗败走。乘胜拔乌孟、井底二寨，取米穀饷军。升兵亦克大关入，显率兵出夹击，苗大溃。凡坚守六十九日而围解。提督哈元生师继至，破莲花悍苗。九股苗复定。自鄂尔泰议开贵州苗疆，事发於广泗，而策决於显，卒终始其事，崎岖前后七年而事集。

乾隆元年，丁母忧，去官。三年，服除，授四川布政使。四年，署巡抚。大小金川、杂谷、梭磨、沃日、革布什咱诸土司相仇杀，显遣人谕之，事稍解。议者欲乘此视云南、贵州例，令改土归流。显疏言：“杂谷、梭磨，吐番后裔，其巢穴在唐为维州，户口十馀万。金川与接壤，户口不过数万。杂谷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彼此钳制，边境乂安。固不可任其争竞，亦不可强其和协。沿边生番，留之可为内地捍卫。从前川省调用土兵，亦供徵发。至其同类操戈，原未扰及内地。

前经化诲，亦尚凛遵。设欲改土归流，非惟弹丸土司无裨尺寸，且所给印信号纸，一经追取，即成无统属之生番。稍有违抗，又费经营。”奏入，上以所见甚是，褒之，寝前议未行。旋与总督鄂弥达、提督郑文焕疏言小金川与杂谷、梭磨画界，以所侵必色多六寨归杂谷、梭磨；又与沃日画界，以陇堡等三寨隶沃日，美因等二寨隶小金川。大金川与革布什咱二土司构争，檄建昌道李学裕开谕，革布什咱建转经楼诅大金川，令即毁除，大金川亦归所侵盖古地。边外诸土司乱悉平。

郭罗克番为乱，走匿色利沟，遣兵围捕，土酋蒙柯纵使走。显令总兵潘绍周按治，奏闻，上谕曰：“此等事汝固应就近料理，亦当与总督熟商。”总督，黄廷桂也。四川乱民号侂噜子，为民害。显疏言：“四川自明末兵燹，屠戮殆尽。我朝戡定后，各省移民来者多失业之民，奸顽丛集。有所谓侂噜子，结连党羽，暗藏刀斧，昼夜盗劫。臣严谕捕治，并令编保甲，整塘汛，以清其源。”得旨：“实力奉行，毋视为虚文。”

五年，授广西巡抚。时显方病目，闻命赴新任，上嘉其急公。旋请回籍调理，上慰留之。六年，显病目未愈，命太医院选眼科驰往医治。寻以疾亟，请告回里。

卒。

显莅政明而恕。文焕尝奏显“爽直坦白，政治勤敏，遇事彼此悉心商榷，推诚共济”。上嘉文焕论甚正。显尝奏荐学裕，因及夔州知府崔景俊“赋性巧滑，以其悛改，姑从宽恕”。上谕曰：“似此考察属吏，且宥过录长，得用人之要矣。”

桂，显子，字友兰。从显平贵州苗有功，议叙。父丧终，以知县发广东，补英德，调潮阳。以善折狱名。举卓异，擢云南昆阳知州，署安宁。乾隆二十年，擢临安知府，署澂江。调东川，丁母忧。服除，授甘肃巩昌知府。巩昌及平凉、庆阳三府饥，诏发西安籓库银六十万治赈，大吏檄桂任其事。至平凉，饥民待食急，適部拨城工银三十万先至，桂以便宜留治赈，饥民赖以全。三十三年，迁浙江宁绍台道。

故事，定海战舰九岁更造，则移致宁波船厂，取其值输之官，名曰“折变”。奉檄裁战舰，桂请视时值倍之，部驳坐短估，戍伊犁。三十七年，放还。卒。

冯光裕，字叔益，山西代州人。康熙五十年举人。雍正元年，以荐授云南大姚知县。大姚赋少而耗重，积逋数万。光裕不取耗，视负尤多者薄责之，逋赋悉清。

民以耗重故，辄寄大户造伪券占田，吏毁其籍。光裕检毁未尽者藏之，按牒辨其伪，归田故主，民尤颂之。迁贵州铜仁同知，赴阙引见。时古州苗方乱，世宗询及之，光裕对苗不可尽杀，宜随机化导，令归版图，上韪其言。既行，擢思州知府，未任，改云南永北。永北介金沙江外，与四川连界，苗、倮窟其中，有事则两界相诿。总督鄂尔泰命往勘，光裕轻骑往，倮从谷中出，挺刃相向。光裕策马前，谕以利害，倮罗拜听命，各散去。鄂尔泰疏请改知丽江，仍兼理永北事。未几，擢驿盐道。八年，东川、乌蒙倮叛，鄂尔泰檄光裕会镇将讨平之，擢按察使。乌蒙俘七千人，语不可通，译者面谩莫能诘。光裕集群译於使院，分室居之，讯一人，经数译乃得其情。倮姓名多同，为编次年貌，验决无误，省释者甚众。广西州民李天保以邪教聚众殆千人，檄光裕按治。光裕曰：“愚民茹蔬奉佛，非有异志。”薄其罪，焚籍，置不问。

十一年，擢贵州布政使。十三年，古州苗叛，都江、清江、八寨、丹江、台拱诸新附苗皆应。师讨之，光裕督饷，令民应役，厚与直，行得持械自卫。募熟苗为助，畀以木符，戒官兵无妄杀，皆踊跃应募。师集十馀万，皆得宿饱。军罢，民被兵者无所栖止，给草舍居之，赋以衣食，复业者二十馀万户。贵州赋银八万八千、米十五万五千，光裕奏请蠲免。高宗即位，命被兵地停徵三年。又奏：“古州、丹江诸苗剿除殆尽，荒田空寨，远近相望。当募民居苗寨，垦苗田，设屯置卫，行保甲法，授降苗所纳军器，俾农隙讲肄，以壮声援、省餽饷。”得旨允行。

乾隆四年，擢湖南巡抚。镇筸红苗叛，光裕督兵捕治，不三月而平。疾，乞假，闻城步、绥宁苗复勾结粤瑶为乱，密咨两广总督筹协捕。寻卒。遗疏犹言：“二县困於兵，请免今年租。”上从其请。

子祁，乾隆二年进士，官编修。孙廷丞，举人，以廕生授光禄寺署正，官至湖北按察使。

杨锡绂，字方来，江西清江人。雍正五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贵州道御史。十年，授广东肇罗道。肇庆濒海，藉围基卫田。岁亲莅修筑，终任无水患。乾隆元年，署广西布政使，寻实授。请禁州县以土产餽上官。六年，授广西巡抚。贵州土苗石金元为乱，焚永从县治。会贵州、湖广兵剿擒之。既而迁江土苗复为乱，谋犯思恩府。檄兵往捕，得其渠李尚彩及其党八十馀。七年，奏言：“广西未行保甲。苗、僮虽殊种，多聚族而居，原有头人，略谙事体。请因其旧制，寓以稽覈。苗、瑶、伶、僮各就其俗为变通。”诏嘉之。寻又奏言：“设兵以卫民，乃反以累民：城守兵欺凌负贩，攫取薪蔬；塘汛兵驱役村庄，恣为饮博。臣於抚标访察惩治，请敕封疆大臣共相釐剔。”得旨允行。八年，梧州知府戴肇名餽人葠，诡其名曰“长生果”，卻之，具以闻，上谕曰：“汝可谓不愧四知矣。”广西民有逃入安南者，捕得下诸狱，疏闻，上命重处，锡绂即杖杀之。上谕曰：“朕前批示，令其具谳明正典刑。乃锡绂误会，即毙杖下。此皆当死罪人，设使不应死者死，则死者不可复生矣。”下部议处。九年，授礼部侍郎。

十年，授湖南巡抚。奏言：“周礼：遂人治野，百里之间，为澮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诚以蓄泄有时，则旱潦不为患，所弃小、所利大也。后世阡陌既开，沟洫虽废，然陂泽池塘尚与田亩相依，近水则腴，远水则瘠。湖南滨临洞庭，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工。甚至数亩之塘，培土改田；一湾之涧，绝流种蓺。彼徒狃於雨旸时若，以为无害；不知偶值旱涝，得不偿失。且溪涧之水，远近所资，若截垦为田，则上溢下漫，无不受累。官吏以改则升科为劝垦之功，亦复贪利忘害，沟洫遂致尽废。臣以为关系水利，当以地予水而后水不为害，田亦受益。请敕各省督抚，凡有池塘陂泽处所，严禁改垦。”上以各省米价腾贵，谕各督抚体察陈奏，锡绂疏言：“米贵由於积渐。上谕谓处处积贮，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此为米贵之一端。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间石不过二三钱，雍正间需四五钱，今则五六钱。户口多则需穀多，价亦逐渐加增。

国初人经离乱，俗尚朴醇。数十年后，渐习奢靡，揭借为常，力田不给。甫届冬春，农籴於巿，穀乃愈乏。承平既久，地值日高，贫民卖田。既卖无力复买，田归富户十之五六。富户穀不轻售，巿者多而售者寡，其值安得不增？臣以为生齿滋繁，无可议者。田归富户，非均田不可，今难以施行。风俗奢靡，止可徐徐化导，不能遽收其效。至常平积贮，当以足敷赈济而止，不必过多。目今养民之政，尤宜专意讲求水利，使蓄泄有备，偏灾不能为患。以期产穀之多，未必非补救米贵之一道也。”

疏入，上均嘉纳焉。丁父忧，服阕，十五年，授刑部侍郎，仍授湖南巡抚。丁母忧，服阕，十八年，仍授湖南巡抚。擢左都御史。十九年，署吏部尚书。礼部侍郎张泰开保同部侍郎邹一桂子志伊为国子监学录，下吏部议处，议未当，责锡绂曲庇，下都察院，议夺官，命留任。二十年，复署湖南巡抚，授礼部尚书。二十一年，署山东巡抚。

二十二年，授漕运总督，疏请豁兴武、江淮二卫旗丁欠缴漕项，上责其沽名，命以养廉代偿。二十三年，疏言：“屯田取赎，宜宽年限。价百金以上，许三年交价，价足田即归船。旗丁交兑不足，名曰‘挂欠’。应由坐粮限追惩治，督运官以下有一丁挂欠，即停其议叙，旗丁改佥。新丁但交篷桅槓索价值；旧丁公私欠项，不得勒新丁接受。水次兑漕，令仓役执斛，旗丁执概。江淮、兴武二卫运丁运粮，快丁驾船。应循例并佥，不得避运就快。”上谕曰：“此奏确有所见。”下部议，从之。二十五年，疏言：“自开中河，漕艘得避黄河之险。独江北、长淮等帮，以在徐州交兑，不能避险。请令改泊皁河，弁丁诣徐州受兑。州县代雇剥船转运过坝。”

上从之。寻以锡绂实心治事，命免以养廉代偿漕项。二十六年，疏言：“运蓟州粮船自宁河转入宝坻，由白龙港、刘家庄达蓟州。水道淤浅，请责成官为疏濬。”又疏言：“板闸、临清、天津三关，尚沿明制，漕艘给发限单，应请裁革。州县收漕如有攙杂潮润，粮道察出，本管知府视徇庇劣员例议处。军丁兼充书役，一体句佥。

头舵水手受雇，领费辄复潜逃，请发边远充军。”上谕曰：“所奏俱可行。”从之。

加太子少师。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疏言：“军、民户籍各分，既隶军籍，即应听佥办运。乃宦家富户百计图避，所佥皆无力穷民，情理未得其平。嗣后如佥报后辨诉审虚，参劾治罪。”上谕曰：“锡绂此奏，破瞻徇之习。如所议行。”

并下部议叙。又疏言：“粮艘例禁私盐。道经扬州，总督、盐政及臣各专委督察。

乃又有淮扬道，扬州游击、守备，江都、甘泉两县，各差兵役搜查，粮艘因之羁阻。

如江广帮为通漕殿后，过扬州已在冬令，尤为苦累。臣思事权宜归於一，请专听总督、盐政委员督察，馀悉停止。”上谕曰：“所奏是。”下部议行。三十年，疏言：“骆马湖蓄水，相传专济江广重运。今岁帮船阻滞，先开柳园堤口，运河水长，江浙帮遂得遄行。次开王家沟口，江广帮至，湖水未尝告竭。每岁沂水自湖而下，为海州、沭阳水患。若於四五月间引湖济运，亦减海州、沭阳水患，一举两利。”从之。三十三年，卒，赐祭葬，谥勤悫。

锡绂官漕督十二年，编辑漕运全书，黄登贤代为漕督，表上之。自后任漕政者，上辄命遵锡绂旧章。

潘思榘，字絜方，江南阳湖人。雍正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三年，分刑部学习。

六年，补主事。累迁郎中。八年，授广东南雄知府。骤雨水溢，郊野成巨浸，露宿於野。督吏卒治筏拯溺，出金瘗死赡生，活民无算。十三年，迁海南道。濬琼州西湖。深入五指山，安辑黎众，劾守将之残黎民者。调粮驿道。乾隆四年，迁按察使。

惩贪鉏猾，理冤狱尤多。民以旱纠众入巿掠夺，思榘方被疾，强起坐堂皇，立捕数十人杖以徇，事乃定。疏言：“广东有俍、瑶、黎三种：俍世居茂名，今附民籍，读书应试如平民。瑶亦输税归诚，设瑶童义学为训课。惟黎僻处海南，崖、儋、万、陵水、昌化、感恩、定安七州县为最多。生黎居深山，熟黎错居民间相往来，语言相习，请於此七州县视瑶童例设义学，择师教诲，能通文义者许应试。”部议从之。

七年，迁浙江布政使。八年，疏言：“常平仓穀春发秋敛。但收成有迟早，俗所谓青黄不接。有司不揆缓急，甫春开粜，牙行囤积，吏胥侵渔。民未霑实惠，而穀已出逾额，且减价过多。迨秋成买补，非存价观望，冀省耗折；即抑派争买，致昂巿价。请定浙东诸府以四月、浙西诸府以六月发粜，价平即止。”上以因时制宜，许之。又疏言：“浙江土狭民稠，全资溪湖容蓄灌溉，乃民间占垦甚多。如馀杭南湖，会稽鉴湖，上虞夏盖湖，馀姚汝仇湖，慈谿慈湖，向称巨浸，今已弥望田畴，殊妨水利。嗣后报垦田地，当责有司亲勘，果非官湖，方准升科；查勘不实，严定处分。”下廷臣议行。秋，金、衢、严三府被水，旁溢杭、湖、绍三府，漂流人畜无算。思榘出临江干，处分赈事。萧山民汹汹欲渡江，思榘曰：“民饥当哺，閧则乱民耳。”严治之，自是无敢譁者。思榘再疏闻，上谕曰：“今岁浙江灾，巡抚常安有讳灾之意，汝为其难矣。”

十一年，授安徽巡抚。河决凤阳，颍、泗诸府州灾尤重。思榘请加赈，按行督察，犯风渡洪泽，舟几覆。十二年，疏请调济灾区，略言：“凤、颍民习惰窳。臣上年遍历查勘，方冬水落，二麦已播种，而民不知耰锄培壅。所过村落，林木甚稀，蔬圃亦少。臣令有司审察桑麻、蔬蓏，凡可佐小民日食之用者，随宜试种。凤、颍地分三等，冈地最高，湖地稍低，湾地最下。湾地连大河，水发难施人力。湖地则外仰中低，积潦为湖，下流疏泄，即可涸出栽种。冈地水虽不及，而绝少沟池，交秋缺雨，即患又乾。间有傍山麓而为陂塘，如寿州安丰塘、怀远郭陂塘、凤阳六塘，均应及时修筑。与其因灾动帑钜万，何如平时酌动数百金陆续培治。民间减荒歉，多收成，朝廷亦省帑金。纵遇偏灾，亦可以工代赈。凤、颍民好转徙，丰年秋成事毕，二麦已种，辄携家外出，春熟方归。遇灾留一二人在家领赈，馀又潜往邻境。俗谓在家领赈为大粮，在外留养为小粮，沿途资送为行粮，至有一家领三粮者。

本业抛荒，人无固志。应令有司严察，流民过境，实系被灾，方准资送；藉端生事者究惩。”奏入，上谕曰：“此乃固本之事，历来无有言及此者。朕甚嘉悦焉！”

寻调福建巡抚。未行，疏请安徽学田、囚田、义田三项，视江苏免学租例，予以蠲免。下军机大臣察议，以江苏无免学租例，上责思榘沽名干誉，博去后之思，命出资修涿州城工示罚。十三年，疏言：“福建自乾隆元年至十一年积欠钱粮，正设法清釐。民间田业授受，往往不及推粮过割。粮从田出，既有赔粮之户；即有无粮之田，岂可使得业者任其脱漏，无业者代其追比？当饬有司确察，务使粮归於田。”

十四年，复疏言：“臣清察积欠，一在屯田户名不清，一在寺田租赋不一。自顺治间裁并卫所，名虽军户，实系民耕，乃粮册仍列故军姓名，致难催比，应令覈实更正。寺田始自明季，僧、民相杂，辄称寺废僧逃，藉词逋赋，应令分析寺已废者，官为经理。”上命实力为之。别疏言：“福州城外西湖为东晋郡守严高所开，周二十馀里，蓄水溉田，年久淤垫。臣劝导疏濬，并筑堤建闸。又福清郎官港、法海埔俱有海滩淤地，臣令筑堤招垦，得地二千一百馀亩。”上奖谕之。

思榘莅政精勤，昼见官属，夜披案牍。旱潦必抚恤。民獷，以斗讼相尚，多去为盗，廉得主名，饬有司捕治。又以农隙巡行海防，周阅战舰。朔望入书院与诸生讲说经艺，如是者以为常。积劳疾作不少止。十七年，卒。上命用江苏巡抚徐士林例，祀京师贤良祠。予恤视一品，赐祭葬，谥敏惠。

胡宝瑔，字泰舒，江南歙县人。父廷对，尝官娄县训导，因居青浦。宝泉，雍正元年举人。乾隆二年，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六年，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清察黑龙江、吉林乌喇开垦地亩，以宝瑔从。八年，迁侍读，考选福建道御史。是岁直隶旱，上命治赈。宝瑔疏言：“直隶被旱，民多流亡，请敕总督宣示上意，使民静以待赈。流民原归耕而无力得归者，资送还里，俾及时艺麦，於来岁民食有益。”九年，上命大学士讷亲阅河南、山东、江南诸省营伍，宝瑔疏言：“营伍积玩，器械坚脆，粮马盈亏，各处不一。势必闻风修整买补，不肖营员或藉端苛派，或坐扣月粮，请敕督抚提镇严饬查察。”十年，山东、江南水灾。宝瑔疏言：“方冬水涸，应劝谕农民引流赴壑，俾田不久浸，以便春耕，尤当预防蝻子。”

诸疏皆议行。十一年，转户科给事中，迁顺天府府丞。大学士傅恆视师金川，以宝瑔从。授府尹，历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擢兵部侍郎，兼府尹如故。河南民傅毓俊告张天重谋逆，遣宝瑔按治，毓俊服诬，论如律。

十七年，署山西巡抚，十八年，实授。抚饥民，理冤狱，劾贪吏，整关隘是防，诸政并举。寻调湖南。十九年，奏言：“郴、桂二州铜铅矿委员董理，一年而代。矿为弊薮，代者必数月乃能明察。此数月中，欺蒙隐漏，已自不少。请仿台湾、琼州例，令新旧协办数月。”得旨允行。

二十年，调江西。二十一年，疏言：“广信铜塘山勘明无可垦之地，无可用之材，无可煎之矿，请永行封禁。”二十二年，疏言：“丰城堤工最要，石是官修，土堤民修，向设里夫，行之已久。黠者避役，贫者误工，复改为折徵。请按田均堤，附漕粮徵收。有田始有粮，有粮始有夫。圩长无从侵冒，工程乃可永固。”均如所请行。

复调河南。河屡决，山东、河南、安徽诸州县多积水。上遣侍郎裘曰修会诸省督抚疏治。宝瑔与曰修会勘，疏言：“河南幹河有四：贾鲁、惠济、涡河、巴沟。

巴沟在商丘为丰乐河，在夏邑为响河，在永城为巴河。今拟疏濬加宽深，以最低处为率。惠济上游在中牟、祥符诸县，下游在柘城、鹿邑诸县，今亦拟加宽深，以六七丈为率。贾鲁自中牟以下有惠济分流，自硃仙镇以下，截沙湾，塞决口，拓旧堤。

涡河自通许青冈为燕城河，上游应加宽，下游应加深。鹿邑以下本已宽深，当增筑月堤。支河应濬者，商丘北沙、洪沟二河为支中之幹，馀大小支河，分要工、次工、缓工，次第兴修。”二十三年，上谕曰：“河南灾区积困，宝瑔不辞劳瘁，能体朕意，尽力调剂，以苏穷民，甚可嘉也！”寻加太子少傅。诸工皆竟，上御制中州治河碑，褒宝瑔、曰修，语并见曰修传。

二十五年，疏言：“河北诸水，卫河为大。雍正间，河督嵇曾筠於汲、淇、濬、汤阴、内黄诸县建草坝二十六，今已渐次淤垫。臣相度疏筑，俾一律深通。请定为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上可其奏。是冬，调江西。二十六年，河决杨桥。复调还河南。疏言：“贾鲁、惠济二河在中牟境内，逼近杨桥。贾鲁受黄水南徙，至祥符时家冈仍入故道，今已成河。当将分者截之使合，浅者疏之使深，两岸多挑渠港，增筑堤堰，自成河道。惠济自两闸至冈头桥已淤断，而冈头桥至十里坡贾鲁河不过四五里。即於十里坡建滚水坝，导由冈头桥入惠济，以分贾鲁之势，而惠济亦复故道。”上褒为事半功倍。

二十七年，宝瑔疾作，请解任。上谕曰：“此奏甚非朕之所望，安心静摄，以慰廑念。”遣医驰驿诊视。疏言：“沟渠与河道相为表里，臣於二十三年河工告竣，即督令州县经理沟洫，每一州县中开沟自十数道至百数十道，长自里许至数十里，宽自数尺至数丈，皆以足资蓄泄为度。驿路通衢，并就道傍开濬，虽道里绵亘，而分户承挑，民易为力。自是每岁或春融，或农隙，随时加濬宽深。”上深嘉之，并令直隶总督方观承仿行。二十八年，卒，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赐祭葬，谥恪靖。

遗疏请入籍青浦，许之。

论曰：那苏图、士林、恕、思榘皆以清节著，而超曾、宝瑔又济之以勤敏。恕论救灾，宝瑔善行水，皆以民事为急。显佐定苗疆，有拊循之绩。锡绂督漕运，所修举似若琐细，然皆当官之急务也。会一泽以道学，但微近名，遂贻后嗣之祸，恫哉！

## 列传九十六

崔纪 喀尔吉善子定长 孙鄂云布 雅尔图 晏斯盛 瑚宝卫哲治 苏昌 鹤年 吴达善 崔应阶 王检 吴士功

崔纪，初名珺，字南有，山西永济人。年幼丧母，哀毁如成人。事父及后母孝。

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国子监司业，以母忧归。服阕，补故官。三迁祭酒。乾隆元年，提督顺天学政。雍正间，采安徽学政李凤翥、河南学政习俊、浙江学政王兰生条议：每岁令诸生五人互结，无抗粮揽讼；诸生有事告州县，当先以呈词赴学挂号；为人作证及冒认命盗案，先革后审；诸生殴杀人及代写词状，加常罪一等；已斥诸生不许出境；诸生欠粮，必全完乃收考。纪疏请罢之。

又定诸生月课三次不到，详革，纪请改一年；诸生完粮，上户限十月，中、下户限八月，纪请改岁底。下部议行。迁詹事，再迁仓场侍郎，署甘肃巡抚。

二年，移署陕西巡抚。疏言：“陕属平原八百馀里，农率待泽於天，旱则束手。

惟凿井灌田，实可补雨泽之缺。臣居蒲州，习见其利。陕属延安、榆林、邠、鄜、绥德各府州，地高土厚，不能凿井。此外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四府并渭南九州县最低，渭北二十馀州县地较高，掘地一二丈至六七丈，皆可得水。劝谕凿井，贫民实难勉强。恳准将地丁羡银借给充费，分三年缴完。民力况瘁，与河泉自然水利不同。请免以水田升科。”上谕曰：“此极应行之美举，当徐徐化导，实力奉行，自不能视水田升科也。”擢吏部侍郎，仍留巡抚，寻实授。纪疏言：“陕西水利，莫如龙洞渠，上承泾水，中受诸泉。自雍正间总督岳锺琪发帑修濬，泾阳、醴泉、三原、高陵诸县资以灌溉。惟未定岁修法，泾涨入渠，泥沙淀阏，泉泛出渠，石罅渗漏。拟於龙洞高筑石堤，以纳众泉，不使入泾。水磨桥、大王桥诸泉亦筑坝其旁，收入渠内。并额定水工，司启闭。”均从之。陕西民惮兴作，言纪烦扰。上令详勘地势，俯顺舆情。三年，命与湖北巡抚张楷互调，时报新开井七万馀，上令楷察勘。

楷言民间食其利者三万二千馀，遇旱，井效乃见。民益私凿井，岁岁增广矣。

纪至湖北，自陈不职，部议降调。上谕曰：“纪在陕西凿井灌田，料理未善，致反贻民累。惟其本意为民，命从宽留任。”五年。总督德沛劾纪以公使钱畀护粮道崔乃镛，上又闻纪以淮盐到迟，令民间暂食私盐，谕纪自列，纪疏辨，下部议，降调。六年，再授祭酒。九年，督江苏学政。以父忧归。十四年，起授山东布政使。

以东省贫民借官穀累百万石，请视部定价石六钱，收折色，纾民力。十五年，命以副都御史衔再督江苏学政，力疾按试。旋卒。

纪潜心理学，上亦闻之，再任祭酒，召见，命作太极图说。历官所至，以教养为先。遇事有不可，辄艴然曰：“士君子当引君当道，奈何若是？”

喀尔吉善，字澹园，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瓦尔喀，有赫臣者，当太祖创业时来归，授牛录额真。使叶赫，叶赫部长金台石使人戕之。太祖灭叶赫，令其子克宜福手刃其仇以祭。克宜福从军有功，世职至三等阿达哈哈番。克宜福子喀齐兰，官至正黄旗副都统；孙凯里布，官至吏部尚书：皆袭世职。

喀尔吉善降袭拜他喇布勒哈番，授上驷院员外郎。历工部郎中，兼袭世管佐领。

雍正六年，命偕通政使留保如广东按署巡抚阿克敦等被劾状。八年，擢兵部额外侍郎。九年，授侍郎。十三年，以验马不实夺官，令往盛京收粮。乾隆元年，起废籍，命管圆明园八旗兵丁。复往盛京收粮，奏禁八旗台站官兵与朝鲜贸易。上谕曰：“官兵不暇贸易，亦不谙贸易。当令商民与互巿，务均平交易，毋抑价，毋强索。”

三年，擢内阁学士。迁户部侍郎，协理步军统领刑名事务。调吏部，四年，命兼管三库。

五年，授山西巡抚。上闻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哈尔钦皆贪婪，询喀尔吉善。

喀尔吉善疏劾，命侍郎杨嗣璟会鞫，论如律。上以喀尔吉善不即劾，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又劾河东盐政白起图贪婪，白起图疏辨，命副都统塞楞额往鞫，论如律。

七年，调安徽。

八年，复调山东。疏言：“山东岁饥，民多流亡，而邻省贫民亦有转入山东觅食者，请饬官吏劝各回故土以待治赈。”上谕曰：“所见甚得体。各省督抚当於平居无事时委曲开导，使知敦本务实，力田逢年；若轻弃其乡，本业既荒，无所依倚。

即国家收养资送，亦不得已之举，非可恃为长策也。”又以济南、武定、东昌三府遇旱，济南、东昌府仓存穀缓急可相通；武定无仓，请拨登、莱二府仓穀以济民食。

九年，疏言：“方春粮价踊贵，贫民艰食，请酌量减粜。”又言：“山东兵米，本折兼支，春季价昂支折色，秋季价减支本色，请春秋二季本折更换。”又请修德州、海丰、惠民、乐陵城工以代赈。复以济南、武定诸属县麦复不登，令於曹、沂诸府丰收之区采买接济。上皆允之。直隶藁城知县高崶请开临淄、即墨、平阴、泰安、沂、费、滕、峄诸县银、铜、铅、铁各矿，事下喀尔吉善勘奏，奏言：“东省拱卫神京，地跨四府八县，形势联属。矿洞久经封禁，未便开采。利之所在，众必共趋。

恐济、武灾区，沂、曹盗薮，别生事端，应仍封禁。”上亦如其请。

十一年，迁闽浙总督。台湾生番为乱，遣兵讨之。奏言：“台湾流民日多，匪类肆窃，甚或恣行不法，民间谓为闯棍。请令窃案再犯及闯棍治罪后，并逐回内地。”

又请在台人民迎取眷属，限一年给照过台。浙江处州总兵苗国琮请於官山种树，储战船桅木之用，下喀尔吉善勘奏。奏言：“令有司种树，须先糜帑，且必百十年后始中绳墨，日久稽察非易。不若许民自种，在官不费经营，而巨材可获实用。”从之。疏劾浙江巡抚常安贪婪，命大学士讷亲往鞫得实，论如律。诏嘉其公直，加太子少保。疏言：“宁海东湖旧与海通，宋后失修，饬府县察形势土性，导士民输资筑堤，拨为世业，定限升科。”上谕曰：“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务本之图也。欣悦览之！”十五年，加兵部尚书衔。

十六年，上南巡，蠲江南积逋二百馀万，浙省无逋赋，亦特蠲本年正赋三十万，制诗褒之。十七年，以年老乞休，温诏慰留。疏言：“闽省产米少，本岁丰稔，宜为储备。请现存仓穀不及半者，令购足数；已及半而本地穀贱，亦以原存粜价买补。”

上是之。漳州民蔡荣祖谋乱，事泄，捕获，寘之法，予议叙。十九年，加太子太保。

上以八旗生齿日繁，许在京汉军改入民籍，推行於各省。喀尔吉善与福州将军新柱疏言：“汉军原为民，无问世族、閒散，许入民籍。如别无生计，坐补绿营粮缺。

所遗马、步甲，以满洲兵坐补。”二十二年秋，病疡，遣医偕其子定敏驰视，赐人葠。未几，卒，赐祭葬，谥庄恪。

定长，喀尔吉善子。初授内阁中书，迁侍读。擢江南徐州知府。四迁至巡抚，历安徽、广西、山西、贵州诸省。乾隆十八年，湖广总督永常奏请於邻省会哨，定长奏：“贵州与邻省联界，苗、夷环处。遽行会哨，苗性多猜，或滋事变。请停止。”

从之。二十年，题请原任黔西知州黄秉忠入祀名宦，上以秉忠为总督廷桂父，瞻徇巿恩，降旨严斥。二十二年，上南巡，请入觐，命便道省喀尔吉善，赐诗褒宠。寻命与尚书刘统勋按云贵总督恆文贪婪状，即命署云贵总督。调山西巡抚，未之任，丁父忧。旋授副都统衔，往西路军营督屯田事。补兵部侍郎，授福建巡抚，迁湖广总督。三十三年，卒，谕部议恤。寻署总督高晋劾荆州副都统石亮衰庸，上责定长徇庇，罢恤典。

鄂云布，喀尔吉善孙。初授笔帖式。三迁工科给事中。嘉庆元年，授陕西汉中知府。上以鄂云布喀尔吉善孙，家风具在，即擢甘肃西宁道。再迁江苏布政使，护安徽巡抚。旋以秋审诸案原拟缓决，刑部多改情实，责鄂云布宽纵，下吏部议降调，命留任。寻迁贵州巡抚，年老召还，鄂云布闻命即行。上闻之，不怿，下吏部议，夺官，授笔帖式，赏蓝翎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旋卒。

雅尔图，蒙古镶黄旗人。雍正四年，自笔帖式入赀授主事，分工部。再迁郎中。

十三年，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元年，疏言：“京员无养廉，请将户部馀平银给部院办事官。八旗参佐等员视步军营例，予空粮。”如所议。师征准噶尔，授参赞大臣。三年，命暂管定边副将军印。四年，召授左副都御史，迁兵部侍郎。

河南新乡民及伊阳教匪为乱，命往按治，就授河南巡抚。疏言：“河南多盗，不逞之民阴为之主，俗谓‘窝家’。保甲、甲长等畏窝家甚於官法。大河以南，深山邃谷。民以防鸟兽为名，皆有刀械。惑於邪教，怀私角斗，何所不为。如梁朝凤、梁周、张位等辈，党类甚多，愚民易遭煽惑。与其发觉后尽置诸法，何如於未发觉前设法销散。文武会遣兵役搜查，仍令自首免罪。”又言：“各省提镇以下官皆有伴挡兵丁及各色工匠，一营有数名虚粮，即少数名额兵。请照官级核定数目，不得虚占兵额。”俱下部议行。

五年，奏报捕得女教匪首一枝花，命议叙。寻谕河南止设河北、南阳二镇，与巡抚不相统属，视山西例兼提督衔。疏陈整饬营务：足兵额，勤差操，明赏罚，练技艺，整军械，重兵食，验马匹，谨守望，严约束；并请以州县民壮之半交驻防汛弁操练；并戒兵民和衷，不得偏袒，平时试习骑射，期於嫺熟：俱如所请行。三月，疏言：“河南上年霪雨，省城多积水。臣令浅处濬深，窄处开宽。为合城受水之区通沟建闸，时其蓄泄。养鱼植木，以利民用。”又言：“河南上年被水，奉命濬省城乾河涯及淮、颍、汝、蔡各水。目前二麦成熟，农务正殷，馀请概停开浚。”上从之。又奏言：“现获盗百馀，多系邻省人，臣迭饬员弁分路访缉。出省捕盗，例须赴地方官挂号，盗闻而潜逃，请得迳行往捕。”上命勉为之。

六年，又奏言：“河南界连五省，西南伏牛、嵩山、桐柏等山，支幹交错，地多林木，易於藏盗。请每岁秋冬，与联界各省文武订期巡察。”上命如所请行。七年，奏言开、归等处积水，无妨田亩，上责其掩饰。寻又奏：“河南地平土{髟松}，水利诚不如东南之通达。开、归等处地当下游，夏秋大雨，涧水汇注。积水未消，多系邻近黄河州县。历来豁免钱粮，於民生并无妨碍。且土性咸卤，难以种植。未便一律疏泄，以损田庐。”上谕曰：“实难宣泄，朕不怪汝。若避而为饰辞则不可。”

八年，自陈“戆直致被人言。”上谕曰：“汝必欲以丰年为政效，水旱漠不关心。

此奏殊属客气。”命来京，改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授刑部侍郎，调吏部。

十二年，命往山西按治安邑、万泉民乱，中途称病，上责其逗遛，命解任。寻起授内阁侍读学士，复擢兵部侍郎。十三年，调仓场侍郎，兼正红旗满洲副都统。

迭署户部侍郎、步军统领。十八年，因疾解任。三十二年，卒。

晏斯盛，字虞际，江西新喻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乡试第一。六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授检讨。五年，考选山西道御史。镶红旗巡役，以斯盛从骑惊突，拘辱之。斯盛以闻，命治罪。疏言：“各州县立社仓，原以通济丰歉。贫民借穀，石收息十升。如遇歉，当不取其息。”从之。九年，督贵州学政。迁鸿胪寺少卿。乾隆元年，擢安徽布政使。奏言：“各省水旱灾，督抚题报，应即遴员发仓穀治赈，仍於四十五日限内题明应否加赈。其当免钱粮，将丁银统入地粮覈算，限两月题报。或分年带徵，或按分蠲免，请旨遵行。”三年，疏言：“安徽被灾州县，仓储不敷赈粜，请留未被灾州县漕米备赈。”四年，奏言：“江北向多游食之人，每遇歉岁，轻去其乡。惟寓赈於工，人必争趋。凤阳、颍州以睢水为经，庐州以巢湖为纬，六安、滁、泗旧有堤堰，请援淮、扬水利例，动帑修濬。”皆从之。

七年，擢山东巡抚。山东有老瓜贼，巡抚硃定元令汛兵巡大道。斯盛疏言：“贼情狡獪，大道巡严，必潜移僻路；或假僧道技流，伏匿村落。应令州县督佐杂分地巡察。”又奏：“邪教惑民，莫如创立教会，阳修善事。此倡彼和，日传日广，大为风教之害。尽法深求，株连蔓延，恐生事端。请将创教授徒为首者如法捕治，被诱者薄惩，出首者免究。”上从其请。寻以莱州被水，请暂禁米出海。上谕曰：“此不过属吏为一郡一邑之说，汝等封疆大吏，不可存遏粜之心。若无米可贩，百姓自不运，何待汝等禁乎？”又言兗、沂等府州被水，而江南饥民复至，疏请无灾州县留养限五百人，有灾州县限二三百人，上命实力料理。八年，调湖北巡抚。九年，迁户部侍郎，仍留任。

斯盛究心民事，屡陈救济民食诸疏，以社仓保甲相为经纬，因言：“周礼族师、遂人之法，稽其实则井田为之经。盖就相生相养之地，而行政教法令於其中。是以习其事而不觉，久於其道而不变。周衰，管子作轨里连乡，小治而未大效。秦、汉、隋、唐，庞杂无纪。宋熙宁中，编闾里之户为保甲，事本近古，然亦第相保相受，而未得其相生相养之经。臣前奏推广社仓之法，请按堡设仓，使人有所恃，安土重迁，保甲联比，相为经纬。顾欲各堡一仓，仓积穀三千，一时既有难行；而入穀之数，则变通於额赋之中，别分本折，稍觉纷更。虽然，社仓保甲，原有相通之理，亦有兼及之势。求备诚难，试行或易。加意仓储，既虑贵粜妨民，停止采买，又虑积贮无资。详加酌剂，拟请停户部捐银之例，令各省捐监于本地交纳本色，以本地之穀实本地之仓，备本地之用。不采买而仓储自充，诚为兼济之道。窃谓常平之积便於城，未甚便於乡。城积多，则责之也专，而无能之吏或以为累；乡积多，则守之者众，而当社之民可以分劳。且社仓未有实际，以仓费无所出也。名有社仓，而仓不在社，社实无仓，往往然矣。今捐穀多在於乡，而例又议有仓费。拟请将此项捐纳移入社仓，捐多则仓亦多。取乡保穀数而约举之，大州县八十堡，四堡一仓，仓一千二百五十石，总二万五千石，中小州县，以此类推。储蓄之方，莫便於此。

方今治平日久，一甲中不少良善，四堡之仓，轮推甲长递管，互相稽覈，年清年款。

则社长累弊自除，而官考其成，隐然有上下相维之势矣。”奏入，上嘉纳之。

十年，进喜雨诗四章，用其韵赐答。京师钱贵，上令廷臣议平巿值，下各督抚仿行。斯盛疏请视京师例，禁民间铜铺毁钱；又令州县每岁秋以平粜钱巿穀。时设局令商民以银平易，又疏请捕私钱，并禁民私剪钱缘，兼限民间用银二三两以上、粜米二三石以上，皆不得以钱准银，下廷臣议行。寻以母老请终养回籍。十七年，卒。

斯盛著楚蒙山房易经解，唐鉴称其“不废象数而无技术曲说，不废义理而无心性空谈，在近日易家犹为笃实近理”云。

瑚宝，伊尔库勒氏，满洲镶白旗人。雍正五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补陕西永兴堡守备。八年，准噶尔二万馀犯科什图卡伦，从总兵樊廷进剿，遇於尖山，获驼九十。又进败之於北山，又遇於乌素达阪，击之退。翌日，分七队迎战，瑚宝督兵奋击，自辰至申，至科什图，殪敌无算。敌围峨仑矶，瑚宝赴援，乘夜来袭，领先锋转战雪中七昼夜，夺波罗砖并白墩、红山、镜兒泉诸地，得其渠六，敌溃遁。九年，准噶尔复犯吐鲁番，瑚宝从廷进剿，以劳赐白金三百。累迁肃州镇右营游击。

高宗即位，复累迁山西大同总兵，赐孔雀翎。乾隆十二年，迁固原提督。上谕之曰：“固原兵骄纵，犯上不法。瑚宝当加意整饬，使兵知畏法，渐次转移。”又谕之曰：“固原城内外兵多民少，回民过半，私立掌教等名。应时时体访，期杜衅端。回人充标兵，应留意分别：豪悍者惩黜，怯弱者淘汰，使营伍肃清。”旋疏请营兵具互结，以弓箭、鸟枪、技艺三项轮操；冬季借支春饷，次年四季扣除。下部议行。师征金川，调固原步兵二千。瑚宝请驮载军装，以二骡代三马，可省费三分一，从之。

十三年，署甘肃巡抚，兼办总督。奏言：“陕西歉收，师行采买草料为难。将甘肃仓贮豆石拨用，俟兵过照买还仓。”上以通融协济，有益军需，温谕嘉勉。召授兵部尚书。寻署陕甘总督，调湖广。又改授漕运总督。坐失察卢鲁生伪造奏稿事，夺官，仍留任。寻卒，谥恭恪。

卫哲治，字我愚，河南济源人。雍正七年，以拔贡生廷试优等，发江南委用。

初署赣榆知县，调盐城。值蝗灾，设六条拊循：优礼德望，馈饷高年，旌奖孝义，经理茕独，讥警游惰，约束过犯。县北有司河，汇上游七县水入海。夏旱水弱，海潮至，咸苦不可食，甚乃浸溢民田；秋水盛，又患河宽流缓，入海不速。哲治建闸立斗门，蓄泄有备。斥卤化膏腴，岁有涸出地，给无业民承耕。田沉没而粮未除者，悉请豁免。循海筑土墩九十馀，潮大，渔者得就墩逃溺，号“救命墩”。乾隆二年，补长洲，兼摄吴县。请豁坍荒逋赋十馀万。八年，迁海州知州。岁歉治赈，全活二十万人，流民有自山东就食者。擢淮安知府。十年，河决陈家堡，漂溺男女、田庐无算。哲治遣小舟载饼饵救之，躬涉风涛，往来存问。山东复灾，流民南下。哲治捐俸，益以劝募，葺草屋，自清江浦属鱼沟以北，衔接二百馀里，所在给粥糜、衣、药。十三年，山东又灾，两江总督尹继善令哲治运赈米至台庄。上闻哲治善治赈，调山东登莱青道。居数月，擢布政使。

十四年，授安徽巡抚。奏言：“歙县马田地在休宁，请折徵充饷。”又言：“广德催粮，每图有单头，数图有经催。前巡抚潘思榘改行顺庄，转有未便，请得仍旧。”皆下部议行。旋召诣京师。十五年，令回任，上谕之曰：“汝不满朕意。

以一时无人，故仍留汝。宜奋勉改过。”调广西。入觐，哲治具言亲老不便迎养，命仍留安徽。寻丁忧。十八年，服阕，署兵部侍郎，暂管户部事。复授安徽巡抚。

疏建歙县惠济仓。再调广西。二十年，内擢工部尚书。因病乞回籍。二十一年，卒。

苏昌，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满丕孙。康熙五十九年，自监生考取内阁中书，迁侍读。考选浙江道御史。乾隆元年，命巡察吉林。奏言：“船厂、宁古塔、三姓、白都讷、阿尔楚喀等处满官不知律例，讼案稽延累民，请自京师遣官往理。”三年，转礼科给事中。屡擢至奉天府尹。十一年，奉天被水，苏昌请设厂四乡，增办赈官吏公费；又请禁止游民往来奉天等处。

十四年，擢广东巡抚。十六年，署两广总督。广西巡抚舒辂请於思陵土州沿边种竻竹，杜私越；土目因以侵夷地致衅。苏昌奏：“镇安、太平、南宁等沿边二千馀里，无论种竹难遍。料理稍疏，事端转启，请更正。”上责舒辂轻率，寝其事。

苏昌奏：“琼州海外瘠区，贫民生计艰难，有可垦荒地二百五十馀顷，请招民开垦，免其升科。”从之。召来京。十九年，授吏部侍郎。

二十四年，署工部尚书，授湖广总督。在籍御史孙绍基称与按察使沈作朋旧为同官，因以取赇。苏昌劾奏抵罪，并请定回籍之员与有司交结处分。苏昌劾湖北巡抚周琬乖张掩饰，上调苏昌两广，命继任总督爱必达察琬。爱必达发琬匿灾徇劣吏状，夺官，戍巴里坤。苏昌至广东，又劾碣石总兵王陈荣贪黩，夺官，论如律。加苏昌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奏言：“广东产米不敷民食，宜多贮社穀，以补常平不足。请嗣后息穀统存州县备赈，免其变价。”从之。

调闽浙总督。在两广荐盐运使王概，概以赃败，下吏议。御史罗暹春因劾苏昌瞻徇糊涂，不堪节制海疆。上曰：“苏昌不能辞失察之咎。节制海疆，乃朕所简用，非御史所宜言。”苏昌别疏劾知县刘绍汜，下刑部。上以暹春与绍汜同为江西人，疑暹春劾苏昌为绍汜地，诘责暹春，改主事；命苏昌留任。三十年，台湾淡水生番为乱，焚鲎壳庄，民死者五十馀。苏昌檄按察使余文仪会台湾总兵督兵讨平之。三十三年，入觐。卒，谥恪勤。子富纲，官云贵总督。

苏昌在两广，有巨室横毙人母，诬其子，狱久具，勾决本已下。苏昌疑其冤，亲鞫之，得实，疏自劾，上奖谕之，寘知县於法，时论称焉。

鹤年，字芝仙，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父春山，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官至盛京兵部侍郎。

鹤年，乾隆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兼公中佐领。三迁内阁学士。十五年，擢仓场侍郎。以京师米贵，疏请京、通俸饷米先半月支放。十八年，劾坐粮郎中绰克托刚愎自用，迟延徇纵，绰克托坐夺官。又奏：“通州南仓建自明天顺间，后并入中仓。雍正间，复分为二，与西仓分贮漕白米。臣见中西仓足敷收贮，请裁南仓归并中西仓。”从之。

十九年，授广东巡抚。奏陈平米价，严保甲，缉窃盗案，禁私铸、私雕诸事。

上谕曰：“诸凡行之以实，持之以久。勉之！”寻复疏请以化州石城官租穀碾给海安营兵米。又奏海阳蔡家园土堤改筑灰墙，出俸倡修。二十一年，奏言：“番禺、花、阳春诸县徵收兵米，有所谓厨房米、官眷米，相传起於明代籓府。后为旗营武职俸米，凡万二千馀石，必细长洁白，产少价昂，甚为民累，应请禁革。”上嘉之。

调山东巡抚。奏言济宁、鱼台、金乡、滕、峄诸州县积水为灾，上命加意赈恤。

二十二年，上南巡，迎跸。奏言：“海丰地处海滨，东北乡尤低下，易罹水患。积年逋赋请豁免，乾隆十一年至二十年旧欠并改用下则。”复奏济宁等五州县积水尚未尽涸。上以江南宿虹、灵壁，河南永城、夏邑，皆有积水，命侍郎裘曰修会诸督抚筹度疏消。

七月，擢两广总督。奏：“东省水患频仍，正与裘曰修商度，拟濬伊家河，泄微山湖水。河自韩庄迤西至江南梁旺城入运河，计程七十里，需银十三四万，一切正须经理。又与河臣张师载商濬运河，并及建堤。事不容已，恳留任督办。”上谕曰：“览奏，具见良心。然朕以无人，不得不用汝。汝仍遵前命。”

十月，复命以总督衔管山东巡抚事，综理工程。奏言：“濬运河必先濬伊家河以泄积水，使久淹地亩渐次涸出，然后履勘估修，庶工实费省。请俟春暖鸠工，不致有误新运。”又偕师载疏言：“运河淤垫日甚，寻常修濬，非经久之策。应自济宁石佛闸起北至临清闸，逐一探底，以深八尺为度，俾河身一体平坦。”上韪其言。

十二月，伊家河工竟。又奏言：“运河淤浅处分段筑坝，测量纤路，多民居。草土屋原售，给价拆除；瓦屋不原售，量将纤路加宽。被水民田速为疏消，俾为种麦；应修桥梁，察有解江馀石应用，不使估报买采。”上以“实心经理，不负任使”嘉之。寻卒，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勤。子桂林，自有传。

吴达善，字雨民，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陕西驻防。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擢至工部侍郎、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二十年，授甘肃巡抚。赴巴里坤督理军需，以劳赐孔雀翎。二十二年，疏言：“军粮自肃州运哈密至军，石需费十二、三两。凯旋官兵粜口粮制衣履，请改二成本色，八成折价。既得随时支用，亦可稍省运费。”从之。加太子少保。

二十四年，代黄廷桂为陕甘总督，寻复以命杨应琚，改总督衔管巡抚事。奏言：“宁夏横城堡河涨城圮。相度水势，分别添筑草坝，俾大溜北注，化险为平。”旋以总督衔调河南巡抚。奏改延津、封丘、胙城、荥泽、卢氏、灵宝诸县营制，议行。

授云贵总督。二十七年，奏言：“云南、贵州各镇协营每兵千设藤牌兵百，少不適用。请以七成改习鸟枪，三成改习弓箭。”从之。寻兼署云南巡抚。二十九年，奏改都匀、铜仁二协营制。调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巴陵民熊正朝伪称县人巡抚方显子，居省城与绅士交结，乘间盗窃，捕得寘诸法。

三十一年，调陕甘总督，奏言：“木垒地广土沃。请将招集户民编里分甲，里选里长，百户选渠长，乡约保正。讼狱，守备审理；命盗案，守备验讯。巴里坤同知审解。”从之。三十三年，复调湖广总督，兼署荆州将军。命赴贵州，偕内阁学士富察善、侍郎钱维城按巡抚良卿、按察使高积营私骫法，论如律。三十五年，兼署湖南巡抚。

三十六年，复调陕甘总督，值土尔扈特部内附，上命分赉羊及皮衣。吴达善料理周妥，上嘉其能。以病乞解任。寻卒，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赐祭葬，谥勤毅。

崔应阶，字吉升，湖北江夏人。父相国，官浙江处州镇总兵。应阶，廕生。初授顺天府通判，迁西路同知。雍正中，擢山西汾州知府。乾隆十五年，授河南驿盐道。擢安徽按察使。丁母忧，服阕，补贵州按察使。二十一年，擢湖南布政使，署巡抚。总督硕色劾应阶子甘肃东乐知县琇附驿寄家书，应阶不检举，上特命降调。

二十二年，补江南常镇扬道。再迁山东布政使。

二十八年，迁贵州巡抚，调山东。疏请濬荆山桥旧河，泄积水。二十九年，疏言：“武城运河东岸牛蹄窝、祝官屯，西岸蔡河陂水汇注，俱为堤隔，浸灌民田，请各建闸启闭。”均如所议。三十一年，疏言：“各州县民壮有名无实，饬属汰老弱，选精壮，改习鸟枪，与营伍无二。不增粮饷，省得精壮三千三百馀名。”得旨嘉奖。三十二年，疏言：“武定滨海，屡有水患：一在徒骇尾闾不暢，一在钩盘淤塞未开。徒骇上游宽百馀丈，至霑化入海处仅十馀丈，纡回曲折，归海迟延。徒骇旧有漫口，径二十五里，宽至四五十丈，水涨赖以宣泄。若就此开濬，庶归海得以迅速。又有八方泊为众水所汇，伏秋霖雨，下游阻滞，淹及民田。泊东北为古钩盘河，经一百三十馀里，久成湮废。若就此开濬，引水入海，则上游不致停蓄，积水亦可顺流而下。”皆如所请。

调福建，三十三年，擢闽浙总督，加太子太保。三十四年，劾兴泉永道蔡琛贪鄙，论如律。调漕运总督，奏粮道专司漕务，无地方之责，令亲押赴淮，不得转委丞倅。召授刑部尚书，调左都御史。四十五年，以原品休致。寻卒。

王检，字思及，山东福山人。父趯，官太常寺卿。检，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编修。大考四等，休致。十三年，上幸阙里，召试，复授编修。

十四年，授直隶河间知府，迁甘肃凉庄道。以官河间有政声，即调直隶霸昌道。累擢安徽按察使。奏：“外任官员眷属外，定例州县家人二十名，府道以上递加十名，违者降级。定额本宽，近则州县一署几至百人，毋论招摇滋弊，即养廉亦不足供，请申明定例，违数详参。”又奏：“皖城滨临大江，岁多劫案，请加重沿江乘危抢夺旧例，边海有犯视此。”均得旨允行。调直隶，又调山西。二十八年，迁广西布政使，调甘肃。奏：“各省大计举劾，例由籓司主稿。请嗣后籓司新任，得援督抚例展限三月，以重考核。”

二十九年，擢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以前巡抚爱必达请於沔阳新堤设文泉县治，地处低洼，城仓库狱俱未兴工，且於民情未便，奏请裁撤，移沔阳州同驻新堤，下部议行。

调广东巡抚。秋审，刑部进湖广招册，检所定拟，多自缓决改情实，或改可矜。

上覈刑部九卿所改皆允，谕检“秋谳大典，宜详慎持平，失出失入，厥过维均”，传旨申饬。三十一年，奏：“凡盗出洋肆劫，夥党、器械，招买皆自内地。如果保甲严查，岂能藏匿？请嗣后洋盗案发，询明由某地出口，将专管及兼辖、统辖各员，照保甲不实力例议处。”从之。广东有名竹洲艇者，其制上宽下锐，行驶极速。海盗用以行劫，追捕为难。检令凡船皆改平底。琼州地悬海外，黎人那隆等劫商骫法，为诸盗最。检亲督剿捕，决遣如律。又以民多聚族而居，置祭田名曰“尝租”，租穀饶裕，每用以纠众械斗。奏请“尝租自百亩以上者，留供每年祭祀，馀田归本人。

其以租利所置，按支均派，俾贫民有田以资生，凶徒无财以滋事”。上谕曰：“所奏意在惩凶息讼，惟恐有司奉行不善，族户贤否不齐，难免侵渔攘夺。嗣后因恃祠产丰厚，纠众械斗，按律惩治。即以祠田如检所请分给族人，俾凶徒知所警惧，而守分善良仍得保其世业。”三十二年，因病请假，有诏慰问。旋卒。

子启绪，自编修官河南开归陈许道；燕绪，自编修官侍讲；孙庆长，内阁中书，官福建按察使。

吴士功，字惟亮，河南光州人。雍正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御史。奏言：“部院大臣简用督抚，调所属司员以道府题补，恐滋偏听、交结诸弊，请照雍正旧例停止。”从之。御史仲永檀言密奏留中，近多泄漏。

敕王大臣诘问，举士功劾尚书史贻直疏以对。上出士功疏，戒以不悛改，当重谴。

乾隆七年，授山东济东泰武道，丁忧，服阕，调直隶大名道。改山东兗沂曹道，属县饥，上南巡，迎驾，召对，以闻。为截留粮米六十万石赈之，命士功董其事。旱蝗为灾，督吏捕治，昼夜巡阅，未及旬，蝗尽。调湖南粮道，巡抚阿克敦疏留，调山东粮道。再迁湖北按察使。二十二年，护巡抚。河南饥，敕湖北发毗连州县仓米运河南，即留本年应运漕粮归仓。士功奏湖北地卑湿，米难久贮，请以一米改收二穀还仓，报闻。

迁陕西布政使，护巡抚。疏言：“宜君、榆林、葭州、怀远、府谷、神木、靖边、宁远诸州县先旱后潦。拨宁夏米麦五万石分赈怀远、靖边诸县，中阻黄河，河冰即难挽运，臣饬先期速运；拨绥德等四州县米二万石协济榆林、葭州，山路崎岖，臣饬添雇骡驼速运，俾民早霑实惠。”谕令竭力妥为之。调直隶，奏请：“抚籓离任，将库项有无亏空奏明。新任抚籓亦於交代限内另摺奏闻，仍照例出结保题，以除挪借积弊。”上以所奏简而易行，命著为例。二十三年，复调陕西，护巡抚。疏言：“延安府兵米，各县运府仓。弁兵赴府支领，路远费倍，耗损过半。请甘泉、宜川、延川、延长四县本县徵收支给。”又奏：“陇州汧阳县跬步皆山，岁徵屯豆，请改折色解司充饷。”俱从之。

擢福建巡抚。二十四年，奏请捕私铸，按钱数多寡治罪。又奏获南洲盗八十馀人，与总督杨廷璋疏请改定南洲塘汛。又奏：“福建九府二州，常平缺额穀三十一万石有奇；台湾积年平粜未买穀十五万石有奇：皆令补足。浙西歉收，请拨台湾穀十万石听浙商贩运。风汛不便，先发内地沿海府县仓穀拨给，俟台湾穀运到还仓。

一转移间，无妨於闽，有益於浙。”上嘉之。二十五年，奏：“寄居台湾皆闽、粤滨海之民，乾隆十二年复禁止移眷，民多冒险偷渡，内外人民皆朝廷赤子。向之在台湾为匪者，均只身无赖。若既报垦立业，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有的属在内地者，请许报官给照，迁徙完聚。”又条奏稽查滨海渔船，令取船主、澳甲保结；出口逾期不还，责成澳甲、船主查报；稽察携带多货，帆樯编字号，书姓名，免匪舟溷迹：均从之。寻以福建民多械斗，由大族欺凌小族，疏请大户恃强纠众拟情实，小户被欺抵御拟缓决。刑部拟驳，上谕曰：“福建械斗最为恶俗。士功乃欲以族大族小分立科条，是使械斗者得以趋避其词，司谳者因而高下其手。士功夙习沽名，宜刻自提撕，勿自贻伊戚！”

二十六年，廷璋劾提督马龙图挪用存营公项，命士功严谳。会奏龙图借用公项，已於盘查时归补，援自首例减等拟徒。上以龙图败露后始行归补，且将登记数簿焚毁，又增舞文之罪，不得以自首论，因究诘出何人意，寻覆奏士功主政。上夺士功官，发巴里坤效力自赎。二十七年，廷璋奏闽县民杨魁等假造敕书承袭世职，投抚标效力。上命巴里坤办事大臣诘责士功，并令自揣应得处分，赎罪自效。士功输银赎罪，命释回。旋卒。

子玉纶，二十六年进士，自检讨累迁兵部侍郎，督福建学政，复降授检讨。

论曰：疆政首重宜民。纪督凿井，反贻怨讟。喀尔吉善遂阻开矿、种树之议，兴利诚不易言也。雅尔图、应阶治水，斯盛治社仓，哲治治赈，才有洪纤，效有巨细，要皆有益於民。苏昌劾大吏，颇见风力，瑚宝等亦各有建树。自古未有不尽心民事而可以称善治者也。

## 列传九十七

齐苏勒 嵇曾筠子璜 高斌从子高晋 完颜伟 顾琮 白锺山

齐苏勒，字笃之，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官学选天文生为钦天监博士，迁灵台郎。擢内务府主事，授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圣祖南巡阅河，齐苏勒扈跸。至淮安，上谕黄河险要处应下挑水埽坝，命往烟墩、九里冈、龙窝修筑。齐苏勒於回銮前毕工，上嘉之。洊擢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仍领永定河分司事。河决武陟，奉命同副都御史牛钮监修堤工。疏言：“自沁河堤头至荥泽大堤十八里，择平衍处筑遥堤。使河水趋一道，专力刷深，不致旁溢。”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擢山东按察使，兼理运河事。命先往河南筹办黄河堤工。时河南巡抚杨宗义请於马营口南旧有河形处濬引河。齐苏勒同河道总督陈鹏年疏言：“河不两行，此泄则彼淤。马营口堤甫成，若开引河，虑旁泄侵堤。”事乃寝。

雍正元年，授河道总督。既上官，疏言：“治河之道，若濒危而后图之，则一丈之险顿成百丈，千金之费糜至万金。惟先时豫防，庶力省而功易就。”又言：“各堤坝岁久多倾圮，弊在河员废弛，冒销帑金。宜严立定章示惩劝。”并允行。

乃周历黄河、运河，凡堤形高卑阔狭，水势浅深缓急，皆计里测量。总河私费，旧取给属官，岁一万三千馀金，及年节餽遗，行部供张，齐苏勒裁革殆尽。举劾必当其能否，人皆懔懔奉法。

阳武、祥符、商丘三县界黄河，北岸有支流三，逼堤绕行五十馀里；南岸青佛寺有支流一，逼堤绕行四十馀里。齐苏勒虑刷损大堤，令筑坝堵御，并接筑子堤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堤七百八十丈。又以洪泽湖水弱，虑黄水倒灌，奏筑清口两岸大坝，中留水门，束高清水以抵黄流。及淮水暢下，坝在波涛中，又虑坝为水蚀，遣员弁驻工，湖涨下埽防坝，黄涨则用混江龙、铁篦子诸器，驾小舟往来疏濬，不使沙停，水患始缓。诏豫筹山东诸湖蓄泄以利漕运，疏言：“兗州、济宁境内，如南旺、马蹋、蜀山、安山、马场、昭阳、独山、微山、稀山等湖，皆运道资以蓄泄，昔人谓之‘水櫃’。民乘涸占种，湖身渐狭。宜乘水落，除已垦熟田，丈量立界，禁侵越。谨渟蓄：当运河盛涨，引水使与湖平，即筑堰截堵；如遇水浅，则引之从高下注诸湖。或宜堤，或宜树，或宜建闸启闭，令诸州县量事程功，则湖水深广，漕艘无阻矣。”

二年，广西巡抚李绂入对，上谕及淮、扬运河淤垫年久，水高於城，危险可虑。

绂请於运河西别濬新河，以其土筑西堤；而以旧河身作东堤，东岸当不至溃决。上命与齐苏勒商度，齐苏勒奏言：“淮河上接洪泽，下通江口。西岸临白马、宝应、界首诸湖，水势汪洋无际。若别挑新河，筑西堤於湖水中，不惟糜费巨金，抑且大工难就。”上是其言。是秋飓风作，海潮腾踊丈馀。黄河入海之路，二水冲激，历三昼夜，而滨海堤岸屹然。上嘉其修筑坚固，赐孔雀翎，并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三年，副总河嵇曾筠奏於祥符县回回寨濬引河，事将竣，齐苏勒奉命偕总督田文镜察视。齐苏勒奏言：“濬引河必上口正对顶冲，而下口有建瓴之势，乃能吸大溜入新河，借其水力涤刷宽深。今所濬引河，与现在水向不甚相对。当移上三十馀丈，对冲迎溜。复於对岸建挑水坝，挑溜顺行，以对引河之口。俟水涨时相机开放，庶河流东注，而南岸堤根可保无虞。”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以仪器测量，命齐苏勒会勘。齐苏勒奏：“仪器测度地势，於河工高下之宜甚有准则。今洪泽湖滚水坝旧立门槛太高，不便於泄水。请敕诸臣绕至湖口，用仪器测定，将门槛改低，庶宣防有赖。”又奏言：“治河物料用苇、柳，而柳尤適宜。今饬属於空閒地种柳，沮洳地种苇。应请凡种柳八千株、苇二顷者，予纪录一次，著为例。”均称旨。寻又奏言：“供应节礼，并已裁革。河标四营旧有坐粮，岁千馀金，以之修造墩台，制换衣甲、器械；盐商陋规岁二千金，为出操验兵赏功犒劳之用。每年往来勘估，伏秋两汛，出驻工次，车马舟楫，日用所需，拮据实甚。河库道收额解钱粮，向有随平馀银五千馀，除道署日用工食，请恩准支销。”上允之。四年，以堵筑睢宁硃家口决口，加兵部尚书、太子太傅。五年，疏言：“黄河斗岸常患冲激，应改斜坡，俾水随坡溜，坡上悬密柳抵之。既久溜入中泓，柳枝霑泥，并成沙滩，则易险为平。”

从其请。是年，齐苏勒有疾，上遣医往视。寻入觐，命岁支养廉万金。

六年，两江总督范时绎、江苏巡抚陈时夏濬吴淞江，上命齐苏勒料理。筑坝陈家渡，松江知府周中鋐、千总陆章乘舟督工下埽，潮回坝陷，溺焉。齐苏勒往视察，下为土埂，中有停沙，因督令疏濬，坝工乃竟。复偕曾筠会勘河南雷家寺支河，是秋事毕。於是黄河自砀山至海口，运河自邳州至江口，纵横绵亘三千馀里，两岸堤防崇广若一，河工益完整。

七年春，疾甚，上复遣医往视。寻卒，赐银三千两为归榇资，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勤恪。上又以靳辅、齐苏勒实能为国宣劳，有功民社，命尹继善等择地，令有司春秋致祭。

齐苏勒久任河督，世宗深器之，尝谕曰：“尔清勤不待言，而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尤属可嘉。”又曰：“隆科多、年羹尧作威福，揽权势。隆科多於朕前谓尔操守难信，年羹尧前岁数诋尔不学无术，朕以此知尔独立也。”又曰：“齐苏勒历练老成，清慎勤三字均属无媿。”八年，京师贤良祠成，复命与靳辅同入祀。

嵇曾筠，字松友，江南长洲人。父永仁，诸生，从福建总督范承谟死事；母杨守节，抚曾筠成立：事分见忠义、列女传中。

曾筠，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雍正元年，直南书房，兼上书房。擢左佥都御史，署河南巡抚，即充乡试考官。迁兵部侍郎。河决中牟刘家庄、十里店诸地。诏往督筑，逾数月，工竟。二年春，奏言：“黄、沁并涨，漫溢銚期营、秦家厂、马营口诸堤。循流审视，穷致患之由。见北岸长沙滩，逼水南趋，至仓头口，绕广武山根，逶迤屈曲而下。官庄峪又有山嘴外伸，河流由西南直注东北，秦家厂诸地顶冲受险。请於仓头口对面横滩开引河，俾水势由西北而东南，毋令激射东北；并培钉船帮大坝，更於上下增筑减水坝，秦家厂诸地险势可减。”

又与河督齐苏勒会奏培两岸堤，北起荥泽，至山东曹县；南亦起荥泽，至江南砀山：都计十二万三千馀丈。皆从之。

授河南副总河，驻武陟。疏言：“郑州大堤石家桥迤东大溜南趋，应下埽签椿，复於埽湾建矶嘴坝一。中牟拉牌寨黄流逼射，应下埽护岸，建矶嘴挑水坝二。穆家楼堤工坐冲，亦应下埽加镶。阳武北岸祥符珠水、牛赵二处堤工，近因中牟迤下，新长淤滩，大溜北趋成冲，应顺埽加镶。”又言：“小丹河自辛句口至河内清化镇水口二千馀里。昔人建闸开渠，定三日放水济漕，一日塞口灌田。日久闸夫卖水阻运，请严饬。仍用官三民一之法，违治其罪。”又言祥符南岸回回寨对面淤滩直出河心，致河势南趋逼省城。请於北岸旧河身濬引河，导水直行。上谘齐苏勒用曾筠议。四年，奏卫河水盛，请於汲、汤阴、内黄、大名诸县筑草坝二十七。又请培郑州薛家集诸处埽坝。

五年，命兼管山东黄河堤工。寻转吏部侍郎，仍留副总河任。六年，疏言：“仪封北岸因水势冲急，雷家寺上首滩崖刷成支河。请将旧堤加帮，接筑土坝，跨断支河，以防掣溜侵堤。青龙冈水势萦纡，将上湾淘作深兜，与下湾相对。请乘势开引河，导水东行。”寻擢兵部尚书，调吏部，仍管副总河事。奏请培兰阳耿家寨北堤，下埽签椿筑坝。

七年，授河南山东河道总督，疏请开荆隆口引河。八年，署江南河道总督，疏言：“山水异涨，汇归骆马湖，溢运浮黄，河、湖合一。请於山盱周桥以南开坝泄水，并启高、宝诸堰，分水入江海。高堰山盱石工察有椿腐石欹，顺砌卑矮者，应筑月坝，加高培实。其年久倾圮者，全行改筑。兴工之际，筑坝拦水，留旧石工为障。俟新基筑定，再除旧石，仍留旧底二层，以御风浪。”又奏：“禹王台坝工为江南下游保障。沭水源长性猛，坝工受冲。请於现有竹络坝二十七丈外，依顶冲形势，建石工六百馀丈。接连冈阜，仍筑土堤，并濬沭河口门，使循故道直趋入海。”

十年，奏扬州芒稻河闸商工草率，改归官辖，并增设闸官。十二月，加太子太保。

十一年四月，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总督江南河道，予一品封典。十二月，丁母忧，命在任守制。曾筠奏恳回籍终制，温诏许之。以高斌暂署，仍谕曾筠本籍距淮安不远，明岁工程，就近协同经理。十二年四月，同高斌奏增筑海口辛家荡堤闸。同副总河白锺山奏修清江龙王闸，濬通凤阳厂引河。十三年，谕曾筠葬母事毕赴工。高宗御极，命总理浙江海塘工程。

乾隆元年，兼浙江巡抚。寻命改为总督，兼管盐政。曾筠条奏盐政，请改商捕为官役，严缉私贩，定缉私赏罚。地方有抢盐奸徒，官吏用盗案例参处。又疏请於海宁筑尖山坝，建鱼鳞石塘七千四百馀丈。入觐，加太子太傅。二年，疏请筑淳安淳河石磡。三年，疏请修乐清滨海堤；又疏请发省城义仓运温、台诸县平粜：并从之。寻召入阁治事，以疾请回籍调治。上令其子璜归省，又遣医诊视。卒，赠少保，赐祭葬，谥文敏，祀浙江贤良祠。又命视靳辅、齐苏勒例，一体祠祀。

曾筠在官，视国事如家事。知人善任，恭慎廉明，治河尤著绩。用引河杀险法，前后省库帑甚钜。第三子璜，亦由治河有功，官大学士，继其武。

璜，字尚佐。幼读禹贡，曰：“禹治水皆自下而上。盖下游宣通，水自顺流而下。”长老咸惊异。雍正七年，赐举人。八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年裁二十。授编修，再迁谕德。乾隆元年，命直南书房。三年，丁父忧，服阕，擢庶子。两岁四迁左佥都御史。九年，奏：“督抚阅兵，祗就趋走应对定将弁能否。请近省命大臣，边省命将军、副都统，简阅行伍。”是岁令大学士讷亲阅河南、山东、江南三省行伍，璜此奏发之也。

璜侍曾筠行河，习工事。奏河工疏筑诸事：请浚毛城铺坝下引河，并於顺河集诸地开河引溜，修筑黄河岸，留新黄河、韩家堂诸地旧口，泄盛涨，议行。授大理寺卿。累迁户部侍郎。十八年十月，黄、淮并涨。璜疏请濬铜山以下、清口以上河身，并仿明刘天和制平底方船，用铁耙疏沙，修补高堰石工、归仁堤闸，酌复江南境内减水闸坝。尚书舒赫德等被命视河，奏请派熟谙工程大员董理堤防，因令璜偕工部侍郎德尔敏督修。璜奏：“高堰工程有砖石之殊，年分有新旧之异。今当修砌石工，堤外筑拦水坝，并将旧有砖工尽改石工。石较砖重，椿木应培增。旧修石堤用石二进，石后用砖二进，砖与土不相融结，久经风浪，根空基圮，令於砖石后加筑灰土三尺，以御冲刷。”又奏：“串场河为诸水总汇。请自石闸南更建闸二，并就旧河道疏濬，直达海口。”十九年，奏：“高堰、高澖、龙门、古沟四处深塘兜湾，请修复草坝。”皆从之。是年堤工竟，议叙，转吏部。二十年，以母病，乞假归。

二十二年春，上以璜母病愈，授南河副总河，并谕曰：“璜侍父曾筠久任河工，见闻所及，谙练非难。母虽年近八十，常、淮带水，侭可轻舟迎养，固无异在家侍奉也。”四月，上南巡，临视高堰、清口及徐州诸工。以伏汛将至，近河诸地岁频歉，贫民甚多，谕疏筑诸工同时并举，以工代赈。因璜前奏请於昭关增滚坝、濬支河，南关旧坝改建滚水石坝，即命璜董其事。璜奏：“运河东堤减水入下河，经刘庄、伍祐、新兴诸场，分注斗龙、新洋二港归海。但刘庄大团闸至新兴石闸相距较远，请於伍祐沿洼口、蔡家港各增建石闸，引水出新洋港。并疏射阳湖港口，使之径直。濬串场河以西孔家沟、冈沟河、皮家河支流凡三。此皆下河归海之路也。

湖河诸水，归海纡回，归江迳直。多一分入江，即少一分入海。应挑河筑坝，使湖河水势相平，乃将各坝开放。则湖水既减，可为容纳来水地。伏秋水盛，泄高邮湖引入运河，出车逻、南关二坝，则归海水少，下河田庐可无虑矣。”上谕曰：“璜此奏分别缓急，因势利导，会全局而熟筹之。改纡为直，移远为近，濬浅为深，具有条理。即令尹继善、白锺山等会璜次第兴举。”十一月，高邮运河东堤新建石坝工成，奏请酌定水则，车逻、南关二坝过水至三尺五寸，开五里中闸；至五尺，开新建石坝。又奏：“车逻、南关坝脊高於高邮湖面二尺七寸。芒稻闸为湖水归江第一尾闾，请常年启放，俾江、湖脉络贯通。”上深嘉之，从所请，并降旨命勒石闸畔。

二十三年正月，擢工部尚书。五月，上下江诸工皆竟。九月，调礼部。二十四年四月，请在籍终养。二十五年，诣京师祝上寿。归至清江浦，奏言：“归江之路，尚有应筹。请於金湾坝下开引河，并濬董家沟。又以廖家沟、石羊沟、董家沟三坝改低三尺，使与芒稻闸相准。”上命交尹继善等勘议。二十九年，丁母忧。三十二年，服阕，署礼部尚书，旋实授。七月，授河东河道总督，奏：“杨桥大坝为河南第一要工，虽已堵闭，时辄渗漏。而北岸河滩顺直，既不能挑引河分溜，大坝迤东又遍地飞沙，不能建越堤。请将坝身裹戧培厚，用资完固。”璜每巡河，不避艰险，身先属吏。一夕闻虞城工险，驰往。天甫晓，雨雹交下，下埽岌岌欲崩，从者失色，劝璜姑退。璜立堤上叱曰：“埽去我与俱去！”雨雹息，堤卒无恙。

三十三年九月，召授工部尚书，罢直南书房。寻以在河督任未甄别佐杂，左迁左副都御史。三十六年，迁工部侍郎。三十八年，擢尚书，调兵部。四十年，复调工部。四十四年，调吏部，协办大学士。初，璜议挽黄河北流仍归山东故道，入对尝及之。是岁河决青龙冈，大学士阿桂视工。上以璜议谘阿桂及河督李奉翰，佥谓地北高南低，水性就下；欲导河北注，揣时度势，断不能行。上复命廷臣集议，仍谓黄河南徙已久，不可轻议改道，寝其事。

四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在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并以璜年老，谕冬令日出后入朝，赐玄狐端罩。五十年正月，与千叟宴，为汉大臣领班。五十一年，以老乞休，赐诗慰留。上幸避暑山庄，命留京办事。五十五年四月，以璜成进士逾六十年，重与恩荣宴。璜年八十，与高宗同岁生，生日在六月，奏改万寿节后。上嘉其知礼，代定八月十九日，赐诗及联榜、上方珍玩宠之。五十六年，复赐肩舆入直。五十九年七月，卒，年八十有四，命皇八子奠醊，赠太子太师，赐祭葬，谥文恭。

子八，长承谦，进士，官至侍读，先璜卒。族子承恩，举人，累官至河东河道总督。

高斌，字右文，高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初隶内务府。雍正元年，授内务府主事。再迁郎中，管苏州织造。六年，授广东布政使，调浙江、江苏、河南诸省。九年，迁河东副总河。十年，调两淮盐政，兼署江宁织造。十一年，署江南河道总督。

十二年，回盐政任。复署河道总督，培范公堤六万四千馀丈。十三年，回盐政任。

旋授江南河道总督。

乾隆元年，疏请河工抢修工段需用土方，令河兵挑运十之四，用民工十之六。

又请苇荡营采柴均归厂运。又请各州县河工外解各项悉归河库道。河南永城、江南萧县频年被河患，上命高斌会两江总督赵弘恩、河南巡抚富德筹疏通之策。高斌等奏：“黄河南岸砀山毛城铺向有减水石坝一，萧县王家山有天然减水石闸一，睢宁县峰山有减水闸四，建自康熙间，诚分黄导淮以水治水之善策。年久淤浅，水发为患。毛城铺旧有洪沟、巴河二河，为减泄黄水故道。闸下地势，东北偏高，水向南行，漫入祝家口。请俟水涸疏濬二河，并於二河上游开蒋沟河，筑祝家口、潘家口二坝。漳水南流，使尽入蒋沟、洪沟、巴河分流下注，永城、砀山诸县当无水患。

王家山天然闸减水会入徐溪口，旧有引河，间有淤浅；峰山减水四闸，历年既久，引河亦有淤浅：均应疏濬。”又奏：“淮扬运河自清口至瓜洲三百馀里，其源为分洪泽湖水入天妃闸，建瓴而下，经淮安、宝应、高邮、扬州以达於江，惟借东西漕堤为障。请於天妃、正越两闸之下，相距百馀丈，各建草坝三。坝下建正石闸二，越河石闸二。又於所建二闸尾各建草坝三。重重关锁，层层收蓄，则水平溜缓，可御洪泽湖异涨，亦可减运河水势。湖水三分入运，七分会黄。山盱尾闾天然南北二坝，非洪泽湖异涨不可轻开，使清水全力御黄；而高、宝诸湖所受之水，循轨入口，不至泛溢下河。则高、宝、兴、盐诸县民田可免洪湖泄水之患。”疏入，均议行。

御史夏之芳等疏言：“毛城铺引河一开，则高堰危，淮、扬运道民生可虑。”

命高斌会大学士嵇曾筠、副总河刘永澄等详度。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广东学政王安国复请濬海口，又命高斌与宏恩及江苏巡抚邵基会勘。二年三月，高斌请入觐。赵弘恩内擢户部尚书，亦诣京师。上命王大臣集议，并召之芳等皆与。高斌言：“毛城铺减水坝康熙十七年靳辅所建，减水归洪泽湖，助清刷黄。六十年来，河道民生，均受其益。现濬毛城铺，乃因坝下旧河量加挑濬，使水有所归，并非开坝。况减下之水，纡回曲折六百馀里，经徐、萧、睢、宿、灵、虹诸州县，有杨甿等五湖为之渟蓄。入湖时即已澄清，无挟沙入湖之患，亦无湖不能容之虑。”之芳等仍执所见，议未决，御史甄之璜奏：“毛城铺开河，淮、扬百万之众，忧虑惶恐。”锺衡条奏亦及之。上卒用高斌议，斥之璜、衡、之芳等。

高斌复请别开新运口，堵塞旧运口，以避黄河倒灌。三年正月，淮、扬运河工竟，有旨嘉奖。四年，上闻时论议高斌所改新运口离黄稍远，而上游水势遇黄河异涨，仍不见倒灌，命大学士鄂尔泰乘驿往勘。鄂尔泰仍主开新运口，如高斌议。八月，高斌入觐，命便道与直隶总督孙嘉淦、总河顾琮会勘直隶河道。六年，奏言：“黄河自宿迁下至清河，河流湍急，内逼运河，脣齿相依。请培运河南岸缕堤，作为黄河北岸遥堤。”又言：“江都瓜河地势卑下，请量改口门，别濬越河，以减淮水入瓜河分数。”又言镇江南岸埽工宜改砖工。均下部议行。

调直隶总督，兼管总河。奏言：“永定河惟在尾闾通暢，请於三角淀旁开引河，下接大清河老河头，上接郑家楼水口。挑去积土，即於北岸圈筑坡埝，以防北轶。

南岸亦量为接筑，以遏南溜。下口河脣，随时疏通。至上游应筹分泄，请於南岸双营，北岸胡林店、小惠家庄各增建三合土滚坝一；并减堤高，使卑於坝。南岸郭家堤旧草坝应一律修筑如式。”七年，淮、扬水灾，上命高斌及侍郎周学健会总督德沛等治赈。事毕，还直隶，复奏言：“永定河上游为桑乾河，自山西大同至直隶西宁，两岸可各开渠灌田。自西宁石闸村入山，经宣化黑龙湾、怀来和合堡、宛平沿河口，两山夹峙，一线中趋。若於山口取巨石错落堆叠，仿竹络坝之意，为玲珑水坝，以杀其汹涌，则下游河患可减。”疏上，均议行。十年三月，加太子太保。五月，授吏部尚书，仍管直隶水利、河道工程。十二月，命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

十一年，御史杨开鼎劾南河河道总督白锺山河决匿灾不报，命高斌往江南会总督尹继善按治，白锺山坐夺官。疏言：“淮、黄二渎，每年伏秋水涨，以老坝口水志为准则。乾隆七年最大，水志连底水一丈四尺七寸，当以此较量每年水势。各处闸坝开闭，应以就近石工水涨尺寸为度。”运河水涨，又命高斌往勘。疏陈培六塘河谢家庄、龙沟口诸处堤堰，濬中墩河、项家冲东门河；又疏请豁免海州、沭阳、赣榆诸县逋赋，及板浦、徐渎、中正、莞渎、临洪、兴庄诸场折价带徵银：并从之。

高斌尝谓黄水宜合不宜分，清水宜蓄不宜泄，惟规度湖河水势，视其缩盈以定蓄泄，方不至泛溢阻碍为民害。诸所筹画，皆可循守。十二年三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四月，命往江南同河道总督周学健督理防汛。五月，直隶水利工竟。

十三年，命偕左都御史刘统勋如山东治赈。又命偕总督顾琮如浙江按巡抚常安婪贿状，高斌等颇不欲穷治。上又遣大学士讷亲往按，责高斌模棱，下吏议，夺官，命留任。闰七月，周学健得罪，命兼管江南河道总督。寻以籍学健家产徇私瞻顾，夺大学士，仍留河道总督。十六年三月，上南巡，命仍以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

闰五月，暂管两江总督。八月，盱南阳武漫工未合龙，诏往相度修筑，命未下，高斌奏请驰赴协办。上奖其急公任事，得大臣体。十一月，工竟，命同侍郎汪由敦勘天津诸处河工。十七年，年七十，赐诗。

十八年，洪泽湖溢，邵伯运河二闸冲决，高邮、宝应诸县被水，下部严议。学习河务布政使富勒赫奏劾南河亏帑，命署尚书策楞、尚书刘统勋往按。策楞等疏发外河同知陈克济、海防同知王德宣亏帑状；并及洪泽湖水溢，通判周冕未为备，水至不能御，不即奏劾状。上责高斌徇纵，与协办河务张师载并夺官，留工效力赎罪。

九月，黄河决铜山张家路，南注灵、虹诸县，归洪泽湖，夺淮而下。上以秋汛已过，何至冲漫河堤，责高斌命往铜山勒限堵塞。策楞寻奏同知李敦、守备张宾侵帑误工状，上命斩燉、宾，絷高斌、张师载使视行刑，仍传旨释之。二十年三月，卒於工次。予内大臣衔，发内库银一千治丧。

二十二年，上南巡，谕曰：“原任大学士、内大臣高斌，任河道总督时颇著劳绩。即如毛城铺所以分泄黄流，高斌设立徐州水志，至七尺方开。后人不用其法，遂致黄弱沙淤，隐贻河患。其於黄河两岸汕刷支河，每岁冬季必率汛填筑。近年工员疏忽，因有孙家集夺溜之事。至三滚坝泄洪湖盛涨，高斌坚持堵闭，下游州县屡获丰收。功在民生，自不可没。癸酉张家路及运河河闸之决，则其果於自信，抑且年迈自满之失。在本朝河臣中，即不能如靳辅，较齐苏勒、嵇曾筠有过无不及。

可与靳辅、齐苏勒、嵇曾筠同祀，使后之司河务者知所激劝。”二十三年，赐谥文定。御制怀旧诗，列五督臣中。命祀贤良祠。

子高恆，高恆子高朴，皆坐事获谴，自有传。上复录高斌孙高杞授内务府郎中。

从子高晋。

高晋，字昭德。父述明，凉州总兵。高晋初授山东泗水知县，累迁安徽布政使，兼江宁织造。乾隆二十年，擢安徽巡抚。二十二年，上南巡视河，命高晋协办徐州黄河两岸堤工。高晋奏言：“凤、颍灾区诸工并举，米价日昂，动工程银三万两购米，尚虑不敷。上念淮徐海道诸工，截漕二十万石平粜。请分五万济上江各工。”

从之。工竟，加太子少傅。

二十六年，迁江南河道总督。奏言：“高、宝、兴、泰积年被水，上命封南关、车逻等坝，於金湾坝下濬引河，泄水归江，使洪泽湖、运河之水不致漫坝东注。下河各县支河汊港及田间积水，均汇入串场河，北至盐城石、天妃等闸，出新洋港。

又自兴化白驹、青龙、八社、大团等闸出斗龙港，分二道归海。惟下河形如釜底，积涝骤难消涸。请浚兴化迤南丁溪、小梅二闸引河使出王家港，兴化迤北上冈、北草堰、陈家冲三闸引河，使汇射阳湖，增二道归海，俾数州县积水节节流通，沮洳渐成沃壤。”从之。二十七年，授内大臣，奏言：“运河归江，邵伯以下旧设六闸。

自盐河分流下注，请将六闸金门量为展宽。又盐河旧设中、南、北各二闸，应留北二闸以济盐、运。南、中二闸过水迟滞，应添建石坝，接长土堤，酌挑引河，俾高、宝湖水归江益暢。”二十八年，加太子太傅。二十九年，奏言：“清口以上桃、宿等，专受黄水；清口东坝以下，淮、黄合流，至云梯关迤东归海。北岸五套、南岸陈家浦顶冲入溜，议培筑旧堤。臣以云梯关外近海，与其筑堤束水，不若於旧堤上首作斜长子堰，使水汇正河入海。”上均是之。

三十年，迁两江总督，仍统理南河事务。三十一年，按苏州同知段成功纵仆扰民，高晋以成功方病，拟宽之，上责其袒庇。三十三年，署湖广总督，兼摄荆州将军事。三十四年，回任，兼署江苏巡抚。上命采洋铜铸钱，高晋请收小钱，并运云南铜供铸，费省於洋铜，上用其议。三十六年，兼署漕运总督，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仍任总督如故。寻命同侍郎裘曰修、总督杨廷璋筹勘永定河工。事竟，还江南。

四十年，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奏请以蜀山湖收蓄伏秋汛水，工部以旧例蜀山湖於十月后收蓄汶河清水议驳，上命高晋会勘。寻奏：“蜀山湖周六十五里，在汶河南、运河东，为第一水櫃。向定蓄水限九尺七八寸，请改以一丈一尺为率，兼蓄伏秋汛水。”从之。四十一年，河督吴嗣爵奏黄河淤高，命高晋与总督萨载筹议。请浚清口以内引河停淤，使清水暢出，与黄河汇流东注，并力剔沙，则黄河不濬自深，海口不疏自治。”上谕曰：“此奏甚合机宜形势，为治淮、黄一大关键。届时妥为之。”是冬，入觐，上以高晋年七十，书榜以赐。

四十三年，命赴浙江会巡抚王亶望相度海塘，又命赴河南堵筑仪封漫口。秋，河决时和驿，高晋请议处，命宽之。冬，时和驿工竟。仪封新修埽工蛰陷，部议夺官，仍命留任。十二月，卒，赐祭葬，谥文端。怀旧诗并列五督臣中。子书麟、广兴，自有传。

完颜伟，完颜即其氏，满洲镶黄旗人。雍正间，自内务府笔帖式累迁户部员外郎。命往江南学习河务。乾隆二年，授浙江海防道。调江南河务道，寻擢浙江按察使。方建尖山坝工，巡抚卢焯奏以伟督工，岁赉银五百。六年，命为江南副总河，就擢河道总督。高邮南关、五里、车逻三坝，值河、湖盛涨，泄水辄浸下河州县民田。上命闭洪泽湖天然坝及三坝，不使水入下河。知州沈光曾以上河滨湖滩地被水，议以济运馀水由三坝减泄，并易芒稻河闸为坝，疏宝应、高邮、甘泉诸湖南注之路。

伟劾其扰乱河工，光曾坐夺官。

初，上以黄河大溜逼清口，命循康熙旧迹，开陶庄引河，导使北注。大学士鄂尔泰与河道总督高斌合勘，甫定议，会暴汛积淤，工遂停。高斌亦去任，复命伟相度。伟议自清口迤西黄河南岸设木龙挑溜，使渐趋而北。七年，疏言：“淮源上游雨多水发，贾鲁河盛涨，由涡达淮，汇于洪泽湖。三石滚坝减归高、宝、邵伯等湖，而古沟、东坝漫刷过水又自白马湖来会，水势益大。臣督筑子堰捍御，并开高邮老土坝及南关等三坝，水势始定。”上嘉之。

是岁黄河亦盛涨，石林口减水过多，沛县及山东鱼台、滕、峄诸县皆被水。伟具疏请罪。御史吴炜劾伟用人不得当，伟疏辨，上不深责，调河东河道总督。九年，奏言：“山东历年被水，由於上游散漫，下游梗阻。运河东接汶、泗、沂、济诸水，泄入微山、蜀山、南旺、马踏诸湖；北接漳、卫二水，泄入盐河、徒骇、马颊、钩盘诸河。遇伏秋异涨，宣泄不及，应於运河内增闸坝以分其势，疏下河以暢其流。

其经由各州县，凡沟渠淤狭者浚之，堤堰残缺者修之。”报可。十年，以母老乞回京，有旨慰留。十三年，授左副都御史。旋卒。

顾琮，字用方，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尚书顾八代孙。父顾俨，历官副都统。顾琮，以监生录入算学馆，修算法诸书，书成议叙。康熙六十一年，授吏部员外郎。雍正三年，授户部郎中，迁御史。四年，巡视长芦盐政。八年，迁太仆寺卿。九年，授霸州营田使。十一年，协理直隶总河，迁太常寺卿，署直隶总督。

寻授直隶河道总督。十二年，奏报：“永定河口深通，上流始得暢注入淀。近因淤，议濬引河，自然开刷，不劳民力，号为天赐引河。”上令报祀。疏请更定管河汛，增设员缺，下部议行。

乾隆元年，署江苏巡抚。丁父忧回旗。二年，命协办吏部尚书事。永定河决，命偕总督李卫督修。旋署河道总督。三年正月，改授硃藻，命协同办理。奏畿辅西南诸水汇於东西两淀，淤垫漫溢为患。请设垡船捞泥，以三角淀通判、清河同知司其事。藻罢去，复授河道总督。五年，濬青县兴济、沧州捷地两减河，疏陈善后诸事，请疏海口，筑遥堤，多设涵洞。六年，请改定子牙河管河官制。寻以裁缺回京。

是年，授漕运总督。七年，奏言：“清江以上，运河两岸，向来只知束水济运，未知借水灌田，坐听万顷源泉，未收涓滴之利。同此田亩，淮南、淮北，腴瘠相悬。

或疑运河泄水，於济运有妨。不知漕艘道经淮、徐，五月上旬即可过竣。稻田须水，正在夏秋间。若届时始行宣导，是祗借闭蓄之水为灌溉之资，於漕运初无所妨。况清江左右所建涵洞，成效彰彰。推此仿行，万无疑虑。请特遣大臣总理相度，会同督、抚、河臣详酌兴工。”议未及行。八年，以督运诣京师。入对，请行限田，上斥其扰民。

十年六月，疏请於马庄集、曹家店各建石闸，束上游之水，并将骆马湖入运处改在皁河以上车头，建闸挑渠，引水济运。十字河竹络坝开放后，黄水湍激，横截运河，粮艘提溜为难。当於竹谿坝下束黄坝迤东接堤堵截，别於苏家闸南濬河越黄入运，从之。十一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十二年，命偕大学士高斌按浙江巡抚常安贪婪状。坐未穷治，夺官，命留任。寻调河东河道总督。十七年，疏言：“运河堤未设堡房。请视黄河例，每二里建堡房，都计四百馀座。”十九年，坐江南总河任内浮费工银，夺官。旋卒。

顾琮内行严正，尝入对，值旱多风，世宗以为忧。顾琮引洪范谓“蒙恆风若，虑臣或蔽君”，上为之动容。世宗崩，顾琮方丧偶，逾三年乃续娶。方苞以为合礼。

白锺山，字毓秀，汉军正蓝旗人。雍正初，自户部笔帖式迁江南山清里河同知。

累擢江苏布政使。奏：“狼山、苏松二镇驻地距苏州俱远，军糈輓运维艰，请就所驻及附近州县配给。崇明孤悬海外，地不产米，请由江、广采运，拨万石贮崇明仓，备平粜。海滨涨出沙洲，民人占居，当筑土墩以避潮患。”从之。十二年，授南河副总河，旋擢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元年，奏：“河标兵驻济宁，无仓储，每称贷贵籴。请以生息银二千七百有奇买穀四千石，设仓存贮，春借秋收。”又奏：“豫东河防，水落时，当堵塞支河。伏秋水涨，购料募夫，每虑不及。请发河南、山东司库银分存郑州及武陟、封丘、曹、单诸县，永远贮备。”皆从之。四年，疏言：“漳水旧自直隶入海，康熙四十五年，引漳入卫济运，故道渐淤，全归卫河，势难容受。嗣於德州哨马营建滚水坝，开引河泄卫水，由钩盘河达老黄河入海。然漳、卫二水随时淤塞，虚糜帑金。

漳水旧有正河、支河，应择易浚者复其故道。於馆陶建闸，卫水大，听漳入海以防涨；卫水小，分漳入卫以济运。”奏入，命大学士鄂尔泰详议，议在丘县东和尔寨村承漳河北折之势，接开十馀里，至漳洞村入旧河；因於新河东流入卫处建闸，以时启闭，上从之。时漕运总督补熙请造十丈大船，运河当以水深四尺为则。白锺山谓：“徬河无源之水，雨至而后泉旺，泉旺而后河盈。上徬闭、下徬启，则下徬倍深，上徬倍浅。各徬相距远近不均，水近者深，则远者必浅。以人役水，以水送舟，必不能均深四尺。”侍郎赵殿最又请於馆陶、临清各立卫河水则，白锺山谓：“尺寸不足，将卫辉民田渠徬尽闭，致妨灌溉，事既难行，尺寸既足，将官渠官徬尽闭，来源顿息。下流已逝，运河之水亦立见消涸。二者均属非计。”议并寝。

八年，调江南河道总督，疏言：“石林口堵筑坚固，大溜直趋下流。黄村、韩家塘等处新筑子堰，恐不足抵御，於对岸濬引河，导溜南注，并加厚子堰，派兵驻防。”又奏言：“苇荡左右两营，岁输柴二百二十五万束。积久生弊，轮运不齐。

请禁兵民杂采，定采苇期限，濬运柴沟渠，编柴船帮号。”皆允行。

十一年，御史杨开鼎劾：“白锺山出纳慳吝，任情驳减，用损工偷，纵仆役婪索。陈家浦决七百馀丈，止称二十馀丈。兴筑延缓，阜宁、盐城二县受其害。”命高斌会尹继善按治，以开鼎从。寻覆奏驳减、婪索无实据，惟陈家浦漫口冲刷，贻害累民。上召白锺山诣京师，夺官，效力河工。总河顾琮复论白锺山措处失当，上命籍其赀逾十万以偿。

十五年，授永定河道。十八年，河决张家路，命从尚书舒赫德往勘。旋命以按察使衔协办南河事。十九年，复授河东河道总督。二十年，署山东巡抚。请罢孔氏世袭曲阜知县，上命改授世袭六品官。寻奏济宁以南积水未消，请缓开汶河大坝，疏濬下游河道。上命白锺山往勘南河，文武各官听调遣。

二十二年，调江南河道总督，疏言：“自河决张家路，沙停河淤，下流不暢，南高北洼。迨孙家集复决，河底益高。黄河受病，率由水势侧注北岸，冲刷沟槽。

惟有南北分筹，南宜疏，北宜筑。筑则支河不致夺溜，疏则稍分有馀之水势，庶徐州得以少安。臣与河臣张师载商榷，以为南岸长滩较北岸更险，必於横亘处濬引河，导溜归中，岸堤益加高厚。北岸无堤，漫水如梁家马路、徐家庄等处支河数十道，及黄家庄、郭家堂等处漫槽矮滩，宜筑土坝。水平则收束以刷正河，水涨则平漫平消，不至冲槽夺溜。并於孙家集培堤增坝，以为重障。骆马湖北受蒙阴山水，西受微山湖水，其尾闾在六塘河。上游湖堤在在残缺，亟应修补捍防。”皆从之。

荆山桥工竟，议叙。奏言：“宁夏上游河水陡涨，急报下游防范。正阳关为淮水上下关键，应仿宁夏水报法，派员专司其事。”又奏：“上江诸水皆归安河以达洪泽湖。安河间段淤浅，连年水患由此。宜多募渔船，伐芦捞泥，俾尾闾一通，上游皆有去路。又归仁堤下旧有涵洞，穿鲍家河以达安河，久经湮塞。拟开浚分林子河一支，则安河进水之地亦有所分，患可渐减。”报闻。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

二十六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庄恪。

论曰：自靳辅治河、淮，继其后者，疏濬修筑，守成法惟谨。世宗朝，齐苏勒最著，嵇曾筠、高斌皆仍世继业，与靳辅同祠河上，有功德於民，克应祭法。完颜伟、顾琮、白锺山随事补苴，不负当官之责。高斌任事二十年，疏毛家铺引河，排众议行之，民蒙其利。夺淮之役，缚赴工次待决。雷霆不测之威，赫矣哉！

## 列传九十八

哈攀龙 子国兴 任举 冶大雄 马良柱 本进忠 刘顺

哈攀龙，直隶河间人，其先出回部。乾隆二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

以副将发福建，除兴化城守副将。迁总兵，历河南南阳，福建海坛、漳州诸镇。以母丧去官。十三年，高宗东巡，攀龙迎銮，命往金川，隶总督张广泗军，署松潘镇总兵。出美诺沟，取撒卧山、大松林、噶达诸寨。分兵出马沟右梁，察形势，得其险要，搜截松林，贼蔽松设卡。毁其二，径左梁山沟，砲毙贼数十。进克渴足寨，焚碉寨四、水城一，杀贼二十馀。寻与署重庆镇总兵任举合兵攻色尔力石城，举没於阵。攀龙入林，殪贼三十馀，夺举尸回。复偕都统班第、署重庆镇总兵段起贤、侍卫富成分道夜袭色尔力，焚木卡三，杀贼五十馀。进破石梁、双沟诸垒。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劾攀龙攻色尔力不能下，兵部议左迁。上责攀龙自陈，攀龙言屡克卡杀贼报广泗，广泗不以入告。会讷亲、广泗皆得罪去，上知攀龙枉，命罢议。寻从经略大学士傅恆夜攻色尔力，先登，拔石卡，殪贼数十。十四年，金川事定，命署固原提督。十六年，移湖广提督，陈整饬弁兵诸事，上嘉勉之。寻命真除。复移贵州提督。入陛见，病留京师，卒。

子国兴，乾隆十七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出为云南督标右营游击，迁东川营参将。缅甸头人召散据孟艮为乱。总督杨应琚檄国兴佐军，战楞木，进克猛卯，督战被枪，创右辅及臂。应琚以闻，赐孔雀翎。寻署腾越营副将。时副将赵宏榜以偏师深入，与缅人战於新街，师败绩。国兴师至蛮暮，诇新街无备，督兵潜入，缅人乃引退。从将军明瑞进克木邦，战於蛮暮，大破之。复偕侍卫莽克察击斩守隘贼六十馀。擢楚姚镇总兵。入陛见，命在乾清门行走，赉银币。还军，移普洱镇总兵，迁贵州提督。经略傅恆议用水师，令国兴赴铜壁关外野人山督造船。移云南提督，加太子少保。船成，从傅恆出猛拱、孟养、南丰、猛烈、猛坝，次老官屯。缅人水陆备甚固，攻之不时下。头人诺尔塔以其酋懵驳命，遣使得鲁蕴诣军乞解兵。傅恆令国兴出见，晓以利害，令具约十年一贡，毋更扰边，归所掠内地人。缅人誓奉约。

时傅恆方病，将军阿桂召从征诸大臣议，皆言许之便，遂与定约解兵。既而贡弗至，总督彰宝遣都司苏尔相谕意，留不遣，扬言国兴许以木邦、猛拱、蛮暮三土司予缅人，请如议。彰宝劾国兴与缅人议具约不以实，上召国兴至京师，诘国兴，国兴自陈未尝有此议。上责国兴迁就毕事，夺太子少保，左授贵州古州镇总兵。移云南临元镇。后二年，得鲁蕴复至老官屯，请如前誓三事。

时师征金川，上命国兴从将军温福进讨。三十七年，迁西安提督，命尽护陕西、甘肃从征诸军。寻令偕总兵董天弼自曾头沟取底木达、布朗郭宗。温福以国兴能军，令自策卜丹径取美诺当一面。国兴自阿喀木雅山沟纡道径玛尔迪克山寨，察策卜丹地势，林深径狭，不宜於行师，乃将二千人佐海兰察攻玛尔迪克。温福再疏闻上。

金川贼千馀屯贡噶山左，谋劫粮，国兴驰击，贼败匿。师还，经玛尔迪克，贼自林中出，复击败之，上赉荷包四。进攻贡噶山，设伏，斩贼百馀，搜箐夺碉卡。九月，金川酋索诺木使诣国兴，请献鄂克什地以降。国兴令并割南北两山美美卡、木兰坝及玛尔迪克。越日，贼尽撤诸栅。国兴以兵入鄂克什旧寨，贼退守路顶宗。十月，使归墨垄沟师败时所掠外委臧儒，且言尝劝僧格桑同降。温福以闻，上令国兴檄谕索诺木声其罪。时国兴及海兰察将五千人屯贡噶山，谋攻策卜丹，阻冰雪未进。上命还师攻路顶宗。路顶宗山麓有巨沟，沟源出南山。海兰察纡道出山后，侍卫额森特自小径为应，国兴前越沟攻碉。师继进，遂克路顶宗，破卡五十馀、碉三百馀，俘获甚众。复自喀木色尔北山攻穆拉斯郭大寨，进据兜乌山巅，与总兵马彪军合，夺附近碉卡，克额尔奔木栅。复将千人渡水，自南山鄂尔济仰攻，克诸寨，与大军会，进攻明郭宗。别以兵袭击公雅山，克木尔古鲁寨，并夺据嘉巴山麓。廷议既定小金川，分命将帅三道进讨金川。上曰：“国兴虽绿营汉员，熟军事；又尝为乾清门侍卫，与满洲大臣无异。”授参赞大臣，佐副将军丰升额。是月克明郭宗，焚念经楼。整兵进取日果尔乌谷山麓，攻美诺。上嘉国兴功，官其子文虎守备。攻克布朗郭宗，僧格桑遁金川。我军直抵底木达，僧格桑父泽旺出降。小金川平。

国兴卒於军，赐白金千，存恤其家，加赠太子太保，谥壮武。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文虎授陕西提标右营守备，从军攻木果木，阵没，从祀昭忠祠。复官次子文彪千总。

任举，山西大同人。雍正二年武进士。以守备发陕西。累迁固原提标左营游击，署城守营参将。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固原兵变，夜攻提督许仕盛，毁辕门将入。举闻乱，单骑诣鼓楼鸣角，招营兵未变者才五十人，部勒使成列。变兵惧，退掠市廛。

举追及，手刃十馀人，擒四十馀人。变兵出城南门，还攻东西二门。举守东门，右营游击铁保守西门，御战，变兵溃。事定，总督庆复以闻，擢中军参将。

十二年，命征金川，隶总督张广泗军。寻授西凤协副将。举至军，与总兵许应虎、副将高宗瑾、参将买国良攻色底贼碉，击以砲二百馀发，碉一角圮，垣凿孔发砲，密如鳞比。举度我军砲小不能下，将移军退守，贼出战，再设伏败之。十三年，上谕谓：“在军诸将狃於瞻对之役，庸懦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广泗亦奏在川镇将，忠诚勇幹无出举右者，令率汉、土兵三千取道攻昔岭。寻又奏令署重庆镇总兵。

举与参将王恺自牛厂至素可尼山。时五月，遇大雪，辟道以行。经撒乌山，至昔岭山梁，山北曰木冈，孤峰当道，贼置城卡守隘。举督兵攻卡，凭高发砲洞其垣，令土兵缘沟潜进，毁贼碉。师循出山腰，克贼卡，遂陟中峰，以千人驻守，进攻木冈。时总兵哈攀龙师至马沟右梁，阻松林不得进。广泗令自纳喇沟出昔岭右，与举合攻木冈贼所署城卡，力战未即下。举察昔岭左有道通卡撒，中经得思东、木达沟，贼皆置碉焉。总兵冶大雄方自卡撒进，举与合军，焚木达沟诸碉，围得思东，断其汲道，督兵挟斧斫贼，贼堕岩遁，得大小碉三。进攻色尔力石城，分兵为三道：举督兵直攻石城，攀龙出其右，副将唐开中及国良出其左。越沟度林，攻贼所置木城，国良战死。六月己巳，举与攀龙、开中合攻石城，城坚甚。我师方力攻，贼三百馀自西南林内出，举督兵与战，被创；战益力，枪复中要害，遂卒。攀龙入林杀贼，以其尸还。

时上方命举真除，经略大学士讷亲以举死事闻，上阅疏为泣下，并谕：“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於危地，思之深恻！”命视提督例赐恤，加都督同知，谥勇烈，祀昭忠祠，官其子承恩都司，承绪千总。承恩丧终入谢，上以尚幼，命传谕其母善教之。二十四年，授三等侍卫。累迁福建陆路提督。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承恩请往讨之，师无功，逮诣京师，罪当死，上宽之。五十三年，赦出狱。五十五年，复授巡捕营参将，迁副将。卒。承绪官巡捕营游击，市中火，赴救被创，卒。上之赦承恩，谓其未有子，承绪又死勤事，不可使举无嗣也。

冶大雄，四川成都人。康熙季年入伍，从征西藏，克里塘、巴塘，降结敦落笼宗、说板多打笼宗诸寨，获为乱喇嘛五。雍正初，从军出松潘黄胜关，剿抚热当十二部落。攻郭隆寺，攻岭三，破寨十五，追斩康布喇嘛於西海。又从征桌子山、棋子山，戮头人。追剿罗卜藏丹津，擒丹津珲台吉。川陕总督岳锺琪疏荐，引见，特授蓝翎侍卫。累迁陕西庄浪营参将。加副将衔，赐孔雀翎，命赴巴里坤军，檄署川陕标中军副将。

准噶尔犯克什图、峨仑矶诸卡伦。大雄偕总兵樊廷以二千人当贼二万，转战七昼夜，拔守卡伦兵以出。与总兵张元佐等师会，力战杀贼。赐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赉白金五千。寻授直隶山永协副将。命署湖北彝陵镇总兵。上言：“彝陵距省千馀里，兵饷岁以四季支给，请改夏秋、冬春二次汇支。”下督抚议行。寻调署山西大同镇总兵。与前任总兵李如栢互劾，均夺职。乾隆元年，以副将发湖广，寻授衡州协副将。城绥苗、瑶为乱，大雄驻长安堡，焚贼寨，戮其渠，馀相率就抚。擢镇筸镇总兵。总督孙嘉淦劾大雄贪纵，夺职。湖南巡抚蒋溥言谳无贪纵迹，引见，复授云南昭通镇总兵。叙剿苗功，加都督佥事衔。

十三年，从征金川，至卡撒，统云南、贵州诸军进攻色底、光多诸寨。引兵出昔岭中峰之西，与署总兵哈攀龙、任举师会，克大小碉十、石城一，堕碉百三十。

同攻克昔岭沟底石城水卡。经略大学士傅恆奏大雄历经战阵，令总理营垒，措置妥协，赐孔雀翎。金川头人莎罗奔等乞降，师还。授云南提督，加左都督衔。入觐，官其子继钧蓝翎侍卫，命送大雄上官。疏言：“西藏喀拉乌苏诸地与准噶尔连界，盗窃纷扰，是其故习。今藏北鄙即我边地，防边自可弭盗。请驻藏大臣仍设重兵，循大道置台站，以资防守。”上嘉其留心。

继钧至常德迎家，中途假回民金，大雄以闻。上以大雄知事不可揜乃始奏劾，左授哈密总兵。命署安西提督，赴巴里坤验马驼，疏报四千馀。会总督方观承核参将锺世杰等至巴里坤领马千九百馀，途中马多死，论罪。上以大雄疏不实，下部议；总督黄廷桂复劾大雄，命夺官，逮京师治罪。二十一年四月，行至西安，卒。三十二年，上以绿营世职不得世袭罔替，下兵部察诸将有功者，俟袭次毕，赐恩骑尉世袭罔替，大雄与焉。

马良柱，甘肃张掖人，其先本回部。康熙季年，从军征吐鲁蕃；雍正初，将军阿尔邦檄赴插汉麦里干讨贼：皆有功。复从安西镇总兵孙继宗攻罗卜藏丹津，降台吉三十三。战於哈马兒打布罕噶斯，擒其渠，授蓝翎侍卫，赐白金百，迁三等侍卫。

外授四川提标游击，赐貂皮、数珠。命将兵屯西藏。旋以兵扰民，左降，听四川巡抚、提督调遣。

八年，瞻对土司为乱，提督黄廷桂檄良柱讨之。贼坚守石碉，督兵仰攻，枪殪所乘马，易马进，再殪，乃步行督战。碉上投石如雨，伤面，搏贼益奋，火其碉，并焚擦马、擦牙诸寨，歼贼无算。侧冷邦诸头人皆降。复授松潘镇左营游击。三迁夔州协副将。

乾隆十年，师复征瞻对，破直达、松多诸寨，夺碉七十馀。进攻下密左山梁，获头人噶笼丹坪。再进克下密等百馀寨，获头人塔巴四交。渡丫鲁河，遂破瞻对，焚其寨。其渠姜错太死於火。十二年，大金川酋莎罗奔攻革布什咱土司，并掠明正土司所属鲁密、章谷诸地。巡抚纪山移良柱威茂协副将，督兵防御。莎罗奔纠小金川土司泽旺侵沃日各寨，都司马光祖赴援，贼大至，光祖困於热笼。良柱率轻骑驰救，败贼巴纳山，进克石卡二百二十三。光祖等出应，贼溃，围解。泽旺降，并还所侵沃日三寨。诏嘉其奋勇，迁重庆镇总兵。再进复孙克宗官寨，攻江卡，战屡胜，克大小碉寨百馀，降二十馀寨。进克丹噶山，分兵焚撒笼等七寨，噶固等寨先后降。

贼守石达大碉，良柱冒雨进，数十战，贼乘夜来扑营，设伏，歼焉。马邦头人思错已降，总兵许应虎驭之不以道，复叛，围应虎於的交，良柱驰救。贼退入戎布寨，攻之未下。旋复犯马邦，副将张兴被围。良柱请移戎布师赴援，总督张广泗不许，兴陷於贼。侵噶固，守兵叛附贼，夺卡伦七。广泗令良柱往攻，力战，贼未卻。值大雪二十馀日，粮匮，煮铠弩以食。力不支，广泗檄退师。仓卒移营，砲械为贼得。

广泗劾之，命逮诣京师，良柱陈粮绝状，上特原之。命在香山教禁军云梯，亲临观之。良柱起舞鞭，称旨，赐大缎、荷包。命仍赴金川军，以副将、参将等官酌量委用。寻授泰宁协副将，大学士傅恆视师，檄良柱攻昔岭，克之。莎罗奔请降，良柱以十馀骑入其营宣谕。授建昌镇总兵，赐孔雀翎。母忧去官。召入京师，仍令教禁军习云梯。服阕，授松潘镇总兵。杂谷土司苍旺为乱，偕提督岳锺琪讨平之。

寻请老，改籍四川华阳。卒，年八十一。

良柱额然，大目虬髯，边人畏之，号为狮子头。善战，临阵手铁鞭一，马上旋转如飞。其攻噶固，广泗不为策应，饷又不时至，上知广泗忌其成功，故特轻其罚云。子应诏，官直隶河间副将。孙瑜，自有传。

本进忠，甘肃西宁人。初入伍，冒姓名曰张元吉，寻请复姓名。雍正中，从扬武将军张广泗援吐鲁番，屯鲁克沁。准噶尔来侵，邀击，擒贼七。复追败之哈喇和卓。乾隆十三年，檄赴金川，从征囊得山梁。攻碉先登，夺矛，中石，伤。从攻普沾，掷火弹入碉，焚碉十三，夺木城。进战於乐利噶尔堤克，殪贼。攻碉，右股中枪，伤。录功，擢四川威茂协右营都司。引见，赐大缎。杂谷土司苍旺为乱，提督岳锺琪檄进忠讨之，夺铜砲一，斩馘数十，生擒二十五，降茶堡番民二千馀。自角木角沟入杂谷，获苍旺。累擢永宁协副将。

三十年，从将军明瑞征缅甸，进攻蛮结，克木卡十六，殪贼三，伤额，明日，仍裹创出战。事闻，赐孔雀翎，号法式善巴图鲁。擢云南临元镇总兵。明瑞令将五千人屯龙陵关备调遣。召诣热河行在，入见，命乾清门行走，赐貂皮、银币，令还军。旋移普洱镇总兵，擢云南提督。卒，加太子太保，谥勤毅。

刘顺，顺天人。雍正五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以守备发陕西。累迁至金塔协副将。乾隆十三年，令将千五百人赴金川，偕副将高雄自甲索攻囊得，道松林。贼百馀出战，击之遁，毁贼碉。从大军自卡撒左山梁进，诸碉以次皆下。惟普瞻双、单二碉守甚坚。日暮，将收兵，顺潜率所部逼单碉，纵火攻之，贼溃，并夺双碉。

师继进，遂克色底。普瞻西有山曰阿利，贼碉林立。顺冒雨奋攻，夺山梁木卡，破碉。发砲，殪贼数十，复破大碉一、石卡四。

经略讷亲屡奏顺奋勇。金川平，擢贵州威宁镇总兵。上以顺熟边情，移甘肃西宁镇总兵。入见，赐孔雀翎。擢安西提督。病，乞罢。卒，加太子太保，谥壮靖。

论曰：初征金川，攀龙、举、大雄皆以勇略著。举尤骁桀为军锋，讷亲、张广泗督战急，鼓锐攻坚，遂以身殉，伤已！良柱善战，又以广泗牵制，不能尽其材。

进忠、顺力战破坚碉，亦攀龙辈之亚也。

## 列传九十九

傅清 拉布敦 班第子巴禄 鄂容安 纳穆札尔 三泰

傅清，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李荣保次子，傅恆弟也。雍正间，授侍卫。乾隆初，累迁至直隶天津镇总兵。康熙中定西藏，留兵镇抚，以大臣驻藏办事，为员二，嗣省其一。是时驻藏副都统索拜当代，命傅清以副都统往。十一年，疏言：“西藏处徼外，西北界准噶尔，北通青海，为四川西南外郛。自雍正十二年设塘汛，不特传送官文书，且以联络声气。上年索拜以节费议撤汛，使藏人任邮递，谓之番塘。未几辄被盗。今准噶尔当入藏熬茶，番塘恐滋误。请自打箭炉至藏复置塘汛，酌冲僻远近，当得兵千人以内。”议如所请。

十二年，西藏郡王颇罗鼐卒。颇罗鼐爱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请以为嗣，遂袭爵为郡王。上谕傅清曰：“颇罗鼐更事多，黾勉事中国。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幼，傅清宜留意。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思虑所未至，当为指示。”傅清疏言：“颇罗鼐在时，长子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出驻阿里克夏，当令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帅师出驻腾格里诺尔、喀喇乌苏诸处。今仍遣珠尔默特策布登驻阿里克夏，令别遣宰桑驻腾格里诺尔、喀喇乌苏诸处。”又以准噶尔入藏熬茶，请增兵分路防护。上命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商榷，毋涉张皇。十三年，命以提督拉布敦代，傅清还。复授天津镇总兵，迁古北口、固原提督。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请撤留藏兵，上从之。旋以副都统纪山代拉布敦。

十四年，纪山疏言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与达赖喇嘛有隙，请移达赖喇嘛置泰宁。

上知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乖戾且为乱，命驻藏大臣复旧置二员，予傅清都统衔，自固原复往。纪山复疏谓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言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将举兵相攻，上命傅清途中诇虚实。傅清疏言：“珠尔默特策布登未尝构兵，特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妄言，藉以夺其兄分地。臣至藏，即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惩治。”是时上已遣侍郎拉布敦代纪山，因谕傅清，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乖戾且为乱，令熟计密奏。

十五年，傅清与拉布敦先后至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迫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至死，遂逐其子，遣使通准噶尔，叛益有迹。上命副都统班第赴西藏，与傅清、拉布敦密谋取进止，仍诏傅清、拉布敦毋轻发，并密谕四川总督策楞勒兵为备。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谋愈急，绝塘汛，军书不得达。傅清与拉布敦未得上诏，计以为：“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且叛，徒为所屠。乱既成，吾军不得即进，是弃两藏也。不如先发，虽亦死，乱乃易定。”

十月壬午，召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至通司冈驻藏大臣署，言有诏，使登楼，预去其梯，若将宣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方拜跪，傅清自后挥刀断其首。於是其党罗卜藏札什始率众围楼数重，发枪砲，纵火，傅清中三创，度不免，自刭死。拉布敦死楼下。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皆自杀。通判常明中矢石死。从死者千总二、兵四十九、商民七十七。事闻，上轸悼，宣示始末，谓其“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傅清追封一等伯，谥襄烈，旋命立祠通司冈。丧还，上临奠。其子孙以一等子世袭，赐白金万。

班第至藏，戮罗卜藏札什等，疏陈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自立名号，通款准噶尔，称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为汗，请其发兵至拉达克为声援。上复降诏褒傅清、拉布敦，建祠京师，命曰双忠。子明仁，以侍卫袭子爵。从征金川，卒於军。

拉布敦，栋鄂氏，满洲镶红旗人。其先对齐巴颜，於太祖时率所部来归，语见阿兰珠、朗格诸传。父锡勒达事圣祖，自赞礼郎累迁吏部尚书。出署川陕总督，还京师。以镇筸苗为乱，命偕副都统图斯海、徐九如帅师讨之，降三百一寨，剿十五寨。锡勒达与荆州副都统珠满、湖广提督俞益谟所戡定者，天星寨、龙椒洞、排六梁等三寨。乱定，与总督于成龙、巡抚赵申乔议立营汛，增设官吏为抚绥，复还京师。卒。

拉布敦，其第六子也。生有力，能弯十力弓，左右射。工诗文，习外国语言。

康熙间，袭叔祖勒尔图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雍正朝，从傅尔丹讨准噶尔，战於和通呼尔哈诺尔；又从策凌讨准噶尔，战於额尔德尼昭：皆有所斩馘，授世管佐领。

上命军中举骁勇之士，拉布敦与焉，赐孔雀翎。乾隆初，累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

八年，复讨准噶尔，授参赞大臣，出北路。九年，授定边左副将军。其冬，疏言：“厄鲁特宰桑额勒慎等内牧布尔吉推河，乌梁海得木齐札木禅内牧布延图河源。布尔吉推河在阿尔台山梁外，布延图河源在阿尔台山梁内，距卡伦不远，已闉坐卡侍卫等严防。”十年冬，疏言：“乌梁海得木齐乌尔巴齐等避雪，内牧黄加书鲁克，距卡伦不远。讬尔和乌兰、布延图、哈玛尔沙海诸卡伦外，皆有准噶尔人踪迹，仍闉坐卡侍卫等严防。”寻召还京师，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复出署古北口提督。

十三年，驻藏副都统傅清当代，命拉布敦往。十四年，召还，以纪山代，授工部侍郎。未终岁，上徵纪山还，复命赴藏。十五年，授左都御史。寻与傅清谋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其党罗卜藏札什围楼，拉布敦挟刃跃下楼，击杀数十人，自剖其腹死。上闻，赠爵、赐金、立祠如傅清。命以拉布敦之族升隶正黄旗，谥壮果。子隆保，以侍卫袭子爵。误班夺官，爵除。

班第，博尔济吉特氏，蒙古镶黄旗人。康熙间，自官学生授内阁中书。五迁，雍正初至内阁学士。四川、云南徼外与西藏定界，命偕副都统鄂齐如西藏宣谕。迁理籓院侍郎。坐事左迁，在内阁学士上行走。十一年，命在军机处行走。乾隆三年，授兵部侍郎。外擢湖广总督。剿镇筸、永绥乱苗，两阅月而毕，上嘉焉。五年，以忧还京师。六年，命仍在军机处行走，授兵部尚书。

十三年，师征金川，授内大臣，出督军饷，加太子少保。寻按四川巡抚纪山加徵累民状，命即署巡抚。时讷亲、张广泗师久无功，上谘班第，但言广泗罪状，语不及讷亲。上谕曰：“班第虽职饷，然为本兵军机大臣，军事及将弁功罪，皆职掌所在，不得以督饷，一切置不问。”左迁兵部侍郎。

十四年，予副都统衔赴青海办事。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有叛迹，驻藏办事大臣傅清、拉布敦疏闻。上移班第代拉布敦，未至，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谋益急，傅清、拉布敦召至廨，诛之。其徒卓呢、罗卜藏札什等遂叛，傅清、拉布敦死之。

公班第达执卓呢、罗卜藏札什等，班第至，按讯，又得其党德什奈等凡二十七人，悉诛之。上以藏酋授王爵名位过重，命班第达以公爵管格隆事，令班第宣谕。班第又疏陈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与准噶尔通书谋叛状，上命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妻子。四川总督策楞等以师至，会议西藏善后诸事。西藏大定。十六年，授都统衔。十七年，还京师，仍在军机处行走，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出署两广总督。

十九年，师征准噶尔，复授兵部尚书，署定边左副将军，出北路。准噶尔内乱，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诏以明岁进兵，谕班第筹画。班第以军中驼马牛羊宜牧地，得扎布堪、呢圭诸处，冬令暖，富水草，令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等往督牧。

遣兵擒乌梁海宰桑东根、赤伦等，收其众数千户。复令参赞大臣萨喇尔将兵擒准噶尔宰桑库克新玛木特、通玛木特，收其众，得牲畜无算。上奖班第奋勇果断，予子爵，世授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赐白金千。十二月，授定北将军，召来京示方略。

二十年正月，大举讨准噶尔，班第出北路，阿睦尔撒纳授定边左副将军为副；永常以定西将军出西路，萨喇尔授定边右副将军为副。班第与阿睦尔撒纳等议以二月出师。阿睦尔撒纳将六千人先行，班第将二千人继其后。班第至齐齐克淖尔，以马不给，令千五百人先，留五百人待马再进。至喇托辉，与阿睦尔撒纳军合。上以阿睦尔撒纳为准噶尔人所知，令其前行易招抚，戒班第仍令阿睦尔撒纳先行毋合军。

班第至额尔得里克，复令阿睦尔撒纳先行。四月，师至博罗塔拉，得达瓦齐所遣徵兵使者，知伊犁无备。班第谋约西路军锐进。五月，遂克伊犁。达瓦齐以万人保格登山，侍卫阿玉锡以二十馀骑击之，惊走。上奖班第功，封一等诚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金黄绦朝珠。班第以伊犁厄鲁特生计甚艰，不足供大兵，六月，疏请留察哈尔兵三百、喀尔喀兵二百移驻伊犁河北尼楚衮治事。诸军次第遣还。是月，获达瓦齐，献俘京师。

军初出，上察阿睦尔撒纳有异志，令班第严约束。及伊犁既定，上令和硕特四部部置汗，将以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阿睦尔撒纳觊总统四部，意不慊，置副将军印不用，用故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凌菊形小印檄诸部，讳其降，言以中国兵定乱，叛迹渐著。上召阿睦尔撒纳，以九月至热河行在，行饮至礼，与他部汗同受封。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尔珠尔率遣还诸军以归。阿睦尔撒纳乞代奏，冀总统四部，期七月俟命。色布腾巴尔珠尔归，不敢闻。以班第趣阿睦尔撒纳诣热河，令参赞大臣额林沁多尔济与俱。阿睦尔撒纳怏怏就道，而上念阿睦尔撒纳终且叛，谕班第宜乘其未发讨之，毋濡忍贻后患。谕至，阿睦尔撒纳已行。上又命鄂容安等擒治。

八月，阿睦尔撒纳行至乌陇古，解副将军印还额林沁多尔济，走额尔齐斯，遂叛。伊犁道梗。阿睦尔撒纳之党克什木、巴朗、敦克多曼集、乌克图等作乱，班第与鄂容安以五百人拒战，自固勒札赴空格斯，转战至乌兰库图勒，贼大至，围合。

班第拔剑自刭，鄂容安同殉。上初闻班第等陷贼，令参赞大臣策楞自巴里坤间使传谕毋以身殉。策楞闻讹传班第等自贼中出，以闻，上解所佩荷包为赐。既闻班第等死事状，降诏谓：“班第、鄂容安见危授命，固为可悯；然於事无补，非傅清、拉布敦为国除凶者比。”二十一年，师复定伊犁。丧还，上亲临奠，并令执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又以萨喇尔同陷贼不能死，令监往旁视。寻以班第义烈，仍如傅清、拉布敦故事，京师建祠，亦曰双忠。旋复命图形紫光阁。

子巴禄，初以察哈尔总管从军，袭一等诚勇公，授镶红旗蒙古都统，从定伊犁。

师讨霍集占，授参赞大臣，授将军兆惠有功，命驻军和阗。战伊西洱库尔淖尔，屡败霍集占。师还，加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为后五十功臣首。出为凉州、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卒。

鄂容安，字休如，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长子。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世宗命充军机处章京。乾隆元年，授编修，南书房行走。再迁，五年，授詹事府詹事。鄂尔泰承旨固辞，上曰：“鄂容安与张廷玉子若霭，皇考命在军机处行走，本欲造就成材。朕兹擢用，鄂尔泰毋以己意辞。”是时直军机处大臣与章京皆曰行走，无异辞也。寻又命上书房行走。七年，以与闻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留中事，夺职，语在永檀传。八年，命仍在上书房行走，授国子监祭酒。十年，袭三等伯爵，后五年加号襄勤。十二年，授兵部侍郎。

十三年，出为河南巡抚，赐孔雀翎。河南境伏牛山界陕西、湖北二省，袤延八百馀里，鄂容安行部入山亲勘。又以界上诸关通大道，易藏奸宄，饬行保甲，入奏，上嘉焉。卫辉参将阮玉堂督操，鞭所部兵，兵譁。鄂容安疏请先治譁兵罪，然后罢玉堂，毋令兵骄，亦当上指。鄂容安又令籴补诸府、州、县常平仓榖都二十九万石有奇，浚治开封、归德、陈州三府幹枝诸水，以慎蓄泄、广灌溉。上奖其留心本务。

十五年，上巡幸河南，鄂容安疏言河南士民乐输银五十八万七千有奇，上曰：“朕巡幸方岳，从不以丝毫累民，曾何藉於输将？且省方问俗，勤恤民隐，尚虑助之弗周，岂容供用转资於下？鄂容安此奏失政体。其以输银还之士民。”鄂容安疏请罪，又言：“士民输银出本原，还之恐不免胥吏中饱，仍请允其奏。”上意终不怿。还幸保定，鄂容安入见，不引谢，上诘责，令痛自改悔，不得有丝毫糜费粉饰，为补过之地。

十六年，移山东巡抚。济南被水，米贵。鄂容安请用乾隆十三年例，暂弛海禁，招商往奉天籴运。旋与东河总督顾琮规塞张秋挂剑台河决，培筑运河堤，自台兒庄至德州千有馀里，循堤建堡房。塞太行堤涵洞，以纾宁阳等县水患。十七年，疏陈山东州县吏交代库银仓榖多有亏缺，下各府考覈。又移江西巡抚。

十八年，授两江总督。十九年，疏言：“江南地广事繁，胥役弊滋甚。淮安等府藉赈为弊，苏州等府藉漕为弊，徐州府藉应徭为弊，当严覈惩治。令各属胥吏遵经制原额，禁伪冒及额外无名白役。”是年考绩，加太子少傅。

上将用兵准噶尔取达瓦齐，以鄂容安年力方盛，勇壮晓暢，召授参赞大臣。二十年，永常以定西将军出西路，萨喇尔以定边右副将军为副，鄂容安实从。谕曰：“汉西域塞外地甚广，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今遗阯久湮。鄂容安在军，凡准噶尔所属及回部诸地，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当一一谘询记载。”旋偕萨喇尔入告，途中抚降诸部落，并檄谕达瓦齐，赉荷包、鼻烟壶。

及师定伊犁，值胡中藻以赋诗诽上诛。中藻为鄂尔泰门生，鄂尔泰从子鄂昌与唱和，连坐。上责鄂容安不为陈奏，行赏独不及。命与班第驻守伊犁。

阿睦尔撒纳叛迹渐著，鄂容安入告。上令与萨喇尔率师至塔尔巴哈台相机捕治。

阿睦尔撒纳入觐，中途遂叛，伊犁诸宰桑应之。鄂容安与班第力战不支，相顾曰：“今日徒死，於事无济，负上付讬矣！”班第自刭。鄂容安腕弱不能下，命其仆剚刃於腹，乃死。故事，大臣予谥者，内阁拟二谥请上裁，以翰林起家者例谥“文”，至是拟“文刚”、“文烈”，上抹二“文”字，谥刚烈。图形紫光阁，上亲为赞，有曰：“用违其才，实予之失。”盖重惜之也。以次子鄂津袭爵，官至伊犁领队大臣，坐事夺官；以鄂容安长子鄂岳袭爵。

纳穆札尔，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都统拉锡子。纳穆札尔自閒散授蓝翎侍卫。累迁工部侍郎、镶蓝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十五年，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既定，命偕班第驻西藏。议增设噶卜伦，皆予扎萨克衔。自喀喇乌苏至库车增台八，设兵。准噶尔通藏，凡阿里、那克桑、腾格里淖尔、阿哈雅克四路，各於隘口设卡伦。又有勒底雅路，为准噶尔犯藏时间道，亦驻兵防守。迭疏陈请，皆如议行。

十九年，杜尔伯特诸部来降，命赴北路料理游牧。偕喀尔喀亲王得亲扎布规画安置辉特、和硕特十三旗於固尔班舒鲁克，杜尔伯特十旗於鄂尔海西喇乌苏，分界驻牧，设卡伦防范。纳穆札尔抚降人颇至，当夏，虑赴京领饷不耐炎暑，请遣使转饷至张家口散给；及秋，杜尔伯特诸旗遇霜雪损畜，入告，予米五百石赈抚。辉特、和硕特诸旗生计绌，奏济以粮畜。

阿睦尔撒纳叛，命驻乌里雅苏台。旋移户部侍郎。二十一年，和托辉特台吉青滚杂卜亦叛，纳穆札尔虑喀尔喀诸部为所动，传檄谕以利害。上嘉之，授参赞大臣，从将军成衮扎布率索伦兵追捕青滚杂卜。十一月，师至杭哈奖噶斯，已近俄罗斯境，捕得青滚杂卜，槛送京师。上奖纳穆札尔勇往，封一等伯，世袭，号曰勤襄。二十二年，授工部尚书、正红旗满洲都统，命驻科布多。旋又命移驻布延图。十月，署定边左副将军。二十三年，议乌梁海降人酋曰察达克所属鄂拓克置得木齐、收楞额，治庶事。请以得木齐改佐领，收楞额改骁骑校，岁贡貂皮送乌里雅苏台，赉以缎布。

疏入，如所议。

师讨霍集占，复授参赞大臣，出西路。寻授靖逆将军，会雅尔哈善攻库车。及兆惠代雅尔哈善，将师自阿克苏进逼叶尔羌，至喀喇乌苏，为霍集占所围。纳穆札尔及参赞大臣三泰先奉命帅师济兆惠军，兆惠遣副都统爱隆阿、侍卫奎玛岱来迎。

纳穆札尔道遣爱隆阿先还，而与三泰、奎玛岱将二百骑夜进，遇贼三千馀，围数重，力战矢尽，遂没於阵。上闻，追封三等义烈公，谥武毅。祀昭忠祠。回部平，图形紫光阁。

子保宁，自有传。保泰，自拜唐阿累迁察哈尔都统，与雅满泰同为驻藏大臣，廓尔喀侵藏，保泰坐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避兵，又匿廓尔喀未构兵前表贡方物，及遣使有所请不以入奏，上改其名曰俘习浑，与雅满泰同夺职荷校，先后予杖者四。藏事定，戍俘习浑黑龙江。赦还。雅满泰复授侍卫。

三泰，石氏，汉军正白旗人，都统石文炳孙也。父观音保，官至都统。三泰，自蓝翎侍卫累迁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吏部侍郎。乾隆二十三年，命军机处行走，调户部侍郎。命以参赞大臣行走从纳穆札尔出西路。七月，命纳穆札尔、三泰率健锐营及索伦、察哈尔兵应兆惠。夜进，期以黎明至兆惠军。遇贼，众寡势不敌，力战，三泰坠马，徒步击贼，中创死。三等侍卫彰武、蓝翎侍卫班泰、管站四品花翎西拉布、护军校委署章京齐旺扎布及兆惠所遣迎师三等侍卫奎玛岱，皆死。上闻，追封三等子，谥果勇。

石廷柱之裔，本以散秩大臣世袭，至是，别授其兄祥泰散秩大臣。回部平，图形紫光阁。上追悼纳穆札尔、三泰死事，为赋双义诗，以傅清、拉布敦殉西藏，班第、鄂容安死伊犁相拟。谓“此六人者，事异心同，皆与国休戚之荩臣也”。子佛柱，袭子爵、散秩大臣，官阿克苏领队大臣。

论曰：高宗朝徼外诸叛，霍集占最桀骜耐战，方其困兆惠保叶尔羌，非师武臣力，几不能克。阿睦尔撒纳既叛，师未接，辄远窜，非霍集占比也。珠尔默特那木札尔欲背中国，乃汗准噶尔，尤愚妄，殆不足数。六臣所遇异，故其效亦殊。大诛既加，罪人斯得，咸廪廪称义烈矣。

## 列传一百

兆惠 阿里衮子丰升额 布彦达赉 舒赫德子舒常

兆惠，字和甫，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孝恭仁皇后族孙。父佛标，官至都统。

兆惠，以笔帖式直军机处。七迁至刑部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

乾隆十三年，命兼领户部侍郎。赴金川督粮运，疏论粮运事，并言诸将惟乌尔登，哈攀龙勇往，并及诸行省遣兵多不实。上命告经略傅恆覈实。师还，命覈军需。调户部侍郎。赴山东按传钞尚书孙嘉淦伪疏稿，暂署巡抚。十八年，命赴西藏防准噶尔。十九年，议用兵，命协理北路军务，并督粮运。二十年，命驻乌里雅苏台。准噶尔台吉噶勒藏多尔济降，命兆惠畀以牲畜。是岁阿睦尔撒纳叛，陷伊犁。命兆惠移驻巴里坤，兼督额林哈毕尔噶台站。二十一年，师收复伊犁。上以定西将军策楞不胜任，召兆惠还京授方略，未行，命逮策楞，并解扎拉丰阿定边右副将军以授兆惠。

时阿睦尔撒纳北遁哈萨克，定西将军达尔党阿逐捕未得，上命还师。厄鲁特诸宰桑从军者谋为乱，绰啰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告兆惠，巴雅尔入掠其牧地。兆惠令宁夏将军和起将百人徵厄鲁特兵往御，而噶勒藏多尔济从子扎那噶尔布及宰桑呢吗、哈萨克锡喇、达什策零等阴通巴雅尔，中途变作，和起死之。

兆惠自伊犁将五百人逐捕，经济尔哈朗至鄂垒扎拉图，与达什策零战，大败之。

逐贼战於库图齐，再战於达勒奇，杀贼数千。二十二年正月，至乌鲁木齐。噶勒藏多尔济、扎那噶尔布等诸贼皆会，日数十战，马且尽。师步行冰雪中，至特讷格尔，遂被围。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先遣侍卫图伦楚将兵八百益兆惠军。会兆惠遣军校云多克德楞彻自围中出，诣雅尔哈善言转战状，事闻，上嘉兆惠奋勇，封一等武毅伯，授户部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领侍卫内大臣。

及图伦楚兵至，围解，兆惠得新兵，复逐捕巴雅尔至穆垒河源。巴雅尔已徙牧他处，乃还师巴里坤。上以兆惠远道旋师，逐贼不怠，赉御用玉韘、荷包、鼻烟壶，命同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分路剪除厄鲁特。兆惠旋偕参赞大臣鄂实等自额林哈毕尔噶进剿。时扎那噶尔布已杀噶勒藏多尔济。会阿睦尔撒纳自哈萨克盗马窜还伊犁，掠扎那噶尔布牧地。

兆惠察回部头人布拉呢敦、霍集占叛有迹，令参赞大臣富德逐捕阿睦尔撒纳，而驻师济尔哈朗以待。上责兆惠与成衮扎布急回部、缓阿睦尔撒纳，失轻重。兆惠乃率师继富德以北，遣使宣谕左右哈萨克，师复进次额密勒西岸。富德师至塔尔巴哈台，获逃渠巴雅尔及其孥，槛送京师，语详富德传。哈萨克汗阿布赉使献马，并具表请入觐，上降敕宣谕。阿布赉使言阿睦尔撒纳以二十骑来投，约诘朝相见，令先收其马并及牛羊。阿睦尔撒纳惊走，获其从子达什车凌、宰桑齐巴罕，缚送兆惠，兆惠以闻，命槛车致京师。兆惠分遣诸将图伦楚、三达保、爱隆阿击败阿睦尔撒纳属众，降其渠纳木奇父子，送京师。兆惠复进，与富德军合，诇阿睦尔撒纳已入俄罗斯。上命还师。

旋授兆惠定边将军，讨布拉呢敦、霍集占。兆惠奏请屯田乌鲁木齐，以来春进讨，倘不能即入回部，则且积穀市马为持重，上责其怯懦。二十三年正月，兆惠以厄鲁特人在沙喇伯勒尚万户，当先剿除，乃专力回部。上授雅尔哈善靖逆将军，趣进师；命兆惠剿厄鲁特事竟，别道合攻。并谕兆惠：“厄鲁特性反覆，往往自残杀。

毋以其乌合稍众，过疑虑。”兆惠与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分四道进剿：兆惠趋博罗布尔噶苏，车布登扎布趋博罗塔拉，副都统瑚尔起等趋尼勒喀，侍卫达礼善等趋齐格特，皆会於伊犁。厄鲁特众纷纭溃窜，遂尽歼焉。

上以贼渠哈萨克锡喇、鄂哲特等十馀人皆未获，命兆惠等加意奋勉。四月，兆惠获鄂哲特送京师，疏言：“准噶尔事将蕆，请自伊犁移师合攻回部。”上仍责兆惠俘哈萨克锡喇等。既又令赴库车察军事，还京师，诏未至而兆惠师已发，会雅尔哈善围库车，霍集占突围走。上逮雅尔哈善，以兆惠代将。兆惠中途疏言：“将八百人赴库车，当与雅尔哈善协力剿贼，不原靦颜遽还。”上奖其肫诚勇往，赐双眼孔雀翎。

既至军，诇霍集占自库车出入叶尔羌城守，乃帅师往捕。道阿克苏，头人颇拉特降。和阗头人霍集斯故擒达瓦齐有功，至是亦来附，并招乌什头人俱降，遂薄叶尔羌。兆惠兵止四百，自乌什至此千五百里，马行乏，择要隘屯兵。霍集占出战，三败，保城不复出。兆惠遣副都统爱隆阿以八百人扼喀什噶尔来路阻贼援，而率师临葱岭南河为阵。葱岭南河者即喀喇乌苏，译言黑水，故时谓兆惠军为黑水营。

兆惠念兵寡而城大，不任攻，谍言贼牧群在城南英峨奇盘山，乃帅轻骑躏其牧地，且致贼为野战。渡黑水才四百骑而桥圮，霍集占挟数千骑出，师且战且涉水，士卒殊死战，五昼夜杀贼数千人。诸将高天喜、鄂实、三格、特通额皆战死。兆惠马再踣，面及胫皆伤，乃收兵筑垒掘濠以为卫，贼亦筑垒与我师相持。布拉呢敦自喀什噶尔至，助霍集占困我师。靖逆将军纳穆札尔等帅师赴援，中途遇回兵，力战，皆死之。上先事发索伦、察哈尔、健锐营及陕、甘绿旗兵济兆惠师；闻兆惠被围，促富德赴援，又命阿里衮选战马三千送军前。兆惠发阿克苏，令舒赫德驻守。至是遣使令以被围状入奏，上奖兆惠统军深入，忠诚勇敢，进封武毅谋勇一等公，并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霍集占既逼我师为长围，相持数月。贼自上游引水谋灌我师垒，我师於下游沟而泄之。我师垒迫深林，贼发枪弹著林木中，我师伐为薪，得弹，用以击贼，常不匮。水不给，贼引水，反得饮，又掘井恆得泉。发地得藏粟一百六十窖，掠野得马驼千馀。迫岁暮，围合已三月，军中粮渐尽，士卒煮鞍革，甚或掠回民以食。布拉呢敦、霍集占以围久不下，会布鲁特掠英吉沙尔，而兆惠即以是日率师焚贼垒，所杀伤过当，疑兆惠与布鲁特相约，因遣使入我师请和。兆惠因其使射书谕以纳款当入觐，二酋亦射书请撤围相见。兆惠置不更答，而二酋自此攻稍缓。

二十四年正月，富德帅师至呼尔璊，遇回兵，转战五昼夜。阿里衮送马至，合军复战。布拉呢敦出战，中弹伤，还喀什噶尔。师至叶尔羌河岸，阿里衮与爱隆阿合军为右翼，富德及舒赫德为左翼，逐贼，以次徐进。兆惠自围中望见火光十馀里，马驼群嚣尘上，知援集，乃率馀军破垒出，与诸军相合，引还阿克苏。上为赋黑水行纪其事。兆惠疏辞进封及章服，谕毋辞，并以其母老，时遣人存问。

霍集占之党攻和阗，上以兆惠、富德既合军急引还，谓富德不得以援兆惠为毕事，兆惠为帅被围待援，尤不当遽引师退。谕趣富德援和阗，兆惠当就现在兵力加意奋勉，以竟全功。兆惠督诸将分道进攻，布拉呢敦弃喀什噶尔，霍集占亦弃叶尔羌同遁。兆惠师至喀什噶尔，抚定馀众，富德亦收叶尔羌，为画疆界，定贡赋，铸泉币，并分屯满、汉兵驻守。富德师复进，追及霍集占，战於阿勒楚尔，再战於伊西洱库尔淖尔。布拉呢敦、霍集占窜入巴达克山，师从之。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初言霍集占中弹死，生获布拉呢敦；复言两酋已皆死，献霍集占首。上加兆惠宗室公品级、鞍辔，并授其子侍卫。兆惠复抚定霍罕额尔德尼伯克所属四城，并齐哩克布鲁特、额德格纳布鲁特、阿济毕部众，请留兵分驻叶尔羌、喀什噶尔诸城。复定各城伯克更番入觐例。二十五年二月，师还，上幸良乡，於城南行郊劳礼。兆惠入谒，赐朝珠及马，从上还京。饮至，赉银币。图形紫光阁。

二十六年七月，命协办大学士，兼领刑部。旋令偕大学士刘统勋按杨桥河决。

二十七年，复偕统勋勘江南运河。二十八年，直隶水灾，命勘海口，疏天津、静海诸县水道。复命偕两江总督尹继善筹濬荆山桥河道。二十九年十一月，卒。上临其丧，赠太保，谥文襄。嘉庆元年十一月，命配享太庙。

子扎兰泰，尚高宗女和硕和恪公主，袭爵，授额驸。

阿里衮，字松崖，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尹德第四子，而讷亲弟也。乾隆初，自二等侍卫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迁侍郎，历兵、户二部。五年，命与佥都御史硃必堦如山东勘巡抚硕色报歉收失实状。疏言：“兰山、郯城被水最甚，请缓徵新、旧赋，而以官帑市穀补社仓。”复命与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如江西勘巡抚岳濬等徇情纳贿状，鞫实，濬坐黜。

六年，侍郎梁诗正奏八旗兵丁当分置边屯，复命与大学士查郎阿如奉天相度地势。上言：“地宜耕者，吉林乌拉东北拉林、阿尔楚克，阿尔楚哈东飞克图，齐齐哈尔东南呼兰，西南黑尔苏站、刷烟站，白都讷东八家子至登额尔者库，皆沃壤；呼兰东佛忒喜素素富林木，惟地高下各异。墨尔根寒暑早，齐齐哈尔砂碛，吉林乌拉无馀地，宁古塔山深，乌苏里产葠，皆不宜耕。”议政王大臣用其议，移屯自拉林、阿尔楚哈始。

八年，命如湖南勘巡抚许容劾粮道谢济世狂纵状，白济世枉。命即署巡抚，历河南、山西、山东诸省。十四年，讷亲诛，令分任讷亲偿帑。旋以兄弟不相及，命免之。上将巡五台，阿里衮疏请於台怀建行宫，太原就巡抚署增建群室，上不许。

阿里衮别疏荐参将傅谦，大学士傅恆弟也，上责其不当，诏切责。十五年，授湖广总督。湖北巡抚唐绥祖为前总督永兴劾罢，阿里衮白绥祖无受赇状，永兴坐黜。十六年，移两广总督。东莞民莫信丰谋为乱，讨平之。寻居母忧，还京师。授户部侍郎，擢尚书，历刑、工、户三部，兼镶白旗汉军都统。

二十一年四月，命军机处行走。时上方责诸将逐捕阿睦尔撒纳，定西将军达尔党阿出西路。五月，命阿里衮佐达尔党阿，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九月，师至雅尔拉，遇贼再胜。十月，命与达尔党阿还京师。二十二年正月，上以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会师巴里坤，阿里衮仍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二月，达尔党阿以失阿睦尔撒纳削爵，阿里衮亦坐降户部侍郎，旋兼正白旗蒙古副都统。

时回部大和卓木布拉呢敦、小和卓木霍集占分据叶尔羌、喀什噶尔为乱，於是沙拉斯、玛呼斯诸部游牧与相应。九月，阿里衮与都统满福自阿斯罕布拉克、和什特哷克取道至哈喇沙尔，搜山杀敌。复进至塔本顺和尔、纳木噶，俘男妇二百馀。

十二月，满福为郭多克哈什哈诱戕，沙拉斯、玛呼斯遁库车诸处。阿里衮复进次哈喇沙尔西南库尔勒。二十三年正月，复进逐敌至呼尔塔克山，获玛呼斯得木齐额默根等。四月，阿里衮自鲁克察还师，驻巴里坤。上先得伯克素赉玛奏，阿里衮方搜捕玛哈沁将还师，与阿里衮疏言师向呼尔塔克山不相应，上因责阿里衮中途迁延，罢侍郎，以副都统革职留任。

六月，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攻库车，霍集占赴援，入城守，已，复走还叶尔羌。

上为罢雅尔哈善，而督定边将军兆惠攻阿克苏，遂进逼叶尔羌。十一月，命阿里衮选马三千、驼七百益兆惠军。兆惠攻叶尔羌不克，濒黑水结寨，霍集占为长围困之。

上闻，授富德定边右将军、阿里衮参赞大臣，援兆惠。是月命袭封二等公。十二月，授兵部尚书、正红旗蒙古都统。二十四年正月，富德师至呼尔璊，霍集占出战，五日四夜未决。阿里衮以驼马至，乘夜分师为两翼斫阵，斩千馀级。布拉呢敦中创，与霍集占并败走。援兆惠全师以还。上以阿里衮送马济军，如期集事，且杀贼多，加云骑尉世职，例进一等公。七月，霍集占走巴达克山部，阿里衮与富德等帅师从之，降其众万二千有奇。阿里衮以五百人驻伊西勒库尔淖尔西截隘，复分兵出其南，遇敌，夺其家属辎重，降二千有奇。复将选兵二百逾岭逐敌。巴达克山部旋纳款，以霍集占首献。行赏，赐阿里衮双眼孔雀翎。

二十五年，召还京师。六月，自喀什噶尔行次叶尔羌，会雅木扎尔回酋迈喇木煽讹谓阿睦尔撒纳复入阿克苏，群起为乱。乃复还喀什噶尔，率八百人以出，至伯什克勒木，迈喇木等以千馀人拒战，阿里衮督所部击破之。贼入城坚守，麾兵合围，夜四鼓，城人呼号乞降，迈喇木遁去。上奖阿里衮应机立办，授其子拜唐阿丰升额蓝翎侍卫。阿里衮旋捕迈喇木等送京师，复进丰升额三等侍卫，授其次子倭兴额蓝翎侍卫。十月，阿里衮还京师，授领侍卫内大臣，图形紫光阁。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时缅甸乱，南徼兵连数岁。三十一年春，将军明瑞深入，上授阿里衮参赞大臣，驰传至军。二月，明瑞战死猛腊，大学士傅恆出为经略，授阿里衮及阿桂为副将军，并令暂领云贵总督，率师驻永昌。朝议：“明年进兵。今岁秋夏瘴退，先收普洱、思茅边外诸小部落。”阿里衮疏言：“边外十三板纳皆内属不为乱，惟召散、整贝、猛勇三部附缅甸。”当用兵时，刑部尚书舒赫德在军，与云南巡抚鄂宁密疏议抚。

六月，缅甸使头人请款，阿里衮拒之，以闻。上命置毋答，并谴舒赫德等。七月，阿里衮疏请绝缅甸贸易，并治云南省城至永昌道，抚慰沿边诸土司，借帑俾市籽种牛具，皆得俞旨。十二月，阿桂兵至，共发兵出边，未深入而还。

三十四年二月，上摘云贵总督明德疏语，以军中马羸责阿里衮等，下部议夺职，命宽之。三月，傅恆至军，与阿里衮等议进兵渡戛鸠江，西攻猛拱、猛养两土司，向阿瓦。阿瓦，缅甸都也。偏师至猛密，夹江而下，造舟蛮暮通往来。七月，师行。

初，阿里衮病疡，上遣医就视良愈，至是复大作。傅恆令留永昌治疾，阿里衮坚请行。师进，缅甸兵不出。十月，傅恆还师蛮暮，复进攻老官屯，驻戛鸠江口。缅甸兵水陆并至，傅恆、阿桂军江东，阿里衮军江西，迎战。敌结寨自固，阿里衮率兵七百攻之，敌百馀弃寨走。把总姚卓杀敌，夺其旗，师锐进，敌四百馀亦遁。复战，会日暮，敌不能坚守，皆引去。凡破寨三，杀敌五百馀。傅恆亦遘疾，诸将议毋更进兵，阿里衮曰：“老官屯贼寨，前岁额尔登额攻未克。距此仅一舍，不破之何以报命？”策马行，傅恆以下皆从之，寨坚，攻不克。阿里衮疾甚，犹强起督攻，视枪砲最多处辄身当之。傅恆虑其伤，令将舟师，毋更与攻寨。十二月，卒於军，谥襄壮，祀贤良祠。以丰升额金川功，追加封号为果毅继勇公。子丰升额、倭兴额、色克精额、布彦达赉。

丰升额，自三等侍卫袭封一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署兵部尚书、镶蓝旗蒙古都统。三十五年八月，命在军机处行走。金川再用兵，定边左副将军温福为帅，劾参赞大臣伍岱乖谬。上命丰升额往勘，因授丰升额参赞大臣。五月，丰升额攻东玛寨，伪退以致敌，令章京佛伦泰、富尔赛突起偪寨，侍卫伸达苏发钜砲，敌惊卻，多坠崖死，遂克东玛。六月，攻固卜济山梁。师至色尔渠，令乌什哈达、巴三泰等左右进攻。丰升额出中路，发砲堕碉。乌什哈达等引兵出岩下，丰升额自山径策应鏖战，敌大奔。七月，复克色尔渠大碉及卡房百馀。卡房，敌所置堠也。旋与温福大军合，十月，克路顶宗、喀木色尔诸寨。复进克兜乌山梁及附近诸寨。十一月，克博尔根山，夺玛觉乌大寨。再进克明郭宗，下碉卡九十馀。克嘉巴山，焚经楼。

语详温福传。十二月，授丰升额副将军。

三十八年正月，与将军温福、副将军阿桂议分道并进，温福自功噶尔拉进攻噶尔萨尔，阿桂自僧格宗经纳围纳扎木，至当噶尔拉，待温福军至，与合攻噶拉依。

丰升额自章谷、吉地经绰斯甲布，温福分遣参赞大臣舒常驻军於此，与合攻勒乌围。

丰升额驻军宜喜，於其地设粮台，规进取。四月，考绩，加太子少保。温福师锐进，六月，次木果木。阿桂亦克当噶尔拉。上令丰升额攻大板昭，命未至，木果木师溃，温福死之。上闻败，命丰升额引兵自党坝、三杂谷至巴朗拉为阿桂声援。既闻阿桂自当噶尔拉全师而出，屯翁古尔垄，谕丰升额仍驻宜喜为犄角。

丰升额初未移军，分兵驻智固山，防后路。阿桂以定西将军为帅，十一月，收小金川全境。丰升额自宜喜攻克沙坝山梁碉卡，分敌势。十二月，阿桂定策自取谷噶，而令丰升额攻凯立叶，进兵。上命丰升额以五千人往攻，三十九年正月，师次萨尔赤鄂罗山，占其南雪山，又分兵屯孟拜拉山梁。阿桂遣纳木扎等将二千人与合军。二月晦夜半，丰升额帅师自达尔扎克北山澖越石蹋雪以进。次日黎明，至凯立叶山麓。山绝险，凡大峰各置碉，见我师至且近，枪石并发。丰升额督师直前冲击，与侍卫彰霭、明仁取第二峰，玛尔占、伊达里取第三峰，令领队大臣五岱营第三峰下。捷闻，上以碉据峰巅，仰攻不易克，命留五岱於此，而移军谷噶，与阿桂合军攻勒乌围。

阿桂遣谍告丰升额：“达尔扎克面当莫尔敏山，山旁地曰迪噶拉穆扎。师得此，绕出凯立叶后，夹攻易为力。”丰升额即遣兵占莫尔敏山，敌力争，绝我师前后不相属，卒败敌，取迪噶拉穆扎。丰升额寻从上命移军谷噶。六月，克色绷普，破碉十一。七月，克该布达什诺大碉。十月，自间道克墨格尔陟曰尔巴当噶西峰，破碉寨二百馀，得凯立叶山梁之半。命议叙，赉玄狐帽、貂马褂。十一月，攻格鲁古丫口，通党坝，遂进逼勒乌围。四十年正月，克甲尔纳堪布卓沿河诸碉寨。四月，破噶尔丹寺及噶朗噶木栅十七。五月，克丫口石碉八、木城四。再进，尽隳逊克尔宗诸碉寨。敕奖其奋勉，命封号加“继勇”字。七月，师至章噶，碉甚坚，碉外为壕三重，壕外立木栅。海兰察攻其中，丰升额督官达色、仁和等攻其左右，毁栅覆壕以度师，缘碉侧直上，自其巅俯攻，遂克之，并得其旁木城。八月，与阿桂合克勒乌围。九月，复进向噶拉依。十二月，克格隆古科布曲山梁。四十一年正月，克玛尔古当噶山梁。金川全部悉定。师围噶拉依，上命加丰升额一等子，以其弟布彦达赉袭爵。寻移户部尚书，赐双眼孔雀翎。二月，金川酋索诺木出降，致京师。

四月，师还，赉御厮马具鞍辔，图形紫光阁。四十二年十月，卒，赠太子太保，谥诚武。

布彦达赉，自三等侍卫累迁武备院卿。嘉庆间，授户部尚书、正白旗满洲都统、步军左翼总兵署统领。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勤。布彦达赉女为宣宗元妃，道光元年，册谥孝穆皇后，礼成，追封三等公。

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徐元梦孙也。舒赫德，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累迁御史，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年，疏言：“八旗生齿日繁。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省土沃可耕。请将閒散移屯。并条议设公库，以各省税务专属旗员，赎旗地典於民者，以官地畀无地旗丁。以十年为期，次第施行。”上以税务专属旗员为非是，谕曰：“舒赫德此议，但知旗人生计艰难，不知国家设关，欲稽察奸宄，非为收税之员身家计也。朕日以砥砺廉隅勉臣工，尚恐其不能遵奉，而可以谋利导之乎？况各省税务本未分满、汉，旗员有廉洁者，何尝不可派委。大抵为上者施逮下之仁，惟有励以忠勤，示以节俭；为下者皆当早作夜思，宣力供职，以永受国家惠养。方可谓之计长久。盖厚其生计，不可不思，而长贪以为惠下，则未见其利，而且贻害，非所以教旗员，亦非所以爱旗员也。”初，雍正间，京师设官米局，收旗丁饷米存储平粜。舒赫德疏请复设，从之。五迁至兵部尚书，移户部尚书。

十三年，命从经略大学士傅恆征金川，授参赞，加太子太保。十四年，师还，留办军需奏销。命往云南、湖广、河南查阅营伍，并勘云南金沙江运铜水道。舒赫德疏言金沙江下游铜运无阻，上游四十馀滩多峻险，仍当陆运。总督张允随言上下游皆疏通，语不实。古州总兵哈尚德因古州被水，请移城，上令舒赫德相度。舒赫德请城内外疏积水，无待移建。十月，复移兵部尚书。十五年，疏言：“定例额兵百人缺二，谓之‘名粮’，为军中公使钱。惟缮治军器、巡防路费，每不给於用。

马兵不宜於东南，其在西北，十居其八，亦可量减。藤牌兵全无实用。拟於马兵、藤牌兵内加增名粮，以备公用。”廷议允行。十二月，命如浙江勘海塘。十六年，命勘永定河工。又命如浙江按杭州将军觉罗额尔登受赇状。

十七年，命偕侍郎玉保赴北路军防准噶尔。十八年，以准噶尔内乱，撤防，召还。命如江南塞铜山张家马路河决。时准噶尔达瓦齐复为台吉，所部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来降。准噶尔宰桑玛木特，乌梁海得木齐扎木参、瑚图克等追车凌，先后阑入北路卡伦。上命舒赫德如鄂尔坤治军事，而令侍郎玉保、前锋统领努三、散秩大臣萨喇尔佐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十九年春，舒赫德至军，参赞大臣达清阿诱致玛木特，将槛送京师，疏闻，上以玛木特闻召即至，命释使还。既，萨喇尔、努三帅师出边，获扎木参、瑚图克，舒赫德等复疏请槛送京师。上以玛木特诱致，扎木参等乃逐捕所得，事不同，责舒赫德谬误，命以扎木参等囚置军中。军中方传达瓦齐遣其将扎努噶尔布以五千人犯边。成衮扎布等致书达瓦齐，言玛木特、扎木参等以入边被捕本末。上以为太懦，谕舒赫德等。上方以准噶尔内讧，将乘时收乌梁海，以萨喇尔本蒙古头人，习边事，将倚以招致。舒赫德等疏言达瓦齐复为台吉，乌梁海等未易招致，令萨喇尔驻军卓克索待后举。上责舒赫德畏怯，使萨喇尔掣肘。蒙古贝勒额琳沁、公格勒克巴木丕勒以赴军迁延得罪，舒赫德等疏言其至军后奋勉，请赎罪。上下诏责其舛谬，并及行文达瓦齐事，下部议夺官，得旨宽免。上幸热河，召舒赫德诣行在示方略。旋解成衮扎布将军以授策楞。

七月，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舒赫德与策楞议留阿睦尔撒纳及诸头人军中待命，以其孥移置苏尼特。阿睦尔撒纳有兄为玛木特所获，乞资以行粮俾赴援，舒赫德不许。是时上方欲倚阿睦尔撒纳擒达瓦齐，事闻，上盛怒，诏罪状策楞、舒赫德，略谓：“阿睦尔撒纳初来降，乃以其眷属移置戈壁南，相距数千里，使其父母妻子分析离居，失远人归附心。准噶尔内乱，所部叩关内附，正可示以怀柔，永绥边境。策楞、舒赫德颠倒舛谬，至於此极！”皆夺职，以閒散在参赞大臣上效力赎罪，并籍其家，罪及诸子。二十年正月，上命阿睦尔撒纳佐班第帅师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请移游牧於乌里雅苏台，上许之。命领队大臣兆惠驻军於此，予舒赫德章京衔佐兆惠。六月，师已定伊犁，谕曰：“策楞、舒赫德军前效力，今大功已成，本欲施恩，开其自效。策楞已予都统衔，驻军巴里坤。检舒赫德笔札，虽无怨望语，乃效汉人习，日必记事作诗。嗣宜痛自改悔，令仍以章京留乌里雅苏台。”上分准噶尔故地，本众建诸侯意，四卫拉特各为汗。阿睦尔撒纳求为总统，上不许，遂叛。

其妻子在乌里雅苏台，舒赫德偕兆惠收送京师。二十一年，喀尔喀台吉青滚杂卜叛，驿道中梗。会察哈尔兵数百送羊至，舒赫德留之，分布诸台站，军报乃通。行边至努兑木伦，护厄鲁特人。掠马者乌梁海人入边，窜匿俄罗斯，驰檄往索。上嘉其治事尚协机宜，召还，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二十二年正月，上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逐捕阿睦尔撒纳，授舒赫德参赞大臣。寻擢兵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三月，以舒赫德在军独具疏奏事，责其放纵，罢尚书。七月，疏请防范沙喇斯游牧内移，上斥其藉作归计，严谕申戒。十二月，上以成衮扎布师久无功，诏罪状舒赫德，略言：“舒赫德起自废籍，初赴军授方略，令传谕成衮扎布，并戒其毋更恇怯。乃至军后，诸事皆失机宜。即如招服克哷特、乌鲁特等游牧，当收其马以佐军；乃任令屯驻山中，致兵过复叛。及朕有旨诘责，始东遮西露，往来道途，疲马力於无用之地。举此一端，可见诸事皆无成算。

此实舒赫德未将朕旨宣示成衮扎布之所致也。舒赫德罪不胜诛，朕念成衮扎布去年擒青滚杂卜之功，贳舒赫德以不死。今夺职为兵，从军赎罪。”

二十三年，予头等侍卫衔，驻阿克苏。十月，将军兆惠逐捕霍集占，深入被围。

命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往援，授舒赫德参赞大臣，会於巴尔楚克。舒赫德以阿克苏通叶尔羌、喀什噶尔要隘，当设卡伦。上嘉之，擢吏部侍郎，迁工部尚书、镶红旗满洲都统，赐孔雀翎。十二月，简阿克苏锐卒、诸路兵先至者驰援兆惠。二十四年正月，与富德合军解兆惠围，予云骑尉世职。七月，命移驻叶尔羌，旋命仍驻阿克苏。

先后奏定回城赋税，台站酌设伯克，阿克苏铸腾格，以四存公，六畀回人。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乌什、和阗置文武吏。皆得旨议行。寻以回部平，图形紫光阁。

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九年，命如福建按提督黄仕简劾厦门洋行陋规，总督杨廷璋以下皆得罪，语详廷璋传。三十一年，署陕甘总督，旋署户部尚书。三十二年，如湖南北谳狱。

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败绩，死之。上命大学士傅恆为经略，授舒赫德参赞大臣，先赴云南筹画进军。舒赫德密疏议巡，忤上旨。下部议夺官，并削云骑尉世职，命以都统衔参赞大臣，出驻乌什。

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自俄罗斯来归，众疑其伪降，舒赫德力白无他志，命如伊犁宣抚，寻授伊犁将军。十一月，授户部尚书。三十八年，加太子太保，授武英殿大学士。九月，命如江南监黄河老坝口堤工。寿张民王伦叛，破临清，命督师进剿，克之，伦自燔死。赐双眼孔雀翎，复予云骑尉世职，赉貂冠、黑狐褂。

四十一年，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初，舒赫德为伊犁将军，子舒宁在京杖毙二奴，得罪，上命发伊犁交舒赫德约束。及是，又以争煤矿为山东民所讼，舒赫德缚舒宁送刑部，疏请罪。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四十二年四月，卒，赠太保，谥文襄，祀贤良祠。

子舒常，始为侍卫。舒赫德议移置阿睦尔撒纳妻子得罪，舒常亦夺官，发黑龙江披甲。及舒赫德召还为副都统，授舒常三等侍卫。舒赫德以佐成衮扎布无功再得罪，舒常复发黑龙江。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命释还。累迁至镶蓝旗护军统领。三十七年，将军温福征金川，授参赞大臣。金川平，图形紫光阁，与舒赫德父子并列前五十功臣。舒赫德卒，令还京治丧，授工部侍郎。出为贵州巡抚，迁湖广、两广总督。入为工部尚书。复出署江西巡抚，复为湖广总督。荆州汉水决，夺官，授一等侍卫。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改镶黄旗蒙古都统。嘉庆初，署刑、兵二部尚书。卒，谥恪靖。

论曰：兆惠再就围中受爵，得援师克竟其功；而为之援者，前则雅尔哈善，后则富德，顾坐法不克有终。讷亲之诛也，高宗谓策楞、达尔党阿皆愧奋，阿里衮独内疑，遇事畏葸。然策楞、达尔党阿先后偾事夺封，阿里衮以战阀承世祚，丰升额继之，庆延於后嗣。舒赫德初为御史有直声，后出视军，高宗屡言其懦，再被谴谪，终致台司。功名始终之际，盖亦有天焉。然其要必归於忠谨，兹非彰彰可睹欤？

## 列传一百一

策楞子特通额 特清额 特成额 玉保 达尔党阿 哈达哈子哈宁阿永常 觉罗雅尔哈善 富德 萨赖尔

策楞，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尹德长子。乾隆初，为御前侍卫。二年秋，永定河决，上出帑命策楞如卢沟桥赈灾民。累迁为广州将军，授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讬庸劾布政使唐绥祖赃私，下策楞勘谳。策楞雪绥祖枉，上嘉其秉公。寻加太子少傅，移两江总督。其弟讷亲承父爵进为一等公，以征金川失律坐谴。十三年十月，命策楞袭爵，仍为二等公，复移川陕总督。旋以川、陕辖地广，析置二督，策楞专领四川。时大学士傅恆代讷亲为经略，命策楞参赞军务。傅恆受金川降，班师行赏，策楞加太子太保。

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狡暴，谋为乱，上命策楞戒备。十五年冬，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为其党所戕，西藏乱，上命策楞及提督岳锺琪督师戡难。时西藏公班第达获逆渠卓呢、罗卜藏扎布，戢兵待命。策楞以闻，请率八百人以往，留军驻打箭炉待徵发。策楞至西藏，与锺琪及侍郎兆惠，驻藏大臣纳穆札尔、班第等审定规制，为西藏善后章程，语详西藏传。

杂谷土司苍旺侵梭磨、卓克基二土司为乱，策楞与锺琪发兵讨之。上以川兵弱，当瞻对、金川用兵后，元气未复，诫慎重。师战胜，获苍旺，收其地内属。策楞丁母忧，解官还京师。江南淮、扬水灾，命偕尚书刘统勋往勘。因疏河工积习，总督高斌以下皆坐黜，即令策楞署南河总督。河决铜山张家马路，上以河工非所习，改授两广总督。时准噶尔酋达瓦齐庸懦，所部内讧。上锐意用兵，十九年二月，召策楞，命出视师，授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之降也，尚书舒赫德在军察其狙诈，虑且复叛，策楞与共议，以所携部族置戈壁南，而留阿睦尔撒纳及诸头人丁壮胜兵者从军。上闻阿睦尔撒纳降，将倚以取达瓦齐，得策楞等疏，怒甚，命削职，以閒散在参赞上效力赎罪，发诸子各行省驻防披甲。上遂用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导我师讨达瓦齐。二十年五月，师定伊犁，上降诏犹责策楞、舒赫德恇怯乖张，几偾事。旋以师有功，予策楞副都统衔，令率偏师戍巴里坤。

九月，阿睦尔撒纳叛去，上以永常为定西将军，命策楞参赞大臣上行走。既，闻当阿陆尔撒纳叛时，永常引师自穆垒左次巴里坤，罢永常将军，以命策楞。旋诏逮永常，授扎拉丰阿为将军。策楞疏言待军士器械，随将军进兵。诏并逮策楞，谓惩其懦也。寻以罪在永常，贷策楞，令属扎拉丰阿督饷。会准噶尔宰桑克什木等陷伊犁，定北将军班第等死事。策楞驰疏闻，请合兵进讨。上复授策楞副都统衔参赞大臣，扎拉丰阿未至，摄将军。策楞与喀尔喀诸部贝勒合兵击败准噶尔部落，授内大臣，真除定西将军。上督诸将逐捕阿睦尔撒纳甚急。二十一年二月，策楞闻台吉诺尔布等已得阿睦尔撒纳，腾章奏捷，上告於陵庙。进策楞一等公，赐双眼孔雀翎、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三月，策楞复疏言前奏非实，上命停封赏，严促进兵逐捕。

是月，复克伊犁，阿睦尔撒纳走哈萨克。四月，命大学士傅恆视师，逮策楞及参赞大臣玉保。旋得策楞奏，方督兵压哈萨克境，令擒阿睦尔撒纳以献。上乃令傅恆还京师。时达尔党阿出西路，哈达哈出北路，与策楞合军以进，师久次，不得阿睦尔撒纳踪迹。九月，达尔党阿、哈达哈引兵还屯哈萨拉克。十一月，复命逮策楞、玉保槛送京师，途遇准噶尔兵，为所戕。

子特通额，初发黑龙江披甲。二十三年，以侍卫从将军兆惠讨霍集占，战黑水，与总兵高天喜等同战死。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特清额，初发杭州披甲。自上虞备用处拜唐阿，十一迁，至嘉庆间，授成都将军。尝两摄四川总督。会有为蜀都赋讦长吏者，给事中胡大成以闻。仁宗命工部尚书讬津、光禄寺少卿卢廕溥诣勘，特清额坐徇隐，降三级留任。未几，卒。

特成额，初发西安披甲。自黏竿处拜唐阿，再迁三等侍卫。师讨大金川酋索诺木，高宗命特成额从征。转战两年，自资理北山下克美美卡诸地；攻荣噶尔博最高★，夺康萨尔山半石碉；破密拉噶拉木山梁木城：特成额皆有功，授贵州威宁镇总兵。乾隆四十二年，上以勋旧世家有世为领侍卫内大臣，因以丰升额遗缺授特成额。

三迁授礼部尚书，为成都将军，三摄总督。寻除湖广总督。五十年，岁旱，湖北、江苏、浙江皆饥，特成额疏请发湖南仓穀赈湖北。有馀平值以粜，使商自四川贩米至者，见湖北穀值低，得输以济江、浙。上奖其不分畛域，得大臣体。寻移云贵总督，以李侍尧代督湖广。侍尧疏发上年旱饥，孝感民无食，掠富家储穀；诸生梅调元者，纠众与抗，生瘗二十三人。上震怒，逮特成额，籍其家。旋予副都统衔，充乌什办事大臣。又坐在湖广失察属吏侵帑、案牍壅积，屡被谴责。及荆州堤决，复逮下狱论绞，久之，赦。授头等侍卫、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嘉庆初，自科布多参赞大臣授兵部侍郎，未上，卒。

玉保，乌朗罕济勒门氏，蒙古镶白旗人。自理籓院笔帖式三迁郎中。乾隆三年，擢侍郎。八年，率准噶尔使者入藏熬茶，赐孔雀翎。十二年，复率准噶尔使者入藏熬茶，疏言：“前次入藏，自巴延喀喇纳木齐图穆伦至穆鲁乌苏渡口，道甚险，时方秋冬间少雪，行旅尚便。今冬令大雪，拟改道逾哈什哈岭左巴延喀喇巴山后，自布鲁尔仍至穆鲁乌苏渡口。”报可。十六年，迁正黄旗蒙古都统。十七年，达瓦齐为乱，命偕尚书舒赫德赴北路防边。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等来降，命驰赴犒劳。上以玉保习准噶尔事，命以参赞大臣佐军事。十九年，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复命驰赴犒劳，率以入觐。

二十年，阿睦尔撒纳叛，命仍以侍郎、参赞大臣出北路。师次哈齐克，遣兵至鄂什默纳河，收阿睦尔撒纳所属三百馀户。搜山，获阿睦尔撒纳党得木齐班咱等。

进次安集雅哈，歼阿巴噶齐所属三百馀户，围班杂游牧。寻从逆喇嘛达什藏布，并收其妻子。擢内大臣。二十一年，策楞疏报已获阿睦尔撒纳，行赏，封玉保三等男世袭。玉保获从贼达永阿，言阿睦尔撒纳相距仅一日，玉保执送策楞。又得从贼乌逊，言阿睦尔撒纳方出痘，所部尚有厄鲁特兵八千、哈萨克兵三千，亦执送策楞。

上责玉保退缩，玉保师复进。遣诸将乌尔登等追至库陇癸岭，得从贼额林沁，言阿睦尔撒纳已逾岭入哈萨克境，引还，次固勒扎。上怒策楞、玉保不得阿睦尔撒纳。

策楞又疏言玉保驰檄谓阿睦尔撒纳即日就擒，无烦大军深入，因是勒兵未进，遂命并逮诣京师，旋命姑宽之。玉保疏辨未尝驰檄阻策楞进兵，上谓：“玉保即未阻策楞进兵，阿睦尔撒纳脱於谁手？”因斥其畏葸欺饰，削男爵，夺参赞大臣，改授领队大臣。玉保疏言阿睦尔撒纳仅馀从贼二三人，投哈萨克汗阿布赉，正督兵往索。

上以玉保明知叛贼孑身无助，始直前追逐，斥其取巧。命尚书阿里衮诣军逮策楞，并谕：“玉保已率兵向哈萨克，免其罪，未行则并逮。”寻达尔党阿疏报玉保师已临哈萨克，命授头等侍卫。旋以师久次不得阿睦尔撒纳，命仍逮治，与策楞同送京师。道死。

达尔党阿，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理籓院尚书阿灵阿次子。初袭曾祖额亦都一等子爵，累官吏部尚书。讷亲得罪，请从军。师还，加太子少保。乾隆十九年，出为黑龙江将军。策楞得罪，命袭封二等公。是年十二月，上用阿睦尔撒纳讨达瓦齐，以班第为定北将军，授达尔党阿参赞大臣。二十年正月，命将索伦、巴尔呼兵诣军。五月，定伊犁。师还，命协办大学士。

及阿睦尔撒纳叛，授定边左副将军，偕参赞大臣哈达哈，出北路，率师逐捕。

十月，改授右副将军，出西路，而以哈达哈当北路。十二月，复以将印授扎拉丰阿，达尔党阿仍为参赞大臣。二十一年正月，又以鄂勒哲依、萨赖尔同掌将印。达尔党阿帅师至珠勒都斯迎萨赖尔。及策楞报获阿睦尔撒纳，达尔党阿亦赐双眼孔雀翎。

寻自特讷格尔赴安集海，分兵略唐古特游牧。旋以阿睦尔撒纳窜入哈萨克，上命西路专任达尔党阿，北路专任哈达哈，督兵压哈萨克境，使擒阿睦尔撒纳以献。五月，复授右副将军。时策楞驻登努勒台，令达尔党阿还师。达尔党阿不从，上即解策楞定西将军以命达尔党阿。

八月，师次雅尔拉，哈萨克汗阿布赉遣头人和集博尔根率四千骑分二队从阿睦尔撒纳走鲁腊，而自率千馀骑西行，会於毫阿腊克山下。达尔党阿师至，遇和集博尔根前队，自山谷中诱使出，突其中坚，斩五百七十馀级，获头人楚鲁克。逐敌至努喇，遇和集博尔根后队，复战陷阵，得其纛，斩三百四十馀级。阿睦尔撒纳部宰桑言阿睦尔撒纳易蓝纛以战，战败，易服遁。哈达哈亦击破阿布赉军，获头人昭华什。两军合，遣楚鲁克、昭华什还谕其渠。时阿睦尔撒纳走不过一二里许，遇楚鲁克等，使还报伪为哈萨克头人语，待其汗阿布赉至，且执阿睦尔撒纳以献。达尔党阿信之，按兵以待。阿睦尔撒纳从容捆载去。上闻不得阿睦尔撒纳，命缴双眼翎，召还京师，罢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二月，夺爵，左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八月，军中俘阿睦尔撒纳从子达什，策楞槛致京师。上始闻达尔党阿、哈达哈缓追逸贼状，俱夺官，发热河披甲。二十三年，授三等侍卫，率西安驻防兵赴军，师有功，进二等侍卫。卒。

哈达哈，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子。傅尔丹初袭曾祖费英东二等信勇公，乾隆元年，追论失律罪，黜，以哈达哈袭。是时哈达哈已自侍卫累迁领侍卫内大臣，兼勋旧佐领。既，袭爵，复迁镶红旗满洲都统、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署兵部尚书、步军统领。

十九年，师讨达瓦齐，授参赞大臣，佐定北将军班第出北路。寻改领队大臣。

二十年，达瓦齐就俘。再出师讨阿睦尔撒纳，复授参赞大臣，佐定边左副将军达尔党阿出北路。哈达哈请将索伦、喀尔喀兵为前锋，上奖其奋勉。寻命代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当北路，移军布延图。南自伊克斯淖尔，北至乌哈尔喀硕及乌里雅苏台、劄卜堪诸形胜地，皆分兵列戍。二十一年，命自阿尔泰进兵，诏以北路专任哈达哈。特楞古特宰桑敦多克、固尔班和卓等与我师遇，伪请降。哈达哈察其诈，斩敦多克，絷固尔班和卓等，殪其众。上嘉其勇，再授领侍卫内大臣，赐双眼孔雀翎。

师至嵩哈萨拉克山，遇哈萨克汗阿布赉拥众自巴颜山西行，与战，败之。复遣诸将瑚尔起、鄂博什、奇彻布等追击，斩百馀级，获马二百。哈达哈不知阿布赉在军，未穷追；而达尔党阿与阿睦尔撒纳遇，战既胜，纵使脱去。两军合，引还。夺双眼孔雀翎，命以参赞大臣屯科布多。寻论失阿布赉罪，夺爵，罢领侍卫内大臣，左授兵部侍郎。旋就进尚书，徙屯乌里雅苏台。二十二年八月，诏罪状达尔党阿、哈达哈，谓：“二臣皆勋旧子孙，袭爵专阃，而因循观望，坐失军机若此。”尽夺其官，发热河披甲。二十三年，与达尔党阿同授三等侍卫从军，同进二等侍卫。

子哈宁阿，自蓝翎侍卫累迁宁夏副都统。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哈宁阿为领队大臣。寻命以参赞大臣佐定西将军达尔党阿出西路。旋令诣伊犁佐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兆惠困济尔哈朗，力战突围出，哈宁阿与焉，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又从兆惠击巴雅尔，功最，赐玉韘、荷包、鼻烟壶。哈达哈夺爵，以哈宁阿袭，擢镶黄旗汉军都统。乾隆二十三年，复授参赞大臣，佐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讨霍集占。围库车，霍集占脱去，与雅尔哈善同逮送京师。二十四年正月，雅尔哈善弃市。上以哈宁阿为参赞，责薄於将军，又念济尔哈朗力战有劳，命系狱待秋决。十一月，富德师至巴达克山，遣使令缚送霍集占。上以达尔党阿、哈达哈皆在军，不自奋请行，诏诘责，因言：“哈宁阿秋谳本当决，哈达哈稍有事效，尚当宽宥，今岂可曲贷？重念费英东勋劳，不忍刑诸市。”命赐自尽，且令驰谕哈达哈，哈达哈已先以十月卒於军。

永常，董鄂氏，满洲正白旗人。自三等侍卫累迁镶红旗满洲都统。乾隆五年，命如安西按事，即授安西提督，屯哈密，赐孔雀翎、红绒结顶冠。十五年，授湖广总督。罗田民马潮柱为乱，讨平之。十八年，上将征准噶尔，命为钦差大臣，驻安西。旋移陕甘总督，加太子少保。

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言达瓦齐昏暴。上决策用兵，召永常诣京师，谕行军机宜，遂以内大臣授定西将军。时上倚阿睦尔撒纳及来降宰桑萨赖尔取达瓦齐，以阿睦尔撒纳副定北将军班第出北路，以萨赖尔副永常出西路，仍谕阿睦尔撒纳、萨赖尔为军锋，敕永常督军锋先发。永常令诸道军兼程并进，上责其误。永常师次巴里坤，命还肃州。永常还督饷，有所计画，上皆不谓然。师定伊犁，俘达瓦齐，诏责：“永常但知师行粮随，沾沾议接济。今功已成，何虑粮不足？因粮於敌，从来胜算。如永常奏，展转挽运，动逾数十日，庸有济乎？”因左授吏部侍郎。

阿睦尔撒纳叛，犯伊犁，永常师左次，上责其怯懦，罢内大臣、定西将军，以副都统衔为参赞。厄鲁特诸台吉有不从阿睦尔撒纳叛者，宰桑扎木参等率数千人诣永常请附屯。永常疑其诈，挟宰桑为质，兼程卻走，恐贼蹑其后，徵策楞赴援，并檄阿敏道引还，同驻巴里坤。上命夺官逮京师，行至临潼，道卒。仍籍其家，戍其子拉林。

觉罗雅尔哈善，字蔚文，满洲正红旗人。雍正三年繙译举人，自内阁中书四迁，乾隆三年，授通政使。御史邱玖华疏论九卿议事不公，别疏请录用贤良祠大臣子孙。

雅尔哈善劾玖华为原任侍郎励宗万门生，宗万祖杜讷为贤良祠大臣，玖华劾九卿议事不公，示刚正，实为起宗万地。上谓：“录用贤良祠大臣子孙，不过虚衔微秩，视其材可用然后用之。岂有尝为侍郎获罪因贤良祠大臣子孙而辄起者？励宗万虽愚，计不出此。玖华所论九卿议事不公，切中时弊。诸臣见之，宜深自儆省。若迁怒建言者，是为不知耻！”命解雅尔哈善任。令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会大学士以下严鞫，雅尔哈善言语得之右通政陈履平，因请皆夺官。上责王大臣议不当，命夺雅尔哈善官，履平下吏议。四年，特起四川龙安知府。五年，以忧去。六年，授江南松江知府，移苏州知府。九年，迁福建汀漳道。雅尔哈善在松江、苏州皆有声绩，其去，民思之。十三年，以福建按察使署江苏巡抚。上元民毁制钱，雅尔哈善论如律，复以数少乞原，上责其宽纵，命夺职留任。十五年，雅尔哈善议经徵未完不及一分知县许惟枚等，皆劾罢。总督黄廷桂劾不当下吏议，当夺官，仍命留任。寻入为户部侍郎。十六年，复出为浙江巡抚。十九年，复入为户部侍郎，命军机处行走，旋授兵部侍郎。

二十年，师讨阿睦尔撒纳，授参赞大臣，出北路。二十一年，命改赴西路，令驻巴里坤办事。疏请徙布库努特降人於乌兰乌苏，与前降噶勒杂特人同牧。未几，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叛，噶勒杂特人哈萨克锡喇等与为响应，回部降人莽噶里克亦从之。雅尔哈善擒其党并其子白和卓。十二月，上奖雅尔哈善实心治军事，加内大臣衔。和硕特降酋沙克都尔曼吉不与阿睦尔撒纳之乱，率所部徙巴里坤附城为牧地以居。噶勒藏多尔济巴雅尔之叛，上寄谕雅尔哈善，令密察沙克都尔曼吉踪迹。

雅尔哈善方内疑，又以饷不时至，沙克都尔曼吉请粮不能给，乃使裨将阎相师将五百人入其垒，若迷途借宿者。夜大雪，相师吹笳，督兵袭其庐。沙克都尔曼吉惊起，其妻与相抱持，至死不释，其众四千馀人歼焉。雅尔哈善疏报沙克都尔曼吉与绰罗斯叛党扎那噶尔布相通，戮以杜后患。又遣兵赴鲁克察克剿莽噶里克，上嘉其奋往。

二十二年春，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自伊犁率师逐捕噶勒藏多尔济等，雅尔哈善遣侍卫图伦楚将八百人益兆惠军。提督傅魁师至盐池，遇莽噶里克率三十二人入塞探白和卓消息，傅魁执而杀之，雅尔哈善疏闻。上以莽噶里克为叛首，当谳定行诛，命逮傅魁送京师。兆惠师自济尔哈朗至特纳勒尔，为敌围，得图伦楚援乃解。寻召雅尔哈善还京师，授户部侍郎。四月，复授参赞大臣，令驻济尔哈朗。九月，擢兵部尚书。十二月，令移驻鲁克察克，总理屯田。

二十三年二月，命为靖逆将军，帅师讨霍集占。五月，师至库车，霍集占所属头人阿卜都克勒木城守。雅尔哈善督师合围，断其水草，城贼出战，屡败之。六月，败援贼於托木罗克。霍集占自将八千人，具最精巴拉鸟枪，行阿克苏戈壁来援。雅尔哈善督兵战库车南，斩千馀级。霍集占负伤入库车，获其纛。库车依冈为城，以柳枝、沙土密筑甚坚，砲攻不能入。提督马得胜策穴地入城，距城北一里为隧，已及城。雅尔哈善督之急，我兵夜秉燧入穴。城贼见火光，於城内为横沟，水入隧，我兵皆没。头人鄂对告雅尔哈善曰：“库车食且尽，霍集占必出走。城西鄂根河水浅可涉，北山通戈壁走阿克苏。宜分兵屯此二隘，霍集占可擒也。”雅尔哈善以鄂对新降，不可信。越八日，霍集占乘夜引四百骑启西门，涉鄂根河遁。又数日，阿卜都克勒木复夜遁。馀头人阿拉难尔等率老弱出城降。雅尔哈善杂讯城人，谓沙呢雅斯等五人为阿卜都克勒木死党，因杀之。

疏入，上闻不得霍集占，盛怒，夺雅尔哈善官。雅尔哈善劾副都统顺德讷疏纵，又劾马得胜失机。上曰：“雅尔哈善始劾顺德讷，继劾马得胜，无一语引罪。不思身任元戎，指麾诸将者谁之责欤？此而不置之法，国宪安在？”命兆惠至军斩顺德讷以徇，逮雅尔哈善及得胜送京师。二十四年正月，逮至，命王公大臣会鞫，以雅尔哈善老师糜饷失机事，论斩，遂见法。后二日，并斩得胜。自雅尔哈善死，高宗知沙克都尔曼吉无叛状，赋诗斥其杀降。

富德，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驻防吉林。乾隆初，自护军擢至三等侍卫。

十三年，从经略大学士傅恆征金川，擒贼党阿扣，迁二等侍卫。师还，累迁副都统。

二十年，师征准噶尔，命送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等赴军。擢参赞大臣，督西路台站。阿睦尔撒纳所属唐古忒部见阿睦尔撒纳入伊犁，谋遁去。二十一年，富德帅师至鄂塔穆和尔，遇唐古忒众千馀营树林蒲苇中，击杀二十馀人，追至色白口山内。

贼据险分队抵御，夺寨六，斩获无算。唐古忒部遁伊犁，追至察罕鄂博，复遇哈萨克兵千人与唐古忒队合。富德奋勇冲击，斩百馀级，夺回被掠集赛噶杂特三十馀户，擒台吉恩克巴雅尔等四十馀人。上奖富德奋勉，授正黄旗蒙古都统。

二十二年，定边将军成衮扎布赴巴里坤，以富德为参赞大臣。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疏报与成衮扎布分道进兵，命富德从兆惠军。阿睦尔撒纳还掠扎那噶尔布游牧，富德追剿，收复巴尔达穆特各鄂拓克。得叛酋巴雅尔踪迹，遂深入逐捕，夺隘五。

至爱登苏，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降。阿睦尔撒纳逃入俄罗斯，寻死。叛酋哈萨克锡喇、布库察罕未获，命富德逐捕。二十三年，招右部哈萨克图里拜及塔什罕回人图尔占俱来降，遣使入觐。上以富德在军久，招抚西哈萨克有劳，予云骑尉世职。

是时雅尔哈善讨霍集占无功，兆惠代将，师锐进，被围，命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军次呼尔璊，遇贼骑五千，转战五日四夜。会参赞大臣阿里衮送马至，分翼驰突，贼众大溃，杀巴尔图十五人、大伯克数十人、贼千馀。酋布拉呢敦中枪伤剧，舁入城，旋遁喀什噶尔。兆惠解围出，以功封三等伯。师进次叶尔羌河岸，复战败贼，进封一等成勇伯。霍集占党侵和阗，富德赴援，破贼。进攻叶尔羌，霍集占兄弟弃城遁，追败之於阿勒楚尔，又败之於伊西洱库尔淖尔，窜巴达克山。军从之，令擒献，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师还，进封一等靖远成勇侯，赐双眼孔雀翎，官其子侍卫，授领侍卫大臣。二十五年，复授御前大臣，图形紫光阁，赐紫禁城骑马，命军机处行走。寻授理籓院尚书、正黄旗蒙古都统。

副都统老格盗官驼事发，鞫实，言寄马富德牧厂，有牲畜数千。上以富德暴贵，安得有牧厂，命都统巴尔品勘验，旋奏富德家产拥赀至三万馀。命和亲王等会鞫，得富德出兵时留官马，索蒙古王公牲畜，并携缎、布、烟、茶牟利状，下狱，吏议当斩，上命改监候。二十八年，赦，授散秩大臣。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死绥，参赞大臣额勒登额坐逗遛得罪。额勒登额亦吉林驻防，与富德有连，富德坐误举，罢散秩大臣，下狱，吏议当斩，上命入缓决。三十六年，赦，授三等侍卫。

三十八年，将军温福征金川，军溃木果木。发健锐、火器两营兵益阿桂军，授富德头等侍卫，为领队大臣，从副将军明亮出南路。富德自真登、梅列旧卡进兵，克得布甲喇嘛寺、得里两面山梁、日寨、策尔丹色木诸隘，复进克僧格宗、马柰、绒布寨、卡卡角诸隘，授副都统，待缺。复进克沙锡理穆当噶尔碉卡、羊圈河桥。

四十四年，请拨兵三千往宜喜助明亮，允之。攻噶咱普得娄，夺卡五；攻布咱尔尼山梁，夺沿河卡五；攻庚额特山梁，夺大碉三、卡八；攻噶咱普得尔窝，贼弃碉窜，追至马尔邦，乞降。富德从军二年，未能大有摧破，屡下诏敦责之，至是，命下部叙功。

金川平，阿桂劾富德滥赏，侵土兵盐菜银两弥不足，下桂林覈实，复命袁守侗如川会阿桂具狱。富德密上清字疏讦阿桂，上命槛送京师。廷讯，乃具服滥赏，并以银六铤入己；又受知府曾承谟餽金五十两，并劾副将广著，不待命即令其充兵，广著自戕死。清字疏复称“阿桂手持黄带，语不逊”，坐诬告大逆，例当斩，遂见法。

萨赖尔，蒙古正黄旗人。本厄鲁特头人，隶准噶尔台吉达什达瓦为宰桑。乾隆十五年，准噶尔内乱，萨赖尔率所属四十七户降，安置察哈尔。命入旗，授散秩大臣。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请遣萨赖尔归，不许。授参赞大臣，出北路。十九年，乌梁海得木齐扎木参入边，萨赖尔以五百人御之，擒扎木参，而遣收凌、朔岱、讷库勒等十人还。事闻，授内大臣。既，遣还诸人来告宰桑雅尔都、得木齐阿茂海欲来归，乞驻牧乌兰固木、克木克木齐克。萨赖尔言雅尔都等亲至，许驻特斯河，否则驱之阿尔台山外；并请发厄鲁特兵听调。尚书舒赫德以为未便，上谕萨赖尔相机而行。命舒赫德会同萨赖尔及车凌等选台吉、宰桑可信任者将兵二百人，并令侍卫永柱会总管阿敏道选察哈尔八旗兵五百，交萨赖尔为招谕驱逐之用。

萨赖尔兵至卓克索，乌梁海宰桑雅尔都、车根、赤伦、察达克、图布慎、玛济岱各鄂拓克窜徙阿尔台山外。萨赖尔奏：“乌梁海等已远遁，但贪恋故土，必仍回牧。彼时整兵速出，易於收服。请暂撤兵还。”允之。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命萨赖尔迎劳颁赏。旋偕喀尔喀贝子车木楚克扎布等以千八百人击雅尔都、车根、赤伦、察达克四宰桑於察罕乌苏，败之，获牛马无算。初，有扎哈沁宰桑库克新玛木特者犯卡伦，追之弗获，达青阿诱执之。上责其不武，令纵之去。玛木特移牧布拉罕讬辉，不即降。道遇通玛木特，被擒，絷之诺海克卜特勒。萨赖尔诇知之，自乌兰山后掩擒通玛木特，并护库克新玛木特送军营，安置其户畜於库卜克尔克勒。

上嘉之，授子爵世袭，迁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时定议征达瓦齐，命萨赖尔为定边右副将军。二十年正月，率师偕参赞大臣鄂容安等出西路。师行，厄鲁特降者於途中肆劫。上戒鄂容安，以己意喻萨赖尔使自敛戢。阿睦尔撒纳请移牧乌里雅苏台，招辉特部众。上察其意叵测，谕萨赖尔令防范，并促其进兵。萨赖尔等疏报扎哈沁得木齐巴哈曼集以三百馀户，宰桑敦多克以千馀户来降。复遣侍卫瑚集图招谕达瓦齐同族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寻率台吉诺海奇齐等三十馀人来降，诏封为绰罗斯汗。上谕奖萨赖尔，解所佩荷包以赐，并赐双眼孔雀翎。三月，萨赖尔与诸将和起、齐努浑自罗克伦督兵赴博罗塔拉，与北路班第等军合。疏言：“招抚绰罗斯台吉衮布扎卜等，皆率所属来降，凡四千馀户。叶尔羌、喀什噶尔和卓木献玉盘请降，令各回原牧；降人请与地耕牧，令往吐鲁番、莽阿里克处受地。阿睦尔撒纳属人二百馀及额林哈毕尔噶穷夷八百馀户，令附属扎哈沁宰桑，有牲畜者，畀耔种，令其耕牧。并自罗克伦启行，驰檄达瓦齐，晓谕利害。”

上奖其筹画妥协，以御用宝石朝珠赐之。

萨赖尔兵至登努勒台，将军班第等亦至尼楚衮，两军合。达瓦齐居伊犁河西格登，不设备。五月，西路军自固勒扎渡口越推墨尔里克岭直抵格登，达瓦齐惊遁，未几就擒。伊犁平，诏封萨赖尔一等超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服。六月，军还。

徵阿睦尔撒纳入觐，萨赖尔同班第、鄂容安驻守伊犁，留兵五百为卫。七月，阿睦尔撒纳谋叛，逗遛途中。班第等屡疏入告，萨赖尔亦以为言。上密谕诸臣擒治，弗能决，阿睦尔撒纳遂遁。其徒克什木等为乱，班第、鄂容安死之，萨赖尔更衣降。

十二月，萨赖尔遣使诣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以阿睦尔撒纳踪迹告，请发兵往击。

和起以闻，上令将军策楞传谕慰劳，赉荷包、鼻烟壶，俟其至赐之。又命理籓院员外郎唐喀禄董其游牧。

二十一年正月，萨赖尔脱出，至吐鲁番。巴里坤参赞大臣达尔党阿率兵往会。

萨赖尔疏请罪，上令驻特讷格尔，仍授定边右副将军。三月，策楞疏言：“侍卫巴宁阿自伊犁归，言克什木之乱，将军班第等自固勒扎赴崆格斯御之。贼甫至，萨赖尔欲奔。鄂容安曰：‘贼来当战，胡急走？’萨赖尔答言：‘尔何知？’遂策马去，众从之。班第等仅馀司员侍卫及卫卒六十人。夜贼至，班第等遂自杀。”上命逮萨赖尔入都，鞫实，以萨赖尔降人，贷其死，命锢之狱。班第等丧还，执克什木馘以祭，令萨赖尔观之。寻以叛党渐次就擒，释出狱。二十四年，授散秩大臣、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乾清门行走。旋擢内大臣，复封二等超勇伯。卒。图形紫光阁。

论曰：国重有世臣，然承平久，富贵宴安，恆不足任使；出任军旅，兵未接，将已内怯，几何不偾事耶？策楞辈拥兵玩寇，其病正坐此。雅尔哈善文墨吏，其杀降亦以内怯。富德族微，力战致通显，有功而不善居，卒以遘祸。萨赖尔反覆，★甚著，独以降人蒙宽典，幸矣！

## 列传一百二

高天喜鄂实 三格 和起 唐喀禄 阿敏道 满福 豆斌 端济布诺尔本

高天喜，甘肃西宁人。天喜本准噶尔人，雍正中为我师所俘。高氏抚为子，因从其族籍。从军，累擢保宁堡守备。乾隆二十二年，副将军兆惠击伊犁，天喜从参将迈斯汉赴援。遇噶勒杂特贼百馀，击杀之，获其驼马。既，闻兆惠被困济尔哈朗，议驰救，迈斯汉怯不进。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以闻，上即夺迈斯汉官以命天喜。

寻迁金塔协副将。再迁西宁镇总兵，授领队大臣。二十三年十月，师攻叶尔羌，兆惠议出间道袭取贼辎重，渡黑水。天喜督兵修桥渡师，未及半，贼大至。天喜闻兆惠陷贼阵，舍桥亟赴之，奋与贼战，与鄂实、三格、特通额俱没於阵。上赋诗惜之。

谥果义，又赐其家白金千。

鄂实，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第二子。出为叔父鄂礼后。

自廕生授三等侍卫。累迁本旗副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兄鄂容安死阿睦尔撒纳之乱，鄂实请从军，授参赞大臣，佐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出西路。二十二年夏，成衮扎布令逐捕扎那噶尔布，鄂实以地险马疲，中道引还。上手诏诘责曰：“若谓地险，贼何以能行？若谓马疲，贼马何独能壮健？”左授蓝翎侍卫。是冬，鄂实逐扎哈沁贼，斩一百四十馀级，获牲械。上谓：“今当大雪，马力应疲乏，尚能剿贼。彼时鄂实为参赞大臣，有事但诿诸将军。兹以负罪，乃直前剿贼，朕知其隐矣。”量迁三等侍卫。死事，上令仍视前锋统领赐恤，谥果壮。

三格，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自诸生授蓝翎侍卫。累迁黑龙江副都统。命将索伦、巴尔呼兵三千，佐参赞大臣策楞出西路，为领队大臣。策楞以怯懦逮，三格亦坐夺官。旋复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攻呼尔璊台吉赛音伯勒克等，再战，掠其牧地，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二十二年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令逐捕扎那噶尔布，未得。秋，师至博罗和罗，遇叛党额林沁达瓦等百馀户，三格与战。会布鲁古特台吉珲齐、呼尔璊台吉达瓦斩扎那噶尔布伪请降，并请招额林沁达瓦，三格信之，遽引师还，珲齐等旋遁去。坐夺官，并削世职，以兵伍自效。死事，上命仍视副都统赐恤，谥刚勇。

天喜、鄂实、三格并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回部平，图形紫光阁。

特通额，策楞子也，附见策楞传。

和起，马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其先世阿音布，国初以军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和起袭职，授盛京协领。累擢宁夏副都统。乾隆十九年，命与侍卫海福将千人佐定西将军永常讨达瓦齐，迁宁夏将军。永常劾和起兵不及额，而和起先疏言将九百人以往，留百人护辎重，上得永常疏，不之罪也。寻又命偕提督豆斌为巴里坤办事大臣，策楞代永常为定西将军，复劾和起送兵马迟误，当夺官，留任。旋复官，授钦差大臣关防，召诣京师谘军事。达什达瓦所属宰桑讷默库、曼集、乌达瑚们都等在军私还游牧，命和起严鞫得实，以降人请予宽典，上不许，命正军法。

二十一年十一月，辉特台吉巴雅尔叛，掠扎哈沁五百馀户。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令和起将索伦兵百人往按，檄吐鲁番伯克莽阿里克等集辟展，而噶勒杂特宰桑哈萨克锡喇、布鲁特台吉尼玛阴应巴雅尔，诡以兵五百会。和起望兵至，疑之。令莽阿里克诇之，绐告曰：“我兵也！”逾时，尼玛等操戈前，莽阿里克自后譟，贼众蜂集。和起所将兵仅百人，负重创，手刃数贼，股中枪，徒步转战，至夜力尽。和起垂死，命索伦侍卫努古德、彰金布突围出，以所戴孔雀翎为识报兆惠，遂死之。谥武烈，追封一等伯，以一等子世袭，祀贤良、昭忠二祠。二十三年，师还，获尼玛及其子槛送京师，命戮於和起墓前。子和隆武，自有传。

唐喀禄，他塔喇氏，蒙古正蓝旗人。自笔帖式再迁理籓院员外郎。乾隆十九年，赐副都统衔，命赴北路军董理新降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班珠尔等游牧地。唐喀禄疏言：“班珠尔所属多老稚不能耕，虑饥馁。”上以距耕时尚远，责其琐屑，命撤还。扎萨克林丕勒多尔济初命同董理游牧，将军别有指挥，唐喀禄疏请留。上责其不当，左迁理籓院笔帖式。寻复授员外郎，命送济隆呼图克图自巴林赴伊犁，董理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游牧。复赐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将驻防扎布堪兵千人，从定边右副将军哈达哈赴哈萨克，逐捕阿睦尔撒纳。贼渠固尔班和卓遁入乌梁海，唐喀禄报哈达哈督兵擒之，赐孔雀翎。阿睦尔撒纳令其徒达瓦藏布入掠，唐喀禄令索伦总管鄂博什将五百人御之，降其众三百。寻命屯科布多。授理籓院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

唐喀禄行按诸部，辉特降人屯扎克赛，每自相劫夺，请移屯呼伦贝尔、齐齐哈尔诸地；喀尔喀俘获扎哈沁、特楞古特、奇尔吉斯、乌尔罕济兰诸部人万馀，请以扎哈沁人移驻卡伦内；特楞古特、奇尔吉斯、乌尔罕济兰人给东三省兵丁为奴；杜尔伯特游牧请移乌兰固木：上并从其请。师出西路击哈萨克锡喇，命唐喀禄屯额尔齐斯为声援。阿睦尔撒纳败走，唐喀禄诇知杜尔伯特贝勒巴图博罗特、台吉阿喇善等潜与相结；遣兵攻之辉巴朗山，擒阿喇善等，并戮乌梁海五十馀户，遂赴塔尔巴哈台逐捕阿睦尔撒纳及哈萨克锡喇，赐御用荷包、鼻烟壶。师至塔尔巴哈台，粮罄马乏，唐喀禄引师退，疏言遵旨撤兵，上怒，左授蓝翎侍卫，佐定边左副将军纳穆扎尔出北路。降人和硕齐，上擢用至散秩大臣，至是令护哈萨克来使入边，上命纳穆扎尔遣唐喀禄将二百人迎之。阿睦尔撒纳窜俄罗斯，上命唐喀禄偕和硕齐驻额尔齐斯侦御。

二十三年三月，土尔扈特舍棱等谋走俄罗斯，上命偕和硕齐逐捕。四月，师次布固图河，获舍棱弟劳章扎卜。劳章扎卜诡为兄乞降，唐喀禄未敢信，和硕齐遽纵之还。越日，舍棱诡约降，献酒，和硕齐饮之，邀唐喀禄过其营，贼噪而起。唐喀禄及侍卫富锡尔、穆伦保、佛尔庆额力战，均遇害，和硕齐更衣降。事闻，赐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富锡尔、佛尔庆额，皆满洲镶黄旗人；穆伦保，满洲正白旗人：皆赐云骑尉世职。

阿敏道，图尔格期氏，蒙古镶红旗人，世居察哈尔。父阿吉斯，康熙间讨噶尔丹，以员外郎从军，中道粮匮，兵苦饥。阿吉斯言於众曰：“我等官兵世受国恩，甘毙道路。誓竭力前进。”众皆诺。於是有昭莫多之胜。圣祖嘉其能，予拖沙喇哈番世职。卒。

阿敏道，袭职。雍正初，累迁二等侍卫。九年，命将巴里呼兵百人自固尔班塞堪赴巴尔坤佐军，又命偕侍读学士查克丹调喀尔喀兵三千率之往。寻复偕护军统领费雅思哈赴乌尔辉音扎罕练兵。乾隆元年，准噶尔乞和，撤军，阿敏道还京，授镶蓝旗察哈尔总管。十九年，师收乌梁海，将察哈尔兵以从，加副都统衔。二十年，迁所获巴尔沁人等於齐拉罕。师定伊犁，定北将军班第奏以阿敏道督台站。是年，阿睦尔撒纳叛，班第陷贼。阿巴噶斯、哈丹附逆肆掠，台站中断。阿敏道辄督兵巡徼，使驿递恆得相续。会定西将军永常自木垒退驻乌尔图布拉克，撤阿敏道还。上夺永常官，以策楞代将。命阿敏道将精骑诣伊犁求班第消息。策楞不即遣，上诘责之。寻将千人捕阿巴噶斯、哈丹贼众。

二十一年，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时回酋布拉呢敦、霍集占有异志，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诇知之，遣阿敏道将索伦兵百、厄鲁特兵三千赴叶尔羌、喀什噶尔慰抚，且使致二渠。至库车，霍集占布在焉，闭城拒我师。阿敏道斩游骑四十馀，围之。

城人诡言曰：“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撤还即纳降。”阿敏道遂命厄鲁特兵退，仅留索伦兵百。或虑有变，阿敏道曰：“吾招抚回众，惟期於国有济，何暇他虑？”

遂入，为霍集占所执。

二十二年，上谕诸将檄霍集占送阿敏道还，不从，谋加害。库车伯克呼岱巴尔以告，阿敏道谋脱归，不克，死之。二等男署察哈尔营总旺扎勒及诸裨将绷科、耨金吹、扎木苏

七、巴克萨拾，并索伦兵百人，皆从死。事平，诸有功者图形紫光阁，阿敏道列后五十功臣，加世职为骑都尉兼一云骑尉，祀昭忠祠。旺札勒加云骑尉，绷科等皆予云骑尉世职。

满福，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自世管佐领累擢拉林副都统。乾隆二十二年，迁都统，驻巴里坤。命将吉林兵千人屯吐鲁番，寻授领队大臣。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出珠勒都斯，令满福将三百人巡视阿勒辉至乌纳哈特十三台站，搜剿吗哈沁。沙拉斯、吗唬斯既降复叛，掠台站，上命满福自阿勒辉往剿，又令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帅师与会。阿里衮未至，满福师次肯色岭，与贼遇，击之，贼败走，伪遣人乞降，且言贼渠已就缚，请除道迎。满福信之，行次哈喇和落，径险林密，下临深沟。满福悟为贼所绐，急麾前队返。贼千馀突自林中出，围我师。满福厉声督兵力战，被创坠沟，死之。上以满福虽为贼所愚，愍其捐躯，命如阵亡例议恤，谥武毅，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

豆斌，陕西固原人。初以马兵入提标，累迁肃州镇标中营守备。雍正间，从征准噶尔。力战受创，赐白金四百。迁川陕督标前营游击。准噶尔犯科舍图，率兵击走之。乾隆初，累迁提督，自广东移广西。疏言：“各营鸟枪，旧式大小参差，坐卧倚伏，不能应手；又质薄易热，难收实用。请照陕西威字号缠丝枪式改制。”下两广总督议行。俄，调还固原。又命以提督衔领湖北宜昌镇总兵事。寻复历甘肃、安西提督。命讨准噶尔，帅将标兵出驻巴里坤，以输军马后时，下吏议。旋乞病，罢。

居数月，复授安西提督，仍令赴巴里坤兆惠师。师攻霍集占於库车，命斌将所部从，充领队大臣，徼巡鲁克察克、辟展、库车诸地驿路。兆惠被围黑水，斌从副将军富德自阿克苏兼程赴援。师次呼尔璊，霍集占以五千人迎战，我师分两翼，贼据高冈，斌率中军火器进攻。贼知我师马力乏，拥众相偪。阿里衮解马至，斌偕众将夹击，胁中创，仍力战，贼大败。创甚遂卒，谥壮节，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上制诗惜之。回部平，图形紫光阁。孙{澍}，袭世职，官至山东登州镇总兵。

端济布，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自前锋累迁头等侍卫、镶黄旗察哈尔总管。

乾隆二十二年，上令选兵千佐定边将军兆惠出西路。自硃尔图斯赴玛纳斯，获得木齐鄂罗斯，并所部三百人、马驼牛羊二千馀。扎哈沁头人巴哈曼集叛走，端济布偕侍卫奎玛岱追捕，至小卫和勒津，降所部二百户，又得掠台站贼札木布。师捕治厄鲁特头人噶尔藏多尔济、扎那噶尔布等，布鲁古特台吉珲齐、呼尔璊台吉达瓦斩扎那噶尔布，诣端济布军请降。端济布遽引师还，珲齐、达瓦复叛去。上惩端济布惟事姑息，命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按治。师至罗克伦孟古图岭，获噶尔藏多尔济宰桑罗卜札尼玛、得木齐敦多克，槛送巴里坤。上闻，命贷端济布罪。

扎哈沁得木齐哈勒拜等谋掠台站，参赞大臣哈宁阿檄端济布往捕，至玛纳斯，得间谍十馀。渡河至美罗托山，贼遁，收其游牧牲畜。师围库车，端济布将吉林、厄鲁特兵以从。霍集占将三千人自赛里木来援，屯高阜。端济布偕侍卫顺德纳等奋击，斩二千馀级。师攻叶尔羌，霍集占筑台城东北。端济布及侍卫诺尔本将右翼后队攻之，贼拒战，复斩二千馀级。兆惠被围於黑水，端济布从定边左副将军富德赴援，十馀战，至呼尔璊，与兆惠军会，赐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授镶红旗满洲副都统。

师逐贼，战於阿尔楚尔，再战於伊西洱库尔淖尔，端济布将二百人截贼逃路。

侦山有贼寨，越岭攻之，被创，赐号塔什巴图鲁。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卒，赠都统，谥壮节，祀昭忠祠。谕以“端济布力战受伤，与阵亡者无异也”。

诺尔本，吴机格忒氏，满洲正蓝旗人。以前锋从军。富德获宰桑乌巴什，遣诺尔本送兆惠军。道遇贼，力战，赐号克筹巴图鲁。师围库车，霍集占来援。诺尔本偕公衮楚克，侍卫齐凌札卜、齐努浑等击贼右翼，贼败走，逐之六十馀里，至鄂根河口，斩获甚众；贼逃入苏巴什山，复偕齐努浑入山搜戮：温诏嘉焉。师攻叶尔羌，偕端济布战城东，败贼。师还，命在乾清门行走，赉银帛，赐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擢头等侍卫，从明瑞征缅甸，击贼被创。寻令将兵屯腾越。还京，擢围场总管，加副都统衔。卒。

论曰：高天喜骁勇善战，与鄂实、三格奋斗破阵，死事为最烈。和起等仓卒为贼陷，慷慨授命。斌与端济布以力战受创，得与战死者同其血食。旌勇励忠，当如是也。

## 列传一百三

瑚尔起 爱隆阿弟巴灵阿 舒明 福禄 齐里克齐 阎相师 伊柱 努三乌勒登

瑚尔起，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自笔帖式累迁协领。乾隆十三年，从征金川。迁呼伦贝尔总管。二十年，从征准噶尔，加副都统衔。二十一年，从参赞大臣达尔党阿自珠尔都斯逐捕阿睦尔撒纳，诇知阿睦尔撒纳窜哈萨克，从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以师临之。哈萨克汗阿布赉拒战，击败之，斩百馀级，得马二百馀。获其头人，言阿睦尔撒纳方在泥雅斯图山，檄阿布赉擒献。杜尔默特贝勒巴图、伯罗特等潜通阿睦尔撒纳，瑚尔起与战辉巴朗山，执伯罗特，尽歼其部众，及阿睦尔撒纳所留乌梁海五十馀户。

沙喇斯、玛呼斯既降复叛，掠台站，而布鲁古特台吉珲齐等戕察哈尔总管巴宁阿以叛。上命瑚尔起偕鄂实、三格副哈宁阿，将千人驻济尔哈朗、巴里坤適中地，捕珲齐及沙喇斯、玛呼斯部众。瑚尔起偕鄂实追剿扎哈沁逃贼，又偕副都统巴图济尔噶勒自呼斯坦至尼勒喀河，侦珲齐等百馀户游牧，突击，执之。

寻从师自伊犁逐剿诸回部，至善塔斯巅，招降布鲁特头人图鲁启拜、鄂库及其部众，搜捕阿里玛图河逸贼。上以索伦兵从征久，召瑚尔起及副都统鄂博什率以还，瑚尔起等仍请从军。将军兆惠攻霍集占於叶尔羌，被围，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檄瑚尔起及巴图济尔噶勒率索伦兵自伊拉里克赴援，以马驼未至，负粮械步行戈壁中。上奖谕，即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师至巴尔楚克，兆惠围已解，与富德军合。霍集占之徒阿卜都克勒木等侵和阗，攻哈拉哈什，侍卫齐凌扎卜请援，兆惠令瑚尔起与巴图济尔噶勒督兵赴援。齐凌扎卜驰告，夜行至伊立齐，贼闻兵至，引退。诇知贼骑七百馀屯博尔齐，天大雾，瑚尔起督兵突击，贼溃走，退至皁洼勒河，斩百馀级，收回人四千馀户，和阗遂平。上赋博罗齐行纪事，赐瑚尔起云骑尉世职。

师自喀喇乌苏逐捕霍集占，至阿尔楚尔。贼设伏两山间，我军张两翼击之，贼败走三十里，负山而屯。瑚尔起等自山麓横冲入阵，师夹击，贼大败，越山遁，师从之，至伊西洱库尔淖尔。瑚尔起等为伏东山，侧击，贼复大败，霍集占窜入巴达克山。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瑚尔起将索伦兵还，赉银币，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瑚尔起疏言：“呼伦贝尔多水泉，可耕。请选塔里雅沁降回百户往耕。”上命瑚尔起以副都统为呼伦贝尔总管，董其事。移黑龙江副都统。从征缅甸，收猛拱、猛养诸地。卒於军。赐骑都尉，并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祀昭忠祠。

爱隆阿，觉尔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侍卫累迁齐齐哈尔副都统。乾隆二十一年，授领队大臣，赴巴里坤军营。偕参赞大臣富德逐捕巴雅尔，至爱登苏，遇阿布赉部众突出，数与战，却之。自巴尔楚克至济尔哈朗置台站，逐贼沙喇博和什岭，遇都尔伯特纳木奇游牧，乞降，旋遁去，爱隆阿追及之，杀千馀人，纳木奇遂纳款。师至察罕乌苏，收厄鲁特宰桑乌鲁木游牧百馀户。师屯济尔哈朗，命爱隆阿驻守济尔哈朗、巴里坤適中地。寻从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讨霍集占。先是爱登苏之战，侍卫奇彻布战没，至是爱隆阿上言：“前擒巴雅尔，夺还奇彻布尸，富德未及疏列。”

定边将军兆惠疏言：“爱隆阿原报所无，事后追论，显为争功，请严议。”诏原之。

师围库车，贼来援，爱隆阿等与战於戈壁，歼贼甚众。霍集占将五千人续至，爱隆阿等率吉林及索伦兵千骑逐贼至鄂根河侧，与战，迫贼入水，死者三千馀人。

拔其纛，驿致京师。上为赋回纛行，奖其能战。旋从将军兆惠至叶尔羌，与霍集占部众战，当左翼。兆惠被困，靖逆将军纳穆札尔赴援，爱隆阿将兵截喀什噶尔贼援路。徼巡台站，至托罕塔罕，遇贼，剿杀百馀人。上授爱隆阿参赞大臣，令与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援兆惠。爱隆阿战呼尔璊，再战叶尔羌河，遂与兆惠军合。寻引兵驻乌什，兼防喀什噶尔，予云骑尉世职。复从富德逐霍集占，战於伊西洱库尔淖尔。

徼巡台站，值吗唬斯、宾巴等谋劫察罕乌苏台站，以兵追袭，斩获殆尽，进骑都尉世职。师还，授正白旗护军统领，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再进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授伊犁参赞大臣。卒。

弟巴灵阿，自亲军校累迁二等侍卫，授察哈尔总管。赐坤都尔巴图鲁名号，授领队大臣。在博罗齐搜捕厄鲁特部众，遇伏战死，赐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舒明，乌梁海济勒莫特氏，蒙古正黄旗人。自二等侍卫累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黄旗护军统领。命赴北路军，为诸部降人董理游牧。旋授吏部侍郎。诇知降人讷默库戕台站侍卫，谋以所部叛，驰奏。敕参赞大臣阿兰泰往捕治，阿兰泰请益兵，上责其纷扰。讷默库就擒，上以舒明筹策得宜，而阿兰泰推诿迟误，夺阿兰泰三等男爵畀舒明。

舒明在边，诸部降人至者，为之拊循。噶勒杂特宰桑根敦降，上授佐领，使与丹毕游牧同处。都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乌巴什降，上授伯什阿噶什亲王、乌巴什贝子，游牧额尔齐斯，舒明为陈请留屯哈达青吉勒。达什达瓦部降，编为三旗，移阿尔台；其续至者，使处扎哈沁旧游牧地。策凌乌巴什、巴图博罗特及达玛林等部众贫甚，疏请赈，上为发米六百石。上闻和托辉特青滚杂卜将叛，命舒明诇之。

舒明言叛已著，命会将军成衮札布等捕治。授参赞大臣，成衮札布令将科布多兵二百以往。上命侍卫巴宁阿勒泰将三百人为舒明佐。旋命偕成衮札布驻乌里雅苏台。

授理籓部侍郎。再迁绥远城将军，兼领归化城都统。二十七年，卒。

子雅满泰，袭三等男。累迁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坐事左授头等侍卫。与保泰同充驻藏大臣。廓尔喀侵后藏，与保泰同得罪，荷校被杖。复起至头等侍卫。卒。

福禄，旺察氏，蒙古正白旗人。自护军校累迁福建建宁镇总兵。内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外授直隶宣化、广东右翼诸镇总兵。又内移正红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二十三年，授参赞大臣，驻乌里雅苏台。旋命将索伦兵二千人赴巴里坤。时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与参赞大臣阿桂会讨舍楞，福禄请具三月粮，自科布多输送，从之。

至海拉尔，与御前侍卫敦察会师进。旋佐将军兆惠讨霍集占，偕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帅师次呼尔璊。霍集占以五千馀人来犯，福禄偕领队大臣永庆率索伦、察哈尔兵击之，自巳至申，与贼战十馀次，贼溃去。进次叶尔羌河岸，城贼突围出，富德与福禄等领中军自右进，追贼渡河，贼屡败。兆惠自叶尔羌出，至阿尔吉什，侦鄂斯璊方侵和阗，疏请富德、福禄帅师策应。上命福禄偕策布登札布以兵堵霍集占窜俄罗斯路。旋命驻军和阗，予云骑尉世职。迁杭州将军。准噶尔平，图形紫光阁。上巡浙江，福禄督驻防兵肄武，制阅武诗奖之。调西安将军。授领侍卫内大臣。以老乞休。卒

齐里克齐，蒙古镶黄旗人。初为额鲁特人，以地为氏。乾隆二十年，师征准噶尔，来降。准噶尔平，从定边将军兆惠击霍集占，战於霍尔果斯。霍集占败走，降头人图鲁启拜等，授蓝翎侍卫。护哈萨克使臣诣京师，迁三等侍卫。复从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击霍集占，至色勒库尔，敌踞山以拒。齐里克齐偕前锋参领喀木齐布督健锐营兵自山阴攀登仰击，霍集占败遁。降所部二千馀人，获军器、驼骡，赐布哈巴图鲁勇号。师还，命在乾清门行走，图形紫光阁。再迁头等侍卫，予云骑尉世职。

三十二年，从将军明瑞征缅甸，遇贼於底麻，败之。赐副都统衔。召回京，再迁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三十七年，师征金川，命督健锐营从参赞大臣阿桂出南路。授领队大臣，攻美诺，克之。金川平，师还，领健锐营。

嘉庆初，教匪起，送察哈尔马如湖北军，事竟即还。上以未请从军，诏诘责，夺官，削世职。寻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卒。

阎相师，字渭阳，陕西高台人。入伍。累迁安西前营游击。雅尔哈善谋诛厄鲁特降人沙克都尔曼吉。天大雪，相师将五百人，伪为失道，求寄宿其垒。夜分，鸣笳骤起，杀沙克都尔曼吉，歼其部众四千馀人。寻偕副将丑达将千人赴鲁克察克同额敏和卓逐回酋莽阿里克。录功，迁金塔寺营副将。屯田吐鲁番。擢甘肃肃州镇总兵，赐花翎。从雅尔哈善讨霍集占，授领队大臣。围库车，力战被创。师克阿克苏，以相师驻守。已，复随剿霍集占於叶尔羌。授安西提督，驻喀什噶尔。未几，改甘肃提督，移驻库车。上命屯田乌鲁木齐。凯旋，入觐，赉银币，图形紫光阁。引疾罢，予食全俸。旋卒，赠太子太保，谥桓肃。

相师躯幹修伟，有至性。既贵，念亲不逮养，每食泣下。得俸与兄弟，不问出入。所居镇夷堡地万亩，为濬渠灌溉，数百家利赖之。

伊柱，萨克达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塔勒马善，雍正间，以副都统将归化城兵从征噶尔丹策凌。将军达尔济驻伯格尔，世宗命塔勒马善参赞军务。署前锋统领，逐贼至额得尔河源，驻军乌里雅苏台。乾隆初，权定边左副将军，召还。师复征准噶尔，命赴额尔齐斯屯田。二十一年，授北路参赞大臣。复召还，授护军统领。卒。

伊柱，自佐领再迁索伦总管。偕副都统济福、侍卫德尔森保赴喀尔喀车臣部捕盗，得逋贼。二十四年，从将军兆惠讨霍集占。霍集占之弃叶尔羌走也，副将军富德等逐之，至阿尔楚尔。贼设伏两山间，师分三队奋击，伊柱领右翼，战自辰至午，贼大溃。翌日，至巴达克山界伊西洱库尔淖尔，贼据险守。师分道进攻，树白纛，降贼万馀。伊柱偕巴图济尔噶勒等堵山后策应。富德遣侍卫赛音图等谕巴达克山汗，使擒霍集占以献。伊柱驻兵卡伦为声援。瓦罕伯克率所部降。寻，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函献霍集占首。回部平。伊柱将千人驻喀什噶尔，护诸降人屯田伊犁。师还，上御丰泽园宴劳，赐伊柱缎十二、白金五百。伊柱复出领屯田，为置台守望，疏渠灌溉，农隙督佃伐木作屋以居，上谕令加意开拓。迁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从将军明瑞征缅甸，击贼老官屯。卒於军，进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努三，瓜尔佳氏，吉林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再迁头等侍卫、御前行走。乾隆十一年，四川总督庆复剿下瞻对头人班滚，命努三如庆复军。庆复疏报班滚焚死，罢兵。张广泗代庆复，言班滚现在。庆复坐得罪，努三罢御前行走。寻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正蓝旗护军统领。十八年，师征准噶尔，命从湖广总督永常筹军事。旋帅师驻鄂尔坤。准噶尔宰桑玛木特阑入卡伦。授参赞大臣，命会将军成衮札布逐捕。

努三与参赞大臣萨赖尔、护军统领乌勒登合军，军不戢，杂取牲畜。努三获逃人特赫拜哈都，未闻上。乌勒登收乌梁海，纵逃人巴朗。上诘责努三、乌勒登，下定北将军班第等按治。努三、乌勒登自陈收牲畜匿以自私事始萨赖尔，上以萨赖尔新降，不知法度，责努三等不得以此诿过。寻谳上，坐失巴朗，罪当斩。诏录其前劳，恕死，留军，仍籍其家。

旋授蓝翎侍卫。再迁头等侍卫，命与左都御史何国宗赴伊犁，测天度，绘地图。

送兵诣巴里坤，请回京。左授蓝翎侍卫，留巴里坤差遣。招抚巴尔达穆特各鄂拓克有劳，三迁镶蓝旗护军统领，督巴里坤屯田。兆惠被围黑水，努三从定边左副将军富德往援，至呼尔璊，分两翼击贼，与兆惠军会，赐骑都尉世职。师还，赐银币。

累迁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满洲都统。卒，谥恪靖。

乌勒登，乌礼苏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累迁镶黄旗蒙古副都统、护军统领。

乾隆十三年，从征金川。经略大学士傅恆至军，令驻军马奈。十八年，师征准噶尔，授参赞大臣，驻乌里雅苏台。扎哈沁宰桑玛木特等阑入卡伦，乌勒登偕喀尔喀副都统策登扎卜将五百人，与参赞大臣努三分道捕治。参赞大臣萨赖尔收乌梁海，乌勒登自索郭克策应，俘获甚众。寻坐纵逃人巴朗，并与努三匿所获乌梁海牲畜，罪当斩，贷死从军。寻授头等侍卫，命选厄鲁特宰桑厄勒锥音等兵赴伊犁讨贼。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进剿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

阿睦尔撒纳窜哈萨克，定西将军策楞遣乌勒登将千人从参赞大臣玉保逐捕，玉保中道引还。乌勒登师至库陇癸岭，阿睦尔撒纳脱走。逮诣京师，廷鞫，言：“初闻阿睦尔撒纳遁，请发兵速追之。策楞、玉保俱不允。后从玉保往，复请追击。玉保止发兵五十，至库陇癸岭，仅馀二十人，驼复乏。阿睦尔撒纳於师行日已过岭窜哈萨克。”上以其言实，贷死，授三等侍卫，在乾清门行走。寻仍遣赴军。定边将军兆惠招降布勒特部头目图鲁启拜，令乌勒登自珠木罕至图固斯塔老宣诏，护降人入觐。擢头等侍卫，授参赞大臣。令捕玛哈沁，并截霍集占逃路。寻以捕玛哈沁不力，令在领队大臣上行走。师还，累迁镶黄旗蒙古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卒。

论曰：从兆惠、富德讨霍集占有功诸将校，若瑚尔起、爱隆阿歼敌搴旗，见於咏歌，厥绩懋焉。舒明逐叛拊降，以劳受爵。福禄、努三与呼尔璊之役，齐里克齐佐色勒库尔之战，相师助库车之围，伊柱收伊西洱之降，录功皆居最，抑亦其次也。

## 列传一百四

王无党 吴进义 谭行义李勋 樊廷 武进升马负书 范毓皛

王无党，直隶万全人。康熙五十一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累迁广西梧州协副将。贵州台拱九股苗为乱，无党率师讨定之，擢左江镇总兵。九股苗复为乱，无党驰抵古州，分兵赴八寨督剿。经略张广泗檄无党分攻台拱大台雄，克之。平交上等三十馀寨，擒其渠巴利，会收牛皮大箐。乾隆元年，署贵州提督。从广泗抚定上下九股诸苗从为乱者。二年，真除。疏陈黔省急务，请筹积贮，筑城垣，整墩台塘房，禁掠卖人口，下部议行。定番州属姑卢寨苗视险强肆，广泗与无党遣汉、土官兵三千馀，分道毁寨搜箐，擒其渠老排，十馀日而定，上褒其妥协。四年，陛见，赐孔雀翎。

六年，移湖广提督。黑峒苗为乱，大学士鄂尔泰以无党在贵州久，熟苗事，留使戡定乃上官。八年，上以湖广军政废弛，无党至官未有所整理，下诏诘责。十三年，坐提标兵救火攘衣物，兵部论无党徇庇，当夺官，命诣京师引见，左授湖南沅州协副将。迁云南楚姚镇总兵。内擢銮仪使。复外授福建漳州镇总兵。迁浙江提督。

以目疾乞罢。卒，谥壮悫。

吴进义，字子恆，陕西宁朔人。父开圻，康熙二十七年一甲三名武进士，官至云南元江副将。进义入伍，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征噶尔丹，劄署守备，发江南借补千总。累迁江南寿春镇总兵。擢江南提督，疏言：“太湖界江、浙，渔船奸良难辨。

请照海洋例巡哨，支河小汛，饬两省陆路兵巡查，则声势联络，奸宄敛迹。”有旨嘉奖。久之，移浙江，再移福建，复还浙江。时有伪为孙嘉淦疏稿语讦上，进义与浙闽总督喀尔吉善以闻。上令究所从来，语连提督廨胥吏，喀尔吉善劾进义隐讳，命解官听谳。进义力辨未尝隐讳，其幕客证进义已见稿。浙江巡抚雅尔哈善论进义当重辟，上愍其老，命贳罪。复以疏稿未得作伪主名，令江苏巡抚庄有恭会鞫。有恭疏陈进义实未见稿，浙江承审诸吏牵合附会。事下军机大臣覆讯，得实。上以进义无辜废斥，召来京，命以提督衔署直隶宣化镇总兵。未几，授古北口提督。进义请限操演火药，增设河屯协弓兵，皆允行。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七年，卒，年八十四，加太子太保，谥壮悫。

进义家世多武功，从祖坤，贵州永北总兵，尝征四川苗及金川有功。坤子开增，自武举官至浙江温州总兵。

谭行义，四川三台人。康熙时，以武举授陕西西宁卫千总。雍正初，从军平青海，再迁河南城守营参将。河东总督田文镜劾行义送陕西军马疲瘦，夺官，上令来京引见，召对称旨，赐编刻上谕、貂皮、香珠，复原官。再迁广东高雷廉总兵。总督鄂弥达檄行义将五千人协剿贵州乱苗，进击滚纵、高表诸寨。经略张广泗令赴援上江，攻乌婆、摆吊诸险要地，搜牛皮大箐，获其魁。历福建漳州、湖南镇筸诸镇。

乾隆四年，授广西提督，帅师会讨楚、粤乱苗。宜山县土蛮恃险劫掠，行义与总督马尔泰、署巡抚安图令游击杨刚讨之。破白土、丘索二村，执其渠，斩以徇。

忻城土县外八堡有剧盗曰蓝明星，恃险焚劫。行义檄副将毕映捕治，明星遁入山，搜捕得之。有黄顺者，匿湖北、广东错壤处，谋为乱。贵州人黎阿兰与相应，散旗印，将起事。行义诇知之，督兵攻克贼巢，擒斩首从七十馀，事乃定。柳州兵皆居草舍，患火。行义请发白金四千贷兵建瓦屋，分三年还帑，从之。又有李彩者，纠众聚迁江石版村谋犯县城，行义既捕治，请城北设汛。寻以擅发仓穀贷於兵，左授登州镇总兵。十一年，迁江南提督。十四年，移浙江提督。十六年，再移福建陆路提督。十八年，卒，谥恭悫。

李勋，贵州镇远人。入伍，稍迁守备。从征台拱九股生苗，广泗檄同剿羊吊、洞里、羊色诸地，搜牛皮大箐，勋亦在行间。累迁湖广提督。缅甸乱，移云南提督。

疏请自普洱驰往孟艮捕治乱渠召散，上以其老，不胜瘴疠，命还普洱。勋已至孟艮，督总兵刘德成、华封等葺堡寨，防要隘，得召散兄猛养等。勋还，卒於途。加太子太保，谥庄毅。

樊廷，陕西武威人。初入伍，更姓名王刚。从征乌蒙、青海、西藏，积功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自陈复姓名，改籍四川潼川县。准噶尔犯科舍图卡伦，盗驼马，其众二万馀。廷率副将冶大雄等将二千人御之，转战七昼夜，与总兵张元佐等军合，杀贼无算，尽还所盗。时提督纪成斌护宁远大将军印，闻上，诏褒廷以寡敌众，忠勇冠军，赐白金万，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授陕西固原提督、都督佥事。入觐，请从军，命从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出师屯南山。副将军张广泗侦贼伏乌尔图水，檄廷将千五百人自硷泉子进剿，至哈洮遇贼，夺据山梁，连败之。越噶顺抵鄂隆吉大坂，杀贼四百，擒三十六，收其粮械。

乾隆初，上从查郎阿请，发甘、凉诸镇兵五千人驻哈密，置总统提督，以授廷。

廷至军，疏言：“乌尔克为极西第一要隘，兵出侦洮赖大坂北芦草沟、噶顺沟东乱山子及乌尔图水，夜辄有火光。守隘兵寡，请量增。”又疏言：“哈密兵在山南烟墩沟诸地牧驼马，请分山北防兵巡护。”皆用其议。在边二年，以病乞罢，命还固原治疾，遣医往诊。寻卒於哈密。遗疏论防边事甚切，上深愍之。命查郎阿经纪其丧，归葬凉州。赠都督同知，谥勇毅。

子经文，官至广东右翼总兵。经文子继祖，官湖北副将。继祖子从典，请改籍湖北恩施。从典子燮，官湖南永州镇总兵，同治中，坐事罢。

武进升，山西宁乡人，其后改籍江南江宁。初以张姓入伍。稍迁浙江温州镇标守备。雍正初，闽浙总督满保疏荐，引见，授三等侍卫，属怡亲王允祥。寻外授江宁游击。累迁福建陆路提督。言：“闽省不习骑射，加意督率，弓力渐增。马兵出马收马较前改观。”高宗谕以“如此方不负任使，然亦不可欲速，尤贵为之以实，要之以久”。进升与总督喀尔吉善忤，疏言：“喀尔吉善外似和平，心实刚愎。令臣密察水师提督张天骏营伍，臣辞以水师非所辖。督臣正言厉色，必令臣密察。及察知水师陋规，告之督臣，督臣置不问，反与天骏契合。臣察漳州营马值，总兵马负书为督臣旧部，巧为徇私。令臣无地自容。”又疏言喀尔吉善衰惫状，上斥进升支离狂率。喀尔吉善亦劾进升徇所属，纵兵行窃。因左授江南狼山镇总兵，进升疏谢，谕曰：“汝无他过，祗好胜多事，故左授示薄惩。若不知改，或遂委靡，一切姑息，皆不可也。”居数月，擢江南提督，以老罢。再起，终浙江提督。卒，年八十馀，谥良毅。

马负书，汉军镶黄旗人。乾隆元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累迁福建漳州镇总兵。疏言：“漳州民好斗，有所谓‘闯棍’，结党肆行，土豪养为牙爪，请严治之。”上下其章喀尔吉善，令体察惩治。历琼州、金门、台湾、狼山诸镇。署古北口提督，疏言：“兵习阵法，无济实用。应於秋冬收穫后，择地成列，为仰攻旁击势。分合进退，以金鼓为节。常月教场演习，仍依营制。”得旨允行。授福建陆路提督。卒，谥昭毅。

范毓皛，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餽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皛兄毓馪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

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馪主饷，计穀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馀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馀石，毓馪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师既罢，米转运近地，户部按近值核销，故所受远值，责毓馪追缴，凡白金二百六十二万，复出私财采蓡，市铜供铸钱以偿。

毓皛以武举授卫千总，以驼佐军，擢守备。累迁直隶天津镇总兵。自河南河北镇移广东潮州，疏请令潮州营兵如河北例，兼习长枪、短棍、连接棍诸艺。世宗命与总督鄂弥达、提督张溥商榷。鄂弥达等上言：“广东山海交错，军械惟鸟枪最宜，次则弓箭、藤牌、挑刀、大砲。毓皛所议与广东不甚宜。”上韪鄂弥达等议，仍谕毓皛初至，当嘉其肯言。嘉应、潮阳遇飓，海岸决。毓皛以闻，命加意抚绥。乾隆初，署广东提督。故事，市舶至，诣海关纳税。或遇风未至所往地，中道暂泊，亦论税如例。毓皛虑民避屡税，遇风不敢泊，致倾覆，疏请商舟寄泊，非即地市易不徵税，上命待审察。毓皛以忧归，服终，授直隶正定镇总兵。湖广总督阿尔赛请移任苗疆，上不允，谕以“毓皛富家子弟，谨慎无过。苗疆事重，不能胜也”。上巡五台，毓皛言兄毓馪子清注具羊千、马十备赏赉，上却之。寻以老罢。卒。

论曰：提镇虽专阃，然受制於督抚，所辖兵散处诸营汛，都试肄武，虚存其制耳。无党、进义皆能勤其官者，行义捕盗，廷屡从战，皆有劳。进升龂龂不欲旷其职。毓皛与其兄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求诸往史，所未有也。

## 列传一百五

阿桂子阿迪斯 阿必达

阿桂，字广庭，章佳氏。初为满洲正蓝旗人，以阿桂平回部驻伊犁治事有劳，改隶正白旗。父大学士阿克敦，自有传。

阿桂，乾隆三年举人。初以父廕授大理寺丞，累迁吏部员外郎，充军机处章京。

十三年，从兵部尚书班第参金川军事。讷亲、张广泗以无功被罪，岳锺琪劾阿桂结张广泗蔽讷亲，逮问。十四年，上以阿克敦年老，无次子，治事勤勉；阿桂罪与贻误军事不同，特旨宥之。寻复官，擢江西按察使，召补内阁侍读学士。二十年，擢内阁学士。时方征准噶尔，命阿桂赴乌里雅苏台督台站。逾年，父丧还京。旋复遣赴军，授参赞大臣，命驻科布多，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二十二年秋，授工部侍郎。

辉特头人舍楞约降，唐喀禄以兵往会，为所袭，阿桂率兵策应，上嘉之，赐花翎。

上命阿桂与策布登扎布合军击舍楞，毋使逃入俄罗斯。阿桂言：“得降贼，谓舍楞将逃土尔扈特；或不达，且复回准噶尔。邀之中路，可擒献。”上责其观望，召还京。是年准部平，复命赴西路，与副将军富德追捕馀贼。

霍集占叛，二十四年，命赴霍斯库鲁克从富德进讨。八月，逐贼至阿勒楚尔，又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回众降。霍集占走拔达克山。是年回部平。上以阿克苏新附，为回部要地，命阿桂驻军绥抚。二十五年，移驻伊犁。阿桂上言伊犁屯田、阿克苏调兵诸事。上嘉其勇往，命专司耕作营造，务使军士、回民皆乐於从事。时西域初定，地方万馀里，伏莽尚众，与俄罗斯邻。上诏统兵诸大臣议，咸谓沙漠辽远，牲畜凋耗，难驻守。阿桂疏言：“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伊犁河以南海努克等处，水土沃衍，宜屯田。请增遣回民嫺耕作者往屯；增派官兵驻防，协同耕种；次第建置城邑；预筹马驼，置台站；运沿边米赴伊犁；简各省流人嫺工艺者，发备任使。”又奏定山川、土穀诸祀典，上用其议。阿桂造农器，督诸屯耕穫，岁大丰。

二十六年，疏言：“伊犁牧群蕃息，请停内地购马驼。增招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回民诣伊犁，广屯田。”皆称旨。迭授内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仍驻伊犁。奏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三地屯田，人授十五亩。二十七年，疏定约束章程，建绥定、安远二城，兵居、民房次第立，一如内地，数千里行旅晏然，予骑都尉世职。召还，赐紫禁城骑马，命军机处行走。调正红旗满洲都统，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命署伊犁将军。寻调署四川总督。时金川土司郎卡与绰斯甲布等九土司构衅，阿桂巡边，尽得郎卡狡獪怙恶状，并悉其山川形势，入奏。

是冬，召还京。三十年，上南巡，命留京治事。

乌什回赖黑木图拉作乱，诏驰赴乌什与将军明瑞攻之，赖黑木图拉中矢死，众伯克复推额色木图拉抗我师，自三月至八月，攻城不下。明瑞军其北，阿桂军其南，作长围困之，绝其水道。贼粮尽，内讧，沙布勒者擒额色木图拉以献，乌什平。上责其迟延，示怯损威，部议夺官，命留任，驻雅尔城。旋复夺尚书，命还伊犁助明瑞治事。阿桂疏请移雅尔城於楚呼楚，从之。三十二年，授伊犁将军。请自楚呼楚至乌尔图布拉克设三台，以通雅尔，下部行。

缅甸扰边，总督刘藻、杨应琚先后得罪去，上命明瑞率师讨之，至猛育，粮尽，战没。大学士傅恆自请行，三十三年，以傅恆为经略，阿桂及阿里衮为副将军，仍授阿桂兵部尚书、云贵总督。三十四年，以明德为总督，令阿桂专治军事。阿桂请由铜壁关抵蛮暮，伐木造舟，俟经略至军，进攻老官屯，且言军粮不给。上以为畏怯，罢副将军，改授参赞大臣。九月，舟成，傅恆亦至，分三路进：傅恆出万仞关，由大金沙江西经猛拱、暮鲁至老官屯；阿里衮率舟师循江下；阿桂率蛮暮新舟出江会之，先伏兵甘立寨。缅人从猛戛来拒，寨兵出击，沉三舟，舟师噪应之，缅人大溃，歼其渠，遂与西岸军合。老官屯守御坚，军士多病瘴，阿里衮卒於军，复授阿桂副将军。傅恆亦病，上命班师，而缅酋懵驳亦惩甘立寨之败，遣使议受约束，乃召傅恆还。命阿桂留办善后，授礼部尚书。

三十五年，兼镶红旗汉军都统。命赴腾越待缅人入贡。遣都司苏尔相赉檄至老官屯，缅人拘之，索还木邦等三土司。疏入，上命罢尚书、都统，以内大臣留办副将军事。三十六年，疏请大举征缅，入觐陈机密。上手诏诘责，命夺官留军效力。

是时金川酋郎卡已死，其子索诺木及小金川酋泽旺子僧格桑扰边，四川总督阿尔泰征之无功，上命阿桂随副将军、尚书温福进讨。十二月，署四川提督，克巴朗拉、达木巴宗各寨。三十七年二月，克资哩山，进克阿喀木雅。松潘总兵宋元俊亦复革布什咱。两金川势日蹙，合谋抗我师。上命温福等三路进讨，阿桂出西路阿喀木雅攻喇卜楚克，克之，夺普尔玛寨，进逼美美卡。泽旺为子谢罪，索诺木亦代僧格桑请还侵地，上不许。时侍郎桂林代阿尔泰为总督，并领其众，至墨陇沟，失利，副将薛琮死之，阿尔泰劾罢桂林。上授阿桂参赞大臣，命赴南路接剿。僧格宗者，小金川门户也。甲尔木山梁为僧格宗要径。阿桂乘贼怠，潜赴墨陇沟，夜半大雾，袭据之，进逼僧格宗，突入毁其碉，歼贼无算。上授温福定边将军，丰升额、阿桂俱授副将军，分道取美诺。阿桂克美都喇嘛寺，俯瞰美诺。僧格桑遁布朗郭宗，而温福亦克西路来会，进剿布朗郭宗。僧格桑送孥金川而遁底木达，求见父泽旺，泽旺不纳，渡河走金川。泽旺降，械送京师，小金川平。於是议讨金川，金川贼巢二：曰噶拉依，曰勒乌围。温福由功噶尔拉，阿桂由当噶尔拉，合攻噶拉依；丰升额由绰斯甲布径攻勒乌围。复授礼部尚书。

三十八年正月朔，冒大雪，进夺当功噶尔拉诸碉，而温福至木果木，索诺木诱降番叛袭军后，断登春粮道，我师溃，温福死之。小金川与美诺等相继陷。阿桂悉收降番械，毁碉寨，分置其人章谷、打箭炉，斩其桀骜者，亲殿军退驻达河。事闻，上怒甚，命发健锐、火器两营，黑龙江、吉林、伊犁额鲁特兵五千，授阿桂定西将军，明亮、丰升额副将军，舒常参赞大臣，整师再出。十月，攻下资哩。用番人木塔尔策，分师由中、南两路进，潜军登北山巅，遂取美诺，明亮等亦克僧格宗来会，凡七日，小金川平。

三十九年正月朔，阿桂抵布朗郭宗，人裹十日粮，分三队进，转战以前，克喇穆左右二山，赞巴拉克山、色依谷山。二月，克罗博瓦山，勒乌围门户也。贼退守喇穆山。部将海兰察从间道破色漰普寨，绕出山后，贼退守萨甲山岭。海兰察夺其峭壁大碉，诸寨夺气，同时下，乘胜临逊克尔宗。僧格桑死於金川，金川酋献其尸，而死守逊克尔宗。十月，阿桂用策先克默格尔山及凯立叶，於是日尔巴当噶诸碉反在我师后，遂悉平之。贼退守康萨尔山。时丰升额出北路，师至凯立叶，望见烟火，以师来会；而明亮出南路，阻於庚额山；阿桂令移军，冒雨破宜喜，与明亮军隔河相望。十一月，克格鲁克古丫口，金川东北之贼殆尽。

四十年正月，克康萨尔山梁。二月，克沿河斯莫思达寨。四月，克木思工噶克丫口。五月，克下巴木通及勒吉尔博山梁，进据得式梯，复克噶尔丹寺、噶明噶等寨。进攻巴占，屡攻不下。分兵从舍图枉卡绕击，牵贼势。七月，克昆色尔及果克多山，进克拉栝寺、菑则大海山梁，旋克章噶。八月，克隆斯得寨，遂克勒乌围。

捷闻，上遣阿桂子阿必达赍红宝石顶赐之。九月，克当噶克底诸寨。十月，克达木噶。十一月，克西里山雅玛朋寨。十二月，克萨尔歪诸寨，进据噶占。四十一年正月，克玛尔古当噶碉寨五百馀，遂围噶拉依。索诺木母先赴河西集馀众，大兵合围，与其子绝，遂降。阿桂令作书招索诺木，而其头目降者相继，索诺木乃率众降。金川平，安置降番，设副将、同知分驻其地。诏封一等诚谋英勇公，进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处行走。四月，班师。上幸良乡城南行郊劳礼，赐御用鞍马。还京献俘，御紫光阁，行饮至礼，赐紫缰、四开褉袍。

初，阿桂去云南，缅甸遣使议入贡，械送京师下狱。至是诛索诺木母子头人，上命释缅使令观，译告以故，纵之归，冀以威武风动之。四十二年，署云贵总督图思德奏：“懵驳已死，子赘角牙立，输诚纳贡，原归中国人。请开关通市。”上以事重，当有重臣相度受成，命阿桂往莅。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兼正红旗满洲都统。缅甸使不至，遣苏尔相等归，遂召阿桂还。未几，缅甸内乱。又十馀年，国王孟陨具表祝上八旬圣寿，定十年一贡。南徼始安。

四十四年，河决仪封、兰阳，奉命往按。阿桂令开郭家庄引河，筑拦黄坝；又於下流王家庄，筑顺黄坝：蓄水势，逼溜直入引河。四十五年三月，堤工蕆，还京。

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旋命勘浙江海塘，筑鱼鳞石塘、柴塘，及范公塘。四十六年，工成，命顺道勘清江陶庄河道高堰石工。

甘肃撒拉尔新教苏四十三与老教仇杀，戕官吏。总督勒尔谨捕教首马明心下狱，同教回民二千馀夜济洮河犯兰州，噪索明心。布政使王廷赞诛明心，贼愈炽。上命阿桂视师，时阿桂犹在工。命和珅往督战，失利。贼据龙虎、华林诸山，道险隘。

阿桂至，设围绝其水道，进攻之，贼大溃。歼苏四十三，馀党奔华林寺，焚之，无一降者。甘肃冒赈事发，命按治，尽得大小官吏舞弊分赇状，谳定，疏请增设仓廒，广储粮石，以济民食。

秋，河决河南青龙冈，命自甘肃赴河南会河道总督李奉翰督塞河。故事，河决，当决处两端筑坝，渐近渐合，谓之“合龙”。十二月，两坝将合，副将李荣吉谓水势盛，宜缓，阿桂督之急。既合，属吏入贺，荣吉独不至，召之，则对使者曰：“为荣吉谢相公，坝不可恃，不敢离也。”越二日，果复决，阿桂驰视。荣吉已堕水，悬千金赏救之起，解御赐黑狐端罩覆之。因上疏自劾，请别简大臣董其役，上诏答，略曰：“近年诸臣中能胜治河任者，舍阿桂岂复有人？惟当安心静镇，别求善策。”四十七年，奏请於下游疏引河，上游筑大堤，并於北岸建坝，迫溜南趋。

四十八年，工始竟，诣热河行在，复命仍赴工次，审定章程。

浙江布政使盛住疏论总督陈辉祖籍王亶望家有所私，命阿桂如浙江按治。还，又命勘江南盐河水道，又命勘河南兰阳十二堡堤工，并於戴村建闸。四十九年，甘肃盐茶回民张阿浑据石峰堡以叛。上遣福康安、海兰察等讨之，复命阿桂视师。

两月馀，破堡，戮张阿浑等，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又命督河南睢州堤工。五十年，举千叟宴，阿桂领班。又命勘河南睢州河工，并察洪泽湖、清口形势。五十一年，又命勘清口堤工，并如浙江按仓库亏缺，勘海塘；又命勘江南桃源、安东河决。再如浙江按治平阳知县黄梅重徵，论如律。

五十二年，又命督塞睢州十三堡河决。时台湾民林爽文叛，上命福康安讨之，谘阿桂军事。阿桂疏论师当扼要害，分道并进，先通诸罗道，廓清后路，自大甲溪进兵。谕曰：“所见与朕略同，已谕福康安奉方略。”睢州工竟，又命勘江南临湖砖石堤工。五十三年，又命按湖北荆州水灾。请疏窖金洲以导水，修万城堤以护城。

五十四年，命再勘荆州堤工。嘉庆元年，高宗内禅，阿桂奉册宝。再举千叟宴，仍领班，於是阿桂年八十矣，疏辞领兵部。二年八月，卒，仁宗临其丧。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成。

阿桂屡将大军，知人善任使。诸将有战绩，奖以数语，或赉酒食，其人辄感激效死终其身。临敌，夜对酒，深念得策，辄持酒以起，旦必有所号令。方温福败，受命代将。一日日欲暮，率十数骑升高阜觇贼砦。贼望见，獷骑数百环阜上。阿桂令从骑皆下马，解衣裂悬林木，乃令上马徐下阜。贼迫阜，从落日中睹旂帜，疑我师众，方遣骑出侦，阿桂已还军矣。师薄噶拉依，索诺木约以明日降，城栅尽毁。

日暮，诸将谒阿桂，谓：“今日必生致索诺木，不然，虑有他。”阿桂不答，入帐卧。明旦，索诺木自缚诣帐下。阿桂谓诸将曰：“诸君昨日语，盖虑索诺木他窜，或且死。我已得险要，窜安之？且能死，岂至今日？故吾以为无虑。”诸将皆谢服。

及执政，尤识大体。康熙中，诸行省提镇以次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著为例。乾隆四十七年诏补实额，别给养廉。阿桂疏言：“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新增之饷，岁近三百万，二十馀年即需七千万。请除边省外，无庸概增。”

上不从。是时帑藏盈溢，其后渐至虚匮。此其一端也。乾隆末，和珅势渐张，阿桂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立数十武。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

高宗图功臣於紫光阁，前后凡四举，列於前者亲为之赞。

定伊犁回部五十人：大学士傅恆，将军兆惠、班第、纳木札尔，副将军策布登扎布、富德、萨拉尔，大学士总督黄廷桂，参赞大臣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贝子扎拉丰阿，郡王罗卜藏多尔济、额敏和卓，尚书舒赫德、阿里衮，总督鄂容安，侍郎明瑞、阿桂、三泰、鄂实，领队大臣内大臣博尔奔察，提督豆斌、高天喜，副都统端济布，护军统领爱隆阿，前锋统领玛巘，副都统巴图济尔噶尔，散秩大臣齐凌扎布、噶布舒，郡王霍集斯，贝子鄂对，内大臣鄂齐尔，散秩大臣阿玉锡、达什策凌，副都统鄂博什、温布、由屯、三格，侍卫奇彻布、老格、达克、塔纳、萨穆坦、璊绰尔图、塔玛鼐、富锡尔、海兰察、富绍、扎奇图、阿尔丹察、五十保。

定金川五十人：将军阿桂，副将军丰升额、明亮，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尚书福隆安，参赞大臣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都统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特、舒常，领队大臣都统奎林、和隆武、福康安，副都统普尔普，荆州将军兴兆，参赞大臣提督哈国兴，领队大臣提督马彪、马全、书麟，副都统三保、乌什哈达、瑚尼尔图、珠尔格德、阿尔都、阿尔萨朗、舒亮、科玛、伊兰保、佛伦泰、富兴、德赫布、莽喀察，总兵海禄、敖成、官达色、成德、钦保、曹顺、保宁、特成额、乌尔纳，总兵敦柱，侍卫额尔特、托尔托保、泰斐英阿、柏凌、达兰泰、萨尔吉岱，佐领特尔惇澈，副将兴奎。

定台湾二十人：大学士阿桂、和珅、王杰，协办大学士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尚书福长安、董诰，总督李侍尧、孙士毅，巡抚徐嗣曾，成都将军鄂辉，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提督蔡攀龙、梁朝柱、许世亨，总兵穆克登阿、张芝元、普吉保，散秩大臣穆塔尔。

定廓尔喀十五人：大学士福康安、阿桂、和坤、王杰、孙士毅，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尚书福长安、董诰、庆桂、和琳，总督惠龄，护军统领台斐英阿、额勒登保，副都统阿满泰、成德。

功稍次者列於后，儒臣为之赞，惟阿桂与海兰察四次皆前列。阿桂定金川元功，定台湾首辅，皆第一；定廓尔喀以爵复第一，让於福康安。道光三年二月，宣宗命配飨太庙。子阿迪斯、阿必达。

阿迪斯，初以三等侍卫坐阿桂征缅甸无功，夺职，发遣广西右江镇。逾年赦复官。累迁兵部侍郎，袭一等公。复累迁成都将军。以川西盗发，逮问，发遣伊犁。

赦归。卒。

阿必达，初名阿弥达，高宗命更名。阿桂得罪，夺蓝翎侍卫，发遣广东雷琼镇。

赦归，复官。擢二等侍卫，命赴西宁祭告河神，探黄河真源，上命辑入河源纪略。

累迁工部侍郎。卒。阿必达子那彦宝，官至成都将军；那彦成，自有传。

论曰：将者国之辅，智信仁勇，合群策群力冶而用之，是之谓大将。由是道也，佐天子辨章国政，岂有二术哉？乾隆间，国军屡出，熊罴之士，因事而有功；然开诚布公，谋定而后动，负士民司命之重，固无如阿桂者。还领枢密，决疑定计，瞻言百里，非同时诸大臣所能及，岂不伟欤？

## 列传一百六

于敏中 和珅弟和琳 苏凌阿

于敏中，字叔子，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以文翰受高宗知，直懋勤殿，敕书华严、楞严两经。累迁侍讲，典山西乡试，督山东、浙江学政。十五年，直上书房。累迁内阁学士。十八年，复督山东学政。擢兵部侍郎。二十一年，丁本生父忧，归宗持服。逾年，起署刑部侍郎。二十三年，嗣父枋殁，回籍治丧。未几，丁本生母忧，未以上闻。御史硃嵇疏劾敏中“两次亲丧，蒙混为一，恝然赴官”。并言：“部臣与疆臣异，不宜夺情任事。”诏原之。寻实授。

调户部，管钱法堂事。二十五年，命为军机大臣。敏中敏捷过人，承旨得上意。三十年，擢户部尚书。子齐贤，乡试未中式。诏以敏中久直内廷，仅一子年已及壮，加恩依尚书品级予廕生。又以敏中正室前卒，特封其妾张为淑人。三十三年，加太子太保。三十六年，协办大学士。

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如故。时下诏徵遗书，安徽学政硃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於是特开四库全书馆，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又充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屡典会试，命为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敏中为军机大臣久，颇接外吏，通声气。三十九年，内监高云从漏泄硃批道府记载，下廷臣鞫治。云从言敏中尝向询问记载，及云从买地涉讼，尝乞敏中嘱讬府尹蒋赐棨。上面诘，敏中引罪，诏切责之曰：“内廷诸臣与内监交涉，一言及私，即当据实奏闻。朕方嘉其持正，重治若辈之罪，岂肯转咎奏参者？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岂尚不知朕而为此隐忍耶？于敏中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询消息？自川省用兵以来，敏中承旨有劳。大功告竣，朕欲如张廷玉例，领以世职。

今事垂成，敏中乃有此事，是其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宁不痛自愧悔？免其治罪，严加议处。”部议革职，诏从宽留任。四十一年，金川平，诏嘉其劳勚，过失可原，仍列功臣，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袭罔替。四十四年，病喘，遣医视，赐人蓡。

卒，优诏赐恤，祭葬如例，祀贤良祠，谥文襄。

子齐贤，前卒。孙德裕，袭世职，以主事用。敏中从侄时和，拥其赀回籍，德裕讼之。江苏巡抚吴坛察治，罪时和，戍伊犁。所侵夺者，还德裕三万两，馀充金坛开河用。

苏松粮道章攀桂为敏中营造花园，事觉，褫攀桂职。敏中受地方官逢迎，以已卒置不论。既而浙江巡抚王亶望以贪败，上追咎敏中。五十一年，诏曰：“朕几馀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取阅严嵩传，见其贿赂公行，生死予夺，潜窃威柄，实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纪纲整肃，太阿从不下移，本无大臣专权之事。原任大学士于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优。无识之徒，心存依附，敏中亦遂时相招引，潜受苞苴。其时军机大臣中无老成更事之人，福康安年轻，未能历练，以致敏中声势略张。究之亦止侍直承旨，不特非前朝严嵩可比，并不能如康熙年间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等；即宠眷亦尚不及鄂尔泰、张廷玉，安能於朕前窃弄威福、淆乱是非耶？朕因其宣力年久，身故仍加恩饰终，准入贤良祠。迨四十六年甘肃捐监折收之事败露，王亶望等侵欺贪黩，罪不容诛。因忆此事前经舒赫德奏请停止，于敏中於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部中免拨解之烦，闾阎有粜贩之利，一举两得，是以准行。讵知勒尔谨为王亶望所愚，通同一气，肥橐殃民。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敢遽行奏请？王亶望岂敢肆无忌惮？于敏中拥有厚赀，必出王亶望等贿求酬谢。使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今不将其子孙治罪，已为从宽；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盛典，岂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滥行列入？朕久有此心，因览严嵩传，触动鉴戒。恐无知之人，将以明世宗比朕，朕不受也。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六十年，国史馆进呈敏中列传，诏曰：“于敏中简任纶扉，不自检束，既向宦寺交接，复与外省官吏夤缘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若仍令滥邀世职，何以示惩？其孙于德裕现官直隶知府，已属格外恩施，所袭轻车都尉世职即撤革，以为大臣营私玷职者戒。”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贫无藉，为文生员。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寻授三等侍卫，挑补黏杆处。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次年，遂授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骎骎乡用。

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四十五年，命偕侍郎喀凝阿往云南按总督李侍尧贪私事。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和珅至，鞫其仆，得侍尧婪索状，论重辟，奏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多亏帑，亟宜清釐。上欲用和珅为总督，嫌於事出所按劾，乃以福康安代之。命回京，未至，擢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及复命，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授御前大臣兼都统。赐婚其子丰绅殷德为和孝公主额驸，待年行婚礼。又授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籓院尚书事，宠任冠朝列矣。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番回苏四十三等叛，逼兰州，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等率兵讨之。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偕大学士阿桂往督师。

阿桂有疾，促和珅兼程先进。至则海兰察等已击贼胜之，即督诸将分四路进兵，海兰察逼贼山梁，歼其伏。贼掘沟坎深数丈，并断小道，不能度。总兵图钦保阵亡。

后数日，阿桂至，和珅委过诸将不听调遣。阿桂曰：“是宜诛！”明日，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乃曰：“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上微察之，诏斥和珅匿图钦保死事不上闻，赴师迟延，而劾海兰察、额森特先战颠倒是非；又谓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海兰察等久随阿桂，易节制，命和珅速回京。和珅用是衔阿桂，终身与之龃。寻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

四十七年，御史钱沣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命和珅偕都御史刘墉按鞫，沣从往。和珅阴袒国泰，即至，盘库，令抽视银数十封无缺，即起还行馆。沣请封库，明日尽发视库银，得借市银充抵状，国泰等罪皆鞫实。会加恩中外大臣，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四十八年，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清字经馆总裁。甘肃石峰堡回匪平，以承旨论功，再予轻车都尉世职，并前职授一等男爵。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如故。

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劾和珅家奴刘全奢僭，造屋逾制，帝察其欲劾和申，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命王大臣会同都察院传问锡宝，使直陈和珅私弊，卒不能指实。和珅亦预使刘全毁屋更造，察勘不得直，锡宝因获谴。逾月，授和珅文华殿大学士。诏以其管崇文门监督已阅八年，大学士不宜兼榷务，且锡宝劾其家人，未必不因此，遂罢其监督。部员湛露擢广信知府，上见其年幼，不胜方面，斥和珅滥保。又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容家人婪索，和珅请调回富勒浑，不兴大狱。京师米贵，和珅请禁囤积，逾五十石者交厂减粜，商民以为不便。廷臣迁就原议，上并切责之。

五十三年，以台湾逆匪林爽文平，晋封三等忠襄伯，赐紫缰。五十五年，赐黄带、四开褉袍。上八旬万寿，命和珅偕尚书金简专司庆典事。内阁学士尹壮图疏论各省库藏空虚，上为动色，和珅请即命壮图往勘各省库，以侍郎庆成监之。庆成每至一省辄掣肘，待挪移既足，然后启榷，迄无亏绌，壮图以妄言坐黜。

五十六年，刻石经於辟雍，命为正总裁。时总裁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敕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嫉之，毁元瑞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上曰：“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举正以攻之，冒为己作进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请销毁，上不许。馆臣疏请颁行，为和珅所阻，中止，复私使人磨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

五十七年，廓尔喀平，予议叙，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六十年，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时朝审停勾，情重者请旨裁定。和珅管理籓院，於蒙古重狱置未奏，镌级留任。又廷试武举发策，上命检实录。故事，实录不载武试策问，和申率对不以实，诏斥护过饰非，革职留任。先是京察屡邀议叙，是年特停罢之。嘉庆二年，调管刑部。寻以军需报销，仍兼管户部。三年，教匪王三槐就擒，以襄赞功晋公爵。

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

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徵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糜饷奢侈，久无功。阿桂以勋臣为首辅，素不相能，被其梗轧。入直治事，不与同止直庐。阿桂卒，益无顾忌，於军机寄谕独署己衔。同列嵇璜年老，以谗数被斥责。

王杰持正，恆与忤，亦不能制。硃珪旧为仁宗傅，在两广总督任，高宗欲召为大学士，和珅忌其进用，密取仁宗贺诗白高宗，指为市恩。高宗大怒，赖董诰谏免；寻以他事降珪安徽巡抚，屏不得内召。言官惟钱沣劾其党国泰得直，后论和珅与阿桂入直不同止直庐，奉命监察，以劳瘁死。曹锡宝、尹壮图皆获谴，无敢昌言其罪者。

高宗虽遇事裁抑，和珅巧弥缝，不悛益恣。仁宗自在潜邸知其奸，及即位，以高宗春秋高，不欲遽发，仍优容之。

四年正月，高宗崩，给事中王念孙首劾其不法状，仁宗即以宣遗诏日传旨逮治，命王大臣会鞫，俱得实。诏宣布和珅罪状，略曰：“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於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大罪一。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罪二。乘椅桥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大罪三。取出宫女子为次妻，大罪四。於各路军报任意压搁，有心欺蔽，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和珅毫无忧戚，谈笑如常，大罪六。皇考力疾批答章奏，字迹间有未真，和珅辄谓不如撕去另拟，大罪七。兼管户部报销，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大罪八。上年奎舒奏循化、贵德二贼番肆劫青海，和珅驳回原摺，隐匿不办，大罪九。皇考升遐后，朕谕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大罪十二。所钞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大罪十三。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馀，多於大内数倍，大珠大於御用冠顶，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塊大宝石不计其数，胜於大内，大罪十六。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馀两，私库藏金六千馀两，地窖埋银三百馀万两，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赀本十馀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馀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内外诸臣疏言和珅罪当以大逆论，上犹以和珅尝任首辅，不忍令肆市，赐自尽。

诸劾和珅者比於操、莽。直隶布政使吴熊光旧直军机，上因其入觐，问曰：“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熊光曰：“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上曰：“然则治之得无太急？”熊光曰：“不速治其罪，无识之徒观望夤缘，别滋事端。发之速，是义之尽；收之速，是仁之至。”上既诛和珅，宣谕廷臣：“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有言和珅家产尚有隐匿者，亦斥不问。和珅在位时，令奏事者具副本送军机处；呈进方物，必先关白，擅自准驳，遇不全纳者悉入私家。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者千馀人，又令各部以年老平庸之员保送御史。至是，悉革其弊。吏、户两部成例为和珅所变更者，诸臣奏请次第修正。初，乾隆中命和珅改入正黄旗，及得罪，仍隶正红旗。

子丰绅殷德，尚固伦和孝公主，累擢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和珅伏法，廷臣议夺爵职。诏以公主故，留袭伯爵。寻以籍没家产，正珠朝珠非臣下所应有，鞫家人，言和珅时於灯下悬挂，临镜自语。仁宗怒，褫丰绅殷德伯爵，仍袭旧职三等轻车都尉。嘉庆七年，川、楚、陕教匪平，推恩给民公品级，授散秩大臣。未几，公主府长史奎福讦丰绅殷德演习武艺，谋为不轨，欲害公主。廷臣会鞫，得诬告状。

诏以丰绅殷德与公主素和睦，所作青蝇赋，忧谗畏讥，无怨望违悖；惟坐国服内侍妾生女罪，褫公衔，罢职在家圈禁。十一年，授头等侍卫，擢副都统，赐伯爵衔。

十五年，病，乞解任，赐公爵衔。寻卒。无子，以和琳子丰绅伊绵袭轻车都尉。

和珅伏法后越十五年，国史馆以列传上。仁宗以事迹疏略，高宗数加谴责，阙而未载，无以信今传后，褫编修席煜职，特诏申戒焉。

弟和琳，自笔帖式累迁湖广道御史。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交粮艘带运木植，鞫得两广总督福康安寄书索购状，帝嘉和琳伉直，下部议叙，由是遂见擢用。自吏部给事中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寻授兵部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廓尔喀扰后藏，将军福康安往剿，帝命和琳督办前藏以东台站乌拉等事。寻命与鄂辉更番照料粮饷，擢工部尚书。疏陈贼酋拉特纳巴都尔悔罪状，诏令福康安受降，偕和琳妥筹善后。未几，授镶白旗汉军都统。命偕孙士毅、惠龄覈办察木多以西销算事，仍理藏务。乾隆五十八年，予云骑尉世职。五十九年，授四川总督。六十年，贵州苗石柳邓叛，扰正大、嗅脑、松桃，湖南苗吴半生、石三保应之，围永绥，帝命云贵总督福康安往剿。和琳时方入京，至卬州，松桃匪已阑入秀山境。和琳闻警驰往，督参将张志林、都司马瑜击走之；后复败贼晏农，进攻砲木山黄陂，通道松桃：赏双眼花翎。时福康安已解正大、嗅脑、松桃围，攻石柳邓於大塘汛，和琳率兵会之，遂命参赞军事；克虾覅碉、乌龙岩，降七十馀寨，封一等宣勇伯。复攻下岩碧山，赏上服貂褂。又以降吴半生功，赏黄带。龙角碉、鸭保、天星诸寨大捷，加太子太保，赏玄狐端罩。嘉庆元年，克结石冈、廖家冲、连峰蜺诸隘，赏用紫缰。福康安卒，命和琳督办军务。时石三保已就获，石柳邓尚据平陇。夺尖云山砲台，复乾州，赏三眼花翎。八月，进围平陇，卒於军。晋赠一等公，谥忠壮，赐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准其家建专祠。四年，和珅诛，廷臣论和琳藉势邀功，上亦追咎其会剿苗匪，牵掣福康安，师无功，命撤出太庙，毁专祠，夺其子丰绅伊绵公爵，改袭三等轻车都尉。

苏凌阿，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六年繙译举人。自内阁中书累迁江西广饶九南道。

左迁。五十年，自吏部员外郎超擢，历兵、工、户三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出为两江总督。嘉庆二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和珅诛，休致，守护裕陵。卒。

论曰：高宗英毅，大臣有过失，不稍假借。世传敏中以高云从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遽赐陀罗尼经被，遂以不起闻。观罢祠之诏，至引严嵩为类，传闻有无未可知矣。和珅继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宠贪恣，卒以是败。仁宗尝论唐代宗杀李辅国，谓：“代宗为太子，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诛之，一狱吏已办。”盖即为和珅发也。

## 列传一百七

三宝 永贵 蔡新程景伊 梁国治 英廉 彭元瑞 纪昀陆锡熊 陆费墀

三宝，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四年繙译进士，授内阁中书。袭世管佐领。迁内阁侍读。出为湖北驿盐道。入补户部郎中。师征准噶尔，命赴北路董达什达瓦游牧。擢直隶布政使。二十六年，上幸热河，坐跸路不修，命以道衔驻哈密。二十九年，起四川布政使，更湖北、湖南、贵州诸省。三十七年，擢山西巡抚。

明年，移浙江。四十二年，擢湖广总督。阅兵，衡州协副将海福、沅州协副将洪昌运皆衰老，三宝请以海福内授旗员，昌运令休致。上以偏护满洲，显分轩轾，拒不允。四十四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督湖广如故。

旋移闽浙总督。浙江海塘自老盐仓以上皆柴塘，上南巡，谕改筑石塘。三宝疏言：“时方大汛，未宜更动。当於柴塘内下椿筑石，而以柴塘为外护。”会上亦降旨令留柴塘为重关保障，与三宝议合。旋命入阁治事。巡抚王亶望以赃败，三宝坐未举劾，部议当夺职，上命留任。寻复令在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四十九年，扈跸热河，以疾还京师。卒，谥文敬。

三宝喜读宋诸儒书，大节不苟。为直隶布政使时，高宗幸热河，至密云，值大霖雨，水盛涨。上欲策骑乱流渡，三宝谏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以万乘轻狎波涛，使御驷有失，臣等虽万段，何可追悔？”上曰：“满洲旧俗宜亲习劳勚，顾不可耶？”三宝复曰：“上方奉太后乘舆同临幸，即上渡河安便，不识奉太后何所？”上动容，为之回辔。其为上书房总师傅，辑古今储贰事曰春华日览，授诸皇子，论者谓其得师保之体云。

永贵，字心斋，拜都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布兰泰，自云骑尉世职授理籓院员外郎。雍正间，为江西巡抚，治严刻，世宗召还京师面诘之，对曰：“臣治事从严，待上改正，俾恩出自上。”世宗不怿，夺职。寻复起，至古北口提督。卒，谥悫僖。

永贵，自笔帖式授户部主事。乾隆初，累迁郎中。出为湖南辰沅永靖道。擢云南布政使。移浙江，署巡抚。前总督李卫领盐政，发帑收馀盐，名曰“帑盐”；令武职任缉私，其制未善。永贵条上八事，俾文武互任其责，下部议行。居三年，命真除。温、台诸县旱，永贵令知府金洪铨治赈，不称职。永贵论劾，请休致。总督喀尔吉善再劾，上为夺洪铨职。御史范廷楷因劾永贵瞻徇，上难其代，命宽之。永贵请留本省及江苏漕八十万，借拨江苏等省米五十五万，又请开事例，补仓储。上责其张皇，既又闻永贵陈灾状有所讳饰，乃命夺职，赴北路军董理粮饷。居三年，赐按察使衔，署甘肃临洮道，仍赴巴里坤主饷。

二十一年，加副都统衔，兼参赞大臣。是岁冬，厄鲁特宰桑达什策凌等为乱，定边右副将军兆惠驻伊犁办贼。永贵既抵巴里坤，具以军事上闻，上嘉其奋勉，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令从兆惠自额林沁毕尔罕进兵。命署西安巡抚，未之任，令赴鲁克察克屯田。二十三年，以侍郎衔留军，因授刑部侍郎，董屯田。乌鲁木齐、辟展、托克三、哈喇沙尔、昌吉、罗克伦皆驻兵营垦，秋穫得穀三万五千八百馀石。

是时兆惠兵次叶尔羌，命永贵驻阿克苏主餽军。

二十四年，还至库车，布政使德舒为吗哈沁所戕。永贵与护军统领努三协歼逆众，回部平。移仓场侍郎。擢左都御史。二十六年，命赴克什噶尔办事。旋授礼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仍驻克什噶尔。疏请疏沟渠，兴耕稼，议自赫色勒河东南浚渠四十馀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材托庸河湍急，宜增堤坝，凿山石，弱水势。

召还京师。

三十年，乌什回人为乱，复命赴哈什哈尔。事平，移驻乌什。三十三年，署伊犁将军。移吏部，再移礼部。坐厄鲁特兵盗哈萨克马转诬哈萨克，办事大臣巴尔品断狱未得其实，永贵论劾，语有所诿饰。又以凉州、庄浪满洲兵损马当偿，误扣热河兵饷，召还京师，命授左都御史，命不得用翎顶。旋移礼部尚书，得用顶带，仍不得戴翎。四十二年，命署大学士，题孝圣宪皇后神主。寻补吏部尚书，在阿哥总谙达处行走，赐花翎。初，山东民王伦为乱，给事中李漱芳陈奏饥民酿衅，坐妄言，左授礼部主事。及是，吏部请以漱芳升授员外郎。上责永贵市恩，削职夺花翎，令以三品顶带赴乌什办事。诏诘责甚至，且言：“永贵回乌什，如不实心任事，必在彼处正法。”先是叶尔羌办事大臣侍郎高朴役回民采玉，并婪取金珠，为诸伯克所讼。永贵如叶尔羌，讯得实，闻上。上为诛高朴，手诏嘉永贵持正，并谓：“永贵罪不至贬。今命西行，適以发高朴之奸，潜销祸萌，此天启朕衷也！”仍授吏部尚书，赐花翎。寻授参赞大臣。四十四年，召还京师，授镶蓝旗满洲都统。四十五年，协办大学士。四十八年，卒，谥文勤。

永贵端谨。初直军机处，与阿桂齐名，时称“二桂”。其抚浙江，有廉声。

子伊江阿，官至山东巡抚。高宗崩，伊江阿因奏事附书和珅劝节哀。和申已下狱，仁宗得其书，诏诘责，夺职。既，又追论在山东日佞佛宽盗，命戍伊犁。寻授蓝翎侍卫、古城领队大臣。卒。

蔡新，字次明，福建漳浦人，赠尚书世远族子。乾隆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试御史第一，辞，授侍讲。累迁工部侍郎，移刑部。十八年，以母老请归省，赐其母貂缎；旋乞终养，允之。即家命为上书房总师傅，辞，高宗谕之曰：“非令汝即来供职，待后日耳。”二十五年，上五十寿，入京师祝嘏。二十六年，南巡，觐行在。母丧终，授刑部侍郎。三十二年，擢工部尚书。三十八年，移礼部。四十五年，命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十六年，乞假修墓。四十八年，还朝。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五十年，与千叟宴。上临雍讲学，新以大学士领国子监，讲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赐茶并文绮。

新操履端谨，言行必衷於礼法。上眷之厚，赋临雍诗，注谓：“今群臣孰可当三老五更？独新长朕四岁，或可居兄事。然恐其局促勿敢当，举王导对晋元帝语以谢耳。”新上疏乞致仕，语切至，上许其归，加太子太师，三赋诗以饯。既归，上每制文，屡以寄新，且曰：“在朝无可与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称颂。”五十五年，上八十寿，诣京师祝嘏，赐宴同乐园，赐人葠一斤。及归，命归途所经，有司具舟车护行。上仍以诗文寄新，谕将以验学诣，戒诗毋和韵。五十七年，重赴鹿鸣宴。

六十年，上御极六十载，谕新不必入贺。新奏言上九旬万寿，冀再诣阙祝嘏。上谕之曰：“览奏，字字出诚心，我君臣共勉之。若天恩得符所原，实佳话也！”嘉庆元年，新年九十，赐额曰“绿野恆春”，侑以诸珍物。四年，高宗崩，奔赴，至福州，病不能进。巡抚汪志伊以闻，温诏止其行。是冬，卒，赠太傅，谥文端。

新学以求仁为宗，以不动心为要。尝辑先儒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诸语，曰事心录。直上书房四十二年，培养启迪，动必称儒先。高宗以新究心根柢，守世远家法，深敬礼之。既归，福建督抚坐贪黩、亏仓库得重谴，上责“新知而不言，自比寒蝉，无体国公忠之意”。新上疏请下吏议，卒以笃老宽之。嘉庆初，海盗方肆，新子本俊官京师，御史宋树疏言新家书及海盗事，不以闻。上为诘本俊，本俊言新已具疏令謄真入奏，上亦不之责，仍谕新毋畏。新家居谦慎，遇丞尉执礼必恭。

或问之，曰：“欲使乡人知位至宰相，亦必敬本籍官吏，庶心有所不敢，犯法者鲜耳。”著有缉斋诗文集。

程景伊，字聘三，江南武进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再迁侍读学士，命在上书房行走。复三迁兵部侍郎。景伊致人书，言：“承乏中枢，晨夕内廷多旷废。今秋未与木兰之役，稍得专心职业。”为上闻，责其躭逸，解上书房行走。历礼、工诸部。三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历刑、吏诸部。三十八年，协办大学士。四十一年，上东巡回銮，驻跸黄新庄。景伊与在京王大臣迎驾，未召见即退班，命夺职，仍留任。四十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四十五年，上南巡，命景伊留京治事。上还京师，入对，以景伊病后衰弱，命安心调理，勿勉强行走。七月，卒，谥文恭。

梁国治，字阶平，浙江会稽人。乾隆十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迁国子监司业。充广东乡试正考官。复命，奏对称旨，命以道员发广东待缺。旋除惠嘉潮道，移署粮驿道。卓异引见，擢署左副都御史。迁吏部侍郎。广东总督杨廷璋等追论国治署粮驿道时失察家人舞弊，谳实，夺职。起授山西冀宁道。三迁湖北巡抚。三十四年，命署湖广总督，兼荆州将军。时湖北频岁水旱，治赈，缺仓穀四十八万馀石。

国治议发司库白金二十万，俟秋穫易穀，来岁春夏间出粜，石溢银一钱。行之数年，仓穀得无缺。三十六年，移湖南巡抚。师征金川，治军械，造药弹，费不给。国治请以司库储备军兴白金十馀万，照一年应扣各粮通行借给，仍分三年扣还归款。国治又以出征将弁，例军中升用，本营缺出，仍系照常拔补。循资按格者，转得坐致升迁；冒敌冲锋者，专待军营缺出，无以鼓励戎行。请嗣后本营缺出，与出征将弁一体论升。皆从其请。三十八年，召还京师，命在军机处行走，并直南书房。三十九年，授户部右侍郎。四十二年，迁尚书。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四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五十年，晋授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五十一年，卒，加太子太保，谥文定。

国治父文标，官刑部司狱，恤囚有惠政。国治笃孝友，与兄孪生，兄蚤卒，终生不称寿，事嫂如母。治事敬慎缜密。生平无疾言遽色，然不可以私干。门下士有求入按察使幕主刑名者，戒之曰：“心术不可不慎！”其人请改治钱穀，则曰：“刑名不慎，不过杀一人，所杀必有数，且为人所共知。钱穀厉人，十倍刑名，当时不觉。近数十年，远或数百年，流毒至於无穷，且未有已！”卒不许。著有敬思堂集。

英廉，字计六，冯氏，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雍正十年举人。自笔帖式授内务府主事。乾隆初，命往江南河工学习，补淮安府外河同知。累迁永定河道。河决，总督方观承劾英廉淤沟镶埽，冲陷水上月堤，匿不以闻，遂误要工。夺职，逮治，英廉抗辨。逾年谳未决，观承请遣大臣莅其事。上命尚书舒赫德会鞫，言英廉申报不以实，且未将淤沟先事预防，堵筑经费，当责出私财以偿。上谕言：“英廉上官未及两月，淤沟失防，咎实在前政。然观承以总督劾属吏，不敢率意入罪，谳逾年未定，请遣大臣莅其事。是其心有所警畏，亦朕明慎庶政之效。仍从其请。”未几，命在高梁桥迤西稻田厂效力。寻复自笔帖式授内务府主事。累迁内务府正黄旗护军统领。外授江宁布政使，兼织造。英廉以父老，乞留京师，赐二品衔，授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

三十四年，征缅甸，师行，命与尚书托庸等董其事。迁刑部尚书，仍兼户部侍郎、正黄旗满洲都统。三十九年，侍郎高朴劾左都御史观保，侍郎申保、倪承宽、吴坛交内监高云从，泄道府记载。上问英廉，英廉谢不知。诏诘责，命夺职，从宽留任。京师商人投呈皇六子，有所陈请，事下内务府。上召内务府诸大臣，问：“收呈者谁也？”英廉、金简皆谢不知。迈拉逊乃言“六阿哥收呈”。上责英廉、金简隐讳，下部议，命宽之，仍註册。

四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四十四年，暂署直隶总督。四十五年，大学士于敏中卒，上以英廉本汉军，协办有年，特授汉大学士。汉军授汉大学士自英廉始。寻授东阁大学士，仍领户部。四十六年，复署直隶总督，疏请清州县亏帑。四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复署直隶总督。直隶灾，治赈，疏请以截存漕米补各仓储穀，又疏请蠲未完耗羡三万馀两，皆从其请。寻以病乞罢，命以大学士还京师养疴。卒，赐白金五千治丧，祀贤良祠，谥文肃。

彭元瑞，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直懋勤殿。大考，以内直不与。迁侍讲。擢詹事府少詹事。直南书房。迁侍郎，历工、户、兵、吏诸部。高宗六十寿，次圣教序为赞以进，上嘉之。上制全韵诗，元瑞重次周兴嗣千字文为跋。上手诏奖谕，称为“异想逸材”，赐貂裘、砚、墨。敕撰宁寿宫、皇极殿镫联，称旨，赐以诗。辟雍成，释奠讲学，又继以耕耤。上三大礼赋。擢尚书，历礼、兵、吏三部。五十五年，上八十寿，以岁阳在庚，进八庚全韵诗。上以庚立字数奇，易首句用韵去一联，末句乃谐律，亲为裁定。寻加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五十六年，以从孙冒入官，御史初彭龄论劾，左授礼部侍郎，命仍直南书房。寻复授工部尚书。嘉庆四年，高宗奉安礼成，元瑞撰祝文，仁宗嘉其得体，加太子太保。元瑞子翼蒙，官江南盐巡道，坐事免，元瑞自劾，又坐误举编修缪晋，下吏议，上皆宽之。修高宗实录，命充总裁。八年，以疾乞罢，慰留，久之乃许。命仍领实录总裁。旋卒，赠协办大学士，谥文勤。

元瑞以文学被知遇。内廷著录藏书及书画、彝鼎，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宁寿鉴古、天禄琳琅诸书，元瑞无役不与。和章献颂，屡荷褒嘉。所著有经进藁、知圣道斋跋尾诸书。高宗实录成，推恩赐祭，并祀贤良祠，官翼蒙员外郎。

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再迁左春坊左庶子。京察，授贵州都匀府知府。高宗以昀学问优，加四品衔，留庶子。

寻擢翰林院侍读学士。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得罪，昀为姻家，漏言夺职，戍乌鲁木齐。释还，上幸热河，迎銮密云。试诗，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为题，称旨，复授编修。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大学士刘统勋举昀及郎中陆锡熊为总纂。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诸行省所进书，论次为提要上之，擢侍读。上复命辑简明书目。

坐子汝传积逋被讼，下吏议，上宽之。旋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建文渊阁藏书，命充直阁事。累迁兵部侍郎。四库全书成，表上。上曰：“表必出昀手！”命加赉。迁左都御史。再迁礼部尚书。复为左都御史。畿辅灾，饥民多就食京师。故事，五城设饭厂，自十月至三月。昀疏请自六月中旬始，厂日煮米三石，十月加煮米二石，仍以三月止，从之。复迁礼部尚书，仍署左都御史。疏请乡会试春秋罢胡安国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穀，从之。嘉庆元年，移兵部尚书。复移左都御史。二年，复迁礼部尚书。疏请妇女遇强暴，虽受污，仍量予旌表。十年，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文达。

昀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惩明季讲学之习，宋五子书功令所重，不敢显立异同；而於南宋以后诸儒，深文诋諆，不无门户出入之见云。

陆锡熊，字健男，江苏上海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召试，授内阁中书。累迁刑部郎中。与昀同司总纂，旋并授翰林院侍读。五迁左副都御史。旋以书有譌谬，令重为校正，写官所费，责锡熊与昀分任。又令诣奉天校正文溯阁藏书，卒於奉天。

陆费墀，字丹叔，浙江桐乡人。陆费为衤复姓。墀，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四库全书馆总校，用昀、锡熊例，擢侍读。累迁礼部侍郎。书有譌谬，上谓昀、锡熊、墀专司其事，而墀咎尤重。文澜、文汇、文宗三阁书面叶木匣，责墀出资装治。仍下吏议，夺职。旋卒。上命籍墀家，留千金赡其孥，馀充三阁装治之用。

论曰：乾隆中年后，多以武功致台鼎。若三宝、永贵、国治、英廉，皆先陟外台，易攵历著声绩。国治直枢廷十馀年，先后与于敏中、和珅未尝有所阿。新、元瑞、昀起侍从，文学负时望。新谨厚承世远之教。昀校定四库书，成一代文治，允哉，称其位矣！

## 列传一百八

裘曰修 吴绍诗子垣 坛 阎循琦王际华 曹秀先周煌子兴岱 曹文埴杜玉林 王士棻 金简子缊布

裘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自编修五迁至侍郎，历兵、吏、户诸部。胡中藻以赋诗讪上罪殊死，事未发，曰修漏言於乡人。上诘曰修，不敢承，逮所与言者质实，上谓“曰修面欺。”二十年五月，下部议夺职，左授右中允。十二月，擢吏部侍郎。二十一年，令在军机处行走。师讨准噶尔，命如巴里坤董军储。二十二年，疏言：“西陲回民数十部落，厄鲁特人介其中。当策妄阿喇布坦时恣杀掠，回民久切齿。请敕伯克额敏和卓，厄鲁特窜入境当擒戮，予赏赉，勿被煽生疑惧。”寻还京师。

河屡决山东、河南、安徽境，积水久不去。是岁上南巡莅视，既返跸，命曰修会山东、河南、安徽诸巡抚周行积水诸州县，画疏濬之策。曰修至安徽，偕巡抚高晋疏言：“安徽宿、灵壁、虹三州县频年被水，上承河南虞城、夏邑、商丘、永城四县积水，下注毕汇於宿州。宿州有睢河，虹县有潼河，泗洲与宿迁、桃源接壤处有安河，皆境内大水，与灵壁、虹县诸支港当次第疏濬，俾入洪泽湖。洪泽以清口为出路，上令去草坝使暢流，江南之民，仰颂圣明，宜令每岁应期开放。”

曰修至河南，偕巡抚胡宝瑔疏陈：“黄河南岸，自荥泽以下诸水，东入睢，东南入淮，皆浅阻不能宣泄。东境幹河，在商丘为丰乐河，在夏邑为响河，在永城为巴河，实即一水，次则贾鲁河，又次则惠济河、涡河，皆当疏濬。自永城至汝宁府支河当施工者凡十二，导积水自支河入於幹河。其不能达者，或多作沟渠，或渟为薮泽，潢汙野潦，有所约束而不为民害。”

曰修至山东，偕巡抚鹤年疏请培馆陶、临清滨运河诸州县民埝，官给夫米，令实力修补。复偕巡抚蒋洲疏言：“山东当疏濬诸水，以兗州为要，曹州次之。兗州宜治者九水，曹州西南境当濬顺堤河，东北境当於八里庙建坝，俾沙河、赵王河水入运，赖以节宣。”曰修诸议皆称上意，命及时修筑。

曰修复至安徽，议濬颍州府境与河南连界者六水，在府境者四水，加疏宿州境睢河，并宽留清口坝口门。上奖所议甚合机宜。还河南，诸幹河工竟，议续濬商丘、遂平、上蔡、新蔡诸支流凡五水，并筑诸堤堰。调户部侍郎。二十三年，诸水毕治，御制诗褒之。疏言：“诸行省偏灾，米豆例免税。但以免税故，稽查繁密。欲通商而商反以为累，卻顾不前。请如常收税。”下九卿议行。京师平粜，曰修言粜价过减，適令商家乘机居积，请石减百钱，数日后市价稍平，以次渐减。会天津民讼盐商牛兆泰，兆泰与曰修有连，曰修尝寄书，上命不必在军机处行走。二十五年，授仓场侍郎。

二十六年，河决杨桥，命如河南勘灾赈，并议疏泄。曰修请广设粥厂，饥民便就食；量增料价，料易集，工可速蕆：上皆可其奏。上遣大学士刘统勋、兆惠督塞河。曰修勘下游，疏言：“黄水悉入贾鲁、惠济二河，二河倘不能容，为患滋大。

宜察堤埝为河水所从入，悉堵御，俾中流不至复决。”曰修还杨桥，疏言河流逼北岸，当挽行中道；又请培补沁水堤，并赈流民：得旨嘉允。曰修子编修麟，卒於京师。上念曰修所领事将竟，有子丧，母老，召还京师。工竟，上制中州治河碑，褒曰修及宝瑔不惜工，不爱帑，不劳民，上源下流，以次就治。旋居母丧，归。

二十八年，上以直隶连年被水，曰修服将除，召来京督直隶水利。署吏部侍郎。

河渠工毕，曰修请迎生母就养。上令会高晋筹濬睢河，曰修言当厚蓄清水以刷淤泥，秋冬水弱，南北筑坝堵截，至四月水涨，启坝分泄，上采其议。二十九年，福建提督黄仕简疏论总督、巡抚得厦门洋行岁餽，命曰修偕尚书舒赫德往按，并命曰修暂署福建巡抚。谳定，还京师，署仓场侍郎。三十年，授户部侍郎。

三十一年，上以江南淮、徐诸河堤前令曰修等经营修筑，为时已久；复命曰修及高恆往勘山东、河南毗连处，并令巡视。曰修等疏言：“诸水自二十二年大治后，岁於农隙疏濬，堤岸亦以时培补，现无淤垫残缺。”报闻。迁尚书，历礼、工、刑三部。三十三年，丁生母忧，归。三十四年，召授刑部尚书。初，江南、山东蝗起，命曰修捕治。是岁畿南蝗，复命捕治。曰修至武清，令顺天府尹窦光鼐行求蝗起处。

上责曰修不亲勘，左授顺天府府尹。寻迁工部侍郎。

三十六年，命如沧州勘运河，疏请改低坝基杀水势，疏下流引河，移捷地闸，裁曲就直，疏减河使顺流达海，上从之。迁工部尚书，命南书房行走。命督濬北运河。三十七年，又命督濬永定、北运诸河，疏言：“治河不外疏筑，而筑不如疏。

直省近水居民与水争地，水退即占耕，升科筑埝。有司见不及远，以为粮地自当防护，逼水为堤埝埝，水乃横决为灾。请敕所司，淀泊毋得报垦升科，横加堤埝，使水有所归。”上降旨严禁。

三十八年四月，曰修病噎乞归，上以“钱陈群尝病此，以老许其归；今曰修方六十，不当如陈群之引退。”赐诗慰之，屡遣存问，御医视疾。旋加太子少傅。卒，谥文达。子行简，自有传。

吴绍诗，字二南，山东海丰人。诸生。雍正二年，世宗命京官主事以上、外官知县以上，举品行才猷备任使，即亲戚子弟不必引避。时绍诗世父象宽官湖北黄梅知县，遂以绍诗应诏，引见，分刑部学习。十二年，授七品小京官。乾隆初，累迁至郎中。外擢甘肃巩昌知府，迁陕西督粮道。总督永常劾绍诗采兵米侵帑，夺职，下巡抚锺音鞫治。绍诗以市米贵贱不齐，为中价具报，非侵帑。状闻，发军台效力，以母病许赎。

二十二年，高宗南巡，绍诗迎跸。起贵州督粮道。迁云南按察使。调甘肃按察使，就迁布政使。疏言宁夏驻防将军以下官禄应给粳米，请改徵诸民应纳粟米石者，改交粳米七斗，上命宁夏驻防官禄如凉州、庄浪例，改折价。又疏镇番县柳林湖招垦地，请如安西瓜州屯田例，升科纳赋，较前此徵租岁计有盈，且民户世业，俾可尽心耕耨，下总督杨应琚等议行。甘、凉诸县旱，绍诗复疏言张掖、永昌、镇番、碾伯、高台五县旧无城，抚彝、隆德、泾州城已损坏，请以时修筑，使饥民就工授食，下巡抚常钧议行。旋以忧归，三十一年，服除，擢刑部侍郎。

出为江西巡抚。以南昌、九江二卫屯田租过重，赣州、袁州、铅山三卫所租重而田缺，疏请减租，下总督高晋详勘量减。上犹产铁砂，民争取滋事，疏请募民淘采，募商设厂收镕，为之条例。九江关监督舒善、建昌府知府黄肇隆皆以不职为上闻，责绍诗不先事论劾，部议夺职，命宽之。三十四年，召为刑部尚书，未上，调礼部尚书。是岁南昌等县被水，十月，绍诗将受代，始奏请缓徵。上谕曰：“灾地收薄，小民岂能复事输将？绍诗迁延不问，直至开徵将及一月，始以一奏塞责。现虽传谕停缓，急公者纳粮不免拮据，疲窘者徒受催科之累。此皆绍诗全不知以民事为重有以误之也。绍诗累经部议降革，并从宽留任。此则玩视民瘼，难复曲贷。”

因命夺职。

三十五年，起刑部郎中，三十六年，擢侍郎。皇太后八十万寿，列香山九老，赐以宴赉。三十七年，调吏部侍郎。三十九年，乞致仕。四十一年，上东巡，迎跸，加尚书衔。卒，年七十八，谥恭定。子垣、坛。

垣，自举人入赀授兵部郎中，三十五年，特命调刑部。三十六年，绍诗为侍郎，上以垣本特调，命毋回避。三十七年，弟坛为侍郎，乃调吏部。迁监察御史，以忧归。服除，补原官。迁给事中。以弟坛为巡抚，例不为言官，署吏部郎中。坛卒，复为给事中。五迁为吏部侍郎。四十九年，外授广西巡抚。五十年，入觐，与千叟宴。调湖北巡抚。江夏等州县旱，疏请缓徵平粜，募商赴四川买米。五十一年，卒，上赐恤，犹奖其实心治灾赈也。

坛，二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一年，绍诗为侍郎，上以坛治事明敏，毋回避。三十二年，超授江苏按察使，就迁布政使。江宁、苏州两布政所属，互支官俸兵米，坛疏请更定；江苏赋重甲诸行省，每遇奏销，款目繁衤复，坛疏请分别总案、专案，以便察覈：皆议行。三十七年，内擢刑部侍郎。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以泄道府记载诛，京朝诸臣从问消息者皆夺职，坛亦与。上谓：“不意坛竟至於此！念其练习刑名，废弃可惜。左授刑部主事。”迁郎中。四十四年，授江南河库道，迁江苏布政使。四十五年，擢巡抚。疏言：“吴县旧有公田万二千五百亩，银漕外岁纳租息佐转漕，逋租甚钜。以非正赋，遇蠲免不得与。请并予豁除，灾歉随赋蠲缓。”又疏言：“江、河险处设救生船五十六，今裁存二十八。请增募四十，分泊京口、瓜州、金山诸处。”并从之。旋卒。

绍诗父子明习法律，为高宗所器。绍诗两为侍郎，垣、坛在后在郎署，特命毋相避。及绍诗移贰吏部，以坛继其后。父子相代，尤异数。乾隆初，重修大清律例，绍诗充纂修官，纲目二卷，实所釐定。坛复著大清律例通考三十九卷。

阎循琦，字景韩，山东昌乐人。乾隆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

三迁广东道御史，仍兼工部行走。疏言：“江南诸行省水灾治赈，应照户口秤定银封。主其事者每假手胥吏，不能无扣减，甚或私用轻戥。宜令督抚派专员监封，仍令道府以时抽验。贫民以银易钱买米，当禁奸民剥削。富家积钱，亦应令其散易，以平市价。”上曰：“循琦所言，颇中情弊。但若明降谕旨，不肖者未必畏惮；本无此弊者，或转因此启其舞弊。当抄循琦奏寄诸行省督抚，令加意体察。”又疏言八旗义学教习多不实心督课，请岁派大臣会礼部堂官严察，上为罢八旗义学，令董理各官学大臣尽心教育。迁转吏科掌印给事中。

三十四年，特命兼吏部文选司郎中。迁内阁侍读学士，仍兼吏部行走。京西门头沟煤窑岁久淤塞，有议他处营采者，因缘为利，命循琦会勘。谓旧窑产煤本旺，凿沟隧，疏积水，淤去而煤暢；他处有可采，当以时招商。议上，大学士傅恆覆奏如循琦言。三十六年，超擢工部侍郎。会试知贡举，事毕入对，上问：“诸臣知贡举每有条奏，汝独无，何也？”循琦对：“科场条例已甚详备，诸臣实力奉行自足，不敢毛举一二端自谓晓事也。”上曰：“汝言是。凡事皆当如此，非独知贡举而已。”

三十八年，迁工部尚书。四十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定。

王际华，字秋瑞，浙江钱塘人。乾隆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十三年，大考翰詹，擢侍读学士、上书房行走。广东旧设两学政，十五年，以侍读程岩督广韶学政，际华督肇高学政，旋用岩议裁并，以忧归。服除，起原官。三迁至侍郎，历工、刑、兵、户、吏诸部。在兵部，疏言：“武乡会试旧例，外场挑双好、单好、合式三类入内场，双、单好列东号，合式列西号。不肖者见列西号，知不能幸中，纷纷求出。即有归号，终日喧哗。请嗣后武乡会试，但挑双、单好，毋更挑合式。”

在吏部，疏请在京文武官吏议处，及各部会议外省文武官吏议处，当分别定限，皆如所议。三十四年，迁礼部尚书。三十八年，加太子少傅，调户部尚书。四十一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赐其子朝梧内阁中书，官至山东兗沂曹道。

程岩，字巨山，江西铅山人。以检讨督广东肇高学政，移督广韶学政。建议裁并，即以命岩。官至礼部侍郎。

曹秀先，字恆所，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未试，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年，迁浙江道御史。十七年八月，举恩科会试，秀先从子咏祖坐关节诛，秀先当夺职，上以秀先初不与知，但失察，命宽之。十八年，近畿蝗，秀先请御制文以祭，举蜡礼；州县募捕蝗，毋藉吏胥。上曰：“蝗害稼，惟实力捕治，此人事所可尽。若欲假文辞以期感格，如韩愈祭噩鱼，噩鱼远徙与否，究亦无稽。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笔，好名无实，深所弗取。”下部议，罢蜡礼，馀如所请。

七迁至侍郎，历工、户、吏诸部。三十九年，迁礼部尚书、上书房行走，命为总师傅。四十六年，礼部议四十七年祀祈穀坛日用次辛。上曰：“朕御极以来，遇正月上辛在初三日前，当隔岁斋戒，改用次辛。其有初四日上辛亦改次辛者，以为圣母皇太后祝釐，朕率王公大臣拜贺东朝，礼不可阙。至明岁正月上辛，则非向年可比矣。如谓不敢轻易朝正令典，亦当备稽往例，具奏请旨。乃遽行题达，何昧昧至此！”

礼部堂官悉下部议，秀先当夺职，复命宽之。四十七年，罢上书房总师傅。四十九年，卒，赠太子太傅，谥文恪。

秀先少孤，事母胡孝，尝为吮疽。母卒，庶母龚为携持，事如母。学於兄茂先，事之如严师。既贵，收宗族，弭乡里水患。莅政勤慎廉俭，罣吏议数四，辄命减免。

秀先颜其堂曰“知恩”，纪上眷也。

子师曾，自兵部郎中屡迁至侍郎，历礼、兵二部。嘉庆二十五年，以兵部失行在印，左授太常寺少卿。道光初，再迁太常寺卿。请修墓，归。卒。

周煌，字景垣，四川涪州人。乾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二十年，命偕侍讲全魁册封琉球国王尚穆。寻迁右中允，再迁侍讲。二十二年，使还，奏上琉球国志略，命以武英殿聚珍板印行。以从兵在琉球失约束，下吏议，当夺官，上以煌远使，且在姑米山遇风险，命宽之，仍留任。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开复。寻迁左庶子，命上书房行走。累迁兵部侍郎。三十八年五月，命如四川按壁山民讼武生勒派；十月，复命如四川按蓬溪诸生讼县吏勒派：俱鞫虚，罪如律。四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四十五年，调兵部尚书。四十六年，上幸热河，煌诣行在入对。四川方多盗，号为侂噜子。总督文绶疏报，遣将吏捕治。上以谘煌，煌对：“侂噜子所在多有，县辄百十人，其渠号‘朋头’。白日劫掠，将吏置不问。甚且州县胥役亦为之，大竹县役子为盗渠，号一只虎。”上为罢文绶，调福康安督四川，命防护煌所居村。四十七年，命为上书房总师傅，未逾年，以煌不胜总师傅，罢之。四十九年，调左都御史。五十年，以病乞休，诏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致仕。寻卒，进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恭。

子兴岱，字冠三。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

超授内阁学士。擢侍郎，历礼、吏、户诸部。命在南书房行走。嘉庆四年，祭告川、陕岳渎。川、楚教匪乱方急，上命兴岱经被寇州县宣谕慰恤，并传诏招抚；复以军中诸将勇怯谘兴岱。兴岱奏：“臣行次广元，民言总兵硃射斗在高院场战败，总督魁伦未遣兵应援，又不严守潼关。贼夜掠太和镇，焚杀甚酷。行次梓潼，贼正扰县境，民纷纷徙避。臣在县督率严防，驻二日乃行，途中宣上指慰谕。民言川军逐贼，德楞泰最奋勇，且能於临阵广布德意，解散胁从。但贼势方张，一人不能兼顾。请敕督兵诸大臣同心协力。”上夺魁伦官，逮诣成都，命兴岱会勒保按鞫。事毕，还京师。煌尝两使四川按事，兴岱复继之，时以为荣。六年，充江西考官，坐受餽，并索取衣裘，命退出南书房，左授侍读学士。八年，大考，以老乞休，上从之。旋复授编修，迁侍讲。擢内阁学士，复再迁左都御史。十四年，卒。

曹文埴，字竹虚，安徽歙县人。乾隆二十五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直懋勤殿，四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命在南书房行走。再迁詹事府詹事。居父丧，归。四十二年，诣京师，谒孝圣宪皇后梓宫。丧终，仍在南书房行走。授左副都御史。迁侍郎，历刑、兵、工、户诸部，兼管顺天府府尹。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以自缢报，其妻弟贵宁争非是。命左都御史纪昀等验尸，仍以自缢具狱。

贵宁复争言：“海升与大学士阿桂有连，验不实。”更命文埴与侍郎伊龄阿覆验，得殴杀状，以闻。上奖文埴等不徇隐，公正得大臣体。阿桂以尝奏及语袒海升，坐罚俸，昀下吏议，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及郎中王士棻等皆遣戍。擢文埴户部尚书。

复命与伊龄阿如通州督漕政，漕船回空较早，命议叙。

五十一年，命如浙江察仓库亏缺。旋复命阿桂会文埴董理。浙江滨海建石塘，外积柴为障，是为柴塘。外又累土为坡以护，是为坦水。巡抚福崧疏请筹岁修，命文埴并按。文埴言：“柴塘日受潮汐，往来汕刷，势不能无蹲蕣。今既为坦水，若不以时补修，不足当潮势而为石塘之保障。”得旨，如所议。文埴还京师。上以阿桂及文埴鞫平阳知县黄梅未得实，下部议，降二级，命宽之。

五十二年，文埴以母老乞归养，俞其请，加太子太保，御书赐其母。五十四年，上以明年八十万寿，命文埴毋诣京师。文埴疏言：“母健在，明年当诣京师祝嘏。

至时如未能远离，当自审度。上体圣意，下顺亲心，诸事皆从实。”得旨：“卿能来，朕诚喜，但毋稍勉强。”五十五年，文埴诣京师祝嘏，上赐文埴母大缎、貂皮。

五十六年，御试翰詹，文埴子编修振镛列三等。上以才可造，又为文埴子，擢侍讲。

寄赐文埴御制文勒石拓本。六十年，以上御极周甲子，文埴诣京师贺，上复赐文埴母御书、文绮、貂皮。嘉庆三年，卒。高宗方有疾，恤典未行。五年，仁宗命予恤，谥文敏，并赐文埴母大缎、人参。

乾隆之季，和珅专政，嫉阿桂功高位其上。海升妻之狱，辞连阿桂。和申妄谓文埴能立异同，欲引以为重。文埴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决引退，恩礼弗替。

子振镛，自有传。

杜玉林，字凝台，江苏金匮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授江西南康知府，三迁四川布政使。四十四年，内擢刑部侍郎。四十五年，命如四川按会理州沙金凤诉其兄土司金龙占田狱。谳定，金凤复诣京师呈诉，覆谳如玉林议分田，惟狱情未尽，又知州徐士勋当劾，玉林以同乡置不问。吏议当左迁，上授玉林工部侍郎，仍领刑部事。旋复还刑部，迭使湖南北、江南谳狱。尚书福隆安仆笞杀役夫，贿他人自代，玉林不能察，降三品冠服。旋命复本秩。五十年，坐海升妻狱，戍伊犁。明年，召还。授刑部郎中。行至泾州，卒。

玉林善治狱，尝曰：“刑一成而不变。治律例犹善医，贵不泥於方书，而察其受病之实。不如是无以临民。”

王士棻，字兰圃，陕西华州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和珅为步军统领，宠其役，役占通州车行。州民诉刑部，士棻为定谳，戍其役黑龙江。上诣碧云寺礼佛，讶池涸，问其故。僧言寺后开煤矿，引水别流。上怒，逮主其事者下刑部，则和珅奴也。诸曹惮和珅，不欲竟其狱，士棻复为定谳。

上责和珅而诛其奴。五十年四月，海升妻之狱，刑部侍郎杜玉林坐验尸不以实，当谴。上欲以士棻代，而士棻亦佐验。上谕曰：“王士棻在刑部年久，前因召对，观其人尚有才，方欲量加擢用。乃覆验回护，逢迎阿桂，罪无可逭。”遂与玉林戍伊犁。明年，召还。授刑部员外郎。五十二年六月，特擢江苏按察使。五十五年，高邮州吏以伪印徵赋，事发，巡抚闵鹗元以下皆坐重谴。上以按察使得奏事，士棻见巡抚以下互相徇隐，置若罔闻，士棻本起废籍，尤负恩，命夺职；总督书麟等请遣戍，上许纳赎。寻复授刑部员外郎。五十七年，以病乞归。嘉庆元年，卒。

士棻治狱，虚公周密，每有所平反。章丘民辛存义索逋於屠者，死於途，旁置屠刀。县吏坐屠杀人。士棻奉命诣谳，躬访於村女，别得罪人，屠乃雪。旗丁有兄弟异母而同居者，兄鳏，弟有妇，夜为人戕，母诉长子奸杀。士棻莅视，长子伏地哭，无一语。在侧指画者，母之侄也。士棻审视良久，叱其侄曰：“杀人者汝也！”

侄股栗具伏。泰安嫠颜氏富而子幼，夫弟强之嫁，走诉部。或餽士棻白金五千，士棻拒之，卒论如律。邳州民有舅讼甥者，谓其发母墓，罪殊死。士棻疑之，为覆谳。

盖甥为前母子，舅则后母兄。后母憎长子，舅诳之曰：“汝母墓有蛇迹。”甥与其妻往视，舅伺丛墓间，执诣县。士棻得其情，白长子枉。士棻尝曰：“刑官之弊，莫大於成见。听讼有成见，强人从我，不能尽其情，是客气也。断罪有成见，或偏於严明，因求能折狱名；或偏於宽厚，自以为阴德：皆私心也。”高宗知其才，屡坐谴，终不使废弃，仍俾为刑官。世传其再起复欲用为侍郎，和珅实尼之云。

金简，赐姓金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隶内务府汉军。父三保，武备院卿。金简，乾隆中授内务府笔帖式，累迁奉宸院卿。三十七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监武英殿刻书，充四库全书副总裁，专司考覈督催。三十九年，授户部侍郎，管钱法堂，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赐孔雀翎。四十年，奏：“京局鼓铸，每年七十五卯，钱九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千。岁馀二万馀千，加以节年馀存，遇闰侭可抵放。请裁去闰月四卯。”从之。四十三年，命纂四库荟要，署工部尚书。命赴盛京察平允库项亏短，关防拉萨礼等治罪如律。奏定盛京银库章程，下部议行。四十六年，命总理工部。

四十八年，擢工部尚书、镶黄旗汉军都统。四十九年，请疏濬卢沟桥中泓五孔水道，并请定三、四年疏濬一次。五十年，与千叟宴。四库全书成，议叙。命修葺明陵，请加筑思陵月台，并拓享殿、宫门。五十六年，故安南国王黎维祁听所属黄益晓、黎光霁等禀请归国，命金简察治，益晓、光霁等并发遣。五十七年，调吏部尚书。

五十九年，卒，令皇孙绵懃奠醊，赐祭葬，谥勤恪。金简女弟为高宗贵妃。嘉庆初，仁宗命其族改入满洲，赐姓。

缊布，金简子。初授拜唐阿，擢蓝翎侍卫。乾隆四十八年，授泰宁镇总兵。六十年，召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嘉庆三年，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四年，授工部侍郎，赐孔雀翎。奏请增设内务府养育兵，上斥其例外乞恩，意在沽名。俄以清字摺误书孝圣宪皇后徽号，夺官，予四品顶带，留佐领。旋复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五年，授兵部侍郎。六年，擢工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九年，署户部尚书。十四年，卒。

论曰：曰修奉使治水，利泽施於生民；绍诗疏律义，尚平恕：皆有子克承厥绪。

循琦、际华、秀先回翔台省，以笃谨被主知；文埴眷尤厚，不阿时相，洁其身以去：皆彬彬平世令仆才也。乾隆之季，民穷盗起，煌父子言乡里民间疾苦，高宗不以为忤。金简起戚畹，所论铸钱、葺明陵，及黎维祁乞归国，并关国故，故比而次之。